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八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八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3-3

Z·37 史部定價：87.60 元



# 史部第二八二冊目次

## 史部·史評類

責備餘談二卷附錄一卷

〔明〕方鵬撰  
古書流通處影印清乾隆道光間長塘鮑氏刻知不足齋叢書本

尚論編二十卷

〔明〕鄒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帝鑑圖說不分卷

〔明〕張居正 呂調陽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純忠堂刻本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三十卷

〔明〕戴璟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七年西安府刻本

兩漢解疑二卷

〔明〕唐順之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兩晉解疑一卷

〔明〕唐順之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責備餘談二卷附錄一卷

〔明〕方鵬撰

古書流通處影印清乾隆道光間長塘鮑氏

刻知不足齋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責備餘談

二卷》提要

責備餘談引

賢知者吾道之所由賴也而孔子論道之不明不行首  
歸咎於賢知之過何哉蓋其立言制行足以激頹風勵  
敝俗驚動當時而興起後世矣然或不近於人情不合  
乎中道者往往載諸典籍學者喜其說之高跡之奇也  
而誤效之則其害豈淺淺哉予不自量敢直指而極論  
之以自附於春秋責備之意蓋有不得已焉者爾雖然  
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矣讀者不可以其一言  
一行之失而遽忽之也嘉靖丙戌端陽後二日後學方  
鵬書

責備餘談引

一知不足齋叢書



責備餘談目錄

卷上

隱公欲讓其弟

叔術讓國爲賢

聲伯收其出母

叔孫昭子所死

叔姬之喪歸杞

獻子甚愛二叔

宋君兄弟傳國

責備餘談目錄

荀息不食其言

急壽兄弟俱死

戲陽速信義

禽息薦賢碎首

雍姬救父殺夫

懷嬴不從夫歸

先軫狼蹕死敵

叔向進母娶妻

賈獲舍母載君

一知不足齋叢書

子皙昆弟爭室

齊襄復九世讎

申亥殺女殉葬

棄疾不泄君命

子胥鞭平王尸

申生不逃而死

逢伯厚誣微子

莊善辭母赴難

石奢自刎

責備餘談目錄

保申筭其國君

楚昭功罪均賞

楚昭復其大夫

申鳴棄父殺賊

楚君食菹吞蛭

李離伏劍

程嬰下報宣子

夫子折衷衆論

荆蒯芮死君難

一知不足齋叢書



曾哲擊子

公儀去婦拔葵

代國夫人自殺

朱附死君之難

無鹽女四殆

田過父重於君

子方坐見太子

聶政姊自殺

田文不殺舍人

責備餘談目錄

李牧不受君命

凡汜老而益恭

孔甲死於陳勝

張良學術不正

坑焚黨錮之禍

釋之跪而結襪

徐偃矯制

京房以術殺身

薛廣德諫從橋

三知不足齋叢書

丙吉不案吏罪

漢武許贖死罪

王賀陰德

馬援不禮梁松

韓歆不敬

鍾離意不拜賜

朱穆羔羊之節

許武謀舉孝廉

楊政趙壹謁人

責備餘談目錄

楊王孫命裸葬

鄒詵奏劾舉主

戴封禱雨自焚

劉寬蒲鞭示辱

喬元殺子擒盜

荀爽制舉主服

林宗三呵魏昭

呂元膺縱盜

伯敬過於恭慎

四知不足齋叢書



陳咸不聽父命

原涉大治家舍

黃昌故妻復還

吳詠自刎

諸葛瑾仕吳

卷下

袁安不治賊吏

陸抗飲藥不疑

范丹留錢償飯

責備餘談目錄

郗原重父輕君

郭翻認稻弗爭

趙苞棄母存州

孔褒一門爭死

荀晞殺其昆弟

懷愍君臣遇害

王敦收殺周顗

鄧攸自棄其子

三公自輕

五知不足齋叢書

向柳自恃故舊

王式制出母服

時苗去任留饋

周澤禁妻於獄

陳蕃益地與鄰

凝之還屐不受

何點不見其妻

寶琰許子告母

元琰設橋濟盜

責備餘談目錄

唐璟載書受謫

蕭允不冒逃難

袁滋法外縱舍

公藝忍字百餘

唐賜妻子被誅

守珪不殺祿山

真卿不得其死

陽城兄弟不娶

韓柳文章大家

六知不足齋叢書



李晟表薦延賞  
成芮誤表李氏  
崔湜父子相失  
李從璟死難  
趙光逢不匿金  
王宏呵責選人  
郭玉以俸與民  
張居翰改詔書  
重榮射殺繼母

責備餘談目錄

七知不足齋叢書

范質鼻吸醞醋  
龔穎報讎  
竇儀兄坐弟立  
杜曉布衣自廢  
太宗日覽二卷  
牟暉失狎擊鼓  
李昉追贈父母  
出母嫁母加厚  
馬遂授杯抵賊

丁謂拂準鬚

范蜀公不喜佛

韓治不忿悍卒

持國叱呼狀元

陳烈授牒公府

聖俞居喪作詩

胡旦春秋編年

蘇氏侮玩伊川

東坡私李方叔

責備餘談目錄

八知不足齋叢書

劉溫叟不聽樂

元祐斥逐小人

趙抃不罷新法

誠敬不如無心

劉易詬冒狄青

富韓優劣

和靖迎佛誦經

宦官之賢

魏公刺客



劉放不欲坐講

無己卻衣凍死

錢宋登廁讀書

何桌請守社稷

張浚劾罷李綱

聶正稱疾而遁

李若水死難

趙汝愚竄死

徐尹闔門俱死

責備餘談目錄

許吳二公仕元

察罕不疑降人

危素不能死死難

責備餘談目錄

九知不足齋叢書

責備餘談卷上

崑山方鵬著

隱公欲讓其弟

桓之弑隱罪不待言矣然隱有以自取也吾常讓欺則顯授之以慰其顧望之心不當讓欺則分封之以絕其覬覦之念夫如是吾知免夫隱則徒有讓之之意而無與之之期貪戀而不捨遲疑而不斷小人不勝其欲速富貴之心而鍾巫之難作矣故曰需者事之賊也隱公之謂矣而穀梁氏謂其能輕千乘之國不亦過許乎雖然使桓不弑隱隱實讓桓則隱將退就臣位北面而朝桓乎抑桓奉隱於菟裘率諸廷臣而朝之手國無二君豈無二上必亂之道也吾知其終不可免也夫

叔術讓國爲賢

叔術者邾婁君顏公之弟也公卒曰賢者子孫宜其有地孰爲賢者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謹按顏公之女爲魯夫人魯孝公幼顏公使女納賊以弑孝公養母臧氏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之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魯臣鮑廣父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曰公

責備餘談卷上

九知不足齋叢書



不死也吾以吾之子易公矣一臣貞孝公誦天子天子  
誅顏公而立叔術遂以顏公之妻爲夫人顏公有遺腹  
子曰夏父叔術愛之稍長即致國於夏父此之謂賢此  
之謂讓國也夫叔術之立天子之命也終其身焉而舉  
國授之則善矣乃遽與之不亦損乎且以臣而妻小君  
以弟而妻亡嫂濟莫甚焉惡得爲賢耶然則孰爲賢曰  
養母臧氏也鮑廣父也梁買子也

### 聲伯收其出母

初聲伯之母旣出適齊管子奚而寡復歸聲伯聲伯嫁

責備餘談卷上

如不足齋藏書

其外妹爲施氏婦晉卻鞮求婚於魯聲伯畏其強也奪  
施氏婦而與之卻氏亡復歸施氏施氏逆於河沈其二  
子外妹怒遂與施絕甚哉聲伯之母與其外妹之無恥  
也爲母者初歸於魯出嫁於齊再歸於魯爲女者初歸  
於施奪嫁於卻再歸於施母女之無恥如山一轍雖有  
辭說之美何足道哉且聲伯之母旣出在禮不當養之  
矣然有母子之情焉猶可言也施氏之婦爲強有力者  
所奪則夫婦之義絕矣而又逆之不可言也惡在其爲  
守禮之國乎

### 叔孫昭子祈死

魯昭公伐季孫意如不克出孫於齊叔孫昭子自宋歸  
魯恥季孫之見欺憂魯國之日亂也齋於其寢使祝宗  
祈死七日而死焉胡氏謂其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  
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責意如以遂君遂稽顙而悔  
禍此社稷之衛也是誠然矣至謂使祝宗祈死者知其  
無可奈何安之於命耳則未然也爲昭子者正當徧告  
與國求復吾君泣諭國人毋忘故主請盟三家共扶公  
室鞠躬盡瘁繼之以死此正命也祈死而死非正命也

責備餘談卷上

三知不足齋藏書

蓋踵范文子之故智而近於匹夫之爲諒矣

### 叔姬之喪歸杞

叔姬者魯僖公之女杞伯之夫人也春秋成公五年書  
杞叔姬來歸被出而歸也九年書杞伯來逆叔姬之喪  
以歸胡氏以爲本不當出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  
於杞也然非禮也夫旣歸之則夫婦之禮成矣且無罪  
焉是不當出而出也夫旣出之則夫婦之義絕矣而又  
死焉是不當歸其喪而歸之也死於魯葬於杞將與杞  
伯同穴乎異穴乎入廟乎不入廟乎杞伯逆之成公與



之皆非禮也然則何如斯可謂之禮歟曰非於僖公之墓之外垣其斯可以謂之禮矣

獻子甚愛二叔

初穆伯娶聲已生文伯又奔莒娶莒女生二子穆伯卒於外二子來歸文伯之子孟獻子甚愛二叔問於國人或譖之曰二叔將殺子獻子以告叔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則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於是二叔皆死嗚呼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也二叔但當懸泣論辨以明其心而已何至自殺其身以中讒夫之計哉獻子聞譖而告人有所疑也二叔聞言而就死有所歉也皆內不足者也

宋君兄弟傳國

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知其弟之賢也穆公舍其子馮而立其兄之子與夷所以光昭先君之令德也皆可謂賢矣厥後與夷被弑而馮竟立君子曰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子曰是亦穆公有罪焉耳或曰穆公舍己之子立兄之子宜若無罪焉子曰宣公不立與夷未嘗逐之也穆公不立馮則亦已矣而必逐之逐之則亦已

責備餘談卷上

四知不足齋叢書

矣而必曰生無相見死無相哭噫是何言也父子之義絕矣如之何其不生亂也故宋之禍宣公兆之穆公成之或曰弑與夷者督也非馮也子曰馮立不討督又相之則是與聞乎弑矣

荀息不食其言

春秋於弑君之國書及其大夫者三人賢之也何賢乎孔父義形於色也何賢乎仇牧不畏強禦也孔父有無議焉爾矣仇牧之死不幾於暴虎者乎君弑矣牧當孥號惕厲誓衆灑泣取諸囚人戮之於社獻之於廟不濟而死未晚也撫劍而入及門而死自是投虎口也豈不痛哉至於荀息則吾無取焉爾矣息之於奚齊也苟於父子之親兄弟之懿嫡庶之分反覆陳說以開其蔽誦小弁之怨以動其心述孤竹之節以愧其色斯不負其爲傅矣股肱忠貞孰大於是惜乎息之不及此也當是時也舉國之大夫皆爲太子謀者而息獨黨奚齊以傾太子非所謂棄同即異是爲離德者乎既無能改其德又無能免其難曰我不食言以死也豈不謬哉然則何賢乎荀息胡傳備矣

責備餘談卷上

五知不足齋叢書



急壽兄弟俱死

衛宣公蒸於夷姜而生急納乎宣姜而生壽夷姜寵衰  
宣姜譖急公命急使齊將殺於道壽以告急且勸之行  
於是乎可以去矣曰父命也卒不去及壽載旌先往且  
代之死於是乎可以不死矣曰我急也卒死之嗚呼使  
急不死上可以掩其父之惡下可以成其弟之志不亦  
善乎慮不及此而惟以死之爲安所謂好仁而愚者也  
善乎晉大夫語申生曰死而不孝不如逃之至哉言矣  
或曰然則申生之死非歟曰申生不云乎被弑父之名  
責備徐談卷上 六知不足齋叢書

以出入誰納我急則無此名也可以出矣

戲陽速信義

蒯聵欲殺其母謂其家臣戲陽速曰從我朝少君吾顧  
汝汝殺之速應曰諾及見三顧速速不應夫人啼而走  
太子出奔告人口速禍予速曰太子不道吾違之則禍  
及從之則罪大故諾而不殺吾以信義也嗟乎非也方  
太子造謀之始苟能涕泣極諫謹勿許之則事或可中  
止矣速也不然始則依違以諾之非義也終則遲疑以  
背之非信也此反覆小人之所爲也而顧以信義自許

將誰欺乎

禽息薦賢碎首

史載禽息薦百里奚之賢穆公未聽息出撞其門碎首  
而死又載衛獻公太子至靈臺蛇遶左輪御者曰太子  
下拜吾聞蛇遶輪者速得國太子不拜曰吾得國是君  
失安也伏劍而死又載忠臣宏演爲衛哀公使未還狄  
人攻哀公殺之盡食其肉而捨其肝宏演使還致命於  
肝遂剖腹納公之肝而死夫此二者事之有無不可知  
然揆之於義則薦賢可也碎首不可也不拜可也伏劍  
責備徐談卷上 七知不足齋叢書

者也可

雍姬救父殺夫

祭仲專公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  
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焉遂以情告  
祭仲祭仲殺雍糾雍姬之母於是乎失言矣父一父也  
夫亦一夫也且奉君之命事不起於大也救父之難義  
難絕其夫也君欲殺臣而委其婿婿欲殺其妻之父而  
告其女母又不察其女發問之意而卒然以答之皆所



謂謀之不臧不足論也然則雍姬奈何必思所以全其父又思所以保其夫上也不幸父死則死父夫死則死夫次也外此無策矣昔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鄰大夫歸妻恐覺之置毒藥於酒使婢進焉婢自語曰進之則殺主父告之則殺主母乃僂仆覆酒主父怒而笞之垂死竟不言婢得兩全之策而雍姬顧所不逮也

### 懷嬴不從夫歸

婦人之爲道也莫踰於君莫親於父莫重於夫此三人者一體相待而成不可偏廢也晉公子重耳亡而過曹

賈傳餘談卷上

八知不足齋叢書

曹共公侮之其大夫僂負羈之妻曰公子反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厭焉乃饋盤飧且獻璧所以爲其夫謀則善矣而忘其君者也祭仲專公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歸以告其父祭仲祭仲殺雍糾所以爲其父謀則善矣而忘其夫者也晉太子圉質於秦秦以嬴氏妻之圉將逃歸謂嬴氏曰願與子偕往對曰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嗟乎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懷嬴庶幾乎無愧矣

### 先軫狼臙死敵

殺之役晉襄公獲秦孟明夫人請而釋之大夫先軫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及狄伐晉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初襄公縛秦囚囚呼狼臙斬之公以爲右先軫黜臙其友曰可以死矣臙曰吾未從死所死而不義非勇也及秦伐晉臙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夫二人之死其迹略同其實則異也先軫正諫乎襄公本無罪焉何以自討也其死謬矣狼臙見黜於先軫誠有

賈傳餘談卷上

九知不足齋叢書

激焉欲以自効也其死宜矣且先軫死於狄反爲晉師之辱君子以爲有餘罪狼臙死於秦遂致秦師之敗君子以爲有餘功

### 叔向違母娶妻

叔向欲娶夏姬之女其母曰不可甚美必有甚惡夫有尤物足以移人叔向懼而止晉平公強使娶之生子伯石遂滅羊舌氏夫自叔向而言則母之命猶君之命皆不可違也自叔向之母而言則君之命重於己之命又不可擅也此叔向所以終娶之也雖然叔向聞夏姬之



女之美其心先有所蔽矣故奉母之命其情逆拂所欲也奉君之命其情順授所好也使叔向果不欲娶謹以母氏之訓爲君誦之則平公亦不強之矣或者叔向欲娶之急借重於君以抗其母亦未可知也起於一念之微而卒致滅族之禍嗚呼可不慎哉

### 賈復舍母載君

鄭師入陳陳侯挾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桓子曰將巡城遇大夫賈復載其母妻下之授公車公曰僅而母獲辭曰不祥乃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

賈復餘談卷上

十知不足齋叢書

免甚矣賈復之難處也顧其母必遺其君也奉其君必困其母也且婦人而老力不可徒避難而奔勢不可緩萬一遇鄭師而俘焉管露而疾焉豈非終天之恨哉必不得已附載其母於公車之側已與其妻扶持而行焉則亦何不祥之有

### 子哲昆弟爭室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即子哲強委禽焉犯告子產子產曰惟所欲與犯召二子於家使女自擇之女曰楚也遂歸於楚黑怒繫甲而往將殺楚而

奪其妻楚執戈逐之傷黑子產曰均直也然幼凌長賤犯貴罪在楚也數其罪而放之吳夫楚信有罪矣然不能無辭也楚也先聘黑也強之直在楚不在黑也黑也棄甲楚也逐之曲在楚亦在黑也惡得謂之均直耶子產不能主而曰惟犯所與是國無政也犯又不能主而曰惟女所擇是家無政也惡在其爲爲政耶既而子哲日益驕恣遂謀作亂幸其病而賜之死不然難未已也

### 齊襄復九世讎

賈復餘談卷上

十知不足齋叢書

傳曰聖人善善長惡惡短何謂短於其身不於其子孫是也禮謂父之讎不共戴天祖猶父也高曾則差遠矣然猶五服之尊焉至於九世則遠乎遐哉而謂春秋許其復讎何聖人惡惡之長耶且齊襄淫虐無道滅同姓之國夫子之罪人也而謂春秋爲賢者諱齊襄且賢孰不爲賢耶抑哀公之死雖紀侯譖之實夷王誅之其臣爲天王所誅必求王之左右以爲讎人而必報之其不臣孰甚焉在紀侯之世且不可況數世之後耶由前言之則齊襄無復讎之理由後言之則紀侯無可復之



儲皆公羊氏之說之謬也

中亥殺女殉葬

或曰楚靈王乾溪之難衆潰矣其臣中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不誅之恩莫大焉王不可忍惠不可棄乃求王奉之於家數日王縊於中亥氏中亥葬之以一女殉何如可謂仁乎君子曰可以爲忠矣仁則末也夫靈王弑逆無道之主也失國而死葬之則亦已矣而必殺其愛女以殉不仁孰甚焉不忍於其君而忍於其女可謂不善推其所爲者矣楚有詩人<sup>上知不足齋叢書</sup>不以哀三良者哀二女乎

責備餘談卷上

秦虎狼之國也楚夷狄之俗也宜乎其君臣若是

棄疾不泄君命

楚大夫子南爲令尹其子棄疾爲康王御王傾而泣曰令尹不能國將討焉棄疾曰泄命重刑吾弗爲也遂不告其父王殺之既葬或曰汝臣王乎棄疾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噫嘻過矣父果無罪則從君而請不得則奉父而逃孝之大也亦不害其爲忠父果有罪則王殺之當矣中有隱痛外無怨色敬其職克盡父慈忠之至也亦不失其爲孝今也不然始則視其父爲

途人雖死而莫爲之救也終則指其君爲讎人寧死而莫爲之用也不泄君命以爲忠而實成其不孝也不事父讎以爲孝而實見其不忠也是無一而可也

子胥鞭平王尸

平王楚之舊君也伍奢楚之世臣也平王殺奢是以君殺臣爲子胥者可痛也不可讎也可逃也不可報也引兵入郢則亦慘矣出其尸而鞭之不已甚乎然則爲子胥者何處而可曰變其姓名亡之他國以存宗祀其君可事則事之不可事則窮約而終身焉斯亦不失爲孝矣忠於吳叛於楚孝於親逆於君其志可矜而其事不可法也

責備餘談卷上

中生不逃而死

申生之死可哀也既不敢辨以彰母之惡又不敢去以顯父之過是可哀也然吾取其不辨不取其不去其去也常在東山敗狄之初不在醜毒已行之後其失也不在違重耳之言而在拒狐突之請使其敗狄而逃則奚齊得以代其位驪姬得以行其私而獻公安焉獻公安則申生安矣是泰伯之徒也若醜毒之計已行弑逆之



名已著則將焉往哉雖然死之從容言之懇惻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者也然則中生何止於恭必也仁乎

### 逢伯厚誣微子

楚克許許男而縛衛璧大夫哀紆士與觀楚子問諸逢伯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被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於是逢伯厚誣微子矣而縛請罪也衛璧獻贊也哀紆與觀期必死也微子抱祭器歸周非降之也果有何罪而以死自待耶逢伯欲尊其君爲武王而厚誣微子爲降國之虜蔡氏釋書而遂取其說不亦誤乎

責備餘談卷上

夫知不足齋叢書

### 莊善辭母赴難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及公門刎頸而死夫人臣急君之難不私其身不顧其家義之正也雖然不可以徒死也善當與諸大夫同心戮力討國之賊復國之君不幸而死忠也幸而不

死以養其母孝也今卒自刎焉無益於國有損於母可謂徒死也已

### 石奢自刎

楚昭王有臣曰石奢道有殺人者奢追之則其父也奢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令非忠也遂伏斧鑕請死楚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奢不聽刎頸而死君子不幸而遭是變則當何如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如孟子所云上也伏鑕就刑以代父死其次也君赦其父併宥其子然後辭爵避位廢爲庶人以養其父而終身焉又其次也惜乎奢之不足以知此也

責備餘談卷上

夫知不足齋叢書

### 保申管其國君

易曰擊蒙書曰扑作教刑所以教士也非教國君之道也周公之於成王以親則兄之子以分則君也故立克世子法成王有過伯禽擬焉不敢加於成王也刑文王敗於雲夢三月不反得美姬淫不聽朝保申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有過當笞罰管將管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請改過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



之命不敢廢王乃伏地保申束細備五十跪而笞之者  
再夫保申之笞卽易之所謂鞭書之所謂扑也所以教  
士非教國君之道也保申過矣

### 楚昭功罪均賞

君與父同道岐而二之不可也功與罪異法比而同之  
不可也吳人入楚楚昭王奔郢鄧公辛之弟懷曰平王  
殺吾父王吾讎也必殺之辛曰君而討臣何讎之爲若  
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懷不聽辛乃奉王奔隨王後反  
國賞及懷子西諫曰辛可賞也懷可戮也今王均之羣

### 賈備餘談卷上

夫知不足齋叢書

臣懼矣王曰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夫懷  
父以貪破誅不可以爲讎也是則懷有罪焉耳王錄辛  
之功而賞之則人知勸明懷之罪以其兄之故而赦之  
則人知懼且知感恩與法不兩盡乎而必曰均之其謬  
甚矣

### 楚昭復其大夫

楚昭王由奔濟於成曰見其大夫藍尹亯載其弩王曰  
載子對曰君實亡國君之過矣不顧而去王旣返國復  
來求見王欲執之子西曰姑聽其辭王問曰成曰之役

實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對曰臣避於成曰以傲君庶  
悔而更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庶懼而鑒前失乎子  
西請復其位昭王許之夫藍氏子負必殺之罪者三視  
其國如傳舍惟急於妻子之謀棄其君如路人而反出  
怨懟之語負此二罪伏鑽以請可也而又敢爲大言以  
愚其君此必殺不赦者也使遇英君諠辟不待其辭之  
畢而磔之於市矣子西不能誅之又從而命之君相舉  
措如此楚之不競也宜哉

### 申鳴棄父殺賊

### 賈備餘談卷上

夫知不足齋叢書

楚有士申鳴者養父不仕後爲楚相白公之亂申鳴辭  
父赴敵白公密取其父守之以兵申鳴泣曰吾不得爲  
孝子當爲忠臣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嗚呼痛  
矣哉申鳴之心也難矣哉申鳴所處之地也縱賊則國  
必危惡得爲忠討賊則親必死惡得爲孝寧捨孝以全  
忠蓋亦不得已焉爾雖然君親一體也將相之父爲敵  
所取若易易然則其奉親之道保家之術必疎矣此則  
申鳴有遺憾焉

### 楚君食茹吞蛭



楚惠王食茹遇蛭遂吞之因感腹疾不能食令尹曰君安得此疾也王曰吾食茹遇蛭法不行則威不立法行則庖宰監食者皆死吾恐左右見之也遂吞之致此疾耳晉文公啖炙有髮鵠炙文公將殺宰人宰人力辨以爲人之中傷之也公悟而釋之夫主者不謹可罪也然特誤焉耳可矜也楚君亟召而責之復矜而赦之左右其敢誰何而必吞之乎萬一不食而死豈非所惜者小所傷者大乎此之謂不知類其不逮晉文遠矣

李離伏劍

責備餘談卷上

大知不足齋叢書

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君曰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離曰臣居官爲長受爵爲多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君曰然則寡人亦有罪矣離曰君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無能以事君是無功而食祿也遂伏劍而死或曰使子而爲離也奈何子曰過聽殺人信有罪矣然誤也非故而入之也罪何至於死耶使子爲離也自刻不職罷官而去則已矣不敢死也

程嬰下報宣子

立孤固難於死矣然杵臼死得其所也程嬰開關委曲以全趙氏宣子有知常擲掄於地下必不以嬰未死爲嫌也嬰或告其廟或拜其墓自其所以不死之故則已矣而必自殺其身曰下報宣子此何爲者哉故其始也殺子以存武則君子多其義其終也殺身以從盾則君子惜其愚

夫子折衷衆論

夫子曰人不善我我不善之蠻貊之言也人不善我我則引之朋友之言也人不善我我亦善之親屬之言也

責備餘談卷上

大知不足齋叢書

此諸子之論而夫子折衷之也人不善我我亦善之施之諸父昆弟姊妹之屬可也槩而施之他人則是以德報怨而流於異端之說矣故曰衆言淆亂折諸聖

荆蒯芮死君難

齊崔杼弑莊公荆蒯芮使晉而返其僕曰君之無道入莫不聞也夫子勿死荆蒯芮曰吾聞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焉其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自刎於車上夫荆蒯芮以使事在外不與其難可也雖然



猶有說也僕之死無說甚矣初崔氏難作晏子立於門外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而吾死也人曰曰乎曰獨吾罪也乎哉而吾亡也且君爲社稷死則死之君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爲己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其說得之矣

### 曾皙擊子

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大人得無病乎魯人以爲賢以告孔子孔子曰參來昔者舜爲人子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索而使之未嘗不在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其罪何如此蓋曾子少年之事容或有之一聞夫子之言其悔悟多矣獨怪芸瓜小過而曾皙暴怒如此絕與鼓瑟浴沂氣象不類豈所謂狂者之過耶

責備餘談卷上

子知不足齋叢書

### 公儀去婦拔葵

公儀子魯之賢相也董子稱其見婦織帛怒而出之食而茹葵愠而拔之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紅之利乎愚竊惑焉王后親織元紬夫人加以紵綆則織帛者婦人之事也以是爲怒而斥無罪之人不已甚乎園有隙

地種葵以射利不可也種葵以自給庸何傷哉以是爲愠而棄有用之物豈人情乎後世宦家以妻則驕以僕則惰不事其事而坐食其食者未必非公儀子有以啓之也

### 代國夫人自殺

代王夫人趙襲子之姊也夫人使宰夫操銅料以食代王宰夫持料擊殺之襲子遂與兵平代地將有其國夫人呼天自殺程子謂夫人當距戰重社稷也非姊殺弟代國夫人殺賊也其說正其義嚴矣雖然戰非婦人事也無已被髮徒跣以詣襲子請討夫之讎立夫之後請而不從然後死焉死是矣而惜其遽也

責備餘談卷上

子知不足齋叢書

### 朱附死君之難

以衆人遇我以衆人報之恆人之情也以衆人遇我以國士報之則出乎恆情之上矣顏真卿臧真卿張巡許遠諸公是也朱附事苻穆公不見知焉冬食辛栗夏食菱藕其君不恤也既而穆公以難死朱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君不見知而死其難意者不可乎附曰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之不知其臣者卒死之嗚呼附之死有激而死



也附之言有激而言也可謂出乎恆情之上矣雖然真卿果卿巡遠諸公有城社之寄焉而附則無之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

### 無鹽女四殆

鍾離春者無鹽邑之女也自詣齊宣王求見宣王見之乃舉手捫膝曰殆哉殆哉春秋四十壯勇不立一殆也漸臺五層萬民疲困二殆也賢者伏匿諂諛在側三殆也酒漿流湔以夜繼日四殆也宣王喟然而歎拜爲王后甚哉無鹽女之不自重也不召而往不問而對不待

### 齊僖餘談卷上

王知不足齋叢書

聘而爲人之妻其矣哉無鹽女之不自重也士而不自重君子鄙之而況於女乎

### 田過父重於君

齊宣王謂田過曰君與父孰重對曰殆不如父王曰何爲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顯吾親凡事君以爲親也王無以應之於是過之言過矣君父一道也惡乎重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惡乎爲親然有時而爲親特事君之一端耳

### 子方坐見太子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嘽趨而入賓客皆起子方獨不起太子不悅子方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爲子不起歟無如罪何請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出過大夫工尹工尹避之太子下車從之曰大夫何爲若是吾聞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文侯稱善君子曰惡是何言也太子君之儲貳均之爲當敬也豈有敬其父不兼其子之說哉子方可謂通辭矣

### 聶政姊自殺

### 齊僖餘談卷上

王知不足齋叢書

聶政刺殺韓累即抉目剗腸以死蓋亦自醜其名不特爲姊也其姊嫫聞之適韓曰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乃抱尸而哭之曰軀人聶政也因自殺於尸下夫政盜也姊揚其名徒爲後世之所鄙笑耳惡乎用其名耶且姊既適人矣不有舅姑乎不有夫若子乎不敢自專而死也既心知其爲政矣可以無死以成弟之志不亦善乎列女傳曰嫫仁而有勇何仁乎婦人之仁耳何勇乎匹夫之勇耳

### 田文不殺舍人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夫人通者左右請殺之孟嘗君曰  
睹貌而相悅人之情也其勿言乃召舍人謂之曰衛君  
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願君往從衛君舍人至衛  
久之齊衛交惡衛君約天下兵伐齊舍人以孟嘗君故  
力諫止之或曰茲與楚王滅燭絕纓之事甚類予曰不  
類也楚王宴羣臣牽衣者醉而狂耳非夫人之罪也今  
文之夫人通於其客潰男女之倫傷閉門之化舍人不  
謀夫人不出尙何以自立哉吁文之客皆若人雖多亦  
奚以爲

責備餘談卷上

語知不足齋叢書

李牧不受君命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管氏之說非六經之訓也易  
之師曰王三錫命又曰大君有命古之爲將者但得專  
制關外而已豈有君命而敢不受者哉李牧爲趙將秦  
人開之以趙慈往代收不受命被殺夫牧趙之良將也  
諒其心豈有他哉蓋泥於君命不受之說耳宋岳武穆  
飛統兵北伐詔趣班師卒死於獄論者謂飛當主君命  
不受之義直抵河洛乘屢捷之勢偏技窮之敵收復中  
原歸朝待罪此非至論也飛而爲此則是飛揚跋扈之

迹亦何異於桓溫劉裕也哉賊檜益得以藉口而族之  
矣故曰非至論也

凡汜老而益恭

魯有恭士曰凡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  
行陽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必三起見衣裘褐之士  
則爲之禮魯君問曰凡子老矣恭不可釋乎汜曰君子  
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好恭以除其刑夫汜之恭足恭者  
也夫子之所恥也恭而無禮者也夫子之所勞也其曰  
恭以成名益陋矣在易則恭以存位在範則恭以作肅

責備餘談卷上

語知不足齋叢書

惡乎成名之有

孔甲死於陳勝

會子寇至則去子思寇至則開賓師不與臣同也秦儒  
孔甲畏惡坑焚之禍積怨發憤往歸陳勝如鳥驚鵲射  
不暇擇木魚避綸竿遽投溝渰途窮勢迫而不知勝之  
非其人也既爲之臣則不得不死其難矣若能處賓師  
之位爲流寓之客不受其官不食其祿則伸縮在我進  
退綽然見其將敗可以去可以無死奈何甲之慮不及  
此也或曰去將安之子曰史稱陳勝殺其傭耕之人故



舊皆去甲於此時獨不可引而去乎

張良學術不正

子房天資甚美而學術不正博浪之舉天資之美也圯上之遇學術所由以不正也是故副車之雖卽豫讓之七秀實之効同發於忠激於義而成於勇可敬也不可譏也使其得聖賢爲之授受安知不爲三代人物也哉惜乎一過異端之人讀其書信其說由是任智挾數動皆有術始與聖賢之道不相似矣可惜也不可取也東坡於博浪之舉則反譏之吾恐子房之不受也圯上之

責備餘談卷上

主知不足齋叢書

遇則甚有取焉吾恐子房之有愧色也故蘇氏之學君子謂其不正

坑焚黨錮之禍

天下之禍積於漸而成於激秦之坑焚漢之黨錮禍甚慘也雖二三賊臣有以激而成之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蓋自列國分爭處士橫議莊列之放恣儀秦之縱橫譏評時事奔走諸侯秦政畏惡此輩積不能平若而未遑李斯以惑亂黔首數言激之以觸其機而坑焚之禍成矣迨漢建武永平之間學士大夫

爭自濯磨崇尚名節然風聲氣習好異立奇未免有過

中失正之弊始而房周賓客互相譏揣極而俊顧廚及諸賢更相推重由是臧否人物詆訕朝政公卿畏其貶議天子厭其紛紜曹節王甫以圖危社稷一言激之以甚其怒而黨錮之禍成矣嗟乎秦政桎靈之惡固不待論李斯節甫之罪亦不容誅獨念所謂儒家者流恣肆其說而不知忌憚標榜其行而不知節胸身既戮辱國亦隨公使先聖之全經不復可見而後世之朋黨流毒無窮爲吾道之大厄爲善類之遺殃蓋有不能辭其責

責備餘談卷上

主知不足齋叢書

者矣

釋之跪而結襪

王生者漢處士也嘗召至庭中公卿畢會王生顧張釋之曰吾襪解爲我結之釋之跪而結襪夫跪而結襪賤者之役也昔西伯文王倪而自結不欲以賤役加左右也王生以匹夫之賤而不及方伯之尊釋之以廷尉之貴而甘爲僕隸之役王生不足道也爲釋之者何自輕一至此哉何自辱一至此哉是故貧賤驕人戰國之習也專氣致柔黃老之術也而皆拂乎聖賢之訓者也



徐僂矯制

汲長孺使河東矯制發倉以賑民饑馮奉世使西域矯制發兵以平虜亂然長孺不免請罪奉世不得封侯者以矯故也況專之爲言豈爲人下之語哉元鼎中徐僂爲博士使行風俗輒命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張湯劾其矯制當死僂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以安社稷利萬民可專也湯不能屈夫民饑虜亂變起一時不得已而矯耳鼓鑄之事何所不得已而矯之乎古之大夫出使他國無從請命不得已而專耳膠魯之近非他國之比

責備餘談卷上

天知不足齋叢書

鹽鐵之徵非安社稷利萬民之務何所不得已而專之乎魯大夫滕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孔子書遂以譏其專獨非春秋之義乎僂之強辨湯之失刑皆不能無罪矣

京房以術殺身

漢之京房晉之郭璞宋之李石皆能言人禍福巧發奇中而卒不免爲術所殺京房死於恭顯郭璞死於王敦李石死於秦檜豈明於知人而暗於謀己哉蓋徒知易之術而不知易之道故也易者時而已矣時語則語時

默則默此之謂易之道也昏主在上奸臣在側乃炫燿其說指切其人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單子曰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之過怨之本也蓋此之謂也

薛廣德諫從橋

人臣之諫君其事有大小君子之死國其所係有輕重宗社之存亡君德之美惡事之大也不可不諫諫而不從以死爭之可也一言之疵一動之誤事之小也諫可也死不可也元帝優游不斷闇懦不武恭顯擅權許史怙勢蕭太傅之死劉向周堪之下獄宗社幾危君德日損不可不諫也薛廣德以御史大夫之貴而不聞以死爭之徒循默保位而已至於從船從橋相去幾何乃欲自刎以頸血濺帝何其大小輕重之閒若是之不一倫耶廣德號稱大儒而其所建白者止於如此則國家何賴於儒哉流酸者不問而齒決者有罰廣德之謂矣

責備餘談卷上

天知不足齋叢書

丙吉不案吏罪

君相之舉措不可不慎也一言之出著爲令焉一政之行遵爲例焉嗚呼可不慎乎丙吉爲相掾史犯賊有罪輒子休告終無所案客曰君侯爲相姦吏成私柰何不



問吉曰以三公之府而爲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代吉者因以爲故事夫吏之罪小不案可也若舞文弄法作奸犯科如客云云厥罪大矣專事掩覆無所懲艾則吏何憚而不爲惡乎且牛喘可問也死傷橫道亦可問也吉曰宰相不親小事誤矣人命至重足以傷天地之和失陰陽之節是可爲小孰不爲小

### 漢武許贖死罪

君子以難斷之獄參之情法可也以金贖罪專徇乎情以罪致辟專主乎法二者不相爲用矣能無弊乎林慮

賁備餘談卷上

三知不足齋叢書

公主漢武之女弟也其子昭平君尙帝女林慮垂死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贖死罪帝許之昭平君驕醉殺人廷尉據法上請帝曰吾弟止有是子死會囑我我已許之然法令者先帝所造因弟廢法何而目入高廟乎遂可其奏流涕不已夫前既許之則後勿殺可也後欲殺之則前勿許可也受金許贖則彼有所恃而必爲惡矣豈非誘之就死地哉心也始有其罪廢爲庶人投之荒裔終身不齒則吾之信不失而彼之惡亦懲矣

### 王賀陰德

前輩有云所謂陰德者猶人耳鳴已獨知之而人不聞是也賀則夫人聞之矣初賀以直指使者巡行魏郡固不當如蒼鷹乳虎專事搏擊亦不當如婦人之仁佛氏之愛專事姑息也設有大奸劇盜必驅之戮之除一方之患造萬民之福陰德真大焉賀必縱之捨之一切不問又自以爲陰德誇示人人以冀後世子孫之興不亦謬哉後人見其諸孫封侯諸女爲后遂謂其言之驗不知賊莽大逆不道身誅族滅賀竟爲不祀之鬼則陰德果安在哉

賁備餘談卷上

三知不足齋叢書

### 馬援不禮梁松

馬援有疾梁松來候獨拜牀下援不荅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增貴重朝廷公卿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印綬漢葬城西妻子草索詣闕請罪帝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夫松不足道也援亦有譏焉君子之交際不挾長不挾貴援挾長以傲嬖臣松挾貴以傾執友胥失之矣且拜而不荅父子之禮也故人之子與己之子則有閒矣松不能視援猶父援乃欲視松猶子不已過



乎晉鍾會往見嵇康康箕踞以待之遂召殺身之禍傳曰傲凶德也其斯人之謂歟

### 韓歆不敬

夫子事君鞠躬屏氣不知者以爲諂也其知者以爲盡禮也人君其尊如天敢不敬乎韓歆事光武指天畫地帝不能容至於自殺白樂天事憲宗嘗曰陛下錯帝大怒貶之陳執中罷相薦吳育自代召之赴闕因侍宴醉而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仁宗愕然遂斥不用曹利用在簾前每以手指擊腰帶太后不悅後亦貶死茲

責備餘談卷上

至如不足齋雜著

四臣者皆一時名士也言動之間偶失檢點遂致得罪君父身名俱損然則爲人臣者可不戒哉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終身誦之可也

### 鍾離意不拜賜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所以榮君之賜也其所從來豈皆伯夷之所有乎交趾太守贖物傳入大司農矣帝命頒賜廷臣鍾離意所得珠璣悉委於地獨不拜賜帝怪而問之曰贖物也夫義不可受當敬而懷之以辭不得命雖拜受可也何至委之於地哉況於義

未嘗不可受也不受罪小不拜罪大不拜罪小委地罪大帝曰清哉尙書愚則曰無禮哉尙書也或曰唐高宗以立后而以金繒賜無忌宋真宗以天書而以美珠賜王旦二臣不能辭意獨不勝之耶曰勝之雖然過猶不及

### 朱穆羔羊之節

朱穆舉劾權貴案治中官崇厚有論絕交有書皆可稱述蔡邕謂其貞而孤有羔羊之節似矣獨受梁冀之辟不免龜山之議焉然不但穆也魏相固許伯以奏封事

責備餘談卷上

至如不足齋雜著

班固事實憲以典文章蔡邕從董卓苟或附曹操比之匪人如出一律豈諸賢忽於用世但借此爲進取之階而人之賢否途之邪正則皆忽而不顧如揚雄所謂屈身以仲道者歟疑當時習俗既成而不以爲怪也或曰龜山議朱穆正矣而從蔡攸之薦何耶予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

### 許武謀舉孝廉

漢制鄉舉里選最爲近古賢於後世科目多矣然而不能無僞也會稽太守第五倫將舉孝廉許武以弟晏曹



未顯欲令成名乃三分其財自取肥饒弟得劣少鄉人  
翕然稱二弟克讓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昔誤分  
財今悉讓弟鄉人又翕然稱武嗟乎武誠愛其弟但當  
使之力學勵行舉之者自至矣何必陽奪其產陰使之  
讓以欺里之人又何必泣會宗親顯斥貨利以彰己之  
善是無往而非僞也爲二弟者其未舉也則汚其兄以  
自潔其既舉也則取諸兄以自肥惡在其爲孝廉也哉

### 楊政趙壹詣人

君子之立身太剛致禍太柔取辱不激不隨而合乎中

責備餘談卷上

言知不足齋叢書

道者能幾人哉楊政詣陽虛侯馬武武稱疾不出政直  
入升牀排武把臂曰今日少勒刀入脅矣武子弟大驚  
操兵滿側陰就適至因責數武遂爲交友趙壹詣河南  
尹羊陟陟高臥不起壹遂登堂舉聲自哭陟驚而出曰  
良璞不剖泣血自明耶因造其廬上章稱薦夫二子皆  
事干謁者也皆不禮於人者也壹之乞哀自薦辱甚  
焉不足齒矣彼政何爲者哉任情負氣持刀劫人其與  
蘭相如五步之內以頸血濺王毛遂十步之內王之命  
懸於遂手者相去幾何沿戰國之餘習乏儒者之雅度

是以君子弗尚也

### 楊王孫命裸葬

遺命薄葬古之達人誠有之未聞裸葬者也裸葬自楊  
王孫始王孫命其子曰我死必裸葬以反其真必成吾  
志祁侯曰使死而無知也則亦已矣死而有知也其何  
以見先人乎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無益也而  
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於地下其尸塊然獨處豈有  
知哉死者不知生者妄費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從而  
裸葬之王孫之說焉子之道也王孫之裸葬蠻貊微荒  
責備餘談卷上

言知不足齋叢書

### 邾說奏劾舉主

門生之於舉主煦然以爲恩則近乎私忽然而無情則  
近於薄薄與私君子弗由也漢鄭玄爲太尉舉主第五  
倫爲司空每正朔朝見玄曲躬自卑帝問其故遂置屏  
分隔君子曰朝廷之上統尊於君不可於此而敘私恩  
也晉崔洪爲左丞薦邾說以自代說劾奏洪曰此挽  
弓自射矣說聞之曰惟官是視各明至公君子曰舊舉  
之將引嫌當避不必以此而明公道也然則君子處之



當何如公朝則敘爵私家則敘恩而不敢以偏廢大過則絕之小過則掩之而不肯以矯情則何私亦何薄之有

### 戴封禱雨自焚

昔湯以久旱身為犧牲然自責而已未聞果殺其身烹以享上帝也魯僖公遇旱欲焚巫尪臧文仲諫而止矣未聞以自焚也漢戴封爲西華令其年大旱封乃坐積薪之上舉火自焚天卽大雨遠邇歎服夫封但當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如臧文仲所謂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

責備餘談卷上

美知不足齋叢書

其務也釋此不爲乃欲棄父母之遺體爲煨燼之寒灰豈非所謂行怪者哉初封遊太學遇盜劫掠俱盡惟遺七緘而去封追及盜併以與之又問伯父之喪罷官持服蓋其性尚詭異大率類此不特自焚一事也

### 劉寬蒲鞭示辱

家人初六曰聞有家上九曰威如吉蓋治家之道始終以嚴而不徒事乎寬也婢污朝衣雖治其不謹可也而反有爛手之問奴沽不返雖罵以畜產不爲過也而反有必殺之疑治家如此使遇豪奴悍婢則將何以馭之

耶且蒲鞭示辱似矣黠桀之吏奸宄之民必痛懲之可也若槩以此施之則法日弛而國日亂不幾於徐俱宋襄之仁乎故寬者溫柔愷悌人也不能以威克愛者也

### 喬元殺子擒盜

甚矣喬元之不仁也盜入其家執其子不過利吾財耳整私帑以贖子卻官兵以縱盜人情天理之至也元則不然寧殺吾子而財弗與也寧殺吾子而盜弗縱也頃之盜死於官子死於盜矣所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甚矣元之不仁也

責備餘談卷上

美知不足齋叢書

### 荀爽制舉主服

司空袁逢舉荀爽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爲俗前輩稱爽曰厚之道也觀過知仁其在君子乎予曰可以爲厚矣仁則吾不知也大臣之薦賢曰吾爲國也非爲其人也而何有乎德色賢者之受薦曰彼爲國也非爲吾身也而何有乎私恩且三年之服臣之於君子之於父也舉主之服三年則是愛無差等矣爽之仁其墨氏之仁歟

林宗三呵魏昭



忍箴曰魏昭進粥林宗三呵而不敢怒楊時立雪伊川三尺而不敢去魏昭者陳國童子也師事郭泰泰令作粥呵曰高明爲長者作粥使沙不可食擲杯於地昭復進之泰復呵之如是者三泰喜曰吾乃知子之心矣夫泰之試昭卽兄上老人之試良也是以術不以誠也不食足矣呵之不已甚乎一呵足矣擲之不已甚乎昭心知其爲試也是以執禮益恭則相率而爲僞耳若夫伊川以誠而假寐游揚以誠而待立安知有所謂術耶今此而同之非其類矣

責備餘談卷上

三知不足齋叢書

呂元膺縱盜

呂元膺爲蘄州刺史嘗錄囚囚白有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爲恨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與約還期盜皆如期而至賈攄除臨緇令有重囚陷大辟歲暮攄行獄間有親戚否咸曰有父母在攄曰新歲人情所重汝等暫歸當如期還獄衆泣曰諾開獄出之相率而至此二人者與唐太宗縱囚之事大約相同歐陽子所謂以君子之難能而責小人之尤者爲必能也所謂不近人情者也是可爲也則臯陶爲士師孔子爲司寇當先爲之矣

而何待於二人耶

伯敬過於恭慎

汝南陳伯敬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卽脫簪而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後舉孝廉坐塔邑命爲太守所殺斯人也所謂恭而勞者也慎而蕙者也君子恭而中卽不至於拘迫慎而當理不至於恐怖禍福生死有數存焉修其身以順受之耳又何嘗小廉曲謹以求避之況終不可避耶

責備餘談卷上

三知不足齋叢書

陳咸不聽父命

陳萬年臨死召其子咸告教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咸曰具曉所言大意教咸謂也夫萬年賂遺外戚詎事丞相其爲人固不足道矣然父子永訣之時必有五內分裂之痛其言縱謬亦當泣從他日以爲亂命不敢奉行則已矣豈可垂頭而睡肆口而各哉咸竟以剛暴得罪憂死則萬年之言未必不中其病也

原涉大治家舍

原涉父爲南陽太守父卒於官南陽人贈贈千萬以上



涉欲讓還復自思曰身得美名而令先人之墓儉約非孝也乃大治家舍周閣重樓買地開道表曰原氏阡夫讓還賻遺以全其親身後之節未必非孝也涉於棺衾戚兆必誠必信務令堅厚久遠而不徒爲觀美焉則其孝益至矣顧乃拓地構屋侈爲土木之費致盜賊之有睨啓子孫之爭端適所以累其親耳烏得爲孝哉

### 黃昌故妻復還

會稽黃昌爲蜀郡太守初昌爲州書佐其妻歸寧過賊被擄流轉入蜀嫁爲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訟冤昌疑

責備餘談卷上

聖知不足齋叢書

其不類蜀音因究其故對曰妾本會稽戴次公女州佐黃昌妻也嘗歸母家爲賊所掠遂至於此昌大異之相持悲泣還爲夫婦夫糟糠之妻中道相失一旦遇於數千里之外其情固有所不能已者然無失節之嫌乎且彼有夫有子則自有所歸矣厚遺而遣之可也還爲夫婦過矣哉

### 吳詠自刎

張掖人吳詠初爲護羌校尉馬賢辟之後爲太尉龐參掾賢參相誣罪皆應死各引詠爲証詠計理無兩直遂

自刎而死夫賢與參皆有恩於詠者也使二人之事一實一誣則實者必死誣者必生詠度不能兩全或自刎猶可也今云相誣則賢參事皆不實詠但直証其誣二人皆可以不死而兩得其平矣於排難解紛之中而寓忠誠懇惻之意彼固不德我亦何以怨我哉其自刎也何居

### 諸葛瑾仕吳

曹操漢賊也孫權亦漢賊也丞相亮出師討賊誓復中原遂平江左以成混一之功其孤忠大節如青天白日

責備餘談卷上

聖知不足齋叢書

人皆仰之而爲其兄者乃獨不知正統所在委身仕吳嘗使於蜀與亮公朝相見退無私面此何爲者耶譬則家有劇盜仲氏逐之伯氏從之爲仲氏者將恕然弗問耶抑涕泣而導之耶以武侯之賢豈不知此必嘗以大義諷之矣彼不能從故不敢以強之耳使瑾躬率其子來就其弟共獎王室何至有赤族之禍哉或曰誣仕魏獨無譏乎予曰誣不足道也瑾父子號稱賢者故特爲之備論云

責備餘談卷上



責備餘談卷下

崑山方鵬著

袁安不治賊吏

袁安爲河南尹未嘗以賊罪鞠人常曰凡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安所不忍爲也韓億在中書見諸路摺撫官吏小過輒不憚曰夫仕者大則望公卿次則望侍從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聖世耶二公之論不約而同蓋長者之用心也雖然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達其道也覬陟崇階希登要地則庸

責備餘談卷下

一知不足齋叢書

入之情耳然必檢身潔已奉公守法庶或得之彼苞苴盛行貪黷無厭者雖法網或漏而清議不容欲遂其進取之私不亦難乎且使賊穢狼藉之人一旦得志能不播惡於衆乎柳公綽不貸賊吏法包孝肅曰吾無所諱惟吏之有賊罪者蓋天下之惡一也若所謂小過則可以略之矣

陸抗飲藥不疑

康子饋藥未達不啻聖人之心非有疑於季氏也蓋謹疾之道當如是爾而況敵國之人乎羊祜陸抗晉吳之

邊將也抗嘗有疾求藥於祜飲之不疑非所以全身遠謫之道也祜之私恩小信固足以結抗之心然施之平交則可施之敵國之人則過矣使聖賢處抗之地必不與之私交而況輕飲其藥以自試於不測之險乎

范丹留錢償飯

范丹候姊姊飯之留錢百文而別姊使人追還丹竟不受弟子廉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家飯密留五十錢置席下而去嗟乎一介不取非義非道故也里族朋友之開貸財之相通飲食之相召苟無害於道義者斯孔子受之矣而況於兄弟之懿親乎且以錢償飯市肆之所爲耳今施之於懿親是以市肆待之也何其薄哉何其小哉

邴原重父輕君

魏太子丕與衆賓燕集問曰臣子止藥一丸而君父各有危疾將救父乎抑救君乎衆議紛紜時邴原在坐獨無語太子問焉邴原勃然曰父也太子不復難之夫原之說誤矣君父一也不可先後不容軒輊者也據丕之問而評之君父皆疾割藥分奉以盡臣子之心固不當



獨獻於君又豈可私厚其父哉允原之說則知有父子而不知有君臣難乎免夫廢倫之弊矣

### 郭翻認稻弗爭

吳鍾離牧客居永興自舉荒田農事既畢民有冒認者牧卽以稻與之縣令欲繩其民牧爲之請得釋民大慙懼春稻得米六十斛還牧牧不肯受郭翻客居臨川先立表題經年無主乃樹藝成熟有誤認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不肯受夫開荒治穢迄於西成勞亦甚矣其民認而是耶吾取三之一以償其費

### 責備餘談卷下

三知不足齋叢書

認而非耶吾與三之一以慰其心則彼我兩得其平而取子皆合於義矣今皆拒而不受則吾竊廉介之名而陷其民於冒濫之罪獨何心哉

### 趙苞棄母存州

甚哉用權之難也非擇之精見之決於倉卒急遽之時鮮有不失其輕重之倫者矣趙苞存其州而死其母似不得不然者然以聖賢處之則恐別有其道而不可若是其急也前乎此者王陵臣漢而棄其母然於沛公不加益後乎此者徐庶辭漢而全其母然於昭烈不加損

蓋二子之或去或留不係乎國之存亡而係乎母之生死其輕重較然矣若槩以許國爲義徇君爲忠是豈善用權者哉或曰大義滅親如何曰非苞之謂也衛之石蜡魯之季友隋之堯君素之謂也是故同一殺子也在石蜡則宜而易牙爲惡同一殺兄也在季友則正而世民爲過同一殺妻也在君素則善而吳起爲貪

### 孔褒一門爭死

甚矣習俗之易以移人也天下愛之而怖死者莫婦人若也而風聲氣習亦足以移之不亦異乎初張儉之掇

### 責備餘談卷下

四知不足齋叢書

止也孔融不告其母不待其兄而自匿之以召家門之禍其死有辭焉褒不必死以養其母可也然猶可言也至於母氏乃欲自當其辜則無謂矣豈非當時好尚如此故雖婦人女子亦能輕生委命而不以爲難耶萬一朝廷竟坐其母則二子將何以立於世而或皆賜之死則亡身及親之罪又何以自解於天下哉

### 荀晞殺其昆弟

荀晞字道將爲兗州太守從母依之以居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不許固求之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卽命



斬之從母叩頭申救不聽於是睢有三失焉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一也既用之不能戒之以至犯法二也既犯之不能處之而遽殺之三也睢盡委曲懇到以求其生乎求而不得然後罷官去祿哀請於朝以贖其死請而不得然後不得已而用刑焉則生者死者於我皆無憾矣

### 懷慙君臣遇害

死等爾死善其道則泰山不足喻其重死非其所則鴻毛不足喻其輕嗚呼可不審哉洛陽初陷懷慙被執正

賈備餘談卷下

五知不足齋叢書

可死之時也庾珣王雱辛賓諸臣不能奉其國君死於社稷覲顏歸虜辱莫甚焉殆夫青衣行酒戎服執蓋則已失身虜庭矣然後抱帝哀號甘心就戮不亦晚乎夫同一死也死於未降之先則增重綱常流光史冊而萬世瞻仰之死於既降之後則心雖切於愛君事無益於亡國所謂匹夫匹婦之爲諒矣何足道哉文文山曰從懷慙而北者非忠從元帝而南者爲忠蓋亦有見於此

耳

### 王敦收殺周顒

伯仁之死王導固不能無罪矣然亦有以自致也方導率諸族人詣臺謝罪求救於顒時顒未知帝意云何不顧宜也及入見帝稱導忠誠申救甚力帝固已許之矣顒當宣布恩威委曲慰諭以安諸王之心以孤賊敦之黨豈惟保身亦以定亂策之上也奈何屢呼不應導已恨之及顧左右有殺賊奴取金印之語則導安得而不疑之哉夫所謂殺奴取印者謀耶戲耶以謀則疎以戲則虐皆不善處變者也其及也宜矣

### 鄧攸自棄其子

賈備餘談卷下

六知不足齋叢書

伯道以弟早亡止有一息寧棄其子以存弟祀意甚善也其子追而及之則已能步矣縱之道路人或憐而收之未可知也繫之於樹絕其生理不仁孰甚焉及其置妾也既不審於媒妁又不卜之鬼神直俟衽席之上始扣其爲甥女而遠之則已噬臍無及矣坐是終身更不畜妾以至絕嗣是又懲時而廢食也內前言之則不仁由後言之則不智是皆不學之蔽也歟

### 三公自輕

三公禮絕百僚故其輿服儀衛獨異其數者所以尊老



成隆體貌非特爲觀美也當是任者其可不知自重乎  
王戎位總台司嘗乘小馬便門出入見者不知其爲三  
公也沈慶之每朝賀常乘犢鼻無幃車履行田園徹屏  
侍從遇之者不知其爲三公也達夷武拜太尉行常單  
馬門不施戟嘗曰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事威儀乎此  
三人者輕率如此知其不足以勝是任矣如其道則後  
車數百乘從者數百人不以爲泰而以此爲泰乎

向柳自恃故舊

漢陳涉既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叩宮門求見關吏不

責備餘談卷下

七知不足齋叢書

有爲通會勝出遮道而呼勝乃載歸後宮發舒自恣言  
勝故情勝怒殺之宋向柳與顏峻友善及峻貴柳猶貧  
素不推讓之或戒之曰名位不同禮數亦異卿何更作  
曩時態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不可一旦以勢利處  
之及柳以事繫獄屢請於峻峻不救柳遂伏法夫富貴  
者固當念故舊而勿遺貧賤者不可恃故舊而自肆但  
各盡其道可也然恆入之情既富貴則忌其久要尙困  
窮則過於責望宜乎柄鑿之不令矣然則何處而當也  
彼欲見我耶固不可拒亦不可數也固不可諂亦不可

狎也彼或忘我耶則謝絕之而已

王式制出母服

淮南王式繼母初嫁前夫已死改嫁式父已而式父又  
死既終喪遂辭式去依其前夫之子以居及其死也祔  
葬於前夫之墓夫式非其所生而前夫之子實自己出  
故去此而就彼婦人之情然也但母子之恩不可離而  
前夫之義則已絕養之可也葬之不可也前夫之子於  
是乎非禮矣式之於繼母也生不能養死不能葬乃爲  
制出母服其如禮何哉且母終喪而去非得罪於式父  
而出之也式遽以出母名之厥罪莫追矣

責備餘談卷下

八知不足齋叢書

時苗去任畱犢

時苗爲壽春令所駕車牛生一犢及去任畱之淮南嚙  
乎犢本吾牛所產不飼於官不牧於民胡爲乎畱之乎  
且牛以舐犢爲愛犢必待乳而生乃忍一旦而棄之殆  
與古放靡者其用心不同矣元之廷臣嘗論苗之得失  
紛紛未決元世祖曰使苗在任生子將畱之壽春乎抑  
攜之而歸乎可謂不易之定論矣

周澤禁妻於獄



古人不得已而出妻然必使之可嫁此忠厚之道也苟無大故亦何忍遽絕之耶周澤爲太常清齋遇疾妻憫其老就而問焉其過亦微矣澤但當諭而遣之不當怒而執之也既寘於獄必加之罪而大婦之義絕矣爲其妻者復何面目與之對案也哉沽修潔之小舉廢伉儷之大倫其得罪於名教甚矣安知澤不以婢嬖之故積怒其妻而假公以逞其私乎此誅心之法也

陳黨益地與鄰

古者擇里而處列屋而居各守先人之業不相假借不相凌奪而已未聞東人之子益地於西西人之子益地於東彼此交讓以成矯僞之風也陳黨與紀伯爲鄰伯夜竊藩以黨地自益付之不問足矣黨乃密拔其藩所侵之外更益一丈此何理耶時太守周府君既知其事但當示之以法諭之以理使各保其所有固不當侵亦不當益也又何必刻石旌門號曰義里以長矯僞之風耶

責備餘談卷下

九知不足齋叢書

凝之還殷不受

宋劉凝之人有認其所著屐者笑曰僕著已敗別取新

者償之其人得屐遂還不復言受齊沈士麟人亦認其所著屐者曰是卿屐耶卽跳而歸其人得屐遂還曰非卿屐耶復笑而受夫物各有主事當從實彼誤而認姑與之可也何必舍舊而償新彼悔而還雖受之可也何必堅拒而不納若凝之者所謂矯情干譽者非歟士麟則不然認之則與還之則受吾無容心焉賢於凝之遠矣

何點不見其妻

何點者齊之高士也雖然未聞道也少年因感家禍欲絕昏娶厥祖尙之強爲娶琅邪王氏禮將親迎涕泣而止猶有說也及其老也自娶孔氏入門成禮貯之別室不與相見此何爲者耶任適己性幽閑少女悖倫拂人情近於行怪者矣故曰未聞道也

責備餘談卷下

十知不足齋叢書

寶璣許子告母

後魏新制母殺其父子不許告告者處死寶璣諫曰以妻殺夫義不可赦而子不告是知有母不知有父也臣所不取愚謂一說皆未安也母殺其父而子隱之示天下以無父也子告其母而官聽之示天下以無母也故



曰皆未安也然則何處而安耶雖吾母也實父之讎何痛如之雖父讎也實吾之母何親如之故不忍告也亦不敢隱也奉父以葬廬於墓側殛身不敢近其母焉及其死也墓不同地葬之野而已主不入廟祭之墓而已殛身不使近吾父焉則庶乎其可矣

### 元琰設橋濟盜

伊尹非道非義一介不取亦一介不與夫一介不與後世必以爲吝矣豈知取固傷廉與亦傷惠均非聖賢之中道也范元琰齊梁人也人有竊其園笋者元琰憫其

### 責備餘談卷下

士知不足齋叢書

夜涉伐樹爲橋以渡之孔中丞牧趙宋人也人有竊其園蔬者牧曰向晦深涉能無溺乎亦製橋以渡之夫人盜吾物不與之較足矣築牆編籬以爲之防亦不爲過也而二子必爲橋焉豈非教人爲盜乎教人爲盜盜之尤者也可謂伊尹之罪人矣

### 唐璟載書受謫

君子之守身不可不嚴人臣之避謫不可不密後周唐璟平江陵諸將多事唐璟獨無所取惟載書兩車以歸謫者曰皆梁朝珍玩也文帝密遣使檢視之惟見圖

籍而已文帝歎曰孤知此人不利干義向者不合檢視能無授杵之疑乎夫唐璟之圖籍猶馬瑛之薏苡也光武赫怒使援不得保其終文帝明察故璟得以善其後二子之自守誠無愧矣於避謫之道則疎焉薏苡固微物然不可以不遠嫌也瑛若能以圖籍進之朝廷藏之中秘則謫何從而起乎漢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簡竹以爲書祐諫曰此書若成卽載之兼兩能無薏苡之嫌乎恢愧而止宋李及知杭州嘗市白集一部遂終身有遺恨焉可以爲守身避謫之法矣

### 責備餘談卷下

士知不足齋叢書

### 蕭允不冒逃難

孔子微服過宋負芻之禍曾子率其弟子去之此聖賢處變之成法也蕭允仕梁爲太子洗馬嘗寓京口值侯景之亂百姓避賊皆走允獨不行或問之允曰死生有命豈可避而免乎夫聖賢之道不當死則避之不當避則死之避不避義也免不免命也允無江防城守之責不與其難是則所謂義耳孔曾以義安命允則知有命而不知有義者也徒恃乎命而無義以主之則暴虎馮河之事亦將無所不至矣



袁滋法外縱舍

三代之治功有賞罪有罰未聞賞罪也漢張武受賂而文帝賜之金錢唐長孫順德受職而太宗賜之絹則賞罪矣然未聞賞盜也袁滋爲華州刺史專以慈惠爲本有犯令者時時法外縱舍每獲盜特哀其窮以財給之則是賞盜矣邪大夫來奔季武子受之前與之邑臧武仲以爲賞盜滋殆有甚焉者賦魏王問卜皮曰我何如主皮曰王慈惠者也然必至於亡王曰何故皮曰慈者不忍惠者好與也不忍則有罪者不誅好與則無功者必賞誅賞如此夫安得不亡乎滋蓋近之矣

責備餘談卷下

士知不足齋叢書

公藝忍字百餘

家人九三喃喃終吉嘻嘻終吝家道尙嚴如此未聞一切以忍爲貴也公藝九世同居亦何嘗專事乎忍哉必其祖宗家法素嚴以義勝恩以禮制欲乃能保族宜家久遠而弗替耳且高宗開弱受制武嬰塵聚弗恥牝鳴弗戒不思其不忍而患其不嚴也公藝於是乎失對矣雖然忍字衆妙之門何嘗不善耶忍小忿以全懿親忍多欲以存天理修身正家者之所宜先也亦有不當忍

者悍妻惡子驕奴奸婢是也一切忍之其不至囚於而身敗於而家者幾希浦江鄭氏四百餘年同居其爨我皇祖召至殿庭問其治家久遠之道對曰謹守家法而已此至言也

唐賜妻子被誅

沛郡唐賜往北村彭氏飲酒還得疾吐蠱二十餘物語妻張氏曰死後當剖我腹出蠱張如其言剖之郡縣以張忍行剝剖賜子嗣又不禁止事在赦前法不能決劉勰曰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顧觀之曰嗣爲不

責備餘談卷下

士知不足齋叢書

孝張爲不道法皆當死詔從觀之議夫劉之說以情而近於縱顧之論以法而近於刻詔從顧議似矣設有妻殺夫子殺父者又何刑以加之耶設無治命而以他故剖其腹者又何刑以加之耶且賜之死起於彭也獨治妻子而不究彭氏不幾於失刑耶然則妻若子無罪乎曰有治其罪免其死

守珪不殺祿山

祿山之亂林甫啓之國忠激之人誰不知也張守珪縱之則未有議其罪者矣祿山胡雛耳守珪養爲假子引



爲偏裨由是榮寵日隆逆謀日熾幸其討奚契丹失律守珪逢此事機斬之以徇非惟軍令得行抑且國難潛弭忠智俱懋功孰尙焉何乃遲疑顧慮執送京師雖以張九齡據法力爭其如元宗之曲赦何失此遂不可制矣說者謂衛青不殺右將軍蘇建因詣行在所守珪踵其遺智耳予曰建之罪可疑也故天子自裁祿山不可赦也故守珪當斬

### 真卿不得其死

七十懸車古之制也然亦道其常耳際昇平之世遭願

責備餘談卷下

去知不足齋叢書

治之君聘召之勤倚任之重如漢之張蒼魏之高允宋之路公諸賢完名令終哀榮備至無得而議焉者也陳蕃張柬之顏真卿孤忠勁節百世瞻仰不可尙矣然其世則亂世也其君則闇君也其年則八十餘也不能引年而退見幾而作卒皆不得其死此君子所以深惜之者歟

### 陽城兄弟不娶

陽道州賢者也以撫字治民以直諫致主以忠孝勉諸生以友愛處弟妹不賢而能之乎獨怪其兄弟三人皆

不娶妻生子以終其身吾不知其何說也豈陽氏族屬蕃衍自有爲之後者乎不然廢夫婦之倫絕祖禰之祀難乎免於君子之議矣昌黎許陽子爲善人而不敢必其爲有道之士亦豈有見於是歟

### 韓柳文章大家

古今人稱文章大家必曰韓柳然柳非韓匹也韓之文主乎理而氣未嘗不充柳之文主乎氣而於理則或激之太高拘之太迫奇古峭厲則有之而春容雋永之味則不足其甚者天說是也其鄙褻不足傳者河間傳是

責備餘談卷下

去知不足齋叢書

也傳中數語雖稍知義理者猶恥言之而謂宗工碩儒爲之乎讀之汚齒頰書之累毫楮刪而去之可也胡氏曰河間傳罵言耳蓋以譏憲宗也則其罪益大矣

### 李晟表薦延賞

張延賞騰謗李晟於朝無所不至晟晝夜泣表請爲僧稱疾罷鎮常皆不許韓滉與之解和飲酒交情故遂表薦延賞爲相德宗相之夫延賞小人之尤者也其不可以爲相明矣晟豈爲國薦賢哉不過欲釋怨以免禍耳然怨不釋則禍及一身一家小人得志則禍及天下以



身家之故而忘天下之大晟之一念蔽矣延賞既相首以私憾貶徐賡陷李昇吐蕃劫盟武臣解體幽廢公主動搖東宮幾危社稷幸不久而死耳延賞不死則晟亦豈安乎其始哉故大臣之舉措不可不慎也

### 成芮誤表李氏

婦人以從人爲正夫死於難則從夫而死以不汚其夫子死於難則從子而死以不辱其子是之謂烈勝與敗未可知夫與子皆無恙一旦遽殺其夫又殺其子而後自殺焉此殘忍暴悍人也惡得爲烈哉唐將成芮與裴

黃備餘談卷下

主知不足齋叢書

州將韓楚言相攻楚言使人辱芮芮恥之曰他日擒賊必支解以逞楚言妻李氏語其夫曰君嘗辱芮當爲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決李氏礪刀席下方共食復申前語夫不能從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三子乃自剄芮聞其烈禮葬之刻石表曰烈女嗚呼若李氏者真所謂殘忍暴悍人也芮當取其尸而齏粉之以昭其殺夫及子之罪則遠人知所嚮方矣而顧以表之不亦異乎

### 崔湜父子相失

崔湜拜中書令父搆以史部尙書致仕貪黷無厭數爲

人請託以干湜湜每不從由是父子相失甚哉湜之難處也從之則不免於負國不從則必至於賊恩然則何如而可耶厥父性既貪鄙志惟貨財湜當捐其所得之俸罄其所積之產月奉歲輸以飽其欲以悅其心而自處窮約以終身焉則庶乎其感悟之矣如又不然則力辭重任退處閒曹可也

### 李從璟死難

李璿者懷光之子也事德宗爲監察御史懷光反於秦帝遣璿宣諭其父且命之來及懷光敗走帝曰李璿來乎李泌曰不來璿固賢者必從父死矣已而果然李從

黃備餘談卷下

主知不足齋叢書

璟者明宗之子也事莊宗爲指揮使明宗軍變於魏帝遣從璟宣諭其父行至衛州爲元行欽所執大呼曰願歸衛天子已而莊宗出奔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去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遂殺從璟夫臣子不幸而遭是變從君乎從父乎古之人有定論矣歐陽子曰其父以兵攻其君爲臣子者在君所則從君在父所則從父其在君所者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其君其在父所者君敗則死之父敗則請死君赦之則終喪而事其



君所謂定論也懷光既敗則確可以無死矣惜乎德宗不先期以赦之也莊宗既敗則從璟不可以不死矣惜乎莊宗先期以殺之也

### 趙光逢不匿金

五代趙光逢爲平章事嘗有女真寄黃金一鑑遭世亂離女真死於他所二十餘年金無所歸乃納於河南尹請付諸宮觀舊封猶存光逢百行五常不欺暗室經紳咸仰以爲名教宗主惜哉光逢嚴於治己而不善於用財者也寄我者死矣宗族之貧者周之可也親友之乏

### 賈備餘談卷下

九知不足齋叢書

者濟之可也歸之於官以助國用亦可也彼官觀何爲者談資無益之費而利游手游食之人無異授之於水擲之於路而已

### 王宏呵責選人

王宏典選將加職於人每先呵責若與賂接者必無所授人問其故宏曰王爵加人又相撫勞是分君之恩也若官既絕望又不微借顏色卽成怨府矣愚嘗怪宋相李昉有求差遺者其人可用必正色拒之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以爲出於有意也至於宏則有意甚矣

使遇豪傑之士見其顏色聞其叱吒必將長揖而去豈屑貪昧隱忍而甘受之也哉宏之待士如此則一時爲其用者要皆庸流而決非所謂豪傑矣

### 郭玉以俸與民

惠而不費王者之政也利而不庸王者之民也施子爲恩煦嫗爲愛此村氓里嫗之所爲而謂大臣爲之乎周世宗時郭玉爲齊州防禦使值歲不登玉以俸鈔分施饑民自鄰境來者亦均給之小民相率詣闕頌其德政夫一人之俸鈔有限州人之饑者無窮一州之饑民有

### 賈備餘談卷下

五知不足齋叢書

限鄰境之來者無窮焉得人人而濟之又焉得人人而悅之哉若玉者所謂私恩小惠以釣聲譽謀利達者也

### 張居翰改詔書

同光中僞蜀主衍既降詔遷其族於洛陽莊宗慮衍爲變遣人肅詔殺之詔曰誅衍一行時張居翰爲樞密使發封視詔歎曰殺降不祥食卒傳詔於柱抹去行字改爲一家於是隨行千餘人皆得免死歐陽子曰更一字而活千人吾有取焉是固然矣愚則謂居翰不能無罪



也私改帝制漸不可長充居翰之心則將無所不至矣  
若曰殺降不祥則衍一家獨非降者乎爲居翰者蓋亦  
袖詔請對易詔而往其祥孰大焉雖然居翰一念之仁  
誠有取焉者矣

### 重榮射殺繼母

安重榮曉習吏事有夫婦害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  
其父使自殺之父泣曰不忍其母從笏語晉問之乃繼  
母也重榮叱母出行幾百步射殺之甚哉重榮之疎且  
暴也繼母之不慈者衆矣然子因繼母而不孝者亦衆

責備餘談卷下

至知不足齋叢書

矣必召族人里人集於庭下而詳訊焉曲在其子則子  
伏辜曲在其母則母當罪然不至於死也劍加於子子  
或死焉能無遺冤乎疎矣哉重榮之劍也矢及其母母  
即死焉能無遺憾乎暴矣哉重榮之矢也重榮本不足  
道特論其理當如此爾

### 范質鼻吸醋醋

有大臣之度有大臣之節譽之不喜毀之不怒以含忍  
爲強以包荒爲泰者大臣之度也道合則從不合則去  
富貴可也貧賤可也貶死可也而皆不可奪也此大臣

之節也范質謂鼻吸三斗醋醋然後可作宰相此以度  
言也然無節以濟之則其末流之弊必至於頑鈍無恥  
爲胡廣爲馮道矣雖然質欠世宗一死則其爲人可知  
矣宜乎其言若是

### 龔穎報讎

淮南厲王母自殺常心怨辟陽侯未敢發文帝卽位王  
入朝自袖鐵椎請見辟陽侯卽椎殺之馳走闕下肉和  
曰臣謹爲天下誅賊臣報母之讎帝傷其志爲親赦弗  
治宋龔穎初仕南唐後歸太祖先是叔父慎儀守歙州

責備餘談卷下

至知不足齋叢書

爲盧絳所殺穎袖鐵簡入朝會絳來陛見穎遽前擊傷  
之太祖驚問故穎以狀對因俯伏待罪太祖歎曰義士  
遂誅絳而釋穎嗟夫復讎義舉也然獨無其所乎輦轂  
之下庭陛之前袖椎挾刃肆無忌憚不敬甚矣釋之不  
問是長亂之道也

### 寶儀兄坐弟立

寶儀家法嚴整每對客坐卽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  
補闕皆侍立焉陳省華三子長堯叟爲宰相次堯佐直  
史館堯咨爲節度使省華尙無恙客至其家三子侍立



左右坐客蹙蹙不安省華笑曰此兒子輩耳天下皆以省華教子爲法或問曰此可法乎曰宋士大夫風俗之厚漢唐以來皆所不及然不可爲法也父坐子立宜矣兄坐而弟立不亦過乎客皆笑兄僚友似矣若子弟之平交不亦過乎禮非強世而貴於和者也今日蹙蹙不安則是坐者強而立者強而立不和甚矣其如禮何哉

杜曉布衣自廢

魏王儀爲司馬昭所殺其子襄不臣於晉而終身抱蓼

賈備餘談卷下

至知不足齋叢書

我之哀可謂孝矣而不失爲忠也嵇康亦爲司馬昭所殺其子紹復臣於晉而卒死蕩陰之難可謂忠矣而未得爲孝也唐末有杜曉者其父讓能爲昭宗相李茂貞犯京師昭宗殺讓能以自解曉以父死非其罪布衣自廢不受徵辟或以嵇紹出處勸之由是幡然而起自唐入梁著歷顯宦而竟殲於亂兵焉其仕也不可爲孝其死也不可爲忠蓋效尤於紹而有愧於襄者歟故襄上也紹次也曉斯爲下矣

太宗日覽二卷

帝左講學所以崇君德資治道非效文人墨士博聞汎覽以相勝也宋之太宗命儒臣撰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三書共二千餘卷日覽二卷不以爲勞比之士未征伐神仙封禪諸役竝興以荒其心者固有閒矣然此三書者徒弊精神窮晝夜終身誦之亦何益於德何補於治哉萬幾之暇莫大於經莫要於史次則大學衍義貞觀政要宣公奏議諸書當加之意焉外此吾不欲觀之矣

牟暉失狎擊鼓

賈備餘談卷下

至知不足齋叢書

前代設登聞鼓院所以達下情理冤獄必有司不能決廷尉不能平者乃可以上聞也宋淳化中京畿小民牟暉訴其家奴失狎豚一口此雖里胥黨正足以辦之乃敢赴院擊鼓上瀆嚴宸蓋必奸民之雄肆無忌憚者也太宗不卽加譴足矣賜之千錢以償其直而又播之朝堂告之宰相欲推此心以臨天下能無好名之累乎

李昉追贈父母

李昉爲宰相上言臣叔父超故工部郎中叔母謝氏故陳留郡君實臣本生父母臣不能報罔極之恩得罪名



敎望賜追榮太宗詔贈超爲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此所謂禮之變也厚之至也主於情而略於法者也雖然昉於褒卹之典其所生者與其所後者同焉是本也其所生者厚而於其所後者薄是逆施也朝廷欲慰臣子之心先於其所後而次及於其所生則善矣

### 出母嫁母加厚

張永德父穎先娶馬氏生永德穎出之後娶劉氏永德知鄧州於公廨作二堂左奉繼母劉氏右奉出母馬氏事二母如一人無閒言劉氏卒馬氏封荊國太夫人郭積

責備餘談卷下

若知不足齋叢書

仕至龍圖閣直學士幼孤母邊氏改嫁王姓者既而母亡積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以爲過禮請下有司博議奏聽解官此二者人之不幸也出母者見絕於夫者也嫁母者自絕其夫者也然母子義不可絕也故出母之存時省之宜矣乃迎養而加封焉嫁母之死往哭之宜矣乃解官而終喪焉無乃爲過歟吾將質之知禮者

### 馬遂投杯抵賊

貝州王則據城叛賈昌朝命三班奉職馬遂持楊招降遂往諭以禍福輒不應遂投杯抵其吭殿之流血

賊黨攢刃斷其臂支解而死夫遂投杯抵則猶段太尉持笏擊泚皆出於一時忠憤所激誠可嘉也但不階尺寸之兵而奮手搏之勇不幾於暴虎馮河者乎且遂奉命招之不奉命殺之也諭而不從退而反命然後聲罪致討則君命不辱而罪人斯得矣惜乎遂之草草而死也或曰是時董元亨亦倉卒被殺獨無譏乎曰元亨守土之臣不可不死而遂則可以無死也

### 丁謂拂準鬚

客有過主人者主人饗客大欲吹客也而伺其食搖尾

責備餘談卷下

若知不足齋叢書

而乞焉客弗予止怒目而叱之索杖而撻之客將辭去夫從而撻其腓矣予悲夫客之不肖待人也小人之於君子昔則忌而則詬其故態也待之不惡而嚴斯善矣習則能免反噬之毒乎寇準爲相嘗會食中書義汚其鬚丁謂起而拂之公正色曰身爲執政而親爲宰相拂鬚耶丁不勝慙恨準待之惡矣雷州之行也於是乎在嗟乎太尉足香中丞糞苦小人之獻諂也無所不至心賤之可也面辱之不可也蓋小人反噬之毒不可犯也

### 范蜀公不喜佛



宋一時諸賢信佛者晦叔閔道彥國介甫子瞻魯直是也不信佛者溫公魏公邵康節歐陽子是也不喜乎佛而不出乎佛者范蜀公景仁是也觀其言曰吾二十年來胸中未嘗起一念慮二三年來不欲觀書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童謹呼咫尺吾皆不聞魯直曰公卻是學佛作家公不悅夫屏念慮去講習絕視聽真禪學也而公不悅者何哉蓋公平生不喜佛至死不信佛而山谷乃以學佛稱之宜乎其不悅矣然不得聖賢爲之依歸故其所養所就卒流於佛而不自知也以公勇決之志剛勁之節使孔孟爲之師周程爲之友必爲吾道中人矣惜哉

黃僊餘談卷下

不知不足齋叢書

韓治不忿悍卒

周書曰無忿疾于頑謂殷民之未化者耳狂夫悍卒凌上虐下漸不可長豈可坐視而不治哉虞書曰庶頑讒說撻以記之固治之道也韓治者魏公之後人嘗與同僚竝坐一卒悍厲殊甚衆皆怒之治獨不問徐曰無忿疾于頑人謂其有家學乎曰過矣碎杯之吏執燭之兵魏公不加罪者恕其誤也兵士罵長官立命處斬成

卒嫌米惡就戮數人此獨非家學乎若魏公遇此悍卒其實之於法也必矣

持國叱呼狀元

韓持國知潁州時彥以狀元及第判州事每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是改呼僉判彥終身銜之馬泊亦以狀元及第判秦州亦呼狀元秦帥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也既爲判官則勿稱之矣涓愧謝曰嘗舉此以問客曰二事絕類而一銜之一謝之何歟客曰人品不同耳予曰固然持國厲聲而斥之故其人恨晉伯

黃僊餘談卷下

不知不足齋叢書

平心以導之故其人悅程子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此之謂也

陳烈投牒公府

處士志南行潔辭榮養素有足稱者如嚴子陵中尉蟠陶柴桑陸魯望諸公清風勁節稗補風教孰得而議之自是以外名不稱賞虞藏用晚節驕縱爲司馬頌所議种放特恩驕踞爲王嗣宗所劾李渤石洪溫造純盜虛名爲韓昌黎所鄙則何貴於處士哉有陳烈者嘗與李觀同赴蔡君謨飯蔡命管妓佐酒趣而避之足矣烈乃



擲杯於案踰牆而逃又授牒公府詆毀李觀君謨每出其牒傳以爲笑及蔡母死烈往弔之直自其家沿道匍匐入於喪次人問其故烈曰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也行怪好奇如此人安得不笑之手

### 聖俞居喪作詩

梅聖俞居喪作詩以悼其親富韓公嫌其太早或曰思親之詩可作也況作則不可耳朱子居喪講學南軒東萊亦疑之或曰喪禮可講也況講則不可耳予曰不然苦塊之次荒迷之中何忍作詩何暇講學耶禮曰大功

### 賁備餘談卷下

予知不足齋叢書

廢業況三年之喪乎必俟小祥之後大祥之前歎遺容之日遠而見之哀吟憫舊學之荒落而加之溫習則庶乎其可耳

### 胡旦春秋編年

揚雄擬易王通僭經取譏百世況宋之胡旦又非二子之比也旦嘗撰春秋編年發明凡例竊倖聖作時柳開知潤州邀開其覽開使劍叱曰小子亂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來未有夫子爾顧何人敢竊聖經之名冠於篇首耶劍幾及旦急走而免旦不知量如此其受叱辱

也宜哉

### 蘇氏侮玩伊川

五禮有吉有凶吉凶之禮不可以竝行以哀樂之情不能以遽變也入而慶賀出而弔哭於朝廷則不敬於溫公則不專程子之說未爲不當而蘇氏輒加戲侮蓋亦媚嫉之心所發耳夫程子以道義自尊子瞻以文詞爲業各行其志而已譬如不飲者固常怨夫醉人而善飲者不當忌夫醞客也且子瞻溫公門下士也開其捐館不見有慘戚之容悼惜之語而輕浮譏笑無異平時亦可以占其所存矣

### 賁備餘談卷下

予知不足齋叢書

### 東坡私李方叔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屬意於李方叔命其子叔黨持一簡去值方叔出僕受簡置几格間俄而章惇子持援來訪取簡竊視乃劉向優於揚雄論也二子徑持去場中果出此題援第一人持第十八人東坡爲之悵然近世大儒有云固不當假公法以報私怨亦不當廢公義以報私恩此名言也君子之於故舊汲引之可也勉進之可也如賦之所爲不可也上欺其君下私其友明乎乎典



法幽犯乎鬼神且使權奸之子膏緣而進軾之罪於是

乎不可文矣案此亦見於趙潛發病後得筆蓋因坡公曰

與方叔書勉其信道自守愛之深而期之遠可謂盡忠

告之道矣何至職司衡鑑遂自使其藩籬邪其送李下

第詩云與君相知非一日勢難離別可識平生沒羽

古歌場過眼終迷日五色一筆勢難離別可識平生沒羽

子何責於以見公德掩於故人者其切而終不敢以私

害公惟愧謝不敏聊以天命慰籍之其胸襟坦白事無

不可告人者如此若誠作義犯科如漫筆所云方自晦

匿不暇何敢作爲詩歌以示人哉嗚呼之責公也於理

東坡借不與李方叔書也回致公友以詞之

軾頓首方叔先輩足下履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

不巳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

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柳章慰累書見貴以不相薦

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

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

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闢闢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遺

至者前所未見其外若不然則老病昏憒不識其趣

基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

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

進退之際下是微辭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損而於

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由時先後相援則

多矣軾非敢廢此道者此道者所謂賢者則於閑人

中賢之成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而名隨矣名不可掩

其自爲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部下逾年

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見終不見終不見終不見

欽之侍郎孫莘老之軾亦非名其間會朝多如履

常者故得一言軾亦非名其間會朝多如履

人主所尊宰相猶不戒必而爲素臣當得野於孔門矣孟

私相誣非古也殆似丘明爲素臣當得野於孔門矣孟

生貞曜蓋亦蹈履流弊不足法而況近相名乎其不

願足下此等也軾於是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

責備餘談卷下

至知不足齋叢書

劉溫叟不聽樂

徐仲車以父名石故終身不忍踐之夫以足加石於心

誠爲親諱樂也劉溫叟終身不聽絲竹不遊高僧每止

歡爲親諱樂也劉溫叟終身不聽絲竹不遊高僧每止

內宴間奏樂則涕泣移時蓋岳之子也軾逢世每遇士

民箋書有稱嚴寒者則對之流涕蓋嚴之子也茲二人

者其情近於孝可哀也其事近於愚可笑也嫌名不諱

臨文不諱韓子之辨悉矣

元祐斥逐小人

元祐之治君子去小人也呂正獻范忠宣王之寬大和

緩而不快乎人心紹聖之禍小人攻君子也章惇蔡卞

主之剛愎暴戾而必逞其私忿呂惠卿之戾則口錄人

之過不宜太深蔡確之戾則曰宜務寬厚不可開端或

謂除惡不盡將貽後患或謂忿怒已積可爲至憂一賢

漫不加省也何哉紹聖則不然流呂大防劉摯范祖禹

劉安世等於惡地貶韓維王觥范純禮呂希哲等於遠

責備餘談卷下

至知不足齋叢書



州竄逐禁錮不遺餘力而金人之難作矣使元祐之去小人猶紹聖之攻君子深惡痛絕而不使之復用防危慮患而不敢以自安則豈有紹聖之禍哉是故金人之難章蔡召之也紹聖之禍呂范縱之也傳曰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其賢之謂矣

### 趙抃不罷新法

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投機之會開不容髮時苟一失則事永不可平矣神宗感韓琦之疏而論執政立罷新法安石遂稱疾不出斯時何時所謂千載一時也陳

責備餘談卷下

至知不足齋叢書

升之等即欲奉詔趙抃獨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罷之由是連日不決及安石再起持所謂新法益堅斥逐善類塗炭生民而宋社墟矣嗟乎抃非安石黨也特其疑而不斷懦而不武以至坐失機會耳後雖悔恨力求外補亦何足贖其過哉

### 誠敬不如無心

伊川嘗渡漢江舟幾覆同舟人皆泣伊川獨危坐如常及登岸同舟者問之曰心存誠敬耳一老人曰心存誠敬不如無心程子欲與之言不顧而去夫聖賢之心主

於誠敬固不待變故而後存但不因變故而有間耳且死生亦大矣告誡舟人竭力用拯拯而不得然後安於命而死焉此聖賢之道也若忘其遺體付之無心任其葬於江魚之腹而不知惜則溺於佛氏之說者矣孔子畏於匡孟子戒於薛安得謂之無心也哉程子欲與之言蓋亦孔子下車見接輿之意特欲曉以聖賢之道耳非慕其人而求見之也

### 劉易詬訾狄青

狄青嘗宴韓魏公客劉易者與焉優人以儒爲戲亦偶

責備餘談卷下

至知不足齋叢書

然耳擲其杯盤而稱黠平詬訾不已青以樞密之貴受而不較已足爲賢明日詣易謝罪則又難矣雖然訾者狂也而或取忌勢之名往謝者矯也而或收下士之譽昔平原君美人笑燈者士皆引去劉易似之平原君殺美人自造雙者謝焉狄青似之易也青也蓋戰國之餘習耳然則孔道輔非歟曰道輔以關里之正裔爲中國之使臣優人以孔子爲戲其侮甚矣可不正言以責之乎優人有意青無意事有同形而異情者此類是也

### 富韓優劣



富韓一代之人豪也而不能無優劣焉太后撤簾中書不及開報而富遂以爲隙大臣起復魏公謂非美事而富亦以爲怨韓每遇其生日歲致書幣甚恭而富未嘗答書及韓捐館此禮始廢而富聞韓之喪不行祭弔韓之盛德雅度不可及矣富則剛毅有餘而寬厚不足者也

### 和靖迎佛誦經

尹和靖嘗與朝士同迎天竺觀音於郊外而拜之或曰不得已而拜之乎抑誠拜乎曰誠也王德修早謁和靖

責備餘談卷下

王知不足齋叢書

方誦光明經未畢德修曰先生何故誦之曰老母臨終有命和靖不敢違朱子謂其平日不能誦親於道故至如此夫迎拜觀音奉君命也誦光明經奉親命也然皆不得其正也諭親於道惟聖者能之固難卒至然此獨非亂命乎不從亂命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德修能如或人之問若曰不得已而誦之乎抑誠誦乎不知和靖何以答之也以其有益死者而誦之萬無是理也知其無益而又誦之不近於欺乎和靖主敬之力多而窮理之功少此亦可見

### 宦官之賢

周有巷伯漢有呂強垂光簡策百代不泯後世二三宦官其立心制行有非搢紳所能及者不可以其人而沒其善也歐陽公被誣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欲因事去之令蘇安世鞠獄內官王昭明監勘蘇曰獄須鍛鍊昭明正色曰上命監勘正欲公耳鍛鍊何等語也蘇大慚沮陳了翁忤蔡京被逮開封尹李孝傳脅誘百端了翁不服內侍黃經臣監勘問公所對失聲歎息曰主上正欲得實右司但依此供狀耳黃江爲相宦官邵成章劾其

責備餘談卷下

王知不足齋叢書

誤國被斥欽宗思其忠直召赴行在或曰邵成章再來陛下不得樂矣遂止之於洪州及洪州陷金人授以僞官堅拒不從敵曰忠臣也不可殺之然則當時搢紳不有愧此三人也哉凡若此者正當表章獎借使其實繁有徒感發興起以進於善國家之福也馬紳疏文一引及之遂謂趨向不正至於貶死豈天下之公論哉

### 魏公刺客

先儒謂漢高直入信壁亞夫軍中夜驚皆非節制之師況刺客突前如入無人之境其無節制甚矣一身未暇



惜其如辱國何哉韓魏公琦駐延安忽有人入其臥內  
褰帷露刃公曰何爲曰欲得公首以獻西人既而曰不  
忍取凡上金帶而去張魏公浚次秀州夜坐忽有客至  
前出一紙曰此苗劉刺公賞格也僕粗讀書知逆順豈  
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問其姓名  
不告而去夫以二公之賢而疎於自防如此可謂千慮  
一失矣雖其孤忠大節素孚人人不忍加害而神明所  
扶獲全首領然亦曰殆哉

劉攽不欲坐講

責備餘談卷下

未知不足齋叢書

古之大臣坐而論道非尊大臣也尊道也後世儒臣坐  
而講經非尊儒臣也尊經也經者載道之具尊乎經所  
以尊道也宋初立坐講之制仁宗廢之安石舉坐講之  
禮韓維助之劉攽止之維之言曰禁中僧人說法猶得  
陞高踞坐吾儒講聖人之道乃獨不得坐耶攽之言曰  
韓維讀聖人書乃欲自同髡徒無君臣上下乎嗚呼攽  
之辭遁矣攽但知君之爲尊而不知吾道之尤尊也

無已卻衣凍死

陳無已介人也章子厚欲一見之終不可得傳欽之知

其貧甚懷金以往竟不敢以出口可謂介矣雖然易所  
謂苦節不可貞者此其人歟無已之妻與趙挺之妻兄  
弟也無已當齋宿而乏禦寒之具其妻假趙縣裴以衣  
之無已卻之遂凍而死夫嫗嫗之裘非盜跖之物也暫  
假以用之事竣而還之亦何害於義哉無已不然故曰  
苦節而不可貞者歟

錢宋登廁讀書

錢思公平生好讀書雖上廁手不釋卷宋庠每走廁必  
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於外皆可謂好學矣然書者

責備餘談卷下

未知不足齋叢書

吾道存焉父之手澤存焉聖賢之姓名存焉不可以不  
敬也夫廁何地也登廁何時也而必於此焉讀書是亦  
不可以已乎嘗見緇黃者流崇奉其書函之甚謹衛之  
甚嚴蓋吾儒之所弗逮也

何臬請守社稷

孟子告滕君或用遷國之權或守死國之義皆是也顧  
其君何如耳欽宗以庸懦之資必不能戰亦不能守既  
不能守又不能死者也庸懦以天寶故事勸其幸濬以  
圖興復何臬以平王失策勸其堅守以存宗社各得孟



子之一說亦是也然暴不察乎國勢不量乎君德拘常而不達變執中而不知權卒歸於亡國辱身而後已耳譬有巨盜突入民家爲主人者度吾力足以拒之則拒之可也不能則避之可也既不能拒又不能避身爲盜所繫妻妾爲盜所汚且併其有而失之智乎不智乎梟之說近之矣

### 張浚劾罷李綱

大臣之舉動不可不慎也稍有開隙則人指以爲口實矣予讀宋史見宋齊愈嘗劾李綱或竊其稿以獻綱者

賁備餘談卷下

聖知不足齋叢書

齊愈遂以附逆棄市廢書而驚曰綱之禍自此始矣無何張浚劾綱以私怨殺齊愈落職而去夫大臣之心如鑑之空如衡之平有罪無罪可殺不可殺司寇執之朝廷主之而已無與焉可也齊愈之死固當獨惜綱之出於有意耳雖然建炎之初朝綱國勢大壞極衰綱整頓規畫方有次第而浚乃劾罷之豈不尤可惜哉浚闇於知人短於制敵輕師失律嫉賢惡能多可謂議第其人品當在李綱趙鼎岳飛胡安國之下而或謂其大類孔明不亦謬乎

### 留正稱疾而遁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遁之爲云則君臣之義亡矣宋之待士甚厚而士之自待亦嚴一議之不合一諫之不行卽力求去位當時人君卒不可奪此其風俗之美非漢唐所能及也然在平時可也使當艱難多事之秋偶以微罪小故一旦待符然而去之其自爲計則得矣其如宗廟社稷何哉孝宗既崩光宗有疾國喪無主丞相留正請建太子監國偶與趙汝愚意見不合遂稱有疾肩輿遁去雖其忠憤所激旋復都堂然厲階一生漸不可長由是雷夢炎以左丞相遁陳宜中以右丞相遁曾淵子文及翁倪普以樞密遁實正有以啓之也

賁備餘談卷下

聖知不足齋叢書

### 李若水死難

徽欽北狩李若水裂頸斷舌而死金人亦云南朝死節李侍郎一人而已予謂若水一死不足以贖其罪也金人遼帝再幸北營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爲無慮力勸帝行及金人逼帝易衣擁之北去然後抱持而哭無及矣敵未至也不能贊帝出幸以避其鋒敵既至也不能沮



帝勿往以觀其變是以欽宗爲孤注也故曰若水一死不足以贖其罪也

### 趙汝愚死

韓侂胄者太后女弟之子也孝宗晏駕光宗有疾汝愚欲其傳曰太后神位嘉王不得已而用之耳使侂胄果君子耶亦當禁戒弼以防水戚用事之漸而況小人之尤者耶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爲慮徐誼言之弗聽也葉適言之弗聽也朱子又言之亦弗聽也既不能遠之而養其奸又不能處之而激其怒由是播弄威權屏逐善類而汝愚亦竄死矣昧於童牛之牯卒至羸豕之凶可不懼哉昔仁宗初立而雷允恭伏誅王曾之深慮也英宗初立而任守中遠竄韓琦之獨見也不然安知無侂胄之禍也

### 徐尹闔門俱死

宋以瀛國公北去太學生徐應鑣率其二子一女皆赴井死時有尹穀者寓居潭州城陷之日急與二子行冠禮闔門焚死夫應鑣也穀也無城社之寄不必死也而況其子若女乎然不特應鑣與穀也彼有城社者以身

責備徐談卷下

聖知不足備撰書

殉國不可辱也死之可也以妻從夫不可汚也死之可也卽角之童穠穠之女何辜耶托之故人謂之民間以延一脈之祀可乎不可乎必盡殺之甘爲饑鬼亦可痛之甚矣昔趙師旦知康州儂智高反師旦取州印與其妻背之使負其子而匿曰明日賊兵至吾知不免然下可以夫汝雷死無益也喜視此子以存吾祀庶幾得乎中行者歟

### 許吳二公仕元

許衡吳澄仕元近世丘文莊公濟深不滿之然在二子

責備徐談卷下

聖知不足備撰書

則又有不同者許北產也元之故土也吳南產也宋之遺黎也是誠有開矣或曰聖賢不幸生斯世爲斯民也仕乎不仕乎曰孔子必仕用與變夷一變至道以復乎三代之治者猶反掌也在孟子以下則不敢仕矣而況於二子耶或曰二子不仕則道何從而行乎曰夫子賢於堯舜孟子功配大禹明道與行道一也二子隱居教授講唐虞宗孔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則不必致身北庭而有功於吾道多矣曰然則二子從祀非歟曰祀以報功也二子著述考訂羽翼聖經祀之則宜矣



而謂上接聖賢道統之傳不亦過乎

察罕不疑降人

君子之應變也固莫先於量己尤莫要於量人尉遲敬德既降於唐太宗推誠任之者蓋能量敬德之忠厚必不肖以相負故也同紂入寇於唐子儀輕身見之者蓋量己之忠信足以行於蠻貊故也苟在我者過於自信而在人者昧於深知豈有不及於禍者哉蒙古之季羣雄竝起惟尙殺掠有察罕者奮自草澤獨捍朝廷不背冀下汴梁定齊魯厥功偉矣田豐既降待之不疑且數責備餘談卷下

聖知不足齋叢書

入其帳內豐因給請行營左右諫止之不聽或勸以力士自隨乃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而防之及至豐營爲其所刺而死嗟乎罕也既不量己之不可以爲子儀又不量豐之不可以爲敬德以不貴之身試不測之險其及也宜矣

危素不能死難

危素再入翰林一日大兵入燕素曰國家遇我至矣吾敢不死趨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門客徐彥禮力挽起之曰公母死公不祿食四年矣非居任者比也嗚呼果

若人言則周之伯夷齊之王蠋漢之龔遂唐之甄濟豈皆當事任者耶彥禮鼓邪說以害義危素聽邪說以偷生實萬世之罪人也昔有人問當時人物於虞集者或云危素如何集直視不應久之曰余聞李黼其後二人果皆以死節著聞而素不爲士論所取非一日矣

責備餘談卷下

責備餘談卷下

聖知不足齋叢書



責備餘談 附錄

崑山縣志

方鵬宇時舉自幼岐嶷能記憶前生事人甚異之由進士任南京禮部主事累遷山西提學副使改春坊庶子兼翰林脩撰嘉靖戊子主考順天鄉試轉南京太常寺卿以疾告歸屢薦不起高臥南濱者十餘年足蹟不入城府自重之操人所難及所爲詩文典雅不尙雕琢有矯亭集責備餘談續觀感錄崑山志弟鳳宇時鳴與鵬同科進士性高負氣不肯詭隨於時初授行人改御史

責備餘談 附錄

一知不足齋叢書

亟薦鴻臚卿王守仁忠節才猷可濟紛亂託病投閒似非所宜卽當越次起用又江西副使胡世寧以觸怒宸濠被逮申救甚力後皆符其言人服其明時武廟頗事游幸累疏諫止言極切直繼因巡撫眞定等處職當迎駕懇奏不能從明詔者七事上皆優答之尋陞廣東僉事致仕詩亦豪俊不拘古調人稱二方云字築範

千頃堂藝文志

矯亭集十八卷續集八卷詩集八卷雜著三卷觀感錄十二卷治心要訣一卷矯亭年譜一卷崑山人物志

卷方鵬改亭存案十卷續集六卷 方鳳著

靜志居詩話

矯亭古詩效陶近體學白頗饒自得之趣其自題小像云此像何人斯吳淞方矯亭頗記前身事生可六七齡一疾遽天死天地爲晦冥蒼頭抱我哭諸婦勸拊膺其家乃城居面北高簷楹臨街列屠沽陰風助哀聲思之宛如昨語及輒涕零性靈想不昧還復得此生乃知記憶前身事匪獨鮑井羊環也

感寓

責備餘談 附錄

一知不足齋叢書

昔從京師歸賀客來滿屋家人紛治具牽羊就屠戮斯須立階除羊忽跪而伏亟命舍之去何忍見殷牀君子充是心當使萬物育如何一命士分符作民牧誅求入骨髓鞭撻爛肌肉置之圜圜中死者十五六安得如此羊食飽臥林麓

知足吟 二首

人見白髮悲我見白髮喜多少賢達人不見白髮死高才李長吉有道文中子行年未三十相與歸蒿里吾生已倍之對鏡宜莞爾



昔解胥臬組出處頗合宜不幸賤姓名誤爲當道知有詔落致仕再起職論思人皆爲我榮我心獨不怡終然野鹿性不能受銜羈蹤跡日以遠音問日以稀常追赫然怒奮筆逐去之人皆爲我惜我心樂不支豈惟全晚節亦以釋羣疑地下見先子庶幾無媿辭

山谷作時宰連貶至宜州僧舍不容居置之南戍樓無奈風雨寒一疾竟勿瘳旁無期功親棺殮誰與謀予今老牖下骨月聚牀頭但見眼前樂不知身後憂康哉復康哉地下從瞻斐

責備餘談 附錄

三知不足齋叢書

古書流通處景印

責備餘談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方鵬撰鵬有續觀感錄已著錄是書雜取古人行事爲世所稱者摘其瑕疵自序謂賢知之過立言制行或不近人情不合中道往往載諸典籍學者喜談而誤效之故直指而極論焉以自附於春秋責備之意然持論刻覈時多乖謬如穀梁謂隱公可謂輕千乘之國貽道則未其言允矣今並謂輕千乘之國爲非至陳師道不肯假趙挺之之衣亦排詆之所謂不樂成人之美者歟



尚論編二十卷

〔明〕郝泉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論編二

十卷》提要

刻嶧山郝先生人物尚論編序

昔司馬子長嘗言古賢聖之所履歷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大抵發憤之所爲作蓋激於所遭而有爲言之耳未盡然也至謂欲遂其志之思者近是余跡嶧山郝君所論次益信云君甫弱冠與其友讀書山中每游息各言志君輒振襟曰士遇則爲名世臣不遇則脩古人學不者止造化中贅物耳此其志固已遠矣此爲博士第子懷懷逸群遠經學義有疑晦者一見即詣其極而一時少俊就稟學者屢滿戶外製時義歸于理趣試輒高等凡六校鄉闈不第士咸惜其扼塞不偶君顧伉厲自信曰吾藝歲既定志即弗逢世豈遂周罔民



氓享其散帶耶乃結廬桃源天谷之間捷  
閱情覽攻苦食淡意甚得風病暈迹迹  
瘳而手披筆綴未嘗一日輟如是者蓋十  
年所矣所著毛詩說約學庸語孟莊襄翼  
裏等說四方士咸屈首受成諸家幾廢而  
古今六官經世格要一書尤切國體時事  
部使者已貢克秘儲則君固不獨發經傳  
之微庶幾抱經濟之學乎而君之志未休  
也乃又纂于興氏論並取善之意創為尚  
論編起自唐虞迄于宋元其間所紀德業  
聞望稱名世者上矣其次或忠言讜論或  
奉法循理或伏節死誼或積德累行凡此  
族也亦咸裒載編例三代以前事據經傳  
以繩史如史記古史相詭者多決訂其抵

悞使相統一固史而下則亦刺取而彙括  
之事辭簡約而首尾具足更論斷于左場  
微闡幽的的可表正亦多借託古人以風  
切當者非但述故事整齊其世傳而已  
也其或昔人評騭得當意必掇取而頭書  
其姓氏不以相陵掩茲所謂綜古之捷徑  
者非耶夫今世學者握數寸管操方尺簡  
工羔雉之飾以謂古今人物無闕于有司  
之求遂置全史不閱其偶變投隙者亦粗  
誦帖括綜之不免撻墮捫燭之見耳故或  
舉其人而倖叩之毋論少年即華顏宿儒  
亦不克一悉其本末則以往牒之浩瀚  
而又鮮閱肆之敏以獵觀之也今  
天子申飭學官取實學士亦稍稍知嚮往顧



猶然苦難也是編文省義備士得此而考  
鏡焉可決旬積畧之間而悉數千載之文  
獻矣此余所謂捷徑也乃君之志則直歎  
及其人于千古而惡計夫駕說以投時好  
乎君疇日講業吳門余尚為諸生習識君  
器藝大雅不群因定為文字交已余叨第  
久在詞垣君乃遷延黌序間而文章已滿  
海內日余遷官南中君以補試來訪余握  
手言生平懽甚而澹吾黃年丈適過從君  
出編觀之乃相與展業則驟然歎異共謀  
揮俸銀諸梓以惠後學君遂屬余序諸首  
余曰前史非獨浩瀚讀之難竟每怪粹白  
之士與諸多疵類者同傳至厯雜而不足  
以暴賢者于天下後世是編即不盡往哲

而表表殊絕者鑒然指掌讀之者必有觀  
感興起景仰前脩以懋隆德業者又不徒  
裨益見聞已耳君夫聖賢道學文苑諸儒  
與夫

皇朝名臣則君別有宗聖譜及紀畧在嗟嗟  
君之行誼既超然利欲之外而猶一意脩  
古人學立言寶寶益美益傳當世于雲已  
知好之矣則是編也當與前代諸史并垂  
不朽哉



尚論編序







蕭何	曹參	張良	韓信	陳平	王陵
周勃	樊噲	周昌	陸賈	劉敬	叔孫通
申屠嘉	賈誼	張釋之	汲黯	蘇武	石奮
霍光	朱雲	魏相	丙吉	張安世	杜延年
二疏	王吉	貢禹	尹翁歸	韓延壽	黃霸
朱邑	龔遂	召信臣	庄綱	蕭望之	鮑宣
龔勝	龔舍	四皓	鄭子真	嚴君平	薛方
梅福	梅福	梅福	梅福	梅福	梅福
○卷七					
東漢	鄧禹	寇恂	馮異	賈復	馬援
鄧禹	張堪	任延	鍾離意	曹真	丁鴻
第五倫	袁安	魯恭	楊震	黃瓊	張綱
虞詡	孟嘗	劉寵	朱穆	李固	杜喬
李膺	張儉	陳蕃	竇武	王允	臧洪
趙苞	荀彧	孔融	嚴光	梁鴻	陳寔
王烈	仇覽	黃憲	徐穉	郭泰	王符
仲長統	中唐靖	龐德公	管寧	管寧	管寧
○卷八					
三國	諸葛亮	關羽	張飛	龐統	法正
蔣琬	費禕	蔣琬	費禕	蔣琬	費禕

吳	張昭	周瑜	魯肅	呂蒙	陸遜
魏	荀攸	賈詡	毛玠	鍾繇	華歆
劉劭	陳群	高堂隆	高堂隆	高堂隆	高堂隆
○卷九					
西晉	王祥	羊祜	杜預	張華	魏舒
劉毅	傅玄	陸機	陸雲	周處	祖逖
王導	陶侃	溫峤	卞壺	殷浩	謝安
胡威	吳隱之	王羲之	王羲之	王羲之	王羲之
郭攸	劉琨	陶潛	陶潛	陶潛	陶潛
張翰	張翰	張翰	張翰	張翰	張翰
○卷十					
南北朝	宋	劉穆之	檀道濟	蔡廓	羊欣
沈慶之	顧願之	蔡廓	羊欣	王玄謨	袁粲
齊	王儉	王僧虔	陸慧曉	沈麟士	梁子野
梁	沈約	江淹	任昉	謝朓	江革
陳	姚察	顧野玉	顧野玉	顧野玉	顧野玉
○卷十一					
南北朝	魏	崔浩	高允	崔亮	崔亮
齊	楊愔	辛術	辛術	辛術	辛術
齊	蘇綽	泉企	泉企	泉企	泉企



○卷十二		高類	蘇威	牛弘	許善心	房彥謙	元君素
唐		房玄齡	杜如晦	魏徵	王珪	馬周	李綱
○卷十三		李大亮	戴胄	蘇瑀	虞世南	孫伏伽	長孫無忌
○卷十四		褚遂良	裴行儉	魏元	姜師德	徐有功	狄仁傑
○卷十五		張柬之	敬暉	桓彥範	崔玄暉	袁恕已	薛季昶
○卷十六		姚崇	宋璟	蘇頌	張說	韓休	張九齡
○卷十七		張嘉貞	李勉	李元弼	郭子儀		
○卷十八		房琯	李泌	楊綽	崔祐甫	柳渾	李晟
○卷十九		馬燧	瑒瑒	楊炎	劉晏	李絳	李吉甫
○卷二十		陸贄	權德輿	杜黃裳	崔群	杜佑	梁虔
○卷二十一		白居易	元稹	陽城	柳公權	李德裕	溫造
○卷二十二		韋處厚	鄭重	劉蕡	鄭畋	韓偓	安金藏
○卷二十三		段秀實	顏真卿	顏杲卿	張巡	許遠	袁元德秀
○卷二十四		陸龜蒙	高適				
五代		敬翔	王彥章				

○卷二十五		趙普	曹彬	齊儼	李筠	呂蒙正	張齊賢
○卷二十六		錢若水	陳恕	楊業	呂端	畢士安	寇準
○卷二十七		李沆	王旦	向敏中	宋庠	韓宗道	薛奎
○卷二十八		蔡齊	狄青	田錫	王禹偁	張詠	尹洙
○卷二十九		葉清臣	孔道輔	楊億	陳希亮	李迪	王曾
○卷三十		杜衍	晏殊	呂夷簡	韓琦	富弼	范仲淹
○卷三十一		歐陽脩					
○卷三十二		王珪	文彦博	范純仁	韓維	包拯	吳奎
○卷三十三		趙鼎	唐介	馮京	張方平	劉敞	曾鞏
○卷三十四		蔡襄	王洙	余靖	呂海	司馬光	呂公著
○卷三十五		范鎮	孫覿	蘇轍	鄭俠	王安石	呂大防
○卷三十六		劉摯	蘇頌	傅堯俞	鄒浩	范祖禹	鮮于樞
○卷三十七		劉安世	陳瓘	任伯雨	常安民		



<p>李綱 宗澤 趙鼎 張浚 韓世忠 岳飛</p>	<p>劉錡 張俊 劉子羽 洪皓 張九成 胡榘</p>	<p>陳俊卿 虞允文 陳康伯 劉珙 范成大 留正</p>	<p>王十朋 周必大 趙汝愚 劉光祖 柴中行 安丙</p>	<p>趙汝愚 崔與之 孟珙 董槐 余玠 葉衡</p>	<p>○卷十九 李若水 劉翥 江萬里 汪立信 文天祥 謝枋得</p>	<p>張世傑 陸秀夫 陸游 陳兢 徐積 謝枋得</p>	<p>○卷二十 蘇雲卿 陸游 陳兢 徐積 謝枋得</p>	<p>元 耶律楚材 廉希憲 史天澤 撒洪範 名臣</p>	<p>余闕忠 杜本 陸游 廉希憲 史天澤 撒洪範 名臣</p>
---------------------------	----------------------------	------------------------------	-------------------------------	----------------------------	------------------------------------	-----------------------------	------------------------------	------------------------------	---------------------------------

尚論編卷之一

古吳常無潤谷間人嶧山卿泉子靜甫輯著

雨亭陳 定章 左泉何 全吾沈應科 游晉黃 門訂正 養冲 養先 宇同訂

唐虞 禹 稷 契 皋陶 益

夏禹繼堯號禹名曰文命字高宗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帝堯之時洪水滔天父鯀治水無功被殛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遠其仁可親其言可信殷為律身為度稱以出暨應穆穆為綱為紀克勤克儉不矜不伐既受命傷先人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入娶塗山氏女橋歷辛壬癸甲復行治水生子啟呱呱而泣亦弗皇子也紆紉束四載以行通九道陟九澤度九山平治水土九州攸同則壤成賦輟教四訖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使為司空賜姓姁氏統領州伯以巡十二部竟崩殤為天子復代舜典百揆舜禹及崩禹服三年喪形骸枯槁面目黎黑讓位商均不克乃即位國號曰夏后八歲巡江南戮防風氏尋崩於會稽今會稽山有禹冢云

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



正自虞夏時貢賦傷失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面英  
馬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鄒氏泉曰且越春秋載黃帝中經藏於宛安如禹東巡登其  
山後石得金簡玉書因通水理子由古史則云禹鑄鯀棄天  
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禹以此治水水得其性其為說  
頗異余考孔疏及書傳蓋禹治水功成洛龜呈瑞禹別之以  
為洪範九疇此爰倫所由報也則洛書固非治水以前所錫  
矣子由或末深考與若異越春秋所紀雖未可據然古者至  
人之經往往藏於名山亦必有至人得之故禹周游五嶽四  
瀛殊方異域如山海經所紀者亦必有自至謂因此而通水  
理則不誤夫夏后氏號稱神禹彼固有天啟其聰者何俟金  
簡玉書然後悟水理哉

簡玉書然後悟水理哉

稷即姁名棄帝嚳之子也母有邠氏之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  
稷祀上帝以求子見巨人跡恍然踐之身動如孕居期而生子  
以為不祥屢棄不死遂收長養之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  
游戲好種樹麻麥麻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  
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堯舉以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  
曰棄黎民阻饑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邠號曰后稷別姓姬  
氏佐禹治水禹命后稷子契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  
均諸侯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

邠氏泉曰子由古史云后稷得嘉種而播種之周人以為天

所遺也故詩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由斯以言則周之王業  
豈不肇於是哉夫自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農穡之饑饉  
艱難不密失其官而自窳戎狄之間閭之幸蓋亦岌岌矣及

外劉再在而後修之古公十一世而又復修之積德行義周  
日以大至文王復遵舊業則祖法諸侯皆智之而周於是  
厥生矣故曰親於周之世德而知周之所以王也迨其後世  
子孫祭公以丑獲棟苒良夫以思文諫嗚呼后稷其衰矣  
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御焉次妃三人行浴與  
嗚見玄鳥墮其卵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  
舜乃命契為司徒後因禹之讓辨訟訟訟訟訟訟訟訟訟訟  
命契為司徒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  
寬封於商賜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  
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

邠氏泉曰進周嘗言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以其父  
微故不著名又言簡狄亦非帝嚳次妃此何據哉余閱穀本  
紀見索隱有此論心亦竊疑其然及考古史乃知堯微契皆  
帝嚳子先母陳鋒氏也後母有邠氏也契母有娥氏也而書  
傳亦云稷契皆帝嚳之子余固以是為據矣獨所謂後母者  
史記邠三人行浴而詩傳以為祈於郊禘事既涉幻而說亦  
不可究詰姑存而勿論云

陶史傳不詳其姓氏生於曲阜懼地故賜姓曰偃自堯時已



舉為士師及舜受命九官於皋陶則申命曰皋陶蠻夷猾夏  
寇賊戎兇始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惟明克允舜命禹總師為皋陶禹總師德乃降黎民懷之  
帝念哉舜曰皋陶惟茲昭昭或予正汝作士明於五刑以  
弼五教民協於中時乃功皋陶曰帝德罔愆好生之德洽於民  
心茲用不犯于有司舜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推乃之休  
既禹代舜位復陳地德明謂知人安民博典禮命德討罪之  
謨詳載虞書

鄒氏泉曰魯論記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蓋均難其人云其  
後禹受舜禪有天下稷之後為閼皐之後為商皆有天下而  
伯益為秦之始祖遷史各有本紀故其本始商論論大章

乃皇南之後微不獲列於世家即以無譜又不為立傳  
觀魏杞至使姓氏不聞先後俱沒而書傳亦概與工番朱虎  
熊羆等呼釋之曰舜臣名已耳不義失孔子均重之意乎全

因考張守節補周史記正義有云皋陶字廷堅英六二圖是  
其後也則皋陶者蓋高陽氏之子八愷中一人與又考左氏  
傳六墓二國確然公皆為楚穆王所滅藏大仲聞之曰皋陶

廷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氏之無援哀哉蓋傷之也此亦足  
畧見其始末云補周史記正義  
益名大費帝顓頊之前裔孫大業子也舜既即位命九官曰  
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食曰益其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  
稽首讓于朱虎熊羆服帝曰哉汝諧於是益掌山澤牧鳥革

命治水命諸侯百姓與人使以傳土補周史記正義行山來木補周史記正義  
定高山大川禹令益子皋虞稻可種卑隴禹功告成帝錫  
圭禹受曰非禹能成亦大費為輔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  
皐離爾後嗣將大出乃吳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  
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伯益賜姓豷氏

鄒氏泉曰尚書之伯益秦紀之柏翳一人也秦鼓呼益為翳  
耳太史公於虞夏本紀為益於秦本紀為翳乃其叙事則同  
而其人則析而二之補周史記正義豷氏秦紀不載則翳也

豷疑而未決兩存其說耶抑出於談遷二手故所識不同耶  
不然何謬誤甚也列女傳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大章注  
云陶子皋陶之子伯益也此尤不可曉

伯益補周史記正義  
舜有巧思帝舜曰疇若予工食曰垂哉舜曰俞咨垂拜稽首  
讓于史折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莊子曰掘工番之指即此

伯夷姜姓炎帝之裔帝舜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食曰伯夷  
舜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  
龍帝曰俞往欽哉齊世家云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

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其其人與  
要史傳不詳其姓氏帝舜曰夔命汝典樂教甲子而溫寬而  
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教依永律和教八音見  
諸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舞他日又



言作樂之教曰季擘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  
群后德洽下管鼓敔合止祝嘏笙鏞以間鳥獸賡嘏笙韶九成  
鳳凰來儀又曰於予擘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龍史傳亦不詳其姓氏帝舜曰龍朕聖聖謠說珍於虞賢朕師  
命汝作納言風夜出納惟允  
鄒氏泉曰余上論唐虞之際詳于五臣者蓋遵孔子以五臣  
為盛云乃復附見四臣者何夫篆字之廣百工之匠而舜所  
命者止於九官誠重之也乃虞史不詳其云而後之記傳者  
至并其姓氏亦缺焉獨陳奘家附見云伯夷之後至周武王  
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於垂髮龍則曰其後不知所封一何  
寥寥也夫此四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此均史可  
遂與史斯伯與同弗表見哉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余  
亦採虞書稱者四人者概以附五臣後云

尚輪編卷之二



進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牢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夫人心已去天命不佑豈少慢乎肆曰吾之有天下猶天之有目也日亡吾乃亡耳遂以逢而殺之湯聞之歎息使人哭之湯有憂聖之因以建故也唐歐陽詹有懷忠賦

樂井自師地與樂戰于有娥之墟敗之樂奔於鳴條湯乃踐天



天下也欲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心而豈忍以廢放其耄求利也哉

鄧氏泉曰伊尹之事書錄之史記之孟氏而下若柳蘇諸子論之詳矣無容置喙矣乃陳越石有新羅司馬皆取伊尹以為萬天之論蓋為後世慮也於伊尹乎何病伊陟復相太戊商道再興蓋所謂維德休明紹世積賢者哉

仲虺一名仲虺即朱朱姜仲之後也為湯左相湯放桀於南巢惟有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乃作誥解之中有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之語終之曰慎厥終惟其始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其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或者以為猶之老彭然

商書

卷二

四

鄧氏泉曰孟氏稱仲虺為見知等之於伊尹蓋在建中禮義之歎言矣然余又獲此一語中大都言天立君之意無逆天命而湯德足以得民其末懇懇于為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批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而終不敢謂湯之可以無慙也此蔡氏所謂君臣之分可畏者哉後世為君諱過者視此亦可愧矣

巫咸正義云本吳人也蓋謂海虞云越絕書云虞山巫咸所居殷本紀言太戊脩德祥桑枯死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又四篇時有臣危亦賢與咸共輔太戊咸子賢事祖乙時相都有河決之害復遷於耿任巫賢殷後與

鄧氏泉曰昔周公公告召公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

尹格于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伊咎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則成之父子豈不與尹之父子相爭烈哉即功業不同周公固非有心軒輊之也而呂氏乃謂止言成又王家蓋以精微之蘊有愧二臣非周公意矣若曰咸又四篇乃其又王家之實則是也而惜其亡之與

傳說殷之傳廢人也傳廢在雲龍之界或道所經有淵水壞遺常使胥靡刑人築籬之說賢而隱代胥靡祭以供食則武丁即位三祀既免胥靡弗言也思復與殷未有其佐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雷陽像伴以形旁名於天下得說於傳廢之野惟肖與之語聖人舉以為相置諸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說復于王曰嚚敢不祗若

王之休命商書有說命二篇上篇記得說命中篇記既相遜戒下篇記說論學之辭云甘盤高宗之傅也高宗嘗謂說曰白小子舊學於甘盤周公公告召公亦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其事不傳

商書

卷二

五

鄧氏泉曰按書說命說之言曰允饒于先王成德監於先王成憲蓋以成湯望高宗也高宗則言曰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亦以伊尹望高宗也君臣相勉勵者如此異時卒成令王賢佐視湯尹果無愧焉可不謂難哉乃甘盤則獨無所表見於後世惜也若周公公告召公舉商六臣遺傳說又非徒聞者所可知矣

祖已亦高宗之臣也高宗彤日又越有飛雉登鼎耳而鳴



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王曰惟天監下民  
有崇宗之訓篇十

豐於晚失禮之正故有弼之異而初已以訓也又經文曰  
先格王正厥事蓋曰先格王非心而後正其所失之事也

微子長且賢箕子嘗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既立不明

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已痛殷之將亡謀於箕子比干曰父  
師預少師我其從出狂維吾家老遜於荒今爾無指告予願  
齊名之何其詞也紂父師若曰紂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  
王子弗出吾乃顛隤曰紂乃顛隤曰紂乃顛隤也其微子  
氏人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三諫不聽可以去矣遂亡  
紂後及武王克放紂紂子武庚以續殷祀武庚既誅乃求微子  
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微子仁賢殷之  
餘民甚愛之微子卒嫡子早死立其弟衍是為微仲  
曰微子舍其孫膺而立衍是也  
鄭氏泉曰魯論記微子去之宋世家言太師少師勸微子去

遜行又曰遂亡皆不言其何之也古史宋世家微子以  
歸周之語曰歸既失其音然以是為微子克孝肅恭之實亦  
不以為歸武王也而後世相沿遂有謂微子急於歸周非仁  
人之所忍若者誤矣歸武王也而後世相沿遂有謂微子急於歸周非仁  
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而紂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  
膝行而前子由古史亦謂微子面縛銜璧衰經與視以見武  
王此皆亡國之君請降者之所為也即武庚稱父猶不為之  
而謂仁賢如微子者為之乎必不然矣夫子長嘆畧而輕信  
如此類固多有之子由既嘗說之而乃亦輕信以累微子何  
耶

箕子者紂諸父也  
紂紂始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柅為玉柅則必思  
速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及  
紂淫佚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  
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于民吾不忍為也已紂殺比干囚箕  
子以為奴箕子因伴狂而受辱紂既克後二年問箕子殷  
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常倫所叙箕  
子因為之陳洪範其文具周書洪範篇於是武王封箕子於朝  
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城宮室毀壞生禾黍楊之



歎哭則不可欲追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  
麥秀漸漸兮黍離離之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  
校童者紂也紂字受也紂之亂天下皆為流涕云  
柳河東箕子碑畧曰當紂之時人皆悼亂天威之動不能戒  
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諍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  
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存國故不忍足用保其明哲與之備  
御晦是憂範等於因叔昏而無邪隨而不思故在易曰箕子  
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九用  
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彞衡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  
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雅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  
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其大人與於戲當其  
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給而  
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典理是固人事之或  
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  
鄒氏泉曰方箕子告微子以去而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彼  
固自斃以義也此乃言紂比干視其心箕子懼乃伴在  
為奴紂又囚之則箕子鎮畏死而苟全須臾者耶聞之劉歆  
曰劉歆比干箕子諫之尤力詞渾因箕子而奴辱之武王告  
諸侯曰紂乃囚正士可伐矣斯可謂得其實哉若其不斃武  
王而為陳洪範者則奉承經萬世之心又不知孰為殷而孰  
為周也柳河東盡論之審矣  
比干亦紂之諸父也比干紂之庶兄紂見紂逼伏作炮烙之刑比干曰

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  
也又言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陳先生艱難天命  
不勝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次於象魏之門不去者  
三日紂問曰何以自持比干曰修善行仁以義自持紂大怒曰  
比干自以為聖人矣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  
比干刳視其心  
李翰曰成湯之業將墜於桀商王之命將絕于天整扶其顛  
遂誠而死剖心非諸商亡是病公之忠烈也其若足乎故能  
獨立危邦橫抗幽運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資十亂  
之謀總一心之繫當公之存也則賊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  
觀于孟津公行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與亡所繫豈不重哉  
三仁總論  
李翰曰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旨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  
亡其身亡其國亦仁也君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特奔走  
為棄生者死者宴安之士特冥力為故同歸諸仁各順其  
志殊途而一揆異行而齊致俾後之人優柔而自得焉蓋春  
秋微婉之意也 蘇子由曰三人者各以其意行由其所處  
者異故也微子以兄之嫌箕子以立微子之志陳其辭不  
可提諫諫必不用微子欲全其先祀故去之箕子去無益于  
殷而不忍棄其故國故因比干宗室大臣而無嫌者也若不  
以死諫則是苟免矣此三子之志而孔子所以皆稱其仁也  
伊尹祖己之後也西伯既戡黎祖伊聞之而咎周武王恐齊告







子之言在後世鮮不目之為怨矣要之子之傷陷於非罪故夷齊一傳中如顏淵之蚤夭盜跖之壽終近世之犯忌諱而過編災大都皆憤世嫉俗之語而又思各理滅而不相也嗟嗟子長其深於怨也夫

周

周公旦	召公奭	太公望	閔天	散宜生	泰顛
南宮适	畢公	波叔	榮公	芮伯	彤伯
衛侯	毛公	居陳	召牙	伯同	徐公
芮良夫	召穆公	仲山甫	尹吉甫	張仲	祝文公
申伯	富辰	劉康公	單襄公	長弘	老子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第十八人且居其四姑為子孝篤仁異於群子文王在任以國事邑之於周凡周之內治始於室家而至於國人皆屬之故詩有同南之風及文王崩武王即位周公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東伐至孟津公輔行伐紂至牧野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夾武王繫紂告紂之罪於天已偏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於魯曲阜公不封封留侯武王克殷二年武王有疾不豫天下未集群公俱蒞公乃為三壇同暉請命太王王季文王公比面立戴璧秉珪史册祝以旦代武王之身即三王而下張吉公入以武王曰體離蛇王其無害歸納其册於金滕之匱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及其群弟乃

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王子周公告太公召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魯二年乃將討管叔則罪人斯得管叔以執王如於使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鸛鳴以鸛鳴之詩諷管叔使歸也昧于王亦未救請公誅管叔秋大水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則盡大木斯折援邦人怨王與大夫盡弁以救金縢之書而昭昭然乃得周公所以為功武王之嘗王勅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木則盡起於是留相成王而使其子代封於魯有諷辭大抵皆贊德也伯禽之魯嘗恭武侯來至淮夷而反公乃奉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東土以寧已登與淮夷人叛成王征之歸公作多方成王遷政北而就臣位嗣嗣洛邑成公留後治洛洛誥成王既惡殷遺民公以王命告作多士初成王就學公使其子伯禽與城夷抗士子法於伯禽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欲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追及攝政作七月之詩述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聲譽朝夕諷誦以教之成王滋政則又作無逸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畝畝艱難閭里怨詎無不具載官政末次序公作周官官則其宜作立政召公告老而去公留之作君奭公治周制作禮樂身致太平退老於燕病將歿曰必囑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成王亦讓筮周公十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墜周公也於是命魯得郊祭文二















以不專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傾乎王弗聽  
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猶欲肆其心周行  
天下於公復為祈招之詩以止之其詩曰祈招之情憤式昭德  
音思我王虔式如王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辭飽之心祈招者  
周之司馬也

鄒氏泉曰穆王愍文武之道缺乃命召牙為大司徒伯冏為  
太僕正周以復寧豈不稱賢君哉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  
天下持皆必有車轍馬跡雖祭公忠懇之諫悉置弗聽君心  
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芮良夫疑芮伯之裔軍周厲王為大夫厲王好利近榮夷公芮  
良夫諫曰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  
得極妙猶曰休惕懼之來也今王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

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  
榮公為卿士用事

鄒氏泉曰大雅桑扈篇有曰貧人敗類蓋指榮公云余讀是  
詩知芮良夫之憂國深也及觀好利之諫明說顯諍又未嘗  
不為芮良夫之夫以榮公之用事於王而王又多行暴虐  
使其諫在衛平監諍之後必不免矣湯之詩借紂為喻得無  
忠臣懼禍者之所為哉

召穆公名虎召康公之後也為王瑀卿士王行暴虐修政國人  
諍王召公告飲鄭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諍者以告  
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諍矣召

公曰異障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  
如之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傷  
豈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言三年乃相與畔榮夷公厲王出  
奔戴太子靜召公之策出言圖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  
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其以我為讐而慰怨乎夫事君  
者喻而不怨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竟得  
脫召公與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子  
幽王即位也諸卿大夫皆諫幽王不聽其子  
幽太子靜立是為宣王宣王命穆公平淮夷詩人叙其經營  
理與其褒貶報謝之事勳勉其君之辭以美之中有曰召公  
也是似論者謂穆公真無忝矣

仲山甫樊侯也據詩傳蓋以冢宰鄭太保而太保其世官也魯  
武公來朝以其子括與戲見王王立戲仲山甫曰不可不順必  
犯犯王命必誅魯侯卒魯人殺戲而立括宣王伐魯而立孝公  
諸侯自是不睦王伐姜戎氏戰於千畝王師敗績後稷南國之  
師乃料民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古者不料民  
而知其少多今王治農於藉蒐於農隙博養亦於藉稱於既丞  
狩仲山甫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王不聽卒料之先是王  
穆仲山甫築城於齊尹吉甫作詩送之倫美其舉德舉職卒  
吉甫史無所見據詩燕張仲送山甫必與二人相交善同乃心  
王室者也宣王嘗命吉甫帥師伐獫狁有功而歸詩人歌六月



之端以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之望蓋以全才而終領諸侯者也家語言吉甫以後妻殺伯奇此其所短與張仲鷹詩孝友人也論者謂內有張仲故吉甫得以成功於外蓋將相同心乃宣王所誅中與者也

號文公文王母弟號仲之後為王卿士宣王不驕驕故獻穀于私文外諫曰不可弗聽申伯王之元舅於周有翰嘗宣之功出封於謝事見崧高篇二人者蓋宣王內外總親之賢者也

鄒氏臯曰卿州有言宣王中興微於詩大小雅雖謂頌頌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由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無他倚與乃宣王晚節不終於號公之諫則拒於山甫之言則拒

其後太子晉諫宣王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夫中興若宣王至與幽厲並數之此靡不有初辭不

當辰申周惠王為大夫惠王崩襄王鄭立初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寵於惠王襄王畏之叔帶與戎程謀伐襄王襄王欲許叔帶叔帶奔齊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帶自齊歸於周無何鄭伐滑王使游孫伯服請滑鄭人囚之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凡我周之東從晉鄭馬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不忍小將而棄之不王不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以伐鄭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又諫曰臣聞報者德矣施者未服狄固貪林王又啟之女德無杜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

弗聽遂納之叔帶適為王誅狄后頹叔桃子曰我嘗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叔帶以狄師伐王富辰曰昔我驪諫王欲執申伯王弗聽以及此我若不出王其以我為戮于後與周公忌父原伯毛伯死之

鄒氏臯曰論者或謂叔帶之害宣王為之非也叔帶始有寵於惠王后幾立矣其奔齊也召之而不召亦故乃展之請召大也也曰吾兄弟之不協烏能害宣王之害哉則正矣又諫王之以狄伐鄭也曰仲禦伯者莫如親以親屏周其後王出適鄭鄭伯省視官具而晉文卒適襄王殺子帶以親故也然則富辰何負於周其而見乎其死於難也

劉康公定王之母弟也故亦曰王季子定王使康公聘于魯穆

帶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修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矣魯卑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為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故修恭儉臣也修則不恤隱憂必及之且夫人臣而修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修修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修修焉不可以事三君皆若此豈值可君遂年以載其責必亡及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說子家奔齊聞王時魯叔孫宣伯亦奔齊皆如其言康公與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張於莊不救康公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勅儉禮威儀則以定命也儉者恭之以儉不能者收以取禍是故君



子勤禮小人勤力今成子情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及後成肅發卒於暇

單襄公名朝周之卿士也其先食木於單故以為氏定王便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陳靈公與孔寧儀父南冠以如夏氏留宿不見襄公婦吉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昔失王之敘楚帥其德也猶恐陳越若廢其數而為其制喪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既而陳靈弑於夏氏楚人入陳陳國幾亡簡王朝晉齊楚使卻至台慶於周王叔簡公飲之酒相悅也明旦王叔子譽諸朝朝至見召桓公與之語驟稱其伐襄公曰卻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晉之克也天有惡于楚也故微之以晉而卻至仇天之仇也

卷二

力以為已力不亦難乎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晉王叔未能遠難卻至歸明年果死難及伯與之役王叔子亦奔晉襄公及尹公武公會諸侯於柯陵見晉厲公稅連步高晉卻歸見其語犯卻擊見其語迂卻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言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擊之語襄公曰君何患為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當之乎明年晉厲公殺三卻又明年樂書中行偃弑厲公于匡廬氏齊人殺國武子晉孫談之子周適京師事襄公今德若恭其行也文襄公有疾召其子告之曰必善晉同將得晉國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焉是為悼公

晉厲公三卻何其奇中也豈真若贅史預知天道於余聞之

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脩否而休徵微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若康公襄公者抑亦有得於洪範之旨故解於目前而通於心者如此乎二公功業不少概見然觀其文詞蓋知學者卒能善始善終非明炳孰能有此者乎

襄公與景王大夫襄叔也孔子嘗學琴於弘弘異之謂劉文公曰吾視仲尼其聖人之興者乎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維與三塗嚌嚌襄公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晉果滅陸渾氏景王崩子朝爭立敬王居於狄泉於是南宮極廣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同之也其山川震今西王之臣亦震天華矣東王必大克東王謂敬王也及召簡公南宮隲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襄公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君其度德無患無人自是大臣周旋戮力朝覲奔楚弘亦有力也弘與劉文公欲城成周告於晉觀獻子也觀解為政說弘而與之遂合諸侯之大夫以城為難對後晉人逐范氏討范氏之黨殺襄公之弘弘死藏其血三年而為碧

卷二

衆按左氏始末云晉趙氏與范氏中行氏相攻周劉氏晉范氏皆為婚姻長私事劉文公欲周與范氏趙氏以為計周人殺襄公又按晉叔向數見襄公於周因作潰書曰襄公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其弘也乃殺之合二說觀之而襄公之死重可悲也柳州吊弘辭曰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諛賊嗚呼弘之死其罪有所歸矣記此



老子者楚苦縣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號曰聃聃  
三十過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  
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  
之氣多悲能者與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  
若而巳既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  
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  
於死者好與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與人者也  
魯謂弟子曰老子其猶龍耶老子倫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  
務居周父之見周之衰遂去西遊至閼令尹喜曰子將隱矣  
願為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  
傳云老子西遊閼令尹喜望見其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  
牛而過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尹喜俱之流沙之西後不知  
其所終

御紫之犧牛平養食之數歲長以丈綯以八太廟當是之時雖  
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去無污我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列子名禦寇鄭人也其生先莊子莊子多稱其人必有道者與  
鄭繆公同時繆公之相子陽嘗饋列子栗列子不受俄而子陽  
見殺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所著書多推尊孔子以前  
神其說然穆王湯問二篇失之說誕非君子之言至于力命篇  
一推分命揚朱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  
所明亦有可觀者漢景帝時魯恭老其書頗行於世至劉向  
為之校讐名新書唐天寶冊為中虛真人其書成題曰中虛真  
經至宋景德初加至德二字焉

列子名曰丘儒諱道術姓命於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往往  
視以異端以余言之其人或虛無放誕通其旨次宏豁識趣  
靈皎超六合而塵萬有厥林大道洪濛元始實有洞豁昂昂  
及者而其文章亦奇曠偉超富省幻變若鈞天奏應字而神  
龍上下九洲可謂卓爾千古矣故后世名家論文自昌黎河  
東而邇則左國等之而朱常陽亦謂晉宋人多佳莊老未足  
盡莊老實處夫亦有以與之也然則讀其書者果其就隨之  
語而取其不畔於吾言者悅宿而神契之時無有葆營覽體  
臨神絕離滓滓而為吾身心益者耶迺近世操觚者不且  
其真獨稍稍擬拾其糟粕自以為奇絕者余竊惑之矣



春秋列國

魯 孟獻子 莊子 倍子 叔孫穆子 季文子

孟獻子 子家驪 柳下惠 公儀休

孟獻子 子公慶父之曾孫仲孫慶也慶父既死季文子立其後為仲孫氏亦曰孟氏慶父生公孫叔曰穆伯穆伯生文伯文伯生叔孫宣公王微聘於魯公使獻子知周聘王以為有禮厚賄之公如周朝王獻子為介王說獻子賜之有加公如晉則於長檮獻子拒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獻子

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寇遇仇讐寡君將若望敢不稽首實聘

於晉宣子鵠之三捷鐘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當哉家宣子曰子之家與我孰富獻子曰吾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無憂

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獻子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為富獻子好禮其居

喪也既殯而不可樂比而不入孔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

獻子為卿不驕禮賢下能處已若虛士以是多歸之歷相君五

十年魯人謂之社稷臣云 孟莊子名速獻子之次子也魯魯襄公外侯圖卿莊子要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遂驅莊子逐塞濶陘而還齊師伐魯比御栗公會晉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同圍齊伐莒

門之侯莊子斬其裾以為公琴及諸侯還自沂上盟於魯陽曰大毋侵小後莊子會晉人盟於向尋陽之盟也先是邾人敗

伐魯南鄭魯諸侯之事弗能報秋莊子伐邾以報之切獻子

卒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伯同朝齊父文子忠於公室宿不

能字而改之莊子衛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莊子相之以為難

能 孟倍子名襲莊子之孫也事昭公初昭公如楚倍子從之鄭伯

勞於師之樂倍子為介不能相儀父楚不能去鄭勞倍子病之

反自楚乃講學曰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

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聖人有明德者若

不崩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僕沒必屬說與

何忌於夫子使事之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數淑

師事仲尼仲尼曰能備焉者君子也 柳氏泉曰三桓之有孟氏也自慶父始也慶父嘗殺公子般

矣又絞魯公開矣又亂哀姜矣慶父之賊不為天下大

慝乎乃其後若獻子之賢莊子之孝倍子之補過何其盛也

世之報施其美若彼儻子長所謂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累

穆叔名豹叔孫得臣之子叔牙之曾孫也事成公棄公初莊公







常馬不食粟可謂忠乎信說惠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與魯乎  
故季孫

鄒氏泉曰文子信多善矣過慶亦不少輩之役以蕭同叔子  
之故也又聽於人以成其功不可以言武少為立武宮非也  
歸公欲去二伯以張公室以襄仲故逐其子亦非也穆姜使  
擇美以自為親與頃葵文子取以進齊姜是虧姑以成嬖  
亦非也故君子交讓之雄然方齊人執行父於莒丘也魯之  
安危榮辱視此一舉乃魯記以行父之故而舍之遂與魯平  
其賡於諸侯之會遂矣然則魯當時以弱國當強晉之懷也  
可少行父執

臧信伯者公子廬也魯孝公子惠公弟於隱公為叔父誼信伯  
隱公將如棠觀魚信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  
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  
謂之執取材以彰物采謂之物不執不物是謂亂政亂政亟行  
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  
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華明貴賤辨等列順  
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  
於器則公不射而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畧用之資皂隸  
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  
之信伯稱疾不從信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弗敢忘莒之  
加一等

鄒氏泉曰隱公攝政諸大夫扳而立之當時從君於信如羽

父之徒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夫觀魚之舉慢棄國政遂窮  
遊此豈便百姓者耶君傷伯者可謂能忠言矣隱公不能用  
之而徒享其死何益哉宜其有鐘巫之及也

子家驪傲強魯莊之後以王父字為氏諡懿伯季平子之專國  
也鮮名諸大夫多怨之昭公亦憾平子及是季氏師氏御以  
聞難故相侵而滅氏御與季氏亦互囚其入故滅師氏以難告  
昭公公以告季家子對曰諱人以君從僇事若不克君受其名  
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面也  
弗聽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  
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季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季氏矣矣  
為之徒者衆矣日入隱作弗可知也弗聽於是叔孫氏之司馬

康帥徒以隔公圖孟氏亦執師昭伯殺之遂攻公徒公奔齊  
景公請殺季氏公喜季家子曰失魯而以季氏為臣誰與之立  
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齊侯饗公使宰獻而請安于家  
子乃以君出公晉居於乾侯晉召季平子使從荀息如乾侯  
平子請從君歸季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斃乎  
及昭公薨于乾侯叔孫成子迎公之喪季家子不見叔孫易幾  
而哭後亡去

鄒氏泉曰魯多公族之臣然自隱公入春秋以來子家驪為  
最賢矣宜與獻子等類為獻子易為子家子難何也周旋君  
祿險中也而且不見居於險人可不謂難哉方叔孫季孫使  
告之欲與從政也則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



觀昨敗知若從君者則我而出者入可也冠而出者行可也  
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遂亡言動  
若是其諸有德者乎使在聖門當不在閭下下矣

柳下惠者魯公族展氏名獲字季食無駭之子也舍食柳下蓋  
曰惠使事魯公僖公二十六年齊師侵我西鄙裂又伐我北鄙  
僖公使展喜犒師受命于僖以往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  
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舉成王  
賜太公之盟毋齒子孫無相害者以告之齊師乃還齊常攻魯  
以求岑鼎魯與之齊侯以為非也使告魯曰柳下惠以為是困  
請受之公請於惠惠對曰棄臣之信以危君之國亦臣之所難  
也公乃以其岑鼎進滅文仲使國人祭爰居舍曰海鳥至已不  
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柳下惠不仕於文公  
時大事於太廟于是夏父弗忌為宗伯躋僖公於閭公上僉曰  
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初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不去其  
妻曰吾聞之君子有三耻國無道而貴耻也國有道而賤耻也  
今當亂世三黜不去亦近耻也惠曰然油油之民將踊於害吾  
能已乎惠既死門人將諱之其妻曰將諱夫子之德邪則二三  
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有誠信無室屋衆從俗家耻救民謚  
曰惠之語於是門人遂從之以惠為諱云

鄒氏泉曰余讀孔子謂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又曰言中倫行  
中慮常疑其說之相反以為降志辱身之人烏觀所謂循義  
合人心者哉及觀其遺事而知孔子之言固有本也夫以

齊之疆大不屈於師而屈於惠之辭不信其君而信於惠之

言臧孫辰且識其諷已之言以為三策非中倫中慮惡能如  
是乎若其從俗救民而至于屈桑家耻殆孔子所謂降志辱  
身者也然則柳下惠非逸民也前逸民所以賢惠也亦以甚  
文仲也下柳下惠在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  
自正使食禄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  
魚者相不受受者曰謂君若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  
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  
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  
家婦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雖其貨乎

鄒氏泉曰按南宋武帝有詔云當職謹利興貨屢市者為官  
禁制而其臣謝莊復廢其意莊言曰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  
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詔否按莊去職實宜深弘夫以千  
載而下偏霸之臣於林之風軌猶有深慕焉乃史遷謂千乘  
之主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者豈自傷困乏不能自  
贖而矯為之言乎不然何崇貨殖與公儀子吳越也

鮑叔牙 管仲 晏子 杞梁 華周  
鮑叔牙者齊大夫公子小白傅也初齊襄公在位不恤國政鮑  
叔牙曰君使民慢亂特作矣遂奉小白奔莒及無知權難公子  
糾爭立小白乃自莒入齊是為桓公取子糾殺之管仲請囚鮑  
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繼其桓公自莒及於齊使鮑叔為宰鮑







賈卿也莊公以棠姜故崔杼弑之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君為已死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入哭三踊而出景公立崔杼慶封並相恐亂起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使使弑慶及慶氏敗公與晏子叩殿其扉六十弗受曰足欲亡無日矣不受殿却非惡富也惡失富也吳季札來聘見晏子相得甚惟說其納邑與政以免於難故晏子因陳桓子而納之晏子之宅近市公欲更諸嬰壇鄰之公笑曰子近市議賤乎於是公乃警刑有鬻踊者故對曰鬻賤職公以是省刑焉又晏子在齊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雖高陳晚之亂四族召晏子無所往公召之而高論編

卷三

後入公店謂晏子曰染丘據商款謂家人能事鬼神欲誅子祝史晏子曰祝有益也詎亦有損雖則善祝豈能勝億兆之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悅使有司寬政毀閣去禁薄飲已責晏子待於棠臺子備馳而造為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民不干民無爭心今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彗星見於國公欲禳之晏子曰天道不誦不貳其命君之何禳之安能勝衆怨乎公與晏子坐於路寢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子意謂在德晏子為言陳氏厚施於民後世若少墮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公

曰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時越石父將在縲綬晏子解左縛贈之後延為上客晏子之御意氣甚自得其妻恥之改為抑指晏子薦以為大夫晏子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妻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意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失中節命之曰仲卿仲卿者量以此三世顯名諸侯晏子卒陳乞遂高譏晏子之子園春高

太史公曰吾讀管子牧民山高東馬輕重九府論衡行及晏子春秋詳攷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攷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我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義不為無勇也耶雖時不付雖祿雖不啖雖難雖排至其謙說犯君之類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蘇氏子由曰管子以桓公霸然其家淫侈不能身臨禮義晏子之為人勇於義篤於禮管子蓋有愧焉然晏子事靈莊景公皆庸君功業不足道使晏子而得君如管仲之於桓公其所欲成當與卿子康比耳至於糾合諸侯振御夷狄未必能若管子也唐姚元崇宋璟皆中興賢相然元崇好權利事武后立於羣枉之中未嘗有一言犯之及事明皇帝時亦有所縱弛太廟棟毀巡遊東都以為無咎至於宋璟介冑獨立於



武后之在排丘權牌身危者數矣其於明皇帝亦未有取害之言故在元崇比晉仲環比景子或庶幾焉

把梁名華周還名齊大夫初莊公四年詩伐衛及晉為車五乘之賔殖與周皆不與殖耻之端而不食且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五乘之賔盡汝下失趣食乃行殖周同車待莊公伐衛朝歌以報平陰之役既還送襲莒門于且子公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二入下闕獲甲首三百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二人曰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他時遂載甲宿於莒却明日先遇莒子莒子重賂之請無死戰二人曰食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遂進闕

晉

狐偃 趙衰 趙武 士會 士燮 叔向 韓厥 魏絳

介子推

狐偃字子犯晉文公舅也晉獻公嬖驪姬驪姬既誅殺太子申生復諸二公子驪姬子犯表重耳出奔狄獻公卒里克殺驪姬

之子奚齊卑子使時輕入而納之重耳以告子犯子犯曰大喪大亂之制不可元也似驪姬納驪姬重耳出見使者而辭之已而秦穆公使公子繁吊重耳且告將立于犯執重耳辭曰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列其政有它志以辱君義秦人於是遂納公子夷吾是為惠公惠公之七年重耳去狄之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子犯與姜謀醉而道之及楚楚成王饗之送諸秦秦穆公以兵納之及河子犯以璧受重耳曰臣負鸞繼從君廼於天下臣罪多矣請由此亡重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此水後其壁於河遂濟入于晉師遂入于曲沃是為文公時王室有叔帶之亂襄王出居于鄭秦穆公師於河上將以納王狐偃言於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且大義

也雖文之業而信先於諸侯公為可矣公從之辭秦師而下吹於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入襄王于周王賜晉陽樊溫原櫟茅之田趙伐宋文公率齊秦之師以救宋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師三舍辭之所以報也趙伐宋楚有得報焉趙退乃退三舍楚象欲止子王不可也子王得師吹于城濮既戰太敗楚師子王死之脫離楚文公歸行賞首狐偃始文公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狐偃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出定襄王卿士職入勝利民懷生矣待用之狐偃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賞者不求豐焉公曰可知信狐偃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於於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伐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一戰而伯諸侯多子犯力也



趙襄子與諸公子之孫也其先造父事周穆王封於趙故  
以為氏驪姬之難成子從公子重耳出奔居狄後去狄適齊又  
過楚皆從晉惠卒秦穆公召公子於楚時納之成子從入秦稱  
公將事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襄之文也因使成  
子相禮又公既入定襄王受原而難其守問於辛人勃鞞對曰  
昔趙襄以盜殽從臣而弗食公乃以成子為原大夫公將蒐  
於被廩作三軍謀之帥成子曰帥穀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  
義之所也禮樂德之則起義利之本也公使帥穀將中軍以  
成子為卿師曰崇校自儀先軫有謀齊臣多聞甘可以為輔佐  
臣弗如也後狐毛將上軍平使成子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  
居之位軍也善車伐有善善軍有實能其官有實不可廢也乃  
滿篇  
使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襄三讓三讓則帥穀也帥穀其所以  
讓皆社稷之衛也發讓是發德也以成子之故竟於清原作五  
軍使成子將新上軍趙有新軍始此大抵文公反國及霸多出  
成子之謀

西山真氏曰狐偃趙襄晉文之以父師事之者也從亡十有  
九年其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聖賢修身治國之  
道二子蓋未嘗講也故其始伯也請王者之祿聞天子之邑  
勤天王之侍使二子嘗從事格心之學者以義理進其君詎  
至於是哉以行事考之推用人一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  
意其餘皆孔門之所羞言者也然自二人而觀則子與之言  
論風旨又非魯犯可及

趙文子武莊子朔之子盾之孫也選子為下軍將早卒趙嬰齊  
適於莊姬莊姬景公之婦也趙同趙括趙嬰齊子齊莊姬怨之  
諸於公曰同括將為亂景公却為殺公討趙氏殺同括文子從姬  
氏畜於公宮故免公以其田與祁至孫默言於公曰成季之勤  
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由韓公之  
文子始為卿超將上軍平公時代范宣子為政文子今薄諸侯  
之幣而重其禮諸侯悅之又楚令尹子木與合諸侯之大夫  
盟於宋弭兵也楚人乘甲文子不與戰後尋宋之盟會于號楚  
人欲先秋子木復襲甲馬和午謂文子曰楚重得志于晉晉之  
取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公大夫服  
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煩國家不罷民無謗諸  
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俱  
文子曰子木有所矯人之心式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于晉也  
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是難楚不為室諸侯貴之  
也則文子還然如不勝衣其言的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林  
晉國官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史記趙世家言屠岸賈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時韓厥  
告趙朔趙朔亡朔不聽賈逐攻趙氏於下宮殺朔及同括嬰齊  
朔妻晉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生武朔友人程嬰公孫杵  
臼以計脫武得嗣趙氏今按左傳景公三年朔方將下軍拒  
楚於邲十二年晉作六軍括始為卿十四年乃放嬰齊十七  
年揭作而武已生畜於公宮韓厥為言乃立武而復歸其四



其所紀皆有本末全故以趙武之事以春秋為正 論曰晉  
平公非賢君也文子福之八年能以禮與信結諸侯以無失  
伯文子死晉遂衰之不可無人也若是若文子年未五十  
老而語論此真西山所謂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  
學者耶

士武子魯字季食邑於趙及范故稱隨季或稱范季晉文公時  
城濮之戰武子少而與謀靈公失趙盾患之將諫武子曰諫  
而不入則莫之維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維之景公時楚莊王圍  
鄢已平拒子欲還武子曰吾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平之善政也  
蓋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始望軍而經武子獨有弱而昧者何  
必楚先穀不可乃以中軍佐齊晉師從之果敗於郟武子戚亦  
秋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堂受命平王宣  
定王季以殷燕問之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卻克之怒  
也既欲報之還請伐齊時武子將老召其子樊甥文曰樊乎吾  
聞之甚然以類者鮮易者難多君子之喜怒也以已亂也弗已  
必益之余特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乎爾爾從二三子惟欲乃  
請老卻欲子為政文子退朝而慕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素家  
庾辭於朝大夫莫之對也吾知三馬武子怒曰爾童子而三掩  
衆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卻子伐齊師勝而還  
文子後入武子問之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迎之先入必屬即  
司馬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士文子孺子叔士會之子也事景公驕公聘於魯言伐鄭魯人

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將獲之季孫桓使宣伯  
帥師會伐却晉楚遇於郟陵文子不欲戰卻至曰子見先君之  
事矣今我避楚又益耻也文子曰今三瀾服矣猶然敵楚而  
已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惧乎甲午晦楚晨  
嚴晉軍而陳軍吏患之士句樸之趙進曰塞井夷館陳于軍中  
而疏行首晉楚推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  
天也童子何知焉既戰敗楚師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勿諸  
臣不接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師使視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  
天益疾也難將作矣遂卒結成以公果欲去諸大大而立其左  
右先去三卻將殺樂書中行偃而不忍書偃遂弑公及其外嬖  
而立悼公

鄭氏泉曰趙文子與敵論晉大夫之賢者稱范武子  
論向名於晉武公子伯僑之後也伯僑之孫突為羊舌大夫因  
以為氏突生職佐初美為中軍尉生子四人長曰赤御鞅次  
曰勝次曰虎季曰鮒赤與勝皆賢而勝博識多文辭收虎以力  
娶于樂懷子樂懷子好施而多士范宣子畏而逐之殺虎并囚  
伯舉叔向於是初矣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叔向社稷之



國也猶將十世有之以勦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仕授不亦  
惑乎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  
不告免焉而朝宋向戌請弭兵晉楚會諸侯之大夫盟於宋已  
而宋公鯀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使叔  
向待言焉子木亦不能對子木歸以語王曰丘晉之伯也有叔  
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未可與爭也歸宣子如楚送女叔向  
為介王欲殺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辱其禮而歸之無何楚  
公子棄疾來聘報韓子也韓子之過楚也楚人弗逆棄疾及境  
公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辭辭我夷君何効辭公說乃送之平  
公之季年成虎郢之宮諸侯來賀歸而賦之皆有二心及昭公  
立叔向知晉德衰力不能救言於朝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  
商論  
並徵會於平丘齊人不可叔向明先王之制以告之摩人懼  
曰敬共以往遲速惟吾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  
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然後就盟邢侯與  
雍子爭鄆田久而無成時叔魚攝理以無咎之歸宣子命斷  
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侯殺叔  
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  
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則也蔽獄邢侯專殺已惡  
而累及為害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乃施邢侯而不隱叔  
子與叔魚於朝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  
義也夫初叔向娶中平臣氏臣氏傳云姬母曰甚矣必有甚惡  
將有大敗已而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謁姑視之及堂聞

井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非是莫喪羊舌氏矣及叔向卒晉  
人誅祁盈伯石黨於祁氏并及於楊羊舌氏絕卿師卿  
卿氏泉曰叔向事悼公平昭公習於禮而勇於義以直聞  
於諸侯雖不專任晉國而晉之執政趙文子韓宣子皆訪之  
而後行晉國賴焉迨其老也君弱臣強各營其私而不在諸  
侯叔向區區其間預縫其闕救敗而已其才不盡用也平丘  
之會齊人不服叔向詰之以禮威之以刑僅乃得之此足以  
觀其賢云  
歸獻子厥其曾祖萬曲沃莊伯之弟也萬封於韓原曰武子因  
以韓為氏趙盾言獻子靈公以為司馬秦晉戰於河曲盾使人  
以其衆車千行獻子戮之盾喜曰樂而不黨可以賀我矣召獻  
子而禮之厲公時獻子將下軍晉楚戰于鄆陵楚師敗績厲公  
歸而殺三卻樂書荀偃執公而召獻子辭曰二三子不能事君  
焉用厥也厲公遇弒竟免于亂悼公立獻子為政楚人伐宋宋  
來告急獻子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穩自來始也遂起  
師過於靡角之谷楚師畏之而還明年獻子帥諸侯之師伐鄭  
入其郭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  
晉師自鄆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於是復霸及獻子請老  
而前營為上卿栗馬以從政厥次子宣子起也長子無忌以廢  
病讓起故立之  
頌演蘇氏曰韓之先獻子厥最明然春秋之際諸侯之賢大  
夫如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與太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孤



事具趙武傳中為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予以為不然韓之先  
與晉同祖皆周武王之後也晉自文公伯諸侯至於八世猶未  
足以寬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  
衰姬姓復興有三國燕與韓魏皆據地千里后稷播種百穀以  
濟飢饉其報國當然哉

魏莊子絳武子雙之子武子之父曰畢萬畢公為之後也萬事  
獻公為大夫獻公賜之魏故以魏為氏絳初車悼公為中軍司  
馬公會諸侯盟於鷄澤公第揚于亂行也莊子魏其僕公怒將  
殺之莊子以書請曰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  
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不能致訓  
至于用越放歸死司寇將伏劍公跣而出親止之公於是絳  
為能以刑佐民矣又使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無終子嘉父因莊

子納虜豹之皮以請和諸戎公將拒之莊子廣說有窮后羿之  
失人與虞人之滅虜解罪輕職於國於是公好田故絳及  
之固言和戎有五利請因而撫之以專力諸夏公從之使絳盟  
諸戎備民事田以時行之期年國乃有節故三駕而楚不能與  
爭鋒之力也晉始服楚鄰人來平以歌鐘三肆女樂二人為賂  
公以樂之半賜絳曰此和戎之功也三讓乃受之魏氏始有金  
石之樂絳始佐下軍平公時遷將下軍

鄭氏泉曰魏莊子之事晉悼也母論其他即會諸侯一於戚  
二於城濮救陳三於鄆四於邢丘五於鹹六於相七成鄭厲  
卒八於平城九於蕭魚蓋九合矣故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

各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也由斯以言即桓公管仲所為  
赫於後世者不是過矣庶幾霸義乃公之卒也謹曰悼公  
疑之因考諸法曰肆行勞祀如年中原大曰悼公懼從虞  
卿之說曰悼公非肆行勞祀若也公之立也書曰賴宗廟  
大夫之靈荷奉祭祀敢不戰戰可不謂恐懼乎立年十四  
五年而悼公卒可不謂早夭乎以謹曰悼公蓋賢之也亦惜之

也使克永世以被其君臣之相遇於桓公管仲之熟何有哉  
介子推晉文公之微臣也文公出亡從者五人推與焉此文公  
友國至河欲祀精亡歸中公文公與盟時推從在舡中笑曰天  
實開公子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若與同  
位乃自隱渡河文公新立當從亡者未至推推亦不言禰祿亦  
不及推曰獻公有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

絕晉非君誰立熒占二子以為己功不亦誣乎下義其罪上  
實其姦難與處矣其母曰盡亦求死誰慰推曰尤而效之罪  
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  
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是求顯也母曰能如此乎與汝偕隱至  
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  
已上天四蛇各入其守一蛇獨然然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  
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憐憫勸勉然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

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緜上山中對  
之以為介推田獵介山曰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鄭氏泉曰聞之不行者誰行牧園則從亡之功可少之哉



顏君功之道賞及之則受之可也賞不及之則聽之可也焉  
用險也如介子推之所為無論其心即其母氏之言宮門之  
書夫亦不免幾微融缺者歟然不悉能天之功以為已力至  
終其身不見亦可以懷當時之要市於君者若文公之處介  
子雖謂之善補過可也

尚論編

卷三

尚論編卷之四

古吳常熟閻谷間人崑山黎象子靜甫輯

鄭子產子皮

子產者公孫僑也為鄭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發之字曰子國  
亦鄭之良大夫也鄭簡公初年子產尚少鄭人欲煩子晉使子  
國子耳使發復公子發國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  
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晉楚爭鄭必自是始鄭非寧矣先是子  
朝瑩公繁公不禮子駟起使射人殺瑩公及是子駟相欲自立  
為君公子子孔使計止殺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立為君子產  
曰子駟為不可諫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  
而相簡公子孔富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于已黎弗願持誅之  
子產止之曰黎怒難犯舉故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  
如焚書以安黎乃焚書於倉門之外已而子孔專簡公誅之而  
以子產為卿晉人來啟朝子產辭而却之及范宣子為政諸侯  
之幣重子產寓書子西以告宣子曰國家非無賄之患而無今  
名之難今名德之與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勝乎  
宣子說乃輕幣簡公以八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  
先八邑賜子產次駟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  
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位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當禮且  
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子晉攻伯有逐之子產與之盟而撫  
之伯有死子產枕之股而哭之飲而殯之子駟氏欲攻子產子  
皮怨曰叔有禮必有禍乃止子產為政使鄭人有事上下有服



田有封山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恭儉者因而覽之豐泰特祭謂田馬弗許豐泰然退而徵便子產奔晉傳子皮止之歸而還卷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後之及其田里及其入焉公孫墨將作亂子產數其三罪而戮之尸諸周氏之櫬故諸大夫皆畏而愛之從政一年與人福之曰取我衣冠而櫛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執殺子產吾其興之及三年又請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子產相公如晉晉侯以膏衰故宋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且有辭以答士句晉於是築諸侯之館卿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鯀鄉校何如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后之何歟之子皮歎

卷四

使尹何為邑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也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皮以為忠故交政為晉侯有疾使子產如晉野且問疾晉人以雲泥墓船為問子產對之辭而實也神聖晉侯聞之曰傳物君子也厚為之禮子產為政擇能而使之焉簡子能斷大刑子太叔展為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子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又吾子解今裨諲能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有鄰國特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今與裨諲來以通野使諲可否而告焉簡子使辭之事成乃段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諸侯辭有敗事子產及事簡公定公獻公聲公將死戒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德能寬服

人其次莫如猛反太叔為政不忍猛鄰國多盜取人於崔符之僕太叔悔之孔子兄事子產問子產卒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西山真氏曰子產為卿於鄭歷事四公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為矣子產於此從容回輟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然根之雖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除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產逐三害元惡宋大姓弔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苛徇其求故終其身免于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為強矣其所為惟作丘賦刑書之見謀當立自餘無不合於禮

卷四

者然大人格心之禁則未之聞焉蓋其所第四公皆庸主不足與進耶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推斷人物為職者當觀法焉  
郭氏象曰子產信君子哉綜之善因事而行義實猛無常低昂屢變惟義所在如星字於大辰不肯用確鑿玉璫龍關於時門不從國人請祟真不惑於機祥矣乃彘有介而行言將殺叔帶與賊則為之立良止而并立公孫洩以總之數之物理參之人情事多類此義也夫  
子皮者平虎也子展之子初子展如晉叔向曰後亡者也儉而一子皮嗣為卿林是卿錢而未及季子皮以子展之命續國人



衆戶一鐘是以得鄰國之民乎氏常掌國政爲主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義國之望也子皮外寬內明好善而能擇故於國最愛子產又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侯族大難多不可爲也子皮曰產率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不能事大國乃寬子皮如齊娶于子尾氏娶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氏之主也子皮卒子產歸自晉未至聞之哭且曰吾已矣焉焉爲善矣惟夫子知我者也

柳氏泉曰子產時國多大族有欲害子產者子皮嘗柳之子產欲行則子皮止之子皮爲政事無大小聽子產而後行而子產當國亦猶子皮之輔以無梗故君子曰子產相鄭諸侯親民靜國安子皮之由也彼惟恐人之得政而相傾產者親此可愧哉

史魚 魯俞

衛蘧伯玉 史魚 魯俞  
蘧伯玉名瑗事靈公孫林父之如戚也其子蒯聵公欲公使師曹公諱歌巧言之卒章林父懼其不允必又將操出公語伯玉伯玉曰吾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爾知金立遂從近聞出既而從之賜公時獻公使告寡寡寡善其納之告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放聞其入又從近聞出靈公嘗與夫人夜車登至闕而止過闕便有禁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夫人曰伯玉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敏於事上此其人必

於是靈公退彌子瑕而用伯玉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黯往觀之黯還曰蘧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發兵不出震於使伯玉之楚楚公公子晉林嬖上伯玉爲執車子晉曰吾聞古士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國可得而託耶伯玉曰託受命既致使昭王因問士伯玉曰楚多士而不用昭王曰何也伯玉曰子胥生於楚楚之兵兵相之餐兵攻楚楚平王之憾是吳晉用之餐黃生於楚楚之晉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洽遺城郭不開是晉善用之今楚之來達子晉於職上又持行矣子楚昭王也子晉而還之伯玉篤行慎德老而不倦其稱曰君子之人遠故親其善而知其工之巧觀其藝而知其人之知故君子慎其所與人者記禮者取之

史魚名 鮒字子魚

靈公之時

五

任事子魚患之數諫靈公不聽子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比堂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置尸比堂於我畢矣其子從之子魚死公往吊慙而問焉其子具以父言對公感然易容曰是家人之過也夫子生則欲進辭而退不肯死且不憚不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爲卿退彌子瑕從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

齊武子名俞莊子連之子也晉文特使曹假道於衛成公弗許晉師自河濟侵曹遂伐衛晉齊盟欽孟成公請盟晉人拒之公欲與楚國人不敢出其君以說於晉公出居於棄牛武子貌



大夫元咺奉公弟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于公曰立叔武與咺子庸從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晉人以叔武故使公武子與衛人盟於寗澤曰自今盟以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戴公先期入前驅設校叔武元咺以叔武之元也出奔晉以訟於晉侯武子為輔公與元咺訟不勝晉人執公歸於京師實諸深室武子職納橐緡為元咺歸於衛立公子瑕晉侯使醫衍配公武子貨醫使薄其誡不死曾為請晉歸公使武子聘魯侯與之宴為賦湛湛及彤弓不辭亦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以為此天子所以樂諸侯學報宴也其鼓千大禮以自取戾魯人服之

史魚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而武子之愚夫子亦以為不可

及蓋皆所謂往稷之衛者非耶竄之愚史之直皆伯王之所能而不為也然則君子固貴達變與

宋 樂喜

樂喜字子罕戴公之子公子衍之後也事平公樂驪以弓括韋弱於朝公見而逐之子罕時為司城亦逐樂驪射子罕之門喜善之如初皇國父為公築臺於城東放子罕請侯農公弗許築者詭曰譚門之晉實與我役邑中之野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勑者曰吾憐小人皆有閭閻之辟燥濕寒暑令吾君為一室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譚者乃止或

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向戌會諸侯議弭兵雖歸而請賞之與之邑六十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典亂人以廢廢與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廢諸侯而又求賞乎削其書而投之成懼辭邑宋人或得王獻諸子罕子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典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獻王者稽首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其里使至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泉機載記云晉人欲伐宋使人覲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入而哭之萊觀宋者及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哭之

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宋國乎凡民有欲

葡葡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由斯以言則當時

諸侯共諫魚石而歸彭城於宋與其相晉美之兵者獨向成

之功乎哉

秦 百里奚 用孟明視子襄叔

百里奚虞人也少時家甚貧流落不偶出將以干諸侯久之不

返其妻無以自給乃西入秦為傭婦遂與奚相失後奚歸虞事

虞公為大夫及晉獻公伐虢般適意在併虞宮之奇諫奚曰是

不可以不諫也奚曰貪賄玩寇公盍不可與言者也奇曰然則

將遂已乎奚曰子盡子心吾行吾志耳及晉伐虢遂成虞虢虞

公及奚以歸此後史記與孟明視子襄叔

晉太子申生姊穆姬適秦穆公



將以奚為勝美耻之亡秦走宛楚師人執之穆公聞奚賢欲置  
賂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百里奚晉賸臣也請以五段  
羊皮贖之楚人遂與之時秦年七十餘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  
以亡國之臣辭固問語三日穆公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段大  
夫晉饑使乞糴於秦公問奚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  
隣道也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涇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奚相秦凡三置晉君一拔荆禍巴人致貢八戎咸服戎王遣由  
余款關請見皆穆公用奚之由也其勸勵自昔勞不坐求暑不  
振蓋行於國中未嘗從車騎操干戈及其死也秦國男女流涕  
童子不歌謠耆者不相杵臼子曰孟明視為政於秦樂晉師敗  
於殽諸大夫請殺之穆公罪已後使為政既而率師伐晉濟河  
焚舟取王官及邠晉人畏秦不敢出穆公自茅津濟河封殽尸  
而還遂伯西戎論者以為孟明之力也  
秦初與百里奚相交善秦穆公得奚授以國政奚諫曰臣不  
及交秦叔臣嘗欲事齊君無知周王子頽亦嘗欲用臣已而齊  
公再用其言得脫於難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時穆公乃  
使人厚幣迎秦叔以為上大夫卿人杞子黃郢於秦曰我主上  
城門卿可襲也穆公訪諸秦叔秦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  
且師行千里其誰不知穆公曰吾已決矣遂發兵使孟明視點  
孫西乞術瑤叔及白乙丙將兵至滑以鄭賁人獻牛故三將相  
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咸滑滑晉之邊邑也晉原  
駘言曰秦遠秦叔而以貪動民天奉我也晉賁亦怨秦賊我

孤因喪破我滑音滑晉文公遂里襄經發兵大敗秦師於殽復虜  
三帥以歸文嬴以三帥為請欲嫁公如乃釋之穆公素服卻次  
霸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皆孟明孤之  
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青掩大德後作秦晉盟誓不用蹇  
叔也  
泉按史記方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之將兵行也百里奚蹇  
叔二人哭之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且哭吾軍何也二老  
曰臣非敢阻君軍軍行臣子與往還還則相見故  
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於殽蹇叔夫見其師之  
必敗以告其子而不以情告君又為兒女子哭泣戀戀之態  
何為者耶故君子謂蹇叔之敗百里奚蹇叔亦有罪焉不然豈  
乘機合之怨二子亦有難於犯顏者耶其視孫叔敖之諫楚  
王伐晉不達遠矣王時與師伐晉曰敢諫者見子孫不問  
收爾爾之畏對其子有  
楚 左史倚相 石奢 孫叔敖 申包胥 觀射父  
子文名穀於菟父伯比羊姓若救熊養之後也以邑為氏初若  
叔穀於卯生伯比若故卒從母焉於卯通於卯子之女生子文  
夫人使孺諸舍中虎乳之卯子曰見而收之卯曰豈楚人謂虎  
於菟謂乳穀故名成王時闕般殺令尹子元使子文為令尹子  
文以楚之多故也自毀其家以紓國難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  
廉勤於社稷子文帥師伐楚其後隨以漢東諸侯援楚子文鄭



師伐之取成而還會得臣即子伐陳取焦夷及陳頓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乎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故遂相之齊論魯公即叔伯也初子文為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釋之子文之族也廷理之曰凡立廷理所以司法也吾族之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於國也執國之政而以私聞與其生以無義不若死而已廷理懼而刑之子文為令尹四十年繒帛之衣以朝庶表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棖以羞子文子文辭而逃之王止而後復或謂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勸民以自強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避富也南齊書

第子良為司馬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龍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子良不可子文以為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無及於難及子文子鬬般為令尹越椒與鬬實諧般殺之而居其位既又惡鬬實殺之遂時攻王王與戰於臯澨敗遂滅若敖氏子文之孫歲尹克黃使鬬齊還及宋聞亂歸援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敗命曰生其子孫當昭王時為鄭公孫叔敖一名為艾稱焉買之子羊姓坤胃之後蓬蓬食邑林澤故以命氏初鬬實殺孫叔敖鬬於民間不仕令尹虞丘子言於王曰臣之尸祿久妨賢能能知罪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多能其性無欲可授以政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為令

尹官畢至有狐丘丈人者鹿水自冠最後來且吊語以三患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取益廉曰吾可以免於患乎丈人曰善此言也叔敖相楚三月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績禁止吏無私刑盜賊不起民各得所王以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官去其業叔敖聞市令之言請復如故王欲高車駟馬使將下令叔敖曰今數下民不知所從請教閭里高其相門門居半成民君臣不合國是不定更禁放射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輔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禍國驕士民叔敖之相楚也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被殺羊之裘懷將死戒其子曰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利地人之所欲也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叔敖死其子貧甚王卒聽優孟之言以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而請寢丘馬王與之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絕云

鄉氏泉曰子文叔敖之大節何其相類也魯論言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循吏傳謂叔敖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足以當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其於功名之際大畧同矣至其深自挹損而不忍自殖以邀死賊其子以無受利地取予之致亦較若一焉彼其所見者大而不所慮者遠也世有介介於得失而以驕倨自欺或醜子孫以



必爭之害者其知何不運二子耶

申包胥楚大夫也事平王昭王惠王與伍員交誼名昭平王信費無忌害申包胥之謀而殺奢與向也員將奔吳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膏肓之不得乃抵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怨不已甚乎子故平王之臣親比於面而許之命至於修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乃走乞秦師秦不許包胥聚衆聚勝立倚於庭牆而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秦沉湎不恤國事聞而憐之為之賦無衣包胥九頓首而秦師出而秦乃出師包胥以秦師至楚大敗吳師楚子入於郢王實之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寔矣又何求遂逃賞惠王時包胥出於越越王問曰吳可伐耶包胥辭曰不知王固請乃問越王所以與之戰者越王言所以報員而與戰者包胥曰皆未可以戰也大戰之道知為之始以仁次之以勇斷之於楚越王召五大夫曰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

申包胥命以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川僕遠是謂絕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為二精天地民又四時之勝為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十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畷穀者何也對曰民之微百官五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姓有微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億萬為萬官官有十醜為億醜天子之田九畷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又讀於死矣適竟得志豈所謂天定亦能勝人者耶誠也

左史尚相世為左氏故以官稱尚相管廷見申公子靈子靈不出左史訪之舉伯以告子靈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誘我尚相曰雅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微子若子方壯能經當百事尚相持奔走承命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因舉衛氏



公之自微與同文王不取駭告之且曰子昔常爾楚其  
執子鹽曰老之過也乃釋見左史司馬子期款以其妾為內子  
訪之所謂相曰吾有妾而思欲奔之辭曰好可乎對曰昔先大夫  
子襲遠玉之謫謫王而結其狀狀子夕嗜美子木無有羊饋  
而無美應君子曰遠而道殺陽吃受子父之勞也而擊飲馬以  
擊林鄭羊尸而從靈王之欲以附於乾紀君子曰從而逆君子  
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惟道之從大子木能違若放之欲  
以之肯而去受驚子經楚國而欲薦其以干之以其妻其  
其可乎子期少止

鄭公宋曰觀射父之對昭王也信辭而情矣過而相聞折招  
之詩而子期亦能教之以所不知何哉然王係國之折簡  
子獨當此二贊足以發晉人之謀矣蔡哀公之言曰楚雖無  
直有臣若足可與行乎余於觀射父尚相亦云

石督者楚昭王相也楚有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奪  
退之乃其父也繼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  
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察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  
追而不及不當伐罪子其治事矣石督曰不殺其父非孝子也  
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  
受自劍而死

鄒氏泉曰昭王之時楚國亦多故矣石督為之相而行事無  
聞且左國古史記楚事咸無其人獨史記據昌覽而列之於  
循史皆以養奉職循理自身始即余以為養職其父可以死

故於王可以無死乃竟死義獨行之傳與太史公以為楚昭  
召立錄此過矣

吳 季札 伍員

季札者吳王壽夢之少子也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  
祭次曰餘昧次季札於壽夢之世也諸樊不可不立諸樊諸樊  
既除喪以父命讓季札曰札雖下才願附於城以無失節  
情內立之重其室而排之舍之諸樊以既卒自命從弟餘祭欲  
傳以父命故同於札而上而札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及  
餘祭卒而札立既與時季札既見札讓逃去於是吳公之餘昧  
之子為王諸樊之子先曰先君不與子國而與弟首先為季  
子耳季子即不受國先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先當立於是使專

諸刺條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季子時受條命使於晉以規諸  
侯之變及是至曰荀先君無廢祀氏人無廢王社稷有奉國家  
無傾乃吾君也吾雖敢怨復命矣僚襲復位而待初餘祭嘗使  
札聘於魯請項圍樂為歌周南召南歌即鄒衛歌大夏舞招  
歌秦歌觀唐歌二雅歌頌舜南宮師師衛歌大夏舞招  
札皆有辭條得衆衆之情焉去晉遂使齊說吳平仲令速納也  
與政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知舊交曰子為政慎  
之以札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遂緩史向史納公子則公收發  
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伯於戚聞鐘聲而  
痛其女子也曰恨猶不足而又何樂君又在嚙而可以樂乎  
衛公遂去之女子聞之終身不曉琴瑟通晉說女子或宣子







妾夫產時許之貞諫曰越王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勝勞  
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乎先而弗取人特許之遺天而長  
絕讐後雖悔之弗可及已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髮而十  
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夫產特為魯伐齊勾踐軍其  
眾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吳人皆喜負竊恨曰是蔡吳也夫諫  
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王不先越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  
伐齊後使子胥於齊負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報王太宰嚭固  
諫之曰負恨其計不用常與怨望此起禍不能順王早圖之  
王使賜之屬鏤之劍以子以此死負仰天嘆曰樹石墓廣橫可  
材也吳其亡乎此後越王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真  
尸以賜夷軍浮之江中中鮑氏取吳人傳之為立祠江上命  
曰胥山吳王既誅員達伐齊大敗齊師十四年會諸侯于黃池  
越八年二十三年而越卒滅吳云

大史公曰悲勝之於人甚矣哉王若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  
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雖小義當大耻者  
奢於後世悲夫方子胥寤於江上道乞食志甚當頃更忘耶  
耶故隱忍就功非烈丈夫孰能致此  
類濱蘇氏曰伍員以父兄之怨破楚入郢鞭平王之尸皆皆  
憐其志多其材然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員至  
舊君以逞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獲其軀豈非天哉  
楊氏猶吉曰子胥於父兄親也於平王尊也臣與子同也一  
恨人殺其父兄則是雙也也以君殺之非罪則有命焉是不幸

也非譽也故於父兄也有痛而已矣於君也有恨而已矣  
然國而從之又引兵而伐之又至入郢而鞭平王之尸何也  
吳也以此志而許於楚也似者而進吳無功而楚有罪者其  
范蠡  
范蠡本南陽人家於越初謀工人計然博學無所不通尤善其  
算南遊於越蠡師事之得其術以事越王勾踐吳王夫差將伐  
越以報國釐之怨勾踐謀以兵先之蠡諫曰臣聞持盈者與天  
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  
勿為人害人事不起勿為人始今君王未盈而盛天時不至而  
欲先之必災於王身王弗聽蠡復以陰謀逆德好用兵器不利  
蠡陳之其說曰夫越王不聽臣言而欲先之必災於王身王弗聽  
蠡又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散勾踐以餘兵五千據  
於會稽召蠡大夫種而謝之蠡請早詳厚禮以事之不可而身  
與之市王乃使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不許乃復使大夫種往  
賂太宰嚭因請委管帶備國家以身隨之吳王乃許成撤兵歸  
勾踐既反國將使蠡為政蠡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  
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種不如蠡乃使種守而蠡為質於吳三年  
而吳人歸之居四年民有三年之粟國之父兄請報吳王召蠡  
而問之者三蠡皆曰王姑待之蓋入三年所矣王又召蠡而問  
曰蠡暇矣奈何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請之乃大張兵伐吳  
吳師敗遂殺吳太子時吳王方會諸侯於黃池精兵皆從故越  
易勝吳王反自會軍禮請成越自度亦未能即滅吳乃與吳平  
其後四年復伐吳大破其師臥而留圍之復拔吳王於會稽之



山吳王使人請成益恭謹曰孤臣大是亦欲如會稽般祇恨之罪勾踐欲許之蠡曰二十年而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勾踐曰吾欲勿許而不忍其使者壯也蠡乃左提鼓右促抱以應使者曰王已屬政於執事而使者去不者曰得罪吳使者而而去勾踐溝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而東以自家居之吳王謝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吳滅當是時越兵橫行于江淮東諸侯卑躬號稱伯土而蠡厲上將軍自威吳又國至五湖為書辭勾踐不許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某其幣賄珠王自與其私使鬻東舟浮海以行然不及於是勾踐去奔齊山以為范蠡秦邑蠡子海出齊愛姓名自謂鴟夷子皮一徙成名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卷四

卿氏泉曰蘇東波氏言范蠡知勾踐可與共患難則為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棄之浮江湖如去仇讎使君臣免於惡名誠賢之矣乃顧頤氏則謂以蠡之賢何至排於頤頤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復積以為好貨之心終不能自放至亦比之鳥喙謂其人也蠡之請越蓋嗤之也余以為蠡知者也惟智故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賤而貴可貧而富春秋以來用舍進退如蠡子而不能料莊生之卒殺其子能料長子之必殺仲子而卒不遺少子遺長子則人之智固有不能盡用者耶不然何工於謀君而拙於謀子也

曹子臧

曹子臧者名欣時曹宣公之庶子也宣公時宣公會齊伐蔡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負芻野戰守使子臧屯宣公之喪於負芻故其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諸侯皆討之曹人以其殺之勞請侯他年冬宣公既葬子臧王義成公特出奔國人聞之亦道相率從子臧以行成公乃其自其罪且請留焉於子臧乃交而致其邑明年成公會諸侯同盟於臧侯約之以歸於國諸侯皆賢子臧請於晉晉見子臧於周而宣公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聖達斷交守節下夫師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曹人請於晉曰我欲君以亡曹國杜援之鎮公子臧于是大喪曹也君惟不遵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樂邑於是晉侯謂曹人曰子臧父吾歸而君子臧不得已乃從歸於曹以待晉命既而晉人復請於周以反成公子臧於是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卷四

卿氏泉曰蘇子由言高子臧之義欲為其行事而子臧更國而致邑事不復見蓋惜之也余以為子臧信賢者矣豈必見其行事哉子臧之子會常以事許曹公掉出次於鄭以待命久而不召遂自剄出奔宋春秋書曰曹公孫會自剄出奔宋所以未其賢者之後而有禮於去國也嗚呼此足以觀子臧矣

季梁

季梁者隨之賢臣也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謂其人也關伯以言於楚子曰少師侈請嚴師



以張之熊率且曰李梁在河蓋伯比曰以為後苗少師得其君  
王鼓軍而納少師從少師歸請進楚師隨侯得許之季梁  
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藏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  
大也小道大術所謂適志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視  
史正辭信也今民競而君是欲悅史矯譽以察臣不知其可也  
君姑脩政而觀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及少師有寵楚歸伯比曰可矣雖有棄下可失也越二年楚子  
合諸侯會諸侯於沫蓀黃隨不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  
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  
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杜君必杜  
無與王遇且攻其右無良馬必敗偏敗衆乃搗矣少師曰不當  
王非敵也弗從戰於遂杞隨師敗績隨侯還開舟獲其武右少  
師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伯比曰天去其疾矣燭耀隨未可克  
也乃盟而還

鄭氏采曰方楚之自立為王而欲以兵觀中國之政也此與  
設其視漢東之隨可撫而有矣乃其伐隨也蓋師之謀以一  
季梁之在而阻脩政之舉以少師之獲而成然則實不實  
之用捨固敵之所向以興亡我者而可無作



尚論編卷之五

古吳常熟閻谷間人嶧山鄒魯家靜軒輯著

戰國

趙

荀卿

虞卿

蘭相如

荀卿趙人名況時人相尊號之曰卿荀子書曰諒卿者漢人避  
宣帝諱也嘗與臨武君慎論兵於趙孝成王明言兵要在於附  
民又言為將之道有六術五權三至而威之以奉敵雖聯終之  
以王者之軍制臨武君善之陳思問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  
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  
奪也荀卿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  
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况年五  
十始來遊學於齊時田駢之屬皆已死而荀卿最為老師齊  
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禮記必祭飲酒  
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家蘭陵李斯其弟子也荀卿  
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漢  
序列者數萬言而卒於蘭陵

東城蘇氏曰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楚滅其書大變古  
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  
後知李斯之可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是怪也荀卿者



言為異說而不謙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  
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天下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  
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眾也仁人義士  
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非天性也竟齊偽也彼李斯  
者見其師所說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  
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亦不知其禍之至於  
此也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蓋其高談  
異論有以激之也

鄒氏泉曰戰國時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子髡慎到  
環淵接子田駟騶奭之徒各著書以干世主而齊復開第康  
莊之衢致天下士大都諸子之言迂闊闊辨文具難施於齊  
尚論錄

人有談天雕龍炙轂過之類此等之類齊之騶奭騶  
此何以當於世哉乃荀卿能明王道述禮樂而論兵應以仁  
義為本其視騶衍之偽又何啻霄壤哉若其所以論性論子  
思孟軻者特識不到耳未可謂其極偏駁也唐楊倞以為荀  
卿之書非徒諸子之言此論極公試取其三十二篇玩之自  
得

虞卿者史記以為遊說士也躡蹠躡蹠擔簦術說趙孝成王一  
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秦趙戰  
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樓昌請發重使為趙謀曰虞卿曰制  
機者在秦請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秦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  
如此則始乃可為也王不聽發卿來入秦絲不肯請長平大敗

澤園即卿為天下笑秦既解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  
割六縣而請和虞卿曰此自盡之術也其勢必無趙矣臣請以  
六城略齊并力而擊秦秦臣見秦之及媾於王也王因使虞卿東  
見齊王與之謀秦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項下而魏請為從  
王以虞卿言從之時秦昭王以范雎政欲為之報仇求魏相魏  
齊而殺之魏齊亡走趙休平臣秦召平臣信陵君信陵君  
齊夜出見虞卿虞卿解相印與齊間道之信陵君信陵君  
難之齊怒自劉死虞卿困於大梁乃急書上樛秦秋下觀近世  
曰節義憤號揭厲政謀凡八篇以刺諸國家符失世傳之曰虞  
氏春秋

鄒氏泉曰戰國遊說之士皆歷抵諸侯以干寵獨虞卿終始  
尚論錄

事趙專持從說廢棄仲連之意焉至相相印棄萬戶侯以趙  
魏齊之急亦有義俠之風非獨策士也乃卒以此困於大梁  
大史公有言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于後世然則士  
固不當以窮愁自廢哉

蘭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有和氏璧秦昭王  
遣書願以十五城請易之趙求人可使報秦者賢屬相如相如  
奉璧入秦秦王無意償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  
如曰臣頭今與璧俱碎于柱矣因給王齋五日而後上璧乃使  
從者懷璧從從道亡歸璧於趙趙則請就湯鑊秦王卒禮而歸  
之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并相如為上大夫及秦王  
與趙王會渾池相如從秦王令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魏



趙泰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之  
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有加于趙由是趙王以相如  
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見相如必得之相如  
聞為屈之於是舍人諫曰廉君宣言而君畏之何也相如  
曰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內相與相  
謝罪卒與為刎頸交謝罪無嫌也  
大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相如引璧視  
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為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敗發相如一  
奮其氣威信於敵國退而讓頗名重泰山其處知勇可謂兼  
之矣

西門豹

西門豹者魏文侯時鄴令也初令鄴會長老問民所疾苦長老  
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窮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建常歲賦  
歛百姓收錢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視巫共其  
餘錢家有好事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因貧  
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詰河伯娶婦縣賦  
肥陂機鑿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幸來告語之皆曰詣至  
其持豹往會河上視之顧謂三老巫祝曰是女子不好煩太巫  
嫗為入報河伯得要求好女後日送之即投巫嫗于河中又三  
投弟子趣之婦好秋姓又謂弟子不能白事復詣老河中  
步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即發民鑿十二  
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後民人得水利家以富足史云西門

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以為賢大夫云  
鄒氏泉曰為河伯娶婦鄴之患所從來久遠矣巫不投則妖  
不請其術而未仁不知便宜行事以杜民患不可謂滑稽即  
不君陳子亢之止殉葬為行之巧然其仁鄴之民者大於  
不殺巫矣乃其後巫後即鑿十二渠若事亦相開滑稽徒沉巫  
不洩水矣後有河患即娶婦之事復起則是復也除害破惑  
兼之矣論者以此為西門豹政本而讓漢氏亦以豹為循吏  
蓋先得余意云

韓非

韓非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于韓昭侯昭侯用為相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于韓昭侯昭侯用為相  
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然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新序云申  
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以督臣下其言深刻故號曰術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  
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固以為不  
如非非見韓之國弱數以害于韓王韓王不能圖振憂非廢  
國不務脩明其法制非直不吝於邪枉之臣親往者得失之  
變作孤憤為作不五篇韓非之內外諸論直利也卿卿  
變作孤憤為作不五篇韓非之內外諸論直利也卿卿  
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閒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驚權論其辨  
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權則以為害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適



之此謠傳文則多而久之多端故言順事陳意則曰恬憚而不盡屬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僭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其言切事情大率類此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過遣非使秦非因上書秦王欲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秦王悅之不信用李斯姚賈等之毀之曰韓非終為韓不為秦也今王不用父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秦王下之吏李斯使人醢殺之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而卒不能自說史遷悲之

鄒氏泉曰太史公言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

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東坡蘇氏廣其說曰老莊論仁義禮樂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野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老莊之後其端為申韓是也其言豈不誠然乎哉顧老子所貴無為莊子放論要歸自然彼固各行其說亦自名家善用之者約軼術事運欲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此其效也若申韓者精未精其術而不善用之耳豈老莊之罪哉故余以為論人者亦勿為唯黃之申韓可也

齊魯仲連 王燭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異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

常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秦主使白起大破趙長平之軍秦兵遂圍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陽陰不進魏王使新垣衍間入邯鄲平原君請趙王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未有所決魯仲連因平原君見衍曰所為見先生者欲以助趙也因言秦頌帝之害已又言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將軍又何以得故龍乎衍起拜謝曰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會魏公子無忌率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去於是平原君欲封晉連使者三終不肯受復置酒以千金為晉連壽晉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商賈之事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

齊田單攻聊城敵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大畧言燕國敵而禍多民無所歸心為公計者不如全軍甲以報于燕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歎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乃自殺聊城亂單遂屠聊城而魯連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詎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鄒氏泉曰曰戰國游談之士非從即衡說行交合而寵祿附之故事不厭詭詐爭走於利魯仲連辯過秦氣凌危衍而縱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潰堤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



王獨齊人也初燕之破齊師謝燕而長驅入齊也聞畫邑人王獨齊令軍中曰環書邑三十里無入以王獨之故已而使入曰十不聽吾引三軍而屠書也王獨曰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人哀之曰王獨市人也義不化而於燕況在臣食祿者乎乃相與如魯求得王于法卓立之見為義王曰初得王出介保莒城及洮函殺得王於莒吾人求得王于法章得之太史錄之家此也

齊氏泉曰余上紀王獨事因史記也夫以齊之有君無君係一布不其推獨者至矣豈可盡謂太史公之退節義乎

楚 屈原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賦詠諷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屈原人則與王面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為憲令原屬草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原不與因諂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言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平其後王為秦張儀所給秦商於之地輕與齊絕及不得地而與楚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俄至楚又以計釋去屈原時平既疏不復在位使

於願反結願於此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追之則不及矣秦昭王欲與懷王會趙趙王欲行平曰秦虎狼之心不可信也依王和于蘭勸王行王卒行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王竟死於秦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平雖廢不用而願楚國繫心懷王故憂楚幽思而作離騷離騷一篇之中三致志焉離騷離騷賦離騷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原至江濱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蹇蹇蹇蹇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而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皆祖屈原之從宋玉辭今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太史公曰屈原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騷賦等賦時賦賦以見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清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節員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質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索自牖渥渥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清涼塵埃之外不復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又曰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即身客死於秦為







其四朕積之嗣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上謂諫王使謂之曰若不見大諫而下者即對曰天有二十八宿死者二十七人臣固欲誦其數耳非畏死者也王大怒曰趣召廷客之是安得猶關下其王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耶車裂假父索撲二弟還母於難殘戮諫上禁制之行不至於是矣今天下聞之盡瓦解而秦者臣竊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自按之曰先生起就末今願受事乃爵之上卿王自駕虛左方性迎太后歸於咸陽復為母子如初

鄒氏泉曰太后亂行非母也廢政幽母非手也即骨肉之恩再續廷諍之路復存其事何足道為獨茅焦之諫有足壯者

方政之遷太后於雍也諫而積於庭者且二十七人矣其時忠赤之士囚氣鎖詞號敢諫者茅焦乃能獨奮勇氣諍諍造廷折其數夫從容伏質其視虎狼之政鼎鑊之烹若無有然可不謂難哉所不誦者假父二弟正秦國之大僇而特并以此為辭假今秦王緣此而益怒其母也佳又何說乎然則焦亦傳而售耳彼陳轅謂焦言也氣雄名彰事立為賢於龍逢比干之諫桀紂徒自弄聲振詞而又身不免事不立者嗚呼成敗胡可以論人也

尚論編卷之六

古吳常熟閻谷間人崢嶸泉子靜甫輯著

西漢

蕭何 曹參 張良 陳平 王陵

周勃 樊噲 周昌 陸賈 劉敬

叔孫通 申屠嘉 賈誼 張釋之 汲黯

蘇武 石奮 霍光 朱雲 魏相

丙吉 張安世 杜延年 二疏 王吉

貢禹 尹翁歸 韓延壽 黃霸 朱邑

龔遂 召信臣 蕭望之 匡衡 鮑宣 紀卬

龔勝 龔舍 鮑宣 紀卬 鄭子真 嚴君平

薛方 遼萌 梅福 趙主

蕭何沛人也以文母害病故為沛主吏掾及給泗水卒史第一謀謀蔡卿之欲入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漢高祖為沛公何嘗為丞督軍沛公至咸陽將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律令圖書最之沛公具知天下院塞戶口多少強弱秦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秦項羽背約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攻羽何曰夫能誅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留收巴蜀鎮撫諭告使給軍食漢王曰



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待太子治操陽為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輒以便施行上聞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敖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裨補缺上以此制屬任何關中事謂武臣之制也天下既定高祖已推功臣以封蕭何及秦位次第一曹參次之是日益何二千戶以帝嘗欲咸陽時何送我獨蕭奉錢也從武臣之制也何辭曰人考惠二年何卒諡文終侯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戮而何之勲獨為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關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鄒氏泉曰高帝每出關東而關中動息帝必窺之蓋關中天下根本故帝疑何最甚方帝與項羽距京索間用鮑生計何遣子弟詣軍及帝自將擊陳稀至邯鄲封置衛何用召平計悉家財佐軍其後帝自將擊黥布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用說客計多買田地賈貴以自汙蓋皆以術免死稍請施則械擊已及矣臣君相信益自古難之哉  
曹參亦沛人也秦時居縣為豪吏高祖為沛公也參以中涓從自為將擊胡陵至從漢王破項羽戰凡七十餘多所先登陷陳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參歸相印為齊相國六年賜爵列侯食邑平陽號曰平陽侯孝惠帝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蓋公

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避正堂舍蓋公專用其言而齊大治及蕭何卒使者召參參去屬其後相以獄市為寄後相少之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懷之衆人無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參始徵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參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帝怪相國不治事參曰臣參相國參參惡而答密二百里參帝諫之參謝曰萬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參為相三年卒諡懿侯子密代侯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俱從高祖功亦多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淨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鄒氏泉曰昔人有言蕭規曹隨清淨畫一不作聰明不求勝前人最為厚德亦隱然之功於是則然矣然為相而絕不事事日夜飲醇酒欲有言者亦輒飲以醇酒今醉終莫得開說至聞參醉歌呼不按足矣乃又取酒張坐飲亦歌呼相與應和以此為相休則集衆思廣忠益與其前執政而聞風靡然自化者非耶雖然參亦有深意焉蓋高祖所誅大臣多呂后力惠帝既立權在呂后其殘虐更甚參所為無亦蕭相國自汗之意耶故張南軒謂參但知以清淨不擾為善而不知避亡呂氏之謀又言帝既以憂濫樂不聽政而曹不能引義以







鳳舉以去此雖何參莫得而班焉視執秦睚非之儔以智術  
取敗其相去又不啻霄壤矣若良之子之行事余則不可知  
不疑以謀殺楚內史賈為城旦國以除辟疆教陳丞相脫禍  
請將諸呂居南北軍呂氏以疆父子之際其賢不肖之相越  
何其遠哉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  
平使游學陳涉之起而王陳也平事魏王咎即陳涉人或說之  
平亡去往歸項羽從入破秦已而羽命平擊降殺王而殷王復  
為漢王攻下之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間行渡  
河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與語而說之使為參乘典護  
軍諸將盡讓漢王王愈益卒平遂與東伐項王權嬰等咸讒之

曰平反獲亂臣也願王察之王召讓平平自解因請殺骨漢王  
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其後封為戶牖侯更封為曲逆侯平  
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滅秦陳孫黥布韓王  
信凡六出奇計凡六益封奇計或謂秘世莫得聞也奇計  
諸呂之亂也高帝崩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  
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孝惠是後呂類議乃不得行王陵免太  
后徙平為右丞相尊惠帝崩太后欲立諸呂為王平偽聽之  
及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帝平本謀也文  
帝立平以右丞相讓勃勃自知能不如平謝病請免平專為一  
丞相

平曰陳平之志見於宰社傾側援楚親之間卒歸漢  
而為謀臣及呂斥時事多故矣平竟自免以榮名終可不謂  
知乎然始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養亦已矣  
其後孫何果坐法棄市則除然則平之知又遠矣哉

王陵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陵亦聚  
黨不肯從沛公及漢王還擊項籍陵乃以兵歸漢項羽因取陵  
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  
曰為老妾語陵也漢王母以老妾故持二心以助死項王  
怒東陵母陵卒從漢上定天下陵本無意從高帝以說項封為  
安國侯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既為右丞相三歲惠帝崩高  
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  
王者天下共逐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於是欲廢陵乃陽  
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  
卒

劉氏泉曰呂氏欲王諸呂而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足以  
折其姦心矣而平勃乃從而定其邪志遂其凶謀蓋畏死貪  
生不知狗彘而猥用權以濟事者後非忠於謀國者也歸  
其閒居深念與卿卿寄入北軍等事亦窘迫僥倖甚矣假令  
卿寄不可却北軍不可入呂氏之謀行不亦殆乎故人臣之  
義當以王陵為正去我南軒氏之言夫  
周勃始繼薄曲為生當以次蕭給農事材官引鹽雜銅耀高祖  
為沛公初起勃屢立戰功多先登其後滅秦徒入漢中還定三



秦所至攻擊功常最所將卒當馳道為多當為初所及為相國  
代樊噲將有擊破下刺定上谷北平漁陽遼東西之功勃為人  
木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  
卿坐而責之趣為我語其推少文如此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已  
崩矣惠帝以勃為太尉始時呂祿呂產乘漢權欲危劉氏勃  
與丞相平左丞相居月餘有說勃以威震位尊將及身者勃  
立以勃為右丞相居月餘有說勃以威震位尊將及身者勃  
亦自危請歸相印及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免相就國  
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畏誅常令家人持兵見之後有皆  
勃及者連捕治之勃恐不知言辭獄吏受賄乃書賈肯示之以  
公主為誼勃子也故獄吏教引為誼薄太后亦以為  
無反事於是帝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就國比卒誼曰武侯  
鄒氏泉曰昔人論周勃處事然有周章處如既入北軍復問  
左右袒迎文帝至謂攝却欲入私謁皆非召之不來麾之不  
去擊動安劉華特幸成耳然司馬遷班固咸重其入至褒之  
為漢伊周則以高帝安劉氏必勃之言中也其舉動若彼者  
夫亦推排使之哉

傳八漢中遂定三秦項既死漢王為帝多戰功遂為左丞相  
相會以呂后女弟呂嬃為婦此諸將最親先歿布反時高祖嘗  
病甚惡見人喻乃排闥直入見上獨枕一僮者卧時呂嬃下  
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突而起帝始遣會擊燕人有惡言黨千  
呂氏者呂嬃帝怒使陳平執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新會陳平  
畏呂后執喻詣長安至則帝已崩呂后釋喻復爵邑孝惠元年  
鄒氏泉曰樊噲自從高帝以至為相固樹勳策名多戰功耳  
此即汝陰穎陰之徒謂樊噲皆能之亦何甚比此數燭  
下之寧微曾突入宴下睨目詢議使羽矢氣事幾殆矣禁中  
之卧大臣震恐莫敢入省之排闥亦止矣執不意鼓刀屠狗  
之習善用一至此漢法用人不分流品其由此輩也哉



鄒氏泉曰楊龜山有言以高帝之明懷德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先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一貴驪相何足以重趙哉余始以為不然及閱漢史乃信之乃昌之不遺趙王而高后之忍之且昌之也非公無可之託謂何而竟無一辭以對亦無能一為可以免趙王於死者徒謂病不朝止耳升座楊氏以為有愧焉息不其然與

陸雲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告左右常使諸侯高祖使賈誼對佗印為南越王當至尉佗船結雙龍見賈誼大驚賈誼對佗印為去黃屋稱制今止諸侯歸報高祖大說拜賈為大中大夫雲時侍前誼稱詩書且曰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帝乃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

論

帝

何及古成敗之國賈應相述存亡之徵允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

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賈乃病免家居時右丞相陳平亦患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處居深念賈往直入生說平交驩太尉又為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又誅諸呂立孝文實賴有力焉

鄒氏泉曰太史公言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辯士也蓋少之執乃班史則曰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不受賈貴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以誅社稷身名俱榮獨為後世頗得之矣余以為漢承秦之後方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科

而賈獨稱詩書以道帝且曰卿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此殆非秦漢間士所能言也余又以是捕班史之贊云

叔孫通者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秦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通以諛言得脫亡之薛從項梁又從懷王已而留事項羽漢王入彭城乃降漢通儒服漢王憎之過樊服短衣楚制漢王喜時從拜通為博士漢王既帝通就其儀號帝悉去秦奇儀法為簡易群臣爭功醉或大呼拔劍擊柱帝患之通說帝起朝儀述典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編巖訓編編野外習之月餘上往觀令群臣習肄假會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臘敬以次奉

禮

賀莫不震恐肅敬禮畢置法酒竟草無一敢譏謚失禮者通拜

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述晉秦亂滅之故諫之且曰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帝曰吾聽公言帝崩孝惠即位今通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帝詔立原廟以復道故通所改也論者咎之

鄒氏泉曰昔人之論叔孫通者以為禮莫大乎郊廟而叔孫生不去秦時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以正却却立宗廟乃以

漢于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為高祖其身不得却見譽言已七廟應生其制吻利廟式而不標準于周書孔冊音義不及七非可以責叔孫於漢人也當時初舍枹鼓班史新弭兵城破



史 282—108



自殺才受刑而徙淮陽王武城陽王喜及分齊爲六國亦多從  
誼言也後梁王莖馬死誼自傷爲傳無狀以爲不當哭泣歲餘亦  
死時誼年二十三矣

班固贊劉向稱實誼言三代典奉治誼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使時見用功化必誠爲庸臣所害其可悼痛也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亦畧施行矣故改設定制度以漢爲士德色尚黃數用五又欲

其術固以斷矣顏以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  
惟德輿曰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四聰而盡其善  
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  
排群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以久矣嗟陽綰濯何代無之  
嗟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器方鑿圓枘良工無以施巧此所  
以治世少而亂日多六雅衰而正聲寢湮道不融失之於賈  
傳焉

東坡蘇氏曰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若實生者非漢文  
之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終渥君臣相得之分宜特父  
子骨肉手足執實生洛陽之少年欲使一朝之間盡棄其舊  
而謀其新亦已難矣揚雄曰古者聖王將建國必先設官  
以定其議之官也

此其不召也及其過相爲賦以吊屈原雖然有遠舉之志異後  
卒以自傷哭泣至死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覺  
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  
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

張釋之字季與兄仲同居以著為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成仲之升不遂欲自免歸秦蓋知其墮惜其去請徙釋之補謁者前漢書使直事帝曰失之無甚高論今會可進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父之帝抑是君為諸者僕射從行登殿國其書夫從旁代上林尉對上所問食飲薄甚帝詔釋之拜嵩夫為上林尉釋之前曰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帝乃不拜嵩夫上

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蘇之敝具以實言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軍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退止無得入殿門勃素不敬帝由是奇釋之其後拜爲廷尉追索犯譴當罰金奉盜高廟太后王環當棄市持議常平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譴竊太子財用王生計謝去然竟爲廷尉南王相王生者善黃老言獻士也釋之嘗干廷中以王生命爲厭而結襪王生本欲以是重之聞者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龜山楊氏曰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不任職非訥朴言者得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虎圈畜犬錐口對響應亡窮然上所問乃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何足深過乃其論狂蹕之意善矣又



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夫既曰法者天子所制天下

共則又安得而擅誅乎

汲黯字長孺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仕黯雖見孝景時為太

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由蒙陽令召為中大夫以數功

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淨擇

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苛東海大治上聞召為主爵都尉

列於九卿治務引大體不拘文法性儒少禮而折不容人之過

然好游俠任氣節內行脩潔常慕傅伯子伯子名爽益之為人數

直諫犯主之顏色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言與湯和

上前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問常言與胡和

親無起兵上方嚮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

大法官等數奏決獄以卒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深文巧詭陷

人于罪以自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心疾黯雖上亦不說也

弘既相請徙黯為右內史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隱於田

園居數年民多盜鑄錢禁地尤甚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

不受黯曰出入禁闥倘拾遺臣之職也既辭行過大行李李

息言張湯內懷詐以御史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不早言俱

受僇矣黯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

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

東坡蘇氏曰古之賢君知直臣之難得忠言之難聞生盡其

已死太宗思之汲黯尚在而武帝厭之故太宗之治莫至而  
措而武帝之政盜賊半天下由此也夫  
蘇武字子卿少以父任敗名兄弟並為郎稍遷至移中厩監  
移天漢初且觀候單于初立盡歸漢使武帝嘉其義乃遣武以  
中郎將送匈奴使番在漢者張勝常患與俱既至匈奴置幣遺  
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才欲殺使送武等會錄王虞當等  
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毋關氏歸漢使單于使衛  
律治其事虞當等引張勝等與單于謀殺漢使使者  
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言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歸漢引佩刀自  
刺單于壯其節而收擊張勝會斬虞當單于哀勝者赦罪勝請  
降律擊殺衛武武不動律知武終不可圖白單于單于乃幽武  
置天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糞食毛並咽之數日不死  
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收牧羝曰羝乳乃得歸羝乳  
時羝肥乃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至海上掘野鼠去草  
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初武置酒設樂為  
侍中武至匈奴明年陵降單于使使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為  
言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武曰臣事君猶父子事父為父  
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見其至誠因泣下雲冷與武去昭  
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乃歸武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  
強壯出及還髮鬚盡白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帝賜酒拜為典屬  
國昭帝崩武與謀立宣帝帝賜爵關內侯宣帝以武著節老臣令  
朝朔望號稱祭酒以此尊也其後漢之前與胡婦產一子名通



因使者贈之至上以為即武年八十餘以病卒

鄒氏泉曰余每誦蘇武使匈奴事未嘗不噴噴嘆賞之也方

衛律說武時徒以利害武以義自決賢者能之邇李陵之說

武也則動以母子兄弟之至情且中惻而辭日即賢者或難

自割矣武竟曰必欲降武請事今日之驪效死於前此其節

義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武子元與上官安謀坐死廷尉奏請

逮捕武井誣充實其奏不允

石奮趙人也趙主徙居臨邑祖東擊項籍時奮年十五為小吏

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嘗獨自毋失明

有嫌能鼓琴因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父嘗謂其家長

安中賊里奮無大志然謹無與比文帝時選可為傅者皆推奮

尚論師

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追世傳之從奮為諸侯

相奮四十建甲乙慶皆嗣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號

奮為萬石君父之奮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孝謹聞于郡國雖

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于郡國雖

解人恐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尊禮之嘗奏事

下陳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

死矣其為謹雖他官如是慶自太僕出為齊相齊國慕其家

行不言而齊國大治至為丞相辭謹而已慶死後諸子稍以罪

去孝謹衰矣

鄒氏泉曰萬石君家實行至於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迄

于今千載譚者以為威無兩信我邇丞相慶尚有遺論史言

慶在相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

咸宣罪不能服反受其過慶罪又從流民於遼武帝且以為

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子告歸矣又以書讓慶遂復親事何

也秦少游以為當其時武安侯既死如上德其事成威柄于

掌握大臣取充位而已然則慶得以相終者錄此也夫

霍光字子孟以兄去病與昭帝同母昭帝幼時霍光任為郎去

病死光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有過甚

親信上欲立鉤弋夫人之子弗陵為嗣察群臣唯光可任

大事屬江授通使黃門畫省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及

上病篤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武帝崩昭帝立

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光為人沈靜詳審資性端正初輔幼主

政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來元鳳初上官桀之子安有女卿嬪

孫安因光欲內之光以其年幼不聽桀固帝嬪蓋主內入宮為

使侍數月立為皇后桀德蓋王厚為其近幸外人求封光不許

蓋王以是怨光而桀安亦懇求請弗得王嫉光專制朝事知燕

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私羊

旦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欲共執退光書奏帝不

肯下上曰朕知是書詐也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

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諸光者上輒

怒欲生之自是桀等不敢言延謀宴伏光格殺之因廢帝立

燕王也覺詔捕桀安等宗族悉誅之燕王蓋主皆自殺昭帝既



冠遂委任光知時務之要輕備薄賦與民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昭帝崩無嗣光與群臣議迎昌邑王賀諡祿王即位行淫亂光憂德引所親故吏田延年陰與發安世圖計見白太后廢昌邑迎武帝孫病已立之是為宣帝光積自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光薨上始親政宣帝之始立也立徵時許妃為皇后光夫人頭欲貴其少女成君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成君代立為后光薨後語稍泄而顯及禹山雲自見日殺劇數相對啼泣自怨謀廢天子事於雲雲山自殺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皇后霍氏廢班固黃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閭之間確然秉志誼行於主受擁櫛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權燕王仆上

卷之二十

二十

官因權制敵以成其忠願廢宣之器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為輔保維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無術闇於大理陰妻和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朱雲字游少時通游俠借客報仇遊助以勇刀閭年四十乃變節從白子受父易又事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偶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自宣帝時善梁丘易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玄宗朱貴卿口諸儒莫能與抗有薦雲者召入謁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枉五鹿君嘲刺也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賁齒未雲折其角後廢銅終元帝世至成帝時上書求見願斬安昌侯

張禹觸上怒辛慶忌以死爭上意解然雲自是不復仕矣其教授澤諸生然後為弟子多頭者

泉採朱雲之辭仕也常居鄴田嘗性見丞相薛宣宣備饋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無事以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地欲相吏耶宣不敢復言休休之度諤諤之節兩足以觀矣彼張禹者借字言命不語怪神為正德以絮齊露著之言高為悲喜高有愧於師傳也石守道詩云空留折鑑旌忠直左右何嘗去佞臣此成帝之案歟

魏相字弱翁少學易為郎卒史舉良賢以對策高第為茂陵令茂陵大治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強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其子為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大將軍霍光以貴過相曰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下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相獄會赦出後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案部國守相參所貶退宣帝即位霍光薨相固平恩侯許伯上封事言宜有以損奪霍氏權以全功臣之臣又白去副封以防壅蔽詔相好爵善之帝姑親萬機屬精為治而相給領眾職甚得人意相好爵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蕭何董仲舒所言奏請施行之述先帝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上施行其策又數表求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相敕採史案事即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即不上相輒奏言之時而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



卿氏泉曰始親相與丙吉相善吉之為光祿大夫也予相書  
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顧少慎事自重藏器  
於身相心善其言自是刺史楊州為蒙威嚴是吉誠有意於  
相而相亦深有味吉之言也此相為丞相又先出吉之上而  
吉竟與同心輔政相亦無逼已之嫌兩人者真知有國而不  
知有已也孝宣中興丙親齊名有由哉乃相之卒不書其官  
者丘氏以為假許史以為重是也然則士君子可不慎所與  
哉  
丙吉字少卿治律今武帝末巫蠱事起吉受詔治獄吉心知太  
子無事重哀皇曾孫病已無華糾壯方擇謹厚女從令乳養之  
賢開燥處及武帝疾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獄  
問之  
一切殺之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曾孫獲免昌邑王廢議所立言  
泰記大將軍霍光言皇曾孫病已堅請決定大策遂以皇太后  
詔迎曾孫即位是為宣帝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  
絕口不道前恩後代親相為丞相吉學詩禮皆通大義居相位  
上寬大好禮讓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嘗一取吏醉臥  
車茵者得聞房所入即更吉以具對詔問時御史大夫卒遽不  
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譴憂恐思職馭吏力也吉乃嘆曰士  
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獨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  
有掾史由是益賢吉言病篤上有臨問吉曰誰可以代君者吉  
頓首言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三人能皆在臣右及君位皆稱  
臧上稱吉為知人

鄒氏泉曰方帝之憂吉疾不起及其生存而加綈封之也  
微文制爵又何其薄也故元帝時士伍尊之上書至以介子  
推割肌存君為此與宮門之書何異然則漢宣亦少恩哉  
張安世字子壽湯之子也以父任為郎即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  
于職休沐未嘗出武帝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  
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昭帝即位  
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親重之及上官桀桑羊之誅  
朝無舊臣光白用安世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昭帝崩徵立  
昌邑王及昌邑廢尊立宣帝光皆與安世共謀宣帝初即位安  
世為大將軍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  
已決輒移出閣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為自朝廷大臣  
莫知其與議也其他匿名迹遂推轂隱人過失徐之長厚不能  
悉數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奸邪乃辭祿身衣七綈  
夫人自紡績家重七百入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微  
是以能殖其貧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  
世心密於光焉  
泉按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當從驍騎桓  
還謂光問千秋戰鬪方畧山川形勢千秋曰對兵事盡地成  
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  
秋以禹為不材嘆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後禹誅滅而安世  
子孫相繼寵貴光言果驗焉才多也履道滿而不溢而歿



子若孫善將其盈如戶邑之戚盛開之嘆皆所以延其世者其興與衰豈係於材不材哉

杜延年字幼公杜周之少子也亦明法律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杜延年有忠節光特引為郎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王獄時光以丞相車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辭下廷尉王平少府徐仁獄吏為嘆然廷尉丞相生之延年乃奏記光言問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嘆然廷尉丞相生之延年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光於是廷尉少府弄濟事重皆論棄市而不以丞相終與相寬延年議論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光言宜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順天心說民意光納其言舉賢良罷酒博戲

杜延年字幼公杜周之少子也亦明法律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杜延年有忠節光特引為郎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王獄時光以丞相車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辭下廷尉王平少府徐仁獄吏為嘆然廷尉丞相生之延年乃奏記光言問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嘆然廷尉丞相生之延年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光於是廷尉少府弄濟事重皆論棄市而不以丞相終與相寬延年議論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光言宜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順天心說民意光納其言舉賢良罷酒博戲

免官削戶五鳳中復為御史大夫  
郭氏泉曰杜周與張湯並起文墨列於酷吏乃皆有良子德器自過述其福祿元功之後莫能及也豈司馬氏斷賢錄雖大惡幸焉無所虧其望者耶然則祖父之積為不善者其子孫誠不可無德以蓋前人之愆矣  
疏廣字仲翁少好學明春秋地節中由博士徙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獲榮寵敏而有節宣

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辭禮閒雅上說之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目太子官屬已修今使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謝曰此非臣等所及廣由是見器重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峻嚴父子數言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謂諸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其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上既乞骸骨上皆許之帝及太子各贈以黃金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既歸鄉里令家共具酒食請族

人故舊廣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實以供具居歲餘廣子孫或竊謂是第老人廣所信愛者楊廣以其金為子孫頭立產第廣曰子孫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夫富者衆怨也吾既無以教誨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於是族人說服廣受皆以壽終  
胡氏致堂曰元帝親政之時年二十有七矣前望之師傳大臣分不薄也乃為恭陷所陷召致廷尉而不曉其為下微會未數月恭頭再陷之獄中又可其奏此其曠曠有素疏廣固矚之已熟殆不可扶持教誨者也是以決意去之觀其語曰不去俱有後悔其意可見矣此豈望之所能及哉  
泉按尹氏起莘之論謂漢廷諸臣知進而不知退幾死桐望



故二子見幾而作東坡二疏圖贊又言孝宣以法駁人獲議  
楊韓先生憐之探袂問疑由斯以言則二疏之去以宣帝故  
也亦各一道云

王吉字子陽少好學明經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  
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大畧言王不好書術而樂遊游馮  
式導衛構便馳聘不止且曰王恩愛行義媒介有不具者於以  
上聞非享國之福也王亦知敬懼吉其後放縱自若吉輒諫爭  
久之昭帝崩亡嗣霍光秉政遣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  
言政事一聽大將軍大王番拱南面而已及王即位以行淫亂  
廢諸坐在國不舉奏王罪過及陷王大惡者皆下獄誅惟吉以  
忠直數諫正得咸死宣帝即位頗修武帝故事吉上疏言得失

卷六

廿六

及條奏請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  
居位去角抵城樂所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上以其言迂闊不  
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邪吉與貢禹為交世稱王陽在位貢  
禹稱冠言其取合間也元帝初遣使者徵貢禹與吉言年老道  
病卒上悼之復遣使吊祠云初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  
為王國史故駿遷趙內史道病免官歸

卿氏泉曰長安里中語云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最完去  
婦復還此其華雖微淺可以見吉屬志所從來久遠矣即伐  
檀君子何以加焉然自吉至孫崇世名清廉所徒載不通畫  
衣通皆好車馬衣服而自奉養極鮮明故天下服其廉而慍  
其奢俗遂傳王陽能作黃金蓋訝之也嗚呼此歸行者所以

多益名歟

賈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舉行普聞舉賢良為河南令歲  
餘以職事為府官所貢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也遂去  
官元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數遷已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  
登郡國多困禹上公大畧言方今天下饑饉可無大自損穡以  
救之稱天意乎天子納善其忠下詔令太僕減食馬穀水衡減  
食肉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樂三服官樓  
刻於三公教言得失大抵言拉割切天子多所罷省餘雖未盡  
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卒後上追思其議下詔罷郡國廩定議  
毀之禮

泉按賈禹既為御史大夫教言得失守國家大政至于後漢  
一疏如云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又有贖者數行  
其誅亡但免官又言陛下誠正已以先下選賢以自輔并進  
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此正中元帝之膏肓矣溫公乃曰  
優游不斷謾佞用推當時之大患也而不以為言以此杜焉  
豈亦未之深考與

卷六

廿六

尹翁歸字子兄琅曰晚習文法嘗為平陽市吏諸霍奴客持刀  
兵入市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饕餮賈賈畏之後去更居家會田  
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親臨見今有  
文者東有武者西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  
唯所施設遂召上辭問甚苛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  
姦窮究事情延年自以為為不及徙署督郵所舉應法得其罪辜



兩舉嚴後徵拜東海太守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各有記籍吏民小解顧日被籍取人鞭撻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郭許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顧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籍歸至論事仲孫市一郡師果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有職緩於小弱急於豪猾京師畏其威嚴扶風人治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林朝延視事數歲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

泉按籍歸之徵拜東海太守也過辭廷尉千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色子之謂也人而今坐內堂待見定國與籍歸語終日不敢見其色子既去定國乃謂色子曰此賢將汝不

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夫請託害此古今仕宦之通病也翁歸持已以公而不可干定國諒人以公而不敢干君子兩難之云

韓延壽字長公少為郡文學昭帝時為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承趙廣漢舊會吏民相告訐之後俗多怨讐延壽改更教以禮讓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祭嫁娶禮畧依古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黃霸代延壽居潁川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史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又置正伍長一伍長一縣神置相率以孝弟不得含姦人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曰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尉聞者至自剌刺在東郡三歲令行禁

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之即即吏索後望之在馮翊野鷹獵官錢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以在東郡察借劾刺矯刀效尚方等事掘辟詎詎竟坐棄市吏民數千送至渭城百姓莫不流涕

郭氏泉曰班史贊延壽厲善所居移風是延壽足稱循良史矣乃竟言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豈以其反妄望之故耶此楊子雲之見也胡敬堂嘗言之延壽所以反妄望之者由望之先激之也兩人相訐上不宜延壽於是周直達風指責

得無舉而韓獨蒙辜庶幾公論矣綱目於延壽之死著其官而不親罪蓋所以甚宣帝與

黃霸字次公為人明察內敏結心恩習文法然溫良有謙善鄉聚為河南守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昭帝之立霍光既謀上官桀等逐遷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以為能而霸獨用寬和為名宣帝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廷中嗾霸稱平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霸自獄出三歲守潁川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為條教米鹽靡密初治煩碎然獨精力能推行之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咸







陵守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雖細事  
稀而安居時行視柳中水泉開通溝洫起水門提閘以資  
灌溉民得其利蓄積有餘禁止嫁娶送終奢靡斥罷家子弟  
將教者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柳中莫不耕稼力  
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之號曰石父  
遷為河南太守治行常第一增秩賜金元帝竟寧中徵為少府  
列於九卿諸林館優養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十萬年老  
以官卒

鄧氏泉曰元始中詔書祀百辟卿士有蓋於民者蜀郡  
以文翁數傳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  
禮奉祀信臣冢而南陽亦為立祠班史稱所居民富所主見

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者非即彼任刑罰或拔罪諒者趙廣  
漢嚴延年之屬世之為吏者可以知所法鑒矣

蕭望之字長倩好學治齊詩事後蒼復事白奇又從夏侯勝問  
論語禮服京師諸儒誦述焉時霍光既誅上官桀等後出入自  
備吏民皆見者露索露綈兩吏挾持望之以儒生見獨不肯隨  
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望持句句一時同見者皆稱大將軍史  
獨不用望之光薨地節中夏京師雨雹望之因上疏願口陳災  
異以為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其後霍氏竟  
誅反誅望之寢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郎國  
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不欲外補上疏以  
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

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後代丙吉為御史大夫非耿壽昌  
親常平倉經丞相卿丙年老天子由是不悅竟不得相為太傅  
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及宣帝懷懷史高以外屬及望之周堪  
皆受遺詔輔政宣帝崩元帝立望之堪本以師傅情恩見尊重  
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等忠諫史高縱又疾恭顯擅權以  
為中書政本白罷中書官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宜更置士人  
錄是大與高恭顯忤有會稽卿明初陰附望之後朋行傾邪望  
之絕不與通而特詔者華龍堪等平口所不納恭顯因令二人  
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缺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  
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周泰望之等朋黨數譖題大臣毀離  
親戚欲以專權權勢請諸者召彭延尉上初不省後知繫獄以

蕭恭顯遂放望之罪後恭顯等建白望之教子上書歸非于上  
望之曰上可其奏使者召望之望之問門生朱雲雲好節士  
初望之自裁因飲鵠自殺

班固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傳恩可謂親昵亡周及至  
謀泄隙開諛邪構之卒為便嬖宦豎所圍哀哉不然望之堂  
堂身為儒宗輔佐之能近古杜援臣也

卿氏泉曰論者謂望之前日以無罪見黜固當引身而退高  
蹇在園可也賜爵而朝朔望果何為哉去就不明以及其身  
其有婢二疏多矣故他日自殺綱目盡削其官也若孝元雖  
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諸惡之恭顯以益肆其邪  
心此溫公所稱易欺而難寤者非耶



匡衡字稚圭世農至衡好學精力絕人其爲之語曰無說詩  
匡鼎來雖輕匡說詩解人願衡引策甲科不應令除爲太常  
掌故調補平原文學時宣帝不其用儒而皇太子見衡對私著  
之會宣帝崩元帝即詔博士給事中時有口強地廢之變衡上  
疏大畧言大赦之後茲邪不爲案止宜曠然大變其俗上說  
其言上愛孝傳昭儀及子定陶王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言  
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衡爲少傅數年數  
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博選以對言多法義建昭中代京玄成  
爲丞相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風俗之則復  
奏正南北却罷諸淫祀初石顯用事自前相蕭玄成及衡皆畏  
顯不敢失其意至是遇與甄譚共奏顯追除其僞惡及黨與同  
譚校尉王尊劾奏言不以時白奏行罰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  
之義有詔勿劾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竟坐免

鄒氏泉曰匡衡以滿宗居相位班固所稱服儒衣冠傳先王  
語有醜藉人也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名至與蔡義張禹孔  
光平當馬宮之徒並數之競衡譚之功辟下多是王尊者固  
之言不虛矣至其間趙放國事曰聽華爲之竟以盜土自  
益坐免此豈儒相事耶雖情極憫乃其所上疏議說詩闕唯  
等處甚好則紫陽夫子嘗稱述之矣

鮑宣字子都初爲縣卿番夫復爲州從事哀帝初大司空何武  
除宣爲西曹掾甚敬重焉薦爲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  
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

爵親屬孔光師丹何武傳善執正議失傳太后得嘗免官丁  
傳子弟並進整賢卑宣上書諫之大畧言群小日進國家  
虛元氏有七亡七死死卿相相命與成之所  
致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是時即國地震民流言行嘉軒紅明平  
正日前日餘宣復上書言宜爲重農節用過天地辭警海內免  
故卿相龍鳳大期不宜居國後殺利武師丹彭宣傳善謙然使  
民易以應天心上感大異的宣言升爲司徒後坐距開使者  
不敬下廷尉博士弟子王成舉備太學下曰欲救國司謀者舍此下諸生  
舍者千餘人朝日遊丞相自言又守關上書上遂抵宣罪宣既  
被刑乃徒上黨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乃風州郡  
以臺法案誅諸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死

鄒氏泉曰鮑宣之繫獄自殺坐蔡族忠直也其抵罪免朝坐  
釣止丞相史而距開使者也丞相者孔光也光之復相宣所  
慮白也建白復用光而卒駒止其像史事雖難辱乎相乎詭  
則韓獻子之戮棄車千行者也願憐使孔光有趙宣子之軍  
即宣不抵罪矣余於莽無足責責其以經學爲帝師而不教  
鮑宣者

鮑勝字君宜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世謂之楚兩龔少  
皆好學勝爲郡吏舍不仕哀帝自爲定陶王已聞勝名引見勝  
勝薦舍及寧壽侯席且曰微賈者宜爲從之勝居諫官數上書  
求見言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歛太重宜以儉約先下其高租



述王吉黃禹之意後言董賢亂制度議是逆上指又憐士夏侯  
常連恨勝勝因自勸帝帝崩依韓高故事歸葬於何通舍葬歸  
老初龔舍以勝薦徵拜官屢以病去舍不通五經以爲師教授  
舍勝既歸鄉里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  
舍以王莽居攝中平莽既篡國明年遣使者即拜勝爲諡學祭  
酒餽贈禮遇同卿勝病瘳不應徵後二年復遣使者奉璽書太  
子師安葬酒印綬安葬即馬迎勝即拜扶上卿先賜六月祿秩  
以辦喪勝病瘳後若若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  
謂門人高卿等曰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  
願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失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  
四日死

論論

卷六

三十八

卿氏泉曰君實之絕食而死或若謂其不能黜勞養明以保  
其天年或又責其不能說辭曲對若薛方然夫黜勞養明者  
庸人之行也說辭曲對者諂夫之事也豈君實所爲哉蓋其  
以其得職之辭報甘言說禮期於必致君實於此不可以智  
免不可以義輸舍一死靡以全志行矣故溫公大爲辨其黨  
齊之議且引太史公相夷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則  
知之以爲信然嗚呼其知君實也哉彼君實尚在則亦必能  
爲君實矣

園公綺里季角里先生夏黃公四人者常秦之世避入商雒深  
山漢高祖既即帝位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  
天子東帝致禮安卑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客建威侯所事他日

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鬢皆皓白衣冠  
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更驚曰吾未  
小遊巡我今公何自後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下輕士魯臣等  
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  
頸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頗公卒謂護太子四人爲壽已  
畢退去上目送之召戚大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  
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竟遷主矣

論論

卷六

行惟巢由之徒矣應高祖之命則濟其冠而時其項矣拒漢  
惠之命則功不立而名不彰矣引而伸之先生可謂全德者  
耶徒能錮鉢軒冕極格衣冠自非至仁達義嗚呼與休斯哉  
前所謂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千古四人而已矣  
鄭子真谷口人嚴君平蜀人二人皆修身自保非其服不服非  
其食不食成帝時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屈而終  
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職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  
非正之問則依義爲言利害與人子官依于孝與人弟言依  
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閑教人得百錢  
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情曉無不通依老子莊周之指  
書十萬餘言楊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頭名數爲朝廷



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強秦晉偉父之為益州牧喜謂杜  
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雖曰君儻禮以符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  
誠也驢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改言以為從事  
乃嘆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述以其業終焉  
楊子雲論曰或問君子疾世而不名不謂益姓 諸名卿可  
笑曰君子德名為我梁齊楚趙之君非不當且貴也惡乎成  
其名各口卿子真不謂其益姓上嚴石之下名震于京師宜  
其卿宜其德蜀漢漢不作句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  
操雖隨和何以加諸舉遂以海不亦賢乎  
薛方字子客平時嘗為郡守於涪城微不至及薛薨位以安  
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克卿在上下有渠由今明主方降唐  
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薛悅其言不復致方  
居家以經教授書文著詩賦數十篇先武即位徵方道病卒  
柳氏泉曰西漢之季上習委靡廢為孔光實國為最餘阿諛  
附莽者不可勝數右劉歆世為宗族楊雄號稱儒者而亦為  
之它可知已故以固獨稱歆將謂好避不污為飽于配唐  
之它可知已故以固獨稱歆將謂好避不污為飽于配唐  
而行危卒以自全也哉東漢若管寧之於曹丕得此義矣  
述前字子康家貧給事縣為平長時尉行過寧請侯迎拜謁既  
而撫撫嘆曰靜城性剛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  
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字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  
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

陰陽知莽將敗乃首戴瓦器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  
及光武即位乃之卿和勞山卷志脩道人皆化其德後詔書徵  
前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  
於政尚不知方面安能語時乎即便駕還遲微不起以壽終  
泉按述前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懷德錄  
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遺孤獨不去偷牛自隱評  
儻時人為之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夫若人者既稱懷德矣  
乃行則穢焉何也彼見夫譚棲者之名高而卒不免以薰膏  
終也 情迹殊絕殆深於隱矣然在古人則可在今人則不  
可故士之無意於世者當學述前可也  
梅福字子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  
後去官歸數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  
軍王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  
氏浸盛災異數見群下莫敢正言福上書大畧言王章非有友  
畔之事而殃及天下以言為戒方今君命犯禁大鉅犯而主  
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影且言昌  
上言之驕逆杜撰三危上不納帝亡亡結嗣福以為宜建三統  
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復上書言之初武帝時匡衡議以為孔  
子族人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  
寢至是梅福復言敘和初立二王後推述古文以左氏穀梁世  
本禮記相明述下詔封孔子後孔吉為殷紹嘉公福居常以  
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其後人



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

泉按梅福上書中言仲尼之廟不出關里孔氏子孫不見錫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誠能據仲尼之素功遠班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休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泯之名可不勉其夫自漢興以來獨仲舒推尊孔氏至福又發昔人所未發蓋孔子之後至是始得有封號嗣是褒成宣尼之稱併維薦尊徽益隆重皆福之言發之也余以為崇聖之功不在仲舒下

卷六

子

尚論編卷之七

古吳常熟閻谷間人嶠山柳泉著

東漢

鄧禹 寇恂 馮異 賈復 馬援 卓茂

鄧曄 張堪 任延 鍾離意 王景 曹衆

丁鴻 第五倫 袁安 魯恭 楊震 黃瓊

張綱 虞翻 孟嘗 劉寵 朱穆 李固

杜喬 李膺 張儉 陳蕃 寶武 王允

臧洪 趙苞 荀爽 孔融 王粲 嚴光

梁鴻 陳寔 王烈 仇覽 黃憲 徐穉

郭泰 仲長統 王符 申屠蟠 龐德公 管寧

尚論

柳禹字仲華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及漢兵起禹不肯從更始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鄴光武見之甚歡禹遂

說曰於今之計莫如延賢英雄務悅心之高尚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常與定計議從至廣阿

光武披輿地圖指示禹禹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皆當其才頃從光武

署定北州以禹沈深有度故受以西封之累光武即位於鄴

使使者持節拜禹為大司徒封為鄴侯食邑萬戶策有敬數五

教五教在寬之語赤眉之入長安也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

關禹衆勝獨赴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於是名震



開西帝款賜書優美赤眉西走禹自馮憤叛後禹遣馮憤宗族  
既安與戰敗帝乃徵禹還禹內文明爲行淳備事毋至莽天下  
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所整關門教養子  
孫寧可以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脩產利帝益重之中復  
行司徒事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其見尊寵永平初亮諡曰  
元侯

范曄論曰夫變通之世居臣相攬斯景作事謀始之難也鄧  
公藏楊徒步關紆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  
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障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鯨功雖不  
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桄色兵散宜陽榮倖交而下無二  
色選退用而上無猜憤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關其間不亦君  
子之致爲乎

寇恂字子翼初爲郡功曹太守耿况甚重之及王郎起遣將狗  
上谷急况發兵恂說况曰即卿拔起起難可信向聞大司  
馬劉公孫光等下士多歸之可擊附也况然之恂遂與况  
子奔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從破群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  
因奉牛酒共交飲光武南定河內難其守禹曰寇恂文武備足  
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  
軍事光武於是北征燕代恂請兵拜射伐竹爲矢餐馬收租以  
給軍及破朱潁將竇茂軍恂檄至光武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  
也光武即位時軍食急恂以輦車驅犢轉輸前後不絕帝

劉之於市復以爲耻還過潁川欲千飯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  
見勸屬縣盛供具備酒饌數金吾重入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饌  
恂乃出迎於道稍疾而還黃復勸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  
去恂處分宗以狀聞帝乃徵恂爲兩入分之餘雖士是並上極  
歡遂同車共出結交而去車駕西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  
竟不封即自姓述道曰儲侯陛下使借寇官一年乃當向長社  
鎮撫吏人受納除降初曉竊將高峻既降屬大司馬吳漢及漢  
軍退亡歸助寇拒龍陴及蕭苑峻據高平至是帝試使降之恂  
奉重賞以至第一峻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謂辭稱不屈恂怒斬  
之峻由是惶恐出降諸將聞故恂曰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  
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  
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恂經明行脩名重朝廷時人  
以爲有宰相器卒謚曰成侯

鄒氏衆曰聞之范文子曰喜怒哀以類者鮮矣而易者貴多也  
故夫喜而不比怒而不思雖者惟君子能之乃子翼之來聖書  
於隴不欲降峻也而戮其使皇甫文賈復不戰即降不知  
過而欲刃子翼罪在復也而願待以禮而避其鋒庶幾所獨  
有明有折者乎范史以夷齊不念舊惡稱之非微矣矣  
馮異字公孫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異以鄒楊  
監五縣更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  
爲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與父城長苗萌開門奉牛酒迎光武



君與為主簿自伯仲之歟光武不敢顯其悲感與獨受事之困  
間進說曰夫有禁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乃見饑鴻易為充飽  
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獄布惠澤先武即行其言從破  
王郎平河北及異擊走朱鮪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所至皆布  
威信群盜及赤眉將多降異為赤眉所改異收散卒招集諸營  
保數萬人會戰卒大破赤眉於城帝軍書所謂始雖垂翅迴  
蹙終能奮翼澠池者也異擊破延岑軍或行關中人有言言異  
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威陽王者章帝以章示異異懼上  
書謝詔報慰安之後異朝京師詔曰倉卒無恙亭丘野庠沘河  
參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  
不敢忘巾車之恩自是數引謙見定議圖蜀北地諸豪長悉畔  
歸降異上書言狀不收自伐帝又使異進軍渡渠先頓北地安  
定天水太守事各多戰功及與諸將攻落門不復病發薨于軍  
泉按更始遣李軾朱鮪等將兵號三十萬守洛陽而異軍河  
上僅佳與軾相合執以拒之其不足以相格甚明也自異遣  
李軾書而軾亦以書報是後軾遂不復與異爭鋒異又引軍  
度河大破武勃軾又閉門不救光武故宣露軾書令朱鮪怒  
至使人判殺軾而鮪亦自是破走諸將於是始樹上即位號  
則具一紙書賢於三十萬衆遠矣故光武他日勅異亦曰今  
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一時君臣之  
所以共復災劉之業者其皆以不殺為武與  
賢後字君文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曰賢君特

相之器也更始王劉嘉善北度河及光武于損人因  
節而得召見光武奇之焉亦稱復有特節節於是署復破虜時  
軍從擊青犢破羽先登始所向皆靡又大破五校復創其  
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  
名將復病尋愈追及光武于薊相見甚懼今復居前擊卿賊破  
之光武即位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圖解身被十二  
創帝以復敢深入帝令速征而止其勇節常自損之故復少方  
面之勢諸將每論功復未嘗有言帝報曰賢君之功我自知之  
天下既定封侯食祿復知帝能于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  
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割甲兵東徇學帝深然之復為人剛毅  
方直多大節既還移第閭門養威重卒諡曰剛侯  
鄧氏泉曰君文一縣吏耳方其聚衆歸唐也說之曰臣聞圖  
克寧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  
桓文事也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六國之規  
而不能至者三六國是也此其背中經畧一何了了哉故然  
能克建遠業豈非有志者事竟成乎若臣者而光武不能從  
朱祐之薦以為宰相此東漢之業所以不可望於克寧湯武  
也 泉按頭宗永平中圖形雲臺光武功臣凡二十八人矣  
余所紀寥寥四人者紀其最高如岑南軒所稱識明而行槍  
量洪而器遠可與共圖政者也東漢精華有云高祖功臣皆  
斷蛇之士光武功臣皆信義儒學之士若其次弟則鄧寇馮  
賈才德俱優最高次本彭異漢耿弇勳高次鉞期王霸蔡邕



朱祐之屬官賢餘亦忠義勇敢智畧之士全無敵雄劇其開

惟馬武人物不及亦無過皆起河北

馬援字文淵扶風郿人也少有大志諸兄奇之謂其兄當受齊許意

不能字章句乃辭以就邊郡田牧轉行臨漢間去祖即位援在

西州隗囂與公孫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書使援性觀之既

見辭歸謂子曰子陽井底蛙耳見世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

方囂固使援來昔洛陽止引見於宣德殿援曰陛下恢廓大

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負也帝甚壯之從幸東南還以為

待詔使使送援西歸囂問以東方流言援曰及京師得共書既

得援語遂遣子入省援隨匈奴洛陽也日上林苑中會理賢

用王元計意更狐疑又然援皆已發兵拒漢援上疏順聽許行

在所極陳戎費之術帝自時征還軍至第一驛象大潰拜援

隴西太守援擊破先零羌及參狼羌隴右清靜復平嶠南常嘗

言仗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會因奴烏桓寇捷

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

謂黃門郎梁松實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

賤居高壁自恃勲思詔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不免及

援出師虜遂散去時援年六十二矣復請擊武陵五溪蠻夷遇

賊攻縣多所斬援次下雋有兩道可入耿舒請從光道援

連援請遊壺頭水名帝從援策卒受困耿舒與兄舍書有依波

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解止以是失利之語舍得書奏之帝使梁

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干援為松父

友

受其

再

遂因事陷之帝大怒收援印綬後妻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然

後得歸葬

范曄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邀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王

將軍負隅之願蓋為千載之遇焉然其成人之禍智矣

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屬誠能

四視物之智而為友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怨自鑒其情

亦明矣

卓茂字子康元帝時學於長安稱為道德性寬仁恭愛性淡樂

直雅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清濁之間自未變至白首與人未嘗

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悅焉初辟丞

相府史事孔光孔光稱為長者後遷家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

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史人饒愛而不忍欺之初茂列縣有所廢

置吏人笑之郡城開禁皆封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

娼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乎帝時王莽居攝以病乞更始立

以茂為侍中莽酒知更始政亂乞骸骨歸光武即位先訪求茂

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軌範淳風誠

能為人所不能為大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

封褒德侯二子茂崇官之

鄭氏泉曰班史稱卓茂斷斷小宰無它庸能時年七十餘矣

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典同燕之君未聞立館何異夫商

容信賢周武王表其閭以對人望此光武之心也乃惟照之



為郭隗策錦豈可同年語哉若茂之行已立政廣德謙讓所居則化所去見思者僑彼氓隸國士又何能望之也班氏不能為別白言之故余為之表著云

不能為別白言之故余為之表著云

即憚子君章里攜詩獻厥春發明天文脩數王莽時寇賊群發  
 憚仰占爰知漢必再受命丘降大夫遠並素好士憚說之曰  
 敢希伊尹之旅應天人之變並奇之使尊爲安擇不謁曰未聞  
 師相仲父而可爲吏位也出仲父也田時說遂不受若西至長  
 安上書王莽言漢歷久長是孔爲赤制漢之祚孔字子夏憚上書  
 成欲使陛下轉禍爲福莽大怒即收繫獄會赦得出建武中至  
 廬江遇將軍傳俊東徇揚州情請憚上爲將兵長史授以軍政  
 所向皆下後還上諭之憚耻以軍功取位遂辭鄉里縣令卑  
 南嶺軍

商標

不卷七

身崇禮諒以爲門下掾博文人董子張者父老爲鄉人所害及  
子張病將終惸惸俟候之子張垂死視婢憫歎不能言惸曰吾知  
子不悲天命而痛警不僕也即將家處他人取其頭以示子張  
子張見而氣絕惸因詣縣以狀自告遂至獄令援手自向以要  
惸乃出因病者後爲上東城門候首遂出獄中寫役還推柁  
不開出令從者見面於門問惸曰火州盜寇遂不受詔帝乃廻  
從東中門入明日惸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結囊其如  
社稷宗廟何後令帝受皇太子誓許侍諸殿中及朝皇后廢惸  
言於帝曰夫婦之好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  
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巳帝曰惸善怒已重主知我必不有所  
左右而輕天下也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惸乃說太子宜固

左右及諸皇子引愬退身奉祿毋氏以明聖教不肯所生太子從之後守長沙坐事左轉芒長又免歸避地教授著書八篇以病卒

病卒

郭氏名曰通，名執，郭君章之爲人也。當其時，目擊齊宋饑餓，欸閉閭閻，詔豈不穰，直哉！又處光武夫婦父子之餘，人何其道之委蛇也！以師相伴，父自擬而不受，史記又述以弟功，取位志在遠大矣。乃西世之門下，擢汝南之功，卽謂爲之，又何渺小其就也。至其爲子張，觀仇又一似黃陵之勢，而卒以避地教授終焉。治原義，此所謂能勇能怯，知進知退者，卽使在西漢之世，得子房而與處，烏當亦其並亞與。

張姓字君祐，早孤，讓父兄除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愛業長。

41

口鼻法。

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皇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居焉及即位米欽薦爲召拜即中選爲蜀郡太守欽是漢進師克捷成都極其城慰撫史改州入院二年拜漁陽太守擊嚴請寬割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入漢陽界既大破之卽舉以靜賞於狐奴開穽田八千餘頃勸民耕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爲政衆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郎計吏問其前後守令能否蜀郎姓進曰張堪在蜀仁以德下廉能討姦削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愁握之物之<sub>之</sub>物雖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棄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嘆息乃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

范滂字叔度廬鄉後也范父遭西州喪亂客死及平與客步相



喪歸段胡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棺俱沈無傷其義餉求得之  
救佳免死蜀守聞後馳遣使持前寶物追范餉缺  
又固歸歸至服竟請京師受業事降上韓漢初隴西太守劉融  
脩礼謝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案舉范知事還雖解欲以權相  
解乃託病求去東至洛陽更名姓求代廷對徵卒及融裝轍下  
役范侍衛左右焉融繫出因病隨而視及死竟不言身  
自許事送後至南陽荏犀乃去後辟公府會時漢坐楚王事誅  
故人門生焚散視范獨往收歟之吏以聞顯宗大召范詰責  
范平頭言不勝師實之情罪當萬坐帝恠其志膽敢因問之由  
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入塞范自率  
士卒拒斬之匈奴由此不敢復至雲中建初中遷蜀即太守以  
商論

淳厚厲修成都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數創先令但嚴使

儲水而已百姓為便有五袴之歌

范碑論曰張堪廉范計以氣俠立名觀其機危急赴險院有

足壯有堪之臨財范之亡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雖音若

大高祖之召樂布明帝之召廉范加怒以發其志就戮更延

其寵顯義能從誠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極亦有開塞之感焉

任延字長孫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

更始初拜會稽都尉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道饋程祠延陵季子

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擢吏貧者輒

分俸祿以賑給之省諸平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

恩孝子就餐飯之建武中上書乞歸詔徵為九真太守九真  
借以則為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趾延乃令鑄作田器教  
之其間曰噫歲歲開闢百姓充給又歸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  
因俗好其令各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  
賜形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  
者如姓姓視事四年九真生為立祠後拜武威太守帝親見  
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發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  
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  
河西舊少雨澤為置水官吏脩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遣立校官  
自掾史子孫皆令肄學受業後其經後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  
之即遂有儒雅之士

泉按會稽有龍丘養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

公連辟不到掾吏白任延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

有京邑伯夷之節都尉掃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

曹奉謂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養乃乘輦詣

府門願得先死傳錄列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登酒

由是郡賢士大夫爭往焉夫以不辱志之長不赴公輔之

辟而受署於一都尉然則禮意之咸速人也至矣哉

鍾離意字子阿少為郡督即時郡縣亭長有受入酒禮者府下

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守曰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

清府內且瀾畧遠縣細微之患守甚明之遂任以縣事舉孝廉

再遷辟大司徒任勳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



過農私輟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惠亦  
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  
意遂於通解徒指恐所欲過與赴期與至無或違者顯宗即  
位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從舍廢政常車陳深殿乘遊甲之  
事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中夏旱而大起以宮意上疏請罷止以  
惠天心帝初大匠止作諸宮咸省不急遂應時雨焉時詔賜  
降胡子繼尚書事以十為百帝見大怒召即得管之意因  
入叩頭曰答官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執帝意解便後  
冠而顯帝性褊察朝廷莫不悚栗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  
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無改解之後德陽殿成百官大  
會帝恩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殺不立

卷九

卷九

卷九

鄒氏泉曰子阿自為小吏如封還記衣病使還建聽防廣  
歸歟母大抵皆為人所不敢為及其晉尚書而後陳服辦事  
止比官作上變異蹟亦多言人所不敢言總之非難能也乃  
其委珠璣一事余獨嗟嗟異之方交趾守之坐贓伏法也詎  
班賜賁物於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  
其故對曰臣聞孔子恐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  
門惡其名也此誠誠之寶誠不敢拜帝笑曰清乎尚書之言  
為平此真可以愧世之貪夫矣還史記不美其大而獨以解  
衣就格首稱余故特表其事云

曹褒字叔通父充特慶氏禮作章句辨難於是遂有慶氏學褒  
少為志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常憚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

漢儀禮晝夜研精沉吟思微拜博士會肅宗欲制禮樂上  
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政之意拜褒侍中召詣嘉德門令小黃門  
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初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  
今宜以五經禮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始終制  
典雜以五經禮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始終制  
度以為百五十篇奏上帝納之會帝前和帝即位帝遂以新禮  
二篇冠永元中大尉張酺等奏廣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帝雖褒  
其奏而漢禮竟不行張酺物識古為儒者宗作通義演經難論  
若干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者諸生餘人慶氏學盛行於  
世

卷九

卷九

卷九

范曄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未經禮參酌  
秦法雖適物類時有叔崩敵然先主之容典蓋多闕矣是以  
晉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嘆息所不能已也贊文實之  
遠圖明懿美而終其能用故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叔孫  
氏之學雖不孝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專命禮臣撰定國憲  
洋洋乎盛德之事屬而業絕天莽議出與端斯道竟優盛矣  
丁鴻字孝公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  
難為都講遂為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鴻父繼從叔祖  
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情盛幼小共策告及繼卒鴻當襲封上  
書讓國與盛不報既至乃挂衰經於家廬而逃去留書與盛願  
許爵仲公鴻友鮑駿遇於東海鴻陽狂不識駿駿止而讓之曰







言國家事未嘗不意焉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付賴之及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駕執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當為郎

郭氏泉曰危哉即公處實氏之際也以實太后臨朝而惡之陰負執當其爭立此卑子時忌且詆毀安至稱引光武誅韓彭戴涉故事安不見虎口矣安卒不移如山信哉王臣之烈乎况郭氏乃憲卒未有以害之誠以安素行高也及其理楚獄出原論者又不忍網入於聖古其仁心又足以厚後昆矣

高恭字仲康蒲寧時以經明與白虎同後樂恭直言符詔公事拜中今恭尊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事田累

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明直皆還而自責耕耕相讓建初中郭國堪傷緣犬牙緣以不入中年河南尹使掾肥親性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難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兒何不謂之兒言雖多將誰親豐然而起與恭決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也身今不犯竟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暨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掾賈者耳還曰安是歲為不生恭便坐廷中安上書言狀帝與之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鴻王和帝初立每言政事便益者無所隱歸其後拜為黃詩博士內是家法學者曰威恭再在公位選舉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著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卿舉者乎對稱能舉三公之卿終無所言後以老病

策龍

東披恭性謙退奏議依經皆有補益終不自顯故不以正直稱其所請款款德滿者即其所以謙也乃其所最難能者大實也恭博學至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即數以禮請不肯應毋非遺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斯堂欲授至王舉方正恭乃始為御史大夫自稱其先至郭氏之名而後出其受教為一至於果漢賢者雖多實行此一市恭為最優與

楊震字伯起少好學明經博覽家居於湖不營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賔慕而震志愈篤年五十始仕州郡大將軍卸陽關其賢而辟之至漢光祿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饒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庭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辱乎永寧初即太尉兩內寵始積

安帝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竊賂上既言之內侍皆懷忿延光初為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薦中常侍李閔至自往候震拒不許皇后兄執金吾閭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時詔遣使大為阿附倫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不肯豐等益無所顧忌遂共譖震忿怒志望帝收震太尉印綬旋遣歸震行至城西夕陽亭飲醢而卒

郭氏泉曰伯起之死死於忠也觀其至夕陽亭也慷慨謂諸子門人曰吾蒙恩居上司疾殺臣後棺而不能誅惡孽女嬖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醢而卒此即尸諫特君



遺意而守且水耕等青竟使露傍過側後門生有追封  
事者始得以禮改葬差之先有大鳥高丈餘集堂前俯仰  
悲鳴淚下雪地整畢乃飛去蓋上天出界以彰喪之忠也其  
后東有曹孫奇者嘗對靈帝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廣母比  
德唐孝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廣子孫凡後必復致大鳥矣  
嗚呼斯猶能聞東陽與脫又可知已四柱柱國豈偶然哉  
黃瓊字世英者之子也初瓊隨父在臺閣晉見故事及後居職  
逆錄官與爭議朝堂瓊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言宜賴有  
等之薦起士黃錯等有詔徵馬三年大半瓊復上疏言宜賴有  
政事損綱引見德陽殿奏修行籍田之禮頃之還尚書令奏增  
本俸及能從政者為四科以補左雄之遺補常飲喪喪大將軍  
梁冀瓊獨違胡廣等議增賸以為可比爵為合食四縣漢賜  
之產同於霍光冀恨之後冀被誅胡廣等皆坐阿附免廢而瓊  
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污至死彼者十餘人海內由是貪  
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點點傾動中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  
疾不起後復為司空以地震竟及疾又上疏切諫云  
卿氏泉曰黃太尉之當漢季所處亦危矣諸賢東推監臣先  
斥李固杜喬咸見殘賊而李雲杜衆旋亦升坐朝野之人以  
忠為諫矣而況太尉又冀所恨乎乃能以正直自全非有安  
現所施之嚴惠能如是至於五侯擅權無可奈何乃於垂危  
之日陳不諱之言此其為忠又至死而猶為忠

張綱字文紀留侯之七世孫也少明經學雖為公子駁辯為而  
屬布衣之節司徒辟高第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綱常感激  
慨嘆而上書願劉楨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初選遣  
八使徇行風俗皆著頑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  
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劾奏大將軍冀阿  
南尹不疑謀竊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為封豕長蛇謹  
儉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劾詔京師震  
懷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諸黑姻族滿朝帝雖知剛言直終  
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聚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楊徐  
間朝廷久不能討冀乃以綱為廣陵太守欲因以事中之前遣  
守軍多求兵馬綱獨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  
門以慰安之嬰深感悟明日車所部萬餘人歸綱綱入嬰廳撒  
遣却殺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  
之入情悅服南州晏然帝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  
綱在部一年卒嬰等五百餘人為制服行喪  
卿氏泉曰秦少游嘗言任法不如任吏為弊至多而於盜賊  
尤甚若以今日之法繩之則吏將皇恩救過之不暇何則非  
賊殺不辜則故縱反者也信哉秦觀文紀之於張嬰非所謂  
縱反者耶給其實則班宣德信降秦劇賊以幸南州較之龔  
遂之治邛邛又有加焉彼輩舉少年惡劇一旦收捕於虎穴  
中與其目耳具知主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若尹貴趙廣漢  
之治盜視綱斯其下矣



漢劉字升卿早孤能過尚書孝養祖母舉順孫國相奇之欲  
以為吏訓辭曰祖母九十非訓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  
尉李修府永初中羌胡叛破并涼議者欲棄涼州并力北邊  
說傳曰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則關陵單外議者喻言環一  
衣以相補猶有所完謂恐其疽食浸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誠  
宜今四府九州各辟彼州教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  
散外以勸勵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四府皆從訓議  
而劉隗兄弟以訓異其指欲以吏法中傷之除謂為朝歌長令  
治賊訓到官設三種募士角殺之賊由是駭散遷武都太守以  
計破羌通漕道歲省四千餘萬順帝初為司隸校尉時案中常  
侍張防用權勢受請託屢侵不報訓自繁廷尉奏言臣不忍與  
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嬰楊震之跡漢書 二十

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嬰楊震之跡漢書 二十

泉按漢劉性剛好刺舉無所回容數以此忤權戚遂充見讎

考三遺刑罰而竟老不屈嘗上書自訟曰臣將從史魚死即  
以尸諫耳直執訓乎觀其臨終謂其子恭言吾事君直道行  
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寬者  
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嗚呼余讀郭  
公傳知獲祥微應順源所難詰訓即殺賊不寬胡能必天之  
昌後哉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少修操行仕郡為戶曹吏上虞有  
寡婦至孝養姑盡終夫女弟詭婦鳩母訟縣即不察結竟其

罪皆知枉狀僞言於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去婦竟死  
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後太守殷丹到官嘗請府具陳其事  
丹歲設者而卒婦莫天應雨穀稼以登貧民乞拜徐令  
遷合浦太守即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  
賈種糧食先時守宰並多貪穢詭人珠水珠真不知紀極珠逐  
新從於交趾即累於行珠不止人物血膏窮者死後漢書 二十  
易前守宰之弊求民利病曹未喻藏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  
商貨流通稱為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舉車請之不  
得進乃夜遁去隱飢窮薄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封居止者  
百餘家桓帝時同郡尚書楊喬上書薦之竟不見用後漢書 二十  
鄉氏泉曰易中孚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夫豚躍

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于豚魚則無不至矣伯周之  
去珠復還非至信孰能早此者乎然此一珠也守取之則從  
民稼之則還何也此又損益之義為易取下益上則為損損  
上益下則為益故取珠以自殖者損也拋珠以厚下者益也  
一珠之去還損益之際有神宰之乎長民者胡可不學易  
也

劉龍字祖榮以明經舉孝廉除車平陵令以仁惠為吏民所愛  
毋族去官百姓往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七還拜會稽  
太守山民厚朴頗為官吏所擾龍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  
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老吏麗眉皓髮自若邪山谷  
間出人資百錢以漢龍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明府下車

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老吏麗眉皓髮自若邪山谷  
間出人資百錢以漢龍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明府下車



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藜送龍曰吾政何能及公言即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後為宗正卿遷司徒大尉以日食免罷前歷第一郎累登卿相而准約儉素歸家無積餘以老病卒於家

泉按劉寵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酒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與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夫古今大吏一出都下便擁蓋塞從蒼頭輩恒藉聲勢以貴郵館俱具遂成通弊况有隱其姓名求一憩息不可得而徑去者乎若劉公信長者矣

朱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及壯銳意議論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坑岸其父常以為尊嚴幾不知數馬足穆愈更精篤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年二十舉孝廉順帝末梁冀辟穆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地執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冀奏記以勸戒冀及冀驕暴下懷不悅穆終不悟永興初擢穆為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為中常侍並以椒湯穆穆不見冀即令長開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以威恩推直盡球賊渠帥擊劾推賢有宦者趙忠並父偕為瑛璫王面穆下即奪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以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赦之居家數年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請皆罷遣博選耆儒碩德與參政事故時中常侍帝怒不應穆

伏不肯起良久起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穆感時流薄慕尚敦篤嘗作崇厚論見比周傷義偏黨成俗又著德友論又奏教書詩記朝凡二十篇蔡邕嘗至其家手自寫之郭氏泉曰龜山楊氏嘗言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議論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蓋深以邕之言為未然然以穆之奏記極諫所以匡救冀者不遺餘力矣殆疾幾舉而不驚適而不繇者焉固與吾其為貞孤也且邕之言曰括二論而言刺諫者博而洽諫諍者斷交者貞而孤焉則貞孤之說龜山亦未之深究與

李固字子堅司徒劭之子也少好學改易姓名杖策驅馬發還師三輔學五經每到太學必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是劭子陽嘉中災異屢見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固為條對帝覽之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選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官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鮮印綬歸歲中梁商請為從事中郎商以後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懼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于商商不能用永和為荊州刺史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威職賜等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從固為太山太守還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是日有詔多所徵進勅免大抵納固言



也及中帝崩固以清河王禧年長有德欲立之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續年八歲是為晉帝時太后以此遭不造委任幸輔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深忌疾之又固所奏見官多然者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慧恐為後患使左右進壽帝皆煩甚而崩固伏尸號泣推舉侍醫冀慮事泄大惡之國議立嗣胡廣以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立清河王禧之議冀愈怒乃說太后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氏親郡劉誦等各謀立禧為天子冀因此誣固與文館為妖言下獄有貴戚族屬詣闕訴固枉者太后赦馬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己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少為諸生舉孝廉辟引司徒楊震府後為侍中漢安初以喬守光祿大夫使匈奴奏兗州奏泰山太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記宮濟北太守崔瑗等減罪千萬以上讓即舉家李父官喪皆冀所善選遷大司農時冀子第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爵上書諫之不省永昌守劉君世以金蛇遺冀事發覺為益州刺史種嵩舉劾以蛇喻司農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始為恨人冀女死喬獨不往會喪及喬為太尉不聽制冀妹厚禮又冀為喬舉記宮為尚書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群臣側足而立惟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海內嘆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官者唐衛左輔

等因共帶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據奉漢宗祀帝亦怨之及清河王禧事起冀遂誣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誦交通請逮案罪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李固既死冀使人脅喬曰早從宜令其自妻子可得全喬不肯遂收繫之亦死獄中

鄒氏泉曰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擅制臣臣虎視焉固持正守節以爭大義確乎其不可奪殺固所遺策書雖機失謀華猶悲悲而不能已而喬當李固見廢之後且正色一無所撓真所謂朋心合力者所以匡社稷者其始復明廣道成輩猶冀主耳論者乃謂固始就梁商之討後不發冀殺之舉動迂緩以為失計而喬繼固為相制命於冀相與就死為無益此皆以後人論前人亦甚易而不知當時事勢之不可為只有一仗節死義而已自固以死抗冀而天下靡然以效身成仁為俗然則李杜之死豈無裨於漢哉

李膺字元禮膺性簡亢無所交接惟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初舉孝廉為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求為門徒膺謝不受後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為節志者所羞陵辱至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畏膺畏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杜中膺知其狀舉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侯常侍皆綳臂屏氣休休不敢出者時朝廷日託綱紀頗絕膺獨持風裁



以聲名自高士有破其容授者名爲登龍門云及唐案殺張成  
成弟子年修上書告唐等養太學進士父結諸郡生徒共爲都  
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追捕黨人衆  
經三府大尉陳蕃却之曰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不辜而  
致收畧者乎不肯平署帝怒下唐等於黃門比寺獄  
實武卿青誤之獲赦免歸田里頃之桓帝崩靈帝之陳蕃爲太  
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謀誅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  
唐爲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中唐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  
捕鉤黨鄉人謂唐曰可去矣唐曰事不避難罪不逃刑臣之節  
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  
南陽  
張儉字元節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延熹中太守  
翟超請爲東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所爲不  
軌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迫絕章不得通因是結  
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爲儉所棄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  
與同郡二十四人爲黨於是刊章討捕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  
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  
考者布徧天下及黨禁解乃還鄉里三公並辟公車特徵皆不  
就建安初徵爲尉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去德已萌乃閉門  
懸車不豫政事  
鄉氏泉曰鉤黨之禍史氏以爲始於甘陵汝南而成於少府  
張儉豈不謂破柱戮朝案殺張成案劾侯覽而爲已甚之

亂哉余以爲不然夫桓靈之世主荒政譖國命委於閹寺  
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  
排品義公卿裁量廉政攄直之風斯以行矣矯枉過正卒成  
黨禍所必至也獨唐儉之激乎孰其生則若其得爲卿  
死則景從自未免歸罪至於拘城委諸破族屠身而爭爲之  
主信非兩人最賢而爲瑜瑕也若唐之事不逃刑例之禍反  
良善則二子固自有軒輊矣 按黃門寺之獄其所連又杜  
密陳朝陳寔寔之徒二百餘人而其名連頗存列黨綱傳  
者自劉淑以下合二十一人余獨紀李膺張儉者徒史氏所  
論成黨禍者而爲公解之也嗚呼恐亦不免董青之訕云爾  
陳蕃字仲舉著年十五嘗閑庭一室而庭宇蕭然父交薛勤來  
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  
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甚奇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以諫爭  
不合投傳而去後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詰蕃有所  
請託不得通使者許求謂蕃怒答殺之後爲大尉理河南尹李  
膺等忤旨之罪言及父覆誅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帝崩  
膺后臨朝以蕃爲太傅初桓帝故立后黨固爭立實后至是后  
臨朝委用蕃上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戮力以冀王室徽天  
下名賢李膺杜密等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  
而帝崩母趙婕妤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立攝諸事  
太后太后信之蕃與武共謀誅宦官曹節及事泄曹節等矯詔  
誅武等蕃聞難作持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



懷臂呼曰黃門及逆王甫與著相注通遂令收番送北寺獄殺之  
實武字游平融之女孫也武以經行名顯關西延熹中長女選入掖庭為貴人後立為皇后拜武城門校尉在位多聲名士清身疾色不略不通妻子衣食裁足而已時國政多失內有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建武上疏諫之書奏詔原膺等帝崩詔武父策禁中迎河間孝王曹宇宏豆之是為董卓辟武輔朝政常有謀逆實官之意時番私謂武曰今不誅即等後必難圖武深然之於是引同志尹勤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李膺等共定計策會五月口食番說武曰可因此與罷實官以塞父武先已白誅中常侍官鄧及蘇順等至是復教白誅實節等太后猶未忍武以所親黃門山北代書門令親飛使尚論

根未固徒欲迅水為謀鋤之計顧當時督者之罪豈無輕重先後之倫乃欲一槩施之使人自疑又遲回不斷舉動草草反結其黨與而連其姦謀卒而身死功頽以致何進小智又隨覆轍引義凶而授之柄至凶黨滔澤則劉氏遷葬於陵曰漢業將謝陳實扶起翻為振旅之禍前上語指前入甚易豈不可悲哉雖然朱子有言後人據紙上語指前入甚易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實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此論可謂恕而公矣

王允字子師世仕州郡為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員千里王佐才也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中平初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凡具發其姦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即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挾忿以事申允遂傳下獄將連會赦還復判史旬日間復以允罪被誅太尉袁曄司徒楊賜共職請之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允恨不免乃交易名姓潛側幽結河東陳留間及帝崩乃奔喪哀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獻帝即位董卓初遷都關中允奏令收飲諸星石室圖書秘錄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將具存允有力也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於允允矯情曲意每相承附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冀遂已兆密與黃琬耿舉公業勸



等謀誅之乃上揚贊士孫端並將兵出武關遣以討袁術為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援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名權受封侯食邑千戶卓將呂布使為內應會卓入賀布因利殺之乞初議卓即曲布亦數勸之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乞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賊失意望漸不相平乞性剛接候思卓既賊滅自謂無復患誰在際會每之溫潤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故群下不其附之及乞議罷卓將校卓即將李傕郭汜等不自安遂合謀為亂攻圍長安城收乞殺之

鄒氏泉曰范氏論乞為士雖以正立亦以謀存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隙而蔽其罪當此之明天下懸解矣而

能不以猜忤為憂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苟冒伺隙不為袒許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其論允數而當矣乃允功全元覽而身殘餘孽者謂其也則所謂時有隆夷事亦工拙者也若溫公論允專殺卓之功而以士孫端不伐保身為知則允無乃不得為智耶

戒洪字子瞻舉孝廉補郎中長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叔弟圖在社稷洪議超曰此誠義士幼命之秋也超然其言與洪見兄應計事超使洪請交讓諸則史期會融果將盟更相詳議洪乃攝衣登壇操血而盟薛氣慷慨聞者激揚自足之後各懷庭疑莫適先遣使還歸弟竭在眾垂放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兵謀其

雖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交好以洪領青州刺史洪棄青州居殘之後收撫離叛百姓便安任事二年紹憐其能從為東都太守時曹操圍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惟有滅洪必求救洪始聞超圖乃從既號泣並勒所部將赴其難自以累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洪由是絕紹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之紹得洪報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救援初尚掘鼠煮筋而後食兵將相抗而無有離城陷生執洪意欲屈服赦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為用乃命殺焉

鄒氏泉曰昔人論滅洪者或謂忿憤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

哭素之節存則未聞也戰或謂袁紹方睦紹之不聽未為過而洪之絕紹為不量彼此情氣或謂洪實游俠之靡非匡子之義勝少以余觀之諸論洪者皆不尋其端者也夫始洪之舉事也謂起口誅國殘賊為天下唱義其會多豫刺史兩盟也曰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隨首喪元必無二志此其志豈獨為一起其其路絕而依紹城陷而絕紹寧死而不屈紹豈以畢此志耳當時揭令紹出援師則超不死救卓延漢事未可知存則之業何有乎如是而曰游俠之靡不然矣

趙苞字威豪從兄忠為中常侍苞探其門族有宦官名執不與忠交通舉孝廉三遷為陰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番當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



入窰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載以擊即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首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母遂謂曰何得相顧以虧忠義苞即時進戰賊大敗其母妻為所害苞歛母尸自歸墓旁帝遣使吊慰主飲侯苞墓誌謂婦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鄒氏果曰程子言苞隨與虜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素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徐庶得之失此豈不義而程子言之哉然范曄有云中世偏行之夫雖事非圖圓良其風執有足懷者

其苞之謂與

荀威字文若淑之孫也父緄為濟南相畏憚宦官乃為威娶中常侍唐衡女威以少有名故得免於讞議威有意數見漢家崩亂每懷匡佐之義時曹操在東都威聞曹操有雄畧而度紹終不能定大業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操擊陶謙使威守甄城任以留事奉金三城以待操及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定呂布或諫以為將軍本以兗州前事若不先定山東根本時何寄乎操於是復與布戰布敗走兗州遂平李傕郭汜相攻催迎帝幸其營楊奉等時兵未車駕還洛陽操欲東迎車駕從都于許都操眾以為山東未定威曰今勢旋轉東京操燕我士有存本之思北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

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扶弘義以收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操從之及帝都許軍國之事操皆與威等為秉節既燕河朔之地有驕氣而操敗於張繡紹與操書甚倨操大怒欲先攻之而慮力不敵或量紹雖強終為操所制乃說操先取呂布然後圖紹操從之遂擒布定徐州後紹舉大眾攻許操與相拒保官渡欲還許以致紹師或曰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乃堅壁待之遂以奇兵破紹紹退走父操拔都自領冀州收有說操復置九州考度請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楚鄧潁海內大定乃議古制從之操上書表陳之功皆矚尸邑或深辭讓至十數乃止會劉表病死表子琮舉州降操黃昭等欲共進操詣國公九錫備物密以訪或或曰曹公本

與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勳庸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廢操心不能平及擊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岡輒留或參丞相軍事操軍遽渴或病留壽春操饋之食發視之乃空器也遂欲乘而卒帝哀惜之或行義修整而有知謀好推舉賢士時人多借其死之明年操遂稱魏公云

唐子西論曰識者謂或協規曲氏以傾漢祚晚節立異無救運移曰管仲相桓公伐山戎伐陳蔡伐楚伐晉其志欲尊周耳而桓公遂有封禪之志文君佐曹公平青徐平許洛平河朔平漢南其志欲尊漢耳而曹公遂有九錫之誥管仲知封禪之不可許也故設辭以拒之文若知九錫之不可長也故遜詞以却之管仲幸故桓公從其說以全勤王之功文若不



幸故曹公不用其計以成禍國之禍究其始終幸不幸異耳  
用心豈不同耶論者安得非之

孔融字文舉孔子二十世孫也性好學博涉多覽張儉與融兄  
儉有舊儉贊之以名捕儉也儉亡抵張不遇融留舍之後事泄  
儉脫走執一門爭死由是顯名辟司徒楊賜府時隱微官儉之  
舍鴻若融多舉中官親族言無河按河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  
軍楊賜是融奉請進不時通融即奏請還府授劾而去後辟  
司空掾遠處廣中即將會董卓立融每因對答諫有匡正之  
言以忤卓旨又獻帝御許融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  
偏宕嘲詠又嘗奏宜早去董卓之制千里蒙內不以封還  
諸侯操疑其所論漸廣盛傳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以  
微法奏免融官融餘後拜大中大夫融聞人之善者出諸已言  
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  
進知而未言以為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  
而却慮伏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除粹枉奏融言昔  
在北海欲規不軌又融為九列亮巾微行唐突宮掖又前與白  
衣櫛衛跌蕩放言對諸融曰仲尼不死大逆不道書奏下獄棄  
市妻子皆被誅

范曄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聚羣為之不殊

而已豈有良國卿利委屈可以無其生平歸食懷懷焉歸焉  
焉其與現王秋霜比質可也

鄒氏泉曰自古以來亡國喪君必有節義之臣獨東漢之亡  
無一人唱義於天下惟前此禪位二年時有京兆金市自以  
代為漢臣乃怒憤與少府耿紀丞相司直書果欲挾天子以  
攻魏南援劉備事敗至夷三族史氏又不為立傳遂使遷漢  
無聞泉因紀其人以繼文舉之後見當時樞樞者僅僅若此  
耳東漢號稱尚節義至禪代之際滿朝之臣拱手觀變倏躬  
魏廷若不知有漢者豈更黨錮之禍忠臣義士根萌無一遺  
耶余深為東漢慨也記此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  
及光武即位光乃改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  
之數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  
蕭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合於北軍給床褥太官朝  
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者因謂光曰公聞先  
生至願因旦暮自屈與言光不容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  
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顯爵得  
封秦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撫  
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又卧不應良久乃張目  
然視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  
陵我竟不能下汝耶升輿嘆息而去後引光入論道故舊相對  
累日帝從客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千往因共饌



卧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罷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諍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後從特微不至

梁簡鈞墓碑曰當宋平之後天地既開先生編其光陰而不見武帝反正雲雷既定先生全其道而不屈消息治亂之際卷舒夷曠之域如雲出於山遊於天復歸於無間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聲高節以遺後世可見於是矣頃曰季葉浩浩洗風蕩洋洋先生括囊鳥默同群四海既平故人為君富貴林我有如浮雲召至禁中告歸江濱下視天子上動星文接輿肆狂孤竹求仁介推山死雙膝蘭楚倚與先生異乎斯人俯仰去道從容屈伸清溪悠悠白石礫礫遺風是仰終古不

梁鴻字伯鸞幼遭王莽亂世長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澤覽無不通而不為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遭火延及它舍問燒者去失悉以承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因以執勤隣家耆老見鴻非但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就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擇對而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請曰竊聞夫子高義聞斥數婦妾亦懼寒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耳今乃衣綺縠傅粉墨

望鴻所願於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子之曰德耀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遊世今何為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採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歌帝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名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過吳將行作詩有過季札兮延陵朱買臣兮海陽之句至吳作大家車伯通居廬下為人賃舂每舂妻為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非凡人也舍之子家鴻漸聞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楚峻李

子楚子於龐傳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楚歸去及卒伯通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家旁成曰要離烈士而伯鸞高士可令相近妻妻曰歸扶風高士唱曰婦慙蕭君得天元純誕其生知裴括道妙而遊於世遺漢微缺澆風儼物君以為道不可以拘時故安節以高誦高誦不可以徵信故登印以作歌作歌不可以適患故適越以遐遁遐遁不可以不粒故寄食於舂曰是以孟氏悅其道而長之伯通尚其風而禮之安夫大也適其細忽夫詬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斯可謂高世之遠民矣陳寔字仲弓少作縣吏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詩嘗受業太學後避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妻以疑寔縣遂逐寔者按無實而後得出及為督郵乃案記許令禮召楊吏聞者咸歎服



之家貧以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尉高倫用吏倫  
教署為文學掾覽知非其人懷微見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情  
不可違覽乞從外署不足以盡明倫從之於是頗論怪其非  
舉覽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為衆人言之覽固自引行大  
下服其德後除太丘長修德清平百姓以安司官行即吏覓有  
訟者曰欲禁之寔曰欲以求自禁之理將何中其勿有所拘司  
官聞而數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  
相解印綬去史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建定餘人多  
遇赦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持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  
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  
歸葬潁川雖一郡舉至而名士無往者讓耻之寔乃獨吊臨  
及使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寔在鄉閭平心舉物其有爭  
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嘆曰寔為刑罰所加不  
為陳君所短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以訓子孫盜自  
授于地歸罪寔餘孽之遺緒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三公楊  
賜陳耽等常欺寔大任未登愧於先之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  
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謝之閉門懸車樓連養老孀家共刊石  
立碑謚為文範先生有六子紀湛景暉所謂元方季方難為兄  
難為弟者也

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群行成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  
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禁教發於上而風俗清  
乎下也

王烈字彥方以義行稱遇歲饑饉常分釜庾之儲以救里中  
者居常以典籍娛心諸人使從者遠近不覺而化自行學者多  
成器時在市井行步有異人皆別之州閭承風咸競為善鄉里  
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詰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  
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有頃行路老父擔重一人代擔行數  
十里問姓名不以告後老父復行失期於路一人見而守之至  
暮老父還見之即前者代擔人因擊袂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  
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烈嘆曰韶樂九成虞賓以和人能有感  
乃至於斯也遂使國人未其聞而異之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  
於烈或至塗而返或望塵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蔡  
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重車之亂乃與管寧避地遼東東夷  
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後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為長史  
烈乃為商賈自微得免嘗操累徵召遼東為辭而不違

泉按王烈行實有曰烈通識達道義不囿以顯川陳太丘  
為師太丘二子為友時潁川荀慈明質儉節李元禮韓元長  
皆就太丘學歎服列器業亦相推好由是道成德立海內英  
稱籍甚論者以為名聞在原寧之右由斯以言烈器識固自  
不凡而師友陶鑄觀摩之益復亦不少今世所謂師友者自  
文藝外一切置不講安得有德器過人如彥方者哉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少為書生淳熙鄉里無知者年四十歸召補吏選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粟米為限鷄家有穀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鄉學其制遊志者皆役以田桑穀設科罰躬助使事賑恤窮寡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母詣覽告元不孝覽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警以獨稱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里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泉所生也

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今日太學度長福飛名譽甘主簿後耳以一月俸為資勉辛景行覽入太學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字覽不與融言融心獨奇之謂曰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正色曰天子脩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

州郡並請皆以疾辭有豪範然喜怒聲色之異家人莫得見焉史補  
泉按謝承書言陳元事與史所紀稍異云元母詣覽言元不孝覽呼元誨責以十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感悔到母床下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驢子罵母乞今自改母于更相向泣於是元遂情孝道卒成佳士蓋嗟今世生陳元之罪者不少矣安得有蒲亭長不罰之化乎  
昔嘗字叔度世貧賤父為牛醫穎川前叔至慎陽遇覽於逆旅時年十四歲疎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覽曰子吾之師

表也既而前去袁閭一作所未及旁聞述曰子國有類子牢據之乎聞曰見吾叔度即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慮未嘗不正容及歸問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視其人則瞻之任前忽為在後同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嘆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服印綬矣太守王龔在即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焉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閭不宿而退進仕從雷黨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聲諸凡臨暗幽暗泉雖清而易絕叔度汪若千頃波澄秋清消之不濁不可量也愚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意亦不拒之暫到京而還年四十

入終天下號曰徵君史補  
范曄論曰黃憲論風奇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眼深遠去則各持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遊以為憲曠然其虛懷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外清濁未識其所以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幾乎故當著論云  
徐輝字孺子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其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公府既謁而退蕃左郎不接賓客唯得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碑誌曄亦不就俸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赴及瓊卒曄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鷄黍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得也乃還



能言語生茅客輕騎追之及於塗家為誤假其言檣橋之事隔  
缺去謂客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特願非一絕所維何為柄柄  
不虛寄處及林宗有母憂傳世吊之置生蜀一乘於廬前而去  
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平生  
窮一乘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徵詣輪聘會幸  
張九齡徐卿理畧曰公受天元休合道儒出在漢之手遭時  
遇蜀不抗道以此物故退耕山林不旬利以辱身故進無祿  
位與結在心而經附于世應物以會通全已以歸正漢廷所  
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歟子宜過通而已哉銘  
曰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丘餘出朱生斯得英英先生德不  
可名麟出無應鳴飛入冥道高事遂跡陳名即勒石舊邦以  
高翰

觀其妙

卷七

郭泰字林宗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庭林宗曰大丈夫  
為能處牛背之役乎遂辭就成阜屈伯彥學三年學畢博通墳  
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時人莫識之陳蕃符融一見嗟  
異因以介於河南八李膺膺大奇之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  
林宗者也其聰敏過人高雅博學今之華夏鮮見其儔遂相友  
善於足名震京師士爭歸之裁判常盈車式問汝南范滂曰郭  
林宗何如人滂曰聰不遠親貞不遠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  
友吾不知其人也後遭母憂有至孝稱林宗推長人倫處朝而不  
為危言愛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及黨事起知章之士多欲  
其害惟林宗及汝南朱閭得免焉遂開門教授子弟以年歲建

高翰

卷七

寧和陳蕃實武為閩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嘆曰人之  
亡亡邦國珍瘁瞻烏吳止不知千誰之屋耶嘗評兼高叔度之  
器勸茅容孟敏之學歲張羊仲舅牧之中知范特如所鑒云  
論黃允守道不駕謝顯並不入道其後皆如所鑒云  
范曄論曰蓋周有言人情激于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沉沮  
難徵故深學之世流於情貌則將之變非常所難而林宗雅  
俗無所大特其明性特有不平然而言言皆實時懷  
陶鑒道使士慕成者雖墨翟之死不謂也  
仲長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曉於文辭游學青徐并冀之  
間與交者多與之戲帝時有并州刺史高幹來紹明也素貴招  
致四方將士士多歸附統適於幹嘗待過訪以當時之事統曰  
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  
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無異幹以并州殺卒至於敗統性儉  
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  
起常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  
滅優游樞卿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著論有道選一  
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等語天  
作二詩以見志畧曰飛鳥遺跡蹤跡城亡後騰蛇棄鱗神龍長角  
解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抗志山棲將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  
為地柳絮迷翔太清縱容容治尚書令聞統名奇之舉為尚書  
郎後論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嘆息  
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萬餘言如理亂篇損益篇多







不咸德操云

泉按裴陽記曰孔明母至德公家獨居床下德公初不令止  
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河上先人墓德操竟入其室呼德公  
書使速作泰徐云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雖  
并於堂下奔走供饌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也古人惟好其率乃爾今世安得有此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年十六喪父中表惡其孤貧咸共贈賄  
悉辭不受後以送終素與平原華歆同郡而寧相友善俱游  
學於異國並欲慕陳仲弓之志莫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  
外遂與原及太原王烈等至遼東度虛語以符之既往見度乃  
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鄒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稅

四十六

四十六

老曹操為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及中國少安客入皆還  
和寧宴然若將終焉初問華歆為司徒薦寧下冀位來歆寧  
遂將寧屬海還即自寧之東也度康恭謙之前後所資遣  
皆受而藏諸既而西渡盡封還之明帝即位太尉華歆  
寧詔以寧為光祿勳給安車吏從百餘道上厨食上道先奏寧  
稱草莽臣上頭問辭正始中大懷陶丘一等復薦寧特具安車  
蒲輪未加璧璫焉會寧卒初寧妻先卒有勸更娶者寧曰每  
有負子王服之吉意常嘉之豈自遺之而潘其本心哉竟不娶  
蘇子曰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  
秦漢而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荀文若  
以才智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

子房比然至於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張子布忠亮剛斷  
事孫權兄弟成江東之華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  
君臣之義其能華子然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  
曹公之終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許文休以人  
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許克成蜀文休踰城出  
卒雖年以為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  
直已者終害其身而枉已者終喪其德廢亂而能全非幼安  
所論與哉



尚論編卷之八

三國

諸葛亮

關羽

張飛

龐統

法正

蔣琬

費禪

諸葛亮字孔明早孤隨從父玄住依劉表嗣川玄平亮躬耕  
 於野雖無名聲而為梁父吟一語張時相識其志每自  
 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崔州平徐庶謂為信然庶見  
 劉備言之由是備遂請亮凡三往乃見因曰孤欲信於大義於  
 天下計將安出亮答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  
 侯此誠不可與爭鋒惟攬有江東已歷三世將軍既帝室之  
 胄信義著於四海若將有荆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  
 內修政治外親時勢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漢之費禪  
 南陽劉表會表卒子琮遣使舉州降操時備屯樊南行據追  
 之自江陵將順流東下亮請權說曰將軍誠龍興豫州備現同  
 力破操軍必多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連綿足之形  
 成矣權即喜從之遂引軍如備後遂收江南後備攻劉琦與張飛  
 趙雲等率眾近江與備共圖成都和平備外出亮常鎮守及  
 典群臣勸備稱尊號亮為丞相備病篤亮以後事政事無巨  
 細咸決于亮亮乃約官職備法制常自校簿書至流汗焉三年  
 亮率眾南征斬獲擒孟獲西南夷不復反乃治戎講武以備  
 大舉五年卒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表大畧言開張聖職無辜

忠諫之路官中應為可休勝屬威不容不宜與同官中之事

悉以咨郭攸之費禪董允等營中之事悉以咨向寵而與率三

軍北定中原攘除奸凶順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執先帝

而忠陛下之職分也六年遂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齊整號令

明甫始親以昭烈既前救救然無則是以略無備讓而卒聞

亮出朝野恐惶於是天水等三郡皆叛應亮關中響震魏主

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超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讓連即

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超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讓連即

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超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讓連即

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超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讓連即

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超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讓連即

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超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讓連即

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超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讓連即

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超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讓連即

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超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讓連即

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超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讓連即

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超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讓連即

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超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讓連即

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超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讓連即

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超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讓連即

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超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讓連即

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超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讓連即

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超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讓連即

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超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讓連即

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超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讓連即

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超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讓連即

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超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讓連即

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超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讓連即

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超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讓連即



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賈思之所以愈忘其身者也亮之既卒也豪立雷注李平致死二人皆亮所廢亮云魏

裴晉公武侯祠堂碑畧曰當漢祚長陵人心競逐公是時也

二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蜀漢劉氏續承舊服結吳魏魏蜀相援漢由僻陋而改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以用足而不曰凌我以生于受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威定而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服諸葛亮也不取角其勝負而止候其有亡法加於人也雖從死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夷世而見思此所以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彼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客論節

制之師以進取之尤語化成之道不其謬與噫夫委棄荆州

不能遂有三即此乃務增德以吞字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分兵屯田謀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雖平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絕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領一國聲震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非庸運五百道冠生知蜀以臻於此乎鄒氏泉曰蘇東坡跋三國名臣贊曰孔明親然三代玉者之佐未易以世論也乃又謂劉表之喪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歎即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使治兵汲旅為仁義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響應難矣然葉氏嘗

言之劉焉乘間據益亦漢之奸賊及璋以孳息闇弱復益王土則取劉璋者正所以為我也此亦一道要之孔明在隆中時二劉方保荆益已歆嘖而有之不如是則為足之形不成孔明之所以酬先主者釋此無可為矣識時務者以此諒孔明可也

關羽字雲長亡命本涿郡劉瓛駭先主於鄉里合徒聚而羽與張飛為之禦侮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駕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獨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胄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還小沛建安中車胄操東擊先主破之獲其妻于進拔下邳羽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時萊紹遣顏良

攻劉延于白馬操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操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初操壯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情問之羽曰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吾終不背吾要當效之以報曹公乃去耳操聞義之及羽殺顏良拜書告辭而奔先主于袁軍從就劉表合表卒于瑯琊舉州陸操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觀拒操操引軍北還先主收江南以羽為襄陽太守盡統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務操權令諸葛瑾從先主求荆州諸即先王不許瑾遂置長沙陸零桂陽三郡長吏羽盡殺之權大怒遣呂蒙取三郡先主因自蜀至公安遭羽爭之權使



魯肅將兵羽先主聞操將攻漢中俱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操  
遂分荆州於是先主自為漢中王還治成都拜羽為前將軍假  
節鎮羽率眾攻曹仁于樊操遣于禁助仁禁因水漲七軍皆沒  
遂降自許以南往往應羽威震華夏操議徙都以免其鋒  
司馬懿將濟以為關羽得志權必不領也可遣入勸權驕其後  
許劉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曹軍常勸權以曹操  
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及呂蒙代爾屯陸口以為不如  
取羽全據長江權善之權常為其子求婚於羽罵其使不許  
婚權大怒及羽攻樊呂蒙上疏說詐發兵襲羽又廢芳傳士仁  
素皆嫌羽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投羽言還當  
治之芳仁咸懼不自安於是權陰誘芳仁使人迎權而操遣徐  
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還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眾妻子  
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於臨沮  
張飛字統德少與羽俱事先主兄事羽先主從操破呂布隨還  
許操拜飛為中郎將先主去操依表紹頃又依劉表表卒操入  
荆州先主奔江南操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  
操至棄妻子走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渡水斷橋頭目攔矛  
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  
既定江南飛守宜都對新亭侯使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  
劉璋飛與諸葛亮沂流而上分定都縣至江州破璋時巴郡太  
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顏答曰我州但有  
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斬顏顏色不變曰

斬頭便斬頭何為怒耶飛壯而驍之引為當先飛所過戰克與  
先主會于成都益州既平以飛領巴西太守操破張魯留張即  
守漢川即督軍下巴西飛率精卒從他道襲即軍遂破之巴土  
獲安先主為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假節車武中進討西蜀侯  
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行辛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  
而不恤小人先主嘗戒之曰卿用殺既過矣又日鞭撻捷兒而  
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  
自關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張達范疆殺飛以其首奔孫權先  
主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陳氏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  
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  
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龐統字士元德公從子也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統弱冠往  
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書至夜微甚異之稱  
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斯頭後郡命為功曹性好人倫  
前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才問之答曰當今雅道陵遲方欲興風  
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援  
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過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先  
主領荆州統以從事守未陽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遣先主書  
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  
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與譚犬語之以為治中從事親  
待至於亮亮留鎮荆州統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



言因此會便可執之先王不忍璋既還成都先王當為璋比  
漢中統復說上中下三計先王然其中計即斬璋將還向成都  
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  
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王醉怒曰武王伐紂  
前歌後舞非仁者耶卿言不實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  
王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願謝飲食自若先王謂曰向者之  
論阿誰為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王大笑宴樂如初又進圖維  
縣統率眾攻城為流矢所中卒先王痛惜言則流涕

論綱

卷八

七

王失專在先王失君臣俱失無乃士元分謗之言乎  
法正字孝直建安初天下饑荒正入蜀依劉璋久之不任用益  
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付璋不足與有為常竊嘆息於荊州  
見操邀勸璋絕操而自結先王舉正往後松說璋宜迎先王使  
計張魯復令正街命正既宣指陰獻策於先王曰以將軍之英  
小乘劉牧之懦弱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實益州之於  
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王然之許江而西與  
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正賤與璋以為可圖變化以保蜀  
門先王遂遣圖成都益州既平以正外統和畿內為謀主一食  
之德雖此之德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宜  
啟主公抑正威權亮曰主公在公安進退狼跋豈能轉瞬之過

近生得獻人法孝直為之輔翼然則期期不可復制如何禁  
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即使正說先王曰曹操身處北還此必  
將內有憂逼故耳舉眾討之必克先王乃命諸將進兵漢  
中亦亦從行遂渡渭水大破夏侯淵軍先王立為漢中王以正  
為尚書令明年卒先王為之流涕初璋與正相尚不同而  
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用先王代其而破時正已卒亮歎  
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矣亮行必不傾危矣  
劉氏泉曰孫權引備困於于之說謂諸葛亮不敵先王抑法  
正之擅殺為失政則亮亦一說然秦昭王以范雎之故至賢  
平原君移書趙王以求魏齊之首李廣諍霸陵尉上書自劾  
漢武帝有報恩復讐朕所望于將軍之詔民有訞郭進舉等  
其女者宋太祖怒而驅出其人且曰得吾貴臣顧不可取此  
三人者卒皆有以報國世之英君哲王所以役使豪傑彼自  
有意義然則盛之言固曲士之見也

論綱

卷八

八

董允字休昭先王立太子允以選為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丞  
相亮北征任漢中慮後主富于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  
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言之允處事為防制甚謹匡救之理後  
主常欲求擇以充後宮允以為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  
嬙已具不宜增益然執不聽後主益威權之後主漸長愛寵  
人黃皓皓便辟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  
下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  
書令費禕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即中表鳴善候詣允候



少官微見允得出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閣精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掃等寵駕不行其守正士凡此類也

泉按休昭之既卒也陳祗代為侍中上承主指下接閣暨至與昭互相表裏昭始預政事祗死後昭從黃門令為中常侍奉車都尉攝弄威柄竟至覆國蜀人由是無不追思休昭者則一正士之存亡國小人之進退國家之盛衰所關也彼允者何以死哉

蔣琬字公琰以州書佐隨先王入蜀除廣都長先王常因游觀輒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王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時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加察之先王雅敬亮乃不加罪但為免官而已建興初琬茂才遷為參軍亮在漢中又數外出琬常足兵足食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常與我共贊王業者也

亮表後主曰臣若不奉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為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群僚之右既無威容又無喜色神守默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初命琬開府明年就加大司馬東曹掾揚威素性簡畧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搢戲於琬琬自為戲解不較又於農場畝會戲琬曰作事情憤誠非及前人主者請治敏琬曰吾不如前人無可推也後敏坐事繫獄衆人恨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有道皆此類也琬多作舟船欲由漢水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

得時行後承所喻指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街持河右臣當歸軍為維鎮鎮遂還任治疾轉增劇卒

費禕字文偉少孤依族父伯仁遊學入蜀會先王定蜀禕遂留益土先王立太子禕與重允俱為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亮嘗遣禕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嘲無方諸葛恪羊衝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禕頓首亮據理以答終不能屈權甚器之還還為侍中亮北住漢中禕為參軍以奉使稱旨頻今至吳連晉官親延與長史楊儀相抑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諭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禕當國功名累與蔣琬比及出仕漢中雖身在

外廢賞威刑皆遜先詔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明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為循手刃所害

郭氏泉曰陳壽評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不單足以邊境無虞抑亦和一是則然矣然猶曰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非也夫琬禕為相亮禕為一未嘗苟功妄動有所虧喪外却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治小居靜可謂兩得之矣試觀裴松之論邈知余言非虛云

張昭 周瑜 魯肅 呂蒙 陸遜 陸抗

張昭字子布少好學博覽群書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楊



上昭南渡汪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文武之事一以委之策昭亡以第權託昭昭率群僚立而輔之魏黃初間遣使者邢貞并權為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汝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丹故乎貞即趨下車權嘗暗酌酒飲諸臣醉後語中乃止昭出坐車猶運之以計晨夜之飲諫權為龍酒權當置丞相舉昭權曰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然答將典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顏祥權既稱孤昭每朝見所氣上厲義形於色會直言逆旨以老病遷居里宅著春休傳解及論議王後蜀使來顧德義而群臣莫拒權嘆思昭為後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曰淵背親求援非本志也臣恐兩使不為淵所害也

卷八

交取笑天下權卒遺彌晏注昭念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士塞其門昭又于內以上封之及淵果殺彌差權欲慰謝昭昭固不起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問諸子其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責事昭不得已然後朝會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悼之

卿氏泉曰子布受遺輔佐功勳克眾忠義才直動不為己乃以廢見權以高見外既不位宰相又不保師歸至于從容闊巷以自養老昭則得矣權之於策亦不速速其哉或恨昭不林嵩岳等贊而乃攝挫於會稽其惜之深矣

周喻字公瑾孫策時東侵到歷陽聽書報喻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也遂從攻橫江之賊林陵多所破拔喻還壽春

表術欲以瑜為將瑜觀術終無可成故求為居巢長假途還吳策親自迎瑜以瑜恩信著於廬江與兵騎出僞牛渚果能推絕事瑜與張昭共掌眾事及曹操入荊州劉琮眾眾降將士聞之皆恐俱議者或謂不如迎操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往夏口城之南操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迎操遇於赤壁瑜即部將黃蓋計詐言欲降放火衝燭繼乘風發火煙炎蔽天操軍遂敗走保南郡曹仁等守江陵瑜又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公兵潰退瑜與呂蒙救之圍既解乃渡也北岸克期大戰成擒案行軍書云瑜與仁由是遂進劉先主領荊州牧治安安瑜上疏言劉備以魯豫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今猥割土地以資其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又恐先主難卒制故不納後瑜又請宗言乞與奮威俱進取可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圖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遁於巴丘病卒

卷八

魯爾字子敬家富千財以賤窮結士為務周瑜為居巢長時數百人故過候爾并求資糧爾家有兩園木各三千斛爾乃指一園與瑜瑜益知其奇遂相親定僑札之分後去表術就瑜瑜因薦爾於權權即見爾與語甚悅之曰何以佐我爾曰為將軍計惟有馬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何者北方多務因以勸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



此高帝之業也。權曰：此言非所及也。然吾所重之及重操向荆  
州劉先主懷遠奔走，前徑迎勳。先主與權協力拒操，會操有欲  
東之問，諸將皆勸權迎之。權曰：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頭早定大  
計，衆議莫用也。時周瑜受使至鄧陽，肅欲遣召，命還遂任瑜以  
行事。肅助畫方畧，遂破走操。後劉先主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  
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操。周瑜病上疏，薦魯肅自代。肅初仕江陵，  
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及劉羽與肅謀殺操，上疏請操分轄。  
肅常以款好托之。先主既定益州，推求長沙雲桂三郡。先主不  
許，權遣呂蒙率衆進取，備遺羽爭之。肅往益陽與羽相拒，因邀  
羽相見，責數羽。先主遂割湘水為界，於是罷軍。肅卒，權為舉哀。  
又臨其喪，諸葛亮亦為發哀。

尚書

卷八

十一

呂蒙字子明，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為孫策討討山越，蒙編  
隨當擊賊，當頗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時當職吏以蒙年少，  
壯五輕之。又於會稽辱之，蒙引刀殺吏，自首蒙召見奇之，引置  
左右。及當死，張昭薦蒙代之。從討丹陽，所向有功。以蒙陳就禽  
黃祖，晉中即特遂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林，林圍曹仁於  
南郡，又說瑜外遣三百人，柴斷險道，敵走，得其馬解。周於是  
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抵  
定荊州。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還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有言  
蒙功名日顯者，肅遂詣蒙。蒙因為圖畫，蜀五東圖於是越席  
就之，遂拜蒙母，結交而別。後從權拒曹操，操遣使奇計，又  
勸權夾水口立塹，所以備禦甚精，操不能下而退。既而破曉，賊

還，舉防未期，而應度賊起，諸將討擊不能禽，權曰：鴛鳥累百不  
如一鴛，復今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得為良民。是時劉先  
主令關羽鎮守，專有荊土，後令蒙西取長沙雲桂三郡。蒙移書  
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蒙令劉玄之誘普，  
為陳福禍，普懼而聽之。及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與關羽外士接  
境，知羽驍雄，有并吞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乃密陳計，蒙圖  
取羽，惟恐關羽遂定，蒙未及受封而疾發卒於內。蒙  
陳壽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誅不臣，雖謂之明，出衆人  
之表，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識，不計謀，卻言爲勇，最  
其妙者。然以此目初雖輕果妄殺，終不免已。有國士之  
量，豈徒武將而已乎。

卷八

十一

陸遜字伯言，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權以元氣女  
配遜，數訪世務，因造遜討賊，即費援應，時破敵，散所通，肅清還也。  
蘇胡會稽淳下，式表遊柱，取民人愁，據所在，避後諸都言吹，稱  
式佳吏也。意蒙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此誠長者之舉。呂蒙  
稱疾詣建康，權問誰可代者，遜曰：陸遜聰深，長才堪負重，錄可  
大任，而未有名，非羽所忌，無便是過。乃召遜代蒙，遜至陸  
口，書與羽有誼，下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慮。遜即欲成，形狀  
陳其可舍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為前部，至即克公  
安南郡，又多所破走，斬獲黃武初，劉先主率大衆來向，西界與  
吳相拒者六越月一日，平地立營，欲以挑戰，吳將皆散擊之，因



曰此必有謫且觀之蜀討遂不行比遜將改漢軍諸將難之遜曰備軍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角此寇正在今日敕人各持一把茅以火攻之蜀將多窮遁請降兵死者數千軍資累盡先主因夜遁僅得入白帝城為大樞書督辦蜀兵時諸將照應關之曰必何以不說諸將遂降者耶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足對功臣國家所當重用此大失事者也臣雖雋儒懦懦相如譬如虎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衡善亦為中也臣願為丞相因太子不安上疏叩頭流血書三四上權亦遣中使覲讓遜遜以憤老幸遜次子抗薨父東還諸都謝恩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五年抗禁絕賓客中使暗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條權意漸解孫皓即位領益州牧

蜀論

卷八

十五

聞都下政令多闕憂除慮遂上疏言之有事君之義拜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之語并陳時宜十七條時何定并推闡官頑政抗上疏曰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數心素篤而情愛易移哉又國家師旅仍動有百姓疲弊上疏頓顛蹙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變伺隙庶無悔吝無何疾病乞以西方為屬遂卒

鄒氏泉曰史氏奇遜之謀畧又嘆權之識才所以克濟大事豈不信哉方孔明之秉蜀政也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書有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及遜為丞相權詔褒之至比之伊呂所以任寵遜者隆矣至矣乃其卒也遜求諸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竟



雖領子冀武不能過也

泉按公達與鍾繇書錄言我每有所行及獲恩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雖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卒故世不得盡聞也夫繇號稱開達理幹其心服公達乃爾非虛也史氏稱爲良平之並厥有自與賈翊字文和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關忠異之謂翊有良平之奇董卓入洛陽時翊在卓婚牛輔軍卓敗輔死眾恐俱校尉李儼郭汜等欲解散歸鄉里翊曰不如率眾而西所在救兵以攻長安爲董公報讎也蓋其志未遠後謂爲尚書典選衆多所匡濟儼等親而憚焉及出天子讓大臣謂有力焉天子既出翊上還印綬去惟託殿後又去環依張綱時曹觀公拒衆紹于官渡紹遣人招繇并與翊書結援繇欲許之翊曰不如從曹公繇從之費公見之喜執翊手曰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表謂還冀州收并兵出圍擊破臨官陂調遣及破韓遂馬超一承用謂繇也是時曹文帝爲五官將而臨蒞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翊教文帝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不遽子道文帝因繇自砥礪曹公又嘗屏左右問謂繇然不對曹公問故謂曰適有所遇曹公曰何思謂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太矣於是太子遂定文帝即位問謂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與江陵之侯士卒多死

鄒氏泉曰文和經達權變矣無遺策陳壽一之于荀攸以爲

良平之亞余考其事而究其志蓋謂自以非曹公舊臣而策謀深長俱見猜疑閹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故天下之論智計者多歸之然當董卓之攻元惠既棄矣而厲階更結使邦國遺珍瘠之哀黎民嬰周餘之酷實由謂之片言也裴松之歸以兆亂之罪謂亦何所逃哉

毛玠字孝先少爲縣吏以清公稱曹魏公昭亮州郡爲治中從事玠語魏公曰夫兵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畜軍實伯王之業可成也曹公敬納其言與崔琰並典選舉所用皆清正士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士爭以廉節自勵拜魏文帝爲五官將親詣玠屬所親玠以非選次不奉命大軍還都議所并省玠請歸不行時人憚之初曹公平柳城班所獲

器物特以素屏風素憑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魏國初建復興選舉時太子未定而臨蒞侯植有寵玠察以袁紹嫡庶不分覆滅諫之後群僚會玠起更衣曹公目拍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崔琰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出見顯面及者其妻子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監此也曹公大怒收玠付獄拒階和冷進言救之健得免黜

泉按玠行實有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格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僞建遜行仰阿黨諸宰官治民功績不著而私求寵者皆免黜停廢于時四海翕然厲行至人擬靈食之松家象曜繼之擇魏公既知而嘆賞之矢竟以清蠅得聲至見盛嗣孫盛嘗言之涕高然何出後作相玠之一責求見擢故二主



度量信殊絕矣

鍾繇字元常從父瑜供給繇資費使得舉學舉孝廉後辟三府是時漢帝在西京李淮郭汜等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曹公領兗州救遣使上書催記議留曹公使拒絕其意繇說隋記等曰曹公兗州乃心王室不當違其忠款由是催記等厚加答報曹公使命遂得通後惟骨天子繇與策謀天子得出長安并錄前功封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兵相爭曹公表繇持節督關中諸軍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各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其後斬郭援韓遂等降車于前討破河東諸寇繇功多繇功也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從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實曹公征關中得以為資文帝在東官賜繇五熟釜金銀之器為作銘勒釜口以贊揚繇美及繇祚遷太尉比之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為一代偉人云泉按魏書有司議繇以為繇昔為廷尉辦理冤獄決繇明疑民無怨者由干張之在漢也乃策繇曰成侯賓爾則繇之用法信平而怨也乃具為大理時詰毛玠之非顯墨也曰譏謗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言上聞朕聽似不無深文焉豈一時希曹公指即不能令玠狀對何東之太迫也華歆字子魚為唐為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園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時王莽與豪傑謀廢帝呼歆與周丘共定計洪歆行歆止之曰禍將及矣後其果敗洪乃服憂帝崩何進輔政徵歆為尚書即重車遠天子長

安歆求為下却令病不行後至徐州詔即拜歆豫章太守為

政清靜不煩吏民感而愛之曹公在官渡表天子徵歆後代商或為尚書魏文帝踐阼為司徒歆素清貧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公卿常並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異日以歆蔬食下詔特賜御衣為其妻子女女皆作衣服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為安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帝從其言黃初中詔公卿來獨行君子歆舉管軍帝以安車徵之明帝即位轉拜太尉歆稍病讓位於弟肅帝不許遣常侍繆襲奉詔喻指須君到然後御坐又數病歆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

鄒氏象曰子魚之為人清純德素史氏評之積德居順傳子

清純

卷八

漢伏后十事至壞戶後壁牽后出被髮徒跣以過帝前為賢者所短然則管寧華歆優劣豈獨在金之顧不顧我桓昭字公仁曹公領兗州遣使請張楊欲令假坐西至長安楊不許昭說楊宜通其上市并表薦之永為傑分楊從之曹公遂與西方往來建安初曹公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昭今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今惟有移駕幸許耳曹公曰此孤本志也楊遂近出果兵精得無為累乎昭曰奉勇而寡慮何能為累乃即遣使請奉使大駕至許後曹公遂受魏公親王之號皆昭所創也魏文帝踐阼常從大駕東征明帝即位上疏陳末流之弊以為當



今之士以交游為業以勢利為先合黨連群互相褒嘆以毀言為戮戮用黨譽為爵賞又或有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往來禁與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騭等

鄒氏泉曰公仁主紹從擇其智誠足以燭成敗矣而創議九錫儀物以彰操殊勳使建爵親公至與或書乃躋操於姬旦呂望之上夫姬呂輔初上佐帝業德業光明後備而操陰賊險狠特鬼域之雄其與姬呂不可同年而語明矣公仁之論無乃不知分量乎故其才策謀略僅得與管見郭嘉劉曄蔣濟相等將不能進之於荀攸也史氏則嘗有說矣

劉劭字孔才建安中為計吏詣許至黃初間受詔集五經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覽明帝即位出為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

之徵拜騎都尉著律象論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有詔博求賢夏侯惠薦劭曰伏見常侍劉劭忠篤思慮周于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群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士慕其玄虛讓文學之士慕其推步詳察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壯意恩之士知其沉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畧數要策謀之士替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已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若此人者非世俗所常有惟陛下使得自盡于前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雖類細格又請制禮作樂以移風俗正始中執經講學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

泉按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時傳為司空掾有難劭論大畧以為方今九州及京城未有六卿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殿最之課未盡人才故當時法亦不行溫公嘗言之知人之道雖謂謀於人而決之在己雖考狀于迹而察之在心研覈其實而斟酌其宜不得僅為之法而悉委有司蓋亦有所不滿于劭也然其該實學稽文賢周洽概觀斯亦足以稱矣

陳群字長文寔之孫群為兒時嘗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與吾宗劉先王臨豫州群為別駕後隨父紀避難徐州曹公辟為司空西曹掾屬料難周達必敗後僕達皆坐殺允誅薦陳矯戴乾乾果忠義死難矯遂為名臣世以為知人魏建國

曹公議復勿刑令曰中正能申其父之論乎群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與仁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曹公善其言群在朝無適無草雅伏名義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侍以交友之禮及即位王位徙群為尚書群建制九品官人之法明帝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業時群上疏極言之又言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群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疑聖聰又不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初劉廙坐第與親謁諷諫反當諫群言之曹公乃復位廙深德群群曰議刑為國非為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



泉按魏書云群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及前後救密陳  
得失無上封事輒制其章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  
義群居位拱默正始中詔群臣上書以為各臣奏議朝士  
乃見群議事皆嘆息為君子謂群臣是手長者矣

高堂隆字季平魯高堂生後也少為諸生建安中泰山太守薛  
慆命為督郵即督軍與弟爭論名悖而呵之隆按劍叱督軍曰  
昔曾定見傅仲尼歷階趨避泰帝相如進在臨臣名君義之  
所計也督軍失色屈膝起止之明帝即位大治殿舍西取長安衣  
鍾繇上疏言勞役費財以傷德政帝以隆表授下蘭使難隆曰  
興衰在政樂何為也化之不明宜鍾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為政  
之大本也故蕭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大變天神以降政是以

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廢置向平以喻大鍾既銷周景以  
殷安在歷興之不階也帝稱善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隆對  
曰易傳言上不儉下不節災火燒其室宜增脩人道以答天意  
又詔問隆漢武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祲讖至其義云  
何隆對曰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及衛太子事郊  
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隆亦謂始構有譴矣其上帝以問  
隆對曰天意若曰宮室未成時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  
也帝為改容動色畏威有是李林大辰陰又疏以九龍華飾  
前天皇章灼發教戒之象後帝命增崇宮殿彫飾觀閣至野  
公卿以下展力而滂東不朝悼皇后崩天傳大雨冀州水溢  
沒民物隆備者天道禍福人道之興亡以切諫之事帝嘗覽曰

綱隆此奏使朕俱及隆疾篤又口占上疏痛引咎紆秦也漢  
武之事以示監戒詔褒之有廉倖伯亮直過史魚之語  
陳壽評曰高堂隆字季平魯高堂生後也少為諸生建安中泰山太守薛  
慆命為督郵即督軍與弟爭論名悖而呵之隆按劍叱督軍曰  
昔曾定見傅仲尼歷階趨避泰帝相如進在臨臣名君義之  
所計也督軍失色屈膝起止之明帝即位大治殿舍西取長安衣  
鍾繇上疏言勞役費財以傷德政帝以隆表授下蘭使難隆曰  
興衰在政樂何為也化之不明宜鍾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為政  
之大本也故蕭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大變天神以降政是以





尚論編卷之九

古吳常熟瀾谷間人嶧山鄒泉子靜甫輯者

晉

王祥 羊祜 杜預 張華 魏舒 山濤 劉毅 傅玄

陸機 陸雲 周處 祖逖 王導 陶侃 溫嶠 卞壺

殷浩 謝安 胡威 吳隱之 稽紹 王褒 庾亮

鄒攸 劉殷 紀 王羲之 皇父 譙 戴逵 張翥

陶潛 起

王祥字休徵吉之後也祥至孝早喪母繼母朱氏不睦教誨之

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奉養篤至有雙鯉

黃雀之感明終居喪毀瘠杖而後起舉秀才除溫令累遷至太

常封侯天子幸太學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

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

感嘆武帝踐祚拜太保進爵為公祥以年老憂重乞遜位詔

賜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及病篤著遺令訓子孫有曰言行

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

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也

其子皆奉而行之

鄒氏泉曰王維慎氏嘗言從古以來相開損王祥之孝者非

特謂其二氏能也謂其母繼耳信然余每覽祥傳至冊命

祥字丹素每風雨祥輒抱樹而坐未嘗不為祥危之其他以

非禮使祥率纓是乃竟朱不甚其凶虐者以有繼母弟覽也

當其母虐使祥也覽輒與祥俱及虐使祥妻覽妻亦起而共

之至朱厭祥以酒覽爭而不與而朱之凶虐始漸衰矣然則

言孝者無不祥而言悖者亦無不覽乎祥多德德恒地其

余不且載獨慨世之同母昆弟多不克若祥覽者因特為著

之以示法焉

羊祜字叔子博學能屬文四辟從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

早祜亦見之曰此今日之顏子也與王沉俱被曹爽辟祜不往

沉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

識不伐如此武帝將有威吳之志祜出鎮南夏與吳人開布大

信咸遵臧羊外以壘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有十年之積在軍

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然當武軍

城東陽能使鄰人策子俱服焉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石城以

西盡為晉有因增脩德信以懷素初附每交兵不為掩襲計於

是吳邊人皆悅服與陸抗對境使命交通時談方之華元子復

馬祜貞慈無私疾惡邪佞荀勗馬統之徒皆忌之而王戎王衍

亦並有所憾祜又統術戰勝必以每段祜時人為之語曰

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威寧中祜面陳伐吳之計帝以祜病不宜

數入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成吾志者子也疾漸篤乃舉杜預

自代卒二年而吳平帝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祜歷職二朝

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弊利之求無所顧與其舊謀議

咸成其益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其由至其母欲登

進常守中退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歸故里為



容棺之墟踰廣是吾師也祐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岷山置酒  
詠終日不倦及祐卒襄陽人為建碑立廟于遊憩之所歲時饗  
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題淚碑

郭氏泉曰昔召伯所憩棠流甘棠宣子所游封植厥樹思其  
人者及其遺自古然矣羊叔子隨漢之碑固人情哉乃其荆  
州民士為祐諱名屋室皆以門為稱而朝廷亦改戶曹為辭  
曹此又不但愛其遺懷其人抑且比隆君親而諱其名矣是  
疎何德哉彼史臣所稱世大信于南服傾吳人于漢諸者意  
者其然乎

杜預字元凱傳學多通明于興廢之道嘗言德不可以企及立  
功立言可庶幾也恭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  
南始集

及遠凡所崇論謗議崇大體受詔為黜陟之謀大畧言今科舉優  
劣莫若委任選官各考所統司隸校尉石鑒以宿憾奏預免職  
時廢龍右兵煥盛鑒使預出兵擊之時驢驕去預以官軍懸  
之宜須發進討鑒奏預稽之軍與徵詣廷尉其後龍右之事卒  
如預策會匈奴帥劉猛又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闕預奏內以利  
國外以收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預在內七年積益萬機不可  
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家有戚黨  
之計而朝議多違預與羊祐張華與帝意合祐病舉預自代  
預既至鎮襲破張張族使易帥劉暹以成傾陽之勢諸慶分  
既定乃改請代具之期時帝與張華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  
賦手為之贊決帝乃許之預因陳兵江陵遣諸將率眾循江西

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克城邑皆如預策焉及虜都督孫歆  
進攻江陵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由是指授群帥方畧

既還鎮驢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申嚴戒守又備  
召信臣遺跡激澮諸水以侵原田諸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  
有敗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也立功  
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經傳集解又為左氏傳  
第謂之釋例又作服會同春秋長歷條成一家之學此老乃成  
預在鎮數餉洛中書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  
郭氏泉曰史氏有言昔之聖教後經罕素豈不以元祖張長  
策而攻取擅春秋而釋例為文武兼資者乎乃當時論者謂

預釋例文義實宜人未之重唯秘書監鵠賈貴之曰左丘明  
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  
何但左傳故亦孤行夫知之者有一擊廣則亦足以擊施後  
世矣元凱常好為後世名每紀績刻石為二碑一沉萬山之  
下一立岷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嗟嗟釋例之作  
其貴於三碑述矣哉

張華字茂先少孤貧自牧羊學業優博辭溫溫龍行已修謹勇  
於赴義初未知名者鵠鵠賦以自寄大畧言數禽無如處身似  
智而矯翼美羽無罪皆鵠之意阮籍見之嘆曰王佐才也由是  
聲名始著虛歎言之于文帝除著作郎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  
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







不以介意乃其野王之兆則舒固自疑為公矣然則悅成之器蓋自有待胡以躁進為民舒之尤可憐者在先行後言乎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祿終者未之有也

山濤字巨源少有器量然不群性好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善後康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司謀舉秀才久之遷尚書吏部郎即文帝也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過時念多所之今致錢穀咸熙初帝以清卿開府望命太子拜之後以廢長立少違禮不祥之對定太子位至武帝泰始中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為冀州刺史及遭母喪詔

卷九

七

奪情起濤為吏部尚書過追今就職前後還舉周偏內外而並得其才濤所上奏題後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啟事每以年長疾篤苦表請退帝竟不許濤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即武倫其論甚精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

卷九

七

用及永寧之後要有難難免賊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  
史臣曰自東京喪亂史曹湮城西園有三公之號補闕有一州之任貪繁方駕寄署斯滿拜辭私庭此焉成俗若乃委以銓綜則詳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行矯兩失歸端後正惠絕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啟事者豈斯之謂與若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續漢書

劉毅字仲雄幼有孝行屬清節親未本朝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搜之犬廳其背殺曰既能獲獸又能殺最何損於犬搜博而去及文帝辟為相國掾辭疾預年不就時人謂毅忠於親氏而帝怒其顧望將加重辟毅懼應命武帝咸寧初轉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嘗對帝可方桓靈帝曰其已甚乎對曰桓靈當置錢入官庫性下費宜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國為勝之時觀見武庫井中帝親視之喜厚宜將賀毅稱表證清典與龍之禮詔報曰省來示以為懼然毅以魏立九品掇特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上疏請罷除之與衛璠表省九品復古卿里舉選意同帝竟不施行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切直無所曲撓為朝野式瞻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

卷九

八

郭氏泉曰仲雄極論中正八損是矣乃復受州郡之命何也蓋青州人士所思隼隼然有不能辭者與其為州郡之吏而矯其枉也當時論者謂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清談

卷九

八

倒錯矣信然  
傳玄字休奕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州舉秀才除郎中時譽遽入著作探集魏書武帝即位掌錄職玄上疏言性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庶鄙以成不恪詔報曰朕清遠有禮之臣尤今之要乃使玄草詔進之玄又上疏言事備尚學



賈農賤商皆事之興務泰始中又因水旱之災上便宜五事詔  
曰所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安邊禦胡政事實猛之宜皆  
善深知乃心諸所陳事切直雖不盡施行而常見優容主天柱  
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整冠帶蹕蹕不寐坐而  
待旦於是黃游憐伏基蘭生風尋卒玄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  
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傳子又為  
內外中篇行于世

史臣曰傳玄休雖直之豪懷匪弱之節抗辭正色補闕斯邁  
諄諄當朝不忝其職者矣及乎位居三獨矧謀彈擊是司遂  
能使臺閣生風肅成欽手雖前代範焉何以加之然而維此  
編心乏弘雅之度照閣覽美為物議所譏惜哉古人取戒於  
清議錄

韋弦良有以也如皇太后問下使韋弦曰言諫諍也

陸機字士衡抗之子也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  
動抗卒吳城開門勸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  
相有大勲深懷孫皓舉而棄之乃論維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  
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上上下下二篇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  
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虜  
趙王倫輔政引為相國參軍陳誅賈謐曰賜爵關內侯及倫以  
篡位誅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又及拜詔詔機與鳥遂收  
稅等九人付廷尉滅元侯過赦而止時中國多難頗業載若  
也等威勅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冏既於功  
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冏之不悟竟敗機又

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者五等論時成郁云鎮俄  
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既威全濟之恩則開機被誅王又見朝  
廷屢有變難謂顧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太安初顧與河  
王顥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大都督督王粹等率諸軍統以  
三世為將道家所忌顧遂致又機入宣領估群士之右而  
粹等皆有其心固辭都督顧不許而顧長史靈志心害稅龍  
護毀之顧默然及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扼機軍大敗  
宦人孟玖錯機於顧機以謝機之機言其有異志顧使牽秀  
悉收稅機因與顧啖詞甚悽惻既而機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  
遂遇害 弟雲字士襲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稅  
齊名雖文章不及稅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吳平入洛刺史周  
浚召為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類子也補復儀令縣居都

會之要名為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後成都王  
穎表為清河內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為前鋒都督會同誅棘  
石司馬穎既節政表雲愛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為即卿

今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秩資宜有黃門父居之耶玖深  
忿然號之敗也并收雲江統蔡芝等流涕固請顧則然有賓色  
孟玖執誅入促令殺雲與弟雲同遇害後東海王越討顧移檄  
天下亦以稅雲兄弟枉害罪狀顧云  
顧氏泉曰唐太宗御制有云機雲風聲聲雲神情俊邁文藻  
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以為荆衡之把梓既而  
曰衛美非所罕有常安顧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蓋重



惜其修辭之骨助翻之仄也翻方曰翻之也其相親其相親由斯以言由斯以言籍令二子籍令二子竊奇擇居竊奇擇居或曉顧榮或曉顧榮戴若思之勸而還吳戴若思之勸而還吳當不至有成化之禍矣當不至有成化之禍矣彼謂西陵諸其彼謂西陵諸其山瑞何橋收其禍末者此徒以天意言也山瑞何橋收其禍末者此徒以天意言也豈其然乎豈其然乎靖靖世靖靖世周慶字子隱少孤未弱冠精力絕人縱情肆慾川曲患之周慶字子隱少孤未弱冠精力絕人縱情肆慾川曲患之慶自慶自知為人所惡慨然有改厲之志及聞父老三害未除之嘆乃入知為人所惡慨然有改厲之志及聞父老三害未除之嘆乃入山射殺猛獸授水獺蛟囚入縣尋二陸見雲具以情告曰敬自山射殺猛獸授水獺蛟囚入縣尋二陸見雲具以情告曰敬自脩而年已踰跽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塗尚可脩而年已踰跽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塗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慶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慶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不為患信兄已暮年州府交辟仕吳及晉咸吳入洛守西平不為患信兄已暮年州府交辟仕吳及晉咸吳入洛守西平尚論尚論轉廣漢官有治效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糾劾不避轉廣漢官有治效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糾劾不避寵戚朝臣惡慶連直使諫夏侯駿西征氏賊齊萬年初梁王彤寵戚朝臣惡慶連直使諫夏侯駿西征氏賊齊萬年初梁王彤遠法慶深文按之至是彤為征西都督慶知彤必當陷已自以遠法慶深文按之至是彤為征西都督慶知彤必當陷已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俾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進後駿逼慶以五千人臣盡節不宜辭俾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進後駿逼慶以五千兵擊賊而慶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慶知必敗曰兵擊賊而慶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慶知必敗曰我為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死我為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死鄒氏泉曰子隱以跽地之材負不羈之行方其為卿曲所惡鄒氏泉曰子隱以跽地之材負不羈之行方其為卿曲所惡也此於凶狡猛獸失及聞雲前臺尚可之言終能克已屬精也此於凶狡猛獸失及聞雲前臺尚可之言終能克已屬精輕生重義余觀滿岳閣繼之詩遐想其人真所謂志節士也輕生重義余觀滿岳閣繼之詩遐想其人真所謂志節士也然則仁義豈有常背之即小人蹈之即君子史臣之言詎不然則仁義豈有常背之即小人蹈之即君子史臣之言詎不信哉信哉

祖於字士雅性豁達不修儀檢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興司祖於字士雅性豁達不修儀檢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興司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並有英氣及京師大亂避地往西元帝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並有英氣及京師大亂避地往西元帝以為軍諮祭酒進說請復中原時帝方拓地江南無志北伐以以為軍諮祭酒進說請復中原時帝方拓地江南無志北伐以趙為當威將軍諒州刺史使自募兵得二十人而後進時趙趙為當威將軍諒州刺史使自募兵得二十人而後進時趙之鎮雍丘致遣軍要截石勒驍騎勒歸附者甚多由是之鎮雍丘致遣軍要截石勒驍騎勒歸附者甚多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而趙軍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勸甚惠之黃河以南盡為晉土而趙軍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勸甚惠之會朝廷遣賈若思為都督趙以若思吳士雅有才思無弘致遂會朝廷遣賈若思為都督趙以若思吳士雅有才思無弘致遂識且已剪荆棘平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快快識且已剪荆棘平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快快又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俄卒又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俄卒于雍丘豫州士女若喪考妣王敦久懷異志畏趙不敢發至是于雍丘豫州士女若喪考妣王敦久懷異志畏趙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而後趙亦逐取陳晉梁鄴之間復騷然矣始得肆意焉而後趙亦逐取陳晉梁鄴之間復騷然矣尚論尚論鄒氏泉曰胡致堂言士雅慷慨忠義有智畧以行之豈惟晉鄒氏泉曰胡致堂言士雅慷慨忠義有智畧以行之豈惟晉臣亦自古難得之才也諒哉乃獨惜其未聞道者豈非謂趙臣亦自古難得之才也諒哉乃獨惜其未聞道者豈非謂趙不同心戴淵以竟中原之功又不張皇義聲以震內難之作不同心戴淵以竟中原之功又不張皇義聲以震內難之作卒至怏怏發病以喪其軀耶然余觀晉史趙雖內懷憂憤而卒至怏怏發病以喪其軀耶然余觀晉史趙雖內懷憂憤而圖進取不輟如營武安集南壘所以僭賊者甚至皆在若思圖進取不輟如營武安集南壘所以僭賊者甚至皆在若思都督之後也災星告異蓋趙徒招邀其如天何哉趙雖雖都督之後也災星告異蓋趙徒招邀其如天何哉趙雖雖勸人言趙勸人言趙王導字茂弘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元帝為卿卿王時與導素相王導字茂弘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元帝為卿卿王時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敬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敬重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導說帝引士程顧榮賀循以結人心重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導說帝引士程顧榮賀循以結人心戡而洛京傾覆每勸帝克已勵節匡正帝拜於是尤見委仗帝戡而洛京傾覆每勸帝克已勵節匡正帝拜於是尤見委仗帝



常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晉國既建以導為丞相重諮於酒樓  
晏等初遇愛玉室微弱見導殊倚之劉隗之用事時導漸見疎  
遂任真推分淸如也識識相導議奏與廢焉時王氏強盛有  
專天下之心王敦沛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執正議敦不能奪  
即帝愛之卿王秉時欲奪導導曰陳設故人子卒定矣明帝  
即位導受遺詔輔政敦又舉兵內向時收拾瘡痍導便率子弟  
發哀裝聞謂敦死成有祭志及帝伐敦既平而前帝復使使亮  
等同受遺詔輔幼主是為成帝帝既微時導言峻猜陰必不  
奉詔固爭不從遂召峻既而雖作六軍敗於導入宮帝常微以  
靜德望不敢加害是時官閑及盛溫嘗等謀從相導誦銀之以  
靜倫等謀並不行與魯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  
尚論

生齒羨寡欲輔相三仕舍無儲穀衣不重帛

卷九

十三

郭氏泉曰王茂弘策名衡斛情交好負其才智以建桓復  
之勲於是王敦內侮蘇峻連兵懷懼石之心竟剪春紗之  
冠元宰也謨豈不足稱哉至於開設學校爰立章程雖當沸  
鼎之中櫛風之際而規模亦弘遠矣較之夷吾休仁能相小  
國孔明齊義善訓科舉斯論憤其近之乎記其事然子由  
嘗言之專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謂其不能  
如晏嬰子產略伯石以全其姑又予也儉饒孝後以成其終  
也若其不能防致于姑及賊東下閭門行罪石頑失守位爵  
如昨至行聘臆以報恩恐如朱繡氏所謂不見趙盾所解之  
誅者又不無遺憾云

結句

陶侃字士行，早孤，貧爲縣吏。張華、劉弘器重之。及出佐南夏，翼劉弘，江南遇張昌後，屬陳敏。侃以偷張楚戰功，徙張氏杜，發醜類，至使西門不鍵，華所無慮。侃之功於是。王敦反，志侃失職之既平，侃刺史荊州。是即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於吏職，引接遠，綜理微密。屬錄倣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爲賊所害。平南將軍溫，要侃同赴朝，廷侃自以不在領命之列，辭以疆場外，將不敢越。分略問，請以推爲盟主。侃遣衆赴嶺，而又追，嶠以峻殺其子，復濟苦以激怒之。於是使戎眼登舟，與嶠更亮等俱會石頭，侃即將斬賊。於陣後移，鄧武爲疾，爲上表，遜位。卒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推明，悟善，決斷，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高，尚書梅陶嘗曰：「陶公機神明鑒，以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爲世所重如此。」

史臣曰：十行聖非世族，俗異諸華，振萃陋劣之間，比肩髦隸之列，起居外相，安撫上流，布澤懷德，則嚴城靜柝，野臣主則禮體再寧，元規以望塵之恭，抱其磨而卜拜茂弘，以保國之責，賑其言而動色，咸里中欣然而至，於時曰：人無求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顛恩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人無求倫斯言之信，於是微！

溫嶠字太真少以孝悌稱于邦族博學能屬文平北大將軍劉琨請為參軍從討石勒屢有戰功于時二都傾覆元帝初鎮江



左現誠繫王室命嶠機告華夷奉勅進辭言陳慨帝詔而  
焉復在東宮太子與為布衣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私  
蓋明帝即位攬竇大謀官所參綜有棟梁之任為王敦所忌因  
請為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轢力諫不納因自表補丹  
陽尹乃還都具奏敦逆謀請先為之備又敦遣使表誅姦臣以  
嶠為首敦難既平嶠奏軍國要務者七上多納之帝疾嶠與  
王導不睦尋受顧命嶠嘆之又嶠也尋陽道王愷斯等舟師要  
陶侃同赴國難林林陳峻罪杖有衆七千罷以登舟合師直指  
石頭威賊時陶侃雖為盟主而處分規界一出於嶠云

遂使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與孝于一門古稱社稷臣望之之謂也當時弘納謠諑有曰壹破家爲國守死動事可謂上準許穆下同猪紹遂謫曰忠貞旌義典矣



謝安字安石少有重名而無處世意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  
禁網終身遂極遲東土然殊負公輔之望虞家帝以儀範訓子  
孫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及弟萬黜藩任始有仕進意時  
年已四十餘矣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屢遷為吏部尚書簡文  
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人言欲誅王謝將移晉室  
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既見溫謂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  
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遂笑語移日及總中書事我存輔導特  
讓敵寇境邊書績至安每類以和靖卿以長美威懷外著人皆  
比之王導請文雅過之泰持壁之大數入室也諸將敗退相繼  
安遣弟石及兄子玄應稅征討所在赴捷而肥水之勝尤奇絕  
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此征然以父子官著大勲恐為朝

卷九

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乃以三桓撫三州彼此無忌各得所任  
其經遠無競類如此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及桓  
新城盡室而行造泛海之榮欲須經畧粗定自江道還更雅志  
未就以疾還都卒

鄒氏泉曰史臣言安石微繁會於其服之喪教一歡于百金  
之費以為廢禮崇侈為頹風而論雅道嗟嗟此豈足以病安  
石哉當符堅之來瞰吳江桓溫之時移晉鼎也衣冠秀履安  
通崩心矣安石從容而杜姦謀安而清群寇公輔之望斯  
已足酬又違計其細也且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  
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業非誠與才合能如  
是乎後漢書

胡威字伯武早厲志尚父質以忠清著稱質之為刺州也威自  
京都定省家貧自驅驢單行既至停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  
為榮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晨吾俸祿之餘以  
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朱威未發陰資裝於百餘  
里要威為伴每事佐助威疑而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  
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  
慎如此後為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  
平生因嘆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  
父以何為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  
遠也

卷九

吳隱字處默博涉經史有清操雖日晏歡報不食非其粟嘗食  
餽道以其味旨撥而棄之兄坦之為表奏功曹真敗時及嗣隱  
之諸桓溫乙代兄命溫於而釋之守晉陵在荆清儉妻自負薪  
後位清顯猶冬月無被嘗薄衣乃被絮刺史廣州清操屬黨  
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養乃令移廚  
俛助其經營使者至見婢率火賁之此外蕭然無辦

鄒氏泉曰伯武之驅驢單行處默之付什外庫時人頗謂其  
矯余竊以為不然夫富父質賜裝之際廣州珍異之區皆會  
夫之所垂涎也彼二子者顧猶問所從來不饒一簋所謂處  
可欲之地而不改其操者若斯人是也矯云乎哉千載而下  
聞其風者可以勵節矣  
和紹字延祖康之子也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因請為



秘書即元康初在首以不阿比山族跡封子惠帝友正紹上  
疏云願陛下無忘金甌大司馬無忘頭上將軍無忘黃綬則  
禍亂之萌無自而作矣長沙王又之被執也紹見廢黜朝廷  
有此征之役復紹爵位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  
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驍然端冕以身捍  
衛遂被害血濺御服天子深哀嘆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  
此袍侍中血勿去諸曰忠精紹誕於行已不飾小節然曠而有  
檢通而不解與後子舍等五人共居德訓如同所生  
鄒氏泉曰中散以情受見誅以嫌受誅較諸王儀以抗言  
被戮豈不咸死非其罪哉乃借元之於司馬不肯西向而延  
相甘赴惠帝故帝之危亡何耶蓋褒衡善其身故得全其孝  
而紹善濟於物故免竭其忠所趣之塗異而所由之理同也  
或論紹以死難致齊楊推言之豈為篤論也哉  
王象字伯元少立操尚博學多能父儀高亮雅直為文帝司馬  
馬融司馬則之侯帝問於象曰誰任其咎對曰責在元帥帝怒  
斯之與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  
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歷於某側旦夕常至某所拜跪舉頓號泣  
涕淚者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雷輒到某曰象在此及  
雷計至某我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服其為家貧窮  
耕計口而田度身而食或有助之者不聽如指諸掌皆不受象  
常以為為人之所行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  
及洛京傾覆寇賊蜂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象變境莫不去職

太叔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為賊所害  
便家字叔哀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二兄以疫俱亡次兄毗痾  
殆痛氣方感父母諸弟皆出外求食獨留不去親自扶持晝  
夜不眠復撫亡兄形哀臨不輟積數旬呻吟得差家亦無恙人始  
疑疾痾之不相染也初家諸父並貴虛惟父獨守貧約家躬親  
稼穡以給養父亡作售賣以供母母終服喪於子慕約家大饑  
藜藿不糲以米鄰門人欲近以飯求每曰已食疑故為設及麥  
熟穫者已畢而林据尚多家乃引群子退曰待其間及其居地  
曲行不旁路時和之則亦人與之則亦人與之則亦人與之則亦  
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撫撫長號聞者垂涕州郡家屢舉秀  
才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為異行元諫不穎川太守召為功曹象  
南歸  
服造役之衣徒行入郡取已車復慶太守知其不屈厚為之禮  
而遣為及冠難之典乃為妻子適林慮山而林慮之人愛而婦  
之咸曰夷貊後避石勒之攻田于大頭山之下及時收獲命于  
伯與之下山中途日晡皆隱匿而卒  
鄒氏泉曰余觀古人以孝友探德者不能具論即烏劓鹿樓  
諫果同余皆足以見明祇之贊惟愉之致焉乃借元之德機  
丘龍叔褒之周旋痛疾孝友篤矣卒不免賊刃之鋒嗟嗟之  
死彼至性通感之說何不可必如此也然欲流芳聞足為  
風史氏則有言矣諱孝友傳者能無高山景行之思耶  
劉琨字太盛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曾見齒齒母  
王氏感冬思重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惟而問之得其故



明年九歲於渾中呼天恸哭收淚視地便有重生焉得解餘  
歸食而不減至時重生乃盡竊博通經史有濟世之志倫而不  
陋清而不介望之類然而不可侵也州郡徵辟皆以王母供養  
無主辭及王母卒毀瘠幾至滅性後以母老辭辟及齊王周輔  
政始就聘守新興屬永嘉之亂沒于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之  
與公卿相問然常有後已之色有七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  
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竟以盡終

鄧氏泉曰古今言孝者無論孝色承顏隨心沫泣于事生進  
死之際總之加于其所生耳若李伯之報養王母劉陳情  
辭召至今猶難之況如長盛之事其曾王母懇懇以色養無  
主累辭微辟復胡可得哉本其為心仁孝敦篤真見一氣之

相傳閱數世而相通故能若是云爾彼視其王父母情若不  
相關甚者或失膝下之歡此何人哉

鄧攸字伯道以孝稱石勒之亂攸遇賊掠其車馬擲其兄及其  
第子緩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  
絕止應自棄我耳遂棄其兄兒朝棄而暮又明日攸繫之於  
樹而去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俗乃攸之甥攸  
聞之感恨遂不復孕妻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攸初為吳郡  
守載米之卻俸俸無所受唯飲水而已每有世世無善慚色  
史臣曰伯道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  
忍痛何至預加微縲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  
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

後魏書卷一百一十五

聖父謚字士安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學諸百家之  
言沈靜寡欲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自號玄英先生著禮樂  
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謚稱名漢父作守玄  
論以答之大指言貧者士之常職者道之實處常習實勤與富  
貴獲神耗精者乎其論多快徹即清遠上有不事道者遂不仕  
耽耽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言其謫為得頂耗精  
神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兄命之簡短分定迴天乎武帝登輝  
後頻下詔敦逼不已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蜀人又立表  
以命士有贊為煩請絕其禮常詔復之謚問而嘆曰東甯憂  
易之明義玄繇之贊自古之精也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咸寧  
中累召至補著作即並不應著論為整蒞之制名曰萬終大抵  
言形神不隔天地之性尸與土并及真之理古不崇墓知也今  
之封樹愚也謚所著甚多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  
玄是春秋並垂於世

鄧氏泉曰玄晏先生玄守立論萬終有作所謂墮進退存亡  
之機者哉若其憂疾彌年著述不息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  
史臣謂為有晉之高人不真無愧矣至於自末就帝借書帝送  
一車書與之又古今奇絕事然則玄帝之擬何殊左傳解也  
余坐玄晏先生之疾久矣安得從玄借書哉

王羲之字逸少幼納於官人未之奇獨周顗異之始知名頗被  
徵辟不就及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



以國家之安在內外和因與浩昔誠之又知浩北伐必敗以書止之浩果為姚襄所敗東土饑荒義之棘關倉賑貧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初王述與義之齊名而義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及述嘗顯校義之服為之下後述檢察會稽則政義之逐稱病去御於父母前自誓有止足之分定之於公之語日與東人士論山水之游大釣為娛朝廷以其誓者亦不復徵之

泉嘗謂曾子固石下池記言方義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疑其意於山水之間又言義之書晚乃善蓋亦以精力自致豈不謂義之清流僻好而經世之業非所屑

尚論

卷九

三

意即乃余讀其與會稽王陵及遺發祿源謝安石等書如所論時事暨保江漕運之宜頗會文切理使朝廷能用之其所意向與夫表見於後世者恐不獨在山水翰墨間也世之抱奇而不得展其用如逸少者不少矣余故為蘭幽之論云

戴逵字安道雖國人從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然每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道故為著論武帝時累被徵辟不就逃于吳

御氏泉曰方安道之希心物表不嬰世務而政基於武陵之召也試觀見謂貞而絕俗矣乃其著論深疾元氣損本狗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其著好避跡而不害名教者歟清風彌劭王身名具存謝莊之疏可謂知安道矣

從轅字季膺吳人也弱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遇賀循入洛使同載即去而不告家人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同時執權朝野同顧幸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宗然其手槍然曰吾亦與子揀南山薇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狀乃思吳中菰菜鱸魚歸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焉俄而同敗人皆謂之早操杜至孝其文章數十篇行于世

泉按季膺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夕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知即時一杯酒夫季膺嘗言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彼且逃生前之名矣尺何意身後名耶乃今世譴曜達者頗屈指季膺然則身後之名豈必求諸當世然後有哉

尚論

卷九

三

陶潛字元亮侃之曾孫也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頽脫不羈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後為彭澤令不肯束帶見郡督郵解印去縣歸去來辭絕州郡親謂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而已每一醉則大適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有淵明集行於世御氏泉曰余讀元亮傳見其意向行已大都與余頗相孚契每偶然若欲旦暮見之殆千載神交與所恨者陶然一醉不若耳按晉史所紀特元亮儔然清遠之趣而其次節所係不



少微見在宋書所云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僅僅得其耶屈  
後代之舊然亦不盡也余讀其述酒制軻等作直欲為孔明  
輔蜀之事而責子之詩與子之論與夫所以同志更安善樂  
者其父子夫婦相與之際語甚可見其元亮於三朝寧晚懷  
矣至其感士不遇有願以宣通奇氣亦又不能不推意時時  
云

尚論編卷之十

古吳常熟閻谷間人嶧山鄒泉

南北朝

南宋

劉穆之

沈慶之

檀道濟

蔡廓

羊欣

王玄謨

劉穆之字道和世居京口少好書博覽多通宋武帝之克京  
城也須一軍吏甚急及穆之來見即於坐受署諸大慶分皆倉  
卒立定遂委以腹心之任動止諮焉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  
不盈旬日風俗頓改由是入輔穆之外所聞見莫不大小畢白  
雖復閭里言譴金陌細事皆一二以聞其親暱短長皆陳奏無  
不備論

卷十

隱人咸譏之穆之曰以公之明將來會自闡達我蒙公恩義無  
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  
斷如流事無壅滯耳目手口其所酬應不相參涉皆悉瞻舉嘗  
曰高祖曰穆之家本貧賤賸生多缺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  
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負公

辨氏泉曰道和起自布衣協佐義始不惟謙言嘉謀益于民  
聽乃其忠規遠非潛虛密謀造膝說辭誠有異其見其際者至  
於尊主卑臣之義定於馬橋之間出征入輔之勳銘於鼎彝  
之上史氏謂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為一代宗  
臣豈徒言哉

檀道濟少孤居喪備礼奉姊事兄以謹稱宋主創義道濟從入



京城平屬討桓譙戰功居多義熙中比伐凡拔城破壁得四  
千餘人議者謂應悉殺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  
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悅服相率歸之徐爽之等謀欲殺立驤  
驤諷道濟入朝既至以謀告之持廢之後道濟入領軍裴就  
謝晦宿其夕晦歟動不得眠道濟寢便熟晦以此服之其後  
討晦晦不戰自潰及率衆北伐全軍而反道濟立功前朝威名  
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人各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太祖  
疾屢經危殆彭城王義康慮害非晏駕道濟不可復制會索虜  
寇邊召道濟入朝尋遣還鎮上疾動召入但道收付付尉誅之  
初道濟見收腹輒授地曰乃復壞汝萬中長城

鄒氏泉曰方徐爽之傳亮於中秉權而謝晦之據上流也三

人者謀為自全之計朝廷疑之久矣乃道濟亦擁驍兵以鎮  
廣陵上華之徒譟所由來也夫受言西殿跪承顧託任重於  
身恩結自主雖至據鼎承鉞宜所自安何可懷戚疑貳懷抑  
後災以自速其難乎然道濟無跋扈之形而屢受三人之戮  
比胡馬至淮然後知悔亦已晚矣後魏軍至淮上建康素懷

蔡廓字子度諡之曾孫也廓博涉群書言行以禮來臺建為侍  
中武帝以廓剛直不容邪枉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肅  
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每  
路廓然後施行後以豫章守徵為吏部尚書廓因傅亮問亮選  
用者以則付不辭不然而亮以語廓尚書徐羨之羨

之曰黃門即以下悉以委蔡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  
為徐子木機也署紙尾也通鑑卷一百一十五徐羨之等遂不拜羨  
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羨之為禮即尚書廊下位並輕而  
為時流所推重每至歲時皆束帶到門水兄既如父家事小大  
必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就有所有實悉就典者請焉元嘉  
中卒

史臣曰世重清談士推素論蔡廓雖業力弘正而平位未高  
一世名臣風格皆出其下及其固辭鈐衡恥為屈豎不知  
選錄同休義無偏斷平良以主闇時艱不欲居通震之任也  
遠矣哉

半欣字敬元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沈覽經籍尤長  
書論安中朝廷新亂欣解官還優游私門會稽王世子元顯

每使欣書辭不奉命元顯怒以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不用寒  
人欣意貌為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欣嘗請謝混為拂  
席欣服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使欣參預稅要欣欲自陳時  
漏事事玄覺其意愈重之以為於臺殿中即欣拜職少日稱病  
自免義熙中為新安太守前後凡十三年遊玩山水甚得適性  
後稱病篤自免歸欣以不堪拜伏謝不朝說武帝文帝並恨不  
識之

鄒氏泉曰當元顯之生殺任意桓玄之才地自負士之見用  
者退避皆辭矣况如欣之辭書漏當不幾獲虎尾執其其恬  
然於舍人之卑拜職於臺殿之重竟竟現其際而卒以自完



也非其自處之嚴何以脫虎口與至於二祖咸恨不識其人  
斯其清遠之致又可慨見故當時欣弟徽號為一時美語而  
世論猶在欣後豈徒然耶

王玄謨字彥德氣概高亮

世父紹有知人鑒以為有太尉

雲之風元嘉中賀及陰太守時虜攻陷滑臺執宋脩之以歸玄

謨上疏曰王途始開助復論塞非性天時抑亦人事虎牛滑臺

豈計之不和抑亦本之不同本之不同皆軍機遠近時宋主

欲經營中原玄謨好進策上謂殷景仁曰聞玄謨說使人有

封狼居胥意

玄謨又今九品以上租使會當相通境內莫不嗜

民聞訛言玄謨欲及時新城太守柳僧章以兄元景權勢制今

南陽諸郡發兵討玄謨玄謨敗孝武具陳本末帝甚嘉其

之孝武崩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徒音冀刺史時少帝狂

悖益甚以領軍徵玄謨于姪威勸玄謨曰吾受先帝厚恩

豈可畏禍苟免遂行及至屢表諫許少帝大慈明帝即位禮遇

甚優以終終

卿氏泉曰人臣處疑諫之際鮮能自全而况首冠少恩尤易

以自亡者歟乃玄謨犯此二忌竟無玷缺何也觀其內外晏

然以鮮氣感單車就徵不苟避難蓋忠順以廢變有陽嘉妻

嬖之風而流涕以請緩刑去殺亦非苛及元元者皆其當少

帝失道之朝而冒優不測傾心輔弼又可謂忘身殉國者耶

本三勳是

沈慶之字弘先少有志力勤苦自立年三十未知名後續獲道  
濟通濟還白太祖相慶之忠謹雖始畧用前後多平蠻功宋

主欽伐魏徐湛之江湛王玄謨並勸之慶之諫曰恐重厚王師

難以得志宋主不從大起軍旅使王玄謨追隨固嘗觀王引兵

南故之眾號百萬玄謨懼退走魏軍至淮上宋主始悔之嘗

詔濟事之玄謨不許還宋主後謂曰河上慶分告亦宜及世

祖伐魏定計下詔慶封慶以年滿七十同請辭事猶以御公統

諸軍討蠻攻戰終年皆悉平安居清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

麗又有園舍存莫湖慶之一夜携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焉世

祖憂為慶之受顧命前麻帝即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謂人

曰我每遊後園國有時人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

車安所之子固讓之慶帝狂悖柳元景等謀廢立以告慶之慶

之與江夏王義恭不厚恭具事帝誅義恭元景等凶暴日甚慶

之猶盡言諫中後廢廢賜死

卿氏泉曰余讀慶之傳至輪額泣涕自陳求退及一夜遽從

妻胡未嘗不嘆惜其高及親其西陽五水之政時幸校獵之

一從胡不異少壯凌厲之氣則又惜其退避之不歸也金錢七

萬之錫世祖之念其辛勦可無忘也又累日其之廢帝乃猶

盡言諫諍何為者耶蓋立清溪之閒絕而尚思戡此以諫何

應之誅君慶之者其知於去而懸於死歟

顧觀之字偉仁崇尚雅素為衡陽王司馬時大將軍彭城王義

康東權廢劉之際已著觀之不欲與殷景仁交接事乃辭卿氏



自免歸在家病後於床上行脚家人驚異之而莫曉其後康  
彼廢朝其多以異同受禍獨觀之復悉山陰令山陰劇邑前後  
官長書夜不計休事猶不舉觀之理察以納牘用無事書日垂  
簾門閉寂自來世為山陰移備而續有莫能尚也世但大明  
中為吳郡太守卒臣載其典與相傾人主而觀之木官摩意然典  
崇觀之善雖其風節迥變觀之曰辛丑有言遂列不過使吾  
不為三公人宗恭始初曹天版更或自覺性觀之心連清  
全獨無所與大宗恭之觀之室門前為州里所事有五千  
名紳者松財甚豐鄉里上歲多負其責觀之勞勞之不能止及  
為其郡議紳曰及我往郡為政皆之帝因悉出諸文奏觀之悉  
觀之觀之嘗謂東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性應恭已守道信天  
任運乃以其意命弟子感著定命論設為問答倫極運命奇偶  
生與離合之理咸由前定論者以為違云  
謝氏采曰孔孟號稱大聖大賢不曰天命則曰天而丘明亦稱  
天之所支不可壞天之所壞不可支彼皆有真見也顧問者  
不立求僕作徒虛推道無問付喪此觀之定命之論所由  
所也吾人試隨而玩之當知禍福指期識理不能徒吉凶風  
善惡斷不能防而世人往往揣利進退歸通使卜相巫史豫  
遇而迷表以趨避之豈不惑甚也哉  
袁粲字景倩蚤以操志之行見知自昭夏厚嘗著妙德先生傳  
續唐虞高士傳以自况太宗嘗私華林園奉定諸周榮為執  
經知東宮事性至孝居母喪毀甚祖母日及祥髮常登諸齋前

客元微初桂陽王休範為迎兵難危急諸將意且咸莫能奮  
慨慨欲死杜預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衆皆感激出戰  
賊即平珍察聞然寡言不肯當主事書每往訪談或高談對之  
居員南郭杖策獨遊門無雜客及安帝嘗推四少輻輳閑居高  
卧一無所後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頓承即位齊王居東  
府次使榮後石頭察知齊王功為德重天命有瑞然自以身受  
顧托不致事二姓齊有異國追京平初滅政之衆在齊王自請  
榮察相並不見後謀殺口婦太后令率宿衛兵突齊王事洩竟  
為齊王軍士戴儔所殺  
謝氏采曰袁榮清操簡言任屬賢屬朝野之望雖陰然未以  
大節許也及其赴危亡當存城官所謂義重於生子雖不達  
天命而其適有足懷者記謝天晉拾康見殺于文帝而景  
倩亦被戮于齊王如德之况識者以為識云  
王儉 王僧虔 陸慧曉 沈麟士  
王儉傳之魯孫僧綽之子也儉有宰相之志物議咸相推許初  
任晉察齊大初雖雖與先於領府衣裾因為其長史及太傅之  
授儉所唱也太祖初起制度草創儉舊事則無不答上嘆曰  
雖儉所唱也太祖初起制度草創儉舊事則無不答上嘆曰  
明觀於儉宅開學志以四部書先儉家及記儉以家為府十日  
一還學監式儉長禮學諸先朝儀每博議引先儒罕有其例  
八座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訟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儉無留



薄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兄也世祖深慕  
伏之士流選用泰無不可儉嘗恐難以經國為務事服廢素  
家無遺財手筆並裁為當時所重

秦少游曰史稱王儉嘗謂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兄  
也以憑親之儉實安之罪人也謂公雖有異志而謝謝諸彦  
回之屬初無從意亦至之走儉實發之至引張王魯國之事  
使臣珥貂所居殿何異取大勢以文姦言者安之于晉其  
大節如此故曰儉實安之罪人也至於談治經文明習故事  
工詞令妙威儀所謂一時之美一日之長譽汚世而公流俗  
者也君子何取焉

尚論

卷十

王僧虔私厚良然少文接善讀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  
惟跡逾于敬方當器難逾之字會稽有阮佃天在會下請假東  
嶠客勸僧虔以佃天要倖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宜能  
約意此輩彼若見惠當拂衣而去耳僧虔留意雅異明中略  
帝所本雖微有寵改尚多願失欲得北國遺舉以補中夏之闕  
事竟不行齊世祖遇公位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子朝行  
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後此授則一門有二台司實可畏懼乃固  
辭不拜及為尚書起長班野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懈竟不  
入戶儉即毀之

泉按僧虔之出為武陵守也兄子儉於中途遇疾僧虔為廢  
寢同行客尉翁之僧虔曰亡兄之寵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

便當回舟謝職無復庭官之興矣推此意也即馬援懷兄經  
之間一情不異卿攸之於第子更適所生何以加之至于千一  
膏之過制則又示以不滿又非為姑息之愛者其戒子書有  
曰王家門中優者則龍厚劣者猶虎豹失墜之後豈龍虎之  
議况吾不能為汝落政歷各自努力耳且即化之後乎知子  
弟毀譽事耶凡此皆訓後裕言世之席父兄勢者此書不可  
不讀也史氏贊僧虔不於此之欺偷利末者言之而徒以聲

律草隸變理三台者為足稱蓋見其小者云  
陸慧曉字叔明清介正立不雜交游張緒稱之曰江東裴崇也  
初應州辟以母老還家侍養十餘年不仕齊太祖輔政除為尚  
書殿中郎隣族來相負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逾三十婦父領

尚論

卷十

選始作尚書即卿輩過復以為慶耶建元以來歷輔五政治身  
清肅像佐以下造諸起送之或言長史貴重何自屈曲答曰  
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又曰責人不可輕而賤者可  
輕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偏建武初遷吏部郎  
中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為用數人而止晏恨之  
送使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史曹都令史歷政以來諸執選  
重慧曉任已不與語帝遣左右以事請問之慧曉曰六十之年  
不復能給都令史為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還  
帝甚憐之後欲用為侍中以形短小乃止

鄒氏泉曰當叔明之謙恭以待像佐何其抑也乃當書令之  
禁補則不從帝左右之請問則甘退又何其抗也夫遂辭自



服借路求容功名之士大抵皆然而暮曉獨不媚于要近藉

令位居侍中其風節必有可觀者而顧以皮相見置何執

沈驥士字雲預少好學家負纖纖補書手口不息春孤九子

著卿曲或勸令仕答曰魚縣數撫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

憂吉先作玄靜賦以絕世征北張永為兵部請驥士入即驥士

聞即後堂有山水乃往得數月永欲請為功曹遂謝去昇平

中至永元中詔累徵之並不就驥士益新以水并日而食守操

終老焉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時驥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

手以反敘抄寫復成二三千卷時人以爲養身靜嘿之所致也

著周易尚書論語孝經禮記春秋老子要畧數十卷以楊王祐

皇用謫深達生死而終禮矯偽乃自作終制年八十六卒

鄒氏泉曰余展沈驥士傳三四讀脉脉感愴者久之嘆其遺

際行誼與余何千載一契也驥士有孤姪數四攝庭鞠推吞

苦推甘余之遇其弟子敢後是哉獨不知飲之兄子視余弟

子何如人也年踰八十猶抄寫編著無倦業行不改余又痛

自附焉誦玄散賦每欲景行坐忘即有休文之推數吾必以

爲高縣數慨矣

遊曾建康城平敷業既就的與范雲雲或帝嘗天監中久

探有志台司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因乞歸老約性不

飲酒少嗜慾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止宅東田賜老約奉

卿居所以見志云嘗侍識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讓座中

客不曰難沈家令約伏世流涕帝亦悲焉爲之罷酒

鄒氏泉曰休文歷仕三代該悉漢書章帝任職

才昧於榮利東時積勞累清談及居端撫循弘止足每進

一官輒發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云

江淹字之通少孤貧好學沈靜少交時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

隨在南兖州鄒居文得罪奔連繫淹州獄獄中上書辭極悲

切景素覽書即日出之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日夜與腰心

策東施知禍悅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少帝初以本官

御史中丞多所彈劾時明帝作相謂淹曰宋世以來不復有嚴

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明帝即位承元中崔惠景舉兵

圍京城衣冠悉被殺名刺淹解疾不往及事平臣服其先見東

末義師至新林淹從服來奔梁高祖授用之天監初封伯食邑

任昉字彥昇性至孝幼而好學早知名雅善屬文允長職筆才

思無窮當世王公未奏莫不請焉起即成不加貶貶沈約一



與在任清察以養食家而已及守新安在卿不事邊幅率然覓  
杖徒行邑邦民聞辭訟者就路決焉為政清簡吏民便之防不  
事生產至乃居無室宅世或議其多乞貨亦隨散之親故防  
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者至諸倫族多與本防學後高祖  
使就防家取之自齊永元米稅關四部舊條律防為秘書監  
時手自學校由是篇目定焉所著文章數十篇言感行于世初  
防多所以引有善已者則學其言名父之子皆勿人罕曉防  
之劉孝標為著論有五交三難之說五交謂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三難謂難親難信難知防為之說至今諸君可以感懷云  
梁書姚氏察曰親父二漢末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  
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遂能沉靜防持內行並以

名位終始宜其江非先覺任無舊恩則上執頭贈亦末由也  
謝朓字敬冲幼聰慧父莊為之營撫其皆曰真吾家千金父喪  
服闋為表繫長史繁簡峻平通賓客時人方之李膺朓謂既退  
琴曰謝令不死齊高帝方圖禪代思佐命之臣以朓有重名深  
所歎焉論親音故事因曰假使親早休唐虞故事亦當三讓事  
及帝受禪朓當日在直且位侍中當群重臣不知曰有何公  
事傳語云新豐校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遂親服  
步出還宅隆昌初明帝謀入嗣位朓內固止足且實避事建武  
永明中每詔徵之並抗表不應及梁高祖踐阼朓為侍中亦  
不屈遣使宣旨敦譬明平朓輕舟出詣關自陳辭脚疾不堪拜  
乃角巾有與諸雲龍門謝詔固陳本志不許固請自還東還

毋野之後數授以中書監勉拜受焉

姚氏察曰謝朓之於宋代蓋忠義者歟當聲建武之世拂衣  
止足永元多難雖然隨舊具陳蔣之丞乎泊高祖龍興旁求  
物色巾而來任首陞台司極出處之致矣  
裴子野字景原少好學善屬文當時任防有盛名時其門者防  
必相薦進子野於防為從中表屬不至防亦恨焉久之山陰軍  
遷蕙廷尉正時三官通者欲騰子野常不任同僚輒署其名奏  
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子野曰鍾離柳季之道  
豈因諛以受服自此免職良父終魚恨意子野為文典而述不  
尚靡麗之詞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俱異或有訛評者及其未  
嘗身然重之時西北微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吳知所出子野

引漢故事言白題胡名滑為八滑後時人服其博識普通以來  
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靜默自守所得俸悉分給外家中表貧乏  
者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恒皆饑寒居常以教誨  
為本子野祇畏若奉嚴君云  
鄒氏京曰阮孝緒嘗言仲尼之門論四科始乎德行終乎文  
學有行者多尚質朴有文者少端視矩矱衛石雕餘論可述  
庶貢無立德之譽若夫憲章淳夏祖述四舊體無文行於裴  
樂原見之乃余猶惜其末年深信釋氏持其教終終身嗚呼  
明道所以啗歎于楊謝也  
江革字休映六歲便解屬文與弟觀同生孤貧傍無師友兄弟  
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忌離別中興中



高郵史中丞韓象彊一魚所避後被校隨府王鎮彭城遇維  
下到為親人所執親判史元延明聞華才名厚加挾待時相  
同彼拘執延明使惟作歌詠漏刻銘華為題曰卿為虜立執  
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華作大小寺碑并祭彭祖文華辭以困  
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過之愈苦時以書撰華厲色曰今日  
得死為幸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晚果三升  
僅餘性命比還朝時武陵王在東州驛繼梁高祖面敕往匡正  
之王因此時學好文高祖嘉其稱職遂官八府長史四王行  
事二萬二千石傍無掣肘家徒壁立世以此高之

泉按梁高祖有弟六江羊立朝正色脂危不撓可謂如華矣  
乃手教曰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而突如對元延明耶蓋  
謂華不來佛教也

果一承覺意之詩而受戒亦不後朝賢矣習俗之移人信賢  
者不能自免哉

南陳

姚察

顧野王

姚察字伯韞幼有異性不好弄誦書勤苦勵精以夜繼日由是  
聞見日博年十三梁簡文即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及嗣位尤  
加禮接值梁室喪亂時艱阻難學不廢元帝時令原卿有  
治行陳大建中補東宮學士于時江總顧野王陸瑒瑒等皆  
以才學之美晨夕娛侍察每言論製述咸為諸人宗重儲君亦  
深加禮異焉高宗欲設備樂付有司察博引經籍獨述義議援

其學為是其不順時隨俗皆此類察既博極墳素尤喜人物  
於姓氏所起校業所分官職相與興衰高下論無遺失且於  
之職時人久以特區相計及遷選部雅允朝望陳誠入隋開皇  
中執成梁陳二史職辭察生虛誕遂不以所長移人事  
志著書百首不悉手自抄撰無時輒懷尤好研讀古今誤正文  
字精采流脂雖老不衰在位多所稱引若非分相干咸以理遣  
盡心事上知無不為侍奏機密未嘗漏洩且任遇已隆深懷退  
靜資產每處或有勸為生計笑而不答所著漢書劉劭等書並  
行于世

顧氏泉曰姚察與江總皆以清標朝貴及解朱之矣為通人  
所推挹然總當權宰不持政務日與後主遊宴後庭當時謂  
之狎客乃察盡心奉上鷹錫以外一不交通而讀其製述者

至有他學無前之稱然則學藝優博固二子所同而操行清  
節竟不與軒輊云

顧野王字希馮幼好學長通經史精記默識天文地理著龜  
占候蟲篆奇字及丹青圖錄無所不通梁大同中候景之亂召  
募鄉人隨義軍援京邑野王休素清肅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  
殆不勝衣及被弋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  
莫不壯之京城陷野王逃與婦義合軍據城拒賊候景平太尉  
王僧辯深嘉之使監海鹽縣陳後主在東宮野王為東宮官記  
事掌國史知梁史事與江總姚察並以才學顯著論者地重焉  
野王少以篤學至姓知名在物無遺辭失位後其容貌似不能



言及其屬清力行皆人所莫及其所撰著書卷三百卷

柳氏泉曰以野王之行誦為東宮官僚後主宜無失德矣而卒無效於後來荒淫之禍何也蓋自魏正始晉中朝以來貴臣皆以文學相處罕關庶務文宗薄頌威威更至於陳後主未遑改革故施文處武各卿之徒專軍國要務表點左道以聚刻為功自取身榮不存國計其所寵擢之士惟寄情於文酒亂不恤以至于亡即野王而在固不能以一本支大厦之頽矣而況既廢林大吏之朝又何以維損明昌王之選

尚論編卷之十一

古吳常熟洞谷間人嶧山甄泉子靜甫

北魏

崔浩 高允 崔亮

崔浩字伯深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弱冠上書道武帝獻詩道武帝常置左右自朝廷禮儀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為雅說不長屬文而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性不好蒼老之書曰袁生所謂家人懷箇中物從幸西河太原下臨河流傍覽川城慨然有感遂與同僚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奏皇漢武之遠失時伏其言浩正丘太武左右忌之共為排毀帝雖知其能不免群議故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

尚論

卷之十一

召問焉他日勅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

浩然後行浩有鑒識以人倫為已任明元太武之世徵後海內賢才至於禮樂刑政皆歸宗於浩神廟中詔浩及弟覽等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今史閣堪等素諂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并勅浩所著五經浩贊成之景穆王為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路衢北人咸相忿毒相與構浩于帝帝大怒使有司索浩浩服受賄洩夷五族

郭氏泉曰史稱崔浩自比子房且謂權活過之過秦少游言浩曾不及荀彧而顯赫自耀雖曰自矜何敢望子房也蓋高帝用子房之謀章成陽遷定三秦破項羽太武用浩亦取赫連昌破蠕蠕平沮渠惠帝得不廢太子房之謀而



太武爲國副王亦自浩發之伯深子房之迹豈不相似哉顧  
子房無智名勇功而浩所撰圖書至鏡石道傍則足以疑其  
身而已雖然明元太武之際遇深勤茂未途之禍豈烏盡而  
乎哉將陰害之貽禍也結諸害不然何斯人而遭斯酷乎  
高允字伯恭少孤夙成有奇度性好人學博通經史嘗作臺上  
公詩有混成感遺得喪之致神農中帝勅允以經授焉授太子  
頃勅允集天文災異事數相從約而可觀帝覽而善之曰高允  
之明災異豈減崔浩乎及文成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  
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多此類允  
在朝帝禮敬甚重屢出幕入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帝嘗  
謂群臣曰高允真忠臣朕有是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  
者皆侃侃論說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異日上

代都賦因以規諷論者以爲二京之流初允與游雅同業相友

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車公寬中

文饒洪量胸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餘年未見是

非溫喜之色不亦信其正光中以疾告歸孝文時優禮之詔允

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談說舊事了

無所遺卒年九十有八

柳氏泉曰史氏論伯恭既危禍之挽抗雷電之氣震死夷然  
忘身殆難卒悟明王保已全名有親以來斯人而已信乎乃  
崔伯深則言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之者矯矯風節耳  
殆不然也方國書之詔貴伯深聲嘶服戰不能一言而伯恭

辭義清辯至人主爲之動容宗愛任勢召百司於都坐莫不  
望塵畢拜而伯恭獨升階長揖可不謂矯矯風節乎伯深之  
言固滿之於形外也且其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  
無疑然始與允同徵士多至通官封侯而伯恭爲郎二十七  
年不徙貴臣之門並離別顯宦而名子弟皆無官爵其忠謹  
廉潔如此且其光寵四出然卒自終也

崔季字敬儒家貧備嘗自業時季冲當朝任事亮從兄亮往依  
之謂亮曰崔氏彼家僻苦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饑寒安可  
獨飽自可制書于市安能看人冒曉乎冲聞以此敬之高但在  
洛欲創立舊制置百官以亮才望亮允微亮爲吏郎參選事  
應俱明決後列顯任其妻不允親事眷敬高祖嘉其清貧世宗

神書

卷上

三

遷都之後經畧四方又營洛陽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  
敬有萬計又議脩汴蔡二渠以通運運公私賴焉亮性公清敏  
于斷決所在並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及爲吏部尚書值羽林  
新營拔擢之後靈太后今武官得依資入選官自既少應選者  
多亮少爲格制不問上之賢愚專以停群日月爲斷後甄擢  
零然而行之規之失才自亮始也

柳氏泉曰敬儒峭整清儉當其少時不屑看人冒腰已爲李  
冲所知賞交領御史中尉廣平王懷特親使欲陵突亮亮  
正色責之即起於立宗前脫冠辭出其威節朝野莫不  
方正內亦承候時情故神女彼遇受其瞻請而引其弟劉騰  
擅權令妻傾身事之雖錢氏親史謂其嬖年之中名位隆赫



北齊

楊慎  
辛術

楊怕字應彥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信從父昱持相  
器重謂人曰此兒胸中木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  
千里外魏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既恬默又好山水遂入晉陽  
西懸巖山讀書永安初與吳失守扈從達建州以世故未夷謝  
病隱嵩山及家亡國破潛穿累箠爲守神武擒至信都遂授刺  
棘門仍引見贊揚撫陳新詔家祠神武爲之改容拜踊謝章制  
軍國珍廣文傲然令其子自惜出及韓陵之戰怕每陳先登明檢

咸亨數日楊氏儒生今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荒論後神威  
寵遇之至尚主封王濟南嗣位任養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  
惜哉陳周時無異議典以爲惜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爲然者  
士多以言親時致謫以爲恃之用人貪士士爲取已任然者  
情聞不以省意自天保五年已後一人喪德維時匡救實有賴  
焉文宣之大新也楊氏以常山長鬚二王位地相逼深以後置  
爲念惟與高歸彦孫子獻等受遺輔政後情與子獻等議出  
二王爲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通改皇太后具迷安危  
太后以示宮人李昌儀曹儀密啟故皇太后皇太后錄帝曰  
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兒次及我爾何縱之帝曰任叔父處分遂  
背斬之情既死以趙彥深代總機務陽休之悅謂人曰將涉子

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之甚

郭氏泉曰：遵房自尚公主居大門，絕私交，輕貨財，憂仁義，  
 性復慚畏，恒若不足。每聞後命，欣然变色，其婦潘可謂有道  
 矣。乃至而獲罪，何也？失之於不察，而疎也。高歸孫及覆之，  
 董與之共計，而議出二王至，與皇太后婦人謀之，遂至昌懷  
 之洩。以及于難，語曰：門有倚梘事，不可不密。梘有伏，亟言不  
 可不慎信哉！

辛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父襄嗣事時為上客武定中侯景叛術經吳淮南文物術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啟報報以下從術後表聞齊代行臺黃德人事自術始也睢州刺史及所部鄆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押百口及資財盡送術三辭不見許

忍卽元宣嘗令術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爲  
術乃送詣所司不復聞刑卽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  
惡卽元宣嘗令術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爲  
術乃送詣所司不復聞刑卽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  
無誇謫其所指擢後亦皆致顯術清虛文史嘖然勤于志士未  
嘗暫解編軍以威嚴收人有意或必少受文吏服更精學及定准  
南凡諸貨物一毫無犯准大收盜籍及名盡書法保不上王府  
盡入私門寡慾之幸竟爲玩好所奪焉

泉按谷曰遷都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文苑  
少年高朗所獎者疎矣淑德沉密謹厚所傷者細楊信風流  
辨給取士失於浮華雖辛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器猶名實  
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所最爲



折衷此當時所以甚為稱舉也然自還朝以後頗蹟遺種要物議以此少之

北周

蘇綽

泉企

蘇綽字令綽少學博覽群書以從兄讓屬太祖綽字召為行臺郎中臺中咸稱其能異日太祖與公卿往見明池觀漁召綽問西漢故食地具以狀對太祖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太祖益喜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治道太祖則而聽之綽於是稱陳帝王之道悉述申韓之要太祖乃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綽遂達曙不厭自是奏典稅密寵遇日隆太祖方欲

論

卷上

六

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口機詔良口破賊此六端曉太祖又欲單文字浮華之弊因親帝於朝群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詰奏行之有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卸民弗惟逸念之語綽性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為己任傳求賢後共弘治道太祖亦推心委任焉綽嘗謂治國之道當愛民如慈父訓民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卒於位  
鄒氏泉曰自有晉之季入南北朝以來強弱互為承成君臣自相篡取初務為苟且故時政既新致純解文意亦以為得華微也父周太祖提劍而起頃欲創革二弊今經奏而行

之六條詔書群臣大詰宛如三代之遺焉終能修廢墮而矯約法變靡靡以為典難以至風移俗易內親外附今綽之力為多昔人有言弓之高下者抑舉廢之不調者更張承敝之國其君臣之際可不講哉

泉企

世雄

洛襲

本縣

今九歲喪父哀毀類於成人服闋襲爵年十二鄉人率眾詣州請企為縣今時選部以企年少不堪宰民魏言武以企向成立且為本鄉所樂遂依所請企雖童幼而好學恬靜百姓安之後多城賊功除雍州刺史收治部民煬帝時勢害人者自此豪右屏迹吏民懷服性之清約纖毫

不擾于民在州五年每於鄉里墮耒以自給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顏色親老武初奔神武車政親帝有西顧之心委企以

尚論

卷上

七

山南之軍再平上洛高歡曹率泉圍溫州城企拒守旬餘矢盡援絕城乃陷焉企謂歡曹曰泉企力屈志不服也彼賊戒子元禮仲導曰汝等致力本朝吾無餘恨不得以我在東遂虧臣節也尋卒于鄴元禮與仲導感父言潛與臺右結託率鄉人襲城斬杜弼戮朝正藉之在襲洛州刺史從周太祖戰於沙苑為流矢所中遂卒仲導襲襲臺官之處皆以清白見稱  
鄒氏泉曰泉企出自巴夷長於山谷乃自其翰商未落已類於成人及壯年則已堪宰民本州之人皆安之至臨難慷慨縋有臣臣之節儻古人所稱仁義無常貽之則為君子者非即元禮仲導輩成父志於企所誠忠孝之道不可兩全者蓋

三千一門歟







依古制修立明堂及詔正定新樂弘各上議事在禮志首律志  
時高祖又令弘與朝臣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  
衆咸推服之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弘於斯須之  
間悉備揚奏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榮寵富  
世望隆顯則弘欲辭而車服早儉事上蓋禮待下以仁詔於  
言而敏於行大業之世委鴻福隆隆性寬厚弘始終信任惕不  
見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讀史傳弘始終信任惕不  
及唯弘一人而已子方裕與裴虔等逆誅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淑問之風懷勝遠之度  
抹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綱繆省  
闕三十餘年夷險不踰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  
南論

滋之不涸泥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子雷不才崇基不構  
十紀犯義以墜家風惜哉

詩善心字務本多聞默識為當世所稱陳頌明中聘於隋遇隋  
高祖代陳成而不後及命留擊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  
善心哀服號哭請東向三日勅善心曰有詔就館善心  
朝伏泣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佳獲此人既能懷其  
舊恩即是我誠臣也後有神雀降於含章殿高祖召百官賜燕  
告以此瑞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有瑞雀符也明主之休  
徵雀者爵也聖人之大寶等語于時秘藏圖籍尚多亂善心  
微阮孝緒七錄更製七林各為提叙又區分其類別焉又奏正  
定經史諸經仁壽初與牛弘議雅樂高祖崩煬帝嗣位以朕心

委大將軍宇文述述每旦偕本部以供私役被劾付獄善心  
論其姦狀後數月為述所譖又詔御史初之會善心上封事件  
旨免官其年復徵用之初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  
成父志脩續成書化及祿逆之日隋官盡誅朝堂謂善心獨  
不至化及遣人執至朝堂隨令釋之善心不舞踊而出化及目  
之罵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遂害之善心母  
范氏時年九十有二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兄矣因  
即不食死

鄒氏泉曰余讀許善心傳嗟嗟以彼其懷舊君何至為隋高  
祖作神雀頌以獻諫也及觀其拒兄子弘仁之言不肯隨踣  
化及即執入被釋又不舞踊而出以至慷慨赴死高祖所謂  
南論

即是我誠臣者不虛矣毋范撫柩之言足稱賢烈所以範子  
者風有家訓哉

房彥謙通五經解屬文雅有詞辯風聲高人為齊州刺史主簿  
時禁網疎闊州郡之職多縱弛及彥謙在職清簡宇法州境肅  
然及周師入鄒彥謙痛齊朝傾覆將糾率志義濟謀匡輔事不  
果而止齊亡歸千家及隋高祖受禪之後猶誓無仕心刺史  
趙國薦之不得已應命後為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為慈父  
使者察州縣長吏能否以彥謙為第一場帝嗣位彥謙以王綱  
不振遂去官隱居不仕會置司隸官彥謙以公方備著徵授司  
隸刺史彥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  
其有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大業中隋政漸亂朝廷靡然莫不



變節彥謙直道守常介然孤立頗為執政者所嫉出為涇陽令  
 卒初隋平陳之後論者咸云特致太平彥謙私謂所親李少通  
 曰主上忌刻不納諫爭太子卑弱諸王擅威方憂危亂耳少通  
 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計驗  
 泉按彥謙居家每子姪定省常為語說皆勉之資產素殷務  
 存素儉嘗從容擲吟顧謂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  
 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其子玄齡克遵父志又集古今家  
 誠書為屏展令諸子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義  
 方之訓奕葉相傳乃玄齡之次子遵愛顧誕率不學竟以反  
 誅趙緩胸賜賜諸州子孫之不肖固有祖父所不能必者其  
 先君素事煬帝子為晉王時大業末從虜突通拒義兵于河東  
 通以君素有膽畧署領河東守及通軍敗至城下呼君素謂曰  
 卿當早降以取富貴君素答曰主上委公以閭中代王付公以  
 往援國作陸替懸之於公奈何不思報効以至於此通怒而還  
 時圖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為木繫置表於頸具論事執浮之  
 黃河公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前  
 後有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為陳利害唐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  
 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  
 自苦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時百姓  
 苦隋日久及逢義師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子統領下不能  
 振威餘知江都領復又食絕男女相食衆心離駭遂陷左右所  
 害唐太宗朝詔褒之有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之語贈蒲州

刺史

泉按君素之守河東也時唐義旗所指莫不響應而江都  
 覆已不可支乃君素獨守孤城至於行李斷絕男女相食而  
 猶不肯變志徒以備節權臣大義不得不死耳此城雖破  
 至於知事之必不濟而堅持歲餘要在守死而不易即天之  
 所廢人不能毀有所不計斯其無所為而為義而人果殺以  
 致之視彼烈士徇名慷慨赴死於一時者又有加焉疾風勁  
 草堯素真無愧矣



唐

房玄齡

杜如晦

魏徵

王珪

馬周

李綱

李大亮

戴胄

蕭瑀

虞世南

孫伏伽

長孫無忌

褚遂良

裴行儉

敬暉

徐有功

狄仁傑

張柬之

敬暉

桓彥範

崔玄暉

袁恕己

薛季昶

姚崇

宋璟

蘇頌

張說

張九齡

韓休

張嘉貞

李勉

李光弼

郭子儀

房琯

李泌

楊綰

崔祐甫

柳渾

李晟

馬燧

璵瑒

楊炎

劉晏

李絳

李吉甫

陸贄

權德輿

杜祐

崔群

杜佑

裴度

白居易

元稹

陽城

柳公權

李德裕

溫造

常璩

柳渾

劉蕡

鄭畋

韓偓

安金藏

張巡

顏真卿

顏杲卿

張巡

許遠

元德秀

陸龜蒙

張巡

許遠

唐書

唐書

房玄齡字喬士，幼警敏，貫綜文籍，善屬文。開皇中，天下罷一  
 皆請隨梓方，未玄齡審白父曰：「視今雖平，其亡豈可須也？」及中  
 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太宗以擊煬公狗渭北，杖策上謁軍  
 門，一見如舊，每從征伐，獨收人物，置幕府，王嘗曰：「漢光武得鄧  
 禹，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猶禹也。」玄齡引杜如晦、楊師立、大計太  
 宗即位，第功班賞，玄齡功第一，位宰相，積十五年，女為王后，男  
 尚主，自以權寵隆極，累表辭位，詔不聽。會伐遼，留守京師，詔曰：「  
 公當輔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晚年多病，上疏討高麗，帝曰：「是  
 已危懼，尚能憂吾國事乎？」疾甚，帝命繫苑垣，以便展問，韓瑗  
 與洪卒玄齡當國，夙夜勤，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若  
 若已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度，今秘為竟平，不以  
 已長望人，取人不求倫，貞觀末，帝嘗在翠微宮，以李絳為民部  
 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絳為尚書，謂何？」曰：「惟稱絳  
 好讀書，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絳為尚書，謂何？」曰：「惟稱絳  
 好讀書，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絳為尚書，謂何？」曰：「惟稱絳  
 以風流自命，內得大節，臨機輒斷，太宗為秦王時，府屬多外遷，  
 慮之以房玄齡言，因表如晦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秘方多  
 事，典慶無留僚屬，共才之莫見，所遇後與玄齡共黨，朝政引士  
 賢者下，不肯成得職，卒年四十六，帝哭之，勸詔厚，在商物之子  
 碑，使言君臣痛悼，意如晦方為相時，天下新定，基關制度，意物  
 察典率二人計裁，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  
 晦至卒，用玄齡策也。蓋如晦長於衡，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  
 故能同心濟難，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



贊曰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賚孺據盜天下已平用玄齡如  
轉輸收與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朴植儒使號令典刑  
粲然罔不完備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  
之蹟述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  
功王魏善謀而房杜讓其自英勳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  
美功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推善始以  
辭小人今名者蘇其然乎如晦雖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  
又帝所親款則謂果有大過人者方君明臣良志叶議從  
相賢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暫之勛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  
以代天者也輔贊綱維而職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  
曷臻是哉彼揚已取名瞭然使戶曉者蓋房杜之細耶

房杜

房

杜

房

杜

房

杜

房

杜

房

杜

房

杜

房

杜

房

杜

房

杜

房

杜

房

杜

房

杜

房

杜

房

杜

觀徵字玄成少孤落魄棄質產不啻有大志通賈書術隋亂號  
為道士後從李密來京師久之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為善典  
李勣勸遂定計歸唐微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建早為計太子  
敗王責謂曰爾聞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微言不死今日  
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及王即位日益親或引財內訪天下事  
微亦自以不在遇乃展書庶幾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  
當帝心者凡三篇微諫曰今鄭已約婚陛下取之豈為人父母  
冊具或言許聘矣微諫曰今鄭已約婚陛下取之豈為人父母  
意帝痛自咎即詔停冊為侍中高書省滯訟不決者詔微平治  
微素不習法但有大体處事以情入人悅服帝嘗問群臣與諸  
葛亮孰賢答文本曰亮才善將相非微可止帝曰微暗覆仁義

房杜

房

杜

房

杜

房

杜

房

杜

房

杜

房

杜

房

杜

房

杜

房

杜

房

杜

房

杜

房

杜

房

杜

房

杜

以弱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微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  
每犯顏進諫雖違帝甚怒神色不從而天子亦為寒威議者謂  
實有不能過晉上冢還奏曰向聞陛下有開南之行既而止  
何也帝曰畏卿遂停耳始發亂後典章湮散徵索引諸儒校集  
秘書國家圖籍雖然完整微亡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像賦  
詩悼痛聞趙鼎之毀短百為微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  
及正倫以罪斬君集坐逆誅微人遂指為阿黨又言徵嘗錄前  
後諫諍語示史官褚遂良帝燕不悅乃停叔王婚而仆所為碑  
顯其家衰矣遂東之役高麗縣魏犯陣李勣等力戰始破之軍  
還帝悵然曰魏微若在吾有此行耶即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  
子以少牢祠其墓後立碑恩禮加焉丑丑孫譽為宰相誠事天  
子前讀切無所回異堂宗嘗曰譽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悼之  
鄭氏泉曰孫之翰論魏公諫諍曰魏公以忠直稱于並歷數  
百年而名愈高李綱論簡史之法則曰假如作魏公傳但記  
其諫諍之詞足以為正直是魏公真得諫諍其言足傳信矣  
然未足以寬魏公治終為國之心也夫當魏公之潰死而帝  
之悲慟流涕以問所故也魏公直對曰釐不恤婦而棄宗周  
之亡此其忘身為國之心蓋至死不貳彼柳芳稱微死知不  
知莫不恨惜以為三代遺直言執言手墓之論讀疑挺紳有  
祖風然魏公身後未幾猜諍遽行而墓亦以剛正為令狐綯  
所忌諱罷之語云彼邪亂忠信夫  
王珪字叔玠性沈澹志量隱正交不苟合高祖入閤以李綱薦

房杜

房

杜

房

杜

房

杜

房

杜

房

杜

房

杜

房

杜

房

杜



署世子府事建成太子見誅太宗召為諫議大夫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信任之遷侍中它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不慮珪王璵姬也帝指之曰璵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知璵江之亡其姬尚在竊謂陛下以為璵當知其非所謂知恩而不去也帝笑其言珪嘗坐漏禁近語左補外俄召拜禮書監珪王泰師主見之為先拜珪亦以師自居王問珪何以為忠者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恩盡忠世下王之父事恩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主曰頗聞所習珪曰漢東平王蒼稱為善最樂願王志之帝問喜曰兒可以無過矣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王下嫁未嘗行見姑舅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筭盤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婦禮本于珪主少孤且貧人或饋遺初無謙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贖其家性不肯容寵官務舉綱維去甚不可者至僕妾亦不見喜溫奉寡嫂家事咨而後行教撫孤姪雖其子不過也宗族遺乏周卹之薄於自奉獨不作家廟四時祭於寢世以儉不中禮少之子適立後生交皇太子承乾供饋外

泉按李德裕論王珪對太宗納璵江美人曰妖美之色盡惑當時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累千內郡臣則疑以敗于外危亡之兆鮮不由此史籍所謂必有女戎妹者姬已殺故是也史蘇言之詳矣今不復論是以晉獻得驪戎佚女太子有雄經之醜禍及三世符堅納慕容弟秦宮有鳳兮之謠敗於

五將翦山於五梁武取東昏所幸幸幾亡王國隋文襲陳主之妹終以殞身此皆禍敗之著明者也又夏姬入荆子反廢於秦命吳人始叛楚矣吳嬪至晉女祖意於高政伐乃亂華矣所以王珪規璵江美人正言納說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福矣

馬周字賓王少孤家窶然嗜學資曠過邠人以無細謹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教以讓周乃去後入關客汴為俊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至長安舍中即請何家何對上言所條事乃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也客人也帝起召與語大悅周上疏大畧言大官宮中宜置學士以修德門觀以修德方之望及太上皇留熱處而陛下走涼殿被金縷衣溫瑊之道臣所未安 宗室功臣宜賦以茅土噉以尸邑必有才行隨器而授 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 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帝善其言又言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當隆高陽文武之道為子孫立萬世之基 百姓咸然以今當為者多不急之務 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寵過過厚縣令刺史頗輕其選所以百姓未安帝稱善周善教秦悅辨明銳勳中事會戴慶周客時舉為之帝曰我豈不見周即思之嘗以飛白書賜周曰鸞鳳中宵必假羽翼朕之寄要在忠方周病消渴連年至疾甚取上章奏悉焚之曰當憂暴君之過取身復名吾不為也

賈曰周之遇太宗願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者素罕



於朝明習憲章者非王佐才曠以及茲其自視與舉廢鈞謂  
亦何以異述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  
故君宰聞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豆矣然周才不遠傳說召  
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哉

李綱字文紀少慷慨尚風節初仕周侍楊素緣戚用事綱據正  
不聽隨素等以之唐高祖平京師綱上謁帝嘗撰舞工安此  
奴為散騎常侍綱諫之及在東宮太子建成將溫湯綱疾不批  
有進魚者太子使膳之唐險地不措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  
經公等善之若獨計密語因屬綱矣後太子突御無賴猜開朝  
廷綱諫不見聽遂乞骸骨帝為之卿為海仁長史綱以疾歸  
壯氣而羞朕尚書耶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殘殺然每諫  
事發然不可奪

止為云長史固無愧陛下功成身自伐臣言如持水內石敢久  
為尚書乎且臣事東宮官久與臣忤是以上印綬帝謝曰知  
公直幸卒輔吾兒貞觀中後為少師上每聽政必詔綱與房玄  
齡王珣侍生嘗言曰託孤寄命古人所難綱以為易故發言陳  
事發然不可奪

泉按唐史李綱在隋宦不進筮之得鼎筮人曰君當為卿  
輔然待易姓乃如志付不知退折足為敗故綱雖顯於唐最  
稱疾辭位然余復其面對太宗上書太子首抗言無諂豈以  
仕故惟折足之應如筮人之言哉史氏非如綱者矣

李大亮有文武才畧初仕隋唐為初入關李大亮自稱有降賊擊  
反之功貞觀初為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謂大亮獻之大

亮表之太宗報書出所御朝瓶賜之又賜看悅漢記同悅  
論時傳極為政之休公宜釋味之嘗請停招討省勞役及破吐  
谷渾并右衛大將軍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三職宿  
衛兩官每當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我得酣卧帝幸洛陽詔副  
玄齡居守玄齡稱有王陵周勃節可倚大事

泉按大亮嘗以張弼脫其死罪弼將逃大亮及其念有  
以報之時弼匿不見大亮求之不能得一日識諸途弼泣  
懇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乃言于帝曰臣及事陛下弼力  
也願悉臣官爵授之帝為遷弼中即將代州都督弼時嘗  
大亮而多病不自伐云

內論  
唐書字玄徽性監正幹局明謹隋朝守武牢太宗為秦王時攻  
之引胃為府士曹參軍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  
胃清直其人哉即日命胃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  
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無忌贖胃曰不然校尉緣無  
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謂不得獨死由是與校尉俱免時選者  
盛集有詭資陰冒謀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  
者獄具胃以法當流帝曰卿實欲即胃曰陛下登殺之賜給  
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帝從其言後諫議大夫與魏徵  
更日供奉杜如晦讀言請以選舉委胃由是檢校吏部尚書然  
好柳文雅獎法吏時以寡學為嘗

柳氏泉曰玄徽為大理臣頗據正者數矣案法意至拆秋  
毫及為令僕長于操決無宿疑議者美其機斷謂武德以來

亮表之太宗報書出所御朝瓶賜之又賜看悅漢記同悅  
論時傳極為政之休公宜釋味之嘗請停招討省勞役及破吐  
谷渾并右衛大將軍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三職宿  
衛兩官每當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我得酣卧帝幸洛陽詔副  
玄齡居守玄齡稱有王陵周勃節可倚大事



殆無其筆獨張唐矣論胃對太宗言陛下當即殺之犯張釋  
之失以為為君者用法不必俱為臣者用法俱俱至引王  
子雍輕於為君重於為臣之言以深病之似亦太過蓋法者  
布大信于天下詔言時一時喜怒所發玄微周喻太宗忍不  
於以存大信也言有初者詭正而又之於道者此類是歟  
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愛經術善屬文性鯁急鄙遠浮華  
嘗以劉孝標辨命論說悖不經乃者論非之以為人崇天地而  
生謂之命至古尚獨而則繫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人  
者通儒劉頤言瑀歎曰是足鎮考瑀有失唐高祖入京師  
招瑀瑀即自歸時瑀為署秦王府司馬武德初遷四史令高  
祖委以樞筥瑀自刀孜孜抑遏絕無所憚上便宜每見絀用  
久之遷左僕射貞觀初房玄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瑀不  
能無少望秉籌切諫群首疏蹕太宗怒廢于家俄復用之納瑀  
言始議封建坐與陳叔達忿爭御前不恭免職除復起旋參預  
朝政瑀論議明辨然不能容人短玄齡等小過瑀即痛劾不報  
由是自失後復參預政事帝嘗曰武德季太上皇有廢立議頤  
朕試不啻之以子足弟弗見容瑀於屬時不可以利休死俱真  
杜援臣也瑀每與見輒言玄齡等則當盛推帝為號解瑀以帝  
有所偏信帝積久亦不平瑀好浮屠法問諸舍家為桑門帝許  
之復奏自度不能為又足疾不入詔帝曰瑀豈不得其所耶  
乃詔參前未幾復其封卒太常諡曰肅帝以其性忌改諡貞福  
鄭氏泉曰呂溫贊瑀有云從容而言杜援遂安持誠表史記

輔二君耿介絕倫為唐貞臣諒我乃玄齡等心知其是而不  
用其言瑀彌快快自是屢起屢罷此雖瑀之褊躁有以致之  
然人臣執政欲成就太平之功最不可使逆意者枯槁速賜  
哥奴輩排天下之口而自任於是國家之政有蔽而不通者  
矣此論余得之張唐英為宅其言云  
虞世南性沈靜寡欲與兄玄奘俱名重當時後方晉二陸然  
世基薛瑒清勁過世南而瞻瞻不及也隋煬帝愛世南才而疾  
其峭正弗甚用世基後敏得君口貴賦妻妾被服擬王者而世  
南窮儉約一不改高祖武德中為天策府官屬又太宗踐祚時  
世南已衰老屢乞骸骨不聽世南諫諍達外右不勝衣而中抗  
烈論議特正帝因吳罪遣使賑飢原赦及裁抑山陵禁止改葬  
大抵從世南諫也帝嘗作官休詩使康和世南曰聖作謫工然  
休非雅正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  
帝命寫劉女傳子屏風於時魚本世南暗誦之無一字謬世南  
既卒帝為詩一篇述古與亡既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  
琴朕此詩將何所示耶數緒遂良即其發坐焚之  
泉按唐太宗稱世南五策一曰德仁二曰思直三曰博學四  
曰文辭五曰書翰世南平當手詔親上奏曰世南于我一体  
捨責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衡準的今其云亡石渠  
東觀中無復人矣跡其見於君者若是則當時學士之選  
豈惟卒梁陳書通姓氏學如姚李備才輩不能企及即所稱  
王佐才負大節者亦不得而班焉然世南於文辭書翰涉而



不有觀其不和官休詩亦可概見獨其中抗烈且論持正則於德行忠直真有足稱者至其糾合群儒旁求百代使有唐明儲遺禁為一代法又自傳學中來云

孫伏伽始仕隋唐高祖武德初上言三事一言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雜併諸獻賦賦荒戲弓矢並被實賽三言太常殿民裾襦五百稱以衣妓工侍女武門遊戲請並廢散妓以復雅正三言今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不擇後請釐損重飲悉京賦實表貢諫官帝皆飲納太宗即位數出馳射伏伽諫之帝悅曰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後坐憲因失免官起遷大理直司農罪人之出為刺史張玄素亦初仕隋太宗即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予以陛下神聖跡所以危鑒所以亡日慎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有紹發卒治洛陽宮殿且東幸玄素上書言五不可至以為其過甚於湯帝即詔罷後時太子承乾事游畋不悅學父不見賓友玄素職庶子故裁正之且曰官中所見止婦人不知如樊姬等可與並聖聖者幾何太子諱其切夜遺戶奴以騎撾毆擊冠脫死後太子醜德日聞玄素又上書言甚切直太子怒遣刺客伺之會宮廢玄素坐除名為民

柳氏泉曰胡氏言太宗勉勉納諫可為百王師法繼言觀微既延則直言罕聞以為太宗德益衰而志漸怠以余觀於孫張之不得致位通顯至見出除名諫訃言平蓋太宗既踐阼伏伽最先諫太宗欲盡下情故不次見援以示群臣諫事比

臣下仇然獻忠則多所觸忌而不無隱伏矣伏伽安得久處內乎彼承乾之惡性習既成而歸責玄素其何救哉噫此士

唐所以辭不能傳太子也  
長孫無忌字輔機性隨悟博涉史氏從秦王征討有功皇太子建成帝王無忌與房玄縱等定計誅平之王為皇太子即位無忌功第一帝以無忌皇后兄又少相父眷倚日厚或有言無忌權太盛者無忌亦自懼其位危又高上疏曰陳以外戚位三公嫌議者謂天子以以后宗帝曰以無忌無忌文武兩器故相之耳無忌猶固讓帝又思所以其讓賴無忌以足行威服賊以賜且況其功太子承乾廢帝欲立吳王恪無忌客爭止之帝疾甚無忌忌為太子太師帝又欲立吳王恪無忌客爭止之帝疾甚無忌  
今議毀者害之高宗即位款立武昭儀為后無忌固言不可許敬宗數勸之無忌屬色拒折后竟立以無忌受賜而不助已衛之無忌又輕舉韓三韓車敬宗擢后指陰使卒奉節上無忌家事請逮捕又力請帝殺之遂置黔州後遷按又獄即黔州暴訊無忌援綬卒上元中追復官爵  
泉按范祖禹論高宗款立武后后先官無忌妾子又重賂以悅之非德賞也而無忌受之遂無以格其非心而靡所見憚卒使武后怨其受賜而不助已茲臣得以入謀以為無忌不學亦嚴論也然無忌親則元舅位則三公許國之忠誠亦遷至一姦人讒之不自臨問遂寘嚴商此非不知無忌之非辜正



謝以快雙后之意也夫天以女戎間唐卒使叱咤鳴履祥孫  
后家無忘之死又何怪哉

褚遂良字登善博陵文吏工隸楷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  
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帝時有事太山至洛陽星宇  
太微犯即泣遂良以天意未合詔罷封禪時魏王泰禮秩如嫡  
群臣未敢諫遂良承帝問方今所急曰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  
又諫皇子未冠者外任都督判火可以留京師養成德書帝皆  
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而帝許立為嗣遂良諫曰陛下以  
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曰我不可  
能因定策立晉王為皇太子帝寢疾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爾  
外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將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  
為不可辭讓李勣與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尋徙貶之遂良內

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乞哀帝不省歲餘卒

張唐英曰論者謂遂良隨殺劉洎後亦流貶蓋其報應非也

夫洎因爭飛白書不願麗性之分極登御床又對太宗高談  
親謀大臣而太宗取以不密至是見上不豫忽發伊霍之言

固必有之使史臣從而書洎于詬父之言以為遂良所誣耳  
非自遂良誣之也然遂良所司責者止可奏於上令削其官

爵氏泉曰余讀唐史見遂良貶卒之二年許敬宗李義府秦  
長孫無忌並謀皆遂良驅擲乃削官爵二子流愛州殺之每  
重數高宗之昏懦也夫無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

自任故求微之政有貞觀風高宗亦寶禮老臣拱已以鳴鶴  
紀設張矣一奉于武后而險大遂為陰國以順忠良自是廷

臣結舌而政歸房閹幾至新莽唐至為鋒之禍一至此也然  
思古之誼諫銅山之露布始諫忠者可恨哉  
裴行儉字守約舉明經高宗將立武昭儀行儉以為國家基  
此始矣麟德中與薛紹始設長名榜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  
提調下為故事上元中嘗平都支通句平親勞宴曰行儉提  
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窮蹙可謂文武兼備矣其燕  
三職隨調調幕初除突厥伏念溫傳供餘嘗侍中裴炎  
嘗其功斬念傳行儉功不錄行儉嘆曰澤濟之事古今壯之但

私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行儉善知人在吏部時宣  
蘇味道三劇後皆掌給劄及謂王楊盧駱浮躁銜隙非享爵祿  
器卒如其言云子光庭性靜默寡交將雖歷歷甚省人未之許  
既而以職業稱議者更推之開元中以侍中裴吏部尚書因行

儉長名榜子循資格與賢不肖一操貨考配擬又促選限在正  
月門下省開麟之舉主過官凡麟之裁定光庭輒就可語曰麟

之光庭子

柳氏泉曰年勞之說自西漢以來有之然未始以為為用人

法故唐初吏部求人必以資格為限所賢後惟其才往往往得  
俊入任之士亦自奮自行儉始設長名榜引銓注法復定內  
外差次量官授之其後士人猥聚專務趨競品枉挂光庭



遂因行險法為循資格限年躡級無得喻越自是庸碌者不致沉淪而抗特者遂至連連後世踵而行之卒不可變宋理之弟孫琬之議意有在干斯乎

委師德字宗仁第時士盧承業與其為台捕工上元初為監察御史使吐蕃諭國信開陳利害為畏後侯猛士討吐蕃乃自奮執紅林額來應詔從軍有功又嘗與賊戰八遇八克天授初賊為都尉衣皮袴士屯田積穀有弊師德之賢師德深沉有度量人有言已輕進以自免不見容於師德師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進步形體之謂之重曰為台了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在夏官選者就按問師德曰吾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汗耳賊師德頓首稱

總要為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鸞獨能以為始終與師德相亞在之言長者稱其卿

師德曰泉曰論者謂師德克謹寬厚能以功名始終非深知師德者也方武后最在革命用酷吏信讞言當時廷臣並起而摧沮之以至爭赴門鍵師德含垢忍辱語不一及遂使武后猜疑不生顧為嘆仰而然非公之鷹行矣後來太子復位張柬之為相而唐祚復興果公力也然則師德者可徒以功名始終稱哉昔人有言丈夫君子不為流俗之耳目若人之謂

失

徐有功召弘敏以字行舉明經補蒲州司法參軍為政仁不忍杖罰訖代不得一人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異唐大臣謀去於

是周興來俊臣等搆議后指置監牧院諸獄捕特相俾相數連引吏爭以周內窮誠相高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益牢時王仲宣逆謀賴餘赦後故言為支黨力爭免其死當此時左右及衛伏在廷陛者皆顛顛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激然不挽他所獲有如論議紀孝賢忠惠歷數十百姓後以出反囚免成起官天下聞者洒然相賀嘗與皇甫文備同按獄文備誣有功縱逆當受之文備坐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晉昭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諱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為獄常持平守正以執權寬同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眾酷吏更為少莫然疾之如讐矣

泉按當時鹿城主簿潘好礼最有功為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人今有功斯獄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當漢武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命之系周來時掩義隱賊宗師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正明道身陷殆者數矣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於張唐者唐曰徐公當雷震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而史氏亦贊曰有功不以唐周二其心推一于法身蹈死以收人之死故能廉猜后酷吏之間以悲自持內挫虎藩不使天下致於殘可謂仁人也執令三說觀之而有功之過于張謬矣

狄仁傑字懷英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為吏誣訴鞠陟使問位奉



石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洽海遺珠矣蘭仁  
基嘗稱曰狄公之賢比斗以南一人而已謂其才高崇時  
宰相張元輔討越王軍中特功多累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  
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  
縱使累擒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天授中武后謂曰卿在汝  
南有善政然有路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臣當改之  
以為血竭臣之幸也謝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會為來俊臣  
所捕捕送制獄俊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  
國實俊臣乃提繫其屬王德壽以情請曰我君宗少董公為我  
引楊執柔為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為此乎  
即以首觸柱血流满面德壽懼而謝後仁傑子士安得免死武  
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初吉頃李昭德數請還太

子璵後而后意不回唯仁傑每以毋子天性為言后雖忤忍不  
能無感竟後唐嗣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  
皆為中興名臣呂溫常頌曰取日虞洲洗光威地潛授五龍夾  
之以飛世以為名言  
范文正公狄梁公碑畧曰公之勲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  
萬言李邑載之別傳論者謂秋柏不天金石不榮受于天焉  
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爭雖在豫州日  
拒元帥而不下久居相位而能優廢主以正天下之  
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於事業當時優禮縉紳之中  
類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

其誠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  
匪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極天之亡過長風而孤塞大河川以  
獨航金可平公不可草輒為手剛地可動公不可動輒為手  
方一朝威逼群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  
發靈萬年垂光靈集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張柬之字孟將水昌祖以賢居右時年七十餘失封策者千  
餘束之為第一當諫古無天子取女許旨及論成姚州地  
陰摩到屯輟死之弊亦不納長安中武后謂曰仁傑曰安得一  
奇士用之仁傑曰荆州長史雖老宰相才也姚崇亦承詔舉  
係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人老懼垂用之即日召見  
拜官進鳳閣侍郎桓彥範字士則以門蔭進遷司衛主簿狄

仁傑曰君之才當自光大毋恤于初長安中為司刑少卿請考  
治張昌宗引妖人逆占言計不執事不納又請悉放赦為酷吏  
得罪者疏十上卒見聽敬暉字仲暉弱冠舉明經聖曆中武  
后幸長安為副留守以治幹聞聲書勞之崔玄暉少以學行  
稱母廬有賢操常戒玄暉為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故玄  
暉所守以清白名長安初為天官符即介然不受私謁執政忌  
之宋璟初張昌宗不執事玄暉頗助璟后玄暉少間玄暉奏言  
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賢察不宜引異姓出入禁闥后  
慰納表恕已任累司刑少卿知相王府司馬嘗從相王饒南  
衙兵備非常此二補雖輕未長安四年張柬之以秋官侍郎  
同平章事太后疾其張易之張昌宗居中用事束之以引彥範暉



玄帝怨已謀誅之於是屬彥範以禁兵時中宗每此門趨唐  
因得請陳秘計遂率左右羽林兵討賊令將軍李湛李多杓就  
東宮迎太子至玄武門彥範等斬關入太后處迎向宮東之等  
斬二張于廡下明日中宗復位太后徙居上陽宮復國號曰唐  
二張之謀也東之勅以彥範門將遂夷諸武洛州長史薛季昶  
勸曰二山雖誅產祿猶在請除之會日彥範處彥範不欲廣殺  
因回三思猶執上門外以留為太子薛季昶曰吾魚死  
所矣時武三思以恩太后街憲處不利諸武而彥範為帝寵  
畏且三思與亦亂田是則彥範中才彥範東之等政事各封為  
王會王同駁謀誅三思事武三思遂東之等同晚陰令鄭情上  
奏乃悉貶為諸州司馬彥範封三思唐五人者且復用乃納彥  
範計遣御史周利貞巡撫外矯制各通令自毀馬季昶自五王  
失柄亦出為荊州長史備州司馬初季昶與周慶立光楚客不  
叶與二然不敢往歎曰吾至是耶即且棺沐浴仰藥死季昶剛  
烈然喜入先語後雖有辨理不能得也而致愛故舊禮有名士  
其長可蓋所歎云彥範以彥範工良吏

即行誅五矣豈所謂神奪其明厚帝比前以與光天之業乎  
結不然受季之功何減漢平勃也然則忠義之士欲立大功  
平大難者其毋猶豫未路使五王之禍徇人門戶之間也此  
姚崇字元之少獨儒術略使五王之禍徇人門戶之間也此  
遷臺官即中契丹按河比兵撤撤進崇奏決右流武后賢之即  
拜侍即聖曆中張易之起有請于崇崇不納易之謂於后降  
出後以與誅二張功益封崇崇即武后之選上陽宮也王  
公更相慶崇以舊舊王爵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右宗諱  
武新豐密召崇上至明皇史同帝方繼清漢即召見帝曰公知  
獵乎對曰臣少為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帝  
歡喜對曰臣天下事交上不知僕崇因以十事要說故不辭帝  
曰朕能行之翌日相張說息其入屋間之帝益信用之常於帝  
前拜次即更帝左右頭崇棋超上曰我任崇以政至用即更  
置頃我即由是避賢退不肖而天下治益佐帝裁決得專任矣  
嘗病帝後告事必令源乾曜就咨又使寓四方館以自延父之  
紫微使使海安夷人財當死崇素親倚署臺營咸帝不悅時曲  
赦京師情誼不原崇惶惶上還舉政引宋璟自代崇當國承極  
賦千政之後猶紀大壞外天不宰相至十七人崇嘗要職不可  
教崇嘗先有司罷冗職備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讀無廣釋道  
無數移吏由是天子貴成于下而推歸于上然每當推調與張  
說有素恩許為足疾以致帝問因言說出入岐王家故愛之說  
遂出魏知古奏崇二子在洛陽舊請託崇攝知帝問意而直



言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知古崇所屬也

宋璟賦分有大師好學工文辭舉進士累遷賜舍人居官鯁直武后高其才張易之誣璣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為驗情廷辯說璣璣感言毋陷正人以求苟免若不則者吾且叩閣致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璣後遷中丞會璣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言者老璣詩籍治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勃二張請璣謝璣不見頃左右款曰吾儔不先碎璣子首而令亂國經後有獲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請璣璣意易之等後至促步前璣舉笏却揖唯唯故璣於中傷且將遠宗利之無何二張誅乃免神龍初供奉使下曲言得失武三思忌璣璣有請于璟曰屬答曰今復子明辭王安得向于朝政獨不見歷

卷十一

十一

史不傳開元初皆以龜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適于宗

宗素所尊俾常坐堂聽納故唐大臣稱崇善應爰以成天下之務璣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遠功小事權不首肯遷唐三百年補弱不為獨前解房杜後將姚宋何見矣然唐三百年補弱不為獨前解房杜後將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夫胡致堂嘗見曰崇說善應合故寵而復用璣則介然守正故斥而不復姚非求止必求九齡乃可與璣同日語

蘇題字氏碩璣之子也題少敏悟一笈至于言辯詞崇等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長安中父懷同中書門下三品題為中書舍人父子同在禁院朝廷崇之初璣在武后朝明曉法令多識學舊章一朝格式官所刪正中宗復政璣為宰相陳當世病利其多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召曰璣尾璣獨不進父待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璣自解曰宰相與知陰陽代天治物今校食卿實百姓不足而璣至三日不食臣誠不辭職不敢進尾璣宗即位以老病罷而題為中書舍人玄宗平內訌書詔璣獨題在太極後閣口吟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曰曰巧公徐之不然子脫脫矣後加知制誥時李又對掌書命帝曰前世季嶠蘇味道文擅當時上號蘇生今朕得題與又何憚前人哉能建同平章事備國史與宗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題能推其長焉後按察節度觀察南諸州前同

卷十一

十一







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始說知集賢院嘗將  
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而遷遂同平章事連中書令  
始議河南兩水屯蕭河南橋田使上言廢備貨格復置十道採訪使  
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為帝知內忌之會張守珪以  
斬可突于功帝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不可以貴功遂正又  
言牛仙客不宜班常伯賜實封帝不悅而林甫又薦仙客相才  
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疾帝言內恨而林甫亦恨九齡  
對帝言不可相恐為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謝自此其未  
有効用得所殺身何忌之語帝雖優答然林甫日夜短九齡于  
帝帝寢疏之旋罷政事而相林甫仙客矣後又坐舉國子諒非  
其人貶荊州刺史然不戚戚嬰擊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  
尚論 卷十一  
舞宰相厲士帝必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初千秋彭王公並  
寶錄上書鑒十輩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及為相武惠妃  
謀陷太子瑛密遣宦奴告曰廢必有與公為援宰相可畏廢九  
齡叱曰房恆安有外言執遂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  
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  
亂幽州者此胡雖也及祿山討奚契丹以恃勇輕進敗九齡請  
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不聽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且遣祭焉  
九齡 卷十一  
郭氏泉曰九齡為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時明皇在位日久  
已倦于勤九齡議論正多所違忤至論牛仙客不堪尚書  
李林甫不可相則又為姦邪讒間而九齡遂罷政事自是用

牛仙客而朝廷士大夫皆持祿養恩矣又自是任李林甫而  
明皇不得聞其過矣又自是杜絕帥入相之路此林甫而  
遂用胡錡亂華身播國覆矣或言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  
起兵是理亂分時而崔融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賢相張九  
齡任姦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分矣諒其言也  
韓休工文辭舉賢良玄宗在東宮令條對國政中乙科後知制  
誥出為虢州刺史號於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廩芻休  
固詰均賦他郡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知民之敝而不救  
豈為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詔如休請帝敕蕭嵩舉所以代者  
嵩稱休志行遂拜相休直方不撓進趨既為相時政所得失言  
之未嘗不盡天下翕然宜之初嵩之薦休也以宗易故至是休  
臨事或折正嵩高不能平宋璟謂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  
也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  
蹴蹙止歸則蹙蹙不樂事萬年尉李美王有罪特放歸南休曰尉  
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  
恃恩而貪室宅與馬皆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美王帝不許休固  
爭曰罪細且不宥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  
大率聖正類此  
郭氏泉曰昔人有言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至其末  
則稍急卒而浸澁不振也以余觀之其玄宗之謂乎觀其開  
元時無論元老壯舊如璟崇簡言聽計行即一韓休頗所專  
憚稍過差使恐休知乃後志滿意驕樂順言憚切雖大顯



失所所畏忌總和進而忠貞虞而國祚且危如綴旒矣故論

并云使休咄咄直當天寶時庸能行其志哉

張嘉貞在武后時御史張循憲嘗命其草奏言意所未及它日  
武后以為能循憲對甘嘉貞所為后召見拜御史時功狀盈几  
即吏不能決嘉貞為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嘗請天兵軍緣殺  
突厥九姓雜處者即以為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  
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坐之則後無由聞天下事遂得瘖死天  
子以為慈且許以相嘉貞因曰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  
其時後衰無能為也帝曰第往行召卿後上欲果用之而忘其  
名因聞大臣來疏舉一則嘉貞所獻遂命入相居位三年善傳  
奏敏於裁遣然雖疎論者恨其不裕初嘉貞在兵部而張說已  
為侍郎及皆相說位其下議論無所讓故說不平而嘉貞亦衡  
說不已

鄭氏泉曰昔馬周起徒步謂人主血氣方壯大用之能盡  
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周固不能畢効也嘉貞自言  
于玄宗欲用及其時洵有心于國哉然情猶需進臣家固自  
有度豈庸欲速以必到也觀嘉貞於睿進者汲引之常以恩  
終始豈亦喜進者儻與不然請加招狀莫吹何希推幸意也  
李勉字玄卿唐宗室也少喜學內洗滌外清整後肅宗以露武  
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皆崇詞官關生笑語諱  
縱勉初不恭帝笑曰吾有勉朝廷始尊擢太常少卿帝欲迷  
柄用之而李輔國諷使下已勉不肯乃出為汾州刺史治是節

度使今孤彰且死表勉為代從之勉居鎮且八年以積德方  
不威而治吏諸師暴暴者皆尊憚之德宗立為相建中中李希  
列圖襄城詔勉出兵救之勉欲攻許以許襄固功不遂既見帝  
素服待罪詔不許勉內愧取允位而已勉以難進詞不敢有所  
與貞元初帝問眾謂盧杞姦而朕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  
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時雖其對然自是始見詔居  
相二歲辭位勉勉在朝廷便其廉介為宗臣表云

范祖禹曰昔趙襄子有晉陽之難解臣皆辭惟高共不敢失  
禮及襄子行賞以其為先肅宗之在朔方唐室危如綴旒李  
勉不以王路夷險易其心不以君父在憂難而廢其職事君  
若此可謂忠正之士矣

李光弼殺殺洗果有大器善騎射翼久封以契丹增城有  
破吐蕃吐谷渾功安祿山反郭子儀處其能遂以朔方兵五千  
東救常山後與子儀合擊史思明大破之肅宗即位詔以兵赴  
靈武授相節度如故前此節度王承業政弛諫侍御史崔衆  
主兵太原每押解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  
素任易不即付兵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至德中思明僥倖  
將統兵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平不謂萬竟攻  
走之乾元初入朝與九節度圍安祿餘於相州大戰敗之思明  
來援光弼拒賊戰尤力發畧大當光弼雖衆遠太原帝以悅  
元弼為朔方節度使未幾馬燭下防範當扼虎牢帥師東出河  
上撤召兵馬使張用濟用濟率光弼嚴教諸將逗留其兵用濟



單騎入謂光弼斬之會思明乘勝西轡光弼與麾下悉謀斬獲  
過當思明大恨築壘以拒官軍始光弼將戰內刀于鞘曰戰危  
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  
西向拜舞三軍感動自相州北刊之敗魚朝恩羞其策緣故深  
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得有以中傷者及  
朱瑒為元振讒死光弼愈悲吐蕃寇京師代宗召入援光弼畏  
禍遽延不敢行及帝幸陝西時以高車數行問其母以解嫌疑  
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  
徐州收租賦為解帝令子儀自河中整其母還京頃光弼疾篤  
卒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  
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

卷十二

九

功惟光弼為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嚴職無所  
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精明云

贊曰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鸞有守遭祿山變授任兵柄其  
策敵制勝不世出賞信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良將風本  
夫終父喪不入妻室位王公事繼母至孝好讀班固漢書異  
夫庸人武夫者及困于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奪侍內構逐陷  
編陳謀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謂工于謀人而拙于謀己耶說  
賊方撲挾殉國天下風靡一為遷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約  
束卒以憂死功臣就可不慎耶嗚呼光弼雖有不釋位之  
殊然讒人為害亦可畏矣將時之不幸與  
郭子儀以武舉異等起家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充朔

方節度使率本軍東討時賊陷常山河北即歸皆沒子儀累  
獨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又擊賊嘉山斬獲甚衆思明奔方北  
圍范陽會哥舒翰敗于八胡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  
光弼率少騎赴行在國威始大振自房瑄陳詩之收帝倚朔  
方軍為根本而清渠之戰王師至委伏竄子儀收賞幸保武功  
待羣于朝代副李嗣業合回紇可兵大破賊克復西京休士  
三日遂東安慶緒潰衆助賊又大敗之遂收東都於是河東西  
南州縣悉平帝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乾元初破賊河上執  
安守志以獻遂朝京師詔大舉九節度師討史虔紹子儀督後  
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晦真師潰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  
保河陽斷航橋時王師衆而無統帥子儀恩信素著諸將  
爭歸之

卷十二

十

之故帝召子儀還更趙王為元帥而光弼副之及思明再陷河  
洛西戎逼擾京輔天子盱食而上元初光弼敗印山失河陽又  
河中太原相繼亂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進望輕不可  
用遂以子儀為副元帥封汾陽王屯絳州子儀至屯誅首惡王  
元振等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忌宿將難制離構百計因  
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且戍因自明帝亦悔悟養禮彌重時  
儀固懷恩陰召回紇吐蕃寇河西踐涇州犯奉天武功還拜子  
儀為關內副元帥鎮咸陽虜已過渭水天子跳幸陝子儀聞流  
涕率騎南收兵破賊自變生倉卒賴子儀復安故天下皆元  
振群臣數論奏元振恨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力奏乘



唐京師無何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連入寇京師大震前詔于儀也奉天城道後詔于儀也經陽子儀單騎出見見回紇回紇結舍兵下馬拜誓好如初吐蕃引去回紇敗之於靈夏後復寇又破之於靈武德宗召為山陵使賜號尚父于儀事上誠御下恩賞罰必信過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知機方時多廢握兵廢外然詔至即日引道無纖芥顧望故諒聞不行與光祿齊名而寬厚待人過之代宗呼為大臣而不名以其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

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于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詔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作者贊序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累平遭謫其諫奪兵柄然朝聞夕夕引道無繼亦自德及被圍陰陽單騎見虜壓以至誠情急沮謀維唐命方求亦由忠實日月神明扶持者執及光祿等畏備不終而于儀完名為節燭然獨著獨祥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為稱唐史臣裴洎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故而議者不之殷嗚呼洎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各顯蓋盛德後云



尚論編卷之十三

古吳常熟潤谷間人澤山郭景



房琯字次律，好學，風度沈整，隱澤山十年，不諧除人事，關元中作封禪書，說宰相張說得舉天寶中玄宗有遠志為華清宮，以琯資機算，詔總經度，驛山帝狩蜀，琯馳謁帝喜，其拜相俄辭，吐華暢帝為改容，琯既有重名，帝頗意待之，與參決機務，贊蘭進明，衛琯令攝大夫，故言琯號潤大言，無當非宰相器，建道永王豐王統四節度於陛下，非忠帝始惡琯，會琯請自將平賊帝猶倚以成功，琯身中軍先鋒，用春秋車戰大敗於陳，濤料琯雅自負以天下為己任，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揖劉秩等皆儒生，未嘗更軍旅，當戰琯欲持重有所伺，中人耶延恩促戰，故敗後以琴工董廷蘭籍琯勢招賂謝為有司，劾琯遂罷廢疾亦稍起，然不任事矣，琯有遠器，好談老子浮屠，喜賓客，高談有餘而不切事，又知人不明，以取敗，故功名喪損云

贊曰唐名儒多言琯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亦少貶矣，一舉喪師訖不復振，原琯以忠諫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遠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倍實，不副則謗咎深，使琯遵時承平從容，惟懼不失為名宰，而倉卒濟難事敗，際生陷於浮虛，此謂之罪



李必字長源奉慈長博學善治易常持蒿華終南間慕神仙

死術大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待詔翰林以賦詩說揚國忠安祿山等見斥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必亦自至謁見陳天下事帝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賜金紫林廣王司馬以絕衆情然肅宗以陳振焚林甫歸故怒不能安親二京平為群臣過家歸就孝養在國李輔國以必親信疾之必畏備求隱衡山初帝問賊討對曰不出二年無寇陛下無欲速王者之師務萬全圖父安今詔乎七師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羽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然後以所徵之兵會擊之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宛河南諸將手它時有所建明故柳玼稱兩京復必謀居多其功乃大子魯運范錢云代宗立召必驛詔食肉為娶妻元載惡不附已出之載誅召還復為常袞所忌又出之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議者欲赦懷光必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有如此患矣由是不赦貞元中由觀蔡使入相復張延賞所戒吏貞而省冗官時官祿外重內輕選擢者不赴必請隨官閑劇普增其俸時以為宜而當參多沮亂其事帝數稱舒王賢必涕帝有廢立意因言陛下有嫡子以為疑弟之子敢自信于陛下乎即鳴鳴流涕執爭數十帝露太子乃得安帝嘗言卿雖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使朕中懷已盡

而屈服必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見奸縱橫大言時時讓議能寢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為人所說

贊曰必之為人也果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拔擢莽立朝廷單言贊謀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此時必於獻納亦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錄軍二主不以宰相器之即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惟目置而為之助也至勸帝先事范陽明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云

楊綰字公權性沈靜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史疑塵滿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嘗示人舉詞藻宏麗科玄宗已試又加詩

賦各一篇綰為冠制舉加詩賦由綰始天寶亂肅宗即位綰脫身見行朝廷復古孝廉力田等科天下高其議在吏部品裁清允時元載秉政忌綰望高疏薄之載罷綰相士相賀朝廷廣補穿散惟綰是恃未幾載罷綰儉約未嘗問生事祿廩外烟膏醴多寡數盡造之者清談終日而不及榮利欲千以私聞其言必內憚止經詰微者疑晦者一見即詰其極始執政中丞崔觀毀池視京兆黎幹損驢從十之九子儀散音樂五之四焉郭氏泉曰公權上疏言進士明經之弊請舉孝廉其意最近古可行而卒為庸人沮止惜也且其為相聞風者靡然自化不獨崔黎輩必其清名儉德有過人者至論議頗譚大難王佐無以加諸世以比之楊震山濤謝安余謂天假之年盡究



其用其功業或三千不逮云

崔祐甫字貽孫第進士調壽安尉嶺山隋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性剛直遇事不回嘗構中書省事數與宰相常衮爭議不平衮怒使吏部選每擬官衮輒駁更祐甫不為下時有猶乳乳衮率群臣贊祐甫曰此法吏不調和驪吏不杆敵之證代宗異其言衮益不喜德宗即位出衮而相祐甫先是來當國官賞一切杜絕奏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難異賢愚同滿祐甫薦舉惟其人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錢八百員莫不謂允濫青李正已畏帝威斷老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祐甫請以所獻就賜濫青將士正已慙服

亦氏泉曰祐甫為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故建中初綱鑑設機

尚論編

卷十三

四

四方企望至治赫怒有貞觀風顧德宗性本猜刻故小人入一處把輔之以嚴刻而祐甫所放寬大之政遂最英范祐禹嘗言之使祐甫用於貞元之後亦豈得行其志諒哉柳渾字夷曠天寶初召拜監察御史量廢以儀矩相繩而渾旋曠不樂檢局乃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為左補闕米泚亂渾隨終南山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執其子榜告之搜索所在渾盡服步至奉天賊平奏言臣名向為賊汚初名乃更公名更元中拜相歸混自浙西入朝奏事或曰晏它日取充位混遂省中榜吏自右渾雖為混所引惡其專管諫曰有閹人豈尊主卑臣義耶混悔悟稍疏其威渾賊與吐蕃會平涼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渾曰夷狄難以信維臣竊憂之及吐蕃劫盟

大驚即以其表示渾曰卿儒生乃知軍戎萬里情乎益禮要之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觀厚謂曰明公舊德第慎言子朝渾曰為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卒為所擠罷職事

泉按渾早孤方十餘歲有孤告曰兒相大且淺為浮屠道可殺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益焉夫渾方弱齡未事誦聖之業乃其朗悟已明聖教異端之殊塗寧遠死而不為他道今世浮華之士謂玄坐禪轉相驅煽而宿學故老問亦慕效而為之又藉此以博名高其意趣何不逮渾之參識也

李晟字良器世以武功仕廣德初擊突項有功吐蕃寇靈州晟

尚論編

卷十三

五

以千人破之執其帥虜解靈州去馬嶺之敗也晟率將兵援瑋以歸瑋內忌其威晟歸之朝德宗立吐蕃寇劍南蜀大震晟將裨策軍踰大渡斬虜魏博田悅及與馬燧李抱真敗之洹水朱滔王武俊聞康日知于趙州約燧以兵趨定州而圖解赴難奉天壁東謂所逼無犯并剽德信兵而軍益振於是朔方李懷光不款晟當一面請與晟合也咸陽有詔從也晟每與賊戰必綿索縋幘自表欲令至原士見而奪心懷光不悅遷延也異志陸通朱泚反連襲露晟恨為所并上言當先制倫隨使也趨東渭橋是時帝待崇州口詔進晟相位晟提孤軍橫衝賊鋒恐二賊合以軋之乃早辭厚解偽致誠于懷光而下令激將士諸將靡不受節度懷光始惧奔河中因請駐兵漢以繫天下望



嚴家皆為賊黨左右有言者嚴涕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治家乎此遣人報家無恙叱斬之乃移壁薄都城大破賊會賊殆盡此以死至萬人西走賊布重梁帝曰天生嚴為社稷萬人豈獨朕哉帝至自梁紀其功自文子碑嚴因言赦懷北五不可諱選精兵破賊方以賊委馬燧澤城不許又請制西戎遂鎮鳳翔隴右連虜吐蕃人俱尚結贊謀開晟且屢乞和會嚴入朝言戎秋無信不可許燧與宰相韓滉與晟合而天子內懷兵疑將臣生事亦會燧平而張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密言晟不可久持兵更薦劉玄佐李抱真經畧西北俾立功以開晟常感其言贊曰晟之也東渭橋也末此盜帝師李懷光反咸陽河北三叛相王李納制河南李希烈江鄭反晟無預贊輸糧提孤軍

卷十三

抗賊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徒以忠誼感人故豪英繼為之死耳至師入長安而人不知鉗三王之佐無進其能可謂仁義特矣嗚呼功能存社祐不能見信于庸主卒奪其兵家哉雖然功蓋天下者惟退禍可以免四子世似其旁是宜有後哉  
馬燧字洵美少典諸兄學綴屢嘆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齊四海詎老一儒孔更學兵書戰策沈勇多策安祿山反使賀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將謀覆公盍傾其本根使坐受擒此不立功也循許之因縱殺祿山所遣兵燧使肅宗末節度使李抱玉署為尉時回紇還國所過剽傷燧為抱玉典辦具無敢暴者抱玉才之燧因啟僕國懷恩必窺太原當備之俟從抱玉入

朝代宗雅聞其才召見累進三城使討李靈耀又田悅助之燧擊走悅平汴州鎮河東乘鮑防之敗兵力衰軍燧募廩復教之戰數月成精卒威震北方始田悅輸款朝廷時燧建言悅必反至德宗建中二年果果燧擊斷其恃揚朔光連破之悅遣人告猶于朱滔王武俊遂連和悅恃無趙方至即出兵背城陣燧復與諸軍破之進平章事封王誦武俊之聯兵傳魏也燧兵且屈會涇師亂帝幸奉天燧還軍太原初與抱真共解邢圖燧以所獲軍糧之餘給抱真軍及將攻魏抱真斬與攻貝請燧賞一面由是退還燧將引還李晟為和解僅相協一然燧者舉燧私忿交惡卒不成大功燧以懷光逆計久河中近甸舍之屈威靈乃捨軍入朝請討懷光不聞月河中平帝賜宸宸台衛二錄以

卷十三

言君臣相成之美吐蕃尚結贊甘辭重幣請盟燧言宜許之帝詔渾瑊與盟平涼瑊却瑊僅得免吐蕃歸燧之子弁曰公若渡河我無種矣賴公許和今釋弁以報帝聞悔怒奪其兵後與李晟皆圖象凌煙閣瑊瑊本鐵勒部年十一善騎射隨父釋之防秋立跳盪功從破賊勇常冠軍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肅宗即位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從僕固懷恩平史朝儀功最懷恩反以所部歸子儀從擊吐蕃有功大將中吐蕃盜塞深入與戰大敗請再戰破之建中不疑帝待奉天率家以從烈許為城守若同亂者帝識其謀用不疑帝待奉天率家以從朱此兵薄城血戰賊門賊退進平章事李晟自東渭橋破賊賊以西軍收威陽朝廷待之與嚴鉞禮後與馬燧同討懷光平之



及為會盟使為結贊所劫僅自免羸服待罪詔釋之城好書簡春秋漢書息司馬遷自叙著行紀一篇其辭一不矜大天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世方之金日磾帝始然信待貞元後天子常恐諸侯生事恟然驚則姑息之惟城有所奏論不盡從可解私喜曰上不疑我故治滿十六年常持軍情聞不能入君子賢之

贊曰唐史臣稱趙沈碩忠力常先討後戰每戰親令于前無不感藥用命關必決死未嘗折北名蓋一時然力能得田悅而不取虜不可信而決信之故河北三盜卒不臣平涼大巨奔辱趙之罪也雖然雖賢者也天下以為可責故責之不以功掩罪亦不可以罪廢功城觀與結贊盟不能料虜詐但以

如詔為恭殆有猛志而無英才乎李晟謂虜不可與國則虜

楊炎字公南文藻雄蔚典尚氣與常察同時知制誥家長於除書而失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誥者稱常楊云元載嘗圖攝

才可代已者自近得炎觀重無此載敗炎坐貶德宗在東宮常

諷其所為李憺洛碑及即位崔祐甫薦炎可署任速相之勳

庫有司不得計贏少而宦官奉給連結其間至是炎請出之以

縣有司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自下殘瘁炎疾其欲請為兩稅以一其制天下利之中外翕然屬望焉對相居數月祐甫疾矣

獨當國遂多變祐甫之政人始不悅又請開豐州陳陽渠發畿縣民役作閘里驟然渠卒不就者德元載思有以報之於是徑議城原州懷勳有而詔書下涇軍攻作從軍志忠卒不能城又以劉晏劾載已坐貶乃出晏誣殺之朝野則目而笑使人自辭子諸鎮上始銜之未發也會與盧杞同秉政矣薄之不平會食杞陰為憾及杞請復中書舍人分押六曹以平奏報矣固不可杞益怒帝亦以矣論疏聞羅之矣後立私廟于曲江南飛語云地有王氣故矣取之帝聞震怒徙雍州未至賜死

鄒氏泉曰炎三世以孝聞門樹六闕史氏以為古所未有也

奏還左議以驛有司甚寬官持簿之弊善矣兩稅之法馬端臨以為雖非經國遠猷亦可以救當時民病第後來於稅外

別有徵求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若陸宣公之疏齊抗之論又別一說乃其傳會元載抵罪俄而得政枝害根中不能自

止賊匪必警果於用私故終以此及揭云

劉愚字士安玄宗封泰山晏始入歲獻頌行在帝奇之即授太子正字累遷至京兆尹總大休不許號稱職代宗立罷職

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盡得河渠病利移營于宰相元載官運

之利與害各有四載即盡以漕事委安故安得盡其才歲輸始

至天子大悅勞曰卿朕卿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

水旱物不翔貴矣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錢穀又知吏部三錢事

最嚴分明常察執政忌晏有公理用為僕射實欲奪其權帝以計務方治詔以僕射領使如舊第五琦始權臣佐軍興是代之



法益密利無遺入可之入雖辭然任職久弊札宰相發官  
華使多出其門江准甘之貢常冠諸府由是朝廷益多始楊  
炎為吏部侍郎晏為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失坐貶  
及炎執政復宿怨將為載報讐而使準希楊炎首奏劉晏與朱  
此書辭之望炎謀成之帝下詔賜死天下究之

贊曰人生之大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  
不之道御之而王機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幹  
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操天下為資以佐軍興雖擊兵數  
十年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饋而復振要有勞焉可謂知  
取予矣

泉按安之既被誅也簡史推明其功而陳諫以為管蕭之匪  
論論卷十三

著論記其詳大畧言至德以後百姓殘於大兵饑役相仍十  
耗其九晏為通計天下經費謹察州縣是害蠲除賑放不使  
流離死亡又正鹽官法以裨用度尤能時民之緩急而先後  
之豈所謂有功於國者耶方晏賜死時蕭剛定使藏籍張衆  
論不可乃止然已命簿錄其家性雜書兩乘米數數斛人服  
其廣大吳總利權而一毫不以入私門可鑒以言利之臣少  
之尤

李絳字深之系本黨望擢進士宏辭憲宗元和中和制誥時威  
興安國佛祠倖臣請立石紀聖德使絳為之頌時遺錢千萬絳  
上言安國有碑若叙爵鎮即非治要迷崇飾又非政官請罷之  
帝怒絳伏奏愈切帝悟曰微絳我不自知帝嘗謂絳曰此諫官

多朋黨論奏隔諍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開納獎勵尚恐不  
至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矣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數論臣官橫肆方鎮進獻等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  
疏彙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臣處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  
乃臣罪陛下若上犯旁忤因而獲罪乃陛下罪臣於是帝動容  
以疾風功草許之遂遣中書舍人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閱月  
不賜對絳謂臣等飽食不言顧聖治如何帝嘗暇死中至蓬萊  
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具禮渾如此帝每有詢  
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欽遂以相而承權寵友盛忌其進陰  
有毀短乃出承權監軍而拜絳相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  
欣然絳獨曰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浮瀾

為鄙去京師不遠千里烽煙相接也加水旱無年倉廩空虛渠  
使為枕而卧執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帝患朋黨  
以問絳曰聖人同跡跡者求類是同道也非黨也自古人君  
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耳小人多諧言  
常勝正人少直道帝下勝可不戒哉絳居中介特尤為左右所  
不悅遂因以自明後以足疾罷帝乃召承權召遷御史大夫  
猶懷不能已因上言北虜可憂者五及自觀察召遷御史大夫  
嘗率其屬叩延英切諫穆宗非政文宗立詔詔募兵赴蜀不半  
直望已去兵還監軍使者楊叔元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時收  
募直而還為民士皆怒乃謀而入劫庫兵絳遂遇害

卿氏泉曰深之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而賢不肖太分屢為



護耶所中承准出則糾相糾罷則承准召而皇甫歸李逢吉之徒或薄其恩或下其遷卒又為賊姦所乘互揭善禍滿之訓有時而獲耶史氏常相糾云斯者於也誼寧以一不幸遽使憤然於心執要躬可殞而名復代松等失諍執言乎李吉甫字弘憲拙巧之子也德宗貞元初草具中官卹禮儀則德宗稱善李泌嘗奏魯其才居過之陸贄疑有黨出為明州刺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故害之起吉甫為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既至置怨與結權人重其量憲宗立還中書舍人劉關拒命吉甫請以西川授高崇文使得悉力故關之平吉甫詳居多嘗請開勅中書史清渙之姦及建言罷諸道嚴巡可以絕許歛命有司舉才堪舉今者重國大事以實書易墨詔由是帝愈親信元和中權相吉甫連舉外還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方鎮禮忠至是為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自王叔文時選任猥冒吉甫始薄其賁人得叙進官無留才又度劉結必反請與徐梁兵為犄角討之師衆聞斬鋒降焉德宗以來姑息諸鎮自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處餘凡易三十一鎮設防分明後有勅吉甫方南術士者訊之無狀吉甫已免因德宗自代而出節度淮南於每朝廷得失輒以聞復還秉政奏言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妻生待衣食之人七請參閱謁賊比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嘗請自往招具元濟苟迎言不獲得指授耶師倖賊以獻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勉之會暴疾卒

郭氏泉曰吉甫當國經綜政事衆職咸治藩鎮一事凡所刻意如圖二劉議河北吐淮西多中窳始與武元衡連立未幾節度制南晏言元衡才宜還為相及再輔政天下相踵風采而稍簡然罷李藩宰相而裴垕在憲官其母也李正辭晚相失及與藩悅同召獨用垕而罷正辭人皆疑垕之帝亦知其專乃進李絳遂與有隙絳亦貶上言多直絳此言史所謂有愧于父者耶父謂絳也獨倚其貴善而衆人攻已矩為天下士歸重不敢有言相行宣公云陸贄字敬輿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頃以書判授華補渭南尉德宗遣贄使行天下覈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入計聽吏治三科益俊又四賦總財實六德保罷厚五要簡官事時皆聽其言憲宗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召為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次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贄言勞於服遠冀若脩近多方以救失算若改行且言關中王業根本國有端本整林之術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贄言皆驗從符奉天楊務瓚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詔曰數百贄不經思慮成昏周盡事情李晟密言李懷光異志因請移屯帝遣贄覲懷光議事贄還言懷光必反勸帝許最移軍不問旬浹光果奪節度兵行在憂驚遂從幸梁贊孤立為左右構倖沮短又言事無所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相但為中書舍人後父服闋復召為學士眷遇彌隆天下屬以為相而實奏素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奏出始相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或言諍司所列



皆親屬昭昭遺與貴子弟復詔宰相自擇針又請計別集人於  
提史姦天下使之又以西北邊塞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  
不素練輒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上陳其弊言去六失致  
八利甚倫帝愛重其言不從也勢嘗屬李琪判度支帝浸許之  
而自用裴延齡言延齡辭疾辭安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  
使得君天下御惡無言勢上書若諫帝不擇賢以太子賓客  
罷勢本畏慎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導誘延百緒帝遂發怒  
欲誅勢頗陽城等交章論辨乃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詔未  
至辛始勢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  
密未嘗有過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常居中參議可否時號內相  
嘗為帝言今益偏天下陛下誠痛自咎悔不吝改過以言謝天  
尚論編 卷十三

可嘗耶觀贊論談數十百篇說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  
法帝所用幾十一唐祚不竟惜哉  
御其象曰陸宣公之奏筆自署也其制第集一十卷及章七  
卷其在相位也有中書奏議七卷至今炳炳如丹其人雖千  
載往矣乃文章事筆於此亦可概見說者或謂房琯姚宋達  
時遇主亮致清平陸公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四子爭列蓋  
道未至也是不然房車震輶雖孔孟亦豈能現行哉若使四  
子與宣公易時而相其軒輊固未可知矣德輿有言宣公  
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非道未至也斯言信然  
權德輿字載之未冠以文章稱諸儒聞德輿召其材召為太常  
博士改左補闕貞元中關東淮南將西州縣大水饑饉倉漂散  
尚論編 卷十三



和不為察察名李吉甫再秉政帝又自用李紳奏贊大悅是時帝切于治事鉅細悉責宰相吉甫綽綽論不能無特異至帝前

通言極辯德與從容不敢有所軒輊坐是罷泉檢德與生四歲能賦詩自始學至老指思經術無不貫練亦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嘗論游漢所以亡而京以張禹最

京以胡廣其大指有補于世為文雅正曠謬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銘紀上常七八雖動止無外錄其醜穢風

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為昭師羽儀云杜黃裳字遵素擢進士又中宏詞即于祇辟佐朔方府子僕入

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謀矯詔謀大將以勳衆心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到其非實之伏罪因易置諸將衆不敢亂入為侍御史時

主收文用事未嘗過其門又為裴延齡所惡十暮不遇憲宗監國始相之白罷檢校無功節度韓全義固勸無放劉闢因奏罷

中人監軍而專委黃裳文凡丘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于挽又激崇文死力縛賊以獻獨平辟臣黃帝曰黃裳曰時卿之

功時方鎮選不出朝廷黃裳勿從容具言宜繫貞元之弊整法度廢削諸侯則天下治帝嘗問古王者所以治亂黃裳知帝親

于治惡不待其要因相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操執綱領得其大者不和中以相師度河中卒黃裳連橫從有王佐大臣然

除之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白名卒後為御史所劾鄂氏京曰始德宗劉文多雖務姑息藩鎮帥臣死違中人

伺其軍機案所欲立者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是

年尤甚自憲宗元和初黃裳鎮制以法度由是僥然發憤志平唐叛論劉闢而蜀平誅李琦而浙西平擒吳元濟而淮蔡

平斬李師道而淄青平經傳田興諸吏獻地山川劉遵緒向朝廷而兩河亦盡還約東唐之紀律設張赫然戎中與者論

者以為皆黃裳之也惜乎任政未久不實其才乃自以納卻卑卑致勤之于卒後者何異洗垢而索其瘡乎

裴垣字弘中擢進士以駁議王封策第一憲宗元和初翰林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請垣曰北口人物吾

情不及知君精鑒為我言之垣即崖略說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坐覆視對策非是罷學士帝嘗垣方

直以為任公卿陳其過恭信稱厚吉甫罷乃开相請絕不軌謀吏治分明嚴懲帝降意順納吐突承曜自東宮得侍恩爾親澤

承間欲有所請帝憚垣誠使勿言時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捨公佑更置私自以自滿故賊盜寄齊民重困垣奏禁之一以公

估準物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即以驕故送使之財焉為上供自是起江淮而南民少息矣垣器局峻整持法度雖宿貴

前望造詣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執政多忌之惟自與勸使無言所招黃裳之裴度李夷簡官號名臣而士大夫亦不以年

年少柄用為嫌故元和之治百度脩舉稱朝無傳人始垣不由吉甫薦進及居中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術之會垣與

史官蔣武等上德宗實錄言南以垣引疾辭史任不宜冒素乃從垣及卒不加贈給







俗已而澤縣平畧如牧策收剛直有奇節不為猥僻小謹欺誣  
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至長於詩情致最過人號為小杜以別  
杜甫云

泉按君卿精於吏職為治不嚴察數幹計賊相民利病而上  
下之議者稱治行無比惟晚年以妾為夫人有所蔽焉牧之  
指陳利病雖有祖風然以疏直時無右援者從兄侔更歷將  
相而牧困頓不自振頹快快不平云

裴度字中立德宗貞元初擢進士第又舉賢良方正異等以御  
史論權發梗切出元和中知制誥憲宗遣度宣諭弘正端效  
彌備至屬州布揚天子德澤觀人由是歡服王師討蔡度以  
中丞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王承宗謀緩蔡兵伏

盜京師刺用事大臣議者欲罷度以安二鎮帝怒曰是賊計適  
行吾倚度是破二賊矣度亦以綱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懷愧無  
死所帝益信伏拜度平章事時方通諸道兵環掌不辭內外大  
恐以度當國外內始安由是討賊益急于時討蔡數不利它相

環建言用兵餉餉煩重且休師唯度請身督戰誓不與賊  
俱存即以相領進西虜首使野統事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  
在必死賊不授官臣無還期帝壯之為流涕初逢吉忌度帝惡  
其居中沮撓出之外度也則城勞諸軍士奮于勇是時諸道兵

悉中官絕監度奏罷之使時得嚴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  
夜入賊城縛其元濟以報度入蔡陰奇政民始知有生之樂  
程異皇甫鏘以言財賦卒俄得宰相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

納自上印又不聽繼人始得秉辨初蔡平王承宗相度遣辯士  
柏耆會說乃獻德棣二州李師道怙過度密勸帝詔田弘正致  
討弘正奉詔師道果擒度極言中人橫恣時方討鄭常曰姑議

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辦度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橫恣將亂  
都下帝不悅徐乃悟謀楊嗣之延弼賊敗也繼殺之田是京師  
肅清已而卒為兵縛所擄出城河東穆宗即位詔度計未克融

王廷湊時帝所遣將有所畏無尺寸功度入賊境數戰將以聞  
元稹結宦官求執政度後當國因經軍事數居中持梗不  
使有功度恐亂作即上書痛暴橫過惡帝不得已罷稹近職俄

擢稹宰相度以相留守東都諫官叩延英言不可罷度兵糧衆  
心交章極論不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度居東人人失望帝悟  
詔度朝京師會昭義監軍劉承偁慢劉惔惔軍譁怒度諫帝出

承偁昭義遂安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群河北諸軍進退未一  
議者交口請相度帝從之權倖側目謂李逢吉險賊善謀可以  
搆度共諷帝召逢吉還度居位再閱月果為逢吉所間罷為左

僕射帝暴疾中外不聞問者三日度固請到內殿求立太子遂  
立景王為嗣逢吉既代相引所厚結宦官驪洎日聞乃出度長  
慶中王廷湊屠元翼之家敬宗羞悅嘆宰相非其入使幽鎮繼  
驍學士常處厚極言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乃復度兼平章事

寶曆中度請入朝逢吉大恨為非衣小兒諂款以便度天子獨  
能明其誣詔復使輔政朱克融執賜不使者楊文端且假度支  
帑請遣上助治東都帝怒惡之欲遣重臣臨慰度言二策帝用



唐次策解以證其說既有卦辭王充融應命歸文端帝縱地日  
皇坐朝度諫以為近聞延英益稀恐萬機奉重有所鑒閣帝嘉  
納為教視朝帝前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為文宗度自  
見切高位極稍疏避禍於是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度數  
葉久居上共嘗其跡損短之因度辭位白帝出之帝服蕭  
都留守度因治第集賢里作別墅于午橋號綠野堂野服蕭散  
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權不問人間事而帝  
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復令以本  
官節度河東三年以病旬還東都卒遣半葬以儲貳為請無私

言  
柳氏泉曰裴文忠退然饒中人而神如漢張敖排字正東黨

宗明斷得蓋其才謀經營國事故朝政日脩國威日振平淮  
西服幽鎮收諸青四方欣欣再見乎世皆文忠功也論者以  
為盛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何憲宗世  
難斷乎之口竟以皇甫鎔言罷度相位美業不終惜也穆宗  
而下用罷不常而險夫任人乘機竊譏遂無顧功非前哲後  
思用不用勢當然矣然身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殁天下莫  
不思其風烈全歷觀古來名臣如文忠公者亦不多屈指矣  
彼前史顧稱度晚節頗浮沉為自安計為是言者無乃關於  
明哲保身之義乎

尚論編卷之十四

白居易字樂天貞元中中擢進士授華陰中元初以翰林  
學士遷左拾遺天子以旱甚詔蠲免除災沴居易乞蠲免江  
淮兩賦以救流瘼且多出官人憲宗頗采納河東王鐸將加平  
章事居易以為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鐸  
求得財殖羨餘以獻若與宰相諸節度子京劉生人以求所欲  
矣度又有囚閹御獄吏三赦不行京前一切免之灰凡十餘上  
益知名會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入討居易諫曰唐制  
每征伐專委持帥責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為都監今承璀為制  
將又責都統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帝不聽既而兵老不決居  
易又上言不與罷兵且有四害亦會承宗請罪兵遂罷後對殿  
中論執繼顙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李絳為解之  
帝悟待之如初嚴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  
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尹曹參軍詔可明年以母喪解選  
拜左贊善大夫俄有言居易母喪井死而居易時斷井篇言浮  
華無實行不可用出為判判史又有言不宜治耶者遂貶江州  
司馬既失志能順適所遇託浮屠生死說若忘形骸者久之入  
知制誥擢宗好政游獻納廣人歲以誠是時河朔復亂合諸道  
出討遷延魚功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寡則不  
一且李光顏久將有威名裴度為人忠勇可當一而撫若二人  
者於是天子荒縱宰相材下賞罰失所宜坐視賊無所為居易

古吳常熟潤谷間人嶧山鄒泉子靜甫輯著



雖進忠不見聽乃句外遷為杭州刺史有華堤浚井祝田之功  
文宗太和初二李寶事與楊廣卿與居易烟家而善李宗閣居  
易惡銀黨人斥卿如卿移病還東都自號醉吟先生為之  
傳墓誌浮屠道尤甚又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景吉歐陽文忠公  
劉禹錫白居易詩始頗規諷得失及其多下偶俗好至數千篇  
九老圖居易詩始頗規諷得失及其多下偶俗好至數千篇  
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云  
卿氏泉曰史謂樂天有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長林  
詩它文未能稱是杜牧又謂其詩纖豔不近非莊士雅人所  
為蓋詩與文交病也乃元稹則論樂天詩文多所長微遺切  
贈清詞寶蓋八者各錄一首以見余視其製作信然然亦其  
細也樂天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異以立功雖中被  
斥及還朝為從官小不合即拾去當宗閣時權勢震赫終不  
附離為優進計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完節自  
高者如樂天矣嗚呼賢哉  
元稹字微之幼孤母質而文親授書傳元和初舉制科對策第  
一拜左拾遺性明銳過事嚴憲至叔父王任崇奉太子宮而  
悅國政積獻書大旨宜選正人職職又自以職諫諍不得數  
召見上疏請開諫諍路條上十事一教太子正印本二封諸王  
固磐石三出官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議政六火對群臣  
廣聰明七復正衡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明宣獻十省出  
入政游又諫詔令數易及陳西北邊事憲宗悅召問得失當路

者惡之出母服除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  
過賦時禍已死嚴黨怒俄分司東和論奏十餘事比召還以不  
諫佐士良伏論請江陵善監軍崔源峻楊宗長庚初潭方親  
幸以換節辭奏御帝稍知制誥變詔書休務能厚明切盛傳  
一時然其進非公議為士論蒙薄損內不平因誠風俗詔歷試  
群有司以還其越濫翰林結中人疑弘簡共沮其度度効之乃  
出換未幾相朝野然輕以稹忠立節報天子以厭人心  
聽于方計反問王庭湊出元稹為國後方計問課官爭宜  
黜稹帝但削租長春宮使文宗大和中和尚書左丞扶振綱紀  
出即官尤無狀者王播卒謀復輔政其力訖不遂  
卿氏泉曰微之始言事忠直勤勿欲以立名一由中人獲譴  
遂不能固所守至與君子為敵及為宰相綿三月罷職節  
沮喪士論頗不滿然善屬文尤長於詩與樂天名相埒天下  
傳誦號元和體往往捕樂府在越時辟富華工為詩與之  
酬和故號胡春聖之奇益傳時號蘭亭絕唱云  
陽城字元宗初求為吏隸某貴院竊院書讀之遂無所不通遠  
近慕其行來學者接踵于道李泌為相言之德宗於是召拜諫  
議大夫城褐衣到闕下帝遣中人持紅衣賜之初城未起揖紳  
想見風采既與草履陳諍官士以為且死職及受命官諫官  
論事苛細紛紛帝假若而城夜間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  
爭臣論機切城不有方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居位八年人  
不能奪其際及裴延齡誣陸贄等帝怒其無敢言城乃約給贄



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狀引誦申直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慄城愈勸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望太子諫為開赦良久得免帝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簡孝友德升升堂上座酌不率教者皆罷病請經籍生使斤斤皆有法度辭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史捕得之城家帝惡城黨有罪出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等二百人頃首闕下請留城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至道州治民如治家不以簿書介意奏罷職貢休儒州人以陽名子觀家進判官嘗賦自囚于獄府後遣官中途去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平

鄒氏泉曰余讀柳柳州陽公遺愛碑與其遺太學諸生書接

親范祖禹論陽公救陸贄欲壞裴延齡麻蓋城於師道臣道兩無愧矣豈止一節士而新史顧置之卑行之科耶又論者或祖昌黎諱臣論之遺意認城以為贊不貶則城無所成其名是又大不然夫城固有特而為者也昌黎之論當城未言時耳陸贄不死延齡不相城力為多其志過與秋霜爭烈

真大天批

柳公權字誠懸公總第也年十二辭賦元和初擢進士第李顯鎮夏州未為掌書記因入奉穆宗曰朕嘗於佛廟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文宗時充翰林書館學士嘗見對子亭帖窮而語未盡宮人以蠟液滿紙繼之七日與六學士對便殿帝

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潯矣學士皆負公權節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此小節耳公權論事不阿常與周旋同對捍端愚公權益不奪帝徐曰卿有諫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開成召公問得夫時郭收領外寧人謂臣二女乃有是除因引王珪諫廬江王妃事諫之帝命宦官送女還收家其忠益多類此武宗立公權為李德裕所不悅左遷天子元會公權稍耄忘先群臣揖賀占奏忽誤御史劾之議者恨其不歸事咸通初乃以太子太保致仕焉

歐公權兄公綽嘗寓書宰相李宗閱言家第本志儒學比朝以待書見用頗類工祝願從散秩蓋嫌其第以書頭非儒業也乃穆宗之見思文宗之喟歎雖昭宗王儲以昭宗宣宗

之賜以器幣顧常在書而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公權筆人至以為不孝然則公綽所輕乃當世所重乎然公權頗博覽經傳泰對多有忠益所自縑秘惟圖簪而銀盃一箭亡去公權笑謂奴曰羽化矣不復結跡其風栗書固以人重批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卓犖有大節以陰補校書郎穆宗為太子時已聞吉甫名及即位顧德裕厚擢為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初李逢吉追貶吉甫以僧徒許歸闕解朝服將擢德裕不得進至是問帝暗庸帝藥度相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僧孺入相由是李之憾結矣德裕之為浙西觀察也承亂後頗自檢約遂賦物儲備風俗大變天子下詔褒揚敬宗立修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盞粒且德裕上奏時求實



使者相勸故推一以諷其它帝又數遊幸狎群小聽朝簡忽極  
裕上冊康六歲四歲五歲六歲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數  
常慶慶詩作詔學謝其意然為逢吉排訖不內從文帝太  
和中始召之裴度薦才堪宰相而李宗元先東政復出之引僧  
攝協力罷度政事二怨大漸凡德裕所善悉逐美輪年挺劍南  
西川定其相謀以城降德裕因陳出師之利僧攝阻其功命  
返番但謀於所以信前盟德裕以為恨會有言拒遠人向化者  
帝亦悔之即召相建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  
其辭皆若可聽顧審取舍俄代宗閣任後帝暴威風害語言朝  
廷既因王守澄以舉進又薦李訓帝欲授諫官德裕言訓小人  
高誦

卷十四

不宜引致左右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攜手止涯帝道見不擇  
訓注皆怨即復召宗閣輔政而德裕節度興元矣未幾宗閣以  
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德裕以誣構逐起為浙西觀察使  
武宗立召入相即進戒言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富國凡  
六年方用兵時策制勝它相無與故威名獨重于時宣宗即  
位德裕奏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耶  
每觀我毛髮為蘇監望曰罷自敏中令狐綯崔鉉皆濫使實  
人斥德裕陰事又有問上之道之諛遂貶死崖州  
鄭氏泉曰德裕自相宗至文宗朝歷內外職任奏議忠直政  
績彰顯遂當輔相之位然為邪議所排不克成就功業及相  
武宗以傑材輔英王始克展其猷經綸夷夏稱法令王室

美典與豈不稱賢相哉但委任既專權勢自重於是天子始  
不悅而怨者得覩其隙而乘之矣况德裕剛而少恕宿怨未  
忘與宗閣相排斥幾十數年既逐之遠即加以貝錦流竄至  
斥其黨僧攝于殿前若王涯曾鍊之禍不仇士良所誣德裕  
徒以怨李訓而忿及涯鍊此祖禹所謂自為黨而欲破朋黨  
也故一失勢群起而擠之身死而黨有自戕余讀其同素行  
紀論為愴然悲之嗚呼然爾之毒人也深矣  
溫造字簡與大雅五子孫也性嗜書然其氣少所降屈不喜為  
吏隱王屋山人號其居為處士堂許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書  
幣招禮造欣然曰可人也性從之時李希烈反天下兵鎮相繼  
逐主帥自立德宗患之以劉濟方納忠于朝廷封希密詔遠遣  
使幽州造與濟語未竟濟頓放死節造還詔馳驛入奏帝奇其  
才將用為諫官以詔洩乃止後去隱東都穆宗長慶初賜緋衣  
使諭劉總為開示禍福總懼若兵在頸臂所部八朝還還殿中  
侍御史後出復召知彈奏夏州節度李祐遣詔獻馬造劾之祐  
為膽落造性剛急人或忤已亦以氣出其上彈擊無所回畏威  
望隱然與元軍亂殺李絳文宗以造能可夷其亂命節度山南  
西道造往即間軍中殺絳收無算者後為御史大夫方倚以相  
會疾不能朝遂止

卷十四

鄭氏泉曰溫造彈擊無所回畏稱不私矣與元之亂造往治  
之斬首凡八百餘人親殺絳者隨之號令者殊死又稍當罪  
矣乃監軍楊叔元擁造膝折衣造以兵衛出之因詔抵流罪



收元始激兵亂者也人以造不戮為恨焉然則種宜之古國有私哉

帝處厚字德載中進士第憲宗初擢左補闕事忠切人不及知中外推其精密穆宗冲于忌不向學與路隋為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冀助有張平叔建言官自帶溫龍天下之則下群臣議處厚發十難請其迂謬平叔愧縮遂寢故宗初李逢吉排李紳逐之其黨劉栖楚等欲致紳以死言前從配地處厚上言建中時山東之亂與宰相朋黨揚炎為元發後舉處厚為劉晏價然兵連禍結天下騷然紳雖足免逢吉然天子荒暗月視朝才三四處厚入見即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帝大感悟生廷議之亂帝數辱相不才而使姦臣賤處厚曰陛下有一藥

卷十四

度不能用乃當饋而數恨無蕭曹此馮唐所謂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後禁中急變文宗絳內雖猶豫未即下詔處厚入昌言曰春秋大義戒我內患必書何所避謹說遂示教班論是夕號令及它俄矩不暇責有司一出處厚無遺遺華者遂拜相元和後東宮王府官朱紫湑并處厚乃置六雄十望十繁等州悉捕別駕由是流品別帝雖自力振收然用人攝於浮論奏可中變處厚獨對頃首乞罷固薦裴度可久任自是無後議者然推擇官行往往棄瑕錄善時亦議其太廣性嗜學家書誓正至萬卷焉

泉按處厚受收如儒者居家亦循易王廷諍然不可回奪剛于御史百僚謂事畏惕未嘗敢及以私事穆敬文三宗

主守弗類而一納以忠寧不謂以死事君者耶宋向延唐

鄭軍穆宗相珣瑜士也以父藩補官憲宗朝嘗奏罷龍和權使穆宗廷對言側身勤政帝初不憚以首說言知軍為諫官善其能盡規因詔軍曰閣中殊不款款後有今我言者嘗見卿延英時閣中奏久廢至是士相慶卿滑鎮人回留王承元輝銀不出詔軍宣諭為開鼎大義軍遂安承元乃得去文宗時李宗閔牛僧孺知政以軍與李德裕厚恩其親近為勸力陽遂上書罷僧孺欲推逐之帝雅向學頗思軍德裕相達為御史大夫及德裕罷宗閔復用下除軍未幾宗閔得罪罷拜相帝坐延英論詩工否軍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為天子道開成中早帝多出官人軍推贊曰吾以承擇之失來天下為左

卷十四

狂且陛下以為嚴鑒武宗初李德裕復用款援軍共政自辭遂致仕始軍侍講每以厚風俗黜朋比再三為天子言故終為相然疾惡多所不容去以為太過憚之

泉按軍素名儒故為宰相猶領祭酒言太學五經經義博士又以經籍訓導博士隨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營判學漢書博士石太學示簡出法詔可軍乃表周輝陸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則軍固有擇聖賢與然不喜文辭安言文人多能薄逐病進士浮夸白廢其科即議廢其論不見矯枉之過云

劉黃字去華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與亡事沈健于謀浩然有挾世意文宗即位思雪元和宿耻補中書舍人黃字



漢文黨方宦人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凶醜朋挺外脅群臣  
內聖每天子責常痛疾太和初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引詩  
備百餘人于廷策之資對意以爲大累以爲所先憂者宮闈  
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國家已然之兆後又言  
念閭閻之責在擇宰相念保定之功在擇良吏諸所繫安危之機北存亡  
之變者咸別白而重言之時第萊官馮獨等見其對以爲通古  
鼎重而畏中官毗睚不敢取諫官御史盛華論其直而李師者  
亦上疏乞回臣所受以從其直亦不納資對後七年有甘露之  
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四道皆表奏幕府授秘書郎以  
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資對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

鄧氏泉曰論者謂宋申錫以謀泄敗賈餘李訓章以計不臧  
死而宦者益橫帝以憂崩遂論資獨說切宦官爲太既直非  
也當時文字志除凶人然儒而不肅臣下畏獨不敢言責而  
不言誰復言者藉令資策奏用則杜漸防萌逆節或消未可  
知也况黃之對如上所忌時所禁推辭諱惡有司所與奪悉  
被肝膽以言至於論朝廷所當先憂所宜舉擇又咸中肯綮  
非但護切宦官也獨其所深痛疾而屢譏逐者由此乃舉目  
之賊直爲言事者戒其言矣也

鄭歐字台文舉進士時年甚少有司上第籍武宗疑案所試自  
省乃可奉宣宗朝知制誥會計廉勛略書品級委政思不澄駁  
成文繁然無不切撻要僂宗立拜相乾符中黃巢勢盛據安

南求天平節度使改欲使鍾嶺南不戰而之而盧攜方倚高駢  
使立功上然攜議會駢奏南蠻方逼請公主下嫁攜又議從之  
駢以損國威靈即抗論至相詬謾乃俱罷會果來都改遣兵  
戍京師帝出果洋駢上諫斜谷帝勞遣扼賊衝駢願以死報國  
遣子疑績從帝以順順曉諸將咸聽命判血以盟捕誅賊黨中  
和初賊將王璠率衆來攻駢設伏後賊遁去斬其子威勳京  
師改招來鎮兵約盟傳檄天下遠近咸降治兵思立功分問  
行在果大惧不敢西謀明年俊拜駢相軍務一以咨決田令孜  
于請不遂與陳敬瑄共斬之賊平帝將還而李昌言自以襲  
駢而奪之鎮不喜駢當國故三人相結遣客上駢過督帝得其  
情不許駢乃引疾去位

鄧氏泉曰咸通衰亂之後僖宗童年繼位政在內臣時幸王  
鐸崔彥昭不能力正時事及鄭畋輔政謀議中撓而爲盧攜  
今夜相結阻撓不克施用黃巢之難時王命不出劍門賴駢  
作師于岐以謀破賊大振國威後傳檄諸鎮致勤王之師大  
集關中賊勢既滅而關門兵至逐平賊矣論者謂當此時微  
駢天子幾殆矣儒者之勇乃爾然則其論則平之復命輔政  
義致中興俄而爲宦監所乘使功不就悲夫

韓偓字致堯宰相佐僖宗度支表以自副僖宗與亂定策誅劉  
季述誅昭宗父正宦人驕橫欲盡去之偓曰陛下季述時  
餘皆赦不問今又誅之誰不懼死固爾其心耳帝前膝曰此  
一事終始屬卿又徵召朱全忠討韓全誨偓勸僖宗後自還



衛卒又幼表暴內臣罪因誅全誨等看戍員不知如印許入朝未及用而全誨等已切帝西幸僉復追及邠見帝慟哭至鳳山將軍相貽範母養詔還位僉當草制以為傷孝子心侯變結而召可也明日麻不出宦侍合謀弒戍員入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致麻非及耶帝畏戍員弒貽範還相姚洎代草麻自是宦官怒僉甚僉議事多附帝帝及正勵精政事僉處可提密率與帝意合故相者三四讓不敢當它口待宴全忠胤臨陛宣事坐者皆去帝僉不動全忠怒僉薄已悍然出有諸僉事侵僉有位僉亦與僉或全忠見帝斥僉罪帝數顧僉僉不為解遂貶濬州司馬後再貶天祐中復召還故官僉不敢入朝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

卷十四

鄒氏泉曰唐之季文宣僉僉以來王通日失廟序膺尹襄朝賢人遁逃天子堯然無與至賊汗官闕兩華梁益則僉官之禍已極矣昭宗不勝其憤力欲清滌所恃者一崔僉而為僉左右者一韓僉耳僉欲盡去餘黨而僉願去尤者以靜群心此僉所為僉僉者乎不然何全忠斥僉罪而僉莫為之辭也自僉棄不用後復斥去而其禍愈烈全忠始表僉而長安遂成丘墟天祐初僉復然則僉為國除罪者可捨長策而自便其羽翼乎僉僉之事可監矣已上名臣

安金藏本太常寺籍唐宗為皇湖少府監其弟中宣范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見唯工役給使得進既有詔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後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

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剖其胸臆出彼地駭而仆武后聞大驚與政禁中命馬醫內賜藥桑杜缺之闕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傳赦唐宗由是得免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諫自以為弗及也後玄宗鑄其事十史官詔錄其名于衣華二山碑以為榮卒配饒唐宗廟廷

鄒氏泉曰武后廢唐陵王立豫王而居之於別殿使不得預政事且革命矣當其時徐敬業起兵于外裴炎諂言于內又劉祿之程務挺輩咸不旋踵就戮正李崇如沃之日也一皇嗣之係豈細故哉乃至公卿不復見恐恐坐私謁死如匪躬雲仙之僉矣安有明目張膽證皇嗣不反者乎自金藏剖心由是唐宗獲免而景雲之平內難嗣子是賴不意太常工籍乃有此人哉彼為官欲引服者可愧死矣

卷十四

段秀實字成公浚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肅宗時舉明經凡三佐府茲知名也馬賊公孫朝宗幸陝白孝德不能制軍劉黎秀實自請為軍候軍中與賊兵還孝德薦之時郭子儀為副元帥居蒲子瞻節度使郭子儀川士放縱不法至傷市人害孕婦黎秀德不敢劾秀實請為都虞侯斬斬而後以老賢持馬責希由由是安主蕃邊邊馬驕為虜隔不能遠因悉銳兵示賊賊得歸鄭頭璣元攝鎮使謀亂者一軍遂寧數年吐蕃不敢犯塞在鎮非公會不舉案依酒室無故腰斬賊實任至議軍政不及秋後來朝代宗問所以安處者書地以對帝悅建中初魏楊



突議欲城原州秀實請須農隙奏謂沮已召為司農卿宋此反以秀實失兵必誤憤且素有人望使騎往迎秀實與子弟談而

入此軍責以忠義此是將韓吳領銳師三千疾趨秦天偽迎天

子秀實以為宗社之危不容喘乃遣人喻大吏嗾軍各竊取姚

全言印不獲乃到用司農印追其兵更得將兵還望口此呂秀

實計事語至厝位勃然起奪休源笏奮擊此遂遇害帝在奉天

恨用秀實不極才難涕悔悵

鄒氏泉曰昔人謂宗稱古言段太尉大抵以為武人一時奮

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為人胸胸常似自拱手行步言氣

卑弱未嘗以色待物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失非儒

然者親夫追逐兵擊宋此其庶卒之才忠烈之氣可慨見豈

所謂仁者必有勇乎鄭覃有云自古殺身利社稷未有如秀

實者誠知言矣

顯真卿字晦師古五在從孫博學工辭章開元中舉進士又

擢制科由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雁辦冤獄而兩卻人呼為御

史兩為宰相楊國忠所患出為平泉守安祿山逆伏牙孽真卿

度必及密為備而於角飲酒以解其疑及祿山反河朔二十四

郡盡陷獨平泉城守且僞使人馳奏之帝大善真卿在平泉募

兵大饗慷慨感勵十七郡同日自歸且真卿為盟主兵二十萬

絕無趙詔佐李光弼討賊肅宗已即位靈武河北諸郡復陷獨

平泉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乃棄郡度河間閭至鳳

翔謁帝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繩治如平日百官肅然

相繼以為匡真卿怒曰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耶又極論裁

好以為林甫國忠復起其異日以計誘賊之岐州載誅楊歸德

之役為盧杞所恨建道使李希烈希烈暴脅之不屈遂殺之

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順于心天下不以姓

名稱而獨曰魯公云

鄒氏泉曰初魯公以忤楊國忠斥外嘗祿山反嗾盧杞獨

以區區平原野具鋒功雖不成然四方聞許爭延而唐卒以

振者魯公為之倡也在肅宗朝數正言宰相不以御史唐吳

又諸之連縣斥李輔國遠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開

起居又輒斥代宗朝元載羅蔽為姦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

盧杞既相德宗益惡而斥之尤不滿意遂為所擯見顯貶乎

其埃烈言論如嚴霜烈日真可畏而仰也曾子固嘗言之唐

之朝位見忤於五且起且仆至於七八竟死而不自悔者魯

公一人而已余何以易斯言哉

顯真卿字晦師古性剛王荏事明濟開元中再以景遷范

陽力曹參軍祿山表假守常山果卿相候不視事委政長史袁

復譚濟謀起兵與真卿以平原相倚角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

萬入上門遣郭仲崇為先鋒馳而南曳柴楊塵望者謂大軍至

賊棄統陽圍走於是趙鉅鹿廣平河間並斬偽刺史傳百常山

而樂安博平等即皆自固真卿兄弟兵大振祿山聞大惧使史

思明急攻常山果卿晝夜戰升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復譚同



執賊脅使降不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亦不答遂殺季明趙果卿至洛陽罵賊至死不絕

柳氏泉曰方祿山之反也果卿與其弟相角以挫其鋒功雖無成然賊之不能五關潼關以此兩人挽其後也力屈而陷至言賊斷舌可使亂臣賊子誠然義且而不得宜而亦可以激發廉倫生之徒夫姦賊之禍人而封其毒然賊一義士則四方解情祿山之見繫於其子與黨也可謂非天道之好處也哉

張巡字巡博通書曉賊陳法氣高過眾節節所交必大人長者開元末權進士第由太子舍人出為滑州令治劇最秩滿還都於是揚國忠方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且顯用徐曰是方

為國恣肆朝官不可為也更調真源令誅土豪衛吏華南金政

簡民宜謀即午楊萬石道迎祿山兵巡率吏哭玄元皇帝廟遂起兵討賊時雖立令狐潮舉縣附賊有賈負引軍進至雍丘

巡與之合而潮在外還圍雍丘六旬大小數百戰潮敗走當此

時王命不復通有大將六人勸巡降巡明日設天子像引六將

至責以大誦斬之亡心盡勸兩敗賊賊遁陳留及賊將楊朝宗

謀趨寧陵巡馳路巡接繁係寧陵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合道

將軍馮春南齊雲等戰寧陵斬將殺賊朝宗夜去至德二載祿

山死慶緒遣尹子琦合朝宗攻睢陽祿山固守日中二十戰氣

不衰遂自以材不及巡請留軍事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與泊

軍糧戰具子琦聞巡欲棄勝擊陳留復圍城巡遂親鼓之悉軍

戰賊憤頓復圍城食盡救不至賊知外援絕圖益急眾議東奔巡遂議以睢陽江淮保障若棄之賊乘勢鼓而南江淮必亡遂

死守不去及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城遂陷與遠俱執南齊雲雷

萬春等三十六人皆遇害巡之執也謂子琦曰吾欲氣吞逆賊

顧力屈耳子琦以刀按其口處存者三四巡既死遂遠洛陽賊

亦以不屈死遠敬宗曾誥宣學長者明史治與巡同年生而

長故巡呼為兄難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睢陽至今祠享

號雙廟云南齊雲後

替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城抗方張

間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

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死死不為遽遠後死不為屈巡

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異名無窮不

待留生而後顯也

泉按專元和時韓退之請李翰所為巡傳以為闕遠事非是

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後異耳二家子弟不能通知其

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服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地殺奴

僅以哺卒而抗不降乎遠之不畏死甚明也又言城陷自所

守巡子去城上書言以巡與遠各此與兒童之見無異退之



曰公知我者敢不死遂遇害故譏差次至魯以來特相防尤著者以巡遠雲與類果鄉等而傳宗求忠臣後與太中凌煙之圖並及此三人可以觀公論所在矣余故特為表章之

元德秀字紫芝齊州少陵人少孤事母孝舉進士員外入京師既擢第以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爲嗣不可絕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爲自乳兄子數日湮流既長特爲娶家善貧乃求爲魯山令有盜繫獄食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吏白敏詭計且亡去德秀曰許之矣即有累吾當坐明日盜尸虎還至宗在東都誦五鳳樓下令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德秀性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萬千萬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

卷十四

嘆曰賢人之言哉所得條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計一繼卒於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墻垣局倫家無僕妾歲然日或不舉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散從之不問賢鄙爲斷飲德秀善文辭作寒士賦以自况序瑣錄見德秀歎息曰見弟之眉宇使人名利之心即盡蘇源明嘗語人曰吾不幸生寒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軍數而已卒弟事德秀於其卒也諡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吝謂之元香山

泉按德秀之卒也其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馮哀禮與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界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融溺喜愛可應者大夫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

女色視錦繡未嘗求足荷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

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衰之以戒荒

得願爲執鞭焉歌加美一辭然無以增於結之言矣

陸龜蒙字魯望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元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

往從湖州刺史張搏將携歷湖蘇二川辟以自佐嘗至鏡州三日無所詣刺史察其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挾衣去居松江

南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無十日計不少輟也文成寢案簡

不去手所藏錄少其精皆可傳樂聞人學講論不倦有田數百

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嘗苦飢身舂舂鉢刺魚

休時或譏其勞茲曰竟爾微瘳焉肝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

不動乎嘗茶置園顧山下歲取租本自判品第張又新爲水

說七種二體山嶽此虎人助其好者百里爲致之不喜與流俗

交雜進門不肯見不棄焉并所設蓬席齋東書本麗筆床釣具

俱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使子甫里先生自比滄翁漁父江

上人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李尉盧攜箇國召拜左拾遺詔下

卒光化中常莊表顯棠及品如等十人皆贈右補闕

泉按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連垣續事吳爲樹林太守龍

婦無染角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斷林石在保

其居焉乃龜蒙躬親鑄第茶羹泉論撰此不報不恭廬

吏之後而辭召不赴固保其素又非託默于語足崖壑而志



城關也唐與賢人多在位其迹不出綏班可述者數人而可當茲取捨者寥寥之外無幾也故紀之以崇其餘云

右高逸

尚論

卷十四

七

尚論編卷之十五

古吳常熟潤谷間人寧山卿泉子靜甫輯著

五代

梁

敬翔

王彥章

敬翔字子振少好學工書微唐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之梁客甚為人作策刺傳之軍中梁太祖卿誅豎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愛之謂汴州觀察使王發口問吾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論春秋兵法不可用於今補以軍職非其好也以爲館驛巡官從戰汴謀畫多中太祖以爲得翔之晚卒成篡弒翔之謀爲多翔爲人深沉有大畧從太祖用兵四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太祖意悟多爲之改易太祖朋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恨其圖已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振代之翔以友珪畏已多稱疾不省事末帝即位趙嚴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盡失河北與晉相距楊劉翔言所與計事者皆近習親戚願得自効嚴等以翔爲怨言遂不用又王彥章敗末帝與帝遷呼翔問當安歸翔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唐莊宗入汴翔自經而卒泉按敬翔與李振皆梁執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稱疾不預事以避趙張之族而翔自以受國深恩願得自効又以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比莊宗入汴詔赦梁群臣李振喜入朝



翔歎曰李振認為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遂自經死歐陽求叔謂五代無全臣若敬翔者其庶幾矣

王彥章字子明為人驍勇有力能跳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環繞騎而馳突常疾如飛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厚待而招之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晉與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以絕內軌中入見未嘗將自經末帝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乃召彥章為招討使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曰三日左右皆失笑比三日遂破其南城彥章之為招討也敗梁為副及是與疑各為捷書以聞遣人告趙嚴等誅賊匪彥章書而上已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疑而不及彥章及楊劉之敗城陷賊疑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

趙嚴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為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唐兵來攻兗州時梁之勝兵皆潰既疑而屬彥章者祇新募保嬰五百騎遂以兵少戰敗東都中稍被擒唐莊宗使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莊宗又遣明宗諭之彥章曰我豈苟活者遂見殺

柳氏泉曰傳君之臣不審則失身信哉方段凝之副彥章也已有異志與君之臣趙嚴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嚴等所為嘗謂人曰侯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嚴等聞之恨遂與叶力傾之則彥章之死釀成于不察也彥章武人素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今有傳存死節名云

後唐

郭崇韜

郭崇韜以幹材見稱莊宗時為晉王孟知祥薦代中門僕食管機要決策圖鎮州勿以契丹入寇退怯契丹果敗莊宗即位既失德勝兵兵日至諸將欲棄郭韜河白守崇韜獨以為自處延孝來盡得梁之遺寶此真天亡時也請破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位蓋將相遂以天下為己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不便也初崇韜馬紹宏與崇韜俱為中門僕至是失職尤側目崇韜懼因曉故人子弟計請立莊宗所寵劉氏為皇后又建大下利害便者二十五事施行之因求出鎮不許仍為樞密使莊宗欲建樓避

郭崇韜言稱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竟遣官先使王允平起樓崇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譏問愈入河南令羅貫正身奉法不受請託者為崇韜所知及宦官伶人譖之亡日又以天子幸陵橋道不備問莊宗明日傳詔殺之崇韜力爭不已莊宗自聞殿門崇韜不得入貫卒見殺崇韜以護見危思立大功自安乃請征蜀蜀平

至蜀崇韜去就彥璋以告劉皇后教彥璋矯詔親王殺之

柳氏泉曰崇韜佐莊宗決策威果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群小謀害乃請征蜀為自安計先定劉氏有寵莊宗聲之因



請立為后以中其欲而結後援乃後來殺崇福者劉氏也豈所謂街中之隱禍耶然崇福忠國家有大畧既已破蜀國遣使者以唐威德風喻南詔諸蠻款有以緩來之其有秦秦遠矣

晉

桑維翰

桑維翰字國僑初舉進士主司惡其性以為桑與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它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與獎則政而它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雖辟為掌書記高祖有異謀以問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遣維翰求援于契丹耶律德

光卒以威唐與晉維翰力也高祖即位維翰以平章兼樞密出

四

維翰卒高祖幸鄴維翰來朝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出延廣而復任政數月之間百度安理然惟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李彦韜馮玉用事共譏之曰益見疎契丹破樂城大軍隔絕事急維翰求見帝帝方調鷹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以後耶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來帝因謁彥澤圖之彥澤乃以帝命召下獄絏殺之而結德光以自結云

歐陽永叔氏曰石晉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持一介持片舌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業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為多及少主新立豪結

兵連敗約起卒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廢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具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後漢

楊卿

楊卿少為州掌籍吏事漢高祖召卿卿為右都押衙高祖即位拜樞密使卿出于小吏不喜文士與蘇逢吉內相排忌卿既相深逢吉所為卿卿凡門出諸司補吏者一切罷之然卿雖長于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為國家者皆廢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置也以致秉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卿度不可行而止常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卿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謂之戰慄李太后策求為宣徽使帝與太后私以問卿卿止以為不可夫人死將以後禮蓋之卿又以為不可由是隱帝大怒而左右乘間構之卿史私牽同日見殺卿為人頗儉靜四方之賂雖不却然往往以獻于帝居家謝絕賓客晚節稍通緇紳延客門下知史傳有用乃課吏傳儒未幾及於禍

卷十五

五

卿氏泉曰五代之世自梁以來轉相掣取神聖大都與筆畫不問至於銓衡秘書君臣儻然罔聞矣楊卿為相既除史多繆庸章其弊晚節知史傳有用課吏繕寫亦創見執即其政



務奇細又安可責之於五代間也乃隱帝屢詔其悍意者  
果閹搆之而卻寃死矣自卻死而鄴都密詔周人抗命卒  
以禦之而至於亡嗚呼彼楊郭者何以死哉

後周

王朴

王朴字文伯小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密使王邠朴見漢興  
日薄隱帝年少氣弱任用小人而邠為大臣輒將相交惡知其  
必亂乃去知東歸後隱帝誅惟臣邠與史弘肇王重貴見殺三  
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得免世宗即位雖與樞密相見朴以  
比部郎中平邊策大要以為在反晉導之失是時世宗新即位  
銳意征伐而朴雅為世宗所知及是見其議論益奇之引與計

議

卷十五

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朴顯德中兩征淮威以朴為留守

朴為人明敏多材智非獨諳當世務而旁通陰陽律曆法乃詔  
朴校定大曆為欽天曆又詔朴考正雅樂至宋德用之所陳用  
其之器不但一時策至言諸國輿地以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  
其之器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升獨後服皆如朴言

顯德中朴以親入承大統於抱鼓之陳治曆律  
議刑法脩制度請禮樂之謂文跡其規為志意可謂五代  
今主而王朴者以待用之身應運而起輔之諸所獻畫亦累  
施行豈不殆有君有臣哉歐陽子曰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  
君以王朴之材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也然則八君之  
於才惟知所用耳可謂五代無人耶

南唐世家

劉仁贍

劉仁贍字子思為將經財重士法令嚴明出兵奮仕南唐所至  
稱治李景使掌親軍鎮齊州周世宗使使召仁贍請出戰  
元帥景遣不許由是憤慨成疾明日世宗使使召仁贍請出戰  
或降而景與其臣下亦皆表稱臣獨仁贍堅守不下世宗使  
景所遣使者至城下示之仁贍子宗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  
降仁贍命立新之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  
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是日平

柳氏泉曰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益孫羽等所為也夫仁  
贍既割愛以殺其子足以明志矣豈有垂死而與敵者乎觀

世宗之制曰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止  
及從城下祭而後奔春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然則世宗固知仁贍非降者矣為國之臣乃有是人尤

五代臣總論

歐陽永叔氏叙曰嗚呼孟子謂春秋魚義戰予亦以謂五代  
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予得死節之士三人焉  
其仕不及二代者各以其國繁之作卑唐晉梁周臣傳其餘  
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繁之者作雜傳夫入千載試君子之所  
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曷者詳其善惡焉



高論編卷之十六

右吳常熟潤谷間人嶧山郭是

宋

趙普	曹彬	竇儀	李昉	呂蒙正	張齊賢
錢若水	陳恕	楊業	呂端	畢士安	寇準
李沆	王旦	向敏中	宋庠	弟如晦	呂蒙正
薛奎	蔡齊	狄青	田錫	王禹偁	張洙
尹洙	葉清臣	孔道輔	陳希亮	楊億	李迪
王魯	杜衍	晏殊	呂夷簡	韓琦	富弼
范仲淹	歐陽脩	王珪	文彥博	范純仁	韓維
包拯	吳奎	趙鼎	唐介	馮京	張方平
劉敞	曾鞏	蔡襄	王素	余靖	呂誨
司馬光	呂公著	范鎮	蘇軾	鄭俠	王安石
呂大防	劉摯	蘇頌	傅堯俞	范祖禹	鮮于侁
劉安世	鄒浩	陳瓘	任伯雨	常安民	李綱
宗澤	趙鼎	張浚	韓世忠	岳飛	劉錡
張俊	劉子羽	洪皓	張九成	胡銓	陳俊卿
虞允文	陳康伯	劉珪	范成大	王十朋	周必大
留正	趙汝愚	劉光祖	柴中行	安丙	趙方
崔與之	孟珙	董槐	余玠	葉夢得	李若水
劉錡	江萬里	王立信	文天祥	謝枋得	張瑄
陸秀夫	趙葵	陳銳	徐積	林逋	蘇雲卿

趙普字則平初宋太祖領同州節度辟為推官及受牌首錄普佐命功軋德中拜相上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咸咨決焉開寶中普為政頗專廷臣多忌之者三司使唐普松市秦隴大水治第歸而上聞將下制遂普賴王濟奏辭之普又以陸地移易尚食蔬園廣房管印店規利復多所私庇寵法術疾者太祖怒自是普恩益替而權公矣太平興國初初為唐多遜所毀舉朝請數年普辭不得志會崇岳錫等告急主從陰詔帝召問普言願備樞軸以伺察姦變且言節制顧託事簡其切至太宗感悟召見慰諭雍熙中大軍出討幽薊又未班師普手疏諫之謂樂禍求功以為萬全時太宗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普舊德為之東庫冊拜太保兼侍中會胡旦令翟馬周上封事排毀時政普深嫉之趙保忠又與李維遷同謀為謫惠獨賊賊時論歸咎于普頗為同列所窺不得專決淳化中以老衰久病三上表乞骸骨卒上撰神道碑親入分書以賜之普少習吏事察學術及為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既卒家人教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太宗常入班德趙之謾疑普彬不執屬普再相為彬辨雪太宗即日遣使趙適彬如舊焉

鄭氏永曰宋初在相位者多離職循默則平剛毅果斷者多致禍其未在其比即有岸谷多忌刻如治陵陵公多遜之被貶大為太宗感德之累然能以天下為己任而太原幽州之役終身以輕動為戒後皆如其言若金匱一書尤宗廟社稷之至計而日讀普論著聖聖後論者謂宋之為治氣



無負矣

曹彬字國華周顯德中為引進使時宋太祖與禁林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辟居讞會亦所罕預由是審重焉乾德二年伐蜀即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彬獨申令城下所至悅服兩川平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案中唯圖書長食而已及還上畫得其狀以王全斌等屬吏罪雖輕謂彬清介庶謹獨授官賞上嘗從容問官吏善否彬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開寶中伐江南自三月至八月連破之每緩師輒李煜歸服城毋克彬忽稱疾請將來問彬曰惟須諸公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而煜之君臣幸賴保全太宗即位為拜德

卷十六

三

及昌言被劾不得陞見彬更為請于上乃許朝蓋長者之風缺方其在周出使吳越歸上私餽悉用施予而不留一錢及仕宋總戎專征而秋毫無犯不妄殺一人由前輩後益可議信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惟彬為宋良將第一豈無意哉

卷十六

四

曹儀字可儀禹鈞之子也儀年十五龍場文蔚天祐中舉進士歷仕漢周宋太祖建隆元年奉詔直定刑錄命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免自時儀已自翰林遷端明殿直等官儀亦舉重即日再入翰林為學士後范質等三相並罷命趙普平章事皇弟

宗遣儀籍其府庫太祖復令親吏取藏中絹給麾下儀曰既署籍乃公帑物也非詔不可取太祖屢稱儀有執款相之趣普忌儀剛直乃引辭居正參知政事及儀卒太祖默然謂左右曰天何奪我寶儀之速耶

季昉字明遠初事周世宗為翰林學士宋太祖開寶中直學士







使力究民弊務行寬大左人思之不忘時大舉北伐楊  
戰沒上訪近臣可知代州者齊賢請行齊衆陳慨無不一賞  
因大敗契丹于上鑑係捷奏且歸功漢獻端拱初遼人南侵又  
高齊賢預簡賢時師所敗浮化中拜相後知河南府辦釋大碑  
使知永興軍論列趙贊憂擢卒抵于法却祀加門下侍郎典掌  
抗同事不相得坐冬至朝會被酒失儀免相及經畧涇原上言  
靈州斗絕一隅理須應接時不能用未幾靈州果陷自代還請  
老以司空致仕

泉按宋史齊賢議論慷慨有大器以致君自負西賊兩府九  
居八座晚年以三公就第得葉文忠公橋蓮有池榭松竹之  
盛日與親舊觴詠其間意甚曠適時以為康寧福壽罕有其

儼然居相日裁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人或以此少之

以厚進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耳懷嘿然曰淳化初寇準掌選  
薦若水等五人文學高第召試翰林若水最優擢直史館至道  
初同知樞密院事真宗即位詔若水脩太宗實錄多所正誤微  
以吏部流內銓從幸太名陳舉敵安邊之策雖爾時不能過知  
開封府承帝手札陳備禦北邊之要五未幾出知天雄軍時言  
事者請城絳州詔若水馳往視之因詰問而陳言城之基勞未  
見其利遂罷役初若水率衆過河分布軍伍咸有節制上謂左  
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未幾復寢卒若水精術數知年壽  
不求故親避權位其死也士君子尤惜之

泉按若水初以文學高第直史館判集賢院事其承詔脩太  
宗實錄也李至欲書馴犬之事初太宗頗嫌犬不潔在殿  
殿而呂端監脩至扶其事以專美若水稱詔旨及唐故事以  
折之時議不能奪又襲主於太宗屬當為兄實錄所紀錄  
若水援國初詔今定節數四乃定則若水固黨史家之長其  
藉令常居侍從之職以備顧問其匡弼之益當不細或不  
有祥符制作之紛紛也顧使出知天雄經畧并代用遠其才  
矣夫儒臣雖知兵雅意常在禁閑嗚呼此田錫所以封事  
於泰州之行也

陳恕字仲言太平興國中進士解褐通判澧州以吏幹聞及拜  
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賞之恕久領三司使真宗

即位命條具中外裁減以開恕久不進憂越之恕對曰陛下  
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真宗嘉之恕

於是薦舉準以自代恕判集賢院事準即檢尋起前後改革之  
事累以為冊及所出新榜躬至起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  
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為三司使始改茶法恕之  
規模漸卑矣恕頗涉史傳多識典故前後掌利柄十餘年強力  
幹事胥吏畏服性吝恕子淳私用錢及寢疾上言淳不率教導  
多與非類遊後竟以貽敗焉  
鄒氏泉曰史言恕為宋人能吏之首蓋謂恕久掌利柄以幹  
事稱我是胡足以聚怨也恕知京舉所取以王曾為首及舉  
代又得寇準知人明矣至言子淳不肖於帝前後竟以貽敗



知子又明矣且素不喜釋氏嘗請嚴譯經院解其切至其意正益可知乃作史者顧與利口賊擊之吏游心合而論之失權衡矣

楊業初事劉崇所向克捷號楊無敵太宗征太原素聞其名嘗購求之既而業勸其子繼元降以保生聚帝遣中使召業既見大喜復拜代州刺史自是契丹遠見業旌旗即引去上將成邊者多忌之有潛上謗書斥言其短帝皆下問封以付業雍熙中契丹邪律糾軫復陷繁州兵勢甚熾業欲避其鋒遣軍王侁等不可業不得已將行泣謂滿美曰此行必不利今諸君所業以相辭敵業當先死因持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為左右翼以相援業戰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等既陣谷口俛使人望之以為契丹敗走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及聞業敗即麾兵却走業且戰且行至谷口望見無人即拊膺大慟再舉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獨手刃數十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為契丹所擒不食三日死其子延玉亦沒焉業不知書是烈武勇有智謀練習攻戰御下有恩故士卒樂為之用業既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與我俱死無益可遣還報天子衆感泣遂皆戰無一生還者

鄒氏泉曰楊業以隴上雄才太原驍將方欲避敵鋒以伺便他日報太宗寵遇于尺寸之功乃群帥始則不度兵勢重以逗撓不戰結則欲爭其功狂遂至取約不前致使孤軍力竭陷於沙漠可惜也然業勳果效厲有死不回立節邁倫誠足

嘉矣昔許子辛于師莖之加等春秋書之所以褒臣節而儆官守也余於楊業亦云

呂端字易直小敏悟好學以蔭補官事太祖知成郝府為政清簡遠人便之太宗征河東時秦王廷美尹京端充開封判官廷美將有居晉之命端白廷美曰王地處親賢留後非所宜也廷美由是發請從行嘗使高麗暴風折楊州人怖恐端書若在此關時趙普在中書端拜參知政事普曰吾親呂公家事得藉實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恨亦不形于言自稱愚也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大意思相之會曲算後死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釣深未盡磻溪願問釣魚人意以屬端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字明建明一

日內出手札論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端愈謹讓不自當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獲其母至是太宗欲誅之端曰是愈堅其叛心耳宜置延州使善養視之太宗撫髯稱善從其策後繼遷死其子克納款請命端策之由也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端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宦吏趨太子入侍竟立之則楚王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端肅然拱揖而端陳當急務皆有條理上嘉納焉鄒氏泉曰太宗稱端大事不糊塗時端所自見者諫秦王居留一事耳及為相與寇雠同列應推先居相位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又自善視絕遷之母以繫其心及真宗之立開王繼恩干室以折李后異







進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又曰陛下冠華之孤注也由是帝頗  
準漢袁詡知峽川以與林特用王旦為相初華短王曰千帝  
而旦專稱準遂命節度武勝同平直事徒求與軍準入謝帝道  
回所以薦準者準愧服馬後以上朱能天書召用時直宗得風  
疾劉后預政準請間言丁謂錢惟演不可以輔少主且與李迪  
請以太子監國謂力諧羅準與皇后謀蔡來能天書效事事敗  
準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也輒與初再見雲州司戶參軍喻年卒  
李氏熹曰寇忠愍之入相凡三忘身殉國守道終見於同  
列之推薦者然也官居鼎鼐宅無樓閣播於處士之歌詠者  
然也堂吏之進例簿則叱之門生之獻三策則謝之甚至潭  
洲之役不沮不屈親扶日輦屹然如山百萬貔貅折節皆之

奇論

卷十

十六

使三十餘年雖無牧馬公之勳烈為何如哉此所以感霄陽  
之竹也

宋史論曰準於太宗朝論建太子其言者現可為萬世龜  
鑑澶淵之幸力沮衆議竟成雋功古所謂大臣者與然挽衣  
留諫面詰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  
慎所與終歸於敗計謂國基雖致欲懷政刑謀坐席南  
面勳業如是而不容終所謂謂臣不密則失身豈不信哉  
李沆字太初少好學晷度宏遠太宗雍熙中右拾遺王化基上  
書自薦太宗謂宰相曰李沆宋混嘗嘉士也召試並除知制誥  
沆位在下特升于上各賜錢百萬又以沆素貧多負入錢別賜  
三十萬償之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

也真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  
記辨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時李維選題  
諫有圖取朔方之意朝廷因於飛輦雲州孤危左右輔臣以為  
靈州乃必爭之地帝頗惑之因訪於沆沆曰莫若宥詔諸將節  
分軍民空壘而歸帝不從久城陷給博之益重沆失沆為相嘗  
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諫識大休居佐  
客入莫能干以私治第封丘門外窮事恒容旋馬垣須壁摘不  
以屑應家人勸治第未嘗答弟維語次及之沆曰巢林一枝聊  
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郭氏泉曰李沆為相正大光明封妃之詔對使者引燭焚之

卷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此一事足以格人主私矣它如謂王旦邊運既息人主侈心  
必生而聲色土木神仙禱祠之事特作後王欲若丁謂之徒  
果售其佞而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隆典靡有暇日又告  
真宗不可用新進喜事之人後神宗信用安石變更之說遂  
至紛擾寇準嘗以謂才薦於沆不用旦曰他日後悔當思吾  
言準後為謂所傾始服沆識然則當時謂之聖相不虛也獨  
捨靈州之議本欲奪西夏之謀而不知廣戎狄之地即緣邊  
諸州不可保矣觀何亮上安邊書而後歸觀然之沆之議  
失矣哉  
王旦字子明太平興國中進士及第累遷轉運使王禹偁薦其  
才驛召至京旦不樂吏職獻文召試命直史館真宗素賢旦嘗



秦事退目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咸平三年拜相王  
欽若度帝厭兵改帝以人力為天瑞帝可之而心憚旦召旦獻  
賜以尊酒歸發之珠也出是凡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太  
中祥符間為太常卿使使封泰山為大禮使每有大禮輒奏  
天書以行恒色邑不樂時真宗罷兵以無事治天下旦亦謂祖  
宗之法具在務行故事慎所變更帝久益信之言無不聽旦與  
人寡言默坐終日又奏事群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天下大  
理執政就死堽堽曰堽堽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旦獨不可  
後數日方奏事飛堽堽天宮禁火災帝惜曰兩朝所積殆盡矣  
旦曰是何足憂所慮者政令當罰之不當耳因以天災乞罷上  
表待罪帝乃降詔罪已許中外封事言得失契丹奏請歲給外  
別假錢幣旦欲以三十萬內閣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  
丹得之大慙西夏趙德明言民饑米糧自萬斛旦請勅有司具  
粟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之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矣  
帝欲相王欽若旦曰且乞留之樞密當國須賢士乃可遂止旦  
後欽若始大用旦嘗與楊億評品人物至丁謂旦曰才則才  
矣若獨當推當為身累耳後謂果如旦言旦為兗州朝餉使內  
臣周懷政偕行或東問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于堂  
皇曰事後懷政以事敗方知旦處遠焉內臣劉承規以忠謹得  
幸病且死未為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且執不可  
曰他日必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遂止自是內官不滿留後旦  
凡所薦官人未嘗知張師德兩詰旦門不得見意為人所毀以

吉向敏中及議知制誥敏中固稱適有關望公弗避旦曰第緩  
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謫俗也師德為江淮發運使辭旦  
曰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來退而曰直宰相之言也張士  
遜為江西轉運使辭旦求教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迭更其  
職思旦之言未嘗求利且任其久人有勝之者舉引發不辨至  
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行而後已初定集數短  
旦而旦專稱導帝以是愈賢旦及是旦疾亟扶杖見帝曰卿有  
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再三問強起舉笏曰莫知愛身帝曰  
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不知也後戚戚用旦為相  
旦卒及建碑仁宗篆其首曰全德元老之碑  
鄒氏泉曰王文正當國最久事至不勝有謗不校磨而不  
市恩抹罪輒宥而不費辭澶淵之役馳還權留守事請于真  
宗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真宗答曰立太子至于契丹踰歲  
給而借幣西夏告民饑而假糧貸倉卒一語而辦備其真宰  
相也獨受欽若之說以遂天書之妄一事稍失至遺令削髮  
披緇以欽而議者或比之馮道為可惜云  
向敏中平常之刻苦自立有大志不屑富貴太平興國中蒙進  
士累遷樞判大理寺時浸入祖吉賊錢分賜法吏敏中引鍾離  
意委珠事獨不受太宗欲大任敏中當金者忌之會有言敏中  
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為軍植務以賄敗發書歷詰朝貴求為  
末戚敏中亦受之御史按實常有書及門親佩名道去因捕得  
侃私僮詰之云其書鼻納箱中悉臨江傳舍馳驛抵得封題如



故太宗大驚異召見慰諭官嚴遂決于登用未幾同知樞密院事西北用兵機宜應辦敏速真宗咸平中拜相澶淵之半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嘗密伏兵斬禁卒伺隙為亂者遼潘遂安帝聞之稍曰大臣出臨四方惟敏中盡心於民事耳意欲召用之敏中初封泰山祀汾陰敏中皆留守垣重鎮靜人情然帝作詩遣使賜之頃復拜相天禧初進右僕射帝謂李宗諤韓琦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其喜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閑寂然宗諤還入三有賀辭敏中惟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問庖中無一人宴者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敏中大副官職後累表求解皆不許

卷十六

七

鄧氏景曰敏中居大任三十年拜罷之際喜愠不形當時號有度量乃其遠汗全廉免後患若恥受沒入之賜預懸市舶之嫌敏中初封泰山祀汾陰敏中皆留守垣重鎮靜人情然帝作詩遣使賜之頃復拜相天禧初進右僕射帝謂李宗諤韓琦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其喜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閑寂然宗諤還入三有賀辭敏中惟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問庖中無一人宴者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敏中大副官職後累表求解皆不許不失尺寸又豈徒以藏垢宏姦為度量者乎獨其遠詔賀故相薛居正第又求娶居正子惟吉娶婦崇以故陰庇安上致崇伐鼓而訟為程子所譏刺乃其所短哉敏中與程子

卷十六

七

召二府對資政殿出手詔策以時事庠曰備位政府而對策此諸生非所以尊朝廷也請至中書合議條奏論者以庠為知體皇祐中拜相諫官包拯奏庠不戢子弟敏中初封泰山祀汾陰敏中皆留守垣重鎮靜人情然帝作詩遣使賜之頃復拜相天禧初進右僕射帝謂李宗諤韓琦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其喜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閑寂然宗諤還入三有賀辭敏中惟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問庖中無一人宴者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敏中大副官職後累表求解皆不許帝在政府無所建明庠亦請去由是罷出再徙再入觀封告國公數言國家當慎固根本議兵不苟輕改既而與程戡不協戡罷而御史言庠昏惰復出以疾召還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為治及再登用遂浮沉自安矣至判吏部請老益堅以引空致仕第初字子景與庠同舉進士初授試太常舊崇中相三司度支判官方陝西用兵調費日感上疏大畧言朝廷大有三元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能去三元節三費軍俗西北可曠然高枕矣景祐中應詔奏言三惠其意主于彊君威別邪正急先務皆切中時病後以徑取官告封進為溫成后所怒又坐浮從議廢方遊西見出定州之徙也嘗上言河北鎮定為國門戶陛下當居安思危熟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後圖之殆矣又上懲我論七篇始相預脩廣業記後為史館脩撰脩唐書至是成論月拜翰林承旨尋卒遺奏東宮虛位宜擇宗室賢材為社稷深計又自為誌銘及治戒以授其子云

卷十六

七

泉按史氏論庠明練故實之藻雖不逮初孤風雅操過初遠甚然庠再登用沉浮自安脫節不謹御愛子差有遺論獨選許惇明殘人幹才終身弗為不負自許惇初判度支則貶三冗三費提舉庫務則數釐正弊事徙定州則上一奇七論而遺奏東宮一事尤杜撰至計彼其盡心謀國者教矣而史氏



蔡以風操不若和少之余故表其所優云

魯宗道字貫之天禧初真宗詔兩省置諫官六員考所言為最  
最首推宗道為右正言諫章由閣門始得進而不賜對宗道請  
面論事而後上奏通進司遂為故事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  
厭其後因對自松筠進言諫得准帝帝撫諭良久他日書  
殿壁曰魯直真忠念之也仁宗即位宗道判流內銓在選調久  
患銓格煩密及知吏所以為宗道多難正之章獻太后臨朝特  
宗道為參知政事問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  
社稷后默然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朕不敢對宗  
道不可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同安慈孝等欲以  
大安龜先帝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遽命筆後

卷十

樂輿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折之於帝前自責職用  
事者皆悍之宗道疾惡少容遇事敢言在政府七年務抑僥倖  
不以名器私人人時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以誨聞育天  
下英才非約袴子弟得以恩澤處當力非之

泉按宗道為人剛正不為小謹嘗就酒家飲召使及門良久  
乃還使者曰即上怪公來遲何以為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  
使者曰若爾公當得罪宗道曰飲酒人之常情敢君臣子之  
大罪也及見帝果詰之以情對帝以為忠實可太用嘗以語  
太后太后臨朝遂大用之即言每拂意靡不優納者由斯以  
言事君者一忠實已足受知何事曲謹取容哉  
解學字宿執舉進士為州第一乃推與里人王巖而慶張下進

士及第歷官嘗奏除兩所清高遺糧民得不困又疏漕河廢三  
堰以便餉運及推知開封為政嚴敏擊斷無所貸帝加重馬使  
契丹還上疏揮人求治凡十數事或謬塞滿禁中語出井州  
改秦州州宿重兵經費常不足奉務為儉約教民水耕謹蘭華  
歲中積粟三百萬後參知政事謀議無所違遷禮部侍郎太后  
謂太廟欲被服天子衣夏宴曰必此若何為拜力陳其不可  
終不見聽及太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  
衣若有所屬何也帝曰其在衣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  
帝悟卒以后服歛因上言請遂內侍羅崇勳等皆太后臨朝所  
用事也

卷十

蔡齊字子思舉進士第儀狀俊偉舉止端重真宗見之顧宰相  
竊準曰得人矣詔金吾給七駟傳呼以寵之狀元給驕自齊始  
也為侍御史時嘗劾奏錢惟演以外戚請曲賜鎮兵錢以示私  
恩及為翰林學士太后大出金帛修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勳王  
之命齊為文紀之崇勳陰使誘齊曰起為記當得參知政事齊  
久之不上崇勳饒之罷知河南府後召為御史中丞太后崩遣  
詣以楊太后為皇太后同裁制軍國事閣門趣百官賀齊使基  
吏毋追班乃入白執政曰上春秋富習知天下情偽今始罷政  
事豈宜使女后相踵稱制乎遂罷預政郭皇后廢將立富人陳  
氏女為后齊極論之拜參知政事丁謂秉政欲齊附已齊終不  
往獨善于會與吏簡不相能會罷相齊尋出知潁州  
鄉氏泉曰章獻太后相制二十年恩威所加徧天下不可謂



非賢矣然時群臣多希合用事至以朋黨敗李迪官災罷  
曾左右姻家稍通請謁亦豈盛德事哉至武后何如王之問  
意可窺矣又遺詔尊楊太后此何為者乃薛稷正母后家  
為非禮祭齊一言絕太后相隨制之悲總之正色孤立無所  
回撓視睿宗雖劉氏七朝之議皆灑然大臣之樂與  
狄青字漢臣初起元昊反詔擇將士從之青為指揮使時偏將  
屢為賊敗士卒多畏怯青行常為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  
五戰中流矢者八嘗戰安遠被創甚重即起馳赴象爭  
前為用尹洙與談兵善之薦於經畧使韓琦范仲淹二人一見  
奇之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而青由是折  
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益知名矣仁宗以青數戰有  
功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滑州命圖形以進元昊稱臣皇祐中  
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青上表請行翌日入對自言臣起  
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竊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青於是合  
孫沔余靖兵次廣州有鈴轄陳昭遠青戒輕以步卒犯賊潰青  
斬之諸將服栗已而令軍中休十日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絕  
崑崙關出賊不意大破之智高遁去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  
謂智高已死欲以安知非詐即叩死智高不敢誣朝  
廷以貪功也還京師帝嘉其功拜樞密使青為人慎密寡言其  
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佐明賞罰與士卒同饑  
寒甘苦雖敵將犯之無一人敢後先者故其出常有功  
御氏泉曰宋至仁宗時承平已久武夫驚士遺時致位雖有

之起徒卒至政府隱然為時名特郭遠之外狄青一人而已  
而遠似不及也青在邊境凡二十五戰如破金湯略宥州多  
膚功城橋子築豐林大即諸將皆拒賊要害最後建昌一  
舉頗著奇功至喜推功與將佐經制餘事悉委孫沔為所歎  
服尤不可及云  
田錫字表聖幼聰悟好讀書屬文楊徽之宋白為之延譽由是  
聲稱翕然太平興國中進士高等釋褐既居諫官即上疏軍國  
要機者一類臣朝廷大体者四端臣職職一辭才雖庸不  
能上優詔褒賚賜錢五十萬俸發謂錫曰宜少俟以遠護  
恩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堪矧天植其性豈為一賞奪耶時趙  
普為相令有司受群臣章奏必先白錫錫貽書于普以為失至  
公之体普引咎謝之轉運河北驛書言邊事常移睦州州人舊  
阻權教錫建孔子廟表請以經籍給諸生詔賜九經自是人知  
向學端拱中京畿大旱錫時判登聞鼓院知制誥上章有調變  
倒置語忤時相出知陳州真宗嗣位出使秦隴還運上章言陝  
西數十州苦於盛夏之役生民重困上為之戚然與親廷式聯  
職以議論不協求罷出知秦州會彗星見請責躬以奉天戒再  
召見便殿咸平中詔賑賑賢良方正宋以錫應詔還朝學召  
對言事錫奏言願以皇王之遺治天下因詔史館以辭書借之  
可以銘於坐隅者書于御屏可以用於常道者錄為御覽進內  
再掌銀筆覽天下章奏有言民飢盜起及詔敕不便者悉條奏  
其事上對宰相稱錫得諍臣之体後復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



得失適表勸上居安思危在治思亂上覽之惻然錫朕介冑合  
不趙樞書景微李紳之為人通權作以盡規獻替焉已任章  
疏五十有二卷英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諫則以責直耶  
王禹偁字元之太平興國中擢進士端拱初太宗聞其名召試  
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塗金銀帶上特命以文庫帶寵之  
即日獻端拱箴以寓規諫時北庭未寧禹偁獻樂舞十策大畧  
假漢事以明之上親試貢士召禹偁賦詩立就上悅曰此不踰  
月過天下矣京城旱禹偁疏以為但感人心必召和氣未幾判  
大理寺廬州妖尼道安誣訟徐鉉道安當友生有詔勿治禹偁  
抗疏雪鉉請論道安罪坐貶商州頃召拜左正言上以其性剛  
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至道初坐謫謫言成服禹偁言不罷  
知滁州初禹偁常草李維運制送馬五十疋為潤筆禹偁却之  
及出滁聞人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為買一馬或言買馬虧  
價者太宗曰彼能却送馬五十馬願肯虧一馬價哉真宗即位  
禹偁上疏言五事一曰通判二曰通判三曰通判願以三  
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議論輕重其間出知黃州常作三  
賦以見志其卒章有云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雖百責而何虧  
禹偁遇事敢言善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為己任嘗云吾若生  
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宜群間斯無愧矣其為文著書多涉規  
諷為流俗所不容故屢身擯斥云

國中登進太乙科太宗聞詠繼幹自荆湖北路歸還召還後出  
知益州時李順搆亂詠以言激上官正決行深入大敵先捷又  
移文以朝服恩信諭民脅從者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  
為賊今日吾化為民不亦可乎為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  
之咸平初為御史中丞承天節齋會丞相大僚有酒失者悉奏  
牌之後知杭州多惠政復知益州轉運使黃觀上其治狀大中  
祥符中上聞詠臨殤甚憫之遣代自并州還以疾未見乃抗論  
言近年虛國帑藏竭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士未嘗賊臣丁謂王  
欽若故上修心之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州  
詠少學擊劍慷慨好大言樂為奇節為士人所賞言曰事君  
者肅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  
矣真宗嘗稱其才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自號畫淫以為事則  
遠致虛不利物有集十卷

宋史論曰傳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三人者躬骨鯁蹇諤之節  
辭為名臣所遇之時然也禹偁制戎之策厥後果符其言  
宗仰錫身沒之後特降褒命以資直操與夫容容嘿嘿以持  
頑固位者異矣詠所至以政績聞天子嘗曰詠在蜀吾無西  
顧憂其被焚異如此然嘗微辭自信道不諧偶故不極于用  
云

尹洙字師魯少以儒學知名舉進士累遷太子中允會范仲淹  
貶救榜朝堂戒百官為朋黨洙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



黃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不可苟免宰相怒落職臨唐州酒稅時西北安洙作叙叙息成二篇以為武備不可弛又為原州敗學凡議共九篇上之趙元昊夏竦為經畧安撫使范仲淹韓琦副之以洙為判官洙數上疏論安時詔問攻守之計洙具三策令琦與洙詣開奏之帝取攻策以洙為集賢校理未幾韓琦知秦州洙通判州事又上奏三事且言方今非獨四夷為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口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內以正外仁宗嘉納之後知渭州黃湜京經畧公事與鄭戩論秦州水洛事為董士廉所訟而御史劉湜文致洙為孫用儉劾及嘗自貸坐貶

柳氏泉曰自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開始為古文

洙與穆脩後振起之非獨其文見於集者簡而有法即所上既議咸琅然有聲也其於兵事亦練習方元昊不庭洙常在兵間所言戰守勝敗盡當時利害又欲訓士民代成卒以威聲為禦戎長久之策而先正內以正外之說尤究極根本此豈書生譚戎徒虛慨無當者哉竟以非罪坐貶又降年不

求志不克酬惜哉  
葉清臣字道卿天聖中舉進士宋進士以策擢高第者自清臣始累官進直史館京師地震上疏書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誅天下以言為諱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挺會詔求直言復上疏言大臣專政仁宗嘉納之判國子監時侯西用兵上言將不素蓄兵不素鍊財無久積頗勸獎中書進擬三司使清臣初不

在選中帝曰葉清臣可用以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始奏編簡後詔敕使吏不能欺簿帳最冗者一切刪去初內侍預御厨元所呼索有司不敢問乃為合同以檢其出入清臣與宋庠卿歐雅相善為呂夷簡所惡出知江寧府後仁宗御天章閣召公卿出手詔問以當世急務時清臣知永興軍聞之為條對杜論時政闕失其言多劇切權貴他所列利害甚眾皇祐初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偷逸之策清臣時為龍圖閣直學士對畧曰陛下臨御天下二十八年未嘗一日自暇自逸而西夏契丹頻歲為患者以將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為陛下張成德而攘四夷也因承詔言繫輔臣之能如富弼范仲淹方面之才如韓琦孫沔帥領如至德用龐籍編譯如狄青王德用皆當其材時清臣以河北乏

兵食自汴漕米輸北道者七十餘萬又請發大名庫錢以佐邊糧而安撫使賈昌朝格詔不行清臣固爭且疏其跋扈不臣宰相方欲西中之乃徙昌朝鄭州而罷清臣知河陽  
柳氏泉曰當仁宗時宋與且百年海內安靖獨西陲用兵關中困援天子憫勞元元在然欲驅群材以吏內外之治一時拔傑輩出如尹洙孫甫謝絳皆以文學議論歷臺中外而清臣為後出所至有治績而立朝奏對無所屈跡其執論郭承祐妻月給在帝前至卷其奏置懷中不行嗟乎使清臣之說用則朝廷宗戚又安有傲倖於祿食者哉  
孔道輔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代孫也舉進士第再遷知仙源縣



主孔子祠事獻太后臨朝召為右正言受命日論奏樞密  
曹利用向御察羅崇勳竊弄威柄宜早斥去以清朝建立對移  
刺太后可其言乃遣使使契丹在宴優人以文宣王為戲絕然  
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之直輔正色曰非優  
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直輔何謝契丹君臣默  
然又酌大厄謂曰方天策飲此可以致和氣直輔曰不和固無  
害既還言者以為開爭端仁宗問其故對曰漢使至契丹輒為  
所侮若不較恐益慢中國帝然之明日直輔對曰漢使至契丹輒  
后廢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宋却御史郭勛侯少非等十人詣香  
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結發願賜對盡所言宰相  
呂夷簡曰廢后有漢惠故事直輔曰人君當道君以克辱宜得  
以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  
於是出道輔知泰州再從復入為御史中丞權貴益憚之獨士  
元之獄帝以道輔朋黨釋琳出知鄆州已而道輔知為張士遜  
所賣繼公之取上為琳之寄謝道輔上顧頗憤憤道病卒  
御氏泉曰天聖明道周母后稱制而朝政無大闕失者辭言  
路得人也追帝親政凡道輔復任言責朝后之廢儲懷引義  
犯人主折大臣風采凜然及再執權貴益憚之卒為士遜  
所賣憤慨以死可惜也然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而仁宗以  
王素之對卒思其忠錫以贈典亦無負道輔也哉  
陳希亮字公弼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錢惠  
三十餘萬希亮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業成天聖中中進士

第知長沙縣有僧海印國師出入章獻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  
恃勢揚民地人莫敢正視希亮捕治宣請法一縣大弊從知  
縣老吏曹騰侮法以希亮年少易之希亮視事首得其罪騰叩  
頭出血願自新希亮成而捨之卒為舊吏外戚沈元吉之死也  
元吉臨刑時希亮引罪生殿盜起京西富鄉薦希亮  
可用起知房州民俱盜澤樂欲亡去者咸賴以安或言華陰人  
張元走夏州為元昊謀臣詔徙其族於房州寒且死希亮密以  
聞言此皆疎屬無罪詔釋之老幼哭希亮庭下曰今當還故鄉  
然奈何去父母乎遂盡希亮條列馬皇祐初為滑州會河監希  
亮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應於所當決吏民涕泣史諫希  
亮聖則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知廬州唐置軍士屯壽春者  
以謀反誅遷其餘不及者數百人於廬一日有竊入府舍持為  
不利者希亮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急使令且  
守倉庫人為之俱希亮益加親信皆感德指心誓為希亮死遷  
京東轉運使徐州守累奇以細過籍民產數十家獲小盜使  
自誣抵死希亮言其狀卒廢去後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  
以腐敗為憂歲餽希亮發二十萬石貸民有司俱為擅發希亮  
身任之是秋大熟以新易舊官民皆便英宗即位遷太常少卿  
僚官有欲以事中希亮者希亮借州郡餉酒自初去不已分  
司西京未幾致仕  
御氏泉曰仁宗之世知州郡者多以在朝大臣逐自視為寵  
出鮮有盡心于民事者其真領州郡者又罕所奏績稍得



人如趙尚寬王蘇便作類之王安石作類詩可見當時循吏  
絕少乃希亮所至奸民猾吏易心改行然政嚴而不殘如安  
房州民釋張元族廬則決水不去用虎翼軍不疑貧者果二  
十萬活饑民歎以身任撫發之罪總歸于仁恕可不謂循吏  
乎而作史者概以入列傳何也希亮嘗語執政曰法吏守文  
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韓琦曰希亮誠自效即可  
以不負天子使仕者可諱州郡丞丞皆內從也  
楊億字大年七歲能屬文年十一太宗聞其名詔江南轉運使  
試詞藝送闕下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深嘉賞其即授校  
書省正字特賜袍笏淳化中詣閣獻文又獻二京賦命試翰林  
賜進士第屬後苑宮花曲宴太宗召命賦詩于坐側又上金明  
池頌太宗頌其警句于宰相真宗即位初詔錢若水脩太宗實  
錄奏億忝預凡八十卷而億獨草五十六卷咸平中西鄙未嘗  
詔近臣議靈州善守之宜億疏以為直須靈州保環慶然後  
以計困之耳會脩冊府元龜詔經億覈定方用之又同修國史  
凡密列多出億手大中祥符初以疾在告遣中使致太醫視之  
僑拜章謝上作詩批紙尾有前席待名賢之句郭氏崩帝欲立  
李氏為皇后使丁謂諭旨令億草制億難之因請三代謂曰彼  
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屬  
億剛介寡合王欽若張洎億素薄其人欽若樹之屢挾其失陳  
彭年方以文史售進億名出其右相與毀譽上素重億皆不  
感其說天禧中行郊禮以億典司禮樂後為翰林學士詔釋御

集億自初至終不離翰墨博覽強記尤長典章制度當時學於  
俞然宗之留心釋典神觀之學所著有籍倉武吏類陰等集四  
外制乃筆云  
柳氏泉曰朱子言億工於鐵體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游為  
而方丁謂逐家公時億以他事召至中書大為惡恨入角慶  
盤安在蓋謂其死生之際即釋氏之道未請也然資稟清介  
立朝獻替多可觸者朱子又未嘗不取之今觀其草制之却  
不欲苟富貴即迎帝意不恨其在書局惟與劉筠輩厚善而  
致若彭年之徒至毀譽不顧蓋鍾亮士也可以一事少之哉  
若其辭章雖未必知道史氏所謂為混一完音者非耶  
李昉字復古舉進士第一真宗時累遷轉運使入為翰林學士  
時頗歲蝗旱固對敕帝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又言幸汾亳土木  
之役過往時蝗旱之災天意所以儆陛下帝深然之它日帝謂  
昉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還辭州事畏法耳誰可代  
瑋者對曰瑋何可代關中兵多可分兵赴之帝因問關右兵幾  
何昉取佩囊中舊陝西所書兵糧數取紙具疏其處當留兵若  
千餘悉付塞下帝頗曰真所謂頗收在禁中矣又策瑋三都谷  
之戰必勝謂瑋能以遠待勞也帝益重之初  
上將立重祿后建屢欲起於寒微不可毋天下重祿後街之  
天禧中周懷政之誅帝怒其欲責及太子群臣不敢言昉從容  
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為此計上大猶由是獨詠懷政等冤澤  
罷昉拜相丁謂懷擅推用事至除吏不以聞昉憤然語同列曰



史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得附權倖為自安計  
耶頃又言願與諸俱罷詔謂復視事出迪知鄆州仁宗即位太  
后預政貶華雷州以迪明當傳命再貶起來朝京師太后問未  
幾復拜相景祐中坐近職烟當復罷出既而遷殿學士留京師  
迪素惡呂夷簡因奏夷簡私交王元徽為備門下官不實見  
知徐州迪奏所部降夷簡欲行黜陟為上折平椅皇子仁  
宗語輔臣曰大臣當為百姓諄諄若夷簡非迪所宜也後元昊  
攻延州迪願守邊帝壯其意除節度知天雄軍徙青州請老歸  
泉按迪自河南來朝京師時奉獻太后垂簾語迪曰卿向不  
歎吾預國事始過矣今日吾係養天子至此卿以為何知迪  
曰臣受先帝厚恩今日見天子明聖臣不知皇太后威德乃  
至於此太后亦喜太后初臨朝時有專制之慮故迪正色  
危言不避身禍後來仁宗君德日就章獻亦全名非獨  
之力也迪亦與有功焉史氏謂之柱石臣非溢美矣  
王曾字孝先善為文辭真宗咸平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稱  
一時既交符命入建王清昭應官莫敢言者曾陳五害以諫後  
召對甚見尊禮王欽若方挾符瑞得會帝意又陰欲排異已者  
時曾為參知政事當使景靈因以排欽若帝始疑曾自異後已  
賀氏訴曾事帝怒帝上書帝語欽若罷之外帝不豫太子  
開賓善堂參議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帝以為憂  
惟演后戚也嘗密語惟演曰太子勿非中官不能立中官非  
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

安矣惟演以白后后深納焉帝崩會恭遣詔入殿廢命皇后  
太子權曉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惟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  
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墳城制書有法表則之地  
先欲亂之耶遂不敢去太子即位是為仁宗年十三矣西府議  
臨朝儀丁謂不可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曾官極端兆矣既  
而雷文恭以權移山陵坐誅謂罪自是兩宮居處輔臣奏事  
如會議初文恭恃勢專恣而丁謂權在內外洵曾正色獨立  
朝廷倚以為重於是拜相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傅即召孫奭  
元勳講宗政殿曾利用恩會班已上常懷快不快以利用  
臣所問之曾曰利用素恃恩臣故嘗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  
臣所知也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謂會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悅  
會王清昭應官災乃出知青州後復相封沂國公始與簡參知  
政事事曾謹甚曾力薦為相及夷簡位出已右任事又多所事  
宋曾不能堪論議間有異同遂求罷仁宗疑以問曾曰卿亦有  
所不足耶時外傳知秦州王維明納賄夷簡曾因及之帝以問  
夷簡曾與夷簡交論帝前曾言亦有過誤遂與夷簡俱罷  
丁謂李氏曰當時變危疑之衝錢惟演用事于中丁謂擅權  
于外而馮拯曹利用亦相與為黨所恃君子之類植之猶多  
也寇準李迪之徒雖爭之不勝而所恃以砥柱其中者又有  
曾在卒之黨丁謂而相仁祖太平之治者王曾也  
杜衍字世昌總髮苦志勵操尤篤於學擇進士甲科為州縣傳  
皆推衍臺髮而施于民則簡易自乾州徙鳳翔徙遼州上曰



何奪我賢太守也後仁宗特召為御史中丞奏言中書樞密官之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楚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事宜遂召見賜坐便殿以極微皆可否史論今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廳行文書餘事悉自予奪由是更不能為微利惟知關封府權近聞併名莫敢予以強拜樞密使尋內降恩華優格不行橫詔旨至十數軼納帝前詔言欲陽順人對事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即凡有求于政府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所封還也慶曆中拜相衍好薦賢士而止此說下人多不悅猶緣舜欽論議稍侵權貴王益榮為衍所知或言其欲作散騎御史皆劾奏之欲以危衍衍因求去出知兗州

泉按衍之罷也丁未草制指為朋比蓋衍所獲孫甫之奏不得置對也夫當時范仲淹富弼欲更理天下事與用者不合二人既出宣撫言者附會益攻其短仁宗欲罷二人政事

衍獨左右之實非朋比也自衍與仲淹獨官罷而韓歐之疏入且咸補外矣此一舉網盡拱辰所以見識於公議與學殊字同叔七歲始行解以能屬文真宗譽德初以神童召面試詩賦疑其宿構明日再試文采愈美上大奇之即除秘書省正字久之累遷左庶子帝每召殊以事率用方寸小紙綱書已答奏輒并蓋封上帝重其慎密仁宗即位意厭太后惟願政丁謂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殊建言群臣奏太后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頃以上疏論張耒不可為樞密使忤太后旨坐以笏折從者齒罷知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

下學校解與學自殊始太后謂太廟有請服衾者太廟以問殊殊以周官后服對後為三司使元昊寇陝西方用兵殊便利害請罷內臣監軍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為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慶曆中拜相殊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造賢才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選用至終慶曆多一時之賢帝亦嘗然有意欲因群材以吏治而小人推幸官不便後以孫甫器

聚奏論降知諫州

泉按孫殊之論殊也言常使詔詰哀妃誕生聖躬漫而不言又言殊役官兵治儉舍以規利坐是降出大章獻太后以仁宗為己子矣誠可斥言乎所役兵輔臣例用宣借宜移復乎

是安得以罪殊也且殊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帝嘗問宰相曰吳殊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欲耶宰相以告公

公自來問起居而已故其卒也帝尤哀之云呂夷簡字坦夫進士及第真宗祥符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蜀賊李順叛執送闕下左右相賀既而屬御史臺按之非是順者越

具順獄夷簡曰是可欺朝廷即卒以實奏忤大臣意累遷權知開封府治嚴辨有律帝識其名于屏風特大用之仁宗即位相相履犯薨太后欲以害人體治喪于外夷簡奏禮宜從學太后遷引帝起有頃獨出曰卿何問我母子也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太后悟有司猶希太后旨歲月華未利夷簡請聚哀成服備儀仗葬之太后崩仁宗知為李宸妃所生易殯



官宸妃王色如生水冠服如皇太后帝款息曰人言可盡信我待劉氏益厚與庸力也帝始親政事與簡手疏陳正朝綱戚和穆以下八事其勸帝諸甚切帝始與戚聞謀以張者夏錄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退告郭皇后曰夫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與簡亦罷及宣制與簡大駭謂之知事由皇后也歲中而與簡復相會郭后始與美人相語簡亦頻帝以爪痕示執政大臣與簡遂主廢后議於是北道朝臣仲淹與簡請門請對與簡乃駁出道簡等后廢廢上嘗與與簡數軍事不平嘗斥與簡納賄賄賄市恩與簡乞置對帝問與簡屈於是二人皆罷未幾復入相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議者請城洛陽與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宜建都尚論論

大名思將親征以伐其謀乃建比京無何感風降手詔曰古謂難可療疾今願以賜卿及卒帝見群臣涕下曰安得還國奉公如夷簡者

衆拔仁宗初立太后昭朝十餘年妖邪與簡之力為多其後元昊反師出敗契丹東之諸使求關南地頗賴與簡計畫選一時名臣報使契丹密與夏二邊以牽其後遂乘萬勝軍雜市并汴脫不任戰關川宗室捕環諸官驟增俸賜又加還契丹歲結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卒至契丹而不可止郭后之廢遂成其君之過其後范仲淹屢言事數官官劇論遽除之數與簡指為狂肆斥于外時論以此少之與與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為言者所抵而所斥士旋復役用不終廢其於

天下事屈伸針卷動有操術為吾名相云

韓琦字稚圭仁宗天聖中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監左藏庫時方高科多徑為頭廳琦獨滿荒庫輒以為非宜琦慶之自若拜右司諫時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在中書罕所建明琦連疏其過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內降御使俾言事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急前後七十餘疏時王宮為相開望方崇謂當時言者不激則多畏獨稱琦言切而不迂琦因益自信趙元昊反寇鎮琦適自蜀歸琦言諸路并出一道駁行而前來賊情憤破之必矣乃詔卿延運原同出征既還宮元昊求盟琦曰此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大將任福違琦節度竟沒於好水川

朝廷知罪不在琦尋復其官改觀察使方謀取橫山曉河南而元昊稱臣召為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為援強敵索無厭宰相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又陳揀獎八事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歸陳西北四策以為今當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脩都城密定討伐之計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同列或不悅范仲淹富弼繼龍琦為辨析又右尹殊爭城水洛事朝論不謂然乃請外嘉祐三年拜相帝既連失三王又疾不能御殿中外揣恐琦乘間建請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它日又懷孔光傳以遺琦琦立力贊定皇子宗實諱諱是為英宗暴得疾詔皇太后種權廢於軍國事帝左右共為譏間兩宮遂成嫌隙琦既以保



伯之語勉太后又以承順之語勉天子兩致感惜及帝疾愈時  
故太后撤簾還政預出空頭敕即請內侍任守忠破中  
威快之帝使疾疇入問起居定立賴王是為神宗曾公亮疾疇  
專因力薦王安石以問之中丞王洵劾疾疇不赴才德殿押班為  
跋扈請去益力帝不得已除節度判相州後安撫陝西常平  
使者散青苗錢琦詭言其等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使常平舊法  
施行帝術其說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  
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安石勃然爭之階疾不出新法  
幾罷及論之使出持新法益堅琦申辨愈切不免從於是請解  
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安石欲沮琦從之熈寧六年還判相州  
契丹來求代北地帝平詔訪琦琦詭言致廢之疑者七事且言  
疆土素定悉如舊界安石以筆畫圖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里  
云  
契丹求代北地帝平詔訪琦琦詭言致廢之疑者七事且言  
疆土素定悉如舊界安石以筆畫圖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里  
云  
契丹求代北地帝平詔訪琦琦詭言致廢之疑者七事且言  
疆土素定悉如舊界安石以筆畫圖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里  
云

后宜還仲淹不聽知諫院因論日食極言庶天變異若通下情  
請除越職言事之禁慶曆中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偽  
為僧牒者聞封不敢治弼曰執政請以吏付獄已夷簡不悅會  
契丹兵境上遣劉六符來求國南地朝廷擇報聘使者夷簡  
因是薦弼弼即入對曰主憂臣辱臣不取安其死遂為使報聘  
折契丹主得地求昏之請弼復命復持二議以受口傳之詞於  
政府以往弼疑弼詞與已傳異故取果不同入見易書而行及  
至契丹不復求婚弼欲增幣又爭獻納二字聲色俱厲契丹知  
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弼婦奏曰臣以拒之彼氣折  
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始安命問一女年再命問一  
男生皆不願比使還辭復遣弼使弼密副使弼言願陛下坐薪  
嘗膽不忘修政以詰約上前上命宰相諭曰此朝廷特用非因  
使遣成也弼乃受帝錢以太平貴成宰輔又聞天章閣給筆札  
使書所欲為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當世務十餘條  
及安邊十二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  
易不才監司使赴太師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又疎中弼以  
飛語弼弼曰弼求官撫河北望祐初大水河北京東流民  
就食青州弼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凡活五十餘萬人立法  
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至和中外相與文弼傳並命宣制之  
日士大夫相慶弼朝弼為相守典故傳以公議百官任職天下  
傳事熙寧初神宗訪以治道弼知常果于有為對曰人主好惡  
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人得以傳會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



初未嘗布德行惠顧二十年口不言兵帝然然它日又言小  
人雖甚生事顛倒燭其然毋使有悔時王安石用事雅不與  
合乃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判亳州持青面法不行判汝州上  
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遂以司空致仕獨  
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美不衰  
鄒氏泉曰富文忠公兩使契丹功甚偉而公每不以爲功至  
知青州活饑民五十餘萬則每自言曰過於中書二十四考  
矣夫公使虜夷復得許以折狂謀其效使吳丹君臣誦焉  
守約而南北之民至數十年不見兵革此所活者又奚啻五  
十萬乎而公特不自有其功耳乃公公平日所不自慙者則有  
之公嘗語張安道曰知人難蓋謂荆公也公素喜荆公至得

位嗣天下方知其姦故安道對公曰張方平在冀陰惡安石紛更撤出之自此未嘗與道爲僚俛首有愧色云

吳簡又以爲迂闊之論仲淹乃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謂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愈怒于帝仲淹對益切罷知魏州於是余請上言尹洙自訟歐陽修移書言高若納諫不吉而三人者皆坐貶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元昊反經略陝西知延州大開州兵與營田以恩信招米羌漢之民相踵歸業會任福之敗元昊答書不遜對使使之促知慶州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仲淹奏行邊爲立條約諸羌受命自是始爲隱用又成大順以據要害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破壞矣自此寇益少居邊二戢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請與韓琦同經畧涇原方銳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遣使稱臣請和召拜參知政事帝以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又開天章閣召二府入對仲淹皇恐

退而上十事

明皇朝神武備綱要卷長官

卿仲淹悉采用之然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使倖者不便於是誘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漫聞于上會邊寨有警因與富弼請行邊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請解政事有司遂奏罷在中書所施行矣次子純仁別有傳

呂氏本中曰先儒論本新人物以仲淹爲第一觀其所學蓋以忠孝爲本其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爲必盡其力焉爲之自我者當知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之誠心也觀其論上壽之俄頃晷刻有所不能識言上壽如朝露晷刻如流水仲淹曰吾輩同死則無所求人知今寬仲約之誅謀獨有所



不能知如楊軍是時約厚通諸將得不死楊其  
張方平余靖之諸賢有所不能識仁宗晚年欲大用之而范  
公已即世矣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歟  
歐陽脩字永叔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觀誨之學家貧至以  
荻畫地學書既壯隨州得唐韓愈遺書讀而心慕焉若志探  
願欲與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甲中始從尹洙游為古文諸  
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相倡和遂以文章名  
冠天下入朝為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逐多論救司諫  
高若訥獨以為賞賚脩貶責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度  
曆中知諫院每退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  
翁翁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初脩與尹洙余  
靖皆以直仲淹見逐嘗作朋黨論以進至是脩論事益切直入  
視之如讐帝獨獎其敢言而賜五品服領侍臣曰如歐陽者何  
處得來遂使河東存麟州奏罷賊通重者十數車轉運河北  
止雷弼殺保州降卒時杜衍韓琦范仲淹相結罷去脩慨然上  
疏大畧言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懼臣為朝廷  
惜之於是邪黨益忌脩傳致以罪知滁州至召判流內銓脩在  
外十二年矣小人畏脩復用有詐為脩奏乞湔汰內侍者其疏  
皆怨怒陰以事中子尚為陰怪苛濫之文號太學脩脩排抑  
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為陰怪苛濫之文號太學脩脩排抑  
之凡若是者輒與異事澆薄者聚謀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

從是遂變知開封府冰包拯威嚴之后簡劣循理不求赫赫名  
京師亦治為樞密副使與曹公亮考覈天下兵數拜參知政事  
與韓琦同心輔政又與琦協定東宮大議真宗以疾未親政事  
太后垂簾左右交構樂成嫌隙琦以帝疾為辭太后意猶不釋  
脩始以慶溫成之寵動太后母子至情雖改以天下事戴嗣君  
后始默然納琦言英脩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  
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是非之是以後  
朝益衆帝特追崇漢王有司議皆謂當稱王伯改封大國脩引  
安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  
母之名為御史呂誨等所抵牾將之以脩議為是脩屬為御史  
史衆目為姦邪之苛思以自解會脩婦弟薛宗孺有憾於脩造  
謠謂不報之謗固以劾脩被黜脩亦力求退及守青州又請止  
散青苗錢為安石所詆求歸益切遂以太子少師致仕時熙寧  
四年也  
胡氏泉曰世之論者以文忠公製作獨步當世遂皆重其文  
章而掩其政事不知文忠公所自信者乃在政事也嘗對張  
齊民曰文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今日以人望我必稱  
輪墨致身以我自觀則不然泉因覽公之行事大都以風節  
自持當言不諱見義勇為如入館閣便責高者不使屈  
間有盡職事使河東則奏罷重斂十數事知貢舉則痛排險  
怪苛濫之文居翰林則言仁宗拒忠言斥惡相惟執為聖德  
之累在兵府則地理遠近更為圖籍屯戍又缺必加蒐補在



政所則兵民官吏財利之要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  
即機非在前顧發之不顧至故逐流離志氣自若也然既數  
披汗岷年六十已連名謝事而於公則何損焉乎蘇內翰  
軾曰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士為高以故  
時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  
士歐陽子之功為多此雖序公所為文然可謂知言矣乃余  
論公文章則別宜公于宗聖語有說云

內編

卷十六

四十三

尚論編卷之十七

古吳常熟閻谷間人嶗山鄭泉

王珪字禹玉蔚威奇舉出語驚人舉進士甲科仁宗時為翰林學士  
備南却而溫成廟享獻同太室時珪高翰林學士言三后並配  
所以致孝也而肅平黎帝後宮有廟所以廣恩也而借乎寶親  
於是尊以太祖侑于却而歐溫成廟為祠殿嘉祐立皇子召珪  
作詔珪曰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知出自聖意始退而草詔  
歐陽脩聞而歎曰真學士也英宗立當撰先帝謚珪言古者  
職不謀貴勿不謀長故天子制謚于如若云受之於天者近制  
惟詞臣撰議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意請令兩制共議從  
之懷王追崇典禮珪與侍從禮官合議宜稱皇伯三夫人改封  
大國執政不以為然其後三夫人之稱卒如初護神宗即位遷  
學士承旨珪典內外制十八年最為久次嘗因展事齋宮賦詩  
有所感帝見而憐之熙寧九年拜相帝嘗欲召司馬光珪薦俞  
老帥慶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為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  
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承樂之敗死者十餘萬人實珪啟之帝  
有疾珪白皇太后立太子是為母宗

鄭氏泉曰王珪以文學進流筆咸共推許其文閣修璣璣自  
成一家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詞林稱之如論侑享制極盛  
崇奉機王之議大抵不詭於正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  
無所建明寧道諛特順政當時目為三百相公而又陰忌正  
人以濟其患失之謀為史氏所刺譏余為焉王惜之也



文彥博字寬夫中進士第仁宗寶元中河東關滑使有言彥博者遂自侍御史命之元昊拔知秦州虜不敢犯貝州王則文明鎮討之不免彥博時為參知政事行旬日賊黨關滑送京師拜相厲張環歸維王安石等以彥博為相彥博以兵以爲民者六萬御史詹小初彥博專指伯業在蜀以奇錦結宮掖詔送蓋劾之公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而不加罪是介既與彥博亦罷相至和中復入相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入爲慶帝暴疾彥博假政雖留宿殿廡斬告變禁卒破賞朝奸謀不如此彥博今詞訟言時彥博時重聚心以安御史吳中復乞詔還當是時京師業賴彥博時重聚心以安御史吳中復乞詔還唐介彥博請如中復奏時以爲厚德英宗即位自河南召入觀

以老憐人無忌善類論胥而宋業衰矣范純仁字堯夫仲淹次子也皇祐初進士第知武進易長葛以不克遂卷俱不往仲淹浸始出仕英宗治平中遷侍御史時以議濮王典禮純仁請如王珪等議繼與呂誨等更論奏不聽還所授告救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太后人爲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崇向使命出多隨畏曰或爲權臣矯託之地尋詔罷道尊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已歷京陝召還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招克財利民心不寧願陛下圖不見之怨神宗嘉納命條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乃作尚書辭以進曰其言皆先帝禹湯文武之事也願深究而力行之及行均輸法於大略純仁言僞欲事功亟就必爲僞倭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純仁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謂無罪命知河中徙城都轉運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純仁沮格遣使招撫移事竟坐失察歸燕將左遷復知慶州發常平粟賑饑不待奏報或謗其金活不實遣使按視民爭輸官使者至已無所負知河中諸路閱保甲妨農論救甚力哲宗立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爲政時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謂治道去其泰甚者可也純仁與光同志及昭事現正類如此元祐初同知樞密院事頃燕中書侍郎在任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華士風俗變遷時雖留殿諫竟以言繁



拜右僕射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群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持事  
仁遂以仁宗禁言明肅肅事詔書上之蘇軾殿試策問引漢  
昭帝武帝法度哲宗震怒謂前越次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  
蘇轍環蓋能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為之少憚  
軾曰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中人也後哲  
宗召軾為相純仁堅求去知頤昌府再徙又上疏申理呂大  
防等乞引赦原放忤意詔為同罪再貶永州安置時疾失明  
聞命怡然就道每戒子弟毋得小有不平居三年徽宗即位遣  
中使至求賜金轎論曰虛相位以待俄乞賜計林疾疾車以宣  
仁后誣謗未明為恨

泉按忠宣公憂國愛君不以利害得喪貶其心刻意名節難  
進易退珠有父風其在朝廷專務獎進人材故天下喜頌  
公用捨以為消長其論議平恕不為己甚余嘗慨然思之  
太援元祐攻熙豐太急藉今公之言行外庶費間必不至紛  
更之盡申于元祐中則紹聖雖優之禍亦不至若是烈也古  
所謂大臣謀國其忠者公其人耶

韓維字持國億之子也仁宗時以進士奏名禮部方億輔政不  
就廷試以候補官歐陽修薦知禮院議拾遺舉處東向位以待太  
祖去溫成后廟號溫陳執中宜曰望靈不宜曰恭嘗當左右  
史闕英宗訪除授例執政曰用館閣久次及進士高第者帝曰  
第擇人不以專取高第執政以維對遂用脩起居待過英宗  
進時英宗方免養聞默不言維跪以為違制終畢訪大臣論經

史此其時也臣請秉筆以俟知通鑑銀臺司御史呂誥等以議  
議得罪請復職任又言建寧公輔范鎮二近臣而賢莫如其  
所謂自比雖較盡忠者及為開封始分置八南次輕刑罰下清  
肅時吳充為三司使神宗曰維充以文學進及任頗劇而嘗  
職可謂得人矣初王安石惡維言保甲事及是又言制舉人孔  
文仲對策以切自罷歸阿諛苟合將竄跡而退安石益惡之後  
為學士承旨入對帝曰天久不雨朕口文仲亦奈何維曰舉行  
故事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已廣求直言道之上疏言蠲和  
寬適以救愁苦之民維請上成悟即命維草詔詔出人情  
大悅有言休臺市易免行利病權罷方田保甲是日乃兩王要  
石罷元祐更役法命維詳定時四方書疏多言其便維謂司馬

光曰小人議論希意迎合不可不察維處東有踰年有盛為議  
烈者紹聖中坐元祐黨均州安置

郭氏泉曰韓持國史稱其正人服其平余考其行事始則  
以好古嗜學安于靜退見知維則不肯舉附舊恩以進維  
卿輔以維贈人歌贈至於立朝議論多所匡益侃侃不回  
持國之正吾無間然矣所謂平者則有說溫公與持國交最  
久至臨事亦嘗一語附合荆公亦與持國雅相善其議國事  
始多異同及議者欲廢三經義持國謂當與先儒之說並行  
人以此服其平夫龜山氏得程氏正學嘗欲毀三經義按此  
必有詭於經傳之旨者乃欲其並行於世後來好異者必盡  
取先儒說而弁髦之矣是即新經義獨行也當時人計不到



此遂以是為平鳴呼不知調停之說不可行於經傳也  
包拯字希仁宗時舉進士除知建昌以父母皆老辭不就後數  
年親繼亡極薦累終喪猶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數來勸勉久  
之始出自知天長徙瑞州瑞州士產視前守綠衣取故拾信以遺  
拯責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碑為御史時張堯佐陰  
節度宣撫兩使拯與唐介共論之語甚切諸道轉運加按察使  
其奏劾官吏多據細故務苛察相高尚吏不自安拯於是請罷  
按察使知諫院數論斥權倖大臣請罷一切內降恩又列上唐  
經鄭公三疏願置之左右以為龜鑑權知開封府貴戚官為  
之歛手為中丞乞陳建太子為宗廟萬世計時張方平為三司  
使坐買蒙民產拯劾奏罷之而宋印代方平拯又論之和罷而  
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歐陽脩言拯所謂牛墾田而事  
之牛罪已重矣又會其當不亦甚乎拯因家居避命久之乃出  
其在三司凡諸受庫上供物特為置場和市外即民得不困又  
多釋吏員錢帛械其妻子者仕至樞密副使  
泉接孝肅以性峭直色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  
推以忠恕小人或有欺之者方公尹京有編民犯法當杖者  
吏受賕與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肯杖汝第號呼自辨我與汝  
分此罪汝杖我亦杖杖既而公引因問畢果付吏責杖因  
如吏言公辨不已吏大聲謂之曰但受吾杖出去何多言公  
惡其市權梓吏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杖杖坐以沮吏勢公  
乃不知為吏所賣也小人為姦固難防哉當官敗吏此事不

不可知  
具奎字長文舉五經入舉賢良方正始奎為少史書則治公事  
夜輒讀書不寐者二十餘年為大理丞疏論孫居伯衛士而獨  
留司官楊懷敏仁宗際器之知諫院每廷言推勸帝禁東左右  
奏倖彭思永論事詔詰所從受奎言御史法許風聞若端治主  
名則後來孰敢來告以事是自奎其耳目也上為罷不問皇祐  
中頗多災異奎極言其徵歸於人事之不和唐介論文彥博指  
奎為當出知密州累遷知制誥奎使契丹歸過契丹使于途使  
者服紗冠而奎至盛服奎殺其儀以見奎是出知密州致和中  
大水詔中外言得大奎上覽言儲嗣未立致宗祀無本從劉  
太權開封府豪猾畏欽治聲赫然拜樞密副使神宗立諭曰參  
知政事中丞王岡以論文德不押班事詔歸琦軫狀其過詔除  
陶翰林學士奎執不可陶又疏奎阿附陶既出奎亦知青州司  
馬光諫曰奎名重清重今為陶細奎恐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  
去陛下新即位於四方親聽非宜帝乃召奎歸中書及琦罷相  
奎竟出知青州  
鄒氏泉曰長文信有識之士哉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  
必可致太平也長文獨語所知曰安石心強性狠不可大用  
它日安石放逐公亮稱其文學嘉業長文又對帝曰臣嘗  
與安石同領群牧見其護而自用所為迂闊萬一用之必紊  
亂綱紀及安石執政長文之言果驗使當時信長文不大用  
安石則何至有熙豐之紛擾元祐之黨綱哉



趙抃字閑道進士及第為武安軍推官有故前偽造印更故而用者法吏當以死抃曰故前不用故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而生之通判泗州曾公亮初未識薦為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謂小人不憚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註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嘗論陳執中王拱辰王德用李淑不職皆罷去具名具中復等不宜相繼被逐遂召還之言此日端人正士論等事紛紜引去侍從之賢如歐陽修等無幾以不能辦事權要今皆求卸一時名臣賴以安焉為司諫陳抃之副樞密與范仲淹等言其姦邪章二十餘上之去後抃與言者亦罷出知夔州夔州屬蜀治抃御之嚴而不苛石戒諸縣令使人自為治令皆喜

鄧氏泉曰清獻公立朝力扶正士極論儉人所至為政著因俗而在慶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神宗每詔二即守必以持為言總之以惠利為本其長享清寧施德循道不能盡數韓魏公嘗稱公其壯人標表諒哉言矣乃平生所人悔恨者侯安石出一事耳安石不出熙寧之民還須救得一半唐介字子方進士第為殿中侍御史居聖恩龍車內出珠玉為之飾介言此太宗神御所在不可喧譁詔亟去號充佐輔輔則繼繼除當徽節度魯靈群收四使介上疏引楊國忠為戒又與諫官已極其率等論列殿上卒奪其尤宣徽景靈兩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又獨抗言之仁宗論曰除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造閭金奇錦



鄒氏泉曰子方敢言鯁逆心直聲動天下每言官獄輒甘望介慶之而仁宗亦容之無弗即而竄逐猶召用開納其言至英神謂其先朝遺直皆將大用之熙寧間且居政府時有為矣然卒所建明聲名藏於諫官御史時為史氏所少何也夫當子方在政府時荆公方得君銳意新天下政一時宰執同列如卿公以病足養公以年老皆引去趙少師力不勝但終日歎息遇一事更改即奔告者數十獨子方屢爭於帝前而帝竟主安石說遂不勝憤末幾疽背死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苦死言介甫生明仲老茂國病悶道苦子方死也嗚呼子方即欲有為獨且奈何哉

為京官當世少為選不群舉進士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吳充以論溫成皇后追冊事見黜京時為起居注疏言之知開封府數月不請丞相兩韓琦語富弼以京為傲調韓琦使往見琦京曰公為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為公重非傲也出安撫陝西請城古渭通西羌以斷夏人右臂神宗主為御史中丞王安石為政京論其更張失當累數十言安石指為和說請黜之帝以為可用擢樞密副使河東麟府置三州城壘兵械不治京以先帥本道上章自劾曰使諸路帥臣知彼竊名位者即脫去猶必行法將不敢復偷情晚職優詔不聽進參知政事數與安石論辨又薦劉敞蘇軾掌外制安石令保甲養馬京謂必不可行會選人鄭俠上書言時政薦京可相呂惠卿因是請京與俠通罷知亳州後知成都府善部愛鹽願世世為漢藩

召知樞密院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吝謏錄之語紹興初韓世忠諫哲宗即位自大名改鎮彰德范祖禹薦京為樞密時京已老遂以太子少師致仕

鄒氏泉曰宋進士自卿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矣乃馮京則為名執政其不倚之操為天子所稱提至形之夢寐大節與王宋二公風節相映咸稱不隳其名云然京之再執政也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其事業不克建立第記其為節守時諸縣公事至即歷究之苟與縣牘合而處斷麗於法者呼法吏共罪不以付獄報下捷疾一無壅滯故一時貧民罹罪者不知有獄行之苦余時揭此以示有官者法焉

張方平字安道穎悟絕人凡書一閱不再讀嚴茂材異等又中賢良方正選它日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知諫院夏人侵邊首乞合樞密之職予中書以通謀議帝從之元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使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父和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密處伺機陳朝除則封冊幕下如此於兩得矣時雖其謀拜三司使切王拱辰議權河北驍方平見帝曰河北再權驍而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驍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錢是也且非再權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詔罷之禁中衛佐帝欲殺張實犯扈衛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皇如在而尊貴從黃髮於公矣執中聞然而罷知益州蜀賴以安復以三司使召方西歸



用兵而蜀多所調發免橫賦四十萬大建言國家都陳留待倚  
重兵以立國昭明制其特食食特消運以汴為主汴日必塞英  
乃畫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滿盡十刻帝稱善悉如其說行之  
英宗立為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萬寧殿帝馮几言不可辨方  
平建策請為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頌王也  
適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即位拜參知  
政事後知陳州安石行新法方平階辭極論其害以為必有禍  
舟自焚之禍繼熾此也英帝慨然王安石弛銅禁錢日耗方平  
又極論其害請詔安石舉累朝之令典一旦制除之其意安在  
帝頗采其言而方平求去判應天府新法漸行渡坊場司農并  
及祠廟宋開伯微于廟官為賈區方平言之帝怒批牘處曰懷  
神屏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講教請老以太子少

師致仕

泉按史方平慷慨有氣節當少時宋縉蔡齊已稱其為天下  
奇才及兩策制科為仁宗所識晚復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  
事毅然不少屈以是望高一時既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  
起微尤反覆言之且曰臣死見先帝地下骨以縉口矣乃司  
馬公當方平執政日獨疏其不協物望不聽至解中丞夫公  
極非安石之創新法而又不喜忤安石之方平好惡所在固  
有不可測者耶

歐字原父舉進士第二累遷三司使時豆充以典禮得  
罪獨京救之亦罷歐固對論之仁宗曰中書無充京太真耳

陛下寬仁好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是誠君之明止君之  
善也臣恐感動陰陽之異已而果然因勸帝改情成權無使聰  
明蔽塞以消災故謹知制誥宰相陳執中惡其斥已沮止帝  
不聽使者石全彬領觀察使意不愜有溫言居三日為真敕封  
還除舊不革制它日自鄆州召祭在京刑獄諸卿欲一準近格  
詔拾子母上尊號頃自以識論累被忤求甘泉親軍拜翰林待  
讀學士待直宗謀諸每指事據經因以諷諫嘗進諫史記至竟  
授學以天下世而言曰舜至側微克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  
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悅然改容太后聞  
之亦大喜兩宮之嚴漸釋稍若朕尊嚴帝告帝固重其才每感  
見他學士必問敵安否云

泉按

泉按

泉按

泉按

泉按

泉按

泉按歐為考功仁宗賜見陳上疏卑之以為人主不可侵  
臣下之官及奉詔定樞中書預列又諫曰臣恨為表蓋所賦  
此豈事君為容悅者哉又問學淵博文章雄敏如辨異數食  
泰要罪數十餘職者與皆坐而稽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  
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以此家當我嗚呼歐又益為世俗之  
好者耶論者以劉氏家學比於曾氏以為有兩漢之風諒不  
虛已

泉按

泉按

泉按

泉按

泉按

泉按



衆視常平僧稍增以予民歲饑有濟知齊州以疾乞歸爲本  
自是外戶不閉徙洪州會師征安南所過州爲萬人憐他更累  
謀逐歛民不堪徙先期度庠集節去市里不知福州碑記  
彌爾州與職田歲蓄國並收其自入常三四十萬筆曰太守  
與民爭利可乎後至者亦不得取也神宗朝徙明臺嶺三州過  
闕召見勞問甚密帝欲公三朝兩朝國史加筆史館脩撰典  
之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選授一新除書目至十數人人舉其  
職於訓詞典約而盡云

泉按史子固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弟九妹于季廢  
里弱之中宦學始嫁一出其力其行誼可謂至矣又判越知  
齊福等州所至成惠並行政事亦絕人凌其然負才名久外

徙臣頗謂其懷憂不偶史言呂公著嘗告神宗曰肇爲人行  
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則申公之視子固  
猶溫公之視安道張勃皆余所不可晚也故余於子固始識

其所不滿於申公於此而於其文章則宗聖譜別有論云  
蘇軾字子瞻舉進士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余靖尹洙  
歐陽脩皆坐謫軾作四言一不自結結詩既而仁宗親

擢靖脩及王素爲諫官軾又以詩贊三人列薦之帝亦命軾知  
諫院軾喜言路開而廢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言任諫非難曉  
諫爲難聽軾用諫爲難并言抑人禦正人之說有三曰好名

曰好其曰彭器過皆所當察進直史館兼脩起居注軾益任職  
論事無所迴擇帝罷軾而用韓琦范仲淹軾言猶病者

既得良醫矣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書  
幼也唐介擊文彥博既貶春州表言此必死之謫得改英川  
軾三御史論學士過解臺職除他官其封還詞頭不草制後再  
除授非當職軾封還之帝過之益厚賜其母冠帔以示寵又親  
書君謨兩字遣使持詔予之知開封府精吏事談笑剖決破  
發隱吏不能欺後自泉州召爲翰林學士三司使較天下盈虛

出入量力以制用刻削蠹弊傳者記綱維其言可法英宗不豫  
皇太后聽政爲輔臣言先帝立儲時近臣知名者有李絳敗大  
事帝聞頗亦疑軾軾乞爲杭州以端明學士往軾爲文章清適  
粹美工於書爲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勇龍西王碑文命

書之及今書溫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  
王素字仲儀巨野子也以遺恩補官召試賜同進士孔道補薦  
爲侍御史道輔軾素亦出知鄂州仁宗思其賢優知諫院素方

壯年遇事感發適皇子生將進百僚以官惠諸軍以賞素爭曰  
今西夏畔渙契丹要求縣官之須且日急矣臣留爵秩以賞戰  
功儲金縢以依倚贊議遂已王德用進二女子素論之帝曰德

用實德女然已事朕左右素問素曰臣之妻正恐在左右耳帝  
動容立命遣二女出帝常問素曰臣之妻正恐在左右耳帝  
妾不知姓名者乃可充臣嘗曰世高爾耳素下拜曰得人失時

新舊臣察類多刻爲明事軾雖輔軾獨不撫細故即有貪刻  
必緝治窮竟以故下吏畏而愛之知成都府凡爲政務合人情  
蜀人紀其自號曰王公異斷復知開封素以三公子少知名出



入侍從得帥父頗駭狀厥僭煩廟事多鹵莽不治盜賊救發御史糾其過出知許州復知渭州三鎮運原藩吏故老皆徵賀比至夏人寇邊皆解去屬奉奉土地來獻熙寧初朝廷方新法制素首以學士就第

余靖字安道少不事羈檢以文學擢鄉里舉進士試書判拔萃累遷秘書丞教上書論事是

司馬遷范曄二史書余竊集賢校理范仲淹與范仲淹同諫官御史莫敢言靖言仲淹以刺譏大臣罪重加譴責且自視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墮入落職貶筠州酒稅使中仁宗

銳意欲更天下弊政增置諫官以言得失御書筆姓名除右正言張慤激奮勵遇事輒諫太

內庭金利有光將復建塔表言彼一塔不能自衛雖建塔何福可及於民遂止元昊既歸款朝廷欲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西

境遣使言為中國討賊請止母和朝議難之會端數言契丹挾詐不可許即遣靖往報而留夏國封冊不發靖至契丹辛屈其

議而還朝廷遂從冊臣元昊既歸款朝廷欲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西境遣使言為中國討賊請止母和朝議難之會端數言契丹挾

諫官時嘗劾端標端不孝臣母喪坐廢靖既以作朝語詩被劾出失勢尋標聞言靖少遊廣州犯法受榜聞之不自得求待養去分司南京其後委靖經制廣南西路預平儂智高功又安撫廣西交趾蠻寇邑川者不復出官至工部尚書

宋史論曰然表王素余靖皆昭陵賢御史也表教論治體權韓范之賢素靖罷不急之賞論仁宗納二女子為非靖黜夏

靖王舉正為不可用蓋仁宗親于求治數君子提綱振紀而扶持之卒成慶曆之治良有以也夫表精於民事史不敢其靖用兵蠻徽卒收功名素在西邊多惠政其升開封雖頗厭煩劇再為渭州遣民老幼至相率稱賀其惠之在民者深矣哉

臣諱字獻可端之孫也進士登第為殿中侍御史仁宗時廷臣多上章許人罪諫言甚諫官許願聞言事以補開政司非職分

是為使官今乃貶斥平生暴揚曠時刻奪之能浸以成風請下詔懲革樞密副使程戡結貴倖致位政地謝疏其詞家國公主薄其夫夜開禁門入訴請逐主第宦者升劾開吏詰詰中宋庠再登用結匪浮沉固寵論之詔罷庠而用陳升之諫又論之

升之既去諫亦出知江州上疏請遷建皇嗣仁宗以諫章付中書韓琦由此定議召同知諫院英宗不豫都知任守忠數間謀

東朝韓琦太極為惡言內外洶俱譴上兩宮書開陳大義詞旨切帝疾小愈屢言乞親萬幾太后歸政遂論守忠并其黨之

又言內臣監軍之害羅王昭明四路鈴轄治平三年議起侍從請稱王為皇伯中書不以為然謝引義獨爭及三年議起侍

重不聽乞解是職亦不聽遂劾宰相韓琦遂非不忠又與范純仁呂大防共劾歐陽脩首開邪議願皆不報詭等即上還告救居家待罪竟不還詔知鄆州神宗立復知諫院拜御史中丞時王安石執政士大夫多以為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遂上疏劾奏言大姦得路群陰慶進則賢者盡



去亂由是生且惟務改作立異千人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帝  
方注倚安石還其章誦求去出知鄧州明年改知河南命未下  
而寢疾疾遂表求致仕居病困竟夕憤歎以天下事為憂至目  
已頓猶廢不起強視以第君實云

泉按史獻可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脩最後論王安  
石人推其鯁直天鯁直持憲可緊據事耳未究其為國之心  
也當其致政之時朝廷之事不關獻可矣乃猶以身疾喻朝  
政上之至居病困而神形將離之日猶忍死謂君實曰天下  
事尚可為當自愛乃知其平生鯁直非徒好為矯矯人以沽  
直皆其乃心王室為之也後溫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而  
獻可之屬不施矣及溫公卒獻可之子由庚挽之以詩有云

地下相逢中執法為言今日再昇平蓋以慰其先人之心云  
司馬光字君實生七歲喪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自是  
手不釋書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累遷同知諫院初光在并  
州仁宗不豫嘗三上章欲帝選宗室為繼嗣及是復面言退擇  
上疏帝人感動以送中書遂立英宗為皇子時朝政頗結息  
言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英宗立過疾惡皇后聰政光上疏  
曰昔章獻明肅有佞侂先帝之功得以親用外戚小人入謗海  
內今攝政之際當信用忠厚如王曾章疏論議如羅崇勳輩  
則天下服矣帝疾愈憂慮必有退降所生事即奏言漢宣帝為  
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  
鹿南頓君此萬法也後集議光獨奮筆書曰為人後者為之

子不得頗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高官太  
國極其尊榮議成既上與大臣意殊斥去爭臣光請與陳仲  
宗即位上疏論修身之要三曰仁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宜  
人曰信宜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事獻  
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西戎部將董谷山欲以橫山之衆取  
諒祚以厚詔邊臣招納其衆光極論其非利且言候景之事可  
鑒上不聽遣將神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自  
此始王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帝欲用光訪之安石  
安石曰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時諸將上訴則家求退帝  
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誠能優制置條例可直還提  
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

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及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  
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  
一云當時居洛十五年矣神宗崩哲宗五起光知陳州獨闕留  
為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  
三年無改于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安石呂惠卿  
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扶蘇桀溺况大皇太后以母改子  
非子改父矣議用定策罷保甲中教諸不便民者而茶鹽等法  
皆復其舊獨言勸農役待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而光復  
得疾薨雖元歎曰四患未除召死不暇自矣折簡與呂公著云  
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  
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所言悉應納制勸農役詔令



子康扶入對且曰無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已  
以聽及病革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先孝友忠信恭  
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  
誠心自然天下敬信之於物澹然無所好於書無所不通惟不  
喜擇老曰且微言不能出吾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  
夜裏賣以爲慈惠衣菲食以終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言論光  
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奏下請發家貲棺不許乃令奪贈諡  
外所立碑再追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蔡京擅政擢蔡黨碑  
刻石靖康初還贈諡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人川號忠靖公

史臣論曰熙寧新法病民海內騷動者二十年方是時先  
有在

退居於洛若將終身而卒之賔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  
引領望其爲相至或號呼道路願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  
林智所能得此於人人哉德之盛而識之著也一曰起而爲  
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爲民害者次  
第取而更張之海內之民驩欣歌舞其若更生一變而爲嘉  
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旋乾轉坤之功而尤於是亦老且病  
矣天若梓宋勳遺一老則衰抑之勢未遽張紹述之說未遽  
行元祐之臣固無恙而靖康之變當不至如是酷也詩曰哲  
人云亡邦國殄瘁嗚呼悲夫 蘇內翰作溫公神道碑銘畧  
曰公知麟鳳不斃不搏羽毛畢朝雄狻狻卒服爲政一弊疾痼  
串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

呂公著字晦叔夷簡之子也幼嗜學至忘寢食以恩補官登進  
士第與歐陽脩爲講學之交仁宗覽其恬退賜五品服判太常  
寺時營真宗神御殿公著進以祀典豐貶之義與衆親政加直  
學士方追崇漢王詔稱親且班請公著言稱親則有二父之嫌  
王稱不應與七廟同諡呂等坐論濮王去公著請還諡等不  
從乞補外翰林宗立召爲翰林學士知道進銀臺司監封同  
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樞公著封還其命曰光以衆職賜  
是爲有言責者不得進其言也不聽請解銀臺司熙寧中爲御  
史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之安石怒其深切帝  
使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  
語安石安石益怒遂以惡語出知顯州後召還知審官院宋興  
同知樞密院諫止復肉刑夏人幽其王舉兵討之秦晉民力大  
困公著數白其害元豐中安撫定州求樂城陷帝臨朝款問遼  
民疲弊如此獨公著爲朕言之耳哲宗即位以待禮選朝上言  
曰人君初即位當正始以示天下脩德以安百姓脩德之要莫  
先於學謹昧死陳十事曰畏天愛民脩身講學任賢納諫謹獻  
省刑去奢無逸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元祐初與司馬光同  
心輔政策革弊法軀軀光卒獨當國更定科舉法優賢養方正  
粹集所請書要語明白切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脩附意高  
爲聖學之助後復辭任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於東  
府之南故北扉以便執政會議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  
時蓋異禮之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於聲利紛

時蓋異禮之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於聲利紛



泊然無所好遇事善決不以私利害動其心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卒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蘇之既得志意公者必助已而敵用公議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誹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啾啾講便覺已語為煩紹聖以後所前疑入黨籍及紹興初還贈諡大畧與光同鄉氏泉曰宋興以來以三公平章事者四人而申公與父許公居其二士體其榮矣與溫公心輔政蓋素懷豐之法以成元祐之治時頌其功矣乃余所論申公者別有在蓋當時新法病民海內騷動解所共爭者惟此其於人主之學視如土梗而不為意乃申公還朝首言人君脩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于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此豈諸臣所能言哉又當時科舉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難以釋老之說學者至不誦正經先儒說一切廢不用而惟嚮安石之書以于進申公始令禁主司不得於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自是科舉之弊稍平此雖童子輩開行知能黜百家之對何以加焉後之論者初不及此乃敢為閑幽之說云

范鎮字景仁薛奎守蜀見鎮處之節于府舍俾與子弟講學及還朝載以歸有問奎曰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在宋庠兄弟見其文自謂弗及也為布衣交裝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有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貴上列鎮獨不陳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選就列訖

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士人始以自陳為耻舊風遂絕召試士院當得館閣校理主司妄以為失納士人始以自陳為耻舊風遂絕召試也補校勘當時有學者為公壽而鎮嘆之要如不贊後知諫院上疏論民力困弊又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帝天性寬仁言事者輒為激讎鎮獨引大体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病則闕下言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危恐莫敢言者鎮獨奮曰此天下大事也即上疏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累上不報又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重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髣髴為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知制誥猶歲申前議其後韓琦遂定策立英宗及鎮專橫王鎮時判太常率其屬言凡稱帝若考若廢廟皆非是旋以草制誤出神宗即位知通進銀臺司事鎮與韓琦多所封還詔書力爭所不當罷者不報即上疏言臣言不行無賴復立中朝請謝事其後指安石用舊卷為賞罰又進拒諫之計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貶之以戶部侍郎致仕日與賓客賦詩飲酒以自娛同天節乞隨班上壽遂為令時蘇軾得罪下獄獄猶上書論救久之從俗許哲宗立韓維言鎮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未嘗語人入亦望為言者拜端明學士且欲以為門下侍郎辛辭不起封蜀郡公鎮之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言於樂尤注意自謂得古法獨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司馬光謂不然性復論難凡數百言初神宗時詔鎮與劉



凡定樂凡即用李照熙加用四清聲鎮致仕後乃請太府銅為之  
之愈年而成此李照熙下一律有奇詔嘉興下之太常  
郭氏泉曰宋故事首奏名者自陳衍思雖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矣景仁獨不然彼其一已之得失不以屑意此其所以遠矣故其道極風流足以師表百古議論可  
意足以華厚天下與司馬光相奇特至使士大夫稱之曰君  
一則毅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或出或處坊地皆然又豈可  
以功名優劣論哉

蘇軾字子瞻嘉祐中試禮部方時文辭宏麗與之整勝主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嘗言欲擢冠多士猶疑其  
萬端

卷十七

世

客會筆所為但宣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復  
對策入三等英宗治平中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後王  
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已以判官告院安石欲變科舉與學  
校詔兩制三館議賦上議言知人之道在於實實類陛下留意  
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神宗語曰得賦議意釋然矣即  
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求治  
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安  
石聞之不悅命植知開封府官符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  
益遠時安石創行新法賦上書論其不便又見安石贊神宗以  
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符堅之獨斷齊桓之專  
任事同功異為問安石亟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

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時新政目下軾于其間因法以便庶  
民類以安再徙湖州上表以謝事不便民者以詩記風御史李  
定等據其表語並媒孽所為詩以為訕謗遂赴臺獄欲置之死  
軾雖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安石黃州鵬閣三年神宗欲命  
軾成國史遂手札移軾汝州未至次上書自言懷素稟有田在常  
願得居之朝奏一夕報可至神宗前世宗立遷中書舍人司  
馬光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役是官置為軾與其  
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光不以為然軾論林學士兼侍  
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闡導觀有  
故悟後以論事為當軾者所恨軾因請外知杭州二十一年間再  
蒞杭有德于民家有遺像飲食必稅召為翰林承旨復以諱請  
外再徙揚州召為兵書兼侍讀哲宗親祀南郊軾為鹵簿使導  
駕入太廟皇后及大長公主爭道不避儀仗軾於中申奏之哲  
宗親政乞補外以兩學士權輿軾出知定州時閹寺特變既  
行上書言之徽宗立再徙永州更三大赦復朝奉郎建中請國  
初卒於常州高宗時贈太師諡文忠軾所改書及集錄  
宋史論曰蘇軾自為童子時已有頗顯當世賢哲之  
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于四方既而  
登上第擢詞科入堂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閑備議論之卓  
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志而以  
薄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事有猷行足以遂其  
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志與氣所為也



仁宗初讀賦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退忘食稱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蓋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固有命與蘇軾字子由與兄軾同登進士復同中制科仁宗春秋高軾慮或倦于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庭之事尤為切至策入罕相賞之下等神宗立軾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時王安石與陳升之領三司餘例命軾為之屬軾與論多相持使言者言其不便會王庶薦奏青苗散歛與安石意合法遂行軾以言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出之又坐兄軾以詩得罪見謫五年不得調哲宗立為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欲革弊事而軾所論多不能從惟呂大防略依軾議行之自元祐初一新廢政至是且五年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播憾在位呂大防劉摯惠之欲稍引用以平風俗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軾面斥其非復上疏言舊黨必將找害正人漸復舊法以快私忿疏入調停之說遂已軾又奏言大臣正已平心固整脩法則人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所論黃河東移澤河割岸嘉役之費積於倉庫中欲而大臣阻遏終莫能成是後進門下侍郎紹聖初起用李清臣劉摯復言罷事以激怒帝意會遂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即為邪說軾諫以為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擇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哲宗嘗以軾為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知汝州再

除直學備州徽宗立燕京舊國再降再復致仕築室于許瓊鄉自號老自傳萬餘言終日默坐不復見人如是者幾十年政和八年復端明殿學士孝宗淳熙中謚文定所著書及文集別見宗聖語宋史論曰蘇軾論事精確簡便未必劣於其兄王安石初議青苗軾數語規之安石自是不復及此後非王庶薦傳會則此議息矣軾嘗言鮮軾言者不交至論軾英邁之氣閣肆之文軾為軾弟可謂雖英元祐東坡力言其不可調停及議回河種役與文彦博同馬光異同西夏之計入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於軾見之乎軾俠字介夫治平中隨父官江寧開戶書學王安石知其名數與相見稱獎之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參軍安石居政尤有疑獄俠獻議傳奏安石悉如其請俠感為知己思欲盡忠供滿徑入都三往見之間所以聞對曰青苗身復保甲市易數事與軾辭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俠退不復見但數以書言法之為民害者父之監上安門是時自熙寧六月初七月不雨至於七年之三月人不聊生流民扶攜困者百餘俠悉禱所見為圖于奏疏假稱家貧馬通上之銀臺司既入神宗交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凡罷法不使百十有八事民間譁叫相賀因下貴朝詔求言三日大雨遂近沾洽輔臣入賀安石上章求去許姦切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通罪呂惠卿柳誦言數年成此美政一旦罷逐殆盡相與



環泣帝前於昇新法如故雖經阻可安石去惠卿執政供又上疏論之又為正直抑曲兩軸又書以獻惠卿惠卿奏為諱汕編管汀州且張御史張璠并劾馮京為黨與成議致之死帝曰俠忠誠亦可嘉但從英州哲宗立始得歸徽宗建中靖國初仍遷故官又為蔡京所奪自是不復出

郭氏泉曰俠以匾匾小官雖未信而諫能以片言悟主微呂惠卿鄧綰殃民之法幾十一舉而空之矣至其再奪官之後布衣糲食屏處田野窮厄至死而一言一語未嘗忘君此雖大臣猶難之夫當俠時初行試法令安石欲以提超進之又方置脩經局安石欲辟為檢討其有意於俠者教夫乃俠兩辭之正恐一受薦進將不免異同而鳴昔效忠之意遂盡也

高論編  
嗚呼安石不惟負國抑亦負俠矣

王安石字介甫屬文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文生輩皆以歐陽脩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有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之語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固門吏賄勸就任至避吏于園上童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州獄熙寧元年以翰林學士兼侍講入對帝問為治何先對曰擇術為先二年拜參知政事上問卿所設施何先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最為先今所急也上以為然於是設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

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道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而海內騷然敵史中丞呂誦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為出謁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謀安石求去抗章曰辨帝為罷辭謝今呂惠卿論旨歸終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固為上言中外大臣從官盡諫朝士朋比之情且言天下之權已歸于流俗上以為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安石與司馬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詔書責防之安石不樂公著雖為所引亦以請罷新法出頤州諸言者相繼去味川李定為御史又得曾布信任之三年安石拜相於是呂公著歐陽脩而下安石所藉以立聲譽及薦已者各言新法不便悉排斥不遺力吳七年春天下久旱飢民流離帝憂形于色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教堯湯所不免及卿使竄竄南傳卿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知江陵府初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為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然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又起李士寧獄以傾之絳覺其意密白帝請召之八年復拜相安石承命即信道來帝曰聞民間誹謗苦新法安石曰和寒暑兩民猶然皆此與庸恤惠卿之出也安石子勞取御館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惠卿以狀聞訟安石方命矯公同上要君救惡又發安石私書曰惠卿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歸以問雫雲言其情安石欲之雫憤恚死安石力請解機務上益厭之罷判江寧封寄國公改封新



泉按利公任政用事而一代成法無一二存者百姓愁苦而  
即縣吏憂懼虞以罪去且不但變其法制已耳乃以穿鑿不  
經入于虛無半合臆說作為科義子辭謂之時學而春秋一  
王之法獨廢而不講又以荒唐誕怪非昔足今無所統紀者  
謂之時文傾險趨利殘民無耻者謂之時官驅海內士務時  
學以時文數時官汲汲以則利為華為先務引用凶邪排擠  
忠直躁迫強使使天下之人皆莫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姦  
廟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夫荆公以  
文節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已仁人之詢朱本其  
心豈不欲救人哉顧其術吸殺人謂之非其罪不可也

呂大防字微仲進士及第累遷知青城縣歸梓潼蜀簡其有王

佐才英宗即位命為監察御史稟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嚴四方  
之望者有五京師大水大防曰此陰陽之沴也即陳主威不立  
臣權太盛以下八事會執政議濮王稱考大防上言顧私恩而  
違公義重累十數上出知休寧縣熙寧中知華州華嶽推自山  
屬渭河被害者衆大防奏疏援經實史以驗時事元豐初徙永  
興神宗以彗星示言大防陳三說九宜哲宗即位權開封府被  
姦者皆遁去元祐初進中書侍郎即封汝親公見哲宗年益壯日  
以進學為意請勸講讀官取仁宗通英祖聖學上之又據乾  
興以來四十一事定為勸戒者標曰仁祖聖學又推廣祖宗家  
法以進辭雖繁而實切外戚曰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  
家法足以為天下法宗甚然之大防朴厚意直不恤黨朋與范

純仁並位同心戮力以相莊立朝廷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  
不市恩嫁怨以數廢舉至是恩乞避位未幾上官均張商英等  
相繼攻之奪學士知兩川言者又以脩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為  
誣詆徙安州後章惇聞帝有寄問語純之愈力紹聖中安置循  
州大防與兄大忠及第大臨同告相切磋論道考禮冠婚喪祭  
一本于古閭中言禮學者推呂氏云

劉摯字莘老嘉祐中擢甲科令南宮武庫帑折錢甚重民多破  
產摯援例旁即條請裁以中價民無訾詔至下曰劉長官治我  
用韓琦薦得館閣校勘王安石器異之摯檢正中書熟熟非所  
好也俄為監察御史東行欣然就職未及陞對即奏論是州獄  
起正小人意在傾富弼以市進又言程昞趙子幾張龍等調發

擢升嚴督之罪過及入見對神宗以不識安石退而上疏以為  
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且論率錢助役官自雇貶頗人有十害  
安石使曾布作十難且劾摯欺誕懷向背摯即條對所難以伸  
其說且言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不  
彈復上疏曰聖上憂勤念治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  
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寵之頗外神宗不聽但謫監  
衡州哲宗即位位擢侍御史請增補臺諫並許言事疏奏確過應  
立軍停無人臣體皆罷去初神宗更新學制養士以千數有司  
論為約束過于煩密摯言非先帝造士之意又請雜用經義詩  
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罷常平免役引朱熹王巖叟為言官  
執憲數月正色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包拯呂誥



元祐初建拜尚書右僕射等性剛直有氣節觸機輒發不為利誘威嚇與呂大防同日國家大事多決于大防性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平恕勇於去惡尤為朋讒者中如東潁鎮人也就陰謀擊奪刑犯書有「川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以示卿雅諒畏交重擊奪第往以語以為大后復子明辟上之又為來之即等所論新州居住時行諸子曰上用章惇正原意在報復法益峻余天下何憂乎子色無一語及遷謫意後陷刑恕之語惇雖欲誅之新州安時第惇下註進元祐諸人事不已則是欲殺擊及梁燾等以為擊有祭立之意而同文館又獄起矣會擊等奏不及考驗遂併擊家屬於英

蘇頌字公仁京朝第進士差京東一推官留學歐陽修妻以政曰立容第精審一經閱覽則了不復省矣時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以平生施設出處悉以誨頌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為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故頃後歷政略似衍云富弼嘗稱頌為古君子及輟轉瑞為相同表長庶退以知頌州英宗即位召提舉開封府公事置置監兵以備非常明年飢民果東流頌為提舉官吏如頌應召起居注知制誥秀州判官李定之官也以前新立便民遂并御史食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度越常格廢案法制起宰相問矣未取具草次至大臨亦封還詔論敘四頌等執奏不已並落職天下謂之熙寧三舍人自毫州知應天府呂惠卿嘗語曰子家為

卿里先世苟一請我執政可得也頌聞之笑而不應元豐初權知開封謂京師須彈壓當以柱後惠文治之非毫顛外治之止頌嚴親朴元祐初遷吏部尚書持讀詔經進官過非謂讀日進漢唐故事二條頌每進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已意交受言之進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主意及為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材授任杜絕侵侮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以稽留詔命弭罷元祐故臣周執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

史臣論曰大防重擊骨頌頗有德量三人者皆相于母后重難聽政之秋而能使元祐之治北勝嘉祐其功豈易致哉大防疏宋家法八事言非誇美是為萬世矜式擊正邪之辨甚嚴終以直道溫于群小遂與大防並死於貶上論寬之頌獨歸然高年未嘗為姦邪所汚再稱其明哲保身然觀其論張仲宣受金事犯顏辨其情罪輕重又陳刑不上大夫之義卒免仲宣于黜自是宋世命官犯職抵死者例不加刑其諸多雅德君子與

傳史俞字欽之未冠登呂嘉祐末為監察御史交國公主下嫁李瑋為家監謀懷吉張承照所問與夫不相中仁宗斥二人於外未幾復還上家出瑋知衛州史俞言主恃愛護其失陛下為逐瑋而還緣臣甚忤禮為四方笑後何以誦諸賢乎又以内侍李元恭等嬰寵恩倖太過當防之於漸悲勸其失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史俞請建宗室之賢以慰天下望遷同知樞密院英宗



奏遇甚隆嘗雪中賜對史俞自東廉升傾身東向以待每奏事  
退多目送之當因論事英宗曰卿何不言蔡襄對曰臣但見蔡  
襄辦出陳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言為諫官使臣受言事臣不  
敢大臣建言濮王宜稱皇考史俞曰此於人情禮文皆大謬矣  
遂易考稱親先俞六言則其父母而何亦不可也俄命先俞使  
契丹止還呂錫等皆以獲譴罷復除先俞侍郎史俞言謝等  
已逐臣義不當止遂出知和州神宗即位王安石方變法令先  
俞以母喪服除至京師安石素與善謂之曰聖朝紛紛今幸公  
來已議待制諫院慶公史俞曰新法臣以為不便安石溫之自  
是再歲六移官困於道路知不為時所容請提舉崇禧宮哲宗  
立為御史中丞前宰相蔡確坐詩誹謗貶新州宰執侍從以下  
罷者七八人先俞曰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其餘可以一切置  
之拜中書侍郎卒太皇太后語輔臣曰傳侍即清直一節終始  
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相遽至是乎

泉按司馬溫公嘗謂邵康節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  
欽之畏焉康節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  
難耳余因二先生之言而考其事當安石之東政也不受誘  
餌與論新法終無說隨及元祐區別正邪論蔡確詩謗之罪  
恐為已甚請一切置之使當時或聽其言何至有紹聖讐侵  
之禍也至於他有更張隨事諫止亦辭矯枉過正之失在元  
祐諸臣中身名俱全可不謂難哉

范祖禹字淳甫幼孤叔祖鎮養育如己子比長開戶讀書未嘗

卷十七

世宗

卷十七

世宗

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交游皆一時聞人神宗朝登進士甲科  
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為  
秘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愛重之竟不往謁富弼致仕居  
洛杜門平接待祖禹獨厚疾篤召授以密疏大抵論安石誤國  
及新法之害言極憤切弼覽祖禹上之哲宗立擢右正言以婦  
翁呂公著當國引繼辭吹著作佐即兼侍講上疏宣仁后曰今  
即言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蕩心悅目者  
不宜有加子舊習暑推羅講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  
他日治亂拜諫議大夫首上疏論人主正心脩身之要時大臣  
欲於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為朝廷既察王安石之法為  
非但當復祖宗之舊若出於新舊之間而用而兼存之紀綱壞  
矣開禁中貢乳媼祖禹以為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  
進德憂身又乞宣仁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宣仁太后崩祖禹慮  
小人乘間害政乃奏言先帝有大功大德然群小惡根亦不少  
必特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開不可不察也  
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時  
蘇軾方且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畫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  
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六人復職贈軾祖禹又論  
漢唐之亡皆由宦官嬖下合之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事擇  
意祖禹力言倖不可用不聽遂請外上且欲大用而內外梗之  
者甚眾乃知陝州言者復論祖禹脩神宗實錄詆譭蔡下王安  
石婿也重脩神宗實錄以進故祖禹得罪又據其諫禁中書



熈事連敗從蜀化而卒

泉按祖禹平昔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朝廷事則建白暑非  
區別正邪不少借隱在邇英年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議前  
夕先按講其說開列右義參之時事平場明白聚然成文蘇  
內翰以為得講師三昧稱為講官第一所進唐鑑十二卷帝  
學八卷仁皇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伊川謂  
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云

鮮于侁字子駿與唐介同鄉里介傳其名于上官交章論薦侁  
盛言李景陽高汝士之義乞移與之介益以為賢治契源恩類  
屏跡通判綿州所課廢置一切弗取郡守以下劾之趙抃使蜀  
獨于朝神宗詔近臣舉所知范鎮以侁薦初王安石居金陵  
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為相侁惡其沽激要君語人曰是人若用

必壞亂天下至是乃上書論時政言逆治体而召民怨者不可  
舉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駁短之神宗曰侁有文學可用時  
侁為利州路轉運判官轉運使李瑜定助役緡錢四十萬侁以  
為民貧地瘠爭之曰半此可矣各以事聞帝是侁議仍提舉常  
平即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廉按結其故侁曰青苗之法願  
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凡居利部九年治所去閭中近鄉  
咸考午待之無所私各得其歡心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  
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從京東西路轉運使時王安石患鄉黨  
路正人多不容侁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判非賢耻也故凡所  
薦如劉摯李常餘軾劉放范祖禹皆守道背時之士元豐中召

去矣情狀

卷十七

對命知揚州神宗曰廣陵重鎮久不得人今朕自選卿往賀嘉  
治之為眾吏所累罷主西京御史臺孫宗立復以侁使京東司  
馬光言于朝曰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後拜諫議大夫見  
哲宗幼冲首言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倫奏請復罷多所施行  
卿氏泉曰宋次氏稱侁三難諫哉言矣乃余親見別有三難  
云安石有重名侁獨早識其壞亂天下與呂誨同見號先一  
難也蘇軾自胡州赴獄親知告絕交既而揚往見或勸焚往  
來書云且獲罪侁顧以忠義分譴二難也當時學者溺安石  
新義以千進侁獨刻意古經術著書傳易斷為范鎮孫甫推  
許而孫復與論春秋亦謂今學者不如三難也元祐中在朝  
之臣如侁者無幾顧使久居東西京間南拜諫議遂以疾求

劉安世字器之少時持論已有識父航為太僕卿常使監校時  
文彥博在樞府有所聞每呼安世告之安世曰容言王介甫求  
去外諫謂公且代其任彥博曰安石壞天下至此後人何可為  
安世曰去所害與所利反掌間耳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于司  
馬光咨盡心行已之要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光卒宣  
仁太后問呂公著可為臺諫者公著以安世對擢右正言奏言  
自安石秉政以來執政頗與親戚官猶舊故應因循文彥博以  
下七人皆舊德祖舊章惇確黃後邪知素相交結天下之人  
謂之四凶會吳處厚解釋確安州詩以世宗時到州與確交  
安世曰此詩直屬上元閣詩星垣知何處是思公備安世



與梁書等極論之竄之新州進議大夫有旨暫罷歸隱  
間離傳官中求孔婢安去上疏諫以為未納后而親女色願類  
卿經輕以盛聖學呂忠卿復光祿卿分司安立卒以為不可不  
曉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尤忌惡之連貶安置英州同文館獄  
起惇與蔡卞將必真之死會徽宗即位賊臣投荒七年後知其  
定府曾布又忌之使入朝蔡京既相迎七廟宣和申復待制  
泉按安世忠孝正直皆堪象司馬光年略老群賢所畏略盡  
難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用士氣生死人心服其賢求  
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使持書來喚以即大用默因勸  
為子孫計安世笑曰吾君為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為元祐  
全人見司馬光于地下還其書不答夫安世所受於司馬公

者一誠耳表裏始終純然如一者所謂誠也安世守道抱義

肥窮不變真無負司馬公教哉  
胡浩字志完第進士調楊州清江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  
青禮遇之純仁屬僕僕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為之浩曰  
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浩以純仁敬謝元祐中  
上疏論事大略以為中外之百執事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幾人  
皆宗親寵為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  
論其不可而上後四奏遂以中外賢實浩言領甲敵將帥毋但  
學勝圖惟厥終繁序服有詳元祐章泰公辟試欺輕重不平浩  
言陛下之威福下移于近臣願加省察時章惇獨相用事威廢  
震赫浩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效其不中慢上之譴未幾

而子茂昭生立其母賢妃劉氏為皇后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  
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且辨白所言有子及引  
李平祥將事體之非乞追停母權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者有所  
思付外明日章惇貶其狂妄遂削官歸寧州家宗室則召還  
復官遷左司諫上疏進退人才惟先公議後有斷則可致  
治今朝廷之事已異于即位之初自今以往持如之何進中書  
舍人以帝所繼述者惟神宗更制事又言五朝聖政感德願稽  
考而述述之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以數角三詢諫草安  
在對曰焚之矣及蔡京用事使其黨為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  
奪其子再竄昭州五年始得歸

泉按浩初除諫官恐遭親憂欲因辭毋張曰兒能報國無愧

於公論吾顧何憂及浩兩謫學表毋不易初意稍復直龍圖  
閣瘴瘴作危甚楊龜山適常往省之蕭然僅存餘息春春以  
國事為問浩不及終夫至死而充然蕭然猶念在君其忠  
諫矣世乃詆其質直豈藉口於害誕之譏乎而不加失曾之  
意甚矣浩言及人地當若王山人對客問浩若不能力  
請此為難人哉  
陳璘字瑩中中甲科為越州判官守蔡下蔡其賢每事加禮而  
璘測知其心術常欲遠之璘在明州從數道謁惇聞  
其名數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璘曰天子特公為政將何先惇曰  
司馬光蓋邪所當先辨璘曰公誤矣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  
度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瞞異類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為



太學博士會下與博合志正論遂結十黨薛昂林自官學省議  
毀資治通鑑雖因東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意沮時  
紹述之說感堪奏言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帝友復冤  
問意感悅約堆再入見執政聞而憾之出知衛州徽宗即位召  
還左司諫極論蔡下章博耶怒等之罪御史龔夬奏蔡京朝廷  
特選之唯言紹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特許公適何明年自知  
無為軍入推給事中謂子正崇寧七年宰相曾布時以決去就  
布得書大怒信宿出之崇寧中官押州正案在杭告蔡京有動  
搖東宮近下開封制獄州選則以爲其案堆曰京之姦邪  
必爲國禍堪固嘗論之於諫有美貳員正案以所告失實流海  
上堆亦安置通州堆嘗以紹聖史官專據安石目錄以脩脩陵  
實錄變亂是非不可得信故房諫當時自論其事進曰錄辨之  
改實錄又因寬合浦著舉免集深開誣妄以明君臣之義批  
錄雖至是瑋猶台州宰相起遷入石械知州事朝旨令取  
尊史副本而徹逐迫脅以死公詰得之因問曰君知事竟所以  
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克而以主上爲舜也助尊尊先何謂試認  
時相學用乃爲人所愚君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滅類  
提使退所以容辱之自端終不能言  
郭氏泉曰始蔡京之爲翰林學士也潛竊隱惡方職辭命忠肅公  
於其時已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聞者往往其具  
言已而治罷委作公言意驗於是人始服公爲善然云其後  
奏論京言皆極摘其廢心欲露其情惡最所忌恨故得禍最

酷不使一日少安健視來職期伯居台五年乃得自便  
復承事即帝批進欲令再叙一官執政持不行嗚呼小人之  
得柄可畏哉  
任伯雨字德翁中進士第調清江濟寧府徽使直公庫笑曰聖  
名勝母曾子不入此職何爲至我批拒不受知雍丘縣御史如  
東滋撫民如傷舊苦多盜然與獲人莫知其故伯雨嚴綱州出  
境自是外戶不閉召擢右正言徽宗初政納用讜論伯雨首擊  
章惇章入上貶惇雷州繼論蔡下六大罪時曾布當國欲和調  
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  
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  
惇雖不可以不戒又上書皇太后乞暴蔡京之惡召還陳瑾  
且將劾曾布布覺之尋知魏州崇寧黨事作削籍輸官通州再  
徙昌化姦人又用匿名書復逮其仲子申先赴獄居海上三年  
而歸  
郭氏泉曰伯雨抗迹疏遠立朝寡援大抵與陳瑋相類而力  
發章惇京下群姦之罪無少畏忌率亦同之居諫省半歲所  
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推給事中家論以少默即爲  
真伯雨不聽抗論益力其與瑋語于正案投書以決去就不  
爲官爵所餌又何其一也其後竊徙輸官敗子威流海上受  
禍亦即最酷幸而罷矣擊逐章惇京下少憐陳任之忠憤然  
既仆即起已去復來而此二子者顧一竄而不返也庸喻之  
主可與言哉



常安民字希古年十四入太學有俊名熙寧以經取上學者翕  
 然宗王氏安民獨不為變春試考第一名旌盛安石欲見之不  
 肯往登進上果為成都府教授我滿寓京師妻孫氏與蔡確妻  
 兄弟也確時為相安民患其人絕不相聞調知長洲縣有古良  
 吏之稱元祐初蘇軾劾于侂等違章論薦鴻臚丞貽宰相呂  
 公著書召曰今天下之弊才少乃大變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  
 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易小人如以數十人而制千虎然  
 憤已積一發其害必大不可不為大變乎公著得書默然又論重  
 傳尊國相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曰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者  
 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章疏十上度終  
 不能回帝意遂乞外帝慰勉而已始曹布以安民數憾章傳意  
 其辭已屢稱之于朝其後併論布之姦於是惇布比而排之取  
 有防公著書曰帝以為北帝桓靈亡日帝詰之安民曰姦人指  
 摘臣言以文致臣爾雖辨之何益時蔡京為翰林學士安民奏  
 言京姦辨巧力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  
 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願陛下早覺悟而逐之重敦道因  
 論安民黨於蘇軾兄弟會安民上言不當於相國寺作樂帝怒  
 遂貶徽宗立朝論欲起為諫官曹布沮之以提舉永興軍路刑  
 獄蔡京用事入黨籍流落二十年  
 柳氏泉曰安民人虎之猶惴惴焉俱君子不足以勝小人此  
 薛季泉產祿尤在之應也蔡京方在翰林其姦未著人多莫  
 測而安民獨論之此呂獻可腹心為疾之識也奈何公著得

皇恩然不充引進善類而徽宗於敦逸之奏遽詔與安民知  
 軍遂使薛姦相繼用事而在庭忠直之臣動因事斥去蔡京  
 當國而元祐元符諸賢至刻石端潛削衣冠塗炭垂三十年  
 迄於崇寧其禍極矣嗟乎安民之識庸妄矣哉已上名臣



尚論編卷之十八

古吳常熟潤閩人嶺山賴泉

子蘇南

縣志

李綱字伯紀徽宗政和二年進士第積官至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遷金人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遣敵之計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為開封牧綱刺臂血上疏請候皇太子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遂決內禪欽宗即位李綱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靖康元年金將幹離不渡河徽宗東幸車執議請欽宗誓誓登以避敵鋒有旨以綱為東京留守綱力陳所以不可去之責至以死邀之而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復入見言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來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命綱為東京留守

有智能成所起兵而宣撫司亦徒有節制之名又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召赴闕尋除簽學知揚州未幾言昔以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安置于建昌軍再謫江寧金兵再至上牒和議之非召綱為開封尹行次長沙即帥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都成失守康王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及即位處天并綱右相力辭不獲因泣謝云臣以十事仰干天聰度可行者賜以施行臣乃敢受命綱言臣在汴京時嘗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一則詔諸將乃詔邦昌誅澤州吳玠等而下官還請有差而李若水霍安國死節贈恤亦從綱請澤受命兼充御書使入對奏曰今國勢不遑靖康間遠甚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侯吾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河北看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立使以宣諭天子恩德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自為守實以禦敵最今日之光務也上因問誰可任者薦綱所傳甚速嘗命以使於是兩略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應二司募者眾又力薦宗澤留守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已而罷經制司召傳澤遂行在綱因力求去於是時御史張浚與綱爭金兵動綱以私意殺侍從張浚等且論其招軍買馬之罪黃善王伯彥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提舉洞霄宮綱所提綱罷而二司廢事駕遂東幸兩河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



其軍民之政一切廢革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而中原盜賊蜂起矣紹興二年起宣撫湖廣旋罷及金人與偽齊淵來攻綱具防禦三策金師度淮北歸又承詔議戰戰備禦措置敵懷之方帝衆論之而不能除江西安撫制置使之官引對內殿朝臣方銳意大舉綱者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置綱備者三當善後者二時張浚引欲去相位綱奏請少寬假以責其效綱雖曰王倫使北與金使偕來以詔諭江南為名又極論其非禮上曰大臣當如此矣後除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累奏力辭遂允其請所著有易傳內外篇論語詳說等書

史臣論曰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挽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為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

子則安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惡危然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獨黃汪秦檜之言信而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為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即怨詞猶嗷嗷焉挽其實據而從之嗚呼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其可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哉

宗澤字汝霖哲宗元祐中登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其直宣末甲通判登州朝廷遣使道登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初知磁州金人扣城澤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虜所斬獲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謂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

請辭以致大王頑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為副元帥復起兵入援澤自將兵趨李固渡以張綱為道過北兵遣將士破其三十餘營因覆水渡河見康王請急引兵直趨澶淵次弟進聖以辭京城之圍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十三戰皆捷及金人夜至又得空營大驚自是怛澤不敢復出兵澤欲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謀討未遑因累表勸進王即帝位于應天府澤入見涕泗交順陳興復大計時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黃潛蒼等沮之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言天下者太祖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壯之時年六十九矣李綱言緩復舊都

非澤不可從開封府澤悉招降巨寇王善楊進等又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視師河北還上疏請亟回汴京以慰元之心有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有奔腹心之喻金人自鄆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兩敗之金人自是不敢犯東京澤奏言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討賊復二聖使天下知孝于父弟于兄是以身教也上乃降詔擇日還京澤前後所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敵敵則我死無恨矣

綱見泉曰方金人逼二帝北行宗社失主而京師之夕園也



澤以孤軍擊敗敵及知開招集群盜聚兵儲糧而諸路  
義兵擁趙豪傑若響之赴聲此雖君父陷於塗澤天下不無  
憤激之心實由澤之忠懷義氣有以風動之也當其時金人  
且引兵去澤自謂及二帝復舊都特一指顧間耳乃黃汪煥  
能立功使不得信其志發憤以卒蓋至於易簣之際猶連呼  
渡河而英雄之淚真有為之滿襟者矣悲夫韓世忠身死

趙鼎

趙鼎字元鎮徽宗崇寧五年登進士第封東平章惇誤國累官  
為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領地鼎曰祖宗之地不  
可以與人何庸議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  
鼎與胡寅飛渡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即位詔求開政鼎言

鼎與胡寅飛渡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即位詔求開政鼎言

五

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于蔡京上為罷安石配享還殿中待  
史請治王德用殺韓忠諫將取詔切責世忠奪府廨而罪其  
侍史諸將肅然上曰爾宗與靈武得一李勉朝廷姑尊今朕得  
卿魚腹書人失比兵至江上上幸會稽鼎言宜以公安為行願  
而中重兵千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無出  
於此宰相呂頤浩請上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為不可輕舉願  
浩悉其罪已連改鼎官俱不拜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  
詔鼎復為中丞除資善堂樞密院事鼎以楚州之失驗於殿前  
鼎雖被劾上幸馬夫會言辛企宗以非軍功除節度忤旨出  
奉祠移知洪州李橫以烏合之眾欲復東京戰不利走襄陽  
鼎如鼎所料召拜參知政事蕭岳飛復襄陽又乞令韓世忠屯

鼎與胡寅飛渡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即位詔求開政鼎言

六

泗上劉光世出陳蔡而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  
由是為朱勝所忌除鼎都督川陝所條奏勝非多沮抑之會  
報寄至鼎每陳用兵大計及朝辭上曰卿豈可遽去當遂相卿  
旋拜相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眾朝環於鼎  
論戰禦之計於是詔韓世忠進兵有大儀鎮之勝提督日軍車  
駕至平江欲自持渡江決戰鼎曰劉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  
耶帝為止未幾聞北兵大集使使知鼎自先見云張浚久廢鼎  
言浚可大任乃召浚知樞密命在江上俟師時敵兵知南兵有  
倫漸謀北歸鼎曰金人無能為矣今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  
遁去鼎奏尤當博采群言為善後計於是上還臨安鼎浚並相  
鼎請貴州防禦使浚為建國公出就資善堂聽請而薦范仲淹  
鼎喜朱震為資善堂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神宗仁宗兩朝史  
多失實鼎以宰相監脩二史是非各得其正上親書中正德文  
四字賜之劉豫又遣子麟視外路入寇時張俊等各出屯松江  
上下無兵上與鼎以為憂鼎移書張浚使揚沂中等合兵擊破  
之麟視後道去浚在江上望遠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諸大  
鼎每抑之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固  
呂祉雖聞遠爾賊賊今浚成功當使為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  
及浚還朝鼎叩頭曰陛下安浚之失勝攻河南卿制而車駕進  
幸建康浚又請罷劉光世鼎言光世累立為將無故而罷之恐  
人心不安浚諫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知紹興府  
而浚於是總中外之政及劉璘副王德並聽參謀呂祉節制











由海道赴行在張俊白渡以書招之忠得書大慟舉酒酌神  
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曰今日之事在忠願與張  
俊任之公無憂也遂進兵次臨平賊負山阻河為陣中流楫鹿  
角以梗行舟忠悉舍舟力戰俊先赴絙之賊眾少却忠復舍  
馬操戈而前激將士以死戰國無不用命者矢不及發賊眾  
易皆敗走傳正彥夜開門遁去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忠  
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具海舟往最為最留朕足能光誅乎忠  
忠即謂張握手與語折其巾指戲于市遂請就命正彥及傳誅  
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進金兀朮入侵帝召忠忠至行在  
秦方留江上截金人歸師盡元一幹聽其留及金兵至兀朮欲  
隔江接戰忠在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得殺甚眾兀朮  
疑是捕遣師救之兀朮復入于江乃以海舟兩道出其背沉敵  
舟元朮窮蹙祈請甚哀又數日兀朮從間入破海舟之策去忠  
師建大濟元朮濟江無何拔建州范汝為自焚死初忠患欲盡  
誅建民從李綱言獨取附賊者誅之捷聞帝曰雖古名特何以  
加後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師寇淮南忠受詔自鎮江濟師親  
提騎兵駐大儀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朝廷使親覲臣使金世  
忠散收粟給良臣有詔移鎮守江良臣疾馳去具以所見對金  
人金人大喜起兵至則伏兵四起遂禽其特大敗之于大儀道  
至淮而還諡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元朮由是引軍去劉  
麟亦遁除在忠為京東東路宣撫處置使赴楚州忠忠至楚  
被章築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汎氏親織箔為屨激勸將士

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時蔡增力主和議謫陳世忠撫所則兵相自解遂與張俊並爲樞密使及親良臣再使金在忠諫曰自此與和誰復振之復抗疏言蔡增擅國之罪增誡言官論之在忠連疏乞退遂罷罪封咸安郡王自是杜門謝客時踰驛驛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澹然自如若朱嘗嘗有權位者在政府時與秦檜相陪一揖之外未嘗與談蓋不惡而嚴云

史氏論曰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宋靖康建炎之際天下安危之機也勇略忠義知世忠而為將是天以資宋之興復也方元水滸工惟忠忠典之對陣以開眼示之及劉豫廢中原人心動搖忠忠請乘時進兵此機何可失也

岳飛字鵬舉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虜  
王至相憐相飛因劉浩見從告解東京圍還秉節即驛留守密  
澤澤大奇之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畧言觀汴六軍比賊  
則將士作氣中堅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朝比相討使張所  
所特以國士命從王彦渡河有援之效特功去彥復歸宗澤澤  
卒杜充代之飛殲金將擒諸賊授宣州刺史杜充特還建康飛白  
中原地尺土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死不恤遂與俱歸



金人與李成合寇烏江不出金人遂渡江飛力戰李珍金諸  
時多劉拯惟飛軍秋毫無犯元木趨杭州飛六戰皆捷金所籍  
兵卒來歸州元木再攻常州趨建康飛戰必大捷又破之於新  
城元木奔淮西遂復建康紹興初張俊請飛同討李成大破之  
軍成走降偽齊既而以書諭降江西寇張用江淮平俊亦難功  
第一疾破賊曹成成走宣撫司降結嶺表平度吉溫連兵寇掠  
諸郡帝專命飛平之手書情忠岳飛字製棋以賜時劉豫遣李  
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諸州揚公亦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而  
李成又欲與金人合帝授飛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慕獨曰飛不  
擒賊不此江矣命王貴牛泉擊之成夜遁遂復襄陽又復唐  
柳等州襄陽平元木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飛  
張岳字琪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又受命討楊么飛  
用降賊黃佐降其眾以八日大破之于洞庭么焚死湖湘平張  
俊還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也張陽  
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進拜太尉從幸建康以王德壽嬰安  
共謀之飛數見帝陳恢復之畧帝召至後閣命飛曰中興之事  
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連不以德嬰兵隸飛又忤  
張俊意即日奉上章乞解兵柄終母失步歸屬秦檜詔趣飛還  
職飛至鎮上奏願提兵進討未報而歸屢校校始悔飛素同便  
擊璽不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飛以計問元木秦劉豫會金  
遣使將歸河南也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  
臧槍衙之他日大赦飛表謝有嘖手熱雲復舉報國之語金人

攻拱北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乃遣將分布經畧又遣兵東援  
劉錡而援郭浩自率軍長驅以闕中原秦素曰今欲恢復必先  
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怠復讐之意得秦  
大壞其志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自似騎駐郾城遣子雲與  
金人戰凡數十合金屍布野已而又連敗之元木遁還下時大  
行忠義及兩河豪傑帥眾歸飛中泉之境皆朔日與兵與官軍  
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及義軍隨逆者滿路自燕以  
南金人號令不行金將亦多密受飛旗榜降附飛大喜語其下  
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盡誰以  
此與金為和知飛志銳不可回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  
一日奉十二金字牌檄飛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廢于  
一旦飛既歸所得所縣旋復失之飛累章請罷權柄尋還兩鎮  
節奉朝請檄志未伸也又與張俊謀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  
雲謀還飛兵擒遣使捕父子誣張意事命何鑄鞠之無左驗改  
命方俱尚尚還孫革等證飛受詔還遣傅會其徽槍手書小紙  
付徽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初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  
以家為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剛一不可調軍食  
必感額曰東南民力壯敵糧矣平居寬經史雅歌投壺問詢如  
儒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  
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  
卿氏泉曰自古忠臣見危於難殺身不免於殺其身者豈少哉  
而武穆之死尤可痛恨武穆忠孝出於天性以必復中原



雖虜為金附其望皆誓義壯身歷數百戰內平劇盜外抗強  
胡士牛用命豪傑向風至於郾城朱仙鎮之捷而金人之挫  
衄日甚已極方指日渡河而唾手燕雲之志幾酬矣然不報  
武穆終懷和議本捨之心既與甯合而張俊之心又與檜合  
不實之死不止乃高宗又忍自棄其忠臣亦忍殺武穆嗚呼  
冤哉嗚呼冤哉後世猶有議論者則以武穆之不知權也  
武穆親受高宗之賜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朕不慮度乃無  
故一日十二金牌趣之班師必喻之為美即非再增之為特在  
軍君命有所不受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當其時再表而南  
韓世忠時機之不可失舉鞭而北一舉而再掃滅之既先之  
口惜人民府庫于朝約束將士以侯命步至國門藉貨待罪  
幸而金全自處于除名不叙之數可也不然而生以逮詔擢  
進之罪亦可也而吾國設已畢矣圖不出此而徒憤慨十  
下之功廢于一旦竟為權義所殺殺不報至此一故君子曰  
班師而殉告命忠而正者也濤制而復君仇忠而權者也武  
穆之事其為忠也與其正也寧權而亦不大正嗚呼志誼之  
一常貽千古之恨武穆惟不為權而以克死此余所為撫膺  
高唱者歟歐陽文忠公曰武穆之忠乃知權之說唯  
劉錡字信叔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高宗即位錄仲武後錡得  
召見荷之紹興中為宣撫使統制分守陝蜀之地會使者自蜀  
歸以錡名聞召還擢提舉宿衛親軍帝駐平江命錡將八字軍  
扈從赴金陵後文東京副留守率所部赴之聞金人敗盟南下

錡與行佐舍舟陸行趨至順昌諜報東京已降與知府陳規議  
敵兵入城為守禦計鑿舟泥之示無去意及金人圍城連戰殺  
敵頗衆又來電吹器劉錡謂非尋常之使終夜自鼓積死  
野兀米在汴之東未援錡遣使以書約戰且堅守橋五所敵  
由以濟連戰皆大敗之盡屍馬血自提督軍中須臾甲騎如山  
卑兀米平日所恃以為強者什損七八遂解裝束未幾奉檄  
請令錡還師太平而金人又復和之三月武穆成東來關之際  
以遇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又於三陽山重敗之敵  
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已而班師後市中還言准  
西之役岳飛不赴援而錡戰不力秦檜王其謀遂遣錡兵知荆  
南府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閑乃命知潭州加太尉金王廣  
前論  
調軍十六萬自將南來中外大震乃以錡制置淮浙領引兵屯  
揚州萬戶高世遠王惟楷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師潰于昭關  
而所遺員錡拒敵于皂角林者遂有新將之勝捷秦賜金犒師  
錡疾未解兵仍詔錡還鎮江金人以重兵逼瓜州劉紀錡禦之  
敗績錡聞疾益甚會虞允文檄師采石時金主亮將濟江允文  
督舟師部分諸將連敗之金主趨揚州允文通鎮江錡聞疾  
錡執文之手曰汝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  
乃出一儒生我輩死矣錡疑忌累已常恨有後命發怒嘔血  
數升而卒時年四十八劉錡死後其子劉汝  
鄂氏眾曰劉武穆慷慨死義有儒將風而抑扶武穆尤其所  
長用師常以逸待勞以故輒勝順昌之捷金人震恐畏懷憂



欲拍燕以南棄之使當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元木可擒亦復汴京之一機會也還詔還師無乃自失之乎拓魯山之勝輒進退多出於張俊俊與沂中為腹心而與諸將隙故當獨不與及俊安謀之對銷與俊益不相下而制南之命已行矣方元木之過淮也諸將欲全軍而歸銷謂曰吾軍一動使敵侵軼而淮東諸將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謀國之罪矣此其忠君之心為可如者而卒視驗其知彼大功不就憤懣以死論者以俊沂中忌功厭之

張俊字伯英好騎射負才氣宣和初從攻夏始受承信即平鄆州河朔群寇功最進階金人圖汴京俊勸兵動王高宗見俊英備擢用後忠勞日積遷拱衛大夫既而汴京破二帝北狩人心

皇皇俊懇辭勸進高宗發濟州俊慮行至應天府高宗始即位

江淮群盜蜂起俊悉討平之從帝知臨安苗傅劉正彥反矯詔加俊官以兵赴秦鳳俊知其偽拒不受引兵至平江見張浚及呂頤浩涕泣曰今日惟以一死報國劉光世以所部假釋權機轉在忠來自海上俊備一軍與之併力敗傅等兵走之入見帝帝甚嘉勞金人分兵渡江攻汴帝如溫州留俊於明州以拒敵金人再攻明州俊遣兵掩襲其湯大當金人奔北夜拔營去未幾又以所部招附江浙帝命諸將討劉光世韓世忠之外皆受俊節度紹興初值金人殘虐之餘賊多據地遣兵李成尤驍悍范宗尹請遣將討俊慨然請行率衆攻險賊數萬俱潰成走降劉豫諸帥悉平拜太尉金人與劉豫分道南侵豫子

解旋一經俊與楊沂中合兵拒敵多所破降復地而金人亦請入合肥俊皆敗之復亳州及昭關拜樞密使俊知朝廷欲罷師首請納所縛兵力贊和議與秦檜意合言無不從檜盡羅諸將以兵權付俊歲餘俊無去意檜諷御史江遼論之尋遣封清河郡王奉朝請帝嘗幸其第拜太師子第遷侯者十三人

按史宋南渡後俊援兵最早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岳飛劉錡並為名將世忠稱張韓劉岳岳飛韓之役俊與錡有隙錡以揚沂中為腹心故有濠梁之劫岳飛韓忠救之俊助檜成其事出力最多心術之疎也遂貶高宗於諸將中眷俊特厚然營救之者亦不少自淮西入見則教其諛郭子儀傳召

入禁中則成以毋與爭利毋與土木誠知其素也乃獨不教以毋贊和議高宗之無意于中原可知已

劉子羽字彥隆實政殿學士幹之長子也幹守真定子羽辟從會金人一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知名除直秘閣京城不守詔死之建炎中大臣將范瑗擁兵江西召之弗來宋之不肯釋兵張俊與子羽謀誅之頃刻定計瑗竟不覺伏誅俊以此許其材瑗子羽參謀軍金人窺江淮急俊欲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不聽遂比至富平與金人戰不利金人乘勝而前人情大震子羽以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以其衆來會命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金人知有倚引去吳玠戍河池王彥戌金州二鎮皆饑興元帥臣



閉繯二鎮病之也。顧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知興元府。子羽為通商輸粟二鎮，遂安金人犯金州，遂入興元、四川。大獲子羽，退守三泉，賊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道具珍書，談別珍強會子羽子羽方築壘，壘于山人關，金人已迫子羽。據胡床坐于壘口，謂諸將曰：子羽今日死于此。初子羽聞有金師，預從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視詢不繼，殺人馬以食。而子羽玠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亟遣子羽出師掩擊，金人死者不可勝計。餘兵多降子羽，遂還興元。子羽坐雷平之役，與俱罷，昇上疏論子羽之功，請納節，賜其罪，復元官。准西勳璵、玠、凌、龍相御史常同論子羽十罪，上批出。白州安置。裴凌復屬子羽，復元官。知鎮江府。後秦檜風諫官論罷之，吏部郎朱松以子書託子羽子羽與弟子輩篤教之，異時卒為大儒云。

泉按子羽天性孝友，慷慨自許，每有捐身御國之願。方裴凌之退，保興州，金人之力攻，能風也。諸將已多散亡，且玠且還，與俱去矣。雖輒子羽單騎之出，壘口之據，此猶父子真定之故守乎？故金人雖入三州而失，不情得論者以為是，是侵也。凌雖歸師而卒金蜀子羽之功居多矣。高宗准備信秦檜和議，且退而渡江，退而航海，不耻即兩河，且置度外，安問蜀又何怪乎白州之置也。

洪皓字光弼，少尚奇節，慷慨有經畧四方志。徽宗政和中，登進士第，宣和中為秀州司獄。大水民多失業，皓白郡守蔡處橫宣以糴令嚴而惠，徧浙東，綱米過城下，皓白守邀留之，守不可，皓

曰：願以一身易萬人命，人感之切，骨號。洪佛子止後秀軍叛，縱掠群民，逼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常持如金陵。皓上書言：恐金人乘虛侵軼，不從既而悔之時，議遣使于金，張浚為皓外，且願皓入對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狄郊即之使，天其或者學晉訓楚也。帝悅，還皓五官，充大金通問使。與韓侂之執政議國事，比于潘岳，始欲有所易，願皓不樂遂相。遷官之命，時所在盜便，皓報准百端，始遣大金，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使之使仕劉源，皓以死拒之，流通冷山，皓至汴，仕劉源，初皓至，金主聞其名，欲官以學，上力辭有逃，歸意，難時易，皓官已不就職，竟不能屈，又欲以計，隱時令校進士，皓復以疾辭，未幾，過赦，許使人還鄉，遂得歸。見帝求即養，母帝曰：卿忠貞，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退見秦檜，請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糖糖居而景雲宮太廟，宮極上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憚除，欲殺，闕直學士，既而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家屬，詔歸之，皓言：君還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檜益怒，出知饒州，諫官廖大方遂請皓與中官白譯為別，頭交更相稱，檜言：洪皓言者，猶謂

聖晚鈞衡，又附檜者中，以飛語安置英州。

鄒氏泉曰：當建炎紹興之際，諸使金者如探虎口，能全歸而歸者幾何？皓自奉使及還，凡留北中者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與張即朱并得生還，而聲聞之聲聞于天下者，獨皓而已。夫皓之萬里衛命也，太原之留雲中之迫已，猶死



而冷山之氣又遭悟室之狠戾猶懷景德哉昔以諍子卿之節誠無以加焉而竟以忤憎禍死悲夫乃其子適遵遺相繼登詞科而進文學尤絕立朝議論多可觀者論者以為忠義之報歟

張九成字子韶淳京師從楊時學紹興二年持策進上詔考官宣言者置高等九成對策其言中興之主以剛德為尚去諂節欲速伐防姦皆中興之本又言還二聖抑閣半權直首選登判鎮東軍提刑張宗臣觀重左相連連補官職禁者之宗臣怒即授徽猷從學若日榮出其門者多為聞人趙鼎薦于朝召還著作即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于刑請詔理官活幾人者與城磨勘從之後推刑部侍郎法寺以大辟成案上請覆實得誣服者朝論欲以平反為賞九成曰職在詳刑可邀賞乎辭之金人議和九成謂趙鼎曰金誠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極在朝廷鼎既罷秦檜誘之曰且成擒此事又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上問以和議九成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在經遠嘗有所奏陳上云朕只是一箇至誠九成奏云陛下聖賢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如何云亦只是誠誠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間九成便奏云只此更是不誠又嘗言西漢災異事檜甚惡之謫守卽州其後何鑄言其矯偽欺俗頗附趙鼎檜大為上論其與趙宗果勢相朝政皆牽檜指也檜死起知溫州戶部遺吏督軍糧民告之九成移書痛陳其弊戶部持之九成即丐祠歸

鄧氏泉曰九成人物甚偉策奏多剴切常見容于高宗而不見容於秦檜故連被貶黜然忠義凜然已見於辭矣生平好學謫居南安十四年每執書就明倚立庭褥歲久雙趺隱然可謂篤志又研思經學多有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其議論不免時出隱僻之說云

胡銓字邦彥建炎二年高宗策上淮海銓因御題閣治道本天之道本民答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外亂內訌而陛下策臣者皆賢之天不與于民又謂今宰臣非是殊堪寒心政非韓琦杜衍范仲淹輩凡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特冠之多士有忌其直者移其第五秦檜決策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中外洶洶銓抗疏大言堂堂大國相率而拜大丞相重鄴之所蓋而陛下忍為之耶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秦檜以腹心大臣而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傳會檜議斬三人頭字之意街然後驪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矣大忤檜連謫編管新州再移吉陽軍檜死銓聖移衡州孝宗即位召對言脩德結民練兵觀釁上曰久聞卿直諫擢起居郎言史官失職者四又言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北興王之計時旱蝗星孛應詔上書數千言始終以春秋書災異之法言政令之闕有十而上下之情不合亦有十且言所召逐客惟臣在耳以言為諫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它日上以災異詔廷臣言關政急務則雖死銓以振災為急發議和為關政其言議和則曰廷臣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



言和者有三說曰儒儒曰苟安曰隨會倫儒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恤醜毒附會則識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就通中乞致仕以數文開意學士與外同陞離後以歸陵後復致議為言曰朕志也且問今何歸終曰歸應陵臣向在鎮御督訓傳諸經欲成此言特賜通天符帶以寵之後召歸終致銓引疾力辭致仕

鄒氏泉曰和議之議宋者矣矣自耿仲王和而京師失守自何南王和而三輔獲還自黃土和而維揚城墟至泰檢上和則事之愈謹終之愈豐而逆諒之愈盛甚高宗之輩時且驚動其震輒固不系也乃孝宗又以和戎大詢于羣當時侍從臺諫預議者十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和者獨銓一人而已此可見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僅復

正敵國之儀而朝廷士大夫已自謂有生氣矣左氏以無勇者為婦人此豈所為目暴朝之士者哉

陳俊卿字應求紹興八年登進士第孝宗為王時高宗擇人輔之除者作依即請王而教授講經輒輟規戒正色特立王好御成固補補諭張建封書以諷王致納之累遷侍御史湯思退唐俊卿言冬日色寒而雷宰相上不當八心下不服人望詔思退時與異然其令人侵軼之傳已形俊卿號言張俊底蓋曰自不淪上悟以俊卿建康又言內侍張去為陰阻用兵且陳避敵計擬成算請援軍法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孝宗愛卿言為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者法公而已時不

孝宗志在興復方以圖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沈潜有謀以中書舍人權建康府事除與初浚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為未可已而即宏淵果以其清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張內秩諫臣尹樞附思退議罷浚都督俊卿請詔戒中外協濟使俊自効疏再上上悟即命浚都督且召為相卒為思退播所擠遣援師江淮俊卿亦請祠思退既罷乾道初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後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觀罷大淵恬為恩竊威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為館伴使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大淵糾謂亦謝不接大淵死上憤其欲召之俊卿曰自出此兩人中外稱頌今復召必大失天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俊卿既拜左相以用人為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樞密承旨張敦

為親戚求官俾俊卿不敢言曾在告請於允文允文收錄錄俊卿聞救已出語吏留之說皇恐來謝允文亦愧猶為之請俊卿竟不與說深憾之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為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自是上意向允文而俊卿亦救求去未幾請祠歸第啟屋數楹怡然不介意

鄒氏泉曰孝宗志在興復特任張浚俊卿力也而又斥張浚明公道以為之作所以為俊者至矣然浚之經營中原每不如俊卿意又為浚從坐其後薦廢允文至並相議論多不合如浚獲之議允文以為可俊卿以為不可卒以是請去既去允文竟遣使終不得要領乃知允文復故疆之志非不激昂



簡舉事欲計其萬全耳使卿在朝廷凡所奏請開治亂安危之大正色論務分別正邪屢當論薦朱子使卿之卒朱子不遠千里哭之又狀其行此可以規其人矣

虞允文字彬甫紹興中登進士第初秦檜當國士多屏棄檜死高宗欲收用之有薦允文者召對言人君必畏天必安民必法祖宗又論士風之弊以言事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無其巧譌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上嘉納之直學士院三衙管軍以宦寺充承受允文言自古人主大權不移于宦臣則落干近侍秦檜雖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適米三衙文結中宣和明受檜鑒未遠上大悟立罷之金主亮自將兵渡淮中外震恐上欲航海樞臣葉衡請遣江淮允文參謀

軍事亮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州明日且渡江允文使令卿師大敗金人于采石明日又大戰焚其舟金人遁去退駐三十里遣使議和秦檜召對上慰撫嘉歎謂陳俊卿曰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裝度也詔性兩淮措置悉從受梓史浩欲盡棄陝西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上問及棄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上曰此史浩誤朕時朝廷使議和湯思退又欲棄鄱陽湖允文曰五原力爭莫失和議劉鄩未幾金兵復至思退殿上悔不用允文言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韓侂胄一月後使蜀太上賜聖主符贊臣頌馬革被手詔戒九事迨至蜀遇秦而行允文以軍政為急及拜相籍人才為三堂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舉上官錄用御史蕭之敏劾允文允文上書

待罪上為出之歎且書扇製詩以留之允文言之敏端方諸君編以開言路上謂其言寬厚分會懷舊之時政記及薦王質等額允文學可為陳官父不報而會懷所薦一人既而擢用又賜第允文爭之不從因力求去命宣撫四川封雍國公

眾按允文博識磊落有大志而言動可則入望之而知其為任重詔早以文學致身博學淵源老成謀國方亮之時渡工也王樞首舉趙州劉錡亦以亮不克進師盡失兩淮亮允文一舉而挫之亮乃自整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肥一勝而南北勢定允文采石之功未室博冠為安實係於此及其罷相錡蜀受命與復赴期而性孝宗嘗謂之曰丙午之恥當與丞相共雪之嗚呼使允文不死必不至以軍需未備

虛靈詔之趣也雖有志不就其懷慨任重豈易得哉陳康伯字長卿徽州宣和中中上舍丙科累遷太學正高宗進講建康康伯以職事過關得對因請擇將上問納康伯與蔡檜太學有舊檜當國康伯在即省五年伯欽無求不偷舍每官秩滿三奉祠書十年檜死起知漢州前此有司希檜意與大獄康伯魚刑即常平徽直寬士大夫存歿多賴之後以同知樞密院事拜相上嘗謂其靜重明敏一語不安發直宰相也又命與湯思退輔政事勿恤商論惟其當而已康伯曰大臣事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比鄰失忠失者臣非惟不敢亦素不能高宗嘗嘆其長者葉義問使金還言必敗盟康伯請早為之備集義舉兵康伯上言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臣問戰當何如且奏言金人敗盟



天入其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周麟之受命聘金俾不欲行康伯曰使其不為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金師迫江上上命楊存中就康伯議康伯延之上解安置酒上聞之已自寬翌日入奏請許以待之一日上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敵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王勢孤矣帝意既堅乃請下詔親征漢允之竟與敵于采石金王亮為臣下所斃師北遂高宗倦勤有與子意康伯密贊大計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及行內禮禮以康伯奉冊孝宗即位封信國公隆興初以疾陞請去位上慰勞甚勤且曰有宣召慎勿辭

劉氏泉曰恭禮賞國力主和議忘讎事屬委為固然金之陵陷中華者幾二十年矣自逆亮之迫臨江上而宸斷始率將

親征自忠建之來告登位而報書始用敵國禮皆康伯為相之由也論者謂在紹興初則有趙鼎在紹興末則有陳康伯昨能以義正君而有回天之力諒非言乎

劉珙字共父柱門力學不急仕進累遷禮部郎秦檜欲追謫其父召禮部會問珙不至檜怒諷言者逐之檜死始遷吏部郎置今式庭中使選集者得自繙閱與吏辨吏無藏其巧除知制誥兼行讀陳聖王之學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上善之上嘗以父早嘗居清雨一夕而患其進言曰天人相與之際真不容欺臣願益謹其獨上疎然稍善事參知政事上欲還會觀牌輒陳瑛言此曹奴隸耳若引以自近使與聞機事進退人才非所以光德業振紀綱也命遂止發前指揮使王珙廣和州教授劉

夫士論排政召之珙謂曰此人名位微何自知之上以珙言珙退堂上追珙至詰其故授職使對其惡語後不敢乃叱使責而勸狀而去會與詐傳上旨當珙遂奏離之坐是珙亦罷奉外祠後以繼母憂去起復之珙六上奏懇辭劄子言有恢復之形而無恢復之實數百言甚切至安南首象所過使夫除遺毀屋廢班奏以為使中國之疲民困于遠夷之野就豈仁聖之所為執傳熙中移江東安撫會水且旱首奏蠲夏稅秋苗等錢諸

給及平價派糶金活數十萬人屬疾請致仕泉接宋史論珙以忠義盡其家余因考之珙蓋忠顯公孫之孫待制子羽之長子也齡死於道君蒙塵汴京失守之日而子羽慷慨自許亦每有捐身殉國之念珙之漸染于家風者

非一日矣故當金人犯邊王師北向詔檄之出其手者詞氣激烈聞者泣下至于屬纊之際手書訣朱子與南軒其言皆以未能為國報雪讐恥為恨綽有祖父之風焉史氏之言非虛論也至于止還會觀戒勵王珙如陳俊卿所推肯任然者雖其祖父或不逮云

范成大字致能權紹興進士第知處州吧對論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天力今盡以虛文托之上嘉納廢氏以爭役置訟成大為版義使相家貧需輸金買田助資役者甲乙輪貫至二十年民便之詔頒其法於諸路乾道令許以緡計贖估價輕而論罪重成大奏其弊上驚曰是間民深文遂增為四千而刑輕矣隆興再講和失定受書之禮上常悔之及是以成大為



金國祈請使初進國書辭氣倨傲金君臣方傾聽成大驚奏曰  
兩朝既為叔姪而受書禮未得臣有疏禮易出之金主大駭曰  
此豈獻書禮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  
歸館所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除中  
書舍人初帝書崔寔政論賜輔臣成大奏曰御書政論意在勸  
綱紀振積弊而近日大理議刑遽加一等此非以嚴數乎乃  
也上稱為知言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成大當制留詞頭七日  
不下又上疏言之說合速復知靜江府奏疏載御書而遣司  
取鈔諡之數以寬郡縣後制置四川弛民兵額後知名士蜀  
士民歸心焉

宋按紹興中受書式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  
帝俯授受書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  
湯思退前國使備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有成大之道然國  
書專求朕罪過以使之而所諭受書事則不以載國書此成  
大之罪山京草所以進也當時金庭然至欲殺之乃竟不  
得命全節而歸不殺於古大臣風烈歟故論者謂當孝宗之  
易義稱書政臣稍輕減去歲幣以定和好使金人易宋之  
心實其於當時者成大亦與有力也

王十朋字龜齡秦稽死高宗親政策士十朋以攬權為對又言  
法之至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有司以國  
家名器為婚推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驚萬餘言上嘉其經  
義通議論醇正遂擢為第一詔十朋乃朕親擢授紹興府簽判

時以四科求士仰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獨以應詔召為  
書郎金將渝盟十朋輪對請起用張浚劉錡以安敵謀又極言  
時政之失上嘉納戰戰兢兢奉承受定樞密院軍機次解場  
登中兵權其言大畧施行而銷浚之用後亦如其請孝宗受禪  
十朋見上英銳每見必陳恢復之計及將北伐上號曰天子之  
孝莫大于光祖宗安社稷陛下真有少康高宗宣王光武之心  
奈何大臣不能仰副因論史浩懷奸誤國八罪出知紹興十朋  
再議請正名定罪遂改與祠又請黜其黨史正志其宅皆罷去  
張浚出師有符離之潰謝翱系浚上表自劾王和甫東此唱異  
議十朋上疏言陛下恢復志立固不以一顰為群議所搖然異  
端紛紛後既待罪臣其可向居風憲之職請如史浩乞賜寬  
未幾出知饒州後再移袁州請祠去起知泉州凡歷四郡布上  
恩恤民隱人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稚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思之  
如父母

柳氏泉曰張南軒嘗言之廷對最是直言為士人初見君父  
此是第一步也故高宗策士論考官官對策中有陳朝政切  
直者並真上列而十朋所對皆直言遂親擢為第一當其時  
學者傳誦其策已擬古鼎鼐矣後宋在臺府歷祇泰寧額稱  
骨鯁至有能大開場存中之問猶然廷對之初心也乃孝宗  
嘿然而饒州之命遽下遂使遺愛便偏于四即而武侯棄金  
及韓范之比卒不得自酬其志惜哉十朋有以知時矣  
周必大序于充紹興中第進士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博學



手也孝宗踐作初御經進必大時為起居郎奏言經筵非為  
章稱可故從容訪問聖德完治休先是左始又不降並記証  
竊積必大請言動必書兼備月進權給事中繳駁不遵權倖金  
寶請和時舊禮必大條奏請正改國之名金為之屈事觀龍大  
洲得幸並遷知閣門事必大與金安節不書黃旬日申前命必  
大格不行遂請同去權衡制府即而院手詔舉自太宰親徵  
問對以在位久功未有成治效憂勞苦不自覺命必大等性陳  
實否退而餘陳言陛下雖與以國政復而將教易律人以守御  
國而守數易是用將實實之道未盡上為華二弊必大以論事  
不報嘗三請祠以此名益重在籍死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  
情為一時詞臣之冠以參知政事除知樞密院上曰每見宰相  
不能處之事卿以數言決之三省未本可輟卿也淳熙十四年  
拜右丞相孝宗傳位光宗拜必大左相留正為右相李獻草二  
相制抑揚不同上召獻令帖麻改定既而斥獻于郡必大求去  
會何澹勸之又坐所舉官以賄敗降封判隆興寧宗即位求直  
言奏聖孝四事慶元初三上表引年遂以少傅致仕嘉泰初御  
史施康年劾必大首倡偽徒私植黨與降為少保  
衆按孝宗淳熙末年封事多言大臣同異必大曰各盡所見  
歸于一定豈可尚同若何澹之事正坐大臣同異之故也澹  
為必大所厚然實能作黨方澹又為司業欲還官必大不即  
從而留正奏還之嘉田是憾必大而德正及澹為謀長遂直  
勅必大既判潭州而澹論猶不已自是光寧神受之際俱獨

而去而必大之相業不終矣此寔正異同之由及必大之去  
又不能看趙汝愚之請札召還正也事見前然則對事辦論  
固亦有見哉  
留正字仲至第紹興中進士赴和堂雷察宰相虞允文奇之薦  
千上得對言國家右文而舉武備今當改輟使文武並用孝宗  
喜歎書對史要語下三省施行知循州陞辭言今欲恢復當崇  
尚名節上益喜明諭輔臣留正奏第論取取可與職事官自  
是歷考功郎擢更太常論議事見前陞給事中封還計頭疏  
野謫權樞史部尚書言用之莫先論相陛下志在恢復而相位  
不能任輔贊望精選人才與國大計相益不舉出知紹興府  
又制置四川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籠入服其清除參知政  
事孝宗嘗諭內禪意拜右丞相光宗受禪奏特立以貽能恩權  
知閣門事聲勢浸盛正列其招權預政狀乞斥逐紹熙初進空  
丞相謹法度惜名器重舉不可干以私引趙汝愚首從班卒與  
之共相上不豫外議洶洶正與同列間至福寧殿奏事縱分人  
情以安李端友以撤房親手詔除即姜特立除浙東制總管正  
引館閣公主及吐突承壇事執奏上批朕無及好卿宜自處正  
待罪六和塔奏言陛下下一持把定之說事見前言落遂塞因緣  
建前後賜養及勅待罪禁村乞歸不許復復事孝宗崩光宗繼  
疾未能執喪正率同列屢奏乞早正嘉王儲位尋有手詔朕歷  
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始恨請對復不報即出國門上表請  
老正始議時趙汝愚以內禪請于憲聖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



此他日必難處論既遠以自與逃去及寧宗即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正復相積數事夫上意籍促胃從而問之劉德秀復以積憾論正四大罪自是彈劾無虛歲上意乞納諫詔復元官致

而待罪近郊凡百有四十日自孝宗諭旨遂復入都堂視事當時議者猶惜其去之不勇及有發大議臺正嘉王儲位至肩輿逃去遂致言者深文指為棄國而後世又有私殺不足之皆或問范仲黼曰留趙二公處變不同如何仲黼曰趙同姓之卿也留則異姓之卿反復之而不曉則去聞者以為各言

趙汝愚字子直懷恭憲王元佐七世孫也擢進士第孝宗方刻意恢復始見即陳自治之策稱善光宗受禪尊孝宗為太上皇帝帝自有疾遂廢五日一朝重華宮之禮汝愚自是遂不朝會慶節上壽及冬至朝賀皆不出都人以為憂時汝愚為吏部尚書入對復復陳諫帝悟汝愚又屬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蓋皇廟時禪祭帝昭朝忽仆于地未能執喪汝愚憂危不知所出請皇太后降詔皇子嘉王擴即皇帝住入行禮祭禮汝愚即喪次乞召還留正長有僚命朱事待制經進汝愚召贊士在外者民心悅豫中外晏然汝愚力也孝宗特懷汝愚欲改卜山陵與留正議不令侂冑而問之出正判建康命汝愚為右丞相汝愚本倚正共事侂冑不以告及來調故不見侂

胃鬱忿汝愚悶默言復見之侂冑終不釋自以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而為汝愚所抑日夜謀引其黨為專謀以壅汝愚而御史胡紘遂疏汝愚唱引倡汝謀為不軌兼罷授此假守為籍責臺遠軍節度使永州安置汝愚怡然就道至衡州病作守臣錢登承侂冑密諭召尋百端暴卒及黨禁解侂冑謀盡復元官

而氏泉曰孝宗崩光宗疾留正棄位而去官僚欲欲辭散兩宮隔絕國喪無主中外洶洶軍民且持為亂吳汝愚獨奮不慮身定大計于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寧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治其功可不謂盛哉然汝愚張而意遂汝始則堅拒侂冑之調繼則不虞侂冑之害汝愚始孤天子意無所倚信自陳傳良言路皆侂冑之人而汝愚始孤天子意無所倚信自陳傳良

劉光祖字後斥去群檢和附視正士如作嬰而衣冠之禍起矣卒之一斥不返暴死遐荒史氏或怨其亦有以致之夫汝思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于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胡銓輩之言欲次第行之可謂宗臣之有志者矣而竟不究於用悲夫劉光祖字德修孝宗朝進士第廷對言陛下處太精震斷太嚴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它日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為法且曰人臣聲言不可不察其一不量可否勸陛下輕出驟進則是即日誤國其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久遠誤國知果州以趙汝愚薦召入光宗即位方嚴御史還宰相言光祖上曰是久在朕心矣入謝因論本朝學術議論最為近古咸平景







崇不敢言甚至邊庭申請久不即報脫有闕誤欲當誰執調崇政殿說書又言欲結人心莫若去貪吏欲去貪吏去庸吏去庸吏朝廷知穎州句柯得請以言罷

泉按中行之在撫州也歸阮青方禁道學校文轉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偽學中行奉筆曰自幼讀程頤書以收科第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及為崇政殿說書歷論往年以道學為偽學者欲加遠竄杜絕言路使忠義士閉口結舌天下之氣豈堪再沮壞如此夫自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深惡朱子而陳賈永肯貶毀學誣聖賢天下以道學為偽學者自胡統王允迪合歸阮青之意乞住進擬偽學之堂併置籍而登諫皆以攻偽學為言乃中行寧不救臨川之試而終不肯自言非程頤

卷之八

廿七

之學寧肯推泰之意而務伸忠義士之氣然則當時偽學之禁漸解而貶斥者亦漸還故職中行蓋亦與有力耶  
丙子子人學問進于寧宗開禧中邊事方興程公為四川宣撫使其時之丙陳十可受於松既而又為松言賊必誤國松不省後賊潛遣客交金人又受其詔及金印稱蜀王借號建稱臣金以丙為丞相長史推行都省事度事既熾不得從死無益陽與而陰圖之遂與楊巨源李好義等謀誅賊因陳賊所以不為禍制其賊便宜賞功狀曰劾待罪幽賊首級與賊所度金人詔印及所傳反附驛時朝廷初聞變益降丙帛書言委屬之意未至而平賊驛布已聞上下動色交度詔與諭恩教相執政而詔書至汚一字不及巨源巨源道人趨功干

朝又乞彭輅言遺轉仇青輅陽許而陰以白丙或言巨源謀為亂丙積前事密令輅收巨源送閬州徽殺之於是丙拜既旬間不許即授四川宣撫時金人和意未決且欲得首議典師之人仇青大怒上手書賜丙謂金人必再至當效厲將士戮力赴功後安撫湖廣被劾還蜀時紅巾賊張福投四川大寨甚於賊之變張方有奏動望如丙今猶可用魏了翁移書卒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詔起丙為利東安撫使丙至下令合圖李青等俘獲張福等以獻悉斬其餘

卷之八

廿八

泉按蜀自吳璘至提曦世統丙州十軍權太重故有尾大不掉之患職之族所自來也安丙陽與而陰圖之卒誅曦以安蜀功信備矣然竟殺楊巨源不與遺論方巨源與李好義結義士而丙密為反正之計各未相知合巨源於好義者李坤辰而合好義於丙者巨源也曦之誅巨源出力不在好義下而與論詔書一字不及巨源必有以蔽其功者亦何壯于巨源之自鳴耶卒之謗以疑間而成巨源遂見殺史氏乃以媚嫉殘賊罪丙丙亦何以自解乎  
趙方字彥直嘗從張拭學孝宗淳熙中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惟科不授是僭科中撫字則罰不差是陳光等州教化以為名言制置荆湖兼知襄陽府金人來犯陳光等州方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卿止益亂人意吾家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上戰親往襄陽遣將士連敗之解東陽圍再疏力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定金將



守頑竊不入境兵號十萬其犯東陽者三而來攻朝進暮退不能擇方與諸將未合謀持角追擊連破之擒其裨將金人遂殊賽不及金人再舉圖東陽方又命將及于范監軍蔡後殿伺金兵氣竭出師夾擊大敗之又料金人數不得志於東陽必將同時並攻諸城乃先發以制之俄得疾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危再與卧內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尋卒子范字武仲蔡字南仲俱有志事功方器之遣從李璠為有用之學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過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蔡與范嘗攻唐鄧方命之曰不克敵毋相見也卒大捷時金人陷鄆州范蔡急會將校奮擊斬獲過當時初李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蔡為諸將

嚴整以戰為守故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猶全當問相業於鄭清之清之以留意人才對故名士名將咸拔而用之若屠再與孟宗政皆起自土豪亦克推誠擢任致其死力故能滿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憂者由此方子范蔡其所建立多如方所豫計然蔡筋力既老而衛國之志不衰故自宋端平而後捍禦淮蜀兩邊論者頗稱其功乃范在東陽邊防一切廢弛使岳武穆收復積累之功一旦灰燼此豈方所望于范者哉

范與之字正子廣之士歸太學舉進士第自與之始累擢廣西提點刑獄徧歷所部至潯海巡米崖松臺盡探州縣而停車裁決獎廉劾貪風采凜然諸所利病靡行甚衆瓊之人次其事為海上澄清錄金南遷于汴朝議疑其進迫特命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李全引入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為邊防第一事山東李全以眾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俄而都統劉瑄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棄鄆五年子養士卒今日萬人之命壞于一夫之手益修守戰備遣精銳布要害全入潯入無功成帥董居頤以贖貨為數卒所逐蜀大擾與之以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即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父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猶特止人心悅服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金諫知之大入與之再為臨邊金人乃退及還廣州蜀人思之肖像以配張詠趙



林名三賢祠理宗即位累起授顯赫官力辭先是廣州推鋒軍  
遠戍建康四年又留戍江西四年轉戰上功不報求職成又  
不報遂相率倡亂長驅至廣州誓欲得連帥泊幕屬甘心焉  
與之家屬相與登城叛兵重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遂  
遁去朝廷遣使授以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與之開命亟  
拜即家治事屬授刑鉉討捕潛移盜匪人無知者帝於是廷  
想痛切拜參知政事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之執留罷行  
人材之缺當用舍與之力疾上奏言極切切帝嘉歎趣召愈力  
控疏至十有三疏乃得致仕

史臣論曰唐張九齡姜公輔余靖皆出於節愍之南為名世  
公卿造物者曷嘗擇地而生賢乎蓋愚者與之晚出屹然大

南

卷十八

四十一

臣之風卒與三子者方駕麒麟豈非所謂人豪者耶  
孟珙字璞王宗政之子也寧宗嘉定中宗嘗被檄援襄陽臨  
陣父子相失珙望見敵騎中有素袍白馬曰吾父也急麾騎軍  
突陣遂脫宗政理宗紹定中元將那顏儉臺追金主完顏守緒  
還蔡時珙受檄成鄂討金唐師行自武昌仙仙與唐守將武天  
錫鄧守將移刺瑗相犄角為金畫力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餘  
劉其珙逼天錫壘一鼓拔之殺潰去壯士張子良斬天錫以獻  
武仙亦敗走移刺瑗遣使請降珙納之為易衣冠以資禮見於  
是降者相繼既而又大敗武仙於馬嘍山降其衆還襄陽俄赴  
元人之約會師圍金蔡州備盡與珙為兄弟弟馬連飲之遂  
合兵攻西城克之金亡遂又元人以陳蔡為種各引師歸詔珙

黃州駐劄措置邊防元人侵江陵珙帥師破其二十四營還民  
二萬而歸元人收黃州珙帥師救之軍民喜曰吾父來矣舉鎮  
元帥卒全其城旋受詔收復京襄珙謂必得即然後可以通驛  
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至岳陽復即州荆門軍因奏曰襄  
樊為朝廷根本本自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乃益置先  
鋒軍以襲荆歸順人諜馬又遣師亦自禦元人于釣口遂復夔  
州後燕知江陵府珙至登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今無所限隔  
敵一鳴鞭即至城外乃儲後內隘別作外隘又通三海為一渺  
然巨浸遂為江陵天險無何元人侵江陵珙敗之  
劉氏泉曰或言元人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金金亡  
必及於宋此威號取虞理勢之自然也今元遣王繼勳共攻

蔡而珙請以二萬人行營元將約為兄弟盡力助之共滅金  
其後鐵復來貢宋以敗盟而淮漢之間遂無寧日浸至亡國  
以為宋之失策珙實為之是不然夫金之得志於宋久矣劫  
二聖犯陵寢掘土地戕人民此忠臣孝子之所痛心而切齒  
者也珙與元師夾攻遂亡其國以復先代之讐雪百年之耻  
其動以義利當臣服計哉後來叛盟開釁喪師感地此自逆  
蔡子才之失非珙之失也故史氏稱之曰珙說諸將敦詩書

宋

卷十八

四十二

而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余以其言為信然  
重規字履植少喜言兵陰讀孫武曹操之書而曰使吾得用時  
汎掃中土以還天子論事慷慨自方周瑜諸葛亮父永遇規嚴  
聞其自方怒而喅曰不力學之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顧也



槐心愧乃益自摧折學於葉師雁又往從輔廣以廣其善  
學寧宗嘉定中登進士第理宗端平中知漳州方三邊急於守  
禦督府日夜徵發民且困憊為害策應之令民不傷而軍須亦  
不匱漳州中權廣西運判遷至惠州上守御之策諸之也西通  
諸蠻夷簡引交趾及符奴之屬救急應援與約無相侵推赤心  
遇之皆伏不動又與交趾約泰正朔五事於是邊使來獻方物  
大象南方悉定進給事中疏請兩浙威重因濬許段大率少與  
法違渾槐不敢上實祐初進參知政事封公常口向用槐愧言  
事無隱意存格君心之非而不為容悅每有所奏帝輒稱善拜  
右丞相兼樞密使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無  
不為然務先大任任人尤取宿舊之在疏遠者在官者平滿歲  
而感略進者始不悅槐又言害政者三一歲里不奉法二執  
法大吏久于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司帥不檢士於是城之者  
益甚丁大全貪謀闊弛及喧者遂得排侍御史遺家私結于槐  
槐曰吾惟事上不取私結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弗善已荷  
且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委佞不可近帝曰卿勿  
疑槐出即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上章劾槐章未下自發兵驅  
迫出關罷相之制始下於是太學生陳宜中六人上書爭之  
之遠州

里樞密使僅樞御史耳遂至以其微調兵圖第逐槐此則有  
倖臣無重相而其君且歲如矢蓋理宗雖向用槐而年浸高  
漸喜狎佞人故張貴大全以致竊弄威權至逐相而不問及  
為策免槐故自槐就去大全益恣橫用事而道路以目舉朝  
皆倖位而國勢日以蹙矣論者言宋始終為奸臣所長諒此  
言乎

余介字義夫家落碑並行世功名好大言作長短句上詞  
察卿樞密使此之留之蘇中策功進工部郎官理宗淳祐初  
玠提兵討賊進對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衡當一面  
玠亦自許當平今蜀還未朝其日月可算尋按四川安撫  
制置使於時蜀日益壞國民或不聊生及聞玠入蜀人心粗定  
始有安土之志玠大更弊政與蜀系相繫詔以禮法士得  
再進及第璵璣咸釣漁山徒台州治之也丘璵璣為必守計而  
內外水各有餘不足如臂使指氣勢連綿且開屯田於成都蜀  
州都統王夔素殘悍恃功驕恣所至劫掠蜀人苦之玠又欲誅  
漢悉輕動夔蜀謀於親將楊成俊召稟計事緣劄營而成已單  
騎入代領其眾遂斬夔我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而玠素欲  
革軍中舉代之弊乃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為代聞不納且  
帝疑玠國已厚結丞相謝方收為援方收因倡言玠失利戎之  
心又陰嫉世安遂求玠之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抗玠鬱  
鬱不樂寶祐初聞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疾卒或謂即藥死



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

鄒氏泉曰蜀號難治自昔已然當玠時蜀日益衰東西川無復紀律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易守宰湯無綱維又王褒侍游突之勇而復懷吳越之逆縱兵殘民為蜀所苦外一至蜀諸所除害興利者且舉其幼至於龍胸微成蓋志之自許寧全蜀還求者已酬其言矣乃遂行而僕僞忘以沒理察之許玠者無乃食言乎然又假便宜之權而寄耳目于群小疑懼者遂至拒命玠之召靈固有自來予於是益歎昔人之治蜀如張詠趙抃與之三人者身名俱全之難也

葉夢鼎字鎮之太學試兩優出身淳祐中為郎官轉對言外有大敵內有巨姦官闕壘垣重腐依憑諸藩悍將草竊姦穴所言

皆天下大事實祐初知贛州丁大全柄國欲夢鼎登朝卒辭謝之景定中賈似道公田法行夢得以為厲民故行之浙右而止理宗崩太子即位歲太后垂簾聽政夢鼎曰母后垂簾非美事進參知政事加食邑力辭帝勉諭再三咸淳中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辭不許乃與似道分任四川制置使已辭參議及死其子尚求遺澤至是夢鼎明其無罪似道以為恩不已出麗省部吏數人榜其姓名于朝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強即求去策楊妃宰相無拜禮吏贊拜夢鼎以笏揮之趨出後引杜衍故事單車宵遁

鄒氏泉曰人臣不幸而遇君之促詐大不中而遇國之危亡夢鼎仕宋自咸淳至景炎甫十五年耳歷度義及端君祚何

促甚也又屬天運傾頽疆土日蹙國之危且如綴旒失朝廷每進高門以大位非單車宵遁則扁舟徑歸時不曰避國難哉乃其心則羞與賈似道並位也及似道死益王即位子閔召為太乙官使于時勢已無求顧問閔航海不避艱道梗不得進至南甸慟哭失聲而還此其心即包胥哭秦之心而恨無存楚之師也後二年而夢鼎死又後二年而宋亡嗚呼夢鼎而在安能忍辱蒙取于元虎者乎







泉按論莊重寬厚與人交若有浸然至臨大事則毅然不可  
回今初在西川為董貴所知故首尾預其軍事及以節死論  
者遂不復短其前失云然則節之死於忠義明矣乃繼目不  
書死之而書自經于金重者何見金雖解體不能以威屈給  
令節伴諭降誘以富貴又不能以利餌給故特書自經以著  
其死節之善若曰節之忠義為人所服所不能害而給自經  
之云爾從容就義於給見之美乎

江萬里字子遠少神雋有幹略入太學有文辭以舍與出身累  
遷至監察御史萬里器宇清峻論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  
厚議者謂萬里母死秘不奔喪及喪至腹自墮斷腸以報  
親恩  
萬里無以自衛生是閒廢者十有二年後有  
辨其非辜者復仕隨以言者去官度宗即位遷參知政事萬里  
始雖倜儻容默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  
每入不能久在任似道以去要召帝至涕泣拜留之萬里以身  
校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似道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每問經  
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  
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為嘆似道聞之積怒怒謀逐之萬里四旬  
祠不候報出閣後召召王丞相相持健尋子祠時咸淳九年也  
明年元兵渡江萬里始聞襄陽失守驚起赴山後園為其事曰  
止水人竟前其意反問審門人陳偉帶上書大勢不可支余  
雖不在任當與國為存亡至是陳州城破萬里竟赴水死  
汪立信淳祐六年登進士第理宗見立信狀貌雄偉備侍臣曰

此圖帥才也景定中知潭州恤貧民變士習期威敵軍遽為  
湖湘重鎮為荆湖安撫制置移書賈似道言今天下之勢十去  
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為慮為今日計者三策耳內即之策  
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百里而屯屯此為府互相援率然之勢  
此上策也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俟選陳猶休滿田積固生矣日  
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若衝壁衝視之禮則請備以俟賈似道  
得書大怒抵之地尋中以虎法廢并之及元兵大舉伐宋燒  
針似道督諸軍次江上以立信為江准招討使俾就建康募兵  
以援江上諸即立信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託愛將金明執其  
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於蕪湖以道附  
立信背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且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  
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斤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耳既  
至則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  
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以此負國率  
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  
撫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過  
置酒召賓佐與訣子為求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  
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慷慨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腕而卒  
鄉氏泉曰當萬里立信時正宋室危急存亡之秋似道當國  
於忠義如二子者交驩戮力猶俱不逮顧得書抵地猶怒謀  
逐何以望二子之匡齊乎若二子者中庭之慷慨悲歌止水  
之從容赴死雖其寓官閒居所處不同而審義自裁其趨則







出車方枘得者試建庫摘似道政事為問且言兵必至國必亡  
漕使上其書于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破冒利降賊且訕諺  
道兩官論者與國軍度宗咸淳中敕收歸德初呂文煥軍元  
兵東下枘得以江東提刑知信州呂師鑒攻之城不守以枘  
歸師鑒乃以枘為不韙枘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寓逆旅中  
日麻衣跣足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為波病也已其後人稍稍  
識之延至其家使為弟子論學天下倒戈遂居閩中時宋已亡  
為至元二十三年失程文海留夢葵書以枘得為終不行魏天  
祐見元方以求枘為急欲薦枘得以為功使其父趙孟來言  
枘得嘗天祐及見之又歎岸不為惜與之言坐而不對趙之而  
北枘得即日食菜果至京師問謝太后權所及虜國公所在再  
拜慟哭已而病還獨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耳吾  
豈不飲若哉夢葵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枘得笑曰吾欲死汝  
乃欲生我耶夢葵之干地終不食而死

卷十九

七

卿氏泉曰枘得自宋第時已以忠義自任每與人論古今國  
家治亂事必於枘得抵掌跽躍自奮徐霖嘗稱其如鸞麟摩霄  
不可籠繫故其筆去來更復試經科第名茶棧賈下建陽與  
夫對行者之言上枘得皆有不可與曲士道者而天祐頗  
責其不死於安仁之敗如卿氏所說此種被漢大逆儒亦思  
知其心也枘得之心盡洩于遺夢葵之書矣其言曰武王亦  
公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然則寧無所  
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社稷蓋其意

以存宋之義望之元也至於逼之燕京而望宋之貴始絕遂  
不食而死彼其生平忠義之志庶幾無負矣乎

張世傑起自小校度宗咸淳中呂文煥以襄陽降元命世傑將  
五千人守鄂州元軍破新城長驅而下世傑力戰不得前進人  
招之不聽元伯顏攻鄂已降世傑提所部兵復脫州乃入朝時  
方竟意微諸將動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嘆異後平浙西諸  
郡兵勢頗振元軍追臨安至皋亭山世傑從二王入福州與陳  
宜中奉益王皇為主後兵敗移居井澳又徙碭州益王祖衛  
王昀立徙新會之厓山特遣使明年元張弘範兵至或請  
先據海口世傑恐久在海上下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  
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悉焚行朝軍市結大船千餘作水  
寨為死守計人皆危之已而弘範至據海口推沒道絕兵大困  
南北受敵遂大潰世傑乃斷維以十餘艦奪次去而陸秀夫負  
帝昀同濟世傑後欲奉楊太妃求趙氏後而立之俄颶風驟舟  
溺死平章山下

卷十九

八

陸秀夫字君實理宗景定初登進士第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  
能及之度宗德祐初李璣之制置淮東提秀夫參議官時邊事  
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夫度乏上其各以禮部侍郎  
便元軍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温州秀夫追從之使人召陳宜  
中張世傑等皆至相與立益王于福州宜中以秀夫父在兵間  
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惡心贊之時君臣播遷瀕海廢  
重陳良秀夫每時節朝會獨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



妻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動者王以驚疾乃與妻共立衛王碑辭秀夫為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崖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及崖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

柳氏泉曰昔人有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自宋藝祖自褒輔通次表備融足示高節於是中外縉紳知以名節相高靖康之變志士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其所由來者非一日之積矣以余言之忠義之死難類亦有別或授職守土或衝命出疆或嬰鱗觸諱或賈勇

向敵或慷慨赴死或蓄義自裁總之捐軀殉節之死靡二彼固皆非有豫期然恒值其有君有國之日王者常崇而愛之至於國戚而家與之俱滅君亡而身與之俱亡而當貴名爵

一無所為而為者張陸二子為近之當端宗之崩于福州群臣多欲散去矣秀夫猶不忍置廢宗之稭子而立之必至於無可奈何始負帝而胥溺以死帝局既溺所存者楊太后耳世傑猶欲奉之以求趙后而立之至楊太后赴海始仰天呼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若天不欲復存祀者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溺死焉嗚呼二人之力雖無能存宋乃其不忘宋而獨存者其志良可悲矣昔太史公傷屈原至黃涕其所自沉淵余讀宋史至此能已於太史之涕乎

忠義

陳兢江州德安人其先名崇者為江州長史蓋置田園為家法戒子孫擇群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唐僖宗時嘗詔旌其門南唐又為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聚七子睦七之世其家已十三世同居長幼凡七口不畜僕妾上下親睦無間官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相飲俱建書樓於別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爭訟希少防弟之子鴻求太宗太平興國中江南轉運使張齊賢奏免其雜科鄉紳已競即鴻之弟競之世子姓益崇常苦乏食浮化初知州康默言于帝詔本州毋歲徵粟二千石後競死其從弟旭每歲止受粟之半云省而食可以及成屬歲歉穀貴或勸其全受而羅之可選善價旭曰朝廷軫恤家之食貨以公粟豈可見利忘義為罔上之事乎至道初遣內侍葉俞就賜御書還言旭家孝友儉讓近于淳古太宗嘗對近臣言之張洎因對及旭受貨華上為之歎息

柳氏泉曰陳競之在宋一布衣耳非有瓊琦之行鴻茂之德也何以紀上義門也義門非自競始也起自南陳宜都王叔明代有聞人由叔明以迄于唐之大順間有名崇者益光而大之斯義門所由稱也崇之孫昉則傳世十三矣聚子姓七百矣又至於競則子姓益蕃矣乃能世守家法差違不稟閨門之內肅於公府亘古迄今豈有兩於余每慨浮靡之風既瀾而族姓之散處久矣

者服屨乘軒而宗人混於時隸莫知收恤其富人銅殖財賄



斥廣田廬室腐粟 朽貫而宗家淪落流徙即在四丑丑莊之內亦漫不為首其者當其丑之子孫已不務孝謹而墮其貶軌以陷其家聲嗟嗟此何以稱義門哉余固識識以慨其先丑俾大族者姓皆慕而效之雖棄其居不可 猝得而能脩其孝謹長厚以延其世亦庶幾達義之族云

徐積字仲車孝行出于天性三歲父死且日求之甚哀母使讀書經義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真之學所居一室粟一衲東吸飲水翼之饋以食弗受應舉入都不志捨其親徒載而西登進士第舉首率同年生入拜且致百金為壽謝却之以父名石於身不用石器行過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惕然傷吾心恩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其葬

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動血廣墓三年卧宮枕塊哀編不士體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溱過其廬聞之為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當涕也甘露歲降兆域古兩枝合為幹既終喪不徹庭几饋獻如平生元祐初近臣合言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稱道義文學顯於東南如積之野宜在所表乃以楊州司戶參軍為楚州教授算升堂訓諸生必使為君子又以為君子必一言一行一息靡有不善聞之者歎社故聽為政和中謚節孝屬士官其子

鄉氏泉曰自遷國史而下至記傳始有獨行之名嗣是唐書有卓行傳五代史有一行傳而宋史亦有卓行傳節孝與獨行行者事非通貫而風軌足懷者也一行者 世變多故

而能脩節義者也卓行者行常人之所難行而安焉者也然綜之作史者多列諸孝友或孝義之外豈非目之為太過之行乎余謂若節孝者孝有至性終其身不變而行已誨人率以古道宜入孝友傳使齒於中行而史氏顧抑之於果谷淑卿之儀以一節觀之非也紀載

種放字名逸仙隱居父詔嘗令舉進士放辭以業未成母性來嵩華間慨然有山林意未幾父卒教兒皆干進放獨與母俱隱終南東明峯結草為廬陰風雨以講習為業從學者眾又得詩穀術別為堂於峯頂盡日望雲危坐因號雲溪幅巾短褐有琴携壺沂長溪坐磐石往往終日值月夕或至宵分時為歌詩稱退士嘗作傳以述其志太宗淳化中有言其才行者詔使召之

其母患曰當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安用文為蓋取其筆視焚之與放轉居窮僻太宗嘉其節詔賜錢使養母不奪其志有司歲時存問真宗咸平中毋卒張齊賢薦其孝行召至對崇政殿以幅巾見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適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謫議不對數日復召見賜緋衣象簡厚帶銀魚御製五言詩龍之賜第一區自是屢召對異日暫還山帝遣使撫問圖其林泉居處以獻大中祥符初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頃求歸山宴餞於龍圖閣命學士即席賦詩製序上作詩卒章云我心虛佇日無復醉山中放性嗜酒嘗種梨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又嘗作詩有溪上醉眠都不知之句故及之後復來朝從祠陰陰拜工部侍郎



旋求歸山遂表徙居嵩山天封觀上嘗語近臣曰故為朕言事

其聚但外庭無知者因出所上議道議從議刑凡十三篇示之

卿氏泉曰昔人言隱逸之士有三弊上高者身藏而德不晦

雖萬眾之貴猶尋軌而委聘焉而卒以功業顯其次則持峭

行不可屈於俗即廉傲召退然受然然華使人君常有所企

慕而難馴末焉者質樸薄山林而不反天下後世常高其

風而不敗加皆焉余觀神放之行已始以為處身上次之間

究其竟竊嘗疑之彼其嚴樣溪鳥之性固無意律仕而戀戀

于虛懷待士之主亦屑受羈束故其詣隨就列卷疾還山去

來頗無定跡人有貽書朝之者帝嘗令科臣賦詩杜鎬以素

不屬辭誦北山移文以讓之至於脫節好飾與服廣置美田

前編卷十九

卷十九

嘗嫁焉嗣宗親詔驛吏時議淺薄之此史儋信狀固不若末

焉者之為高嶺唐史嘗言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至使人號然

南嵩少為仕途捷徑余為神故恨之

林通字君復少孤力學不為章句性恬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

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

二十年足不履城市真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世號梅子真

草泥行即索其不叶鉤輞亦可句又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

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

嘗自為墓于其廬側臨終為詩有茂陵他日求遺書猶喜曾無

封禪書之句尤為人所稱誦云

卿氏泉曰余按和靖喜為詩然既就棄隨報棄之或謂何不

錄以示後世和靖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

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所傳向三百餘篇和靖在景

祐初尚無恙范文正公嘗過其廬贈以詩曰巢由不顧仕光

舜豈遺人又曰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為名賢所敬賞

如此然則和靖所謂逃名而名隨之者非耶

蘇雲卿紹興間自廣漢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披荆翦棘為園

藝植松竹花淮酒垆壘皆有法度四時之品無闕味便他園地勝

夜織篋壁朝過華陽人爭買之以故薪米不之有虞則以周急

應貨權園之隙開門高卧或危生終日莫測識也少與梁淑為

布衣交淑為相馳書金幣為僕嘗帥及潛親造其廬致之帥

潛乃屏騎從更服為遊士入其園翁連鋤不顧進而揖之因延

入室上銚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

默計此為蘇雲卿也既而梁淑著意稍款徐遂扣其卿里徐

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

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

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來款了此事翁曰此恐

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今某等致公共濟大業

因出書函金幣真几上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見遣

使迎同則爾方開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啟家具如故而翁已遁

矣帥憐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羞因作箴以譏

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傳轡子期與之共潛當今山潛水香遯不



可尋弗力弗早予罪系鐵

鄒氏泉曰觀雲卿之舍和隱嘆棄道匿輝及兩言報德遠之器識事業庶幾消陽之遺老與乃竟擊治世具高蹈遂引述弓旌之招何哉上有文武下有旦奭出而相與匡濟世道此尚父所由共載也彼雲卿者固夢見高宗德遠之不克了恢復事矣故率甘放草野而不諱其志予嘗所稱其人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者斯人之謂耶嗚呼雲卿可謂善學尚父矣

劉氏

卷十九

尚論編卷之二十

古吳常熟閻公聞人嶧山卿泉子靜甫

元

律楚材

蕭希憲

史天澤

張弘範

余闕

杜本

律楚材達王右軍孫父後以學行事金世宗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群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為文若宿構者完顏亮嘗召見楚材曰汝亦自灼羊腍以相符應指楚材謂太宗曰此人天賜我家爾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從下書武諸將爭取女子余當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輒愈太祖自經營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長吏生殺任情取貨財兼土田楚材泣奏之會暴稍戢太宗即位拜中書平章無鉅細皆先白之奏下梁既下楚材請遣入城求孔子後封之付以林廟地召名儒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由是文治興焉遂分三科試士一衡量格符印立鈔法定均輸布通傳明驛恭展政畧備民稍蘇息太宗崩皇后馬氏氏稱制宗信敬回廢政多紊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言人皆危之然以先朝舊勳后深敬憐焉

卿氏泉曰元太祖信用楚材屬太宗委之以國而太宗果能推誠任之故楚材事兩朝三十餘年諸所建立悉展廢經而



出...其城殘金功在稱最其後馬皇后雖精誠之不能  
加...其自信者至矣然在相位日久之言有語楚材者言天下  
其賦...其言命近臣覆視之惟楚材一待及古者書重  
余...其言命近臣覆視之惟楚材一待及古者書重  
有永寧...其言命近臣覆視之惟楚材一待及古者書重

分...其言命近臣覆視之惟楚材一待及古者書重  
其言命近臣覆視之惟楚材一待及古者書重  
其言命近臣覆視之惟楚材一待及古者書重

其言命近臣覆視之惟楚材一待及古者書重  
其言命近臣覆視之惟楚材一待及古者書重  
其言命近臣覆視之惟楚材一待及古者書重

卿氏泉曰楚材在元朝深識事機每以帝道啓世祖及鄂深  
班師晏陳天命勸進自是寵任富國知無不為密言大夫謂  
皇愛稷契伊傳周召為不可及是自棄耳天下下河無室制  
三代可復也及議立門下省欲以爲侍中楚材曰馬所沮  
而希憲之相業遂不終雖然元以夷狄主中國豈竊盜賊傳  
耳即希憲有志至佐如世祖之不足為三五何

史天澤字潤甫善騎射勇於絕人元太宗即位天澤適入朝命  
爲真定河間五路萬戶分統漢兵與元帥孛魯瑛蔡金亡後畢  
伐宋東勝而南所向輒克世祖即位拜右丞相凡前所建言治  
國安民之術無不次第舉行又定官規十條以正職務李璣陰  
結宋人以益都叛遂據濟南天澤笑曰承突突何能爲也蔡

其言命近臣覆視之惟楚材一待及古者書重  
其言命近臣覆視之惟楚材一待及古者書重  
其言命近臣覆視之惟楚材一待及古者書重



不疑而下無然人以比于郭子儀者抑云

張弘範字仲晦柔第九子也善馬槊頗能為歌詩授行軍總管從討李璣於濟南理既誅朝廷意重璣兵民之權故能為亂璣大藩子弟之在官者弘範例罷至元初世祖念弘範功授順天路總管頃為萬戶成萬山遂接襄陽偕宋將李文煥入觀及丞相伯顏伐宋其渡江弘範為前鋒敗宋師長驅至建康從董文炳由海道會伯顏進次近郊將令入城救宋大臣之罪皆屈服竟取稱臣降表宋上弘範伯顏固遣使極水陸分道南征連拔數寨乘虛破其北門由是頻海郡邑皆望風降附獲宋丞相文天祥于五坡崇使之拜不屈待以肩轡送至京師師次崖山宋舟破海中隱然堅壁弘範引師赴之出奇兵斷其波路破舟盡溺宋臣陸秀夫抱其主昞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磨崖山之陽勒石紀功而還

郭氏泉曰元世祖以烏桓之種而紹中國之大統即有臣如弘範出奇謀秘計以成宋祚茲余慨嘆耳其事亦何足道顧其論小倉大倉之說乃千古名言不可不識方弘範之守大倉也藏大水漂去庫屋租稅無從出弘範慨元之朝廷罪其專擅弘範請入見曰臣以為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帝曰何說也對曰今歲水潦不收而赤民輸倉庫雖實而民死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易君若活其民使不致逃亡則歲有恒收非陛下大倉庫乎帝曰知休其勿問嗚呼頃歲大江以南淫雨為霖汗田數無禾稌腹之民常嗷嗷然以待蠲租

之詔有加意民牧者有能述弘範之說以疏之

天子陳之當事其不感嘆而大寬江南被火之民者鮮矣余聞字廷心唐元元錢初賜進士及第為刑部主事以不阿權貴棄官歸卒以俯遵金宋三史召為翰林修撰旋出盜起河南臨郡縣起關為副使分兵守安慶時南北音問隔絕兵食俱乏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舉有司與諸將論之田戰守計表裏完固屹為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家政以守安慶倚小孤山為藩蔽命水兵戍馬沔陽陳友諒自上游直搗小孤遂薄城下攻西門俄饒州祝寇反趙普勝又攻東南兩門群盜四面壘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關守當之徒步提戈為士卒先仍分麾下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而戰斬首無數而關亦從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關知事不可為引刀自刎墮清水塘中妻郭氏及子女皆赴井同時死城中民相率登城援自捐其孫曰華俱死此誓不從賊關嘗病不視事特士皆譏笑未以身代關開張衣冠而出當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關關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敵我為故人名用命稍暇即誅周易師諸生請即舉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賀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焉

泉按全關諸將統五經皆有傳注為文有氣魄能達其所欲言詩體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蓋彬彬儒者與乃其意丞相涉班討賊何其壯也守安慶左提右掎其力拒賊又何其才而勇也即古之卻轍何讓焉其力屈城陷而



自到也不忍以其效死之身而斃於亂賊之手也義也夫關之死賊義之求尸塘中為之歎許及安慶而附我

明嘉闕之忠詔立廟于忠節坊合有司歲時致祭云

杜本字伯原博學善屬文江浙行省丞相忽剌木得其所上陳

策大奇之力薦于武宗嘗被召至京而未幾歸隱武陟山中

文宗在江南時聞其名及即位以幣徵之不赴至正間丞相脫

脫以隱士薦詔遣使賜以金織文服上尊酒召及翰林待制黨

國史院編修官行至杭州稱疾固辭而致書于丞相曰以萬事

合為一理以萬民合為一心以千載合為一日以四海合為一

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踏五帝三王之盛夫遠不行本其靜其

欲無疾言遽色與人交尤篤於義有貧無以養親無貨以爲學

者皆資之平居書冊未嘗釋手天文地理律曆農桑無不通究

尤工於篆隸所著有四經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學者稱爲

清碧先生

鄭氏衆曰元史所載隱逸六人如杜瑛之從容對問張特

之居官大致探所措注蓋非徒隱者也乃杜本未經召對亦

未嘗至官且議論設施不少概見獨其致丞相書所陳數言

若千古無人道得到此夫天下道術壞於文離人情壞於真

散而禮樂所由以不興也本固見元之君相難與語制作失

其稱疾不行也亦魯兩生之見哉而論風旨又板板大矣

尚論編二十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鄭泉撰泉字子靜崑山人正德中諸生是編所

載自三代以至宋元悉刪削諸史本傳存其梗概

間引他說考証又仿諸史論贊附以己意亦頗有

可采之處非明人輾轉稗販者可比但以二十一

史欲縮斂於二十卷中此雖班馬之才亦必不能

鑄鑄包括時傷疎漏固其所耳



帝鑑圖說不分卷

〔明〕張居正 呂調陽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純忠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帝鑑圖說

無卷數》提要

帝鑑圖說敘

帝鑑圖說者今元輔少師張公輯以

御者也

上初登大寶

召見公

平臺隆倚眷公亦矢精白佐

一於落運善承也

前敘一

一學皆從二智資公首陳勸學所簡進侍

廷儒臣分三直講公偕少保呂公左右

侍數承

清問效啓沃

上益嚮意於學公令講臣參摭前代君人

治蹟邇唐虞以迄漢唐宋理亂興衰得

失可為勸戒者條其要百餘各因事繪



圖系之說以備

乙覽存考鏡馬題曰

帝鑑公草疏率諸謀臣進之

黼座

上為起受頃間徹

睿覽指其中一一顧問公公對如指一臂

廷臣謂

上明聖不世出也夫所貴乎君人務學老

金君也君者撫九有而治治本乎道

繇其道而治與不繇其道而否者歷徵

前代往蹟昭然嫩惡舉而不爽考諸矣

故曰前王之遺軌後王之永鑒世主未

有不師古而善治者乃或有謬悠其塗

轍罔軌於聖哲而狂愚是蹈焉由鑒與

前卷二

罔鑒聞耳鑒於言而弗迪厥行與持其

始而鮮克終猶罔鑒也唐虞而後論治

者則商周首稱然殷鑒有夏周鑒有殷

其道同也下是者無論兩漢即唐宋之

君非無中材間亦有繪前代之迹者有

圖無逸於屏者迺其君臣取具于緣飾

而鮮交修之實竟其治不能踴隆古於

百一

前卷三

上聰明首出既冲年纂

歷服孳孳法古圖治任用賢哲方開泰治

以永熙圖將唐虞復出即商周不啻也

千百世而下仰稽帝範者知

明有

哲后乃亦有交修一德之臣則是圖有不



視為典訓善無疆者哉公以公忘受簡知

上嘗親灑宸翰錫公良臣夫有明后者斯臣良今其時千載一遇也聲不佞被遇三朝病違朝列者二十餘年頃奉

詔備禮官思夙夜奉職未遑也屬公所進圖說

前微四

上嘉納勅下禮官宣付史館公復梓其副以揚

休美屬以校梓者則文學喬子承華謂聲禮官也宜叙端簡

萬厯癸酉仲春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華亭陸樹聲撰

聖

哲

聖一



# 芳規

卷二

進圖疏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

呂張居正等謹

題為恭進

帝鑑圖說以仰裨

聖治事。臣等聞商之賢臣伊尹告其君曰。德惟治

否惟亂。興治同道固不興。與亂同事固不亡。

唐太宗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

見興替。臣等嘗因是考前史所載治亂興亡

之迹。如出一轍。大抵皆以敬天法祖。聽言納

諫。節用愛人。親賢臣。遠小人。憂勤惕厲。即治

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諫遂非。侈用害民。親

小人。遠賢臣。盤樂怠傲。即亂。出于治。則雖不

階尺土一民之力。而其興也勃焉。出于亂。則

雖藉祖宗累世之資。當國家熙隆之運。而其

亡也忽焉。譬之佩蘭者。之必馨。飲醜者。之必

殺。以是知人主欲長治而無亂。其道無他。但

取古人已然之迹。而反已內觀。則得失之效



昭然可睹矣。仰惟

皇上天縱英資。

光膺鴻寶。

孜孜誦習。懋殷宗典學之勤。

事事講求。邁周成訪落之軌。海內臣民。莫不翹首。

跂足。想望太平。臣等備員輔導。學術空疎。夙

夜兢兢。思所以佐下風。竊竊沃者。其道無繇。

竊以人求多聞。事必師古。顧史家者流。止慮

千百。雖儒生皓首。尚不能窮。豈人主一日萬

幾。所能遍覽。乃屬諱官。巨馬自強等。略倣伊

尹之言。考究歷代之事。除唐虞以上。皇風玄

邈。紀載未詳者。不敢采錄。謹自堯舜以來。有

天下之君。操其善可為法者。八十一事。惡可

為戒者。三十六事。善為陽。為吉。故用九九從

陽數也。惡為陰。為凶。故用六六。從陰數也。每

一事。前各繪為一圖。後錄傳記本文。而為之

直解。附於其後。分為二冊。以辨淵源。仍取唐

太宗以古為鑑之意。僭名曰

源二

帝鑑圖說。上呈

睿覽。昔班伯指画屏以諫。意專戒微。張九齡千秋

金鑑一書。詞涉隱諷。今臣等所輯。則熾惡並

陳。勸懲斯顯。屏之薰蕕異器。而臭味頓殊。水

鏡澄空。而妍媸自別。且欲觸目生感。故假象

於丹青。但取明白易知。故不嫌於俚俗。雖條

目僅止百餘。而上下數千載理亂之原。庶幾

畧備矣。伏望

皇上俯鑒愚忠。

源三

特垂省覽。視其善者。取以為師。從之如不及。視其

惡者。用以為戒。畏之如探湯。每興一念。行一

事。即稽古以驗今。因人而省。考高山可仰。母

忘終實之功。覆轍在前。永作後車之戒。則自

然念念皆純。事事合理。德可媲於堯舜。治將

埒於唐虞。而千萬世之下。又必有頤治之主。

效忠之臣。取

皇上今日致治之迹。而繪之丹青。守為模範者矣。

臣等無任惓惓懇切之至。謹以所輯圖說。裝



漢成冊隨本上

進以

聞伏候

勅旨

隆慶辛丑月六日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臣張居正

李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臣呂調陽

本日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見忠愛懇至朕方法古圖治深  
用嘉納圖冊留覽還宣付史館以昭我君臣交

修之義禮部知道

疏四

目錄

任賢圖治

唐堯帝

諫鼓謗木

唐堯帝

孝德升聞

虞舜帝

揭器求言

夏禹王

下車泣罪

夏禹王

戒酒防微

夏禹王

解網施仁

商湯王

桑林禱雨

商湯王

德滅祥桑

商中宗

夢餐良弼

商高宗

澤及枯骨

周文王

丹書受戒

周武王

感諫勤政

周宣王

入關約法

漢高帝

任用三傑

漢高帝

過魯祀聖

漢高帝

却千里馬

漢文帝

前四



止輦受言	漢文帝
納諫賜金	漢文帝
不用利口	漢文帝
露臺惜費	漢文帝
遣倖謝相	漢文帝
屈尊勞將	漢文帝
蒲輪徵賢	漢武帝
明辨詐書	漢昭帝
褒獎守令	漢宣帝
詔儒講經	漢宣帝
葺檻旌直	漢成帝
賓禮故人	漢光武
拒關賜布	漢光武
夜分講經	漢光武
賞強項令	漢光武
臨雍拜老	漢明帝
愛惜郎官	漢明帝
君臣魚水	漢昭烈帝

前目三

焚裘示儉	晉武帝
留桡戒奢	宋高祖
私文開館	唐太宗
上書黏壁	唐太宗
納箴賜帛	唐太宗
縱鵲毀巢	唐太宗
敬賢懷鵠	唐太宗
覽圖禁杖	唐太宗
主明臣直	唐太宗
縱囚歸獄	唐太宗
望陵毀觀	唐太宗
撤殿營居	唐太宗
面斥佞臣	唐太宗
剪鬚和藥	唐太宗
過物教儲	唐太宗
遣歸方士	唐高宗
焚錦銷金	唐玄宗
委任賢相	唐玄宗

前目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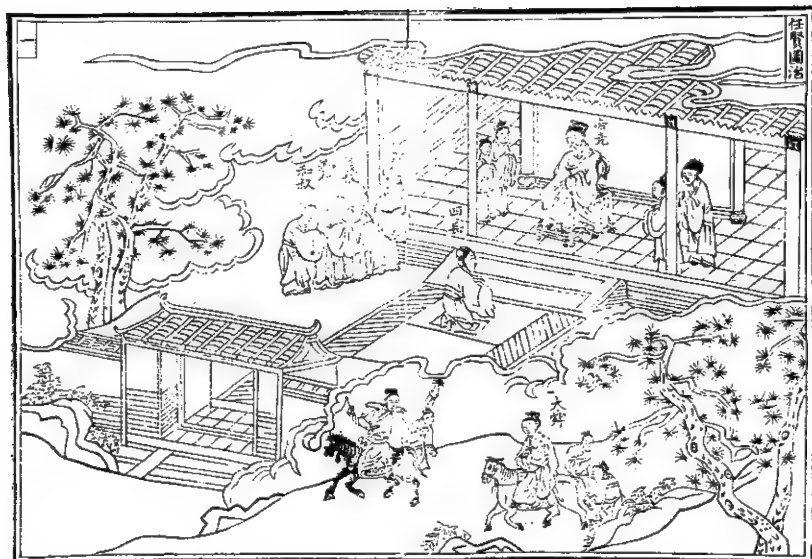
兄弟友愛	唐玄宗
召試縣令	唐玄宗
聽諫散鳥	唐玄宗
唱餅惜福	唐玄宗
燒梨聯句	唐肅宗
不受貢獻	唐憲宗
遣使賑恤	唐憲宗
延英忘倦	唐憲宗
淮蔡成功	唐憲宗
論字知諫	唐穆宗
屏書政要	唐宣宗
焚香讀疏	唐宣宗
敬受母教	宋太祖
解裘賜將	宋太祖
碎七寶器	宋太祖
受言書屏	宋太祖
戒主衣翠	宋太祖
竟日觀書	宋太宗

前四

引衣容直	宋太宗
改容聽講	宋仁宗
受無逸圖	宋仁宗
不喜珠飾	宋仁宗
納諫遣女	宋仁宗
天章召見	宋仁宗
夜止燒羊	宋仁宗
後苑觀麥	宋仁宗
軫念流民	宋神宗
燭送詞臣	宋哲宗

前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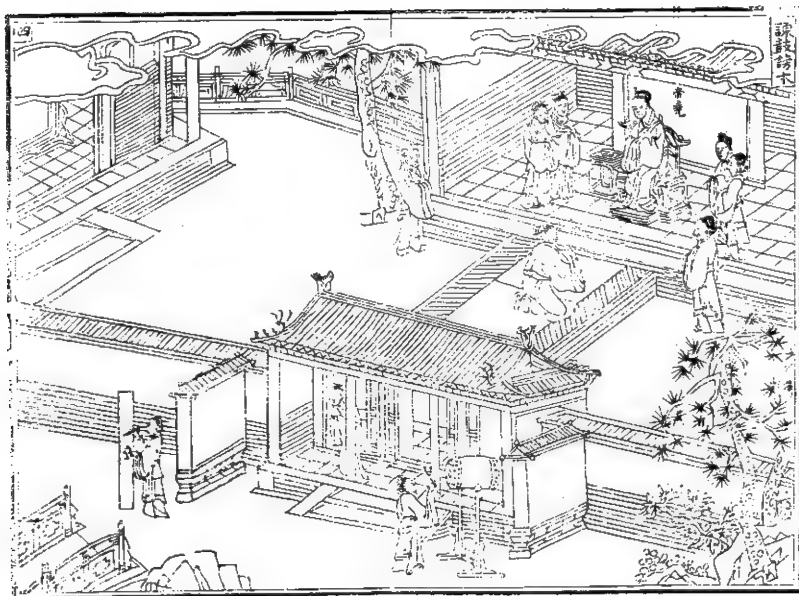
唐史紀堯命羲和敬授人時。羲仲居嵎夷理東作。義叔居南交理南訛。和仲居昧谷理西成。和叔居朔方理朔易。又訪四岳舉舜登庸。

唐史上記帝堯在位任用賢臣與圖治理那時賢臣有羲氏兄弟二人和氏兄弟二人帝堯着他四箇人敬授人時使羲仲居於東方嵎夷之地管理春時耕作的事使義叔居於南方交趾之地管理夏時變化的事使和仲居於西方昧谷之地管理秋時收成的事使和叔居於北方幽都之地管理冬時更易的事又訪問四岳之官着他薦舉天下賢人可用者於是四岳舉帝舜為相那時天下賢才都聚於朝廷之上百官各舉其職帝堯垂拱無為而天下自治蓋天下可以一人主之不可以一人治之雖以帝堯之聖後世莫及然亦必待賢臣而後能成功書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言股肱具而後成人良臣衆而後成聖意亦謂此其後帝舜為天子也跟着帝堯行事任用九官十二牧天下太平乃



與群臣作歌以紀其盛。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庶事康哉。所以古今稱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斯任賢圖治之效也。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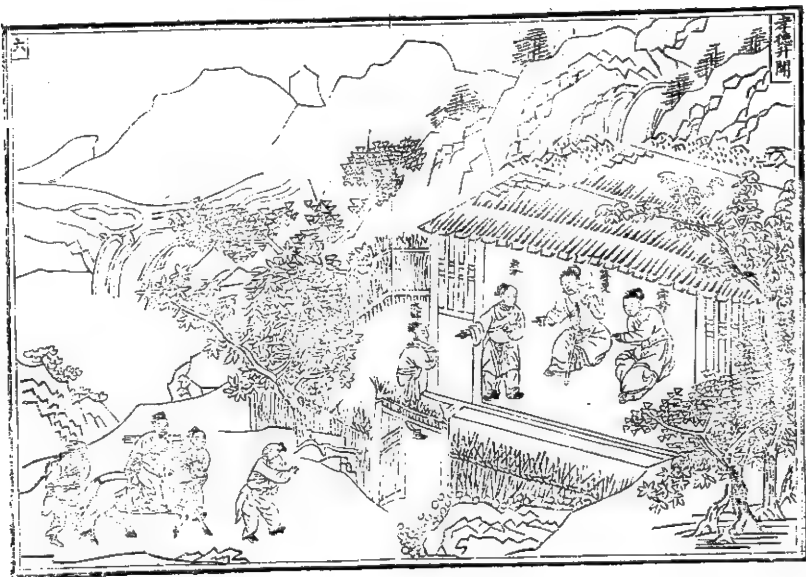




唐史。紀堯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立諫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

唐史上。記帝堯在位。虛已受言。常恐政事有差謬。不敢當面直言。特設一面鼓在門外。但有直言敢諫者。着他就擊鼓。來見。欲天下之人皆得以盡其言也。又恐自己已有過失。人在背後譏議。已不得聞。特立一片木在門外。使人將過失書寫在木上。欲天下之人皆得以攻其過也。夫聖如帝堯所行。皆盡善盡美。宜無可諫可謗者。而猶惓惓以求言。聞過為務。故下情無所壅。而君德日以光。然欲法堯為治。亦不必置鼓立木。徒做其迹。但能容受直言。不加譴責言之當理者。時加獎賞。以勸勵之。則善言日聞。而太平可致矣。

五





虞史。紀舜父瞽叟娶後妻生象。父頑母嚚。象傲。常欲殺舜。舜避逃。克諧以孝。瞽叟亦允若。帝求賢德。可以遜位。群臣舉舜。帝亦聞之。於是以二女妻舜。舜以德率二女。皆執婦道。

○虞史上。記大舜的父是箇瞽目人。他前妻生的兒子就是大舜。舜母故了。瞽叟又娶一箇後妻。生的兒子叫做象。那瞽叟愚頑。不知道理。後妻嚚惡不賢。象又凶狠無狀。他三箇人時常商量着要殺舜。舜知道了。設法躲避。然後得免。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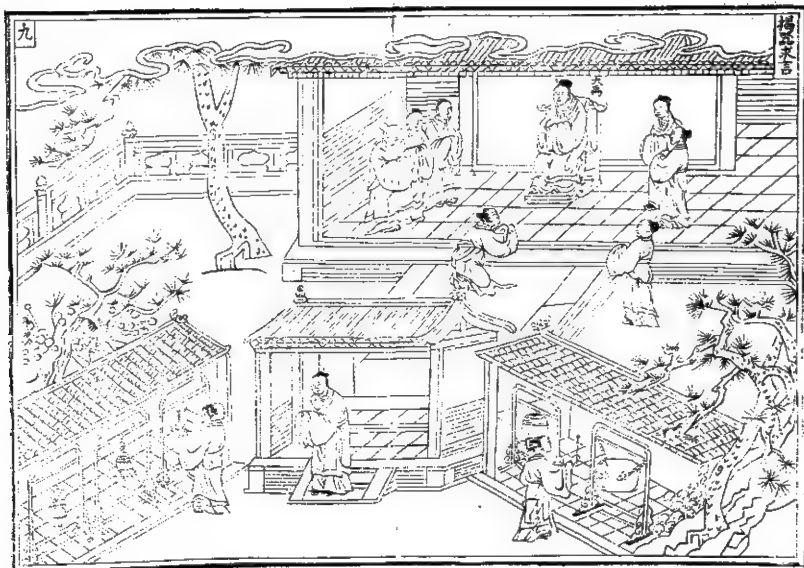
七

終不敢怨其父母。只盡自家的孝道。久之感化得一家人都和睦。瞽叟見他這等孝順。也相信歡喜了。所以人都稱他為孝子。當時帝堯要求賢德的人。可遜以帝位者。群臣都薦舉他。比先帝堯已知大舜善處父母兄弟。是箇聖人。但不知他處夫婦之間何如。於是召舜去。把兩箇女兒都嫁與他為妻。舜又能以德化率這二女。在他父母前都盡做媳婦的道理。堯因此遂禪以帝位。自古聖賢皆以孝行為本。然父母慈愛而

子孝順。尚不為難。獨舜父母不慈。而終能感化。所以當時以為難能。而萬世稱為大孝也。

八





夏史紀大禹懸鐘鼓磬鐸，詔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

**補**夏史上記大禹既居帝位，恐自家於道有未明，義有未熟，或事務不停當處，或有可憂而不知，或獄訟之未斷，四方遠近的人，無由得盡其言。於是將鐘鼓磬鐸，五樣樂器掛在外面，告諭臣民。說道有來告寡人以道者，則擊鼓；諭以義者，則撞鐘；告以事者，則振鐸；語以憂者，則

十

敲磬。有獄訟者，則搖鞀。禹在裏面，聽見有那一件聲響，便知是那一項人到，就令他進見，盡言。夫禹是大聖，聰明固已過人，而又能如此訪問，則天下事務豈有一件不知？四方民情，豈有一毫壅蔽？此禹之智，所以為大，而有夏之業，所以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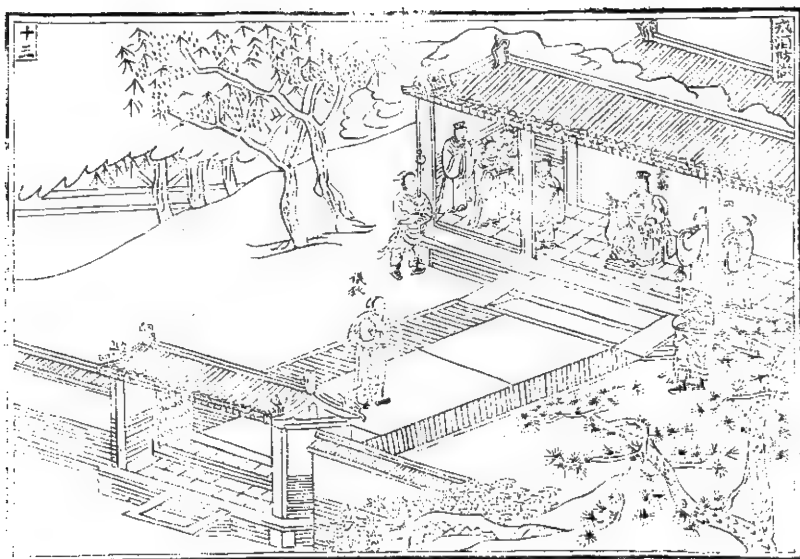


夏史紀大禹巡狩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三  
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為痛之王曰堯舜之人皆以  
堯舜之心為心我為君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以  
痛之

夏史上記大禹巡行諸侯之國路上遇見一  
起犯罪的人心中不忍便下車來問其犯罪之  
由因而傷痛垂泣左右的人問說這犯罪之  
所為不順道理正當加以刑罰君三何故痛惜  
他禹說我想堯舜為君之時能以德化人天下

的人都體着堯舜的心為心守禮安分自不犯  
刑法今我為君不能以德化人這百姓每各以  
其心為心不順道理所以犯罪是犯罪者雖是  
百姓其實由我之不德有以致之故我所以傷  
痛者不是痛那犯罪之人蓋痛我德衰於堯舜  
也夫禹不以罪人為可惡而自傷如此  
則所以增修其德而期於無刑者無所不至矣





夏史紀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  
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

夏史上記大禹之時有一人叫做儀狄善造  
酒他將酒進上大禹禹飲其酒甚是甘美遂說  
道後世之人必有放縱於酒以致亡國者於是  
疏遠儀狄再不許他進見屏去旨酒絕不以此  
進御夫酒以供祭祀燕饗禮所不廢但縱飲過  
度則內生疾病外廢政務亂亡之禍勢所必至  
故聖人謹始慮微預以為戒豈知末世孫桀乃  
至以酒池牛飲為樂卒底滅亡嗚呼祖宗之訓  
可不守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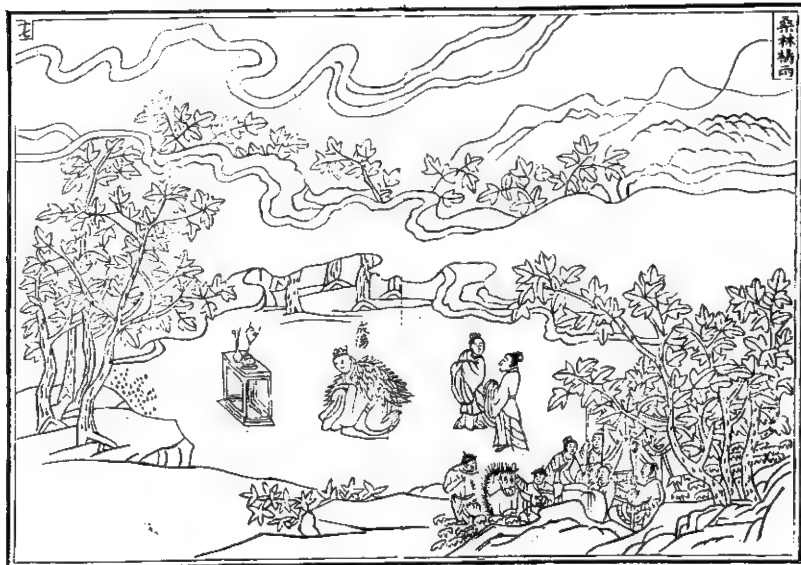
商史紀湯出見網於野者。張其四面而祝之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蓋之矣。解其三面。而更其祝曰。欲左。左。欲右。右。欲高。高。欲下。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一時歸商者。三十六國。

●商史上記成湯為君。寬仁。嘗出至野。見有人四面張着羅網打鳥雀。口裡禱祝說。從天上墜下的。從東南西北四方飛來的。都要落在我網裡。湯聞之。不忍嘆息說。這等是那鳥雀一箇也。

十六

逃不出去了。何傷害物命不仁如此。於是使從人將那網解去三面。止存一面。又從新替他禱祝說。道。鳥之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任從你飛翔。只是捨命要死的。乃落吾網中。夫湯之不忍於害物如此。其不忍於害民可知。所以當時漢江之南。列國諸侯聞湯這一事。都稱說湯之仁德。可謂至矣。雖禽獸之微。亦且及之。而況於人乎。於是三十六國一時歸商。蓋即其愛物。而知其能仁民。故歸之者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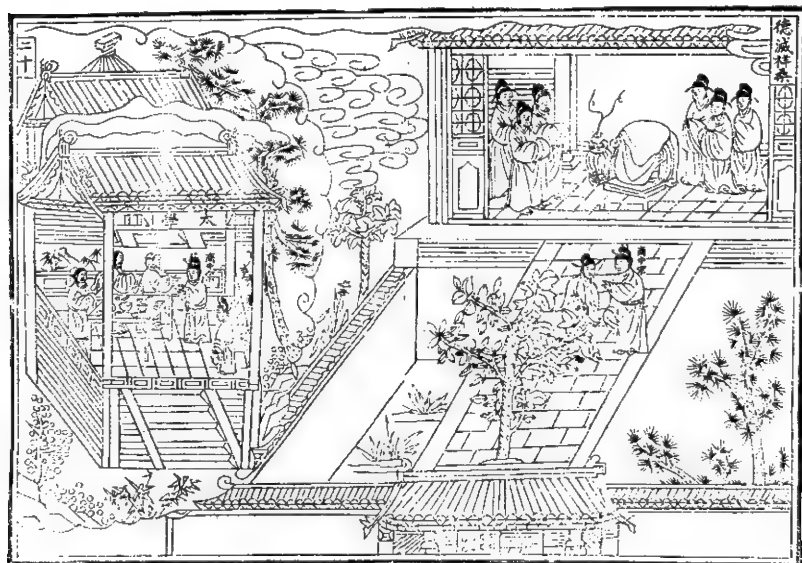
商史紀成湯時歲久大旱。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人也。若必以人。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為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言未已。大兩方數千里。

商史上。記成湯之時。歲久不雨。天下大旱。靈臺官太史占候。說這旱災。須是殺箇人祈禱。乃得雨。成湯說。我所以求雨者。正是要救濟生人。

又豈忍殺人以為禱乎。若必用人禱。寧可我自當之。遂齋戒身心。剪斷爪髮。素車白馬。減損服御。身上披着白茅草。就如祭祀的犧牲模樣。乃出禱於桑林之野。以六件事自責。說道。變不虛生。必有感召。今天降災異。以儆戒我。或者是我政令之出。不能中節。或使民無道。失其職業。或所居的宮室。過於崇高。或官闈的婦女。過於盛。或包苴之賄賂。得行其營求。或造言生事的讒人。昌熾而害政。或有一於此。則



寧可降災於我之一身不可使百姓每受厄湯  
當時為此言。念至誠感動上天。說猶未了。大  
雨即降。方數千里之廣。蓋人有善念。天必從之。  
況人君為天子。一言一動。上帝降臨。轉災為  
祥。乃理之必然也。





商史紀大戊時有祥桑與穀合生於朝。一暮大拱大戊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與。大戊於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國商道復興

商史記中宗大戊之時有妖祥之桑樹與穀樹二物合生於朝中一夜之間就長得大如合抱中宗見其怪異心中恐懼以問其相臣伊陟伊陟說道這桑穀本在野之物不宜生於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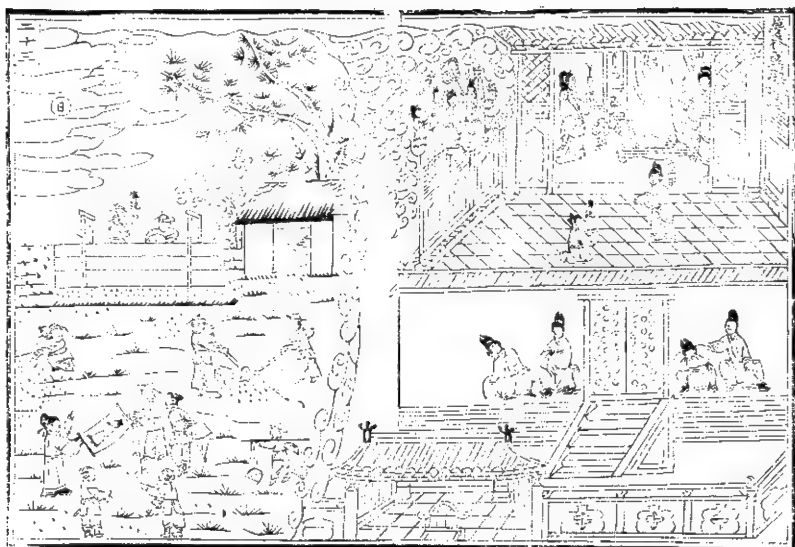
三十一

今合生於朝又一夜即大如拱誠為妖異然妖不勝德今朝中生這妖物君之政或有闕失與君但當修德以勝之則妖自息矣中宗於是聽伊陟之言修祖宗的政事明養老的禮節早朝勤政日晏纔退百姓每有疾苦問之有喪者弔之。大戊有這等德政果然妖物不能勝三日之間那桑與穀自然枯死三年之後遠方外國的人慕其德義經過幾重通事譯語來朝他的有七十六國商道前此中衰至此而復興焉夫妖

不自作必有所召然德本當修示豈待妖大戊之祥桑自枯蓋信妖不足以勝德而為人君者不可一日不修德也

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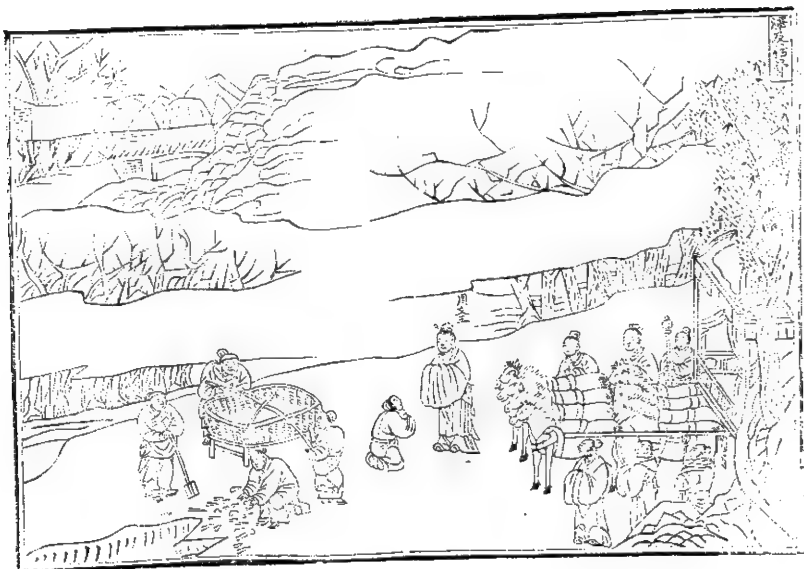
商史紀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資良弼乃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啓乃心沃朕心說總百官佐成商家中興之業

●商史上。記商高宗初即帝位在該陰之時恭默不言想那治天下的道理於是至誠感動天地一日夢見上帝賜他一箇忠臣輔佐他醒來就把夢中所見的人使人畫影圖形徧地裡去訪求至於傅巖之野見一箇人叫做傅說在那

二五

裡築牆却與畫上的人一般模樣召來與他講論治道果然是箇賢人於是就用他做宰相命他說你朝夕在我左右進納善言以輔我之德當開露你的心不可隱諱灌漑我的心使有生幾傳說既承高宗之命統領百官勸高宗從諫好學法祖憲天高宗能用其言遂為商家中興之主詳見商書說命三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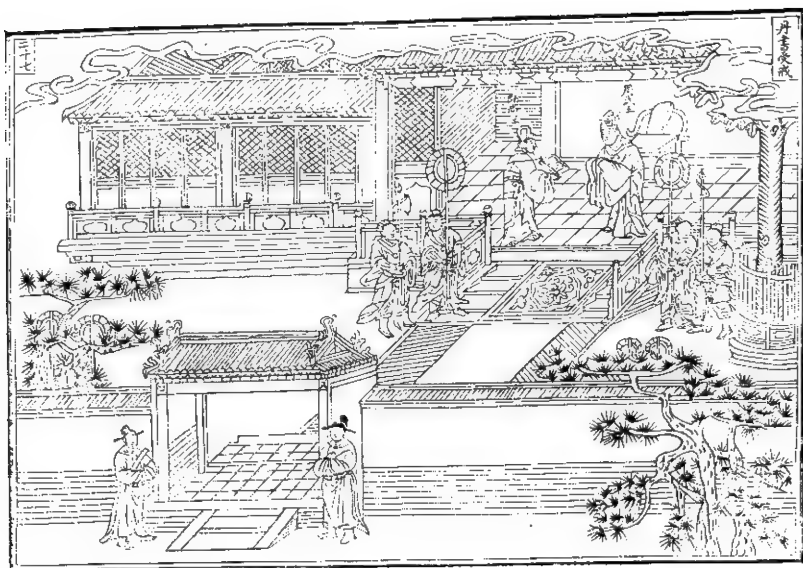
周史紀文王嘗行於野。見枯骨。命吏瘞之。吏曰。此無主矣。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吾固其主矣。瘞之。天下聞之。曰。西伯之澤。及於枯骨。況於人乎。

●周史上。記文王初為西伯時。一日出行於郊野之外。見死人的枯骨。暴露於野。因分付吏人。以土瘞埋之。吏人對說。這枯骨都是年久死絕的人。已無主了。文王說道。天子有天下。就是天下的主。諸侯有一國。就是一國的主。今此枯骨。

三十六

我就是他的主了。何忍視其暴露。而不為掩蔽之乎。乃瘞而掩之。時天下之人。聞文王行。這等陰德。都說道。西伯的恩澤。雖無知之枯骨。亦且霑及。況有生之人乎。夫文王戮政施仁。不惟澤被於生民。而且周及於枯骨。所謂為人君。止於仁者。此類是也。豈非有天下者之所當取法哉。





周史紀。武王召師尚父而問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冕。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此面王。遂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昌。怠勝敬者亡。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藏之約行之利。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王聞之。而書于席。凡鑄盟盤。楹。杖。帶。爵。觴。豆。戶。牖。劍。弓。矛。皆為銘焉。

周史。上。記武王即位之初。向老臣師尚父問。

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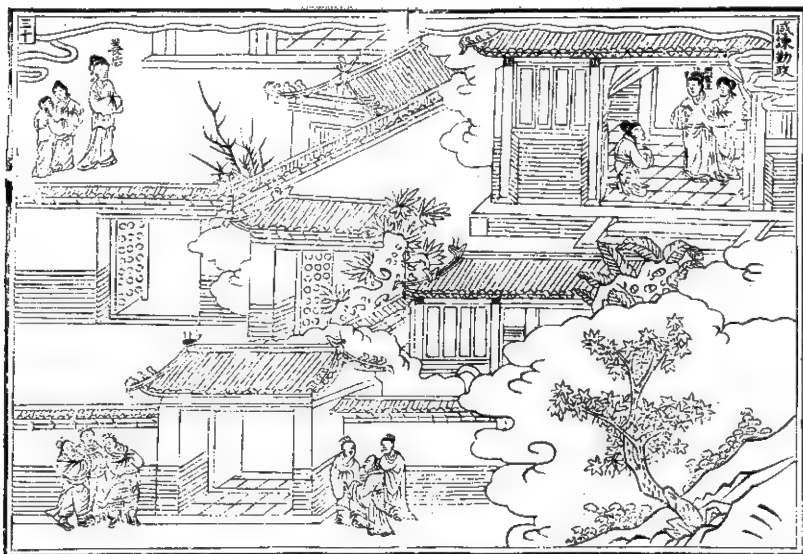
說。凡前人創造基業。將使後人世世守之也。而能世守者甚少。不知有甚麼道理。藏之簡約行之順利。而可以為萬世子孫常守者乎。師尚父對說。有一卷書。叫做丹書。這箇道理。皆在其中。王欲聞之。必須重其事。齋戒而後可。武王於是齋戒了三日。端正冠冕。不敢上坐。下堂南面而立。致敬盡禮。求受丹書。師尚父說。南面是君位。北面是臣位。王南面而立。則丹書當北面而授。先王之道。至大。豈可北面而授受乎。王遂東面。



而立不敢居君位。師尚父西面而立。亦不居臣位。乃述丹書中的言語說道。凡為君者。殺畏勝。急忽國必興昌。怠忽勝。教畏國必滅亡。公義勝。私欲事必順從。私欲勝。公義事必逆凶。這箇道理。只要在教公二字上做工夫。藏之何等簡約。行之何等順利。可以為子孫萬世常守者。不外乎此矣。武王敬而信之。遂融化這四句的意思。於凡那席上。几上。鏡子上。洗面盆上。殿柱上。杖上。帶履上。觴豆上。門窗上。劍矛。矛鎗上。一一作

二十九

為銘詞。不但自家隨處接目警心。要使子孫看見。也都世守而不忘焉。夫武王是箇聖君。能屈尊從老臣受戒。作為銘詞傳之後世。周家歷年八百。享國最為長久。非以其能守此道也哉。





周史紀姜后賢而有德王嘗早卧而晏起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傳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成中興之業為周世宗

周史上記周宣王的后姜氏賢而有德宣王嘗有時睡得太早起得太遲姜后恐他誤了政事要勸諫他乃先自貶損脫去頭上的簪珥待罪於宮中長街上使其保母傳言於王說道

三十一

無德不能以禮事王致使王耽於女色溺於安逸失早朝之禮這是我自己的罪過請王加我以罪王因此感悟說這是我自家怠惰有此過失非夫人之罪也古時稱后妃都叫敬夫人自此以後宣王遂勤於政事每日早起視朝與群臣講求治道至晏方退其致治之迹足以上繼他祖文王武王雖其父厲王時勢漸衰弱至此復能中興因宣王有這等功業所以周家的廟號稱他為世宗古者后妃夫人進御侍寢皆有節度每至昧旦女

史秦雞鳴之詩則夫人鳴佩玉於房中起而告退以禮自防不淫於色故能內銷逸欲以成其君勤政之美雞鳴之詩云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言日將旦而百蟲飛作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我但群臣侯朝已久君若不出彼將散而歸矣豈不以我之故而使人并憎惡於子乎姜后之進諫古禮也宣王中興周業蓋得之內助為多

三十二





漢史紀高祖初為沛公入關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又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惟恐沛公不為秦王

西漢史上記高帝初起兵伐秦那時猶號為沛公既破了峽關到咸陽地方因呼喚各縣裡年高的父老與那有本事的豪傑都到面前慰

三十四

勞之說道秦君無道法令煩苛你百姓每被害久矣但凡言時政的他就說人誹謗加以滅族之罪兩人做一處說話的他就說人有所謀為加以棄市之刑其暴虐如此眾諸侯有約先入關破秦者王之我今先入關當王關中與你百姓每做主今日就與父老相約我的法度只有三條惟是殺了人的纔着他償命若打傷人及為偷盜的止各坐以應得的罪名不加以死此外一切苛法都革去不用又恐遠處不能盡知



使人同着秦吏遍行到各縣鄉邑中將這意思都一一曉諭那時百姓每被秦家害得苦了。一旦聞這言語如拔之於水火之中莫不歡喜頭躍爭持牛羊酒食犒享沛公的軍士只恐怕沛公不做秦王。此可見撫之則后漢之所以興也。雲之則讐秦之所以亡也。有天下者當以寬仁為貴矣。





漢史紀高帝置酒洛陽南宮。曰：通侯諸將，試言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妬賢嫉能，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擒也。羣臣悅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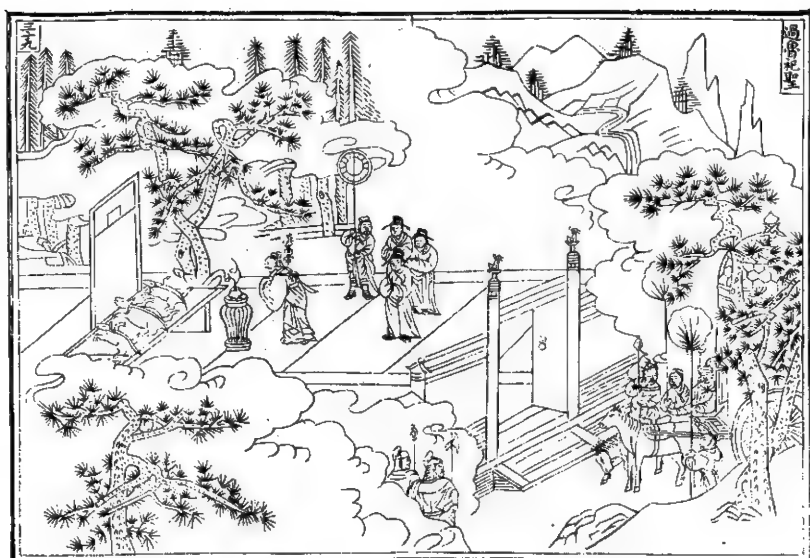
三十七

西漢史上記高帝既定天下，置酒宴羣臣於洛陽之南宮，因問羣臣說。通侯諸將等試說我所以得天下者何？故項羽所以失天下者何？故高起王陵二人齊對說：陛下使人攻打城池，略取土地，既得了，就封那有功之人，與天下同其利。因此人人盡力戰爭，以圖功賞。此陛下之所以得天下也。項羽則不然，妬賢嫉能，雖戰勝而不錄人之功，雖得地而不與人同利。因此人

人怨望，不肯替他出力。此項羽之所以失天下也。高帝說：公等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定計謀於帷幄之中，而決勝於千里之外，這事我不如張子房；鎮守國家，撫安百姓，供給軍餉，不至乏絕，這事我不如蕭何；統百萬之兵，以戰則必勝，以攻則必取，這事我不如韓信；張子房、蕭何、韓信三人，都是人中的豪傑，我能一一信用，他得此三人的助，此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只有一箇謀臣范增，而每事猜疑，不能信用，是無一人之助矣。此所以終被我擒獲也。羣臣聞高帝之說，無不欣悅，敬服。夫用人者，恒有餘，自用者，恒不足。漢高之在當時，看論勇猛善戰，地廣兵強，不及項羽遠甚，而終能勝之者，但以其能用，人故耳。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盡其力，而天下歸功焉。漢高自謂不如其臣，所以能駕馭一時之雄傑也。

三十八





漢史。紀高帝擊淮南王黥布。還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西漢史上。記漢高帝因淮南王黥布謀反。自

領兵征之。擒了黥布。得勝回還。經過山東曲阜。乃舊魯國。是孔子所生的地方。有孔子的墳墓。高帝具太牢牲禮。親拜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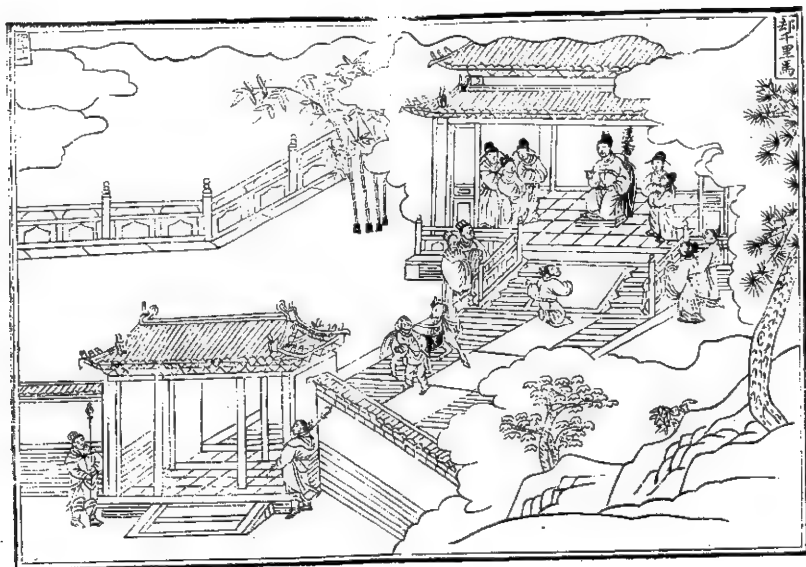
子雖是大聖。其官不過魯國的大夫。自孔子歿後。戰國之君。皆不知尊信其道。及秦始皇又焚

燒其書。高帝以天子之尊。方用兵征伐之際。就

四十

知崇儒重道。且用太牢。與社稷宗廟的祭禮一樣。後世人君。尊敬孔子。實自高帝始。其好尚正大如此。宜其為一代創業之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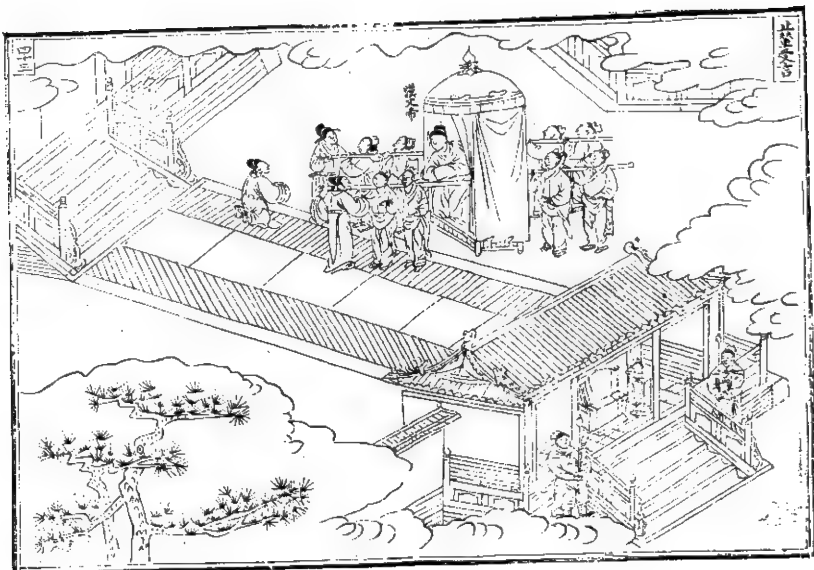


漢史紀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下詔不受

西漢史上記文帝時有人進一匹馬一日能行千里文帝說道天子行幸有鸞旗導引於前有屬車擁護於後或巡狩而吉行一日不過五十里而止或征伐而師行一日不過三十里而止朕騎着這千里馬獨自箇先往何處去於是下詔拒而不受還着那進馬的人牽回去了

千里馬是良馬也文帝以為非天子所宜用尚且不受況其他珠玉寶貝珍禽奇獸不切於人主日用者又豈足以動其心乎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正文帝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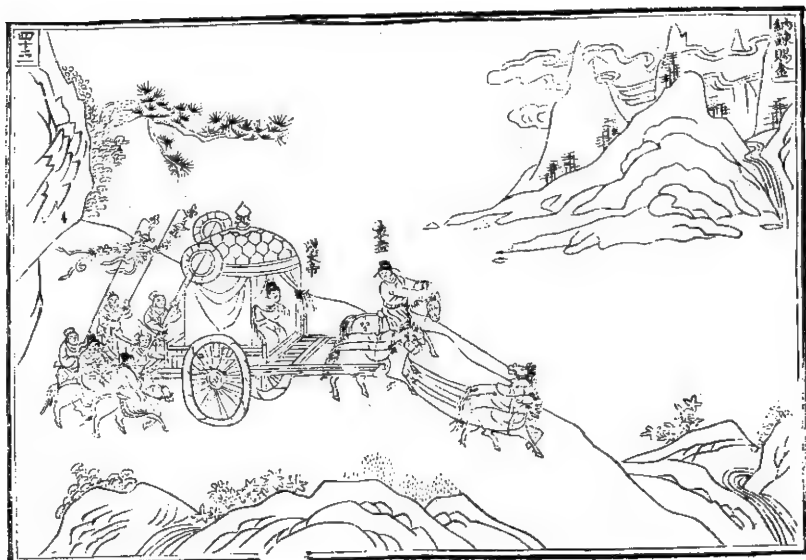




漢史紀文帝每朝。即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未嘗不稱善。

西漢史上記文帝每出視朝。但有郎從等官上書陳言者。雖正遇行路之時。亦必駐了輦。聽受其言。縱使所言沒道理。不可用。但置之不行而已。亦不加譴責。如其言有益於生民。有補於治道。則必亟加採擇。次第行之。又每每稱道其所言之善。蓋不但採取之而已。嘗聞人君之德。莫貴於聽言。自秦禁偶語。天下以言為諱矣。是以底於滅亡。而不悟也。觀文帝之虛懷聽納。如此。雖大舜之明目達聰。成湯之從諫弗咈。亦何讓焉。





漢史紀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騎並音傍車。望轡上曰。將軍怯耶。盎曰。臣聞聖主不乘危。不微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阪。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又從幸上林。奏却慎夫人坐。上說。賜盎金五十斤。

西漢史上。記文帝到霸陵上面過西邊。欲馳車下高峻的坡阪。有隨駕的中郎將姓袁。名盎騎着馬傍車而行。急忙挽住了車轡。不肯馳騾。文帝說將軍莫非膽氣怯耶。何乃怕懼如此。袁

盎說。臣聞明聖之主。不肯乘危險之地。凡有舉動。必要萬全。不圖僥倖而免。知此身所係甚重也。今陛下駕六馬之車。馳騁而下峻阪。就是無事。亦乘危倖免耳。儻或一時馬驚車敗。卒有不測之變。悔將何及。陛下縱然自輕其身。其如高祖之付託。太后之屬望何。帝聽其言。停車不下。後袁盎又隨文帝往上林。帝有箇寵愛的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而坐。袁盎以為非禮。奏使慎夫人退卻。文帝喜其屢進忠言。賜他金五十斤。夫



人臣進諫。只要其君免於危險。無有過失。非圖  
賞也。今文帝既聽其言。又加重賞如此。蓋深知  
其言之有益。且欲以勸他人之直言耳。從善之  
意。何其切哉。

四十七





漢史紀文帝登虎園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園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帝詔張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曰周勃張相如稱長者而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實也帝曰善

西漢史上記文帝一日遊幸上林苑登養虎的虎園因問上林苑管簿籍的官說這苑中各樣的禽獸有多少數目這官人一時答應不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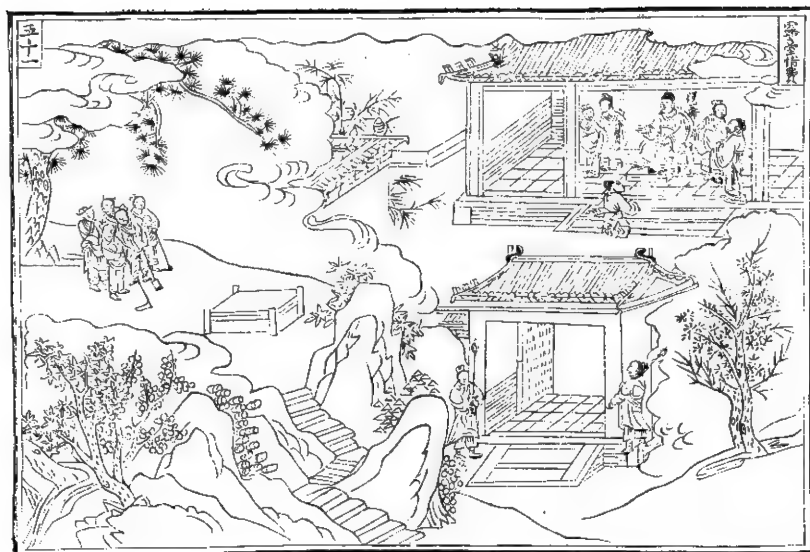
四十九

有箇管虎園的嗇夫在旁邊替那官人一一答應甚是詳悉文帝喜他遂召侍臣張釋之說這嗇夫有才能可就着他做上林苑令釋之對說如今朝中如周勃張相如這兩箇人是有德的長者能任朝廷大事然其言事皆說不出口蓋有德的人自然器宇深沉言語簡當豈學這嗇夫喋喋然用快利之口便捷以辯給哉今若因嗇夫口辯就超遷他恐天下聞此風蔽而靡然倣倣都只學舌辯能言不務誠實則風俗薄而

人心漓矣文帝以張釋之所言當理遂止不用嗇夫觀此一事則用人者不當但取其言而文帝從諫之善亦於此可見矣宜其為漢朝一代之賢君也歟

五十





漢史紀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西漢史上記文帝嘗欲在驪山上造一露臺高臺使工匠計算所費幾何工匠計算說該用百金文帝說百金之貲財若以民間中等的人家計之可勾十戶人家的產業今築一箇臺就破費了十家的產業豈不可惜且我承繼着先帝的官室不為不廣常恐自己無德玷辱了先

五十二

帝又豈可靡費民財而為此無益之工作乎於是停止露臺之工不復興造夫文帝富有四海況當承平無事之時財用有餘然百金之微猶且愛惜不肯輕費如此雖堯舜之土塔大禹之卑官何以過之哉大抵人主受民之心重則自奉之念輕夫以一臺之工遂至費百姓十家之產若如秦皇之阿房驪山宋徽之龍江艮嶽其所費又不知其幾千萬家矣窮萬民之財以供一己之欲一旦民窮盜起社稷邱墟雖有臺也



鳥獸豈能獨樂哉後世人主誠當以漢文為法  
母以小小營建為費少而遂恣意為之也

五十三





漢史紀文帝以中屠嘉為丞相時鄧通愛幸無比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曰陛下愛幸群臣即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不肅罷朝嘉坐府中為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語吏令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嘉乃解通還見上流涕曰丞相幾殺臣

西漢史上記文帝以中屠嘉為丞相嘉為人

五十五

正直文帝甚重之時有箇郎官叫做鄧通得幸於文帝寵愛無比嘉嘗入朝見鄧通在文帝旁邊狎恃恩寵有怠慢之狀嘉即奏說陛下愛幸群臣只好賞賜他財物使之富貴足矣至於朝廷上的禮儀則不可不嚴肅及罷朝回坐於丞相府中寫文書去提鄧通說道他若抗拒不來便當處斬鄧通恐懼求救於文帝文帝知丞相所執者是朝廷之禮鄧通委的有罪就着他去見丞相通到府中取了冠跣足頓首謝罪中屠

嘉責他說朝廷乃禮法所在你一箇小臣敢狎戲於殿上犯了大不敬論罪當斬因使吏拿出斬之通叩頭謝罪至於出血嘉怒猶不解文帝料鄧通已在丞相處陪話知罪了乃使人持節召通而致謝丞相中屠嘉乃遣之鄧通回去到文帝面前流涕說道丞相幾乎殺了臣夫文帝寵倖鄧通致敢於怠慢其始固不能無過然中屠嘉正言直論而帝略不偏護即遣令就罪使大臣得伸其法而嬖倖不敢狎恩非聖君而能

五十六

若是哉





得而犯耶

漢史紀文帝時匈奴大入邊使劉禮屯霸上徐厲屯棘門周亞夫屯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細柳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上改容式車使人稱謝成禮而去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固可嚴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

五十八



子的詔旨。少間文帝的駕到了。還不開門。文帝乃使人持節召亞夫。說朕要進營勞軍。亞夫纔傳令開營門接駕。臨進門時。守門軍士又奏說將軍有令。軍中不許馳驅走馬。文帝乃按住車轡。徐徐而行。到中軍營。亞夫出迎。手執着兵器。只鞠躬作揖。說道。甲冑在身。不敢拜跪。臣請以軍禮參見。文帝聽說。悚然改容。俯身式車。使人傳旨致謝亞夫。說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文帝出營門。歎美亞夫說道。這纔是箇真將軍。恰

五十九

纔見霸上棘門二營。那樣疎略。如兒戲一般。萬一有乘虛劫營之事。其將固可掩諜而擄也。至如亞夫這等紀律。可得而輕犯耶。嘗考古者人君命將。親推其轡。授之以鉞。曰。閫以外。將軍主之。不侵中制也。蓋將權不重。則軍令不嚴。士不用命。故穰苴戮齊王之嬖臣。孫武斬吳王之寵姬。而後能使其衆。以成大功。觀周亞夫之紀律嚴明。誠為一時名將。然非文帝之聖明。重其權而優其禮。則亞夫將求免罪過之不暇。況望其

結折衝而禦侮哉。後世人君御將。宜以文帝為法。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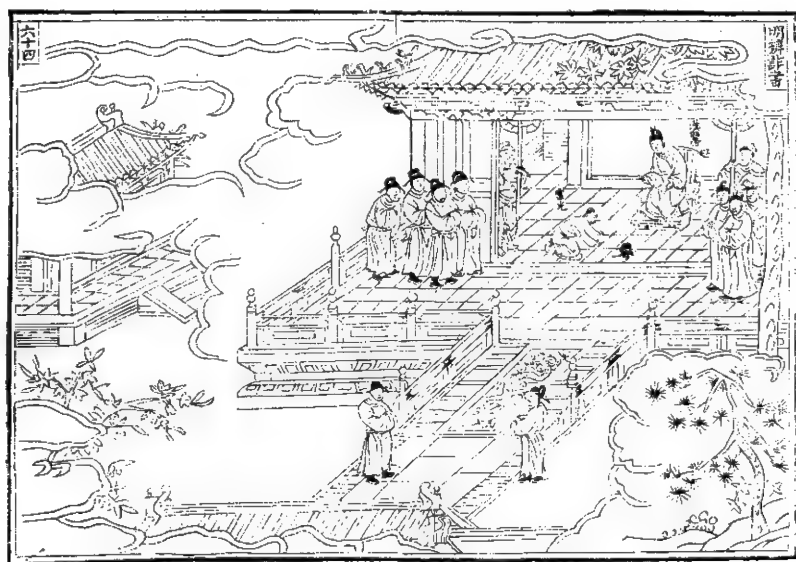
漢史紀武帝雅嚮儒術以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二人薦其師申公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既至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上問以治道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西漢史上記武帝素喜好儒者的學術因舉用當時名儒以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趙綰王臧又舉薦他師傳申公說他的學問更高武帝聞說即遣使去徵聘他又聞申公年老恐其途中受勞因駕一輛安車去迎接申公又用蒲草裹了車輪使其行路軟滑坐的自在又用幣帛一束加上玉璧以為聘禮申公感武帝這等盡禮遂隨聘到京武帝授以大中大夫之職安置在魯王府裡居住問他治天下的道理何如申公對說為治也不在多言只是着實行將去便好蓋議論多則心志惑與其託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為有益也夫天下之治亂係賢人之去留是以古之明君以屈已下賢為盛事而親枉萬乘以盡禮于衡門韋布之賤者



往往有之。漢興以來，雖不逮古，而武帝此舉，猶庶幾古人之意。至申公力行一言，則又治天下之要道也。

六十三





漢史紀昭帝時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與其子安及桑弘羊等詐令人為燕王旦上書言大將軍霍光擅調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書奏帝留中。明旦光聞之不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黨有譖光者上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桀等乃不敢復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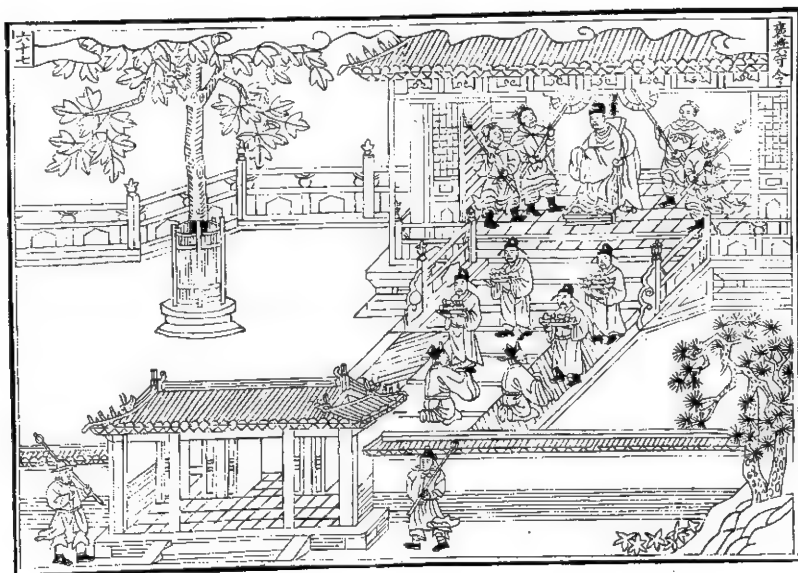
三五

西漢史上記昭帝年幼登極大將軍霍光受遺詔輔政那時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與其子上官安及桑弘羊等各以私恨霍光而燕王旦以帝兄不得立為天子亦懷怨恨于是上官桀等欺昭帝年少設謀要排陷霍光教人假充做燕王的人上本勅奏霍光說他擅自更調幕府校尉加添人數專權自恣圖為不軌昭帝覽奏留中不下霍光聞之待罪于外不敢入朝帝使人召光入光見帝取了冠帽叩頭伏罪昭帝

說將軍戴起冠朕知這本是假的將軍調校尉還未滿十日燕王離京師數千里他怎麼便就得知可見是詐那時昭帝年纔十四歲左右之人見帝這等明察莫不相顧驚駭那上書的人果然涉虛逃走以後上官桀的黨類又有譖毀霍光者昭帝即發怒說大將軍是個忠臣先帝因朕年幼託他輔朕再有言者即坐以重罪自是桀等懼怕不敢復言而霍光輔相昭帝竟為賢主若使上官桀等之讒得行則霍光之禍固不待言而漢家宗社亦危矣於戲托孤寄命豈易事哉

三六





漢史紀宣帝時極重守令嘗以為太守吏民之本  
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  
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  
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  
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解〕西漢史上記宣帝選用官員極重那知府知  
縣兩樣官嘗說道各府太守最是親民之官第一  
要緊若是到任不久就還轉去百姓便不得  
蒙其恩惠且迎新送舊徒見勞擾必須做得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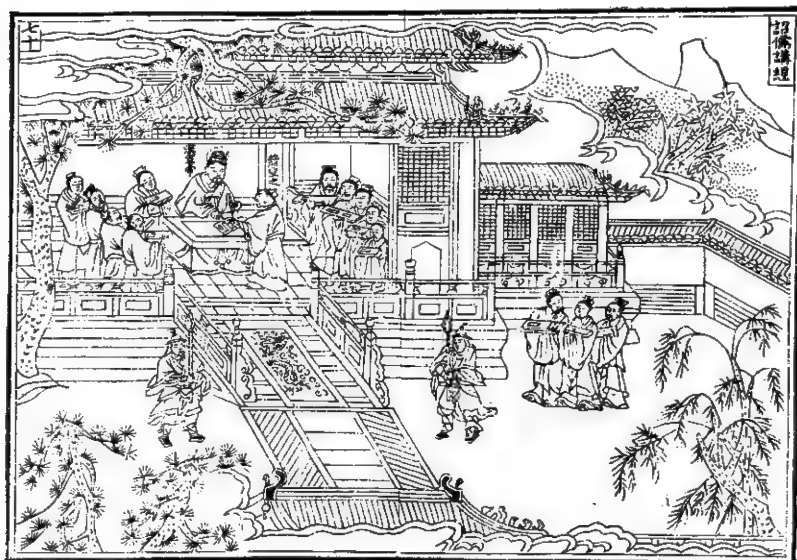
——  
二十八

久然後民情土俗百姓甘苦他都知道施些恩  
惠行些政事也都曉得頭腦那百姓也欺哄不  
得自然順從他的教化所以宣帝時做守相食  
二千石俸的都要久任若是歷任未久就有功  
勞也只降勅書獎勵或就彼加陞官級或賞賜  
金帛或賜以關內侯的爵級仍令照舊管事到  
做的年歲深了遇三公九卿有缺即把向前旌  
表的好太守不次擢用如黃霸以潁川太守入  
為太子太傅趙廣漢以潁川太守入為京兆尹



宣帝之留心守令如此。所以那時做官的人人  
 勉勵。好官甚多。而天下太平。中興之美。後世鮮  
 及焉。夫官惟久任。則上下相安。既便于民。日久  
 超擢。則官不淹滯。亦便于官。此用人保民之善  
 法也。後來科目太繁。額數日增。陞轉之期。計日  
 可俟。席不暇煖。輒已他遷。視其官如傳舍。視百  
 姓如路人而已。其何以治天下哉。

六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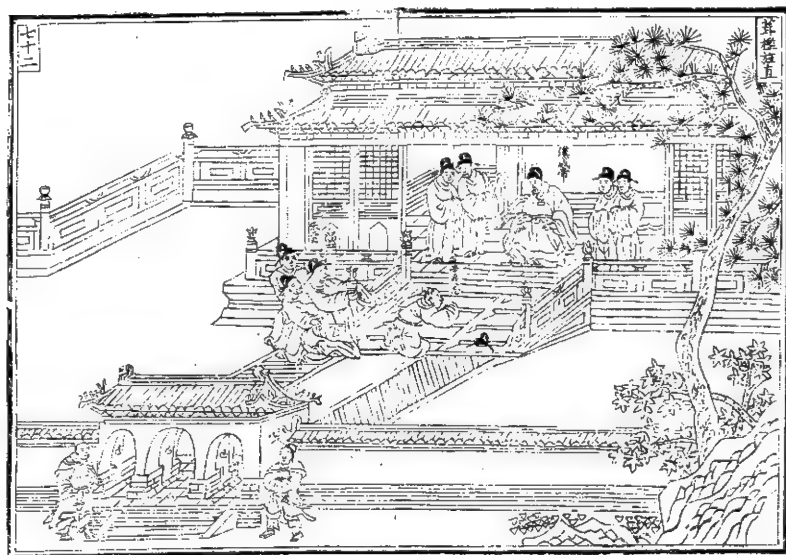


漢史紀宣帝時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評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邱易大小夏侯高書穀梁春秋博士

西漢史上記宣帝好文見得五經所言都是修身治天下的大道理自經秦人燒燬一番到今表章之後雖已漸次尋出但諸儒傳授互有異同不得歸一而諸家傳註亦且各自以為是無一定之說因此詔諸儒臣講究五經同異如經文有不同的便要見誰是真傳誰是錯誤傳

七十一

註有不同的便要見某人說的與經旨相合某人說的與經旨相悖又命蕭望之等評論他每講究的誰是誰非奏聞於上上親稱制臨視而裁決其可否這五經中定以先儒梁邱賀傳授的易經夏侯勝夏侯建傳授的尚書穀梁淵傳授的春秋為真當於是將這三經各立博士之官着他教習弟子以廣其傳其詩禮二經蓋先已有定論故不述也自宣帝以來五經如日中天傳之萬世為治天下者之準則其功亦大矣





漢史紀成帝時張禹黨護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勵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力救上意解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解西漢史上記成帝時外戚王氏專權亂政安

七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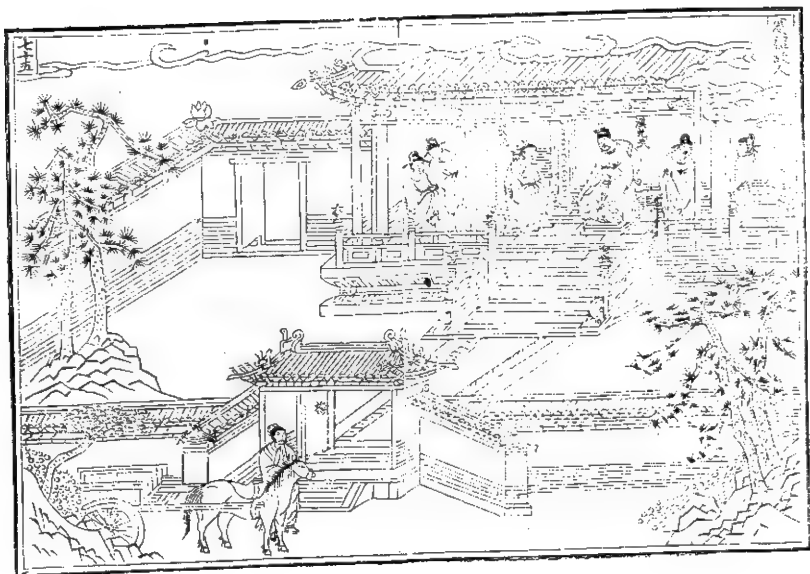
昌侯張禹原授成帝經成帝以師禮待之禹為人經學但其性柔佞又年老要保全名位因見王氏威權盛遂黨護之其誤國不忠之罪大矣那時有原任槐里縣令朱雲為人剛直惡張禹如此乃上書求面見天子言事公卿都侍立在前朱雲上前直說願賜尚方斬馬劍與臣斬一箇佞臣的頭以儆其餘成帝問佞臣是誰朱雲對說是安昌侯張禹成帝大怒說小臣敢當大廷中辱我師傅其罪該死不可赦宥御史遂

拿朱雲下殿去朱雲攀扯殿前欄干死不肯放御史拿急遂得欄干扯斷了朱雲乃大呼說昔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臣今以直諫被戮得從二臣遊於地下為忠義之鬼其願足矣但惜聖朝為奸佞所誤不知後來變故何如耶朝班中有左將軍辛慶忌取去冠叩頭說此臣素稱狂直宜賜優容於是成帝怒解朱雲纔得免死到後來修理欄干成帝說此欄干不必改換新的只把這折處葺補留箇遺迹使人知道

七十四

是朱雲所折以旌表直言之臣夫國家不幸有奸臣弄權邪佞小人又從而阿附之相與壅蔽人主之聰明所賴忠義之士發憤直言以陰折其氣而消其黨苟加之罪則天下莫敢復忤權奸而人主益孤立於上矣成帝既悟朱雲之直遂宥其死且留檻以旌之蓋亦有見於此可謂有人君之度者故史臣紀而稱之





漢史記光武少與嚴光同學及即位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有一男子披羊裘釣齊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卧爾

七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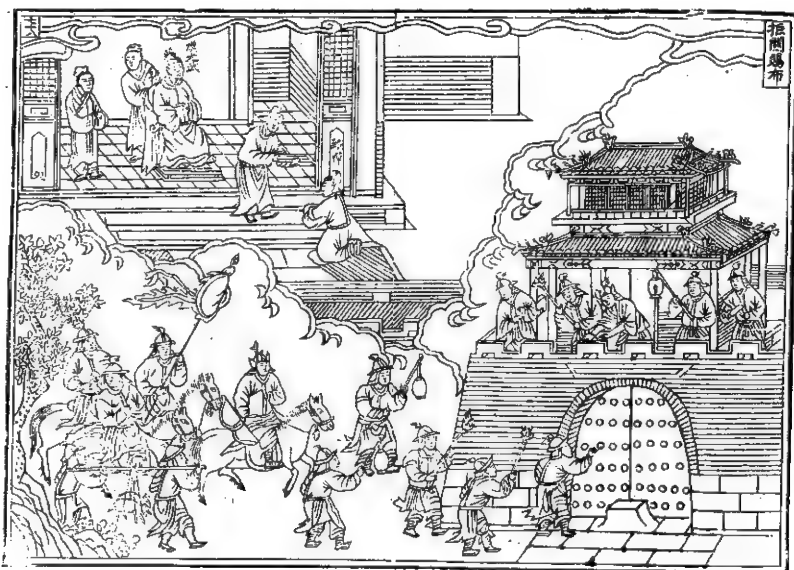
東漢史上記光武少時曾與處士嚴光同學讀書到後來光武即帝位嚴光逃匿不肯見光武思念他賢使人把他的模樣去各處訪求聞說有一男子披着羊裘釣魚於齊國之澤中光武知是嚴光乃備安車及玄纁幣帛遣使者聘請之三往返然後肯來到京師光武車駕即日親到他下處看他嚴光睡不着光武直到他牀前以手撫摩其腹稱他的字說咄咄子陵不可扶助我為治耶嚴光張目看着光武說道



古時唐堯為天子著德于天下。隱士巢父獨臨水洗耳。不聞世事。堯也相容。不逼他做官。士人各有志。願我既不願出仕。何苦相逼迫乎。光武知其不可屈。歎息而去。又復引嚴光入禁中。與他論說往年故舊之情。相對累日。因與他共睡。嚴光不覺以足加在光武腹上。其忘分如此。明日靈臺官奏說。昨夜有一客星犯帝座。星甚急。光武笑說。這非干變異。乃朕與故人嚴子陵共睡耳。夫光武既帝天下。則嚴光乃草野中之一

七十

民耳。光武只為他是賢士。又是故人。遂加三聘之禮。親屈萬乘之尊。任其張目疾言。而不以為傲。容其加足於腹。而不以為侮。殷勤款曲。不復知有崇卑之分。此其盛德含容為何如哉。所以先儒說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非過美矣。後來東漢二百年人心風俗。皆以節義相高。寔光武之尊賢下士。有以感發而興起之也。





漢史紀先武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郅憚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面於門問憚曰火明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憚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憚布百疋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

**補**東漢史上記光武皇帝一日曾出去打獵偶至夜深方面那時城門已閉光武至上東門有箇守門官姓郅名憚閉門不開不放車駕進入光武道他不認得着左右隨從的人見面於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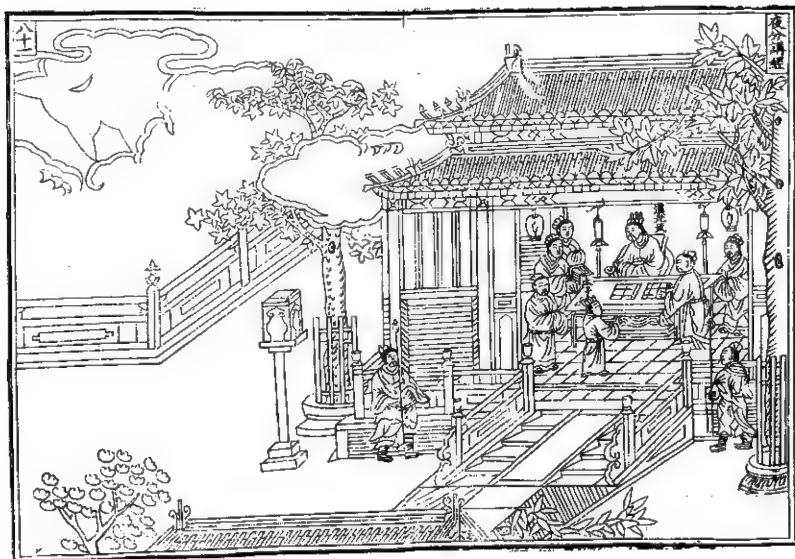
七十九

間使他識認郅憚對說這等深夜火光遼遠怎麼辨得真偽終不開門光武不得已轉從東中門進入回宮至次日早郅憚又上書諫說陛下以萬乘之尊遠獵山林晝日不足以夜繼之陛下縱自輕其如社稷宗廟付託之重何臣誠未見其可也書奏光武深嘉其言賜布百疋反將中東門的門官降為參封縣尉以其啓閉不嚴故貶之蓋皇城門禁最宜嚴謹深夜啓閉疑有非常況天子以萬乘之尊出入尤當戒備故郅

憚之閉關不納他豈不認的是光武蓋欲因此以示儆耳光武是創業之主素謹周身之防故於郅憚不惟不罪且加賞焉若如後世尋常之見則中東門候必以順意蒙賞而郅憚必以忤旨見罪矣

八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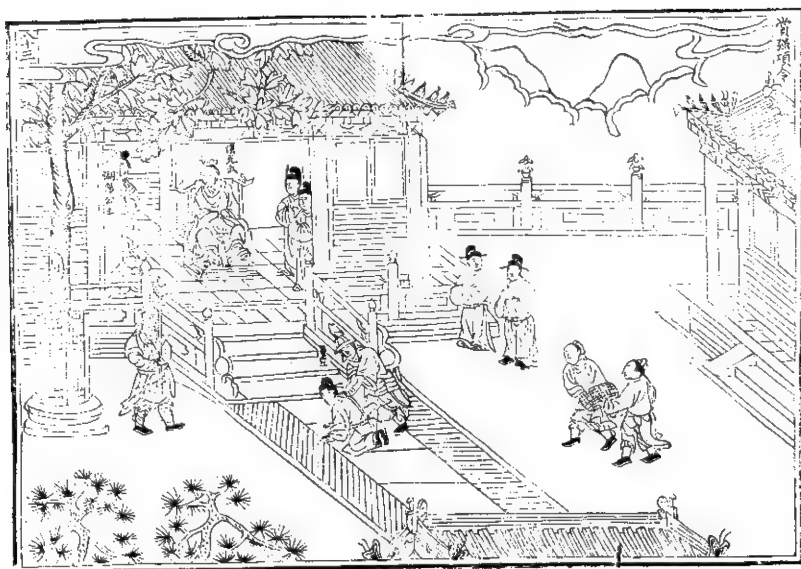
漢史。紀光武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寢。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垂問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養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東漢史上。記光武皇帝退朝之後。常常引公卿及郎將之有經學者。與之講論經書中的義理。至於夜半。方去歇息。皇太子見帝講論勞苦。恐過用了精神。乘空進諫。說陛下勵精圖治。固有大禹成湯之明。而形神過勞。昧於黃帝老子

八十二

養性之福。願養愛恤此身之精神。使常優游自寧。不可過於勞役。光武說經書中義趣深長。我只見得這件事可樂。故常與群臣講論。不為疲倦也。蓋治天下之道。具於經書。而天下之可樂莫如務學。光武雖以征伐中興。然非講明治道。則雖有天下。未易守也。惟光武有見於此。而急於講求。故能身致太平。而遺東漢二百年之業。其得於經理之助多矣。





漢史。紀光武時。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殺  
人。匿主家。及主出。以奴驂乘。宣駐車叩馬。以刀畫  
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格殺之。主還訴帝。帝  
大怒。召宣欲箠之。宣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  
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殺。即以  
頭擊楹。帝令人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  
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帝勅彊項令出。賜錢  
三十萬。京師莫不震慄。

東漢史上。記光武時。有姓董名宣者。做在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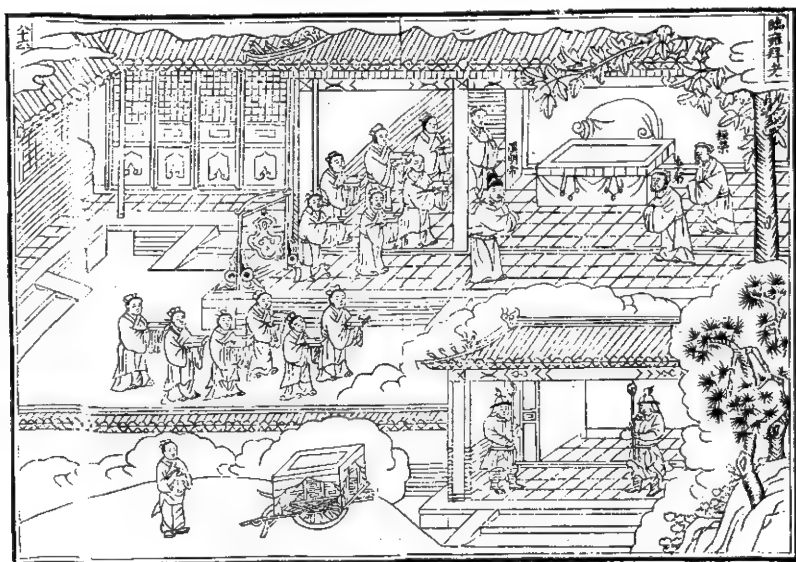
八十四

雒陽縣令。帝姊湖陽公主。有家人白日殺人。藏  
躲。在公主家裡。官府拏他不得。一日公主出行。  
此奴在公主車上。董宣于路攔着公主的車。叩  
着馬不放過去。以刀畫地。大言數說公主的過  
失。喝奴下車。親手擊殺之。公主即時還宮。告訴  
光武。光武大怒。拏得董宣來。要打殺他。宣叩頭  
說。陛下聖德中興。當以法度治天下。若縱奴殺  
人。不使償命。是無法度也。家奴犯法。尚不能治。  
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杖。請自殺便了。即



以頭撞柱。光武見他說得有理。令人持定他。不要他撞柱。只着他與公主叩頭謝罪。就饒他。宣不肯從。光武彊使人將頭按下。宣只兩手撐定。彊直了項。終不肯叩頭。光武見他耿直。反因此喜他。傳旨着這彊項令且出。又賜錢三十萬。以獎勵之。於是京師內外。莫不震慄。無敢倚恃豪強。以犯法者。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豈其性與人殊哉。良以習見富勢之為尊。不知國法之可畏。而奴僕莊佃之人。倚強使勢。生事害人。亦有其主不及知者。若不因事裁抑。示以至公。使之知儆。至於驕盈縱肆。身陷刑憲。則朝廷雖欲從寬。亦不可得矣。光武之嘉賞董宣。意蓋以此。故終光武明章之世。貴戚妃主之家。皆知守禮奉法。保其祿位。豈非以貽謀之善哉。

八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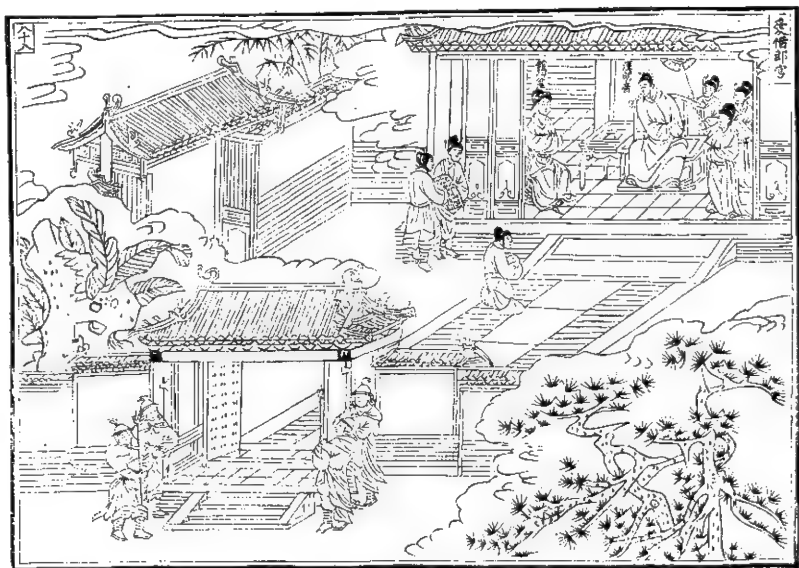


漢史紀明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辯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⑤東漢史上記明帝初登極時。幸辟雍。行古養老之禮。辟雍。即是今之國子監。古來養老。有三老五更的名色。三老是年高有德的。五更是更歷世事的。明帝舉行古禮。以其賢臣李躬為三老。以其師傅桓榮為五更。行禮既畢。乃引桓榮

八十七

等。及時雍中的生徒弟子。進入堂上。親與他講解經義。諸弟子亦手執經書。向帝坐前問所疑難。其時冠帶搢紳之人。羅列在辟雍橋門外觀禮聽講者。有億萬多人。其崇尚教化。而感動人心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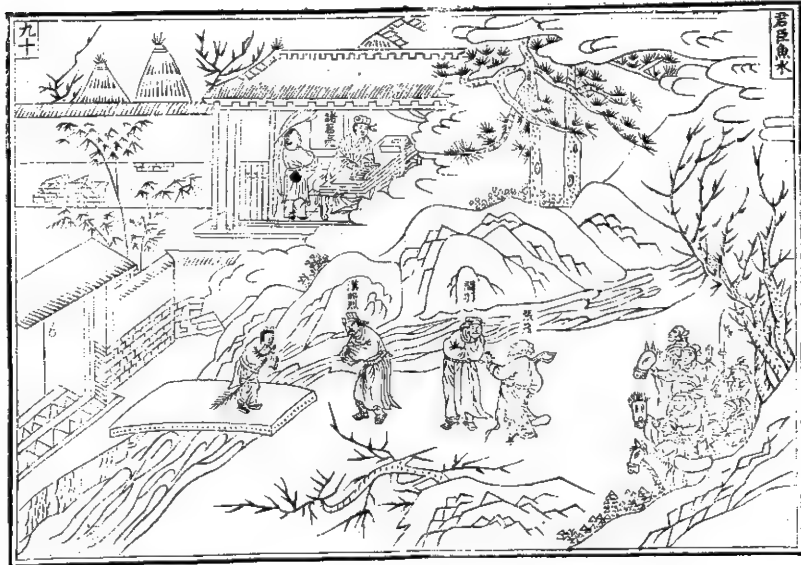


漢史。紀明帝時。館陶公主為子求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解東漢史上。記明帝的姊館陶公主。在明帝上乞恩。要將他的兒子除授郎官。明帝不許。以公主的分上。不好直拒。乃賞賜他銅錢一千萬。以見厚他的意思。公主退後。明帝向羣臣說。天上有箕星。可見這郎官之職。上應列宿。出去為宰。管着百里地方。責任匪輕。豈是容易做的。

八十九

必得其人。方可授之。若錯用了一箇不才的人。叫那百姓每都受他的害。豈我為民父母之意哉。今公主之子。賢否未知。我所以不肯容易許之也。夫朝廷設官分職。本以為民。不是可以做人情。濫與人的。明帝於館陶公主之子。寧可以千萬錢。賜之以益其富。不肯輕授一職。以遺害於民。誠得聖王重官爵。惜名器之意。史稱當時吏稱其官。民安其業。有由然哉。





三國史記諸葛亮隱於襄陽隆中有王霸大略劉  
先主聞其名親駕顧之凡三往乃得見亮因說先  
主以拒曹操取荊州據巴蜀之策先主深納其言  
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  
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解三國史上記諸葛亮初隱居于襄陽之隆中  
地方有與王定霸的才略不肯出仕人稱他為  
卧龍蜀先主劉備聞其名乃親自枉駕去見他  
凡去三次纔得相見亮以道自重本不求仕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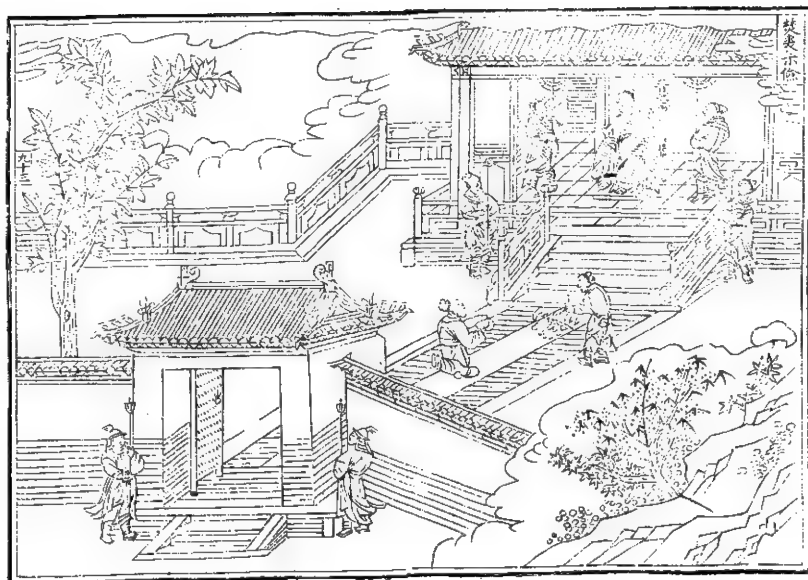
九十一

見先主屈尊重道誠意懽切如此心懷感激遂  
委質為臣因說先主以拒曹操取荊州據巴蜀  
的計策先主以這計策甚善深納其言與他相  
處情好日益親密當時先主有兩箇結義的兄  
弟叫做關羽張飛見先主一旦與亮這等親密  
心中不喜先主勸解說孤之有孔明孔明是亮  
的字如魚之有水一般魚非水無以遂其生我  
非孔明無以成帝業諸君既與我同心要興復  
漢室不可不親厚此人也願諸君勿再以為言

夫先主信任孔明雖平日極相厚如關張亦離  
間他不得如此故孔明得展其才結吳拒魏取  
蜀當漢祚衰微之時成三分鼎立之勢其後又  
於白帝託孤輔佐後主觀其前後出師二表千  
古之下讀之使人垂涕蓋其心誠感激先主之  
恩遇故鞠躬盡瘁而不辭也後世稱君臣之間  
相親相信者必以魚水為比蓋本諸此云

九十二





晉史。紀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命焚之於殿前。詔中外。自今毋獻奇技異服。

**解** 晉史上。記武帝初即位時。有太醫司馬程據者。以雉頭羽毛。織成裘襖來獻。帝見其過於華麗。恐長奢靡之風。命人以火焚之於殿前。以示已之不貴異物。不尚服飾也。又詔中外。自今以後。再不許將奇異技巧之物。及華美異樣的衣服來獻。蓋人主之好尚。乃天下觀法所繫。不可不慎也。晉武禪位之初。承魏氏奢侈之後。欲矯以節儉。故不焚於他所。而焚於殿前。要令衆庶共見之耳。然其意不出於至誠。故未久即變。孽后亂政。五王僭侈。而晉室南遷矣。孟子說。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正此之謂也。





宋史。紀高祖微時。嘗自於新洲伐荻。有衲布衫襖。賊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其長女會稽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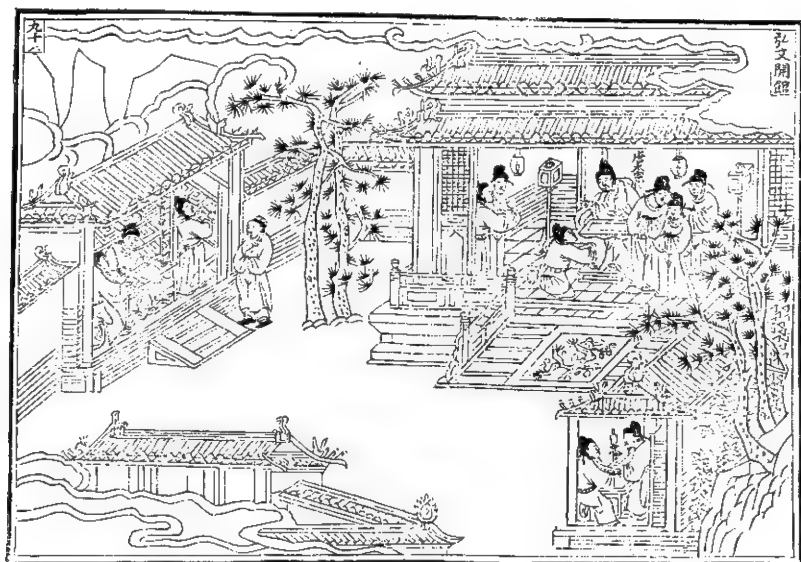
○六朝宋史上。記高祖劉裕起初微賤時。其家甚貧。常親自在新洲上砍斫蘆荻。那時穿一件碎補的衲襖。乃其妻皇后臧氏親手縫成的。及高祖登了帝位。思想平生受了許多艱苦。創下基業。恐于孫不知。不能保守。乃將這衲襖付與他的長女會稽公主收藏。囑付他說。後來我的

九十六

子孫。若有驕恣奢侈。不知節儉的。你可把這衣與他看。使他知我平素曾穿這等衣服。不得過求華美也。大抵創業之君。親歷艱苦。知民間衣食之難。愛惜撙節。人又瞞他不得。是以取於民者有制。而用常有餘。後來子孫。生長富貴。若非聰明特達者。易流於奢靡。輕用財帛。而人又欺瞞得他。冒破侵剋。取於民者日多。而用反不足。至於橫征暴斂。民窮盜起。危其國家。此宋高祖示戒之意也。繼體之君。若能取法祖宗。自服御



之近。以至一應費用。必考求創業時舊規。要見當初每年進出幾多。後來每年進出幾多。在前為何有餘。後來為何不足。把那日漸加增之費。一一革去。則財用自然充積。賦歛可以簡省。民皆安生樂業。愛戴其上。而太平可長保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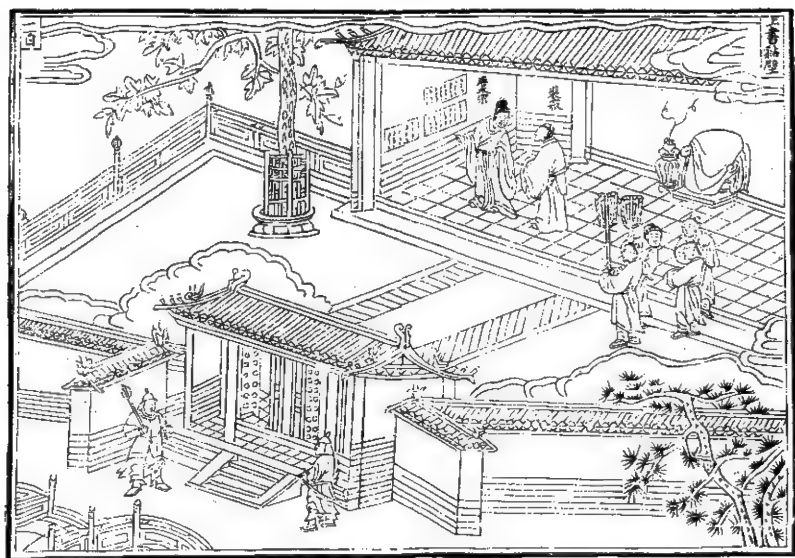


唐史紀太宗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宏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

●唐史上。記太宗於宏文殿內。聚經史子集書四部。有二十餘萬卷。又於殿旁開設一館。就叫做宏文館。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各以原官兼宏

九九

文館學士。暇之館中。還教他輪番宿直。每朝罷。便引世南等到內殿。與他講論那書中的言語。古人的行事。或商量那時的政事。該何如處。常至夜半纔罷。夫太宗以武定天下。而好文如此。蓋戡亂用武。致治以文。太宗有見於此。故能身致太平。而為一代之英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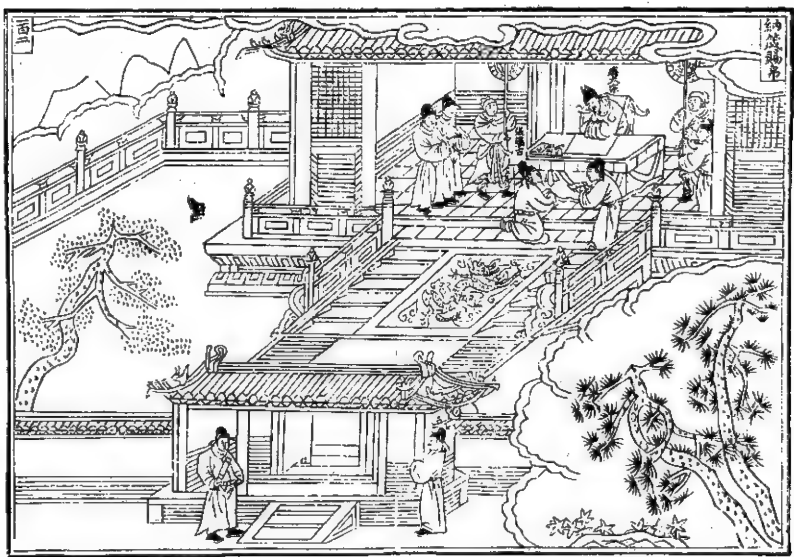




唐史紀太宗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數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

唐史記太宗一日向司空裴寂說道近日以來上書奏事者條件甚多朕將各衙門條陳的章奏取其言之當理者都黏在牆壁上庶一出入常接於目便於朝夕省覽每思天下至大治之甚難如何纔有利於民如何纔不病於國思想起來至不能寐或到夜深時分纔去安

歇此朕一念不敢怠荒之心也公等為國大臣分理庶政亦當夙夜罔懈恪供職事以副朕懷惓惓圖治之意可也昔孔子說為君難為臣不易古語說堯兢兢舜業業夫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若非為君者憂勤惕厲主治於上為臣者竭忠盡力分治於下欲求治平豈可得哉觀唐太宗告裴寂之言即虞庭君臣交相儆戒之意也其致貞觀太平之盛也宜哉





唐史紀太宗即位。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于已。因心于民。大明無私。臨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炷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邱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勿謂

一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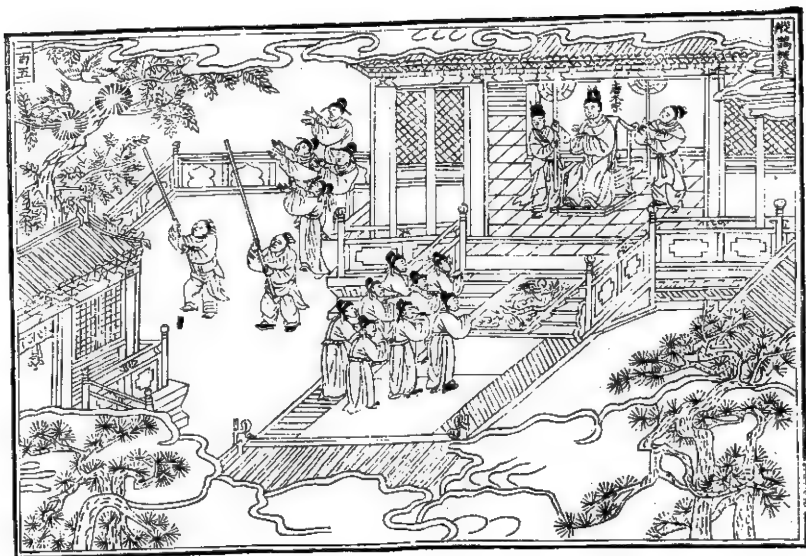
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懷用周文。小心。詩云。不識不知。書云。無偏無黨。眾棄而後加刑。眾悅而後行賞。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無形。雖黻纁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唐史上。記太宗初登極時。有一書記官張蘊古。上大寶箴一篇。大寶是人君所居的寶位。箴。

是做戒之辭。人臣不敢直說是箴。規天子。故以大寶名箴。這箴中的言語。字字真切。句句有味。從之則為堯舜。反之則為桀紂。人君尊臨大寶。須把這段說話。常常在目。做个箴規。方可以長保此位。所以名大寶箴。太宗深以蘊古之言為善。賜他束帛。陞他做大理寺丞。觀太宗納善之速。如此。其所以為唐之令主。而成貞觀之治者。蓋得于是箴為多。

一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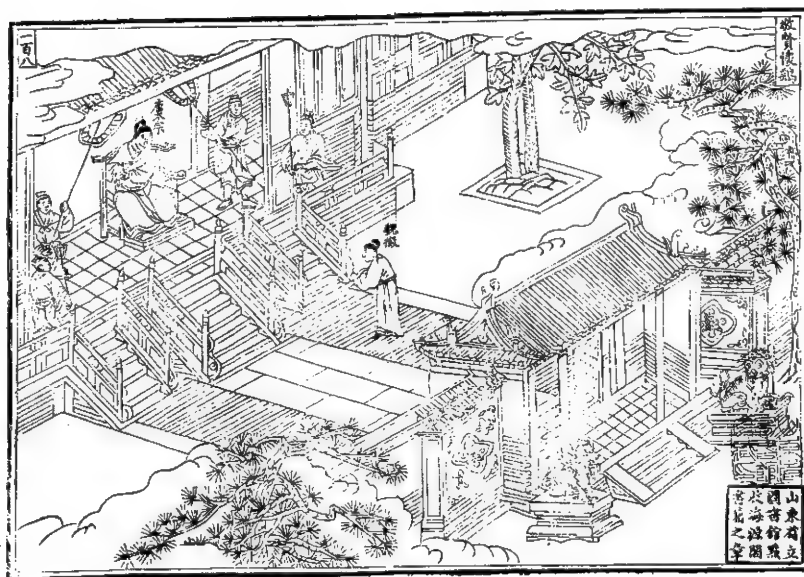
唐史紀太宗時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之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

唐史上記太宗時嘗有白鵲結窩巢於寢殿之上其巢兩箇合而為一有合歡之形又兩頭大中腰小恰似那樂器中腰鼓的模樣左右侍臣都說道凡物相並則不能相容今兩鵲為巢合而為一形狀殊常實為希有此蓋天地和氣所鍾主上聖德所感理當稱賀太宗說不然昔

隋帝不好賢人而好祥瑞至于亡國我嘗笑他以我看來只是得賢臣理政事安百姓使天下太平這纔是真正的祥瑞至于珍禽奇獸不過一物之異耳何足為瑞而稱賀哉遂令人毀其窩巢而縱放白鵲於野外夫天地之間草木鳥獸形質間有殊異者皆氣化偶然不足為奇人主不察遂以為瑞於是小人垂機獻譎取悅於上至有以孔雀為鸞鳳而誣上行私者矣人主好尚可不謹哉太宗縱鵲毀巢誠為起世之見



而瑞在得賢尤萬世人君之龜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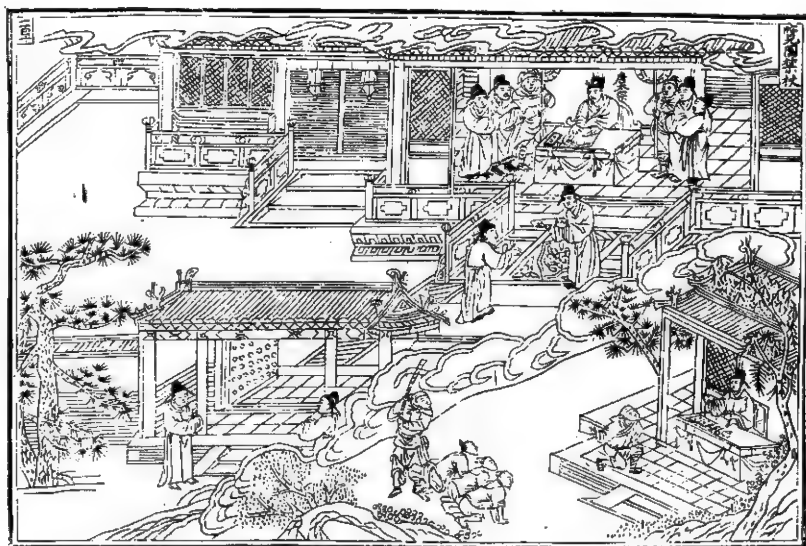




唐史紀太宗嘗得佳鷄。自辟之。望見魏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鷄竟死懷中。

唐史上。記太宗一日得箇極好的鷄子。心上喜愛。親自在臂膊上架着。魏徵平日好直言極諫。太宗嘗敬憚他。當架着鷄子的時節。恰好魏徵走來奏事。太宗恐怕他看見。將鷄子藏在自已懷裡。魏徵曉得太宗懷着鷄子。故意只管奏事不止。那鷄子藏的時候久了。畢竟死于懷中。夫太宗尊為天子。偶有辟鷄之失。見了正直的臣。便慙沮掩蔽。如害怕的一般。蓋他本是箇英明之主。自知所為的非禮。故深以為歉。寧壞了所愛的物。而不恤也。辟鷄是他差處。匿於懷中。是他明處。

一百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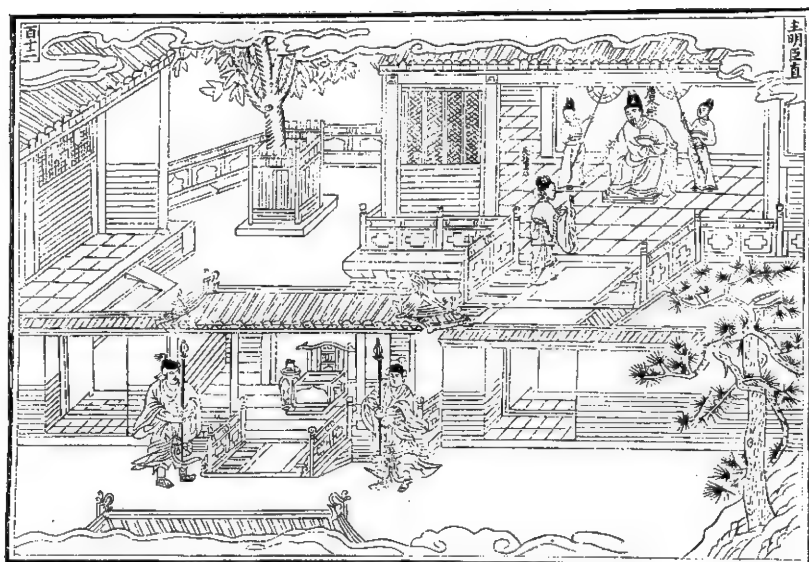


唐史。紀太宗覽明堂鍼灸圖。人五臟之系。咸附于背。詔自今毋得笞囚背。

〔註〕唐史上。記太宗一日看明堂鍼灸書。這書是醫家鍼灸治病的方法。內有箇圖形說人腹中。心肝脾肺腎五臟的系絡。皆附貼于脊背。太宗觀覽此圖。因想起來。打人脊背。則五臟震動。或致傷命。遂下詔。令天下問刑衙門。自今以後。不許笞杖罪囚的脊背。蓋五刑各有差等。而笞罪為輕。彼罪當處死者。固自有應得之條矣。而於

——卑——

罪輕者。復笞其背。使或至於死。誠為不可。太宗天資仁恕。耳目所接。無一念不在生民。故一覽醫方。而不忍之心。遂萌。此詔一出。民之免斃於杖下者。不知其幾矣。傳稱太宗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謹。信哉。





唐史紀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唐史上記太宗曾一日朝罷還宮忽發怒說少間定要殺了這箇田舍翁田舍翁即俗語說庄家老時長孫皇后問說陛下要殺誰太宗說是魏徵此人不知忌諱每每當着衆臣僚攻我的過失羞辱我我十分忍受不得所以我要殺他

二百十三

長孫皇后有賢德知道魏徵是箇忠臣乃退去穿了朝賀的袍服來對太宗說妾聞古人云上有明哲之君則下有鯁直之臣今魏徵之直言不阿由陛下之聖明能優容之故也君明臣直乃千載奇逢國家盛事妾敢不稱賀太宗聞皇后之言其心乃悅嘗考自古創業守成之令主雖聖明天挺然亦有內助焉觀長孫皇后之於唐太宗雖夏之塗山周之太姒無以過之矣太宗外有忠臣內有賢后天下安得不太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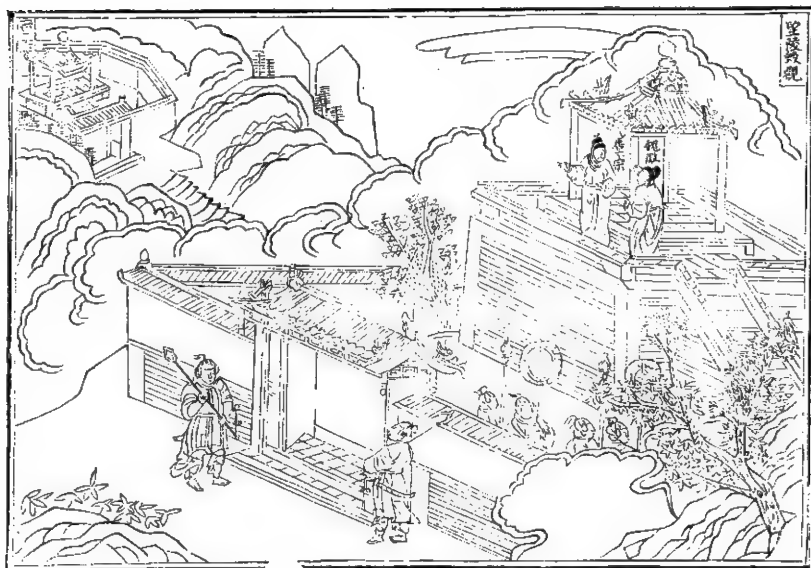


唐史紀太宗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勅天下死囚皆縱遣至期未詣京師至是九月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唐史上記太宗嘗親自審錄罪囚見那該死的囚犯心裏憐憫不忍殺他都放他回家看父母妻子限到明年秋間着他自來就死因此又勅令法司將天下死囚也都暫放還家亦限至

百五

明年秋裡自來赴京及至次年秋間前時所放的罪囚共三百九十人都感太宗不殺之恩不要人催督帥領箇箇都照依期限齊到朝堂聽候處決沒一箇逃亡隱匿下的太宗見這些囚犯依期就死終不忍殺盡皆赦之夫死者人之所甚懼而犯死之人必天下之惡人也人君一施恩德遂能感激至此使其死且不退則人之易感者可知而凡可報君之德者必無所不用其情矣然則人君之治天下其必以恩德為務哉





唐史紀太宗葬文德皇后於昭陵。上念后不已，乃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為之毀觀。

**唐史**上。記太宗貞觀十年，皇后長孫氏崩，謚為文德皇后。葬於昭陵。太宗因后有賢德，思念不已，乃於禁苑中起一極高的臺觀，時常登之，以望昭陵，用釋其思念之意。一日引宰相魏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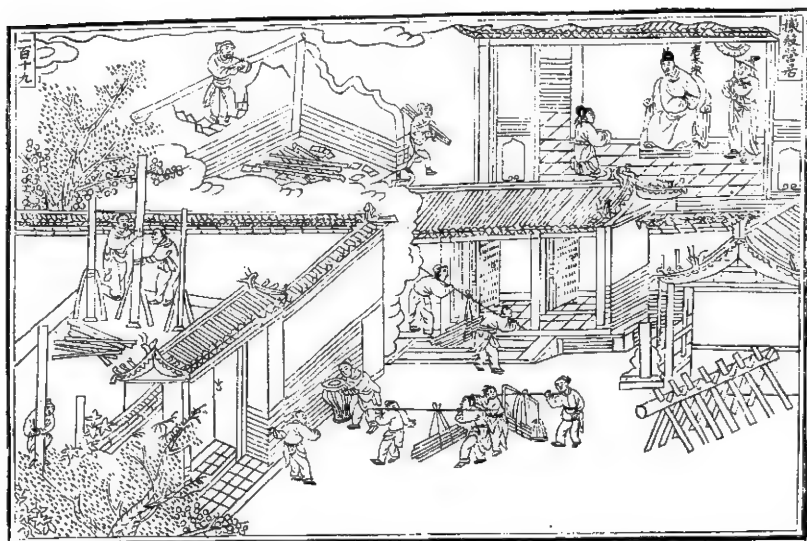
百十七

同登這層觀，使他觀看昭陵。魏徵思太宗此舉，欠當。他的父皇高祖，葬於獻陵，未聞哀慕。今乃思念皇后不已，至於作臺觀以望之，是厚於后而薄於父也。欲進規諫，不就明言，先故意仔細觀看良久，對說：「臣年老眼目昏花，不能見。」太宗因指昭陵所在，教魏徵看。魏徵乃對說：「臣只道陛下思慕太上皇，故作為此觀，以望獻陵。若是皇后的昭陵，臣早已看見了。」太宗一聞魏徵說起父皇，心裏感動，不覺泣下，自知舉動差錯。

遂命拆毀此觀，不復登焉。太宗本是英明之君，事高祖素盡孝道，偶有此事之失，賴有直臣魏徵能婉曲以進善言。太宗即時感悟，改過不吝，真盛德事也。

百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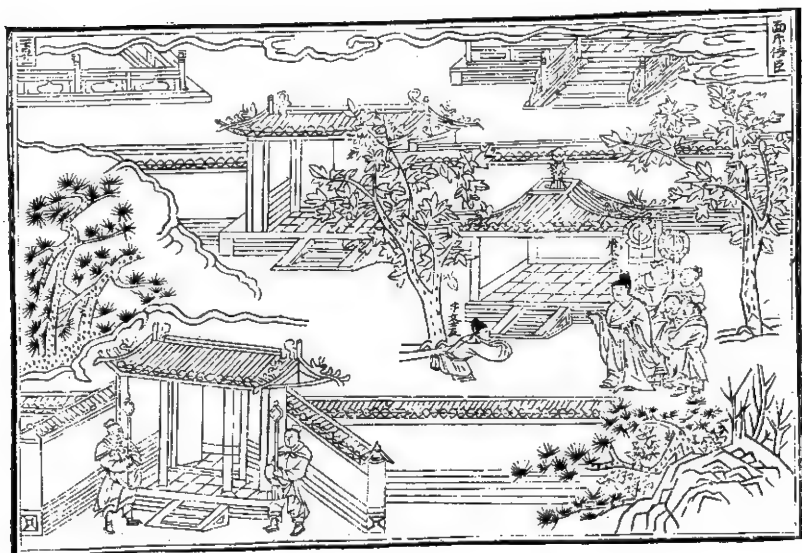




唐史。紀太宗以魏徵宅無堂。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曰。愛卿至此。蓋為黎元與國家何事過謝。

唐史上。記太宗時的大臣。只有箇魏徵能盡忠直諫。太宗也極敬重他。一日聞魏徵所住的私宅。止有旁室沒有廳堂。那時正要蓋一所小殿。材料已具。遂命撤去與魏徵起蓋廳堂。只五日就完成了。又以徵性好儉朴。復賜以素屏褥几杖等物。以遂其所尚。徵上表稱謝。太宗手詔答曰。朕待卿至此。蓋為社稷與百姓計。何過謝焉。夫以君之於臣。有能聽其言。行其道。而不能致教盡禮者。則失之薄。亦有待之厚。禮之隆。而不能諫行言聽者。則失之虛。又有賞賜及于匪人。而無益于黎元國家者。則失之濫。而人不以為重矣。今觀太宗之所以待魏徵者。可謂情與文之兼至。固宜徵之盡忠圖報。而史書之以為美談也。





唐史紀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太宗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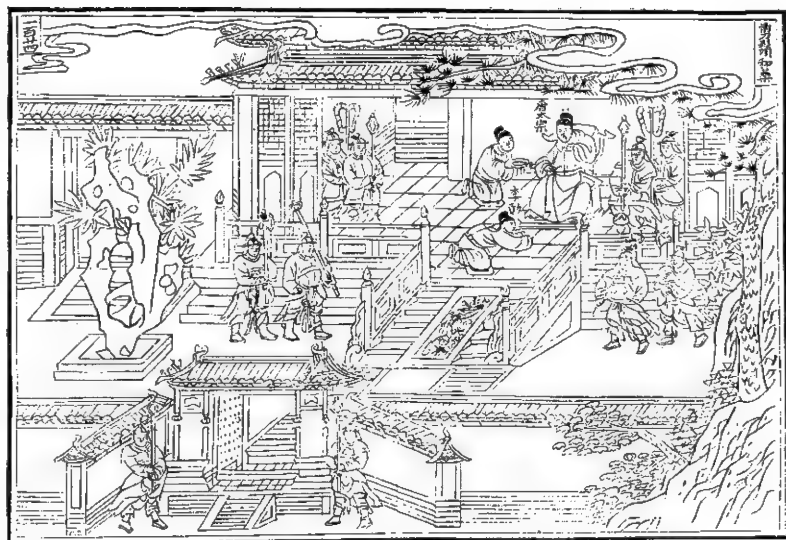
唐史上記太宗一日退朝之暇，曾閒行到一樹下，見其枝葉茂盛，心頗愛之。是時宇文士及在傍，要阿奉太宗的意思，就將那株樹稱譽不止。太宗覺得士及是箇便佞的人，心裏厭他，因正色而斥之說道：往日魏徵嘗勸我斥遠佞人，我不知今朝中那一箇是佞人，但心裏也疑是

你自今觀之。一樹之微，何足稱譽？其曲意承順如此，所謂佞人，非汝而誰？平日所疑果不謬也。士及惶恐叩頭謝罪。嘗觀孔子有言曰：惡利口之覆邦家。又曰：遠佞人。蓋便佞之人，專一窺伺人主的意思，巧於奉承，哄得人主心裏喜悅，就顛倒是非，變亂黑白，賊害忠良，報復讐怨，如費無忌、江充之倫，把人家君臣父子都離間了。終至於骨肉相殘，國家傾敗而後已。是以聖人深以為戒，如飲鴆毒，如避蛇蝎，不敢近他。如唐太



宗之面斥中文士及可謂正矣然終不能屏而  
遠之則亦豈得為剛明之主哉然佞人亦難識  
但看他平日肯直言忠諫的就是正人好阿意  
奉承的就是佞人以此辨之自不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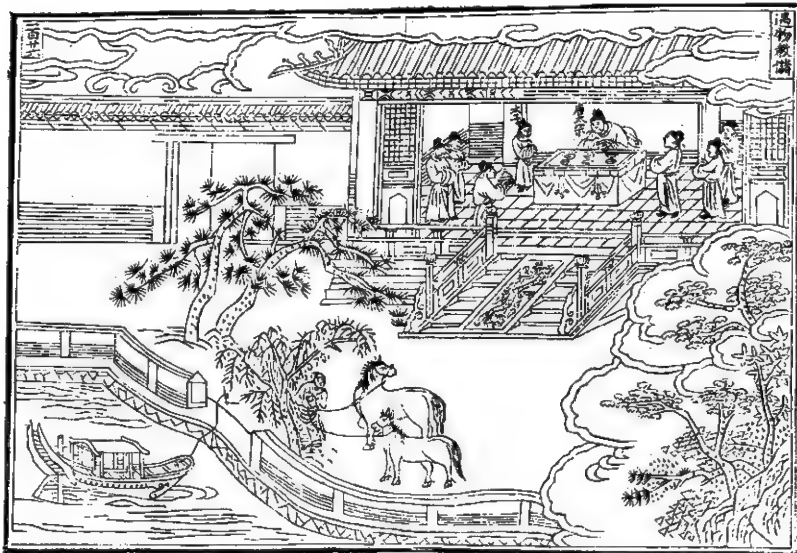
百廿三





唐史。紀太宗時。李世勣常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上剪鬚為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泣謝。上曰。朕為社稷。非為卿也。何謝之有。

唐史上。記太宗時。有功臣李世勣得箇暴病。醫方上說。用人鬚燒灰可治此病。太宗只要世勣的病好。遂將自己的鬚剪與他。合藥。世勣病愈。感帝之恩。叩頭出血泣而謝。太宗說。朕賴卿以安社稷。卿安。則社稷安矣。朕剪鬚以治卿病。乃是為社稷計。不為卿一人之私也。何謝之有。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太宗憂世勣之病。至親剪其鬚以療之。誠不啻若手足之愛矣。為之臣者。安得不竭忠盡力。奮死以圖報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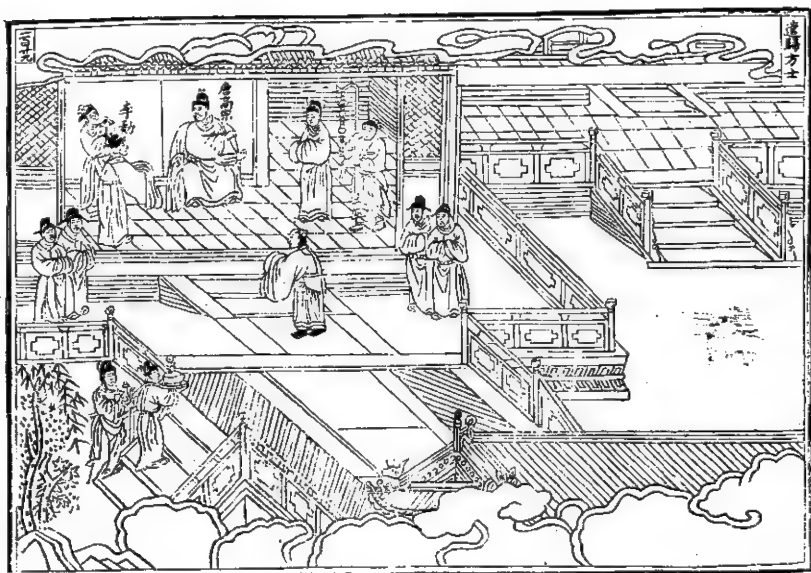
唐史紀太宗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一事，必委曲誨諭之，以啓發他的志意。如見太子進膳，就教之說：農夫終歲勤苦，耕耘收穫，種得穀成，方有此飯。汝若用飯之時，即念稼穡艱

難，此飯不容易得。推此心去體恤農夫，節省用度，則上天必監汝有惜福之智，而多降天祿，使汝常得用此飯矣。如見太子乘馬，就教之說：馬雖畜類，亦具知覺之性，所當愛惜。汝若乘馬之時，即念此馬之勞，馳驅有節，不盡其力，則上天必監汝有愛物之仁，而貴畀萬乘，使汝常得乘此馬矣。如見太子乘舟，就教之說：水本以載舟，故舟藉水以運，然而水亦能覆舟，則舟不可倚水為安。那百姓每就僻之水一般，為君上的僻

之舟一般。君有恩德及民，則民莫不戴之為君。若是暴虐不恤百姓，則人亦將視之為寇讐，而怨叛之於水。雖能載舟，亦能覆舟，不可不慎也。如見太子息陰于木下，就教之說：木生來未免有彎曲處，惟經匠氏繩墨，則斷削的端正。可為宮室器物之用。人君生長深宮，未能周知天下之務，豈能件件不差，惟虛心聽從那輔弼諫諍之臣，則智慮日明，歷練日熟，遂能遍知廣覽，而成聖人矣。這是書經上的說話，不可不知

也。唐太宗之教誨太子，其用心諄切如此。蓋太子乃天下之本，欲成就其德，惟在教誨周詳，所以唐太宗特加意于此。其深謀遠慮，真可為萬世法也。





唐史紀太宗時天竺方士娑婆寐自言有長生之術上頗信之發使詣婆羅門諸國采藥藥竟不就乃放還高宗即位復詣長安上復遣歸謂宰相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此人再來容髮衰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竟未及行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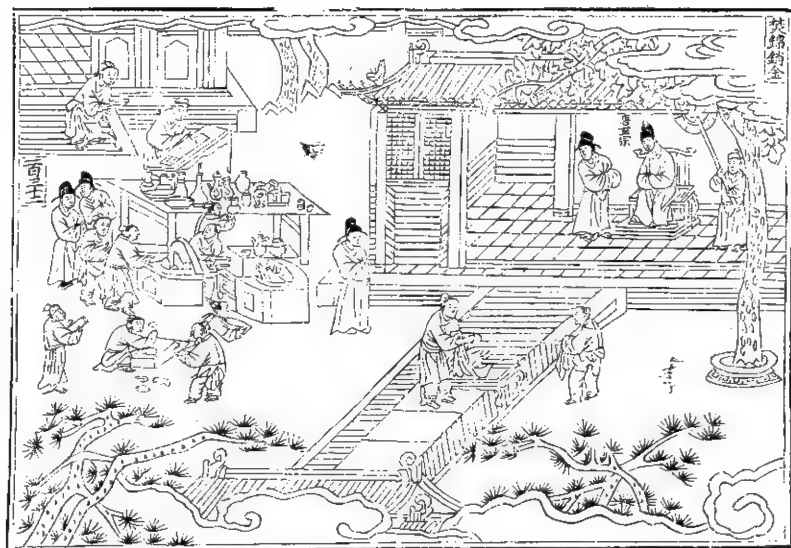
唐史上記太宗時西域天竺國有箇方外的道士叫做娑婆寐自已說他有長生不老的藥方太宗初信其言發人去往婆羅門諸國採取

二百三十一

藥物着他製藥竟不能成乃遣他還歸本國及至高宗即位這方士又到京師以其方術見上高宗不納仍復遣還因與宰相說道自古生必有死神仙之說都是虛誕昔時秦始皇漢武帝為求神仙費了一生心力到底沒一些効驗若使世果有長生不老之人今皆何在李勣對曰此人這一番來容貌衰老髮盡皓白與前次不同他若有仙方何不自家服食延年而衰老如此其妄誕可知矣後果不及還家而死由此觀



之神仙之說。原是諛諛之人。千求恩寵。見得天子之富貴已極。無足以動其意者。惟有長生一  
 事。不可必得。遂託為渺茫玄遠之說。以歛動人  
 主之意。是以為秦皇求仙藥者。有徐福。駕八海  
 不返。為漢武求仙方者。有樂大等。無功被誅。即  
 此二事。可為明驗。然惟清心寡慾。節慎于飲食  
 起居之間。自可以完固精神。增益年壽。如五帝  
 三王。享國長久。垂名萬世。不亦美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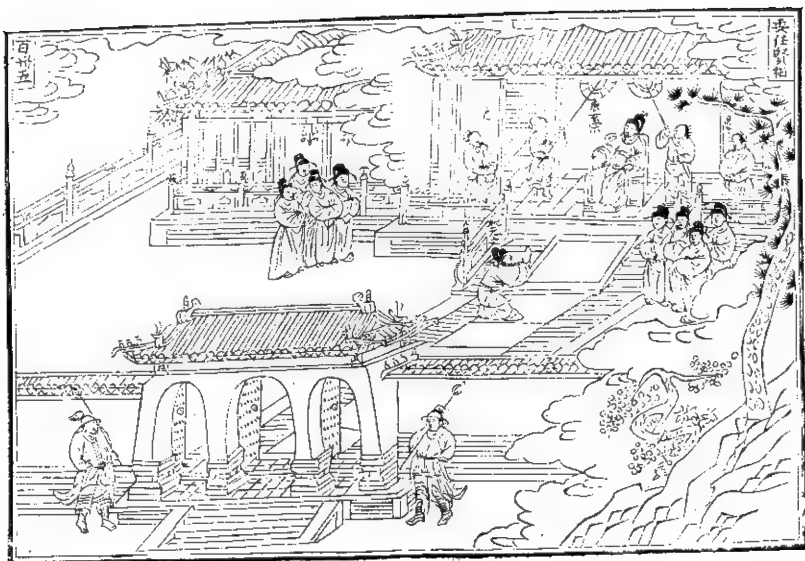
唐史。紀玄宗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母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更母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罷西京織錦坊。

唐史上。記玄宗初年。因見當時風俗奢侈華靡。心甚惡之。欲痛革其弊。乃詔凡上用服御器玩。係是金銀粧飾打造的。令有司盡行銷毀。却將這金銀就充朝廷軍國的費用。其內府所積珠玉錦繡。都取在殿前用火燒了。以示不用。又

以後宮不先禁止。外面人未免效尤。乃詔后妃以下。勿得用珠玉錦繡為服飾。又詔天下官民人等。再不許來取珠玉。織造錦繡等物。而京舊日有織錦坊。也命撤去了。不復織造。蓋珠玉錦繡徒取觀美。其實是無益之物。人君喜好一萌。必至徵求四方。勞民傷財。無所不至。又且天下化之。習尚奢侈。漸至民窮財盡。貽害不小。玄宗初年刻勵節儉如此。所以開元之治。大有可觀。到後來還不免以奢侈取敗。可見靡麗之物容易

溺人。而人主持志不可不堅也。





唐史紀玄宗初即位勵精為治以姚元之為相每事訪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皆唯諾而已故上專委任之元之嘗奏請序進郎更上仰視殿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軍臣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郎吏卑秩乃以煩朕耶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為元之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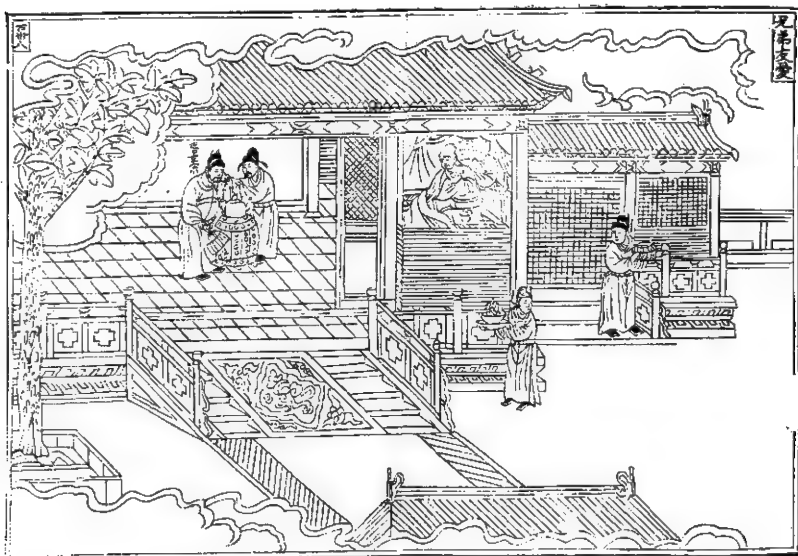
**解**唐史上記玄宗即位之初勵精圖治知道姚

元之是箇賢臣以他為宰相每事必訪問他元之素有才能練達政事隨問隨答如響之應贊同僚官皆不能及但從後唯諾而已於是玄宗專意委任之一日元之面奏請以次序陞轉郎官玄宗不答應他只仰面看着殿屋元之又再三奏請玄宗終不答應元之只說玄宗惟他恐有得罪不敢再奏趨走而出及朝罷內侍高力士諫說陛下新總萬幾軍相奏事宜面定可否何故只仰看殿屋通不禮他玄宗說我將國家



的事都付託與元之。委任至重。惟大事當奏聞  
 我與他商議。今郎吏小官也。求一一奏請。豈不  
 煩黷耶。這是玄宗專任宰相的意思。元之却不  
 知心懷疑懼。遂遇高力士以傳奉旨意。事到中  
 書省中。將玄宗的言語。條悉說與元之。元之心  
 上纔喜。群臣聞之。都說玄宗不親細事。而委任  
 賢相。得為君之體也。然人主須是真知宰相之  
 賢。乃可以委任。責成不勞。而治若不擇其人。而  
 輕授以用舍之柄。將至於威權下移。奸邪得志。  
 其為害又豈淺哉。故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  
 而治亂之機。惟視其所任。人主不可不慎也。

三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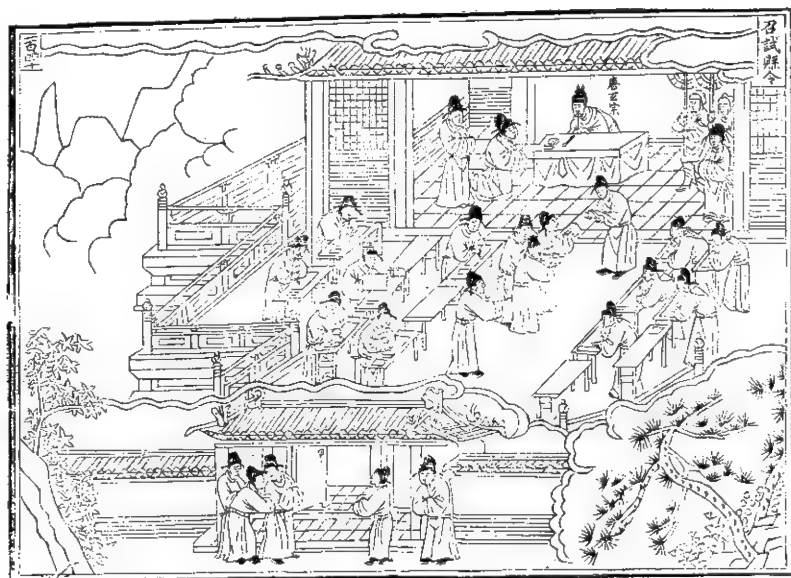


唐史紀玄宗素友愛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共寢飲食起居相與同之薛王業有疾上親為煎藥火爇上鬚左右竊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愈鬚何足惜

唐史上記玄宗與他兄弟諸王極相友愛到做了天子也不改變初登寶位即製為長枕大被與諸兄弟每一處宿歇飲食行坐都不相離少弟薛王名業曾染疾病玄宗自己替他煎藥爐內火被風吹起來燒着玄宗的鬚左右竊救

百字九

上前救之玄宗說但願薛王服了這藥病得痊可我之鬚何足惜其友愛之切如此夫兄弟本是同胞所生故大舜待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至于一憂一喜莫不與共玄宗身為天子能這等篤于友愛亦可謂賢君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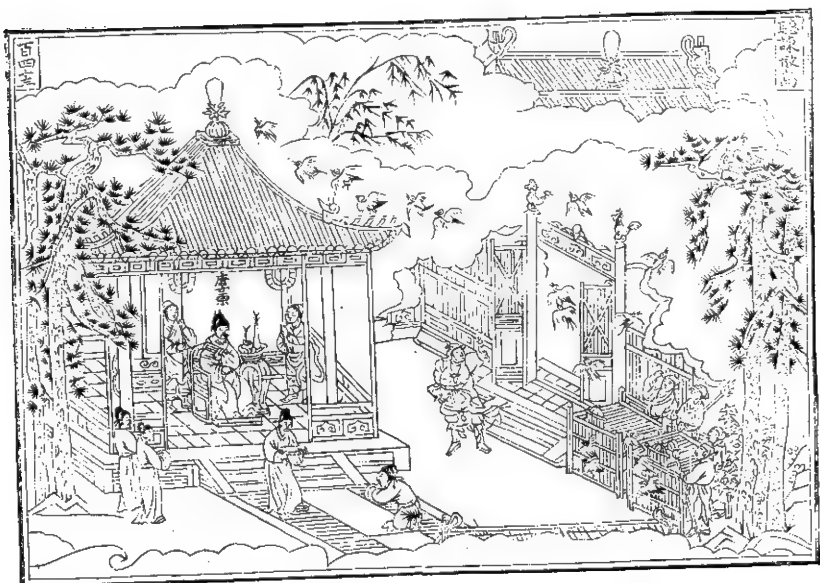
唐史紀玄宗召新除縣令至殿庭試理人策惟  
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錄二百人不入第。且  
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又較京官五品以上。  
外官刺史。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為舉者賞  
罰。

唐史上記玄宗以縣令係親民之官。縣令不  
好。則一方之人皆受其害。故常加意此官。是時  
有吏部新選的縣令二百餘人。玄宗都召至殿  
前。親自出題考試。問他以治民之策。那縣令所

對的策。惟有韋濟詞理都好。取居第一。拔為京  
畿醴泉縣令。其餘二百人。文不中第。考居中等。  
姑令赴任。以觀其政績何如。又四十五人。考居  
下等。放回原籍學問。以其不堪作令。恐為民害  
也。又敕令在京五品以上官。及外面的刺史。各  
舉他所知的好縣令一人。奏聞於上。既用之後。  
遂考察那縣令的賢否。以為舉主的賞罰。所舉  
的賢與之同賞。所舉的不肖與之同罰。所以那  
時縣令。多是稱職。而百姓皆受其惠。以成開元

之治。今之知縣。即是古之縣令。欲天下治安。不  
可不慎重此官也。





唐史。紀玄宗嘗遣人詣江南。取鵲鵲鵲鵲等欲置苑中。所至煩擾。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陸水轉送。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為賤人而貴鳥乎。玄宗手敕謝之。縱散其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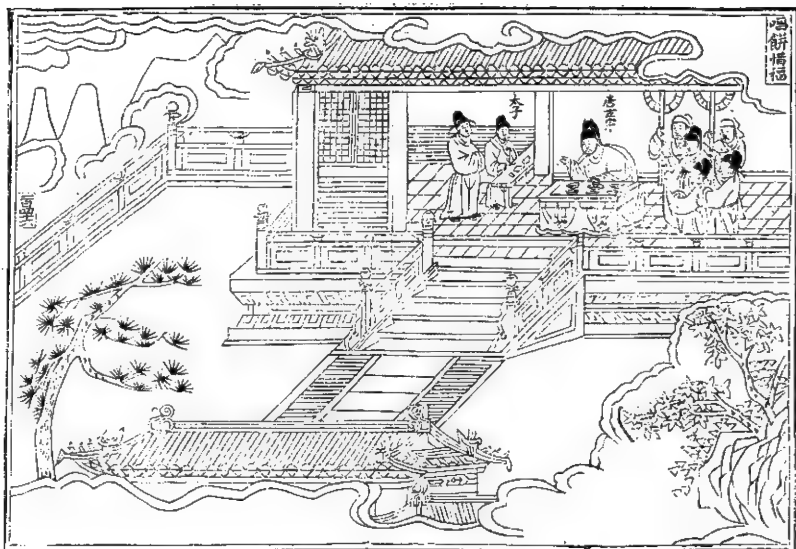
唐史。上。記玄宗嘗遣使臣往江南地方。採取鵲鵲鵲鵲等水鳥。畜養於苑中。以恣觀玩。時使臣所到的去處。百姓每不勝擾害。有汴州刺史倪若水。上書諫說。如今江南百姓。衣食不足。飢寒過半。方務農採桑。以耕織為急。而朝廷之上。

乃使之羅捕禽鳥。水陸轉運。遠至京師。負累小民。騷擾地方。那路上人看見的。豈不說陛下輕視民命。重視禽鳥。為賤人而貴鳥乎。何故為此不急之務。好此無益之物。以虧損聖德也。玄宗一聞若水之言。深合於心。即發手敕一道。謝之。因縱散其鳥。不復採捕。嘗聞召公之訓。武王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又曰。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人主之好尚。不可不審也。玄宗愛鳥。近於禽荒。聞若水之言。即命散之。可謂從諫如流。



矣。然不但禽鳥一事。但凡人主喜好那一件物  
 即為地方之害。蓋官吏奉承。指一科十。半入公  
 家。半充私橐。甚至嚴刑峻罰。催督苛擾。百姓每  
 至於鬻兒賣女。傾家蕩產。其害可勝言哉。惟人  
 主清心寡慾。一無所好。只着百姓每納他本等  
 的賦稅。則黎元皆得休息。天下自然太平矣。

百四十五





唐史紀肅宗為太子。嘗侍膳。有羊臍臠上。顧太子使割。肅宗既割。餘污漫。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肅宗徐舉餅啗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解**唐史上記肅宗為太子時。曾在宮中親侍他父皇玄宗進膳。蓋問安侍膳。乃太子之禮也。那席間有一塊羊臍臠。音孫臍。小節間肥肉也。玄宗欲食之。顧視肅宗。着他親自割切。肅宗承命。就用刀割切了。因刀刃上有些羊脂污漫。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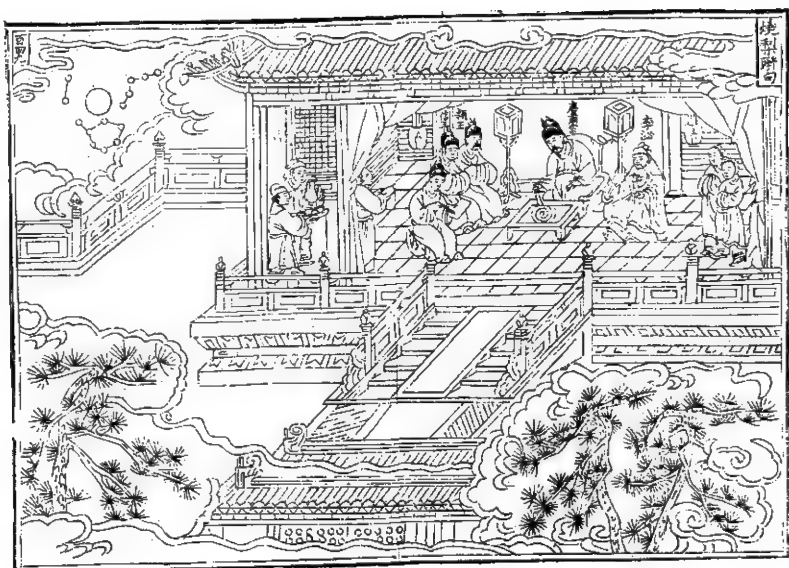
二百四十七

塊餅。將刀揩得潔淨。玄宗見餅乃食物。而以此拭刀為可惜。注目看着他。有不悅之色。肅宗徑容舉起那餅。放在口中喫了。不敢拋棄。玄宗方纔大喜。遂對肅宗說道。凡人福祿有限。應當如此愛惜。大抵自天子以至庶人。福分雖有大小。然皆以撙節愛惜。而得長久。暴殄糜費。必致短促。辟之井泉。徐徐汲取。則其永無窮用之不盡。若頓行打汲。則頃刻之間。立見其乾竭矣。所以自古聖賢之君。雖尊居九重。富有四海。而常服

浣濯之衣。不食珍奇之味。減省服御。愛養民力。故得壽命延長。國祚綿遠。彼齊後主。隋煬帝之流。竭萬民之膏血。以供一人之欲。如恐不足。一旦福窮祿盡。身喪國亡。豈不可悲也哉。唐玄宗惜福二字。誠萬世人主之龜鑑也。

二百四十八





唐史紀肅宗召處士李泌于衡山。至舍之內庭。嘗夜坐地爐燒二梨以賜李泌。頴王恃寵固求。上不許。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爭耶？時諸王請聯句。頴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信王曰：夜枕九仙骨。朝披一品衣。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食兩顆梨。上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為。後肅宗恢復兩京。泌之策為多。至德宗時。拜相。時人方之張子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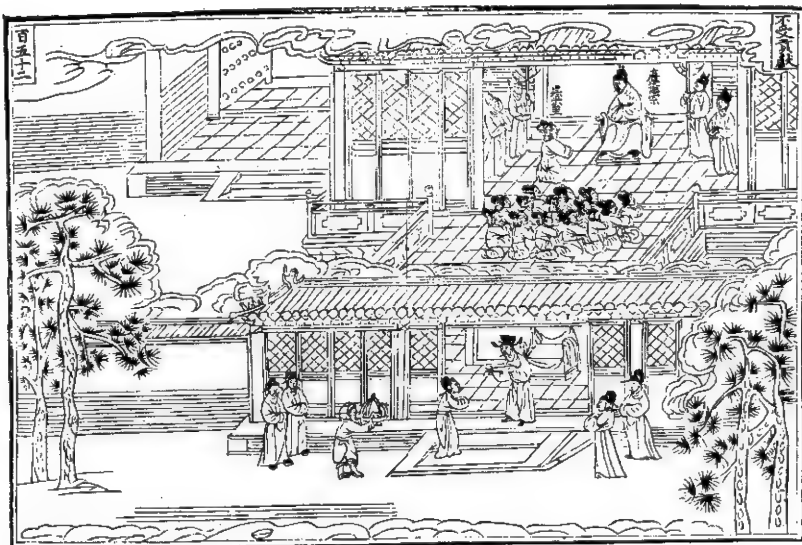
**唐史**上。記處士李泌有道德。隱居嵩山。曾侍肅宗於東宮。及肅宗即位。遣人各處求訪。得之於衡山。既到。得以賓友之禮。就着他在內殿居住。便於諮訪。曾一寒夜。肅宗坐地爐。自燒兩箇梨。以賜李泌。頴王年幼。倚着肅宗寵愛。要這燒的梨喫。肅宗不肯與他。說道：你終日飽食肉味。先生休糧絕粒。不喫煙火食。故我以此梨賜之。如何來爭？頴王乃止。此時諸王因請聯詩。以贈李泌。頴王先倡一聯云：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說李泌年紀多少。而顏色美好。只如童子一般。此美其有道養形。異於常人也。信王接一聯



云夜枕九仙骨朝披一品衣。說李泌夜間則枕九仙的骨睡着晝間則穿一品極貴的衣服此美其以隱逸而兼尊貴也有一王又接一聯云不食千鍾粟惟食兩箇梨說李泌固辭相位不肯受千鍾俸祿惟今夜二梨之賜則受而食之此美其高尚之志也於是肅宗湊成末聯云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為說李泌非是凡人乃上天間氣所生以助我成無為之化也其後肅宗收復兩京平安史之亂李泌之謀策居多至德

二百五十一

宗時為宰相功業尤著時人把他比漢時張子房為神仙宰相也夫李泌一山人爾而肅宗乃呼為先生稱為閭氣至親燒梨以賜之此所謂以天子而友匹夫者也





唐史紀憲宗初即位昇平公主獻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却之荆南獻毛龜詔曰朕永思理本所寶惟賢至如嘉禾神芝珍禽奇獸皆虛美爾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勿復以聞其有珍奇亦毋得進

唐史上記憲宗初即位昇平公主獻婦女十五人進宮答應憲宗說道我父皇在時不受人的貢獻朕何敢違其教遂却而不受又荆南地方獻西箇綠毛龜憲宗又下詔書却之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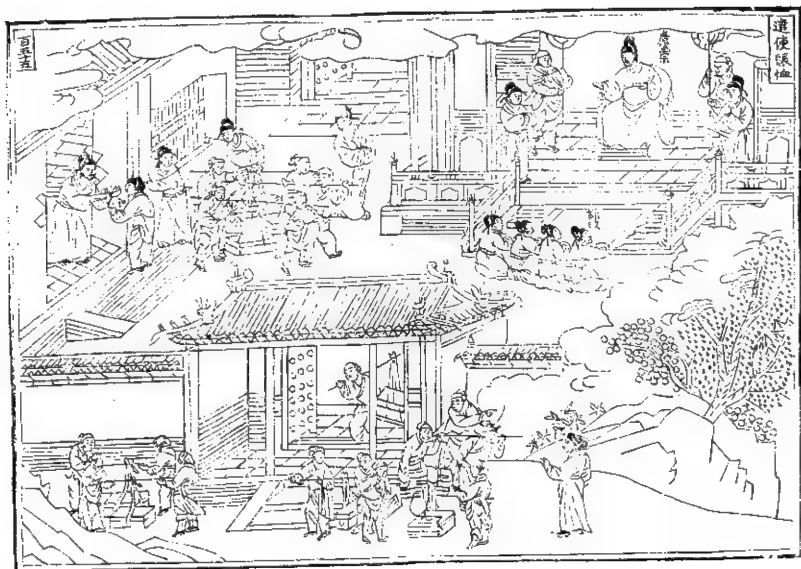
二百五十三

朕長思治道之本惟賢人為可寶取其能安國家利百姓也至如嘉禾靈芝珍禽奇獸徒為耳目觀美都是無用之物何足寶乎所以孔子作春秋之書並不曾記一件祥瑞正以其無益也自今以後天下有司再勿以祥瑞奏聞其有珍禽奇獸如毛龜之類者亦不許進獻蓋天下之物恒聚於所好而聲色祥瑞珍奇三件尤人情所易溺者人主一有所好則邪佞小人遂得以乘其隙而投之欲端一開僻之堤防潰決不可

復塞終至於心志蠱惑政事荒怠亡身覆國而不悟可忘也哉今憲宗即位之初即能一切拒絕如此其高識遠志誠超出乎尋常萬萬矣

二百五十四





唐史。紀憲宗四年。南方旱飢。命左司郎中鄭敦等為江淮兩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賑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賑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

唐史上。記憲宗四年。南方大旱。百姓飢荒。憲宗命左司郎中鄭敦等為江淮兩浙荆湖襄鄂等處各道宣慰使之官。分頭去賑濟飢民。鄭敦等奉命將行。群朝憲宗戒諭他說。朕於宮中用

百五十六

度雖一帛之微。必登記其數。惟恐浪費。獨於賑濟百姓。則不計所費。雖多弗惜。蓋以民命為重。必使百姓受惠。而庫藏盈縮。所不暇計也。卿等此行。宜體朕此意。凡所至飢荒之處。務要量其輕重。備查戶口。逐一散給。必使百姓每箇箇都實惠。纔好。若前此所遣潘孟陽出去。只飲酒遊山。而以賑濟委之他人。全不體朝廷愛民之意。深負委託。卿等切勿效之。蓋國依於民。而民依於食。使民有飢荒。而不為賑恤。則死者固多。



而民心亦離散矣。將何以爲國乎？憲宗有見於此，故薄於自奉而厚於恤民，可謂知用財之道，得保邦之本矣。宜其爲有唐之令主也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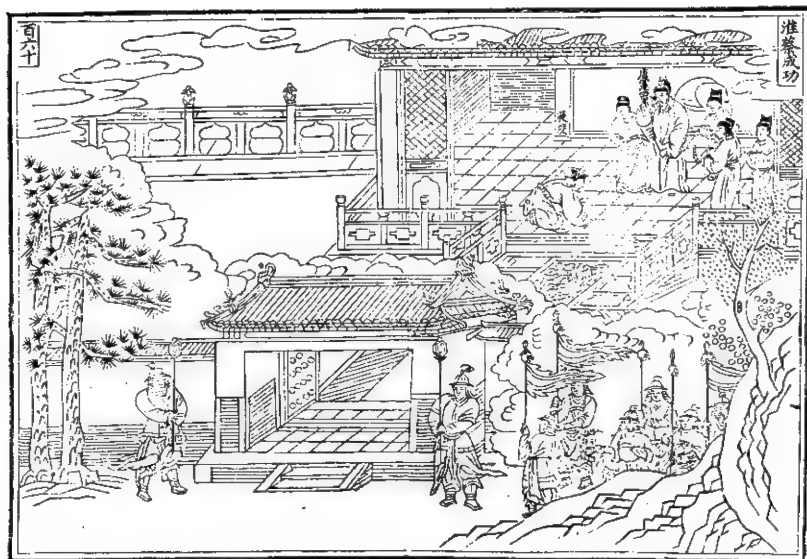


唐史。紀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昃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近侍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唐史上。記憲宗勵精圖治。嘗與宰相講論治天下。的道理於延英殿。直到日暮。尚未還宮。天氣又甚暑熱。汗透了上所尚的袍服。宰相李絳裴度。恐上御體勞倦。因求退出。憲宗留之。說道朕回到宮中。所與相處者。不過是宮女及左右

百二十九

近侍耳。安得對賢士。聞正言。所以每日喜與卿等。且共談論為治的要務。甚是有益。不知疲倦也。夫人君一日之間。事有萬幾。須是常常接見賢臣。從容講論。方得停當。所以堯舜之時。君臣一體。都俞吁咈。于一堂之上。文王自朝至于日中。不遑暇食。萬世稱為聖明之君。今觀憲宗之勤政如此。亦可謂知君道者。宜其能削平僭亂。所向歸服。有元于前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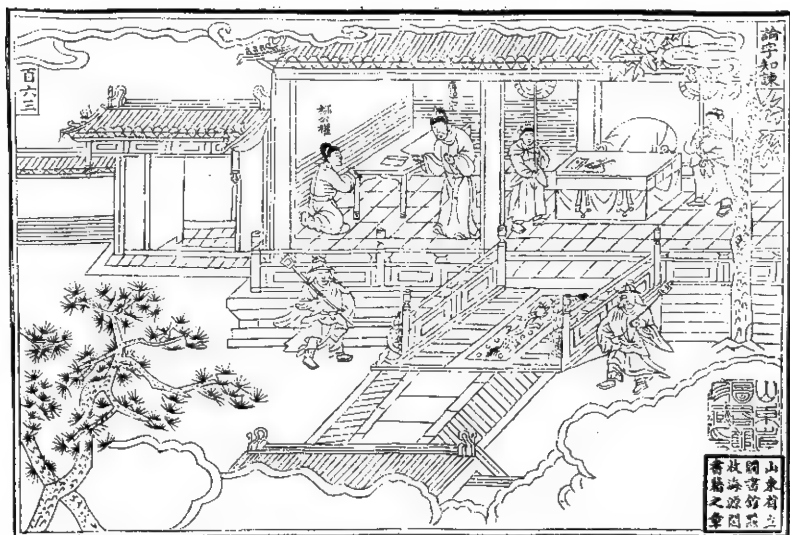


唐史紀吳元濟反淮西憲宗命發兵討之。是時諸道節度使及宰相李逢吉皆與元濟交通多請罷兵。惟裴度力主討賊之議。上曰。吾用度一人足破此賊。遂以度為相。師累歲無功。度請自詣行營。上許之。度陛辭。言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解通天御帶以賜之。度至淮西。身自督戰。由是諸將効力。李愬夜襲蔡州。擒元濟。淮西遂平。韓愈奉詔撰平淮西碑。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

**解**唐史上記淮西節度使吳元濟造反。憲宗命將發兵去征勦他。當時諸道節度使多有元濟的黨。與朝中宰相李逢吉也。與元濟交通多替他遊說。奏請罷兵。惟有御史中丞裴度。曉得淮西決然可取。力勸憲宗討賊。憲宗說我只消用裴度一人。就足以破此賊。決不罷兵。遂用裴度做宰相。討賊甚急。出兵已經二年。還未見成功。裴度自願親往淮西營裡督戰。憲宗大喜。就命他充淮西宣慰。招討使。裴度臨行辭朝。面奏說。

臣此去若能滅賊。纔有回來朝見之期。若此賊不滅。臣義在必死。終無歸闕之日。吳憲宗聽說。不覺為他流涕。因解自家束的通天御帶一條。賜他。以寵其行。裴度既到淮西。宣諭朝廷的威令。催諸將進兵討賊。於是諸將人人効力。每戰有功。遂擒元濟。淮西用兵凡累年而不克。羣臣請罷兵者甚衆。若非憲宗之明。獨斷於上。裴度之忠。力贊於下。則淮西幾無成功矣。所以韓愈奉詔撰平淮西碑文紀功。其詞有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蓋吳憲宗之能斷而成功也。然則人君欲定大事。建大功。豈可以不斷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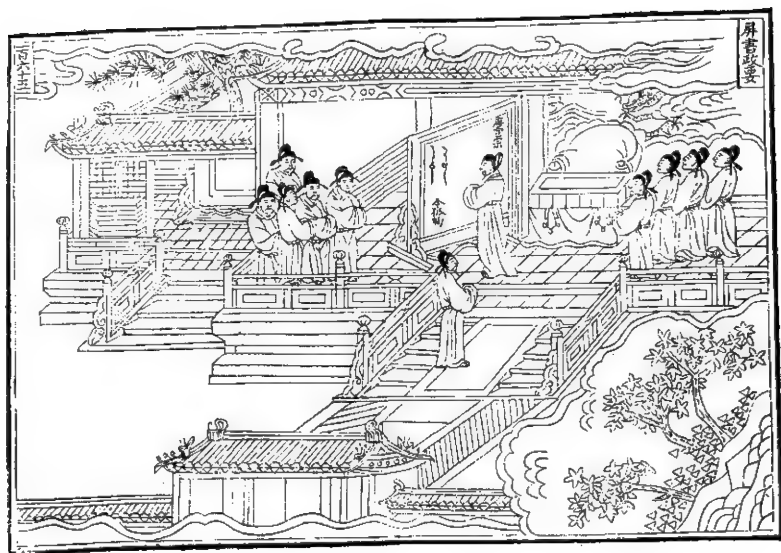




唐史。紀穆宗見翰林學士柳公權書蹟愛之。問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解唐史上。記穆宗性好寫字。見翰林學士柳公權寫的字好。愛之。問說卿寫的如何能這等好。公權對說寫字雖在手。用筆實在心。心裏端正。則筆畫自然端正。公權是箇賢臣。因穆宗問他書法。就說在心上。見得凡事都從心裏做出來。況人君一心萬化本源。若不是涵養的十分純正。發出來的政事豈能一一停當合理。這正是以筆諫。諫穆宗是箇聰明之君。就知他是以筆諫聞之。默然改容起敬。可謂善悟矣。若能體貼此言。真真實實務正其心。常用着柳公權這樣人做輔弼之臣。少有開失。隨事箴規。豈不成一代之明君乎。





唐史紀宣宗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錄授翰林學士令狐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于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唐史。記宣宗有志法祖圖治。他的祖太宗曾將前代治亂興亡的事跡編成一書。叫做金鏡錄。宣宗一日將這部書授與翰林學士令狐綯。着他在面前誦讀。這書中有兩句說道。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說古來天下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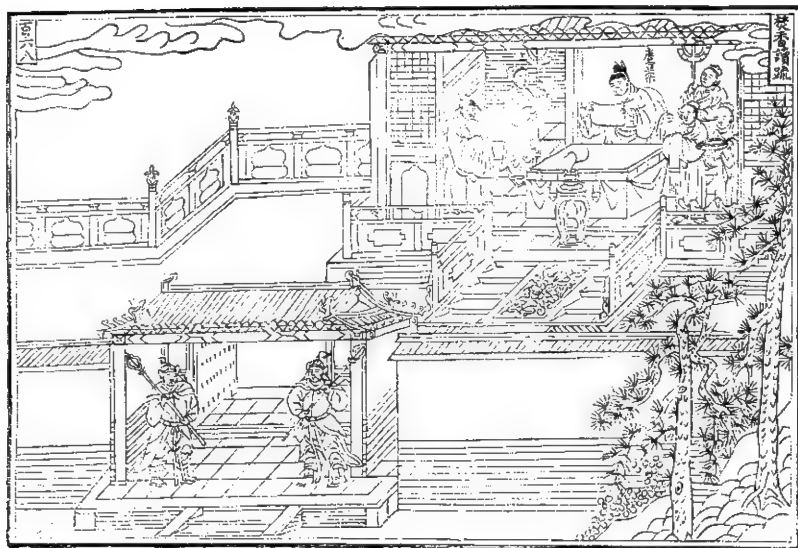
二百六

甚麼就亂。只為朝廷錯任用了那不好的人。他心心念念固上行私行的都是蠹國殃民的事。用了這樣人。天下安得不亂。天下因甚麼就平治。只為朝廷能任用着那忠良之臣。他心心念念。竭忠事主行的都是要福國利民的事。若常用這樣人。天下安得不治。宣宗聽得令狐綯讀到這兩句言語。喜其切中事理。就止住他。且莫讀。說道。大凡人君要求致太平。須要把這兩句說話。做第一件緊關的事。着實審察辨別其



孰為君子。孰為小人。果然是奸邪的小人。就豈  
斥遠了他。果然是忠賢的君子。就當專心信任  
他。天下豈有不太平的道理。又見他先朝有貞  
觀政要一書。是當年史臣吳兢編載太宗與賢  
臣魏徵等圖治的事蹟。遂把來寫在屏風上。常  
時正色拱手。一一誦讀。蓋以為師法而效倣之  
也。夫觀宣宗留心法祖圖治。其切如此。真近代  
帝王盛事。所以當時稱為小太宗。豈虛也哉。

一百五十七





唐史紀宣宗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常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唐史上。記宣宗勵精求治。樂聞臣下箴規諫諍之言。凡諫官議論政事。及門下省給事中。等官。遇詔勅之出。以為不可。而論駁封還者。苟所論所駁。有合於理。則自己雖以為是。亦每屈己意以從之。未嘗偏執。每得大臣所奏的章疏。必焚香洗手。致其誠敬。而後展讀。夫忠言逆耳。庸

三

主所不樂聞。然使規諫嘗聞。則政事無缺。實可樂也。宣宗樂於聞諫。屈於從人。可謂明矣。至於大臣涉歷既多。慮事尤熟。又非庶官之比。故讀其章疏。必加誠敬。蓋誠敬則精神收斂。精神收斂。則意見精詳。可以察其言之當否。以為施用。非徒敬其章疏而已也。宣宗圖治若此。故大中之政。人思誅之以為繼。美太宗。豈不足為賢君共。





宋史紀太祖尊母南郡夫人杜氏為皇太后。太祖拜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

**解** 宋史上記太祖既即帝位。尊母杜氏為皇太后。太祖拜上尊號。群臣皆稱賀。太后愀然有憂愁不樂之色。左右之人問說。臣聞母以子貴。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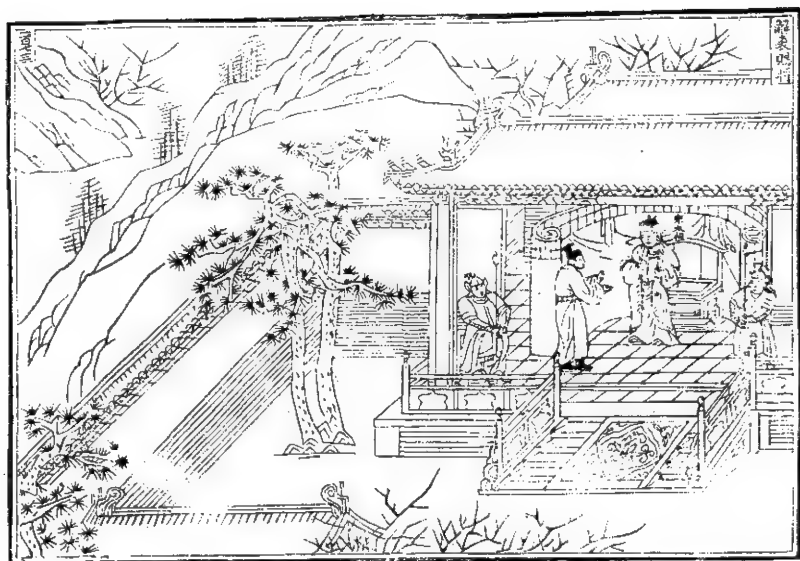
一百一十一

子既為天子。太后為天子之母。其貴無以加矣。何故反有不樂。太后說。吾聞古人說為君難。蓋為天子者。置其身於億兆衆庶之上。若治之有道。則民皆愛戴。而尊位可以常保。儻或治失其道。以致兆庶離叛。則雖求為匹夫亦不可得矣。今我子雖為天子。吾方憂天位之難居。豈可以為樂乎。太后這說話。雖是告羣臣。實有儆戒太祖之意。故太祖即再拜謝。謹當受教。自是即位之後。夙夜畏懼。室廔防非。重道崇儒。緩刑尚

德。以忠厚立國。推赤心置人。故能削平僭亂。創業垂統。棖戲若宋太祖者。可謂大孝矣。

一百一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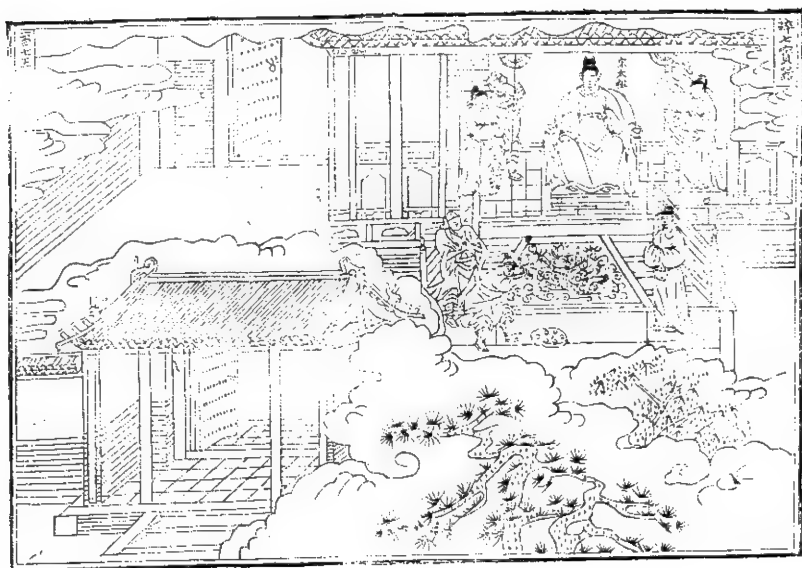




宋史紀王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太祖設程  
幃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  
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征西將士衝冒霜雪何以  
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  
能偏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補〕宋史上記太祖遣大將王全斌帥師征蜀時  
冬月天寒京城大雪太祖設程幃于講武殿中  
身穿着紫貂裘頭戴着紫貂帽臨朝視事忽然  
謂左右說我穿戴這般樣溫暖的物身上尚覺  
寒冷想那西征的將士衝冒霜雪又無有這樣  
衣服怎麼當得這等寒冷即時將所服的裘帽  
解下遣中使馬上賁去賜與全斌又曉諭他部  
下的將士說諸將寒苦朝廷無不在念奈裘帽  
有限不能人人偏及也于是全斌拜受賜物感  
激涕下諸將亦皆感激相與戮力圖報故所向  
皆捷卒能平定西蜀夫宋太祖有解衣之恩及  
於將帥遂能得其死力成功如此可見人主要  
邊將成大功不可不體其情厚其賞以勸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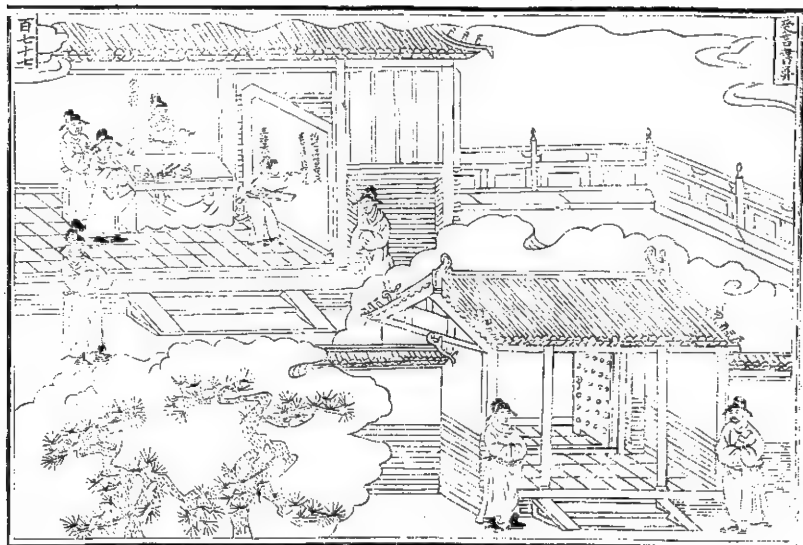




宋史紀太祖嘗見蜀主孟昶寶裝溺器命槿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已何待

辭宋史上記太祖平蜀之後曾見蜀主孟昶有一箇溺器是七樣寶貝裝成的太宗見了大怒命左右打碎之說道七寶是珍貴之物就做飲食之器也是奢侈不該的汝却把來裝飾溺器不知又用何等的器皿去盛飲食其侈用暴殄一至於此欲家國不至敗亡豈可得乎夫太祖為創業之君其言真足以垂戒萬世人君推此件件都該崇尚樸素乃為愛惜福祿保守國家之道也





宋史紀太祖徵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召見便殿年七十餘矣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昭素援引證據因示諷諫微旨太祖大悅問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太祖愛其言書于屏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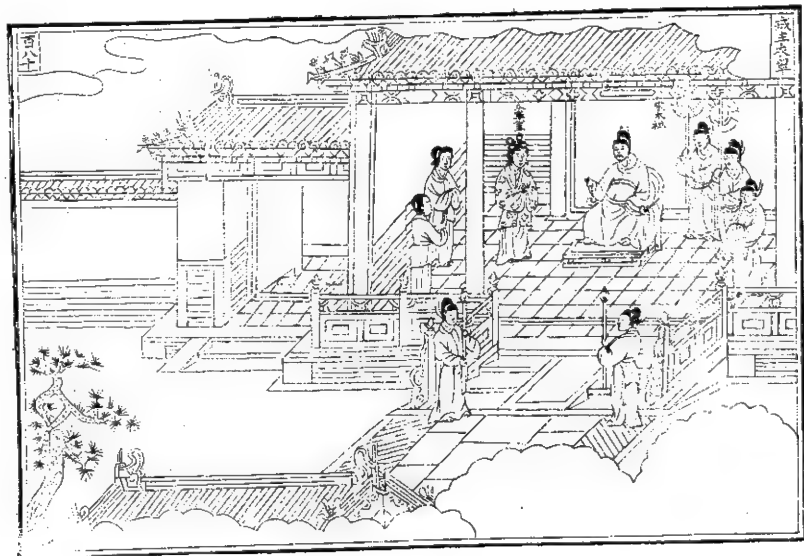
宋史上記太祖之時有箇處士姓王名昭素太祖素知他有學行徵聘他來做國子監博士既至召他進見於便殿此時昭素年七十餘歲矣太祖命他講易經的乾卦至第五爻飛龍在

三百七十八

天乃是人君之象昭素講論君道援引古時帝王以為證據遂陰寓諷勸諫的意太祖見他忠直大喜悅他就問他治天下與養身的道理昭素對說治天下莫如愛恤百姓養身體莫如寡少嗜慾蓋民為邦本本固則邦寧故治國之道莫如愛民也慾為身害慾少則身安故養身之道莫如寡慾也太祖愛他說得有理將這兩句言語書于屏風及几案上欲時時點省不致遺忘也然寡欲愛民固皆致治之要而寡欲一



言。又為愛民之本。蓋自古百姓不安。皆因人主多欲。或好興土木。或恣意聲色。或長開邊釁。或求珍奇玩好之奉。或耽馳騁遊幸之娛。此等事皆不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上之所欲無窮。下之所需難繼。以致海內騷然。百姓怨叛。而君身不可保矣。以是知人主必愛身。乃可以愛民而安百姓。亦所以安其身也。





宋史紀永寧公主嘗衣貼綉鋪翠襦入宮中太祖謂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歸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公主慙謝

宋史上記太祖的女永寧公主嘗穿一領貼金鋪翠的襦福短衣也入宮中太祖嫌其奢侈向公主說道汝可解此襦與我自今以後再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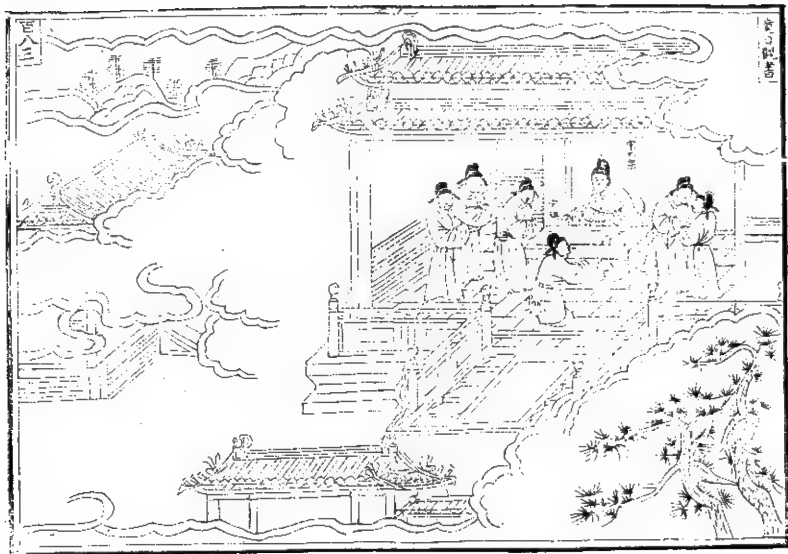
百全

要如此裝飾公主笑說此襦所用翠羽幾多而官家以為過費太祖說道我之意非專為汝一襦而惜也主家既穿此衣宮中妃嬪及皇親貴戚每看見必都相倣效所用翠羽必多京城中翠羽之價必貴百姓每逐利見此物可以取利必然都去捕捉那翠鳥展轉販賣殺生害命皆汝此衣有以致之其罪過多矣汝生長富貴不知艱苦須當思愛惜受用以圖長久豈可造此惡業之端自損已福耶公主見太祖說得激烈

乃惶恐謝罪夫宮闈之好尚係四方之觀法古語說通宮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宮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宮中好大袖四方至足帛言好尚之不可不慎也若宮闈之中服飾華麗用度奢侈則天下化之漸以成風壞風俗耗財用折福損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豈但如宋祖所謂戕害物命而已哉大抵創業之君閱歷艱辛唯恐享用太過後世子孫且有鄙而笑之者矣吁可不戒哉

百八二





宋史。紀太宗勤于讀書。自己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為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每暇日。則問侍讀呂文仲以經義。侍書王著以筆法。葛湍以字學。

宋史。上。記太宗勤于讀書。每日從巳時看書起。直到申時。然後放下書卷。詔史館儒臣采輯古今事蹟。纂修成一書。叫做太平御覽。共有一千卷。每日進三卷。太宗觀覽。日日如此。其臣宋

百八十四

琪以看書勤苦。恐勞聖體為勸。太宗說。天下古今義理。盡載書卷中。但開卷觀看。就使人啟發聰明。增長識見。極有進益。雖每日讀書。自是心裡喜好。不為勞苦也。朕要一年之內。讀完這一千卷書。故須一日三卷。乃可讀完耳。每遇閒暇無事日。還不肯錯過。就召翰林侍讀呂文仲。問他以經書上的義理。召侍書王著。問他以寫字的筆法。召葛湍。問他以字學訓解。夫自古聖人。雖聰明出于天賦。莫不資學問以成德。蓋古今



治亂興衰天下民情物理必博觀經史乃可周知必勤于訪問乃能通曉故明君以務學為急正為此也觀宋太宗勤學好問不以為勞若此其能為太平今主而弘開文運之盛有由然哉

百八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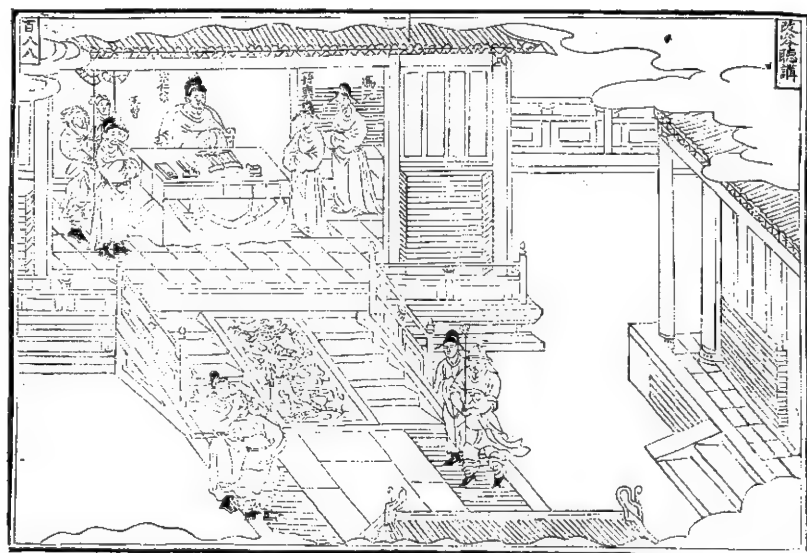




宋史紀寇準為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太宗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太宗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解**宋史上記宋太宗以寇準為樞密院直學士。寇準為人忠直敢言。一日奏事殿上。不合太宗的意思。太宗發怒起去。欲罷朝回宮。寇準即上去扯住太宗的袍服。請太宗復還御座。決斷其事。務要聽其言。纔罷。太宗見他這般鯁直。反嘉美他。說道。朕得寇準。如唐太宗之得魏徵也。夫

人臣奏事忤旨。至於牽引上衣。以盡其說。為君者若不諒他忠直之心。必以為不敬而怒斥之矣。今太宗不惟不斥。且歎美之。其容人之度如此。所以能使臣下盡言。政事少過。而為宋之賢君也。如太宗者。真無愧於文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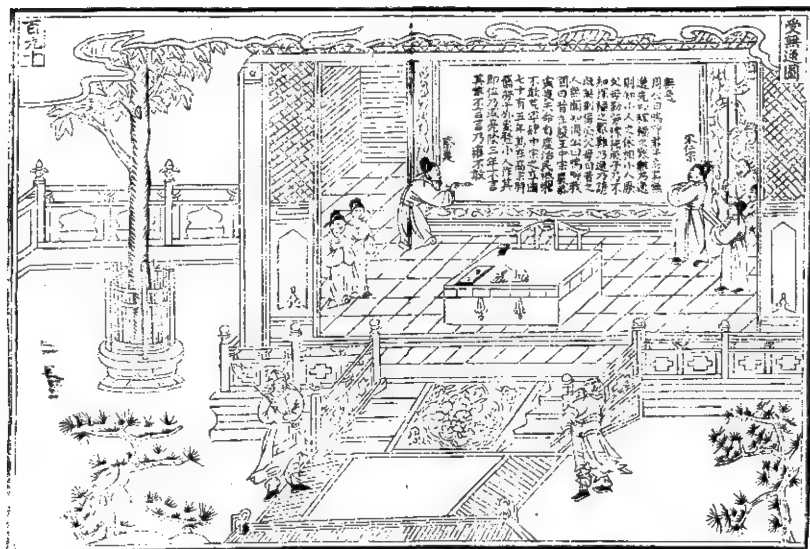




宋史紀仁宗初年宰相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雙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為竦然改聽

**宋史**上。記仁宗初年宰相王曾以帝新即位當親近師儒之官讀書勤學以涵養聖德乃請臨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進講論語起初定以雙日御經筵後來以學

問不宜間斷雖是單日也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講讀時或偶然左右觀看別處或容體少有不端孫奭即端拱而立停住不講蓋恐帝心不在書上雖講無益也仁宗見奭這等誠懇那怠惰的意思即時收斂為之竦然改聽夫仁宗天資本是粹美又有賢宰相輔導向學當時講官復盡心開發一此不肯放過仁宗能敬信而聽從之所以養成盛德恭儉仁恕始終如一而為有宋一代之賢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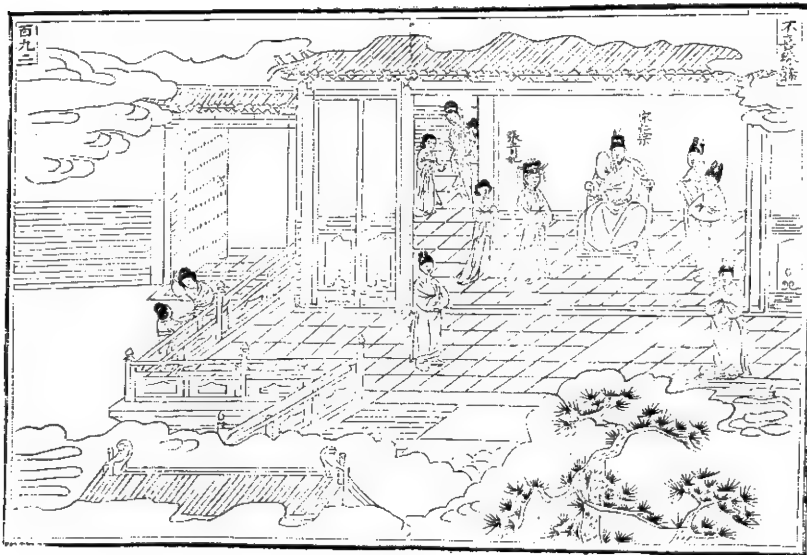


宋史紀龍圖閣學士孫奭嘗書無逸為圖以進上命施於講讀閣及作通鑑延義二閣成又命蔡襄寫無逸篇于屏

宋史。記仁宗時有龍圖閣學士孫奭。日侍講讀。每至前代治亂。必反覆規諷。嘗取書經無逸篇中所載古帝王勤政恤民的事蹟。畫作一圖。叫做無逸圖。進上。仁宗欲其知所法也。仁宗喜之。命掛在講讀閣裡。日觀覽其後。新造通鑑。延義二閣成。又命館閣校勘蔡襄。把無逸一

三百九十一

篇寫在二閣之屏上。使隨處皆得觀覽。夫無逸一書。乃周公告成王的說話。大意欲成王知稼穡勤政事。兢兢業業不敢自安。能如此。則福祿綿長。不如此。則壽命短促。因舉商中宗高宗祖甲。周太王王季文王以為法。商紂以為戒。其言深切懇至。實為世人主之龜鑑也。仁宗既受孫奭之圖。又命蔡襄書之。蓋必有味其言矣。則其觀後苑之麥。忍中夜之飢。孰非自此書中得來。所以明君以務學為急。





宋史紀仁宗宮中頗好珠飾。京師珠價騰涌。上患之。一日上在別殿。妃嬪畢集。所幸張貴妃至。首飾皆珠。上望見舉袖掩面曰。滿頭白紛紛地。沒此忌諱。貴妃慙。起易之。上乃悅。自是禁中更不戴珠。珠價大減。

宋史上記仁宗時宮中人好以珠為首飾。採買者多。因此京師中珍珠登時長起價來。仁宗恐宮中相尚不已。風俗趨於侈靡。思量要革。他一日在別殿上遊賞。諸妃嬪每都在左右。有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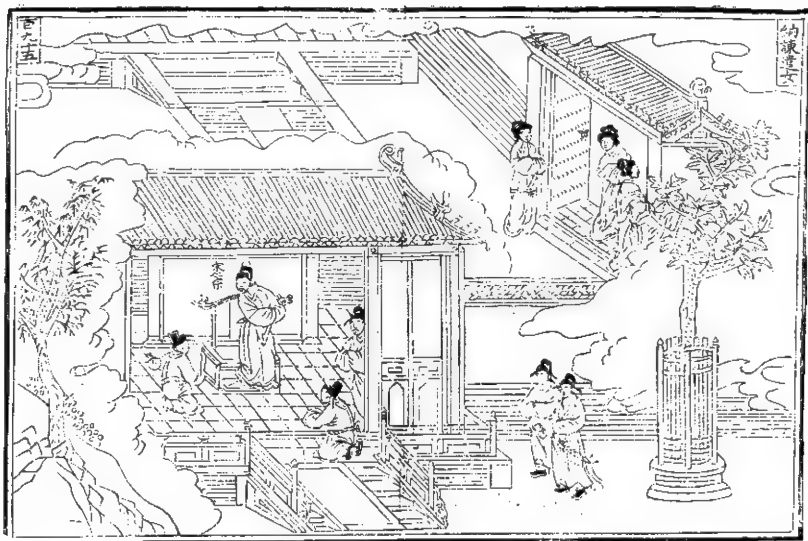
百字三

寵幸的張貴妃到來。頭上的首飾都是珍珠。仁宗望見故意把袖子遮了臉。不看他。說道。滿頭插得白紛紛地。近於不祥之象。好沒些忌諱。張貴妃慙愧。慌忙退去。摘下珍珠首飾。換了別樣首飾來。仁宗方纔喜悅。從此宮中人只說仁宗厭忌此物。再不敢戴他。京師裡珠價登時大減。夫珠玉珍寶。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而銖兩之間。其價不貲。靡費民財。以供一時之玩。何益於用。故明君貴玉穀而賤珠玉。蓋不以無益害有用。

也。然亦係於人主之好尚。何如。觀仁宗一言。而珠價頓減。豈待於法制禁令哉。

百字四





宋史。紀仁宗時。王德用進二女。王素論之。上笑曰。朕真宗子。卿王旦子。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在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上動容。立命宮官遣女。素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上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肯行。恐亦不能出矣。頃之。宮官奏。宮女已出內東門。上乃起。

解宋史上。記仁宗時。王德用判定州。曾取兩箇女子。獻入後宮。以悅仁宗之心。仁宗就收留在

百九十六

後宮。這是仁宗差處。那時諫官王素聞知。即奏此女不可收留。勸仁宗去之。仁宗笑對王素說。朕乃真宗之子。卿乃宰相王旦之子。卿父輔佐我父皇。君臣相得。則朕與卿有世好之舊。與別的羣臣不同。只得實與卿說。這兩箇女子。委的是王德用進的。但朕已誤納。現在左右服事了。如何去得。王素奏說。陛下以此女在左右。為不可去。不知臣之所憂。正恐此女在陛下左右。盡感聖心。有累聖德。所以勸陛下去之耳。仁宗一



聞此言遂自悟其失竦然動容。即時命官官打發二女出宮。王素奏說陛下既已聽臣言。少待陛下還宮從容遣之。亦無妨。何必如此急遽。仁宗說道待我還宮時。爲一此女有留戀不肯去的意思。我那時爲情所牽。恐也遣他不成了。不如趁今遣之。爲易。少時官官來奏二女子已出內東門去訖。仁宗方纔退朝。夫宮禁之事。乃人主之所諱言。而房帷之愛。又人情之所牽戀。今仁宗既納二女。已經進御。一旦聞王素之諫。即開誠直告。略無回互。割捨所愛。不少遲留。可謂從諫之速。而改過之勇矣。此真盛德事也。

百九十七



百九十八



宋史。紀仁宗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即坐以對。時翰林學士張方平條對四事。帝覽奏。竊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侍御史何鄭乞詔兩制臣僚。自今有聞朝政闕失。並許上章論列。帝嘉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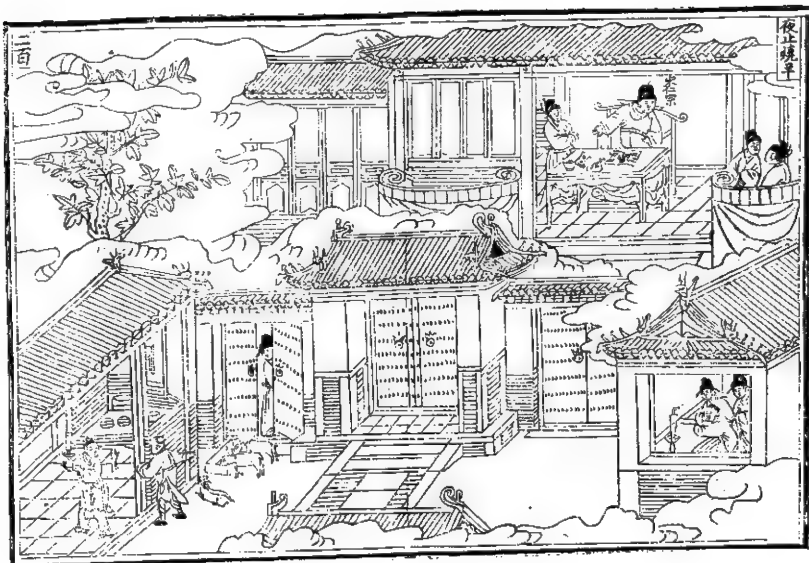
**補**宋史。上記仁宗曾臨幸龍圖天章閣。召見輔弼大臣。及御史中丞以上。因出手詔。問諸臣以時政欠闕。差失處。都給與紙筆。着他就坐上閣寫以對。當時諸臣皆有奏答。內翰林學士張方

百九十九

平條答汰冗兵。退剝員。慎磨勘。擇將帥。四事。帝見其所言切于治道。深加竊嘆。明日早。又賜手詔。詢問他昨日詔書上所不及的事。着他一一奏來。又有侍御史何鄭。上言翰林管內外制文的諸臣。原是为備顧問而設。乞詔諭他。今後但是朝政有關失。得于見聞之真者。並許他上疏論列。直言無隱。以助聖化。仁宗因何鄭說的有理。也欣然從之。盖仁宗求治之心甚切。故引見羣臣。面加咨詢。使之條對。惟恐忠謀讜論不得

上達。及聞張方平等直言。又復虛心延訪嘉獎。聽受。所以那時朝政修舉。海內治平。為宋朝守成之令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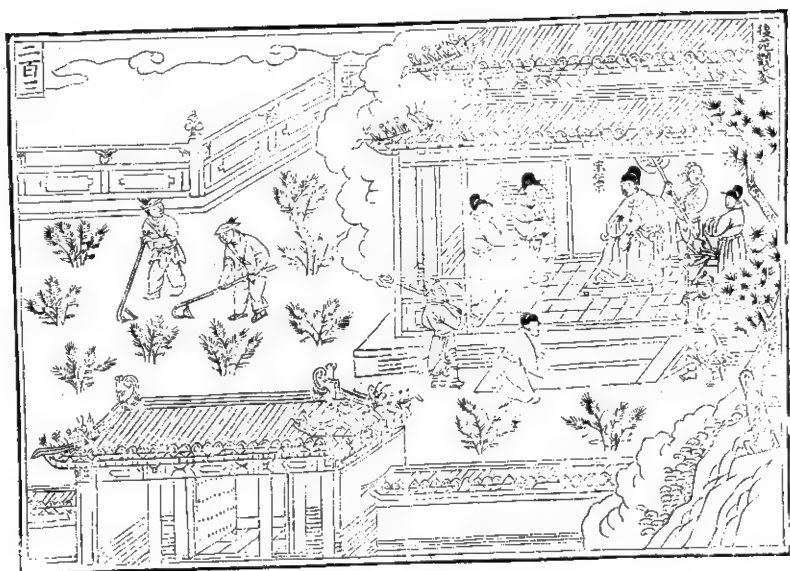
宋史紀仁宗嘗語近臣昨因不寐而飢思食燒羊  
曰何不取索曰恐遂為例可不一夕之飢而故  
無窮之殺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校千錢曰一下筋  
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

解宋史上記仁宗一日對近臣說朕昨夜因睡  
不着腹中覺飢想此燒的羊肉喫近臣因問說  
何不令人取進仁宗說恐膳房因此遂為定例  
夜夜要辦下燒羊以備取用則傷害物命必多  
豈可恣口腹之欲不忍一夕之飢而忍於殺害

二百一

無窮之生命乎因此遂止又一日有獻蛤蜊二  
十八枚者說一枚價直錢千文仁宗說一下筋  
之間就費了二萬八千文錢似此享用無度我  
豈能堪遂不受其獻仁宗在宋朝最為仁厚之  
主觀其不忍於害物如此則其不忍於傷民可  
知故能致治昇平而享祚悠久也





宋史紀仁宗幸後苑御寶岐殿觀刈麥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

**綱**宋史上記仁宗留意農事宮中後苑裡有空地都使人種麥又於其地建一小殿名曰寶岐殿麥一莖雙穗謂之岐此豐年之祥最宜寶重故以為殿名每年麥熟時仁宗親自臨幸後苑坐寶岐殿看人割麥諭隨駕的輔臣說道宮殿前似當栽植花卉以供賞翫今朕造此殿獨不

種花卉但年年種麥此是何故蓋以我深居九重無由知稼穡之艱難所以種麥於此要看他耕種耘鋤庶幾農家之苦時時在吾目中也大抵四民中惟農為最苦春耕夏耘早作暮息四體焦枯終歲動動還有一飽食者古人有詩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食粒粒皆辛苦真可謂格言矣古之賢君知此所以極其憫念力為賑卹而民卒受其福後世人主生長富貴不知稼穡為何物荒淫佚樂惟恐不



暇而何暇恤農也仁宗以天子之尊親臨農夫  
之事知憊憊於稼穡如此則其恭儉仁恕卓越  
近代不亦宜乎





宋史紀神宗時東灶大旱詔求直言鄭俠上流民圖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勘新法不便者凡十有八事罷之民間譁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

○錄

宋史上記神宗時行了王安石的新法擾害

百姓人不聊生到熙寧七年間天又大旱年歲飢荒東灶一帶的百姓都流移轉徙死亡離散其艱難困苦之狀實為可憐那時有一箇官是光州司法參軍叫做鄭俠因考滿赴京在路上

二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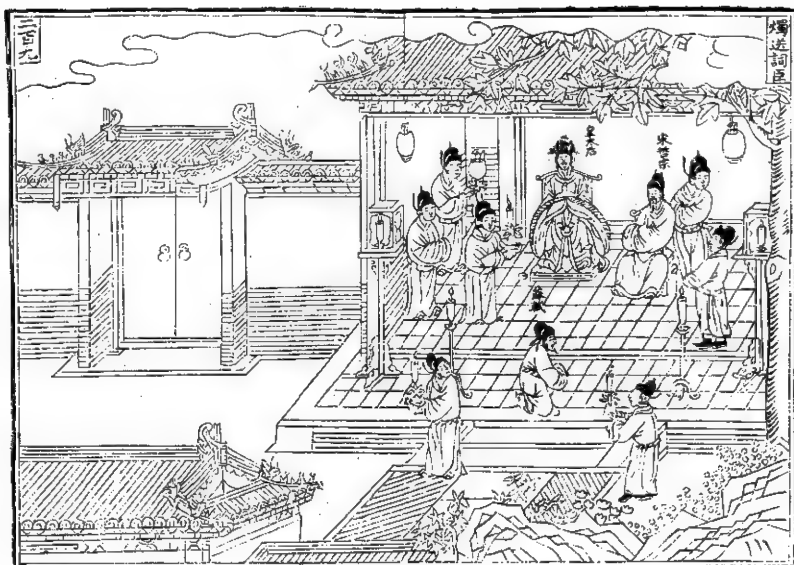
看見那流民的模樣心甚不忍說道小民這等窮苦朝廷如何知道乃照那樣子畫一本圖形叫做流民圖其中有採樹葉掘草根充飢的有衣衫破碎沿途討喫的有餓死在溝渠的有扶老携幼流移趁食的有戀土不去被在官公人比較差徭拷打枷鎖的有拆屋卸房鬻兒賣女變價納官的一一都畫將出來到京之日將這圖本進在御前奏說只因新法不善致的百姓這等傷了天地的和氣所以久旱不雨如今要

宗舊法慎不可輕變也

二百八

天降雨須是把新法革去不行纔好神宗將此圖反復看了幾遍纔曉得新法之害與民間之苦如此甚是感傷懊悔長嘆數四袖了入宮一夜不能睡着到明日傳旨着在京開封府官宣那新法為民害者共有一十八件都罷革不行當時京城內外的百姓聽說如此以為從此得生人人譁呼相慶即日天果大雨處處田苗俱各沾濡充足夫人君一去教政便能感動天地如此可見為民祈禱者在實政不在虛文而祖





宋史紀蘇軾為翰林學士嘗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卿今何官對曰待罪翰林曰何以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右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遂歸院

宋史上記蘇軾在神宗時被小人排抑一向貶謫在外至哲宗登極纔取他做翰林學士宋

三言十

朝翰林院設在禁中每夜有學士一員輪流直宿以備不時顧問有一夜遇蘇軾談直哲宗的祖母太皇太后與哲宗同御便殿宣蘇軾入見太皇太后問蘇軾卿如今做甚麼官蘇軾對曰待罪翰林學士謂之待罪者說他不稱此官惟待罪責而已謙詞也太皇太后又問學士是美官卿一向流落江湖怎能夠到此地信蘇軾乃歸恩於上說道臣幸遭遇太皇太后及皇帝陛下見知故得到此耳太皇太后說非我用卿乃



先帝神宗意也。先帝每讀卿的奏疏文章，必歎美，說奇才奇才。不久先帝遂晏駕，故未及用卿耳。今我用卿為此官，實承先帝之意也。蘇軾因此追感先帝知遇，不覺痛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哲宗也相向而泣。那時左右內臣也都感傷流涕。太皇太后賜蘇軾坐，又賜他茶喫，將退時，掖御前的金蓮燭送他歸院。看那時人君接見臣下，問答從容，禮數款洽，藹然如家人父子一般，所以為臣的感激主恩，不覺悲泣。君臣間是何等景象？史稱宋家以忠厚立國，又言其竟得真賢敬士之報，豈不信夫。

三十一

右善可為法者八十一事。目等既論次終篇，乃作而嘆曰：嗟乎！孟軻稱五百年而後有王者興，傳曰：千年一聖，猶旦暮也。詎不信哉！夫自堯舜以至於今，代更幾世，主更幾姓矣，而其可取者三十餘君而已。中間又或單舉一善節，取一行，究其終始尚多可議，其完善鏘鏘卓然可為世表者，纔行一耳，可不謂難哉！天祐我明。

三十二

聖神繼作，目等嘗伏讀我祖宗列聖實錄，仰稽

創守鴻規，則前史所稱聖哲之事，無一不備者。略舉其槩如

二祖之開基靖難，身致太平，則堯舜湯武功德兼焉。

典則貽休。

謨烈啓後，則漢綱唐目，巨細具焉。

昭皇帝之洪慈肆宥，培植國脉，則解網澤骨之仁



也。

章皇帝之稽古右文勵精圖治則弘文延英之軌

也。

章皇帝之聘禮處士訪問治道則蒲輪玄纁之舉

也。

純皇帝之親愛諸王厚遇邸邸則敦睦友于之風

也。

敬皇帝之延見羣臣曲納謹直則揭器止輦之明

也。

肅皇帝之心存敬。治本農桑則丹書無逸之箴

也。

皇考穆宗莊皇帝之躬修玄默服戎懷遠則垂衣

舞干之化也。其他片言之善一事之美又不

可以殫述蓋

明興纔二百餘年而

賢聖之君已不啻六七作矣。以是方內乂安四夷

賓服重熙嚴治迭耀彌光致治之美振古罕

儼焉。猗歟休哉豈非乾坤光岳之氣獨鍾於

昭代。河清里杜之兆並應於

今日哉。詩云。下武維周。世有哲王。王配於京。世德

作求我

明世德。蓋軼有周而特盛矣。今

皇上睿哲挺生。

膺期撫運。又將觀

光揚

烈以遠追二帝三王之治焉。臣等何幸躬逢其盛



帝鑑圖說後序

今元輔少師張公既輯

帝鑑圖說奏

御刻其副以傳聞示烈使敘諸後烈嘗考  
載籍究觀古大臣之義則歎公之所為  
慮至遠也自昔嗣德守文之主莫盛于  
商周商周之臣左右啓沃其著者在訓

後序一

誥保衡當嗣王之初稱引烈祖陳風懲  
之戒甚悉成王生八年而踐阼公旦明  
勗禁迪勞逸修短之戒益加嚴焉其大  
指可觀已夫輔養之道與匡救異輔養  
之于冲年與鼎盛之年異人主至有佚  
德然後忠諫直鯁之士相與隨而爭之  
其轉移之甚難而用力甚倍輔養之道



常止邪于未形起善于微眇故漸漬日  
益而後之也輕夫人少而習之長而安  
焉及其安也驟而告語未可卒禁而方  
其習也則取舍未定志意常虛未定故  
可道而趨虛故可乘而入與之為賢聖  
非難也語曰少成若性途之人皆然何  
況人主哉蓋顯諍默移機有深淺先入  
後戒施有逆順格心正事效有微博故  
曰異商周之大臣辨于是矣公以

後序二

顧命元輔受

上眷倚襄贊密勿孳孳夙夜居常持議與  
宮保呂公言

國家大體必以輔養君德為急其繪圖  
陳說皆意所指授手所疏列精思極慮



而後成之時時被

顧問質所疑及聖哲之際未嘗不反復誦之也至覆亡已事未嘗不憤惋為

上深陳之也斯已勤矣

上以英妙之齡神智天授即商周令王不足侔公輔養得其道又及其特積之以精誠而發之乎忠懇蓋信在未諫功在

不言而海寓蒙福

後序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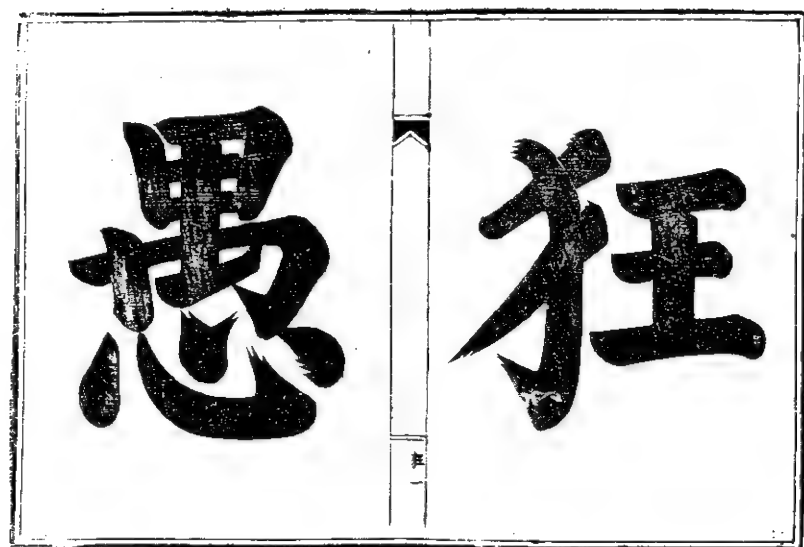
杜稷賴之即商周大臣不能過是圖說也即訓誥之義何以殊焉於戲使當世士大夫知今日所亟在君德不在政事一切省談說而除文苛知公輔養之深意益務勵翼以佐下風人人各舉其職則主必益聖治必益隆太平可期日而望是

亦公刻以傳之意也圖說大指具公所進疏及大宗伯陸公敘中故不著著公之心如此

萬厯元年孟夏之吉吏部左侍郎熊翰林院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豫章王希烈誤

後序四







目錄

遊畋失位	夏太康
脯林酒池	夏桀王
革囊射天	商武乙
妲己害政	商紂王
八駿巡遊	周穆王
戲舉烽火	周幽王
遣使求仙	秦始皇
坑儒焚書	秦始皇
大宮宮室	秦始皇
女巫出入	漢武帝
五侯擅權	漢成帝
市里微行	漢成帝
寵昵飛燕	漢成帝
嬖倖戮賢	漢哀帝
十侍亂政	漢桓帝
西邸鬻爵	漢靈帝
列肆後宮	漢靈帝

後目一

芳林營建	魏主叡
羊車遊宴	晉武帝
笑祖儉德	宋武帝駿
金蓮布地	齊主寶卷
捨身佛寺	梁武帝
縱酒晏殺	北齊主洋
華林縱逸	北齊主緯
玉樹新聲	陳後主
剪綠為花	隋煬帝
遊幸江都	隋煬帝
斜封除官	唐中宗
觀燈市里	唐中宗
寵幸番將	唐玄宗
歛財侈費	唐玄宗
使殿擊毬	唐敬宗
寵信伶人	後唐莊宗
上清道會	宋徽宗
應奉花石	宋徽宗

後目二



任用六賊

宋徽宗

後目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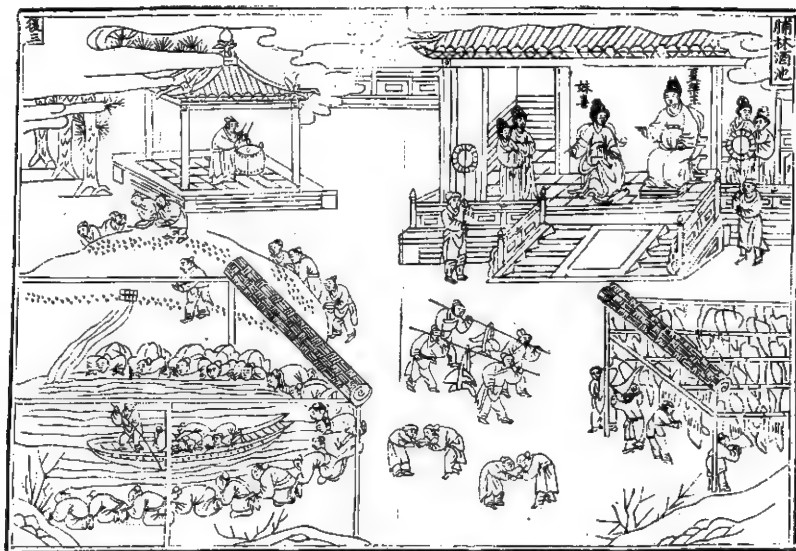


夏史紀大康即位荒逸弗恤國事敗獵於洛水之表十旬弗返有窮后羿因民之怨拒之於河弗許歸國厥第五人作歌以怨之太康失國居陽夏

**解**夏史上記大康即位荒於逸樂不以國事為念只好在外面打獵巡遊於河南地方洛水之外流連百日不肯回還把朝廷政事都荒廢了百姓禾稼都踐踏了民皆嗟怨當時有一箇臣叫做后羿極善射因民之怨率領軍馬手持弓箭拒之於河上不要他歸國其第五人恨他荒

後二

淫無道壞了祖宗的基業於是作詩五章稱述其祖大禹的訓辭以怨之謂之五子之歌太康畢竟不得歸國居於夏陽之地而死夫太康為啟之子啟能繼禹之道賢聖之主也再傳太康止以好尚遊畋一事遂至失國父祖之德澤皆不是特矣吁可畏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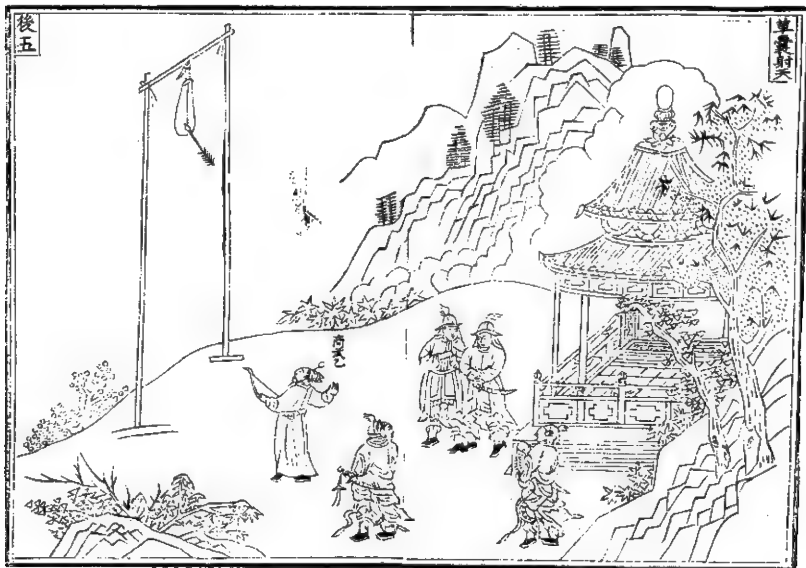


夏史紀桀伐有施氏得妹喜喜有寵所言皆後為瑤臺象廊彈百姓之財為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糟隄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為樂

○夏史上記夏桀無道不修德政因征伐有施氏之國有施氏進了箇美女叫做妹喜桀甚是寵愛他說的言語無不聽從造為瑤臺象廊極其華麗竭盡了百姓的財力又性嗜酒放縱不但自家酣飲將各樣禽獸之肉堆積如山烹殺

後四

為脯者懸掛如林鑿箇大池注酒池中可以行船積糟為隄其高可望十里擊鼓一通則齊到池邊低頭就飲如牛之飲水者三千人桀與妹喜歡笑以此為樂朝政之廢可知矣夫桀之始祖大禹卑宮室惡衣服克勤克儉因飲酒而甘遂疎造酒之儀狄何等憂深慮遠辛勤創業而桀乃放縱如此不三何待後六百年又有商紂亦為肉林酒池亦亡商國嗜酒之禍可鑒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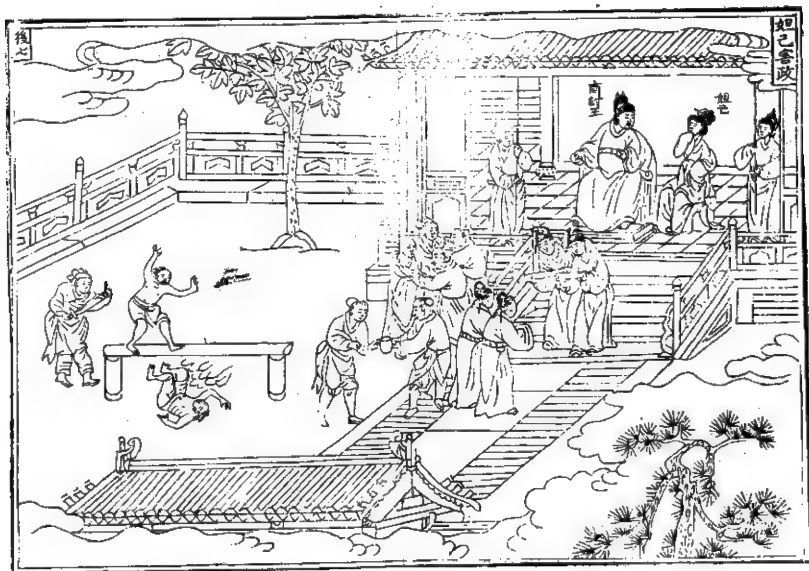


商史紀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博不勝而戮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謂之射天在位五年殲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

商史上記商王武乙無道不知敬事天地把木雕成人形叫做天神與之對局而博使人代為行籌若是偶人輸了就將他斫碎恰似殺戮那天神的一般又將皮革為囊裡面盛着生血高懸于空中仰而射之叫做射天其慢神喪天如此在位五年出畋獵於河渭之間着暴雷霹

六

死夫人君無不敬也而敬天為大書曰欽若昊天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若以天為不足畏則無可畏者矣武乙之凶惡說他不但怕人連天也不怕故為偶人而戮之為革囊而射之嗚呼得罪於天豈可逃哉震雷殞軀天之降罰亦甚明矣





商史紀紂伐有蘇獲妲己。妲己有寵，其言是從，作奇技淫巧以悅之，使師延作朝歌北鄙之音，以里之舞。靡靡之樂，造鹿臺為瓊室玉門，厚賦歛以實鹿臺之財，益鉅橋之粟，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宮中九市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妲己以為罰輕，威不立，紂乃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今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以取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

商史上記紂無道，恃強用兵，征伐有蘇氏之

後八

國有蘇氏畏其威力，進獻箇美女，叫做妲己，紂得了妲己，甚是寵愛他，但是他說的就聽，造作奇巧的服飾器物以悅其心，使樂官師延作為朝歌北鄙之音，壯里之舞，靡靡之樂，大率都是淫聲。又窮極土木之工，造鹿臺一座，以瓊瑤為室，以玉石為門，厚歛百姓的財物以為私積，那鹿臺之內，錢財充實，鉅橋之倉，粟米盈滿，又鑿箇大池，盛酒懸掛鳥獸之肉為林，使男女裸體馳逐於其間，宮中又開設九慶店市，與外人交

易買賣，君臣酣飲，從夜達旦，竭民膏血，極欲窮奢，所以一時的百姓每都興嘆，含怨困苦，無聊諸侯有背畔者，妲己說諸侯之畔，都因罰輕誅薄，主威不立，所致紂聽其言，使人鑄銅為柱，柱上抹上脂油，下面燒起炭火，將銅柱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的人在柱上行走，那銅柱既熱，又滑，人如何行得？就都墮在炭火中，燒死。妲己看見以為笑樂，這箇叫做炮烙之刑。嘗考之於史，說商紂聞見甚敏，材力過人，使其有此才智，而能親近賢臣，各納忠言，則其惡豈至於此哉？乃醢鄂侯，剖比干，而唯婦言是用，欲不亡得乎？萬世之下，言大惡者，必曰紂，紂安禍之烈，一至於此，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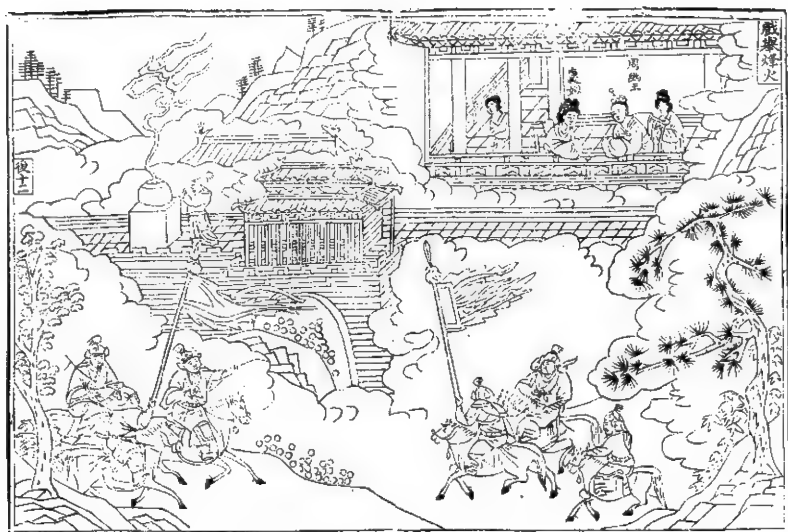
周史紀穆王臣造父善御得八駿馬王使造父御之西巡樂而忘返東方徐夷棄間作亂周乃中衰

**解**周史上記穆王時有箇臣叫做造父善能御車駕馬是時穆王得了八匹極善走的駿馬使造父駕着往西方去巡幸當時天下太平穆王駕着那駿馬任意遨遊不思返國把朝廷政事都廢了民心離叛東方有箇徐夷因此棄造父偕稱為徐偃王近徐的諸侯多有往朝於徐者周家的王業到此中衰夫穆王初年亦是箇

發十一

英明之主後來只為用了造父耽於遊幸遂致政亂國衰然則人君之舉動可不慎哉





周史。紀幽王嬖愛褒姒。褒姒不好笑。王說之。萬方故不笑。王與諸侯約。有寇至。舉烽火為信。則舉兵來援。王欲褒姒笑。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大笑。後犬戎伐王。王舉火徵兵。兵莫至。戎遂殺王於驪山下。虜褒姒。

周史上。記幽王寵愛美女褒姒。褒姒性不好笑。王只要得他一笑。設了萬般的方法。引褒姒笑。褒姒故意只是不笑。先是王與諸侯相約。若有賊寇兵至。就煙墩上舉起烽火。為信。則列國

後十二

舉兵來救援。至是王念無可動。褒姒笑者。遂無故舉烽火。諸侯望見。只說有賊兵到了。都領兵來救援。一時齊到城下。却不見有賊兵。褒姒見哄得衆諸侯空來這一遭。乃不覺大笑。然諸侯由此不信幽王。後犬戎調兵伐王。王復舉火召兵。諸侯見前次哄了他。這遭一箇也不來。王遂被犬戎殺害於驪山之下。連褒姒也虜去了。夫女色可遠。不可近。近則為其所迷。而舉動不知。護患害不知。慮幽王只為要褒姒歡喜。至無改。



徵天下之兵以供其一笑萃致身弑國亡其昏  
暗甚矣鑑之曰幽不亦宜乎

後十四





秦史紀始皇帝東巡海上。遣方士齊人徐市等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及仙人不死之藥。市等誑始皇言。未能至。望見之焉。請得齋戒。與童男女及百工之事求之。即得之矣。始皇從其言。使童男女三千人。與百工之事偕往。徐市止王。不來。

解秦史上記始皇帝好神仙。說海中有三座山。一名蓬萊。一名方丈。一名瀛洲。這三座山都是神仙所居。始皇帝東巡至海上。遣方士齊人徐市等入海訪求此三山。及仙人長生不死之藥。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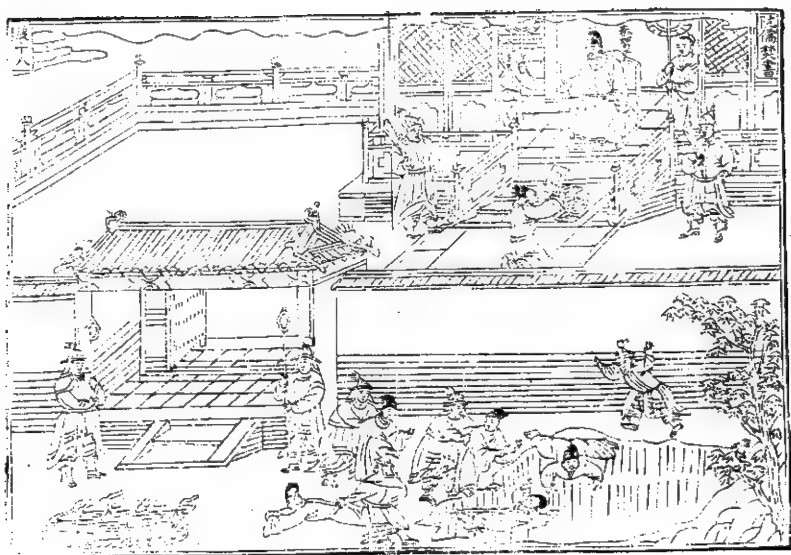
復六

神仙之說。本是妄誕。徐市因始皇好之。遂哄他說海中實有三神山。臣等雖不曾到。常在海上望見之焉。請得齋戒。與童男童女。及百工技藝之人。入海求之。則三山可到。不死之藥可得也。始皇不知其詐。遂發童男童女三千人。及百工技藝之事。使徐市等泛海求之。徐市得了這許多人。走在海外尋箇地方。就在那裏做了王。不回來。而仙藥終不可得也。嘗觀秦始皇既平六國。凡平生志欲無不遂者。所不可必得者壽耳。

於是信方士之言。覓不死之藥。竟為徐市等所誑。何其愚哉。至漢武帝。亦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終不可得。迨其末年。始悔為方士所欺。乃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吁。亦晚矣。宜史臣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惑於方士者。

復七





秦史紀始皇三十四年。用李斯之言。燒詩書百家語。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所不去者。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止去。始皇聞之大怒。曰。諸生為妖言。以亂黔首。使御史案問。諸生轉相告引。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

秦史上。記始皇帝三十四年。從丞相李斯之言。天下人但有私藏詩書及百家言語文字者。都着送官。盡行燒燬。再不許天下人讀書。有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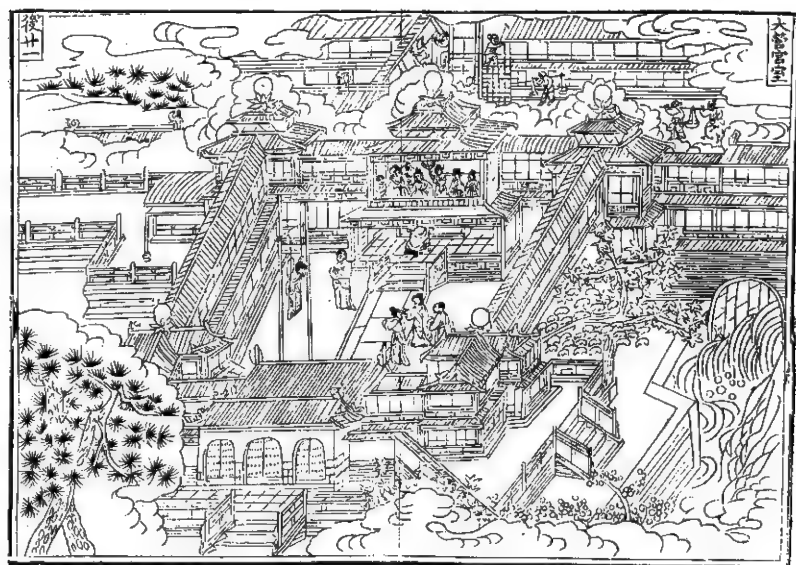
後十九

人成偶。談詩書者。就戮之於市。有援引古事。非毀當今者。全家處死。官吏有見知不舉。戮者與之同罪。所存留不燬者。只是醫藥。與卜筮種樹。造幾種小書而已。時有儒士侯生盧生。兩箇人相與譏議始皇。所為不合道理。又恐得罪。因逃去躲避。始皇聞之大怒。說這儒生每造為妖言。煽惑人心。不可不誅。乃使御史訪察。案問之。諸生互相訐告。攀扯連累。凡犯誹謗之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殺於咸陽地方。夫自古帝王



欲治天下。未有不以崇儒重道為先務者。而始  
 皇乃獨反其道。至使典籍盡為煨燼。衣冠咸被  
 屠戮。其罪可勝言哉。至漢高帝過魯。以大牢祀  
 孔子。文帝除挾書之律。武帝表章六經。公孫弘  
 以儒生為宰相。而孔氏之教乃復興。夫觀秦之  
 所以亡。與漢之所以興者。得失之效。昭然可觀  
 矣。

後二十





秦史紀始皇以先王宮廷小。乃營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巔以為闕。複道渡渭屬之咸陽。計宮三百。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

秦史上。記始皇建都咸陽。以先王所住的宮殿狹小。不足以容。乃營建朝宮於渭南上林苑中。先起前面一座殿叫做阿房殿。這殿的規制自東至西橫闊五百步。自南至北入深五十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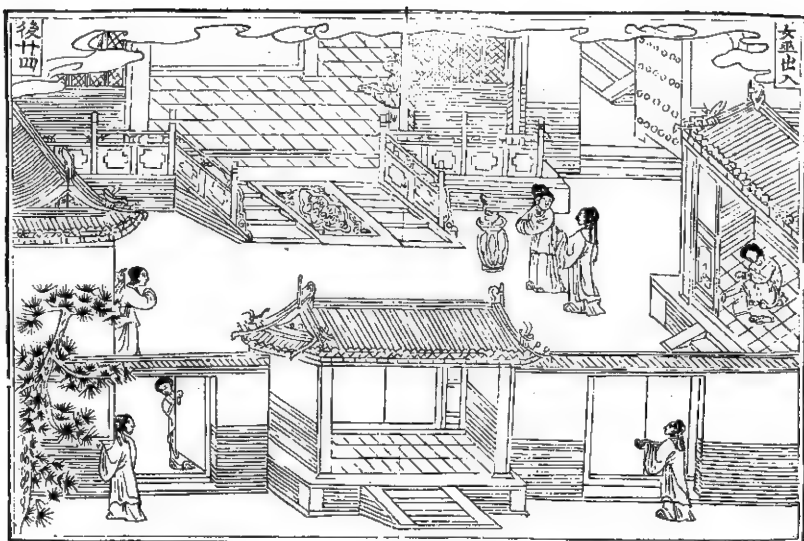
卷五十一

上面坐得一萬人。下面豎立得五丈高的旗。只這一座殿其高大深闊如此。其他可知矣。周圍四邊俱做可馳走的高閣道。自殿下直至南山。就南山頂上。豎立闕門。其壯首砌一條複道。直跨過渭水如橋梁一般。接着咸陽都城。計建立的離宮有三百所。一一都有鋪設的帷帳等物。作樂的鐘鼓等器及四方美女充實其中。以待始皇遊幸。但所到之處百事俱備。不用那移。夫自古帝王皆以民力為重。不忍輕用。知民心之

向背。乃天命去留所繫也。始皇竭天下之力以營宮室。極其壯麗。自謂可樂矣。而民心離叛。覆滅隨之。竟為項羽所焚。悉成煨燼。吁。可鑒哉。

卷五十一





漢史紀武帝時。女巫往來官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理木人祭之。因妬忌。惡罵更相告訐。以為呪咀。上怒多所擊殺。上心既疑。嘗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因是體不平。江充自知為太子所惡。因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使江充治巫蠱獄。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太子憤恨。無以自明。於是殺武庫兵捕江充誅之。武帝怒。使人捕太子。太子自縊。

**解** 西漢史上。記武帝時。縱容民間女巫出入官中。女巫。如今師婆之類。教宮人每祈禱解厄。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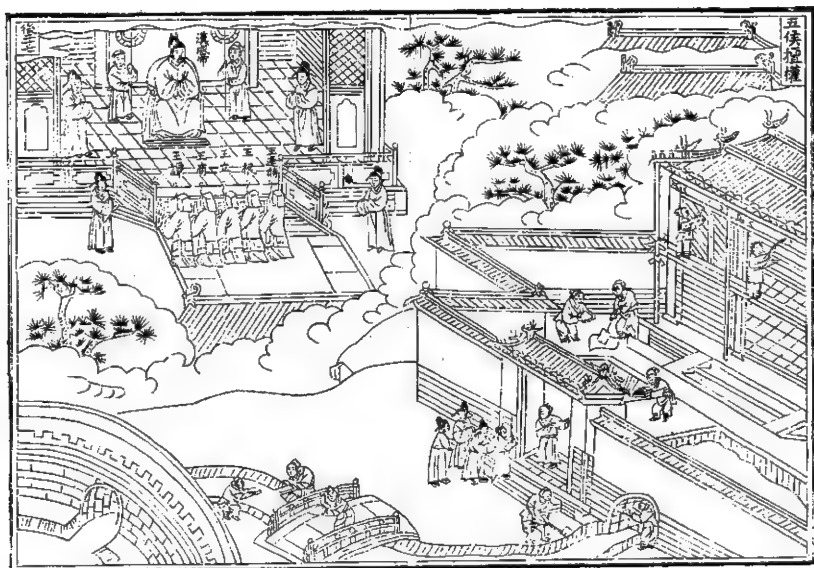
後二十五

木為神道形像。埋在屋裡。時常禱祀。以祈福。於是官人每有彼此妬忌。怨罵者。就告訐於武帝。說他每在背地裡雕刻人形。壓鎮呪咀。主上。武帝發怒。打死官人甚多。武帝心中既疑。嘗夢木人數千。持杖要來打他。因此身體欠安。有奸臣江充。自知太子惡他。見帝年老。恐日後為太子所誅。因奏說。主上這疾。由巫蠱壓鎮所致。武帝信之。就着江充窮治巫蠱之獄。備官中掘地搜尋木人。江充就借此。傾陷太子。說臣到太子宮



中掘得木人尤多。武帝怒。太子負屈無以自明。不勝憤恨之心。遂擅發武庫兵仗捕得江充誅之。武帝愈怒。說太子謀反。使人捉挈太子。太子惶懼。走出湖縣自縊而死。大抵婦人妬寵相讒。乃其常態。但使宮禁嚴密。不許外人擅自出入。妃嬪近幸之人。不許彼此無事往來。則閹闥自然清肅。讒害不生。至於女巫邪術。尤不可近。俗語云。三婆不入門。便是好人家。謂師婆卦婆賣婆也。況於天子之宮禁。而可容此輩出入乎。武帝只因不能禁絕於初。故致自生疑惑。而奸人乘間構禍。骨肉傷殘。後雖追悔。亦何及哉。此萬世所當鑒戒也。

後并六





漢史紀成帝初立以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輔政諸舅譚商立援逢時同日封侯世謂之五侯是日黃霧四塞商根又相繼秉政王氏一門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五人分據勢要朝士皆出其門賸遺四面而至五侯爭為奢侈大治第室至為赤墀青瑱起土山漸臺像白虎殿穿城引澧水注第中羣臣及吏民多上書言王氏威權太盛上皆不聽於是王氏益橫其後新都侯王莽遂篡漢自立

後二十八

**昭**西漢史上記成帝初即位待太后家王氏過厚用長舅陽平侯王鳳做大司馬大將軍專執朝政諸舅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五人同日都封為列侯當時人號他做五侯受封之日黃霧四塞天戒甚明如此而成帝不悟後來王商王根又繼王鳳秉政王氏一門貴盛乘朱輪華轂之車者多至二十五人都分占勢要之官朝中仕宦箇箇是他門下私人餽送財寶者四面而至五侯爭以奢侈相尚大起第宅窮極壯麗至用赤土為墀門戶上刻成連瑱而以青色塗之僭擬朝廷宮殿的制度園中起土山漸臺恰似白虎殿一般又徑自鑿開長安城牆引城外的澧水到他宅裡為池其奢侈如此那時羣臣及官民人等多上書說王氏威權太盛恐不可制成帝只為溺愛母家都不聽其說因此王氏越發橫恣無所忌憚其後平帝以幼年繼立新都侯王莽專政威權盡歸其手遂毒殺平帝篡漢自立夫人君之於外戚固當推恩但不當

後二十九

假以權柄不幸而有罪亦宜以法裁之漢文帝知后弟竇廣國之賢而不肯用誅其舅薄昭之罪而不少貸後世稱明焉成帝不思祖宗貽謀之意乃使諸舅更執國政子弟分據要官至於驕縱不法一切置而不問養成篡弑之禍豈非千古之鑒戒哉人主欲保全外家惟厚其恩費而母使之干預朝政則富貴可以長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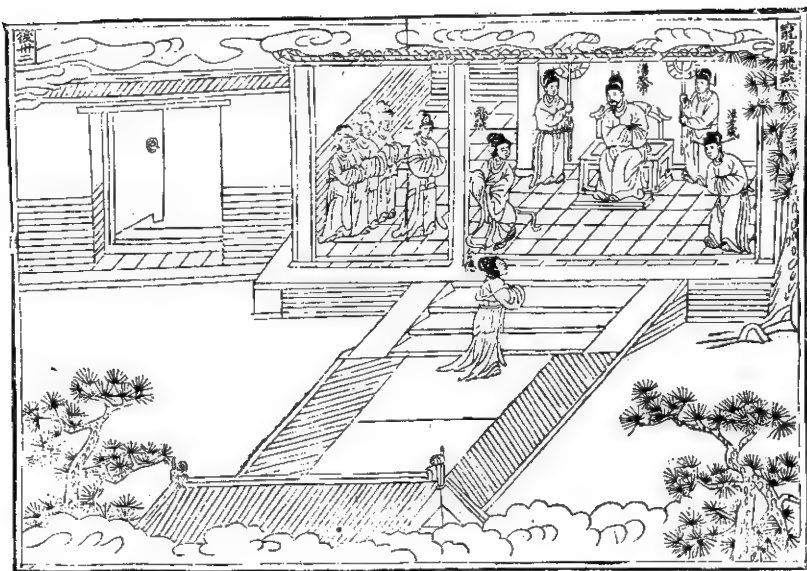
漢史紀成帝為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闔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龍幸無比。故假稱之。

西漢史上。記成帝好微行。微行。是私自出外行走。不使人知其為天子也。他既是私行。所以不乘輦輅。也不要百官扈駕。只悄悄地看幾箇禁衛的期門郎。或常侍的僕役。跟隨着。或時坐一小車。或混同隨從人都一槩騎馬。出入街市。

後三十一

坊里荒郊野外。遠至隣京縣邑。闔雞走馬。以為戲樂。此時侍中張放。封富平侯。得寵于上。貴倖無比。成帝乃假充做張放的家人。以震服人心。決其形迹。夫以天子之尊。出入警蹕。前後法從。有和鸞鳴珮之節。凡以別等威。備非常。肅臣下之觀望也。成帝自輕其身。遨遊市里。又妄自貶損。稱為富平家人。其玷辱宗社甚矣。何以君天下而臨萬國哉。





漢史紀成帝微行過陽阿主家。見歌舞者趙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合德。姿性尤穠粹。亦召入。披香博士淳方成在帝後。囑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後姊弟俱立為婕妤。果諧告許皇后。詈王上。帝乃廢許后。而立飛燕為后。

**西漢史上。**記成帝微行時。一日到陽阿公主家。有箇歌舞的女子。身體最輕。能為掌上舞。名叫趙飛燕。成帝見了。甚是喜悅。就召入宮中。大得寵幸。飛燕有箇妹子。名叫合德。姿容性格。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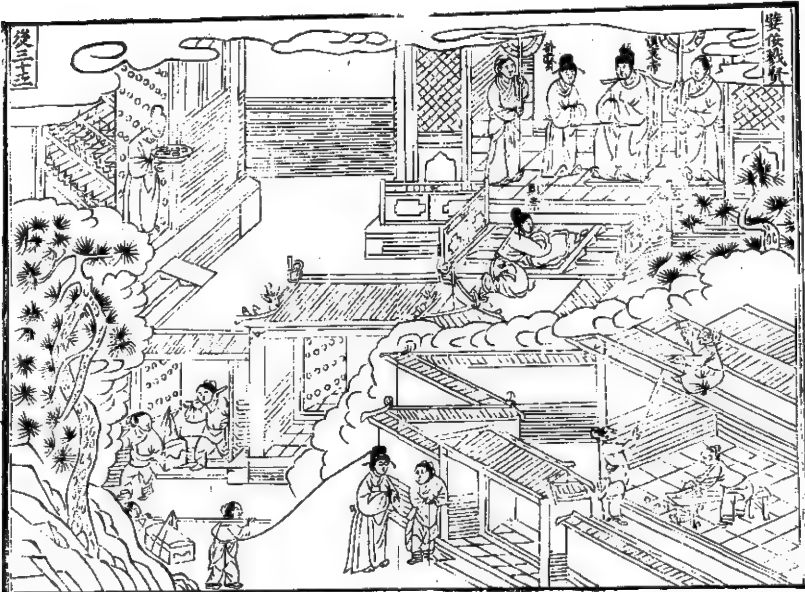
後三十三

是穠艷粹美。亦復召入。時披香殿裏有箇博士姓淳。名方成。最有識見。跟隨在成帝之後。見了飛燕姊妹這等模樣。知是不祥之兆。因以口嚙之。說道。漢家以火德。王天下。此女子入宮。必亂國家。乃禍水也。滅火必矣。其後飛燕姊妹。日見寵幸。不久俱封為婕妤。果然在成帝面前讒譖許后。說他詛咒主上。成帝信其言。遂將許后廢處昭臺宮。而立飛燕為后。卒以敗德亂政焉。夫自古亡國非一。而女色居其大半。豈女子有色



遂為害哉。良以有色無德故耳。蓋婦德必貞靜  
 幽閑端莊雅重。無邪媚輕佻之態者。然後可以  
 配至尊。奉宗廟。而母儀天下。飛燕姊妹以倡優  
 歌舞賤人。而帝乃寵之為后。其視榮寵妹喜紉  
 寵妲己。又有甚矣。漢祚之衰。實自此始。可嘆也  
 哉。

後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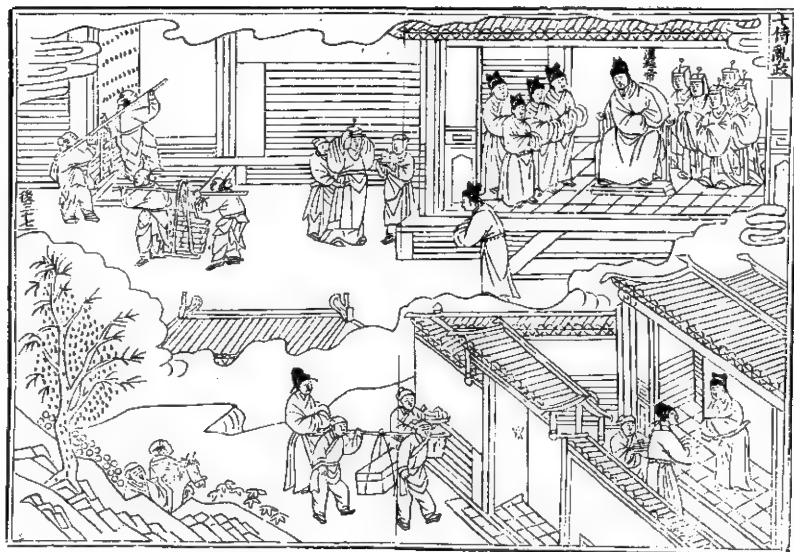


漢史紀哀帝時侍中董賢姿貌美麗以和柔便辟得幸於上貴震朝廷常與上卧起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尚方珍寶及東園秘器無不備具鄭崇諫上上怒下崇獄竟死

西漢史上記哀帝時有箇侍中叫做董賢他容貌美麗性體和柔而便佞邪辟以此得帝寵幸至與帝同卧起其專貴之勢震動朝廷帝詔令總管營建的將作大匠替董賢起蓋大第宅諸般的技能工巧無不做到又賜他武庫裡禁

兵尚方的珍寶及東園中秘器皆朝廷所用俱以賜賢無一不備者其時有箇賢臣鄭崇因此諫爭以為不可上怒而下崇於獄竟死獄中夫哀帝初年躬行節儉政事皆由已出亦可以為明主到後一寵董賢遂至顛倒迷惑無復顧惜卒以促為人君之寵狎倖倖其禍如此

後三十六





漢史紀桓帝封宦者左悺、具瑗、孫璿、唐衡、單超為列侯，侯覽上繼五千匹，封高鄉侯。又封小黃門八人為鄉侯，悺等皆據勢擅權，交通賄賂。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墮，兄弟姻戚，掌州臨郡，與盜無異。民不堪命，多為盜賊。其後中常侍曹節、王甫及趙忠、張讓等十常侍相繼專政，濁亂海內，尋召董卓之亂，漢國以亡。

東漢史上記桓帝封中官左悺、具瑗、孫璿、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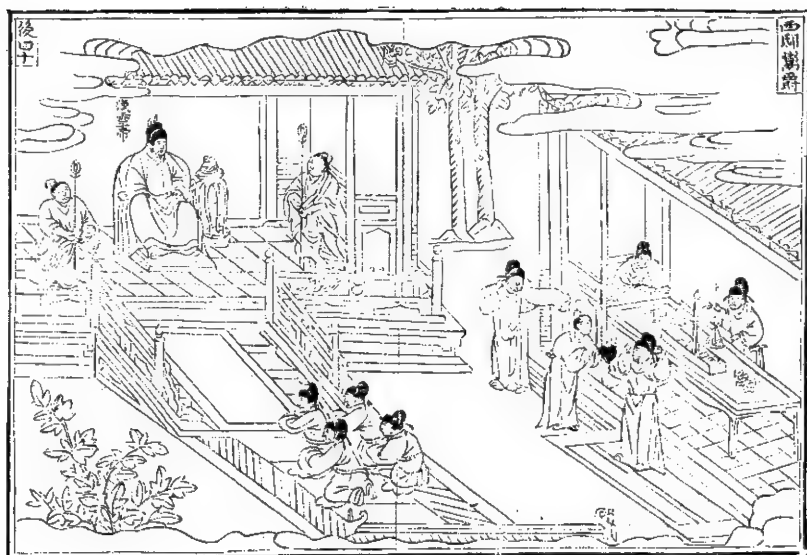
後三十八

衡、單超五人俱為列侯。時帝方薨，將因侯覽上繼五千匹，也封為高鄉侯。又封小黃門八人俱為鄉侯。由是悺等占據勢要，專擅威權，交通四方賄賂，就中五侯尤為貪婪放縱，氣焰熏灼。那時有箇民謠叫左悺做左回天，言其勢力能轉動人主的意向也。叫具瑗做具獨坐，言其豪貴無人敢與相並也。叫徐璜做徐卧虎，言其如卧虎之可畏也。叫唐衡做唐兩墮，言其任意妄為東西無定也。左悺等的兄弟親戚，又多是有賴

之人。箇箇都叨冒官職，有做一州方伯的，有做一郡太守的，遍布天下。貪贓壞法，陵虐小民，就與盜賊一般。百姓每困苦無聊，往往逃亡。去為盜賊，其後有中常侍曹節、王甫及趙忠、張讓等十箇常侍相繼專擅朝政，起黨錮之獄，殺賢臣，賣武陳蕃、李膺等百餘人。任意縱橫，濁亂海內，遂致黃巾賊起。末幾董卓舉兵內向，劫遷天子，漢隨以亡。按天文志：宦者四星在帝座之側，中官給事左右，供奉內庭，蓋王制所不可少者。但不宜授以兵權，使得專制朝廷耳。考之當時中常侍呂種清、忠好直諫，最為善，良使桓帝左右皆小心端恪。如呂種之流，而外任賢臣李固、黃瓊等以為股肱心膂，則漢至今猶存可也。奈何不顧祖制，寵之以五等之封，授之以威福之柄，遂使權傾人主，毒流海內，亂亡之禍，豈非自取之哉。

後三十九





漢史紀靈帝開西邸賣官，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富者先入，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於西園立庫貯之，以為私藏。

〔補〕東漢史上記靈帝於西園中開設邸舍，如市店一般，鬻賣官爵。官有大小，則納錢各有差等。秩二千石的，如今之知府等官，則納錢二千萬，秩四百石的，如今之縣令等官，則納錢四百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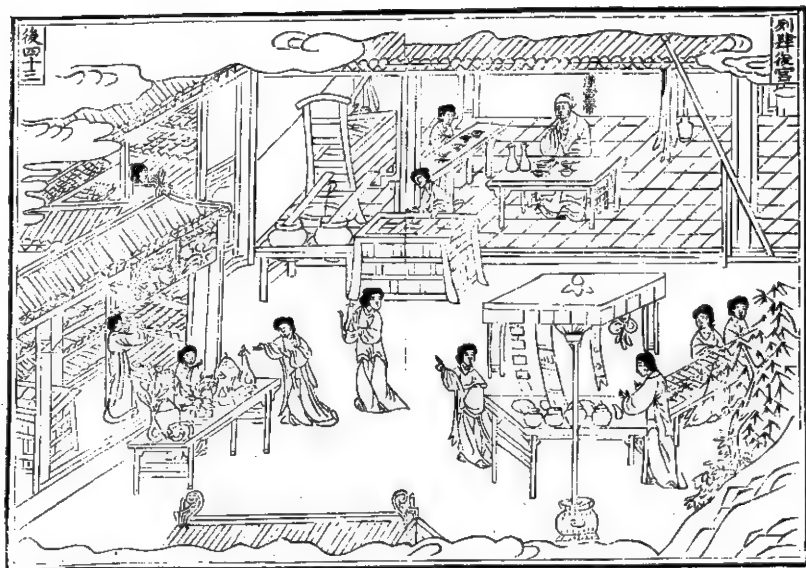
後四寸

就是本等以德行次序應該議除的，也要他納錢一半。纔許他做官。令長即今之知縣。隨那地方的好歹，以為納錢多寡，都有定價。富者納完了錢，纔與他官做。貧者除與他，着他到地方後加倍補納。又私令左右之人賣公卿，公卿大官必是資望相應的，然非因近倖入錢，亦不肯便與。公賣錢一千萬，卿賣錢五百萬，將這賣官的錢都收貯在西園庫裡，以為自家的私藏。考之於史，靈帝初為侯時，常苦貧，及即位，嘆桓帝不



能作家計。無私錢。故賣官聚錢如此。夫朝廷官爵以待賢。不書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任意與人。猶且不可。況賣之以為私藏乎。且天子富有四海。安用私藏。乃使市販之輩。冒濫冠裳。賢才之人。高蹈畎畝。上壞朝廷名器之公。下遺百姓剝削之害。未及五年。大盜四起。宗廟社稷。且不可保。西園私藏。果安在哉。此正大學所謂一人貪戾。國作亂者也。

後四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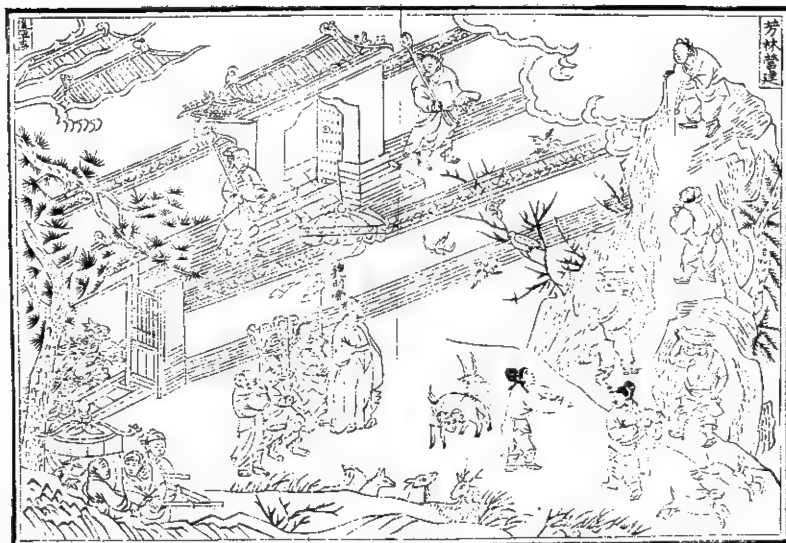




漢史紀靈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着商賈服，後之飲宴為樂。

④東漢史上。記靈帝於後宮中，蓋造鋪店，積聚各樣貨物，使宮中眾采女都學外面市井上人交易販賣。又使之彼此偷盜，爭鬪誼譁，故意做出那市井上的模樣來。靈帝也穿着外面買賣人的褻衣裝，做商賈，隨着眾宮人在酒肆中飲宴。以為惟樂。夫靈帝之時，奸邪滿朝，權綱不振，天怒人怨，災變疊興，乃不知恐懼修省，任賢圖治，而遊樂宮中，甘同商賈，下賤人的勾當，無且弄狗看冠，獨騷操變，褻尊敗度之事，無而不為，人心如何不離，盜賊如何不起。東漢之亡也，豈獻帝之罪哉。

後漢書





魏史。紀明帝好土功。大營宮殿。役連歲不休。徙長安鐘簾銅駝承露盤於洛陽鑄銅人二。列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凰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皆負土。樹榦木。善草捕禽獸。致其中。光祿勳高堂隆尚書衛觔及司徒掾董尋皆上疏極諫。不聽。

**解**三國魏史上記明帝獻好土木之功。即位後大營建宮殿。既作許昌宮。又作洛陽宮。工役連年不得休息。遷徙長安城中秦漢時所造的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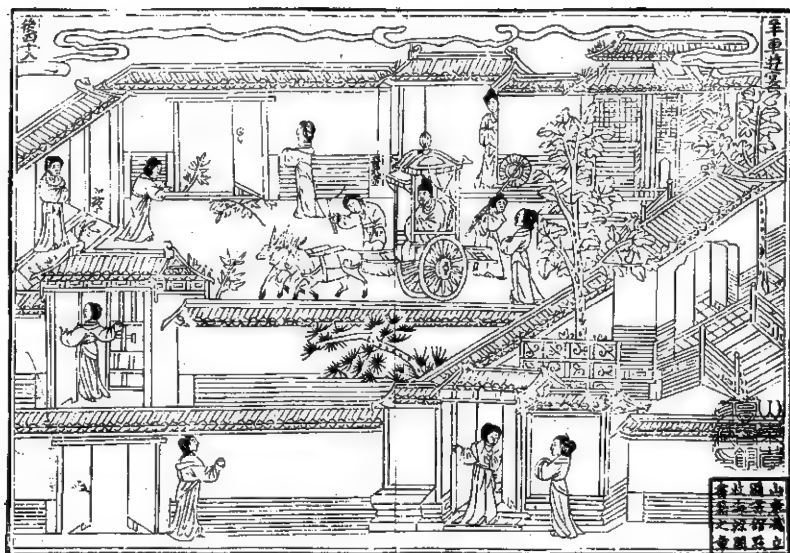
後四十六

架銅橐駝。及銅承露盤。到洛陽。未用。銅鑄兩箇極大的人。彌做前仲。擺列在司馬門外。又鑄成黃龍鳳凰。安置在內殿前面。築一座土山於芳林園。欲其速成。乃使公卿大臣每都親自搬土助工。山既成了。使人栽種雜木好草。又捕捉各樣禽獸。放在中間。就與真山一般。光祿勳高堂隆尚書衛觔及司徒掾董尋都上奏疏極諫。其失。明帝通不聽。他與作如故。夫人君以一人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也。明帝之時。三方鼎立。

力行節儉。猶恐不足以為國。而乃勞人動衆。為不急之務。且公卿大臣。朝廷之所素敬禮者。至使之負土為山。沾手塗足。尤非使臣以禮之道矣。求魏明帝早崩無嗣。不及一享其樂。魏之天下。又隨為司馬氏所篡。彼銅人土山之玩。果為誰而作哉。

後四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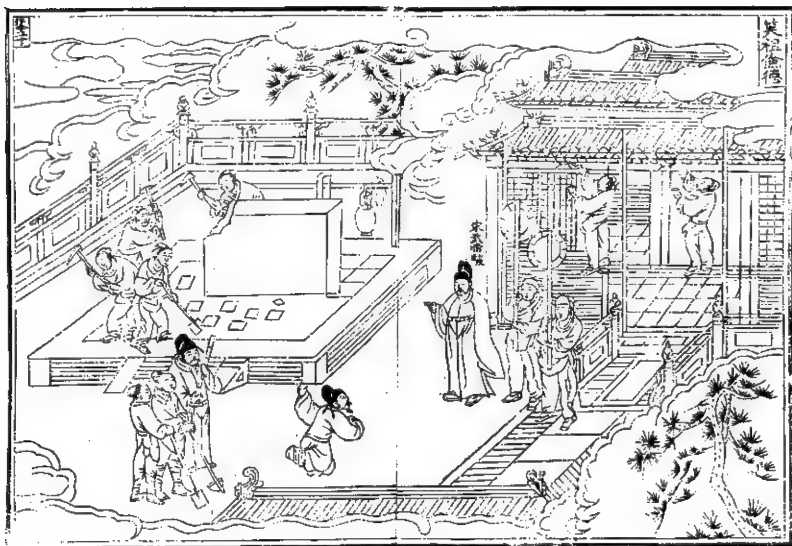
晉史紀武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而后父楊駿始用事交通請謁勢傾內外朝政大壞至其子惠帝遂有五胡亂華之禍

④晉史上記武帝自平吳之後以為天下一統四海無虞遂驕縱放逸好遊幸宴樂不理政事後宮婦女多至萬人欲有所棄不能自決所徃因以羊駕車認他行去羊所住處就在那裏住

後四十九

下宴樂寢宿于是宮人望幸者多都把竹葉插在門上鹽水灑在地下引得那羊來食之以住帝車而宴寢焉因武帝這等荒淫無度不理國事於是皇后之父楊駿得以專權擅政交通請託威福權勢傾動內外朝政日以壞亂至其子惠帝又不肖夷狄交侵五胡亂華而中朝之禍自此始矣向使武帝平吳之後兢兢業業常如前日則帝亦明達之主也駿安得而用事天下何從而啟亂哉





宋史紀宋主駿大修宮室。木被錦繡，塼高祖所居陰室。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狀頭有土墮，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索顯盛稱高祖儉德。宋主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

六朝宋史上記宋主劉駿性好奢侈，嫌他父祖的宮室卑小，乃從新大修理一番。牆壁門柱上，都被着錦繡。宋高祖生前住的去處，叫做陰室。後世以藏高祖的御服，他要把它這陰室拆了，改造玉燭殿，因與羣臣往那裏觀看。見陰室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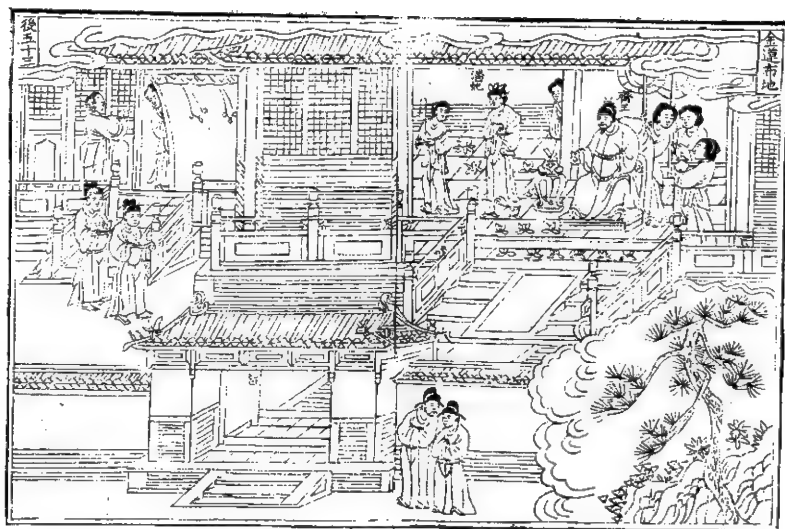
後五十一

面牀頭有箇屏墻，是土做的，牆上掛箇燈籠，是葛布鞆的，掛箇繩拂，是麻繩結的。這都是高祖生前常用的器物質料，儉素故留之，以示子孫也。其臣索顯因盛稱高祖的儉德，欲以感悟宋主。宋主反笑話說：高祖起於農畝而為天子，本是箇在家老，他有這箇受用，已是過分了。豈可與今日同語哉？夫不念祖宗創業之艱，法祖宗崇儉之德，且嘲諷如此，尚謂有人心乎？未及一年，他就歿在這玉燭殿裏。其子業，濟惡更甚。



遂被篡弑之禍。傳曰。偷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  
豈不信哉。

後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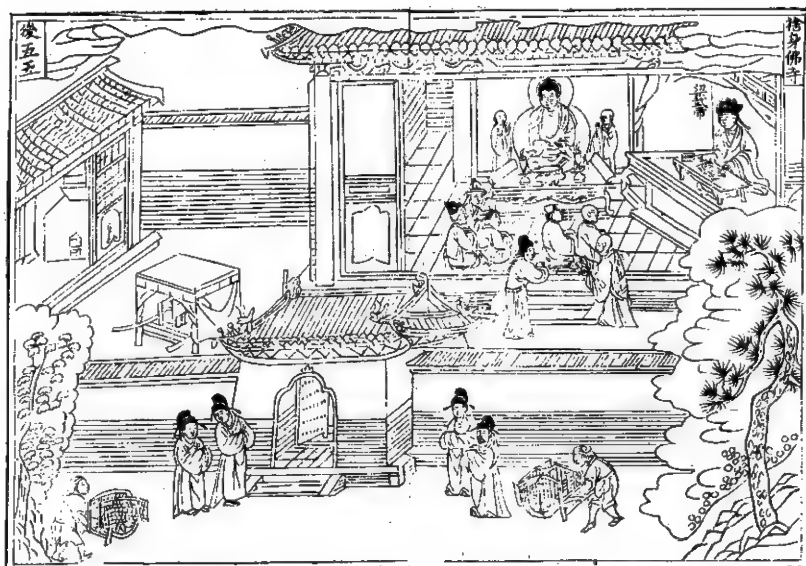




齊史紀齊王寶卷荒淫奢侈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寵愛潘妃嘗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嬖倖因緣為姦利課一輪十百姓困窮號泣道路

六朝齊史上記齊主寶卷荒淫奢侈凡後宮的服飾器用必選那極品珍貴奇異之物寵愛一箇女子潘妃嘗以黃金打成蓮花帖在地上教潘妃在上面行走齊主觀而悅之說道這箇是步步生蓮花也自是取用浩繁而嬖愛寵幸之人乘機以行姦網利指一科十由此百姓困窮無所告訴惟號泣道路而已其荒淫奢侈如此在位二年竟為嬖臣王珣國等所弑蕭衍因而篡齊敗亡之禍豈非自取之哉

後五四





梁史紀武帝幸同泰寺。設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素牀瓦器。乘小車。役私人。親為四衆講涅槃經。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

〔將〕六朝梁史上。記武帝惑于佛教。尊信甚篤。親自幸同泰寺。設為大會。聚集僧俗人衆。脫去袍服。穿了僧衣。行清淨大捨施之法。備持齋素。出了家。把自己的身子捨在寺裡。睡的是素牀。用的是瓦器坐的是小車。使喚的只是幾箇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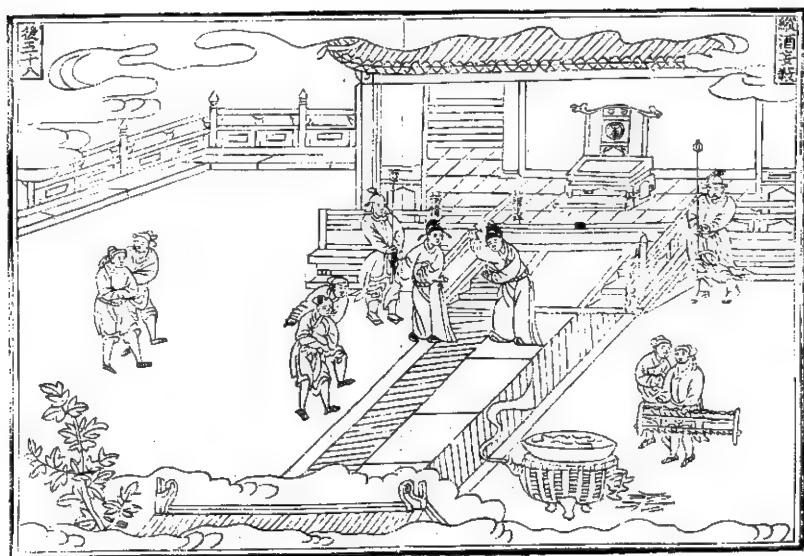
後五十六

屏去了天子的奉養件件用度與那出家的一樣。又親升講堂法座。為僧俗大眾講涅槃經。佛家說人死去精神常在。但示寐滅而已。叫做涅槃。設有涅槃經武帝信之。故親講與衆人聽。文武羣臣見武帝迷惑捨身在寺裡。無可奈何。乃共出錢十萬獻在佛前贖出武帝來。上表請帝還宮。聽政。武帝初時不肯。懇請三次。然後許之。大佛家棄父母妻子捨身出家。乃西夷之教。不可以治天下。梁武帝不思宗廟社稷之重。土地

人民之託。安自捨身佛寺。傾國以奉浮屠。不過惑於因果報應之說耳。後來侯景之亂。餓死臺城。佛安在哉。

後五十七





齊史。紀齊主洋嗜酒淫佚。肆行狂暴。嘗作大鑊長鋸。剉碓之屬。陳之於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戲樂。楊愔乃簡死囚置仗內。謂之供御囚。齊主欲殺人。輒執以應命。

●六朝齊史上。記齊主高洋好酒。而荒淫佚樂。肆行狂暴。嘗做下烹人的大鍋。解人的長鋸。與鐵剉碓白等物。擺列庭中。以為刑具。每醉便手自殺人。以為戲樂。那時宰相楊愔。不忍無罪之人被殺。乃簡那該死的囚犯。置列庭仗之內。叫

後平九

做供御囚。待齊主醉後要殺人之時。就以此囚應命。夫人命至重。雖犯罪該死。猶且三覆五奏。然後行刑。是以禹見罪人下車而泣。重人命也。齊主酷暴若此。豈不大失人心。然齊主即位之初。亦嘗留心政事。推誠任使。軍國機務。獨自裁決。可為賢主。後來只因好酒亂性。遂成無道之君。此大禹之所以絕旨酒。而書作酒誥以為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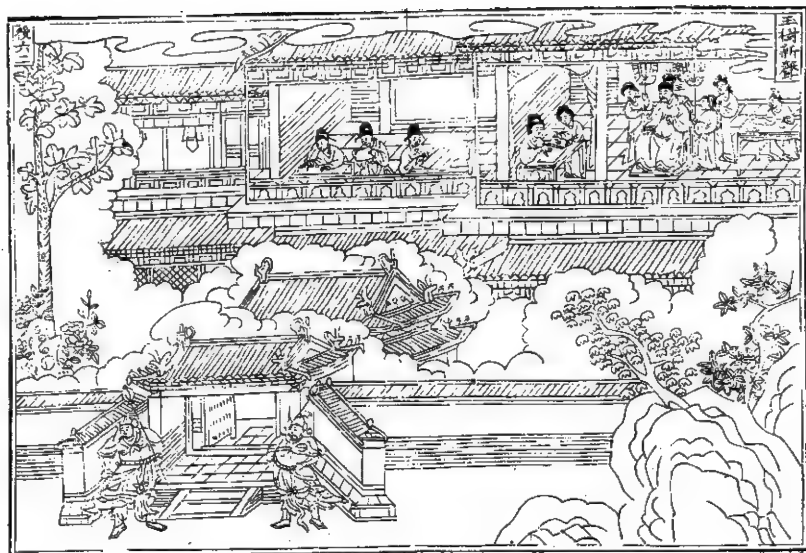
齊史紀齊主緯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於華林園立貧兒村。自衣藍縷之衣行乞其間以為樂。

六朝齊史上。記齊後主緯。好自彈琵琶。唱曲所唱的曲子音調哀慘。聞者悲傷。又名無愁之曲。說他做天子。長享快樂。更無憂愁也。民間相傳其事。遂謠他為無愁天子。嘗於華林園內立貧兒村。自家穿着藍縷衣服。粧做乞人的模樣。行乞飲食。以為戲樂。荒誕至此。焉得不亡。後為

周宇文邕所滅

後六十一





陳史紀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牖欄檻，皆以沉檀為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上每飲宴，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畧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為常。

〔解〕六朝陳史上，記陳後主叔寶在位，荒淫無度，起三座高閣，一名臨春，一名結綺，一名望仙，各

後主三

高數十丈，濶數十間，其牕牖欄檻，都是沉檀，好香做成的，又飾以金玉，嵌上珠翠，閣裏所擺設的衣服玩器，都是珍奇美麗之物，近代所未曾見者，其宮室服用之侈如此。後主又好為詞曲，選宮人能文的，叫做女學士，羣臣能文的，如江總、孔範等，都縱容他出入禁中，陪侍遊宴，叫做狎客。後主每飲宴，即命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每同作詩，一贈一答，以為娛樂，無復顧忌。諸詩之中，揀詞語極豔麗的，被諸管絃，新作一樣。



腔調選宮女千餘人都唱此曲與樂聲相和其  
 曲有玉樹後庭花及臨春樂等名目曲中的說  
 話大畧都是誇美諸妃嬪的容色而已君臣酣  
 飲狂歌自夜曉直到天明每日是如此以為常  
 事其聲色遊宴之娛又如此夫人君為萬民之  
 主當愛養財力惟恐不足兢兢業政事猶恐有過  
 而後主乃窮奢極侈流連荒亡其於民力國事  
 都不顧顧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  
 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今後主有四焉

後李四

欲不亡得乎





隋史。紀煬帝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渠。縈紆注海內。綠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窮極華麗。宮樹彫落。則剪綠為花。葉綴之。沼內亦剪綠為荷。莖葉芙蓉。色渝則易以新者。十六院競以較蓋精麗。相高求市恩寵。帝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隋史上。記煬帝溺於逸遊。用度奢侈。於宮中

後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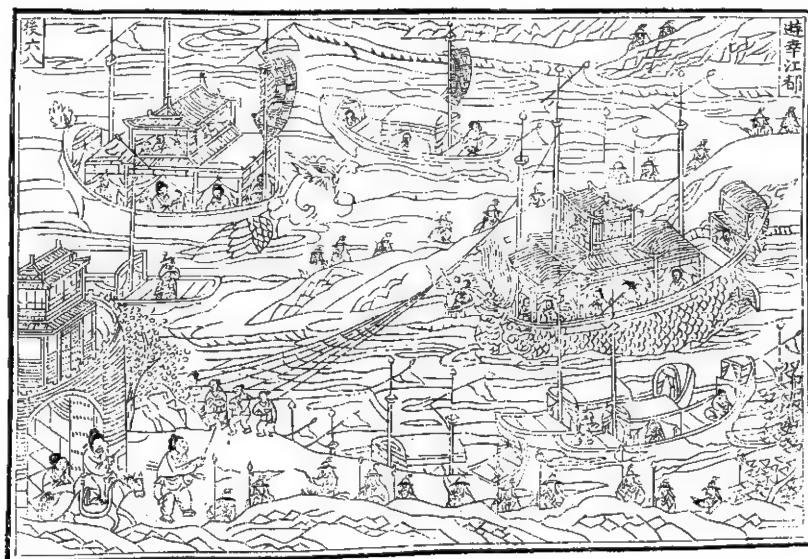
營築別苑一所。叫做西苑。周圍有二百里。寬中為海子。周圍亦十餘里。海中起方丈蓬萊瀛洲等山。以象東海中三神山。各高百餘尺。山上都有臺觀。宮殿羅列於上。海子北邊開一道河渠。縈紆迴繞。引水注於海子內。沿渠蓋院落一十六所。院門都傍臨着河渠。每一座院裏面都有宮人美女。而以四品夫人掌管。窮極華麗。以恣遊翫。遇秋冬時節。見宮樹彫落。則剪五綵綰帛為花。為葉。綴於枝條之間。於池沼中。亦剪綠為

荷。為菱。為蓼。為茭。帖在水面。與春夏間的景物一般。久之。若顏色改變。又換上新的。其侈靡如此。那十六院中的宮女。彼此各以較麗精麗。相爭相勝。以此希恩取寵。煬帝遊觀無厭。惟日不足。好乘月夜。隨從宮女數千騎。遨遊苑中。命詞人編成清夜遊的歌曲。使宮女於馬上唱之。未幾。又遊幸江都。留連不反。遂以失國。考之於史。隋煬帝之父文帝。性貪好利。洛陽府庫財貨山積。煬帝始為晉王。讒殺太子而嗣立。即位之初。

後卷七

見國家財物。絲富。遂奢侈縱肆。如此。嗟乎。浚百姓之膏血。以實府庫。而付之於凶狡淫惡之人。貽謀如此。不亡何待。然則隋室邱墟。不獨煬帝之罪。蓋亦文帝之過也。夫人主欲為後世子孫長久之計。唯在示之以恭儉仁厚。而審於付託哉。





隋史。紀煬帝幸江都。龍舟四重。上重有正殿。內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差小。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餘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以下。乘之。共用挽士八萬餘人。皆以錦綵為袍。衛兵所乘。又數千艘。舳舻相接。二百餘里。騎兵夾兩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州至百輦。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多棄埋之。

〔註〕

隋史上。記煬帝從水路巡幸揚州江都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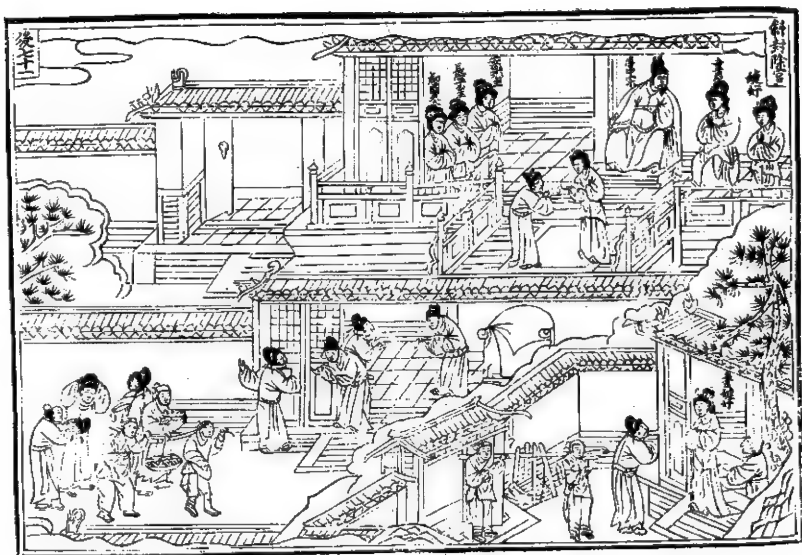
——卷六九

所乘的龍舟。極其高大。一舟四層。上層有正殿。內殿。朝堂。中兩層有一百二十間房。這三層都用金玉粧飾。第四層是內侍所居。皇后乘的。叫做翔螭舟。制度畧小些。也一樣華麗。別有九隻船。叫做浮景。一船三層。這九隻船都是水殿。以象離宮別館。其餘船數千隻。是後宮諸王公主百官以下。乘的。共用扯船的夫八萬餘人。皆以錦彩為衣。還有護衛軍士坐的船。又數千隻。這許多船在江中。頭尾相接。二百餘里遠。又有馬



軍擺列着在兩岸上。兵舟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都要供獻飲食。多者一州就有百車。窮極水陸珍奇品味。后宮厭飲用不盡的。無處安頓。多棄埋之。夫煬帝祇為這一己之快樂。不顧百姓之困窮。為巡幸之費。一至於此。豈知民愁盜起。禍生肘腋。江都之駕未回。而長安洛陽已為他人所據矣。豈非千古之鑒戒哉。

後七十





唐史紀中宗委政宮闈安樂長寧公主及韋后妹  
郕國夫人上官婕妤尚容崇氏女巫第五英兒皆  
依勢用事賣官鬻爵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  
別降墨勅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上  
官婕妤等皆有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咸出其門交  
通賄賂以求進達

唐史上記中宗在位沉溺酒色不恤國事把  
朝廷政務都只委託於皇后韋氏因此政出多  
門朝綱壞亂韋后的女安樂公主長寧公主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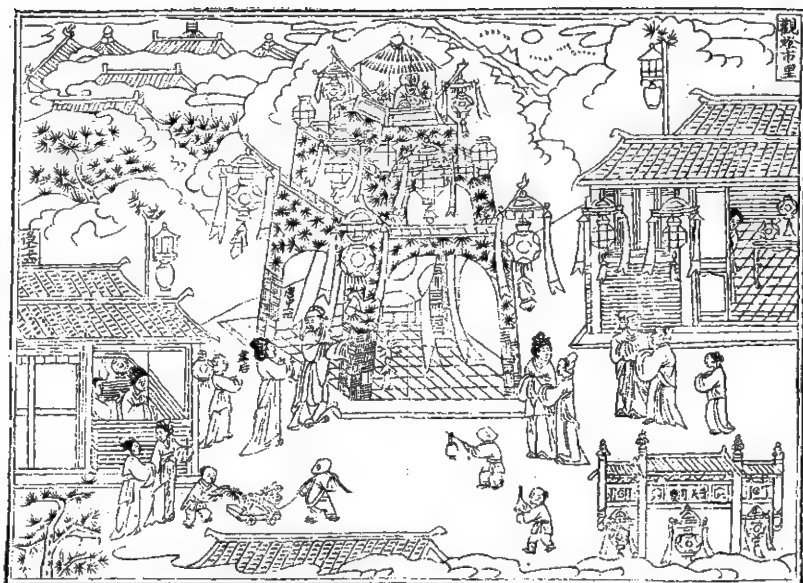
後上二

其妹郕國夫人及宮人上官婕妤尚容崇氏女  
巫第五英兒這幾箇女寵都在內用事將國家  
的官爵擅自出賣不拘甚麼出身就是那屠戶  
賣酒及一應下賤的人但納得三十萬銅錢裡  
面就降一道勅書除授他官斜封着付中書省  
發行也不用文憑也不由吏部以此當時把這  
用賄買官的人都叫做斜封官官爵至此冒濫  
極矣又上官婕妤等數人外面都置買下私宅  
有時出到私家來有時進入宮裡去出入任意

沒人敢禁止他一時朝士都出其門交通賄賂  
以求援引進達風俗至此敗壞極矣按史中宗  
遭武氏之亂久罹幽辱備嘗艱阻一旦復位正  
宜總攬乾綱勵精圖治可也乃又溺愛枉庸至  
使威福之柄盡出宮門爵賞之典下逮僕隸所  
謂前車既覆而後車不以為戒者也未幾中宗  
遂為韋后所毒唐祚幾於再傾嗚呼可鑒也哉

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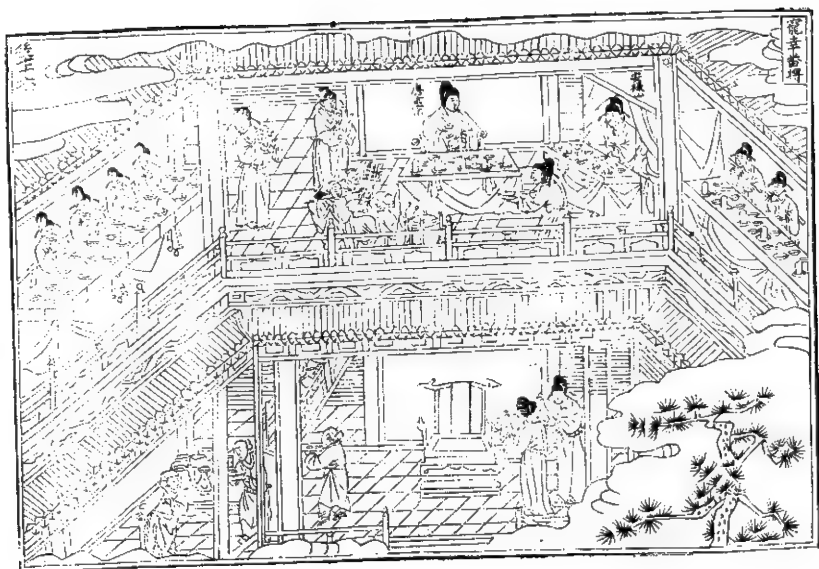


非萬世之永鑒也哉

後十五

唐史紀中宗春正月與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  
 唐史上記中宗末年委政宮闈任情為樂嘗  
 于正月元宵夜與韋皇后私出宮禁觀燈于街  
 市里巷之間夫人君以為乘之尊居九重之上  
 當勤政事戒逸樂況中宗遭憂患之後乃不知  
 戒慎恣情極意以天子之貴觀燈市里混襍于  
 庶民之賤又且與皇后同行尤為不可一則失  
 居尊之體二則昧防變之智三則壞宮闈之法  
 四則倡淫蕩之風一舉動之間犯此四大戒豈





唐史。紀玄宗以番將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為御史大夫。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上常指其腹曰。胡兒腹中何所有。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容其出入禁中。上與楊貴妃同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益悅之。常宴勤政樓。百官列坐。特為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仍令捲簾。以示榮寵。

解 唐史上。記玄宗寵一箇胡人。叫做安祿山。用

後十七

他做范陽節度使。掌着一鎮的兵馬。又加他以御史大夫之職。那安祿山身體肥大。腹垂過膝。看他外面的模樣。恰似箇癡蠢直遂的人。而其心却姦狡慧黠。玄宗嘗指着他的肚子問說。胡兒你肚裏有甚麼。這等樣大。安祿山對說。臣腹中更無他物。止有一點報國的赤心耳。玄宗聽說甚喜。又容他出入宮禁。一日玄宗與楊貴妃同坐。祿山進見。先拜楊貴妃。後拜玄宗。這是祿山知道玄宗寵幸楊妃。故意趨奉。以悅其心。



及至玄宗問他何故如此。他却對我虜人的風俗。先母後父。固如此耳。玄宗不知其詐。越發喜他。又一日在勤政樓上筵宴羣臣。百官都兩邊侍坐。玄宗令於御座東間。張一副金雞彩障。設一箇座榻。命安祿山特坐於羣臣之上。還令捲起簾子。使人看見。以彰其榮寵。按史。祿山曾犯死罪。宰相張九齡謂其貌有反相。勸玄宗早除之。玄宗不惟不聽。反加尊寵。其後祿山果反。致令。乘輿播遷中原。版蕩唐之天下。幾於淪亡。

改十八

玄宗始悔之晚矣。語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豈不信哉。





唐史紀玄宗在位久用度日侈常賦不足以供於是江淮租庸使韋堅戶部郎中王鉷競為聚斂以悅上意韋堅引漣水為潭以聚江淮運船上幸望春樓觀之堅以新船數百艘載四方珍貨陝城尉崔成甫着錦半臂綠衫紅袍首居前船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上喜為之置宴竟日而罷鉷於歲貢額外進錢帛百億萬另貯於內庫以供宮中賞賜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極海內騷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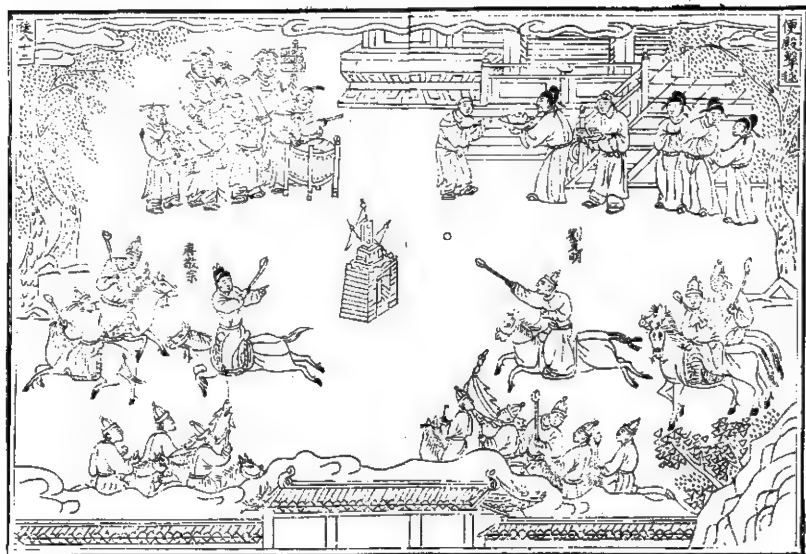
從十一

唐史記玄宗初年惜財儉用及在位日久荒淫無度費用日侈年例錢糧不穀使用於是江淮租庸使韋堅戶部郎中王鉷窺見朝廷上用財緊急爭去科歛民財取悅于上一日各處轉運船隻都到了京城韋堅要顯他的才幹遂引漣水為潭把江淮一帶的運船都會集潭內請玄宗親御望春樓觀看又把新船數百隻裝載着四方的珍寶貨物叫陝城縣一箇縣尉名崔成甫身穿着錦半臂綠衫頭上裹着紅袍在前

面船上唱得寶歌使美婦女百十人濃粧盛飾齊聲唱而和之玄宗見了大喜就在望春樓上擺設筵宴盡日而罷王鉷又于年例之外進獻錢帛至百億萬另收在內庫裏專供應宮中賞賜玄宗不知韋堅王鉷原是剝削百姓的骨髓以供上用只說天下錢財這等豐富用之不盡把金帛看的如糞土一般賞賜無有紀極自是民不聊生而海內騷然變亂矣夫天地生財只有此數在官者多則在民者寡矣自古姦臣要迎合上意往往倡為生財之說其實只是設法巧取民財橫征暴斂由是杆抽空虛閭閻蕭索以至民窮盜起元解土崩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玄宗初年焚錦銷金崇尚儉德開元之治庶幾三代及在位日久侈念一生奸邪承之聚財縱欲遂成安史之亂由此觀之治亂興亡之判只在一念奢儉之間而已可不戒哉可不畏哉

從十一





唐史紀敬宗初即位。即遊戲無度。幸內殿擊毬。奏樂賞賜左右樂人。不可勝紀。又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好自捕狐狸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

唐史上。記敬宗初即位。那時他先帝梓宮還在殯通。不知哀思。只好遊戲。沒些樽節。常幸各內殿。與宦官劉克明等打毬。又命樂工奏樂鼓吹。喧闐全無居喪之禮。賞賜那左右近侍及樂工。泛濫不可盡記。又把錢去雇募有力的人。跟隨左右。日夜不離。好自家去捕捉狐狸。以為戲樂。每月視朝。還沒有三次。大臣不得進見。政事都荒廢了。其後竟遭弑逆之禍。看史上載敬宗所行。也有幾件好事。本是箇聰明之主。只為幼年不曾學問。被群小引誘。遂至於此。可悲也哉。





五代史紀後唐莊宗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莊宗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人常名之曰李天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莊宗信其讒疎忌宿將諸將叛之莊宗為亂兵所弑侍臣斂廬下樂器聚其尸而焚之

五代史上記後唐莊宗自小時就精通音律因此教坊樂工多得寵幸常隨侍左右那時宮中劉夫人有寵莊宗有時自家塗抹粉墨粧扮樂工的模樣與眾樂工共戲於庭前以悅劉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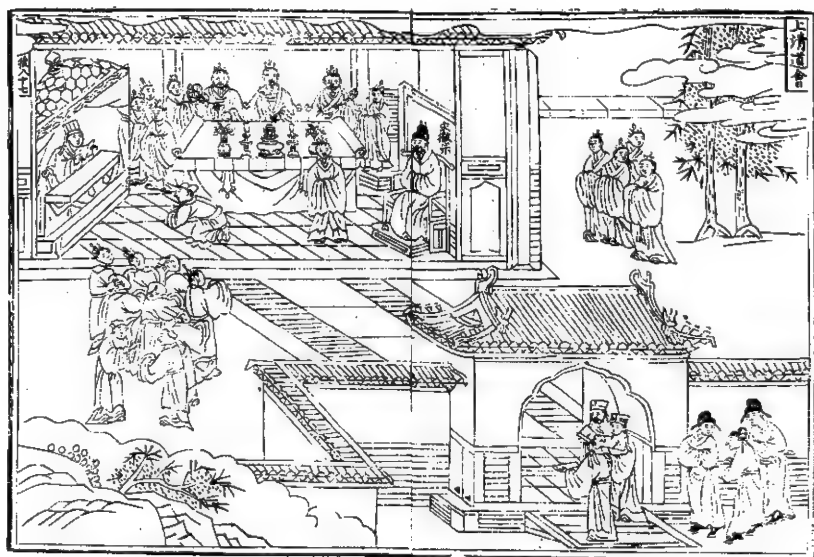
後全五

人使他權笑其無恥如此諸樂工每倚恃莊宗寵愛通不知上下之分只叫莊宗做李天下因而出入宮禁侮弄縉紳士大夫無此忌憚又說諸諸有功大將莊宗聽信其言漸漸疎忌諸將所以群臣憤嫉於內諸將怨懼於外共奉李嗣源以叛莊宗中流矢而殂侍臣取廊下陳設的樂器堆在莊宗尸上舉火焚之莊宗平生好音樂寵優伶及其死也與樂器俱焚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者也夫莊宗初年艱難百戰以取



天下是何等英武。且天下已定志滿氣驕遂  
致身弑國亡。貽笑千古。興亡之機可畏也哉

後六





宋史。紀徽宗幸上清寶籙宮。設千道會。且令士庶入聽林靈素講經。帝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襟以滑稽嫖語。上下為大闕笑。無復君臣之禮。又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秘籙。道籙院上章。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

宋史上。記徽宗崇尚道教。曾替道士林靈素蓋一座宮。叫做上清寶籙宮。徽宗每臨幸其地。便設大齋醮。但來的既與齋飯。又與襯施錢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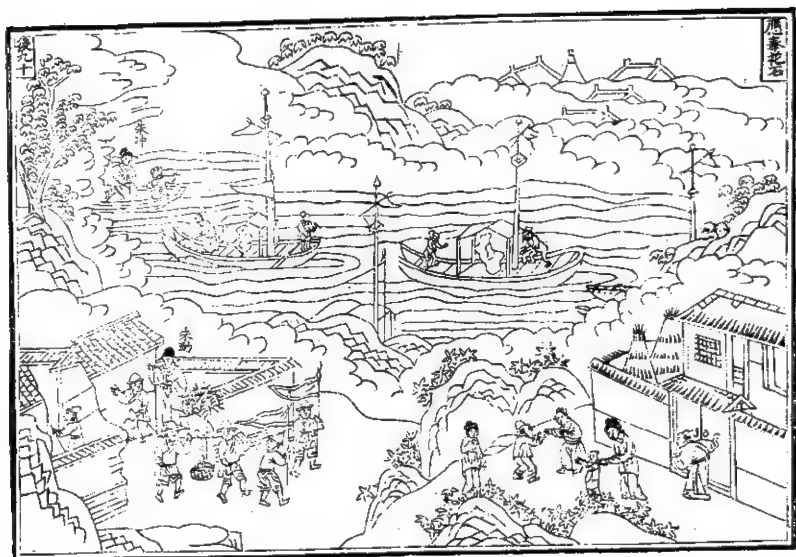
後人

百。叫做千道會。且令士民都入宮。聽林靈素講道經。徽宗設御幄于其旁。看靈素在正面坐着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靈素所講的。却只尋常。無奇異處。時或雜以詼諧褻狎的言語。上下闕然大笑。無復君臣嚴肅之禮。又令官民人等都到這寶籙宮裏。傳授他神霄秘籙。蓋假神其術。言受此籙。可獲再生富貴也。道籙院官。因上表章。冊徽宗做教主道君皇帝。夫徽宗為億兆之君師。乃棄正從邪。屈體于異流。猥禪于几

庶。甚至親受道籙。甘為矯誣。自昔人主溺于道教。至此極矣。卒有此狩之禍。身死五國城。彼所謂三清天尊者。何不一救之歟。

後人





宋史。紀徽宗性好花石。朱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帝嘉之。歲歲增盛。舳舻相銜於淮汴。鋪花石綱。又置應奉局於蘇州。詔冲子勔總其事。於是搜巖剔數。幽隱不遺。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說者。即領健卒入其家。用黃帕覆之。指為御物。及發行。必撤屋扶牆以出。斷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民預是役者。多破產。或賣子女以供其須。

宋史上。記徽宗性喜花石。蘇州有箇人叫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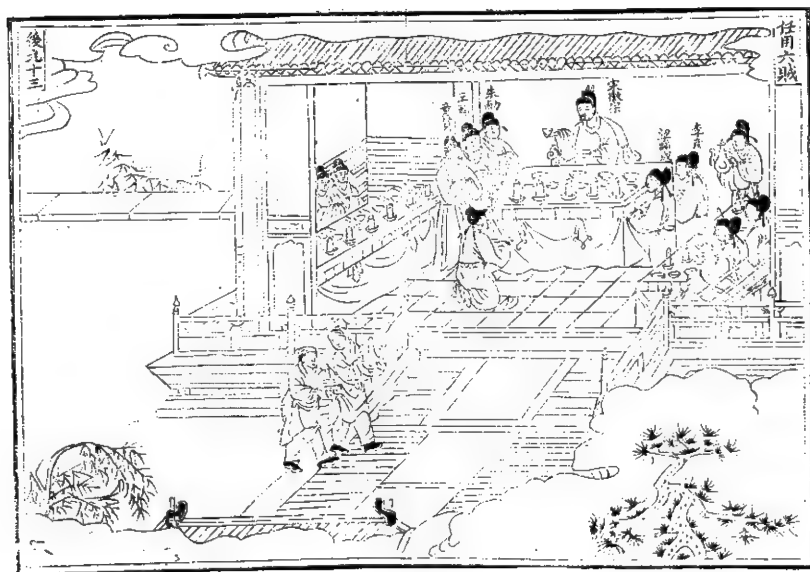
卷九十一

朱冲。聞知朝廷要花石。就密求浙江地方奇異的花石。進獻徽宗。喜他。因此年年加添。所貢漸盛。淮汴二河中。都是載運花石的船隻。絡繹不絕。首尾相接。叫做花石綱。又置箇應奉局於蘇州。命朱冲的兒子朱勔總領其事。朱勔既奉朝命。專以購求花石為事。巖穴藪澤之中。遁去搜索一遍。雖幽深隱僻之處。也無不到。凡士庶人家裡有一塊石。一柯樹。稍稍可說的。朱勔就領健卒數十人。直入其家用黃帕子遮蓋了。就指



說此是朝廷御用之物。着他看守。及發行時。必  
 撤開房。屋扶破牆壁以出。如山上有奇石。就令  
 人鑿山以取之。用車搬運。催督工程。極其慘刻。  
 雖生於江湖不測之淵。他也千方百計以取之。  
 務要得了纔止。百姓每為這差使重累。多破蕩  
 家產。又有鬻賣子女以供其費者。夫花石之訛。  
 何益於事。而徽宗乃好之不已。至於上耗國用。  
 下竭民力。曾不知恤。遂使邦本動搖。強虜內犯。  
 身死沙漠。家族播遷。豈不愚哉。

後九十一





宋史紀徽宗在位承平日久。帝廩盈溢。蔡京為相。始倡為豐亨豫大之說。勸上以太平為娛。上嘗大宴。出玉璣玉卮以示輔臣曰。此器似太華。京曰。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王器何足計哉。上曰。先帝作一小臺。言者甚衆。京曰。事苟當理。人言不足畏也。由是上心日侈。諫者俱不聽。京又求羨財以助供費。廣宮室以備遊幸。興延福宮。景龍江。艮嶽等工。役海內騷然思亂。而京寵愈固。權震海內。是時梁師成。李彥以聚斂幸。朱勔以花石幸。王黼。童貫。以開邊幸。而京為之首。天下號為六賊。終致靖康之禍。

徽宗

宋史上。記徽宗時承祖宗累世太平。倉庫錢糧充溢滿溢。那時奸臣蔡京為相。只要保住國寵。乃倡為豐亨豫大之說。勸徽宗趁此太平。懽娛作樂。一日徽宗大宴羣臣。將所用的玉璣玉卮。示輔臣說。此器似太華。蔡京奏說。陛下貴為天子。當享天下的供奉。區區王器。何足計較。徽宗又說。先帝嘗造一座小臺。言官諫者甚衆。

蔡京又奏說。凡事只管自己該做的便是。人言何足畏乎。徽宗因此志意日侈。不聽人言。蔡京又另外設法。搜求羨餘錢糧。以助供應。廣造宮室。以備徽宗遊觀。起延福宮。艮嶽。景龍江。蔡京徽宗皆窮極壯麗。所費以億萬計。天下百姓困苦無聊。紛紛思亂。而徽宗不知恣意遊樂。寵任蔡京之心愈固。於是京之威權震于海內矣。那時又有梁師成。李彥。因聚斂貨財得寵。朱勔。因訪求花石得寵。王黼。童貫。因與金人夾攻遼人。

徽宗

開拓邊境得寵。這些不好的事。都是蔡京引誘開端。所以天下叫這六箇人做六賊。而蔡京實六賊之首。因此海內窮苦百姓離心。到靖康年間。金人入寇。京師不守。徽宗父子舉家被虜。壯去實寵。任六賊之所致也。自古奸臣要救主擅權。必先導其君以逸豫遊樂之事。使其心志盡惑。聰明墮落。然後可以盜竊威福。遂已之私。觀徽宗以玉器為華。是猶有成者畏諫之意。一聞蔡京之言。遂恣欲窮侈。釀禍基亂。嗟乎。此孔子



所謂一言而喪邦者歟。大抵勉其君恭儉納諫者必忠臣也。言雖逆耳而實利於行。導其君侈靡自是者必奸臣也。言雖順意而其害無窮。人主能察於此則太平可以長保矣。

後九十六

右惡可為戒者三十六事。自古人君覆亡之轍。大略不出乎此矣。諺曰。前人鑒。後人戒。然世主皆相尋而不改。彼下愚不移。固無足怪。至如晉武唐玄宗之流。皆英明雄武。又親見前代敗亡之禍。或間闕險阻。百戰以取天下。及其志得意盈。遂心耽毒。遂至一敗塗地。不可收拾。其視中材守成之主。反不逮焉。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成敗得失之機。可畏也哉。臣等嘗伏讀我

後九十七

太祖高皇帝實錄。與侍臣論及古來女寵。宦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自古叔季之君。至於失天下者。常在於此。

高皇帝曰。朕究觀往古。深用為戒。然制之有違。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則女寵之禍。何自而生。厚其恩。養不任以事。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則外戚之禍。何由而作。宦寺使習供給使令。不假以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不設丞相六卿分治。使上下相維。大



小相制防耳目之雍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  
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  
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修武備謹邊  
防求則禦之去不窮退則無夷狄之虞淵哉  
睿謨誠萬世

聖子神孫所當遵守而弗失者也至於端本澄源  
正心修身以銷累孽於未萌杜間隙於無迹  
者則又備在

實訓及

御製諸書伏惟

聖明留意焉臣等不勝幸願

後九十八

帝鑑圖說無卷數  
內府藏本

明張居正曰調陽同撰居正有書經直解已著錄  
調陽臨桂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建極殿大學士  
諡文簡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乃二人奏御之書  
取堯舜以來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爲戒者  
三十六事每事前繪一圖後錄傳記本文而爲之  
直解前有隆慶六年十二月進疏一篇益當神宗  
諒闇時也疏云善爲陽爲吉故數用九九惡爲陰  
爲凶故數用六六取唐太宗以古爲鑑之語名之  
書中所載皆史冊所有神宗方在冲齡語取易曉  
不免於俚俗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三十卷

〔明〕戴璟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七年西

安府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漢唐通鑑

品藻三十卷》提要

諸史品藻序

或曰諸史品藻者屏石先生史學之華也對霍子曰汝知其實乎夫經以道法勝萬化之源也史以事辭勝一本之散也二者相為表裏者也考經以史則聖賢之訓戒有所徵驗而不托之空言求史以經則歷代之失得有所折衷而非出于私見涵養深而義理明搜索精而事變達體用之學在是矣若岐而二之則道乖于用事失其真內外支離體用杌格學斯弊焉蘇子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亦知言哉屏石先生以英偉奇特之才方其未遇苦心竭力讀盡古書而其攷究思繹尤旁通曾微會經以史準史以經渾化合一然後以摘史事綱發以傑斷隨



事品藻一皆根據六經錯綜百家而彰

善輝亞堂堂主鄭邪發前人之未發者尤

凜凜然見于詞鋒筆勢之表佐佑名教

夾輔聖賢豈直可以史筆知耶于此足

覘先生之所養而風裁氣節所至赫赫

有聲者皆是物也然是書盛傳于江之

左右而北方之士或罕見之今先生大

巡全陝手攜一帙出以示予予覽而嘆

曰先生之道復西矣遂請鈇梓以廣其

傳而嘉惠後學之盛心亦不遑多辭也

既成謂予有首倡之僭不可默默故復

推本而言之

嘉靖十七年戊戌孟夏望日

欽差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洪洞對霍山人

李復初書

通鑑品藻題辭

史之有斷昉於春秋春秋之功禹績與

傳獲麟而來史繁如星其維綱目差存

典刑春秋聖經綱目良史在後之蒙誰

諳遵軌嗟嗟茲軌在書乎而既明吾心

書乃在茲在茲維何心爲權衡物之不

齊舉知重輕抑又維何有度允臧物來

揆之孰欺短長抑又維何鑑無埃塵麗

物維錯妍媸孔真明心維何學博擇精

苟有遺力未融曷明博擇既至窮理斯

畢已或未克同雲掩日明且無私如席

穹堂以臨稠人人執道藏於千萬年何

賢不集余乃席堂臨亦孔汲誰操青萍

卽庖解牯肯縈或涉鋒適自傷君子有

述罔殫智仁言悅有稽智仁可隣屏石

戴子侍御有道湛史著書命曰品藻始

戴子侍御有道湛史著書命曰品藻始



周威烈迄五代終義祖春秋綱目是宗  
宗祖維何敦厥典常褒善貶惡或畧或  
詳道貴純王德尚真儒其或未至備責  
有模或幽而聞或顯而微必質全史以  
決是非或美而刺或矜而容園檀有穀  
石錯可庸聖經吾律群籍交徵衆證成  
獄予何愛憎是謂品藻辭分寒暄視諸  
先哲多所未言侍御名璟字曰孟光政  
宵厥筆直哉激揚其爲是書密藏于笥  
西安郡齋梓傳多士多士溫尋貴乎知  
新新苟未知是亦陳人  
賜進士中大夫光祿寺卿馬理題

刻漢唐通鑑品藻序

通鑑品藻者監察御史屏石戴公之所  
著也公按汴關陝携以自隨對霍李公  
亦以監察御史按汴于茲聞而索焉公  
不容秘出以相示對霍公見之而曰斯  
集也往古之斷案後學之指南也于是  
案行藩司下西安府刻梓以傳以九思  
爲之序九思幸獲睹斯集矣爲之撫卷  
歎息曰嗟乎史豈易言哉史豈易言哉  
立于千百世之下而析其是非于千百  
世之上自非淹貫六經博極羣籍洞鑒  
千古其孰能與於斯也公之爲斯集也  
摘其要者大者綱常修壞之端國家治  
亂之萌人才進退之幾君子小人心術  
之微窮探力索推見至隱有出於獨得  
之見者有往哲所嘗是論而未協于義



者斷之以六經參之以羣籍而品藻具焉明暢浩博蔚乎其文讀之灑然千古之一快也正人心裨治教蓋有賴焉豈惟經生學子操觚染翰者之資也自公按汜于茲也九思蓋嘗聞其政矣文科武舉激揚闔闢罔不中于道亦嘗因是覲公之邃于學也乃今獲睹斯集乃知公之果邃于學也公所著者尚有博物策會並刻諸梓而六經會同藁亦將脫于是措之政則輔理之勲上匹古賢樹大名昭簡冊分內事也是故特書以誨乃若表揚至論嘉惠後學對霍公之樂善其又何可已也是故具書以告來者嘉靖戊戌春三月丁酉漢陂山人王九思序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凡例

一史學之難尚矣分香賣履之奸非溫公不能知蜀漢嗣聖之統非晦翁不能定歐生離群索居在四而構壁中久矣而豈敢任品藻之責哉顧夫士子請史而為史家所欺則進辭勝而公道晦吾儒其甘心乎此吾廣詢博采而為之著論云

一聖凡正道載在六經六經者格物窮理之標的也論史而不以六經為權衡其何以合至當歸一之說哉僕於衆業之暇竊著六經會同一書猶未脫筆故六經與義雖惛然罔知而大旨亦居然可覩矣吾讀史固以史為宗必以經為斷至於儒先議論有用則明則亦旁引雜詁以盡其情要在合公論而已君子勿以撥拾見西云

一此書志以通鑑節要內摘其可為論策命題者乃發龜天之元學鸚鵡之辭節要所不載者弗贅所以便衆業也吾之立論必若猛將用兵傾其巢穴如酷吏治獄誅其黨與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搜蓋亦有擠先人所未發者云

一今之習衆業者獲觀通鑑節要固足用矣然節要撮其畧正史紀其詳今所傳兩漢書三國志兩晉書南北史隋唐書紀載繁雜幾汗牛馬然史學之類似之際不訂之正史其何以定是非哉今此書闕題本之節要而考事宋之正史云

清十四年正月吉日雲南大學屏石戴璠書



新編通鑑節要目錄

卷之一

周威烈王之周顯王

卷之二

周顯王之秦子嬰

卷之三

漢高帝

卷之四

漢高帝之惠帝

卷之五

漢文帝之武帝

卷之六

漢武帝

卷之七

漢武帝

卷之八

漢昭帝之宣帝

卷之九

漢宣帝

卷之十

漢元帝之光武

卷之十一

漢光武

卷之十二

漢明帝之安帝

卷之十三

漢順帝之靈帝

卷之十四

漢獻帝

卷之十五

漢獻帝之三國

卷之十六

晉武帝之懷帝

卷之十七

晉元帝之穆帝

卷之十八

晉穆帝之安帝

卷之十九

宋文帝之陳宣帝

卷之二十

隋文帝之唐太宗

卷之二十一

唐太宗

卷之二十二

唐太宗之肅宗

卷之二十三

唐玄宗

卷之二十四



周威烈王之周顯王

立三晉為諸侯

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義以降命夫天命有德天討有罪人君所以制御臣民之大政也豈可以當討之賊而有不虞之賞耶按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殲之故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此聖王所以立天下萬世之大防也周德下衰諸侯放恣孔子作春秋憊憊正名分立紀綱如桓公三年書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以桓公弑君之賊聘非所聘也文公八年書天王使召伯來賜公命以威公失臣之禮賞非所賞也夫以天王僭賞諸侯謂之不君况以天王而濫賞大夫也哉晉自虞叔受封世為盟主聚王命為侯伯載在盟府又矣若魏斯趙籍韓康晉晉大夫之列也今暴蔑其君剖分其地此非篡弑之賊而何於此赫然大詔糾方伯連帥以正其罪則周室雖衰典刑猶振中興之業可復許乎秦之何以報功景德之器為縱姦長惡之資自是虞叔五廟不復血食肯命為諸侯啓之也或曰三晉無君之心久矣秦盟會於大平而悼公親政之志急受貨賂於崔杼而平公黨惡之訓彰苟鑠出會而魯昭弗歸三晉內叛而趙鞅復入復霜堅冰所來者漸王之命不得已耳嗚呼天下不可亂者勢也

唐玄宗

卷之二十五

唐肅宗之代宗

卷之二十六

唐德宗之憲宗

卷之二十七

唐憲宗之敬宗

卷之二十八

唐文宗之僖宗

卷之二十九

唐昭宗之唐莊宗

卷之三十

唐莊宗之周世宗



不可敵者理也古有由一成衆一旅者尚足以號令天下而況周爲天下共主若能操刑賞之柄以號令天下其孰不從乎昔孔子脩詩曰無衣七不如子之安且吉無衣六不如子之安且燠謂使三晉請命而爲諸侯猶所不許也况三晉未能請命於朝而強以名器賞之王靈益不振矣何待報王入秦盡獻國籍而後謂之周亡哉

繭絲係障

民心最可畏也故曰民祇曰民常愛自軒項至於亮舜皆因所利而勸之因所欲而化之不奪其特不窮其力故九等行而康歌興十一行而頌聲作易曰上以厚下安宅書曰不克開于民之靡乃大降罰謂保民可以安

四周之望

其位而害民至於謂其身也然則聚財易若散財之篇愈哉愚讀史至繭絲係障之說未嘗不爲之長嘆息也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趙襄子知之故有係障之托尹鐸知之故爲損戶之計後世恭君汚吏朝營夕慮務爲培克若蠶牛之詩猛虎之歌捕蛇之說慘怛事惻然入民髓然則始而得與終而割盧也必矣嗚呼鐸可謂智哉可謂仁哉厥後國祚已危而民心愈固雖有功於趙大矣吾嘗謂趙之始興也得之韓厥趙之再興也得之尹子國家何可不任賢哉

沈寗產蛙

民者國之所恃以立政者民之所賴以生也智伯攻晉

陽而以水灌城至沈寗而產蛙則窮蹙投林何校可棲淵魚游釜餘生能幾于此時宜知保抱攜持厥孺子以哀籲天祖厥亡出執如召諸所言矣而晉陽之民累無叛心何哉書曰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記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尹鐸爲保障之計又安是元靈承于旅而決計於民也故民亦保后晉職分獻念以相從大豈有求於下民哉惟民歸於一德耳昔周文武精功累仁民心固結牢不可破黍離之歌涕泗歎嗟葵丘之會感激奮發至其末季以盟句予鄭而盟句之民不肯事鄭以陽樊子晉而陽樊之民不肯事晉由是觀之民心之不背賢趨猶其不背惡國者也惜使尹鐸爲繭絲計則厥心遠惡歟曰詎况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矣豈能效死弗去耶

三晉滅智伯

三晉何爲能滅智伯利者害之源食者敗之府韓用股規魏用往草而知足知止故皆能保其國智伯有一歸疵而不能出所與其事者惟貪得無厭之徒也安得不滅亡乎何也夫蒲魏與智氏皆晉之故臣也而剖分范氏中行氏之地是漁於河而得魴鱣鱣又往龍門之下而得大鮪已爲過幸矣夫何求食愈無厭是大鯨驅鯨蛟以逐肥魚震動大海鯨掉巨島正智果所謂甚不陳成子所謂多陵人鄭驪弘所謂懷而好勝也歸莊忠臣也其言韓魏必反切中事情若聽其言而即日旋師與三氏講和不少延智氏之祀乎且輔果合族而退不肯同禍矣豈規規然深而造謀矣於此又不覺悟而學



畏前性豈不愚之甚耶卒之首鮮於邯鄲曾拔於安邑  
胃潰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勝流於大澤為虜  
以充三家之腹背自取也昔春申君告昭王曰智氏見  
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  
史佚有言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往陵人不祥  
其智氏之謂夫

哀公以越去三桓

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孔子曰君子  
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是以出而有獲此憂去奸之大  
術也苟不相恃而動而欲決一旦之怒以剪累世膠固  
之惡未豈能有成哉魯自東門逐殺嫡立庶魯於是乎  
失政祿去公室政在三家而季氏尤罪之魁也作三軍

盡征其一

三桓

盡征其一合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  
敕台也遂入鄆帥師取魯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  
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遂南蒯一動而公子魋奔魯之群  
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勦謀也逮哀公之時而三家日  
以跳梁公室日以削弱嘗以春秋考之季孫斯叔孫州  
仇仲孫無忌園邱伐邾下陽皆事恣自行而君不與  
焉至於越人來聘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肆然主  
盟夢若無人則魯之失國政亦甚矣矣昭公欲去之而  
客於齊亦可以監矣而哀公又欲以越去之固甚難哉  
然則為哀公者將聽三家之專魯而弗之問歟愚聞之  
晏子嘗告景公以田氏之禍公問所以救之者晏子曰  
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而大夫不收公利景

公稱善而不能用齊卒以亡于時群臣皆三家之耳目  
固無可倚仗者若孔子大聖人也而哀公能信用之則  
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足以強公室而抑私門又何必假  
外兵以除內姦哉夫何不能脩明政事信任仁賢藏器  
待時以圖大舉而乃以余及死問孟武伯卒辭不對亦  
可羞矣復逞一朝之忿遂遜于邾而死於越皆自取也  
不可可悲之甚乎

穆公收三良以從死

秦之不能東征自殺三良始也先王遺世猶貽之法而  
泥奪之善人乎然愚所責備者唯三良許之以死則亦  
不為無罪也何也夫三良款款效忠本秦之賢臣也秦  
穆王伯三良不能樹之以內脩外攘夾輔王室以復宗  
周之盛而乃信其遺命正柳子厚所謂壯軀閉幽鑿猛  
士項黃腸而賤其身亦甚矣安得謂之百夫特哉昔荀  
息許晉獻以言繼之以死君子以為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若生則國室死則同穴乃淫奔之詩而豈忠臣之所  
為乎晏平仲有言君為社稷死則死之三良之死豈為  
社稷乎且吾聞之宋文公卒厚葬用殉君子謂華元樂  
舉不能去煩治惑失臣道矣陳伯乾死欲以妾殉於伯  
禽曰吾從治命不從亂命弗果殉柳子厚所謂疾病命  
固亂魏氏言有章是也余觀臨穴惴惴之言則是三良  
未嘗許之死或者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罍中乎  
蓋自秦武公以人從死戎狄之俗習以為常故雖穆公  
之賢而猶不免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



官皆從死工匠生開墓中亦可哀也哉

聰明強毅之謂才

溫公論才德如何曰才有善有惡德亦有善有惡德者得之於已才有能有所爲古之所謂才者未嘗無德如忠孝廉節宣惠和順之八元明允篤誠齊聖廣淵謂之德也所謂才者德而言之也溫公謂聰明強毅爲才而中和爲德不亦過於分別乎聖人以智仁勇爲德聰明智也強毅勇也堯舜之德曰聰明曰欽明曰文曰安安曰德謂之才手要之同才也亦德也如溫公所言則以才爲不美之物矣又曰才德兼全爲聖人則聖人豈有駁而不純者哉或曰智伯有五賢而甚不仁故溫公謂其才勝德也曰智伯之才如射御足力技藝畢給之類耳豈有元德之才之美者乎朱子謂溫公之語多偏而有病此亦其一端云

豫讓義士

智伯爲趙氏所滅而豫讓爲報仇至五起而愈奮襄子以義士稱之千古無異辭矣愚竊以爲讓近義而豈能盡義哉夫義者存心而爲制在事而爲宜人能盡義則必食人之祿而死人之難矣記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誅人之邦邑危則亡之責昔更事二姓乎讓臣事中而行氏而智伯滅之則智氏亦讓不共戴天之仇也而反而事讎曾無憾焉此可謂之義士乎或曰豫讓下死而行氏以衆人言之故衆人報之也愚又不慈子可不

馬一諫譚然大義汪錡一童子耳能干戈以衛社稷此誠可謂之義士無忝也如讓死智伯吾謂僅足以贖前罪也而何義士之有

讓不忘國士之遇

君子立人之朝行己之志朝夕納諫以輔合德必使之恭不侮焉儉不奪焉內以脩其政外以睦其鄰則至誠動物禍患不侵國上之功業固如此其後備也管仲以君伯似矣而弗能去三豎之邪晏子以君顯似矣而弗能杜陳氏之亂豈不猶有愧於國士哉何也死君之難固忠也而逆折數萌禍本忠之大者也從劑之有功孰若順心之無疾乎豫讓事智伯智伯以國士待之用之尊任之篤可知矣今其食求不厭儲擬無涯此

豫讓義士

士

開邊召魯宗社存亡之幾所由也讓不聞直言臣正或雷同而附和之未可知也則將安用彼國士乎或曰讓忠臣也安知不進逆耳之言智伯強慢弗之聽耳噫人臣三諫不聽掛冠納履任吾所往而已今戀戀於晉祿養其母而舍所學從所好逮計出無聊乃挾匕首以報仇嗚呼亦晚矣邵子曰死而敗天下之事一死何以塞責其豫之謂歟嗚呼此太史公以讓爲刺客之流蓋亦有見於此矣

愛國華人之法

胡氏謂智氏已亡豫讓無所爲而死遂以爲愛國華人之法殆非也夫愛國華人者豈樂爲是捐軀哉臣鄰左右之間引之當道示之周行告之嘉猷祿以脩明乎國



是以杜絕其邪心不幸而天命已去如孔子所謂吾末如之何者然後也肝義膽視死如歸記曰人臣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是也豫讓臣事智伯備其取地於三晉此亂之階也豫讓曰以國士待之矣何不力陳利害而歸諸君而乃緘默杜口使饑寒四鄰蹙蹙無厭是誰之過歟他日四郊多壘正當出奇解圍以身爲干城而乃效荆軻聶政之故智以匕首決報仇不亦愚乎若使後之委實事人皆法豫讓焉召寇養災坐成病証他口雖以身死亦不足以贖敗君誤國之罪矣曾是以可以爲法乎善乎韓非子之言曰殘刑殺身爲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世以爲忠而吾則下之嗚呼盡之矣

東晉書

卷之五

八

大學之道不過是

大學之道始以修致開戶牖繼以誠正入堂堂蓋規模大節曰詳矣豫讓之死何爲遂能合此道哉胡氏之言曰非爲名譽而爲善則爲善誠非爲利祿而效忠則其忠盡大學之道不過是也以愚言之天下之義固有無邪而事有未正者周室雖衰然正位號於六服之上也讓若明於大學之道蓋亦勸智伯盡善主之義而爲聚丘之命爲召陵之師一以尊周一以安晉而文之以禮樂行之以誠實則家齊國治天下平大學之道其無幾乎如其不能而告以衛城無過百雉之制宜各守封域毋相侵越以金智氏之宗廟君子猶曰此忠於私家而未忠於王室與荀或劉繇之爭耳況其求地於韓

魏也既如立仗之馬觀兵於趙郊也復如抱薪之蟬此豈燭理之明惡惡之誠而憂患之正者乎大學之道止於至善豈宜如是之駁哉雖然讓雖未聞大學之道然以節義自負其亦天資之美而未學歟

文侯不失虞人之期

孔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謂人有私惠而不合道君子不留於已也故君民者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故禮義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謹信脩睦以天下爲公也昔自齊趙魏剖分宗國此視君如委裘人倫之大變也于時晉靖公尚在文侯若有大信而誠於君臣之義則必知孔子隨書之城孟子損魯之地抑私門強公室先自服則以爲韓趙之倡若韓趙不從則告之天三

東晉書

卷之五

九

聞之方伯連帥而脩明軍政以伐之豈非信義之大者乎夫何能不失虞人之期而不能不負晉人之期且虞人之期豈有車攻吉日之美而文侯能弗失之哉按春秋書大蒐昌間何貶也蓋三綱軍政之本故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小長胃成儀則皆約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今文侯外則于天王之爵賞內則竊晉國之封疆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田爲于時魏國之人吾知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彘皆疾首感額而相告矣禮曰諸侯非閭閻而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謠晉侯不失虞人之期其亦爲諾也夫

齊仁則臣直



孔子曰仁之爲道大也舉者其能勝行者其能

以任座之言直而知文侯之仁以忽觀之此特諷諫以

免禍耳豈知所謂仁乎夫兄弟骨肉之愛猶非人子可

比也漢明帝嘗曰我子豈得與生帝子比其知所重矣

魏文侯得中山不以封其弟而以封其子此不仁之大

者也舉朝上言而任座獨言之義聲震遠愛其動節顧文

侯將勃然有威矣使瑞後繼是有諫焉臣其弱愛之

非勸以改過之勇必使奪子之封以與其弟因是而推

唐之豈不可以造仁之域乎今瑞不曰臣直則君仁反

曰君仁則臣直則言逆說以解君之怒以免已之禍此

戰國縱橫之風哉或曰執信以治國則不失於虞人痛

睦以苦鄰則不失於韓趙聽田子之論而知鍾聲之問

非從李亮之謀而知將相之任大非不仁能之乎子曰

文侯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音則不知倦其心蔽於物

欲久矣何以仁爲

貧賤驕人

誰卑者成德之客驕矜者爭力之漸故儒有一畝之宮

環堵之室華門圭衡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本

貧賤然居其雄守其雌大讓如慢小讓如俯何嘗以

學驕人乎故不矜不伐者禹也不驕不吝者周公也恂

恂無能言者孔子也此之謂真儒田子方之學進之不

稱者耳今而曰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

失其家固也不曰士無入而驕人則失其身乎或曰子

擊挾公侯之貴而有驕心故子方以是折之也嗚呼不

將重視乎已而輕視乎君哉自子方唱爲此說樊英嚴

浩蔡謨輩率以不貴之身怨萬衆之主子方之罪可勝

責耶

成瑨三子何如

大詰曰夷邦由哲召詰曰無違言哲有能稽謀自太言

爲國不可無老成也文侯卜相以非成則瑨三子爲問

母亦三子皆老成謀國者自予觀之文侯其愈人知晉

屢乎當時曾有曾參衛有孔伋皆名世亞聖之大才其

史 282-481



是以仕魏而西伐秦仕楚而北却晉誠有良將之才  
使其養晦侯時則名聞諸侯豈不足以來干城之寄  
而何乃游關入壁以求之求之可也而何乃殺妻以爲  
仕秦之捷徑蓋其貪功名之念熾於中是以至此極  
豈非小有才而未聞君子之大道者乎他日楚人殺起  
豈非殺妻之報歟

田和求爲諸侯

孔子曰有國家者彰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春  
秋文公十五年齊宋司馬華孫來盟譏世臣也田和求  
以宋附齊而田和亡宋千諫而君權喪有田氏者  
世執齊政而執其君詩所謂我聞有命不敢告人者是  
也於此時苟從孔子沐浴之請而聲罪以伐之則亂臣

田和求

田和求

三

賊子豈有容足之地哉夫何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列  
國不能脩連帥之職而田氏世爲齊大夫日益膠固而  
不可解然則篡國之禍豈不胥胎於此耶此其失之於  
前也逮威烈王不道封大夫爲諸侯莫惜也廢晉公爲  
家人弗聞也其失之於後也和亦稔開祖宗糾君之愆  
王朝始矣此其失之於後也和亦稔開祖宗糾君之愆  
親見三晉分國之惡皆肆然自爲而莫有後禍以故求  
諸侯之心生焉求而不得和豈容自止哉周人至此正  
如江河之湍瀾既決而騰奔放障之不及塞之不可  
亦安得而不許其橫流哉故田和之求諸侯吾不責田  
和而責矣王縱其非四鄰助其惡蓋其所由來漸矣有  
家國者觀田和求爲諸侯之事尚當惕然自奮而勿使

威權去手以爲亂臣賊子之柄持也哉

在德不在險

予讀武經見吳起之對武侯也曰以一拳十萬善於阨  
以上擊百萬善於險以千擊百萬善於阻是亦以險爲  
主矣而豈知以德爲先哉夫德非求之性分之外也而  
以三綱爲之本起也肯母而曾子絕之是損父子之仁  
殺妻而李充鄣之是虧夫婦之義且輕身以干其位談  
兵以毒其民不教之以尊周室而導之以吞四鄰孟子  
所謂引君當道未聞也又豈知君臣之道哉太史公論  
之曰起以形勢不如德行之於楚刻薄少恩以亡其軀  
是能行者未必能言能言者未必能行也信矣然則在  
德不在險之說果至當乎予謂上古世質民淳帝王純  
任德教不在乎險信其然也堯舜以來則重門擊柝以  
待暴客故遷豐遷鎬著於詩山川丘陵示於易城郭溝  
渠垂於記相宅匹休載於書鄭城虎牢書於春秋然則  
德固不可緩而險亦不可無也今起曰在德不在險是  
以險爲無用而一切棄之也夫豈儒者之言哉

吳起田文論功

元首股肱相爲一體故主憂臣辱臣不愛其死此天地  
之常經也夫何功之有夫臣之有功者莫若伊周雖謂  
之補天浴日旋乾轉坤亦可也然一則不以寵利居成  
功一則公孫碩膚亦烏凡何嘗與衆朱召公自相論  
功乎彼非知其有功而不論也以爲籍君之爵借君之  
權以竭吾之力亦臣子之分當爲耳何足誇乎嗚呼吾



不意吳起田文有何功而相論也今考二子所建立不  
過富國強兵之術戰國之所謂能臣先王之所謂民賊  
也尚何論功之有

聖人之官人

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  
會五行之秀氣也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  
聖人但能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而已矣  
然則用人安得不恕耶是故大惡固在所鄙棄而小  
過亦在所包容禮曰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  
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又曰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  
近毋以內圖外此聖人官人之術也春秋傳曰官人  
國之急能官人則民無覲心矣後世知此道者若齊  
桓公於管仲秦穆之於孟明亦庶於此衛瓘變干城  
之將也而以二帥棄之何示不廣乎嗚呼此子思以  
聖人官人之說矯其弊也使衛君知此而能旁招俊  
又網羅豪傑則地方百里而亦可手矣何至服屬三晉

烹阿封即墨

孔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  
不足耻也是故賞善罰惡人主御世之大防也有功不  
賞有罪不誅雖唐虞豈能化天下哉然欲知其功罪而  
誅賞之實有未易言者何也國之安危係於民之休戚  
民之休戚本於官之邪正也正人如松柏獨立故多  
畏邪人如藤蘿附麗故多攀人君以一耳目而欲臯白

之安可不於應言同而繹之耶自昔庸君以毀譽用人  
是故使彼左右之臣多得以售其諛故以操莽為篡竊  
以伊尹為顛來倒言逆說變亂黑白人主不覺而惑其  
說則寵賂之門愈開而奔競之成愈張民愈危國愈削  
矣此三代以下庸君之通患也嗚呼吾不意戰國之世  
而有齊威王能賞罰之公者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  
即墨大夫也齊國之亂者不特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  
而毀即墨者也然一烹焉一封焉諸侯震懼將一十年  
蘇老泉所謂威王從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約而成功此  
之謂矣吾以是知威王有沉潛之智有果斷之勇信戰  
國之功歟

齊威王來朝

按有虞氏五載一巡狩舜后四朝周制十二年王乃時  
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曲禮曰天子當宁而立諸侯北面  
而朝殷武之詩曰歲事來辟然則以臣朝君亦常事耳  
而齊威王之朝周何為天下賢之後世美之哉蓋自王  
室東遷威令不行諸侯不朝故滕子來朝蕭叔朝公仲  
孫賈如京師皆見譏於春秋然則春秋之世諸侯已不  
朝王矣况世降而為戰國列國爭雄天下不知有周而  
孰肯朝乎天下不朝而威王獨朝焉此空谷之足音陽  
春之日月絕無而僅有者豈不深可嘉哉愚所憾者威  
王來朝而後又為辱也夫原往來人君待諸侯之禮  
王來朝之詩曰君子來朝謂之之路車乘馬玄衮及



蕭韓奕之詩曰王錫韓侯淑旂紉蓋寬第錯衡玄紫赤  
錫與夫鈞膺錫韓輅輅輅輅華金厄皆以其朝而寵  
異之也于時天下不朝而威王獨朝安王於此正當以  
其事吐綸音播告天下誇張而傳權之所以錫予之者  
甚優所以委任之者甚渥或賜以五侯九伯得專征伐  
夾輔王室之命則豈不足以勸諸侯之宗周乎夫何以  
其來朝而又以非禮辱之然則何以勸天下勤王乎詩  
曰上帝甚蹈無自牖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其安王之  
於威王矣

### 孝公脩政

天下之事成於有所激而敗於無所懲秦孝公之脩政  
其諸楚魏以夷狄擯秦激之歟使當時不以夷狄擯秦  
而中國會盟皆得與焉則其志驕其政怠矣安能發憤  
脩政乎或曰孝公之脩政其商鞅之功也使微鞅孝公  
亦何能為愚聞之秦之富強乃孝公務本力穡之効然  
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也秦之滅亡者亦孝公也今天  
耀耀者務在任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樹無益  
也人主能脩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蟻之歸火也故暴得  
勇力之屬為之化而原旁辟曲私之屬為之化而公矜  
糾收練之屬為之化而周然則國家豈不安於磐石壽  
於萬年乎秦自用商鞅嚴刑峻法以拉制天下民之欲  
亡秦久矣禮曰則肅而欲敵則法無常而民弗歸謂之  
疵國其孝公之謂矣

### 吳起強楚

吳起相楚北却晉西伐秦是誠萬里長城之將也然卒  
為楚人所殺何工於謀國拙於謀身乎蓋起以功利富  
強之術中其君而虐用其民利於上必不利於下怨之  
所聚而禍之所基也豈不足以殺其軀哉書曰洪惟圖  
天之命弗求寅念於祀起之謂矣然則當時之殺起者  
其得天討之道乎按春秋宣公十八年歸父還自晉至  
笙遂奔齊謂仁人孝子於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  
公於夷羊五之屬不可遽逐也成公忘父而逐其臣谷  
梁子以為奔父也况先人之肉未寒而殺父之臣拜中  
王尸曾何異於殺君父哉吾於是見楚臣之不臣而楚  
王之不子

### 衛鞅入秦

衛鞅入秦說以帝王之道不從於後進以伯道自當時  
言之孰不謂鞅之學博而識高也然以愚觀之解牛之  
技耻於屠狗禦人之盜耻於穿窬鞅果真知帝王之道  
而肯變其說乎天帝王純任德教與霸者之道不啻冰  
炭也召諸曰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位在德元  
小民乃惟刑言當疾於敬德而緩於用刑也使鞅知之  
則將必以道德懇懇為王陳之而豈變其說以言謂鞅  
之志本於強國思孝公不能用是以極言其道以要之  
可然乎時楚星見西方而鞅入秦則并吞列國塗炭生  
民之非于此決矣或曰鞅之入秦雖不利於列國而實  
有益於秦也愚謂秦者鞅也而亡秦者亦鞅也蓋鞅  
之法刑嚴者有賞無攻者不傳籍故人勇於公闢而熟



夫戰是雖盛名城殺豪傑領兵而揭竿斬木不足  
以為亂乎且缺之法以嚴刑峻威制人口故後世呂  
不韋燔書之約弗敢議也趙高指鹿之奸弗敢言也  
夫作難而七顧隱謂非缺之罪乎

### 衛缺之法

古者聖人立法順天理公人心為經常可久之制蓋雖  
傳之萬世而無弊也自後世欲速見小之徒出始厭夫  
聖人之道迂闊而難用遲緩而難成於是輒以私意損  
益而紊亂成規決裂舊法事求可功求成若秦孝公發  
憤賂政而下強國之令不幸類是書所謂圖政不圖  
本所不免矣衛缺變法之謀豈非中其欲而售其計耶  
自今觀之乃本者復其身事末者重其罰此鞅富國之  
法也曷公聞者受賈為私聞者被刑此鞅強兵之法也  
告奸者有賞不告奸者罰此鞅防民之法也十年之間令  
之必行禁之必止功利之術隨試輒效如炊而熟如種  
而獲如平壤而田之法而缺畝之變封建之法而郡  
縣之變學校之法而法律之聖人之良法美意蕩然  
盡焉齊謂臨春并吞之勢已成於此而敗亡之形亦已  
兆於此矣若缺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哉或曰夏之法湯  
起而變之商之法周起而變之譬之琴瑟不調必解而  
更張之乃可鼓也然則商君之變法又何議乎竊湯武  
非變其前之法也變其壞於前而亂於村者之法也缺  
豈不知法之不可變哉出亡之日自悟其法之弊然  
亦時勢所製之禍天其假手於秦人哉

### 徒木立信

溫公謂孝公不廢徒木之當此霸者不欺四鄰以愚觀  
之正不欺之欺也夫信國之大本然謂之信必至誠  
不倦之德積於中而表裏如一始終無二則充實有光  
輝之盛下民服其義鄰國懷其威禮所謂為上易事為  
下易知而刑不煩者有矣亦何假徒木以為立信之地  
哉盤庚之謀曰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今汝聒聒起信  
險膚乎那知乃所設多方之語曰爾曷不悅裕曷不夾  
介爾尚宅爾宅吹爾田曷不惠王無天之命以此下令  
則計謀定命遠敵服告而民心悅服自不容已矣故曰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蓋下之事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  
好也何嘗為徒木所賞耶夫古之賞者所以旌有功勸

有善也木之徒有何功德可紀而以五十金賞之耶漢

文

欲營一臺以費百金而止死以五十金賞無益之人  
乎鞅之心以為我之賞者必賞罰者必罰使黔首知吾  
法制之一定而不敢轉移以犯吾令籠絡之術詭詐之  
謀孰有太於此哉嗚呼鞅徒知以詭計籠絡百姓而不  
知秦以詭計殺害一身則欺人者適所以自欺也夫

### 齊威王寶賢

天下有寶者寶者不寶之寶惠王寶徑寸之珠此所謂  
寶珠玉而殃及身者也君子不足道威王寶四臣則自  
一節一言惟成德之珍以又我受民天下之寶有大於  
此耶然以愚觀之何不取照萬里照萬世之寶而克宅  
之由繆之乎或曰戰國之世人才寂寥威王雖欲取照



萬里照萬世之臣而用之然安可得哉愚則曰于時不  
有孟軻氏亞聖之太才乎足以照萬里照萬世者也考  
史孟子至梁惠王三十七年也邇而上之會田于郊之  
時相去僅二十載邇至梁之時惠王以叟呼之則年既  
老矣議廟主會田之世孟子正四十不動心之時若厚  
禮以招之推誠以任之則將制桓產立學校以勸相我  
國矣豈非天下後世之大警哉且鄒魯齊門庭之一  
國也去邇則山輝會謂泰山巖巖之大賢而不聞於鄰  
國耶好亦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所受教耶吾嘗謂晏  
嬰公矣而不知於仲尼威王明矣而不明於孟軻夫惟  
有一大賢而不能懸留以守我王則是焉造德不降我  
則焉鳥不聞此齊之所以止於齊歟

四臣照千里

威王四臣曰檀子以備楚冠盼子以備趙漁然夫以備  
燕趙種首以備盜賊此四臣照千里也威王其亦知所  
寶哉然自退觀之冠至而為之備不若無冠之為侵害  
至而為之防不若無害之為美故舜子而苗格者禹也  
祭豐而崇降者文也為葵丘之會者齊桓也為蕭惠之  
會者晉悼也彼其能使楚不敢寇而不能使楚之貢包  
茅使趙不敢漁而不能使趙之敗賊漢能使趙趙之祭  
門而不能使之祭楚庭能使盜賊之革面而不能使之  
革其心然則四臣者上之不能致君於禹文次之不能  
輔君於齊晉將一方一郡之才耳備楚者或不能禁趙  
備趙者或不能禁楚之祭門然則一人之才

不能照千里合四臣之才然後能照千里也豈夏之耳目  
鼻口各有所明不能相通耳鳴呼使當時得一大才如  
孟子者而用之則一臣亦足以照千里矣雖推之照四  
方可以使遠邇之憂事之照萬世可以立無窮之聞  
而亦何待於四臣之多耶

明主愛賢

粵自乾坤定而貴戚位故明王奉若天道樹后王君公  
承以大夫師長由近以制遠自中以統外不惟逸豫惟  
以亂民而已昔傳說告高宗曰惟木索在荀孔子謂仲  
叔曰惟繁纒不可假人是故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  
豈可官私耽爵惡德哉故有周公之功而不可掃有晉  
文之功而不可越有齊宣父之節而不可誅夫稀也楚  
也誅也非其位皆不之許豈有他哉甚矣名器不可不  
慎重也韓昭侯有散袴侍者曰請賜左右昭侯曰明主  
愛一類一笑袴以待有功不可許也此何所言暗合傳  
說仲尼之論哉自愚觀之昭侯知其一而不知其三也  
夫申不害學奇老利名乃吾道之異端吾民之戕賊也  
而舉之為相則其像極矣豈爵祿之侈大非散袴可比  
矣乃獨惜小費而不惜大賞安在其能愛一類一笑哉  
吾嘗謂昭侯之惜散袴正項羽之吝刻印王莽之惜吏  
祿莊宗之愛軍器也不然則前年何以秦拔宜陽而莫  
之却也後年何以韓作高門而莫之諫也要之昭侯徒  
知名器之不可濫而不知人才之孰可充是以所尊非  
所任而韓之止於韓也夫



孫臏威施

國不可以無兵而以仁義爲本易曰師衆也真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此聖人不得已而用兵之大法豈以尚奇爲美哉春秋書宋公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蓋莊公駐師於郟多方以誤之也四國相聞起承其弊一舉而兼取之下莊子之術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吾觀魏之伐韓朝夕且望齊救孫臏便韓兵既破迂延不進至東委國於齊然後出師此正莊公伐取之術也或曰子以齊狄之法責臏是矣然春秋文公三年書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先儒以爲紀用兵之法也臏之救韓是亦處父之救江乎臏之救似救而非救也昔晉文許曹

孫臏

周成之策主

三

衛以携其黨苟宛春以釋其怒故春秋曰執曹伯異宋

人其責晉之意深矣臏之救韓不過晉文之故智也亦何取其爲救哉

龐涓死此樹下

君子於勝已之交當親之而不當妬之也禮曰君子好其正小人毒其正初龐涓與孫臏同學兵法而臏精於其術涓遂毒而則之豈臏智能料然不能衛其足耶禍出於不意而見賣於友耳然而江上亡命能鞭楚王翼中竟能殺魏相涓之計亦狡矣不知兀坐轎車之上折衝趙魏之郊卒以滅毫示怯斬木出奇若乃刑余之人也或曰臏之研大木而書之固奇也使涓不來視則將如之何吾謂古之善將者必知敵國將帥之能而亟

試之臏之書樹知龐涓之人必來視也元昊之封鴿知任福之人必來發也蓋試之有素而知之既詳矣此所以爲料敵制勝之名將歟雖欲齊之技卒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以善戰服上刑之法律之臏之見則於涓耳矣

趙良諫商君

商君之法務農業而使國富勇公戰而使兵彊秦之所以并吞六國而稱帝天下謂非商君之力不可也然而當時貴戚憾之百姓怨之卒受車裂之禍何也昔周公位冢宰正方面可謂富貴之極矣然盡篤恭之忠而子孫享有天祿與周相爲存亡商君則不然擁利貪功而不能布上下挾勢作威而不能和人民其父也固宜趙

良之諫

商君者亦明白而痛快矣其引百里奚事深足

爲法向使執從其言而改其過庶可以收桑榆乎愚謂

商君棄灰有刑渭水有赤萬民胥怨深入骨髓況其挾

勢逼兇凌轡公族惠主之讎不可平也公子虔之刑不

可贖也一身雖微天地猶隘安有計功利肆刑名者而

可久生於世哉噫

孟子師子思

荀子曰不深則回樹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孟子之學實得之於子思故恒言之序思誠之說皆其師之源流也故史記以爲受業子思之門人而王邵以人爲衍字趙氏亦謂受業於子思焉然嘗以其時攷之自夫子卒至孟子遊梁時已百四十餘年矣而孟子告公孫丑



則曰我四十不動心是時孟子亦不過五十餘歲而已  
况鯉先夫子卒而子思之壽止於六十蓋必去孔子五  
十載而卒蓋孟子始生之時其不得親受業於子思可  
見矣故孟子曰予私淑諸人而朱子以爲子思之徒也  
若流以其言之似而遂疑之則千載而下濂溪發明太  
極之旨橫渠訂頑砭愚之論固無異於性善養氣之說  
也而亦可謂親授受歟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一終

漢書卷一

漢書卷一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三

蘇秦說諸侯合從

六國之勢莫利於爲縱莫害  
於秦秦兵久矣方城之金十  
兩十九爲幹一爲其樞父子  
竟變爲燕趙骨化爲魏土  
宛間之者情戚酸屑泣不自  
爲諸侯之悅從乎故蘇秦於  
焉亦勢之所必至也然合天  
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  
疎也然則合從之說不可行  
歟曰所以制秦自有大道  
而不在於區區合從之術也  
孟子曰省刑罰薄稅歛深  
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  
弟忠信可使制挺以撻秦  
楚之堅甲利兵矣蘇秦計不  
出此而使以利啗六國未  
幾而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戮  
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  
先困矣至使秦人得以間其  
并吞之可不悲哉

蘇秦爲從約長

縱橫之術固君子所不道也  
蘇秦之合從先儒以爲一時  
今從之術不若范雎遠交近  
攻之策爲得其要乎夫秦  
與韓魏接壤秦之攻韓魏猶  
秦之衝而故山東之諸侯秦  
欲過韓魏而攻人之國

屏石戴璟著



都惟恐韓趙拒之於前韓魏棄之於後則腹背受敵矣此正秦之所忌也蘇秦相六國謂一國受敵四國來救之是也豈知天下之勢有緩急有難易哉何者秦兵之外韓魏也戰於百里之內其於四國也戰於千里之外韓魏之致秦兵近在一日之間而待諸侯之救乃在三月之外秦攻韓魏既秦捷而班師矣而四國尚未及知此莊子決西江之水以救枯魚之肆也不亦晚耶故韓合六國之師累糧執戟仰關而攻秦矣秦陽示欲戰以老其師陰縱交間以離其將而六國之軍不攻自破不戰自敗矣於是乎付之無可奈何而驅今之韓魏以當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韓魏折而入于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天下徧受其禍矣

蘇秦說齊為縱

秦強而諸侯弱游談之士為權者易為功為縱者難為力然縱成則諸侯利而秦病不猶愈於橫成則秦帝而諸侯虜者耶秦不說秦為橫不合而救於燕趙其心於所難為之事數年飲血涸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秦為從約長而敗信背盟則自秦始也又何怪其謀之不用

策之不効耶蓋口血未乾犀首一出而齊魏背盟秦君能通念約從則雖曰謀侯異心如連雞不可俱棲也於此昭示王法而數齊魏之罪播告四鄰糾義兵以伐之必使指臂相隨唇齒相附而凡反間之堅一入其國與四鄰共誅之則以六國而制一秦亦無難者然則召陵之師城濮之役豈不於蘇秦見之乎夫何以惡齊之敗盟而使韓魏齊連以高宮室大苑囿之事以顯其亡此其設心積慮險於陷井毒於鴆梟已不可以人理論矣嗚呼以富貴驕事殺以淫慾逼夫人此其人先王之所誅也而何可仁義責之哉

張儀相魏

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宋華亥圖鄭華定自宋南里出奔

楚謂宋不能討之於內楚不能戮之於境以是而楚亂

為失刑也魏之相張儀其楚之縱釋華亥者乎夫張儀魏人也則魏乃父母之鄉而乃為秦客卿深可憾矣况前年以伐魏取華陽矣往年又伐魏取陝矣是可忍也終身不入魏猶為有耻焉耳今免相于秦而來奔於我此送死而來也子出謂縱橫之士大抵反覆而汚賤無耻莫如張儀是也為魏主者直當聲誅宗國之罪而肆之市朝以雪祖宗之耻豈不為義舉乎詩曰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張儀之不信甚矣且大蹙不可踰城遠不可門近况宰相之位尤不可不得人以魏國之大豈無人才可充以區區一張儀相之豈不起外鄰之輕侮乎蓋儀則為秦客卿為魏相為魏國之害者獨無愧赧



乎夫其相與魏則亦已矣逮求成於秦而復相秦既相秦則亦已矣而復相魏三秦豈有奇策佐人主於三代之隆不過勸魏主割地於秦耳夫割地於秦猶之抱薪救火薪不盡人不滅也况秦虎狼也豈有厭心而魏主乃甘心焉由今觀之張儀危相於秦非果免也蓋如蘇秦爲得罪於魏而奔齊此其諂詐之計正欲納魏主於魏齊之中以爲秦謀耳論至於是而知張儀之乾姦巨猾有不可人理論者獨惜魏人之愚而爲議所籠絡耳

### 孟嘗君養士

古者學校以養士蓋必有敬教任恤孝弟糊睦之實而養之學校以造就之俟其學既成而任之以職蓋將臣

漢書卷二

四

教其闕以經緯斯世豈徒爲立私黨張虛譽耶吾觀孟嘗君之養士大有可怪者夫人才之難久矣以大夫而養三千人奉邑不足以給亦已矣乃聽馮驩之謀誘秦遣使車千乘金百鎰尋令齊復其位與之故邑以爲養士之資此苟悅所謂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也不亦可耻耶然則文之養士亦可謂厚矣宣文之行事鮮有過衆也今考之於史大有可憾者初文襲位嬰之爵齊其宗國也文籍魏在以伐齊何忍驟秦與齊世爲仇敵出而相秦豈忠臣不事二君之義耶逮自秦逆歸則又爲鴟鵂大盜之策去士而得脫此豈庶幾母苟免耶使楚而受象床此豈見得恩義耶且以諸侯伐秦而河涓絕一日正可以有爲之機也乃廢蘇氏之計來楚東國

而罷兵辭和此豈安社稷以爲悅耶且君子能齊家而後能治國也肉未及烹諸子爭立而齊共滅之此豈教子義乎母納于邪者邪凡此數者立身之大節而田文皆有可議焉得非三千之士皆以田文之飾非拒諫而不納耶愚嘗思之田文書門版招直言公孫戊之諫則從之馮權之說則又從之是文果有好賢之心也文有養賢之心而所以輔弼者如此所以維持者如此則所養食客母亦出亡之罪人乎抑亦尋常之愚夫乎此臣所謂首鼠毀棄瓦缶雷鳴虛聲來衆腥臊並御者也其有限之財而養此無用之主文宜奸人之雄哉或曰文之時兵火陵夷人物零落故不能收桃李之功歟愚謂士室之邑必有忠信以齊國之大豈無光明正大之臣可作棟梁撐桶之用乎特以文之招集無賴諸門皆雞狗之餘故賢者弗向者耻與其列而金玉返心耳大抵有武王爲之君則牧野三千皆同德之良佐有周公爲之相則白屋七十皆有用之全材詩曰鳳凰鳴梧青蠅止棘類聚群分理之常也以田文爲人大節如此而欲網羅天下士天下士安肯來哉

### 燕昭王禮賢

天生人才以供一代之用然人才不幸而處世運之多艱捐親戚棄墳墓棲身寄旅之鄉托跡倉皇之境皆思以功名自奮也故用之則爲國之舟航不用之則爲敵之鷹犬是故養鷹鷹既飽呂布終去放虎自衛嚴顏實憂人主豈可棄人才以資敵國哉然必以意氣招徠必以



其誠感動必盡脫邊幅必盡去 智數必師之而不但來  
必教之而不但變然後市駿骨而良馬至毋怒蛙而猛  
士來孰不填然躍附奮然響耶昭王以齊破燕殺會  
而懷不共戴天之讎此其心欲得賢士意甚懇惻也記  
曰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昭王之思可謂深  
長以思矣故因郭隗之言而改官師事之隗固非賢者  
也然變夷不旋擢校為將古之制也其將以隗為釣餌  
而網羅賢士也特以隗為旗幟而號召賢士也以故樂  
毅刺辛之徒皆來起燕以講復仇之策以盡雪耻之計  
豈非昭王以誠禮賢中來哉使徒以禮視賢士而非出  
於誠心則禮於此或不禮於彼吁嗟乎不承權輿使使  
鄧禹笑人寂寂也又何以招致賢士而能成恢復之大  
功耶詩曰彼君子兮豈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其  
昭王之謂矣或曰樂毅其賢士歟愚以為毅之用矣有  
古長將風烈但觀其遷寶器毀宗廟則特功名之士耳  
致士先從隗始

風趣燕郭隗於此若能勸君卑禮厚幣以招孟氏則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矣豈但下齊七十餘城哉吾固謂  
士之爭趨燕者非士也非游談之說客則有罪之亡命耳  
能如樂毅者不亦絕無僅有耶而毅亦有可議者吾固  
謂士之趨燕者非士也  
秦楚會盟於武關  
按春秋宣公十年書季孫行父如齊又書公孫歸父如  
齊蓋以宣公君臣不能以禮為國而卻安悅處人可以  
免於討也春秋不書盟誓自書儀父盟誓皆惡其反覆  
而書盟者詳失國權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歟相聘世相  
朝也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  
而一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典禮敗壞諸侯放恣無  
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至戰國之世而強凌弱衆暴寡  
為尤甚矣夫秦楚天下之國莫強焉秦無道吞并列國  
楚不助六國攻秦而與之會盟何耶且前年取襄城者  
誰歟今年取八城者又誰歟此正吾之仇讐而可與之  
會盟乎夫古者束脩之問不出境秦必欲與楚盟絕之  
可也不然使大夫攝帥以往可也且既會於蔺桑矣之  
會於蔺桑矣口血未乾而起視四境秦兵又來矣此會  
盟不足恃雖三尺童子猶知之今又會於武關不亦可  
為之甚耶原懷王所以至此者蓋其一貪爵於之地輕  
絕約好秦實謂惡其交援交伐其國楚之削弱未有  
甚於斯時也既而秦執留之走趙不納卒死於秦荀卿  
子曰楚以六千里地為仇人役豈非拘私忘義之弊一



至於此哉然則秦無罪非歟曰商鞅以誘執魏將范雎以誘執懷王此秦之過也又不待貶絕自見矣故嘗合而論之楚子誘執蔡侯故其孫懷王爲秦人所執秦人誘執懷王故其孫二世爲楚所亡夫天道好還雖數世之下報復甚明人主觀此其母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後可

### 孟嘗君脫節

按春秋文公八年書公孫叔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謂之奔者賤之也莊公十七年書鄭詹自秦逃來戰梁子曰逃者亡夫之事以宰相而逃可賤甚矣孟嘗君爲齊相當戮力王室死生以之可也安可以一身事二姓哉且秦請之於齊宜當勸君勿從而以義力辭之則信矣今乃舍齊而歸秦夫以羈亡之旅而一旦驟居相位正如無故而得明月之珠有道者之所深憂也文計不出此而爲相於秦是自取滅亡之道也故荀卿評之曰齊之孟嘗可謂篡臣是矣夫士君子可生可殺而不可爲匹夫之迹今效公孫鄭詹之尤而以難鳴大盜之策幸脫虎口則田文即雜狗之類耳

### 楚懷王薨於秦

禮君父之難不共戴天楚懷王爲秦所劫留之數年此正臣子痛心疾首誓不俱生之日也楚懷王橫於此直當如夫差之呼延昭王之策宮勉勵奮發義不而存必期西向死敵復父之仇而後已則美聲義烈不出樽俎之間而秦人聞之亦將心喪膽落而孟谷之駕猶有還

期未可知也今乃忍耻蒙垢迎婦于秦首尾四年之間累不聞拯君父之急此與魯莊公之忘親釋怨何異乎葬人至是無以立人道矣夫秦人執其父而賊其子以爲子必不與報復之師故益加橫逆至此極耳然則楚王橫之罪可勝誅哉或曰是特楚方削弱秦強當強若以兵攻孟谷正猶以群羊攻猛虎是益覆其宗祀也豈得爲孝哉以愚言之春秋書乾時之戰先儒以爲雖敗亦榮謂與仇戰也故深美之惜使楚必欲復仇而衆寡不敵遂至夷滅則忠肝義膽天地鑒之萬世之下猶慕懷王有生氣矣孰不以賢君崇之哉惜楚王不足以語此

### 樂毅破齊

樂毅相燕接諸侯以伐強齊指揮呼吸之間席卷長驅所向披靡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議誠可謂戰國之良將矣然而未聞道也夫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樂毅之伐齊正孟子所謂殺其父兄條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寶者夫豈弑伐罪之師哉且周室雖衰而猶爲天下共主也潁王欲并周爲天子此罪所當誅樂毅能上告天子下告方伯疊其罪而誅之京師謀於齊公置君而去則桓文之功也今破齊而兼滅其城是以暴伐暴而豈興滅繼絕之義乎或曰樂毅之破齊能下七十城於一月不能復古即墨於五年此更使玄謂其利以成王業緣東坡謂小用王道之弊也嗚乎王道如穀粟布帛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而謂王道不可小用可乎毅之破燕而善即墨不下



正坐不能行王道之故也元田單亦有謀之將以智圖  
智以勇勇正相敵一而不相下也故晉謂樂毅拒田單  
於即墨廉頗拒王賁於長平司馬拒諸葛於祁山陸  
遜拒羊祜於襄陽皆一鵲蚌相持而不能相下也豈能決  
雌雄乎或曰使殺不遺惠王之隙以燕之衆而臨二城  
磨以歲月則田單雖有爲將如樂毅之守聊亦不愈又  
愈困乎愚曰不然中也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  
亡秦况以一城之衆乎大燕之破齊以殺棄齊人之怒  
而破之如朽朽耳既而若王已誅矣人心憤已解矣齊  
人睹秦離之變而顧就之思反萌諸侯擊亡杜之危而  
寒燕之懼頑矣且以燕并齊則疆之廣土地之富正四  
鄰之所忌也若以單將之而行反間之策兼以齊民之  
死戰加以諸侯之來援則安知毅遂能抗衡而無後患  
哉

蕭相如何如人

司馬貞贊蕭相如何曰清風亮節壯氣能蓋其以死行  
義不屈於強秦以禮爲國不校於廉頗故子由謂其處  
則秦進退之原頗類學道者非戰國之士也自愚觀之  
相如亦不脫戰國之氣味也考史相如乃趙之宦者令  
繆賢舍人之懷壁使秦乃繆賢所薦也則是托迹於閭  
宦之門以爲仕途之捷徑夫豈有大臣風節哉昔魏相  
漢名臣也由許史以進先儒於其卒不具其官出處吾  
儒立身大節也相如乎繆若此豈扭於戰國微功射利  
之習而不自覺耶此在先儒未有辨其非者故爲之論

云

蕭相如全璧

孟子曰諸侯之實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  
身此相如之全璧歸趙楊龜山謂其失以小事大之禮  
也然自愚觀之相如之所以知者正在於此夫君子比  
德於玉焉無故至不去身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者鎮圭  
以昭諸侯用其仁也齊有食玉用其智也牙璋以起軍  
旅用其義也國君相見以瑞相享向以璧用其禮也祭  
有鳴球服有珣玉用其樂也初國主節用其信也琥以  
結好琰以除惡用其忠也至於祀地以兩主祀天以四  
圭禮也以黃琮禮天以蒼璧禮地以兩主祀天以四  
脩五主者舜也以楊州貢琬琰以雍州貢球琳禹也舟

以王及璵琬者公劉也分寶玉於異姓者武王也陳弘

璧琬琰在西序大王夷王天球在東序者康王也盜竊  
寶王大弓見書於春秋者仲尼也古聖人之重玉其詳  
如此爲子孫者豈可不世守之乎昔晉鄭之爲國大小  
甚不敵也韓宣子求玉環於子產既而謂諸賈人矣子  
產以義拒之卒不敢取子產豈爲區區一王環哉相宗  
所傳之物而一旦爲他人得之不亦子孫之耻耶若子  
座可謂有見矣和氏璧誠趙之所謂至寶者秦以強暴  
欲結取之而蕭相如以孤單之使抗臂秦庭卒能全璧  
而歸若相如者其誠子產之兄乎豈爲區區一王哉或  
以爲左傳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不數年趙有獲  
軍陷城之禍正以璧爲之祟也且相如能全璧於一時



而易世之後李斯刻篆文爲傳國璽何相如之弗能然乎思鄒當傳事秦恭謹者莫如魏如韓然而今日割城明日割數郡無一歲不受秦師虎狼非可馴之物也縱過以璧與之其無獲軍陷城之禍乎逮夫始皇立而此璽終爲秦璽相如則已沒其亦付之莫可奈何矣豈可以成敗論人物哉

### 相如請秦王擊正

善觀國家者不論其國之小大而規其人物之強弱國雖小有入則強國雖大無人則弱方秦趙會於渑池秦王欲鼓瑟趙王鼓之蓋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有調和之義而欲趙之求和於秦也其計亦狡矣相如知之故請秦王擊正天其所以擊正者何也易曰

### 相如請秦王擊正

有孚盈缶又曰戒用缶言以誠心爲之也相如欲秦王守至誠不倦之心以和於趙故請擊正將以扣其心術之何如也既而秦王不肯則其恃強凌弱背約負信之念不肅胎於此耶故相如以爲請以血濺大王蓋以厲辭折之也觀相如之密惠頗則相如非勇而無懼者相如亦料秦之必不我害也而敢爲此言耳觀其爲備而秦不敢加兵則處之必有其道矣或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事然後可會三者一關則能備三者以往會然惟此後信亦足壯哉然則相如之所謂頭血濺大王其言是歟曰似是而實非也夫惟道義可以服人上也若仲尼之青齊侯次之若樊噲之折項羽其詞嚴義正自足以

消人雄鷙之氣矣曹沫之盟荆軻之智何足言乎而乃曰頭血濺大王嗚呼此相如不學而不思其言之傷於勇也

### 相如屈廉頗

人之常情剛壯之士每失於驕矜柔巽之人多至於謙抑此其情然也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可謂壯矣然頗趙邦一將軍耳豈若秦王哉而相如以頗欲舉已逐下車避之自常情觀者則曰相如之畏懦如此其至也而不知相如老成謀國之慮遠矣何也一行人猶足以召二軍秦骨之禍一黔首猶足以抗六國叩關之師况俱爲長城俱爲鎖鑰之寄者乎是故將和則楚以破矣猶可保世哉牛耳之伯將不和則吳已平矣不無動勢聖慮之憂而况最爾趙國金甌尚缺鐵壁尚蕙銅駝尚爾荆棘秋風尚爾黍離之特乎故和則爲救首救尾之蛇不和則爲駭前遑後之狼此理也勢也然則相如能勇以待秦法以待頗其真有忠臣之風哉然愚以爲頗之至門謝罪亦可謂能改過矣使相如而遇李林甫盧杞則雖屈已以下之彼亦安能自覺其諂而屈於我哉易曰乘其墮弗克攻吉其頗之謂矣

### 田單拒燕

按昔即墨持九里子之地耳樂毅能下七十餘城而獨於二城不能下蓋猶已垂之邪櫛無援之孤注深可危也何意田單能成拒燕之功哉嗚呼是固然矣孰知齊威王培植之力乎蓋民之生也有和養之道然後足



以相死有相裕之政然後足以相保孟子曰鑿斯池也  
鼎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至意  
曰然王封即墨而後之焉大夫者皆感動興起而求為  
循吏以應鎮百姓之戴齊蓋亦舊矣故以全燕之兵力  
不能服即墨之人心有自來矣哉或曰樂毅用兵餘矣  
以後一人也向微田單拒之其能國乎愚謂田單亦非  
第一布衣耳向微齊人有死守之志而共立田單以拒  
燕雖百田單亦何能為吾知燕師未來而望風降附已  
久矣故嘗謂爾絲之密保障之疎也樂毅之重根本之  
輕也國家奚望焉生民奚賴焉有國家者其必擇用循  
吏以得人心焉本

燕以騎劫代樂毅

按春秋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  
師衆並書于策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重將帥之選也  
蓋元帥三軍之司令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  
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  
敗君之過也燕處去中原特遠苟不隨三晉齊楚較利  
爭名而脩召公之政有可與王之理也况于特樂毅有  
將帥之六才使燕衆因而聽之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  
雖六國亦可混而一矣况區區首即墨之地哉今乃以  
齊人及間而以騎劫代焉以騎劫代樂毅正猶以樂乘  
代庶類李信代王翳也非徒無功而有害矣他日火牛  
之策一行而燕地復為齊所得其誰咎耶此所謂主不  
將以國予敵也

田單火牛

火攻之法三代以前未聞也其始於魯桓公之焚威丘  
歟按孫子凡火攻有五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庫  
四曰火庫五曰火隊未聞以火其牛以攻敵也火牛以  
攻敵其諸田單應變之奇策歟吾謂燕若用樂毅雖火  
牛亦不足為王莽昆陽之役虎豹軍象反而自攻遇劉  
秀為之將也王則用牛為師文彥博以長鎗中其鼻竟  
以取敗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次攻城燕  
之所以不用樂毅者以單能用及間之術也若單者其  
誠烈丈夫也哉

會何連論田單

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而兵以氣為主有是氣則為鷹為  
犬為在山虎豹為當道豺狼無是氣為狐為兔為立伏  
馬為棘下駒氣乎激之則奮沮之則消而所以作而起  
之者則在手將也是故為將而能厲氣為主卒倡則以  
少覆衆以弱取強不難矣否則恃情而卒驕其何以威  
功哉孫子曰投之亡地然後生吳子曰一人投命足拒千夫此之謂也吾觀田單之攻狄深  
為可歎者為應連子論之房中事情蓋自其有生之樂  
無死之心觀之也為子應連子不惟知言抑亦知兵乎  
後之為師者當效義氣以倡士卒而勿自棄其師也哉

速文近攻

戰國之世七雄並爭互相勝負于時雖秦甚強暴然以  
一國攻六國其數分則其敵多其敵多則其民病矣雖



欽并吞天下亦甚難。若夫惟范雎遠交近攻之策一行而韓魏日受其兵矣。韓魏日受其兵而齊楚燕趙弗之救韓其能不入地於秦乎。夫秦之所以二十年不如兵於楚四十年不如兵於齊豈其情哉。正以孫韓魏之黨離韓魏之交耳。其心未嘗一日忘齊楚也。夫何四國之君不以秦為仇而反互相射與仇連和其能不滅亡乎。嗚呼昔先王封建侯國以藩屏王室。期傳之萬世子孫與國休戚而范雎乃習此策以廢人之宗社。在秦國請之功臣而六國則謂之民賊也。夫秦得一范雎尚能成併吞之勢以六國之大豈無人才可任事者而皆不能。慢驥足然則范雎豈能滅六國哉。乃六國自取之耳。

毛遂自薦

卷之五

十六

荀子曰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於是潛乾之龍而不逐也之鹿脫畜之懷而不出節之庭必待王明汲井虎視眈眈然後際會風雲依光日月此聖賢居身之所珍也。世衰道微士風凋倒握髮呼甯之風少而遊關入壁之類多若毛遂之自薦亦其一也。其於聖賢出處之道何如哉。或曰遂之自薦雖非聖賢之道然楚從者遂也使苦戰來救趙者遂也遂亦有功於趙矣。嗚呼與其居身而微一時之功業孰若守已而立萬世之名節耶。遂謂十九人曰公等碌碌愚亦曰遂亦碌碌人也。使其道德充於身則將守高尚之節如鳳凰翔千仞青霄為平原客耶。且遂所以自薦於上者特有一定楚

一事耳。果神謀睿算折衝俎豆決勝千里之外以措國寧於泰山之安乎。使其才畧不世出直能致主王道而顧自薦之君子亦鄙之曰狂尺而直尋亦人不可也。而况以蘇張口舌之結餘輒自號然表暴於人僅能乞師於楚耶。

毛遂定從

毛遂不齒於十九人之列久矣。一旦脫讀而出定從於楚以紓趙刺宋之急。自當時觀之則曰遂之成功其友激之也可。謂有川之才矣。以愚觀之毛遂在平原君門下積有年矣。上當受降嫁禍於趙也趙括之將棄師於秦也遂有心王室局不遑苦口之藥以制治於未亂之先乎。至於全軍覆沒宗社震摧乃申一喙乞師於楚以幸萬一之勝不亦晚耶。夫利害昭然而遂不能知是不智也。或知之矣而坐視緘默以養亂是不仁也。其主輕之其友薄之而不去是不勇也。乃妄自誣張沽美名以揜宿過將誰欺乎。

魯仲連不肯帝秦

秦孝公脩政開拓疆土吞食列國其後雖合從攻秦若前厥亦有割地於秦者有質子於秦者有來朝於秦者破竹之勢以振駸駸然有併吞之基矣。新垣衍請尊秦為帝固亦畏秦之暴而知勢有不可止者魯仲連一布衣耳獨不肯帝秦且曰吾寧蹈東海而死堂堂正義照人顏色伯夷耻食周粟豈能專美於前哉然愚特惜其知秦人不可帝而不知周室所當尊意



使仲連明春秋之義則必以苗父之會葵丘之盟發告當時發勤王之義豈至并於秦乎

### 孝公脩政

我聞曰刑者制死生之命詳善惡之源翦亂誅暴禁人為非者也聖王仰視法皇旁觀古坎彌縫五氣取則四時莫不先春風以播恩後秋霜以垂憲記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避心孝公之脩政固非矣而又齊之以刑豈不為愈非哉且秦氏僻自西戎不齒於中國父矣孝公果發憤脩政局不以道德齊懷為先務而乃區區任一商鞅以鞭笞天下哉於時玄越肆於朝市諸服飄於路衢以此為脩政亦過矣是故將問有一切之哀茅焦請列星之數刑名之害流及後世卒以此滅家國然則孝公非脩政也乃脩刑也當時以為定霸而後世以為基禍也

### 仲連天下士

孟子曰若天下之庸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天下士也仲連辭平原之千金而終身不復見拒田單之爵祿而逃隱不相接蘇子由所謂特過儀秦氣凌影街四事放言切中機會拚難解論如决潰堤可謂得其情矣然則仲連之正氣奇節即詩之皎皎白駒易之不可繫者可不謂戰國以來一人乎然求其所謂若庸居以下恐仲連亦有謂累也順之言曰可以為次者其仲連乎則連雖不得為天下士亦可為一國士矣或曰子以何事而知仲連不得為天下士乎愚謂孔子之六經孟子之七篇光垂於宇宙謂之天下士無愧也

仲連連不能立桓文之功退不能施引孟之教之一國士也固宜矣犬史公謂其指意不合太凡於此云

### 楚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

春秋凡書救未嘗不善者也春申君將兵救趙乎曰似之而實不然也夫楚之加兵於趙也舉夷陵之先人正不共戴天不同境之大仇也今楚之上當賈禍邯鄲告急為楚計者正當念祖宗之賊之義出兵救趙如拯溺救焚則一舉而兩得矣夫何遷延不救必待平原之乞師毛遂之定從然後君將兵救趙則於報讎之義既懈而不力救邯鄲而不先吾足知春申之客惡得無罪耶嗚呼春申以已子盜為王後乃穿箭之賊也彼安能知之哉他日拒朱英而見殺於李園宜矣

### 公子竊符救趙

兵者國之大事故君以分圖而任將將以發待而出軍信陵君欲以兵救趙師出固有名矣然晉鄙以十萬之衆也於境上公子竊符而襲殺之得非叔向所謂殺人而不忌者乎愚曰戰國六雄有唇齒之義也秦無道欲并而有之為鄰國者可不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耶若惟有所以不得為鄰者有所不容止則惟以濟事是亦君子之所



與也按春秋凡書殺者未有不善之若王人子突救衛  
晉陽處父救江是也其尤所可稱有救趙之後兄弟相  
失十年不敢選魏其後秦吳改魏亡在旦夕能歸而合  
諸侯而問斯亦難矣蓋公子之自發於侯生之奇而  
全於毛之正也所可憾者縱酒色以殞其身其亦不  
知今也云

曹仲連辭爵

天生萬民而厚於聖賢固將以士有爲之任托之也故  
在江湖則憂其君處廟堂則憂其民若天下大亂君臣  
皆愚困隱身不出矣若事勢迫之則可爲必出而展經綸  
救亂立豈忍生民塗炭而弗爲之所乎書曰公無困哉  
我惟無斁其康事公無替刑四方其世享此同公所以

曹仲連辭爵

能作周乎先也公羊子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定于  
一也魯仲連以書射聊城致地歸齊而田單請爵之仲  
連力辭遂逃之海上先儒謂其不膺單高飛於雲漢虎豹  
長嘯於山林其視擁笈而往仕以從而遊倦首怙尾碌碌  
人下者誠不啻大氣也然自心觀之天下豈當援之以  
道辭爵可也逃海而上而付生亂於不知不幾於忘世  
乎且于時齊有田單起燕以齊地富強不受秦兵者  
四十三年正可蓄威養銳收威定霸之日也仲連局不出  
爲生民計旋乾轉坤以拯天下之塗炭子楊子雲論之  
曰仲連傷而不引其威以爲己偶慢於爵祿而不能整齊  
於官事也夫豈主事者哉

李斯請死

蘇子曰智勇辨力皆天氏之秀傑也三代以上出於學  
戰國至秦出於客以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  
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夫謂三代之士皆智勇  
辨力之徒則不可然謂戰國至秦客以四者名天下則  
有之矣若四公子呂不韋所養之徒未必無傑然可觀  
者也而乃下逐客之令若非李斯之諫止其何以成燕  
井之功轉然正南面哉愚謂成燕井之功轉然正南面  
者固客之功也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  
笑亦客之罪也干特四皓伏生鴻臚宣室之中獨一  
茅焦一人餘皆可逐也何也人才國之根乃爲坑焚之  
計儲貳國之本乃爲沙丘之謀是固斯之經畫也而未  
必非客爲之幕賓爲之智囊也然則秦之客盡庸瑣陋  
劣之徒耳豈不盡可逐哉嗚呼若李斯孰忍愚慎名器  
其也賢則任官某也能則位事而庸瑣陋劣之徒屏退  
方棄散地則君子在朝小人在野奚必逐之乎故秦之  
逐安固非也而李斯請一切涖客而不加察亦非也

荆刺秦王

按春秋僖公十九年書宋人執滕子嬰齊何滕子也  
滕子公季宋之問不能尊事大國見執宜矣荆卿刺秦  
王或以爲荆卿不刺秦然其不忘乎故以軻爲得計以  
愚觀之荆卿真刺客耳其罪尤甚於嬰齊也使孔子作  
春秋其將以益殺衛侯之兄繁者讀之乎夫燕居朝方  
去中原特遠天下精兵健馬齊此露出軻若受太子丹  
之厚遇當以脩德聚眾尊事大國養驍獍時以爲懷



復計如韓武所謂四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單于而後  
可圖也舍此不務而欲以七首致怨敵田開圖以刺秦  
王鄙哉且秦王或可刺也天下其無秦王乎于時白虹  
貫日天之戒昭矣而怒目辭燕鄒何爲也哉揚子雲論  
之曰軻秦於期之首燕趙凡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秦  
之罪也又曰若荆軻者君子盜諸斯言得其賢也愚謂  
荆軻與狗屠及魯學士者飲燕市卅以後宮女色恣  
荆軻而軻亦肆受之則其人之淫牙苟賤可知矣夫奚  
足爲柳子曰奈何效曹子實謂勇且愚嗚呼誠可謂愚  
矣

呂不韋入秦

真西山曰呂不韋非持大賈乃大盜也蓋方其見子楚

史記卷一

十二

曰奇貨可居固利己之能使子楚得國又能移子楚之  
國爲己之國矣其捐千金也非輕利也謂其利有百乎  
此也其欲美姬也非能割己之欲也謂其所欲有萬乎  
此也史謂子楚之請姬也不韋佯怒既不從己與之大  
不韋不出他姬以與子楚而以有娠者與之子楚固知  
其見而悅悅而請請而與之則異時得國者吾之子也  
其獻也所欲而非強也其怒也乃爲而非情也包藏深  
而布置遠非特子楚不能察雖後之脩史亦莫之察也  
且孝文之立三日而楚莊襄之立三年而楚豈偶然耶  
料必有其故矣夫以不韋之智巧能使子楚外入超在  
內二十餘公子而得國安知其不能速二君之死而輒  
立其子乎子政立則嬴氏之國轉而爲呂氏有矣蓋自

子楚之耐不二十年而子得國故先儒謂文武之周末  
滅而相弱之秦先亡矣夫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國勢日  
張嘗合五國之師百萬之衆攻之而弗克而不韋以  
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而有之此與言人滅鄒黃歇滅  
楚彼此一轍揚子雲直謂不韋穿箭之盜其公論矣然  
秦之所以先周而亡者蓋自石門之戰至于赧亡之歲  
斬首之數不下百四十餘萬此神人所憤天理之所誅  
也故生不韋以亡其國歟

齊受間金

孫子曰三軍之事莫親於間事莫密於間賞莫厚於間  
然用間有五有因間因其鄉人而導之也有內間因其  
省人而用之也有反間因其敵間而用之也有死間爲

史記卷一

十三

十三

詐事于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有生間擇人使  
之閒敵而往來無所害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  
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特左右門者舍人之姓名然  
鄉間內間死間生間皆因反間而用故反間不可不厚  
也秦之所以能滅六國大抵於反間居多焉如用趙括  
殺李牧皆反間也秦以反間而并五國則齊爲之繼矣  
使當時君臣知秦以反間得計而嚴關塞之防禁姦究  
之入于以脩政明刑於內令從綽交於外則秦雖行萬  
金以間於齊計無所施矣豈有松耶柏耶之歌乎先儒  
謂六國之滅惟齊最愚是矣

王翦將六十萬以伐楚

王翦之伐楚用六十萬人蓋空國而爲兵矣前之才蓋



多多益善者也。缺特幸焉耳。夫當時五國每歲受秦兵固皆罷勞也。惟齊四十年不與秦接。休已又已。生聚必多也。方王翦伐楚之時。若齊使偏將。又安之軍伐。坐虛之國。則秦王亦可虜也。先儒謂世於取楚不其然乎。然則為萬全計。當如之何。昔曹操以六十萬眾敗於赤壁。得堅以八十萬眾敗於淮淝。然安多又有害也。惟為前後迭出之計。則彼不能支。而制勝常在。哉矣。

鄒衍者終始五德之運

五德之運六經所不道也。其昉於鄒衍。歟。夫帝王之有天下。惟得人心而已。人心既得。天命自歸。豈以五行運於此哉。然萬物不能離於五行。五運之說。朱子以為亦有理也。但以爲五行相勝。可乎。果如其言。則雖有勝。荒之心。禹有勝。舜之心也。豈知舜禹者。耶。且湯之伐夏。武之伐商。皆出於不得已者。如其以商之金而克夏之木。以周之火而克商之金。則二聖有心於伐伐也。而可乎。然則衍之說。當如何。曰。劉向亦嘗論之矣。以爲五行相生者。向之說也。觀伏羲尚木。神農尚火。軒轅尚土。昊。尚金。高辛尚水。唐虞禪夏。后殷周繼。亦莫不然。其說是也。然則秦用木德。其說何如。曰。秦以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其後以誅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皆街之說。為之也。此班固謂紫色蛙聲。餘分閭位者。是也。豈足以繼周哉。然則秦非正統歟。曰。始皇三十六年。混一天下。謂之非統。不可也。但以大無道而繼周後。乃統。

而不正者也。然則秦之所謂水德。王乃秦人自謂之水耳。周之成國之後。可乎。故萬世公論。必歸之漢之火。唐之土。宋之火。彼三國兩晉十六國五代。雖莫不各有稱謂。然亦聽秦水德之類也。亦安置之類。舌哉。

李斯議立郡縣

世之論者。以為三代封建。而又長秦孤立而速亡。是不然。魏之承漢也。猶晉之承魏也。封建相仍。而二姓衰。不聞延祚。然則何係於諸侯哉。三代之所以長久。由其仁。不獨以封建。蓋封建固要制也。然必有尾大不掉之患。非單之端。而亂之始乎。郡縣則以天下之才。理天下之事。此公天下之大者也。試觀堯舜有天下。猶不私其子。不以一人害天下也。况諸侯之後嗣。而使之繼世乎。使世世皆伯。衛康叔則何不可。繼世之有而天下不多賢子弟也。於是驕侈不臣。跋扈無上之事。作矣。朝廷欲貶其爵。削其地。則以大權在手。遂歸明從約。運兵鼓扇。而與朝廷角。於是乎強凌弱。大吞小。併為十二列。為六七。而封建之禮亡矣。春秋戰國之事。可鑒也。豈三代之制。然哉。其初也。諸侯以千數。故治其家也。諸侯或連城數十。故亂勢必有。然者矣。李斯請立郡縣。蓋亦有見於此。豈可以人廢言哉。然則李斯之言。是歟。曰。似之而實非也。自禹子之。尊封同姓。以親親。立郡縣。以賢賢。並行而不相悖。然後可也。蓋吾之宗室。皆吾祖宗之子孫也。故必分王子弟。無適百雉之城。與郡縣錯雜。而居若舜之封象。使吏治國。而納其首。後焉若天下有變。權足以。



保障方面勢足以藩屏王室而一縱一操不失其道則外可以威郡縣之姦內可以備朝廷之變使秦知此則胡亥雖誅而秦之宗室猶有繼立者矣豈暇立六國後乎今李斯使王世子蒙與編氓無異而專委其權於郡縣郡縣是矣然尺兵不得制斗粟不得事中卒無具故一夫冒亂而秦滅矣非郡縣罪也使郡縣勢足以自治分足以自衛則群盜豈足憂乎後世矯秦之弊者如漢則使諸王之權太重而封建之制亡唐則使藩鎮之權太重而郡縣之制亡皆非計之善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堯舜禪授湯武放伐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亦順也吾以爲後世如有王者必親親必尊賢封建郡縣並行迭舉委之以權繩之以法限之以制

張良阻擊始皇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忍可就大事此所謂天下之大勇也張良以一布衣而阻擊始皇當此之際子房之不死亦不容髮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子房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爲荊軻聶政之計向哉夫荆軻刺秦王聶政殺韓相先儒直謂之盜何張良蓋世之才而出此下策也蓋重義之人一飯必報良五世相韓則韓其父母之邦也相國之祿萬鍾豈直一飯耶今爲始皇所滅自刎秦離之變不可共戴天也故爲此舉以伸大義於天下一念精誠仰貫日月豈非曠古一人哉或曰秦以刃鋸鬻錢得天下之士此其鋒不可犯而其勢不可棄

也良欲以一力士斃之此圯上老人所樂惜乎噫此程子所謂報君仇之意不爲謀胡致堂謂欲斃呂政於一推不違餘恤者然而太宰弗復則其計亦深其謀亦詭矣李太白詩曰報韓仇不成天地皆震動若匿避下邳豈曰非智勇其盡矣意者良必陰結始皇之左右及宿衛之士故力士得以中副車而復爲之掩覆弗獲不然偶語者棄市秦之法嚴刻可謂其矣而力士何得以遽入副車哉楊子謂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蓋亦有見於此也

扶蘇北監蒙恬

太千秋朝夕視君膳宜在王左右者也扶蘇以太子而出監蒙恬軍豈非以諫坑儒而黜之耶夫扶蘇賢明者也使嗣秦正統則秦祚豈至再傳而失之哉其哉秦之無道極矣天醜其惡而欲絕之故使之監蒙恬軍使秦不坑儒則扶蘇必不諫扶蘇不諫則必不出監蒙恬軍豈至有沙丘之變而使胡亥襲位哉是故秦之亡以黜扶蘇也扶蘇之出以諫坑儒也然則秦人膏肓之疾端在於此矣然則扶蘇其賢明者歟曰似之而亦未也夫太子之職在視君膳而國政之得失不暇顧也蓋以遠趨疑避禍變而養晦待時也秦之坑儒固大惡也然始皇之悍虐剛愎夫豈一言可回哉與其抗疏火一旦之命曷若杜口存萬乘之身吾身存則宮中晏駕秦憑河之勇以顧否爲太固不難也今乃諫而不納幾至廢黜則豈有明哲保身之智者哉蓋著天欲絕秦故扶蘇之



陳而批過騎犯已諸歟嗚呼可畏哉

張耳勸陳勝立六國

陳勝純樸癯瘠之子叱隸之人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特以天下匈匈海內之主持鹿爭捷驍焉秦止勝於是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天下雲合響應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矣然君子不謂救者秦無道自開闢以來所未有也陳勝起兵伐之鬼怪是憑鴻鵠自許雖其人至微然爲天下誅殘賊無不可也所可恨者勝起兵之初即當遣人立六國後張耳所勸者誠是也勝若能從之則吾之黨多秦之敵衆於是誅暴秦朝諸侯亦可爲矣秦之何自立爲王而六國之後不之立也然韓廣自王於燕田儼自王於齊武臣自王於趙景駒自王於楚勝亦安能禁之哉卒之與我爲讎而爲誣賈所殺蓋不從張耳之說以至於此耳或曰陳勝使立六國後帝業其能成乎曰不然也夫帝王自有其必懷顧大度者爲之勝起事未久每以詭譎誅畧地勸臣方其爲舉東下問文西拒始親朱防又任胡武無不可也奈何以夥願見殺腹心不與是狡兔未死而走狗生焉勝之爲量窄隘如此亦何能爲然則張耳何如人乎曰武臣之立張耳激之也誣賈之料張耳成之也然使勝不以誣誑誅功臣則張耳必不去楚而圖王不成亦足以誦哉

范增勸項梁立楚後

范增事項梁勸立懷王孫楚楚王庶幾與成繼絕仁人長古之用心也惜其守義不終耳愚謂懷王有帝王之

畧也觀其入關遣沛公權宋義爲冠軍誠賢君也項羽無故弑之江中此以臣弑君負天下之大惡矣而可乎方矜義帝之時豈亦增之謀歟夫謀立之而又謀弑之曷若勿立之爲愈義增之意以義帝項氏立之而項氏弑之可也殊不知宋立義帝之初義帝一江南牧豎耳既立爲帝君臣之名分已定矣而可弑之耶

懷王遣沛公入關

秦都關中關中王業根本之地也懷王不遣項羽入關而遣沛公豈非以沛公寬厚不殺戮未幾沛公入關而約去三章除秦苛法秦民仰之如父母矣以故雖爲項羽所阻抗而秦民思漢之心如饑如渴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矣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然則漢之王業不成於即位之時而成於入關之始羽之王業不敗於垓下之地而敗於弗遣之時此蓋天意爲之主持也觀天命者觀之心而已

項羽斬宋義

天下不可一日無名分也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古聖人之所以使天下治安特有此名分而已章邯伐趙楚使宋義救之以名分言宋義宜主將也項羽其父將也此上下之分如冠履然不可亂也羽何爲而多殺之於帳中耶春秋比重殺未六月不善之者然父而不進每每議之如父子誰比是也故公孫之初六曰用孫臏能古言當救之速也宋義殺趙四十六日不進則其畏懦遲遲之罪可見矣而故曰五乘其鋒將誰敵乎然爲羽者



富致令舉懷王陳兵家利害之實而與衆廢之則於義得矣今乃矯制而殺之且加以謀反之罪可乎自入觀之羽之引軍渡河大破秦軍其視宋人之擁兵不進功勳爲何如也然寧可無一時之功勳不可亂萬世之名分懷王於此即當辭其矯殺之罪而誅之則王者之師舉矣今何因軍中黃葛假將軍而遂立之耶夫帳下之名分既派則江中之名分宜其肆然而不顧耶

新編唐通鑑品藻卷之二

王

新編唐通鑑品藻卷之三

拜石戴瑒著

蕭何收秦圖籍

圖籍有益於國也尚矣天官小宰公成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司書三歲大比夫家之數地官大司徒掌土地之圖人民之數秋官司民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先王重圖籍也如此蕭何收秦之設爲圖籍載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制雖非成周之舊然創業之初有益於平定守成之後有益於備禦中興之際有益於恢復此蕭何收秦圖籍所以有功於漢也君子所惜者與其收秦人之圖籍曷若收前代之遺書蓋前代遺書乃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足以垂萬世無疆之業也于時比於燬燬之中者幸存於博士之府若使何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則文有足考獻有足徵而可以正朝廷可以定海宇至治之盛豈不比隆商周哉夫何見不到此而復爲項氏所焚此漢治終不粹而何爲刀筆吏也楊子曰好書而不要仲尼書肆也其何收圖籍之謂矣樊噲張良請還軍霸上

楊子法言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數昔在周公証于東方四國是正其思矣夫齊桓公欲經陳陳不果納執轅濤逢其數矣夫甚矣君常有思而毋數也是以帝王有天下朝脩禁令畫考國職多有典刑夜徹百工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以懷柔圖此三代有道之長也漢高恢廓大度本有帝王之真者然纔入關中即欲留戀婦女



惟恨寶貨而不肯去盡中才可與爲善爲惡者也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書曰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商張良天植其忠者也安敢不投之以苦口之藥而使之監覆轍哉噲以屠狗爲事而亦請還軍霸上豈天相沛公而啓樊噲之東歟

### 約法三章

黃石公曰與覆軍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戒嚴秦暴虐腥聞于天楊子所謂若牛羊用人而狐狸螻蛄不棲臘也安得無揭竿斬木之禍哉沛公入關約法三章則能監覆軍以立興王之本矣然究其所謂三章者曰殺人者死曰傷人抵罪曰盜抵罪帝王治天下有典有則以貽子孫者豈止是耶何也古之法簡可也後之法簡

不可也古之盛時象以典刑而未及於條目及呂刑作以告四方而五刑之屬至於三千而不以爲繁聖人豈不知有異於古哉乃取而並列於四代之書事愈繁而憂愈至也蓋自風俗日變而民之情僞愈紛而不能自禁倘一出於簡畧而不爲之反覆以盡其情則民亦何從而知畏哉然則三章之法施於草創之日可也施於富庶之時可乎自是惠立而除挾書文帝去肉刑景帝定讞令此猶可也至孝武則張湯趙禹作見知故縱之法以禁網天下而天下病矣其後有律本意尙有大事比列有五曹詔書有春秋大獄見於應劭之漢儀者紛紛迭見至更得上下其手重其心何莫非高帝三章之約寂寥簡短以至此極哉或曰帝不特有三章之約

也蕭何作律九篇叔孫通益所不及十八篇而於法爲詳矣嗚呼漢景詳於法則宜啓書胥占咸庶中正矣而何不顧八議之條濫加三殞之刑哉此漢之所以止於漢

### 沛公見羽鴻門

沛公見羽鴻門蓋有不得不然者夫項氏之強其矣駱賓王有言班聲動而北風起鋼氣衝而南斗平音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其楚兵之謂矣沛公雖能入關中然地不若彼之廣兵不若彼之強蓋雖雖不敵之國也使羽攻破函谷而沛公出之戰則雖有龍文五采之祥其不爲羽擒乎按春秋桓公十三年公及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戰蓋謂紀小國不度德不量力而輕與大國戰也是故楚人圍宋華元夜入宋師晉師從齊國佐盟於袤妻然則沛公見羽鴻門是亦君子所許也且辭氣謙抑藹然可掬是能勇而又能怯豈非得應變之權耳乎或曰宋公八年書吳伐我而盟於城下何諱之深也愚曰此責魯不能以禮義自強耳沛公見羽鴻門之後能養民致賢以自強於政治是將干將方鐔光射斗牛蛟龍雖潛勢在霖雨亦何辭一朝之辱而不立百世之業哉吾固曰羽之得見漢王也如登龍門沛公之既見楚王也如脫虎口噫天也人耶

### 蕭何勸王漢中

漢初功臣蕭何爲冠人謂何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功莫堪焉愚謂蕭何勸沛公養民政賢以王漢中此實參



贊之良圖經綸之至烈歟老子曰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項羽王沛公於巴蜀蓋猜已之萌陽之於死地也書所謂擊我邦於有夏若苗之有莠若果之有秕其王漢中之謂矣使何亦如樊噲絳灌等勸與戰則豈不為羽所滅哉按秦秋息伐鄭而亡鄭伐蔡而懼蔡伐楚而滅紀伐齊而亡蕭何知之故勘之忍以王漢中卒之以巴蜀之衆還定三秦成漢家四百年之社稷此吾謂蕭何雖不學春秋而所言暗合乎春秋也

養民致賢

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而蕭何顧謂養民致賢何歟昔舜命十二牧必先食哉惟特而後傳德允元仲虺論成湯必先右來其繇而後顯忠遂良康誥論文王必先不侮鰥寡而後庸庸而後稷蓋賢者以養民為心故有仁民之君出然後彈冠而起以致身即廟有殘民之君出則必潔身而去以高蹈立園此所謂養民以致賢也其暗合舜虺康誥之言乎嘗試論之高帝約法三章命吏歛軍謂之不養民不可也是故韓信既亡而還陳平自還而至張耳失國而擇王豈非間說而徒義三老遽道而納說諸侯大合而伐楚是皆致賢之功也然帝王分田制里散財發粟之政寧有之乎故其所得人皆獨一張文成之忠義然已不純至於諸將多販鬻屠狗之士而四皓已守南山之節矣寧有賢於伊呂召而來漢庭者乎即是觀之高祖養民致賢之道不足道矣

張良燒絕棧道

為國不可無地利故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若棧道之設四通關陝北抵幽燕南交吳會若不付之烈燬之中則盜賊因之往來楚兵因之出入劍閣之隘為戎馬之衝非設險守國之義也故良請燒絕之所以保全巴蜀之漢也而或謂之為韓也何哉蓋良五世相韓復仇一念惻切至到故輔漢以感秦及秦滅而韓成復立此又復仇之大機會也韓與漢正唇齒相依之國高祖并吞六合之志已壯矣豈無滅韓之心哉漢之滅韓必由棧道以進兵於是乎為燒絕之謀則守在四鄰而安然無烽火之警於此蓋威震銳而懷先業未可知也是則良身在漢而心豈不在韓哉其言曰示項羽無東君謂實使漢王無西也不以大有所為者言而以漢之不得不為者告良之智亦善用矣哉先儒謂留侯善藏其用蓋有見於此

韓信胯下之辱

人之議者以為信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予謂不然古之立大事者固有奮然不可犯之才必有廓然不與校之量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怒加之而不怒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素書曰安莫安於忍辱又曰凌下取勝者侮使辱己者遽拔劍而起挺身而鬪則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與其為一人敵而逞一朝之忿孰若為萬人敵而立萬世之功乎此信之所以出胯下也然則信其可法乎易曰巽在牀下履其資斧言過於巽也君子脩身以道始論思以為矢立義以為的則其聲義烈自足以



消人榮譽之氣而安敢侮予哉其自反而仁仁矣自反而禮矣而猶有侮予者則若晏嬰遇狗虻之嘲仲尼遇侏儒之戲嚴詎正諍凜若冰霜則以德服人自將天聲斂附之不暇矣而何必出胯下哉

天下凡事功烈赫則人始信而奇之未有一奔亡之客以將業則未彰而豫奇之者也將業未彰而豫奇之則將指杯影以爲蛇疑伏石以爲虎未可知也然則信自楚來歸而蕭何遂奇之何歟蓋何知天下之勢必先還定三秦以立根本而信之說高祖亦以先定三秦爲言此蓋嘗以是告蕭何也惟其知謀相同故雖未定三秦禽魏魏代卜趙勝魏擊齊滅楚而其事業雖屹已伏於

飄落流離之中矣此何安得不奇之哉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吾於蕭何得之矣愚則惜者何能奇之於始而不能保之於終雲臺之選非所以待人臣也亦族之誅非所以報元勳也何爲相國天下事孰非所當言者而乃坐視弗救至於陳狝之友給信入賀以遭呂氏之變然則我雖不殺淮陰淮陰由我而死蕭何安得辭助桀之責乎

臣陵之明知漢業必興而至於伏劍蓋漢主乃興主之  
君王陵乃興主之臣若毋在楚則丁不能赤心事漢而  
事機之會去矣此陵毋金堅赤心介視軀命縶身於亂  
世致子於明朝歟或曰與漢功臣知張良之謀曷蕭何

之過度韓信之智能漢所倚賴者也王陵雖効力於漢然不過克一城勝一陣之功借使王陵不來漢其不與乎愚謂方秦之與其猛如荒獸吻張順七國皆懼及秦之亡其駭如鹿走野奔一羣兇競逐漢雖天授有與王之機而六國未并西楚不滅四瀋波湧八極雲騰而諸將輔漢之心或未堅也淮陰毋對使伏劍氣雄辭直而諸將歸漢之心又漢室不興隆之勢定矣何也男子請練古令如鄭義治亂之理國所宜也婦人人生非古關之中而能知漢王有長者之度足以王天下此非大令所難哉於此可以見人心之推戴者漢也天命之眷祐者漢也諸將之心必曰王陵之母以一婦人尚知漢業必興至於伏劍以遺其子吾儕何爲而不以赤心事漢

乎於是陳平舍魏而來蕭布金髮而至有下齊而  
耳以身爲首者有誑楚而樂以身爲燭者至於諸將同  
寅懷恭戮力王室皆由陸母伏劍之功也王元之作陵母碑  
曰母之容髮乃老嫗兮母之器量識明主兮抗對項兮  
曾無怖兮伏劍而死耳之爲虜兮有忠有烈男子心兮  
吁嗟妾臣無節歸兮嗚呼可謂發幽光矣

禮諸侯爲天子服斬衰以所聞先後而奔喪故春秋歷有十二王或志崩志薨或志崩不志葬或崩葬皆不志所以稱王法正臣道也康王之誥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此奔成王之喪也也天子之崩則奔喪若不幸而遭變故綱素絲衣可縫義起於衰也



存沒之義哉項氏不道戕殺義帝非惟目不敢忍見耳亦不忍聞也董公請沛公爲之發喪三軍縞素以名其爲賊此以順討逆以仁伐暴天下其孰不響應乎或曰懷王亡楚遺孽所立也自項氏立之自項氏殺之惡手絃鳴呼方懷王未立帝之初而殺之則特殺一匹夫耳既已尊爲義帝而載在諸侯之策則爲天下共主而君臣之分已定矣羽無故而殺之於江中不謂篡弑之賊而何自縞素之師一出然後項氏負覆載不容之罪法不可赦而刑不可贖執此辭以行天討堂堂之陣殆不戰而屈人兵矣吾意于時羽將心喪膽落奄奄九泉下垂絕之人也豈待攻下之敗然後爲丘墟哉故嘗謂帝王固有宜天命固有分忠臣固有分心吾於是深擊節稱賞於董公

漢賊軍於淮水

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人必先行拂亂其所爲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漢高祖方定三秦遂食寶貨死婦人天於是乎使項羽乘之而有淮水之敗所以警戒而震動之也連陷重圍之中幾蹈不測之禍漢高之心於是遭一厥長一識矣故天其以大風起陷之死而後生之置之亡而後存之天之仁愛漢高何其厚乎使於此而弗改於其惡事焉所謂今日耽樂非民攸訓非天敗若天亦含漢而他也矣漢高於此方且聽三傑之謀而政脩事舉有君人之器度卒之垓下楚歌烏江投首豈非不恃其威然之八數而能脩當然之人事耶書曰慎厥

初惟厥終終以不困此之謂矣

隨何使九江

世之論奉使者若解揚之致楚命申包胥之哭秦庭隨相如之全璧可謂不辱君命矣隨何使九江而能使王布來歸豈不足追款子之芳躅哉然愚觀之王布固驪山之俠即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也東時大亂冠陷郡縣項氏坑斂以千萬計而布常爲首虐項羽弑義帝實布爲之虐大此正司馬昭之成濟曹孟德之筆歆律以王法死有餘辜漢王使隨何招之蓋以布楚氣將可急使也爲隨何者直當以大義對君曰九江王布亂臣賊子之黨漢以綱常治天下當誅此逆賊而又何賴焉以此折張良之謀則九江之行或中止矣豈不爲正大哉或曰垓下之功布與其勞論者謂其每雄楚卒頻破秦將豈可少之耶殊不知春秋之法誅亂賊必先誅其黨借使無布來漢其不與乎且時以淮南叛與君接戰此亦弑義帝之餘惡未除而投種於地有時而發耳於此時何不再遣隨何使之來王以折衡組豆耶

九江王布歸漢

黥布歸漢高帝路洗以挫之供帳以厚之說者謂顏師豪傑莫知端倪自愚觀之此特以知術御其下耳未嘗帝王待賢之道哉王布並弑之賊固可術是籠絡之弗去也若夫條馬千駟弗受祿以天下弗顧者亦豈可以虛拘耶詩曰心手愛矣不謂矣言好賢之出於誠也若堯一見舜而有館甥之誠湯一見尹而有一德之



誠高宗一見傳說而有置相之說何嘗挫之於先而待其君後耶惟漢高公許術御其臣故黥布亦以詐術待上下交相賊之事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路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其漢高黥布之謂矣然則王布之叛是歟曰父不慈子不可不孝君不仁臣不可不忠叛逆之賊又何待貶絕而後見乎

### 漢王奪信耳軍

耳本大梁人也少爲魏公子無忌客嘗亡命游外黃高祖爲布衣時購得張耳千金耳固有名於天下矣而漢王奪其軍何也諸葛武侯論兵法曰有制之將不可敗

也何謂有制之將謹也營遠斥候嚴關防雖天子不得而挽其法可也按春秋宣公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此罪林父也何罪乎林父六卿並在不能卽制故書敗績以罪之也韓信亦猶知兵者然漢王於卧內奪其符豈得爲有制之將哉信固不得爲有制之將矣高祖其善將將子曰非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卽其卧內奪其符此何理也高祖於此已有疑信之心矣蓋信是時請立張耳爲趙王故也又何怪乎後來臣節之不終

### 酈生下齊

酈曰天下無道言有枝葉其矣聖人不貴言也酈生專攻游說之術雖曰張儀舌在固爲可喜然足以較其軀

而已矣何也夫帝王之道蓋弱攻昧推亡國存武王克商義士非之齊桓存三亡國君子猶曰薄德田氏王齊則亦威王子孫恢復祖宗之疆土耳而酈生必使之歸墟於理何居乎且既曰使齊歸漢則當勸君下詔止韓信兵封之大國傳之節齋則漢固奇之而齊固思之矣今使撤歷下之備而韓信引兵入臨淄弗爲禁止其黑也固宜云鈞詩曰運籌在漢業憑軾下齊城雖爲智所遜還爲智所享其不滿於酈生楊子雲論之曰食其說齊罷歷下軍何辨也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夫辨也者自辨蓋耻之也雖然爲韓信者豈得爲奇計哉吾觀韓信不顧酈生李靖不顧唐倫韓世忠不顧魏良臣世表曰名將愚謂中國以信義交鄰若挾詐行私後有使者誰復信之耶故愚謂之說曰酈生失保身之智高帝失馭將之宜韓信失交隣之義

### 酈生請據敖倉

立國嘗乎兵養兵資乎食量沙走敵可幸不可再也因糧就食可暫不可恒也譬之一家有奴僕以爲之紀綱使章行露宿者惴惴然有待哺之憂服勞執役者遑遑然無宿飽之望豈惟趨事者之心不滿而任事者之心亦豈安哉是以周官一書理財居半遺人之職一日飲食二曰變積所以待軍旅者甚備矣故宣王之時有倉積於西有糧峙於中倉量之備達於衢境以此南征北伐所向輒克謂不藉於兵食有餘乎是以大無麥禾特書於春秋而齊師陳鄭中侯氏編晉軍楚地三日館穀



左氏備筆之所以示萬世人者當以兵食爲重也鄭生勸漢王取敖倉母亦有見於此於是漢之輜重有餘楚之餉饋不繼矣此漢之興楚之亡也歟或曰武王克商發鉅橋之粟以濟百姓今乃據敖倉以爲己有豈仁人之心哉意是不知天下之勢未可以例論者方項氏爭雄以拔山蓋世之力拔榮陽圍成阜兵雖殘破而勢益猖熾苟不聚粟以爲兵食計則千里餽糧士有飢色天不雨鬼不輪朝不謀夕而敗乃公事矣其何以成帝業哉然則鄭生此策不在良平之下也

### 漢王數羽十罪

易曰揚于王庭乎號有厲告自己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謂君子之決小人雖正名其罪有危道也項羽弑虐義帝罪惡實爲漢南山之竹不勝書矣高祖爲天下誅殘賊直當傳檄四方數其罪而伐之則大義昭然如日月轟然如雷電而涉武之功其有光乎夫何與項軍廣武間面數其罪輕佻若此無異摩虎牙者矣是誠可寒心哉且沛公自視勇力與項氏孰雄彼勢能拔山力可扛鼎兵刃既接而以口舌曉曉觸其憤怒幾於逞螳螂之威以當車轍者而向使天不相漢未必不爲楚虜矣豈但中流矢哉且吾聞之老子曰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強顏臂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幾幾吾寶以萬乘之君竟勤窮力竭之寇推轂遺將亦可以勝制萬全矣而何必親征也哉詩曰綿綿翼翼不烈不克謂王師不可知不可勝也漢王號爲將將而舉動若

此其視見羽鴻門氣象何如哉幾夜吾寶矣意

### 韓信定齊地

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故持大兵如持盤水一致蹙蹙求止可得哉龍且亦楚驍將而信破之若拉朽然豈天幸耶管子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孫子曰無擊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韓信能下趙下魏功在人耳目目烜赫炳著矣而龍且尚輕之曰寄食於漂毋無貪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肅人之勇不足畏也聽其言若飄飄乎有凌雲之志凜凜乎有封狼居胥之想豈非以信之名位素卑而知其勢不足畏乎殊不知善爲將者隱然有大威聲而足以折天下之大奸雄然有大志氣而足以挫天下之大敵國譬之于將鏡鄒天下之利器也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方其混泥沙之中與瓦石無異也此信所以見輕於龍且也向使韓信如諸葛孔明有卧龍之名則龍且如司馬懿有如虎之畏挑之不敢出諺之不肯來而囊沙之策何所施耶此王荆公詩曰但以怯名終滅羽其得之矣

### 韓信不忍背漢

春秋文公九年晉人殺大夫十殺及箕鄭父蓋二子挾怨作亂有可殺之罪矣韓信不聽蒯徹之言背漢歸楚使用其計則何以遭亦族之誅哉愚謂信之所以不克終蓋由恃功桀驁而失爲臣之禮耳易曰匪其彭又曰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此大臣所以致恭存位之要道也使信知此義而以不肯漢之心始終如一



中之以謙抑持之以敬畏則權傾主上而君不疑位極人臣而人不忌厥有成績銘功太常矣雖不用制敵之計庸何傷乎雖然信不忍於背漢高祖何忍於背信哉拒敵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而帝般之無子遺焉真劉禹錫所謂登壇畏立功也

張良有儒者氣象

通天地人曰儒儒者禮義以為佩忠信以為冠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謂之真儒無忝矣張良運籌於漢多神出鬼沒之計如背鴻溝之約為躡足之謀至於入關之初賂秦將之為賈人詭詐閃鑠不可方物多矣夫豈儒者之軌度哉程正叔非阿所好者也顧謂其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果何以見愚曰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

久矣張良負不共戴天之仇而以身事漢焉方其借箸運籌陽為漢也而陰為韓也故夫始之歸漢以報羽始終為韓之念可貫神明不然秦已誅項已威亭長已為天子良於時漢爵可儋也萬戶可留也何導引辟谷脩然長性以為赤松之從游乎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其良之謂矣謂非君子儒乎然不謂之真儒而特謂之氣象相似則外之有可取而內亦有不純喪之中而寓貶之意也

信越失期

軍旅國家之大事故坐作進退攻殺擊刺莫不有一定之期先之者誅后之者誅此古今之定制也吳子曰凡治軍必教之以禮授之所往天下莫當若金之不止誠

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昔武王伐商以甲子日于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諸侯莫不引兵來會而武王之誓乃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帝王軍令之嚴如此方漢王追項羽至固陵為韓信彭越者正當念國家多難而舉兵動王以肅清大慙云何遷延顧望失期不至必待有分土之封然後來援此不謂之要君乎信越於是罪不容誅矣若使漢王聲其罪而貸其死則報功之義討罪之宜兩得之焉豈非為駕馭之善者哉故吾謂信越之失期者固非也而高祖之分土者尤非也或曰方信越未來漢兵屢敗二子舉足左右即有輕重公安可不速封之哉愚謂項王至此正猶人之元氣索然奄奄垂絕之人耳漢諸將如信越者不也縱二子不來寧能禁楚之不下乎奈何始也賞之無名而終也殺之無罪焉若弗賞之為愈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惜留侯不足以語此而陷其君於過舉也

羽自謂天亡

天命不易天難諶斯羽垓下之敗自謂天之亡我非戰之罪先儒謂非天之亡羽乃羽自亡之耳是固然矣然直謂羽自亡而不歸諸天則豈知天人文感之理哉夫天命無常惟德是輔故詩曰既克有定靡人不勝羽之得罪於天如殺子嬰弑義帝坑降卒暴秦以後一人而已天廢元命降致前庸何辭書曰乃大湮昏不克終日



勸于帝之過此之謂矣故烏江之劍實天假手於羽耳此非戰之罪乎蓋人心之背楚可以驗天心之亡楚矣而諍者謂非天之亡我固非也羽謂非戰之罪亦非也

### 羽自謂天亡

國之所恃者天耳欲回在天之天當回在我之天蓋人君一身動靜有天之晦明語默有天之變化號令有風雷之鼓舞政令有日月之昭臨德教有雨露之潤澤刑威有霜雪之肅殺復害之天以回在天之天則明德以薦馨香夫何有震于其躬之足憂哉不然則昔微子也今絕予矣昔微子也今敬俞矣項羽殺人如草菅絀君如狐兔正所謂罪多參列在上者也是故威可以震一世而屋漏暗室之神爲難欺力可以震天下而獲罪無所禱之帝不可誣於是失道陰陵問津烏江豈非在我之天不復而在天之天不祐耶李觀評之曰公實勇而無謀剛而無親忘而信讒暴而賊人是以人得蹈其資軍得害其身嗚呼豈是以知項羽之亡固自亡之也亦天亡之也烏曰惟幾惟康以昭受上帝召公曰王其疾敬德以祈天永命人君其永鑒于茲

### 魯字節

項氏爲天下虐極矣時日易喪之心奚獨後予之念人所同也獨魯爲項氏堅守不下史以中節稱之嗚呼此之謂盡忠也安得謂之守節哉按春秋桓公二年書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謂華督弑君之賊而桓公往會之故特書示貶焉桓公六年書蔡人殺陳

仲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作以善陳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仲爲君善蔡者以蔡知他之爲賊也項羽無道弑義帝江中此必誅不赦之罪也而魯人何爲從之至兵敗不忍去乎夫項羽有華督之罪而魯人無陳蔡之心雖謂之黨惡可也書曰天惟喪殷若穉天子曷不終朕畝於此苟聲項羽之罪以服其心而後戰要囚之乃不用我降命則大罰殛之亦不爲過矣高祖不學何足以語此我先儒呂東萊亦曰不足屠魯培養氣節蓋亦未考春秋之法也

### 封項伯

天下有內寇有外寇外寇皮膚之患其禍淺內寇則腹心之疾其患深項伯之事項羽此正消項氏之心腹者千時不忠於項羽項伯其罪之魁也豈獨丁公爲可誅哉或曰子以項伯不忠蓋以勸羽不殺沛公不烹太公耳夫不殺沛公不烹太公正仁人大度而可謂不忠乎曰殆非也按春秋書蔡伯來之類蓋謂人臣之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踐境况伯乃項羽季父而鴻門之會約爲婚姻此身在楚而心在漢矣吾謂蘇秦之敝齊爲蘇繡非之勸秦滅韓項伯其有之矣然則伯之罪尤有大於丁公者正當聲罪示戮否則置而非問猶或可說奈何丁公則誅之於項伯則封之此當帝王除惡務本之道乎爾是而後士大夫奮有之氣節而王莽之亂獻符命者紛紛如而剛心勁氣之士獨龔勝一人耳此豈非項伯爲之嗚乎其誰曰高帝培養氣節



漢高祖策

人君創業之初以求言爲先以擇人爲務蓋千戈難操盜賊交錯之衝勝則爲君敗則爲囚庸甚可危也豪傑不羈之士獨能先事而爲之慮相時而爲之防固足以股肱王室克清大慈也其間負小人之才如鬼如蜮以僥倖成功者亦不爲少顧在人君克已以下之推誠以任之別淑慝以爲從違之地審得失以爲進退之門然後以戰則勝以攻則克而天下不足平矣沛公以一布衣崛起豐沛不數年而席卷天下此固慷慨大度天命攸歸也而何意非群策之功哉觀其用張良之策而爲之銷印用蕭何之策而爲之登壇他若以繭素行師以東向經兵以天府遷都皆帝而能屈用之其興也宜矣

韓信更封楚

高祖既封韓信王於齊矣西楚南平即日信壁奪其軍而更封楚焉蓋當時群臣如信之雄才偉畧亦少矣此猜忌之所由起也帝豈甘心於信之稱王哉王齊之

封驕足之計也非帝之本心也但以西楚跳梁干焉倚賴故聽之南面稱孤耳既而西楚已滅正高鳥盡而按虎死之日也帝之心以爲平群賊而生一賊故更封楚此以絕其覬覦之柄乎詩曰數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所以報功也何帝弗念戎功繼序其皇而以許力御淮陰哉此不獨帝之寡恩齊方下而自王楚將戰而失期信亦有取之矣然則信如何取之而後可曰方更封楚王之日正剝及於床震於其鄰之時也信當直解兵柄角巾歸第則鴻飛冥冥之人何施哉今尚貪美土之榮流連不去此謂驚鳥恋芻豆也能無災乎故愚爲之斷曰高帝失報功之義韓信失見幾之智

三傑孰優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豪傑爲宇宙之禎幹漢之初起豐沛雖其謀臣猛將雷動響應然豈有超於三傑者乎故有屠炎漢之運諸鼎宿之精舉不失賢動無遺策供轉輸于千里約法令於三章收圖籍之書金府庫之利使諸侯如反掌定萬國如走丸此鄭侯爲一也則有繼韓國之爵授黃石之言解紛陳八難之謀運籌策千里之勝掉三十舌聿爲帝者之師封萬戶侯自是布衣之極此留侯爲二也又有勇冠三軍功滿百戰下強齊如拾芥虜叛魏如拉朽七十陣征伐之勞光乎史策四百年興隆之祚垂之古今此淮陰爲三也故高祖嘗曰此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不其然哉昔人謂漢酒萬也三傑爲足以負之漢猶天也三傑爲辰以燭之誠



知言矣然而歸信之功如獵犬蕭何則人之指縱也若夫蕭公受繫歸信受戮皆進退之道未明獨子房辭帶三傑之最者歟此優劣之辨也

田橫之客皆義士

按春秋書許叔入于許以爲因亂竊入非復國之義也田橫以齊之亡與徒五百餘人入于海島此其意欲何爲哉將欲與漢爭雄而爲恢復之計則少康宜以一旅與夏矣而乃人居海島以自固苟免何耶王者大一統六國并矣西楚滅矣尺地莫非漢有也乃與五百人居海島聚無用之衆遊不測之淵既不成王次不成霸可怪哉然則爲田橫者將如之何春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漢書卷三

田橫

二十

則美之存宗祀也橫當奉祭歸漢以延田齊之宗祀則庶乎微子之義而乃中道自殺絕宗之祀不亦計之左者耶吾嘗論之五百餘人之中果有如鮑叔趙衰狐偃則田橫其晉文矣果有如泄庸大夫種范蠡則田橫其句踐矣若田橫者死而不能成天下之事正韓昌黎所謂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援援而不能脫夫子之劍芒豈五百人皆孟嘗平原食客之類歟吾謂五百人比一客穿家而死者此秦三良之徒也君子所羞稱也其餘聞橫死而自剄者蓋以橫與二客皆不免于死吾儕必不能脫故感慨無抑而爲自經溝瀆之舉歟或曰人莫不愛生而惡死子以田橫之客爲非義而少之殆千古之冤乎愚謂太宰督死於閔公

之難矣惠伯死於子惡之難矣召忽死於子糾之難矣石之紛如死於棄公之難矣然春秋皆棄而勿歸悼慨赴死易從容就理難死非其所聖人之所不與也若以田橫之客爲義士則此數人者亦可謂之義士乎唐子西祭田橫墓詩曰成則爲王敗則亡英雄成敗本尋常淪湮無際何妨死却死東郊未敢忘其旨微矣

人臣無傲丁公

禮義天下之大防刑賞天下之大法也丁公解節於所事之君以招其敗而復挾恩於所事之侯以干其賞人臣不忠莫大於此故高祖戮之市朝示之衆庶使凡天下之爲臣者皆知以人滅天齊威之招也徇利忘義刀銘之嫌也豈不足以立大防而正大法哉然愚竊思之

漢書卷三

田橫

項羽不忠之臣孰有甚於項伯者乎於項伯則封之丁公則誅之賞罰之無章一至此耶夫人臣固不可傲丁公也人臣而傲項伯可乎故其後王氏之亂雖以巨盜孔光楊雄劉歆諸儒皆不免休阿邪媚行若狗彘有自求矣然則前代不忠之臣皆可誅歟曰不然也文忠公問王石俱焚天吏逸德猛於火人推殲其魁而宥其細如唐法以六等定罪可矣

高祖斷以大義

進取之與守成時不同而道則同吾觀焉條以伊尹拔野以尚父何嘗以民無定主求則受之而不顧其義乎高祖斬丁公晦菴以爲盡出私意是也安能斷大義哉果能斷大義則陳平信布皆項羽之臣信布何待反而



後誅之乎此皮目休謂丁公之誅命也抑當時不忠者  
項伯爲首誅丁公而不誅項伯且賜姓劉氏又安在其  
斷大義哉蓋高祖性明達而不學惟明達故特或舉動  
光明而有丁公之戮惟不學故時或心術暗昧而有項  
伯之封豈此漢之所以雜伯

高祖慮事深遠

高祖誅丁公溫公謂其慮事深遠以恩觀之漢之所以  
止於漢正坐不能慮事深遠耳蓋其誅丁公謂之深遠  
之慮是矣然遠慮者一事而淺見者百端若其封項伯  
名鄭籍是也故其末流爲楊雄者常千百而爲龔勝者  
不一二兆於此矣使其每事皆深遠之慮則將培養氣  
節而以詩書禮樂治天下矣豈至於莽賊潛移漢鼎而  
莫可誰何耶噫

張良從赤松子遊

書曰平格天壽詩人之祝但曰維祺而已台背而已而  
豈求長生者耶其傳赤松子神農時人至漢特上下二  
千餘載矣人之數一百二十其大率也赤松子亦人耳  
豈復能超然而獨存宇宙中乎列仙傳之說蓋怪誕而  
不經何也吾聞之楊子雲伏羲神農沒矣黃帝堯舜殂  
落矣文王畢矣孔子魯城之泗上矣神怪茫茫若存若  
亡聖人曼云而謂赤松長生不死有是理耶然則張文  
成亦漢儒臣也必不惑異端者也而謂從赤松子遊何哉  
按春秋文公十四年書宋子哀來奔謂其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故書字張之也高祖以詐力御下不可共太平

良知之故托以從赤松子遊而高祖蹈遠引以全身遠害  
之計耳子哀豈能事義於前哉後世聞陶淵明亦晉微  
士終身不事宋惟麴糵是好昌黎以爲淵明非嘗酒也  
有托而逃也夫知淵明之嗜酒有托而逃則知文成之  
從仙有托而去嗚呼是誠人傑也哉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三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四

張良謝病辟穀

屏石戴瑛著

史記謂張良學辟穀道引輕身建高帝崩呂后立張良乃殫金之曰人生一世如白駒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殫金而食然則良果有此事乎考子曰有國之母是謂深根固蒂之道良之辟穀其老子之緒餘乎信斯言也則是竊當生死閑逆天理而偷生者也子房其有為之乎豈人身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固必以穀氣延年也一日無穀則病矣三日無穀則危矣七日無穀則死矣豈可以人而辟穀哉以人而可以辟穀則漆園之叟可以不食粟鬻為變夫可以不救食餓尸之子可以不以乞食意者張良知高祖有疑功臣之心以去之無名恐益以召疑而賈禍故托以辟穀而棄人間事耳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之謂也不然則導引足以長年矣而良何以壬子六年卒乎先儒謂留侯善藏其用於此可見

子房明辨達理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也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傳之不得名曰微聖人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降足則有多岐亡羊之病而不知道焉何物矣死望其能知而能行之哉子房受妻舅圯上老人故諱練廣而識見尚如達君臣之理而為韓報仇達父子之親而招致四皓此其大者若夫討暴秦誅逆項時

於政敗之中皆暗合事機百發百中此秦漢以來一人而已嘗謂張良出之以晏仲仲之智謀文之以屈三閭之忠義操之以魯仲連之清節然則良之明辨真可謂得儒者氣象矣惜其躡足附耳之計機變詐豈能盡合於道哉嗚呼我來懷地上萬古欽英風但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此太白替良之詩也然則良之為良世亦難其人哉

死死狗章

四時之運功成者退書曰臣聞以龍利居成功韓信固立大功於漢矣然以高帝論蕭何之語推之信不過漢之功狗耳今乃自為齊王而垓下不至豈固要君心則欺主也人臣之義可知如楚乎曾未幾何奪其符更其封危若朝露矣此曰此特正宜力解兵權以退居田野甘為繁囂然張家之狗豈不為高識遠見乎夫何陳兵出以以致上下之疑以來諛賊之口此偽遊雲夢之計售而鬼死狗烹之歌作矣又不足懲而貪雅陰侯之爵終隱背逆為漢家耳狗可傷也哉然則高帝殺韓信是歟曰刑不上大夫古道也况功過相當相犇高帝寡恩義又何言哉吾聞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以席埋之今待功臣不如待狗千古之遺恨也

高帝善將將

相陰侯謂高祖善將將人皆以為信然以愚觀之非惟不能將兵而亦不能善將將也何以見之韓信固漢初名將也關外之事既以委之矣云何齊未平而奪其符



楚之威而奪其軍甚至偽造夢以擒之此詐力籠絡之術也而可謂之善將將乎記曰口惠而實不至怨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謂有求而不許其怨小諸人而不踐其責大高帝之不踐諸多矣安得謂之善將將哉

### 剖符封功臣

高祖以天下既定剖符封功臣錫之爵土傳之子孫若可謂得報功之典者然以愚觀之郡侯之功固第一也然不有張文成軍善戰勝其群臣之寇者也曹參固有汗馬之勞矣然果能戰勝攻取并六國滅西楚如韓信者乎且帝嘗以三人爲三傑矣以次而定功行封其誰曰不然今上之不出爵侯之有次之不與盡達之下一

漢書

卷四

功臣列傳

三

何平繆至此耶或曰韓信背逆之當不與元功之封宜也張良從赤松子遊故亦弗之封歟愚謂方剖符之日信初未有反心惟其降王爲侯而不與十八人之列此信之所以缺軼蓋甚而生叛心也張良爲帝王師而不與十八人之列此豈非千古不平之憤哉韓退之云蓋棺事乃定及考班固泗水銘則載二人蓋至惠帝之時而公論定矣

### 大封同姓

高祖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蓋鑒亡秦孤立之弊也然愚時惜其給封過正耳夫堯親九族而急親賢親豈不愛其弟哉使史治國而納其貢稅豈不愛之知象之不足以君國而但賞之貴之耳仁之至筆之盡也武王克商五

叔有土而無官豈薄哉高帝既懲秦孤立之弊而錫之以爵土矣則有古者封建之制在夫名山大澤不以封都城無過百雉古之制也按春秋鄭伯突入於櫟謂入於櫟於國已征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也高祖濫封同姓大者連城數十小者不下十餘且使諸侯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制丞相黃金印餘若丞尉正博士御史亦得自除授於天子則其尾大不掉之患微難制之虞已隱伏於大封同姓之時矣豈待六國之反然後知其法之弊哉胡氏謂割地無制逆使無法苟簡一時流患於後得之矣然則將何處之而可曰如賈誼所言主父偃所論終必有削弱之患如太史公者或乘牛車之說也曷若於親王子弟以嫡世襲與之以國土之

漢書

卷四

功臣列傳

四

三

二

一

四

三

二

一

四

三

二

一

封制之以藩臣之法護之以犬牙之兵有事則緩急得用無事則富貴自如則於禮有合於春秋有據豈不爲法之良者乎惜乎良平諸臣皆無以告帝者豈王澤竭梟伯術當興天不啓其策也可勝嘆也

### 蕭何發縱指示

高帝定功臣位次以蕭何爲第一蓋曰何有發縱指示之功也然自愚觀之何之發縱指示獨其勸王漢中收秦圖籍薦用韓信耳至於帝王經世之大典何豈能知之哉他不暇論姑舉其大者言之蓋自分羹之語出而父子之恩薄矣羹多名封而兄弟之義乖矣獨之聲慘而君臣之好缺野雞之籠溢而夫婦之道虧蕭何於此曷不懇懇爲王規正之而從事於格心之學乎發縱指



示吾不知其終縱者何事也吾不知其指示者何說也使何果能發縱指示則必以綱常禮樂事其君輩馬上之者而致主於王道矣豈至於雜伯耶此愚所以切有憾於節侯

### 雍齒先侯

張良以沙中偶語勸高祖先封雍齒蓋以齒乃高帝之仇人也既而御史定功行封而沙中之語自息人孰不謂良之因事納忠也然自愚觀之以直報怨可也以其然而封之可乎若雍齒果有克敵制勝之功自當於剖符分封之日論功行賞可也既不能然必待沙中偶語然後封之此不以誠心待其臣矣使沙中不語雍齒其將不侯乎然則雍齒之侯不侯係於沙中之語不語也將

漢書卷四

漢書卷四

五

此豈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之道耶夫患諸將之爭功而先封仇人以息其忿是猶欲嬰兒之笑而執一物以愚弄之也曾是以爲良策乎即是觀之漢治雜霸此亦其一事也

### 張良可謂善諫

雍齒先侯之策溫公謂張良之善諫以予觀之諸將沙中之語以所封皆故人所誅皆仇怨之故也良亦知之素矣而何不防之於斬納之於牖耶夫良從起豐沛最爲帝所親信者使嘉謀嘉猷入告于內則帝必欣然信從而有轉移之機矣吾知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而以忠厚待士夫相率爲義讓之俗矣今閉其戶塞其門反有從而導之者獨何歟他不暇論漢廷之中功莫大於韓

信也夫何攝足之封既非報功之盛典而僞遊之計又非過意之宏圖坐視其過舉而不爲之所豈人臣事君之道乎然則沙中之變謂非良之過不可也且沙中之變亦不過市井小人乘時微利之議耳可聽其擾攘而假之公器乎夫立功者臣之分也報功者君之事也惟其公而已矣豈可取其平生所憎者而封之耶易之師曰大君有命罔國成家小人弗用雍齒雖有功必不在彭越之右勿用可也而享茅土之封不亦異乎哉且人君爲天下之主統攬乾綱令之必行動之必化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可也而乃陽施陰設以求媚於衆可乎然則良亦不得謂之善諫矣

### 蕭何萬世之功

漢書卷四

漢書卷四

六

鄂千秋謂蕭何萬世之功以愚觀之謂其一時之功可也而謂萬世之功將誰欺哉昔周公作周官六典之書制禮作樂以爲萬世準繩君子曰此其有萬世之功也何能收贏秦之圖籍而不能收先代之遺書能約三章之法令而不能約三代之禮樂故庶務草創多建秦舊而漢治不得與商周並隆皆何爲之也孔子論管仲之

### 儒者可與守成

叔孫通之言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自愚言之人而果儒與之進取可也與之守成亦可也何以見之商周多業儒之士故十術之訓六典之作群臣無間言舉朝無異議豈曰進取之難乎蓋儒者論識古今之理故



創見而不疑驟聞而弗病人而非儒然後以制作爲紛更而給口始究曉矣故與之守成可也與之進取不可也豈有儒者而不可與之進取乎叔孫通制禮以儒者難以進取止可以守成遂不集衆人之見識而作一己之聰明抑何任妄至此耶今觀其編纂之禮與秦儀相雜豈有開雖麟趾之意以行周官之法度者乎兩生之來不以叔孫通非可以有爲之人耳而豈進取之難手蓋不肖與之進取亦不屑與之守成此揚子雲以大臣許兩生歟

### 知皇帝之貴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人君之貴久矣葉高以置酒長樂宮行叔孫通之禮而始知皇帝之貴何耶夫古者之旨股肱本同一體故有鹿鳴之式燕魚鱉之旨多嘉魚之衍樂象蕭之失語湛露之醉歸分相殊而情相接諸君美之於齊而饒甥平公之於亥唐而飽食故天下固以君爲貴而人君不自知其貴矣自始皇不道妄自尊大取六國儀惟尊君卑臣者行之而君臣之情不通矣叔孫通制禮不能追三代之舊而乃惟襲秦故長樂之宴以法行酒以次上壽禮則有矣而君臣之情不幾於太薄乎故先儒謂其後世諸俗取寵而器小其得之矣夫惟知皇帝之貴於是乎以無罪殺功臣而不恤亦猶之歌以徵車條相國而不顧投鼠之戒君日以驕凡而臣口以依阿皆叔孫通爲此禮以貴之也嗚呼若叔孫通者其周公之罪人也哉

### 禮樂積德百年而可興

古者三十年爲一世百年則建三世矣必百年而禮樂可興然則需之無日會之無機則將安於小成耶嗚呼此兩生之言先儒或謂之迂也然愚以爲兩生蓋知叔孫不可與興禮樂之人故托詞以拒之耳夫禮非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之謂也然非王帛不可行樂非綴兆舞羽翥作鍾鼓之謂也然非鍾鼓不可行若按后髮之故樂參周官之舊禮而因時損益之禮樂之文可再成也而豈待於百年哉以百年而可興禮樂則謂興禮樂之效仲尼所謂世而後仁孟子所謂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也吾觀伊尹十愆之訓周公六典之作皆治定即爲之而豈待百年以興之哉彼叔孫通爲人生事秦而後降漢臣子大節已掃地矣以此人而興禮樂雖萬年亦未可也而況於百年乎且當時諸生以叔孫通爲聖人兩生之不來其亦鳳凰不入狐兔之群也

### 六出奇計

陳平佐漢有功史氏不謂六出奇計忠計而曰六出奇計夫天下之道奇與正對奇則不正正則不奇伊尹相太甲周公輔成王惟成湯文武之正道陳於王前而已何嘗有奇計乎六出奇計此陳平之所以爲陳平歟自今考之一曰捐金行反間二曰以惡言進楚使三曰夜出女子二十人四曰躡足封齊王五曰偽遊雲夢六曰解白登之圍此陳平所謂奇計也嗚呼自當時言之則爲奇計由君子觀之謂之詭計可也謂之邪計可也而



何足異之哉請舉與之辨可乎夫反間之計乃孫子諸  
葛之術王者所不屑也而何足奇焉如韓王信有大功  
於社稷漢之報信正宜錫之山川附庸守帶礪之善焉  
也乃彌足以及封之又偽造以擒之而封建巡狩之法於  
此大壞矣此可謂之奇計哉吾聞善爲國者不師善師  
者不師善師者不戰今夜山文子以解榮陽之圍此鑒  
井以救魏抱魏以止燎又何足奇哉先王謹華夷之辨  
今天子自將行邊徼之臣者不能克壯其猷使蠻夷來  
王乃厚遺願臣僅脫虎口此城下之盟而仲尼耻之者  
也此而謂之奇不亦過所以鄒之哉嗚呼漢承秦亂當  
國家書創之時天下事孰非所當言者今計而止於大  
出則其謀已狹矣况又狡獪如狐狸閃爍陰賊如鬼蜮  
而可以師美之乎噫漢治不古復比前此曹之罪也

蕭何治未央宮

蕭何治未央宮諺其壯麗說者或足之以爲堅高帝建  
都之心或非之以爲啓高帝侈靡之過然則孰爲正愚  
曰長安之地沃野千里可以一面東制諸侯天府之國  
也何欲高帝都長安以定天下根本豈無款款良策可  
以人意而傾以營宮室壯麗爲先乎劉敬一布衣耳  
尚能說上遽都此蕭何從起豐沛帝素所親信者帝從  
諫如轉圜豈不可以遷都利害是非之實爲王規正之  
乎今治家不治垣屋以示儉治國則大宮室以示奢會  
是以爲大臣事君之道乎且何之言曰天子以四海爲  
家非壯麗無以示威夫天子以四海爲家似也然以仁

義爲麗道德爲威而謂以宮室顯服天下有是理耶按  
春秋昭公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許伯小邾子于平丘謂取向董不  
能言難陳善以禮格君心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  
侯皆貳欲示威徵會故深貶之也蕭何之營宮室蓋若  
承晉人之流弊也豈不見惡於春秋哉且古之帝王曰  
茅茨曰卑宮慎儉德以懷柔圖也今何以崇靡奢侈導  
其君是不以堯舜待其君而以桀紂璽宮璽臺望其君  
也可乎不可乎

四千戶慰趙子弟

昔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何如孔子曰天無私覆  
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三無私以勞天下洛誥曰丕

視功戰悉自教工言賞功可公不可私也又曰孺子其

朋無若火嚴嚴厥攸灼叙弗其絕言猶私之害其初甚  
微其終不可遏絕也漢高以四千戶慰趙子弟夫豈奉  
三無私以勞天下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也而可輕假  
人耶况四人不遇高合之衆當試藝考能以爲黜陟之  
地何乃銓選之項即以四千戶寵任之哉且吾聞之帝  
王任將之道不惟有推轂之專而且隆折節之禮今嫚  
罵之於先而寵任之於後是以四人爲何如人也四人  
而頑鉅無耻也固可以非禮使之矣使四人而皆磊落  
之士則將抗聲以對曰陛下何以當貴驕天下之士山  
林泉石臣之膏肓餘不顧也則帝亦何以熱之繼之以  
柔終朝乎且吾聞之抑侮君子罔以盡其心抑侮小人



固以盡其力縱四人皆小人也而施之狎侮則立乎其位亦不難乎其官必矣然則人君治天下當貴人以公而勿徇人以私哉

顛倒豪傑

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蓋豪傑之士以仁爲富以義爲貴世治則上而致主於王道下而澤民於帝治世亂則天子臣之而不能誦俠友之而不得王者故屈已以下之虛心以任之和顏以接之猶患有白駒在谷青牛度關者况可辱之於先而寵之於後耶若可以辱之而可以寵之此富貴之從而非豪傑之士矣黃石公曰衣不舉領者倒走不視地者顛天下豈可以豪傑而顛倒之哉漢高之待黥布趙四將有類於是意黥布之自刎四人之懸伏孰無庸耻之心哉然終封淮南齊千戶則此人也乃蠲營拘荀之人耳可謂之豪傑乎然則當時之豪傑誰與曰文成之辟穀綺室之茹芝此度乎一時豪傑而帝不得顛倒之矣

悔不用蒯徹之計

或問蒯徹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楊子曰方信遭閉如其抵謂信盡忠無憾也然韓信臨刑時不用蒯徹之計且矣自愚觀之向使用蒯徹之計信亦無自免之理何也易曰識者豫悉以存其位觀信下齊不報而自王固陵有期而不至此其悍勢而難御矣帝不理在漢如此則在楚亦如此矣曾有恃功專恣結習逆者而能

經後禍耶書曰殖有禮覆育暴天之遺也人之將死其心必明其言必善信當臨刑之時猶不知自悔而恨不用蒯徹之計其反宜矣然蒯徹何知人乎曰烹鄧食其敗田橫驕韓信當通爲之也故史謂通一說而喪三萬又謂一說而敗三堆真利口覆邦家之人其不得烹宰也豈可備聖高帝之薄恩乎哉故班固直以爲伍被江充急去之流實信大

以太牢祠孔子

漢高自起兵至即位五年矣又自卽位至殺黥布之時復踰六載于特兵戈倥偬之日而過魯祠孔子何耶前此未之聞也後此亦未之見也而獨於殺黥布之時吾知之矣布固驪山之徒也秦之亡

漢書卷之

非以驪山之徒而實以焚書坑儒爲之禍階也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帝既殺黥布矣嘗自負之布之所以反復叛亂於秦實坑焚之也五霸諸侯覆轍而不崇儒耶故過魯一祠雖曰釋奠先師乃國之常典然乃思秦之所以敗及布之所以誅而爲之也不然則魯守節不下于時亦過魯矣而昌爲非之祠乎況帝不事詩書殘罵儒冠夫且真心好儒術者哉秉轡好德人心所同一感觸之頃勃然萌動自有不容遏耳嗚呼使帝能誠心崇向孔子之道而脩於身齊於家措之國則綏來動和之效可立致矣而豈止於小東乎

大風歌



漢高太風之歌思猛士守四方固亦存心於天下者然  
兵者不祥之器事其好還焉不思文儒以中國乎夫天  
下至大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乎若猛士者不遇  
能馳驅百戰斬艾逢蒿者耳而豈能守四方者也蓋必  
有才而文武之直儒然後繼嗣皇猷策筭治道以措天  
下於泰山磐石之安于時真儒雖不可得然張良之忠  
蕭四皓之清高兩生之智識亦有儒者之風也自帝嬖  
厚儒冠而金玉趨心矣詩曰維人之人不尚有舊天下  
無豪傑也夫其戮力於艱難百戰之秋帝弗之尚反加  
之誅矣而何爲思猛士哉帝之思猛士蓋亦葉公之好  
龍而不好真龍者也

陳平美如冠玉

漢書卷四

漢書卷四

三

世之論平者曰家貧好讀書有儒士之美也門多長者  
車轍有尊賢之美也裸身脫難應變之美也分肉得平  
治事之美也其從軍計畫特其大者耳自君子言之絳  
侯雖爲諛言實爲至論也夫陳平乃妾婦之道以順爲  
正者試以一端言之婦信樊噲有功於漢也帝欲誅  
之亦太險矣平不能諫而乃順承之至於白馬之盟亦  
不復顧產祿分主幾危往殺平之罪可勝誅哉司馬貞  
作索隱贊之曰魏廷史用腹心惟假華印封金刺船露  
保間行歸漢安前危下榮陽計全平城圖解推度讓勃  
衆多益寡應變合權克定宗社實呂氏之不亂特天幸  
耳而可謂定宗社乎

漢高太牢祠孔子何如

過魯之祠蓋亦舉釋奠之典耳周禮大司樂凡有道德  
者死則爲樂祖遷於瞽宗故春夏釋奠於先師秋冬亦  
如之然則四時釋奠禮之常也漢高過魯祠禮亦簡矣  
而史家大書于策豈非絕無而僅有爲可喜耶然吾聞  
之釋奠之禮有特幣有合樂有獻酬豈徒用太牢而止  
耶曾子問曰凡告用牲饗文王世子始立學釋奠行事  
必有合樂之証也聘禮饗召陳幣于祚薦脯醢三獻一人  
衆爵獻從者行酬乃出此有獻酬之証也漢高徒知祠  
以大牢而三者弗之舉焉則有釋奠之名而無釋奠之  
實矣犯帝之爲人君則過於殺戮而不知孔子有義之  
道爲人父則失於睨垂而不知孔子有親之道爲人夫  
則拘於私愛而不知孔子有別之道是則安在其爲釋  
奠哉揚子曰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  
襲其裳可謂仲尼乎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振而  
戰其漢高之謂矣

漢書卷四

漢書卷四

十四

叔孫通諫易太子

高帝欲廢太子立趙王此其惑於戚姬之寵而偏於少  
子之愛也孫叔通諫之遠而晉獻公之非近而秦始皇  
之亂歷歷指告其言甚切直而簡明矣然而帝之心終  
未之四者人臣諫君必自其明而通之然後其諫可得  
而開也所謂通其明者何也夫人主雖私意橫弛之中  
而夫婦之情父子之義未嘗不因時而發見也禍其幾  
而使之動啓其端而使之通則何君心之不可回乎蓋







相國何下廷尉

蕭何以下廷尉者謂何不能明功成身退之義是以至此極矣愚則曰是固然矣而何以相國下廷尉得非何有以啓之乎夫古者刑不上大夫其去國則不掃其社稷不繫獄其子弟不收其田邑若其有罪必以八議裁之故寧廢之而不束縛之寧退之而不係縲之以按春秋襄公二十二年公會單浮餘侯使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齊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謂晉不念舊惡勅而逐之又將神執之則亦過矣蕭何爲相正直稽古定制以追復先王八議之良法後世擇執之風一均刻去云何制度草創多仍秦舊於是乎以元勳如彭越張敖之徒之有甚於晉之錮樂毅也此非何過歟以成之乎帝之心以爲蕭彭尚夷族也相國而係獄亦何不可於是乎行而無忌矣嗚呼方帝之殺韓彭也正居亡齒寒之日也豈不可料帝之將及於我哉且子弟從軍之衆鮑生發之私財佐軍之策召平餐之用宅自汙之策客又餐之豈及乎幾陷虎口者矣矣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此吾於相國之係獄既病其貽誤之不賊又惡其見幾之不早也嗚呼以堂堂秉鉞軸者而係累於圜土中有何面目見群僚哉而顧戀戀不去以終其身哉然則高帝之係相國是歟曰自成湯至帝乙成王畏相漢初功臣以文終侯爵第一帝亦知之矣而後係之獄帝直少息之主哉然以王衛尉之諫未幾遂復相國則其改過之勇亦可尚也

疾不迎醫

古者國君即位而爲禋祫一祫之出疆必載禋正也故許男新臣卒見殺於春秋以爲畏死貪生之戒也漢高疾不迎醫以爲命乃在天若知春秋之義者以愚觀之人事不盡而徒談命於天此豈謂之知命者乎孟子曰盡其命而死者正命也枉桎死者非正命也嚴嵩死者非正命也以此論之帝豈知命者乎何以言之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矣此曾子所以啓手足足而深幸其免於毀傷也當顯布謀逆之初帝固有以來之矣又不遣將勤捕而親將兵以崎嶇矢石中九節焉婦搏虎卒不能改終爲流矢所中以至於驚生誰之咎也祖伊曰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於天耶此之謂矣且吾聞之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謂疾而迎醫亦可也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謂有妄而生疾則雖迎醫亦可也如高帝之言則古聖賢備醫藥以濟天死果皆爲無益哉要之有疾而迎醫以救保全父母之遺體亦不爲過也然則漢高此舉其始也失於致疾其終也失於忘醫此愚所以深不然之也

安劉必勃

高帝謂安劉必勃厥後果能成左祖之功帝可謂付托得人矣以愚觀之勃乃至無能之人特幸成焉耳借使酈寄不可劫產祿不可給則劉其呂矣而竟能成功乎考史記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邑取攻襄城阿下襲臨濟擊王離絕河津破賊於滎陽定陶門誅燕趙其於



攻城略地之功亦彰彰也然天下豈可以馬上治之哉  
夫帝不曰安天下而曰安劉氏此殆有激於呂氏之變  
而豫爲付托之計乎何也觀帝以樊鄴置呂氏命陳平  
誅之以周昌剛直能制呂氏使爲趙王傳然則帝也情  
意外家之意大熾於中久矣愚以爲若帝能奮乾綱之  
節赴馮河之勇使母后不專權戚屬不與政播之勅令  
職之大臣則雖天下亦可安也而豈但安劉乎奈何夷  
婦信者呂后也殺彭越者呂后也朝廷威福之權柄多  
出宮闈而人主莫之禁書曰牝雞晨鳴惟家之索詩曰  
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其呂氏之謂矣雖高帝亦柰之何  
哉嗚呼與其付托得人以爲戡亂之計不若先事有備  
以爲防微之策也而太史謂勃雖伊周無以加不亦誣  
乎

漢書卷四

漢書卷四

七

### 遵何約束

曹參北擒夏說東討田計剖符定封功無與二及代何  
爲相壹遵蕭何約束百姓有畫一之歌蓋以公之治齊  
者治天下此太史公謂其枉者合道也以愚觀之何之  
約束多襲亡秦之舊章盡有可尊者而不爲之更張乎  
易曰包荒用萬河言可因則因可革則革也參自知才  
不及何而不務變更似矣然日飲醇酒吏舍歌呼亦相  
應和此與酒之風何異哉天下之大豈無英才間  
出利用爲人作也參若至誠招徠盡禮網羅則必有爲  
國任事者出與之講論收理區畫事宜勿築室三年而  
不決當先中三日以自新公以官憤者昭蘇壅遏者疏

制然後可謂萬世不刊之典豈得專用木訥少文之吏  
除爲丞相史而聚斂乎貽流弊於後世哉易之蠱爻  
曰裕父之蠱往見吝其參之謂矣蓋參之爲人處之將  
帥之地則有餘任之宰相之位則才不及也抑何之約  
束有不可違者多矣若天叔孫之禮不過綿蕞之儀唐  
山之樂不過淫哇之曲大封同姓而封建之法不盡復  
也過魯一祠而學校之制未盡興也圖籍收矣而挾書  
之律未除也律令次矣而夷族之刑未去也嗚呼何以  
刀筆爲臣高帝以馬上爲君宜其約束之弊如此也而  
後之人何爲而悉遵之乎嗚呼參亦刀筆人也其因陋  
就簡也宜矣

### 嫚書之辱

漢書卷四

漢書卷四

七

高后時匈奴有嫚書之辱樊噲會請發兵滅之而後朝食  
其志甚壯其議甚正但曰臣以衆十萬橫行匈奴中不  
得集謀臣勇將以掃清邊寇而偃然以身當其鋒此所  
以來季布面嫚之說也然則季布謂得善言不足喜得  
惡言不足怒厥後報書離謝以宗女和親其策果良矣  
曰此正所謂首足倒懸可爲之流涕長太息也按春秋  
隱公二年書會戎于潛以爲會非所會也僖公三十二  
年書衛人及狄盟以爲盟非所盟也哀公十三年書公  
會晉侯及莒子于黃池以爲及非所及也蓋先王之制  
夷不亂華何嘗與之相通哉嫚書之來正猶夏之漸也  
易曰田有禽利執言長子帥師今夷狄之不恭至此正  
田禽所當執而長子所當行也使當時大臣有能明春



秋之義而遷老成之將以區處邊務殄瘝夷寇則華夏之氣以伸而獲聚之膽以落矣成敗何足論乎夫易戒牀下之巽春秋書浮來之盟今彼以嫖來我以謙往此四方臣民之大辱也此九廟神靈之大耻也而可乎季布之言夷狄如禽獸似也然報以謙遜之書是與禽獸爲禮也妻以宗室之女是與禽獸爲婚也而可乎故與其報書而受夷狄之辱孰若光武閉王關而尊中國之體乎與其和親而圖一日之安孰若先王伐獫狁而雪萬世之耻乎嗚呼此必明春秋內夏賤夷之旨者方可語此喻也屠狗之匹夫布也朱家之亡虜而呂后又牝鷄之篡賊也安知處之不失其道哉

### 王陵不如平勃

漢書卷四

漢書卷四

廿一

觀人者當觀其大節而知其不與焉王陵陳平周勃皆漢名臣也胡氏謂已然之迹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則其意以王諸呂之諫陵之微長耳以愚言之論其已然之迹王陵優於平勃多矣豈但王諸呂之諫哉人皆曰陳平出奇計周勃成左袒王陵殆不如也嗚呼以王陵諫中王諸呂之事觀之意陵平日之爲人必剛直而不阿私中正而不委靡才不足而德有餘有古大臣風節也故高帝亦曰陵少聰且王諸呂之諫不行則謝病而歸杜門竟不朝請進退之節亦可尚也平之出奇計乃蘇張之風勃之著軍功出韓彭之下而何足取焉要之平勃特斗筭之才於王陵大有不如者矣吾嘗謂王陵其漢之褚遂良平勃其漢之李泌也歟

### 人臣之義以王陵爲正

高帝白馬之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其擊之蓋亦素忌呂后而預爲此盟耳爲大臣者正當申明先帝之約而嚴外家與政之防使國政一無所與可也奈何陳平用張辟疆之邪計以產祿將南比軍此逢迎君之惡也甚矣夫比軍以護京城南軍以衛宮禁此莫大之兵權尚委之於呂氏之手然則封王之勢殆有不可禁者矣後霜堅冰由來者漸故愚謂王陵之諫此平勃固爲正氣然亦昧於女壯勿取之義乎考史陵是時爲右丞相豈不可以力阻陳平之計而乃緘默杜口置而勿問蓋亦陵有以許之矣逮權勢灼灼根節盤據亦將如之何此所謂聖恩不伐而遂成斧柯也然則人臣之義王陵亦豈得爲正哉吾敢借孟子之言斷之曰薄乎云耳惡德無罪

漢書卷四

漢書卷四

三

### 平勃相結

陳平聽陸生之言與大尉勃交驩是乎曰將相不和國非國家之福然同心謀慮是也而進幣報施則非矣故先儒謂一時之計非所以爲訓也就其相結而論之則尤可議者何也與其相結而救之於終局若相結而制之於始乎又曷相結而正之於中乎所謂制之於始者平以南北之權委祿產此蘇秦躡蹠之術也史謂呂氏權由此起蓋不病於平者多矣所謂正之於中者呂后欲封諸呂爲王此國家大利害所關洪也平勃曷不相結而以白馬之盟連章抗對交口力諫反助成之曰太



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此與後世許敬宗所謂此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始同一奸邪也豈所以望於平勃乎夫其始也不惟不能制之而且以啓其端其中也不惟不能正之而且有助其勢則欺君誤國之罪昭昭矣使二人即時而死天下後世將謂何如人乎逮其後也自知呂氏不可易制而相結以備之甚至外以結齊王內以結劉竟於是左袒一呼軍士響應然亦幸成焉耳吾聞之同室有鬪而披髮纓冠以解之孰若使之不至鬪爲尤善鄰舍失火而焦頭爛額以救之孰若使之不失火爲尤高然則平勃安劉之功安足贖逢君之罪哉

一舉而三失

大尉一舉而三代王乃欲請間以伸私歟此一失也宋昌一折之其情立見漢上應符此二失也渭橋非郎殺所任王莽何而受之此三失也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觀漢記而責之趣爲我語不學如此安得無過差乎世之議周勃者皆曰厚重如勃千古羨談以愚觀之殆非也夫請間以伸私歟寧重者不若是之浮露因宋昌一折而王有重慮重者不若是之躁暴以堂堂大漢竟少一托孤寄命之士而任此野人哉故吾不咎周勃而責高帝也嘗合而論之王諸呂而阿隨德之哀也問宋祖而發食字之疎也恃有功而德色量之隘也持其而過縣知之短也問錢谷而不對學之荒也迹其爲用則求無一事可道豈但三失而已哉此所以雖將

百萬軍而不知獄吏之責自貽伊慝也情乎高帝任人之未當至此也夫

勃令軍中左右袒

將帥之於士卒猶身之使臂軍之運轂故威克厥愛而號令必嚴明約束必斬截此爲將之常規也昔禹伐三苗曰一乃心力其克有勳摩伐有扈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往仲康征義和曰同力王室克承厥命言人之令軍中者如此豈問其從與不從哉周勃既入北軍矣即當移檄遠近諭以呂氏當誅之罪下令軍中刻期而進勉之以一心戒之以用命仲之以同力則以順討逆何患其弗克哉今曰爲劉左袒爲呂右袒設使軍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將中止而不進耶或率右袒之軍而誅呂氏耶吾意勃之設心若使有右袒者則將爲項羽之詐坑秦卒乎如其不然則將爲遷就之計而不敢發乎考史勃已誦將兩比軍尚恐不勝未敢公言誅之則勃之畏懦無能久矣豈知所謂討賊之義乎先儒謂其任智術跡跡疎疎昧信然



奉和議摺

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月令孟春之月行慶施惠下  
及兆民仲春之月養幼少存諸孤李春之月命有司發  
倉廩賜貧窮振之絕出幣帛周天下此易所謂天下雷  
行物與无妄而先王茂對時育萬物之道也自帝王不  
作而無君我無君至於敬寡至於孀婦之風泯矣何  
意文帝即位之初因春和而議振貸哉讀其詔仁厚藹  
然可掬此山東父老皆願頌史無死觀德化之成也君  
子所感者帝知困貸矣而不知振貸之道也夫先王振  
貸之政豈家賜人益之哉不過制田里教樹畜導其妻  
子使養其老而已故易之井卦曰君子以勞民勸相勞  
民者以君養民初相者使民自養也漢文去古未遠正  
當斟酌古制立自代不刊之典必制富不使之驕若家  
富不過百乘是也制貧不使之約若一夫受田是也制  
貴不使之兼若伐木之家不畜牛羊是也如是則勞民  
勸相之道可盡矣而奚必振貸哉夫何田里不分經制  
不定故富者田過阡陌貧者地無立錫東藩有鑄錢之  
王鄉曲有武斷之夫其至通都有割金之盜父子有借  
鋤之色然則豈民父母宜何如其所以振貸乎記曰  
君子何貴於天道也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  
而不已也是故人君脩德必自強不息而後庶幾舉  
矣文帝勵精於初年而不能不殫心於晚節是故向也

漢文之政

之一

卻千里馬

却千里之馬終則不能卻玉釜之獻矣向也惜千金之  
蓋終則不能惜五廟之費矣此漢文之所以止於小康  
而終不若成康之盛也歟

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  
寧則以列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行而兵之  
所恃以取勝也按周制掌政之官謂之司馬兵衛之法  
謂之乘馬有校人以掌其政有牧人以掌其牧有正馬  
以養其語有趣馬以簡其節文王代姬攸其詩曰四牡  
業業宣王攘夷狄其詩曰我馬既閑文公有黜北三千  
之美德公有牧于桐野之頌然則千里馬正國家之所  
貴也而文帝卻之何哉昔西戎獻焚召公作書曰珍禽  
奇獸不育于國犬馬非其土性不畜春秋僖公十五年  
韓之戰棄小駟以從果還澤而止蓋小駟鄭入也乘異  
產以從戎事必亂然則所謂千里馬雖追奔電逐飄風  
周旋八極千里一息如王褒之頌也亦何益耶文帝卻  
之豈天資之美而暗合聖賢之訓耶惜乎能卻千里馬  
而不能却索御六馬也蓋私欲橫放甚於克己私則是昌  
黎所謂千里馬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盡其材鳴之不  
能通其意而卒復常馬等矣雖然其視作天馬歌欲與  
龍爲友者豈不徑庭哉

漢文之政

二

錢谷失錄之問

相之位其尊矣乎讀柳宗元梓人之說則不可優斧斤



刀鋸之工親楊順作室之喻則不可親奴婢雞犬之務此陳平決獄責廷尉錢公責內史之言可謂達大體也自愚言之一歲錢谷夾熾之數固各有攸司也然自太宰兼行六卿而言之則典八典八柄八統八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凡此十條皆經國之大綱而散見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太宰實舉其綱而撥其要焉在歲終計貨賂訟獄而三公會其數此周官之制也故萬貨之低昂不同而相為之權衡萬口之鹹酸不同而相為之劑量萬形之妍醜不同而相為之水鑑吾是位不可業是官乎文帝之時淮南王之殺食其失獄之柄倒持矣鄧通之鑄銅山錢谷之門益啓矣陳平若安社稷以爲悅當利國家無不爲心爲大有之大車以載爲大過之隆棟以任爲中孚之虛舟以涉宰相之責庶其少塞矣柰之何問夾獄曰我不知問錢穀曰我不知嗚呼即平之言與其相業論之此與丙吉憂牛喘而不問死人何異哉故陳平雅謂平之忝職陳彥謂漢之失職自平始蓋有見於此矣

君所主者何事

相道不明於天下久矣文帝問宰相之職平對之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遂萬物鎮撫四夷諸侯親附百姓使卿大夫任其職此與詩之式是百辟王躬是保書之論道經邦貳公弘化先後一揆平可謂識時務之俊傑矣然徐而考之不幾於大而誇乎夫宰相上佐天子似也然帝感於黃老而於正心脩身之道缺如焉

漢書卷五

三

矣

漢書卷五

漢書卷五

四

賈生請改正朔

非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天下之事可非者多矣而聖人必以歷言者蓋事之最易差者莫如曆而不可脩者莫如曆蓋將以前民用授人時也故黃帝效星曆正閏餘堯命羲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周春官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其矣先王之重正朔也按春秋文公十一年閏三月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僉說者謂置閏之差非先王後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之義也況秦用顓頊曆以十月爲歲首置閏常在九月有是理乎漢高得天下正當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原生而乃襲秦之俗







之告君不可不盡而可以驗其通達國體之才也豈可以利口目之耶若以膏夫為利口則必庸庸碌碌口不能出一語者然後為可耶

### 廷尉天下之平

立政之善始言庶獄庶謹而中則曰庶獄庶謹而庶言不與終則曰謹乎庶獄而庶謹不與三變其辭而獄獨不去焉甚矣聖人之重刑也蓋廷尉職專獄行視刑書以獄成告于王而聽之棘木之下乃國家生人之司命也苟不以平公處之斯民何所措其手足哉詩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降喪亂弘多此之謂矣然廷尉之名置于秦而漢因之即卿士之掌國中遂王之掌西郊方士之掌都家而士師受中而行之者也必利用文明哀矜庶獄如陳子昂司刑之表而後謂之平

漢唐書五

刑卷之五

七

九則允理如淵之深如崔德正大理之說而後謂之平必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人不回不僻如楊雄廷尉之箴而後謂之平張李南戒犯蹕盜環之罪庶幾天下之平矣故周亞夫友之而為之刎頸王生重之而使之結轡也然其言曰方是時上使人誅之則已則是廷尉可以平而人君不必平耶厥後唐戴胄亦以是對唐太宗此皆重於為臣而輕於為君也其亦非愚矣

### 前席賈生

天下有無窮之才不扣則不鳴不觸則不發是以帝王迎其奮發之端可作其勉強之氣虛心以訪之推誠以任之則天下豪傑雖然而有光競然而有為者固將翮

翮效用於拔茅茹之下矣豈得令言不發而懷遺珠之嘆耶昔傅說本築版一匹夫耳高宗以夢像相之則曰齊川作舟楫虛室作霖雨和羹惟梅信之信任之事而青之重是以扣之而鳴觸之而發傳說得以左右厥辟獨我王基也漢之賈生本不可與傳說同日語然觀治安之策通達國體帝知前席待之似矣而何乃聽絳灌之譏投之閑而置之散哉是故天下有無窮之才而文帝不能扣之觸之卒使之靡然以就也安望其精華果鏡之氣揚厲於朝廷鋪張於事業哉文中子曰賈誼天孝文前則漢有可見矣其亦不薄於漢文歟

### 帝問鬼神之本

漢唐書五

卷之五

八

天地變化至著至速者目為鬼神然明於人之道然後可以語鬼神之進而語其德則誠而已古之至聖人莫如仲尼然李斯問鬼神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其所以論鬼神者則曰體物不遺誠不可掩而已則又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而已則又曰發揚昭明董高懷槍百物之精而已鬼神之本其妙如此自聖賢不作王途壅塞士不知道民罔常心非置諸茫昧則休於苛察而孰知鬼神之本哉文帝寬厚之君也而問鬼神之本何也記曰敬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文帝之學本黃老黃老則尚清淨而其流為刑名故問鬼神之本其欲以殺人之尊神先鬼以為治歟使賈生有仲尼之學則將以正言格論逆聞其途以豫絕其根奈何具道鬼神所以然之故今其所告之說雖不可見



然意賈生必不能以告子路者告文帝也賈生之學雖中韓先儒謂其有戰國縱橫之習蓋亦有所試耳不然則帝於鬼神之說辨之詳知之灼矣奈增諸祀珪落作渭陽五帝廟禱祠之事紛紛交舉則帝於鬼神之說且不能曉而况鬼神之本乎昔人有詩曰可憐半夜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蓋有憾於文帝而水有各賈生者故行論之

賈誼通達國體

漢昭公十六年公至自晉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皆謂處困而後有益也蓋逆意之境乃進學之門自古豪傑之士未有不以困而達也賈生矯矯弱冠卷朝英心餘氣高出諸者先生之上矣及一讀長沙再

漢書卷五

漢書卷五

九

選梁傳此動心忍性之日乎故其見愈高其識愈遠爲賦弔屈原而輕去就也爲文叙騶鳥而同死生也且其所論國體如論觀舞之難制則知天子之所以懷諸侯矣論手足之倒置則知中國之所以懷夷狄矣論移風俗則知教化風俗之相因論遇大臣則知元首股肱之相賴此先儒謂賈生之言亦風俗之一助也吳楚合從賴說之虞史豈虛義哉

伊管弗能過

王道如精金美玉不可離也離之則是伯而已矣記曰道有至有義有孝至有以王義道以伯考道以爲無失荀子曰粹而王駁而伯甚矣王伯異道也明矣若伊尹王者之才管仲伯者之佐也劉向論賈誼合而言之而

謂伊管弗能過何哉蓋賈誼年方弱冠而以天下爲已任觀其上治安樂幾於王道矣而權衡之法制之說失之駁草具儀法若有爲矣而三表五刑之計失之疎故上不敢乎伊下實過於仲其輔王伯之道乎莫誼之所以至此者蓋淵源所漸既不得聖賢爲之依歸徒往來於中韓之間以文章鳴世如曰孔子墨翟之賢以孔墨並稱則其學孔而又學墨有多岐云云之病也明矣夫內則爲孔墨之學此外則爲伊管之才敷論者當知其所以本

文帝誅薄昭

爲天下王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則不臣爲人君而假其臣以命則不

漢書卷五

漢書卷五

十一

君若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邢侯專殺藥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爲賊請誅邢侯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而天下不能施政刑故稱子以爲膏上之詞也薄昭雖后弟亦人臣耳而擅殺天子之便是亦賊耳不誅何待哉且吾聞之投鼠而忌器愛屋而及鳥定公元年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以王事討有罪若可許矣然不告之司寇而擅執人於天子之側聖人尤不許爲死殺使者之罪其可赦哉或曰昭太后母弟也帝欲殺昭而太后不食言亦存昭以慰母可乎噫天討有罪非人君可得而私也周公殺管蔡公孫簡誅伯有季友殺伯牙自占皆然記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鉢百姓也文帝之誅薄昭豈非體百姓哉宋子綱目書曰



將軍薄昭有罪自殺有以斷疑獄矣

晁錯請入粟拜爵

入粟拜爵之制三代以前無有也其昉於秦商君千然自齊有勇爵之名而春秋傳已有所謂度長鮑者則其來非一日矣漢高以軍功得天下而爵級亦濫故有善遇高爵之詔焉晁錯請入粟以實塞下而拜高爵與免罪於祖法則有合於兵家則有益矣然則無德者可以幸進而國家之名器不幾於濫乎有罪者可以倖免而朝廷之刑法不幾於亂乎書之彰瘡易之過揚殆不若是之倒置也或曰張釋之汲黯黃霸皆入財為郎者也然以守法著以直諫顯以循吏聞入粟拜爵夫何傷哉嗚呼是不知無總實貨見戒於盤庚而取富人為卿見

漢書卷五十五

上

刺於詩人也彼入粟拜爵為時名臣者世寧有幾人哉蓋有進身之路既可以粟為捷徑則或罄空以充之或稱貸以益之至於一沾斗升之祿即剝民膏脂以充已囊橐豪整無厭不勝捆載雖酒有鵝肉有薑不顧也其為民害不亦多乎故丁度有言鬻爵之制未能制勝於關外適足欲怨於天下而上官均亦有四冗可能之嘆蓋有是於此矣然則錯之策利於兵計而不利於民瘼也而後世因仍不革以貽千百載無窮之患然則錯之罪可勝言哉

晁錯請募民徙塞下

錯以東方戍卒不習地利而心畏胡故請募民免罪拜爵以徙塞下此文中之以為晁錯素井田之序有心於

復古也然自愚觀之則未焉夫拜爵免罪固人情之所欲也然離鄉井棄墳墓而徙之窮邊絕塞之地人情必有所不堪是故公劉之徙民也必先定其軍賦與其稅法成其宮室理其田野然後勸民允荒止旅迺敢故詩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又曰取厲取鍛止基理今錯之徙民塞下不能如公劉之和輯保釐而徒使之備邊是轉予于恤靡所底止吾知懷我懷哉曷月還歸之實所必有矣安能保障一方哉昔盤庚遷都其詞曰永敬大恤無有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名設中於乃心今募民徙塞下則與民絕相遠而誠不屬焉而可乎以愚言之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此策之上也否則精將帥之選嚴片埃之防

漢書卷五十五

上

謹邊關之限重門柝之警時操練之法夫何邊塞之不可清夷狄之不可制耶未幾匈奴入朝那蕭關寇上郡雲中塞下之民易為無一人能抗拒之者然則募民徙塞下之策亦何益耶

帝王之道出於萬全

錯之論兵事而曰帝王之道出於萬全其言似矣至求其所以萬全之術則不過降胡義渠來歸義者與之堅甲利兵邊郡良騎輕車材官而兩軍相為表裏耳嗚呼萬全之術果止是乎哉今觀詩書所載徵伐無虞周失法度而後四夷來王矣僭桀時二人咸成功於不怠而後海隅率俾矣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而武國闢隴淮夷卒獲矣此之謂不戰而屈人兵也謂之萬全之術是也



降胡義渠不過欲狹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矣而欲授之堅甲利兵輕車材官以制胡是假寇兵而益虎翼也而顧以爲萬全之術不亦異乎然則晁錯四邊事或謂其有用之文章特水之察耳

文選

名教有王道聖人非不欲與天下相安畫衣冠其章服之地也而必明罰勅法以威天下者三綱九法人主御世之大防也彼其蕩滅我三綱拂亂我九法治之蠹而民之賊也是故禹設肉刑湯武囚之而五刑傷三千垂之象魏著之令甲所以使民知避而也吾嘗讀易矣噬嗑之卦曰利用獄初九罪小者也故荷校滅趾上六罪重者也故荷校滅耳此聖人之

漢書

卷五

十一

所以仁天下也云何後世不以德化民而專以刑威民苗民初用黜刑秦人至用慘夷始皇又加之抽脅於是生民之肌骸遭割截刻斷之變馴致楮木塞路盜賊滿山是刑以止亂適以生亂也漢高三章之約似矣而肉刑之制一襲秦舊文帝以一女子上書而遽然除之豈不足以一洗暴君之弊政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哉或曰肉刑先王之用也不肉刑不封建不井田不足以治天下先儒有言矣愚謂古法之不可用於今猶今之不能復乎古法也文帝之除肉刑正合刑罰之中致天人之和也奚必隨常襲故然後謂之善治耶

元熙化民

風俗之弊又久矣秦爲尤甚觀書讀所謂借劍德色取

吳已四十三稔齒髮已就衰而勇決之氣驕悍之情皆沮釋矣今白首舉兵空國西向豈得已哉有鑑以趨之也向使景帝鑒孝文之仁使吳王得以拾宿惡以竟其心錯出主父偃之策使諸侯得以侯支庶以弱其勢則滑亦安肯白首稱兵空國西嚮諸侯王亦何爲不參南面之樂而甘爲邊氓哉

周亞夫任將矣

將之論其世也五於詩書見之矣康王之新立也其將齊侯呂伋蓋太公之子也宣王之南征也其將太師皇父皇父蓋南仲之孫也天下之最難知也莫如兵奇正之相乘虛實之相傾不於將門而求將而欲諳練武事習熟軍情難矣文帝臨終以周亞夫真可將矣遺景帝

漢書

卷五

十一

蓋以亞夫乃周勃之子即其細柳勞軍而號令嚴肅知其可以任鎮綸也歟後七國之變果能以決勝之謀破其壘以折衝之算走其敵豈不可謂之真將哉君子所恨者景帝能任之於始而不能保全之於終以微事繫獄竟至傷生以中許負之術而獄吏以欲反地下侮之何忍哉或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亞夫以細柳之威重事君無禮觀設衛不署箸而執執失之不順也其子爲父買尚方大官失之不諱也是亦有以求之矣嗚呼文帝繫絳侯景帝繫亞夫家教然也故索隱贊之曰惜哉賢將父子代辱

袁盎以計殺見錯

春秋昭公十五年書蔡朝吳出奔鄭謂楚王信費無極



之諛而害之也吳師入郢宜矣詩曰藁芳斐芳成是具錦彼諸人者亦已太甚言諛人者以小過而成大罪也  
晁錯患諸侯之強請削之以尊京師蓋公爾忘私者也而袁子絲何爲用費無極之諛諸之太甚觀其屏左右之說踪跡謠秘不愧于人而不畏于天乃先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而景帝不惠不舒究之竟置之死地然則劉氏安而足危矣誰肯爲國任事哉詩曰取彼諸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不受投畀有吳惡之深也其後遂使吳爲丘園守向微從史醇醪之計已殺丁吳矣脫禍於吳而復見刺於梁豈非無罪而殺人人亦無罪而殺之哉嗟夫益與閭里浮湛鬪難走狗之徒不足貴也獨惜錯所以處之者未得其道而反爲

漢書

十五

益所殺乎少儀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方七國之強而無故削之宜拍身爲天下大難之衝以制吳楚之命則天子將恃之以無恐雖百袁益其何能諛今使天子將兵而已若守是不能量其君矣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而乃爲自全之計此諛說所以得投其隙也於益乎何誅

楊子雲以錯爲愚

詩曰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矣謂衆人而愚乃其宜然哲人而愚則矣其常矣晁錯固漢廷之明哲者也而楊子雲以愚目之吾不知其庶人之愚乎抑哲人之愚乎孔子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哲人之愚古之愚也庶人之愚今之愚也以錯之傳考之錯

之愚也其諸吳乎庶人之愚歟何也漢高帝封建失要浸淫至於文景諸侯強大數至犯法如吳王濞之招亡納叛乃罪之魁者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古先王之制也晁錯削國之策亦豈可以爲非是乎第其所失者削國之令未加於謀反之吳而先施於未叛之國耳蓋如楚趙膠西比吳其罪爲差薄也今無故而削之則爲諸侯王者孰不自疑於是吳王得施其巧而西嚮攻關中者所在蜂起此錯之所以不免於死也愚則愚矣然錯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蓋錯自受尚書於伏生固亦有志於經綸者也始高祖封濞於吳即識東南之必亂時豈有錯削地之議哉先儒謂漢之勢如生散船之中嬰嚴乎將入於深淵錯正乘其尚

漢書

十二

淺之時而求所以自生之道也若使錯不削地七國其能守臣節乎錯欲盡萬世之良圖而自罹一日之橫禍蓋且木先伐其井先竭其勢固然也詩曰昊天已威予慎無罪其錯之謂吳愚故曰錯之愚其古之愚其哲人之愚也如楊子雲之說必如所謂明也煌煌旁燭無疆邇於不虞以保天命乃可謂之不愚乎嗚呼在當時有投關之辱在後世有莽大夫之誅則亦愚而已矣何以是而議晁錯哉

董仲舒策

吾道在天下周流循元氣膺大循天地明炳循日月顧未嘗有一息間斷也自衆言之殺亂而後聖賢以言語爲天下後世的矣聖賢以言語爲天下後世的蓋有真



識見則有真論議豈非開百世而不惑俟後聖而不惑者乎自道之衰先王之教不存世之君子未嘗不精究力講求至微至密之處以爲的於天下而求其一定不易之說未之見也若董子天人之策其窺見聖賢之奧者乎如曰正心脩身以治國平天下直得太學之正旨又曰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與夫強勉學問之說最有功於學者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非深探道之本原也哉至於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漢諸儒會有此議論乎然君子所不足者仲舒天資高矣而學問之功或不到故鶻突之說有之騎牆之說有之如曰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又曰天令

漢書卷五

卷五

之謂命質樸之謂性人欲之謂情與荀揚不識性何異乎此朱子謂天人三策不脫漢儒氣味但模索道得幾句着蓋有見於此矣雖然仲舒之策雖不得謂之真識見真議論然通達古今爲漢儒宗彼洋洋景弘之對豈可與之度長策大乎借使武帝尊其言而施之政事則唐虞三代之風亦可許也奈之何三問徒勤而江都之命下矣於乎此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歟

正心以正朝廷

人君以一身理天下貴善用其勢而已於是有以寡服衆之要焉有以靜制動之神焉有以約御繁之機焉不遏曰心而已矣人君一心主之者一而攻之者衆精之爲靈明虛靜之府而爲天地交萬物通之泰矣維之爲

塵垢滓穢之囊而爲天地不交萬物不通之否矣是故人君以耿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邪正若不可窺而其符驗之者於外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矣豈不甚可畏哉是以聖賢告君必以正心爲先若臯陶思永之謨伊尹欽止之訓傳說遜志之言周公無逸之戒歷歷具在可考也漢武即位之初此心之天清明未改故董子以正心正朝廷箴之其亦責難於君而以帝王道統望之哉向使得久仕於朝則朝夕啓沃必有交脩之益而可與永乃思可與欽乃止可與遜乃志可與戒乃逸矣豈不爲漢賢若平夫何推轂儒術者方在前而好黃老之術者已在內詔舉良者方在廷而治蘇張之言者已在列然則仲舒且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

漢書卷五

卷五

卷五

上矣又何望其底至治耶

王者以教化爲大務

人豈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使之歸於道也於是私臧公以利忘義以下陵上以強侵弱以邪干正以智吞愚而天下紛紛多事矣王者有憂之設爲人倫以爲鼓舞作興之術董子所謂立大學以教于國庠序以化于邑是也然王者教化天下廢學校固不可而全恃學校以爲教化之具則亦不可也書曰爾身克正莫敢不正詩曰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愆不賊鮮不爲則言人君正身以率天下而後教化行風俗美矣蓋天下之民從所好不從所令借曰人主之心不正身不脩則庠序雖設不過郡邑之美觀也



教雖嚴不過口耳之空談論詩所謂懷童而角實如小  
子是矣安能使天下咸服如投挑報李之必然耶或曰  
仲舒之言為漢不立學政言也觀其言曰漸民以仁摩  
民以誼節民以禮則非不知教化之本者矣意果為學  
校言也吾無容喙矣

### 更化則善治

漢去古未遠而光王之典章文物猶有存者恭何高帝  
以三尺劔為君蕭何以刀筆吏為臣此政治矣中多襲  
三秦之陋而仲舒有更化之請曰吾謂更化之道必照  
之以明持之以剛行之以漸然後可以合天理順人情  
推之而準動之而化矣吾讀易而得更化之道焉巽之  
五爻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此照之以明也泰之二爻

漢書五

王

曰包荒用德河此持之以漸也革之卦辭曰已日乃孚  
元亨利貞悔亡此行之以漸也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得  
志於天下不然則徑情直行之弊出而驚世駭俗之患  
生亦安在其為更化哉是故欲更統法若白圭之流於  
貉欲定刑法若商君之猛於火欲定儀法若叔孫通之  
雜於野亦何善治之有

### 漢宜損周之文

夏商周之迭興也質文之迭建非聖人有意於變也事  
勢趨而至於偏重不矯而裁之則愈過矣然忠也質也  
文也豈聖人標榜此名而求異於前人哉自後世觀之  
則見其夏之所尚者忠之多也商之所尚者質之多也  
周之所尚者文之多也要之忠者未嘗不文而文者未

嘗不質也此帝王之治所以為時中也孔子曰虞夏之  
質殷周之文至矣秦無道於儒生則坑之於詩書則焚  
之先王之法蕩然掃也矣此千古之恨也漢承秦亂以  
馬上治天下不事詩書禮樂儒冠且于時多武夫崛起  
少文多質難以文帝之賢徒能明玉制而仁義禮樂之  
說永與不相入矣則漢之所缺者正周之文耳仲舒之  
言曰漢宜損周之文吾謂漢之所謂文也如叔孫之禮  
唐山之樂咸名教之罪人也而損之可矣而所謂周之  
文者安在耶若謂周之文而可損之則率天下而趨於  
夷貊矣仲尼何以嘆其郁郁而從之耶

### 春秋大一統

春秋每歲必書春王正月公羊以為大一統其言微矣

漢書五

王

仲舒以是告君何尊道統也蓋當時上無明師以為之  
防下無真儒以為之教而異端邪說各自立一家以惑  
世誣民此仲舒之所懼也故其言曰諸不在孔子之術  
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明蓋有  
見於此矣然自愚觀之欲使天下成大一統之治夫豈  
罷黜百家而遂可耶孟子之時楊墨之禍熾矣然其言  
曰君子反經而已經正則邪民興斯無邪惡矣此闢異  
端之機括也董仲舒既欲勸君成大一統之治則豈以  
反經為本建立於上而表正于下乎正道既明於日星  
則邪術自消於水雪蓋有不撲而滅不攻而破者於此  
之時家詩戶禮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天下大一統矣  
惜乎仲舒之見不到此而武帝徒有罷黜百家之詔是



以一盂水救車薪之火也曾未幾何而或以窮兵逞或以好仙進或以致鬼進或以鬪暴進豈非未能正其本以勝之哉嗚呼有孟軻氏而後楊墨之禍息仲舒之賢不及孟軻而未如正其本以勝之歟無足怪矣

越有三仁何如

越句踐之臣者名曰泄庸曰文種曰范蠡迹其強越并吳得與中國會盟有功於越大矣然仁者以愛人利物爲心與滅絕絕其分內事也豈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耶按春秋成公取鄆襄公取郕昭公取鄆皆覆其邦而絕其嗣春秋深惡之至於晉師滅潞氏公孫咎滅潞皆謂殄滅之無遺育非仁者所謂也大書于冊以爲萬世戒嗚呼觀此則知三子之所以爲三仁矣夫吳乃太

伯之後

漢書卷五

十一

伯之後雖與越世仇然吳無可伐之罪而越非可伐之人也越以會稽之敗不得已而興雪耻之兵則亦當許其成以存其後仁人之事也奈之何三子不勝區區之忿奪其土地而收圖之侵其人民而臣僕之毀其社稷而宇室之此惟知其功利而不有道義其與取輒取邦滅沈滅潞同歸於不仁也若使孔子作春秋亦將深貶之不貸而江都王顧以三仁贊之仲舒是以大羊同虎豹也蓋世變多僞人心惟功利之趨向微仲舒有明道不計功正義不謀利之說則夫三子必負仁人之名於天下而君臣父子兄弟懷利以相接者接踵於後世矣此吾謂仲舒學春秋而深於春秋

養士莫先於太學

學校之設非爲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群其類而習爲文辭也不農不商不士非擇若何而可爲士也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所謂民彝也惟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而或陷於苟賤者有矣故聖王於是立學校以養士而爲之匡直補偏復游浸齊其耳目一其心志務使之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是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得此焉出矣然則學校乃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豈非爲政之所當先乎詩曰爾之教矣代胥微矣又曰古之人無穀譽髦斯士然則帝王治天下何其不養士於太學哉仲舒告君而以是爲言者意有當時學序未設而欲君之脩舉廢墜也嗚呼使武

漢書卷五

漢書卷五

十一

帝以太學之事委之仲舒以師範多士則聖賢脉道統之傳將推而演之以啓後學師道立而善人多善人多而朝廷正矣何至群邪雜進各售其說以禍天下耶

董子變越諸子

學莫先於義利之辨孟子告齊梁王之君事言仁義而力拒功利之說所以拔本塞源而樂當時之禍疾也自孟軻氏之沒而道理不明於世呱呱之子各識其親寃堯之學各習其師雖以荀卿陸生實誼罷錯之才皆不免浸淫功利之說而時與之出入故曰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時惟董子潛心大業闢異端之荆棘抽吾道之附鑰觀其言曰仁人者正其誼



不諱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即此一言發孔孟之微旨  
紹鄒魯之正傳矣是故諸子之學問不若董之造於優  
渾諸子之識見不若董之向於高明諸子之議論不若  
董之近於醇粹惜其生六經離析之餘不得孔孟以爲  
之宗故繁露玉璽諸篇不免流於縱陰間陽災異之術  
也亦何嘆哉

董子有儒者氣象

儒者與天地並久矣儒之帝則道真渾淪以爲傳授斯  
道之太極也儒之王則道妙開揚以爲建立斯道之兩  
儀始真也儒之師則道學淵源以爲著述乃陽變陰合  
之餘五臬布而四時行也兩極盡斷道失其統學失其  
傳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諸子百氏自爲分裂千岐

漢書卷五

十一

萬轍益以支離而無有能明先王之道矣天祐斯文碩  
果不食豈無儒者出以尊聖人爲心以守聖經爲學以  
羽翼聖道爲文以講明聖言爲教者哉然真儒不可見  
矣得見有儒者氣象斯可矣吾仲舒是也自今考之勉  
強學問之訓知儒者爲學之功也道出於天之語知儒  
者斯道之本也正誼明道之對發儒者立心之正也經  
術歸吏之舉合儒者致用之具也公孫弘之從父而歟  
之以正其儒者惡惡之嚴乎膠西王之臨太而率之以  
禮其儒者青難之義乎他如舉孝廉之策限名田之議  
罷百家之奏皆非井田觀至於用之而行今之而退充  
得聖賢之大節故王通曰問則對不問則退竊比於仲  
舒其企慕之也深矣然不曰真儒而曰有儒者氣象蓋

生於坑焚之餘文獻莫考故言之疎如論性之語繁之  
繆如和親之計學之訛如災異之術蓋亦外堂而未入  
室耳豈若儒之帝儒之王儒之師如精金美玉之無玷  
如青天白日之無雲而爲萬代之真儒哉

新編美唐通鑑品藻卷之五終

漢書卷五

漢書卷五

廿五



一併石戴璟著

申公不逮穰生

按史記申公遊學長安與劉遂同師浮丘伯卒以詩名家得其傳者則若孔安國周霸徐偃屢忘兒寬言詩雖穰而皆本之申公則申公之於詩亦稱到矣而謂不逮穰生何也夫詩可以興可以觀若者聚白駒諸詩正出處去就之大節所寓也楚王茂不悅學疾申公則當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何眷眷不去卒而遇害穰之視豈不深可惜哉及武帝安軍之迎國家太師豈明堂一節而舍其大謀其細論既不合又留不去而呼此讀詩而不知詩者也方之穰生豈可同日語哉公中子曰吾特遊

申公開端而未告

臣之告君不可不盡故詩曰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申公承安軍求吊之召天子有問正宜竭乃毋衰生露底蘊奈之何開端而告哉愚謂申公所謂力行者辭難約而理甚博乃所以告之也何以見之武帝即位未幾自策賢良方正之士幸而得一代大儒如董仲舒者焉之正言格論啓之八以斯道之本體示之以爲學之工夫傳之於諸材俊官八開邪華弊之事莫不歷歷爲帝指陳之則帝固已知其向之路第不能持之果行之力耳申公之召正乘三策八仲舒之餘其意

以爲仲舒已告之盡但欲以其所言者而力行之耳故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非謂是歟然則仲舒開其端申公竟其說孰曰開端而未告哉

竇太后不悅儒術

詩曰天命厭飢受命既固竇太后文帝后也文帝好賢之君而其後不悅儒術又何爲漢業亦不衰耶愚謂儒道與邪道不並立黃老之清淨儒家之龜賊也漢文帝不能留心於帝王之道而好黃老之言故其後化之而不悅儒術以貽後世無窮之害豈非文帝之作俑乎然則文帝亦基禍之主謂之國命則未也何者武帝之時有董仲舒之純雅申公之老成沒難之正直皆人才之落不群者武帝好儒之君也若使竇太后又好儒焉

竇太后

則將以道汲輩爲丞相爲御史大夫而漢豈止於漢乎然則何以開四夷之兵以虛耗天下之財何以用聚斂之臣以塗炭生民之命如是則文帝之貽謀遠矣奈何竇太后以先帝素行之實而冒熟之於宮闈發泄之於子孫至使宿儒名士束之高閣而漢之所得人材不過石慶之木訥公孫之阿佞餘多捷捷囁囁等衣背憎之人又足以覆家國者則文帝以一好尚之差而其后崇其惡子孫被其害人君其可不謹所好哉

上書自薦

出處士君子立身之大節故特不我用則晦智名勇功而友蒼山之雲臣士遭逢則推長才奧學而爲蒼生之柱然則一進一退權衡於義理之可否斟酌於天命



人心之去留而又探度於三綱五常之廢興焉耳古之人有行之者若伊呂之徒是也漢武帝時上書自衛如此等輩實繁有徒若莊助朱買臣輩是也今觀東方朔建章駢牙終軍識豹文嚴鼠相如賦上林子虛皆博洽之士也然達蘇張之口舌駢莊列之文章或開邊以貽害四方或好仙以迷惑君志或黨惡以交結強藩周書所謂以利口亂厥官之人此也亦何暇正之以出處之道哉所可憾者以漢武之英明而此輩得流言以對亮機式內以爲心腹之患何者流涎於功名必非守道之士情勢於王公必非特立之人豈足爲風俗勸哉易曰寬陸夫夫中行無咎又曰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言當以中道去邪佞也武帝不知夫夫之義又使之羣果庖肉鳴玉懷金甚至踰踰親卑踰尊天下安得不亂哉

田蚡專權

王者持八柄以馭群臣故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必矣故履之九四曰履虎尾愬愬終吉言臣道以戒慎爲中也隨之九四曰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言臣道以明哲爲貴也中孚之六四曰月幾望馬匹亡無咎言臣道以滿盈爲戒也田蚡亦學孟孟諸書黜黃老者也而何以專權爲哉蓋讀孟而不讀易未有不蹈背逆之罪者也史謂蚡爲食邑之私而諫塞河決爲千金之賂而求免王恢以甘言教淮南之畔以獲相坐蓋侯之策誠小人之尤也又何怪其竊君威柄以取遂起武庫之書哉所可憾者茲明如

武帝見不善而不能退及使之居百僚之上至於蚡故而殺寶嬰嬰先帝之舊臣漢廷之名卿也而以蚡故轉殺之可乎詩曰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其此之謂矣或曰蚡太后之母弟也灌夫之獄太后遂有百歲後魚肉吾弟之語此武帝隱忍不敢發歟愚謂大義於親自古皆然文帝之誅薄昭昭非薄后之母弟乎景帝帝諒勝勝非景王之寵臣乎此皆王太后所親見也若武帝奮乾綱之斷而爲天下去罪人則雖太后亦將屈於大義而豈有他患哉嗚呼一相位也田蚡以專恣處之而反得終身富貴公孫賀劉屈氂李蔡嚴青翟趙周不至有蚡之專權而或以獄誅或以腰斬哉帝終身之待臣若此豈非人固有幸有不幸歟

及黯開倉

陰陽之運不能以常齊而凶豐之數不可以預計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惟在振之恤之勞之來之又從而安集之耳魯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安于產臨事而備至於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陳不救火許不弔哭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當漢之特河內被大沒竊制開倉以賑之是若失於遂事矣然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何也民吾同胞也萬物吾同體也當極殍流離之日若必奏之朝廷而後開倉以賑之則弱者烏面鵠形而坐填溝壑強者鵠張豕突而竊弄糧餉所必然矣安有仁人在上而可使民至此極耶雖然此特澍澍勺水之一沃夏畦桔槔之



一灌耳曷若明五行脩五事以爲預備之策哉吾固爲之說曰汲長孺開倉之仁不若耿壽昌當平之制

### 沒顯近社稷臣

何謂社稷臣記曰有諫而無諛有主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諛意則張而相之廢則而更之謂之社稷之臣古之人有行之者自伊周以下不數也後世光岳不肖士無節故忠化爲佞剛轉爲柔以奉公之心爲營私之計以報國之念爲全家之謀者比比於天下求其正直不桡如汲長孺者豈非疾風中之勁草烈火中之真金哉觀其以大將軍之尊而抗禮以丞相之貴而面折以御史大夫之重而有刀筆之斥以澤邦王之降而有貫馬之諫他如多慈之語積薪之喻樂府之對批逆

漢書卷六

漢書卷六

五

鱗犯忌諱皆人所不能言而黯獨言之者也夫平居有犯顏敢言之策則臨難必有伏節死義之風國在與存國亡與亡謂非近古社稷臣乎夫帝最不能容人而獨容於黯且極口誇美如此者忠義美名也雖無道之君良心不泯况武帝之雄才大畧安得不敬而尊之乎奈之何敬之而畏之而疎出入禁闥之言雖切而卧治淮陽之命已頒矣故雖能寢淮南之謀而安能先輪臺之悔哉

### 求神仙

或問神仙之道文中子曰仁義不脩孝悌不立奚爲長生武帝卽位之物雅好儒術矣而奚爲求神仙哉彼亦見新垣平玉盃之詐已正典刑矣國亦知神仙如捕風

繫影終不可得也但以享國既久樂心寢生馳聘弋獵之力疲矣天馬碧雞之求息矣魚龍角抵之戲倦矣絲竹鞀鼓之音厭矣故以神仙爲奇以方士爲玩聽其言洋洋滿耳庶幾黃金可成青霄可上而爲過分之求矣

予嘗讀曹植論左慈對君達之類植兄弟以饒畜之唐武宗最好神仙嘗方士皆誦詐虛誇不可信但官中無事以此遣悶耳愚謂漢武之求神仙事亦類此故未幾而詐文成又未幾而誅五利至晚年斥方士嘆曰天下豈有仙人蓋妖妄耳此其本心之明也第其始也以窮奢極樂之心處之故感其說猶弄嬰兒於股掌之上其末也以愛農良民之心處之故覺其妄猶開明鏡於塵垢之中嗚呼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性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使武帝以求神仙之心求儒術則精一執中建中建極之道不難到矣而豈可惑以神性罔以非類哉

漢書卷六

漢書卷六

五

王恢韓安國議伐匈奴

此狄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爲中國患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紉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會之繫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防其捕裘肉食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關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輕破聖人知其然但築城郭溝池充食廩實府庫明燧燧遠圻堦何嘗輕與之和而輕與之戰耶王恢與韓長孺論擊匈奴辨論上前長孺以爲不可擊



今考長孺及覆數四入嬰欲以飽待飢以治待亂以變表不足煩中國而高文之迹足以爲法也其議甚正矣奈何迫於利口而復曰意者有他諒巧可以擒之臣則不知也蓋安國揣上意所向故自屈其議以信恢耳豈武帝所謂效首鼠兩端者邪自是以後盡天下之兵以攻匈奴關地千里斬馘百萬若可誇大中國之氣也然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殘皆恢爲之作俑也曾未幾何恢以逗桀坐葉市而千金無所施其策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放故耶嘗合而論之王恢之請誘擊者固非也而安國之請和親者亦非也恢乃真小人不足責而安國之持論不堅與姦爲市何哉且觀其爲人有田甲之量有破吳楚之材有治公孫詭之智有薦寔遂之公真王嘉所謂村器有益於公家者也特以特論不堅反與恢同帥師卒之臨壘顛蹙陵夷以憂死是亦自取之也

聖人以天下爲度

乾父坤母而民吾同胞人與我本同一體也然有聖人之德則以天下爲度安國之議信也愚嘗味其語意則以漢高白登之圍當之夫豈可哉夫聖人雖以天下爲度而華夷之界限渾然有辨若其不服則是類是禍是致是附而以文德來之若終不服然後是伐是討是絕是忽而不以武功戡之耳詩曰自彼底羌莫敢不來王莫敢不來享豈曰彼有犯邊之罪而吾有納汚之量耶漢高屈萬乘之尊而見辱於德衰之域雖城下之盟不過

是也且以公主之貴而匹禽獸之國與齊景之涕泣女吳夫復何異然則賁生所謂首居下足居上也而可爲天下爲度耶

王恢馬邑之詐

有中國必有夷狄欲安其種滅其國天下無此理也是以先王之世中國自爲中國而夷狄自來叔焉自來王焉否則嚴荒服之辨不與之盟約不爲之征討何者與師千萬日費千金內則府庫虛空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變上則將師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庶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兵其可易言耶武帝即位之初未聞匈奴寇邊且前年請和親既許之矣今王恢何爲者而設馬邑之閒以誘匈奴入塞豈非得已而不已者耶原其心欲草薶而禽獮之使傳輪不反耳天下寧有此理哉按春秋昭公十五年晉荀息帥師伐鮮虞以殄滅爲期而無矜剛之意則稱人如滅潞氏是也見利忘義而以狄道欺詐行之則稱國如滅甲氏是也伐鮮虞以正兵加敵故稱名氏絕免於貶耳今以堂堂大漢而誘劫匈奴此豈可聞於夷狄哉是故里尤出長乾天其春侯太子生烏是師行三十年死者無數比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傾戶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興之終始噫人君知此義則開邊首議之人當處極刑如王恢而後快於人心也

公孫弘賢良策



士在衙門之下每議天下事則自以爲經綸之術布置之方盡在吾胸中特不治君而進其說耳幸而有同舉之朝廷策之則當明目張膽爲國家建長治久安之計此士夫進身第一步也孔子曰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其不在茲時耶武帝發策有焉湯水旱何由之問弘也若能以禹之性日孜孜湯之慄慄危懼啓告其君以杜絕其邪心則武帝敬天勤民之志不將勃然興躍然動耶今以水諉之堯旱諉之桀是以天變不足畏也然則平日所講貫至何道所經畫者何說不將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耶故匏子之決止於沉璧之祭連歲之旱遷於乾封之說自是而土木神仙之好舟車鹽鐵之征大宛安息之通西域匈奴之伐窮極奢

人主和德於上

聖賢之道高之如華岳深之如江河本制治之著龜作文之標的也然小人或借之以文奸援之以取寵吾於公孫弘賢良策見之矣弘之言曰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心和氣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此與聖賢致中和而位育之言夫何異哉第弘之謂和德乃和其所謂而非吾儒之所和也今考弘傳有曰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後者也似亦知德之言也但曰智者術之原而擅生殺之柄通壅塞之途權輿重之數論得失

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是以爲智豈知所謂智哉且論四德而以術爲智則未免派於異端之說至其所謂和德之功引而不發豈知之而未言歟抑亦有所不知歟愚謂弘少爲獄吏以有罪免後牧豕海上年四十始學春秋雜說則其學術之謬可知矣雖曰爲母服喪三年然亦有被布脫粟之詐也豈若董子之策明白痛快直足以殺劑國脉而盜梅君德哉且當時武帝謬政百出弘徒侈其辭曰和德於上而竟不探其本藥其病嗚呼豈可以易和哉弘之姦邪又可識矣

飛將軍

李廣以良家子結髮從戎大小七十餘戰未嘗敗此其材氣超邁漢之邊將孰能出其右乎然自衛霍之出斬虜封侯者數十百人而廣至於失道卒以自殺當時後世之士莫不共惜其有大材而嘆其不偶也以愚觀之以廣之能而至於此者由其治軍不用紀律而陷否

飛將軍

藏之凶也少儀曰軍旅思險隱情以虞郊特牲曰簡車賦歷坐伍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習軍旅是故善爲將者使有以爲吾之恩又有以服吾之令則勇者不能獨進怯者不敢獨退左右前後如手足背腹之相爲用以守則固以攻則取以戰則克矣李廣使人人自便不爲思險練兵之策則雖簡易不苛士樂爲之死也然不爲惕號之計而暮夜有戎將何以待哉其敗也固宜賢主觀萬化之原治有內外事有本末樂之言似矣而未探其本也譬言之



支履至於本末俱弱之時四方上下無非穿漏而所先者棟柱也如醫壞症於補漏雖用之餘四肢百脉無所受病而所急者腹心也漢武之爲治皆往往穿漏之地受病之處也而爲梓人良醫之慮孰有大於正心乎蓋心者萬化之源正賢主所當觀也觀其心則能謹其獨而反觀內省若周書之勿貳于非幾若禹謨之敬修可願若說命之念始終典于學由是學道而自能愛人體仁而自能長人又何民心不歸而至於土崩乎揚子曰日有尤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有三年不目月精必朦武帝之所以不能愛民正緣內多慾而不能觀此心以爲萬化之本故其視育而精朦而政事乖張又何足怪哉徐樂上書自衛人也安足以知大學正心之道

漢書卷六

漢書卷六

十二

主父偃請分王諸侯

始讀孟子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有王者起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竊疑孟子雖負命世之大才然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必有是錯之禍矣及觀漢武帝主父偃之策令諸侯分王子弟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而強藩重鎮自削弱於談笑指麾之下孟子之言於此驗矣然愚以爲自主父偃削地之後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子弟日以蕃而封國日以分地勢日以小卒之王莽篡位諸侯王兵勢孤坐視莽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於是自假即真而莫可奈何諸侯王厭用稽首奉上璽轂惟恐在後或稱王入功德以苟活須臾之主此則

主父偃分王之策誤之也愚謂若孟子處之分王亦必有節不應世代迭相分王而至於削弱之甚如此也夫有足之虫至死不偃以扶之者衆也故王者建國封立子弟所以張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體強而王室安諸侯王國之藩屏王之股肱手足也今撤其藩屏弱其股肱手足卒有變故以一人常之可乎昔周監於二代立爲五等分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衰則五伯扶其弱秦則不然自任私智訕笑三代竊自號始皇帝而子弟爲匹夫肉無骨肉根本之輔外無尺寸藩屏之衛陳吳奮其白旗劉項隨而窺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勢使之然也此吾謂王氏之篡主父偃誤之也而素隱乃言分

漢書卷六

漢書卷六

十二

邑廣封振振在詠杆城禦侮輝輝映百足不僵一人有慶嗚呼亦誣矣

族郭解

按史記游俠傳若急人之難者免仇於死如郭解者亦士君子之所難也故曰狀貌不及中人而天下皆慕其聲至於容毀解解客殺之是解未有可殺之罪也而公孫弘以爲法於解殺之遂族解不幾於深文乎噫春秋書趙盾弑君而以趙盾爲首惡之義也公孫弘本處人獨於殺解事爲得大臣之體按解少時陰賊少不快意所殺甚衆借交報仇職命及錢錢發家不可勝言此天下之大惡記所謂左道惑衆書所謂誣說殄行者也不誅何待乎弘本處人治春秋尚能斷此疑獄得大臣體



若使能務正學而深得春秋正旨豈不能建大議論之  
大事業哉雖然弘被解是也而夷族之刑乃亡秦之弊  
政其父子兄弟周產何罪而并殺之耶

公孫弘開東閣

易曰濟元吉與有立能美所思謂天子在上當散小群  
以成大群而植私黨以要譽招賓客以約名不可也故  
班固罪四豪荀悅惡三游蓋有見於此矣弘不韋曹戰  
國之餘風陳陳師值漢網之疎閑逮乎魏其武安終以權  
勢相傾天子切齒則賓客之爲害可知矣漢武謂田蚡  
曰君除吏盡來吾亦欲除吏矣帝青鄭崇曰君門如市  
何以切禁主上皆賓客之害也公孫弘起東閣延賓客  
得非襲魏武安之風乎或曰周公握髮吐哺以來天

漢書卷之

卷之

注

下之士其若趙文子延管庫之士七十人孫叔敖招  
鄢下之賢數百人然則公孫之開閣蓋欲以人事君而  
薦賢爲國也嗚呼弘妬賢忌能人也而豈能招賢人乎  
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當時如董子汲長孺皆正直  
人也而乃方茂爾惡翁翁訛訛爲操戈之計則弘之爲  
人可知矣而豈能招賢人與當政事乎吾謂弘所招來  
之士必其拙學阿世與弘相類者乎不然何主父偃請  
戚朔方弘以爲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得一又秦人  
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爲不便弘而屈服然  
則平津之賓客類皆庸瑣齷齪之人翟公所謂一貧  
富乃知交態也而豈有鳳凰落於常網蛟龍釣於常竿  
哉然則宰相當如之何曰恭乃事齊乃位度乃曰而閑

門謝客則善矣

丞相封侯自弘始

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儒者既無軍功則終無  
入相之路此高帝馬上之陋規也武帝欲激厲儒者故  
以公孫弘代薛澤爲丞相封平津侯不亦矯枉過正乎  
何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亦謂以軍功爵之也故  
以列侯爲相雖曰馬上之陋規然而非軍功不侯豈非  
萬世之良法哉使儒者則可相則自布衣而超取相位  
亦足矣何必封侯以爲重乎自弘之封侯也而後之爲  
相者不論軍功之有無皆封爲恩澤侯先後相望是何  
輕視侯爵如草芥哉大抵環坐玉堂講太平之政誠不  
若間關於干戈矢石之中以開不世之基者之爲難也  
故以軍功封侯此漢之良法使帝但以弘爲丞相則更  
張之善矣而何以列爵分土之寄輕授之人哉且于時  
豈無董仲舒之醇儒豈無汲長孺之人臣使以二子接  
之相位則天下僉以爲學法之善取人之當矣而乃以  
妬賢嫉能之公孫弘爲相詩曰老馬及爲駒不顧其後  
如食宜饁加酌孔取其弘之謂矣

漢書卷之

漢書卷之

十四

卜式助邊

財利之迷人也久矣自古豪傑之士輕財重義者亦不  
多見而式以布衣請輸財助邊何也漢以賞入官未有  
至三公者式無文學而恥入賞故易名曰委輸以佐軍  
興此公孫弘謂非人情不可近也夫君子思不出其位  
不在其位而謀其政是豈人情也哉且武帝好大喜功



窮兵遠討使吾中國黎元肝腦塗地此仁人之所隱痛也卜式乃為之輸財正助祭為禮者豈天下之福耶夫三軍之衆日費千金考式以田宅盡與第獨取羊百餘致畜牧蕃盛是式之富不及陶朱縱有財輸縣官不過為一館穀之助耳曷能罷兵民以省國家無涯之費乎當弘議罷出之餘式亦當自愧矣會渾邪降復持錢三十萬以給貧民此與陳氏厚施於國也何異哉故自是而拜為中郎賜爵左庶長自是而為齊王相爵關內侯由布衣三遷而為三公真胡致堂所謂取償於漢豈直十百而已也夫式曰向也有不飲官之對而今竟受不辭之姦巧可驗矣而帝乃以義形於色下詔褒嘉之將誰欺哉且頒爵於一人而奪爵於列侯蓋曰予不戢

漢書

五

禮則然矣皆式激之也使有聖王作以鄉愿之賊亦遠賢者宜死節於邊

死生之際亦大矣畏死者陷不忠而輕死者流不孝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未聞以死為美事也以死為美事蓋以報君父之仇伸臣子之節耳豈布衣而死節於邊哉方武帝窮兵盡天下式若懷漆室之憂則叫問問吐肝膽寧以身遭浚恒之誅萬一罷兵息民猶不失為仁人之言其利博也方呂加父於南越漢廷謀臣猛將夫死之人士乃上書願與子男及臨前督督傳昌言船者死之以盡臣節是思出其位矣原式為此言者豈直有好義之良心哉武帝好大喜功之君也用兵貴前

不貴法貴勇不貴儒是故陽為頑鄙之說使人主知吾之氣壯而可以托知吾之材銳而可以用則將寵任不妻以為庸碌係位之地此式之志也然則式老蒼巨猾者也而豈能死節哉縱或死之乃第子與師之凶死也輕鴻毛矣以此觀之班固以下式並沒黯而同之實直

錄哉

幕雨無主庭

句如為漢害也又矣高帝曰登之困呂后嫚書之道孝文紀中之饒賈生言於朝為之流涕長大息甚矣漢之氣鬱也武帝積累世之富奮一朝之威遣衛霍將兵深入不毛驅胡虜于窮邊絕塞之外自是昆夷號失其家矣而中國之威揚失祖宗之耻雪失論者咸疑

漢書

五

之意子不然有中國即有夷狄猶畫之必有夜陽之必有陰而豈可盡滅之也耶建元之初匈奴未聞入寇王恢首開邊釁自是連年出兵問之則曰雪祖宗之耻也不曰夷狄譬之禽獸有不可以人理較之乎且吾聞之敵也敵怨不在後嗣而後雪高文之耻者誤矣奈何當時群臣不皆沒黯而衛霍二大將軍出塞無虛歲豈不聞宣王伐獫狁至太原而止乎又不聞伯禽之征淮夷至東郊而止乎何為至此極也易曰三年克之儻也春秋傳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兵之不可曠也武帝之驅匈奴固可快人意而海內虛耗亦足以戩人額也其為天下之末戒哉

沒黯願出入禁闕



至尊者人君也至微者君心也試觀一日之間凡左右

前後陰批點伺以售其計者紛紛然一攻之不入十攻

之矣十攻之不入百攻之矣人君以一心而為衆欲之

攻至此亦可畏矣哉士君子懷先憂後樂之志政不足

適也人不足間也惟以格君心為先然必其近其情

親而後可以格蓋地近則耳目所必接情親則心志所

必投於是繆可糾愆可繩關可補早思之不待募以言

可也募思之不待越宿而必言可也所謂近情親者

無他出入禁闥與人主相為周旋而已苟置之外則

君之惡已遂而吾猶不及知或知矣而進其說則吾恐

或以為壯趾或以為浚恒此禍機之所伏也况武帝之

多慾點計之執矣若一旦離左右必將肆然無忌而繆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六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七

漢世得人之盛

屏石戴瑒著

昔孔子論有周人才曰唐虞之際於斯為盛盛天下後世

皆慕之以為不可繼也班固何為者而曰漢世得人

於茲為盛是以夫子贊周室者而贊漢世也嗚呼此左

傳所謂實言也哉姑以武帝之群臣而品論之若董仲

舒之儒雅汲黯之質直蘇子卿之秉使難求之古人之

中當不多讓而況於漢乎班固以是為得人之盛誰曰

不然下是若倪寬之工於經司馬遷之長於史洛下閎

之精於曆亦庶乎有用之學若衛霍之將兵金日磾之

守法霍子孟之輔君亦庶乎非常之功然細而論之得

失相半而瑕類難掩多矣若夫公孫弘失之姦卜式失

之譏石建石慶失之愚韓安國鄭當時失之饒趙禹張

湯失之列東方朔枚臯失之鄙嚴助朱買臣失之佞唐

都李延年失之淺相如失之鑿蔡弘羊失之虐張騫失

之媚正漢之所謂為良臣而先王之所謂民賊也以此

人為為得人之盛是牛驥同皁器器同器矣且滑稽豈

美名應對豈上德而亦附之人才之列乎嗚呼周之人

才止稱十亂而班固所取則至於二十餘人之衆何不

知量之其也試取一人論之其孰能與十亂分半席坐

乎雖然使武帝以董仲舒汲黯蘇武三人者擢之台輔

任之心腹則成周之治效庶幾可望一二焉而或葉江

都或悉之雅陽或困之中郎此漢之所以止於漢也然



則有人而不能用漢世何嘗得人一盛哉

天子建中和之極

祭有折焉有報焉有由碑焉不知封禪何名也夫封禪非古也其秦之侈心乎或謂自魏氏以下七十二君皆封禪漢迄至於秦漢之時諸儒徇於見聞而莫知其為妄者大古者結繩而治安得泥金檢玉且虞人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何用金玉哉或謂創業之君方封禪周成王非創業也而何以封禪乎此其言前後矛盾也况或曰禪惠靈或曰禪享亭以一石一山之之地而諸儒辨正皆無定說齊桓公封禪而管夷吾用他辭以罷之其論正矣但所編七十二代等事皆怪誕不經朱子謂管子書皆是後人假托而杜撰之故愚以為封禪三代

漢書卷七

以前無有也其昉於秦乎世所傳七十二代君意或秦時人為之耳倪寬治尚書事歐陽生時行實作帶經而鋤卒以射策為掌故是亦漢儒之表表者也其不能察其訛辨其惑亦曰天子建中和之極而欲武帝自制封禪儀焉乎天子建中和之極則天地之心即我之心精神所向徵兆自報矣而奚必封太山禪梁父夫中和之極則聖人地位德盛而心下矣豈肯震耀神功誇張盛德如後世之刻石勒碑者哉吾知相如遺臺真子虛烏有先生寓言之妄也而寬何乃雷同附和之耶昔李氏旌太山仲尼以為僭常推重寬從容問尚書一篇向使倪寬如管夷吾應用三春茅以藉口不使其君與秦氏等矣嗚呼以張湯深刻小人而寬為之掾流連而弗去其

人如此又何怪其附會封禪之議也哉

公孫賀不受相

詩曰如彼遘風亦孔之僂好是稼穡力民代食謂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也賀之不受相是寧稼穡而不願仕進也亦獨何哉蓋古者刑不上大夫非有極惡未遽加以刑憲也漢武以嚴刻御下雖以丞相之尊重多見誅殺如李蔡嚴青翟趙周皆以丞相相繼下獄我生不辰逢天譴怒此公孫叔子涕泣不受相得非以載胥及溺為監乎曾未幾何亦以下獄見殺兩無正之詩曰惟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於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謂直道者得罪於君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以難也賀不受相而卒死於相得非以直道而取

漢書卷七

罪乎吁是未可深咎武帝也考史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既侯南宮又侯葛澤位重者身危其所由來漸矣况又賀子教聲為太僕驕奢不奉法賀既不之禁又與公主私通為木偶咒詛上賀又不之禁此朱安世謂南山之竹不足受吾辭斜谷之木不足為吾械也夫為丞相而不能教一子尚何面目表師百僚也哉其及也宜矣使賀也明大學之道而教子義方毋納乎邪則需子血出自穴何至以身為大戮哉嘗合而論之武帝丞相凡十三人而以誅死者凡五然惟趙周最為無罪若李蔡之盜園錢劉屈氂之立昌邑嚴青翟之排張湯皆有可諉者曷召鼎折足覆公餗其形迹凶其

諸人之謂矣



武帝下復仇之詔

父母之讎不共戴天此臣子之常禮也然當權其輕重而處之以直報怨可也豈可勝於常哉以漢事觀之白登之圍樓書之辱固可耻矣然當其身而為之釋怨解仇或與和親或致綰帛於其身且包羞焉今五葉矣而復下復仇之詔於義安居乎讀其詔有曰齊襄公復仇世之仇春秋大之此蓋祖公羊之說也嗚呼此知有傳而豈知有經哉按春秋莊公四年書紀侯大去其國吾伏思之以一義紀侯之不爭地害人而去故不稱其名一以薄紀侯之不遷國圖存而去故不錄其卒何嘗曰春秋大襄公乎不然齊魯亦世讎也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然則公羊所謂春秋大襄公其諸借襄公以罪魯莊營其身而釋怨也歟武帝不考公羊之微旨而顧妄引經傳欲動干戈於數萬里之外不亦牽合附會也哉且帝以復讎為名是也然建元之初與匈奴和親前日之和親是則今日之復讎非必居一於此矣且于和親之日屬不念祖宗之仇而與之和親哉以此駁之可以証其說之窮矣蓋因伐宛之威欲遂困胡而自耻無名故下此詔耳夫自衛霍出塞之後匈奴速遁而增也田廣州郡則亦已矣矣不此足而欲下詔困胡此豺虎無厭之求也而借復仇之名以欺天下後世將誰欺乎

司馬遷言陵無罪

孔子曰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謂以聖人所性而

道則道無不盡以衆人可為而制法則法無不行

司馬遷於李陵之事大豈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哉夫李陵與匈奴戰兵敗降虜乃萬古之罪人也而遷言其事親孝與士信常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言積有國士之風嗚呼吾聞孝子能忠人之國矣信人能事君之誠矣國士能死君之難矣方凌穢之戰矢竭無救使陵於此堅仲連之志奮王蠋之勇雖事不濟身不幸氣節凜凜以是而謂之孝可也信可也謂之奮不顧身之國士亦可也今行禽獸失心狗彘矣而可謂之事親孝乎可謂之與士信乎可謂奮不顧身有國士之風乎且能奮不顧身矣而何偷生賣國至此乎況陵與韓延年俱往延年戰死而陵甘心降虜焉陵固延年之罪人也遷不盛言延年之美而反謂陵有之其誰欺乎至於陵之不死欲待時以報漢此言先出於欺罔衛刑之下豈曰不幸哉或曰武帝善御將而李陵之事有四失焉召臣之負略相負矣嗚呼父雖不慈子可不孝乎凡此皆遷之說啓之也

李陵力屈而降

用兵之法有常有變什圍五攻兵之常也以少覆衆兵之變也右之善行兵者雖能以寡覆衆而什圍五攻之道未嘗忽焉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方漢武時匈奴承月師之強控弦百萬幾與中國抗衡偷青塞每出塞少不下三萬騎多至十萬騎又有諸將前後夾擊首尾救援然後所向有功陵以五千步卒出居延行三



十日至浚槿山與單于八萬騎接數十合安得而不敗哉蓋陵常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北不見虜還又嘗將輕騎出塞煌至鹽水迎貳師未嘗困絕遂謂以少擊衆可以爲常事也而不知恃幸焉耳昔秦皇問李信吾欲取荆楚用幾人而足信曰不過二十萬既而軍敗問王翦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從之遂平荆地夫翦豈不知以少擊衆爲利哉小變不可恃大常不可失也故田單疑趙奢之用衆而奢以爲吳干之刼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匿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燕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鳴呼以王翦趙奢之言觀之陵之敗自取之耳太士君子不患無過人之才患不能養其氣耳使陵肯爲貳師將

漢書卷之

漢書卷之

上

輜重而不耻則必不請自當一隊以與單于角待特而動何衛霍之功不可繼哉今不勝一旦之憤摧鋒敗績此面降虜嗚呼降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爲俘虜不可以言勇受戰動於前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坐於妻子禍移於老母不可以言孝蓋由向者恃才妄動不能養其氣故耳嘗因是讀李陵答子卿書見其欲刺心自明刼頭見志失愚謂屬若効節致命取信於君哉見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矣愚謂屬若忘身守死紆禍於親哉吾於是深有感於陵之事而振拾先儒之陳言以爲後世將兵者之大戒也

暴勝之持斧

詩曰中原有敝庶民采之謂善道人皆可行也又曰猗

將有子螺贏負之謂不似者可殺而似也又曰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謂不恤鮮寡喜鵲之於刑辟也是故明君制恒產以克開民之麗於是欲時五福歟錫庶民此比屋可封而外戶不閉也何盜賊之足憂乎自周紂不道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百姓故周不小小好草竊姦宄微啓言之擻輶神祇之犧牲箕子言之犧牲塗盤既于凶盜武王亦言之然則紂之所以多盜由欲煩役重飢寒切身而致之耳下民之孽豈降自天哉漢武帝窮奢極欲筭及舟車雉及鹽鐵民已困矣重之以軍旅數興行窮居送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幙民之困極矣安得不起爲盜乎暴勝之爲漢建文安之策則當勸君節食以率下仁恕以澤民匪庸殺之姑惟教之至再至三不用我降爾命然後大罰殛之則鵠暴且化爲鳳凰根莖皆化爲嘉穀矣夫何承繼未持斧之命而誅殺二千石以塞其青馬呼此宜獨二千石之罪哉而何乃喜鵲之刑辟至此夫蝗去中牟鳳集潁川九江得入而去猛虎潮陽得人而去鯢魚大異類尚可德感也盜賊亦人類耳所以化之夫何難事而乃作福作威齊殘齊虐正君子方常飢而乳之庶有後食其食牛方奔蹄而牧之悍者復戕其轅則其轉就羸殘而激成持觸勢所必至矣厥後至盛之亂勝之亦受嚴厲之害輕於殺人者人亦輕殺之其誰曰天道遠云

漢書卷之

漢書卷之

上

奉使則張翥錄武



大丈夫生不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蓋提師百萬不能攻城掉舌三寸可以卻敵其矣使人之職重也然奉使之道固貴乎有才以將君命亦貴乎有節以伸國威苟徒以專對捷給為能而於大節有歉焉吾未見其可也漢武帝時善奉使者莫若蘇子卿諱在明十九年嘗使匈奴抵漢於死矣而甘以身膏草野揚名匈奴其視李陵衛律之罪上通于天者誠不啻若大氣也古所謂使四方不羣君命此之謂歟彼張敖以郎應募使月氏匈奴遊得之予妻有子則雖持漢節不失亦已服胡俗矣逮至大宛受康居而復見獲於匈奴乃乘國亂與胡妻亡歸漢此何等舉措哉夫人臣事君引之當道志於仁而已矣今乃盛言竹杖蜀布之利寧西南夷建公

漢書卷上

漢書卷上

上

主出嫁之策復招烏孫此其途君之惡以開邊召驛嫁害天下其罪不可勝誅矣况與李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後期當斬驛為遊人則豈有心於任國事者哉然則以張敖而例蘇武是以塞廬而有驛乘也其亦弗倫之甚矣

### 權酒醕

酒醕之禁三代以前未聞也而起於周按周官酒正之外在地官則有司武以掌市飲之禁在秋官則有萍氏以掌幾酒之禁然則漢之權酒醕其祖於周歟曰不然夫秦豈為酒醕至無窮也不為之禁則淫酒而無度群飲而聞囂而風俗日敗歟訟日繁矣故酒醕曰汶剛制于酒群飲汶勿佚盡拘執以歸于周于其殺若夫孝養

洗腆之所樂歲時會合冠婚鄉射之所飲則先王固與民共之豈復食其利哉漢興此意猶存故有三人已上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之禁後元一詔舉奉憂百姓多為酒醕以廢殺先王之意正若是而已漢武帝費用無度凡遺利在民間者網羅盡故幹官之說雖近於酒正水衡都水之設雖近於潭氏大抵自貪其利耳此所起賢良文學之紛紛歟自是而後其禁愈嚴其犯愈衆至於犯私麴者處以極典謂非漢武之開禁端乎吾觀唐宋以來名臣建白若孔融李膺王旦王軫范成大之徒皆諫酒醕而率未有開君蔽者蓋不過改日攘為月攘耳愚竊史至唐裴諝傳代宗問權酒醕歲入幾何諝曰臣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

漢書卷上

漢書卷上

上

治國以仁義何以利為此言可謂正矣嗚呼若使漢武聞裴諝之說則外本內末之念其少阻乎何至貽千百世無窮之禍也

### 勸學與禮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故先王之治以禮為本有宮室車輿以為居有衣冠冕弁以為服有尊爵豆以為器有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通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為鄉射食饗合聚與事以為師至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出於禮由之以教民為孝慈交躬忠信仁義此歐子所謂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也晚周而下道散於異政之國法亡於殊俗之家故范武



子不知殺然並憐子不知扣禮范獻子不知問諱曾子不知算方魯不知尚羔備不知立市而士夫之知禮者鮮矣況欲其教化以美風俗乎漢武帝獨能詔禮官勸學興禮為天下先真可謂嘉應廣樂商周狹小漢家制度矣然自愚觀之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曲禮曰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脩言道禮之實也禮樂曰甘受和白受未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漢武帝何如君也而能以禮化天下哉夫民心至愚而亦至神也武帝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則言行弗能踐也忠信不能體也而禮樂之本亡矣天下之民但從所好也而豈肯從所令哉然則勸學興禮之詔亦不過虛文耳或曰自帝下此詔而公孫弘選子弟入學復其身而擢用之自此彬彬多文學之士則勸學興禮不為無補於世道矣嗚呼不導民以禮之本而導民以禮之文故其所謂學者亦一偏一曲之士而豈有真材實學可濟太平者哉是故人君興禮必先有躬行心得之妙以為倡率鼓舞之機而後可也

王賀陰德

聖賢論禍福之際詳矣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湯曰天命弗僭責若草木武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孔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是則吉凶不惟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也明矣然積功累仁君子當分豈假此以要福哉方武帝時直指之使繡衣持斧收斬天下競以嚴刻相尚獨王賀逐捕魏郡群盜多縱之而甘心於罷黜此若誠

有寬厚仁慈之德者也施及子孫女則為后男則為侯極而至於莽之世南面稱孤人皆曰此王賀所謂陰德之報也然自愚觀之謂子孫之興可也謂之子孫之敗亦可也何者子孫之興不在富貴之侈而在忠孝之傳不在爵位之榮而在於其賢之盛王鳳王根皆事權蔽主至莽則篡弒之禍萬古之罪人也雖昌耀一時而義兵四起禍及九廟是謂子孫之興乎嘗試論之賀之縱擒群盜非其心特欲陰圖報應陽脩仁惠天下之貪莫甚於此也其後子孫盜辱封爵暗好天位而天下之賊莫大於此也貪心熾則賊心生故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恤凶此之謂矣

堯母門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体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裘祭賓客女御序於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攸司而皆以後為之紀綱故天子父天下皇后母天下此萬世不易之道也故易曰王假有家勿恤吉鈞弋不過妾媵之屬耳而武帝以堯母名門蓋因妊身逾年有類慶都之妊堯書之過而名之云耳孰知妾之名位已定豈可母儀天下而謂之母乎石史皇后寵衰心不自安上使大將軍論旨則有易太子之心可知矣逮弗陵既長多智然後奇之而復猶豫豈又則無立少子之心又可知矣夫堯君天下者也武王亦未有立弗陵而乃以堯母名



之則雖出於喜之過而名之異也然奸臣窺見而過料之安得無術中之隱禍乎且帝之所以立后妃者衛后以善歌而立后鈞戈以捷拳而立為夫人帝之輕佻大率如此且既立其子而殺其母胡虜之道也會謂堯母而可擅殺之如是耶而司馬遷乃稱其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亦惑矣

### 太子斬江充

太子天下本不可動搖江充以閹閹反復之賤臣以巫蠱誣陷太子一死不足以盡其罪矣然衛命治獄乃君之詔旨也太子安得而擅殺之既已殺充矣附咽之癢豈可割哉穴城之孤豈可灌哉於此亟走甘泉自歸司敗則帝必明吾之心而宥吾之罪乎奈何稱兵闕下與

太子

太子

太子

父兵戰不謂之謀反而何雖然武帝亦有以致之也先儒謂其與諸子疏而后稀見一也寵姬生子而后及太子受他二也猶太子寬厚邪臣毀之而不能察三也悅江充之材而忘其敗趙之事四也不為置賢師傅而使自通霄客五也受蘇文之譖而不為核實六也縱方士女巫出入宮掖七也又使江充治巫蠱獄八也疑左右盡為蠱九也信使者妄言而遽發兵執捕太子十也然則城上之宮湖中之臺亦何及耶或曰當此之時使帝下詔赦罪太子之命必不自斃於南奔一繩之下猶猶可以復東宮之位乎曰太子之罪可誅也武帝之痛不可忍也免其死易其位亞於藩王列於庶人如唐太宗之處承乾則得之矣

### 石慶醇謹

人臣之道莫善於醇謹粹然不雜之謂醇慮然不慢之謂謹若太禹之彌宜伊尹之臣紂周公之篤恭畢公之克勤謂之醇謹無忝矣石慶多質少文者也而史以醇謹目之可乎按史萬石君家法最嚴而慶數馬之對敬見於事君立石之祠仁孚於百姓此史謂之醇謹也吾謂慶乃愚得患失之匹夫耳而何醇謹之有何以言之宰相輔佐天子天下事皆所平章者也武帝之時九卿更進用事事不決於宰相如使流民四十萬於邊國家大議也倪寬以御史大夫任之而相不與知則宰相之職虛設矣而慶乃甘心焉遲遲九載之內上而君之多欲下而民之多怨中而臣之多僻繁而政之多邪不可人意者紛紛然也夫何誠口結舌無一言及於獻替則將焉用彼相矣且流民徙邊之議自慙不任賊而曰疲驚無以輜城郭帝責之以為蕩搖百姓乃復起視事是庸懦莫此其甚也吾嘗謂石慶之醇謹即胡廣之中庸孔光之柔和均之為鄙夫者乎詩曰局云其遷政事愈寢心之憂矣自貽伊戚謂不能見幾遠去自遺其憂也其慶之謂矣

### 田千秋言取相

宰相輔天子以出治代天之工熙帝之載坐而論道經邦者也其任亦重矣易曰鴻漸于陸飲食衎衎行吉言有柔順中正之德而上應於君則得之以道不素飽矣又曰利用為大作元吉無咎謂受上之益不可徒然無所



戰效而大有作為可也苟無大作之才而居漸磐之位其能免素飽之羞哉漢初宰相皆以積功封侯及又次者爲之若其他才有餘而功資不足封侯則但得爲御史大夫如周昌趙主是也田千秋一高寢郎耳以數月而取相封侯食肉者鄙本乏遠謀而千秋能諗太子究故待之以不次之位哉嗚呼此一言也雖明父子之恩未能殫多慙之私雖能開君心之蔽未能清此心之源夫豈大作元吉者比耶帝於此或賞之金帛或進之下僚是亦是矣而何以堂堂相位遽授之立談之頃乎孔子曰與其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千秋一言取相是食浮於人也且重宰相是重朝廷也一言取相不幾於輕視名器也哉故荀奴亦曰漢置宰相升爲國也

漢武帝

以一男子上書而得之其爲外夷所眇如此豈不重傷中國之體哉自是而後托孤之命相不與廢君之謀相不知霍光以一武夫爲大司馬遂優相權而廢異自由蓋口殺宰相以一言職取之者不若九卿積用有年而可以大任也是故朝見得乘小車固爲千秋榮子路以私怨論死亦爲千秋辱人君觀此尚當秉心宣猶考慎其相

輪臺之悔

仲虺稱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仲山甫相宣王不貴於無闕而貴於補闕易曰冥豫成有渝無咎謂過既成而能有改焉亦聖人之所許也春秋文公四年晉侯伐秦謂其悔過也改故晉侯稱晉而以秦誓列四代

之末也漢武帝本好大喜功之君也而末年乃有輪臺之悔是成有渝矣亦何愧於秦穆哉原帝所以至此者蓋更閱久而真是定懲艾深而實意形今取其詔而讀之其始也博取師之失利而曰悲痛常在朕心其終也悔築臺之非而曰是機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其末也歸重於力農而曰脩馬復今以補關毋乏武備而已爲民一念真切深慈足以壽漢祚於幾絕足以扶漢祚於既危足以開四百年理亂之數非小也班孟堅不載之帝紀而載之西域傳其亦獨有取於是詔故表而出之不欲混於中耶詩曰無忝我祖式枚爾後言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而子孫亦蒙福也其武帝之謂歟

漢武帝

漢武帝

王

批賢則韓安國鄭當時  
人才國家之利器故以人事君愈於以身事君也書曰非賢諫能庶官乃和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誓言人臣當以推賢爲急也是故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朝取一人焉拔其尤若取一人焉拔其尤此三代賢臣奉君之道也韓安國鄭當時在漢獨能以推賢爲務幾於以人事君者矣然自愚觀之二子特逢君之惡耳武帝外興師旅內脩宮室使與利之臣四顧索然莫能措手則將俸財盡民散之懼而卓然更化復於質朴堂特末年而後下哀痛之詔乎天何當時薦東郭成陽孔僅權臨鐵義舟車言利析秋毫以滿帝之欲得帝之欲心與財俱長是值蛟龍之雲雨虎豹之羽翼也大節已虧



縱有惟賢之意何能掩其失耶則安國爲虛遂藏固所  
推舉皆庸士似矣然貪嗜財利何以推轂賢士哉昔蘇  
之治洪水三苗之即功共工之象恭滔天彼其竄竊之  
刑無可疑惟驩兜鯀稱共工於朝而逮與三人同罰  
焉功莫大於進君子罪莫大於進小人也然則當時生  
舜之時不能逃崇山之與矣

帝王處仁遷義之法

人君治天下育之以仁正之以義是仁義爲治之要術也  
性之者堯舜是也身之者湯武是也處之遷之者太甲  
成王是也漢武帝輪臺之詔下於七十有五之年胡致  
堂謂其可爲帝王處仁遷義之法是固然矣然愚謂此  
可以爲武帝幸也豈可爲帝王法哉夫武帝窮奢極欲

漢武帝

五

好大喜功重刑厚斂之事與秦始皇無異第其享石豬  
之壽然後志氣定而本心見世故熟而見理明始有輪  
臺之悔耳向使五六十而捐館則萬世暴君也而又  
何取焉額可以爲處仁遷義之法耶易曰不遠復無祗  
悔武帝之復遠而又遠矣一日之處仁不足以蓋終身  
之不仁一日之遷義豈足以勝平生之不義後世帝王  
不幸而有過則當朝惕夕警盡去病根易曰震用伐鬼  
方三年有賞於大國謂以不貞之資欲勉而貞非極其  
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若待七十有五之年而後改過  
吾恐勇氣既銷壯心已阻安能陽剛用力之久而處仁

遷義耶

霍光爭受禪命

漢武帝以昭帝委托霍光卒成擁立之功人皆以爲付  
托得人也自愚觀之一則示正其名一則未清其黨何  
也君天下者天子也輔天子者宰相也以漢初觀之申  
屠嘉爲相欽斬鄧通田蚡請殺灌夫武帝曰此丞相事  
何請乎時相猶有權也其後以中大夫侍中而內庭之  
事相不與知矣自九卿更進用事而外庭之事相不與  
知矣自吏六百石以上調於尚書而天下之事相皆不  
知矣大臣既不與大事則小臣得以輕柄臣自是而後  
田千秋處相位而帝以周公之事委之光委之光則宜  
以宰相之名正之也不然故燕蓋之敗桑弘羊之子選  
與史吳繫獄千秋召中二千石博三會議此其職也而  
光以擅召爲千秋之罪豈非名之不正以致其職之曠

漢武帝

漢武帝

五

乎於是昌邑之廢丞相不與廢立之謀而相權愈卑矣  
至於張禹爲相而輔政專權乃在王鳳孔光爲相而康  
國專政乃在王莽陵夷至於篡立以亡天下豈非原於  
名之不正哉故曰一則未正其名吾聞之天下之政出  
於一則治出於二則亂文中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  
監察不止姦之府也武帝既以光受遺輔政矣則當慎  
選剛直如趙亮周昌之徒以爲羽翼今以金日磾上官  
桀同受顧命日磾固爲慎人也然出自胡虜不足以辱  
鴻臚大任至於上官桀之窮姦巨猾乃城社之孤兒也  
而亦使之與光同列是一齊而舉咻幾何不敗公事乎  
詩曰彼疏斯釋胡不自替此之謂矣故自是以後與光  
爭權通謀藩國幾有篡逆之禍向微蓋主舍人之上變



孝武遵先王之道

則帝之身且不保矣而況於光乎故口一則未濟其黨  
溫公謂孝武能遵先王之道以愚觀之特有表章六經  
罷黜百家二事耳夫先王之道未墜於地要不出三綱  
五常而已帝之爲君立衛誣殺鉤弋而夫嬖之常亂用  
諂臣殺太子而父子之恩薄殺實嬰殺趙周而君臣之  
情虧且先王治天下之道曰敬天曰勤民曰寬仁曰節  
儉其道非一端帝並以天旱爲乾封而不知敬天之誠  
以酷吏爲廷尉而不知勤民之實熙並沒而不知儒之  
當崇好神仙而不知邪之當闕柏梁建章之宮作舟車  
鹽鐵之賦征而民財耗矣匈奴東越之伐大宛西域之  
通而民命促矣其於先王之道正猶桀鑿之不相入故  
雖嘉唐虞而安能得唐虞之彷彿雖樂商周而安有企  
及商之二二嗚呼惟其有遵道之名故王通附之七制  
之漢惟其無遵道之實故溫公擬之二世之秦

受忠直之言

左傳曰季孫之憂我疾敗也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藥  
石蓋謂苦口之藥利於病逆耳之言利於國此莫主之  
所願聞而庸君之所厭陳也高祖能從諫轉圜矣而不  
能無嫂焉於陸賈之對文帝能止葷受言矣而不能不  
遵違於賈生之策三代以來人主能受忠直之言者少  
矣漢武帝始賢君也而豈能受忠直之言乎正心三策  
忠直矣而黜之江都力行一語忠直矣而罪之田里多  
懲幾言忠直矣而放之淮陽乃若操鹽鐵之惡者貶之

散階論及帝之事者坐之腹誹爭和親之議者投之邊  
障夫數人者非有折檻之威非有牽裾之難帝已不能  
容而百計去之矣其所謂受忠直之言安在哉馮諼使  
帝而能受忠直之言則文景之富庶不改而亡秦之禍  
亂不續也晚而悔過頗知受言然考文宿儒已闕條矣  
所得者僅有壺關老之書高寢郎之議已非國豕大計  
詩曰民之靡盬誰風知而莫成謂能受教戒則豈有早  
知而反晚成者哉覽其武帝之謂矣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

漢書

漢書

七



雋不疑引經斷獄

聖人作春秋所以為萬世是非之斷案也然於朝聘而稱趙鞅納世子于威於鞅而書齊國夏石曼姑闕戚其義何居乎蓋朝聘雖得罪於父也未有命廢之若鞅拒之則失人子之道矣故書夏有黨鞅之罪也漢昭帝時有男子成方遂詐稱衛太子詣闕而雋不疑此吏收縛曰昔鞅拒蒯聩春秋是之蓋不疑治春秋為郡文學有繫於中矣雋呼以春秋是鞅世儒援經之繆一至此哉嘗試論之衛太子之詣闕與蒯聩之歸國事適相

方然蒯聩未有貶無之命則猶正任東宮而情不可以拒據既蒙納斬之詔則已正名逆賊而法不可以赦此豈可比而同之乎然則不疑之斷獄是也而引經則非也雖然當方遂詣闕之時下自百姓上至群臣相顧駭愕莫敢誰何而大將軍且戒嚴宮闕以備之漢庭可謂無人矣獨曼倩引經一斷決天下大疑獄其有古人之風哉且觀其為人貴暴勝之之刻平齊藩之呼郅霍氏之婚真趙廣漢謂不疑於朝廷事不可及也吾固贊之曰不疑廣漢應變當理又曰學以從政臨事不惑意雖未必盡然要亦近之矣

杜延年勸光儉約

詩曰新是獲新尚可載哀我憚人亦可息言民已勞矣

而復事之則病瘵其息而安之可也杜周與張湯在先帝朝進之以見知故繼之法貽害天下博矣杜初公乃周之子為諫大夫獨勸光儉約其亦欲息而安之乎于時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皆延年之功也且延年本霍光吏首發大奸有忠節當時比之劉章亦何愧哉書曰爾來德政行蓋先人之德惟忠惟孝延年其近之矣愚所惜者居九卿十年賞賜賂遺實距千萬則是輔國以義而處已以利也安得謂之純臣哉

安邊足用之本

鹽鐵之議昉於何時乎考禹貢以青州貢鹽梁州貢瑇瑁銀鏐此鹽鐵之貢所由起周禮有鹽人掌鹽四種有山人掌產金錫之地厲其禁令則鹽鐵之議於是為重矣然先王為此所以通有無供用度耳何嘗與商賈爭市利乎自管仲管山海正鹽萊計煮海之利鑄莊山之金而鹽鐵之議於是大行矣夫管仲小器也而後世何為倣之今考太史貨殖一傳如烏氏之以鹽鐵起家富侔王者於王亥海為鹽而國足饒是時鹽鐵之利亦何嘗歸於官哉至武帝用孔僅之謀以鹽鐵之官數十布在郡國則又祖管氏之故智以籠天下而民不堪命矣蓋自是說本者寡趨末者衆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賢良文學請罷其見審矣弘羊大何為者而曰此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哉嗚呼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此安邊之本也生之衆食之寡為之疾用之無此足用之本也且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鹽鐵



一商賈刀錐之末耳而謂堂堂一不朝與民爭瑣瑣之利哉持曰無封靡於爾邦記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易曰弗損益之貞吉言不可專利一而當以義為利也弘羊此舉本開千萬世聚斂之端而借禹貢周禮之說以文其奸其侮聖賢也大矣其罪可勝誅哉他日上官之黨身陷大戮亦所宜然

### 霍光知時務之要

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故識時務者在俊傑而知時務之要者尤人所難也霍光不學無術者而史謂知時務之要何哉嘗以其事考之杜延年啓告於前賢良文學對詔於後故始而問民疾苦繼而賑貸貧民未幾除田租減口賦罷酒酤史謂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誠是

漢書卷八

漢書卷八

三

也可不謂知時務乎然知時務矣而時務之要末之知也夫上官以五歲而正位中宮而尤不之察霍顯以邪謀而毒殺許后而尤不之發鳳凰何神而祠之徐仁何罪而殺之以蘇子卿之大節而但封典屬國非所以褒元德也以傅介子之詭計而誘殺樓蘭王非所以御夷狄也且君自我立又自我廢夫豈人臣志順不失以事上者哉昔子太叔之論寧喜其言曰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其霍子孟之謂歟然則光知時務之要矣而其所不知尤多也豈得謂之真知哉

### 大將軍忠臣

昭帝知霍光忠臣而不為讒言所播李德裕以昭帝有

至明之德固矣蓋是時以幼冲之年而當群言鼓扇之日屹然有定見信非有至明之德者不能也然以愚觀之昭帝明於霍光而不明於上官桀桀安父子與光爭權意欲身行篡弒以奸天位惟忌尤為之掎角耳上書請光賢桀安為之也昭帝不窮治其姦而或竄或貶以杜絕禍萌則亦未為明之至者也嗚呼向使天不佑漢而蓋主舍人不以實告則白龍豫且之禍豈不夾哉然霍光可謂忠臣乎曰未也成王之初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前後左右罔非正人故習與智長而成王能致盛治蓋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僭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趨正軌之以更非觀之以治體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彊立而不反此人臣之職也今

漢書卷八

漢書卷八

四

### 夷齊之後一人

聖達節次守節下逆節夷齊不食周粟太公謂之義仲尼謂之仁孟子謂之清嘖千萬世而莫與為儔者也嚴延年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呂東萊遽以夷齊以後一人稱之然則其人是果相類也哉愚竊非之武王伐商是更姓易號天地之大變故夷齊不得三而扣馬諫焉若武王止廢紂而立商子孫紹殷祚則廢帝立明宗



社之至計也而夷齊必不強枯矣漢立昌邑王為帝  
誠狂縱不法元后廢之是也第失之於始不能察  
其為人而輕易立之耳若使尤不廢昌邑則漢之  
宗社必亡於昌邑之手豈待綿延至於哀平之世哉文  
中子曰霍光廢昏立明所以康天下也延年此奏不為  
無理但謂夷齊以後一人則過矣考延年治郡陰鷙酷  
烈其母棄之竟陷刑憲則延年之為人可知矣而可儆  
之夷齊之列于焉呼以光之握重權而終不以此奏罪  
延年則光度量之宏又可嘉矣

丙吉護養帝

宣帝少以至蠶繫獄使遇刻薄如江充者治之宣帝已  
斃於亂刃之下安能全其生乎幸而丙少卿寬厚大度

漢書卷八

卷八

哀王孫無辜而閉門拒使者自乳哺以至成童為之擇  
良家以保安之故百死而一生耳然吉所以如此者豈  
料宣帝有登儲之日哉蓋寬厚之德充積於中惻怛於  
外自有所不忍者厥後有疾封侯夏侯勝推其必起有  
子奪爵論其當原為善之報亦自有不可掩者矣  
或曰武帝治巫蠱失於江充而得於丙吉亦知人之明  
也噫帝豈以吉為寬厚而用之哉吉本獄吏至廷尉右  
監帝使之治巫蠱意其素明法律必能成難繼之獄耳  
故使之治巫蠱也而不知寬厚不殺之德乃如是乎吾  
謂天心默祐將立成已為帝而儆復生之兆不虛傳

張釋之平定國優劣

卷八

史謂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  
以不冤味其語意則以定國優於釋之矣愚嘗以其  
事考之晉亮曰有之三臯陶曰殺之三臯陶能守法矣  
若夫張釋之為廷尉其聞臯陶之風而興起者何者犯  
罪之罪文帝曰誅釋之曰罰金孟瑤之罪文帝曰族釋  
之曰棄市此書所謂謂予曰辟汝曰勿辟予曰宥汝曰弗  
宥者若釋之吾無間然矣于定國則不然自地節元年  
以至甘露三年皆為廷尉之日廷尉天下之平也趙蓋  
韓楊之死皆甘露以前之事而定國鐵默阿順不聞可  
否卒使無辜駢戮吾知將訴之於帝矣豈非千古之冤  
也哉或曰漢特有詔獄自武帝以下置中都獄官三十  
六所凡意所欲附致者皆不下廷尉以史考之昭平君  
係獄內官灌夫係獄居室劬輔係獄掖庭王商係獄若  
盧然則漢廷尉即古之秋官大司寇共工是未皆出廷  
尉也嗚呼漢廷尉即盧全師周司寇之職也若趙揚之  
死而廷尉不與聞則安用廷尉為哉吾意定國於此縱  
君自詔獄亦當以諫諍死職下而可坐視之耶或曰定  
國當此時安知其以死力爭乎特帝以申韓刻薄之資  
而諫之諄諄聽之藐藐耳嗚呼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  
日不得安於其位此人臣之道也定國曷不掛冠致政  
以塞職之咎哉而乃耽戀不去遲遲十八年之久以  
是觀之定國不及釋之多矣

趙廣漢鉤篇

易曰三多譽四多懼謂有近君遠君之別耳趙廣漢為



京兆尹是處多懼之地也然趙善爲鉤簡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是故杜延年俠則誅之原褚懷恣則罪之卒之盜賊解散名聞匈奴人孰不謂廣漢本多懼而反多譽乎詩曰大車檻檻義未如義豈不爾思畏子不敢謂能以政刑治私邑而非禮者畏之也廣漢之治京兆其有大車之風乎然君子所不滿者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惟行其所無事則爲大智趙子都之鉤簡正據據多事而施於穿鑿之私者故孔子不責於逆詐億不信而以先覺爲賢子貢亦惡訐以爲智惡微以爲直鉤簡之術是逆也億也訐也微也豈非聖賢之所不爲乎蓋嘗論之士君子治郡若欲使盜賊不興姦黨不聚在乎養之有道教之有方則革面革心而翕然以廉耻成俗此用晦而明之道也何必鉤簡乎鉤簡之術謂欲知馬價而試以問牛問牛之術以是發伏摘姦此管商所以愚其民而蘇子所謂刑名之家執一實御百虛也雖曰發姦摘伏如神然工於法者必有法外之遺姦豈能無緣哉故曰察見淵魚者不祥信斯言也觀其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鉤簡之緣可見矣事下丞相府案驗於法是也乃疑夫人殺侍婢以脅之可乎且霍光秉政廣漢寧光死則發長安吏至霍禹第搜索屠酈破廬鑿斧斬門闕是乃出時俯仰之態也吾嘗謂廣漢爲吏其諸郵都甯成之類乎班固以爲訐上不信失身墮功信矣

黃霸獄中受書曰

聖人之言如水火盜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水也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火也故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聖人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載於書詳矣夏侯勝能講解經傳者也黃霸從獄中受書係用更冬諸論不怠吾不意以賞補卹而有慕道之心如霸者也易曰動乎險中大亨貞霸之謂矣然自君子觀之彼測之而不知其深窮之而不知其遠用之而不知其明宿之而不知其壯也何以見之霸以鵠來敎舍指爲神雀之祥是不知珍禽異獸不畜於國之訓也郡邑上計必欲條教化之對是不知汝惟不矜天下莫能之語也史高何人薦爲太尉是不知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之戒也楊惲之死坐視不救是不知予遠汝弼汝無面從之義也獨其相河南以寬和頗得寬仁之著治頤以教化畧聞風德之論自此之外於典謨訓誥之理拘鑿不入者多矣其於聖人之道何如哉嗚呼夏侯勝以明經術取青紫則其師友淵源可知矣又何怪黃霸受書於顛沛之中而不能深探其奧哉

魏相白去副封

漢故事上書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此魏相之所由起也魏弱翁獨請白去副封此開四門達四聰之道也然自愚觀之副封誠所當去何不明日張膽對揚大庭以成回天之功奈何因許相白去副封不亦枉尺而直尋乎夫許伯刑餘之末外戚之屬耳而托身於許伯是爲有實而不慎



所往乃終身之大玷矣而可乎且白去副封所以爲殺霍氏之計也霍氏有大功於漢縱有罪則當八議裁之當十世宥之而乃白去副封以刺其後抑何忍也至於趙廣漢雖有脅制丞相之謀然罪不至死相蓋不爲漢家惜材從百姓之願而乃坐以腰斬然則相乃忍人也而豈有宰相之德度哉

漢世良吏爲盛

至治無成功至美無近效人才能否要以久而後見也吾夫子相魯初而諄之三月而誦之子產相鄭一年而諄之三年而誦之方其諄而未誦之吾從而遷易其官雖聖賢無以施其技矣蓋治道以久而後成民心以久而後孚故文中子曰三代之興邦家之托有杜稷焉兩

漢之治牧守之任有子孫焉噫此可以知漢世良吏之所以盛矣昔宣帝以太守不當數易但增秩賜金若黃

伯在潁川八年而吏民向化龔遂在渤海數年而獄訟止息如召信臣朱邑之屬生有榮號死有奉祀其父任如此此漢之良吏六人而宣帝居五也君子不以宣帝良吏爲感何哉夫名之盛者實之衰也使漢世爲吏者皆慕絲羔羊之節無苛政猛虎之嫌則欲褒之而無功之可指欲表之而無名之可稱天下陰受其福而循吏之名不登於仕牒矣夫惟知久任而不加所以任故酷吏多而循吏少而諸君子得以顯揚於類波橫流之中乎或曰文帝之時黎民醇厚天下富庶宜循吏之多也而馬遷史所載五人文帝時無一與焉又何哉噫馬遷

之不傳循吏以文帝之時皆循吏也班固之傳循吏以宣帝之時多酷吏也或曰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張敞皆爲政有聲者也而何以不列於循吏乎曰緩刑任德者循吏也守正持法者能吏也如廣漢之剛明翁歸之廉察張敞之威烈皆非循吏之所爲矣至於韓延壽之好古教化閉閣思過不在黃霸諸人之下而固史不錄於循吏傳豈非遺論哉因并及之

路溫舒上緩刑書

獄乃天下之大命也魯僖公三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蓋謂教殺無罪以苟悅於強國則非君矣宣帝之時獄吏以刻爲明相師成俗則無罪而被殺者多矣此溫舒所謂秦有十失其一尚存也愚謂秦之十失

宣帝豈能盡去哉特其假借王道以文飾已私此所以與亡制之列也何謂十失蓋文學好武勇賤仁義貴獄吏以正言爲誹謗以過過爲妖言先王不用於世忠良皆罰於胸案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重心實禍蔽塞此

秦之所以亡天下也以宣帝言之尚申韓之學是蓋文學而賤仁義矣用安國而罪楊惲是好武勇而罪誹謗矣不諱之諫則貶之王褒之頌則悅之寬饒之言則罪之王吉之去則聽之是秦之十失宣帝蓋彷彿之矣豈但見獄吏哉路長君之言雖未爲實然緩刑之諫深得帝心寬仁之意也蓋自牧羊時取澤蒲鄠書長受春秋通不義故其辭順而意篤如此昔春秋魯城孫達以禮諫君君子以爲有后溫舒子及孫百至牧守大官得非



以禮諫君之功乎是可尚也已

丞相致仕自賢始

古者七十而致事故書曰我明農哉帝長孺年七十餘  
爲相五歲罷歸史謂丞相致仕自賢始則前此居相位  
者未嘗有乞骸骨之請也長孺獨於波瀾風靡之中有  
急流勇退之義是誠可謂節大儒也哉愚所憾者賢  
知進退之義矣不知輔弼之道也則豈有大儒之實哉  
考史賢爲博士授昭帝詩宣帝立以與謀安宗廟賜爵  
關內侯以先儒師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夫詩之爲  
道使人樂而不淫好德而輕色也昭帝幼冲宜以詩中  
所載仁義忠孝漸磨啓沃若鷄鳴之賢妃采耳之淑女  
警戒相成享壽命之源可也今血氣未定先盡妃色其  
天也宜矣然則所授詩果何補耶及事宣帝又不能匡  
其學術而歸之正道坐視其學中韓而莫可誰何且謂  
之丞相則當條其紀綱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  
擇天下之吏使稱其職若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趙廣漢  
以名吏而置之死是誣之也霍禹以世家而假之權是  
害之也王成以爲增戶口而封之將是使天下趨虛妄  
也凡此皆本始三年之事正賢爲相之日也何乃綏然  
杜口曾不批逆鱗犯忌諱是則賢乃庸庸保位之徒耳  
其子玄成則而象之繼登相位有退讓之名而無蔡謫  
之節然則長孺通詩通禮以爲過庭之訓者不亦可醜  
哉吾固謂玄成漢之腐儒也

王成儔增戶口

人君好尚天下士民之趨向隨之最不可發泄其機而  
令人窺則也若人君之好尚可以窺則則祿祿社鼠得  
以規其意苟有蠅營得以伺其機外邪客氣得以襲其  
虛故人主好軍功而儒增首級以干其賞矣人主好神  
仙而儒設方技以蔽其明矣人主好聚斂而儒張羨餘  
以固其寵矣凡天下之偏心皆人主好尚之偏啓之也  
韓非曰君無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臣自  
將表異去其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此之謂  
也漢宣帝好觀韓非書者去逆其厲精爲治綜覈名實  
宣天下主言精白一心以承上意者而王成以爲增戶  
口賜以侯爵此何爲而來哉宣帝見其所欲故群臣爲  
之雕琢爲之表異也况天下之事變其出如泉其亂如  
絲其名實相混正猶砥汰美玉雜陳於磨前而莫之辨  
也人主苟能脩身以爲取人之則以天下之賢理天下  
之事命卿上徹我疆土公任使也碩鼠食黍莫我育顧  
黜貪墨也彫弓和弓受言載之惜名器也不濫不濫不  
致怠荒分勸懲也收還威柄於積年渙散之餘從動群  
聽於遵養時晦之後其孰敢欺罔吾君以干無名之賞  
乎惟以一己之聰明而理四方之事變則奸之窮者得  
以奸而欺我猾之巨者得以猾而罔我陸宣公所謂一  
人之智慮不能勝億兆之愚欺此之謂矣吾固謂宣帝  
之綜覈名實本以伯玉道歸之也其見欺也因宜

厲精爲治

天下大物也非綿力小智所能運轉非薄物細故所可



治之道固以厲精爲貴矣然謀道者無近功謀利者多近效彼其精神過暴氣脈已浮積痞漸寬根本浸伐是故屬精不若養精之爲貴也不觀之天地乎驟雨不終朝狂風不竟日過榮之木一發而枯暴溢之流一決而涸於人若也亦然蓋人君即位之初自人臣登天子位猶自地升天靈靈乎若將墮墜也故其始多有振奮發揚之氣逮即位有年天下於我臣服全之者生殺之者死下之者富奪之者貧天下大權在我掌握雷霆電奮奔走群動於是巧佞之徒各售其說而導之以不經日夜沈湮久而俱化一人之身而邪正殊途天壤易處此中才庸主之通患也漢宣帝不幸類是蓋少則爰發於平蠱之獄長則端臨於驃乘之臣是故備嘗險阻之餘而爲蘇則難過之計史謂厲精爲治信矣使持此心而歲操月練久而弗移則仁義並行德業交進豈不可成太平之業乎夫何剛心方長者江怒濤鏡氣一哀秋霜敗葉是故侈心生而有金馬碧雞之求矣驕心生而有趙蓋駘楊之戮矣邪心生而有恭顯許史之用矣然則向之厲精爲治果安在耶昔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宣帝有初而無終亦安在其爲厲精哉原帝所以如此者蓋帝擇術不精而用申韓故其效止此夫

齋居決事

人君以一身理四海之廣豈能周知之悉而剖決之明乎人主以任相爲職也要在得光明正大之人以束約

持軸則大道公行威柄上出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矣豈必躬自視事爲然耶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總章之訪舜有衢室之問固未嘗不齋居然但汲汲於求六相總百揆而未嘗一次事焉聖人之聰明豈不若後人哉立帝神聖其臣莫及固矣誠懼事變無涯而聰明有限敢輕視天下耶漢宣帝患刑未平諸居決事自後世觀之孰不謂其撓獨斷之明也愚則以爲宣帝好觀申子君臣之備而所以決事者如衡石程書之秦皇如衛士傳餐之隋文如自授尚書之魏王也夫漢當重熙崇洽之餘豈無英雄豪傑可爲股肱心腹者乎何但丙魏二人之賢也帝不能慎擇一相以平章政事而乃自作聰明以親庶政是故趙蓋驃楊以私怨寔極刑罰至冤聲載路有刻不盡地之風帝將何如其爲情耶惟其齋居而決之故聞不可入而排檻不可入而折檻不可入而引正昔人所謂不經鳳閣鳳臺何名爲粉而天下敢怒不敢言者有矣詩曰靡聖管管不實於宣又曰維彼不順自獨倖職自有肺腸俾民平狂宣帝之齋居決事其流之弊必至於此故曰宣帝基禍之主也

蕭望之不欲外補

天下勢而已矣威者衰之伏成者敗之機是故儀鳳在庭明良起時幾之勑是賢宰治左右進艱難之規車攻復古臣工獻庭燎之箴古人事君大率爲大本之慮爲先事之圖也漢宣帝欲用蕭望之守平原而望之不欲



外補此與汲長孺出入禁闥之類先後一揆也得非忠臣憂國之心哉自愚觀之望之不欲外補似也然果能成格心之功乎觀奉世並車之力以其矯制而謀張款入策之策以其罪而諫廷臣此伐之議以其伐喪而諫廷臣所謂不當確確其抱關焉而亦何愧東海痛生之名耶然愚以為朝廷天下之本而君心又朝廷之本也望之言曰憂其末而忘其本則以數者之諫為得其本矣殊不知此朝廷之本節耳而於根本塞源之論寧有之乎吾觀宣帝為君好觀申韓此心術之蔽膏肓之疾詩所謂枝葉雖未有害本實先撥也於是用恭顯而啓後世之任閹官責許史而啓後世之任外戚殺趙蓋棺楊而啓後世之誅大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頽泉之竭矣不云自中然則宣帝不能正本之害亦薄矣蕭長倩果有職兄斯弘不裁我躬之慮當進法言而伴之從吐其言而伴之繹則正其言為事理而天下不足平矣長情慷慨折而不撓也及此而顧拘拘於政治之末然耿壽昌常平亦非之內言賢相亦薄之張禹賊臣亦為之則其所謂識政治又豈能肯當於理哉而班固稱其身為儲宗近社稷臣亦過矣然汲黯欲晉於朝而不允淮陽之命蕭望之欲晉於內而即有少府之徵則武中之好賢不及宣帝可見矣汲黯多欲之諫切中君病里之正心之學寥寥無聞則望之輔君不及汲長孺也可見矣此亦優劣之辨也

兩奉世矯制破荒車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固無二主故政無二門若矯君之命以成己之功則雖數葉薪煙煥動天下不足奇矣馮奉世使西域此君命也並車王叛而發諸國討之非君命也使奉世於此時激將士忠義論兵家利害而糾諸國勤王以剿方張之寇則才畧崢嶸出疆而能安社稷矣豈不為奇功乎奈之何矯君之命而持節發兵則知有賊虜之可滅而不知有名義之不可犯夫豈忠順不失以事上之道乎吾嘗考之春秋矣如曰公子結勝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又曰季孫宿帥師伐郕遂救之夫公子勝婦季孫伐郕其常職也今會盟救台於理順乎故曰遂以議之也馮奉世之使西域亦其常職而矯制發兵此與公子結季孫宿之罪豈不同科哉然則國家之於馮奉世將何以處之而可愚聞之荀悅曰矯小而功大封之可也矯大而功小誅之可也愚則曰功固有大小也矯有小大乎哉如子明者始則貶其秩以彰違法之典終則顯其用以表去亂之能則庶乎其兩盡之矣而何封之有哉大惟此義不明而後甘延壽陳湯遂矯制破康居焉意者可以為常事也魏相條漢便宜

監于先王成憲其末無愆魏相好觀漢故事及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行之可謂能監成憲者矣故王通謂其識兵畧遠時移也然自愚觀之董子天人三策所言固為醇正然賈生之學雖於蘇張而表鉅之策失之則其錯之術本於中韓而則國之策失之愚此或醇或



駁所當別識而擇取之也使相於此以仲舒正心明道之言朝夕勸勵務期感悟則趨向已端根本已正而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矣何必益以二子之言乎若夫漢興以來國家行事其善者不悅霸術其非者多襲秦弊開雕麟趾之意安在也而相顧條陳之乎夫惟其然故宣帝自以爲難伯王之道爲家法而開三大畧以亡國相豈能無罪哉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士君子負桑弧百步之志豈以階爵位之富貴而已耶蓋曰使君爲堯舜之君以親見道之行而已道不可徒行正言格論曰陳王前則猶或可望也故伊訓二章申法祖之論傳說三篇推遜學之辭無逸一書擴持敬之

誡蓋責難陳善之意藹然溢於命辭之間豈徒誇多闢靡爭一句一字之巧耶王子淵固漢世能文之士也宣

帝以褒有俊才使作聖主得賢臣頌則當歲其祠祀之非攻其神仙之謬破其綜覈之差抑其慘刻之過務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而已焉則是荷旃被毳而道純錦之麗密委縵含糗而論太宰之滋味豈非千載盛事哉今也工婉麗之聲而乏箴規之益事浮華之習而少巨君之忠古人所以責難所以陳善果如是乎夫宣帝爲君之失不止一端也主子在江湖尚憂其君曾謂子淵臆制之推薦受人主之異知而乃如此不擇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耶或曰褒之頌以爲優仰屈仲若彭祖啁噍呼吸如喬松正以帝好神仙及之也褒亦可

善諫誠意如褒之言非以閉邪益以助惡也大世傳聖祖喬松之號怪誕不經天下豈有仙人哉如褒之言則是世果有此人特帝不必好之耳夫人孰不愛壽而惡夭貪生而畏死若以爲真有彭祖喬松其能禁帝之弗遊乎故吾謂褒之爲文類司馬相如而其誦說亦似之逮褒爲諫大夫又非他官可比乃數從放獵不知外作雉荒之規隨幸宮館不知峻宇雕牆之戒爲太子作甘泉賦不知道之以仁孝之道爲帝求碧雞神不知匡之以帝王之業然則向之淹貫古今以文章鳴世者安在耶嗚呼嗚呼命在途而以病死豈天厭其俊而誅之耶

王吉政事疏

吉少爲昌邑中尉昌邑王廢吉以忠直得與龔遂滅死

論言固以諫諍者也及爲諫大夫與蕭望之張敞魏相路溫舒齊名考其最切時病而奏容大篇莫如王吉政事疏焉吉之言曰今公卿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其辭嚴義壯可謂有諫臣風烈矣試取其疏而讀之一言宜讓左右以正身擇所使以宣德二言宜述舊禮明玉制三言宜別男女之分辨貴賤之章四言宜除任子之令選天下之賢五言宜敦儉約之德革侈靡之習率是道也果能致明主於三代之隆否乎自愚言之要非大人格君心之道也昔臯陶曰慎厥身脩思永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尹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絜傳說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召公曰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周公。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

之艱難數聖賢所以啓迪。云君不過如此何嘗拘拘論

政事哉于時非無政事之可經營也以爲人君一心萬

化之所從出也孰其機樞其要夫何政事之弗理吾觀

宣帝爲君自少好說中錦之篇至謂雜王伯爲家法則

其學術之差久矣子陽果欲致主於三代盍不以聖賢

正論附董安漢不俟其過昭灼而後言也茅薤之萌勦

而絕之必使有僇我以弄於方禮法以繩於外則雖無

汗輪之勞無寧協之爭無然之呼而人主之過已潛

消於宣帝矣中矣夫何庶政之不可舉哉子陽之旨疏

曰獨行於深宮是矣而謹獨誠意之學引而不發則知

正君之身而不知正君之心知淑君之政而不知淑君

之德也又何怪宣帝病其迂濶而不果用耶雖然言不

見用謝病而去則出處大節亦有可觀矣子陽宜漢庭

一人物哉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八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九

屏石戴瑒著

留田便宜十二事

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大率老成多持重之計而年

少卒輕進之謀漢宣帝時先零諸羌劫畧小種背叛時

趙翁孫將兵擊之自少年處此必欲深入其郭直搗其

穴矣充國則不然方且舒遲陰候先計而後戰朝議欲

擊單开而充國則先擊先零且不以兵力莫之而以屯

田守之此誠老成謀國之慮也哉考史充國始爲騎士

以六郡良家子善射補羽林學兵法通四夷方從貳師

擊匈奴漢圖陷陣百死一生此其勇畧可知矣充國之

言曰留田便宜十二事由今考之一則也田致谷威德

並行二則據其肥饒以待其畔三則使民不失農業四

則罷騎兵以省大費五則令士卒循河湟澆鑿則以間

暇治郵亭七則不出兵坐得必勝之理八則無經阻遠

近死傷之害九則不損威武虜乘間十則無驚動河南

使生他變十一則治湟陁中道橋以制西域十二則息

繡役以戒不虞約而言之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

憂屯田之策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是真可謂

制勝萬全之計也厥後諸羌竟不煩兵而相率來降此

非老成持重而若是乎至於勅渠安國之不敬秦辛湯

之使酒其言皆驗楊子雲頌之曰料敵制勝威謀靡亢

結厥後可謂深知允國者矣



蓋寬饒以直言死

按春秋宣公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以諫殺身者也何獨無褒辭夫諫默死生當其可而止耳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於史魚之直然方諸比干自靖自獻於先王者未可同日而語也漢之蓋次公以宣帝用刑名之過也而上書切諫亦當時之直臣矣而宣帝輒事殺之可乎然愚以為次公亦若洩冶失保身之義也蓋次公明經孝廉為大中大夫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而上疏極言曰方今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此言最中時君之病固所宜言者至謂五帝官天下三王傳聖賢此言亦不知為何而發也將欲帝傳之異姓歟天下祖宗之天下燕會譏謗孟子以為私授受今而欲帝官天下是何官歟是故法官王生所謂不惟漢氏之高踪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貴之軀臨不測之險可謂善料人矣彼鄭昌雖訟寬饒死亦何及耶綱目謂自劉比闕下蓋謂自取之也

丙吉知大體

陰陽政事之本祥生之命故太昊執規司春炎帝執衡司夏少昊執矩司秋顓頊執權司冬皇帝執繩司土此明王所以誠于尊天而慎于養人也宰相立一人之下固惟安理陰陽使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則祥瑞可集災異可銷矣然陰陽豈可以坐而調耶必也上致君於寬大之域下澤民於仁壽之鄉以和召和磅礴懾積而無有行一不義教一不辜者也丙少卿為相寬

厚柔忍固有可嘉然幾於其在林下喪其資斧者也何者宣帝國英明之主也然學術差門浸遠於申韓之說言去閭丘之直之以致主於王道趙蓋韓揚漢庭之良吏也乃以微罪見殺無辜額天而吉不聞八議裁決于此之特寬譬湯沸上千天地之和甚矣今不問道旁人死顧問牛喘此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也獨何歟于時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歲不下二百餘人此非小變也宰相以綱常佐天下而可諉之於不問乎且軍旅國家大事也虜入雲中代郡然後科瑣邊務不亦疎耶宰相好尚百僚所取法也今吏貪賄宜誅之而輒有案驗之罷吏酗酒宜逐之而使用車茵之汙然則率天下之人而循於貨賄耽於酒藥者必自此始矣曾謂知大體者可如是乎蓋大臣必明大學之道而後無曠厥職也吉本起獄法小吏僅通詩禮大義者也又何恠其失相臣之體哉

黃霸功名損治郡

陰陽之運不無萬殊而人才之品不可一律君子用人隨其才而使之則建官惟賢任事惟能豈至縣官曠職耶黃霸顯川先教化而後決罰戶口歲增八年無重囚賊治郡之循吏也逮其宰相功名損於治郡時豈官息於官成乎意不然也古之人或有長於適野之謀而不長於邑事之斷或可為趙魏老而不可為滕薛大夫中人以下皆然霸之才處之刺繁理劇之郡可也擢之論道經邦之地則過矣功名安得而不損乎愚以為此當



以責宣帝而不可以咎黃霸內吉所薦三人于定國杜延年陳萬年皆不負所以舉者也帝固舍是不用而獨於霸則不次擢之以至此極譬之以舟行陸以葛禦冬也於霸何尤哉或曰霸之損功名何事以知之曰獲肉之數術之陋也鶴雀之報心之阿也教化之條量之隘也史高之薦德之邪也蓋霸少學律今以待詔入錢補侍郎諳者以相士言娶巫家女以希富貴坐同產有罪劾免則其爲人可知矣後復入穀補左馮翊馴致相位夫相天下大任也以若人當大任則何以爲朝者之表儀哉漢治雜霸皆此輩爲之也

### 藝文治勸海

前軍嘗謂達則願爲宰相窮則願爲良醫愚則曰大則願宰一郡小則願宰一邑蓋謂存心於愛物於人皆有所濟也夫漢郡守古州牧之任也書曰外有州牧侯伯周禮八命作牧漢郡守地大而權重有剖竹分符以發兵有皂蓋朱轡以辟路故昌黎亦曰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然守以牧名當以惠養爲先務也帥以師名當以教化爲已任也官以親民爲名當以撫安爲意而不容一失之向隅也苟遠方之郡長構机養食爲之守則胥殘虐民不聊生民安得而不爲盜哉故曰獸窮則搏鳥窮則噬民窮則盜爲民父母其何以使民至此極耶翼少卿以明經爲官蓋素知民瘼者矣故卑車至府罷捕逐盜賊之令使皆棄兵爲持鉤鋤賣刀鋤畜牛犢未幾盜賊解散勸海大治可謂不負選用賢良之托矣原遂

所以至此者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也遂誠心於濟人者也其動也宜哉抑遂之始事昌邑也剛毅有大節以諫諍免禍其人品之高明可知矣况其得王生以爲謀主蓋即子游之戒明曹參之蓋公也愚所竊論者爲勸海時年踰七十宣帝已老不任公卿使爲都尉水衡遂爲不乞骸骨歸林下而竟卒於官哉蘇東坡有詩曰棄官縱未歸東海龍郡惟堪作水衡其亦不足於遂矣

### 耿壽昌立常平法

理財之道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要其所本無而爲之法大率不過儲蓄之計而已昔周之盛頌詩以告太平而豐年康年之歌更唱迭和竊意當時天人叶應和氣充塞人民享有年之樂而慮不動於荒政也然周官一書拳拳於荒政之目以荒政十二聚萬民則同徙職之巡國及野以調艱危則卿師掌之遺人掌邦之委積倉人掌粟入之數以待邦國廩人掌九穀之數以詔殺用夫以有年之時而先爲凶年之備此周家之遠慮而非苟安目前者也王政既衰秦飢乞糴於晉魯飢乞糴於齊歲不登則使者輒環於列國所謂九年之制度敗壞盡矣夫九年之制度既壞則歲一不入民輒狼顧大計折骸骸骨小者伐戶破家強者嘯呼於山林弱者轉徙於溝壑飢寒切於肌膚雖有黎皁之礼刑安能使之趨善畏罪哉吾不意西漢有耿壽昌常平之制得周官之遺意也其制一邊郡皆築倉舍穀賤則增其價而



權以利器殺其德而釋以利民是能制欲散之權  
公賑恤之政亦可謂近世良法矣蘇子瞻有曰常平之  
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  
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有千斛者在市物價自平市  
之價既平邦家之食自足矣彼當時若蕭望之以常平  
爲不可是俗儒不通時務也哉雖然有常平之虛名有  
常平之實惠何謂虛名上勸下墜爲善并乘時射利之  
者若是也是故有治法必貴有治人

### 試望之於三輔

帝王之道以至誠化天下刑名之家以虛聲驚天下何  
也昔高宗知傅說之賢即使之任府攝攝梅武王知召  
公之賢即使之任勅偶置乘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爲

下可述而志故君臣不疑也帝王道喪爲君者多脩身

取人之明而事詭詐待人之術韓非曰有行而不以賢

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是故君

不窮於智不賢而爲賢者師蓋謂多方以試臣下而後

任之此吾謂刑名之家以虛聲驚天下也漢宣帝試望  
之於三輔其殆用此術乎夫望之治齊詩事居者知禮  
事夏侯憐問蓋亦爲諸儒領袖也方霍光有吏民露刃  
之令望之不聽兩吏挾持耳守抱關之志此其氣節凜  
凜可激頑起懦也宣帝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  
生耶則知之有素矣旣而災異對狀拜爲謁者此群臣  
上計皆令問狀則任之有素矣夫知之有素任之有素  
而復試政事於三輔吾如宣帝之用心矣蓋曰吾於蕭

望之最所注意尚不輕用而且試之於三輔吾知屬精  
爲治如此誰敢欺我哉此正執一實以御百虛使人知  
識其一而不知不識其九也孰知觀人當觀大節望之  
氣節凜凜病著天下又何疑而試之耶惟帝以智術待  
其臣故一傳而托孤寄命之臣旣召之廷尉復免之庶  
人復圖之騎兵皆宣帝之故智也是故綜覈名實之政  
流而爲私邪信貴必罰之風流而爲殘刻爲君者尚其  
以至誠爲務哉

### 南山種豆歌

記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書曰惟口出好興戎易  
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基矣言不可不慎也楊  
子幼爲光祿勳以事見廢則當杜門謝客閉閣思過如

孫會宗之諫可也而乃作南山歌以譏朝廷此豈臣子

之禮耶按惲母同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史記

以材能稱獨於明哲保身之義未之聞焉何哉其曰田

彼南山蕪穢不治以朝廷荒落譏其君也種一頃豆落  
而爲箕以賢士及棄踰乎已也夫爲臣者有諫而無諂  
有止而無疾子幼之歌是諷矣疾矣豈有字在道之明  
哉然則子幼之誅雖曰法官刻於用刑爲宣帝善政之  
累也然所以開諫召諍抑有由矣復誰咎乎抑惲性刻  
害好發人陰伏初爲帝侍騎必告霍氏變封平通侯則  
其爲人可知矣天道好還惲豈能全令終哉

### 張敞五日京兆

張子高治春秋以經術輔吏治以季友之覆轍而請率



霍氏之權以樊姬之芳躅而諫止王太后之獵除賴川盜賊則施汚緒衣之計斃異州抱誠則兇行囊橐之信趙廣漢後能吏也以愚觀之敵之為政暴虐豈在乳虎蒼鷹之下哉夫輦轂之下百官軍民萃焉四方萬里瞻焉張敞治京兆而掾絮舜謂其五日京兆蓋以揚憚之靈應其及也此其有蠹政害人之罪而輒殺之耶夫以秦始皇之暴而茅焦謂之狂悖以漢高之賢而周昌謂之桀紂二君尚優容焉敞以京兆而殺無罪人此叔向所謂殺人不忌為賊也充此類也與偶語禁市及屠兒殺之事何異哉幸不過漢武帝之英果而獲全其生復蒙刺史之擢耳是故蕭望之以敞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傳器而勳向楊雄敘京兆尹獨取趙尹王馮而不及敞其亦知人矣

### 漢家自有制度

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人者霸蓋粹而王駁而伯正猶木炭之相反也三代君臣以王道治天下其制度文為萬世同宗而共守之者初非自立一制度也漢高以馬上治天下固於詩書相矛盾矣然約法三章編素行師何嘗不以王道為心哉特學之而未成行之而未至耳文帝雖於黃老非其心知王道顧舍此而取彼也亦其學術不精而可南可北有多岐立羊之病耳宣帝乃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伯王道難之是以高文之心真欲雜伯以為家法也廿二誣祖宗其然則為宣帝者當如之何吾以為為于時當以脩身正心為先務而招

集名儒為琴瑟解茲計凡所幹旋有正大無私邪有光明無暗昧庶可以繼周之後矣奈之何既誣乃祖又誣乃子以為儒者其可用而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夫俗儒固不可用也得真儒而用之不可以致盛治哉商帝之張良文帝之賈生武帝之仲舒皆儒者也而於其言畧見施行矣故漢之所以為漢也惟其不能大用而顯擢之故自成一制度而不可進之三代之列耳嗚呼宣帝不欲與三代共制度而自成一制度此所謂為基禍之主夫

### 講五經同異

孔子作五經所以明天道人倫致盛治之成法也自鄒魯之學不傳而諸儒各立門戶率自名家此五經之說所以或同或異而莫之統一也漢宣帝慨載籍之汗漫闕正道之晦冥詔諸儒講五經於石渠閣而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今其所講之說不可考然要之於聖人之經言本近也而求之使遠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明也而推之使晦固亦有之矣愚嘗細考班史而得其畧焉蓋于時議易則施仇梁丘賀而所宗者賀也賀之學實得之於田何丁將軍其所傳易傳數篇又小章句不可見然觀其陸寔垂范之下其術類京房則亦卜筮之學耳而豈能知易之同異乎議書則周堪孔霸雖曰得之夏侯勝夏侯建然師友之所淵源或張生歐陽之具說門弟子之所傳授有張恭寬假之殊豈故有為小夏侯詭者繼其似也有增師法者仍其舊也有詭災異者詭



其真也而豈能正其同異哉至於議詩則張生薛廣德  
而其傳者四家今觀驪駒之歌狗曲之誦正所謂議經  
如訟也而何同異之議哉議禮則戴聖及聞人通漢然  
即其淵源而考之徐生言禮為訟而傳之丘倉蒼撰曲  
臺記而傳之二戴至於雅漢儒之篇撰載緯之說皆非  
之正也則其所以講之禮豈能正其同異哉若夫議春  
秋者公羊則嚴彭和谷梁則尹更始蔡千秋夫議之誠  
是也奈何劉向諸人用谷梁而不用公羊乎夫公羊說  
經之謬固有之矣吾謂谷梁與公羊猶魯衛之政兄弟  
也而一抑之一揚之不亦頗乎姑以谷梁言之以衛輒  
拒父為尊祖是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  
冠亂可得而容也然則谷梁之說傷教害義不可強通

漢書卷九

禮書

十一

者亦有之矣而蕭望之所議三十一事不過互相排擊  
正范甯所謂廢典由好惡感哀繼辨訥而已而豈能正  
春秋之同異哉嗚呼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常為理而  
諸儒辨論迄無定說此吾聖人之微旨大義晦而不明  
鬱而不通有援經之謬如新序說苑之說有續經之失  
如太公法言之說有解經之差如箕子明夷之說自漢  
至唐甲可乙乙不正如長夜晦冥窮山深谷之中孤狸豺  
狼之聲穴穴查查而莫有歸一者嗚呼軻死無傳信矣  
國功臣於麒麟閣  
宣帝以戎狄質服之股肱之美乃圖功臣於麒麟閣說  
者為首霍光而殿蘇武以為誇翊遠人示人才威多之  
微意以愚觀之宣帝非誇其臣也將以誇其君也豈所

謂報功之典乎嘗試論之霍子孟之盡忠漢室冠群臣  
之有周宜也然吾聞善善及子孫顯焉雲山之誅家無  
噍類使光有靈符不瞑目於九泉矣專以不名亦禮體  
平而豈所以報功乎至於蘇武之奉使忠義凜凜照人  
顏色方其皓首歸朝已不過典屬國之職今又抑之群  
臣之後是何抑而又抑也雖曰誇示遠人然帝王至誠  
治天下者豈如是其虛偽乎愚嘗搜數子之事而通論  
之張安世之謹厚有幹蠱之孝趙九國之持重有壯猷  
之畧魏相領象職有宰相之才丙吉知大體有公卿之  
度杜延年勸朝議之和克光乃父劉德稱宗正之職善  
教乃子他如韓增之薦駕奉世明於知士蕭望之奏石  
渠長於明經梁丘賀之占逆謀亡於學易此誠朝廷之

漢書卷九

禮書

十一

表表不群者也然就數子而論之子孟學太疎而闇於  
大理安世氣太饒而失於避嫌相以許史自托而出處  
之道不明吉於趙蓋弗救而輔相之功不著梁丘賀善  
易矣而流於讖緯之術望之素剛矣而昧於姑壯之義  
其他如杜如韓如劉不過一技一能之上而豈可圖形  
肖像擬之方叔召虎之倫哉吾意宣帝此舉其所以誇  
示遠人蓋曰吾有方叔召虎之為臣則吾其周宣王之  
為君外雖示其臣之賢而內以彰君之聖其所以自誇  
如是乎後世儒者以班固之才而亦曰仲德周宣則非  
惟欲欺當時實能欺後世矣  
貢禹勸節儉  
人君之德莫大於節儉豈徒在於去奢修而尚質樸乎



書曰恭儉惟德無戰爾傷必制節謹度履規蹈矩勿貢於非幾勿陷於有過始可謂節儉焉故堯之茅茨非節儉也而允恭克讓允之節儉也禹之菲食非節儉也而聲律身度禹之節儉也文之早服非節儉也而緝熙敬止文之節儉也元帝踐祚之初遣使徵貢禹禹以爲苦者人君節儉是也秦之何不論檢身心之大綱而論言財賦之末節蓋是時石顯柄用已有趨附之心乎吾謂禹貢使勸帝以檢身之學則知人必明去邪必勇外戚如許史將斥矣宦官如恭顯將誅矣何禹恭而不言乎溫公謂恭謹節儉孝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吾謂禹正坐不能以節儉之大綱陳於王前耳記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禹之勸節儉事下達也是尚辭也魯謂

### 張安世謹厚

大臣以身任天下固貴有勿欺之誠猶貴有能犯之節蓋利有所當與則以身當之而不顧害有所當去則以身去之而不辭人之賢者進之不求感我也人之不肖者退之不畏其憾我也此謂之大臣矣若張安世則異於是考史安世與霍光同功一體之人其女孫敬甫氏

之外屬婦也禹山以叛赤族敬尚相坐宣帝雖赦之而安世之心不自安也乃上徵博陸之專定大政輒稱疾及不敢遽官爲史議以謹厚稱之嗚呼此庸碌固位之計耳而豈大臣以身任天下者耶吾聞之入臣之謹厚莫如周公故詩曰公孫碩膚亦烏凡几然制禮作樂以決政也公任之也握髮吐哺以選官也公爲之也此所以作周恭先也安世爲漢大臣孟不以周公爲法乎吾謂安世此心大政之決其善者固不敢當則其不善者將移其過於人也選官之舉其是者吾不敢當則其不是者亦將過於上也惟其智有所不明故其氣有所不壯而爲是不存形迹之舉耳而可謂之謹厚乎孔子曰敬不中禮謂之野恭不中禮謂之給安世之謹厚不幾

於野而給乎且試論之宣帝之心術蔽於申韓霍之政事雖於桓文安世果謹厚也則必朝夕納諫雖其闕以進之帝王之域何乃惟知權勢之可避不知君德之當脩此之謂欺臣耳而何謹厚之足稱哉且能謹厚宜其上不之疑下不之忌也何中郎將即言安世不快上欲誅之乎愚見世之讀書者宜盛稱安世滿而不溢溫良恭淵愚敦爲不平而探論之

### 肅望之請罷中書宦官

君子之於小人制之於始進則易禁之於已成則難易曰覆霜堅冰至矣曰女壯勿取文蓋以此也漢武帝以中書改用宦者而宦遂因乃不革由是國家大政多出弘恭石顯之手此權移闕宦之漸也望之在先帝朝言無不用何乃無一言請罷而遷延至於孝元之時乎逮



夫柄用既久居之不疑上則君惑其邪而與之親下則入其黨而與之結此則困于赤紱之百也於此而請龍之亦晚矣兩虎共鬪勢不俱生能無傷乎或曰望之在宣帝時固已失於豫防矣然事勢無及則將坐視其跳梁而弗為之所與愚謂望之先帝之舊臣天子之師傅其勢足以有為者若必欲罷中書宦官則引公卿大臣以至諫官百執事及恭顯軍會議大庭陳祖宗故事明正典刑重立法度使歸掃除之役以收中書之柄萬一天子不從則引諫官百執事扣關力爭務期感悟又或不從而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豈不賢於金吾閹第而始自裁也哉奈何望之有惡德而無去惡之十又逞一朝之忿自殞其軀也其亦可謂無策矣

周德從橋

人臣之事君先其所急後其所緩而細過末節豈足論哉元帝耐祭宗廟欲御樓船以天子之尊而臨不測之淵固非良計然自殿殿至宗廟道里相去有幾必非萬里風波之險於理有不足諫者史謂薛廣德當乘輿前欲以血汗車輪而元帝卒就橋焉自後世觀者皆曰薛長卿善諫之功也予竊非之當時國家大柄任用恭顯親殺師傅此豐都見斗之時也廣德不能有所發若而顧區區於舟車之間以死力爭可謂之知務乎原廣德所以如此者其意寧忤天子而不敢忤權臣杜欽谷求之流其權與於此矣史謂廣德保全車之榮其知言哉或曰廣德以魯詩鳴者也廣德受其策蕭蕭然其材

張猛稱其直而又何病焉嗚呼廣德果長魯詩也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果如是乎哉

京房論石顯

京君明工於卦氣之術占候輒應人皆謂房之善學易矣其論石顯辭氣不撓聽者毛聳尤庭臣所難也然自愚觀之可謂不知止者矣試之以易論之負塗之豕必得其機而後可獵也高牆之雉必待其時而後可射也及賓之魚必乘其始而後可制也房既曰學易矣而何乃以一郎官欲除權柄焦灼之臣以一羈旅欲翦世代膠固之患雖曰言提其耳手示之事而不仁之人用賢如轉石去佞如拔山可與有言哉元帝之庸愚不暇論獨惜房之學易而不知易也未幾魏郡方行而棄市之令即下焦延壽所謂得我道以亡身其言果驗矣文中子曰京房古之亂常人也信矣

臣衡劄論甘陳功罪

君子品第人物惟以論其道義而不計其功利則得之矣蓋道義者萬古之常然而功利者一時之偶得也甘君況陳子公誅鄧支昭平子於康居不煩漢主不費斗糧而成命世之功此劉向有封爵之議也然不待君命矯制殺兵於君臣之義一何在乎且貪掠虜財非義兵也乃貪兵也雖有奇功不足錄矣此臣衡有罷封之議乎就二子之言而論之向之言計功利者也衡顯之議重道義者也以春秋之法論之是一非不亦較然明哉或曰臣衡並論詩其得春秋之法宜也石顯何人而亦有此



公論平愚伏思之石顯嘗以姊妻甘延壽延壽不取顯  
以此憾之故從中阻撓其謀非爲國忠計也臣衡不才  
嘗爲石顯指氣使王尊不忠之効是也此甘陳之議  
亦雷同而附和之手雖起巨石於九泉當必心服吾之  
言

儒道與天地並運非豐於古而嗇於今也三代而上真  
儒出而吾道由之以明三代以下俗儒出而吾道因之  
以病何也夫所以貴乎儒者也仁而行戴義而處窮之  
則以潤澤乎身心達之則以經緯乎民物其效至於天  
地位萬物育而後已焉豈獨富貴達貧賤移威武屈哉  
漢至元帝以優游不斷之資昏暗於上而石顯董又以

檢邪不逞之謀濁亂於下當時若有儒者出而秉軸則必能致王王道使慶濟化爲強毅不斷化爲剛明彼不逞之徒自將退然於無號有凶之地矣何至殺害忠良以爲國家之憂耶史謂元帝徵用儒生貢薛羊杜等爲宰相則以數子爲儒生也嗚呼朝士果儒生也迭爲宰相而不扶果何意哉今考其於朝議論實爲巨節儉而已薛廣德曰從橋而已韋元成曰毀祖廟而已匡衡曰立后妃而已至於城狐社鼠如石顯輩則不惟無夫失之謀而且與交結此正患得患失之鄙夫耳而可謂之儒生哉就數子而論之匡衡尤與石顯比昵乃鄙夫之尤也其得免於聖王黨惡之誅幸矣

新編漢唐通鑑 品彙卷之九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

劉向論王氏專權

天地間至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驗於人有死物有蓋此氣不滅烈烈然延萬世而長在今觀佐成帝之朝曰王章創節鄭崇薛宣梅福朱雲皆正色危言盡罷弱之節要之如向之烈烈猶忠者少矣蓋數子或言事或攻一人而皆在朝不久未有如向著述之詳箴親之切也自其在先朝已上封事論蕭望之石顯之邪正天植其忠心如缺石矣逮成帝寵任外戚權移王氏向以宗室之親安得不憂泰離之變乎於是而上五行傳欲帝思災異之所由起也於是而上新序說苑欲帝知君

道之所畜靈也於是而上  
寵也一語一砭劑一言一  
鑑武王之受母書而施之  
於政事焉則豈不可杜絕  
新莽之篡哉崇之何成帝  
徒歎息悲傷而如醉如夢  
於几席之間也真西山謂  
其樂以其祖宗天下與人  
而

梅福請收威柄

梅子真少學長安明尚書  
昌一尉而能上書請收王  
光張禹輩何嘗殊王之於  
所以致亂高祖之所以納  
所以求言皆歷歷指陳桂  
谷梁春秋爲郡文學及高  
氏摧此其忠義奮發其祀  
葉士哉今讀其書凡秦皇  
諫文帝之所以守法武帝  
敬廣開言路以防壅蔽誠

屏石戴景著



謂萬世之良策哉奈何天之方虐聽我賢言此所以養成王氏權勢之盛而自假即真潛移漢鼎皆梅福之言不獲用故也嗚呼公卿大臣天子所以與論道經邦者其肯夙夜冀冀朝夕及從而羽翼之至於請收威柄則出於一南昌尉之小臣在朝公卿大臣不亦可羞哉羅隱論之曰天下無道正人在下其感慨之意有在矣

朱雲折檻

易曰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成帝一封五侯黃霸四塞兩月晨見批李冬實殿中地震他如日食星孛山崩水壅隕石飛雉河決水溢金見缺飛皆小人未解之應天戒甚明人言甚詳也朱雲乃蕭望之門生素以氣節自負者蓋嘗深慮而熟計之矣然自限於槐里今之

漢元帝

三

遠且卑而謂在廷群臣必有能感悟君心者逮張禹妄議春秋阿附王氏而權移外戚之兆決矣此雲請借劍斬佞臣頭忠肝義膽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或者以為朱游之効張禹是也然仁人不食生義士不畏死而攀折殿檻何謂吾知之矣易曰棟撓書曰作梓材皆以宮室喻朝廷也雲以為裁諫臣國必亡故折檻以示其意耳嗚呼雲能折殿中之檻而不折殿中之佞臣雖事弗克濟而忠蓋可嘉矣此成威為之結綬馬諱宣為之留閣馬嶽嶽五鹿為之折角馬融睡羊慶忌為之扣頭馬君手讀史籍怪言責在槐里今而滿朝給事中諫大夫不亦有貌面目手嗚呼使帝能思折檻之忠而以折張禹之佞如齊威王之烹阿及左右也折王氏之權如秦昭

王主之去元舅魏冉也吾知卯金之禹不可折而入於新室之廟矣嗚呼傷哉

陳禮樂以風化天下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是故禮者天地之別也樂者天地之和也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而況於風化天下耶然禮由天作樂由地制故必順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與降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軀領父子君臣之節然後可興禮樂焉人而不仁其如禮樂何哉成帝之時內而趙飛燕之淫污外而王五侯之專恣萬民被其殘害官樂其惡此時而可興禮樂耶夫士散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廢而樂淫必然

漢元帝

三

之勢也劉向欲興禮樂而不能勸君以仁義忠信立禮樂之本乃拘拘於典辭雍設庠序不亦疎乎夫從事而失時固非智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亦非智也於此之時縱使典辭雍設庠序不過粉飾太平之具而已其何以風化天下哉或曰向之論王氏詳矣特帝弗之用耳嗚呼帝弗之用而已此老切切論當世事倔強如昔其誠忠君愛國之士哉君子未可深疵之也

劉向三十年不遷官

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國之楨哉王者內選九族之賢以聯屬其親外選四方之賢以聯屬其民則有馮有翼有孝有德豈不孝士宇版章之享而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哉成帝寵用外戚王氏兄弟子姪五



世執漢之國命天下臣民在其掌握久矣此改王改步之漸也劉向知奮不顧身諫刺王氏一念精誠可賞金石使漢用之於御史大夫給事中領尚書事則以憑河治泰以壯馬拯渙以匪躬濟寒矣奈何成帝聽王氏把持而三十年不遷官舍爾介狄維予胥忌老夫蕭灌爾用憂謹也然則雖有經綸之才將安施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此之謂乎

### 楊雄諫拒絕單于

先王謹華夷之辨久矣哀帝之世匈奴上書願朝五年公卿議欲勿許此必有以構邊境之怨矣楊子雲諫拒絕之執曰非良計乎然自萬觀之子雲之諫乃好大喜功之說而於國家平治之本則未之知也文中子曰楊雄其思苦其言艱乃懷奇人也夫單于上世所不能臣固不可使之開降然其願朝五年則有輕視中國之心而五年之後將弗脩朝貢之禮矣舜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荒四夷來王然則欲率服莫若難任人欲求來主莫若無怠荒子雲果能以此義事懇懇為君陳之使其君德清明內治脩舉則而六服群后承德遠而四夷八蠻通道矣敢有夷狄侵中國哉今徒欲納單于之朝而於脩德求遠之計絕口不道此可謂之知本乎試觀哀帝之世政治失中災異頻見雖枚乘未有言本實先撥矣惟通鑑擊古之士而於由前所言者絕口不道則其阿附權臣之意已萌於此矣或曰子雲好古樂道者也以經莫不於易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

### 嚴尤三策

作法言史籍莫善於倉頡作訓纂嚴尤善於虞咸作州賦賦莫深於暨厥作四賦劉向謂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也拒絕單于之諫是或一道焉何可深咎不然朝廷腹心元氣也六下四支也外夷乃皮毛也善斷國者先所以急後所以緩雖著書談道無慮數萬言夫豈不知此或者俯仰於養賢之間不敢正言所急而姑舉事以青直也豈待拔閣之辱而後知其為人之下流耶

帝王之於夷狄以不治之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所以深治之也周宣王之時儼抗孔棘命方叔歐之出虜蓋惟脩內治而不勤遠戍謂上策可也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延袤萬里家國內端以養社稷是固無策矣漢武帝微小漢家制度而窮兵四夷衛霍六將軍連年出塞海內虛耗天下幾亂此與秦皇之無策等耳今尤於周也則抑而謂之中於漢也則揚而謂之下是豈至當之論乎或曰嚴尤之策固非矣後世劉歆之說以為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漢得下策焉蓋以秦得設險守國之義而謂之中其說似矣嗚呼敵不在遠憂不在胡來秦者身寇秦者臣喪秦者禍敵秦者民而怒秦者鬼神此可憂也而秦弗憂此所謂下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是日禍之門而可謂之中策乎然則設險守國非歟曰處堯之宮行堯之風雖無城也不可得而亂不可得而攻用秦之威蹈秦之非雖有是城也如藩垣之微如閭闔之卑無以防其患抒其師即是論之秦漢之無策等耳



惡因嚴尤之策而并舉刺朕之說以相參考云

清名之士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當天下治平之時君子與小人處事非有大異違事變顛沛之秋而後君子之剛介如烈日秋霜峭拔如孤峯絕壁始與小人絕異矣王莽以窮姦巨猾之益唐情仗義寧干大柄遂自筆衡而移漢祚此臣子華不俱生之日也千時清明之士如紀逵唐林唐遵皆以明經飾行仕莽封侯則與楊雄劉歆之失節一類耳而史顧謂之清明何哉愚所取者若龔勝之卻印綬而死薛方之擬巢由而遁郭欽為山陽太守而去官不顧蔣翊為兗州刺史而閉戶不出陳咸為掌寇大夫而謝病不應他如果融禽廢絲章動竟皆以儒生去官不仕於莽是誠可謂清明之士無忝矣易曰好遯君子吉小人否然則凡仕莽皆小人也凡絕莽者皆君子也嗚呼若漢得此曹而用之則有敢言直諫之風必不致真有伏節死義之變矣何至於有篡逆之舉哉

賈捐之請棄珠崖

賈君房賈誼之曾孫也自武帝立儋耳珠崖郡至始元二十餘年九反叛君房上書請罷之以為非禹貢所及春秋所治其民如魚鱗不足食此即王者不治要荒之意也所可惜者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而乃此昵楊興始毀石顯又表薦之卒之身受大戮嗚呼以君房之為人如此而何棄珠崖之議暗合聖賢之訓耶君子不

何以人廢言也

何武去見思

何君公尹京兆正秉王莽用中爭之秋群邪煽虐萬目睽睽以武則忿而憾以恩則懷然則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正盤根錯節之地也君公治之無赫赫名而去後見思何哉且勿剪芻伐之狀姑置之誨之之頌此去後見思者也惟聖賢無憾焉武之思於人豈足以追美聖賢耶初武治易以射策甲科遷郎父舉四行為今又舉賢良方正為諫大夫刺史史記守法奉公進賢退惡由今考之以戴聖之犯法則黜之以何壽兄子之驚下則斥之在楚為兩龔在沛厚兩唐則德澤及人多矣雖上不足擬召公而次實可以方子產也當時吏民有若大旱之沾雲雨焉去後見思夫何擬哉所可憾者王莽亂政之時與公孫祿互相援引自貽殺身之悔易曰成其胸無悔謂不能感物亦無益也武之殺身曷若不能感人之為愈哉

王嘉請久任

古者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官者六屬屬各六十其掌之也專其任之也久歲終各正其治受其會三歲則大計吏之治而責成之此帝王之治不可及也漢之任官猶有古意如夏侯嬰自高祖時至文帝世不易職張釋之十年不更任于定國時建初十八年有為刺史九年如張敞有為郡八年如黃霸此所以吏稱職民安業而治效亦有可觀也至若王帝之時佞臣在朝國政



曰亂郡邑守相數變勿以成其私然則中材苟容求全下材陳危內顧矣其孰肯任國事哉王公仲上書請父任真可謂識時務也然孔光之奸不能退何武之賢不能進侯重寶而封還詔書亦不能阻則當力解相印以守高尚之節豈不為士夫之清致乎而何乃仕昏亂之朝復爭梁相之微然則詣廷尉不食而死將誰咎耶嗚呼中令可久任也宰相可久任乎以此諫君則理之正以此自處得不為禍之媒哉吾固謂嘉乃係跡有疾者厲也

### 逢前掛冠

避之時義大矣哉蓋在聖賢為不得已之計耳故或隱居以求志或曲辭以全道或靜已以鎮躁或去危以圖安或垢俗以勸潔或庇物以激清雖跡迹異區均之志意脩而驕富貴道義重而輕王公也然時可為則亦出矣豈拘拘於隱逸之操哉漢室中微王莽專政雖名儒如楊雄劉歆之徒皆含羞蒙垢裂冠毀服以受莽養之私餘尚何望之哉獨逢子慶親王莽殺子之變以為三綱滅矣遂掛冠東門而去子慶其得避之道者乎愚嘗讀東漢逸民傳而得其詳矣方其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柳楠嘆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此與陶淵明之義折腰同一氣際際可尚也及光武詔書連徵前托以老孝遂路不起思當制馭之夫伯夷太公遯村居海濱及聞文王作則有蓋羅浮來之嘆光武帝室之肖立祗復之業詔書連徵之時豈不可出而竭忠効力以建萬

世之良策而何乃為一不識之計乎愚故為之說曰掛冠於王莽專政之時是為節之初九不出戶庭知通塞也及避地於光武連徵之日是為節之九二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 劉秀舉兵春陵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高祖以布衣不數年一統天下皆由恢廓大度致之也中更王莽之亂民心思漢甚於飢渴劉秀起自南陽泥塗客衆同符高祖方其起兵之初獨率春陵子弟八千人請合新市平林數千之兵以助其勢當是時烏合之衆易以潰散而秀能使之諸郡齊心銳氣益壯蓋曰秀之仁足以感動人心而合異為同聯疎為親也是雖未與畢昆接戰吾固知秀之軍堅於長城重於泰山猛於烈火矣其能勝乎吾固謂東漢之興雖天啓其運而亦人脩其事也

### 劉秀除莽苛政

王莽篡祚苛政百出此民窮而盜起也劉秀既成昆陽之功以誅莽矣及從更始之命為大司馬持節北渡河徇州郡而除莽苛政此與高祖之約法三章何異乎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其光武之謂矣所可憾者秀能除苛政於破賊之初而不施仁政於即位之日何也昔先王有天下使老者有所終壯者有所用幼者有所養鰥寡孤獨皆有所給男有分女有歸放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而足以為宗社無疆之至計



吳光武能通尚書大義而不能施仁政於亂離之後是故直諫如韓歆何為錢之壘而不實罪不至死何為諫之鄭興作識何為欲殺之郭后無寵何為自廢之之數者非苛政而何要帝所以如此蓋帝未得天下之初人心與政惡不我從故除莽苛政以為取天下之媒及天下定矣心懈志驕殘忍之態時或不免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吾於光武云然

### 鄧禹請劉秀

臣之事君猶女之從夫也此之匪人終身之玷不可再贖矣王莽之亂英雄豪傑多不知其為篡逆而甘為之北面者焉所謂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者有矣鄧仲華獨能持策謁劉秀進更始之招亦不苟從此真出處之正

漢書

卷之六

十一

一時功臣孰有能及之者哉且其首建大策即以延攬英雄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為言視彼攻城略地之將專事得閭者高下何如耶愚嘗因是而論之若荀彧之謁曹操王猛之謁苻堅王梓之謁司馬昭彼皆以忠孝著名者也一失身於非人萬世清議所不能免就若鄧仲華年方二十四能識真主於天造草昧之中而垂功名於竹帛哉易曰大蹇朋來光武之謂也又曰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鄧仲華之謂歟

### 馮異說劉秀

民可使觀德不可使觀刑通莽以斗筭之才荼毒天下民之困甚矣更始繼之又為麾下中郎軍所濁亂其我瞻四方感徵應麟之時乎異為劉秀王莽乃說以循行

郡縣宣布惠澤當知力相聞之秋而建寬仁不殺之策異果何見哉詩曰天之靡民如蠶如篦如璋如圭如取如攜言天之開民甚易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也况更始政亂之時民心望治如飢易為食渴易為飲也可生視其困而不為之所耶於是說劉秀錄囚徒理冤結存錄寡布惠澤俄而天下思慕之心愈奮歸漢之心愈堅異之功在社稷亦偉矣哉記曰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悅其上此之謂矣

### 喜見漢官威儀

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舊也乃叔孫通所為難以秦制非有周公之學術智識也然劉秀行司隸校尉作文移亦如舊章不過踵叔通之陳迹耳而父老垂淚曰不圖

漢書

卷之六

十一

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豈叔通之禮真向以感天下耶噫不然也漢之為漢德澤參差亦已十世矣斯民得以養生得以送死得以事父兄而長育子孫漢之力也三代遠矣何有於我哉故遺民見漢儀如育者復視廢者復起如流浪積歲而返故鄉父子兄弟感慨之極至於咨嗟流涕勢所必然矣由是觀之民之戴漢厭祚惟舊故彼區區逆莽欲移漢鼎於不動磐石之間亦妄矣

### 耿弇勸蕭王勿罷兵

耿伯昭亦可謂知所從矣易曰利見大人以從貴也當天下殺亂之秋不得大人以為依歸其何以成功哉伯昭父兄為王莽所調連率蓋敗况不自安伯昭時年二十一乃詳况歸光武說發郡兵破邯鄲其知利見大人



義哉速更始昆光武威名日盛遣使立為蕭王令能  
兵向非伯昭承下之謀大事云矣光武以景帝苗裔祖  
業廢墜子孫當為恢復之計何乃更始罷兵之命蕭王  
不能決而待命之達白哉夫高昭以弱冠之年而能為  
北道主人真小兒曹乃有大志也取況有子如此宜三  
世為將以功名終哉

郭彤獻策

天下大物也取之有大道必有機機者所以混一區  
宇之權謀問不容髮者也王莽篡作海內大亂莽誅而  
群雄蜂起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集烏合之眾振燕趙之  
地尤武徇河北獨信都和戎一郡來歸勢亦微矣此先  
武欲因信都兵西還長安也郭彤君獻策請以二郡之  
兵討王郎卒破乃冠混一天下傳君之功不亦大哉故  
范曄稱之曰一言曲邦而益東坡以鳥東漢興王之決  
也且傳君以王郎捕係父兄妻子呼之而不復念家其  
亦有忠臣之風哉愚所憾者王莽何如人也而郭為和  
戎卒王莽之卒正即漢之太守也此其才固有可誇其  
節不足觀矣

劉秀拔輿地圖

輿地圖載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蓋始於秦而收於  
蕭何者也王莽之亂群盜各起白據山河以自封殖尤武  
起兵春陵雖曰誅莽如反管而群盜正得熾也故劉秀  
拔輿地圖而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焉呼秀知  
上地之不能并一而不知君德之可以定于一也向使

鄧禹不以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之言感激之則秀雖有  
銳取天下之志吾恐險阻備嘗之餘精神疲倦之機也  
必將徧安一隅自作一龜茲國者有矣其何以成中興  
之業哉善曰予性往求朕收濟賑賁數前人受命茲不  
忘大功鄧禹修德之言蓋欲劉秀之數貴也秀果能推  
心置人腹以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  
之命豈非由拔輿地圖激之哉此鄧禹所以為靈臺諸  
將之先也

大樹將軍

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孔子釋之曰勞而不伐有功而  
不德尊之至也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也夫人臣之叻  
至周公無以加矣而復曰勞謙蓋身躬行之故言之親  
切有味也此周公所以為周公而萬世相天下之大法  
也馮公孫性謙退行與諸將相逢引車避道每所止舍  
諸將並論功公孫獨止樹下軍中號為大樹將軍及破  
邯鄲軍中皆預驚焉光武賢之其後徇邑之捷上書言  
狀不敢自伐帝下璽書褒稱以為功若丘山猶自不足  
孟之反奔而殿亦何以異豈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  
人高之乎有終之吉其庶之矣愚所以憾者異通左氏  
春秋為王莽郡掾監五縣遠光武畧地異又拒之而巾  
車之軌方效勸勞然則以異而為篡逆之臣君臣大節  
如之何哉

蕭王推赤心置人腹

孔子作春秋書閭閻吳子餘祭謂侍人使者在側故及



後即帝位故先儒以漢得天下為正是也方光武起兵  
誅莽于時曰赤眉曰黑蓋曰公孫述皆當時巨寇而  
鴟張狼顧之盜如重懲張安蘇茂輩紛紛眼底過滿山  
谷正痛心疾首快策取新之日也而馬武耿純輩汲汲  
請正位號何耶愚謂創業之與中興不同光武高帝子  
孫也今以布衣崛起與群雄角逐是虎豹與犬羊並驅  
中原也苟不先正位號則無以糾勤王之師聖鳥合之  
衆而漢室再受命之事復何望哉此光武即帝位號令  
天下於勢不得不然也或曰劉備先即帝位而不免貴  
詩之諫晉元先即帝位而不免周鈞之言彼皆中興之  
君而諸將諫止之何獨光武之正位號合於義乎愚謂  
孔明漢室管樂王導江右夷吾未聞其諫正位號也彼  
漢室

以亦符即位

帝王之興固由天命主持而率以得人心為本也人心  
既歸天命何往哉舊曰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言天人有合一之理也高帝以艱難百戰之天下而一  
旦為新莽染指正望于孫糾發義兵以為恢復之計書  
曰予造天役遺天授艱于朕身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光武之興遺天授艱之寄也何必假赤符以為口實哉  
若君德不脩人心離散雖有赤符亦如更始之方輿而  
倭敗劉盆子之方立而隋滅耳光武自舉於陵兵誅莽  
批逆容衆人心有推戴之刺矣人之所以歸即天命之

所以在此也況于時若鄧禹其漢馮異異復輩皆一時良  
而翕然來從則天與之人歸之可知矣彼疆華所得  
赤符適好事者窺見秀有帝王之真而出於杜撰耳豈  
天有言耶而何乃以即帝位之赤符也且即位之謀  
為武唱之耿純和之馮異贊成之帝意已決矣當時諸  
將直當申明天命人心不占有乎之義而赤符之說關  
其效妄使冀售其計則正道勝而邪說消豈不為貽誤  
之善乎惟不能然自是率以識記失事王梁何功而以  
識授大司空封禪何事而以識會命岱宗凡此皆赤符  
即位啓之也嗚呼使疆華奉符之時有鄭興以正其訛  
有桓譚以非其法則燎原之火撲滅於星星之初而何  
至終迷不悟也哉

褒寵卓茂

嗚呼此嘆室中興之本夫古今創業之君睥睨世變  
盜竊輿民心靡有定向則必委任猛將畧地屠城以討  
其極光武則不然於群雄角逐之秋而獨取忠厚循良  
之吏以卓茂自密令翟為太傅封褒德侯蓋帝亦通尚  
書大義者也盤庚曰敢恭生人鞠人謀人之保若叙欽  
庫詰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  
無述之篇曰自朝至日中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光  
武知之故簡厥脩進厥良而百司康府罔不欽承以廣  
仁厚之風是實及於一人而德流於四海也抑光武之  
用卓茂不特惠及當時而有典有則以貽子孫者也故  
後世循循庠序之教在延定嫁娶之禮泰彭王英之



刑罰經載許劭劉矩之禮教化民孟嘗辨孝婦之寃王訪恤貧民之飢仇香致鸞鳳之譽量板馳兜虎之名要之皆能用簡吏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愚故曰此漢室中興之本其以此歟

鄧禹名震關西

王子曰王者之作未嘗有甚於此時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也飢者易於食渴者易於飲當今之時有能行王政民之悅也猶解倒懸也嗚呼此鄧仲華名震關西之謂歟夫自新莽以重歛失民心劉盆子承其餘虐而所過殘滅正若水益深火益熱也鄧仲華將帥之任不以畧地屠城爲心而撫循百姓禁暴掠廢幾仁人之用兵也民之悅之猶解倒懸此關西響應懷赴

宋弘不諧

如歸歟抑禹所以名震關西蓋自少能誦詩受業爲行淳備事母至孝故光武稱之曰自吾有禹門人益親及其威損拘邑并散宜陽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則鄧不惟名震關西而名震朝廷矣

矣悅桓譚之聲則止之顧列圖之色而匡之蓋自其不任赤眉以身墜水之事觀之弘不惟厚夫婦之情而尤篤君臣之義其視漢朝公卿屈身逆莽者何啻薰蕕耶

寇尙屈賈復

范武子將老召其子學曰喜怒哀類者少矣而易者實多也此夷齊不念舊惡爲仲尼所取也賈君文不戢部將殺人他境則未可謂有制之兵矣寇子翼戮之於市於法當然君文於此正當謝罪自新而乃視爲讎恨欲手刃之使子翼不處之以禮而聽谷崇之謀更與之鬪則彼以羊觸藩我以龍戰野而可乎恂經明行脩名有宰相器者也故較屬縣盛酒醪以待其軍先出迎遂稱疾以避其禍可謂善處變者也厥後並坐同車相結甚

伏湛以循良徵

伏惠公傳祖父周詩方天下鼎沸之日而教授不廢誠杜詩所謂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國之光輝朝之淵數也其保全臨淮以循良見用豈非一時公論哉且教子隆死於張步而光武以蘇武方之是君所謂循良之臣也



愚所惜者湛自微為尚書令行司徒事定舊典正宜斟酌三代典章為漢家立不刊之制而乃因陋就簡畧不能可否損益於其間豈以道事君者哉然則湛之才可為守令而不可為宰相也或曰湛自建武元年七月為尚書令三年三月為太司徒至五年十一月方免官其間立宗社幸太學封卓茂未必非湛所建白也愚曰安知非帝之由秉乎吾謂六典之制不復此帝有任三公之差也六經之義不啓此帝有赤符用人之惑也刑子之諫不陳此帝有寵陰嚴筆之溺也官人之疏不列此帝有用逢萌之變也此皆惠公為政之日曷不立乎位而業乎官哉

行已在清濁之間

道原於天而惟人能弘之亦惟人能壞之故為善不同同歸於清為惡不同同歸於濁然清之勝濁也難濁之勝清也易是故君子精一以執中觀省以稽德遜志以脩道宅心以弘天所澄濁承清者如此其志也使清濁可兼而用之則可以為善可以為惡也夫其始之所趨雖有相半之機而其終之所歸必有偏重之勢此清濁之不可兼用而志欲其篤學欲其粹守欲其毅行欲其餘蓋有以也卓子康亦習詩禮為名儒者也而行已在清濁之間不亦惑之甚耶夫孔光附王氏為漢世賊臣之尤也而子康為其長史清乎濁乎王莽居攝以病免婦是矣更始何人是亦負且乘之徒也而子康為侍中祭酒是亦不可已乎後雖及骸骨歸終不免於磷緇矣清

朱浮諫數易守卒

朱叔元數易守卒之諫蓋以為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委壞故事又則吏自重吏重則人自靜夫五年再闔天道乃備況牧民之吏當能倉卒成功哉光武不任三公躬課吏事乃以使者為腹心以從事為耳目此數易之弊生而嚴急之風熾也叔元之諫豈非通達國體者乎然顯宗之世竟以單辭賜死何也人君之待臣不可有數易之弊人臣之進諫不可無明哲之機叔元數以嚴急諫顯宗而竟以單辭自坐此易所謂浚恒凶無攸利者也抑白承之謂向非耿況之救以斃於亂兵之下豈叔元於進退存亡之道殆有未講者歟

三十稅一

光武之三十稅一一人以美談而吾以為失策何也三代而上兵隱於農雖百萬之師屯於邊陲大不疲於國小不斂於民以其兵自為食而已然必十一而稅所以為朝觀會同祭祀燕享之需不可缺也夫財者國之命萬事之本也自圭二十而取一孟子以為貉道况三十而稅一哉光武之三十稅一蓋以為兵可去而食可省也按史建武六年罷都試七年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九年罷關中都尉十二年罷左右將軍十二年罷諸邊郡亭候卒此三十稅一之制得以行也殊不知漢置軍皆兵之由而光武實為之然終建武之世輒罷輒置自是明帝置度遼營是帝置都尉順帝置緣邊兵凡國有征討賴京師之兵以出外之士兵不練而內之衛兵



不精於是因奴鮮卑西卷交趾之寇日以轉盛移兵赴  
遠民不堪命馴致寇官更領兵權而董卓以迄胡義從  
亂京師漢自此亡矣豈非光武顧小人志遠慮而釀成  
敗亡之禍至此哉

### 劉昆長者之言

長者之風不見於天下久矣而劉桓公能之至受知於  
君蓋自易得之也桓公本梁孝王之胤少習容禮受施  
氏易於戴賓則不伐不德之心謙諸君子之行蓋以易  
為砥礪而能有成者矣且王恭纂柞隱身教授習俎豆  
蒿矢之儀則其志操高潔庶幾易之可用為儀也夫豈  
項項功名之二可同日語哉然則昆之為長者無忝矣  
不狹范史何以系之儒林傳哉

漢書卷十

### 祭遵憂國奉公

祭弟孫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坵上後取汝陽是蓋  
有將帥之畧也凡為將帥者其性猛故多刻而不仁其  
學短故多粗而不文其識褊故多貪而不清傳也不然  
行軍有法吏人不知有軍亦幾於仁矣家無私財夫人  
裳不加緣亦幾於清矣取士用儒建孔子後置五經大  
夫亦幾於文矣此憂國奉公之臣見思於光武而得成  
侯之謚也愚所責備者遵憂國矣而未見其憂之大奉  
公矣而未見其奉公之至哉書曰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如此而後謂之憂國又曰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如此而  
後謂之奉公其大要引君當道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而  
後可以無愧光武信用圖讖學術僻矣隄陰麗華心志

散散牧并州而兒童迎則細侯之志行可知矣然與其  
諫用南陽人曷若敬君秉心宣猶以為取人之則哉

### 待盆子以不死

劉盆子本漢末虛侯尊之後樊崇唱亂於子探符固有  
敗亡之理然舉百萬之衆慕義來降而光武待之不死  
賜榮陽均輸官地以食稅終身是歟非歟愚謂殺降非  
仁也賞賊非義也其待盆子以不死可謂萬古待降之  
良法然愚竊怪其守義而不終耳夫子虛以奴而執其  
主其罪不在盆子之下也奈何封以侯爵列於五等之  
間其視待盆子事何先後之不倫也蓋當讀唐紀刺史  
王軌為奴所殺獲首降寶建德建德以為大逆斬之反  
其首然則光武之待劉盆子固善矣而子密之侯則何  
寶建之不若哉

漢書卷十

### 大度同高祖

世之議者皆曰高祖豁達大度以愚觀之獨有約法三  
章除秦苛法耳若夫夷彭越殺韓信繫獄何率以微過  
遂加誅責有大度者如是其忍乎仁人之於兄弟不藏  
怒宿怨高祖以嫂有宿昔之怨七年始封其子為漢  
侯然則帝非大度之君可見矣馬援論光武以恢廓大  
度同符高祖愚謂高祖之於光武猶比肩耳豈能相尚  
哉何也光武之推赤心置人腹飛鴻異以安集似大度  
矣然韓歆以互諫而殺之有乖君臣之義郭后以無寵  
而廢之有傷夫婦之情且嚴急之諫發於鄭興則光武  
之大度正猶高祖之大度耳豈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



爲一人洞然八荒皆在我闕者哉

馬援論高光

昔孔子論遠民七人而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此不假反之之功而自有性之妙聖人之能事也焉文淵以高無可無不可是仲尼之能事而歸之高祖矣其然豈其然乎夫高祖固創業之英君然尊儒冠帶詩書大本失矣幸而天性明達出入於王霸之途而豈能有泛應曲當之宜哉援又謂武好吏事是故然者然謂動如節度則過矣動如節度則亦聖人反之事而豈光武能造其間哉及其廢郭右易太子殺韓彭桓譚封子密三綱幾乎泯矣九法幾乎廢矣安在其爲動如節度哉如馬文淵之言則謂高祖盡規模之大光武盡節

漢書

卷之十

三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一

班彪王命論

班彪王命論

班叔皮本隗囂客而勸囂歸漢乃著王命論以風切之其言論高祖之興信布項籍王莽之廢大率有命其言是矣范曄稱其行不違方言不失正是也然愚謂彪之言亦語焉而弗詳耳夫性命之理聖人罕言無曰天高在上也觀之人心而已書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天視聽自我民視聽達於上下敬哉有土言人君當以敬民爲先務而已矣又曰天棐忱辭其考我民言觀天命考之人心也豈民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命哉吾觀高祖之興有斬蛇之異有履雲之祥固由於天授也然其本由於有寬明仁恕而秦民悅服耳項籍則殘忍之雄信布王莽則暴逆之賊此固人心所不與也人心之所不與即天命之所不歸可知矣光武大度同高祖則天人交應而漢有再興之勢庸可辭乎隗囂何人不過起自盜賊妄希富貴耳班叔皮著王命論不究其本而徒以命爲言夫豈至當不易之說哉夫囂之客曰班彪曰馬援曰來歙曰申屠剛皆與王之佐而亦歸漢則人心之不與又可知矣何以命爲言哉使彪陳天命人心去就之本以感動人心則數子歸漢之後豈亟來歸漢而敢帝一方乎

班書賜寶融

寶融公自守河西聽班彪之策而次意東向周公可謂



知去就矣光武以璽書賜之不迫其來而使之擇弱漢  
不拒其來而挽之涼州牧讀其言有溫厚而無忌刻有  
和易而無猜疑且六國合抗尉佗制七郡之語必知其  
有游說之者又何其明且遠也此固融歸漢之計蓋失  
而當時以天子明見萬里也自愚觀之融早孤以任俠  
爲名莽莽爲波水將軍則營事賊矣莽敗又以軍降更  
始爲鉅鹿太守則未嘗握君而事但以榮身保家爲計  
耳然則融之歸漢亦不過以天下擾亂河西斗絕不東  
句無以自安也而豈誠有慕義之心哉光武璽書賜之  
以明而非明也愚嘗謂融之心使漢業不成又將顧望  
徘徊而豈有伏節死義之事哉而史著其奉圖歸忠終

漢書卷之

漢書卷之

二

明見萬里之外

光武賜璽書上言桓文之輔國中言六國之合從  
下言尉佗之專制其與隗囂遣辯士所說之語若合符  
也此河西之人以爲明見萬里之外而竇融歸漢之計  
蓋決也然自愚觀之河西之人謂之明見萬里之外也  
天下後世之人孰謂其明見萬里之外哉詩曰惟此聖  
人瞻言百里言惟聖人無遠而不察也易曰神以知來  
知以藏往惟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言惟聖人能  
無幾而不明也夫知幾必歸之聖人者并德之地也翼  
德之制也故曰介於不終日貞吉大學曰安而後能慮  
莊子曰太宰定者天光發此之謂也光武感情於讖記  
而聖賢正心修身之道繫乎未萌然則何以視遠惟明

哉故以吏事責三公而紀綱不能明廢后易太子而倫  
理不能明以達萌爲祿位而於人則不明以識記行  
封爵而於道則不明蘇子山所謂光武專以一身任天  
下而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及者多矣然則璽書賜寶  
璽書不過天資之美而有意思測度之私耳所謂不幸  
而中也而豈聖人之瞻言百里知來藏往者哉

取命比韓信

光武以耿弇比韓信由今觀之信破歷下以開基余攻  
祝阿以發迹此其功足相方矣又田橫烹鄒生橫降高  
祖詔其弟衛尉酈商不聽爲仇張步殺伏隆安降光武  
詔其父大司徒伏湛釋其怨此其事又相類矣以是而  
比韓信其誰曰不然然謂信懷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

漢書卷之

漢書卷之

三

其功又難於信則過矣以信之將略定三秦平六國兵  
威所向當之者破項籍以拔山蓋世之才垓下之敗而  
能以一身殺千人潰圍而出此古今之勍敵莫如馬信  
大破之垓下則非光武時群盜庸劣之比矣而豈可以  
擊擊已降之哉然則耿弇比韓信孰優愚竊以爲以  
將畧言之則信之才伯昭不敵及以臣節較之則伯昭  
之德信亦不敵及何也伯昭失時信棄更始歸漢而又  
說況助兵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矣况未嘗殺伐以  
功名終則信之先從楚而後歸漢至於請爲假王復  
降匈奴身陷大逆自貽伊戚者哉

周黨嚴光等不屈

炎梓改符新都易號南陽宗室國復舊物海內英雄聞



風奔附皆欲效勤王討賊尺寸之功以垂竹帛今漢鼎已定廷訪謁隱粉飾中興正抱道君子雲龍魚水相逢之日也周伯况嚴子陵等三聘而後至何耶伊之耕仲之築若呂之釣渭時未嘗無終身之念也一旦幣聘之勤繪圖之肖夢兆之微遂愔然而起各成一代之業後世未嘗有非其政節者今當光等雖應聘而起終不為所屈何歟愚謂范升變周黨友人誦王良二人之不屈或者以隱為高而孔子所謂疾固也若嚴光者侯霸詎其言范升不之毀則其不屈殆有深意存焉者夫豈二人可同日語乎蓋光少與光武同游學自莽地皇壬午起兵至漢建武已丑而後下詔徵之十七八年之間身跡存沒畧不往來于懷其與抱薪進飯卒然相遇懸

漢書卷十一

四

客星犯帝座

甚矣英才遇用之難也以周公之聖而召公且不悅以孔明之才而張飛且有言又况人不皆召公也不皆張飛也而廓寬宋之度絕忌嫉之於世世祇有幾耶史謂嚴光與帝同出光以足加腹上太史客星犯帝座其急竊有疑焉夫先生精爽上應天象詎其野當為德星詎其出當為輔弼星詎其處當為少微星而曰客星可疑一也睡足談加事蓋甚微何遽動夫渺茫固有訛批帝顏戲批帝顛者矣而天象不動可疑二也既有動必有應不在先生當在他人而其卒無應可疑三也意者當時群臣取功名於十死一生之中先生不事王侯海內平定而偃然荷帝眷恩心生矣侯朝位至爵足先生痴之若兒廷臣誰敢復肩間心生矣霸備奏帝此一問也帝雖以狂奴目之而禮益隆人言不可問矣人言不可問故托天象以問之曰犯曰急語意甚於范升之變謂非問計不可也嗚呼此子陵所以決意高蹈而與巢由善卷務光夷齊諸人同志也歟抑子陵肥遁之後肅宗徵高鳳順帝徵薛包桓帝徵魏桓獻帝徵管寧晉甘心吹詠之中憔悴江湖之上其亦聞光之風而興起者也

漢書卷十一

五

梁統論刑輕

天地之大德曰生故陽居夏以生物為事陰居冬而積於不用之地聖人法天而立道以道德齊禮為先務或不得已而用刑則欽恤之心勝而責吏肆赦議獄緩死



馬蓋失不<sub>經</sub>者有矣而豈有殺不辜者耶光武舉兵河  
北雖除莽苛政然觀其殺韓歆以非罪度田不實者斬  
致之死至來馬援死不可生之嘆則帝之施刑亦重矣  
今梁仲寧乃謂高惠文景以重法典喪平以輕法表此  
東坡所謂如人年少不節酒色而安老雖節而病見遂  
謂酒色可以延年也幸而帝惟明達事寢不報鳴呼使  
帝從仲寧之說則刻木畫地之歌復作蒼鷹孔虎之吏  
再與其何以成中興之治哉吾嘗謂梁棟率以非罪下  
獄至梁冀遂赤其族則統之欲重刑蓋天賦之自坐耳  
不仁之禍由跡速親於此可驗

柔道理天下

坤道為柔柔之道未易言也必有豈弟君子之心有寬  
厚長者之度百官承式四海嚮風則柔嘉之化行告訢  
之俗易治天下之道不盡於此邪光武以焚吏民投書  
以安反側之心除王莽苛政以復漢官之舊於馮異則  
戒其安集於吳漢則禁其暴掠所謂柔道理天下蓋有  
之矣然天理人欲交戰於胸中而豈能一歸諸理哉何  
也易曰君子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又曰柔順利貞君子  
攸行蓋惟有君子之德者方能盡柔道也建武之政吏  
事刻深數以誦言單辭轉易守長於鍾離意以長者勸  
之鄭興亦以嚴急正之則帝之於柔道蓋深有愧焉者  
矣此中興之衰殆未盡乎

董宣彈項

宣初守江夏以愛外戚陰氏坐免未幾死令雄陽朔陽公

主蒼頭殺人捕而誅之此孟郊所謂壯志性剛決火中  
見石裂也此柳子厚所謂執簡寧暴杜持書每去邪也  
少平可謂愈蹶愈奮不畏強禦矣自庸君震此必曰以  
吾公主之尊貴而盡地數罪叱奴下車王室之羞不可  
赦也光武則不然方其強項不肯叩頭謝主且笑慰今  
出而又以錢賜之豈以天子之威而不能行一令乎蓋  
電法令是重朝廷也惟天子能容臣子之守法而後朝  
廷之法信人主之勢尊厥後宣能持擊豪強京師震懼  
有則虎之號有抱鼓不鳴董少平之歌宣可謂良臣哉  
范曄作史夫何為而系之酷吏嗚呼以是人為酷吏然  
則虎冠之吏屠伯之守將何議邪

馬援頭死於邊

馬文淵既征交趾復欲擊烏桓而曰男兒當死於邊  
以馬革裹尸還葬耳壯哉斯言其後征武陵蠻卒於軍  
克成厥志孟冀烈士之稱其有所試乎然自愚言之與  
其先登陷陣而成外攘之功孰若脩政練兵而享內治  
之福乎夫夷狄寇邊固王法所當誅也然不曰明王慎  
德四夷咸賓乎而何乃以身死邊也夫死生之際亦大  
矣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卜式以武帝伐匈奴而  
欲死於邊公孫弘以為非人情不可近荀息以死許獻  
公君子以為斯言之玷不可為也馬援之欲死邊未免  
導者於窮征而終非曉善開邪之義且死非其所亦徒  
死而已而豈得謂之死節哉吾謂援果能死節矣當王  
莽篡逆之秋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而乃為莽西郡牧又



為連城尹是為纂逆之臣矣以春秋之法例之當以鄧  
離殺黨惡之罪施之也安得大言以欺世哉

開關謝西域

武帝窮兵北征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蓋徒上  
嘉下樂好大喜功耳而西域何嘗心服哉再葉而至宣  
帝正來百年將衰之運故不煩尺矢相率朝貢世歷哀  
平猶不廢繼于斯時也雖剛正如蕭望之請待以不臣  
雖知如楊雄請勿與之拒其銳肯以其歸附而反開關  
以拒之哉光武此舉蓋深護聖荒之辨而不動遠略不  
事邊功豈非禦戎之上策乎或曰先王之世四夷來王  
或西戎即叙或薁夷來享或八蠻通道今開關謝西域  
其亦矯枉過正也愚謂戎狄之地不可耕而食戎狄之

漢書

人不可役而使若許其來朝則必如前漢遣官都護發  
中國之兵戍邊塞之地其轉輸煩費固有不可勝言者  
且既設都護則緩急不可不救萬一蹙跌傷威損重為  
中國衣冠之耻必矣此光武之閉關謝西域即先王之  
累於荒服而以禽獸畜之也謂非御戎之長策乎厥後  
班超傳育輩不守厥戒而西開三十六國以關土來遠  
為功未幾連年戰爭全軍敗沒以垂當于西顧之憂論  
至於此而後知光武之允益於是乎不可及矣

馬援嬰鏐

士君子欲大有為於天下要當飲英銳之氣而相時觀  
變以為操縱之地則在我無浮躁之著而在上無猜忌  
之萌矣馬援援自西州開關險阻破愧詠誅先零征交

自古所謂干城之將非斯人邪然愚特惜其英氣太盛  
而老成持重之德有愧焉蓋援自騰聲三輔遠遊二帝  
固以立謀主懷負隅之願矣然猶有可諉者曰鄉鄰  
方闢不顧被髮纓冠之急耳若夫武陵蠻寇臨死援於  
時則既老矣臨蜀之策既顯羗狄之功已彰於是而力  
解兵柄養痾林下是乃大臣之高致也李之何君不我  
用而顧自薦於上哉連夫帝愍其老而不之許則亦已  
矣又據鞍矜勇以示可用老成持重者固如是求售乎  
哉吾聞先帝欲伐先零而老國自薦於上帝問之曰將  
軍度羗虜何如老國曰兵難遠度願至金城馳上方略  
充國時亦既老矣何嘗披甲上馬以自試其能乎且雲  
臺二十八將不為少矣而顧雲才揚已要功萬里之外

漢書

馬援戒子

秦悲為貴人斯無難惟受責倖如流是惟難哉言責人  
之易而責己之難也馬援棄官歸漢寧著邊功固當時  
之烈士矣其戒兄子聞人過之如聞父母之名耳可開  
口不可言也好議人長短矣死非政法此言之大惡也  
誠可謂言之善者至於戒王若戒梁松戒呂种皆鑒鑒  
金石之語援可謂善教人矣然於戒子而不能自戒與  
所言自相背戾者多矣豈明於觀人暗於觀己邪夫人



之長短不可議固也其品第龍伯高之敦學之為謹  
夥士杜季良之豪俠學之為輕薄子非好議人長短者  
乎夫君子東道義謹行檢則子弟自將章而於外洗心  
於內固非可以言耳提而使之有成也援不能表儀於  
一身之間而徒丁寧於萬里之外縱使寂寥短簡春容  
大篇皆中膏肓立標的亦無益矣而況此方人物以較  
短長有以召多口之憎騰仇人之謗乎是則援之戒子  
非以收子弟之心而反為怨家之口實也非以盡父兄  
之教而實為孽葬之禍階也詩曰君子無易由言此之  
謂矣

馬援善談

子嘗請范曄史而知馬援為人之詳矣其行義也優其

智慮也長其膽略也壯其節操也清觀其行兄殺不期  
不離其事寒燠不冠不入廬此其行義之優也獻策而  
虜在口中震亂而令伏牀下為虎賁將而誅李廣為隴  
西太守而威先零此其智慮之長也平隴蜀而飛矢貫  
脰討武蠻而曳足觀賊孟異謂之烈士呂仲謂之神人  
此其膽略之壯也窮而益堅積而能散收北地而所殖  
財貨悉班比第擊臨洮而所賞牛羊悉與賓客此其節  
操之清也然則中興名將曰郭耿實莫與援不多讓焉  
光武於此正當錫之茅上盟之帶礪夫何聽讒口之譖  
而意欲為明珠文舉遂詔收印綬致使葉葬城西哉援  
之言曰獲死國事甘心瞑目今以意欲為明珠文舉吾  
知黃泉之下曰必不瞑矣竊者援所以來讒口者蓋山

征武蠻無功而遭其仇梁松青問之此意欲之謂所由  
起也光武不察其誣而遽收印綬惑之甚哉借曰援所  
載皆明珠文舉愚謂援有大功於社稷亦將十世宥之  
矣而況以疑似之譖有不可信者乎堯亮易缺敬敏易  
汙其援之謂矣范曄史之明達而見不到此也

明珠文舉

人莫貴於立志然有大識趣者必有其大議論即其言  
可以觀其行矣伏讀馬援之言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  
老當益壯所貴乎殖財貨者為其能殖施也否則守錢  
虜耳夫有財貨必欲殖施之則雖有明珠文舉援必煩  
之將士矣而肯為守錢虜乎又讀其言曰士生一世但  
取衣食裁足東下澤車鉤款段馬為鄉里稱善人可矣

致求盈餘但自若耳夫援之志但欲乘車御馬不求盈  
餘則雖有明珠文舉必將以上授棄之矣而豈肯載之  
一車以求盈餘乎又讀其言曰男兒當死於邊願以馬  
革裹尸耳何能卧床上死兒女乎又曰受國厚恩年  
迫日索當願死國事甘心瞑目夫人之情大率愛生為  
上愛財次之援每以死自誓死尚不辭矣其肯載明珠  
文舉以娛兒女子乎吾知援必不為是也然則援之所  
以收意欲者何歟吾謂非為一身之謀而亦為國家之  
謀蓋援常欲為國任事則援乃國家所倚賴之身也援  
之時則既老矣顧思披甲上馬之勞服勞可以輕吾  
身下潦上霧之地服善政可以勝瘴氣此其意欲之載  
蓋亦非私已者而後世亦未之考耳嗚呼日月飲明而



浮雲蓋之步蘭欲俯而秋風敗之以援之忠清而見疑於先武蓋積羽沉舟衆卿漂山世固有無兄而云盜賊娶孤女而云媿婦翁者而況於援之功高不賞乎易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言見人之汚以無爲有也其先武之於馬援乎

### 桓榮稽古之力

儒者以窮理爲要以稽古爲先蓋古人嘉言善行者百世楷模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可也論其世者多識以著德博學以反約蓋將以立身於正大脩德於高明窮之爲孔孟達之爲伊周是亦吾分內事耳豈假此以干富貴乎桓榮卿少貧寒無常客傭十五年不窺家園其稽古亦勤矣先武既曰得生幾晚又曰真儒生蓋

### 漢書

以辨明經義諸儒莫及也於是自博士爲太子太傅賜以車馬印綬于時當自念無功受賞上疏懇辭若有詔必賜之而辭之不獲則當竭忠效勞以圖厚報今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而曰此稽古之力夫不導諸生以脩道義之學而導之以干利祿之利然則君子之稽古豈要人爵而已耶嘗試論之桓元春初熒榮之自苦後獲印綬嘆曰學之爲利乃至此哉然則榮稽古以干富貴其兄弟知之矣且榮以稽古自任實有未然者何也夫稽古之人必能正色立朝決大謀建大策今頒圖讖不知諫朝景陵不之諫以日易月之制不之諫太子諸王並席之失不之諫然則榮之稽古不過受朱曾章句四十萬言冗說耳而何有於稽古哉或曰桓榮桓典桓

樹父子兄弟代作帝師生徒受業多至卿相是亦稽古之教所致也嗚呼此亦車馬印綬之類也而豈儒者事業可稱於後世哉

### 却封禪之請

孔子刪詩定書係易作春秋言禮正樂爲後世教亦備矣宋書言封禪之事惟書曰至於岱宗柴言巡守而祭天也詩曰陟其高山言巡守而祀嶽也易曰王用享于岐山言至誠而祭神也何嘗祭天於泰山謂之封祭地于梁父謂之禪哉今考范曄史所載先武封禪之制有玉檢玉璽有金泥金縢有石檢石碑皆怪誕不經夫古者祭天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牲用犢豕誠也戴冕璪十二旒

### 漢書

### 卷之十一

### 十一

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析十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要之仲報本之誠而已豈假是以祈求永年者乎且帝前此下詔上壽稱美者必覓令也田今爲此舉而人改爲中元其視對宗族乞復之言壽陵送興之詔已大異矣胡寅所謂不法三代而法秦皇漢武謂之何或且帝既繼漢祚何則成哀平三君而繼之孝元之後謂之九世呂后汚淫不可入劉氏宗廟而乃以之配地祇既又黜降神主歸于寂園此何理也先武之言曰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由今觀之信乎欺天矣信乎不如林放矣嗚呼使當時有稽古如許愨者出於其間則排梁松之謬而陳帝王郊祀之正禮豈至陋君於過舉終其身耶



第五倫一見大聖主

第五倫字伯魚本漢循吏也每讀詔書輒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夫光武所下詔書非有盤庚周誥之懿也伯魚之誇張至此何哉夫光武以圖識領天下必有詔書與發而伯魚亦將決之爲聖主耶夫通性命之情不可或以非類明人之理不可詖以神怪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雖有時合譬猶小數使伯魚之類耳而光武信之篤聽之專至以決定嫌疑拒諫諍之口即欲措之極刑曾謂聖主而偏見如是乎問人臣之義固貴將順而尤宜拯救故雖以商君之論邪猶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伯魚得讀詔書必失聖主則其於責難陳善之道景安在耶大抵惟聖賢知聖賢伯魚爲據而正斗斛爲守而按平準爲司空而絕苛刻之吏請令外戚之家罔介然有義行者也然斬芻牧馬失之矯激一夜十往幾於自私自時人方之貢禹是也而豈中和之德哉吾嘗謂伯魚處已太驟而不脫齊人之見故擬人太高遂有聖主之決

桓譚非聖

識記之說自左氏傳春秋雜取神怪小之論禍福此其端所由起矣然未有識語也識記之語其昉於秦漢之間乎吾嘗謂虛生云秦之秦瘠其源陳述自書之惑導其流壯弘再興之符揚其波甘忠可天官之書助其瀾王莽北襲謬造作符命卒移漢鼎然則識記乃先王

所必誅也而可用之邪光武汲鄒大度同符高祖同享配天耳矣其所謂劉秀當爲天子之識特偶合耳鄒諸人盡以大義格君爲心而乃以赤伏符之說勸帝即位此帝所以先入其說而以卜用相以議郊祀以定嫌疑非向者赤符之說技種而發乎桓譚習五經能文章亦漢通儒也雖言識之非經然一齊衆喁而非聖無法之誅豈妄矣蓋於此時猶以一盪水救一車薪之火讀史至此吾深恨漢初大臣失於急成即位之謀而率合他說以贊成之不虞其弊至此之深也嗚呼孰謂光武之明智而爲識記所愚至此哉

桓譚何如人

桓譚論識記自孔子論性命而推之辨正甚悉史謂譚與劉向楊雄辨折疑異漢儒吾必以桓譚爲賢也今觀所傳新論琴道賦詩書奏凡五十六篇鑿鑿格論時亦有之然諫於君而君不見用何邪愚謂大人格君心之非豈在於章疏之丁寧口舌之諄切哉必其德行端方儀度整肅見之者有以消邪心接之者足以弭遠志信而後諫斯沛然矣桓譚自王莽時爲掌樂大夫固已失節矣至於負宋弘之薦不能以正道匡君而乃爲帝鼓琴以鄭衛之繁聲而聞之於上此固君以俳優畜之久矣故其非經之論方陳而非聖之誅遂及又何怪哉抑愚所憾者譚以忠受罪則亦已矣叩頭流血良久乃解志節委靡至此曷若不言之爲愈哉孔子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譚之矣



樂此不為疲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夫學至於樂則所謂亞哥已而不知手舞足蹈矣光武每旦視朝至於日昃數引公卿即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寢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則似乎深知篤好矣然自愚觀之六經之理固人君治天下之大法然必自格物致知正心脩身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是能有開關離障之意以行周官之法度而後可謂之樂道也昔效書生尋章摘句邪光武為人父則以無罪廢太子而冒引立子以貴之為人君則以直諫殺韓彭而未見好德如好色之諒非咄咄過弗吝之說然則所謂樂此不為疲者非托之空言邪夫知王之為真則人不得以弑劫亂之知珠之為真則人不得以魚目惑之光武信圖識之篤至於決疑示天下則於樂識記不為疲者有矣其於經理何哉嗚呼使當時有通經術之醇儒如仲舒者出於其間則帝之中興大業可觀矣何至於終惑識記而失為君之體哉吾於是重悲嘆庭無人

總攬權綱

當謂乎奪人主御天下之大柄固不可使下移然天下事雖多而方來而無涯欲以一人之耳目而總攬之安得下掛一而漏萬乎光武懲王氏之禍不任三公事歸其閣以人主下親期會簿書之事則聰明有所不周耳目必有所寄此後世托孤之際不免政歸房閹終漢之

世或權綱在母后而梁鄧有司晨之橫或權綱在外戚而霍氏有跋扈之亂或權綱在閣臣而節甫有黨錮之禍或權綱在武將而董卓有劫遷之變究其由皆光武不任三公而總攬之所致也君子安得不為之浩嘆

官房無私愛

史謂帝官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以愚觀之殆未然寵陰麗華而廢郭后郭後諫用南陽人謂非私愛偏恩可乎哉

漢之所憂凡六變

西漢之所憂者始任功臣而有彭韓之難中封同姓而有七國之變下寵大臣而有王莽之禍此西漢有三變也光武懲前代之弊一洗而正之向也有韓彭之難我

漢之所憂

七一

是以不任諸將以事向也有七國之變我是以減同姓之封向也有王莽之禍我是以黜三公之權光之心自以為前代之弊一旦掃除無他慮矣然東漢之所憂亦三變焉始而竇憲梁冀以外戚濁亂朝廷此一變也繼而曹節王甫以宦官當錮士夫此又一變也終而董卓曹操劫遷天子此又一變也夫光武盡懲前代之弊矣而又有外戚之變焉而又有宦官之變焉而又有武將之變焉豈天下之事變無窮終不可杜其源耶吾知之矣凡立法之必必有偏而不起之處要在人通融之得宜耳使光武以三公任事而外戚宦官不許預政載之詔令寔為後法則何以有是哉今也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此百弊之所由起也且外戚之橫使去不妄李固有截



待時之柄則可矣而和帝以鄭眾桓帝以五侯此去一  
外患而生一內患也宦官之亂使陳蕃實武有折首匪  
醜之義則可矣而何進召外兵表紹召武將此去一劇  
敵而又生一巨敵也夫如是以漢之患每變每重而疾  
至膏肓不可救藥皆由光武啓之也

兩漢風聲氣習

東萊呂氏謂高祖識大體而條目有疎光武於條目甚  
詳而於大體却遺此兩漢風聲氣習有寬狹厚薄緩急  
不同以愚觀之則亦過於分別矣夫高祖可取者鈔法  
三章爲義帝發喪誅丁公而已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之大綱可議者多也何謂其識大體邪光武用卓茂  
徵服光視太學則與高祖等耳獨可以其不任三公而

漢書卷十一

漢光武

太

少耶至於光武條目品節則亦未見其爲詳悉而合於  
中道也如罷材官而啓後世內重外輕之弊用陰氏而  
啓後世貴戚用事之弊殺韓歆而啓後世之殺大臣之  
弊廢太子而啓後世擅易樹子之弊豈有至精至當爲  
萬世哉然不易良法耶愚嘗溯而論之高祖純用伯道  
而西漢之風聲氣習多以儒學奮此兩漢大致如此今日兩  
京之風聲氣習寬狹厚薄緩急不同則以西漢寬而厚而  
漢風聲氣習寬狹厚薄緩急不同則以西漢寬而厚而  
緩東漢狹而薄而急自愚觀之西漢寬矣而其流也無  
窮矣而其派也邪媚緩矣而其流也姑息王莽之亂  
正自嚴符者十而八九雖以楊雄劉歆之賢尚不自拔而  
肥遯不污者寧有幾耶東漢狹矣而孤高薄矣而介急

矣而剛正桓靈之時黨錮諸君子率以名節自砥礪而  
甘死不顧其視西京士夫奄奄無氣節而行若狗彘不  
啗雲泥也而可以爲狹耶薄耶急耶

漢書卷十一

漢光武

光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一終



屏石戴錄著

冠帶園橋門

凡天下之絕無而僅有者則人必翕然以駭而憐然以觀三代之時庠序遍天下人人由於詩書禮樂之中如穀粟布帛民生日用之所必有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也何至觀聽於橋門之外哉世遠人亡經殘教弛上之人不知所以教下之人不知所以學久矣漢武設庠序似矣而海內虛耗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哉光武中興初起大學自馬上論道授戈講義有以開儒學之源矣逮明帝引三老五更講論經理正若鼓雅樂於淫哇並奏之餘燭庭燎於長夜晦冥之日安得不起人之樂聞而快觀耶愚所惜者人主不以正心脩身為倡率表正之機而徒尋章摘句為辨難討論之計此豈急務耶夫六經之道其大如天地其深如江河其奧如鬼神自秦漢以來雖以董仲舒毛萇楊雄諸人尚不能深探其旨而況明帝移氣體於富貴之中援經學於腐儒之口且求佛書立僧寺以貽千萬世無窮之害此稍知義理者不為而謂講論經理者可知是乎母亦性聰察自執已見而諸儒承風莫敢誰何也豈有大識見有真識論足以破群疑而折衆言者耶然則明帝之正坐自講亦侈美觀而已

圖功臣於雲臺

光武固千古英雄之將然當三精務塞九縣應田之秋

而能斬艾蓬蒿混一區宇何莫非群臣汗馬之勞運籌

之力耶故明帝追思前烈而盡功臣於雲臺如鄒魯終劉隆凡二十八將並王常至卓茂合三十二人帝可謂得報功之典矣其視前魚之棄走狗之意者豈可同日語哉愚所惜者明帝知報功之典而不能第高下之失鄒魯為首固也馬成何功而魁吳漢之上王梁何功而與賈復之先至於陳俊之功必不大於耿弇杜茂之功必不優於寇恂馮異豈可屈傅俊之下祭遵當可整肅之後哉且馬援南爭略越西屠燒種有大功於漢而以椒房之親顧不與焉故東平王蒼亦曰何故不盡伏波將軍像此公論在人心不可泯也明帝但笑而不言吾知之矣史謂援以椒房之親不與雲臺愚謂此明帝之托詞耳大援之仇人曰梁松松尚帝父者也觀意以明珠之逸雖光武之英明尚蠱惑焉吾意明帝必為梁松異議所挫而後棄之者也且不觀張敖高祖之子婿樊噲呂氏之外戚乎元功十八人教喻亦與焉明帝此舉何不法祖而自出由來耶嗚呼援以西川英雄身不能享齊祭之哀名不得與繪畫之榮吾知援在九泉下不瞑目矣至於來歙有勸隗囂之智有破隗囂之勲有死國事之忠雲臺繪像亦而不錄當時公議又安在耶愚故為之不平而編論之

雲臺諸將功業何如

雲臺諸將功業何如通鑑畧矣愚竊來漢書以揚其幽光發其孤忠焉是故鄒魯杖策追及而建延擢英雄拔



復先業之策張良之運籌也秋拿勸父來歸而著會其  
廣阿累定齊地之功韓信之開基也拒洛陽徇熊趙馮  
異也而未嘗自伐其功尤人所難焉迨元來平新息賈  
復也而未嘗自言其功惟君所知焉祭遵取士用儒雅  
歌投壺可謂之儒將矣若朱祐之質直崇儒李忠之立  
學亦陽亦其父也吳漢八戰八克隱若敵國可謂之勇  
將矣若堅鐔被三創以擊董憲耿純發三矢以破赤眉  
亦其似也擊五校曰杜茂擊李憲曰馬成而成之為遠  
人留也其德感吏民深矣接綿竹曰臧宮屠郫郫曰任  
光而光之作檄文降賊其功著社稷偉矣寇恂守河內  
固有聲矣且其守潁川而借寇一年有長杜之留焉其  
生榮也景丹攻王邯固有力矣且其卒私農而視事十日

漢書卷三

漢書卷三

三

有卧鎮之詔焉其死哀也陳俊為琅琊太守而群盜自  
散姚期為魏郡太守而元惡自誅傅俊謂襄城而母弟  
為人所滅邱彤征王即而父弟為人所擒皆為國不顧  
家者也岑彭平蜀都而見刺於盜劉植討寇賊而卒死  
於軍皆為國不顧身者也王霸破劉紆而萬脩王梁從  
定河北者也蓋延擊董雲而馬武劉隆從定嶠南者也  
至於卓識真主從起秦陵李通之智也發下江兵共誅  
尋邑王常之忠也惻惻安靈寶祇也提挈河右奉圖歸  
也進退之禮良可言矣斯斯小宰卓茂也道不拾遺姪  
不入境循良之政有可褒矣雲臺諸將之功其畧如此  
然就其中而品第之或不足於才能或有愧於節義何  
者建萬全之策決千里之勝才之全也寧守箕山之節

不受新室之官德之備也吾觀純也為養納言士丹也  
為養侯王相融也為養建武勇光也為養卿大夫忠也  
為養新博長彤也為養和成卒正夫奔以篡弒之賊而  
甘心此面焉君臣之義安在耶至於宮之矯制取馬梁  
之遺勅發兵漢之縱兵暴掠茂之斷軍庫繡劉隆之鑿  
田不實傳俊之乞求賜錢馬武之坐殺軍吏賈復之欲  
仇寇恂皆於德可議也若夫禹之妄付馮異之曲從  
二鄧智者千慮之一失耳朱祐之為鄧奉所虜馬成擊  
武谿無功母亦有愧於將才乎論至於足而諸將之足  
非得失如指諸掌矣豈為史家所欺哉

劉平以善政被徵

孝行之本衆善之源也是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漢書卷三

漢書卷三

四

劉公子長全椒有善政蓋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也事  
兄弟則順可移於長也撫孤慈則愛可及於民也平為  
母逃難乞生歸食孝可知矣為孫萌吏以身代死順可  
知矣是故全椒無係囚母亦教化所能及使人各親其  
親長其長勿其幼而臣庶罔干于正乎明帝徵為諫大  
夫所以表正風俗培養氣節也愚所憾者平抱女棄子  
鄧伯道事相方也詰賊請惠與孔子微服過宋何如哉  
此賢者過中之行不可為後世法也用是觀之吾意平  
之善政乃當時之所謂善政耳夫豈有合聖賢大中至  
正之道者耶

四姓小侯

書昌世祿之家鮮克曰禮蓋貴游子弟不免穢褻而加



青紫之絛縵勝水冠而居寵榮之位故白居易有詩曰  
二十襲封爵門承勲戚資讀書眼欲暗東望平生恥朝  
從博徒飲暮有娼樓期平封還酒債堆金選蛾眉色  
狗馬外其餘一無知嗚呼論貴戚子弟盡之矣東漢之  
興若樊氏郭氏陰氏馬氏皆外戚也迹其子弟生長富  
貴之中由前所言者未必無也苟不為之擇師以教導  
之則周勃所謂齊長君不學復效呂氏大事豈可測哉  
漢左傳亦伯請公族大夫公曰當柔之性難正也叔向  
曰嗚呼齊將狐犢慶伯降在皂隸夫生為閭閻死為孤  
鬼豈其性然哉學與不學而已矣是故明帝立學建師  
號曰姓小侯其所以保全世家之意何深切耶以此為  
防而後世猶有馬防輩犯法削爵奪國者

漢唐卷十二

漢明帝書

五

毛義奉檄

孟子曰不孝有三而家貧親老不為祿仕與焉夫傷哉  
貧也生無以為養爰粟飲水盡權亦足矣若安仁所謂  
何遠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哉書曰爾嗣股肱  
純其恭稷奔是事厥考厥長用孝養厥父母是事親以  
色養能順父母於家祿養能榮父母於國嗚呼此毛義  
以府檄為安陽令喜動顏色歟昔顏考叔有言吾親未  
嘗君之義請以遺之義之奉檄而喜蓋以親食已所耕  
之粟不若食君所入之祿也魯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  
心樂後仕三十鍾而心悲夫祿不及釜而魯子喜之非  
以為多也樂其速親也義之喜檄其魯子之樂三釜歟  
嗚呼使義毋死而徵辟復至則是為祿耳而不為祿養

豈足以啓張奉之嘆服來孝章之褒寵哉

耿恭拜井

人之精神何所不至哉姜詩以順而水湧於舍側王彭  
以義而水湧于墓旁李廣利以勇而水湧於營中也然  
則耿伯宗拜井而得水湧豈非精神所到志氣所召者  
耶唐子西序卓錫泉亭記曰世間萬有心想所生此之  
謂矣考乎伯宗乃耿灌之子飽豈比之蘇武范曄擬之  
前相如蓋其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之中對數萬之衆  
感激奮發有進無退左氏所謂用物精多至於神明也  
其拜井得水復何疑哉當其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易之  
井泥不食舊井無禽也勢亦危矣適其向井再拜贊若  
玉寶泄為瑤池淨如醍醐蓋若琉璃有如權得與所云  
漢唐卷十二

漢明帝書

六

宋均去獸

愚嘗讀韓愈猛虎行曰群行深谷間百獸望風低又讀  
歐陽永叔猛虎歌曰頭垂尾不掉獸自然降甚矣獸  
之頑悍跳梁莫如虎也韓叔摩守九江先是九江有虎  
患恣虐至性退好舍而虎自比渡然則禍婦不必施其  
技下莊不必逞其謀周處不必奮其勇矣均果何脩而  
得此哉易曰中孚豚魚吉言必信可感豚魚也豚魚無  
知之物且能感之况毛虫三百六十而猛虎為之長者



耶且虎之害難勝猶貪吏之害百姓也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楊子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此之謂矣先是江准患虎必有貪吏哀凶鞠頑以戾氣感戾氣安得無虎今奸貪去矣忠善進矣則頑悍不至貪我黍黃鳥不至逐我粟和氣養義矣人以應虎雖異類自然潛乎默化有不客已矣君子脩德之應固若此哉嗚呼吾不意宋均以任子而能與異政若此也

馬廖勸成德政

馬叔平論政政移風意欲以始終節儉勸其君也不知章帝之為君不患其奢靡也而患其有優柔不斷之過觀其以上林池籩與貧民強伊盧屯兵省齊國方空數未嘗不節也特其寬厚太過流而為縱奸流而為喜功耳

漢書卷之七

馬叔平不能導之以正心誠意使之剛明果斷而拘拘以節儉為言亦未矣蓋叔平性實縱與章帝類故言不及此也厥後不能勸訓子弟驕奢不謹馬防馬光大起第宅食客數百人今觀第五倫奏議謂防驕日用半三百頭米四千石則其奢侈可知家勸君節儉而不能以節儉訓子弟務終與書戒之可謂深切矣而叔平不能從卒之有罪免官然則已不能正而欲正其君固甚難哉是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以此

朱暉諫行均輸

厥初生人食貨為本聖王割廬井以業之通貨財以富之故書言懋遷有無謂財穀流通各得其所也周官大府掌九貢九賦之法王者之經用各有等差所謂取之

有道用之有節以一人奉天下也易曰捨有孚元亨可貞利有攸往謂損所當損而有孚信非剥民以奉君而後其道大光也帝王不作而暴君肆縱欲之計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豈不盛而聚歛之臣豈不用哉若均輸之法起於桑弘羊而後世因仍不幸者正謂庸君費出無經而藉是以為漁獵之計故雖孝章之賢亦習以為常恬不為怪嗚呼當時之所謂均輸蓋以益利歸官以布帛為租若可以濟國家之用矣不知吏多姦盜而下益困窮豈有孚貞吉之義哉朱文季諫之誠可謂達大體也奈何章帝切責諸尚書而使之自警微哉或曰布帛益鐵之議周官所不廢朱文季之

漢書卷之十二

漢書卷之十二

諫均輸費直耳嗚呼王人導利布之上下也而豈瑣瑣與商賈為市哉考史文季年十三能拔劍叱賊志已不凡也及業於大學新陽侯陰就候家而不見泄柳之閉門也後為郡吏太守阮况市牛而不從李札之懸劍也奪壁歸東平何其剛散財與宗里何其清贍張堪之妻陳悍之子何其忠暉之為人如此則其持憂塞之節於群邪橫流之中天植其性也豈得謂之賣直哉

班超立功西域

天道有陽必有陰人類有華必有夷思昔先王之世於夷狄惟嚴其紀綱脩其文德以謹華夷之界限真有跳梁不恭擾於邊境則命將出師驅之出塞而已矣何嘗遣將也兵急治不毛之地乎西域在崇武閉玉關以



謝之此固不治四夷之心也奈何後世邊臣開募而復設都護以治西域有班超者至鄯善而滅胡虜之使此威震鄯善也至于賓而斬求馬之巫此威震于賓也至焉者而斬其故主至疏勒而執其篡臣至莎車而敗其救兵至月氏而殺其副主設奇應變百發百中由是西域五十餘國重譯貢獻不負投筆封侯之志也不負虎頭班超之勇也

漢書卷九十七

西域傳

班超

之今其立功西域與二子相類嗚呼利典室向門禍與福共鄰超之震威於外夷孰知基禍於中國基禍於子孫哉觀其言有曰狐死首丘代馬依風不願望到酒泉郡但欲生入玉門閤亦可哀哉何為在西域三十一年以奇功自效哉未幾西域懷怨恨之心與報復之師既降復叛戰無虛歲陳睦收沒矢馱恭見圖矣索班遇害矣是伯升立時之功而貽數十年之害也柳子厚所謂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徼狂疾之功其知言哉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刻薄之報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自作孽豈可活哉率之班勇以下獄班如以腹斬八議不裁而三族皆亦天道好還無毫髮爽而世之窮兵好武者每迷而不悟可慨也夫

曹褒制禮

君子之道譬則坊敷禮禁亂之所自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是以先王之立禮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是故郊社之禮所以信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鄉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是故君子明於禮樂舉而措之則至禮不讓而天下治矣禮之責其大矣乎然吾聞之角子之出祖子思之哭廟有子之組纓子路之喪姊伯魚之哭母冉求之攝帛子夏之喪明凡此皆聖門高弟尚不能無戾於禮何哉孔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禮器曰先王制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樂記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

漢書卷九十七

禮樂志

十一

述者之謂明甚矣制禮之難也曹叔通承詔議禮宜廣集儒儒取先王制事而斟酌之假十載之編摩成一代之制作則猶不至大有繆也曹褒計不出此不宗之以古制而雜以五經識記之說不正之以群儒而出於一人制作之手不磨之以歲月而成於一年草創之鑿蓋不待見其書而已逆知其駁矣吾知制朝廷之禮必不能明君臣之義也制喪祭之禮必不能盡父子之情也制射飲之禮必不能明長幼之序也制婚冠之禮必不能序男女之別也當時張肅等奏褒擅制漢禮破壞聖術宜加刑誅其不服人心可見矣章帝以一愛自示亦野哉朱晦庵評之曰曹褒奏所撰制度是蓋不成之為禮以為徒褒之所云耳而豈足謂之禮哉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夫孝之於本也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是故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卒為難孔子曰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孝之至也又曰君子人之成名也有姓歸之名為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成其親之名也夫為人臣而能立身行道以成其親之名此之謂忠臣此之謂孝子孰謂忠孝有二道哉此帝孟達求忠臣必於孝子之說聖人後起不能易也或曰魯米者仲由而附衛輅則兗者蔡邕而事董卓臥水者王祥而臣司馬昭是何孝子之門反有不忠之舉哉予曰孝者所以事君也事君不忠而謂之孝可乎哉教子不遇孝之下者耳其不忠也何足怪哉然則帝孟達果孝乎父母卒哀毀三年出廬廬瘠骨立安貧樂道雅稱儒宗則孟達雖未造大孝之域其亦知而弗去言之親切而有味者也然則天下後世亦曰帝賢幸哉有孫是成其親之名也亦嘆矣乎

上賜郭寶之服

上古穴居而野處衣毛而冒皮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觀章之文策華之色迺染帛以效之始作五絲成以為服七十二章若舜制象服禹美黼冕伊尹以冕服見嗣王至周而制大備所以報功章德貴人尚賢也是故衮冕嚴絜昭其度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三辰新旗昭其明也子太叔曰凡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詩曰玄衮及黼黻衣纁裳常服黼時王藻白

漢唐書上

漢明帝皇帝

十一

漢唐書上

漢明帝皇帝

十二

諸侯碑見以朝古人之重章服如此漢明帝賜郭寶三公之服豈非斟酌古制以旌賢能以勵風化哉今考漢之章服以旌賢能則尚赤以朝服則尚黑而為冕旒衣裳文章者始自明帝也明帝之賜郭寶蓋以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之歌朝野傳播賞一人而欲使千萬人勸也然自君子觀之行賞者不過聲色之末務而豈有玉視功載之誠哉受賞者不過服命之偶得而豈有受命篤福之功哉何也漢明帝以嚴急為治而非帝王之治也以異端為教而非聖人之教也民之所從也在所好不在所令雖家賜章服以為勸亦何以美風俗哉質於三公之服白拂過情之譽辭之可也辭而不復則曰子之服安且吉或服以朝或服以祭可也而乃從行部去檐帷之勅是豈老成持重之風哉吾意章服之行部豈若周公居東而東人有我觀之子衮衣繡裳之喜歟母亦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者歟考史賀立朝建白惟能明法曉故事則亦中才耳而獨賜三公之服其亦極崇為三老五更之徒歟

楊終等請罷邊兵

春秋有益於治道也久矣楊子山以開三十六國諸邊兵且曰春秋水旱之變皆嚴急所致既而班固等以先帝所建不宜而異子山復引春秋以辨之蓋曰春秋要臺臺則識之舍中軍則大之此帝從其議而有罷邊之命也若子山可謂有用之學矣使為人臣皆如子山以春秋事其君則何以陷君於好大喜功之域而班固



傳育張紆閑寵章何以生事遼陸遺無窮之患哉然則子山其深於春秋乎曰是亦得其一而遺其二者也夫春秋記災異不記祥瑞所以警人君先事之防也其稱大有年記異也非記祥瑞也子山以帝東巡鳳凰黃龍並集作寶璽十五章是未免近於阿世也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章帝以寶后濁亂既殺宋氏兩貴人而并廢無罪之太子又殺梁氏兩貴人而并及無罪之梁球是乖心戾氣上干天地之和於是妖星孛於紫宮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除此其於天人感應之機瞭然矣有何德政而致鳳凰之畢集而政元章和哉子山何志慮不若何敏而為此無稽之頌也吾固曰子山罷兵之議不若董子正心之策然後可謂之深春秋

應范守雲中

十三

自古夷狄以氣桀驁常有侵中國之心以性狡猾亦常有畏中國之心所以侵中國者彼見吾倉廩府庫之盈金玉貨貝之富子女衣冠之盛故朝而攻吾左夕而穿吾右乍而擣吾壘驟而躡吾營繞而示我以奔北俄而出我以不意此其勢甚於突如之豕負隅之虎而中國之人方且見旌旂而目眩聞金鼓而氣奪憂國者安得不為凜凜哉所以畏中國者不畏吾有不可敵之兵而畏吾有不可敗之將古之善為將者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形有所守勢有所不攻氣有所不戰而勢要以人心為保障以士氣為金湯已孫子曰視人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俱死

東都之遺備弛矣應叔度守雲中能列火以疑其心奮追以勦其首人皆曰叔度有出奇應變之功也而孰知其以人心為本哉叔度之得人心不可考矣予自其守咸都有五袴之歌推之則必以治成都者治雲中而使生民有含哺鼓腹之權士卒有投石挾纊之樂矣是以孤城而抗數萬之師如老熊當道隱然有不可犯之勢奚必破龍庭焚薊幕懿燕然而後為奇哉是故為將一也得人則為虎不得人則為鼠吁可畏也哉

寶憲勒功燕然

古之為國家患者莫如匈奴然自肅宗即位匈奴未嘗寇邊則未有可伐之罪矣今寶憲以盛夏興師出塞至於三千里却不知此兵為何名耶世之馳志撫掌志欲

應范守雲中

十四

以一九泥西封玉門關者莫不曰寶憲還職巡御理兵朔方鷹揚之技螭虎之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心羗侯王君長之群元戎輕武長轂四分朱旗絳天玄甲耀日遂陵高閣下雞鹿經磧絕大漠斬溫禺以營鼓血屍遂以桑鑄四校橫但星流彗掃黃餘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海外有嶽遂踰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肩頓之區落焚若上之龍庭乃封土刊石昭德示威自衛霍以來一盛舉也傳誦燕然之銘者孰不為之膾炙乎然自愚觀之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宣王之時猥狁內侵但六月薄伐至於太原耳寶憲假王師於鑠之威乘胡虜衰微之運內治弗念而遠畧是勒此所謂李孫之憂不在顧更而在前端之內也有



何功可紀而勒之石邪考憲之所以事此伐者蓋田穀都鄉侯於此衛之中以此贖罪耳然則燕然乃罪人逃死之地而自以為功耶此所以不勒功於清廟而勒功於燕然戎虜之所處於是為可欺也殊不知戎虜之異類可欺而中國之公論其可昧乎魯未幾何益肆跳梁而折足形渥之凶莫可逃者諸葛瑾所謂失旦之雞復思一鳴庸可得乎然則東方朔所謂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其意之謂矣嗚呼憲有燕然之功而當時無入諫之我後世無六韜之舉豈非下流君子所惡耶愚惜以班固大儒而為燕然之銘則亦下流之人矣

班固九獄中

東漢良吏吾必以班固為稱首然而終死獄中豈韓退之所謂凡為史氏天禍人刑必有所歸哉噫不然也孟

漢書卷十二

漢書卷十二

十五

堅之死獄非以作史直筆之嫌而以立身下流之咎也易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又曰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無咎言君子之去就不可不謹也不觀之物乎南方有鳥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若風至葦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係者然也西方有木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所長也所立者然也蘭槐之根是為白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庠人不服其值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是故君子居必擇鄉游必擇士豈可戚戚亂萃以取一握之笑哉竇氏以外戚之親四侯一后三公主權勢浸淫盜干天柄滿而必溢天之道也而

孟堅以文學之英為幕府之客此失之於前也建武權自恣既殺尚書鄧禹壽樂恢又設都鄉侯暢固阿蘭不救而徒以典文章為業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憲之為人如此正不義之富貴李湛所謂海市蜃樓非長久之福張九齡所謂火盡灰冷必有凍烈之災也固博極群書何慮不及此而乃以為蒼蒼托業以白芷漸滫蔭得與有言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眉眉此之謂矣他日憲誅而固亦不免將執咎乎嘗因是而論之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最不可苟也若班固之從竇憲馮融之從梁冀蔡邕之事董卓皆以高才為天下而志在妄隨豈文學多浮華不實哉見明不真焉耳是故君子不可不明大學之道

漢書卷十三

漢書卷十三

十六

鄭衆辭多受少

鄭季產一刑餘之人耳能與秘謀克清大惡速論功班嘗又辭多受少焉固若有廉靖之節矣然吾以為東京之亡自鄭衆作俑也何也宦者四星固在皇位之側然不過如月令審門問議房室問禮守門禁婦女戒而已而豈可與政事乎方和帝與之密謀衆局不辭曰此國家大柄乃三公之事而刑餘之人不足以辱委任則帝必以司空袁隗司徒丁鴻任之專而托之重矣奈何居之不疑而濫竊大柄衆之意蓋謂曰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監鯀賢者庸於秦趙吾將踵前躅而效奇策也不然豈乃亂齊伊侯禍宋成一時之功而貽百世之害其誰為之開端哉自是順帝之誅閹顯桓帝之誅梁冀皆



與官制二書為故於此衆失之於前也逮元慈授首而封為勳侯此班賈之優自渥也衆當以死力辦如呂強封侯不受奈何舍掃除之役享茅土之封乎夫賈之金帛則辭多受少賈之茅土何不辭專居卑乎夫向也金錫右貂之服今也山龍華虫之衣向也夜庭求卷之賤今也高牙大纛之榮祖宗制度于此掃地矣自是孫程封侯而有養子襲爵之令左瑄封侯而有回天獨坐之號甫節封侯而有黨錮諸賢之禍迺其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同惡相濟其徒實繁是故忠賢憤而欲去之然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盛則俱傷而兩敗而奸豪得借以為資而起社稷因之丘墟矣後厥所由何莫非衆為之開端哉

漢書卷五十二

漢書卷五十二

上七

鄭衆兩名

凡通鑑載姓名相同而同出一時者人多誤認為一人如吳起田文論功此田文史載文已死公叔座代為相距後養士之田文相去十數載矣豈可為一人耶鄭衆一字仲師乃不受梁松之辟不屈單于之禮者也一字李產亦辭多受少者也范曄作史一載之列傳一載之官者傳固不同夫愚見今之讀史者不考正史之始終多總二人之事而為牽合之說也故為之皂白云

和帝繼孝昭之烈

人主以善繼善述為大孝太甲曰視乃烈祖無時豫怠顧命曰嗣守大訓無敢昏適又曰率循天下以答揚文武之先訓言人君當以繼述為務也和帝之時實應凶

險驕橫即上官桀之故智也帝孤立於群邪根據之中而能以計奪其政柄正之典刑其於昭帝之年方十四而誅上官桀若合符節司謂能繼先烈矣愚所惜者孝昭之誅上官桀與丞相大將軍謀此政出於一而朝廷尊和帝不與三公謀而與宦者謀故外戚之禍根雖翦而閹人之政柄復移於是而廢置天子如孫程之立順帝者劫遷太后如王甫之於竇氏者黨錮名賢如曹節之於李膺輩者故青雲千里草莽乘時起陸梁而漢鼎移矣豈非和帝之封鄭衆為之禍階乎即是觀之和帝於繼述之道殆有所未盡也

太后猶臨朝

漢書卷五十二

漢書卷五十二

上八

按春秋書杞伯姬來求婦言婦人不可與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行於國中禮也漢鄧后恭肅小心勤有法度有樛木之風可謂賢矣然愚特惜其久戀大權而不知止也夫安帝是時春秋十三若選經明行脩之臣如魯恭之忠厚楊震之正直為之前疑後承出師入保則亦足以理國政矣余之何德臨朝聽政以終其身可已而不已哉是故鄧康諫則斥之安世諫則罪之杜根諫則撲殺之此以女統男以陰逼陽而日食大水雨雹旱蝗之變間見層出至於地震尤多史不絕書蓋以地道宜靜而動以著其應耳或曰太后臨朝檢鄧氏之客能魚龍之戲聚賭逸之士咸廢馬之食賜流民之粟錄係罪之囚撤元金鼓樂省宗廟新物率命婦謁廟聽大臣終喪喜政良法雖英明之主



不過也而何以譏之哉愚謂  
士人之制不存馴致官官專  
之也且其殺周章戰何敵誅  
則功罪相半亦豈盡服人心  
寬幾至於族蓋有以來之矣

鄧騭推賢士

以人事若大臣之職也鄧騭以貴戚之卿而能推薦何  
順李郃楊震陳禪等史謂頗推薦賢士不以此乎然不  
謂之推薦賢士而謂之頗史臣有冰之言也易曰豐其  
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謂遇暗主而就同德則吉也  
于時虞詡涼州之議是飛虫之獲既之陰也者也而反  
予來赫使之長朝歌是置之盜賊之衝投之陷阱之地

漢唐書上

漢書卷上

十九

孫子所謂登高去梯之計也世賢者可如是乎嗚呼使  
隋學易而遇夷主焉則龍騰鳳逸之上彈冠振衣樂飲  
為用告爾憂恤爾序爵以輔身於萬全之地矣何至  
遭不理之口蹈不測之淵哉白居易有詩曰巧言構人  
罪至死不相疑明則有刑辟幽則有神祇騭之薦虞詡  
是委之死而人不知也身歟大戮夫何辭哉

關西孔子楊伯起

自生民以來莫有盛於孔子而楊伯起擬之蓋以孤貧  
好學似孔子之好古敏求也通達博覽似孔子之博學  
知禮也教授諸生似孔子之誨人不倦也不答州郡禮  
命似孔子之不見陽貨也諸儒所以關西孔子擬之  
也然孔子之德天地不貳而大日月不足為明以夷之

漢唐書上

漢書卷上

五

仲長統昌言

統之調儻故言其論策免三公似矣然以昌言為名抑  
何自任之過耶夫有昌言者必有昌行也公理博書記  
賸文辭今所傳昌言凡三十四篇或稱其可繼楊雄之  
後憑伏讀之則見辭藻屬出足以刮目而奪氣也但其  
為人之跡深有可罪者夫曹操天下之大賊也苟或舉  
為尚書郎奏曹掾軍事則是畔賊之黨也獻帝即位之歲  
統年四十一而未聞有伏節死義之事然則公理言不  
顧行其與楊雄一律矣能逃黨惡之誅乎韓昌黎之積  
公理也曰州郡會召稱疾不至初舉尚書後參相事卒  
不至嗚呼公理果不赴曹操之辟則必不為尚書即不  
參承相事矣天下豈可以文欺哉昌黎又曰文章足繼



兩京四十一終何其短耶則曰不忠不孝之徒雖有文  
章何足齒錄且年至四十一亦周而生矣又可憐其短  
耶

### 史異策免三公

三公之職本以燮理陰陽鎮撫百姓然使委國授政而  
百姓不安災異不息則三公之責也是而策免之猶  
有可諱者故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言位  
有大小而得失之微有一歲一月一日之不同也自光  
武不任三公而為太尉為司徒為司空者職名徒設不  
拂得行其志則雖卿士之名則與衆帝懷愈守心而殺  
丞相翟方進以當之者事相類矣昔宋景公不肯移相  
而漢法之弊至此耶此仲長統昌言之意也厥後曹丕

始能除災異策免三公之令母亦曰昌言啓之歟

### 張良四知

楊震畏天地人已知知不受密令金有素絲羔羊之節  
矣然愚以為震當群邪用事之日上而雨雹天知其國  
政亂也下而地震地知其君德之衰也微薛包而不  
拜則震而不至人知其禍機之及也何震獨不知不  
之畏而脫戀三公之權久不知去耶且大匠之道合  
則留不合則去今奏一乳母而不能除復何顏立於朝  
耶不觀之犧性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  
欲為孤豚不可得矣夕陽亭之禍是犧牛而入太廟也  
將誰咎乎

### 虞翻捕盜

虞翻論涼州不可棄者三事此可謂通達國體者也鄧  
騭以怕已意使之長朝歌以當盜賊要害之北正楊億  
所謂已攝潯壑猶下石而未休方因疾恭尚書而末  
其險矣然翻卒能設三科以誘之縋采裾以禽之  
而群盜駭散縣境重平誠能當盤根錯節以別利器黃  
髮所謂有將帥之宏規也天生德於予鄧騭其如虞升  
卿何

### 虞翻有將帥之畧

翻祖父經有子公之風逮字翻以伯升亦以于定國望  
之也翻果能通尚書而有將畧可謂光先烈矣以翻之  
將畧言之論涼州有三議知守邊之宜也治朝敵有三  
科盡發姦之術也至陳倉則傳車宣言以散其兵至武  
都則增寵易服以示其衆增築堡壁以為保障之計開  
通水運以為儲蓄之基二十弩射一人計之奇也二十

漢書卷之二十一

漢明帝紀

二十一

人市一馬策之上也是雖賴馬稜寬樂策而翻得以自  
見也然亦有將帥之畧終不可捨矣使於此而當太尉  
之奇則謀猷克壯竊畧兼施先零必不敢橫於東鮮卑  
必不敢擾於西匈奴必不敢寇於北張伯路必不敢叛  
於南威聲義烈折衝千里之外矣奈何為鄧騭所惑而  
終守武都之郡使千里驢足弗之展焉嗚呼此豈翻之  
不幸也乃漢室斯人之不幸也

### 子國有類子

意言論風吉無所傳聞然苟淑稱其類子必其言可法  
行可師者然于時春秋方十四則其緒練猶未熟而志



而則有在矣此淑以類子稱之也然則憲果可比類子歟曰憲之天資甚高觀其不屬王莽之辟庶幾乎用行金藏之義也然師友淵源所漸未有真儒以為之宗故其器度雖大而非能不遠三月之仁識見雖高而非能從事四勿之語此憲之所以止於憲而後世莫有傳者矣故曰叔度在當時戴良見之而嘆其瞻忽若舉思之而大其鄧各郭泰留之而稱其汪洋千頃波今子獨何以知其不及類子耶噫吾道大矣類子以聞一知十之資而又兼以復之不逮語之不情故能有為邦之問亦足以發使天假之年必有大著述以詔後世矣憲之時若鄭玄馬融鄭眾雖皆當時名儒然或偏於異說或失於立身而師友淵源不及孔門之正多矣憲不過天資之美而暗合於道者故四十八年間客不能推先聖之道立一家之言然則方之類子不亦有愧乎雖然使憲得人以造就之則憲其回矣

清白遺子孫

祖宗之好尚子孫之儀刑也世固有以金珠為脯醢以勢券為詩文故遺之子孫有種乳三千兩胡椒八百石珊瑚六七株若可寶矣俄而朱輪華轂一跌而赤其族是道之富貴孰若遺之以清白哉書曰無德寶貨敢殉貨色蓋知財之為害也於物亦然魚貪餌以入其鈎鰻貪豕以離于網是故君子以膏粱為汚而有脫粟之節蓋以此也漢之楊震卻暮夜之金而不立產案其言曰事使為清白子孫以是遺之嗚呼震亦聞吾道者哉

蓋嘗論之吾道使人重不仕使人愛財利使人嫌不能使人忘必謂如清水置在玉盞如杜子美之句而後謂之清白必謂方貞相映表裏如微如柳崇之誠而後謂之清白必謂父足濬許由耳如蘇子瞻之詩而後謂之清白震受歐陽尚書於和郁蓋不徒矯激之清有自然之清矣安得不慶流後裔乎故自震至處四世太尉若東之救李雲處之誅王甫賜之論龍蛇脩之辨雞肋或為忠臣或為才子是亦清白所遺之功也其視一跌而赤其族者何啻天淵哉或曰子以伯起為自然之清則以關西孔子地位譽之也子曰清乃聖人之一節耳何足為過吾謂震有自然之清驗之天地人情可知矣彼其生則有鯉魚集於堂前死則有大鳥哀於墓側凡陽之禍雖慘於風霜華陰之碑尚昭於日月非自然之清而能之乎使其為矯激之清則生不肖子覆後隨家聲矣何以德業繼世東京名族哉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二終



屏石戴環者

叔度汪汪若千頃波

郭泰謂黃憲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濁之不濁說者以爲泰之言以贊憲也自惠言之昔曾子論夫子之道曰江漢以濯之言江漢水多濯之潔也今也澄之不清濁之不濁則是魚清濁而有之其道之駁雜而不純可見矣其褒之正以貶之歟至范曄謂漢莫騷其分清濁莫議其方亦此意也

李固爲世大儒

愚讀孔子儒行篇而知大儒不易得也蓋大儒之道忠義足以輔君識見足以處事剛介足以立身才猷足以斷國任原有忠義矣而失之怨陳平有識見矣而失之說汲黯有剛介矣而失之驚蕭望之有才猷矣而失之疎此皆有儒之風而不足於儒之道故奸軌弄權君德濁亂其何以建立事業經緯乾坤耶李固好學從師庶幾大儒之孝也正色立朝庶幾大儒之忠也然自愚觀之崇商以椒房之親今妄就其碎而甘爲梁氏賓客方其奏記不用可去矣而僂依違其間枉已安可以直人乎且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廷固身為宰相輔明知梁冀弱執質帝而赫然發憤爲天下討罪人頗推及侍醫舉動迂緩使丞相之魚得自脫於深淵可謂細之細矣然則安用彼相平李之固不能誅冀而冀又得以害固愚嘗謂忠介有餘而才猷不足謂之俗儒可也而何大儒

之有

程顥請修學校

學校所以風化斯人之具也三代盛時庠序遍閭巷而上之君又躬行德化以新磨之此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奈何安帝尊於藝文學舍鞠圃而不脩博士倚席而不講然則光武起大學明帝辛辟雍之制不幾於掃地耶程子起之諫蓋深感世變而親之以祖宗之成規也然顥徒知學校之當脩矣而豈知上之所教下之所學果何道哉考史顥四世傳詩而好老子尤善星緯夫老子六經之罪人也顥好老子而勸君興學何以倡率斯人耶且當時宦官弄政外戚專權顥上疏切諫書奏不省亦可去矣而後出守酒泉遷將作大臣不幾貪位乎曾未幾何權貴共譖交通屬托戚死歸家亦可羞矣豈聖賢用舍行藏之義耶或曰顥雖不知出處之義然自是開拓學舍學者爲顥立碑刻於學則顥亦有功於學校也嗚呼學校興矣而三萬餘生倡爲浮議養成黨錮之禍而國亦因之以亡豈非顥之不能擇術以爲立教之具耶

顏川四長

顏川四長曰苟淑韓鄒鍾皓陳寔皆以德政稱此所以見美於當時也自愚觀之四子之可取者不在於及人之惠而在於處己之清也何也桓帝即位之初梁冀以權爲秉政陷害忠良此君子正括棄儉德之日也魯恭和雖相期陵以神君稱則棄官歸養閑居養志鍾李明



雖群司徒府即投劾而去九碎不就陳仲弓初雖坐黨人之列後復不起閉門懸車守節中符終之志皆好志操固亦不凡史雖不載隱逸之迹吾意當時泰山賊公孫舉偽號守令不能破散仲黃下車賊相戒不入境則必其素行之高聳動天下也又豈役役於勢利乾沒不已者乎就四子而論之李膺之論荀鍾也曰荀君清誠可尚鍾君至德可師鍾未必盡然殆近之矣若陳仲弓遂張讓父之喪胡廣以為合見惡人避咎之義子竊感焉夫孔子見陽貨非欲見之也瞰其亡而見之偶過于塗而與之言耳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豈有不逞吾之白磷吾之堅者乎仲弓所處自任太高而其流弊不免有同流合汙之誚夫豈士君子立身行己之道哉或曰叔有子八人有八龍之號寔有子二人有難兄難弟之名非有賢父而能有賢子耶愚曰叔之孫曰或為魏參軍後世以為不忠不智是之孫曰群為魏司空當時以為公愍卿卿愍長夫繼乃篡逆之人也而為之臣不肖子孫覆家聲殆是也又何足誇耶

鄭眾不拜單于

按春秋宣公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後譏疆君命也夫君命且不可磨况可辱君命乎文公八年宋人殺其司馬公子伋也握節以死故書以官焉貴之也漢明帝時鄭仲師持節使匈奴至虜庭欲令拜仲師不屈單于聞守欲脅服之乃拔刀自誓卒全節而歸若眾可謂不

聖君命不辱君命矣然眾能若此者蓋眾從父與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此素使不屈見光先人之烈也哉夫古之奉使不屈者亦少矣若王孫滿之郤問聘解揚之呼樓車智臺加禮之婦展喜犒師之對燭之武紆鄭之難卻克報濟之仇皆載於左氏傳者也仲師知之故不待大漢節對種表獨拜而當時以為蘇武節不足過也然則數字豈得專美於前哉抑不特此山陽王荆因素松以繡帛請之眾不往從守人臣無殺交之義其言曰觸禁犯罪不如死蓋其識見之高有素矣若眾者真不負所學者歟

驄馬御史

御史為天下耳目之司乃鷹鷂之聲也蓋自周人以御史掌贊王命秦加以監察之名而漢之委任益重矣苟非氷霜志操鐵石肝腸者則胸中耿耿不立而何以砥礪乎百僚哉漢至靈帝君德之昏甚矣宦官之橫極矣桓公雅為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畏驄馬御史則似以公雅為稱職也自愚觀之所乘者驄馬所為者立仗馬也何也典為御史七年不調蓋自光和五年至中平六年皆公雅為御史之日今考之史敕黨人之議發於呂強而典未嘗言也斬十常侍之奏發於張鈞而典未嘗與也盧植傳變以耿介而被諸何不為之辨明劉陶陳耽以忠直而賜死何不為之申救崔烈何人而為司徒張讓何功而得侯爵典皆緘口自如未聞有相中彈文以肅清朝政也劉琨有詩曰何意



百鍊剛化作繞指柔其典之謂矣而何驄馬畏避之有

左雄言吏治

為國莫大乎寧人而莫重乎用賢用賢之道必慎考熟以為激勸之方又委任以為責成之地可也故王嘉朱浮皆論數易半幸少弊蓋長吏久於其職則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後損賦歛之原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率其所矣漢至順帝宦官擅權今長月易是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損政傷民莫此為甚矣左伯豪有忠公之節者也故上疏請久任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其通達治體者予豈獨一時可行哉夫何宦官不使終不能用嗚呼伯豪是時為尚書今矣論吏治不之用秦宋矯又不之用然則復何面目居鈐曹之任哉此吾竊有憾於伯豪也

左雄限年選舉

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夫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運七氣夾雜而所值參差不齊於是上有上智則自少警悟矣下愚則至死昏亂矣中人可以為善可以為惡孟子所謂有倍蓰什百千萬之不同蓋以此也用人者但當隨其才器而使之而豈可一律拘耶夫天地間五行參差之時多真元會合之時少也豈人皆上智哉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大賢則大用小賢則小用亦足以為治矣孔子所謂四十始仕蓋言進德之序如此也豈為人必待四十而後委之官耶左雄徒知四十強仕之說而限年察舉是

不論才德之優劣而先問歲月之淺深也庸愚之夫利於進拔而才俊之士得不傷於淹滯耶其言曰文吏試箋奏諸生試章句如顏淵子奇亦不限年也嗚呼自生民以來如顏淵子奇也能幾何人哉得其次者亦可以為用矣是故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羅顯用年華驅任賈誼揚聲亦在弱冠今以聞一知十塞用之路不亦迂闊耶虞卿撫雄有周公訓成王之風周公致白屋之士握髮吐哺常若不及而為限年之法耶

尚書猶北斗

按尚書猶唐虞之職也周官司書鄭玄以為若今尚書之職其名創於秦置今丞屬少府自是霍光錄尚書事而一移於樞臣石顯錄尚書事而再移於宦官王鳳錄尚書事而三移於外戚東都以後權歸尚書三公受成而已此李固所謂尚書猶北斗之說也自今觀之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雖謂之北斗可也故古之論尚書莫不慎重其職是故職位明堂遺像麟閣謝朓發於表禮尊三獨事總百揆江揔形於疏尚事之本王化所基晉穆帝頒於詔宜得大賢處議持平相諱著於論德履星辰北斗寒三台只隔片雲間揚誠辭察於詩李子堅亦為大尉錄尚書矣果能如其十否耶今考其發喪之請得處事之正也明經之請選取士之法也懷陵之制有應變之機也宦官有罪一切悉斥其去邪之決乎清河王祜請立為嗣其建儲



之公乎和嵩下獄上疏申理其議賢之怨乎所謂出納王命賦政四海固亦近之矣然愚特惜其當質帝被弑之時明知冀謬而失於早斷幾不先發此忠蓋可嘉而才識不足也安能如北斗哉

### 張綱理輪

嗚呼順帝之時所以濁亂國是恣弄政權者梁冀也冀在日月之側聲勢震天下公行賂賄敗壞成章是猶人有心腹之疾也其創更二千石貪汙有罪不過風邪之攻皮膚耳吾觀八使受命之部張文紀為侍御史獨埋輪於維陽都亭劾奏梁冀兄弟無君十二事嗚呼穢惡滿朝而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者也文紀可謂能踐言矣夫冀以兩世椒房之親聲勢烜赫門如沸湯而文紀

獨劾奏之

非孫班所謂望威憲府名重法冠者歟非同

七

馬端所謂心馬靡石直也如絃者歟非劉禹錫所謂鴛鳥得秋氣法星懸大昊有歟然則文紀真不負準繩之司紀綱之地矣嗚呼使八使皆如文紀之埋輪則奸宄之黨孤而忠直之氣奮順帝雖不肯猶或勃然開悟而有疎斥之心梁冀雖大奸猶或悚然震惕而有悔悟之勇乎埋輪者僅一文紀而八使之部矣自是冀勢日以跳梁冀黨日以滋蔓故赫質帝殺柱吞害陳龜戕吳樹刺崔琦錐漢之天下而實梁氏之天下矣雖然綱之死人哀之冀之誅人快之萬世而下果孰為流芳果孰為遺臭耶

### 張綱以恩信降賊

嘗讀崔寔政論以為干羽之舞不足以解平城之圍初以為信然及觀張綱為廣陵太守單車詣堂而群盜相率降且綱捐館之日為之制服行喪負土成墳始覺其言之非矣嗚呼向也以干戈討之積十年而無功今也以文辭諭之遂一旦而胥慕何哉人莫不有恒心二十石肆侵暴以奪其衣食之資此寇盜之所由起也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為之上居宅相與講錄子弟人安得不華面哉抑嘗考綱之所以守廣陵者蓋梁冀陷阱之計正如鄧騭使虞詡長驅故事相類也然謂至朝歌而賊自散綱至廣陵而盜自降士君子抱入有為之才無任不利寧可以盤根錯節挫其鋒乎然綱之捕盜以威明綱之降賊以恩信此又二人優劣之辨也

### 跋寇將軍

人君以知人為難質帝年方八歲嘗以跋扈目梁冀為其聰慧可知矣當時大臣如李固杜喬何不乘此時請下明詔使冀過惡播告中外勒歸私第既不能治於前而治於後不能正其始而正其終則進毒之謀雖欲發而豈敢哉夫何子堅叔榮才智不明而謀畧不早致使冀得以成弑逆之計而錯塞言路杜蔽主聰卒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二子不得辭其責矣或曰是時太后在上冀以大將軍之位誰復能誅之哉意不然也太后雖臨朝而質帝則天下之天子也幸而天子鑒其元凶而目之跋扈矣於此即承旨發姦按其罪而速斷誰敢不從萬一事或不濟然忠肝義膽與烈口爭嚴矣豈不愈



天下獄而死哉嗚呼此吾深恨二子無應受之才也

荀氏八龍

荀氏八龍不稱荀子所疾聲聞過情又君子所耻焉左氏曰荀氏之與也荀氏曰君子務積於身則貴者起之知日月莊周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甚矣大名之下難居也荀氏何人而有八龍之名哉吾聞之南陽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蓋丁唐虞禪治之世真元爵積鍾於是字固其所也自秦漢以降邪氣縱橫大朴破壞而天下無全材矣况以兄弟八人而皆有龍德乎今考荀氏八人曰俊紹靖肅汪爽肅敷要之皆荀季和之子也史謂八子為時人所敬慕則英傑不凡矣然遂以龍目之可乎吾聞之荀氏八龍慈明為首稱故頡頏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今以慈明言之董卓天下之大賊也慈明就其辟而不耻曹操天下之大姦也其孫或為之臣而不愧然則此八人者不過斗筭之才耳而當特謂之八龍且范康以高陽里稱之豈非遼東白豕之誇也哉自是而後許虔許劭則謂之平輿二龍華歆那原管寧則謂三人為一龍索靖董謂之五龍水粹輩謂之六龍意是亦荀氏八龍之類也良可哂哉

荀爽為得御李

李膺漢末偉人故或謂之風情高簡或謂之達忠抗節或謂之復正清平貞高絕俗或謂之聰明亮達文武肅資此誠天下模楷李元禮也荀慈明嘗說謂膺善為其若知所重者然則特惜其有好賢之名而無思齊之

學耳夫膺疾惡如仇獨持風裁而爽就董卓之召卓之凶暴淫虐乃天下篡逆之賊也在膺則必借尚方劍而爽甘為入幕賓然則向者吾得御李之心安在耶且爽通春秋論語如鄭玄申屠蟠皆謝疾不詣卓爽已黃髮矣獨至末十旬而取卿相是乃李膺之罪人受安在其為御李哉

崔寔政論

崔子真政論太平欲人主專尚威嚴故抑孝文進宣帝說者謂其君柔儒臣姑息故寔祖子產之說以矯一時之極耳嗚呼是何言歟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主慈愛有泰山藏垢之量也義主斷決有秦阿出匣之勢也二者豈可偏廢哉然一以嚴先主於中則察見淵魚而流於猛隘一以寬先主於中則喪其資斧而流於無斷人君法天立道蓋亦隨時而措之因人而施之哉故夫崔寔之論施之教軌之人則可施之於小民則不可措之於濁亂之時則不可措之於治世則不可范氏史謂寔言當世理亂晁錯不能過寔錯之刻導寔其似之矣

宣帝優於孝文

天道先春憂而後秋冬人君先德教而後刑罰故不侮鰥寡不廢困窮者堯也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者舜也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者禹也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者湯也克相上帝龍綏四方者武王也帝王之治務在仁厚如此豈肯舍德教而尚威嚴哉聖賢道衷中暢以刑名之



說天下若漢文之恭脩元默以德化民者不多得也  
然程是謂孝宣優於孝文吾不知所優者何說也提之  
言曰文帝寬厚皇帝威嚴故有優劣之辨也不知文帝  
不竭人之力不盡人之情故能開四百年之漢宣帝好  
觀申韓以無罪殺大臣雖枝葉未有害而根本實先撥  
矣豈可以為優孝文耶

達權救故之理

崔寔謂春秋堤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自愚言之仲  
尼於齊桓但有葵丘之會首止之盟見稱於春秋而已  
晉文則城濮之戰若善矣而以計功利不之許自此之  
外皆聖門之所羞稱者至於管仲雖曰歎其有仁人之  
功然亦以器小識之矣何嘗以數子能尚威嚴而進之  
耶寔而論之召陵之師本以爭周室也首止之盟本以  
定世子也城濮之戰本以懷夷狄也此皆天理之所宜  
而人情之所安也豈可以為尚威嚴而進之耶然則孔  
子達權救故之理蓋其尊王賤伯內憂外夷立萬世之  
權教一時之敵其諸如是而已

聖人能與世推移

崔寔謂袁胤之世仲尼美桓文管仲以為能救時弊此  
與世推移之意也自愚言之有萬世之常法有一時之  
微權天子在上而諸侯自相會盟固非禮矣然能尊周  
攘夷而免民於左衽則亦聖人之所許也故或優齊桓  
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彼善於此之恕辭也然君臣上下  
之大防有截其所而每致音於許揚予奪之間天不變

道亦不變何嘗與世而推移乎論者未可以一端裁  
也

文帝以嚴致平

世之論文帝者曰殺淮南繫周勃誅薄昭為刑名之過  
此崔寔所謂文帝以嚴致平之說也自愚觀之淮南殺  
宰相導昭殺薄昭皆可誅安在其為刑名之過乎惟周  
勃繫獄頗失待臣之體然未幾而赦之矣吾觀其賜爵  
陀重書賜兵至凡杖庶幾乎以德化人之義他如下養  
老之今除謗誹之刑寬厚仁恕三代以下人主所難能  
者此所以能威富庶之治也今日文帝以嚴致平不亦  
誣乎

人主寫一通置之坐側

寔為文宗世律雖龍所傳政論善矣然胸中着一嚴字  
則所行皆趨於嚴於是隘而不弘暴而不詳忍而不仁  
此申韓之說乃封豕長蛇為天下害而可以為人主之  
法耶仲長統大何為者而曰人主當寫一通置之坐側  
夫日新之語敬義之訓吾聞湯武為一通銘之盤盂之  
戶牖矣顧此申韓之說乃亂秦所以亡天下者也人主  
不法三代而法秦韓與之天下豈能一朝若哉吾觀桓  
帝貶清河王尋使自殺而兄弟之義導梁后幽死又殺  
鄧后而夫婦之情並殺李雲戮杜衆黨錮諸賢臣臣  
之好絕此皆隘而不弘暴而不詳忍而不仁者  
政論勸成之歟

范滂有澄清天下之志



拒帝延意之時外戚雖已伏辜而宦官日盛得職如左  
瑯琊郎中王吉口含天憲運實則使鉞赫富於季  
孫呼噉則使伊類化爲桀跖生者咸於朝野死者悲於  
奄安此王綱不攝諍臣杜口之日也范滂傳於此則當  
陳德避難以待天下之清天何受黃瓊之碎爲清詔使  
索察冀州史謂其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賊汚守  
令望風解綬若經綸之才矣然豺狼當道而問狐狸可  
謂之知務哉滂之意以爲左右權豪勢不可去而守令  
最爲親民今虎而冠鵬而軒吾得而澄清之則民亦受  
一分之賜矣孰知守令貪污之咎皆宦官慢漁之暴也  
若宦官不可去則守令安能清乎吾嘗觀足牛馬牛之  
緩有致蚋螭其膚毛必知鼓耳搖尾以去之及鼯鼠食  
其角貴骨與心而不知也漢宦官之專橫是鼯鼠食牛  
角將及骨與心矣彼天下貪污之吏不過蚋螭撓膚毛  
也滂計不出此而使抱挈清天下之志是鼓耳搖尾以  
揮蚋螭也豈得謂之知務哉逮子伏其死而毋悅其義  
良可悲也

陳蕃薦五處士

按五處士曰徐穉曰姜肱曰袁闕曰常香曰李曇陳仲  
舉以安車徵之方其鳴鶴入谷鶴書赴隴人未有不形  
馳騁散志變神動也而五處士皆辭召不至將欲排巢  
父拉許由何耶蓋指帝之時後宮千數不可損矣脫馬  
萬足不可減矣左右權豪不可去矣李固柱喬既以忠  
言批見殘滅而李雲柱衆復以直道繼踵受誅人約呢

皆慄斯嚟嗚呼以事婦人乎將突滑稽如脂如膏以  
潔櫪乎五處士其計之懇矣寧與黃鶴比翼而不與雞  
鷄爭食寧與駢驥抗軛而不與馬同途也嘗考五處  
士之爲人矣肱之救弟曇之孝母穉之弟友皆於太節  
能盡而閑之耕學著之講授皆豪傑之士也其能知卷  
懷之義殆有以哉惜夫陳蕃入危君亂而汲汲以除宦  
官爲事卒蹈王甫之害及五處士之不如也

劉龍一錢

男子生桑弧百矢以射天地四方欲有事於天下也方  
其窮居蓬蒿感慨世變輒欲得位行道展素志至於秉  
樞樞機勢有可爲卒喻前節者多矣何也禍福生死之  
際易以迷人非有剛方特立之士安能富貴不淫威武  
不屈哉劉祖榮守會稽簡除許煩東察非法及徵爲將  
作大匠有五六月積百錢以送而龍選大錢受之若可  
謂循吏矣然愚特惜其有仁厚之德而無剛果之操乎  
何也龍自桓帝時爲司空至靈帝時猶居其職得君不  
爲不久矣于時關人假竊大柄誣陷良善龍獨不可申  
一喙乎易曰解而拇朋至斯乎言大臣當以去邪爲職  
也于時何時哉元結有言天地化爲斧鑕日月化爲豺  
虎山澤化爲州里草木化爲宗族風雨化爲師舍雲霧  
化爲衣裘龍居三公之位而一言不發豈李復圭所謂  
老鳳池邊蹲不去飢鳥堂上索無聲也且龍以宦官之  
橫不敢言矣彼王甫規之論輪作獨不可申救乎陳蕃  
之諫校獵獨不可懇請乎左昭之祠老子獨不可阻撓



乎事之難者既整而不敢言事之小者亦拙而不能言然則安在其為三公哉吾謂劉龍即胡廣之流乃小人之中庸者

### 本郭仙舟

易三百八十四爻每致謹於否泰治亂之間蓋欲君子順時而止之也故於坤爻曰含章可貞謂不以章自見也於明夷曰獲明夷之心於出門庭謂不以明自揚也夫不以章自見故其章不可虧不以明自揚故其明不可損此君子所以全身遠害之方也吾嘗觀之草木焉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蘭可薰故焚之又嘗觀之鳥獸焉蚌懷珠而肉剖象美牙而身喪羣飾羽而體分是故莊周欲處材與不材之間而屈原之露才傷已不免汨羅之慘也愚讀史見李膺郭泰同舟而濟衆實望之以為神仙焉廢書而嘆曰黨錮之禍此其階梯乎夫同此丈夫而顧表暴於人有仙舟之號此固群邪之所側目也安得無後患哉是故與其大人以成名不若超然高舉以保真也

### 郭林宗何如人

按林宗之為人舉以有道而彼不應勸以出仕而彼不屑為大學生三萬人之冠而無劉陶劉劫之言為黨錮二百人之列而不指斥諸侯王甫之罪范滂所謂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文似矣然自愚觀之當桓帝大無道之世正當亭亭物表皎皎震外傲自氏錢王侯奈何周旋京師及以誘引士類為務不

有味於輻輳章價之義哉夫國家之計肉食者已慮之久矣養養食而何預焉于時徐穉亦戒之矣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息泰雖感悟而弗能改也仇香亦言之矣天子設太學豈使人遊談其中耶太雖嗟歎之而平不能從也且官非御史位非侍中而好臧否人物豈全身之策乎荀子曰論人之言深於矛戟揚子曰言輕則招憂黨錮之禍自此始矣然則郭太何如人乎曰昔人有以有道擬之者過矣太固不得為有道之士也將不為善人乎

### 仇香化陳元為孝子

按仇香傳仇香一名香為蒲亭長民陳元不孝母詣香告之香到元家為陳孝行諭禍福元卒感悟為孝子而有鳴皋甫所生之歌若仇季智可謂盡道德齊禮之道乎自愚言之香之化陳元是也然每有不孝者輒至其家而耳提之其可為常法哉昔管仲謂齊桓公曰民不可暴殺可麾而致也數不可戶說可舉而示也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不教而誅之是害殺不辜也三軍衣紫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加之以刑則民知罪矣今仁義之陵夷久矣民無喻乎用是觀之仇香至家而化陳元不若躬行以率之明禮以訓之正刑以禁之乃為正大公平之體也或者以為廣誥有言子弗祗服朕父事大傷朕考心民彝大戾亂乃其速由文王刑茲無赦然則香之於陳元速罰之而已而何必



化之以德哉愚則曰元之卒為孝子則非大得罪於母  
者也其理雖逆其情可矜弗庸殺之姑惟教之亦何不  
可哉原諒亦曰民罔迪不過不迪則罔政在厥邦言民  
無道之而不從者也亦豈必以專殺為訓哉查游太  
不結游士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則亦庶幾有修德之  
功也又豈可以無鷹鷂之志少之耶

李膺振舉朝綱

漢至桓帝宦官之橫甚矣唐衛以私怨而族趙岐家徐  
黃以求貨而下皇甫規微蘇康以沒田而論劉祐鉞侯  
覽以破宅而坐黃浮髡小人之橫行未有甚於此時也  
李膺獨能破柱捕亡以挫折其桀驁之氣史謂振肅朝  
綱信矣然于時正如大厦將傾非一木所能支持膺蓋

漢書卷之

李膺傳

十一

不優游田野為儉德避難之計乎若不忍斯世之昏濁  
必欲拯溺救焚則糾率臺諫及百執事請帝御前殿陳  
高允故事凡中常侍參用士人革和熹太后之弊政萬  
或見允俞則宦官之權盡歸朝廷而天下有可治之機  
矣帝或不從而去之死之亦可也何乃獨持風裁創革  
而不除根其能不延蔓哉大抵君子之去邪固貴有果  
斷奮發之才本貴於有謹密持重之智膺友陳寔拒樊  
陵御荀爽以簡自居不妄交接其耿介有素矣故陳蕃  
以為伊呂之佐應奉以為檀子之流焉獨惜其英氣太  
過而少藏器待時之德耳安得不遭三木囊頭之禍哉  
易曰壯于頄有凶謂夫小人而剛壯見面目也李膺之  
謂矣其凶也固宜

劉寬滄輟

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模仁與義而已矣仁者何凡愷悌  
慈祥易直子諒是也義者何凡剛毅幹固果斷奮發是  
也君子挾大有為之志安可守其一而棄其二哉故一  
於仁則殺究得以肆而反有以戕吾之愛一於義則殘  
暴得以售而又有以亂吾之法故子大叔曰刑罰以類  
天震曜德教以類天愛育是二者誠不可偏廢也然大  
臣之道與為守今不同故易曰三五同功而異位其柔  
危其剛勝耶謂人君以大臣當以剛處之也劉文範  
為東海相吏民有過蒲鞭示辱史以循吏稱之似矣至  
為尚書令天下事所當平章者也今忠賢退黜閣寺縱  
橫禍穢肅清發生惟懼此大臣所當長慮却顧而食不

漢書卷之

劉寬傳

十二

下咽寢不安處也夫何依違其間無一言及於獻替聞  
是以為大臣乎且自延熹八年為尚書今至熹平中為  
太尉首尾八年中國家之變故多矣殺成瑨錮李膺  
戮陳蕃捕張儉此出門有蠱之堂見蠱之日寬於心忍  
乎考史靈帝頗好學藝常令賓諸經於此蓋亦苦進規  
諫以開其固蔽而寬未能之焉及被酒睡伏帝問太尉  
醉耶寬以為任太貴重憂念知辭夫身為三公任大貴重  
信矣果有如醉之憂為不奮有為之勇以肅清天下耶  
夫牛可假人也名器可假人而不恤乎美可汚我也聞  
人可汙我而不去乎吏民可示辱也殺究可示辱而不  
誅乎是知文饒有餘於仁而不足於義難謂之胡廣中  
庸亦可也



皇甫規耻不與黨人

晉書皇甫規傳而見其髮破卷胡推薦張參為漢忠臣又讀列女傳而見其髮學馬臺甘心撲殺為漢節婦且親以詩易教授生徒所著賦銘之類凡二十七篇其妻義偶文能草書為婢答書記時稱其工然則規有文武全才能防身齊家可知矣且其舉賢良則直刺梁冀之奸而甘心於下第持將節則絕宦官之求而甘心於下獄張鳳題其冤胡參愛其才誠范曄所謂干祿不為貪而委任不求讓其心不忤者矣愚所惜者望入生亂離之秋品評人物私自傍題不遺駢首就戮耳知命者正當效孔子微服過宋之義也奈何皇甫威明又不得與黨人為耻上書自訟當時雖知而不問然亦幾摩虎牙者矣嗚呼此豈殺身成仁之事而威明顧耻不與之耶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且且言欲與相好之人及早避禍也易曰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言傷而未切惟速去可以免患也威明通詩易者也何耻不與黨人而昧北門明夷之旨哉

李膺引宦官子弟

李膺下北寺獄甘受黨錮之禍此皆昧於出處之義自貽伊戚也夫當天下大亂之秋三事適我政事一理蓋我而及置之刑辟正所謂此宜無罪汝及收之彼宜有罪次覆脫之者也膺於此直常從苟爽之諫高蹈丘園以守肥遯之操夫何獨持風裁於頽波橫流之中逮身被縲絏乃引宦官子弟以脅之則亦鄙矣昔周勃像獄

獄吏教以引公主為証君子羞之伏仁傑係獄判官教秋仁傑引揚執柔仁傑曰皇天后土為知此事終不之從張憲係獄樞院使引范滂還營憲被涼無完膚竟不伏若二子可謂守正以俟命矣黨錮之禍雖曰出於宦官然引其子弟以脅之則亦詭詐之術矣夫豈士君子所為哉嗚呼向引名賢為之黨今引宦官子弟為之黨是雖復原赦歸田里鄙哉

陳實誅宦官

陳仲舉以宰相之才實游平以元舅之親二人同心戮力以誅刀鋸之賊宜若摧枯然也然卒為宦者所滅一敗狼狽是陳固不能掃除天下之志而實又協善產一蛇之祥何哉古之為師者歸師勿遏窮寇勿追君子

之於小人於元惡則擊去而誅之於醜類則置而遠之則大義昭明足以服其心而寒其膽矣夫何一切姜夷以教朱瑀之怒來共晉之盟此其失一也君子之防小人常踈而小人之伺君子常密蓋小人之心自知負天下之怒而君子不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謀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而疾太嚴則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固謀深而交固則致毒也愈矣不可解矣二公不此之慮而曰願取臣章宣示左右得不昧於機事不密而害成之戒乎此其失二也夫宦官之橫其矣必得忠賢為爪牙之寄而後可舉事張奐北州人豪今其徵還不能乘機決策收為己用而乃遲回達旦使逆賊得以欺與而使之合此其失三也然則二公忠義有餘而才識



不足此所以以上貽太后之劫遷下致諸賢之殄滅正蘇子由所謂猖狂寡慮幾於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也王荆公有詩曰可憐賈武陳蕃輩欲與天爭漢而歸漢人事不盡而歸天命誤矣

顧後廚及

恒靈之時主昏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聲名互相題榜蓋以陳蕃武劉淑為三君以君為世之宗也李膺至宋寓以人之英而目之為八俊郭泰至羊陟以德行引入而目之為八顧張儉至楊賜以尊人追宗而目之為八及度尚及王章以財救人而目之為八厨其名信美矣然竊論之凡物之生不願為材木以直先伐井以剝先竭鐔

以聲先毀

以明先燬

十二

七

以聲先毀燬以明先燬諸君子當內堅橫行之秋與七松為交五柳為儕猶恐有靡所止疑云徂何往之嘆今更相瞻美迭為厚誼果何為哉夫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自處以難難則視人為大羊吾自處以珠玉則視人為瓦礫安得不來鉤黨之捕而陷及擊之誅哉或曰漆室亦憂魯哀公憂魯亦憂國矣魯食亦憂君矣今朝廷污穢諸君子或賦大臣或游大學皆有天下國家之責者也憂之深而慮之遠故以皎皎之行自相榜題使小人聞之洗心革面是亦不惡而嚴之微權也嗚呼是何言歟國有小人猶人身之有癰也癰必生於頸而附於喉是以不可去有不勝其憂而去之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矣諸君子天資雄美而學力不足為足以語此

范滂詣獄

范滂傳承鉤黨之捕即自詣獄督郵泣之於前而不去縣令縱之於後而弗逃意以為吾死則禍不及衆其視一人逃死萬家受殃大有聞矣庶幾上不愧皇天下不愧夷齊哉自思觀之君子非殺身成仁之為難從容就理之為貴耳記曰所貴勇敢以敢行禮義也豈以慷慨殺身然後為成仁耶涉年二十二當世受極否之時正當綠髮紫參春韭夏松可以樂飢而何乃通賓客騰聲譽此豈括囊無咎之義哉考史滂初辟於黃瓊有農云草之主後用於宗省有汝南太守之號真不負孝廉四行之薦矣然當是時如蠅如蟻如蜂如螫豈可以一黃瓊障江河哉老子曰聖人無死地無死地者避世避地以待天下之清而已吾嘗謂滂之攬轡不若投笏之為清滂之抑李頌不若絕劉毅之為智與其托仲博以養老母不若躬盡菽水之為惟恤其歸黃泉以從龍舒不若復求壽考之為孝與其率杜齊名不若徐穉子之不答國事與其首陽同葬不若中屠蟪之自為傭人嗚呼此聖賢有守死善道之訓也君子可不篤信好學哉

孔褒一門爭死

按史侯覽深怨張儉刊章捕之而儉亡命困迫聖門投止儉蓋有以激之矣余何亡孔褒而致儉之殘破耶昔魏齊造死虞卿解印季布逃亡朱家甘罪然皆未嘗濫禍於人也張元節顛沛假命天下憐其壯志而爭為之一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家不特一



孔褒也史謂儉之賢而吾謂儉乃國之妖孽也人之強  
賊也夫事不逃難死不逃刑大夫之事也儉欲免一  
身之死而貽數百家之害於心忍乎故吾謂張儉之亡  
命不若范滂之詣獄范滂之係獄不若申屠之見幾抑  
愚又有說焉孔褒以彼來求我而我爭死孔融以保納含  
藏而爭死其母以家事任長而爭死此於兄弟之情厚  
矣於朋友之好篤矣然賢者過中之行豈大中正之  
道乎然則為褒者如之何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儉之  
亡拒之不可泄之不可直當論以稱福使南走越北  
徙胡或自擇所主可也而奚必為友死哉

### 胡廣中庸

中庸之道其大矣乎必有舜之智顏淵之仁子路之勇  
以為從入之門方能造閭與胡伯始何人而擅中庸之  
名乎今考廣續楊雄虞咸章奏為天下第一石後盡京  
率禮無愆故史故稱之陳蕃重之蔡邕頌之真若以為  
盡中庸也自愚言之祖宗故事宦官不與政至和熹太  
后不接公卿始以宦官為中常侍廣果能轉達故事益  
不以是丘止而乃與中常侍丁黨婚姻且疏曹節于前  
之變唯唯而已夫豺狼不可為隣伯始不可為親何廣  
之下流至此哉且夫君臣之義則章與人不廣歷事四  
帝周流六公雖定策大議亦即從梁與而不能發辭中  
進毒之奸故李固與書曰以吉為凶顛而不扶後之良  
史豈有所私然則在當時已有公論矣安在其為明  
朝章乎仲尼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其

之謂矣

### 鴻都門學

王者以教化為隄防以賢才為棟榦學校之設所以正  
教化而養賢才也東都之興自光武設大學章帝立東  
觀有辟雍之講有白虎之議故其後人才輩出往往多  
節義正直之士亦足以驗教化之感人才之衆矣靈帝  
夫何為者而復設鴻都門學今考其所取者乃樂松賈  
護所舉多無行趨勢之流不過能文賦尺牘鳥篆而已  
此楊子雲所謂雕虫刻篆壯夫不為者也若英主見此  
第必將式夷式已終身不齒夫何靈帝不惟不斥逐之  
而且又崇尚之往往入為尚書侍中出為刺史太守甚  
至封侯賜爵者比若鴻都人也於是諸生競利作者同沸  
連偶俗語有類俳優而士風於此大壞矣社稷安得不  
墟哉

### 宣陵孝子

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無二本故人之生必厚於父母  
而薄於他人此理勢所必然也墨子愛無差等孟子以  
為其流入於禽獸蓋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謂之悖德也  
漢靈帝時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孝子者然則所生  
父母將何如其為孝耶岐一本而為二致乃干祿希寵  
之捷徑正吾道之異端執左感衆者也以王法論之正  
當斥逐退方以為亂法之戒而靈帝反優禮之有太子  
舍人之命良可哂哉愚謂此曹必素結中官無階仕進  
故托為此舉而中官得因是汲引以希富貴歟嗚呼太



子舍人之職非小也宜搜選名儒光輔台德豈有丘墓  
凶醜之人而可以當此名器之清要哉于時祭邑之奏  
辭氣嚴明靈帝不此之聽而但改爲丞尉焉其亦昏之  
甚矣國家安得不亡

何進召外兵

東京不任三公而其後權移宦者至安順則左任蓋堅  
如護心腹連桓靈則根據已成日益猖熾矣于時賢人  
君子進則不容於朝退則不容於野此誠神人之所共  
憤王法之所宜誅也然自古必設閹宦以通內外之言  
安可殄滅之無遺種乎何進高居大將軍之位總皇威  
握兵要龍驤電張高下在心若上聲一二元惡遂發雷  
霆行權立斷一徹更足矣此猶鼓洪爐燎毛髮也奈何  
進聽袁紹之謬策背陳琳之嘉謀委擢利器更徵外助  
大兵會集強者爲雄此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也曾  
未幾何事機先露伏乃自下四方猛將多向京城於是  
見殺張讓而有廢帝獄后之輩卓矣先儒謂飲烏喙  
而致疾也其進之謂乎

董卓申理黨人

昔漢祚衰表裏皆官用事宗社有綴旒之危宰相非補衣  
之且董卓地兼刑勝手握兵鈴顛而不扶禍則斯唱與  
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宮臣節如掃至乃發掘  
園寢逼辱妃嬪太后之崩立稱天命弘農之廢執謂人  
心收諷朝廷以自專貴天祚割席以極虛求兆庶困窮  
生於蒿莽之上衣冠凍餒死倚牆壁之間然則卓之窮

凶極惡不可以人理論矣顧於黨錮諸賢上疏申理豈  
良心終不可泯絕耶蓋自古篡亂之臣必先伏義執言  
以收天下之心故田氏以厚掩王莽以下賢皆此類也  
然則卓之申理黨人乃森堆竊國之故智也夫豈愚遠  
一老以守我王哉不然何伍陵周旋袁隗皆以賢而殺  
之盧植皇甫嵩皆以賢而貶之哉未幾神質王允  
之誅天假呂布之手毋妻屠戮骨肉灰煙宜矣

新編漢唐通鑑中梁卷之十三終

去



山東起兵討卓

董卓廢帝弑后劫遷天子發掘諸陵燒焚宮廟屠害人民驅徙數百萬口死者不可勝計剿殺海內大亂帝室板蕩卓之罪不可勝誅矣關東州郡皆起兵討之推袁紹爲盟主豈非所謂勤王之師以順討逆者乎然愚以爲卓之罪不可勝誅而紹之罪亦不可勝誅也何也卓固頑悍不可使之將然非紹唱誅宦官之謀而有紹召之卓豈敢興晉陽之甲乎逮卓也關下不奉詔卻兵無君之心已形於此矣鮑信勸紹誅之又隱忍不果剿致廢嫡立庶按劍叱紹而紹不能以死力爭逃奔冀州亦可羞矣于時山東起兵討卓推紹爲盟主紹於此直當仰首發亂之非而以蕭嘗膽拯君父之急星行討賊傳不顧身則亦可以小贖前罪矣奈何曹操榮陽之戰不之救而使之無功朱儁中牟之也之助而使之致敗孫策守陽城不之令謀而反襲其兵韓馥領冀州不之協力而奪其位但聞其欲尊劉虞爲帝與公孫瓚連兵而中原大賊置之勿問爲盟主者可知是乎嗚呼紹四世五公召海內重望而畏懦不發如此况袁隗爲卓所殺兄弟之仇不與同國而紹既不能爲天下誅大逆又不能爲袁氏雪大讎此其爲人可知矣他日以四州爲人役而兄弟相攻禍及祖廟此豈非天誅之歟

管寧華歆優劣

記曰人藏其心不可測識舍禮何以觀之所謂禮者乃天地之大義聖賢之大節也以禮觀人則人之是非高下較然矣史謂華歆管寧齊名一則鋤地不顧金一則拔而擲金以是定優劣也嗚呼不觀其大而其細勘足以爲是非之權衡耶夫管幼安自曹氏之亂隱身遼東使辭徵辟蓋不忍宗國之滅不習逆賊之臣此其忠義之心素烈猶寒之松柏清高之操超然漸遠之羽儀也華子魚何人敢與管寧齊名乎考史子魚爲豫章太守既不能保障方面而以身降孫策罪不容誅矣又去而事策逆之曹操甘爲鷹犬至破殿柱出伏后而弑之此即同馬昭之成濟朱全忠之將玄暉原情論罪不在操之下矣此可與寧較優劣哉後世若崔群謂欲通而不

通鑑紀事本末

泰清而不介抑不知歆弑國母可謂通乎事數賊同謂清乎以王法論之關門斬斬猶不足以謝天下也

操以苟或爲子房

人所以自立於世以三綱爲之質幹若君臣之義天地之間無可逃也三代而下張子房能盡之矣蓋自始至終爲韓報讎此其忠義一脈仲貴也豈徒能運籌決勝而已耶漢自桓靈不君董卓唱禍曹操乘時射利陵君父弑主母其罪浮於董卓焉苟或若有子房之見則必輔真人以圖恢復而豈肯爲之臣耶今也勸取兗州則比之關中河內官渡不令還許則方之繁陽成臯至於薦郭嘉爲祭酒薦荀攸爲軍師舉仲長統爲尚書薦杜幾爲郡守衛顗請立鹽官趙儼諫欲綿武清白之



於此至於殺李布下荊州定關中皆或之謀然  
則不過爲操關土開基而已而何有心於事漢哉世  
之議者以或之謀封九錫奉樂自殺有忠漢之心遂方  
之子房嗚呼方操入朝自錄尚書事自封武侯獻帝  
已擁虛器而操之恣行非法者多矣苟或爲祭酒爲侍  
中而不之耻此豈非操之黨乎方劉備起兵徐州豈不  
可內外合謀舉王允溫嶠之義而亦遷延不發至其後  
春秋既高良心始見自知公論所不與而始吞樂自殺  
自房果是乎哉考史操饋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樂  
卒曹謂操是時已有疎或之心或恐禍在旦夕而經溝  
瀆之舉耳嘗試思之操以漢高自比而有不臣之心故  
以荀彧比子房以許褚比樊噲歟若使忠義之士聽其

言而占其心則將潔身而去矣

惟郭汜殺王允

董卓劫制天子勢傾天下王允潛布腹心使士孫瑞作  
詔討之使呂布持矛刺之易所謂君子夫夫獨行遇雨  
若濡有愠無咎其允之謂也然終爲李惟郭汜所殺者  
何也書曰殲彼渠魁脅從罔治董卓之罪固不可赦而  
卓之部曲不過脅從者也允於此時直當下明詔赦黨  
與以安反側之心夫何恃功驕恣多疑不斷或請赦卓  
部曲既不之從或請領賜金帛又不之從或請以皇甫  
顯單又復不之從於是惟汜二子懷疑懼之心舉兵向  
關而斃允於一刀之下皆允自取之也且允是時呂布  
駐馬門外招之使去又復不省坐受其辱入丈夫爲國

殺身慷慨赴鼎鑊可也方惟汜太師何罪之問允倉卒  
失措而窮蹙下見此豈處武不屈壽壽烈烈做一場者  
哉吾固於殺允之事始則嫌其不善處事終則惡其不  
善守死也然則惟汜二子無貶歟曰三子董卓爪牙其  
爲人下流可知矣況自是而後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  
卿其罪不在董卓之下也猶待貶絕而後見乎

苟或勸操取兖州

考史兖州本劉岱爲刺史先是黃巾入寇岱戰死于特  
朝廷詔以金尚領其衆此天子之命非人臣所得違也  
奈何曹操聽陳宮之言自領兖州而逆戰金尚使奔袁  
術夫人臣專主以周旋則是篡弑之階堅冰之戒也按  
春秋定公十一年書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謂四卿在

漢書

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則罪與叛臣等矣荀文若明  
春秋之義則當告之天王聲其擊金尚之罪不然則當  
以大義匡正使自歸司敗以待上命令今乃以高光之事  
業責之使之先定兖州而后取徐州則是知有私門而  
不知有公室其爲曹氏封殖之計深得緩急之宜矣獻  
帝在上將置之於何地耶嗚呼言心聲也即此勸取兖  
州之事觀之或雖欲辭樂大心之罪安可得耶

深根固本以制天下

夫能固位者必度本末而後立基焉不知其本不謀也  
知本之不扶不強也苟文若以深根固本制天下勸曹  
操似矣第其根本之論則以高光之關中河內當之此  
豈至當之說哉書曰民惟邦本言人君當恤民也易曰



復德之本言人君當復善也。記曰：聖人作則以天地爲本。言人君當法天也。文若不以三者爲源，根固本而以關中河內爲言，夫關中項羽亦入之矣。河內更始亦王之矣。我能往，寇亦能往，是兼併之易而堅凝之難也。豈足以制天下乎？夫高光之興，恢廓大度，頗知以仁義行矣。此所以能興基業也。操何人斯？其姦類王莽，其忍類項羽，其惡類劉裕。益大本已亡，無復人理矣。文若乃勸取兗州以爲根本，是以高光事業望之也。按春秋文公十七年，晉人衛人陳人伐宋，謂劉國之卿不能討弑君之賊，而成其亂，失其職矣。故賈而稱人焉。文若不惟不討其罪，又教以高光事業，則豈但失職而已哉！生之以當惡之罪，蓋有所不能辭者矣。

兼至公以服天下

心不外者，乃能統大綱，智不繁者，乃能處大事，其矣服天下以至公爲貴也。然至公之道，實有未易言者。堯之克明舜之重華，禹之德先湯之日新，武之建極，方可以語此。彼曹操亦何人斯而苟或以至公之道責望之哉？夫至公者，必能於三綱五常無愧焉。操初制天子而君臣之敬亡，疏斥曹王而父子之情薄，成殺孔融而朋友之信乖，跡其處心積慮，凶險邪僻，不在董卓之下，而或責之以至公是責牛馬以揖遜之行，責雞犬以絃歌之聲也，亦可哂矣。

荀彧論袁曹勝敗

荀文若論袁紹有十敗，曹操有十勝，自今考之曰：道曰

德曰仁，曰義，曰明，曰謀，曰文，曰武，曰治，曰度。此誠所謂十事也。愚以爲道德爲虛位，仁義爲定名，吾能道德備諸身，則愛之爲仁，宜之爲義，昭之爲明，酌之爲謀，處常則有文，處變則有武。處事則有治，處人則有度，亦何施而不可哉？曹操亂世，姦雄乘時，大亂擾竊神器，道德斷喪，無餘矣。是故坑殺降卒，害及難大，甚不仁也。劫制君王，自棄金帛，甚不義也。短於料人，何有於明？敗於赤壁，何有於謀？雖春夏讀書而威儀怵易，非文也。雖自著兵法而華陽瀕死，非武也。寵下儀信，祿慮何治之有？殺崔瑗，況丁介，何度之有？是知操之於表，紹猶魯衛之政也。而乃分爲勝負之形，不幾於五十步笑百步乎？或曰：紹身死宗滅，操得國專政，若非有勝負之形，何其言之驗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雖謂之亡可也。操不再傳而祇奉於司馬昭與紹何異哉？

關羽報效曹操

報者，天下之利也。詩曰：無言不仇，無德不報。是故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關雲長爲操所擒，卒刺殪良於萬衆之中，以報效曹操，然後歸蜀焉。若可謂恩於蜀矣。然自愚觀之，羽之於操，不報亦可也。嘗以春秋傳考之，昔公子重耳之至楚也，楚子餐之曰：公子若反楚國，何以報不殺重耳？曰：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左執鞭弭，右備櫜鞬，以與君周旋。晉敗秦師於殽，獲孟明縱之歸。孟明曰：君不以累臣蒙敵，使歸就戮於秦，三年將拜君賜。昭之戰，楚人執



智登許之歸智登曰以君之靈臣得歸骨於晉死且不朽若使嗣宗職而師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竭力致死無有二心夫城漢之役重耳之所以報效也焚舟之功孟明之所以報効也戲之監智登之所以報効也况曹操天下之大賊寬我不可以爲恩厚我不可以爲

劉備懷肉復生

惟治亂在天惟撥亂反正在人人大誥曰予造天役遺大投艱於朕身越予冲人不可不成寧考圖功又曰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闕豈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平寧王圖

漢獻帝

事言人君當極卒祖宗之不業也劉玄德嘆髀肉復生而功業不建至於流涕蓋祖宗之天下爲英雄竊據之資而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矣玄德受帝密詔與董承謀誅之正堂堂之舉也然既敗於下邳而歸袁紹矣又敗於汝南而歸劉表矣上之不能爲少康之中興次之不能爲句踐之報仇是於下邳而歸袁紹而功闕也之所不能極國事此玄德所以感慨無聊而至於流涕乎厥後取有漢中以延赤帝子之祀未必非感嘆之緒也

劉備三顧孔明

人曰創業難子曰恢復難創業其時如春恢復其時如苟非有大德望大才智爲之周旋則雖欲艾艾群雄

恢復舊業亦難矣孔明在南陽抱膝長嘯素有經綸天下之規模也玄德雖起兵徐州討曹操然落魄於下邳糊口於荊州蓋未得賢才以爲之用也故嘗睥睨海內以諸葛亮可比長城重趙九鼎也屈體枉駕三顧草廬咨之以國家大計而投魚水之懽焉此殆天所以資玄德乎嗚呼聘華野訪渭濱之禮久不見於天下矣玄德三顧之勤毋亦開湯武之風而興起者歟逮其翼孫權大戰赤壁是真有大德望而足以挫天下之大奸雄真有大才智而足以折天下之大敵國是巴蜀之興謂非孔明之功不可也大抵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也水之發源壅關則汚泥疏濬則江河也孔明佐蜀之功其光若圭璋其深若江河而玄德追琢疏濬之功亦豈可捨哉向使玄德不垂三顧之勤則將東山有安石未起矣將北山有李倫未出矣社中將有宰相矣跨下將有將軍矣詩所謂考槃自樂求矢弗諼有矣不將當食徒嘆蕭蕭拊髀空懷頗牧矣

漢獻帝

孔明勸取益州

取天下必知先後之勢然後可以成功若益州沃野千里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誠進取天下者所必據之地也然取天下有光明正大之體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豈士君子所屑爲哉劉璋以弱闇承劉焉僭竊之故疆方其造梁興劍閣遺米賊殺漢使助馬騰攻長安誠王者九之謀所不赦也孔明若欲取益州以爲恢復之根本



蓋不明正劉焉之罪移檄遠近按兵壓境則仁義之師堂堂於天下矣雖曹操暴橫亦將心喪膽落而豈敢肆其盈之惡哉夫何一見之頃勸取益州至以詭遇獲禽之術掩其不備而襲取之果何義乎東坡詩曰先主取劉璋立意頗不義孔明古豪傑何乃爲此事噫蓋之矣

孫劉合兵拒操

曹操召攬載不容之罪著在天下及自江陵順流而東以逞席卷之威此劉床及膏之日也孔明請孫權求救果能與周瑜成赤壁之役使華容之走顧沛瀕死豈不痛快於人心哉然討賊者如農夫之去草莠夷蘊崇之而後可也文公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畧而不書謀伐齊而不能定其亂也襄公三十年

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

魯卿諱而不書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今操之爲亂深矣爲賊大矣於此聲其罪而倍道無趨以遏其歸輕兵邀擊以躡其後則深得春秋之義矣夫何孫權以同舟共濟之心而爲反面相攻之舉數年之間以一荊州而紛爭不止譬之韓盧東郭相闔于前而爲田父之利也然則孫劉之合兵與謀齊而不能定其亂視蔡而不能討其賊夫何異哉吾固曰曹操天下之賊孫權昭烈之賊

赤壁之戰

按春秋哀公元年書楚子陳侯隋侯許男圍蔡楚子書爵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鞭平王之尸禍及宗廟辱逮

父母若包羞忍耻而不能一洗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滅矣此聖人楚楚之辭也曹操以人臣初遷天子殿殺主母其罪尤浮于蔡也故赤壁之戰頗爲正大而有得于復仇之義惜乎所以處之者未盡善也夫操之罪豈可勝誅哉孔明三代遺才果能撥聲其罪故行而前則英靈義烈自足以寒其膽而奪其氣矣何必假賊吳以爲羽翼哉又按春秋成公二年晉侯使卻錡來乞師蓋曰誅亂臣討賊子請于天王以大義驅之足矣而何至於乞師哉孔明之乞師孫權是即卻錡之乞師於魯也使孔子作春秋在所必貶矣或曰獨之爲國小國也言兵不若操之強言地不若操之廣也苟不度德不量力而強與之戰是自取敗亡也而可乎予曰不然仁不以勇善不以力也使孔明名其爲賊而伐之餌之以飽其欲驕之以昏其智退避以老其師淹延以飢其衆乘其未陣整而向之因其可圖疾而趨之或拔幟而壅井或突襲而縱炬或添電滅電之異其行或面水背水之殊其陣則柔能制剛弱能服強寡能勝衆又何操之足畏哉孔明以樂毅管仲自比者也而何自爲削弱不振之狀豈天將亡漢而不啓其衷耶

曹操破袁紹

夫列星河嶽之氣扶與清淑鍾而爲魁偉秀傑之士彼其挾胸中之英抱平生之奇足以定亂而解紛足以亨心而濟蹇是故一汲長孺寢淮南之謀一溫御史落奸之膽謝安石梳符秦之魂孰謂人才非國之利器哉



是故師士者王矣士者伯臣士者強失士者弱傅士者危殺士者亡世之論者皆以表紹之敗係於官渡也以予觀之紹之敗由殺田豐耳按春秋昭公十七年楚人及吳戰于長岸言楚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諍賊使費無極以諍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爲敵國用故難父之會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固其所以也詩曰終其永懷又寤陰雨其車既載及葉爾輔載輪爾載將伯助予言華胥臣必至於難也方紹敗於官渡猶有冀州之地南據大河北阻燕代尚可奮也向使出田豐於謀東向師之間以萬全之策於此卑身折節以撫傷殘之餘親執金鼓以厲奔亡之氣內脩器械外結英雄縱不能成大功豈至於遽亡哉文若曰紹布之英雄耳

知聚人而不能用人可謂得其情矣

周瑜大策拒操

春秋定公三年公會晉侯宋公十七國之諸侯于召陵侵楚晉非能兼行天討也故書侵楚圍之焉定公四年蔡侯以公子戰於柏舉楚師敗績囊瓦奔鄭謂吳不能救四鄰之患也蔡人往請師遂其會耳故不曰救也周瑜之決策拒操豈以操有篡弑之罪而討之哉孔明請借道遂其會故赤瑾之一焚人馬遂比亦幸而成功耳然則瑜拒操即晉侯之會召陵吳子之戰柏舉也若使瑜知曹王之意則何以欲速見小而求荊州以爭大地士以害勤王之兵哉

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

蘇氏以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奪其功極爲於孫權以至於敗以爲不善料人之過嗚呼此天下之大賊所以斷喪漢室之斧斤也君子正幸其短於此耳昔齊桓伐曹幸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亂者是反天也豈得謂之長料事哉且天下之至重大者莫如君臣之義操若長於料事則赤心事君以爲王臣塞蹇之計矣易曰有孚在道以明何咎又曰渙有立匪夷所思言人臣之道當有孚在道而不植私黨則可謂之明而遠矣善曰亦惟絕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特昭文王迪見昌聞于上帝言五臣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昭文王之德著於上而冒於下也夫必有孚在道而不植私黨必實知天威而有功上下然後可謂料事之長也操

漢獻帝

劫制天子弑殺主母虐戮忠賢暴殺子姓不仁不義莫此爲甚而謂長料事者如是乎千載之下猶欲口誅筆伐而蘇子乃盛稱之獨何歟

蔣幹說周瑜

史稱曹操密遣蔣幹說周瑜而瑜不忍背吳若忠矣自愚言之操姦雄辯竊之徒瑜視之如仇讐之如遠國也然孫權亦操黨耳方其據三州虎視天下雖無曹氏弑逆之罪然率自封殖而畧不爲漢動是亦天下之逆賊也當漢之季天下雖亂而獻帝猶爲天下共主是瑜亦漢臣子耳于時劉豫州帝室之胄本可以圖大事者不事曹操則當事劉豫州而乃北面事孫權曾何愈於事操哉瑜之事孫權則亦已矣蓋亦勸君結好巴蜀與



之并力協謀誅此老賊而乃以荊州之故分之而又爭之而奪之卒破南郡擒關羽使樊圍得解而鐵虎出押以成吳之強致蜀之弱皆瑜爲之阻撓也然則公瑾在吳爲能臣在漢爲賊臣矣雖曰終始事吳有非蔣幹游說所能變不過匹夫匹婦之信耳何足取哉易曰翰音登于天貞凶言信非所信而不知變其瑜之謂矣

曹操下今

曹操一漢諸侯耳而下令國中儼然與詔旨等此豈臣子之禮耶且考其下令之語非能爲漢家建萬世治平之策不過自陳功伐以誇天下而已不亦鄙耶觀其始言欲讀書射獵以待天下之清次言欲爲國討賊以表漢人之慕其志亦大矣何乃行與志違而甘心於叛逆

曹操下今

之當哉繼言降黃巾敗二袁建創表國家無有孤不知幾人猶帝師王愚曰國家無此老賊則漢室有再興之兆矣夫莫大於天子而脅制之如僕隸焉莫尊於主母而戕殺之如狐兔焉此其罪惡過天人人得而誅之也故其言曰欲招兵衆而受實禍同亦知所懼矣吾聞之則宜避無入守門者鉅魔不敢行制羊祐憂閣之下不過數人而世亦無害之者若使操盡忠王室有養慈匪辱之節則公卿相與而於朝庶民相與慶於野雖捐兵與而有鴻漸于陸飲食衎衎之樂矣而豈有操戈之憂哉子產有言曰發言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吾耻之然則操之下令彼以爲誇其功也而吾以爲播其惡也彼以

符號死漢室

大夫之氣節其國家之元氣乎夫子曰吾未見剛者子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氣節之謂也按氣節一立則鼎鑊在前而顧白刃可蹈而不辭吾求無愧於吾心而已不然則蒞事無中流砥柱之操臨難無中節仗義之風而凡倒禮義之戈夾應耻之防者無所不爲矣然則國家亦何賴耶方桓靈不君董卓扇禍曹操乘時竊柄挾天子令諸侯窮民極惡蓋有决東海而流之不盡者于時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操不克死之氣節凜凜可貫日月此苟或所目擊也或若有忠於漢室何不見賢思齊共誅此賊雖事或不濟而死重於泰山矣夫何始爲司馬後爲侍中且

曹操下今

應勝設奇往爲曹氏經營甚至借高光之事致屬望之辭此其設心措慮豈有一毫忠漢之圖哉由前言之則不智由後言之則不忠逮事勢乖張甚有不可人意者始悔前行之不足取信於人而吞藥自殺抑亦晚矣蓋一旦捐軀之勇豈足以贖二十年助桀之惡耶然則文若之氣節掃地矣豈始自經溝瀆而莫之知者耶

孫權以荊州借劉備

三綱國政之本中國所以異夷狄人類所以異禽獸以其有信義也按春秋魯昭公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昭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蓋謂晉人能以信交鄰而每書公趙武焉襄公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盟于亳城  
北楚子鄭伯伐宋謂其既同而復叛之也成公九年  
公會晉侯宋公齊侯衛侯鄭伯曹伯莒杞伯同盟于蒲  
六晉下令於齊及魯衛之侵地魯君往拜其賜矣復有  
二策一歸于齊故特書同盟以罪晉也當漢之季曹操  
以築逆之雄濁亂天下劉玄德以帝室之胃合孫權之  
兵破之赤壁之下孫權以荊州借之與之共討老賊豈  
不見貴於春秋哉君子所憾者權執義不終而不能以  
信交鄰耳夫荊州特七郡耳使吳蜀會唇齒之勢而并  
力協謀按兵魏境聲其不赦之罪則天下豪傑必將雷  
動響應以夾輔王室逆賊之黨孤而義師之氣奮矣夫  
何孫權以荊州之故而自相攻伐借之未幾而又分之

漢獻帝

主一

分之未幾而又奪之使昭烈進寸退尺而僅守一隅然  
則不為魏所并亦幸矣樊之毫城之叛盟以侵地歸之  
齊者先後一轍其視趙武之以信交鄰為何如哉朱子  
曰人皆謂曹氏乃漢賊不知孫權實漢賊也此深得春  
秋之斷案

周瑜薦魯肅自代

周瑜道病謂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厥後權以  
肅代瑜領兵瑜可謂得推賢讓能之道矣然愚以為瑜  
之薦人則是而瑜之言則非也夫謂曹操在北疆場求  
靖可也而謂劉備寄寓有似養虎果何言哉夫劉備求  
山靖王之後也操以人臣恣行凶暴坐陸陵夷甚矣劉  
備起兵徐州討之正合春秋討賊之義也瑜於此正當

勸孫權與劉備協謀并力以糾集勤王之師以恢復高  
光之業奈何以養虎喻之棄與國結怨仇卒之襲殺關  
羽而紛紛為進取荊州之計然則漢室衣微不振瑜為  
之也瑜之罪可勝誅哉或曰魯肅勸孫權以荊州借劉  
備請先撫輯關羽與討曹操肅之忠烈可想矣愚謂自  
孫權言之則瑜為忠自漢室言之則肅為忠然亦不義  
不堅使以分荊州為事至於中原國賊不惟不能伐之  
而反北面稱臣然則律以春秋之法當生以殺伯綏鄧  
侯晉羅之罪矣嗚呼沙之冰之瓦石在後賊之賜之練  
批在前其瑜肅之謂矣

孫權勸呂蒙就學

漢獻帝

主一

學不可以已也水生於水而寒於水青出於藍而青於藍  
今天江陵學山而不至於山畫故也百川學海而至於  
海學故也故人而就學則必於三綱五常之大克盡其  
道而可底聖賢之域矣豈徒涉躐見往事耶傳說曰惟  
學遜志務時敏道積於厥躬言學在積道也孔子曰君  
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言學在蓄德也是故為學  
而不能積道蓄德安在其為學哉吳呂蒙以軍中多務  
不好學是即原伯魯不悅學也孫權以讀書大有益勸  
之厥後就學未幾遂來魯肅驚異說者皆謂蒙就學之  
功也自吾觀之聖賢之道載在六經蒙若學易必知能  
以聚正之義學春秋必知晉伐鮮虞之義學書必知除惡  
務本之義學春秋必知晉伐鮮虞之義學記必知殘身  
補宮之義奈何聽陸遜之謬策為伏兵鱣鯢白衣搖櫓



之計以襲關羽以奪荊州至於篡逆之曹操則其心爲之服役而不耻然則中國無異於蠻狄人類不殊於禽獸矣君子所以猜道所以蓄德果如是乎哉吾固謂策乃讀書不識字者也而何三日刮目之有

### 法正勸劉備取益州

孔明一見劉備既勸取荊州復勸取益州蓋益州土沃民富興王之本本况以關雎之劉璋統之世齊其內增其惡名誠有志恢復者所當急取而不可緩也法正勸劉備取益州其亦孔明之見乎愚竊非之春秋隱公元年書祭伯來以爲後世事君而二心之戒也法正嘗爲劉璋軍議校尉則亦璋之臣矣樂毅奔趙終不敢議伐燕之事正也不然方其承命使蜀伴爲不得已而行此

東漢書

東漢書

上

其計亦詭矣逮還爲張松密議奉獻而顧設計使之迎備况欲於坐上襲璋而取之此虎狼所不忍爲之也詩曰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其正之謂也若有王者作則必坐丁公之誅而備乃因之以定已蜀此豈所謂天討之師哉又按春秋襄公元年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夫彭城楚已取而戍之已又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君子不弑叛人所以正疆域謹王度也劉備之於法正不能誅之而受其叛臣虧信義矣然則何以計曹操乎

### 昭烈取劉璋

按春秋隱公十年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夫諸侯分邑非有而取之盜也昭烈取劉璋其取郕取防之類乎愚曰劉璋有可伐之理惜孔明取之不以其道也蓋自董卓之亂劉焉聞董卓之謀而盜有益上聽相者之言而求婚吳氏遽造與服圖竊神器以王法律之已不容誅况其子劉璋無能攻於其惡而復負乘致寇舉無動王之心此其罪所當討彰矣孔明復昭烈欲以叛復赤帝子之業正當聲其父子之罪而移檄四方拆衛垣豆之上豈不爲光明正大之舉乎奈何以詭計陰謀而掩襲之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其國此孫權所以有捐軍挾詐之恨司馬懿有詐力虜劉璋之譏黃權所謂客有太山之安主有累卵之危也吁吾不意孔明三代之才而白璧微瑕一至此也

東漢書

東漢書

六

### 劉備不許孫權取益州

孫權遣周瑜取益州劉備不聽過軍蓋以益州有興王之基將欲并爲已有以爲進取天下之機括也然愚以爲取天下自有正道而區區智識之施可乎備之言曰備與璋托爲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其言匪漢朝是也而與劉璋托宗室則非也夫璋固漢會共王之後也然古人有大義滅親者周公誅管蔡季友殺伯牙是也若璋者自其父焉殺漢使攻長安斷劔閣於王法有可誅之罪矣奈何以宗室待之而乞孫權之寬貸耶然則爲劉備者將如之何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若勢可以什圍五攻則聲璋之罪以討之上可以洗帝之憤下可以誅劉焉之奸矣若璋之兵力尚強而我之兵力未振容



可已乎於是因孫權之進軍而與之并力前驅討賊之義交鄰之信不亦爾蓋耶今也既以宗室之義不聽孫權過軍奈何從張松法正之說而襲劉璋圍成都不亦薄於宗室乎然則被髮入山之信安在而獨坐放虎之說有徵矣此猾虜挾詐之誦見責於孫權雖得益州而未免分荊州歟

諸葛亮盡時人之器用

天生人才自足以辦一世之事功非置古而當於今也然天下利害有君子長者不能一語而草茅疎賤或能言之國家事業有元勳宿將所未能辦而泛駕駢馳或能濟之然則亦在人善用之而已善用之則以天下之寶爲天下寶之而不棄之以爲敵人之資吾見天地變化而草木奮雷震驚而蟄虫啓矣記曰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欽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魯昭公三年北燕伯魯齊晉言用人當以公心選之以誠意委之以直道馭之也孔明知此道矣故李嚴所辟楊洪與洪所辟何祗皆舉之太守之位蓋所謂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者也豈非能盡人之器用哉求之古人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立談而封侯或一言而佩印或懸而王或隸而將或把筆拔算而爲王佐或屠羊飯牛而可五馬孔明盡時人之器用其亦有見於此乎所可外者用馬謖而不審其德用法正而不抑其橫用許靖觀而不嚴其行用魏延揚儀而不馭其才其於聖君賢相器使之道又豈能無可議哉

劉備取漢中

考史劉焉據益州張魯爲焉司馬以璋閭儒分據漢中則與益州形勝相依也故苗權以爲益州之股臂楊洪以爲益州之咽喉可謂善論天下之勢矣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則三巴不損有齊人箝薛之憂也然則存亡之機家門之禍不在漢中乎是故春秋襄公二年書鄭城虎牢而不係於鄭書鄭之不能也有也漢中即虎牢之險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棄者也故張飛擊張郃以敗其前鋒趙雲擊曹操以敗其後兵而漢中之地還復爲備所取矣於是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養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嗚呼此劉備能與峙天下與吳魏爭雄其基蓋定於此歟所可惜者張魯以左道惑衆爲之殺漢中太守斷斜谷關殺害漢使皆魯爲之謀主也爲劉備者直當於曹操未舉兵之先名其爲賊而按兵討之則堂堂之陣雖以橫行天下可也而況於漢中乎奈何孔明諸人計不出此而此舉爲無名也噫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四終



關羽威震華夏

史謂關羽攻曹仁于樊于禁七軍皆沒自許以南往往  
進應威振華夏若羽者誠所謂號為絕倫乃無虎之特  
也然愚特惜其未聞大道也按春秋成公元年王師敗  
績于茅戎程氏以為諸侯之敵夷狄之抗王道之心愈下  
敗績者言自敗也是以古之為將者功愈高而心愈下  
所以杜禍亂之源也吾嘗觀關羽之為人孔明之用事  
則不悅其心如失黃忠之並位則不拜其心驕失龐德  
之守節則不容其心恐矣故當時有以詐力自矜議之  
者有以強梁自恃病之者有啓其可取之計者有陳其

可禽之要者夫當此之時如瘡痼疾如救危棋羽于此  
正宜淬礪軍人以作其氣延納士夫以盡其變俟觀時  
變以示其怯堅固壘壁以避其鋒則可以平江東而誅  
孫權可以定中原而滅曹操矣豈但威振華夏而已乎  
奈何陸遜之稱功美誘我也而不知之懼呂蒙之厚使者  
問我也而不知之懼糜芳傅士仁之出降嫌我也而又不  
之懼嗚呼此所以既破南郡又失荊州而父子執戮為  
漢室羞原其故皆由羽之威振華夏有以驕其志而愛  
其功也寧免春秋自敗之責哉

呂蒙取關羽

關羽稱萬人敵而呂蒙取之之易如探囊中物何也蓋  
丘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必處之以敬畏

出之以鎮靜行之以紀律然後胸中甲兵能寒盜賊之  
骨髓上長城足固西門之輪矢羽恃功驕恣所在反覆  
安得不為呂蒙所取乎自今觀之還建業治病欲以撤  
其備也使陸遜將兵欲以陳其要也為稱其功美盡忠  
自托之書驕其志也為伏兵艱難作商賈服之計制其  
變也縛江邊屯候隱其情也撫將士家屬奪其心也軍  
中不得干歷正其法也城中私相參詬布其恩也呂蒙  
取關羽之策如此豈不為善用兵者乎然愚竊有言焉  
按春秋僖公三年齊侯宋人江人黃人盟于貫所以伐  
荆楚也漢自桓靈不君曹操奢移漢鼎為國家無窮之  
害此臣子所當痛心疾首誓不俱生之日也于時劉備  
以帝室之胄起兵討操名正言順矣呂蒙乘關羽攻曹

仁降于禁之時正當勸君為掎角之勢以圖復中原如  
江人黃人之盟天下之忠義孰大于此乎奈何棄其虛  
而襲其後使蜀其爪牙境土巨蹙胡寅所謂小人舞智  
不足取也厥後呂蒙未及受封中道殞殂此愚記增之  
謀漢而以病死鄧艾之滅蜀而以誅死事相類也此果  
無天道乎哉

孫權論周瑜等得失

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甚矣人品高下未易以臆論也昔  
孟子例陳仲子而妥婦儀秦蓋能知言脈養氣方足以  
語此以仲尼大聖猶曰夫我不暇人豈可易言哉孫權  
與陸遜論周公瑾呂子明魯子敬得失其然豈其然乎  
考史公瑾子明本一時豪傑然爭荊州者瑜也而奪荆



州者家也至于曹操天下逆賊其心稱臣而不能與召陵之師劉玄德堂堂帝胃有恢復之心乃自計阻撓使之垂成而幾敗此正漢室之罪人也有何賄略之可齒乎愚子吳諸臣獨取魯肅亦變之孫肅能勸備令兵拒操建策荆州則勸孫權與之然則彼善于此猶似有心于漢者也大抵惟賢知賢惟豪傑知豪傑曹操操天下賊而孫權亦漢賊也又安能品第人物哉陳壽作史乃謂優劣允當吾不知之矣

### 一短二長

孫權以魯肅說帝主之業舉赤壁之戰爲二長而以借玄德地爲一短是豈皮裏春秋者哉夫建安之時獻帝猶擁神器而君臣之分猶在也而肅以帝王之業責望孫權其言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惟則足江東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祖之業也夫以高祖之業責望孫權然則置獻帝于何地乎此之謂一短可也若夫以荆州借備得交鄰之美于赤壁勝操合應立之宜此正所謂二長者而孫權之論其錯繆如此不有君子表而出之後世必以爲知臣莫若君信之矣

### 子敬比方鄧禹

光武中興諸將鄧仲華爲冠蓋非徒以汗馬之功炳赫彪著也王莽篡祚群盜縱橫孰能于塵埃中知帝王之真而杖策軍門勸以恢復大計者哉此其得出處之正合輔相之宜魯肅誠有不祇企及也光武後南頓而中興西漢之緒正猶劉備後中山而恢復東京之業也試

中原之主若二袁劉表呂布固不足成大事孫權曹操亦漢室之罪人也馬援言非惟居擇臣臣亦擇君蓋失身一差終身大玷也肅若有鄧禹之智直當養珍席上而高蹈丘園如管寧之卒遼東其上也如其不然則中原之主孰有正于劉備者乎今爲衮衮東城長又從孫權而勸以總括九州成帝業是北面于僭竊之門未免磷吾之堅而涅吾之白也雖其借玄德地然何以賈罪乎

### 子明學問開益

蒙以幼冲之年有入虎穴探虎子之志長能征黃祖破曹仁薦甘寧敗關羽是有將帥之略孫權所謂驚鴻累百不如一鶚是也然謂之子明學問開益則未焉何也春秋宣公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謂不予亂臣賊子而陵弱侵小是爲盜也故書取繹以罪之焉蒙之事吳不能與天討之師而反爲陵弱侵小之計是與盜等矣且漢室雖衰名號尚在子明若果學問開益則必以曹操爲古今不赦之賊而整兵誅之若力不相當則必要結四鄰誓不與共天下矣奈何于國賊則置之不問于關羽則難多使敗然則呂蒙乃肆毒之蛇虺其罪可與操同矣春秋傳曰無助狡獪蒙得無助桀者耶然則呂蒙之就學不若不學之爲愈也

### 五篇周文王

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故篡逆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蔡人



殺陳仲是也臣子不能討之于內四鄰不能討之于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于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爲賊而又推爲天子相與朝事之以順聽其所爲如齊權之于曹操也夫操之篡竊乃萬古所不容之賊也而又以文王自擬不亦可哂哉嗚呼惟此文王小心謹懼事事上帝故曰周之德可謂至德矣操不此之思肆然敢以文王自擬是鷹鷂而欲比鸞鳳或欲而欲比珠玉也詩曰命之不易無疆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操之罪惡滔天是過爾躬而不可仿天矣又何以文王藉口哉

### 東漢教化之功

天下治亂係風俗美惡係教化然文王之立教化也以心得爲表儀以躬行爲標的豈徒設學立師談經講道而已耶召誥曰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言人君所以立教化也多方曰爾尚不忘于凶德則以穆穆在位克闢于乃邑謀介言公卿所以理教化也故當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濟濟多士惟國之損何莫非教化之功哉光武授戈誦藝息馬論道繼以章帝臨雍拜老橫經決疑若存心于教化矣故于時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浸灌既久茂材並出上則有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扶其危下則有符融郭泰范滂許劭救其敗甚者駢踵就戮視死如歸亦何莫非光武明章之遺化哉君子所不滿者東都多節義之士

回教化之功也而諸賢名國家之變亦教化之弊也何者光武明章諸君雖以教化出治矣而位在德元之道則未聞桓榮班固諸儒雖以經術輔君矣而穆穆在位之學則未講于是黨錮諸賢存心雖忠烈矣而燭理猶有未明並事雖剛介矣而志變或有未熟極而至干節王甫之變海內大亂非諸君子之咎乎

### 孫權稱臣于操

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德而走論急何能擇孫權之稱臣于操蓋以小事大鹿之不擇音耳自君子觀之以小事大可也以順事逆可乎昔季文子曰兄有禮于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操之多行無禮甚矣權不能登鷹鷂之義爲漢室討一罪人而乃甘心北面焉然則權卽天下之賊也律以春秋之法當不能逃亂賊之誅矣夫權既不能逃亂賊之誅彼周瑜輩助桀者也其罪將如之何哉吾固謂魏吳之臣皆可誅也

### 趙咨稱是之美

趙咨至魏稱孫權有聰明仁智雄略之美又謂羣臣有聰明特達八九十人之多說者謂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也以予觀之咨乃漢室之罪人耳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可乎按宣公十年秋公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蓋謂季孫貜行歸父又往責不能以禮爲國而以妾悅取人也咨不能勸孫權匡天下霸諸侯而效歸父行父



之故智以求悅于魏此豈大夫之所為哉又按成公三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表章晉欲實生毋東其誠是悖理矣故聞國佐背城借道請其心及汲欲與齊盟焉孫權之稱臣于魏尤甚于箕生母之辱也否果有國佐之才盡亦勸孫權求好于蜀與之并力討賊而乃襲殺關羽及汲遣使于魏乎又按成公二年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晉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謂列國皆晉而以楚為主盟是服于夷也故楚而稱人焉夫蜀乃帝室之冑猶晉之主夏盟也昔蜀而從魏何異列國之背晉而事楚哉以春秋之法論之是亦畔逆之黨矣使果有聰明仁知好學之美必將為編素之師使有聰明特達八九十人之多必復為

陸遜敗漢兵

赤壁之後而何奉使不辱之足誇哉左氏曰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志經而多言將安用之其否之謂失

昭烈以孫權襲取關羽將兵伐吳其使陸遜拒之于平地立營而揣其必有巧經七八月而知其必可擊救人持一把茅而曉其必可破卒使昭烈窮蹙于馬鞍懸志于白帝說者皆謂陸伯言將兵之善也以予觀之善戰者服上刑遜豈可逃善戰之罪哉昔載文仲曰服于有禮禮授之衛也劉備有禮之國而伐之可乎哉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葛藟猶庇本根况國君乎遜之伐漢是庇焉而縱斧者也且昭烈本有興王之資奈何前有呂蒙為之梗而有襲取荊州之計已為恐矣今有陸

遜為之角而有尸骸塞江之變不亦過于忍哉夫曹氏天下之大賊也遜果諸將若若能以敗昭烈者敗曹氏則為仁義之舉矣夫何稱臣于篡逆之朝而不之愧剛則吐之柔則茹之也昔王子朝言于諸侯曰單子劉子慢棄刑法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替茲不穀震盪播越未有攸底陸遜之伐漢事曹是攝替大賊而使帝王之冑震盪播越也然則遜之罪可勝誅哉而史謂其忠誠懇至庶幾社稷之臣亦妄矣

孔明奇正智術

法正輔蜀以計定益州取漢中若有窺敵制變之才也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聖賢不為也按春秋傳公二十一年楚子執宋公以伐宋謂會五國諸侯坐

視其執而不之葬也法孝直為劉璋軍議校尉則璋之臣子也奈何誘璋迎備而又勸劉備執之哉又按傷公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謂晉文不修辭命遽執其君又分其地暴秦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不足尚也法孝直有執君分地之謀此狗彘所不為也孔明不能責其不忠之罪以正王法而反以其智術為奇焉不亦亂人上下之分滅君臣之禮哉嗚呼孝直不足責也獨惜孔明而是信是使蓋雜王伯道而用之者歟

法孝直制主上東行

君臣相遇自古為難若劉玄德之于孔明傾蓋草廬投情魚水曠古所罕見也關羽之死大舉伐吳亮不之諫



及兵敗乃嘆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東必不危也以亮之君臣相得豈不能制主東行而猶有待于法孝直之贊襄耶蓋昭烈以漢室室起兵討操而每為孫權所害關羽為虎臣而權輒襲殺之此孔明以為其罪當伐而不之制乃成敗不計之誠心也所可憾者軍旅國之大事方大舉伐吳亮當節制中軍而吳必待昭烈親征之馬鞍山之圖幾不脫虎口矣按春秋文公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趙盾不能折衝消患為秦狄所規也東行之敗非孔明不能折衝消患之咎乎又按僖公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夫侵蔡者奇也伐楚者正也昭烈樹柵連營七百里兵忌也亮豈

為治有體

亮嘗自校簿書楊顒進諫以為為治有體至舉丙吉陳平實之其言似矣然豈知孔明之心乎夫結縷整冠之態不可施于焦頭爛額之時繩趨尺步之規不可用于救死扶傷之日以新造之蜀而抗方強之寇環視四境螭蟠舞而狐狸號無一差強人意也此賈少年所謂胡可與治劉賢良所謂將變將危者乎使亮以專事自與

而不視細務則民瘁矣曷蘇息之兵弱矣曷練習之食匱矣曷流通之敵熾矣曷攘却之且當時人才有猷有為有守者不多見也吾而尊重自處而不為勤勞焉則日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然則孔明之自校簿書其有不得已者楊顒之諫忠于孔明而非忠于漢室也

諸葛亮七縱七擒

孔明討孟獲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說者謂亮之將畧有大過人者矣自愚言之禽之不足為武縱之不足為仁按春秋桓公二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繆以成宋亂謂華督弑君之賊魯桓與諸侯會而立之使相宋公以戒人臣不可當惡也雅閭為益州郡者師殺太守求附于吳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以四郡叛然

則雍閭即華督之賊孟獲即叛逆之黨也亮既誅閭矣何不數孟獲之罪而誅之哉又按莊公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夫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也吾聞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師則有文告之辭而疆場則有守禦之備至于善陣德已下矣而況兵刃相接既擒之而又縱之是以強弱為勝負而不顧理之曲直也不幾于詐戰乎夫軍旅一興必有死鋒鏑之下者縱之可也人之死鋒鏑者可復生乎借使五六縱之間萬一不能生致則將知之何哉吾謂孔明惟知死復可擒故縱之復擒之也借使遇吳之陸遜魏之司馬懿為之汝肯擒之而復縱之乎先王六征九伐之威殆不若



是之藝也

長江限南北

東南形勝莫險于長江魏武困于居巢拓拔困于瓜州符堅困于肥水長江誠足險矣然則曹丕伐吳見渡海洶湧以爲天限南北而還固其宜哉予曰有地險有人險地之爲險也有限人之爲險也無窮地之險僅可侵也人之險不可犯也程子曰山川丘陵固險矣而辨等威異物乘險之大用也曹丕身爲漢臣迫帝傳位凡古今之大要領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也今又規宋無度懷符包六合之志方其歸長江也是魯桓及我盟唐之日也豈不危哉蓋欲一飲長江之水必有螳螂捕蟬之慮欲一投長江之險必有下莊刺虎之憂是曹丕既犯人之險而欲又踰地之險固天命之不與也天何嘗限南北哉吾嘗讀易而有說焉需之涉川本于光亨也同人之涉川本于大公也益之涉川本于中正也中孚之涉川本于孚信也不于數者無焉而欲涉長江之險其能遂乎詩曰淖彼淠舟丞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衆歸其德不令而行也故化行江漢之間曹丕若能如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則丞徒楫之以渡長江矣夫何南北之可限哉

亮向師表

臣聞劉備興王之難也方其與豪傑周旋中原始得徐州而呂布奄之中得豫州而曹公奪之晚得荊州而孫權奪之蓋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淚淚燭矣武

侯獨膺昭烈三顧之遇收死灰于蜀欲噓而再燃之王荆公所謂崎嶇巴蜀間屢以弱攻強彈指若長康孤出照一方勢欲起六龍東運出扶桑呂溫所謂龍戰玄黃再得雲雨首吞咸陽尾東河洛置乎中原飛乎天衢孔明之志固如此矣余之何先皇捐館遺詔托孤豈得爵爵人居僻陋之地哉故其表有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方將獎率三軍北定中原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此卽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也豈秦漢以來以事君爲悅者可同日語耶于是而戰街亭雖至敗而弗止焉于是而圍陳倉雖不克而弗止焉既拔武都陰平矣又戰于齒城而弗止焉既出斜谷郿關矣又屯于渭南而弗止焉用是觀之亮于討賊之義昭于日月赫于雷霆故先儒謂出師表簡而且盡直而弗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是也惜天不祚漢將星墜營鳴呼天耶人耶

司馬懿用兵如神

司馬懿號爲知兵始討孟達于上庸後征公孫淵于遼東長驅徑擣所向無前所謂用兵如神者固有可徵矣然祁山之出五丈原之屯皆不敢戰說者以爲懿之怯懦也而不知懿之知兵正在此乎愚所憾者懿知兵矣而魏亡之兆亦在于此矣按春秋昭公五年舍中軍大夫權有國之司命三綱軍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政在三家公遜于齊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又莊公三年季慶父帥師伐餘丘此邑爾而自伐誌慶父之得兵權卒致子般之禍也初曹操辟懿爲文學掾懿辭欲收之乃



就職此其志亦狹矣夫惟懿之知兵也而曹不曹叡  
任不憂于是漢大柄歟孤弱寡殺曹叡殺王凌以專  
國政而置諸曹子邳其背君之威尤甚于曹操焉此與  
三家之舍軍而專政廢父之帥師而殺君豈不相為先  
後哉吾固曰與其得小人之才不若得君子之無能者  
也

### 屯田渭濱

軍旅國家之大事與師士萬日費千金萬萬雲屯張順  
待補此屯田之說所由起也然近地之屯易而沿邊之  
屯難昔漢武置田家于朔方矣充國留屯于金城矣當  
時漢南無王庭遼中少羌寇故其屯易孔明出師伐魏  
以木牛流馬猶不足以漕運而屯田于渭濱焉大渭濱

### 魏地也

魏地也借曰川原虛曠竊突其來則木黍之場化為  
燒之郊矣膏粱之地變為羽繳之林矣而孔明渭濱  
駐魏師不敢攻何也蓋孔明此時思信行于中原威  
行于遠邇使假之數月不將成混一之功哉按春秋成  
公三年叔孫僑如帥師圍棘蓋謂人君當薄賦輕役修  
德來遠也莊公十年齊人陳人曹人伐宋蓋謂齊桓以  
制用兵而賦于民薄故權強楚抑秦晉也孔明屯渭下  
少木牛流馬之運其亦以制用兵而賦于民薄矣豈僑  
如之圍棘可同日語耶春秋傳曰撫民者節用于內而  
樹德于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讐其孔明之謂矣

### 天下奇才

魯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

奪此之謂君子孟子曰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  
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夫古之人有行之者吾于諸葛亮見之矣蓋其好梁父  
之吟而馳卧龍之譽膺草廬之顧而投魚水之惟此出  
處之正自秦漢以來所未有也于此解帶寫誠陳力就  
列仗順收兵因權畧地氣蓋金具胸吞大魏策散而  
當強敵處僻陋而啓雄圖非有英雄豪傑之才乎以節  
制治兵以信義行師以漢室興復為己任以生民塗炭  
為己責南擒孟獲而不誅志在于綏懷夷也西拔祁山  
而不賀志在于混寰區也且益加于人雖從死而無怨  
其駢邑之是奪也德及于人雖棄棄而見思其甘棠之  
勿翦也非有仁人君子之心乎感托孤之命勵匪躬之

### 深上下

### 無異辭

### 始

深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  
表裏專國十二年與伊尹周公相彷彿可謂精誠貫金  
石太義實鬼神也非有忠臣義士之節乎夫孔明有是  
心有是才有是節庶幾可謂之君子可謂之丈夫也然  
則不特天下奇才也雖謂之萬世奇才亦何忝哉惜乎  
大勢未集矣奪其魂惟餘八陣圖千古快嘆嗟而已故  
東坡之味五丈原也曰一朝將星墜竟使蜀婦髮索  
空弔古清淚落悲結殷潛之題籌筆驛也曰籌成功在  
毀運去事中虧命屈天方厭人亡國自隨不特此也子  
夜星隕落鴻毛留便移何處躬耕者猶題殄瘁詩非杜  
牧之咏乎惜哉淪中路然者為悲傷豎子祖餘策猶  
能走強梁非王安石之歌乎嗚呼以孔明之心之才之



節天下壯其生後世憐其死蓋所謂三國人才可與權耶

### 孔明自比管樂

管仲有一匡天下之業樂毅有盡復燕地之勲固春秋戰國之雄才也然或反玷三歸而于聖賢脩身之道未聞或踐廟遷器而帝王救民之仁固著是特伯者之佐耳孔明高臥隆中宜以伊周自期也而以管樂自比何哉愚謂孔明之所以比管樂蓋感慨漢室不競而英雄有替竊之非其與春秋戰國之時固無異也此心此念直欲伐暴除殘以恢復帝王所自立之中國故舉以自況乎若自比管樂之爲人則管仲以身事仇而不顧廉耻也豈孔明之擇君而事哉樂毅以身趨燕而不待聘召也豈孔明之待聘而出哉然則孔明之自比管樂其爲恢復之圖也彰彰矣彼陳壽以爲管樂之亞李翰以爲管樂之閒豈知孔明之心哉然則孔明果何擬乎先儒直以伊尹方之似矣而非至當不易之說也孔明固三代遺才然以詐力取蜀而未合于義以轄客教君而未得其本以申韓治國而未出于公又豈樂道充舜先知先覺可同年語哉故吾以爲孔明在伊尹之下管樂之上也

### 武侯識其大者

人所以立于世以三綱五常爲之根本惟忠武侯識其大者先儒直以出處有道當之又豈足以盡其說哉夫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君臣之義篤矣教子義方

至于死節而父子之道合矣兄弟分仕一接不言而兄弟之情當矣娶一醜婦諧合不衰而夫婦之好固矣蓋其處五倫之間莫非爲國不爲家爲公不爲私此所以擅美當年仰高後代古今一詞稱爲王佐之才儒者之氣象也

### 李平廖立恨亮死

廖公淵自恃才名而負怨謗李正方歸過督運以誤軍機孔明廢之誠可謂當其罪矣今考亮之責正方有曰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聞味關葺隨大將軍則謗譏譏訶待排官則挾刀斷人頭其實公淵則出其前後手書而彼之姦謀自爲之心服焉亮何以致此哉呂刑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言非我輕重在人所犯也孔明之廢二子得此道矣此將星墜落之日立垂立平致死歟然愚謂二子自咎乎已而不怨乎人則必懲既往而自新方來矣使亮不死其將復用之乎

### 王昶戒子

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甚矣名之不可苟也王文舒名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蓋欲其顧名思義以砥礪行檢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言不當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也其和之謂矣愚所憾者士君子立身大節莫重于君臣于時司馬懿專執國政篡逆之漸所由起也而文舒乃應才德兼備之選夫觀近臣以其薦呈觀遠臣以其



所主司馬懿何人而文舒寄足門下至獻伐吳之策  
哉今于子弟則欲爲黔爲沈爲渾爲深矣何不自默而  
爲坤之括囊乎何不自沈而爲乾之潛龍乎何不自渾  
而爲蠱之高尚乎何不自深而爲漸之于遠乎方揚州  
都督母丘倫刺史文欽起兵討司馬師文舒若知自悔  
則當合兵勤王一掃君側之惡猶可少贖前罪也而乃  
甘爲司馬鷹犬至卒爲師以拒之卒謚穆侯然則起之  
爲人不過劉裕之劉穆之曹操之荀彧也何足算哉

鄧艾屯田

徐子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  
諸侯乘弊而起此屯田之策不可缺也故有三千之資  
然後可平天水有百旦之糧然後可滅遼東鄧士載在

本原卷五

屯田

屯

魏請置淮南屯田廣漕渠是若善于兵計也然自愚  
觀之艾之屯田淮南與孔明之屯田渭濱事同而心不  
同也孔明屯田欲以翦滅魏寇復興漢業故其策爲高  
其謀爲善艾之屯田不過欲肥魏室而陰爲取蜀之地  
耳按春秋莊公十年齊師滅譚至定公十五年楚子滅  
胡其間滅國之事無慮三十然謂之滅皆罪其以強侵  
弱失與滅繼絕之義也蜀雖僻處一方然本高祖之苗  
裔裔也而艾乃倡滅蜀之策故先屯田以爲之地此至不  
仁者所不爲而艾爲之此豈人理耶他日鍾會操戈之  
計正爲王室討一罪人也不足矜矣

曹司馬勸親

枝葉盛而後能庇其本流必長而後能道其源故易曰

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不親之二帝三王平堯封其子  
于有丹舜封其弟于有庠禹之後封以國爲氏者三十  
湯之後封以國爲氏者凡七武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  
姓之國十四人是皆篤親親之義爲藩屏王室之計也

曹司馬勸曹爽用宗室意蓋如此然以愚觀之凡帝王治  
天下選九族之賢以聯屬其親而豈徒在封建之制耶  
故堯親九族必先明德而後九族睦周同姓必庸康  
叔蔡仲而後王室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于尊賢使  
爲儀表則禍階生矣按春秋昭公七年陳侯之弟招殺  
世子偃師公子招特以弟書著昭憑寵慈惡而陳侯失  
親親之道也方曹叡寵任曹爽使之總萬幾典禁兵則  
當以利國家安社稷爲心而爽驕奢無度僭擬乘輿尊

本原卷五

曹司馬

大

擅朝權縱酒宣淫真桓範所謂曹子丹生豚犢也亦何  
貴子親親哉且有國家者必以仁義爲長治久安之道  
曹氏篡逆之賊也縱使分王子弟犬牙相制亦將如晉  
八王交攻自相魚肉矣其能之屏之翰耶孟子曰仁者  
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吾固謂問之言知天下之勢而不知天下之本也

六經聖人糟粕

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傳于聖人六經者聖人所以載道  
之器也而何晏之徒以爲聖人糟粕不亦惑世誣民之  
甚耶夫聖人之道大矣幸而在上則見之于政不幸而  
在下則筆之于書是故六經者仁義之藪簡道遠之陶  
灼也豈人自人書自書耶蓋當論之易以道聖人之時



也昔以道聖人之中也禮以道聖人之敬也樂以道聖人之和也詩以道聖人之性情也春秋以道聖人之公恕也聖人之道大之而三綱五常之懿小之而出入起居之節推之而制度文爲之宜皆以精神心術之運而爲則述著作之妙也何可謂之體拍耶要何要之徒爲此論者以曲學小生不知聖經之與而文辭曼說操入室之戈焉考史何晏縱酒寢室是不知詩有齊聖溫克之味也公卿宜渚是不知書有內作色荒之歌也貪戀大權是不知易有字在道之占也好誦老莊是不知禮記大道爲公之訓也粉白在手是不知春秋服之不敢之戒也卒之身陷大戮無以驅青蠅在鼻之夢小人叛經之禍一至于此而當時士夫何爲翕然效之爲晉室無窮之害哉吾觀秦人以死灰視六經故有灑上之繁晉人以糟粕視六經故有五胡之亂宋人以腐爛視六經故有靖康之災甚矣天下不可一日無儒道也

丞相猶不能定中夏

天下之生久矣氣化有消息盈虛人事有興衰治亂此固反覆相尋之勢也昔聖人作易以臨則八月有凶以復則七日來復則至剝廬而後有碩果不食之機否至包羞而後有有命嚳祉之驗蓋人之所能爲者人也所不能爲者天也當漢獻之逆天厭其亂而已有更姓之禍矣詩曰君之華矣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言衰如落雖榮不久也其此之謂矣武侯有儒者氣象與禮樂也然關羽之敗不能救而失荆州陸遜

之橫不能破而困白帝街亭之戰不能克張郃渭濱之也不能誅司馬懿費文偉所謂丞相不能定中夏誠是也景豈以亮之短將畧也蓋借是以阻姜維伐魏之議耳吾固曰天也非人也若費文偉爲降人所殺則人也非天也此又天人之辨也

譙周仇國論

譙允南以姜維伐魏百姓凋瘵作仇國論蓋兵猶火也不戰將自焚也今考此論有曰周人處民以少取多句踐郵聚以弱斃強又曰民勞則搔擾之非生下暴則瓦解之形起其言似失然周爲漢侍中豈不可犯顏諫諍而不聽潔身而去無不可也而乃作論以諷之何補哉夫平居無犯顏敢諫之氣則臨難必無守節仗義之

清風五

主

風是故城池未破而輕以國輸之賦宜矣一何忍心害理之甚耶考史周既古篤學研精六經嗚呼易有過涉之占學之可以整大節詩有栢舟之味學之可以勵英風書有克輶之訓學之可以登義槩記有注踏之稱學之可以振直氣春秋有孔父之褒學之可以勵流俗而周之爲人如此是乃六經之罪人也有王者作不死丁公之誅乎而司馬昭以周有保國之功封陽城侯蓋昭固暴戾之賊不足以語此也或曰永嘉之亂其孫熊登死節不屈周有乃孫如此亦其家教之美也則謂毀人君子不係於世類以周之遺臭而有登之流芳焉夫其落乃孫以愧乃祖也

竹林七賢



大有至粹也有至精其全而造其極者爲聖人得其  
備而會其全者爲賢人故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  
賢人之業而要其本不過無愧三綱之道而已矣自孔  
孟沒邪說蜂起陵夷至魏晉之間世變益以偷而人才  
益以下矣竹林之遊遺落世事者也而史以七賢目之  
可哉嘗試論之劉伯倫作酒德頌有蝶蠶三豪之氣嵇  
叔夜者養生論有縱觀魚鳥之樂阮嗣宗作咏懷詩有  
青白眼待人之操善解音律見推於荀勗者阮仲容也  
善許人品見重於王濟者王濬冲也灌園山陽見友於  
呂安者向子期也至於負啓事之名陳去兵之疏裴毅  
百絲之遺則不受武帝八斗之試則不亂非山巨源乎  
夫以老成凋謝之秋而數子有高視闊步之志此當時  
清季三  
以七賢許之也自君子觀之數子於三綱之道深可有  
議者矣安得謂之賢哉吾觀巨源仕魏仕晉非不事三  
君之節也濬冲與時浮沉非歲寒松柏之操也向子期  
以堯譽君非勿欺而犯之忠也然則君臣之義掃地矣  
嗣宗居喪吐血數升似也而飲酒食蒸豚可乎濬冲居  
喪杖然後起似也而食肉觀圍棋可乎巨源居喪負土  
成墳似也而奪情居銓部可乎然則父子之義解紐矣  
至於嗣宗以於婦賤魯男子之罪人也仲容淫於姑婢  
公子而之醜行也其於夫婦之道何如哉詩曰相鼠有  
體人而無禮胡不遘死此之謂矣吾嘗謂數子不孝不  
忠無禮無智使遇公孫脩必將施伯有之戮也使遇孔  
子必將加少正卯之刑也使遇漢高必將正丁公之誅

也然則當時之所謂賢先王之所謂賊也嗚呼以數子  
之敗常亂俗而嗣宗之外皆得老死庸下此晉人清談  
之弊日益月滋浸淫至五胡之亂而晉室亡矣七賢之  
罪豈在何晏諸人之下哉

### 張悌論司馬懿

詩曰不敢暴虎不敢憑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言喪國  
亡家之禍隱於無形衆人不知也張悌本吳人方懿之  
攻蜀謂司馬必克蜀矣將父吳其言曰彼之得志我之  
憂也蓋其專國如季孫行政如田恒勢所必至者矣易  
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鄰使吳知剝床之禍近在旦夕而  
用張悌以爲政則能震于其鄰而爲內脩外攘之計吳  
豈至於亡乎奈何歸命驕慢無復人理此黃旗紫蓋之

### 傅玄論士風

君終爲面縛與纜之憂卒然悌爲吳吳相守節不屈則  
其才智之高忠義之誠皆可取矣吳諸臣此其巨擘乎  
傅休奕論士風大要欲舉清遠之臣以敦風節退虛鄙  
之士以懲不恪說者謂玄抗辭正色補闕彌達謬謬當  
朝臺閣生風也予以觀之仁義生人之質幹忠孝臣子  
之大閑司馬炎席父兄僭竊之威逼親主而奪之國此  
天下不赦之賊也休奕初舉秀才除郎中撰魏書則亦  
魏之臣矣奈何忘君事讎而欲正士風哉夫其欲正士  
風必在人君端教化以爲之倡也晉武欲行三年喪是  
雖篡逆之賊而一點良心未嘗泯滅也乃固執以日易  
月之制是使人主不孝也又何以正士風哉逮其入殿



坐諸卿下不絕席舊制也而厲聲色責諍者自取戾不敬之劾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爲刺此之謂矣若僕爲士之風皆法林奕焉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君而何有伏節死義之操爲人子者懷利以事父而何有慎終追遠之誠爲人友者皆懷利以欺其友而何有推賢讓能之美吾是知休奕亦不忠不孝之徒未可以事梗介許也

羊祜請伐吳

人主多生於危亡困頓之中而敗於事定功成之後故夫敵國外患人主之繩約也蓋爲國者必屢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共安樂而後有爲故功成而無後憂自古中才之主最多以憂患臨之則亦奮然而入於善以安樂玩之則亦肆然而趨於惡是故齊桓公不立九合之

羊祜請伐吳

羊祜請伐吳

勳何以寵六變晉厲公不樹伐楚之業何以殺三卻唐憲宗不成平蔡之功何以迎佛骨蓋外寧必有內憂此中才之通患也彼晉武又篡逆之賊不可以人理論者若使羊祜不唱伐吳之策而急於成功則孫皓必不滅則晉武常懷西顧之憂而所以思患預防之計必講之熟計之審矣豈至荒文色蔽庸子諫賢臣近邪倖去武備崇藩國而非敗亡之禍哉羊叔子固晉賢臣惜其巧於謀吳而拙於謀晉也且吾聞之惟天吏可以伐人吳皓雖暴亦猶父兄之餘烈非篡逆之晉可比也先王興滅國繼絕世而叔子汲汲以伐吳爲先何弗思之甚耶他日墮馬折臂位雖公而無子豈不惡言自謀以勸其後歟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五終

焚雉頭裘於殿前

恭儉人主之美德故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彼茅茨撲掃者堯也非食卑宮者禹也卑服康功者文王也然皆以實心行實事而無載爾僞焉此聖人之所以爲法於天下後世也晉武即位焚雉頭裘於殿前說者謂帝有恭儉之德也由君子觀之卽其焚於殿前而可占其有改心易慮之漸矣夫殿前乃百僚之所瞻目四海之所承風也彼有獻雉頭者卻之可也何至焚之焚之可也何必殿前哉蓋帝即位之初見吳皓之賊由於奢侈縱逸之過故鑒其覆轍

而矯之以儉耳夫豈如堯如禹知文有恭儉之實德哉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惡得爲恭儉晉武奪吳之土地而版圖之奪吳之人民而臣妾之又惡能儉乎此猶可也君臣之義昭於日月晉武不聽魏之臣子耳逼魏主禪位而奪之則此乃篡逆之賊也豈可以恭儉目之哉夫晉武本無恭儉之心而欲矯恭儉之名此焚雉頭於殿前固其所爲於是選吳妓充掖庭何其縱貴官錢入私門何其貪助主權國石崇何其後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之謂也晉武何誅焉

衛權撫床

太子天下本其賢耶天下受其福其不才耶天下罹其



省故唐虞公天下三代家天下春秋無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遂節為權故季札辭國貶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惠帝問噴問糜不辨叔麥衛伯玉謂此座可惜而請帝廢之是也然武帝亦不可與言之人猶石量其君而謬進其說是浚源而求深者矣且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賈伯山戾姦巧必陰置左右以伺上聽詩曰耳屬于垣君子無易由言又按春秋晉殺其陽處父譏稱言也何伯玉不此之處乎逮帝無易儲之意伯玉於此飄然遠遊尚懼不勝而乃貪戀大位猶不知止他日子孫九人同罹橫禍蓋有以取之矣吾安得撫伯玉之床而嘆息之哉

### 杜預論考課

考課之法舊矣然非褒貶善惡則不奮迅非甄別流品則不敷發是考課固存乎人而尤貴盡其法也杜預考課之論大率欲去密就簡先委達官考所統次委監司隨而彈之自謂大計者周也夫古者公道昭明人心純固必以三年課之而況世變愈漓人心滋偽乃欲待六年考課無乃太簡乎信斯言也則是以一日之議論而歷六年之功過以一已之聰明而待群吏之欺罔矣然則才俊之士有沉滯之嘆而貪墨之吏更有僥倖之福也預號為杜武庫而其為法空疎如此夫豈不諳周禮而徒辟左傳歟

### 張華盡忠帝室

大原為國柱石固貴於卒經而尤難於行權權而得中則忠諫實於鬼神社稷固於磐石矣張茂先博物洽聞觀其龍雉雖知其蛇石鼓知其可扣于將知其必合時人方之子產而阮藉以為王佐才焉若庶幾矣其時其知經而不知權也夫賈后負覆載不容之罪而國事扼腕時艱曷不為伊霍之舉而甘心附和母子之仁此非三綱淪九法斁之世耶而拒劉卞之謀猶豫不能斷寶劍之飛妖星之見天之告戒明矣其異姓耶既不能為宋子哀之出奔其貴戚耶又不能為叔胖之不食其祿卒之變生藩屏坐受池魚之害將誰咎乎抑華作鵠鵠賦已欲自全於禍福之間矣亦終外不免嗚呼以華之博物洽聞而害于家凶于國豈徒有博學之功而不能造反約之地歟

### 張華裴頠遇害

晉初人物若張茂先裴逸民亦一時傑出也然為大臣陷大戮夫豈守死善道者耶夫賈后為人妻則淫於內為人婦則賊其如為人母則戕其子此其窮兇極惡蓋自開闢以來非常之大變也二子為大臣管機要若乎春秋齊桓誅姜之義聲罪致討而為國家誅殘賊有何不可此投機之會聞不容髮者也而乃當斷不斷又拒劉卞之忠諫而北面事之則亦篡逆之黨矣他日趙主兵向關而二子亦不能免豈非始則昧去亂之智



終則失討賊之權也或曰于時諸王居重鎮握強兵若  
二子舉兵誅后諸王必乘機剽掠甚於負隅之虎藉口  
勤王甚於突如之豕恐未見其成功也是不然天下惟  
道義可以服人吾以詩書禮樂之師而禦魑魅蛇豕之  
群破竹之勢建瓴之機也萬一事或不濟而一念忠盡  
與日月爭光矣豈非列大夫哉吾於是深憾三子不知  
權也

### 王濬爭功

晉室平吳王士治之功居多而王渾待其次耳然士治  
以王渾攻已而數自陳其功則豈善處功名之際者乎  
考史渾傳渾嘗與自窮時欲開門容長戟旌旗以爲燕  
雀不知鴻鵠之志蓋亦執掌主事者也然渾之不矜不  
伐實典所載也獨不知之乎王濬平吳之功孰與大禹  
之地平天成者也乃與渾爭功輒自表暴甚或至尊在  
上徑出不辭此鮮腆倨傲之態與桓溫之拜表輒行何  
異乎按春秋傳叔向子朱爭行人師曠曰公室懼卑臣  
不心就而力爭不務德而爭美臣能無卑乎王濬之功  
平王室矣夫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繁屬爲  
沃弗敢違焉數世賴之濬之功不惟禹之罪人抑亦  
范宣子之罪人矣雖然濬因范通之折而自知吾偏則  
亦近於乘庸弗攻者矣此終能保首領而歸三刀益一  
之夢也歟

### 杜預安不忘危

治世雖未嘗好戰亦未嘗忘戰雖未嘗用兵亦未嘗去

杜元凱乘晉室平吳之後而勤講練之法嚴戍守之  
防可謂識治體者蓋預少攻春秋左傳而於大閱大蒐  
之法追我設險之義講之素明而用之輒試故其在襄  
陽如此也愚所憾者預方以功臣歸襄陽乃帝所素欽  
者于時武帝下詔去州郡兵正國家治亂安危之機也  
陶璜言之山濤言之而預獨默然焉夫在襄陽則安不  
足危於朝廷則安可忘危乎是何待朝廷之輕而待襄  
陽之重也且預在襄陽數行餉饋曰吾非求益祇以避  
害豈亦安不忘危之意耶嗚呼預熟於左傳矣而不聞  
御營備停垂棘臣產河外五城東鄙三十邑紀綱玉幣  
綿如預之事是使取孟獻子諫不免之言而忽叔孫豹  
衛社稷之正道也真可謂解矣

### 去州郡兵

人有常言曰兵者治世之所詳也治世之士不言兵治  
世之民不執兵變刀爲犢變劍爲牛變戈戟爲鉏耨變  
營壘爲吹竽此至治之極也晉之去州郡兵近之矣嗚  
呼何不思之甚耶夫治世雖未嘗用兵也然治兵所以  
銷兵諱武所以優武故徹彼桑土詩所以戒於早重門  
擊柝易所以著於豫以虞之治而內明武候外奮武衛  
以固之盛而內設鄉遂外置立甸聖人豈不知兵凶器  
戰危事哉而必汲汲於張皇六師者以此進戰則破竹  
之鋒以此退守則金湯之固勢固有不可也晉武帝甫  
失而欲去州郡兵何不思之甚耶且以天下太勢之  
若荆吳去兵如割之剖折而不全則其形分若巴蜀



去兵如股之中斷而不續則其體廢淮泗千里而去兵如衣裾之覆而盡徹之則病若棄漢上流而去兵如咽喉之會而暫窒之則梗會米幾何最爾腥膻穢我中華蠢爾鱗介襲我衣裳金匱形勢破壞於封豕荐食之餘至銅鉞陷荆棘而舉目有江河之異此皆帝胎謀不審之過也吾謂晉武篡逆之黨故天奪其魄而政令失中以取敗亡之速歟

### 聖人貴名教

道統無終窮聖人不虛出唐虞三代聖人之名教在天  
下春秋戰國聖人之名教在六經是故三綱所以正萬  
目所以張兩儀所以位萬物所以育皆名教之功也彼  
老莊之徒夢幻入世獨徇萬物而大指以虛無為宗其  
高談闊論兼禮法如土梗升毛是則聖人貴有為老莊  
貴無為正若冰炭不相入也聖人非貴於有為也聖人  
之道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一理渾然若體之立也泛應  
曲當者用之行也此名教之所以粹而功用所以威也  
今王戎比而問之阮瞻比而應之其誣聖人甚矣且瞻  
素執無鬼性辭是亦異端流也亦何怪其異端之趨哉  
自是以後為君者慕老莊之清而建極之學則不講為  
相者慕老莊之達而經邦之道則不陳為將者慕老莊  
之曠而折衝之策則不問嗚呼八王魚肉五胡腥膻矣  
氣感名所由來者漸矣然則王戎敗國之罪豈在王何  
之下哉

### 名教中自有樂地

道在天下大之為三綱散之為百行聖賢恐道之不明  
不行也於是著為六經以教天下要在人循其大而擴  
其全耳是故為已順而祥為人愛而公處天下國家無  
往而不當名教中有樂地信乎其然也樂廣之言豈欺  
我哉然自君子觀之廣之所謂名教異乎吾儒之所謂  
名教矣考史廣與王衍俱事清談當時言風流者以樂  
王為稱首是廣以老莊之虛無為名教也其意以畢卓  
之嗜酒不若吾之事清談乎嗚呼卓之放達固名教所  
不齒也而廣之清談亦豈名教所可容哉要之以五十  
步笑百步是亦走也或曰廣在當時偷權稱其人之冰  
鏡見之若披雲覩天也何可深咎乎曰樂彥輔以老莊  
為名教則其人可知矣且彥輔既有名教可樂而何仕  
孽后濁亂之朝坐視弑姑殺嫡之變而畧無一言匡正  
焉豈知吾儒名教有勿欺而犯之義耶且既知名教有  
樂地也而位至尚書竟以憂卒是何樂為憂以笑人  
者反自坐哉

### 劉毅比帝桓靈

劉仲雄比帝桓靈是若正論不阿者矣然未知要也何  
則忠臣事君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晉之所可憂者豈徒  
在於賣官鬻錢而已哉以晉愚之子而立為儲以凶悍  
之婦而立為妃以諸王而握強兵以貴戚而與國政以  
清談之徒而為大臣以外夷之種而從內塞而其最急  
者則在於夕陽亭之一言也使仲雄以此為君規而有  
更化善治之策則其敗亡之禍豈應若是之速哉雖然



仲雄比帝桓靈是亦批逆鱗犯忌諱也而當時比之蓋寬饒諸葛豐何如曰寬饒之正直毅亦似之而豐之似剛實邪詎陷張猛則不倫矣殺族焉絃至死欲素有尸諫之風其于慷慨然曰先人在不令統至此然則但聞劉功曹之誼豈溢美哉若殺者未可以深咎也

### 晉室清談

無所雜者謂之清以老莊之術而謂之清談何也詩曰秩秩德音易曰艮其輔言有序記曰口容止聲容靜以是謂之清談可也彼老氏之寂滅莊子之道遙皆提鑿仁義湯鑿禮法乃吾道之蠹賊而晉人何為爭趨競效相師成俗哉然則晉人之清談異乎吾儒之所謂清談矣究其始作俑者則何晏等清其源而嵇康輩揚其波

是故有沉湎而盜舍郎之變者有淫佚而卧鄰婦之床

者有君喪而食羔豚者有遠避而哭窮途者以此誑士

夫以此悞蒼生始焉如捕風捉影終乃如畫蛇成疾始焉如納聲蟻營終乃如震雷迅電始焉如燭光螢燭終乃如猛火燎原始焉如滴水滋溜終乃如決河滔天始焉一人倡之若不可遏終焉萬口和之乍不可破是故孽后唱亂而父子之情絕矣齊趙僭位而君臣之禮亡矣八王交攻而兄弟之好乖矣鹿箱入宮而夫婦之倫亂矣率天下而趨於亂亡何莫非清談為之禍惜哉故昔人以王何罪深禁紂蓋有見於此也

### 王戎何如人

蓬伯玉有君子之道玉清冲慕之似矣然為司徒委事

僚屬而小馬出遊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慙懷之廢無一言諫豈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卷而懷之者耶且潘冲知故吏賄贈錢百萬矣然牙簪之計好李之鑽食飽其甚於此者故刺董之路遣不過知而不受者耳夫豈有賤退之節哉豈莫愛於女貧錢責其償冀重於母居喪縱其醉莫親於從子單衣逼其還此正放辟固不為者也而阮籍稱其清賞劉毅稱其死孝王澄謂李札子房之談嗚呼以若人而為時所推如此清談之俗便之然也國家安得不亂乎

### 裴頠者崇有論

道原於一而散於十百千萬蓋太極未判此道已藏於鴻濛冲漠之間太極既立此道已著於鬱勃充滿之域然謂之降衷謂之受中謂之秉彝謂之天則蓋心外無道道外無心故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之謂道也何晏之論見於無遂以虛無為宗而遺夫形而下者裴頠之論見於有遂以形器為執而遺夫形而上者均之不知道也誠知道在於心而體察之必精此義之必至昭昭然如天地在其前樸樸然如鬼神臨其側則心之經綸萬化生焉身之乾坤萬有藏焉陽動陰靜吾欲舒也天高地下吾升降也自靜而之動自無而之有而聖賢之道在我矣豈可以無專於無有專於有耶然頠之所謂崇有亦徒求勝其說而不知所謂有也夫道在於心而見之君臣父子夫婦之間賢愚一途徹古今一戶

備頠若知有之當崇矣何不崇君臣之義而坐視金墮



之逆也何不崇父子之親而坐視式乾之變也何不正夫婦之別而坐視麗箱之醜也夫顧傳古知今周彌稱其若五兵縱橫而何乃與張華管機要與首畏尾與賊爲群至此哉然則顧亦行不顧言者也

### 魯褒錢神論

曾元道本晉隱士也乃匿姓名而著錢神論所以拯世變而寓感慨之辭也然自愚觀之夫豈崇正闢邪之法哉昔梁惠王問伯孟子不言利之所以爲利而專言仁義以勝之齊宣王問伯孟子不言伯之所以爲伯而專言王道以勝之則則其人欲之苟則彼將悔而不敢趨啓其天理之牖則彼將奮而不敢畫此校本塞源之論也元道乘寵賂公行之日不言吾道之有神而乃盛誇

錢之有神則何以薰陶士習而使之歸正道哉然吾道神何如也道之爲道歛之於一擲而散之於六合充之於一身而放之於四海所謂積於淵流爲川升則雲潛則雨非天下至神何足以語此耶以此著論教詔斯人則人知濟蹇亨也而危可安死可活也人知去暴勝殘而生可殺貴可賤也人知學脩君舉而繩帶可援令聞可發也人知至誠動物而忿爭可勝怨仇可解也趨乎此則自棄乎彼見其大則自忘乎小又何患貨賂公行之俗不爲之轉移哉惜元道無孟子之識見而不知所以教人也

### 劉毅論中正八損

晉承魏制郡國更置中正州置大中正以領之其法始

於陳詳先是衛瓚論九品但權特之制非經通之道而武帝不用此劉仲雄八損之論所以懇惻也蓋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上無寒門下無世族一也既重其人乃輕其人駁論橫州里嫌隙結大臣二也優劣易地首尾倒錯三也禁人訴訟枉居無聞四也任已則有蔽賢人則有偏五也著效者或卑品無績者或高敎六也七則以品取人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爲本品之所限品狀於是乎相妨矣八則所上者不列其弊所下者不彰其惡人心於是乎有懈矣此所謂職名中正實爲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也毅之言其可謂曲盡事情乎若使武帝聳然聽受而刊落積世之弊政使天下之銓曹責之宰相使天下之公論任之臺諫使天下之考覈

委之監司而又公道昭明誠意惻怛則耆才俊士驟見擢用必將更張國是滌洗君惡何至成立之餘敗亡之速哉吾因論晉諸臣仲雄亦磊落不凡者也

### 索靖知亂

嗚呼時至晉惠可謂大亂之世矣爲學者以六經爲糟粕而不脩行檢當官者以三綱爲主梗而不效忠蓋加之以惠帝受制賊后而上不保其父下不保其子此上堂見蠹出門遇蠶之時也索幼安知洛陽銅鑄會在荆棘可不謂深識遠見然自愚觀之知亂而不能避亂與不知者一律耳考史太安末河間王頊舉兵向洛陽拜靖游擊將軍與賊戰被傷而卒夫頊任李含之但詐伏張方之陵虐這無君之心於不義之彊致驚驚此巡乘



與西幸此篡逆之賊人人得而誅之者也而幼安爲游擊將軍是亦篡逆之黨矣史謂其與賊戰不知以何人爲賊也賊莫曉於當時數十萬衆並垂餌於豺狼三十六王咸隕身於鋒刃皆順爲之也而幼安以顧故致死此卽石之紛如之類也夫豈若當時劉流之死長安稽紹之死湯陰者乎且幼安博通經史與熈煌五龍之列以草書齊名衛雅者也而何乃知亂不去豈經史所載既明且哲之訓比之匪人之戒殆有所未解者耶是則向也爲人龍卒也率東門大聞華亭鶴不可得矣若幼安者其亦讀書不識字歟

張翰蓴鱸之思

張翰以齊王問之亂而有蓴鱸之思庶乎知去就之義

者也然有愚觀之翰於利見大人之道鮮乎其未聞也考史齊王固以張翰爲掾乃與帷幄之寄者也方齊王周唱義勸王極皇與於既堅若可取也然驕奢擅權經年不朝以春秋無將之法例之是亦逆賊之徒耳而翰爲之掾焉吾聞鄭方諫五失矣孫惠獻五難矣稽紹請無忘顧上矣王豹請分州爲治矣而翰緘默其間逮物禁太甚河間新野成都三王以方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將欲聲罪致討焉翰於是先時而去則雖愈乾沒不知止之徒變之始則失身以從亂繼則杜口以養亂至世變無聊故爲是不得已之計耳

江統徙戎論

按春秋文公八年書公子遂會維戎盟于暴蓋曰雒邑

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故再稱公子曰其會正其地以示華夷不可雜也人謂晉之亡大率夷狄居封域之內故劉淵一唱而并雄之胡乘時四起貽後世三百年之害皆不講春秋之過也向使江應元徙戎論得行亦可以免禍矣愚曰不然吳楚徐越皆中國人也而聖人以偕號稱王亦以夷狄待之公子遂殺惡及視亦夷狄行也安得不與雒戎相會乎晉自司馬懿祚已無積善之基矣况惠帝庸愚晉后重政莫尊於太后也而代之莫親於東宮也而殺之楚王瑯叔父也而無故誅之衛瓘賢相也而無罪殺之此中國人而夷狄行也豈聲氣以類相從安得無夷狄之禍乎詩曰天何以利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蓋謂用信婦人將有夷狄之患也晉之賊后遼虐三綱掃地夫何以異此秦秋傳曰有女戎必有男戎賈后窮兇極惡又非驪姬可比也然則劉淵非爲能晉害也乃晉自害之耳於夷狄何誅哉當是時縱使聽江應元之言而徙之塞外然國運中衰陵替有漸吾恐徙戎之詔一下而速禍招怨無救於將領也雖然統當太子生誅之時而冒禁拜辭其亦輕鴻毛貴熊掌者矣

奴輩利吾財

利源之消長在天地利源之操縱在人主非匹夫所得而專也故曰臣無有五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且聖人之於財也或名之刀或名之布或名之泉刀者取其利也布者取其散也泉者取其流也按春秋書公初戎



來奔衛越陽出奔宋責其以富見惡於衛侯而不知散也記曰積而能散富者怨之府也古人塵視金玉以清白遺子孫其有所見矣石季倫一功臣子弟耳超四豪而取富踰王侯而視其神運而思輸哉史謂其刺荊州却遠而具其二十餘女之外諸事實論則其爲富不仁久矣貨傳而八百亦守而固必然之理也且于時八王交攻三軍擾亂處處皆然之諸璽堪有旦夕之恐崇既富矣何不歸家終國如子文何不輸財助邊如卜式哉于此之時正若高蟬處蟬陰而螳螂在後也且身與貨孰多其愛必尤費老子言之而乃眷眷惜一綠珠至介士臨門猶以爲不過流徒交廣其亦愚之甚矣安在其爲慎古通今照遠察速者哉叔向日羊舌肸貨雖厭將至矣其崇之謂歟

### 唐用江東人望

甚矣人十條國家治亂也故歷頗存而趙重舉毅去而燕輕張儀在秦而六國同以爲憂劇孟在漢而七國皆不足慮夫數子不過一國之才耳而國家治亂恒必由之然則人主可不以用賢爲先務耶當懷帝即位之初正極否大亂之秋也骨肉相殘海內鼎沸王導勸司馬睿用江東人望以爲進取中原計若知所先務矣今考睿之所收用者曰顧榮曰賀循曰紀瞻曰卞壺以此撫綏舊鎮鎮安江東以若有益於人國也然自愚觀之薰蕕並進玉石雜揉將何以成大業哉夫賀彥先之清貧守禮不愧乃父邵之忠下望之正色立朝而有乃子吟

之孝謂江東人望無忝矣彼紀思遠顧彥先皆爲陳敏將敵國弑室之罪人也而二子失身從之天節掃地矣朱傳子密戚之故能而殺敏以降此何等舉措哉及考二子相晉無尺寸之功可紀枉已未有直人望其然乎王茂弘爲廉心腹正當慎擇人才以爲公牙股肱之寄而何乃施推國之勤於煩屑之職乎嗚呼此廉偏安左而神州陸沉也王茂弘不傳辭其責矣

### 胎厭孫謀之道

有典有則以貽子孫不特治國當然也雖士庶人莫要於此者是故蕭何以儉貽子孫疏廣以貧貽子孫楊震以清白貽子孫故皆葉相承不至破家覆戶良有以也何穎叔好學博聞性至孝闔門整肅無聲色璧幸之好觀其責阮籍之言正大不阿此胎謀之道有可取也

### 快性奢靡日食萬錢滋味過於王者其子邵効之一日

之供以錢二萬爲限古人胎謀果如是乎嗚呼觀劉毅修汰無度之効曾之不死亦不過因平日加禮晉王詡猶不經之所致乃幸而已矣宋嘉之亂孫綽遇害一門無遺種是何料家不如料國也哉且其所以料國者亦未之盡其言曰吾每宴會未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不知曾之所謂遠圖者果何指耶果知胎厭孫謀之道則將中櫛櫛撫床之意矣將上郭欽從戎之論矣將陳劄頌封建之議矣書曰汝無面從背有後言曾面從而背言乃不忠之大者也而傳玄以爲文王之孝曾閱之行嗚呼豈有事君不忠而事親能孝者哉

### 王導江左夷吾



管仲相桓一臣天下變左衽之俗而為衣裳之會此仲  
已稱其有仁人之功也晉室之亂五夷雲擾聲勢咆哮  
天子北狩抱洗爵執蓋之耻此臣子不共戴天者也使  
管仲處之必將與召陵之師而發舒諸夏之氣矣何至  
偏安一隅耶王導亦一時人傑也然素無進取中原之  
心而導為晉室之計但聞其勸用人望行清淨立大學  
而已夫唐之任王導可謂寬矣不曰仲父則曰蕭何史  
謂其雅相敬重與同友執正諫行言聽之時也何乃祖  
渡江卿以兵應其請及從而制之使不得有為應難  
勢壓難為出師之勢遷延顧望終歸罪於無辜今史以  
導難曰唐之所為然茂弘在壽陽而坐視弗諫則其  
為人可知矣管夷吾果如是乎然則神州板蕩戎馬縱  
橫誰之咎哉吾固謂王導乃夷吾之罪人也

開雞起舞

愚嘗讀張文蒼鳴雞賦有曰應雲外之鳴鴻弔山嶺之  
落星又讀李膺啼雞曲有曰樓上角聲催上馬旌旆紅  
塵已出城皆謂雞鳴使人有感激奮發之氣也祖士雅  
之聞雞起舞其亦李膺才膽英氣其聞雞起舞非  
頭戴冠文也足博距武也敵在前敢鬪勇也是食呼  
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士雅當胡馬飲江津之日三台  
流亡黎居憂之隔於此運奇才騰英氣其聞雞起舞非  
特欲起而經畧中原也其將以雞之五德而躬自勉勵  
者耶是故恩禮接於時人新雞之文也練兵取河東  
之計有雞之武也蓋擊後趙有雞之勇也約已務勉有

雞之仁也渡江自晉雞之信也史謂其德然武而教致  
其果樹而立節此之謂德也所惜者空屋告罄穀穀徒  
招嗚呼果夫不伴晉耶抑士雅之未聞道耶

祖欲擊楫

劉聰肆逆懷帝蒙塵氏羌陷鮮卑離棟乘時為妖假號  
僭號得龍望屬自誰以此往往戎馬之場此正臣子痛  
疾首之時也祖是世史云石為北州舊姓然遊淮  
南布衣非有官守之可也而祖義一合感慨激烈觀  
渡江擊楫之聲可見矣究其所以擊楫者何也易曰利  
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書曰若濟川用汝作舟楫晉室之  
亂猶大江之險也雖五馬渡江一馬化為龍而亂猶未  
靖也吾擊有形之楫以渡江則將擊無形之楫以渡天  
下此祖之志也於是勸農桑練兵徒撫新附所以掃除  
五胡之畧有成晉無遺策矣嗚呼晉自江左立國清虛  
無尚號為畏吾徒便敵塵之羽志在東山惟務別聖之  
基而士雅獨有擊楫渡江之志其首室第一流人物哉

司馬睿使祖逖自召募

按春秋傳子太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  
之不圖大國之憂也吾子其早圖之故會於黃父謀王  
室也此所以足貴於春秋乎唐初以懷帝之命強兵重  
鎮居形勝之地正當患難相扶以紓君父之急也云何  
乘輿北狩王宇危如累卵而雖兵自固畧不聞有勤王  
之舉祖逖擊梓潼渡江正中興之碩輔也而乃少給以兵  
使自召募及從而牽制之其規范獻子勤王不亦有愧



耶要處所以至此者蓋幸時之亂而自爲封殖之計三綱絕矣又何以討賊哉大抵聖人尚佛老而子弟乘父兄之難不肯赴君人尚老莊而子孫值君父之急不能救其所由來漸矣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六終

廿一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七

屏石戴瑒著

王斬衰居廬

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爲安宗廟定社稷之計也懷帝以都督將軍印付之司馬虞蓋與其砥柱中流以爲王室之保障也虞則不然懷帝播越之秋按兵不進長安既陷然後出師露次移檄北征使孔子作春秋則將以次子匡大譴此次雅掄者罪之矣此豈臣子之禮耶至於愍帝遇害山問室建康而斬哀居廬是乃庶人之孝也豈天子之孝耶使元帝能攜斬哀之孝而圖厥復以助立爲老壯以順逆爲強弱而豈苟安於此耶故嘗謂懷愍之難元帝不宜以衰經爲禮徽欽之變高宗不宜以逆拜爲恭此輕重緩急之權衡也

陶侃運甓

詩可以興可以觀故勞心初初之句謂不必勞遠慮也衣裳楚楚之章謂不可昧遠圖也不敢暴虎不敢憑河之賦謂不可忘遠憂也陶士行刺廣州遇爾優逸而朝夕運甓此憂勤惕厲之心不將與詩同一揆乎然伏考之士行之運甓正詩所謂不必勞者耳豈能爲國任事有衣裳河虎之慮者哉蘇峻之亂乃危機交至之日聖哲馳驚之秋也曷不終運甓之心而汲汲理兵星馳赴難如詩所謂日邁月征夙興夜寐而乃自冬至春還延不發必待溫嶠悉力邀之方一向關此豈王臣塞蹇



之義耶然則陶士行之運甕固不若祖士雅之擊楫也

祖逖經畧中原

祖逖以石勒亂河北為必取之計至使勒修治述祖基以結其心可謂思信行發猶矢所可惜者勒以夷種而與劉聰共事起兵犯關逼帝北狩此古今所無之事變人人所得誅討而名其為賊也有如後趙人叛勒歸晉此棄邪從正之機也奈之何陶石勒詭計群而弗納其與牛僧孺播送恣恒謀伺異乎然則為述計者宜當張皇義師聲其不赦之罪而按兵河北有進無退則三秦父老可立職而招兩河豪傑奇傳檄而下召陵之戰豈得專美於前耶奈何迷念不到此而以恩信懷逆賊也故嘗謂結石勒而無討賊之義失之於寬而縱憤戴淵而有憾憾之病失之於急而隘吾不意祖士雅之忠義而白璧微瑕至此哉

陶侃惜分陰

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衆人也凡氣賦之在人遠則肆勞則敬樂則驕憂則懼陶士行督理荆州軍府衆事檢舉無遺蓋曰大禹惜寸陰衆人當惜分陰是欲以氣聽命於心也然旦之銳者不保其暮之不銳之作者不保其三之不竭士行於分陰惜矣而尋丈之隙未之惜也夫大禹之治水也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橈山行乘櫓居外十三年三過門而不入其可謂惜寸陰矣假當蘇峻反逆之日自冬至春白駒過隙不知費幾光陰也侃若有惜分陰之志而以大禹為

則赫然動王之不以鏡而確然指軀之節以奮而後朝食若賊在則歸闕無日也奈何必待盛陽之邀不得已而我服登舟雖曰挽搶掃滅未必非保之功然唱謀者溫太真也惜分陰者如是乎是偏之心亦於氣有愧於禹者多矣豈史家所謂據上流擁強而有窺竄之志每思折翼之變而止耶抑士行年老氣衰心懸氣阻而變其節耶先儒謂侃當類波橫流而砥柱愚謂侃志在穿窬固非也而不為習俗所移亦非也要之清談之禍亦終不免嗚呼何其才之難至此也

劉頌累言治道

治道有本末君心萬化之權輿所以挽回乾坤維持宇宙之樞軸也故大人格君心之非而人不足適政不足間固有見於此矣所謂大人者立身行已一出準繩而精神之相孚志氣之相合自有不言而信不聞而化者也豈有不能正身而能正君也哉晉武帝於正心之道歷乎未聞故吳皓方滅而聲色遂馳夫心邪則言邪則偏偏則散而百孔千瘡有不可補塞者矣劉子雅不此之思而拘拘以法令封建為言夫法令所當更者也以致法令之整者何自封建固所當正也所以數封建之繆者何由子雅攻其外而不藥其內塞其流而不清其源安在其望賢謹願郎頭哉且子雅之為人何人也王濟平吳境上功也阿王渾而故抑之曹志留齊王議也而欲陷之極刑且妹女陳矯矯本劉氏子出養



於姑而冒姓陳氏同姓爲婚鄉黨皆好者不爲而鍾爲之逮中正劉友欲効之又不自及而曰虞舜世婦禮律不禁此其講張爲幻震驚朕師君子所當建賢也然則子雅不能正己者也而何諫君之有

### 劉琨段匹碑同盟

匹碑鮮卑之種有心王室此卽荆人來聘見貴於春秋也然於傳有之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今聽疑似之證而戕害主將則是不顧天地之紀也其能又乎君子所惜者劉越石志欲效忠而識量不足爲匹碑所殺也惠懷之間淵聰營于西石勒營于北琨輯晉陽據太行之險臨孟津之會以援洛邑當矣及二帝囚虜三川丘墟琨祁建業阻江淮自固而琨以破亡復振

漢書卷七

卷七

之兵盤桓行土欲吞劉漢則不能敵欲臣石勒則不受命將何爲哉所當觀時度變糾率效忠之士渡河而南受命建康如此則氣勢相援又得祖逖輩協力同規縱不能盡復舊疆而雅豫青徐必爲晉有矣失此不圖岫嶇胡羯之間與荷盧段氏相依仗其見殺宜矣雖然後趙陷并州而匹碑持晉節不屈有死義之風其亦可少贖殺主將之罪哉

### 劉隗刀協何如人

易曰見群龍無首吉蓋剛而不濟以柔爲政則害于國行已則害于家此古今之通理也劉大連當約法之秋獻斷棺之議刀玄亮剛愎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事行刻下之化以薄相濟如此故賢宰見蹙而致物情於

解體權臣發忿借虛名以興師旣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苟免昧於事主主辱而圖生此豈忠義者所爲哉且石勒夷種負天地不容之罪是亦王敦之類也今大連甥妻子并親信二百人奔石勒然則何辭討王敦哉石頭之敗帝令協避難遂行至江爲人所殺嗚呼與其奉頭鼠竄橫尸草野孰若轟轟烈烈與懿侍中遊地下乎然則二人皆任情直行而不顧氣節者也

### 顧榮質猶何如人

王濬收用江東人望以二子爲稱首在當時固號通儒矣然考史顧彥先不特有從陳敏之罪而已趙王倫齊王冏皆天下逆賊也彥先始從趙趙敗被執向非遇執多之人已不脫亂臣賊子之誅矣及事齊王終日昏酣

漢書卷七

卷七

不綜府事齊王有前醉後醒之朝懼罪復飲此何筆氣象也其言曰吾見刀與繩恒欲自殺此匹夫匹婦自經清濁之言耳而謂榮爲之乎賀彥先爲人大非榮可比而世率比而同之過矣考史術痛父死非命言行違止必以禮讓朝廷議問必依禮經而對且清貧終其身焉然則二子之優劣正猶華歆管寧名同而實異也吾故著論而皂白之

### 石勒何如人

石世龍出自羌渠見奇醜類聞輒上黨李季鑒其非凡荷肅洛陽夷甫識其爲亂及皇朝失御宇內崩離遂乃招聚蟻徒乘間煽禍度劉我都邑剪害我黎元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歟觀其對敵臨陣則奇謀間發猛氣



指飛於是蹣蹣趙并吞韓魏曰凶殘亦一特傑也  
且其以張寬爲謀主以刁膺張敬爲股肱夔安孔羨爲  
爪牙故始自群盜終假鴻名焉所可恨者劉琨遣使勸  
勒附晉室而曰事功殊塗我自夷難爲效在當時雖能  
信帝王爲號萬世而下皆以夷賊待之則一時之榮適  
所以爲萬世之辱也身及未父兄弟子姓自相屠脬豈  
有行事磊落者而兄不兄弟不弟如石氏耶

王導何如人

茂弘建立江左百年之業無與讓所可恨者創業之初  
宜革前弊而不能用陳群之言及他日能遠之三諫此  
爲大失是後亦無復爲頻進覈實剴切之言矣導固江  
左人物之傑推其源流亦自清談中拔迹者也方愍帝

王導何如人

詔鄧瑯進軍以方定江東爲辭而不救君父之急非導  
之罪乎及歸罪運督之榜殺戮無辜刀杖柱上其血逆  
流拂理違天亦云甚矣茂弘爲虞諱臣使監刑至此雖  
上疏引咎解職焉若諫止未然之爲善哉至於王敦熙  
周訪徵王廙近處肘腋欲爲跋扈勢在旦夕矣茂弘不  
聞有一言建明使帝憂慮經營自謀安計爲人臣可如  
是乎及敦據石頭又不以爲非反假其威權以戢忠良  
則亦與聞乎故矣以春秋之法論之亦能逃趙盾之責  
乎及成帝卽位群臣進璽而導不至于以取譏諷則疾  
于家而私送郗鑒又遭奏劾詔稱惶恐而導不知辭見  
必下拜而導不知避及孔恒正諫及惡而出之豈其既  
而昏歟且曹夫人無小星之行導以別宅處妾時駕

短轅來蔡模之朝則蔡豪之道全不知也而何以治國  
哉

庾亮何如人

西晉以清談亡東晉且鑒覆轍而亟去之且于特陳頤  
能遂干臺之徒務欲矯正以救風俗之靡庾亮爲中書  
令不惟不能革且號味老莊重爲之唱而殷浩劉惔輩  
輩繼出故晉人謂亮乃風俗之冠是也使亮識慮深  
遠以後族諫諍不有制政指陶士行溫太真稱道修下  
之與王茂於其輔王室其政教豈不更事久遠  
大權悉歸於亮矣亮亦社其罪與王敦蘇峻又何軒  
馬且亮自度與陶士行孰賢士行智力不肯成都而亮  
乃戍之覆王將軍陷一名將皆亮啓釁以召亂也且蘇  
峻雖驕橫若朝廷處置得宜亦豈遽反亮乃失意治之  
而竟不爲備獨用趙胤守歷陽司馬流據慈湖耳三軍  
既敗峻直搗建康亮有奔竄更無餘策亮之失計安  
用耶且陶士行與蘇峻高下亦易辨也亮防備失防  
引若非早與太真交友則將無措足之地矣陶使士行  
關函客之景懷石頭之疑求陳其罪謂正典刑謝石  
謝安何以處之也平成帝幼冲不能行薨昭之戮  
賊既平見帝之初稽顙哽咽明日再見叩首謝罪且欲  
闔門投鼠山海角米幾何又復求鎮得領宣城情態如  
此真孔子所謂無耻人也又不自揣欲廢王導欲伐石  
超若非朝議以爲不可則必行之矣蓋亮以小才剛愎  
自用屢致敗衄無一可稱而世或誇美焉獨何歟



陶侃何如人

一陶侃也而人之毀譽異焉或謂侃據上流握強兵潛窺窬之志胸折翼之憂自抑而止此毀之過其實也梅陶與曹識書稱侃機似神明蓋以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此又譽之過其真也或又以侃以子瞻為賊所害而與師亦未可知侃者方侃之戎服登舟也瞻喪至而不臨亦可見其割私愛而徇國之急矣且群臣諍莊老侃獨不喜莊老觀其運甕之勤竹頭之細無不綜理故元規以戚里之榮抱其庸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青服其言而動色至於戍邾之策又明見千里之外侃固晉臣之白眉也愚所憾者侃於蘇峻之亂初無勤王之誠心愚固已言之矣至於清德尤有所未盡夫儉德之美也修

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饁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李桓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鏹蓋朱絃山節藻梲孔子以為小器史載侃腰委數十家僮數千珍奇寶玩富於天府吾謂非刻剝其民何以致富不賢至此耶然則視薄田十五頃有桑八百株之孔明大不倫矣又何以忠順勤勞比之哉

王與馬共天下

按春秋魯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丁來聘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議故仕者世祿不世官有自耕野釣渭權居輔相者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華門老身而不用至晉之世為弊

極矣夫王氏自王祥世列顯要曰戎曰衍曰澄皆虛名誤國以為三窟之計正人主所當監覆轍也夫何元帝任用導輩雖以王敦亂賊亦使之專制方面故時人有王馬共政之語焉其宗族彊盛乃畏而惡之引劉刀為腹心以抑損王氏之權則亦晚矣夫借蛇龍以風雨不可復制也盡亦思所以善處之術乎當此之時正如風邪已入肅藏於此調理元氣以和平之劑對其滯滯而默破之如宋太祖之杯酒釋兵權庶乎其可也而乃投之以烏附之毒轉加煩劇遂至潰腸裂臟以瀆于死元帝之於王氏不幸類是後之以門地用人者亦可鑒矣

魏協勸帝盡誅王氏

王敦之叛固王法所不赦也然如王彬王綏王允之輩亦丹心耿耿志存王室若以九伐靖域中誅首惡定矣豈可不擇職否然剪伐之計耶是故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帝王之用刑皆不拘於世類也又矣魏協勸帝盡誅王氏豈亦昧罪人不孥之政耶且魏協此諫抑亦晚矣易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王處仲父握大權殺其兄王澄無難色其包禍心積有歲年二子不能如廁中婢之智而早為之所解其兵柄而奪其政權逮爪牙既張然後為失失之策是昧女壯勿取克薩中行之戒也比逆賊又肆憑陵辱逮君父二子能辭其責乎

導以大義滅親

夫秋於州吁之亂再序四國伐鄭蓋誅亂臣必先誅其



黨而後爲惡者孤矣史謂王導大義滅親若石蜡誅其子季子醜其兄是也導何人斯有此義舉乎夫王敦跋扈之跡肆然百出當時朝野嚙不知之而導不聞如王彬之告諫如王允之密陳遠舉公何石頭惡至貫盈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矣夫何王導如脂如膏有面目與之同朝而反伏逆賊之勢殺害忠良報復私怨是事有逆害也而謂大義滅親者如是乎且敦謀篡位移也姑孰自牧揚州以王導爲司牧是亦清傳命矣考史自元帝永昌元年正月敦及至明帝太寧二年六月敦死首尾三年間未聞導出師征討至疾疾方解王彬告敦謀逆下敦市夫敦逆賊也寸斬不足謝天下而爲之饗宴何耶其言曰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嗚呼敦在則活王彬命敦死則爲之殺王彬在則假以相輔敦死則因以示威是則王道薄乎云爾意得無罪者也天下後世豈可以文欺哉

### 百官見王敦

按春秋渾淵之會大夫貶而稱人殺伯之朝諸侯貶而稱名譏不討賊也王敦之反罪不容誅王朝司馬當施殘酷之刑鄰國大夫當行沐浴之請連石頭之敗羣之粉之屠之裂之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奈何百官交面事仇而詣石頭見敦不啻喪家之狗搖尾乞憐此豈大大夫所爲哉且戴淵周顒亦一時人望也而亦詣石頭見敦其見殺宜矣夫同一死也於前死之則重於泰山於後死之則輕於鴻毛嗚呼此吾儒立身大節也而諸臣

狼狽至此晉室可謂無人矣

### 殺殺周顒戴淵

自古亂臣賊子苟無君之心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於惡周顒戴淵翼衛晉室此固敦之所忌而欲翦之者也然三問於王導固以二子朝野屬望而良心未敢斬絕也夫何王導以怨報德而三問不答以致忠良受戮是非敦殺之乃導殺之也吾嘗謂導之於敦陽爲滅親之義而陰有附榮之心也不然敦之凶暴既殺其兄寔矣又殺其弟殺其弟矣獨於王導無嫌嗚呼觀王彬告敦欲殺之而導使彬拜敦則其委靡阿諛氣象盡可想見夫殺人不忌爲賊也周顒之死非幸敦之畔也以扶國之威福乎逮敦病不能起乃始下詔發兵是虎已斃而始搏之鷹已墜翼而始射之也計賊之義容可稽緩如是乎若遇英明之君不當加以趙盾之誅矣孰謂江左夷吾與逆賊相表裏哉

### 庾亮下詔徵蘇峻

君子之待小人力能誅則奮射隼之威勢不可爲則存包荒之量是能折衝俎豆而制勝廟堂者也蘇峻本狂悖之徒然當時若以鎮靜處之明政刑廣德教嚴武備諷諭防閑則桀驁之氣消而反畔之謀沮矣夫何庾亮輕躁無謀而下詔徵之雖衆朝以爲不可從也夫亂臣賊子自知罪戾也大則懷疑懼也深峻介冑之士耳而以大司農徵之是欲奪吾兵柄而投吾散階也彼豈肯束手自詣哉是峻之反乃亮起之耳連兵敗身敗身家交國



事正鍾雅所謂棟折梁崩誰之咎也向非溫嶠請殺戮力討賊國之亡在旦夕矣誤國如此尚可聽其稽首謝罪而不加顯戮耶

### 溫嶠陶侃赴國難

君臣之義一體聯屬者也時平無事膺華秩享美祿豈徒醉醲飽鮮糧金囊帛以終其秩哉正賴之以爲中流之砥柱疾風之勁草也昔朝人物吾必以陶士行爲冠然君臣之義殆有所未盡乎向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使宗廟爲墟棄重播越此乃臣子肝腦塗地之日也儼爲督將固當朝聞變夕勤王相與奮勒鞭撻刀救四牡橫奔之害可也夫何懷不與顧命之恨而自冬迄春坐視不救溫嶠以正月至尋陽徃復數四至五月方始以

兵赴難

未幾又欲追龍

旋師

不肯貸粟於嶠果何爲哉夫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當時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而侃且前且却逗遛不進向非溫嶠正色責之侃西歸之計決矣其視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中原未靖有如此水者用爲何如耶然則溫嶠其貴於士行乎哉曰太真之絕裾歸母予之情上行之督舟失君臣之義

石勒比高光

高帝光武固千古英雄之將且恢廓大度皆有帝王之直未可以優劣辨也石世龍以胡羯殘缺謂高祖則北面事之謂光武可並驅中原是尊高祖而抑光武也豈知光武之爲光武不可企及者哉彼勒之意則曰光武

以水合而吾有逐鹿之祥光武以識興而吾有鉅角之兆光武用卓茂而吾舉賢良光武幸大學而吾起辟雍以張賓爲鄧禹以趙彭爲嚴子陵此其比擬之意也自君子觀之中朝不競蠻狄爭衡塵飛五岳霧捲三精時勒固晉之臣子也何不爲段匹磾之歸晉而乃輔凶狡之劉聰既又奪其國而屠城剽邑始自群盜終假鴻名此正欺孤弱寡以取天下也而曰吾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安以光武比焉特誰欺哉

### 李野有皮裏春秋

春秋仲尼傳心之要與也褒貶一朝榮辱子載非聖人莫能脩者褚裒以椒房之親而力辭大佐有彭城之捷若可取矣然桓彝遂稱其皮裏春秋則是以聖人之事許之矣而可乎夫李野之臧否人物不可考但觀其談老易則學術不端而眩惑於異端之間夫易之道乃四聖人所作道德性命之鼻祖也老子道德經棄禮滅法乃名教之所不齒也李野果有春秋之見則所居而安者易之序所樂而玩者老之辭其於老莊之說必推陷而廓清之矣且自任伐趙喪師慶國則有不量已之暗力薦殷浩致敗國事則有不知人之蔽然則皮裏春秋之譽不亦太誇耶

### 四時之氣備

太極磅礴之餘陽爻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而四時之氣有不同矣人生之初負陰抱陽冲氣爲和固矣然形生神發五性感動則豈有不墜於一偏者哉以夷之清



惠之和尹之任皆造聖人之域矣然嚴於始而缺於終  
猶若春夏秋冬各得其一節焉季野夫何爲者而謝安  
謂其不言而備四時之氣哉昔人謂賞以春夏罰以秋  
冬謝安謂季野之棄人備春夏之溫和也形人備秋冬  
之肅殺也豈知身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季野談  
老易不過清虛之徒耳而何以爲人物之權衡哉且子  
貢方人孔子不服縱使季野之臧否人物盡出大公猶  
不過格物之一端而可謂備四時之氣乎蓋謝安之事  
清談與義相類故若談而過譽之也

舉扇自蔽

王導謂亮亮雖汚人因南風起而舉扇蔽之世之讀史  
遂甲王而乙庾也愚竊以爲未然亮之於導猶魯衛之  
政兄弟也何望言之亮諫讀中韓有匡君之義排闥入  
見有愛君之仁誦操拜謝有悔過之誠伐趙申止有從  
諫之勇的願之辨何明也留賞之辭何諫也死以太后  
之兄而風格整峻與賢主相爲周旋其視董重楊駿其  
不啻如莠土也猶惜其召蘇峻而處軍太跡殺南頓而  
用周太濫耳有何大奸顯惡汚人乎考史王導用趙胤  
賈謐多不奉法亮亮以爲居師傅之尊養無益之士而  
欲起兵廢之斯言殆私憾而發耳若論導之輔晉雖時  
有裨益而處王敦一事未免蹢躅吾謂王導以王敦爲  
兄而仗其凶惡以殺戴淵周顒若使有太后以爲女弟  
則其作威作福又豈有窮極乎時若有秉春秋誅心  
之法者亦將昌言曰王導雖汚人矣

吏翼薦桓溫

晉自典午南渡中原陸沉在朝諸人非宴安自肆則楚  
囚對泣而已孰能以仇虜爲念而志在恢復哉庾亮雅恭  
獨能經畧中原而以滅胡取蜀爲已任可謂能臣矣然  
以桓溫薦之於上而釀成禍階豈翼之智不若劉惔哉  
蓋溫乃桓彝之子尚南康公主能識八陣圖有常山蛇  
勢則亦有雄豪之氣流者也逮受寄于城用恢威畧踰  
越險阻勘定岷城雖未能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  
矣翼謂勿以矜奮之是也既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勢之  
地自謂英猷不世動績短時想處仲而思齊企景文而  
歎息窺窺周鼎睥睨漢庭所以得罪於清議耳方翼推  
穀汲引之初迹雖未著而心事可逆覩也而翼憐憫薦  
之者蓋翼以外戚居都督之任志欲北伐而溫養成之  
且移鎮襄陽違詔北行此方命之罪與溫之拜表輒行  
相類也此同浴而不惡裸裎者乎



殷浩就徵

天下有二道出之爲廊廟之珍璫之爲山林之寶是故聖賢居身之所珍也隨世而就功名者固非也傲世而輕功名者尤非也昔三過不入門一孤在陋巷而孟子同許之以道事商以諒死婦周而陳乾夫子聚稱之以仁豈必廷者非而退者是去者當而就者否耶殷浩善談老易所亦異端之徒而愛徵不就辟基十年及褚裒薦爲建武將軍楊州刺史陳讓自三月至七月受拜焉若得出處之道矣吾以爲此少室山人索高價餘虧處士捐機任也浩先受便亮之辟爲記室參軍矣今甘

爲大臣之用而不屑爲在朝之臣豈媚奧不若媚寵歟且連年北伐盛國喪師其人品之卑下可知矣逮桓溫廢爲庶人終日書咄咄惟事內字又詠曹彥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貪賤親戚離因而泣下此何等卑屈也後溫欲以浩爲尚書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竟遠空函此其蛇蝎狗苟爲利祿之計彰彰然則向也辟之而不肯來今也廢之而不肯去宜表叔以偽隱讓之也不亦可傷哉

殷浩參綜朝權

天之生物有十百千萬之不齊故人君當因能以任量才以使賢受醫師之聚百樂匠氏之器群才可也若用非其才則以舟行陸以葛禦寒幾何不敗乃公事耶隆

古盛時宅百揆者禹也師師征苗者亦禹也制禮樂者周公也東征三年者亦周公也後世光岳不完人才有限若殷浩者不過清談之徒耳朝廷欲以浩抗溫而使參綜朝權署都督之位宜其鴛鴦成掌於義所當爲之時而將舉旗於數莫敢前之地矣云何始出而退也下邳再行而退也壽春三舉而退也蓋是則折足而復公使者也何以參綜朝權哉吾嘗謂浩之爲人置之侍從之地則有餘任之將帥之位則不足而當時以全才用之亦纔矣故桓溫亦曰浩爲令僕足以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易曰密雲不雨自西郊公弋取彼在穴浩在穴之鳥也而取之參綜朝權將何以驟雨天下耶

恭謨言度德量力

中國帝王所自立也晉自五胡亂中華而山東之地淪於夷狄有能以恢復爲己任則亦忠言嘉謀也而豈貪兵黷武耶褚裒伐趙有趙城之捷恭謨明以爲更貽朝廷之憂謂裒不度德量力其言可駭矣然以春秋考之乾之戰雖敗亦榮是聖人不以成敗計而惟以道義謀也前乎諸葛亮伐魏後乎張參伐金皆榮敗而舉進當時不以爲非後世不以爲譏蓋祖宗所有之天下而子孫爲恢復之舉是亦道義所當然也若以待上聖與英雄然後舉兵天下何時復規漢官威儀哉自今觀之晉以謀爲司空臨軒策召固不奉詔卒之稽首待罪兄爲庶人豈度德量力之過耶嗚呼天下固有言近理而實



非者其此類也夫

桓溫廢殷浩為庶人

殷浩之廢不出於朝廷而出於桓溫此篡逆之所由起也然以浩觀之率意自用連年喪師朝野嗟怨是浩亦有可廢之罪也抑不特有喪師之罪而已清談廢事而有尚閑可束之譏豪辭微辟而有立名非直之刺隨父兄貪汚而所厚者薄矣使生徒罷遣而所重者輕矣謝尚非可用者而使之為將是召亂也姚襄非可觀者而使之先驅是取敗也議蔡謨之罪何其濫刑罰乎達桓溫之丞何其屈威武乎迹其在朝廷曰無一差強人意雖王羲之之諫亦剛愎不用自貽伊戚若浩者誠所謂妄人也廢為庶人又誰咎乎然溫復挾宿怨而誣其子消謀反竟以族誅則溫之罪又不可勝誅矣

朝廷伏殷浩以抗已

桓溫拜表輒行跋扈不臣之迹著矣然觀兵洛內脩復五陵引飾秦郊威懷三輔是誠有英雄之才者也使為大君者有高祖駕馭之風為大臣者有平勃交遊之義則德足以生其恭順之心威足以消其桀驁之氣何至遷怒朝廷委罪偏裨廢君以立權殺人以逞欲哉夫何會稽王昱不思以禮處溫而乃錄用殷浩以為抗衡是激之使為逆也夫浩之為人清談而無實用溫素知之矣以浩抗溫正若以羊觸虎以雉搏鷹也於是嫌隙一開愈為城柱之害始則欲流芳百世而終則甘貽笑於萬年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於溫乎何誅

三秦豪傑未有至

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其立心正大光明其處事磊落奇偉固必相時以動擇人以從也豈肯舍所學而為苟合詭隨之計耶桓溫伐秦有豪傑未至之嘆于時非無豪傑也易曰勿疑朋盍誓誠大臣開誠心布公道則豪傑至矣溫軍至霸上而內憚符健不放更前是不肯為國任事者也且其拜表輒行移軍還鎮凶威惡醜昭布四海君臣之義掃地矣豪傑之士甘冒鋒鏑於求戰說者謂王猛捫虱來見是即豪傑也溫舍而問三秦此猛之所以不至也愚曰管寧必不從曹操魏勝必不從王莽顏良鄺必不從安祿山豈有豪傑而仕篡逆之國者乎猛舍晉而歸秦是即畔逆之黨也何取其為豪傑哉桓溫不知自反而顧欲豪傑來輔已其亦惑之甚矣

符堅得王猛

王猛相秦也張布置妾有奇中吞嚙穢舉河西魚巴蜀包漢河得秦頭者龜茲猛之功也誠不召婆樓之所薦矣所可惜者晉主中華帝王自立之地也桓溫舉三秦署為軍諮祭酒其不可亦心事晉以布拯溺草中之策而乃舍晉事秦是下喬木入幽谷也按春秋文公十年燕佚狄厥貉謂志在從夷而棄諸夏也成公六年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謂列國背晉而以楚為主是服於夷也故雖以宋華元孫良大鄭去疾之國卿皆貶而稱人焉襄公七年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午卒于鄭言鄭伯欲



與中國會盟其語太夫欲事楚而結之是即夷狄之導矣聖人不以夷民結華君故但曰卒而不曰結也王猛本一時人傑然符堅一夷狄之種耳而舍晉事堅是若蔡侯之後厥貉也夫以宋華元事宋特以蜀之盟貶而稱人况為夷狄之臣是禽獸為隣也將何辭以貶絕之哉至於枋頭之敗實猛為之抗衡是不惟有附夷之罪抑且有賊夷之心其與諸太夫欲事楚而結鄭伯者同一揆也彼其臨沒之言不過將死而言善耳且君臣天地之大義兄弟天下之大倫婆娑棲鶩猛本以圖生也而猛為畫弒君之策至於東海王法堅欲以位讓之而法辭不受今使之自盡本忤太后之意也然從非義之令於是乎不子殺無罪之兄於是乎不第皆猛教之也夫

李勣尚不肯當建成之事王僧辨亦不肯任成濟之責而景畧肆然為之是何人哉比事以觀猛之罪惡上通於天矣

王猛比孔明  
出處聖賢立身之大節也以揚雄之才而事王莽以荀彧之智而臣曹操皆君子之所羞稱也若孔明之南陽高卧三顧而出可謂得出處之正矣王猛何人而之以比孔明哉文中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上也密其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殆非也夫中國者禮義之自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隣也以段匹磾符弋仲慕容龐尚有向晉之心猛顧舍晉事秦而甘以中國之人為夷狄之臣焉出處之道大乖謬矣及考所以相秦者說

魏之臣焉出處之道大乖謬矣及考所以相秦者說

魏之臣焉出處之道大乖謬矣及考所以相秦者說

魏之臣焉出處之道大乖謬矣及考所以相秦者說

魏之臣焉出處之道大乖謬矣及考所以相秦者說

魏之臣焉出處之道大乖謬矣及考所以相秦者說



則以春秋之法論之二子能迹黨惡之誅乎

王述不爲虛讓

禮國之幹也讓禮之興也禹以司空讓皋陶矣垂以共工讓安折矣益以虞讓朱虎龍矣伯夷以秩宗讓夔龍矣自昔聖人皆行之非以示美觀也在已則以抑亢滿於人則以推賢才於國則以勸風俗也詩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然則王懷祖之不讓殆非也且試究陵令頗受賂遺則亦不讓之失也可乎

謝安何如人

謝安隱居東山高節罕比然屈意於桓溫大本失矣或以王允居於董卓溫驕屈於王敦爲比殆非也天下莫大於君臣簡文帝有何得罪於宗廟而廢之乎觀其靈

長之詔能使溫流汗變色臨朝之命能從王坦之之善

上

則亦柔和之君也而安以爲惠帝之流聽其廢之可乎安若有安社稷之忠則諫之則死之可也既不能然而迎溫新亭伺超於日耳則其不勇可知也且東晉是時氣勢奄奄欲增修宮室乃曰宮室弊陋後人謂人無能建聞王彪之之言而後止則其不智可知也經功之喪正哀痛慘怛之時而不廢絲竹天下之實不能爲天下惜之則其不仁可知也准肥之捷不覺覆轡之折則其不誠又可知也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安石既不獲於武帝又見疾於王相於是浩然去之則東山之志始終不渝矣乃因符堅請赦而出名旣不正非所謂微罪行也又築壘而居不自疑於費卹之保固專祿之周旋

乎豈脫節末路之難行百里而半九十也然則謝安善亦王導之流比殷浩爲差勝者歟

殷浩何如人

飾情者情必露尚詐者詐必窮深源自布衣有大名累辭微碎初若蟬脫垢污鵠唳塵表萬鍾裘冕皆不屑意者然實矯迹遠引以進爲退者也于時謝尚王濛褚裒司馬昱皆不能釣深燭隱而常嘆之於是名愈重官愈高浩於是于然而來矣比其來也不能正朝廷脩政事廣求實德布令中外以壯王室之勢以彌姦雄之心乃欲抗桓溫而建北伐之議何爲也哉蓋司馬道遠以殷公爲奇才若申伯之倚召虎深源以會稽爲知己若吉甫之主張仲也曾不知玄談虛論可以笑傲於山顛

水涯增名勝之風流而不可持以禦桓溫取姚襄也且

人

浩之北伐何爲爲姚襄耶爲石趙耶既曰襄弟又遣刺客且對使者數責之而用爲先鋒襄豈嬰兒稚女若是其可玩哉以兵機則不解以將畧則無聞所謂入見其人清談干雲出觀其政賞罰淆亂者浩之謂矣且蔡道明辭三公之位亦若已之初節高蹈也而欲加之太辟何忌刻之甚哉逮其晚年績用弗成身名俱隳乃更眷眷台司忍耻而下桓溫寵辱若驚之態形於問答之時亦可醜矣

王彪之何如人

王叔武多嘉謀善策觀其止郊祀之敕諫卜術之拜料殷浩之敗決主嗣之議尼袁宏之文論從嫂臨朝之非



宜言大脩宮室之不當莫不合義理當人情獨取舊先傳定儀制助桓溫廢君一事使人有遺恨耳以春秋之法論之其辭免黨惡附勢之罪乎

孫盛晉春秋

孫安國作晉史辭直而理正雖以桓溫聲勢跋扈而枋頭之敗直書不諱人孰不謂盛有良史才雖古之董狐不足過也自愚言之安國之責人易而自責難也考孫盛傳盛與殷浩抗論對食擲麈尾毛落針中聖賢與人交未嘗不論事也而氣象必不至此及爲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營營從事察知之正當克已改過而復與桓溫牋曰州從事進無威屬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性鳥夫以按貪污之人爲性鳥然

九

則爲貪污之人將何稱耶於是溫追從事按之職私狼藉搃軍徵盛捨而不罪夫君子立言事範必先作事成式也盛之爲人如此然則所謂晉春秋不亦欺天哉吾謂枋頭之書或盛性溫之按已罪而直書之也夫豈得謂之直筆哉不然何史謂惜非正典斯言將墜乎且盛既鄙溫之爲人矣龍山之宴孟嘉落帽溫命盛作文嘲之盛已涉溫賓客如班固之於竇憲矣而顧作史載溫事以沽直名抑可笑也已

坦之倒持手版

王坦之盡忠帝室而當時有汪東獨步王文度之號宜其不畏強禦也桓溫之來大陳兵衛坦之正當聲大義以折姦謀而乃流汗沾衣倒持手版嗚呼坦之以朝廷

大臣而畏懦如此蓋與沙門也法師論幽明報應燭理不明久矣使溫死不早則晉室其移之桓氏乎抑文度以當時人傑而受桓氏之辟爲尚書長史則亦受姦秦之私矣倒持手版固有自來矣哉

謝安神色不變

桓溫來朝王文度謝安石迎於新亭人皆以爲將誅王謝也文度倉遑持版畏懼殊甚而安石從容就度顏色不變先儒謂安擾龍馴虎似若有義理之勇者矣然自愚觀之不過矯激之態耳按史溫以超爲謀主謝安與坦之共詣超曰盱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耶爲性命忍須臾則有溫與十六里見白雞而止之兆也夫以超特溫之幕客耳而安以保身之故

十

諂靡至此然則溫之來能無懼心乎吾以爲溫之生殺廢置皆超所教也謝安陰與超結納料超爲之知囊而溫爲之坐肅超不然則溫不憤溫雖憤之而超能阻之故安石敢若此耳夫豈真不畏強禦者哉

郁生入幕之宿

郁超之父愔勸溫共獎王室而其子超導以專恣不道之事逮死則與桓溫往交密計令門人呈一箱超誠不孝之子不忠之臣也故先儒胡氏謂郁超之邪諂爲人謀不忠是也謝安與溫議事見超坐帳中曰郁生入幕之賓蓋責其以媚電曲徑之私而爲坐肅書諾之計其辭嚴其義正若有剛心勁氣之爲者然以性命忍須臾之言惟之何前倨而後恭耶必其小心阿隨與超有劔



願之好故敢此言以戲之也不然郝生特參軍耳以大  
臣而伺候其門日肝猶不敢去哉是則可疑也已

王猛勸勿圖晉

猛既沒謂晉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死之日願勿以晉  
爲圖說者謂猛不得已而仕秦其心惓惓念中國幾於  
子囊城郢之忠言也特未之考耳夫生長夷狄之地有  
邊關塞徼之限固不能飛而仕中國也桓溫舉三秦猛  
被褐見之此豈不可隨之晉耶况溫已署爲祭酒矣而  
乃聽帥師之言舍帝王自立之晉而事夷狄相亂之秦  
此豈不得已耶且桓溫伐燕有心中國者當念同舟幾  
力之義而乃遣兵故煥使有枹頭之敗此非圖晉而同  
平生計謀無非圖晉之舉而瀕沒乃勸勿圖晉意亦脫  
矣此所謂人之將死其言善也歟使猛平日惓惓勸堅  
翼戴主室而勿與晉相倚角焉則堅之寵任猛也亦深  
且篤矣而肯舉兵伐晉不記其臨沒之言乎要之猛之  
言不見用皆猛平日之所謀與臨終之言絕不相類故  
以爲亂命而不之從耳

王猛請除慕容垂

符堅不殺慕容垂而後果爲垂所滅論者遂謂猛有料  
事之智也愚竊以爲不然垂文武兼資若堅得駕馭之  
術則彼皆治世之能臣也溫公謂禮之以收燕望親之  
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衆信之以結燕心未爲過矣而  
何及汲於殺垂耶堅之亡蓋由以不仁得國以不義侮  
晉故夷狄盜賊環視四起遂至廢生肘腋一敗塗地譬

之人之元氣斷喪殆盡而風邪百病皆得入而爲患也  
王猛受堅不次之權而不能立綱陳紀爲國家建太平  
之策而乃設佩刀之圖使父子離散又不效而汲汲於  
殺垂意若猛者秦之庸醫也且垂死天下其無垂乎

符堅所以敗亡

溫公謂堅之亡由以驕主御疲民恃其強大易而無備  
故然耳愚獨以爲不然夫臣不可叛君弟不可害兄男  
不可賣女夷不可圖華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  
聖人作春秋每於四者致意焉如曰衛侯滅邢惡其不  
念兄弟之好也如曰會戎于潛惡其不顧華夷之辨也  
如曰叔姬來歸杞伯來朝錄之詳者以爲淫僻之戒也  
至於弑宋殤弑蔡固弑陳弑平弑州蒲弑餘於皆嚴辭以  
貶之所以立三綱爲萬世治國家之法也符堅以臣而  
弑秦主生至其爲君則若王皮周虓符洛謀反皆赦弗  
誅此君臣之大防廢矣至於東海公法以位讓堅乃無  
故而殺之兄弟之好安在耶乃若滅燕而娶慕容冲婢  
愛幸之亦已矣至於冲年十二而亦幸之冲弟專寵虐  
人莫能時有一唯一雉雙飛入紫宮之歌亦可醜矣且  
晉僻處江南正朔相承乃無故興兵伐之立貪者破兵  
驕者敗亦理之必然也夫以堅之爲人三綱淪矣九法  
教矣此甲乙西之呼鳳凰入阿宮之誣鑿矣守十福  
德在吳之兆皆著於前而驗於後也嗚呼吾不意堅以  
氏之覆而自取敗亡之速至此哉此可爲有國家者  
之永鑒矣



朱序反間

朱次倫初守襄陽秦破秦兵及事秦又縱反間之策淮  
泥之敗遂來奔晉逮西燕翟遼相繼寇洛陽秦敗其鋒  
是大倫雖有敗降之罪而未嘗不效尺寸之功也其述  
若可取矣由君子觀之人事事猶女之事夫也以一  
身嫁二姓既又思前夫而逃歸效績樞之勞焉此可謂  
之烈婦乎方襄陽失陷序既不能為吉挹之守節又不  
能為丁穆之辭官而乃以身降秦是中國之人而為夷  
狄之臣矣且符丕之來攻也毋韓自登城復行率有餘  
卿築西北角有毋之賢如此而序乃以身降秦是非惟  
不忠於君抑亦不孝於母矣詩曰土也不類二三其德  
序之不類其美此吾臣子萬世不可易之隄防惡可均  
哉

草木皆兵

苻求固傾率土之師起治秦寇必謂以秦之強攻晉之  
弱如勦蕭斧而伐朝園披共爐而燎毛髮月中已無晉  
矣然登壽陽城望八公山草木皆以為晉兵櫛然有懼  
色何也蓋晉正朔相承固非可伐之國上下安和又無  
可乘之要素何為而顛覆并吞之毒哉此其直在晉曲  
在秦其理曲則其心歎其心歎其氣委矣此草木人形  
自眩惑於面瞻之頃而風鶴王師復疑畏於奔走之餘  
也易曰震索索謂懼懼其堅之謂矣不亡何待哉

壯肥之捷

苻堅以秦之強攻晉之弱如勦蕭斧而伐朝園披共爐而燎毛髮月中已無晉矣然登壽陽城望八公山草木皆以為晉兵櫛然有懼色何也蓋晉正朔相承固非可伐之國上下安和又無可乘之要素何為而顛覆并吞之毒哉此其直在晉曲在秦其理曲則其心歎其心歎其氣委矣此草木人形自眩惑於面瞻之頃而風鶴王師復疑畏於奔走之餘也易曰震索索謂懼懼其堅之謂矣不亡何待哉

荒蕪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獻歌托棟以成頃固以  
光侔先烈化洽當年矣於是懷謙遠謀輕敵怒降員犬  
羊之力肆吞噬之能自謂以鳴鑾禹穴駐蹕嶺山踞  
以侯楚材繁歸以須歸命矣辛晉無可伐之罪而草木  
助其義威風鶴助其英聲此淮肥之捷雖謝幼度諸人  
之力而實天相之也乘此破竹之勢而過關踰陝力圖  
恢復豈不可朝諸侯有天下乎奈何幼度諸人以虎狼  
出境憂色極慶反運米枵頭以濟其饑率軍關映以濟  
其急嗚呼桂肥百萬志欲何為而晉之君臣舉小仁忘  
大仇其亦弗思之甚矣

慕容垂不殺苻堅

曲禮曰太上立德其次務報施垂初以困亡之餘投命  
於秦王猛符融勸堅殺之慢矣而堅皆不從反以國土  
遇之過於勳舊有人心者自當報恩酬義矣方堅大舉  
伐晉金軍潰散垂念疇昔之恩而以兵授堅是亦良心  
之發也天何狼子野心為義不終陽為鎮北之計陰為  
復讐之謀遽僭位號操戈反射由是曰燕曰京曰西燕  
曰後秦疆土瓜分四面受敵皆垂為之唱也然則墜之  
罪可勝誅耶

謝安折屐

苻堅率百萬眾來寇晉室幾岌岌矣謝玄破之於淮肥  
王師義氣赫然大振安聞驛書宜為國賀矣而乃徐曰  
小兒遂以破賊若有從容閑暇之狀者然過戶限不覺  
屐齒之折豈非得意大醉於中自有不覺哉且吾聞之



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安爲國大  
而不正舉教四教消患於未然顧以淮淝之捷自負而  
不恤於後患之何哉吾謂玄之制勝賴有天才向使  
得玄爲遠出之計分兵邀擊曠日擾攘則江南小國不  
暇支吾所築之第宅廣帝居所擬之官爵過而授矣然  
則有何功名可喜哉他日譏諸交構幾蹈不測之淵其  
有以致之矣而致堂稱其安社稷以爲悅宜其折復不  
亦悞乎

### 東晉劉牢之救鄴

劉牢之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故無事則相親有  
變則相救是以旄丘錄於國風見衛不脩方伯之職我  
伐凡伯書於春秋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謝玄之救秦

秦

秦

秦

秦

其有陽慶父救江公叔救徐之意乎曰非也詩曰無  
言不仇無德不報記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故公及齊  
人狩于槩及齊大夫盟于腐春秋屢書之以戒忘親釋  
怨非臣子之道也苻堅舉百萬之兵有席卷全晉之勢  
幸天不假晉而草木風鶴皆有以旄其颶而奪之氣此  
晉所以獲全而秦所以敗北也然則堅乃吾中國不共  
戴天之仇符丕乃堅之子正當乘機以勦滅之亦不爲  
過而乃遣兵救鄴且餽之粟夫有君父之仇而不知怨  
乃以厚德報之則人倫廢天理滅矣安得以救突恤鄰  
稱之哉

### 劉穆之振舉朝綱

穆之乘元顯亂政之餘而斟酌時宜隨方矯正史稱其

振舉朝綱誠是也然朝綱孰有大於弑逆者乎按齊制  
大司馬九伐之法賊親則正之弑君則殘之此朝綱之  
大者也劉裕弑弒二君有改正改步之勢此天地所不  
容載凡民罔不怒也劉穆之果能振舉朝綱則必殘之  
正之矣而乃坐視逆賊於不問安在其爲能振舉哉豺  
狼當道而問狐狸君子謂之不知務也此逆賊之黨故  
綱目於其卒而問其官

### 穆之才敏

自古逆亂之臣陰懷不軌惟恐智疎于短且前且却未  
敢輕動必有才明勇畧之士爲之運籌畫策於內而後  
志氣驕張無所顧忌是故王莽無劉歆卽眞之事猶未  
敢肆也曹操無荀彧挾君之謀猶不敢盈也桓溫無郗  
超廢立之策猶未敢決也蓋以爲此曹博涉書史諳練

秦

秦

秦

秦

古今成敗興亡之迹故托以心腹委以樞機耳劉穆之  
總攝內外剖決如流亦一時能臣也劉裕唱義所共事  
者曰劉毅曰何無忌曰劉道規然一敗一誅一沒並無  
可倚扶者獨一穆之爲裕所用篡弑之舉皆其啓發而  
釀成之者也吾以爲穆之才敏乃斷晉室之刀斧臺  
晉室之蠱賊也噫何天生此曹以禍人國哉

### 劉裕抗表伐南燕

春秋於臣道之變詳矣姑以魯言之見弑者三君其賊  
未有不不得專魯之丘權者公子翬再爲主將專會諸侯  
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祀伐邾會師救鄭三  
服威令之日久矣故輩弑隱公而爲氏不能明其罪



慶父弑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此覆霜堅求之漸也劉裕伐南燕無遺策其功不細矣然以人臣而抗表輒行此與公子暈之固請帥師夫復何異裕於是已有弑逆之心矣吾是以知人君之於大臣當脩明國政總攝綱要之魚不可脫於淵虎不可離於山而人主不可離於權

### 崔浩論人物

崔浩論近世將相以王猛比管仲以慕容恪比霍光以劉裕比曹操其言似矣愚竊以爲不然夫管仲尊周攘夷實有仁人之功矣王猛事苻氏而反與晉抗兵枵腹之性猛實尸之此正管仲之罪人也霍光擁昭立宣盡忠漢室慕容恪佐燕雖曰屢著厥功然不能翼衛晉室

### 王猛

如段匹碑又不能以心向晉如慕容廆亦其朝之獻替不過自爲夷狄封殖之計上有愧於乃祖次有愧於段匹氏而以是比霍光是實聽霍光也若夫劉裕之前平禍亂雖與曹操相合然粹猶畏名義而終身不敢廢漢至上不廢之猶能奉山陽終其天年裕親篡晉作并二君而弑之其罪尤浮於操矣然則崔浩之論人物似是而實非也文中子曰崔浩過人執小道亂大經其有見於此云

### 基土築城

王公設險以守國故南仲城朔方仲山甫城東方然版築之役必官有餘財民有餘力而後城可築也必承平閑暇樂歲豐年而後城可築也夏主當兵火擾攘之秋

而燕土築城夫豈其時哉按春秋凡築城必書始於城中丘終於城郭讎不時不義也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况燕土築城三代以來所未有者吾聞城沂之畧程土物議遠近其便賴而已成周之法計丈尺端高卑計墉雉之厚薄而已何嘗有燕土之土哉夫其燕土以爲城則凡國家有太山磐石之安固然市三傳而爲些谷渾所然何耶夫有形之城險固不若無形之城爲尤險也故有檀道濟可以作宋長城有顏真卿可以爲唐金城田弘正治魏憲宗以爲爲長城李英公守并太宗以爲爲長城故曰民保於城城保於德此萬古不易之理也夏主勃勃殘忍酷虐殺人如草管赫連昌赫連定繼之連年窮兵貪求無厭生民寔怨

### 阿無忌酷似其舅

深入骨髓國安得而不亡乎噫觀此而知爲君之道信乎不在險也

### 阿無忌酷似其舅

劉裕之何無忌之舅也桓玄謂何無忌酷似其舅此但以謀害言耳而豈知無忌之忠義非牢之所能及哉牢之拜表舉行無人臣禮乃畔逆之黨也無忌與劉裕共起兵討玄逆爲徐道覆所敗則又取薛武節撫之而死一介不取亦過乎可以寒人膽而奪之氣也牢之正若孤啖腐鼠甥舅豈可比而論耶玄篡逆之賊宜其不以君臣之義責牢之也

### 劉毅劉裕優劣

劉希樂屬桓玄篡位與劉裕密謀討玄是若昌義兵



也然自愚觀之裕負纂統之大罪人所共知也惟殺之罪人未知之焉夫晉室不競正朔猶在殺輒嘆曰恨不遇劉項盜之爭中原此其心未嘗不欲自帝一方也及武功不競欲以文雅服人故詩曰大國多維士正始出風流嗚呼劉毅殺書于地之舉則毅何嘗無裕之心哉秦雍州之敗求解軍府則亦已矣又輒取江州及豫州西府文武萬人留而不遣果何爲哉是故率衆討毅而單騎北走自貽伊戚嗚呼吾是以知裕是已成之劉毅殺其未成之劉裕也

### 崔浩料劉裕

崔浩料劉裕克秦而歸必纂其主其後果然可謂有料事之智矣然浩不特能料人事而又能料天文焉其言緣感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免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誠種衰中一人傑也然此特小有才耳國史一刊家無雜類嗚呼浩能料生人不能料死人歟秦少游直謂浩盆成括之流信矣

### 劉裕委王鎮惡關中

晉自興亡之亂關中失守淪沒左社桓溫百計克之而尋爲秦所據殘民不親衣冠百年矣劉裕崛起布衣首唱大義深入秦境脩謁十陵掃除逆寇皆鎮惡之功也夫鎮惡本王猛之孫初拒盧循應劉毅至是又克關中此誠當時諸將之巨擘也故王猛以孟嘗君期之矣劉穆之以鄧艾擬之矣劉裕亦以馮異稱之矣然則委之以安西司馬使同義真鎮關中不亦知人之審耶奈何

而復疑之復與田子有後言使任衛瑾謀鍾會之所謂去邪勿貳任賢勿疑者哉方赫連勃勃通北狄之日田子爲退也之謀而鎮惡爲進取之計此猜忌所由起也裕不能察青蠅之謗而反以鎮惡托田子焉卒使鍾靈驛將委秦雍秦雍使數年成功毀於一旦將誰咎哉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其裕之謂矣或曰鎮惡性貪收歛子女玉帛不可勝計是鎮惡亦有可殺之罪也嗚呼二郅豈可棄干城一背豈可掩大德哉田子所憾者裕天下逆賊也而鎮惡爲之爪牙是即叛逆之黨矣能無及乎



晉石勒瑯者

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

宋主伐魏其得恢復之道乎曰非也夫謂之恢復者帝王所有之天下乃祖宗所傳之故物而或竊據於盜賊夷狄之手子孫之耻也於此收拾破碎以復漢官威儀是之謂恢復也自司馬氏混一四海中為夷狄所侵江左諸君有能按祖宗之故疆而舉兵伐之是亦謂之恢復也劉裕以晉臣子而棄機緘逆攻王政步則是亂臣賊子所為也安可謂之恢復哉宋文帝不思祖宗儲竊之罪而乃與無名之師與夷虜相角卒之河南之地不可得而中國之民肝腦塗地血肉成林豈天醜其德而挑禍怒鄰至此之烈耶

王仲德有憂色

人臣事君雖小過微失猶當匡正維持以防其漸況事關國家利害係生民休戚者可不吐露忠赤為折衝千里之計乎王仲德身為副帥當劉彥之伐魏取河南若如魏相之諫伐匈奴其見悟以杜絕邊境之釁此其上也既不能正於始則當以河水既合復將南來之語顯白于上以救於終今乃面從而背言之卒至虎牢不延而為六州殘破此豈勿欺有犯者哉嗚呼王仲德不忠之罪不可勝責矣

道濟全軍而反

道濟全軍而反

畧者也然愚竊惜之與其全軍以及易若全身以反乎四時之運功成者退道濟雖先朝之將而乃異姓之卿有何不可去哉且受遺詔輔政者道濟也魏管陽廢廬陵者道濟亦與諱焉徐美之傳亮謝晦皆共事者已不幸而肆諸朝矣道濟於此正當守韓彭之戒急解兵柄角中歸第猶懼漏網之魚再來收捕今乃居職如故而要立大功以重上下之猜且于時其妻向氏亦知禍至而道濟獨不知之卒遭義康計中亦可哀矣

道濟萬里長城

詩曰武夫于城又曰哲夫成城春秋傳曰國保於城城保於德道濟平京城攻洛陽誅謝晦却魏兵是雖非方虎之將而亦韓彭之流也其以萬里長城自況孰謂其大言哉然君子所惜者道濟一身之生死係一時之治亂也按春秋衛殺公子買以不卒戍刺之譏其殺無罪之主將也使文帝以兵柄大權挈而授之道濟不參以小人不但以中詔則何魏兵之足愛何河南之不可守乎今乃聽美非之譖掩捕之收錢之而國家大事乃謀之白面書生自是魏人李其英于毒而勢益猖獗殺掠六州尸壯所過郡縣赤地無餘于此之時雖有誰可繼道濟之問豈至胡馬至此之費亦晚矣若文帝者豈不愚之甚哉詩曰終其未懷又豈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其宋文之謂矣

魏主誅沙門

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欲並生哉王制論賊者必四



不率教然後辱之遠方終身不齒故夫折獄議刑古聖王之所慎重也自佛入中國人皆趨承而敬奉之延魏及晉以至于宋作之非一人習之非一日矣蓋上無明君以爲之紀綱而異端邪說淪肌浹髓有不自覺其非者此豈一日可盡誅哉爲魏主者直當至再至三而示以限斷之期乃有不用我降爾命者特其教告之時其要囚之我乃其大罰惡之則非惟盡恤刑之仁而亦得附邪之道矣夫何忿疾于頑而遂加以不可結之刑焉呼魏主此舉固善矣而有未盡善者在焉是亦責備之意也

魏主肅剛正不取

自漢明帝迎胡神末佛書而佛之教始浸濡於中國矣後世英才間氣亦冥然被驅數百餘年魏主肅夷狄之君也獨慨然下詔剷除以正千古之謬先儒謂其剛正不惑非以此乎然自愚觀之則未焉夫不屈於欲之謂剛不難於邪之謂正釋氏之教固不經而老氏之法亦大謬矣魏主信惑謙之之妄而毀天師道場親受符籙是其眩惑於其端之間非能灼然定見而扶世立教也豈得謂之剛正不惑耶

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

宋主伐魏必耳賴謀臣猛將任分圖之寄而以無罪殺檀道濟此自伐其根本而自撤其藩籬也安得不憂乎然自愚觀之仇人惟潘宗子惟謝古之王者必先脩身以爲之本故能親親賢賢並行不悖宋主於脩身齊家

道濟乎未聞吾恐宋主之憂不在魏人而在蕭齊之也未曾幾何而兩商臣之禍登城之憂豈徒在於魏

文帝幼有至性

魏文帝年甫五春受位於顯祖遂至悲泣代親之感史謂幼有至性此也然愚竊恨長而不學春秋而所謂至性者惡足親耶蓋自馮太后以淫慾之醜而煽顯祖既無待疾嘗藥之事矣此猶有可諉者逮馮氏既殞正當推究宮車晏駕之由而乃哀毀過禮致孝祖后何爲者哉昔文姜預弑桓公春秋書曰夫人遜于齊失云其妻氏絕不爲親此卽凡人耳然則馮氏乃文帝不共戴天之讎直當告之宗廟而發之誅之亦不爲過今乃置逆賊於不問而徇匹夫之孝嗚呼此亦何取其爲至性耶

智者以困圖爲福堂

魏顯帝以罪人囚繫積年欲其改悔而矜恕之故其言曰智者以困圖爲福堂其說近有理矣然愚竊非之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如得其情而參之三宥三刺卽突之矣豈必貴於積年之囚耶且大惡重罪之囚亦豈可以望其改悔而矜恕之耶吾聞聖人不貴於聽訟而貴於無訟之可聽帝王所以移風易俗而置之生全之地教化行而風俗美也豈必待困圖爲福堂耶高祖首唱大義桓玄之亂司馬氏以擁虛器而國勢若綴旒矣劉裕以



布衣首唱太義而與兵討玄誠亦人所難能也奈平爲義不終而作福作威遂至再行弑逆甘爲天地間之大罪人昔樂書執厲公召韓厥厥曰孟姬之讒吾能遺兵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手夫厥不敢殺老牛而殺紂君如斃狐兔焉呼使劉裕討桓玄之時蕭志以沒一身義惡有誰知耶

### 文帝子惠庶民

詩曰群羊責首三星在留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言飢者易爲食也文帝伐魏春燕歸巢林木此正三星在留之日有能稍施子惠之政則民將仰之如父母戴之如日月而豈有主朋瓦解之患乎夫何自魏兵渡河而六州之民無一不受荼毒此所謂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率土地而食人肉也而何子惠庶民之

### 王儉許蕭衍

史記蕭衍有文武才畧主儉深器異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既而衍果繼齊篡位讀史者皆以爲王儉精於許負唐舉之術也愚竊以爲王儉之心予付度之貴國親利之意又審明矣何者王儉以公主子爲宋首相王弼國危正宜守忠貞之節而與國相爲存亡可也今以世臣之華胄王至之懿親而輕以國家輸之蕭道成平口素所比肩者目爲之臣而不耻既不能爲何點之避君又不能爲袁宏之死節迹其行曾大疵之不若也今又奇蕭衍骨相告知儉又將以爲蕭道成復出必要

結萬端而陰爲異日之地如進道歷事四朝未可知也幸而死於承明之時未見其世脩降表耳且以臣裁君乃人倫之大變而何奇之有哉春秋傳曰人所以自立知信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衍於三者無一焉而儉奇之吾固謂儉卽衍之黨也何乃以謝安自比哉

### 魏遷都洛陽

遷國大事也故書曰其作大邑配皇天茲祀於上下而宋人遷宿祭人遷州來春秋亦備載其事洛陽聲名文物之地禮樂所自出魏主欲移殯葬之俗而遷都洛陽使民生長中國目斬耳濡必將翕然有衣冠禮義之美矣此非用夏變夷之長策乎然愚竊怪其舉大事而用

詭計也吾嘗考盤庚遷都之事矣進厥民而造在廷敷心腹腎腸播告之脩不匿敎有故民心悅誠服而冀厥攸居以成中興之業何嘗脇之以威服之以勢哉今魏主將欲遷都不廣謀博詢而決意必行乃設大舉伐齊之計以此脅民其孰肯辭遷徙之煩而送死於干戈矢石之中乎遷都之計於茲決矣意遷洛之後屢形反叛其亦未知遷都之道致之歟

### 魏主移風俗

史魏主移風俗以今考之庶幾有用夏變夷之機矣觀其賜游明根衣冠而風俗知元老之爲尊賜危珍布帛而風俗知循吏之爲美風俗未知尚直諫臣則祭比干墓風俗未知崇儒學則封孔子後此語明服風俗之起



習也則禁之終喪籍田風俗之缺典也則行之風俗尚奢靡則棄與去金銀風俗尚殘忍則邊禁暴掠美政懿行煥然日新當時有太平之風誠是也然愚特惜其處人倫之間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善焉后既出而復入不當立也孝文則過於牽制復後宮中至使鴻臚服聞而夫婦之倫大亂太子愉既廢而後過所當察也孝文則竟聽讒言不復考問直界以死而父子之恩太傷太明太后於孝文既非已出又胥手鳩顧祖此不其戕天之離也而孝文天性過孝終不忍考詰亦宜以權絕之比其喪也辨踊哭泣視父喪殆過焉而人倫天理之大遂頽倒奈亂而莫正夫魏文於父子夫婦之間失德至此則孔子所謂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者也亦安在焉

太子統能通誦五經

太子統能通誦五經

按史梁太子統年五歲能通誦五經傳竊非之內則論教子之法自六年始五歲方離襁褓之中能食能言耳豈遽能通誦五經哉意者天縱之資不待投園開卷而心領神會者歟然以孔子天縱之資少時但能習俎豆為禮容以並柯氏之質猶假三遷之教然則大聖大賢未問其五歲能通誦先代之書也太子統何人遽能五歲誦五經哉蓋當以其事考之太子統以文章鳴世若有所可取者矣然魏江左華靡之風飾章儉句不出月露之形豈五經之文哉且夫易有比之匪人之成書有絕也夫通之訓春秋有不克葬之書禮運有藏於來史宗

祝之禁蓋詭誕之士奇邪之行君子所當遠也今統以丁貴嬪之葬求吉地為厭禱之術此何為哉卒之祭嬪歟之逆身以愛免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瀟灑然則通誦五經亦無益矣

宗廟不用牲牢

周禮天子羞百二十品內則人君燕食之羞三十一物況宗廟所尊所親者在子孫宜思其所當思其所樂而不可不用牲牢乎故天子無事則歲三田所以為乾豆之用也上古之禮腥俎薦血毛中古之禮熟飯薦醢後世之禮體其大豕牛羊實其簠簋簠簋言釂羹凡祭天地社稷山川祖宗未有不用牲牢者此古聖人所以報本反始之道也梁武帝專用釋教而宗廟去牲牢以麵為之豈百之聖人不如梁武帝之仁愛乎然而鳥獸魚鼈固不咸若至有鳳凰儀庭麒麟郊藪役武帝者以暴齊作而斃三君於亂刃之下以作綠淮堰而死者相枕百姓葬魚腹至數十萬嗚呼武帝本謂愛物矣而鷄犬不得寧則未嘗愛物也本謂尊釋教矣而殺人至數十萬是未嘗守釋教也此其滅天理肆貪欲三綱已亡矣又何怪父子兄弟自相猜忌以取滅亡乎意

尚歡往歸榮

高歡歸爾朱榮勸起兵平陽前史謂其友是歟愚謂是時太后再臨朝恣行淫亂孽孽權朝綱從此天下之威向權請起兵討之是亦天理人情之所宜也特惜其所與言者非其人耳且歡豈真有心王室而勸榮之



討賊哉觀其勸榮稱帝爲朝論不容贊爲賀拔岳所誅則知歡之勸榮也蓋隆榮於大惡而欲爲將來持角之地耳不然何向者勸成密計而異日抗表罪狀爾朱氏顧以此籍口哉然則高歡之勸起兵其論雖正而其心實險也歟

### 肅宗密詔榮舉兵內向

趙鞅起晉陽之甲而什尼以叛書然則榮之舉兵內向其亦趙鞅之叛歟是不然胡后渴亂穢德彰聞鄭徐儼之徒密事權用事侵侮天子榮承肅宗密詔而日領舉兵此計有罪而非叛也逮兵至上黨而魏主以私詔止之榮易不從師歸鎮而乃直指魏都是時太后歐毒魏主此長惡不俊而罪至滔天矣騎虎之勢真得下乎

### 榮之舉兵皆未可議也愚所惜者榮沉太后於河當矣幼主何罪而并殺之耶魏之諸臣信有罪矣其中豈無賢才可擢者而大行威害職衆多士與朱全忠自馬之禍先後一轍其不仁亦甚矣哉求以止亂而愈以興亂然後榮亦天下之罪人而義兵可舉人得而誅之矣

### 魏主與城陽王徽圖榮

按爾朱榮祗君及公卿凶威惡日日益唱城基道之謀將發而未果此誠天討所當加者也魏主受制於榮而能致城陽王密謀勸絕之可謂能勇於去惡矣說者謂榮養兵三世仗劍六年兄弟親黨分布重鎮各隨強兵以爲三窟之計魏主以一朝之分而輕舉躁謀使盜賊崛起自取亡滅可謂無策矣嗚呼莫亂之朝而能

君尸位既立之又發之又弑之未有令終者借使魏主不誅天柱其能久於其位乎壯哉魏主之言曰寧爲高貴卿公死不爲常道卿公生應讀其言至今凜凜猶有生氣何以成敗論人物乎

### 高歡起兵討爾朱氏

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爲亂爾朱上弑二君中屠百官下暴百姓此其罪貫幽明人人所得據實誅之也高歡雖爲爾朱部曲然皆魏之臣子耳君弑而賊不討其何顏立於其朝哉故其起兵討爾朱氏在歡自處以父而君子則謂之討也惜其太義不明不能三軍縞素修檄數罪大寇甫平而作威作福先爲廢立之舉是歡雖討賊實亦賊耳將何以服爾朱之心哉

### 高歡盡滅爾朱氏之黨

高歡盡滅爾朱之黨說者嫌其殺人之濫以愚觀之爾朱之族盡可誅也按史自爾朱榮舉權曰兆曰世隆曰天光曰顯壽曰羽生曰仲遠曰彥伯皆榮之兄弟子姓窮凶極惡互相搖煽此皆通賊之黨先王必誅而不可赦者也高歡起兵盡滅之亦不爲過所可恨者歡亦助榮爲害之人耳方榮之猜行威暴實歡啓之強寇甫除而自擅大權濟以凶害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故成則借帝一方如高氏敗則伏尸都市如爾朱正孟子所謂以燕伐燕者噫豈天未厭亂而迭生此曹以爲欺世斯人之殃也歟

### 賀拔岳與歡約爲兄弟



魏自尔朱之亂藩方強鎮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獨惟負  
拔岳有心王室觀其貴高歡勳榮稱帝之語天地鬼神  
實臨之乃百鳥中之孤鴻也今復與歡約為兄弟者蓋  
于時唯歡雄才足以與復王室故為平勃交歡之意耳  
書曰若海大川子性暨濟其濟此賀拔岳之意也李平  
高歡懷拘羈之心至行及間而假手於陳莫侯悅以剪  
鉤賢良嗚呼歡之罪不可勝責矣

### 宇文太論高歡

宇文太論晉陽觀歡之為人及還而謂其有暴志特懼  
質拔岳兄弟其言似矣然愚謂宇文太之論高歡正所  
以自狀耳使賀拔岳不死高氏豈能專制於東宇文氏  
豈能專制於西哉然則二人其有優劣乎曰二人皆戎

從其

秋之豪而地醜德薄莫能相尚者也說者謂歡自病遂

土

君之醜鞠躬屈氣執香步從事主其恭可以少贖前罪  
矣宇文太既編孝武又黜發帝至死悖逆罪實浮焉况  
歡臨終之特慄慄於其君而太垂死之名懸懸於其子  
則歡猶於彼善於此耳噫人臣與將將則必誅若二子  
不能逆亂賊之誅也何優多之足議哉

### 魏主往依宇文泰

魏武帝受制於高歡往依宇文太自謂脫虎口喜其冥  
子毒也然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禮也已  
不能有而他人是依則不君矣未幾醜毒之禍尤慘於  
昔嗚呼狄人逐魏侯寓於衡而衡人弗恤意如逐昭公  
昭公寓於齊而齊人弗救然則魏主之性依宇文泰若

黎侯之寓衛昭公之寓於齊也亦可哀矣然則魏主當  
如之何曰魚不可脫於淵虎不可離於山而人主不可  
離於權魏於是時強臣執柄天子僅等空名正易所謂  
也其膏小貞吉太貞凶者惟強於為善以俟天命則可  
耳夫何魏武帝兩執其君而君臣之義缺從妹不嫁者  
三人而夫婦之倫亂此亦天地間一罪人耳而乃惡高  
歡之逼往依於宇文太嗚呼桓公弑隱而遠與戎盟春秋  
書公至自曹危之也謂中國無人討之真戎狄於盟時  
而誅之也然則魏主之依宇文太事正類此使太能聲  
淫亂弑逆之罪而以順討逆則豈非春秋所許而乃北  
面稱臣尋弑弑逆厥罪惟均意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  
義必蹈篡弑之罪其此類也夫

### 賀琛啓陳四事

孟子曰政不足與商也人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事君之道盡於此矣蓋人君一心萬事之本  
梁武不明道術專信浮圖捨身佛手此其根本之病也  
故事姑息之小人縱父逆之大賊致使父有難而子不  
救兄有急而弟不拯梁之亡決於此矣賀琛若能為國  
忠計盡亦力排佛老之謬而啓心沃心使歸仁義禮樂  
之中顧乃上書言四事抑末矣今考其所謂四事者一  
謂守令之侵漁二謂風俗之奢侈三謂有司之深刻四  
謂賦役之浩繁此特政治皮膚之病非切中膏肓而拔  
去病根也又何怪乎之不見聽而反下詰責之詔哉噫

### 幸寺講經



嗚呼天下下可一日無儒者之道而斯道畢載於六經  
六經者帝王所以化民成俗之具也梁武以君人之尊  
而攻夷狄之教不詭圖學而幸同太寺不講六經而講  
三慧經夫三慧之說始於鳩摩所譯其鄙淺而無稽甚  
矣又何可以經名之哉若有英主出必將投之水火絕  
天下之疑今乃留居僧寺而日與經書講經此豈食  
生圖利而謂浮屠有靈能作禍福也嗚呼浮屠如有靈  
必不害矣夫何謂經之久而付之烈燭之中然則佛之  
教甚無謂也有念者宜於此焉變矣而乃醉生夢死復  
不覺悟建塔寺高大浮屠嗚呼梁武之奉佛亦精且  
事矣夫何臣叛其君子叛其父命正德而止德叛命耶  
陵而耶陵叛命柳仲禮而仲禮叛雖有子及孫皆遷延  
顧望焉無為君父討賊之義遂至餓死臺城貽笑千古  
然則浮屠氏之學果何益哉噫

侯景舉十三州內附

按春秋於魯公書邾邾以邾開立來奔於昭公書魯  
卒夫以年妻及防邾來奔夫邾魯之大夫微者也且名  
姓不登於史策而此特書其姓名者惡其以地叛君而  
來奔接我不以義也其書來奔譏其接我以利而我入  
其利衰世之事也侯景為東魏臣子而以十三州來附  
於梁此於邾邾其魯卒夫事相類也為梁計者正宜拒  
之勿令通使卻之勿令入境則非惟可結東魏之和而  
亦可杜蕭牆之禍矣夫何武帝聽樂忌之譏貪河南之  
地而封之臺城之禍非於此乎此杜弼所謂授

之利器誦之懷藏也且景以東魏之地既以降魏復以  
附梁此其反覆詭狡可見矣豈有叛其故主而不能叛  
其新君者哉何武帝之非思也梁城之禍將誰咎乎後  
世有欲納叛臣者盍以梁武之事鑒之矣

梁主以景為豫州牧

侯景與東魏慕容紹宗戰而喪師敗走則當束身歸朝  
自請司敗以正僭罪之刑人臣之大節也景乃以詭計  
襲慕容紹宗雖曰自求貶削而逆節不臣之迹已兆於此  
矣為梁武計直當正不赦之罪而按兵境上誅此逆賊  
否則軍命邊將分兵守備以防其衝突則不戰而屈人  
兵豈不保金甌於未終乎夫何武帝寵信數回又從而  
封爵之此借寇兵資盜糧者也他日景兵入城正杜弼  
所謂徒探雀蝦無救府藏之虛空請龍蟠詎延刻頃之  
命噫梁主之愚一至於此可為萬世納叛臣者之戒也

侯景攻臺城

按春秋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之遂自  
殲也侯景東魏一匹夫耳何以能攻臺城哉乃梁武帝  
自納之封之而自攻之耳蓋至貪如武帝至愚如武帝  
遂至此極詩曰維俊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  
毒其梁武之謂矣

湘東王繹不肯從太寶之號

討賊之義當如拯溺救焚故書曰若兄考乃有友伐厥  
子民養其勸弗救故夫師次于垣次于垣比于雍榆皆  
緩師畏敵所以見譏於春秋也梁自侯景作亂關室城



數月諸鎮援軍四合正耳乘時勦捕誓不俱生以濟君父之急以寧國家之耻縱事或不濟而臣子之情盡矣相東王繹不肯從太寶之號於梁諸子弟中若知所重者然遣兵赴援至七閏月方次于武城武城郢之地其去臺城凡幾里今乃遷延不進坐視臺城之禍及其父士龍之痛及其兄鳴呼繹之緩師畏敵如此其志何為吾以為繹幸父兄之死而欲南面稱制故不肯從其兄太寶之號也以爲吾未嘗爲太宗之臣兄終而弟及傳位之道也不然如譬如紀首繹兄弟也何不汲汲於勤王而日夜攻相州攻襄陽屠戮兄弟有寇賊之所不爲者嗚呼繹之不孝不弟不仁不義莫甚於此卒之喪師覆旅身爲俘醢豈非上帝降靈此爲假手天道人事安可誣乎

陳霸先舉兵號僧辨

王僧辨與霸先共謀侯景有功梁室宜思同舟共濟之義也今霸先以立鼎明之故遂擇戈反射陷之死地何不義歟是不然謂明蕭懿之子敗軍之將失地之人其不足繼梁祚明矣齊人之道強以兵納之爲僧辨者當謂玄智既立神人有主社稷有奉以太義拒之境上可矣今乃既立方智已比面臣之而後納謂明國有二君可乎按春秋鄭忽既立而宋人納突內則祭仲許之立外則大國爲之援此與齊人納鼎明而王僧辨主之事相類也然仲尼於祭仲責其不能立乎其位於突不諒之鄭於忽則稱爲世子蓋有說也霸先之與僧辨其

殊合於春秋歟僧辨之納鼎明者蓋長齊人之逼而爲梁舉耳觀其討侯景之克諸景拜謝而見梁王此若欲偷生而自保而六臣爲國柱石之義嗚呼處侯景之亂而始歸不爲霸先一人而已然爲義不終而逼帝傳位自附於蕭衍劉裕之列豈不深可罪哉

宇文太設施依倣三代

三代治天下之道可爲萬世法宇文太乘元魏擾亂之餘而依倣三代法周禮而建六官作九命以叙官爵自漢以降官名法度少有可觀者惟宇文氏耳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求無術然則宇文又太其無可議乎愚以爲有開雅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宇文太何人洗綬孝武又弑廢帝此亂臣賊子之所爲其餘何足觀耶且太依倣三代矣何不依倣伊尹之輔太甲周公之輔成王乎而大節如此乃王莽復井田之流歟

武帝知勇無備

昔管昭欲去三桓而有乾侯之辱曹髦欲殺司馬而有成濟之禍甚矣權臣未易去也周文帝誅劬太慈不勦聲色蓋其蹈藏晦匿於十餘年之久於國事無所關預於宮中行家人禮此如鷲鳥之伏雷霆之擊蛟龍之蟄絲髮毫芒不露妻角可不謂知勇無備乎然愚竊恨其所以誅宇文者猶有未盡也蓋宇文殺二君之罪重事一國之罪輕周公不能發其大逆告之二君之朝殘其身汗其官而猶焉而乃以專國之故用詭計斃之王挺之下而已嗚呼此豈仲討賊之義者哉



高穎取陳之策

昭立獻取陳之策卒以困江南而并吞其地此大勝  
千里之謀歟愚謂此詭詐之術非王者時雨之兵也夫  
陳叔寶惟妃嬪是溺詩酒是娛逆游是好以天刑則不  
事而事邪是以忠直則不近而近狎昵以百姓則不恤  
而恤大馬泰普之作奇技淫巧酒誥之縱淫洪匪彝多  
方之固中居一小人馬高類若能輔楊堅王道則當移  
檄遠近聲其不赦之罪奮戈揚盾為百姓誅殘賊此則  
所謂誑將天威威劉厥敵而湯武之功可復許乎夫何  
高頴大義不明而害陳人之農時燒陳人之積聚夫伐  
罪以吊民也今罪人永正其刑而陳人已先受其害矣

卷之三

上

楊素無心圖富貴

伊尹之於鳴條太公之於牧野夫豈若此乎異日身作  
橫禍不得令終豈非傷人財力滅人家國天亦惡之歟  
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哉患得失無所不至楊處  
道以斗筭之才欺君誤國本鄙夫也而乃曰富貴來逼  
臣臣無心圖富貴噫將誰欺乎按史素為周柱國則亦  
周室之秉鈞者矣義當竭忠盡瘁以盡匪躬之節可也  
而乃阿附楊堅以致威勢浸淫潛移神器於后父之家  
而不耻非有心圖富貴如是乎逮其事隋則又諛諂心  
良暴害百姓以陰謀而廢太子勇立天下之賊與聞乎  
弒以終身之寵豈非有心圖富貴而何哉逮夫楊玄感  
作亂墳土未乾關門誅戮立隴發掘宗族誅夷然則素

非無心圖富貴乃無心保富貴耳是知猜惡必有餘殃  
多行無禮必自及此之謂矣

深根固本之計

楊堅謂周天元遺詔諸葛無深根固本之計其料  
事可謂明矣然明於知人而暗於知己何者太子天下  
根本未易動搖故春秋記子同之生許王猛之立鄭突  
歸而不氏以國陽生立而得條於許之威廢嫡立少且所  
也堅既立勇東宮矣而尋以讒口之惑廢嫡立少且所  
立者祿建之賊姦惡之子也故兄弟骨肉皆遭橫禍不  
而而盜賊遍起宗社丘墟深根固本之計果若是乎

聖作刑書要制

卷之三

昔子產鑄刑書叔向以為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噫  
後世人情滋偽文吏手法輕重出於其手刑書可無制耶  
楊堅相周作刑書要制史謂更奇法為寬大以愚觀之  
則未易書曰汝陳時臬司刑殷罰謂司寇不親殺人而  
付之有司也又曰要囚服念至於旬時謂為囚求生道  
而緩其死也今以一怒之頃殺李君才於殿內可乎且  
其立法益一錢至死豆所謂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者哉  
夫周禮八議議親議功議貴議賢而諸王以無罪戮史  
萬歲高頴以無罪誅又豈開釋無辜亦克用勸者哉以  
此視之堅所作刑書實不足觀矣

王氣在此

天惟時求民主撫之則后霍之則離故曰皇天無親惟



應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陳主崇飾乎沉檀之官酣歌乎玉樹之曲贈答乎俾客之詩流連乎長夜之酒變幸如江總孔範之徒專權亂國荒廢政事此天之所棄而人之所怨者也齊兵三來周士再來特幸而摧敗耳此豈可恃耶方隋兵臨江正剥床以膚之日後主若知天命人心不可常恃而大飾武備頓革弊政猶恐禍在旦夕今日王氣在此彼何爲者夫天命歸之謂之主人心戴之謂之王天命去矣人心背矣則謂之獨夫耳而豈有王氣在耶嗚呼叔寶談王氣孔範誇天塹陳之君臣其蠢繆至此或納之胥井或投之邊裔也宜矣

長江大塹

按春秋書虞師晉師滅下陽蓋號有下陽猶秦有潼關蜀有劍嶺吳有長江皆國之門戶也春秋此義以城郭溝池爲固以山川丘陵爲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也然則孔範謂長江天塹不亦信乎是固然矣然成公九年書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明固本安民爲政之急而城郭溝池守邦之末也故經於莒潰安得不書日以謹之哉陳叔寶當國勢削弱之餘而荒淫無度不脩政事孔範若能爲國家深計則當格君心之非脩國是之闕張皇六師以壯國勢使無間隙之可乘則大國有吞噬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隋師雖欲過長江尺寸不可得矣夫何孔範姦佞諂諛成後主之惡當隋師壓境而猶不知畏憚且曰長江天塹彼豈能渡耶嗚呼長江固未可飛渡也而賀若弼自南朝擒

虎自北所過奔潰如入無人之境此卽楚人入鄆者矣又何天塹之可恃耶嗚呼孔範侯國之罪至於此若夫隋文論五佞之罪止投邊裔亦爲失刑矣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九終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十



羊石戴瑋著

蘇威五教

昔舜之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遘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是五教者聖賢所以維持天下之道也蘇無畏以此教民可謂知所重者云何士民嗟怨而叛者四起乎愚謂聖賢之治天下必先養民而後教民故詩論后稷必先立我豕民而後陳常於時夏王制謂無曠土海民咸安其居而後興學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畢命曰資富能訓惟以求年文中子曰仁生於歡義生於豐故富而後教則民之從也輕矣陳氏自天元雲暴之餘兵火擾攘賦役繁重其不聊生甚矣幸而陳變為隋蘇威當勸其君行王道而先之分田制里輕徭薄賦使之仰事俯育威有所賴然後以五教施之而使之持循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則莫羅陳教肆肆不違而先王雍熙大和之治豈不可致耶夫何瘡痍者未起呻吟者未息而遽以五教責之使必習導之使必行此所謂救死不贈奚暇治禮義也嗚呼不足於凶德則以穆穆在位蘇威逆黨何足以語此

蘇威何如人

威父綽為周之臣當禪隋之議威適歸田里若可取者居無何而襲封師保在朝所議不過減城役諫銀鉤阻而段定律令而已於國家君臣父子兄弟之大倫任其敗壞而不屑一言以養威大亂此與虞夏甚異特自步

五十步之隔耳他日王世克躬行弑逆威不能於此時奮一死而為光祿大夫及化及敗又歸李密密敗又歸越王侗以為上國柱是乃賣國降虜之賊耳又不自咎而欲謁世民世民正色責之不謂見亦可羞矣然不能加高德儒之誅其亦漏網之魚也若人也烏足置頰舌間哉

楊素為吾結怨於天下

創業之君當懷儉德以示子孫故峻宇雕牆夏之所以致戒也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商之所以取亡也楊素作仁壽宮窮極壯麗此小人剥民膏血以奉上而不顧後患者也隋文書之曰楊素殫民力結怨於天下嗚呼隋文之良心亦不泯矣使於此或退之曰里或屏之邊裔則忠良壯氣而姦軌消迹豈至有殺逆之變耶夫何知之明而不能去之失反聽獨孤之邪言以為娛我夫婦而寵任益篤自是煬帝大治宮室以亡天下皆素為之唱也然則楊素非能亡隋也乃文帝自亡之耳

王伽縱囚來歸

凡人之犯罪至死者是哀凶鞠頑之人不顧禮義廉耻者也豈能赴死如歸以效士君子之信義哉王伽為齊州參軍致流囚李參等七十人詣京師此犯法至死者也伽一切縱之率如朔而至此君子之所輕小人之所能世寧有此理耶王意縱之而後來必伽許其仲理辯明希冀恩詔而為此僥倖之望也否此七十人豈若田橫之義士而甘心就死地哉且周公之誥商民以為世



歷三紀餘風未殄而如一迭囚之頃遂能變惡爲善何神化之速至此哉此必無之事也隋文不察王伽之沽名而一切赦之且召其妻子賜宴又下詔四方有曰官盡王伽人皆李參刑措不用矣然則欺僞之風不由之而遽起哉吾聞罪人不孥矣未聞賞及罪人之孥也書曰孺子其朋若火灼絕言私賞之害也文帝赦罪人而賞及其孥何以示法子孫耶且太子勇秦王俊蜀王秀以無罪真之死地而罰及其妻子何待吾子不若待囚人之厚耶吾謂王伽沽名之臣隋文沽名之君而魏徵以伽列之循良吏傳亦謬矣

孝基奇處

高孝基稱房玄齡必爲偉器稱杜如晦必任棟梁卒之

孝基奇處

三

興唐祚爲賢相者三子也誠可謂知人之鑒矣然慮禍恨其知之而不能用于太孝基任銓曹之位陟黜進退自我也豈不可拔三子於疇人中而待以不次之擢耶若吾固舉之而君固踈矣則不能盡以人事君之職亦何賴立人朝耶今乃明知其爲賢而未聞其有推轂之勤卒使大才沉滯如干劍莫歸埋沙土之中豈天啓唐運而忠賢不用爲敵國之福耶

王通獻太平十二策

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爲川塞之斯爲淵計則雲施則雨釐則潤此士君子立身之大節也王通以不世之才苟有太平之策則當深藏不市以待天下之清可也且其言曰罪莫

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今乃上書自獻則是好進矣多言矣此豈有道君子所爲乎今其十二策不可見然嘗以中說考之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也意謂正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必以土襲火色尚黃數用五此其大畧也然其所與言者弒君之賊篡國之人也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何輕身至此耶噫王通作中說續六經以聖賢道學自期者也而出處無章如此吾意其非貪位之圖乃揚己之意耳春秋責備賢者其能不爲浩歎乎

明公正身以治天下

孔子曰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又曰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嚴尤之策正策也而獻王莽陳子昂之論

論

四

奇論也而奏武后君子率嘆議之楊素爲周宇文之臣坐視隋文弒君篡位而反面事仇至太實殿之變起滔天矣此其罪不在王莽賊后之下是何人哉而可責以正身治天下之事乎若遇段秀實當擊之以笏若遇朱雲當斬之以劍夫王通以經術自負者也而昵惡遇姦不以爲耻豈柱人而直尋乎且其言曰公可慢則僕得矣公不可慢則僕失矣孔子見陽貨果知是其多靡耶夫殺人之盜不責其無祥穿窬之賊不責其無義以正身治天下之事責楊素是欲跛者行十里醫者察秋毫也此不謂之失言耶不謂之失口於人耶

世民說李淵起兵

有隋末年皇圖板蕩荒王燿燎原之焰群盜起逐鹿之



機世民於此說父起兵六年之中。席卷長驅奄有天下。豈非千古英雄之主乎。所可惜者。以煬帝之弑父殺兄。天地所不覆載者也。故文中子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邪。舉兵之物。即當聲其罪。蓋播告四方。則堂堂義氣。赫赫如雷。行天難。湯武之兵。不過是也。夫何尊江都而立代王。立代王則君臣之分定矣。而乃簒篡竊之。故智自爲大丞相。加殊禮。然後取焉。是亦不可已乎。且其所以起兵以宮人費父而稱臣突厥。則父子之情。華而華夷之分。亂此何以示後世乎。先儒謂太宗有撥亂之志。而無及身之學。故其創業如此信哉。

劉文靜與世民圖大事

世民固有經濟之才。然起兵晉陽之計。實肇仁爲之倡。

也。歷埃中誰識天子宰相而肇仁遂與結納。畫起兵之策。正書所謂勸誘。實秉丕承無疆之恆者也。然使能如漢高以布衣誅無道秦。則名正言順而爲王者之師矣。夫何肇仁念不到此。許爲勸書。發民以鼓怨。私侍宮人。脅以起兵。且其專江都而立代王。臣突厥而驕李。密此詭詐之計。王伯所不爲者。嗚呼。創業之君。舉大事宜端緒落落。如日月皎然。而挾謀詭詐如此。然則後世無正家之法。有夷狄之亂。皆肇仁啓之也。吾謂文靜以宮人脅其君。文靜之妾亦以上變脅其主。未幾裴寂之議。口一入而身陷極刑。其亦自取之也。

世民與兵爲謀。後人

後人爲國家忠父矣。高德儒指鳥爲鷃。以敗君議國。此

誠後人之尤也。世民至西河。執而誅之。宜乎然。遇以金。亡隋之臣若裴矩封。文士及乃伎人之首尤當肆之。市朝與衆同棄。夫何於高德儒則誅之於軍門。於三子則委之重任。史所謂姦佞由之。具錦臂。俾得以撓。蜂是也。何刑賞之不公至此耶。書曰。除惡務本。周任有言曰。去惡如農夫之去草。焉畏夷。疆崇之勿。伊茲。皇太宗舉兵。謀佞人而吞冊之魚。漏網弗獲。而跳梁於清冽之間。是豈知帝王大公至正之道者乎。故未幾李世勣李義府相繼用事。幾危社稷。豈除惡弗盡之故歟。

立代王

晉武王伐殷作大誥曰。天惟喪殷。若稽天子。曷敢不終。朕。初未嘗立紂之子孫。宮之也。隋煬暴虐。普天憤怨。羣浮于紂。此特獨夫耳。李淵於此。直當聲大逆。推明寢殿之事。而移檄遠近。將六討。具名其爲賊。乃可服於此。直入長安。號令天下。執煬帝而誅之。以正無赦之罪。則即武王終之。事豈不躍然乎。今乃迎立代王。爲天子而躬自相之。則亦隋之臣矣。既自相之。而爭自廢之。此與司馬懿劉裕欺孤弱寡。以取天下。豈不迹相近歟。春秋傳曰。君異於器。不可以一器二。不墮君。二多難。高祖欲爲君而立代王。是二君矣。此唐之大綱。所以不及漢高也歟。

李密開倉賑給

武王伐紂。發鹿臺之財。散鉅橋之粟。未嘗行賑給之典。



也然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故易曰與王居無咎謂洪所當濟也何嘗招群盜而就食之哉李密既得各口官而恣民所取必使復為鴈之安脫清鑒之患君可取矣然群盜亦來充飽而委棄衢路以有限之米恣無節之食是割甲之肉餒乙之口此豈知務農重穀之道者哉李密群盜之黨也豈天奪其鑒而為是舉以取滅亡歟

徐世勛真純臣

龍干迹滅臣道不明於天下久矣而要之以純為難所謂純者如大圭無玷白璧無玷大要明出處之分守死上之節而已李密特盜賊之雄耳徐懋功失身從之固已昧利見大人之義也然天造草昧之林成則為帝王敗則為賊懋功既從世密失則當固新嘗膽以身為干

唐李綱孫伏伽為第一

城子以剪平蒲棘混一區宇豈不為純臣之次乎今上之不能折衝俎豆次之不能保守社稷卒使吾君面縛與親身為俘虜誰之咎乎高祖徒以其來降以啓與密上之遂謂不背德不違功乃縱臣也噫以國降人而可謂之純乎哉高祖既誤太宗又再誤焉卒之二言喪邦唐室幾移然則懋功非純虜賊臣也擇髮不足數矣

唐李綱孫伏伽為第一

人臣之道以正直為本唐主以李綱忠耿伏伽誠直遂定其功為第一則似乎空谷之足音也及考十八學士之選二十一功臣之圖皆未有二子與焉何歟愚謂以當時諫官言之則二子乃絕無中之僅有也以創業群臣言之若房杜之謀斷英衛之征伐二子拜其下風耳

臣特謂之第一哉且以今考之經國遠猷致君堯舜之道二子槩乎未聞焉況高祖樂於從諫未有諫臣不受實者二子蓋不為國家深計使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盡其道而無脅父殺兄之事乎然則以二子為諫官第一唐室可謂無人矣

秦王開館延賢

書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休秦王延四方文學之士更曰宜宿討論文籍此有無疆之休而有無疆之恤與王氣象煥然可觀矣然當時所與討論者豈徒效書生尋章摘句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人之大倫帝王所以化成天下者也太宗所延十八學士若能以道事君而納之舜倫攸敘之域則其殺兄及弟既往

不可諫矣而閭閻輻輳將來豈不可追哉吾知必不未

央一會而薄父子之親也必不納巢生明而亂夫婦之

別也必不殺劉文靜而虧朋友之交也必不殺張蘊古

而傷君臣之義也豈知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哉愚謂十

八學士中如許敬宗之姦邪亦典選中則必黃鍾毀棄瓦缶雷鳴蓋亦孟嘗淮南之故智而已嗚呼登瀛洲者不亦有視面目乎

如晦王佐之才

五百年有王者興必有名世之臣為之輔蓋必有大識見足以周天下大經綸足以任天下大度量足以容天下杜克明以房喬之薦而為唐首相臺閣制度皆二人裁定史謂房善謀杜善斷似矣然為高祖怪二子當英明



之君而於禮樂之間不能  
識耳且父子兄弟夫婦之  
倫所以治國平天下之機也  
太宗閨門懿德多矣而如  
其計夫豈以道事君者乎  
九寺而官職監見府兵之  
法可觀而方鎮之勢已兆若  
封倫裴矩李世勣姦雄詭  
詐之雄並列左右未聞其有  
大失之策以肅清名器也  
且以杜淹之私恨而欲坐視  
弗救又豈容德乃大者哉  
嗚呼如是而謂王佐之才亦  
過矣

### 李綱孫伏如第一

李文紀慕張綱為人改瑗名爲綱觀其事高祖則諫殺  
宇文歆諫錄舞王安叱奴譔太子建成酣飲是若竭忠  
之臣也然事隋爲太子勇官臣隋亡事唐又何面目哉  
孫伏如武德初上三事一曰天子當納諫二言百戲散  
樂不爲用三言太子諸王皆擇人輔之速太宗數出馳射  
伏如又諫之欲以道事養聖躬畢憲後代是亦直矣然玄  
武門之變伏如何坐視而養成且太宗懿德非一端者  
史不聞伏如有一言及此臣知之而不弗言歟抑言之而  
不聽歟知而弗言是不仁也言而不聽是不勇也亦安  
得爲群臣之翹楚乎當以伏如比顧雍亦近之也

### 唐主斬蕭銑

蕭銑故梁子孫因隋室大亂保據荆楚與以興復梁祚  
固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梁銑不忍百姓遭兵火之厄  
而以身來降此其有愛民之仁可知矣按春秋莊公四

年書紀侯大去其國謂其不以養人害人擬之太王去  
邠之事也蕭銑之降殆亦類此爲唐王者當矜其懷復  
之志而封以百里之國世奉梁祀則武王下車之政可  
復許乎如其不然則如光武以不死待劉盆子亦可也  
夫何高祖淫刑以逞而群臣亦無以是諫上者書曰火  
災昆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其唐主斬蕭銑  
之謂矣

### 王魏說太子取功名

古者嫡家始生即書於冊故記曰大人世及以爲禮易  
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此萬世不易之道也建威乃高祖  
嫡家若以世及之禮論之則建成當爲太子無疑矣王  
叔玠魏玄成直當輔太子以正而學之爲君臣焉學之

爲父子焉學之爲兄弟焉豈在於立功名乎若欲立功  
名與世民抗則世民取霍邑也克汾絳也降馮翊也守  
潼關也徇河北也克長安也降李密於黎陽也俘東德  
於河北也擒世充於東都也克武周於并州也夷蕭銑  
於江陵也殄仁杲於涇水也六年之間剪文群雄幾平  
海內此其功蓋宇宙夫豈誅一敗亡之黑闥可與並耶  
且王魏不聞里克之諫乎太子君之儲貳所以奉齊盛  
朝夕視君膳者也不可以帥師王魏苟鑒乎此而早爲  
之所豈有玄武門之變乎

### 盟頡利於便橋

春秋謹華夷之辨故公與我盟於唐則書曰衛人及狄  
盟則書及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昔李唐創國之初突



勢與頡利合兵寇遼唐祚幾幾爰矣而世民面責突厥囚頡利之使而盟於便橋卒之二虜卷甲而遁若可差強人意也然自愚觀之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也昔宋人易子而食折薪而饗華元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夫當國勢提抗之秋華元尚不肯與鄰人盟況以中國之帝王而與戎狄豺狼刑牲執血以要之乎愚謂夷狄所以敢寇者蓋方其初舉義師無故稱臣突厥資其土馬以入關中彼自謂有大功於唐而華擊之欲求有厭足也然則突厥之敢寇始有辭矣夫與王之君後世則而象之厥後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害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結盟而臣主蒙其耻如德宗之於尚結贊此非太宗言之歟惜乎當時輔佐諸人無以

春秋之義告上者使實誼復生其能不為之長太息乎

王者視四海如一家

民可近不可下王者以父母天下之責為己任亦在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而已豈召民習射而推心置腹哉治天下自有大紀綱向簡之仁不足道也且以唐虞三代觀之睦族而後協和俱盛而後風動綏猷而後允殖親親而後求清此施為緩急之序也故詩謂御家邦必先刑於寡妻至於兄弟自謂定天下必先父父子子兄弟第弟夫夫婦婦以正其家太宗殺兄及弟并其十子即書所謂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於弟天與我民穆大泯亂夫在冢萬不友不恭自相猜忌而必置之死地况能以四海之心為心哉

今觀太宗之所以處家人如此則其以一家視天下其亦以待兄弟者待天下也豈知聖王其仁如天其德好生而洞然八荒皆在我聞者乎不然何以識記殺君漢以譴諸誅張亮哉

王者至公無私

人主用人才所以為天下國家計也故雖可用親可舉魚豢可求版築可任惟其公而已矣若亮之明揚側陋舜之嘉言罔伏禹之無曠庶官湯之聿求元聖武之建官惟賢此可謂之至公無私矣太宗不用泰府舊人若出於公道矣然自予觀之古之聖王心學相傳有性之反之之學故能私意渾融公道澄徹太宗何如君也三綱立身大節錯繆矣不可聞於鄰國且以用人考之

封德彝裴矩皆亡國之臣也夫何於高德儒則戮之於

二子則寵任之及觀瀛州之選錄許敬宗顧命之托任

李世勣所謂至公無私果如是乎易曰同人于宗吝其

太宗之謂矣

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

人臣之道平居以直言敢諫為忠臨難以伏節死義為忠忠則不佞佞則不忠止猶薰蕕水炭不可以同器也天下豈有忠臣而為佞者哉裴弘大事隋其被寵遇隋煬帝引御坐親問西方之事此正竭忠効勞之日也夫何使高昌來朝伊吾獻地道其君以好大喜功窮奢極侈之事卒之天下大亂隋祚丘墟矩之罪不可勝誅矣然煬帝反謂其至誠以為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豈大



臣似忠太姒似直有不可辨者耶逮隋祚既亡則當如  
何宇文化及殺煬帝反迎拜之爲尚書僕射及宇文氏  
敗又臣事實建德帝之裁定朝儀此亦弒逆之黨先王  
必誅之賊也然事唐而能獻忠豈出於真心哉太宗英  
明自幸脫高德儒之誅故陽爲正論以賣直沽名耳太  
宗不察反謂其忠官力爭鳴呼矩事隋而隋主稱其誠  
實事賊而賊首喜其爲幹事唐而唐君賞其諫諍此非  
同流合汚患得患失之小人而何哉司馬氏謂其非性  
之有變其君惡聞過樂聞過之異耳嗚呼果若是則古  
人所貴勿欺有犯者爲何如耶所貴遇主於巷約納自  
牖者爲何如耶要之君雖不明而臣不可以不忠此萬  
古不易之理也

至誠治天下

大哉誠之爲道乎天地惟至誠故二氣五行循其序聖  
人惟至誠故三綱五常詣其極是則惟天地聖人而後能  
誠之至其次必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後能造其誠唐  
太宗特中才之主耳而自謂朕方以至誠治天下抑何  
自許之太過乎夫至誠固治天下之道然誠則著著則  
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化而至於能化則可謂天下  
至誠矣太宗爲人子則尊其父爲人君則殺其臣爲人  
父則害其兄爲人夫則淫其婦大本滅裂如此故當時  
政治小非也有夷狄之亂非惟無所謂至誠而所謂思  
誠之道亦缺如也噫此豈尋常地位而可輕易言之耶

責德義不舉

管謂昭室敗亡之由由封德彝輩趣之速煬帝幸江都  
而群盜爲弒逆之端封德彝自陷於賊黨而數其罪煬  
帝責曰汝德彝士人朕不負卿何乃如此德彝然而退  
以此觀之德彝罪大惡極豈可復以人理責之哉太宗  
於此直當聲其覆轍弒君之罪殘身汗宮殺之豺虎而  
乃擢之左右養蛇蝎於几席之間即詩所謂早蛇訛  
曾不知其訛也及今德彝舉賢父無所舉此豈果無賢  
才耶意此德彝之奸固詭計也夫賢才求道嫉邪而以  
爲落雄偉自許若使一同升諸公必將發揚宿惡以正  
不救之罪比職文仲詔以不用柳下惠而孔子謂之孺  
位也今太宗不能照無實效而顧責其誣一世之人此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其亦不知人矣

賜絹愧長孫順德

士大夫之風俗必自人石信實必罰爲之表率是故國  
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不振由寵賂章也然使周計廉貪以  
駭群吏則何風俗之不日淑哉嘗試以晉事觀之矣  
晉卿始禍緣衛青也樂見執獻楊楮也蔡侯從吳荀  
宣貨也昭公弗納范欽也當正身率下以爲風俗計也  
春秋詳書之所以戒人耳長孫順德以太將軍而一入  
綏綏與晉卿之會壘相類也太宗非惟不能誅乃親  
吾聞盤庚之誥矣故予親政同位具乃具玉乃祖乃父  
告我高后作不刑于朕孫又聞穆王之命問伯矣非人



其吉惟貨其吉若時廢厥官惟予汝辜夫曰作不刑曰  
惟予汝辜則凡貪人之罪所當正典刑而未聞反賞之  
也或曰張武受賂金錢愧心太宗之賜順德其法文帝  
之於愷張武耶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術而  
文帝之繆舉也人主不法周而法漢不亦繆之甚乎故  
其後世以無忌之賢而受文錦一十車以元載之奸而  
致胡椒八百石此非賜綈之事有以激成之歟

取逆守順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湯武雖放伐其君然順  
天應人乃誅獨夫耳非君也湯武之取天下與堯舜雖  
不同迹而實同一道也豈得謂之逆乎太宗以湯武逆  
取而順守之故其言曰取之可以逆守之不可不順焉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湯武誅獨夫而太宗脅父起兵稱臣突厥尊江都而  
立代王於理大逆矣豈可與湯武例乎且湯武之守天  
下肇脩人紀皇極有建太宗自御極之後即守成之日  
而亦未見其順焉以太上皇有君之尊有父之親未失  
官置酒宴客一舉後欲營九成宮為消暑之所而亦不  
果於子道順乎逆乎古者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況  
以弟婦而為妃亂帷幕之分以曹王而繼弟系昭穆之  
倫此正晉文展贏之配子伋嚙炭之生也果順乎逆乎  
中國之御夷狄直當以禽獸畜之而以兩公上一嫁薛  
更陀一嫁吐蕃是首足倒懸上失帝王之體統失又果  
順乎逆乎愚敢以一言斷之曰湯武之創守皆以順太  
宗之創守多以逆

三代封建之義

封建之說久矣自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曰乃命  
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祭法曰天下有王分也建國置  
都立邑三代賴之故能享國長久然三代之所以長久  
者以禹之德先湯之駿猷武之建極无其根本節目之  
大也豈徒在於封建乎太宗問公卿以享國長久之策  
吾意當時大臣必先以正大綱對而蕭瑀乃曰三代封  
建而父長泰孤立而速亡噫此不知類者矣夫封建治  
天下之良法也然不有尾大不掉之患乎故齊桓晉文  
雖有尊周之功而射王中肩省問典輕重者皆封建之  
諸侯也秦之亡以殘忍刻薄毒流四海一大作難而七  
廟隳固其所也豈以孤立之故哉愚謂太宗典章法度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煥然可觀而閭閻無異夷狄之俗此政治之最急  
者也為禹者直當勸其君為德先為駿猷為建極而正  
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如董仲舒之對是為知本矣  
云何瑀之淺見不足以知此使封建之論徒爾紛紛而  
竟不決嗚呼使當時人臣能明格心之學太宗豈止漢  
唐以下人君哉

鑒秦止營繕

書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是前代  
之舉動誠後人之監觀然大率英明之主或初政鮮不  
清明及即位既久怠懈之心一起故驕奢之事漫興漸  
不克終者多矣若唐太宗亦其一也蓋貞觀之初欲管  
一嚴監始皇營宮室之弊輒使中止誠所謂監前代以



爲元龜矣曾未幾何而脩洛陽宮至來張玄素之諫曰  
是翠微玉華營繕相繼雖覆以茅茨而費用巨億計矣  
何獨於此不監秦乎蓋恭儉惟德無載爾爲太宗中人  
之才本非誠心能儉約者故雖能矯志於登極之初而  
不免逾節於倦勤之日雖然其視泰皇營阿房驪山之  
宮而十門萬戶大不侔矣其成貞觀之治有由然哉

魏徵論諫

唐太宗問魏徵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徵曰燕聽則  
明偏信則暗聽魏徵之言似矣愚特惜其不知本也太  
人藏其心有如其面殆未易測識者使凡賢者慮者慮  
者佞者皆燕聽焉則隋珠魚目畢陳吾前而中心捷感  
未免有多岐亡羊之病矣亦何自而明乎中庸曰爲政

在人取人

以身竟能齊明而盛服非禮而勿動則方寸  
之地純粹潔白而洞然鑑空衡平之體由是其難其慎  
惟和惟一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矣何畏乎巧  
言令色孔壬乎吾觀太宗之病正坐燕聽而無察識之  
明故君子如房玄齡輩同擢之宰相小人如封德彝輩  
亦列之侍從皆燕聽之弊也先儒謂徵之學嚴而不純  
其此類也夫

吞蝗

唐太宗以蝗食民穀舉手吞之是歲蝗不爲災此惟知  
稼穡之艱難而有愛民之心歟愚謂此沽名之一端非  
帝王至誠治天下夫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于時豈無蝗  
生而未聞堯湯舉手吞之也以爲備荒固自有具也

且蝗一虫爲耳而吞之或足以致病此豈可繼哉左右  
必以吞蝗可以禦災畿內之蝗不爲少矣豈能一一吞  
之乎春秋書螽三豎十不過欲人主行備荒之政耳楚  
莊吞蝗而疾愈此霸者之事又豈可法乎且太宗之吞  
蝗爲不忍食民穀也然而窮兵高麗死者相枕徐惠妃  
所謂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蓋有所激而云也  
然則向者吞蝗之心安在乎愚故曰太宗沽名之君也

出宮女三十

太宗即位之初已出宮女三千矣於此之時卽當據禮  
經立宮人定數如記所謂一后三妃九嬪八十一御妻  
也而此外皆不復設焉可矣夫何甫及五載又出宮女  
三千是何宮人之多耶先儒以爲皆隋室所遺之宮女  
也愚意不然嘗考隋帝弒於江都宮人或爲王世充所  
有而裴矩以賜果毅之士高祖入關納室宮人猶兵火  
亂離之中不應若是之多也意者太宗聘納之濫殆若  
是乎嘗試論之太宗敘盧江王瑒而納其姬陸棄之妻  
已聘矣而又欲納之宮中逮晚年聞武氏之美又詔爲  
才人則其耽悅妃色而聘納之濫可見矣且巢刺王妃  
弟婦也而納之宮中不亦醜哉愚謂巢刺王妃爲宮女  
矣此潰亂大倫之甚者也何不速出之乎蓋其所出必  
年老貌陋之人於此又可見矣嗚呼晉獻納驪戎之女  
符堅納慕容之妹梁武取東昏之妃隋主娶陳主之妹  
皆不免終太宗聘納之濫不幸類是然猶能納諫而優  
出宮人茲所以能成貞觀之治歟



敬憚魏微

人主嘗以爵祿控天下之事而惟忠肝義膽者以國家  
自任盡言不顧正論不挽此固人主之所敬慕畏憚而  
不敢以常禮待之也然必一言一語惟鞠人謀人之牧  
欽念法在茲惟三宅三俊之嚴式然後可謂之敬矣  
而豈徒禮貌之云乎魏徵在唐以諫諍著固亦以忠義  
自負者也太宗見徵養而臣錫懷中以至於死此固萬  
來之尊而憚一田舍翁也然十漸十思君子小人之論  
明白痛快而太宗聽之藐藐乃因畏畏所謂從諫弗辟  
改過不吝者缺如也此豈有敬賢之實哉嗚呼漢武以  
避帷敬汲黯而終有淮陽之斥唐太宗以避錫敬魏徵  
而卒有什碑之思此蓋正直難容枉道易合雖英君亦  
猶不免學愚以是知魏徵即汲黯之伍而太宗即漢武  
之流也歟

瀛洲十八學士

世之賦登瀛洲莫不曰房以諫用杜以斷稱虞姚之傳  
學孔陸之窮經兩降起河東之後二李著國姓之貞敬  
宗拔於民曹志靈綴於郎早少靈臺之上將多元愷  
之二朋分六子以並直各三番而進更登以清都之幽  
邃給以天府之奇珍簪以褚亮之珠玉繪以立本之丹  
青此人之所慕慕而瀛洲之所以得名也此是洲也環以  
學海之波簪以群王之峯芝田花鳥之參差靈卉異石  
之精態圖書蘭臺之秘經史抽金匱之封振振公子  
之麟濯濯人中之龍浩氣壯端靈長蘭吐乎祥虹是

皆妙幕府之奇儲將相之雄者也豈止當時所謂登瀛  
之選哉由君子觀之昔有唐之聲基得秦王之獨賢武  
王既以戡定禍亂之世文治所以粉飾太平之年所當  
蒐獵時髦網羅英俊而豈可不擇賢愚不辨邪正徒以  
飾虛文而侈美觀哉夫人臣之道處常則常有朝夕納  
諫之誠處變則常有納約自牖之義十八士則不然丙  
夜分番會不聞所謂之何道假日參伍曾不聞所陳之  
何歎比晉陽於湯武之跡豈知天討之義哉諉玄武於  
晉秦之誅豈念天顯之親哉吾固謂秦王之惡德甚多  
而數子之負所舉亦有不可得而辭者矣或曰如子之  
言則十八學士固非純臣矣請舉其得失而言之可乎  
曰志寧之居親喪近於孝也世長之諫田獵近於忠也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收之馬上占辭辭若宿構何明敏也亮之出入軍旅常  
與秘謀何勤勞也然而武氏之立志寧不敢言以庸祿  
保位罪不在李勣之下王世充之亂世長不能死而且  
臣之則亦賊耳至於亮以賦詩見奇於陳主而復為薛  
舉侍郎舉賊來歸則亦黨惡之徒也思廉撰梁陳二書  
相時撰漢書大疑世南默寫列女傳其才皆長於史矣  
然所貴乎史者熟才學識之三長也思廉世南皆仕隋  
不死節而歸唐則其學識可知矣而豈有董狐南史之  
筆哉顧後為五經義訓文達明春秋三傳德明編析經  
目由為於經學者也然顧達仕隋而為樸士德明仕  
陳而入講明光殿聖人作經以詔萬世惟忠孝為立身  
大節而二子為人如此雖有之才之美不足觀矣玄道



長於草書守素長於辭翰尤能詩故宗能文元敬有文翰餘勛有才學雖皆有一長可取也然守素不過通姓氏學當時但有肉譜之號其餘正若楊子雲所謂雕虫刻篆壯夫不為者也許敬宗長安城之對品明池之對帝立之對濟渚之對足為一時辯捷之才但構陷善良敗壞國是闔門寸斬猶不足以謝天下而其視諸公寧不愧乎至於房杜輔成業在諸臣之右而立朝建白不過刀筆健筆耳於三綱既暗昧而或有未救於自度又瀾畧而或有未貞果學顏子之學乎抑志督之志乎以房杜尚然況其他乎哉且夫瀛洲十人未為害也劉孝孫何人又以缺薛收之缺哉抑魏徵之忠蹇頡師古之明達治體令狐德棻李延壽之史學其為益殆不淺也而反不廁於其間得非君子之遺恨乎逮夫開元亦窮其事而擬其數若張說賀知章之類十有八人為集賢學士嗚呼太宗治名之君登瀛之選已有可議矣而玄宗又效魏焉是施蓋學之叔教也此天寶之亂又何辭乎

畫功臣於凌烟閣

太宗指周漢之故址作凌烟閣舍元敎於前宣時峙於後弘文立於左集賢立於右說者謂其千室畫飛萬歲盤負呼吸八紘籠絡元有至白輝日丹虹溫露鐵榜爭輝瑤階列素似若誇宮室之壯麗也而豈知太宗崇德報功之典當於此哉今考二十四人或開府之舊臣或開國之元勳或雍雅六藝之儒宗或矯矯自戰之英雄

或開疆拓土以弘其始或制禮作樂以成其終故世之賦凌烟者以為甘露之圖繪傅陸徒以離立為首末平之追寫高密徒以先從為冠不若唐之明良相逢足以扶元老而彰惟翰也嗚呼人臣之道以文武全材始終純德為難也二十四人之中安知無鶴乘軒而鶴在梁者哉我儀圖之長孫無忌計定突厥斥土於邊至來威鳳賦之賜似矣夫何始則不能處建威之難終則不能抑武氏之橫吳王恪謂其竊弄威權構害良善未必無也以是人而為功臣之冠可乎孝恭破宋榮隆誦號敗補公佑史謂獨存方面以功自建豈不信然然性奢豪舞妓百餘豈雅歌投壺之儒將乎房文齡杜如晦謀斷相資同翊王度且引拔人物致之幕府可謂名宰相矣

然皆仕隋一為秘書省

然皆仕隋一為秘書省一典吏部選且以子烟驪帝室驕奢不禁蕩覆門戶是其於君臣父子之道何如哉魏徵乘直耻君不及堯舜百僚震肅不敢懈可謂一言勝百馬兵也然玄武門之變不能死又相之而不亦傷教害義之禍耶抑遇綏遠曾無所忌其辨命論誠誠孝標之膏肓也奈之何仕梁仕隋有如傳舍商州之止也陽失節之罪也此誠反覆之小人乎虞世南文章嫻婉方之二陸然與兄世基同仕隋內不能盡規兄之誠外不能盡死國之忠奚以文學為哉屈屈突通從平薛仁果且以清慎著矣而仕隋為虎賁將如之何不殺身以成仁乎吾不知太宗烈士狗節之褒夫何謂也尉遲敬德驍勇絕倫擒王琬於萬眾之中且辭金帛有心如山嶽之稱



辭尚主有精練不下堂之義也而為劉武周偏將  
利見大人之智至於殺建成勳元吉殺德威之血戰也  
豈非功之首罪之魁哉張公議曰靖破虜也代省糧若  
有為之才也而為上世充長史王世充天下大逆之賊  
也而從之可乎且取龜谷也是亦長為之惡也太宗天  
日之哭蓋亦私情耳唐後事親能孝雖辱不忘朝廷然  
居官不事私情與家縱酒則亦清淨之風也段志  
玄有破建德之功有拒關之勇然立朝最久有何建明  
上庸之謚斯名稱情云乎哉劉弘基破老生而下馮翊  
擊文昇而定長安論功雖為當時第一矣然兩陷賊斬  
為賊所拘豈大勝萬全之計耶耶殷開山從平仁果討  
王世充非為汗馬之勞也而為薛舉所乘兵致大敗母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亦昧左次之義而名與尸之凶者乎劉政會紹收太原  
調輯戎政固矣但以果兵之故誣王威謀反而殺之是  
起禍其心者也程知節塞旗先鋒自謂保左右手若後  
倖矣然始事李密密敗來奔其亦乃亂乃率一握為笑  
者乎裴紹從起晉陽下臨汾而以任俠聞則不過張敖  
之類而已李靖並資文武以三千騎蹀血虜庭此韓擒  
虎以孫吳方之牛弘以王佐許之而太宗亦謂古之韓  
白衛霍不能加也至其晚節閹門稱弄長遠權勢亦人  
所難所可憾者仕晉為長史亦白璧之瑕耳李世勳以  
八萬騎敗薛延陀以三萬騎破突厥此英衛所以齊名  
也然贊成立后之計而唐之宗屬幾滅焉其罪可勝誅  
哉侯君集有襲高祖止破吐谷渾之功但求盡兵法而此

手為殿下用之謀則非人理矣張屯舉黎陽伐高麗而  
以弓長之讖延納妖人妄論禍福雖殺之不以其罪亦  
非善終之道也故李溫作二十二贊而沒君集張亮之  
名蓋以此矣破潼關而定陝右則有長孫順德然受賊  
賜絹比之禽獸不亦可羞哉高士廉本名俊以字行乃  
能設條教以化益州之俗導汶水以蘇巴蜀之民其奏  
議必焚葉其銓選必鑒別若有可取矣然定氏族志以  
皇族外戚為首信乎所乏者骨鯁也故嘗念而論之若  
魏玄成之能諫李藥師之能謀房喬之能容虞伯施之  
能文而加之以禮樂用之以中和則亦庶乎天下之全  
材矣大抵文武之君作而周召之臣出太宗濫聲疾氣  
上干天和有何貞元會合而人材挺生以追隆古之盛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哉然則太宗之圖功臣亦不過沾崇德報功之名而已  
不然何於玄齡有譴歸之事於魏徵亦有會殺之心哉  
自是而下高宗圖於永徽若王珣之類是也肅宗圖於  
寶應若郭子儀李光弼是也德宗圖於正元若李晟馬  
燧是也宣宗圖於大中若李崱至李愬是也是皆繪畫  
於凌烟閣之間得非貞觀忠厚之意有以勉之乎何可  
多尤也  
玄齡與如晦引拔士類  
以人事君大臣經國之道也然必彰輝之審其真而賜  
揚之稱其實始可矣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  
辟側媚其惟吉士又曰無昵於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  
以非先王之典吾恐唐初群臣若封倫之篡逆裴矩之



設按正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人也此輩投之邊裔亦為輕罰而房杜乃引掖左右以充耳目之官則其所引掖者亦可知矣或者以為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可不謂引掖士類乎愚謂握髮吐哺之事不見於世久矣而房杜獨能以推轂人才為先固亦有宰相之器惜其少冰鑑之明而之骨鯁之直故桃李之賢固培植於庭中而雞犬之客亦鳴吠於門下矣嗚呼為大臣者其必其難其慎惟和惟一而後可哉

### 玄齡吏事文學

史稱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意謂玄齡明達吏事似也而輔以文學何在乎餘不復論姑以大節言之夫有文學者能輔君興禮樂而玄齡誠然不能對又出叔孫通之下矣且兄弟人之大倫鄭莊之克段齊桓之殺糾萬代之罪人也而玄齡謀殺建成使太宗負萬古之謗此豈嘉猷嘉謀入乎子內耶且夫禮始於謹夫婦人臣者扶植綱常之樑棟也公子頑之進亂詩人比之鴟鴞不若今太宗立葉刺王妃漢人倫甚矣而玄齡生視弗諫則時安用彼相哉且陸葵之妻已聘魏徵之諫明矣而玄齡奏留宮中至再至三天下何少美婦人而為謀不臧如此乎嘗試思之玄齡從學河汾是必宜以三綱五常講之素矣此其輔君則大不然得非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乎昔貢生謂大臣刀筆篋篋而不大體其諸玄齡之謂矣

### 房杜謀斷相資

史讀房善謀杜善斷信乎以愚觀之昔皋陶為禹謀矣而教之以惇敘九族伊尹為太甲謀矣而告之以立敬惟長召公為武王謀矣而示之以時庸展親若夫以弟殺兄此人倫之大變三子非惟口有所不忍道可亦有所不忍聞矣夫何玄齡與秦王殺建成與元吉并其十子殘忍刻薄莫甚焉此與劉裕蕭道成孫屠戮骨肉如斃犬豕者相似也此詩所謂哀哉為歎匪先民是程大猷是經也夫不以禹湯武望其君而以哀世大惡之事望之此可謂善謀乎如晦之善斷殆無可考按史玄齡謀殺建成召如晦斷之此其一証也使如晦有皋陶伊尹之見則必勸為季札為子臧以全兄弟之恩矣顧乃雷同而附和之即詩所謂謀之不臧則具是佞也何善斷之有雖然唐之臺閣規模皆二人謀斷之力也惡可深非

### 王珪確論

太宗命王叔玠品藻玄齡以下人物時人皆服其確論以愚考之竊未必然珪謂房玄齡孜孜奉國知無不為然事多季靡而無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節觀其纔一開口馬上詰責宴會前議者紛紛然史不絕書矣李靖若才通文武則必知魏相之諫伐匈奴夫何以甲冑主征伐而不能以放牛歸馬之事匡其君是特出將之才耳溫彥博請徙突厥中華以開後世君若特出將之詳明出納惟名者豈應如是之疎乎戴胄雖曰處煩治



刺衆務舉然爲王世充之臣而不耻則大節已喪矣唐初諫諍之臣莫如魏徵珪謂以諫諍爲已任是也然所謂耻君不及堯舜者安在乎堯舜之道者第而已魏徵初爲建成府僚而建成爲太宗所殺則太宗正堯舜之罪人也魏徵於此直當與太宗爲仇敵而死建成之難夫何又面事仇敵無愧耻則所謂耻君不及堯舜亦非徵所當爲矣珪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於數字有微長愚謂天下之濁惡莫如封倫裴矩宇文士及者而皆布列要津翹然居百僚之上然則所察所缺者何在毋亦舍豺狼而問狐狸耶嗚呼珪之品潔人物疎鑒如此而時人顧以確論許之豈不爲吾齊人之見也夫

魏徵封德彝論治

漢書

卷之六

七

昔中行煬不道張衡矯曰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矯於是出奔狄封德彝之惡浮於中行煬多矣尚可與之論治哉考史封倫以諂佞事隋嗣致大亂於此不能拍身以謝天下而又臣事王世充身行叛逆之事此罪大惡極之人國家所必誅之賊也尚可與之論治乎哉愚謂太宗不能施殘軌之刑魏徵不能行沐浴之請而乃與之論治有愧於張衡矯矣

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

仁義治天下之要道性之者堯舜也反之者湯武也其所以成雍熙太和之治孰非仁義中來耶奈何帝王之道統不傳而仁義之道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效矣漢

文仁矣而尚黃老宣帝義矣而流申韓何唐之太宗獨能兼而有之乎愚謂仁者必能敬父義者必能順兄太宗於父有官人之骨何有於孝於兄有玄武門之變何有於順不孝矣不順矣則仁義安在乎說者謂太宗不仁不義則何以削平僭亂而成貞觀之治哉愚謂太宗假仁義之名以納斯民於驩虞之中此所以斗米三錢外戶不閉之效歟若使以仁義自檢制而完全不缺則必能正身齊家以治國平天下而二帝三王之治復見於唐矣夫豈止於小康耶

漢書

卷之六

七

新編漢唐通鑑目錄卷之二十終



犀石戴琬著

玄齡奏閱甲兵

國家不可忘戰忘戰則危故除戎器戒不虞亦大臣憂國之一事也不然何聖如武王二而曰稱爾文比爾于立爾予賢如魯侯而曰敷乃甲冑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乎且周公戒成王亦曰詰爾戎兵召公訓康王亦曰張皇六師然則玄齡奏閱甲兵遠勝隋世其殆武王魯侯之所以治國而周公召公之所以相君者乎噫不然也國家而亡戰者固非也而黷武者尤非也故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者於頌放於野歸馬於山見於書息貫筆之射脫虎首之劍述此古人之慮蓋深

唐太宗

唐太宗

遠也夫國家之所以長治久安者在文事武備兩盡而馬上不可治天下也而甲兵安足恃者且玄齡不見隋室之亡乎煬帝自恃甲兵精明而集丁壯億萬窮征遠討卒使原野厭人肉川谷流入血於是民窮盜起而宗社遂以丘墟矣今又奏甲兵遠勝隋世不將啓人主好殺用武之端哉大臣陳善閉邪豈可知此幸太宗不用其言而晚年伐一高麗師行萬里反致蹉跌吾意由玄齡此奏使志氣驕溢投種於地有待而發也然則止遠之疏何及耶

世南上聖德論

虞戒其君曰無若丹朱傲周公戒其君曰無若商王受大舜至聖之君成王亦守成之令主然而以丹朱商受

戒之者恐其勤始怠終而後之苦口之良藥也唐太宗雖曰創業之明君然大綱不正之事間見屢出不可人意者多也世南於此直當犯顏匡救技去其心腹之病根使使學倫攸敘而君德有日新之美此不亦補天浴日之功乎今而無一言及於獻替乃復揚厲無前之洪勳鎔張不世之奇績讀其言若虞書復出也此與封倫字文之伎何異哉考世南以德行忠直博學書翰文辭著名而所爲如此噫此亦讀書不識字之人也哉又曰世南之可罪者自其在先朝已有違條成施之容矣按史隋煬帝嘗問世南我性不喜人諫蓋以世南有五絕之名而問其是非成敗何如也世南不能告以古今治亂之逆責其難而開所蔽反唯唯無一言此煬帝卒以

唐太宗

唐太宗

三

拒諫而有江都之禍也其兄世基專權亂國世南不能如曾聲之諫曾布而反受其養之秋他日逼於天討請以身代亦不過婦人之仁而已愚嘗以是而論虞世南之爲人其所上聖德論亦將以隋主不喜人諫之說待太宗而爲是逢迎諂諛之舉歟幸太宗英明而後言無以投其隙也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噫豈意世南有五絕而爲此狗彘之行哉

叔達諫言

甚矣人臣諫言之難也畢陶一謾闢天放天秩之理伊訓數語明立愛立敬之義說命三德聖爲學爲治之術此人臣讜言之取法也世所當法者也予觀陳子聰於武德中不過欲高祖傳王而已曾謂以爲讜言乎愚



謂太宗未殺兄之先削平禍亂功蓋宇宙勸之傳位同  
宜然速玄武門之共一舉而太宗之罪已滔天矣夫有  
至尊在上而戕骨肉於危疑之間若以王法裁之直常  
明正典刑而功業在所不論矣於是別選宗室之賢以  
君天下亦不爲過惜乎陳子聰不明春秋之義而徒計  
功論業誇張而侈耀之使逆之人居天下之位其亦  
阿所好矣夫豈得謂之諱言乎太宗不知自愧而反私  
其所愛賞以上大夫之位嗚呼使輩陶伊傳處此太宗  
不免受罰而安能賞人哉

### 不私外戚

太宗以長孫無忌爲司空而曰爲官擇人惟才是與蓋  
以無忌爲有才也及凌煙之圖亦以無忌爲冠愚嘗博  
求史傳而究其終身之行特庸人之才耳何足爲元勳  
耶奚以明之太宗與無忌爲布衣交且有椒房之親此  
正臣子披瀝肝膽之日也太宗聞門德意上一端無  
忌不能匡救一二而反贊成大惡是同助桀之人耳遽  
太宗欲聞其過而復詔諫以悅之此去忠得患失之小  
人何異乎限志冲請傳位太子蓋監觀主爭立之變而  
習見太上皇傳位之事也夫何罪而請誅之耶吳王恪  
有文武才太宗欲立以爲君宗社之福也乃固爭而議  
遂廢卒以神器付不肖子又誣以叛逆而喪失之何忍  
耶任城王道宗有功於唐有親於唐無忌不裁以八議  
而以私憾貶嶺南其類秦魏冉報復咄咄之怨也速高  
宗欲立武氏而賂以重賄餌以高爵乃佯爲不知而獲受

無名之賞此豈臨大節不可奪者耶然則以謙諍不若  
王魏以軍功不若英衛以相業不若房杜真所謂庸人  
之才耳有何元勳冠百僚之上而齒錄之超升之雖曰  
不私外戚其誰信乎韓昌黎云蓋棺事乃定一時之過  
譽終豈能逃萬世之公議乎

### 胡越一家

太宗置酒未央宮以胡越賓服起舞詠詩乃嘆曰胡越  
一家說者謂太宗能服上古所不臣也然自愚觀之大  
禹西戎即敘矣成湯氏羌來王矣武王九夷八蠻通  
矣未聞以夷狄爲一家也夫何胡越之人父子有共  
之陋兄弟有鬻弓之忍夫婦有聚麀之汚此正禽獸之  
國而先王置之荒服所不治者也以爲殊俗醜類不可  
以亂中國衣冠也太宗創業明君正當以先王爲法而  
謹華夷之辨東晉五胡之亂可鑒矣夫何聽彥博之策  
而從之境內使與中國縉紳爲伍嗚呼此豈一家之人  
而以一家待之耶愚謂中國所以異胡越者以其有仁  
義禮智也太宗爲人子則膺父爲人夫則亂內爲人第  
則弑兄較之胡越之俗宛然一轍故每每廢表狄而進  
之正猶同浴而不見裸程之醜也若使太宗以綱常治  
天下則以見我之長形彼之短必岐胡越而二之矣而  
豈屑與之一家哉厥後以尼妓而居后妃以胡種而謠  
女后以閹宦而易太子家法相傳率歸之胡越而後已  
皆太宗啓之也

### 長孫順德愧綰



順德以元敷外戚爵位厚復以食冒賜賜以懷之固非罰過之正適也然其後利澤州節節為政以嚴明稍先時守長但通餉問至是純摘無以答是苛為貪吏而後為良吏此傳曰人孰無過過而改善孰大焉吾於順德云然

戴胄忠清公三

戴玄胤卿大理城校尉罪冒資蔭當其言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屬所司臣敢虧法乎是即張釋之所謂登時殺之即已既屬廷尉天下之平也夫釋之此為先儒已謂待君輕待臣重也曹何為踰陳談哉且玄胤敦納得失咸有可觀似矣太宗不量之政多見於閭門而曹易無一言及此乎逮杜如晦蓋曹當選舉是

盧李良當大業才善御衆所向有功字化及之亂據

亦以胃忠清也然抑文雅獎法吏人以重學警之則亦豈得為忠清哉吾謂不難於許之謂忠不難於濁之謂清王世充謀篡已非一日胃乃勸之以伊周事舉是失身於不可言之人矣忠清者果如是乎且既事隋又事賊當時若遇漢高祖寧免丁公之誅乎

盧祖尚何如人

盧李良當大業才善御衆所向有功字化及之亂據州稱刺史于時豈不可興義旅圖恢復乃以州歸高祖則亦不忠矣雖曰歷蔣州壽州所在若聲然謂之才備文武則過矣才備文武之人則不吐才不茹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也交州都督之命始受詔而終托疾豈君命召不候駕之義耶逮帝遣如喉諭告曰一匹夫不負然

諸公既許朕豈得悔三年當召不食五言君之言如此其懇切也而李良反曰嶺南瘴癘當無還理遂固辭復蹇不恭莫此為甚斬於朝堂雖太宗之暴然亦李良自取之也記曰事君軍旅不避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執慮而行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祖尚之辭君命亂矣此非萬世人臣之永鑒哉

蕭瑀何如人

蕭時文本梁明帝子梁亡事隋則亦已矣何出守也陽高祖招之挈郡來歸名節掃地盡矣其作辨命論有曰人受天地而生謂之命吉凶禍福生於人今一歸之命非先王所以教人似矣然終身佞佛至欲祝髮為僧豈

非貪生畏死不安於命乎

非貪生畏死不安於命乎房杜唐朝第一流宰相而以朋黨反側詆之其立心陰險如此而可謂社稷臣乎然則貞福之謚則亦天下之公論矣若夫自瑀進蓮八葉宰相母亦瑀之連環孤立有可取者召之歟

虞世南何如人

虞伯施受學於顧野王能默寫列女傳議者方之二陸焉太宗謂其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固也然人倫豈有大於君臣乎事隋事唐有如得舍有人心者可自愧矣其立朝所建白不過山前蛇見山東星孛歷氏之說而已果有董子正心及賢多欲之諫乎然則世南乃腐儒耳何足算耶

李百藥何如人



李重規本李德林之子以多病名百藥少號奇童七歲能辨耶耶之稻出在傳其謀承乾作贊道賦詞致豐腴真主器之家法也承乾若能知所鑒戒豈但終天年哉故太宗謂身老而才壯齒宿而意新此若重規者亦未可小視也

蘇世長何如人

世長年十餘上書周武帝能勸之以不侮鰥寡為政以德亦人所難也至於獵涇陽則以太康之十旬諫復被香則以隋陽之滯修諫若所謂愚直也所可恨者事隋為王世充太保洛陽平來歸唐帝詰之是也乃不自反又以逐鹿念司獵之語塞之何哉夫雍齒管仲聖賢所不道也世長不能以苟息仇牧自處而以二子自擬其

陳叔達楊師道薛元敬薛收何如人

亦失守而辭屈哉又曰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侯之臣舉山南以歸惟蒙北監嗚呼融當天下大亂未有所屬而遂來歸漢故其功可侯也世長為世充臣直當坐亂賊之誅矣而又拊大罪于重賞其舟敗溺死天亡之也其直名長而意短口正而心邪者哉帝之論人皆失獨此最得其情也

陳叔達楊師道薛元敬薛收何如人  
薛收書檄露布辭若宿構元敬掌文翰號稱職故河東有長鵠鵠之號焉然與登龜之選十八人豈有一人能及天下國家大計者乎陳叔達陳宣帝之子得葡萄思親若孝矣而閭門有不羞之耻楊師道慕孔光溫樹若笑而銓人無甄品之明張玄素孫伏伽皆以直諫

名也而同為隋令使則亦事異姓矣論人當觀其大節豈可但曰天下亂但觀其才不觀其行哉

尉遲敬德溫彥博何如人

愚讀貞觀史每稱敬德為夫婦之情彥博深君臣之義是亦唐初人臣所難也何也尉遲恭歸太宗鄒金叩一車之賜建立奇勳後以公主婚之固辭而止使王九可愧而宋弘可作也彥博使突厥突厥問以中國虛實宋對至因陰山備嘗窘辱若非李靖奏凱彥博其有牧宰之節乎吾於唐臣多其才而少其行讀二傳為之撫掌而嘆美也

孔穎達五經正義

孔穎達與顏師古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太宗改為正義

唐太宗

義述其包括異義固詳博矣然博士馬嘉運已駁正其失豈非謬冗者多有可議歟愚以為五經之道若大路然固當知之而尤當由之蓋五經之道其大要以三綱五常為御世之隄防辛身之質幹也口聖賢而行市人亦何以語五經哉史稱仲達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博士煬帝召天下儒集東都與議是亦隋之臣子耳云何隋亡不能死節而比面於唐乎夫為臣不能忠為子不能孝則必燭理不明而於聖賢之道矛盾不相入也昔人謂學六經或失之愚或失之賊其是之謂歟或曰仲達於太宗有若無實若虛之問能虛心諷諫亦可取也嗚呼婦人事二夫雖有姿色之麗織紵之巧何足稱哉豈常以是觀古今人物不徒貴穎達也



顏師古何如人

師古在秘書請求天下書藏內庫於是考定五經諸詁難輒引晉宋舊文折之是若云有志於聖人之道者也然多引後生與仇校抑素流先具勢清議薄之太宗所謂事親爲官無聞是也夫論六經之道而以貴勢爲先是假聖賢傳心之典爲吾身媚龜之地也何鄙哉且班固漢書有何精蘊而爲之箋註入山封禪大豈美名而爲之章儀然則師古之學學其學而非正學也吾尤所惡者仁壽中李善爲對而以割雞之喻對張素則亦壯矣高祖入關不能死節而謁見長春宮浸于政柄然則師古平日所學者何學而名節掃地至此耶

縱囚來歸

漢太宗

春秋莊公二十一年書肆大青災肆赦解卦曰君子赦過宥罪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忘自勿弱以至春處皆赦宥之一槩姑息之也此春秋議莊公歸曰來歸若可美矣而縱囚則殺人不可赦之賊也當辟則辟使之來正歐子所謂以君子之僻安頓信義而有已去復還之已縱而復來必赦其罪此曹倚也嗚呼此可謂萬世經常之法世之制故曰太宗假仁者也

九

譏也何幾乎舜與曰青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宥之法自不識以至遺未有不論罪之重輕而未善也夫謂之囚者必何以縱爲縱之去而復難能望小人也小人放事哉其必下明詔曰若俾其不必我毒而復來乎沾一時之名以壞萬

公主妻薛延陀

易曰帝乙歸妹以公主嫁諸侯則有之矣未聞嫁夷狄也昔鄭國編小楚公子圍之強大來娶于鄭子產以楚夷狄之國也辭而卻之使館于外欲野賜之義不得撫有其室于產讓華夷之辨至此後世不幸而有夷狄求婚則當如子產之智可也唐太宗見不到此而顧以公主妻薛延陀嗚呼堂堂天朝本有萬國賴以天子之女而匹配非偶有慈父之心者可無愧耶故其後踵爲故事明肅代之女往往出嫁外夷延至唐末而公主作孤鵲之歌聲甚悽涼亦可悲矣說者以爲此非太宗作俑也以景公而有涕泣女具之辱以爲宣而有高固委禽之逼以漢高而有匈奴和親之舉太宗以公主嫁外夷

漢書

唐太宗

十一

正欲結甥舅之好而休兵息民爲邊境無虞之至計也噫是豈帝王內夏外夷之道而可法之耶且此三君者或以壤地之小或以兵力之弱故衆寡不敵而爲是舍污忍耻之策猶或可說太宗之時窮髮不毛之地稱臣奉貢正所謂自彼氏羗莫敢不來王莫敢不來享此中國體統天日尊嚴之日也而顧可己不已使金玉之裔配禽獸之族不亦計之左者耶噫以房玄齡之名相而不能效子產之卻婚以太宗之英君而顧與景公魯宣漢高爲伍焉豈肯未講春秋之義者歟

戴胃犯顏執法

按史太宗欲殺許冒資蔭者而戴胃據法流之若可謂犯顏執法矣然其對太宗之言則非也胃之言曰陛下



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觀法觀曹之言是効張釋之爲心也然豈所以爲訓乎按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令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卿大夫之獄訟斷以刑法王制曰凡獄成必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方始以成告于王王必三宥而後有司行刑此三代之制王者之所同也蓋君當有愛下之仁臣當有執法之義使天子可以不用法而殺人則臯陶告君何以曰恤刑周公何以告君曰慎獄乎使曹之說行則有兇暴如桀紂者出不將任情殺人而何假于有司乎此王子雍所謂輕於爲君而重於爲臣也厥後盧祖尚一言忤旨遂斬朝堂不復鞠問非曾有以啓之歟

顏師古作王會圖

唐長安

昔武王克商九夷八蠻通道召公進言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而勸之不狎君子必矜細行此賢臣貴難於君之意也太宗之時雖諸侯朝貢遠及遐荒然於天理民彝無一事可道使召公處此九必深憂遠慮而臣救難持之不暇矣顧師古以諛博之才而爲茹媚之行乃作王會圖上之蓋不遇誇大神功鋪張聖化云耳此豈人臣事君之忠乎彼武王時雖有王會圖乃史官秘錄貽詔後世耳豈以是而陳於武王之前哉嗚呼以唐太宗之汲汲從諫而其臣有上王會圖者有進聖德圖者況皆出於名公鉅儒之手唐初可謂無入矣哉

孔穎達五經正義

世英六經之道惟聖人能作之惟大儒能述之孔穎達

五經正義豈果得六經之道者乎姑以易言之彼所謂制器尚象之事或取諸卦德或取諸卦象或取諸卦義不可以要與拘也而穎達皆以爲卦名是特遵韓康伯之說而雷同附和之耳豈能卓然有訂正之功而不恃聖人之道者乎此一端觀之則穎達之五經正義特不過章句之末耳故嘗謂楊雄作法言而未必可法王通作中說而說未必合中穎達作正義而義未必歸正要之有名無實則均耳

魏徵錄前後諫辭示起居

春秋之法爲尊略諱而魏徵錄諫諍事付史官得無不可乎曰春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苟以諫諍爲當諱是以諫諍爲非矣也則後世誰復有諫諍者哉今觀伊訓太甲無逸立政諸篇皆伊周之所諫諍者也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稱太甲成王爲今主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觀其書可凡矣今欲削而去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爲賢且良歟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諍無傳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數君之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然則焚書者非歟曰焚書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後世取區區之小讓者爲之耳然則魏徵之錄諫詞正復何人臣之義而太宗以是傳於世碑焉甚非人君之所宜也此吾有取魯子固之論焉

名將世勳道宗萬徽三人

古之所謂名將者非但以才之雄而兼以德之優蓋存



恭順之心守忠貞之節若伊尹太公周公之流內可以相而外可以將故詩書稱之曰相我烈祖格于皇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曰公孫碩膚德音不遐豈非名將之卓卓者乎下是若張文成諸葛亮皆明於君臣之義其廢鐵焉世勛道宗萬微者固有斬將奪旗之功然特鷹犬之才耳而太宗謂之名將不亦譽之過乎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道宗始終無顯過彼善於此道宗其最優歟若世勛之贊立武氏以貽宗社之害萬微之交通遠東而遭謀叛之誅此正易之所謂小人勿用者也而以是人為名將抑何知人之不明至此哉

蕭瑀社稷臣

唐太宗

社稷之臣竭忠効勞以輔太平之治國在與在國亡與亡必若五臣之迪教四人之劉敵二相之篤契然後可以當此蕭時文何人而可以社稷臣許之乎考史瑀乃梁明帝之子為梁宗室不能割泰稷離離之憂而歷陳仕隋有人心者自愧矣嗚呼帝立其女兒為后任以樞機于時國政多闕不能補過拾遺以致隋室大亂此一罪也及出守池陽當傾心天日以圖國土之報夫何一聞高祖之招遂挈郡來歸此大不忠之臣得免丁公之誅幸矣而太宗顧錄用之何耶嗚呼以蕭瑀為社稷臣是飛廉而有稷契之行也太宗之失言如此者蓋以有立已之功而不覺過情之與歟噫商州之斥帝亦鄙其為人然矣

蕭瑀違眾孤立

魏徵謂瑀違眾孤立以愚觀之瑀於君臣大節甚濶而末盡也豈能違眾孤立哉若能違眾孤立出守池陽之日蓋亦悉力保障與城存亡而慨然為嚴將軍頭為緒侍中血乎蓋其處已接人猜狠忿戾而不顧義理者耳何以言之李靖良將也而劾以御軍無法房玄齡賢相也而奏其謀反有漸其狂妄不亦甚哉佛得非於名教大矣王公大人宜明王道以開佛瑀獨以佛為聖人而尊尚之末年請出家為僧此不亦叛道之甚耶嗚呼瑀之為人如此有君如太宗有臣如魏徵豈稱處之不純口何耶後世如呂溫有不茹吐不去米之贊范滂夫有臨大節不可奪之誇此皆未深考瑀之為人耳愚敢極論之以誅姦諛於既往

萬紀言利

唐太宗

古人謂財利為布帛以為泉不可壅利不可專故王人者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何必曰利乎是故無錮貨寶盤庚之所以誥商人也置侯多載皇父之所以誤幽王也天王求金春秋之所以譏周室也萬紀遇英明之君而顧言坑冶之利此正聚斂之小人也且其在朝每以訐直中傷大臣自房杜以下咸被譴責雖江充不過是也太宗黜之使還家不亦得去邪之道乎奈何去位未幾而又召為漢王祐長史夫以王前僚屬宜得端方正直之人而乃以為長史彼豈能為沈景之輔王以禮王式之諫王以詩乎卒之漢王不得其死而紀亦不令終



豈非本宗於去邪勿疑之道有未盡耶

創守難易

自古創業之君非有高世之才不能濟也故自漢以來能一天下者四君而已若撫盈成之運僅得中才之主守之亦足以保無虞矣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然則創業之難於守成矣愚謂創業固至難也而守成亦易易耶使守成而果易也則大禹不曰予臨民若朽索之御六馬成湯不曰懼服危懼若將墮於深淵成王不曰我冲人嗣無疆大歷服若涉淵水蓋已泰而恐有復隍之漸既濟不如西鄰之野容可以易處之耶不然則符堅亦創業矣而敗於五將梁武亦創業矣而辱於臺賊然則創業固難也守成亦難也玄齡魏徵不能深惟其義而主於一時偏見之說足果天下至言耶

宰相領度支

人君代天理物宰相代君行化者也故宰相之職必燮理陰陽而六府爲之治也輔佐天子而四隣爲之睦也鎮撫四夷百姓而爲之保釐也表正王大夫而爲之吐哺也此皆宰相之所當爲也若夫度支特有司之事而委任責成之足矣夫何房玄齡居宰相之位而顧自顧以爲求賢未得也不知天下賢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豈可詭天下之無人乎子時基業創矣而君德猶有缺也政事舉矣而國是猶有非也賢才進矣而君子猶有遺也小人退矣而致後猶有存也四夷服矣而邊功猶有事也禪璽矣而突異猶未消也此皆宰相之

所當急謀而亟處之者今而舍其大圖其細夫豈知爲政之體者乎噫若玄齡者其爲所謂刀筆舊儒而不知大體者哉

議封刺史

人君之爲法固不可不法古亦不可不通今太宗欲以宗室群臣襲封刺史此法上之所也于志寧馬周皆上疏切諫是通今之說也然則魏文孰非耶于是刺史之權既重而以舊梁子弟世襲之則必有七國之叛八王之爭其患尤甚於藩鎮天下則封建之說非耶意封建者聖人治天下之大法也其後有尾大不掉之患顧後之人隨時立法以通融之若如馬周子志寧之諫則古三代之封建果何說哉則爲庸計者當如之何愚

增學舍生員

謂古者封同姓以明親親異姓以明賢賈此萬代良法也故同姓如孝恭元勳房杜輩世襲五等之爵建封百里之國然但養之以爲祿衛之以重兵而治民之柄發兵之符不與焉則足以報大勳足以折大變此之謂法古而不泥通今而不疎豈不爲一代良佐乎惜乎馬周諸人不足以語此而遂寢其議也

古者家有塾常置庠序有庠國有學士修之家升之鄉進之國達之天子有樂正治之有大司馬試之其養之有素進之有漸如此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而彬彬多有才也太宗慕古爲治而親臨辟雍增廣學舍昌溫所謂其從八十餘員陳藏公氏底底成承德等物林



孫兒亦垂青於其言似矣然州縣不能養之於學而烏合京師以觀競在路此特太平之美觀耳且吾聞之學者所以明人倫也有諸已而後求諸人太宗於人倫之道淵源殆盡然則將何責之士類之有成乎書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太宗亦弗之思耳

### 郡縣四夷

先王內復而外夷蓋夷狄之地不可耕而食其民不可畜而使使君集既滅高昌則當選酋長之賢能者使爲主帥而行朝貢之禮足矣云何太宗好大喜功而以沙漠之地建立郡縣之歲遣戍卒以守無用之土勞民傷財以招外寇此所謂勞虛名而受實禍也是亦不可止乎噫於此而追思魏徵之先見亦晚矣

卷之十一

唐太宗

十一

### 以建屋喻治道

太宗謂治天下如治屋簷構既成多有政移此王者之言也惜其言之於口而不能履之於身耳且貞觀之時四夷咸服無故伐一高麗自取敗衄正所謂慕奇功變法度不恤其德學振實多者意太宗雖不能行而其言之近理真萬世人主所當知哉

### 李勣比長城

大臣係國家安危誠所謂長城之寄者詩曰四方是維天子是毗又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茲長城之說也世勣在并州雖曰令行禁止民夷懷服然特一將之才耳而太宗以比長城使之受遺輔政不亦謬乎夫勣本群盜不學無術太宗之寵遇不爲不隆且重也夫何以一

言而立妾廢后使以陰制陽以周易李此乃新喪唐室之斧斤也夫豈能是維是吐于蕃于宣而得謂之長城哉嗚呼以李勣爲長城則夫許敬宗李義府皆勣也亦可謂之長城乎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信矣

### 兼行將相

太宗臨朝自謂兼行將相之事張行成以太宗爲矜伐愚謂使不臨朝言之則兼行將相豈人主當爲之務乎夫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豈必親行將相之事乎書曰文王圖攸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謂不侵下職也行成於此直當勸君以文王爲法而委任於始責成於終則賢相庸而亂不生於內良將奮而變不擾於外豈不足以成無爲之治乎今乃謂其

卷之十一

唐太宗

十一

較功爭能是不以兼行將相爲非而以兼行將相爲功也夫兼將相此魏文之自按尚書隋文之衛士傳餐泉世之事何功能之足稱乎然自是而後親征高麗兼行將之事矣自觀國史兼行相之事矣天下反以我爲功能而吾豈肯端拱無爲使群臣之功能勝於我哉此太宗之志實行成之言啓之也

### 上欲自觀史

古者人君設史官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所以載是非於既往示警戒於將來也故夏有修古商有高勢周有禮太史皆脩國史者也未聞三代之君自取而觀之也唐太宗設史官視歷代加詳焉以宰相而監修以史館而脩撰著作局四庫有號固非若孔明不立



史官之失也然自觀國史何心哉愚謂太宗閤門慚德甚多必自反有愧以試觀史筆之何如也故欲自觀史筆史氏不書其惡也蓋嘗考之自太宗欲觀史而史多曲筆于時敬播所脩號爲詳正而許敬宗變亂名實多所掩覆皆太宗觀史之弊也嗚呼與其欲史氏不書吾惡蓋亦脩德用賢以綱常自勵而遺百載之芳耶

### 朕行有三

太宗欲觀國史而自謂朕行有三今考其所謂三行者皆空談也大舜之孝父叔齊之讓兄魯男子之不納鄰婦乃萬代之元龜也太宗脅父殺兄諸弟婦此三綱清矣九法斁矣安在其鑒前代以爲元龜乎于時善人不爲少也如魏徵之論仁義緒遂良之辨名分迹其忠言

漢書

唐書

十九

謹論雖未能如說命無逸之純狀寄能聽其言行其策則貞觀之風將進而爲雅熙太和之漸矣夫何言之諄諄聽之藐藐唐治雖夷已兆於此此豈所謂進善人共成治道乎詩曰愷悌君子無信謠言故青蠅巧言之篇其所以狀小人之能備矣太宗曰吾能斥群小不受讒言是也然劉洎以讒而賜死張蘊古以讒而受誅魏徵以讒而見疎則是讒佞之人是崇是信久矣而所謂斥群小者何在耶嗚呼太宗自觀國史而盛誇三行蓋引而自高與史氏之曲筆也而不知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亦何以觀國史而自誇張哉

### 魏徵言至公

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而惟聖王爲能盡之若

見之乃聖乃神舜之惟精惟一禹之有典有則湯之克克仁武之不忘不忘可謂至公矣若太甲成王雖守成之令主而於至公之道尚有愧焉甚矣至公之難也蓋人心道心不容並立未有私欲不去而天理能存者也太宗臨朝每以至公爲言不亦一念良心所發乎然天理人欲交戰於胸中而不能拔去病源故善政固有可嘉而惡德亦有可醜考其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大倫去夷狄者無幾矣而知所謂至公平天臣之事君者平因所明而道所蔽也魏徵於臨朝言至公之日當勸君清心寡慾而從事於有內外之學使大經大法曲盡而無遺則始也動以人終也動以天始也與進世帝王爲伍終也與堯舜禹湯文武齊矣今不能格其本

唐書

唐書

主

托物誨太子  
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誠天下本也然教之以言不若教之以身嘗考之周文武矣一日三朝善繼善述而可以爲父子法矣魯穆公雖驕驕趾振振而可以爲兄弟法矣魯穆公雖驕驕趾振振而可以爲夫婦法矣十亂周德丹書受戒而可以爲君臣法矣是故不必托物教誨也而成康繼之自能嗣守大訓無敢昏亂蓋良治之子必學爲衆良工之子必學爲箕理勢然也夫何唐太宗見不到此而徒托物以誨之見食飯而誨之以撝櫬見東丹而誨之以君民見車馬而誨之節力見息木下而誨之以從諫誨言非不懇惻至到可以爲出治之術



也然高宗之所法者太宗之所行耳蓋其殺吳王即元吉之誅也立武后即齊妃之納也戮元舅即劉洎之死也易忠臣即承乾之廢也然則向者托物之教不亦空言而無益耶然則後之教太子者當爲周人之身教而勿爲太宗之言教

### 史官何諱

按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唐玄齡之修史而諱其殺兄之事母弟春秋之法乎豈此豈小過微玷而可諱之比且殺兄之事玄齡與其謀逆其書六月四日語多微隱是明知其惡而諱之也其不忠甚矣且執史筆而可知是乎若夫太宗直以周公季友自居而命史官無諱則亦妄矣蓋管蔡叔牙謀爲社稷得罪於天

唐史

唐史

唐史

唐史

唐史

唐史

唐史

唐史

唐史

唐史

唐史

唐史

唐史

唐史

唐史

唐史

唐史

唐史

唐史

唐史

唐史

唐史

唐史

唐史

唐史

唐史

唐史

唐史

唐史

唐史

地祖宗故周公季友得公劉恩正法而不爲過若建成雖庸才初未嘗有顯過誤以地嫌勢逼兩不相容耳爲太宗者當殺子賊之奔奔季札之讓兄天下何患乎無君而乃躬行手足其視尺布斗粟之謫豈豆糜其之慘先後一轍此正萬古之罪人也太宗於此宜自怨自艾猶曰其罪莫贖而乃妄自誣張而附周公季友之列嗚呼其真假仁之君也哉

### 舉群臣得失

昔仲尼品群弟子舉其得則曰達曰果曰蘊論其失則曰愚曰魯曰辟曰嚚或抑或揚如射中的此所以爲聖人之知人也唐太宗雖曰創業之英君然大綱不正師所自失者多矣則其品論授孫輔機以下得失豈皆中

理乎姑以論長孫輔機者與之辨太宗謂無忌善理嫌疑蓋由向者辭以外戚司空之故而舉之也然錦符十單之贈朝列大夫之封此正大嫌疑之地而顧濫受焉卒使牝雞司禍唐祚幾移矣其能善理也且高宗正不肖子孰與吳王恪之賢今以私憾之故勸太宗勿之則亦已矣夫何又從而陷害之此豈善避嫌疑者乎且人臣事君宜開心見誠而每事避嫌疑非所以爲訓也太宗曰決斷事理古人不過予又非之輔機得君不爲不事余仁義禮樂之說絕口不道建成兄也而殺之元吉弟也而又殺之十子乃兄弟之子也而又殺之其藩刑以逞如此皆輔機爲之謀主也此豈古人所屑爲乎迹其以斗筭之才空食之智正猶胡廣之中庸公孫弘之

曲學阿世也而曰古人不過何大謬耶呼以太宗論無忌之得失皆不足信如此然則所論高士廉唐公儉楊師道東伯馬周褚遂良之得失亦皆舉此遺彼而非至當之論也可類推矣

遂良王魏之比  
王魏魏微不死建成之難大節誠有愧於魏而輔太宗則隨事爲規多所裨益開國群臣皆曾阿諛諂媚而二子獨能梗梗不撓功過不容相掩也褚遂良能此王魏蓋其往朝所建明如却蘇文之貢諫高麗之征謂諸王宜有定分請經術以教東宮他如請周房舍論造漆器皆深得經國之遠猷誠與王魏之諫諍殆相類矣及廢之際犯顏力爭其貶貶之禍尤王魏所難者然聞



之齡子增有曰遂良以鴉雛入宮爲祥使魏徵在必以  
高宗昂耳諫也遂良非不知此捨昂耳而陳實忠臣  
之言或是固然失以大臣而抑賢人也來革思謙之効  
其視官居昂被宅無樓臺何如耶且高宗卽位之初乃  
受遺輔政之日也以父妾而入宮此肆人欲滅天理漸  
不可長夫何不能禁制之於始而徒任正之於中亦豈  
昧於大臣謀國之道乎且吳王恪之休休者乎及涿州  
以私憾而羅織之則豈一个臣其心休休者乎及涿州  
之賊上表自稱定策之功曰螻蟻微命望陛下哀憐抑  
又何形衰而志挫也愚故爲之言曰王魏賢矣而失於  
始遂良賢矣而失於終

生曰不爲樂

太宗生

唐太宗

生

太宗生曰不爲樂此有恩親之心若美事也然上皇無  
恙之日待宮人而有脅父之謀殷建成而有傳位之逼  
營九成宮不果而足於馬周之疏則其事親之禮多缺  
然矣逮宮車晏駕前今已五載而獨不爲樂此豈近於  
人情耶蓋自遼左之伐不得志而回故張亮劉洎皆以  
無罪受戮而勒殺受更之事布告中外然終不能遺胸  
中之憤也太宗以百戰百勝取天下偶爾敗衄怒氣方  
盛故生曰不爲樂耳豈真有恩親之心哉雖然唐自玄  
宗以來曰千秋節曰慶陽節曰天長節曰應天節曰聖  
壽節曰嘉會節張靜茂念難救世相沿襲以爲盛舉其  
視生曰不爲樂者孰是孰非也愚於是又服太宗之高  
玄齡以微罪歸第

昔召公告武王曰抑然嗟君子罔以盡其心記曰大臣不  
可不敬是民之表也上公宗正當體貌推隆而有康侯  
誠可謂元勳之臣也上公宗正當體貌推隆而有康侯  
日三接之勤今乃以微罪譴責之此豈待大臣之道耶  
故易世之後譴元舅鰥公大臣而置之死地皆太宗啓  
之也按史貞觀八年上公宗正當體貌推隆而有康侯  
用之矣今又以微譴歸第其視玄齡爲何如人也有人  
心者又復立於朝耶吾聞之成王之禮周召亦專且篤  
矣然周公欲避居東都召公欲退而明農蓋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此君子守身常法也況又以譴責之不一耶  
夫何玄齡以寵利居成功而不爲急流勇退之義車駕  
幸芙蓉園而敕子弟不得掃門庭則其親親舊緣之念端  
可想見噫官有玄齡名賢相而昧出處之義如此乎

唐太宗

生

新刊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一 終



服戎之道

太宗自謂平定中夏而遠服戎狄皆由有五事以愚觀之安在哉夫見人之善若己有之此大舜善與人同之事而太宗能之乎人君之用人樂所短取所長誠良法也然以房玄齡而數遭譴責以裴矩封倫而信任之不知矩也倫也倫有何長而取之乎見賢則敬之不肖則憐之此帝王嘉善矜不能之事也太宗敬之不能相憐之不能退觀其以魏徵之賢而仆碑停婚豈敬之歟以宇文士及而恩寵終身豈憐之歟正直之士雖未嘗陰誅顯戮然而會殺田舍翁之心屢發矣若裴洎之忠

貞張紹古之鯁介而卒以無罪誅今日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出賣一人其誰欺乎自古貴中華賤夷狄此乃天理人情之所當然也太宗以突厥酋長而授以官爵卒之世有表狄之亂雖曰種落依之如父母然而以義成公主嫁突厥以文成公主嫁吐蕃且天可汗之稱有污中國衣冠其視光武之謝西域蓋不及也以此考之太宗自謂有三行而未見有三行之其自謂有五事而未見有五事之實徒以大言不慙耳天下後世果可以口舌欺乎

帝範賜太子

教太子之道莫備於實生保傳之篇秦漢以來能教太子者少矣以趙高傳胡亥而教之刑獄以晁錯傳景帝

而教之刑名一齊衆楚之咎一暴十寒之病此教太子者每每愚焉獨惟太宗監秦漢之失而作帝範以賜太子其論甚正其意甚美也然十二篇所載事理太宗其能盡之乎以今考之曰君體而興戎狄和親失衣冠之體曰建親而殺兄及弟及十子有卑骨肉之情曰求賢審官而以蕭瑀爲社稷臣以李勣爲長城曰納諫去讒而以直言怒玄成以讒譖誅劉洎曰戒盈矣而有無行將相之誇曰崇儉矣而有營繕翠殿之侈曰賞罰而未見其賞善懲奸也曰務農而未見其能務本節用也曰武似也親征高麗可乎崇文似也而自觀國史可乎愚謂十二篇所言帝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固不止此然高宗自爲太子時耳所聞目所見者太宗所爲之事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成習慣若自然太子於君德多漸而願欲以帝範教之是豈相觀而善之謂耶其後高宗踐祚率多非法以貽宗社之變蓋有自矣

識記殺君美

按史李君美無可誅之罪而太宗殺之特以秘記之言惑之也然則秘記所言信有之乎說者以爲此非李淳風之說特武后時史官欲神其事而假託此言耳愚謂秘記之言雖怪誕不經然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謂無秘記不可也但人主不當信之以疑似殺人惟脩德行政則天心可回而秘記之言或可弭也昔禪讓諸王而子產不從亦不復災楚有星孛之變或謂可移令尹而昭王益脩德卒以復國太宗於此當益增脩德政而於君



道無不盡庶幾可以上格天心而乃教人以這是猶解疾而投之鳥象且速其亡正其親子產昭王之見不亦

有愧耶

以術數欺李世勣  
愚讀南北史見高祖知慕容紹宗之才故不貴之以遠其子遂喟然嘆曰唐太宗季李世勣於高宗殆用此術乎嗚呼是何怪紹宗遂候景不盡其力而李勣事高宗不竭其忠耶書曰數求哲人以遺後嗣古者帝王儲養賢才以遺子孫推誠盡禮各符其道則彼自感恩懷德而保我子孫黎民安用私意小智軒輊屈之而使之子孫以利祿誘之耶李勣利祿之人也則可使其不以公易介也又安得而用之哉後之以術數用人者可以鑒矣

太宗功德無隆

太上貴立德其次貴立功然功德兼隆者莫如三王若禹有治水之功而祇台德先湯有伐商之功而齊聖廣淵武有誅紂之功而世德作求卓乎不可議已三代而下曾有始終全德之君者乎太宗自布衣崛起取孤隋攬群凶未五載而成帝業其功業可謂盛矣然求於父子兄弟夫婦之間類多不顧天理有近於夷狄之風又何德之有然則德其所謂德而非三代之所謂德也

太宗比述湯武

湯放桀武王伐紂古今所謂順天應人者也隋煬不君結怨四海而弑父殺兄則桀紂之所不有也太宗於此

正當數其結逆之罪而播告遐邇大興伐罪之師則湯武之功不復見於唐乎惜乎舉兵之初久尊逆賊為太上皇而又立代王頊比而臣之他如稱臣突厥脅父起兵皆不正之事安可與湯武同日論乎史臣曰比述湯武噫迹之一字有味之言也歟

褚遂良諫誅劉洎

劉洎之死或以為遂良所譖非也洎性疏劉輔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捨衆為婦息所來自陷刑誅耳而責之遂良可乎夫褚登善忠貞之人王魏之比者也洎又直臣登善以何事言之耶太宗殺洎不誅之大臣不付法司直用譖言遂下詔古何也太宗志伐高麗不屈而歸正爾卧疾而譖言一入如雷霆震擊不暇思惟耳劉洎之子不此揆度而追論父事以為遂良所譖當時近臣樂彥璋以為是揚太宗之失而故置不問是何言也卒使遂良受萬世之謗以至於今嗚呼伊尹劉季子主侍人百里奚養牛當時謗之後世傳之無異議而孟氏獨辨其不然者蓋以為人素行准之耳愚以為遂良無譖人之事其亦以素行之高哉

陳師合上拔士論

昔大禹宰百揆野無遺賢傳說揔百官旁招俊又此宰相之首務也陳師合上拔士論意輕劣杜豈房杜於銓選之法始未公而明揚之路猶有未廣者豈有大臣之度者則宜悔過自責而虛心訪問如王旦虞華李文彥博待唐介務使天下懷才易能之士感敷實用可也夫



何杜如晦惡其輕已而躬奏其事流之嶺南此豈大臣  
休休之量耶夫防民之口難於防川愚見世之塞河者  
矣堤塞狹子則河決館陶堤塞館陶則河決平原左奔  
右潰吳知所止甚矣言路之不可塞也房杜惡陳師合  
謀已而加之罪是防民之口也不知天下之議已者可  
得而塞防耶是故崔鴻紀亦訴玄齡考官不平焉詩曰  
惟是偏心是以爲刺此之謂矣

太宗以上聖之才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而上聖之才亦未易得湯武成商  
周之治固有聖人之德者也然曰有德德曰未盡善上  
聖之才其難如此必若堯之欽明文思舜之濬哲人明  
然後可謂上聖之才而求其實則以睦九族徽五典爲  
先務耳吾觀唐太宗固創業之明君也然以大節論之  
脅父而不子殺兄而不弟亂閭門而不失戮忠賢而不  
君則是肆人欲滅天理甚矣謂之大賢之才且不可而  
史臣顧以上聖之才許之嗚呼是何言之易耶

房杜可謂名宰相

嗚呼相職不明久矣奴婢雞犬之務不分而斧斤刀鋸  
往往代衆工而執蓋世之好名者皆若流也太宗定亂  
而房杜藏諸用史遂以名宰相許之其然豈其然乎夫  
房杜謀斷相資以汲引士類固有宰相之器度也然進  
賢退不肖宰相之急也封倫非小人之尤者乎而乃與  
之相親使貴寵用事逮陳師合上拔上論豈房杜之汲  
引殆有未盡乎招物議耶今乃躬奏其事流之嶺表何

其不自反也愚謂房玄齡於剛烈之氣則未能如晦於  
包容之量則不足若以二人較之則杜之不及房明矣  
若夫號令典刑雖曰燦然固不完然自愚觀之定律令  
而加則足之刑行新禮而亂昭穆之序官定爵而元府  
寺之官建兵衛而兆方鎮之勢則所謂號令亦豈有商  
盤周諧之文乎所謂典刑豈有周官六典之制乎然則  
謂唐初名宰相則可而謂古今之名宰相則未也

不許集文章

有天地之正氣有天地之正脉自有太極以來微斯文  
則天地正氣誰與攝自有人極以來微斯文則天地之  
正脉誰與續是故聖賢之文惟沛養之熱而談笑之發  
蹈履之素而議論之及耳初豈有意於文章哉自古文  
章之煥者莫如先亦不過自睦九族以威和萬邦自曆  
象授時以至明揚側陋炳炳朗朗光四表格上下而已  
後世人主不務其本而始有尋章摘句駢四駢六爲文  
章者若陳後主隋煬帝是也然彼皆僻僻之侈而紀綱  
之發詞章之工而器識之淺故雖有文集行世而何救  
國家之亂哉然則人主所重者德行政治而已而文集  
非所事也唐太宗卻世隆之請不許集文章似矣然  
作宮詩以賜虞世南作威風賦以賜無忌註晉史有整  
扑龍吞之語作帝範有載鼎覆鼎之說而文章未嘗不  
集也然則其所卻亦虛言也人及觀其爲君大節多有未  
盡萬目亦有未張其視之煥乎文章者何嘗天淵哉  
噫後之人主其尚養天地之正氣守天地之正脉而無



馬周會文切理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十聖人有清明純粹之德。以磅礴鬱積於內。故見之於文。自不可掩良金美玉不足爲其精粹也。瓦棺篆籀不足爲其渾厚也太羹玄酒不足爲其典則也。孤峯絕崖不足爲其峻潔也。是文即理也。理即文也。何待會文而求理耶。馬賓王攻於文字之間。而強尋一理以爲文。則知文與理爲二矣。故其所上奏疏多有未善。若嚴父配天。求賢當能磨繕停封。建之論鑿鑿可行。似矣。然駢牆之說不時有之。如諫營九成宮。則曰若不中止。願示還。如諫錄用樂工。則曰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去貴難於君謂之恭。九

成宮罷之可矣。何曰不可。中止雖不工屏之可矣。何曰命不可改。是其爲說駭而不純曲云耳。不直也。其視聖賢合文理爲一者爲何如耶。後世若蘇眉山亦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此亦會文切理之類也。嗚呼。理之外界別有文乎哉。

十漸

天下之事善始固難。善終尤難。勿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終矣。終矣。記曰。君子晝乎天道。知日月東西相從而巳也。不巳則善終矣。故更張可喜之治識者方以爲憂。而終始惟一之訓。忠臣先事進戒。然則魏徵十漸之陳。其憂國之心何如哉。以十漸言之。內寡欲而今市駿馬。初謀民而今用人。力初役已而今縱慾。初

親賢而今近姦物賤異物而今進難得初求士而今任好惡初絕田獵而今事馳騁初達群情而今多間隔初求治而今時勢初撫寧而今勞弊此皆感太宗不克終也夫太宗能善始矣而不能善終何也凡終之所以不克其端有二曰志不決則疑而阻力下克則急而弛然使心之所有能絕乎天理而無私欲象之則疑忌何自而生哉無疑矣無忌矣則功成治定之後不異於釐革自新之始久安長治之計不變其勵精圖治之規豈不可全始終而垂久大哉魏玄成之言善矣而惜不能撰本窮源以示進脩之標的也是則然矣抑魏徵之所謂善始亦有未盡乎夫人君猶天也天有四德元為之始即位者人君之始也太宗膺父起兵殺九取位其於正始之道何足觀哉夫始之不正而能善其終者未之有也玄成此奏母亦拘卿所謂下卿儆戒無虞之說哉

十思

思者聖功之本故思曰睿箕子陳箕於武王也身膺景皇卑陶矢謨於大禹也惟狂克念周公所以傳命於成王也魏徵上十思之疏其以堯舜之道責其君者乎今考十思之說正中太宗之病而施之砭劑者也夫伐高麗以欲闢疆土是見可欲而不思知足也管飛仙以廣宮室是與縹緲而不知止也顏利之朝自懼弱似笑而胡越一家之誇方張也豈處高危而思謙降哉丹青之變勿矜強盛似矣而功德未尚之間方侈也豈臨滿盈而思抑揜哉妃嬪三千待奉藥之諫而後出宮是遇逸樂



而不思所以擇節也管心一獸待唐儉之諫而後罷獵是遇憂安而不思後患也諫官隨伏雖無聖職也而不思延納之道元勳在朝雖無諛邪也而不思正已之方行爵賞則賜長孫順德之絹賞龐相善之帛甘恩因喜而惜哉施刑罰則裴洎何罪而殺之張弘古何辜而誅之豈思因怒而濫哉徵以此告君誠可謂忠且直矣然揆之皋陶箕子周公之論則亦有所未盡夫人主之所

使萬世知君臣之義

伏藏畫卦天上地下曰否地上天下曰泰何也上下交而其志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故舜於皋陶有念茲之義湯於伊尹有一德之義武丁於傅說有從諫之義以是垂範萬世之君臣夫何間然之有周襄王廢祭率以富貴驕人而尊賢下士之風泯矣若孝景錢鳳錯漢宣殺蓋寬饒光武誅韓歆以英明如三君尚不知君臣之義他尚何說哉嗚呼吾不意吾道之亂於唐太宗見之也今考魏徵十漸之疏太宗不惟嘉納之而且賜之黃金賞廐馬猶未已也而列之屏幃付之史官帝之心何心哉帝之心蓋曰臣以進諫為忠君以納諫為賢吾之尊禮魏徵前此帝王既拜吾下風矣後之帝王不以吾為龜鑑耶帝之心端可想見也由君手觀之帝

豈知君臣之義哉昔周公告成王曰自一詰一言惟成德之方太宗於魏徵之言悅不釋從不改姑以十漸中一二言之如諫營繕矣而無故創玉華至曉曉於在內之徐妃如諫征伐矣而無罪伐高麗至悽悽於垂沒之玄齡未幾須殺田舍翁之心亦已明動向非皇后回天之力則龍蛇之章狗兔之語復形於徵矣豈但停焙什碑而已耶夫向也實之於懷今也置之於怒君臣之義果若是乎其忍哉故嘗謂列之屏幃而不播之詔令之間付之史官而不措之躬行之際帝之猜疑可想矣故賜黃金非賜也惡其躍冶而欲為三緘之金賞廐馬非賞也惡其輒鳴而欲為立仗之馬將欲疏之必固親之此老子之術乎不然何帝以李世勣托孤似矣既命用

之奪命殺之久矣哉太宗之行詐也而又何難於魏徵

哉是則太宗之心欲以君臣之義超太禹成湯武丁之前究太宗之迹反於君臣之義出漢景孝宣光武之下故一傳而斃長孫如狐鼠再傳而賊張柬之如草菅委傳而殺周子諒陷顏真卿斥陸敬輿排裴中立抑李德裕終唐之世君臣之義掃地無餘要之太宗之家教啓之也

張行成何如人

張德立少事劉炫已負禮局方正之名矣及為御史糾劾嚴正其論天子以四海為家不容以地東西為限至於帝幸靈州請太子監國勿從皆近正之言也且以地震而諫父謁之盛以大星而乞骸骨之歸誠可謂雍容有



禮長厚君子也然其子張易之陷附賊后淫汚顯行姦賊狼籍家聲廢矣亦謂芳之教有未盡耶

韓環來潛

韓伯王有節行曉史事來立伯王諫曰王者立后以者古后以承宗廟母天下緒遂良既死振州來潛伐同矣嗚呼疾風知勁草世

張玄素何如人

玄素初爲京兆尹曾幾爲其清德固可嘉矣至太宗及爲皇儲數進正論如曰

去至於遠引周太子斌之敗

謂骨鯁之風也然自愚觀之志臣不事二君大丈夫立身第一義也玄素在隋爲令史不能死節而反面事仇何哉是故太宗在隋何官之同玄素流汗不能對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也嗚呼孰謂玄素仁人哉

于志寧何如人

史以志寧處后之變不出一言爲賢愚竊鄙此爲人其罪尤浮于李世勣也夫高宗將立昭儀召長孫無忌褚遂良李勣于志寧入並將聽四人之可否而後定也使四人同辭力爭則帝意可回矣志寧乃持兩端以觀望焉此直姦臣之尤耳及考志寧傳石十八之異高宗以是問志寧蓋自久有歎而知其畏懼也乃妄引內史過之

言以解其憂入臣陳善閑邪可如是乎且多避嫌疑不能引士類則其妬賢嫉能之心可知矣雖以田汾李輔行成要亦卜式之沽名釣譽也或曰志寧輔太子承乾數進直諫刺客刺之見憐然在古愧中不忍殺則其有忠孝之節可知矣嗚呼有忠孝者臨大節不可奪也豈可以勢利趨可以威武屈哉

王珣何如人

王叔珣事太宗亦可謂能盡獻替之忠矣觀其以廬江之敗其姬尚在而欲取鑒郭公之亡至於以祖孝孫雅士教樂官中爲非雖帝憤怒而以爲不負陛下故其自任疾惡好善亦不爲過也且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受詔見事寡嫂撫諸孤贈宗族皆有可觀者獨惜忠孝二字

姚思廉何如人

尤有所不解也夫以大臣不立家廟而祭於寢廟有司所効此安子之豚肩不揜豆也是之謂不孝爲建威官臣而復事太宗此管子之事桓公不耻也是之謂不忠今不知自反而以忠孝教魏王泰嗚呼已不能正而能正其君者未之有也謚爲懿如之何哉

姚思廉何如人

姚簡以字行本陳尚書察之子也嘗脩梁陳二史又脩區區圖志蓋亦有文學之士也至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實兵人升殿史謂陳入義性猛虎而尊之氣勇夫悍卒心據日駭若有所試矣不然何秦王猶共似家素刃以明大節而有三百段之賜哉自愚觀之則未焉夫所謂節義者不在於危言而又在於危行也既爲



隋之臣矣何不以身死於入關之日哉今與十八學士之選則亦爲義不終者矣安得謂之節義哉

論養人之道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蓋君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施爲緩急之序固自有不可亂者故睦九族以協和萬邦堯之所以被四表也慎刑以至近可達在茲舜之所以光天下也終於四海而遠之成湯御於家邦即刑妻之文后此其本末固相須而先後實相因也唐虞商養人之道而來齊以齊桓父老賜一國之飢寒告之卒免山東丁役若可嘉矣然自愚觀之高宗問非所問來齊對非所對也夫高宗廢蕭后立昭儀夫婦之倫亂矣殺曹王明誅吳王恪兄弟之情薄矣廢太子忠教太子贊父子之義乖矣戮長孫殺上官儀誅柳奭君臣之好絕矣此沁人欲廢天理有虎狼所不忍爲者而來齊勸之以養人之道不亦異哉大學曰於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末之有也其斯之謂矣

張公義書

聖賢論齊家之道亦惟篤恩義正倫理而已矣思義不篤則疎而不親倫理不正則狎而不恭此二者可相有而不相廢也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其由而書忍字百餘以進夫有忍必有濟固聖人之格言也然齊家之道止於此耶若使齊家不正倫理而一於忍以篤恩義則子孫後於外悍婦司晨於內何以立標準齊家

論而使之式相好無相猶哉吾知名分紊亂之時即情義乖離之地雖一世且不同也而況於九世乎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此也吾謂高宗降清問之時爲公藝者直當以實告而曰居家妾不于嫡婦人不與事所以同居之久也爲高宗者不將幡然感悟而從上官儀之教耶夫何書忍字百餘以進上惟忍是尚而不復綱紀閭門之事豈不可嘆之甚耶先儒胡寅以爲此朴茂之事而不及新城壺關三老也愚謂公藝或阿附賊后而爲是說以寓意歟

李勣遺言戒子孫

父子之情天性也不可以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是故陶淵明之責子但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婦筆而已韓退之教子但曰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告諸而已白居易之戒子但曰憐渠已解弄詩章莫學二郎吟大苦而已夫父之於子但教之義方母納於邪若其以是爲父而有刑宋以舜爲父而有商均雖聖人亦誘之天而已李勣臨終乃以房杜爲戒而謂子孫交遊非類先擗殺之是何其情太薄哉太子孫之所微習皆祖宗之所已爲也李勣先爲群盜後事李密尋復歸唐則即唐之臣子矣乃以父故而復爲竇建德北面焉此父復小人之行也及受顧命立武氏殺后妃戮元舅傷大臣勣至是腥聞于天已不可人理論矣今乃以房杜爲戒何其不自揣耶厥後其孫敬業怙叛逆之誅罪及祖父而棺戮尸復房杜子孫之覆湯門戶始有甚焉然則何



以笑房杜耶

房杜事君以忠

房喬杜克明汲引士類定臺閣規模雖非杜稷臣亦天植其忠者也其子房遺愛杜荷皆尚公主而以謀反伏誅豈積不善之餘殃乎夫以子文之相楚而子闢驢覆其宗以叔向之輔晉而子羊舌肸絕其祀以霍光之佐漢而禹山赤其族要之固人實天也況嘗以春秋考之成公九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卒而以子叔儀屋公孫剽以有寵愛之私而孫林父出僭侯而立剽也宣公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謂人君不能愛其子未差以禮是禍之也房杜固有忠臣之風而於教子之道殆有所未盡乎夫遺愛杜荷雖叛逆之罪未彰而其意固善惡已可逆見矣房杜獨不知之乎不知子之惡下智也知而猶寵愛之不仁也昔鄭公子初心有功於齊齊侯欲妻之忽曰齊大非耦也乃辭婚房杜若以其子不肖不可以為齊耦而上疏力辭則其子豈欲叛逆而無可倚之勢無可操之兵豈至蕩覆門戶哉或曰房杜豈嘗取古今文集為鑑戒書之屏風以遺其子則亦未嘗不教詔也嗚呼人事盡矣而猶有後禍焉天耶人耶

大將用兵救人

所貴乎大將者曰真儒真智真勇也必真儒則周公則德以為威遠以為強真智如方叔則利於至明於體物真勇如皇父則義以為主氣以為帥人君苟得是人而用之為將則楚能伏淵十項寒暑無難摩漢界難驚

輝皇威於沙漠壯國勢於金湯豈不足以成救人之功哉李世勳不過無賴賊之尤耳乃謂二十時為大將以救人嗚呼世勳儒乎智乎勇乎而乃以教人自任也考史突厥薛延陀皆強寇也世勳深入不毛虜其君而致之鼓下彼自謂救人之功在是矣不知二虜未曾犯邊而乃與師伐之是貪而驕也于時中國生靈行將居送白骨敵野用兵救人果如是乎哉東坡有言李靖李勣可謂唐元勳然亦唐腹心之病噫若世勳者其當服善戰之上刑哉

身言書判

天下不可以一人而治賴人才為之輔自一命以上必得人以克而後無瘳曠之憂然求之貴廣待之貴精求之貴寬待之貴嚴古者鄉大夫舉賢能而實其禮司徒三物而興於學司馬辨官材以定其論大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內史贊與奪而貳於中司士則掌其版而知其數成周之法其精且嚴至此故懷德抱朴者欲甘於缺畝而不能負庭舍玷者求升於表署而不得此成周人才日盛而治化日隆也夫何唐之選法絕與古矣始集而試其書判已試而察其身言四事皆舉則以德以才以勞而校之三者既校則以制以冊以勅而授之嗚呼書謂指法適美也豈能諷諫如柳公權乎判謂文理優長也豈能引經知微不疑乎身謂體貌豐偉也然則貌不揚如裴中立將棄之乎言謂其言詞辨正也然則期期口吃如周昌將遺之乎是故天下之士捨德行而趨



文藝有朝登甲科而暮刑辟者矣雖日誦萬言何於事文成七步何關於心哉或曰如子之言則唐之取人皆繆也又何名賢如狄仁傑裴師德輩相繼而出以光國家哉予曰唐之選法弊矣所可取者人能用法而不為法所拘也若盧承慶之考人以度量裴行儉之取人以器識至於張仁偉造姓屠狀樣之法庸從惡發僞膠泥功之奸馬載之有聲臺閣李朝隱之痛抑僥倖高季輔之特賜金鏡李廣平之奏罷墨勅皆能於身言書判之外開誠布公而不為法所拘焉此唐治雖不及周而實亞於漢也歟

鳳鳴朝陽

鳳鳴朝陽非衆翁之偶而實羽虫三百六十之長故書

鳳鳴朝陽

七

舉其儀度以論治化詩頌其鳴岡以喻賢才接輿之以比聖人楊雄之以擬石子蓋自戴德甄拔義背負仁心入信異袞禮足履文尾繫武且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所從者崑丘桂所飲者低柱湍豈肯輕於出而苟於鳴哉李善感當高宗惡聞過之日而有鳳鳴朝陽之名何也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天下以言為諱者幾三十秋矣善感便持論於諸邪暗啞之日是空谷之足音莊子所謂逍遙羅者聞之自晏然喜也安得不以鳳鳴朝陽譽之哉公老善感所諫不過諫管宮室數事而已嗚呼賊在官中乃有衝突潰散之變改玉改步之勢成矣乃合是不論而拘拘以管絃為言豈非敢於斥天子之小過而不敢指官閣之大惡耶如是則善感非鳳鳴

也乃鴉鳴於室犬鳴於門耳豈有鳳之真者而鳴於亂世哉昔尹文子握山雞人問之曰此鳳也乃千金買之以獻楚王善感之鳳是即楚人之雞乎愚嘗讀晉史見張華之稱顧彥先亦曰鳳鳴朝陽嗚呼彥先不忠於晉而張華亦比之於鳳然則善感之鳳鳴焉諸老先之類也歟

裴行儉知人

李唐開國之初以文章鳴世者若王勃楊炯盧照輝駱賓王皆詞林之白眉也自當時觀之孰不以為台輔之器棟梁之材乎裴守約獨以為輕躁淺露知其爵祿之不享已而無一不驗誠可謂有知人之鑑矣且其擢用程務挺黑齒常之輩幸為名將可不謂知人之哲乎感

裴行儉

七

特惜其與張行禕設引注而徒拘於身言書判之制耳使後之典選者皆如守約有知人之鑒何不可之有奈何如守約之權衡不常有也而乃以是為銓曹之定規可乎哉夫王之殿瑜非下和不能辨劍之雄雌非張華不能識何況人才之智愚賢否其難知有倍蓰什伯於王與劔者而可無定法乎所以選舉之足法載在周禮可考也惜乎行儉之才通文武而見不到此噫

李孝逸將兵討李敬業

君臣之義顧天命人心之去留以為之權衡自史言之以為李敬業謀反故於孝逸將兵而曰討然揆以春秋之法其可乎哉夫武后在先朝豈感嗣帝股肱后妃無復人理至是復發中宗而自立此其得罪於宗廟社稷







考然觀其薦梁公事則所以反正撥亂之寄殆有攸歸大臣以人事君此其大綱要也宗仁以之則其以功名令終也固宜

垂面目乾

君子固貴有容人之量而尤貴乎秉身之剛蓋惟剛中足以立事業柔之爲道不利遠也師德有垂面自乾之言固爲雅量矣然自愚觀之曷若以不惡遠小人而使墜不加於吾面之爲尤愈哉考史師德在晉又官注選選者就按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汚耳用是觀之則師德居官寬而失之弛和而失之流夫豈大臣爲國柱石之節操哉且當時諸武二張兇革耳周興來修臣鳳輩耳師德周旋於其間豈無垂面之事而包羞忍耻以保全祿位則亦近於患得患失也而謂雅量者如是乎

伏仁傑相武氏

狄公當時第一人也而不耻於事女主何也曰將以復唐也故寧受屈辱處於危殆而眷眷於后入善藏其用不先事而言唯待時而動故雖武后之驚悍亦回心易慮而廢主得還其功不亦大乎古人不羞汚君此之謂也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孔子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狄公其得之矣然則伊尹之三就湯三就桀狄公果相類歟曰桀不可爲晉明矣非湯使之往尹何爲而往哉父與鳴條之役則其不極也可知矣狄公進不觀武氏未見其有去志曾伊尹之儔哉

柳子厚謂伊尹有救世之心故少貶以自用是不知聖人之心也夫身者行道之具也屈身而可以行道古今寧有是理耶朱子作綱目以仁傑必係之周其亦不足於仁傑也

漢唐通鑑品藻三十二卷終

唐書卷一百一

唐書卷一百一

唐書



妻師德以功名終

唐自北晨司禍亂神器  
色則必起兵勤王糾合義  
首執筭於其朝耶妻師德  
食爲非義而腹內而相外  
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  
婢有鬼朴之請自諸王以  
也而師德獨能以功名終  
吾意師德專事亮厚則將  
奄奄無氣節此同流合污  
乎借使有心王室而以磊  
玄忠之貶次之則若韋方  
誅極之則若劉恩正之族  
子欲行道於天下寧猶介  
時大臣曾不若解州人楊  
終功名哉

誅二張

武氏淫亂張昌宗兄弟出  
濁亂朝綱有趙賢軍政之  
數年狹窄一旦驅除誠卓  
國家遠慮也按春秋莊公  
弑姜氏與焉爲魯臣子當  
義不共戴天也嗣君夫人所

忠臣義士憤激於衷義形於  
旅誅此老嫗而後已豈肯藉  
亦一時人傑也不知食報之  
而將斃其養養之私而不去  
且于時法吏有矣獲之風戶  
及大臣擯斥破亡之禍者相踵  
何哉蓋植木先伐刈井先竭  
爲懦弱爲無斷而其弊至於  
而保功名於朝不謀夕之時

孫落落自期待小之則若魏  
質之流重之則若劉禪之之  
六能以功名終哉嗚呼士君  
而死無妾靡而生吾嘗謂當  
初成明義而死也而奚貴於  
入宮掖有公孫儀宣謠之醜  
禍張柬之舉兵誅之臨下十  
華奇才矣然惜東之不能爲  
元年夫人孫于齊蓋桓公之  
義不共戴天也嗣君夫人所

出也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  
情聖人於是去其姜氏絕不爲親以示義也書孫者不  
爲人子所逐以全恩也東之虞武氏之變蓋亦以此裁  
之乎夫武后竊唐名器廢唐宗廟殺唐子孫害唐臣民  
先儒謂其負九大罪愚謂罪豈止於九決南山之竹不  
勝書者張柬之爲唐臣子抱不共戴天之仇正當移檄  
按兵以尸賊后於朝至其黨與如二張者誅之不赦其  
餘諸武若三思革尤當處以極刑以剪草除根勿使滋  
蔓然後奉迎來與以重整唐家之社稷桓文之事也夫  
何於二張則誅之於三思則赦之甚至以極美之名施  
之買益之賊大臣不學之弊一至此哉永興韋后再見  
天日容三思點籌愈肆一網打盡之計東之等視爲杞  
梓唐室

秋乎

韋后干政

自古國家之亡未有不由婦人用事者桀以妹喜放紂  
以妲己亡厲王以褒姒敗晉公以驪姬亂吳王以西施  
滅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此之謂也以此爲坊而唐  
高宗猶寵用武氏專制宮壺漸干大政至有更姓易命  
之變此中宗所備嘗也宜其動心忍性而赫然自強夫  
何東與尺正之餘進天日之盟忘冰霜之戒縱嬖妻之  
嬖虐信妖女之撓權方其五色雲起衣箭繆說也而圖  
以示朝太史上宗條十二篇淫聲也而賜之宅第中宗  
所爲如此真下愚不移之人耳然則廢於母殺於妻而



四子皆不得其死

豈天穢其德而絕之耶

薛仁貴何如人

仁貴本絳州布衣也乃能五甲一貫而鐵勒驚三箭一發而天山定白衣一呼而高麗拔靡脫鑿一見而突厥離拜是真驍勇絕倫之將也豈可以郭待封達律之敗遽少之哉且威震遼海移治新城擒盜賊拒賢才崇節義撫孤庶不恃勇將抑有勇而知方者也不然何萬年宮大水之變非仁貴登門之呼其能不載胥及溺哉究其所以至此者蓋其妻柳氏圖功還鄉之諫啓之也厥後其子內拒來俊臣之發倉破吐蕃於臨洮亦能光先烈焉薛氏父子夫婦忠義之盛如此其規李世勣積惡之殃高下何如耶

安恒何如人

安恒不忍六龍失馭以布衣數上書武后請迎立東宮一念忠憤亦可對越神明矣自愚言之天下有道出而輔世以救風虎之機天下無道隱而淑身以避龍蛇之禍此萬世不可易之規也安恒上疏武后幸不之罪則亦已矣而復劾張昌宗兄弟夫昌宗憑寵擅淫城社之人所厭卒除其不遭刺客之手亦天幸耳於此養為山林守言語階亂之戒亦可以終天年矣而以太子武俊誅三思之謀顯然自任安得不見殺哉史謂安恒明周官左氏春秋吾謂通經學古之人而昧明哲保身之義則亦腐儒矣後雖有諫議大夫之贈亦何益耶

五王何如人

武賊之誅固張孟將唱其謀而四王亦與有力焉若可謂安社稷以為悅矣細而論之桓士則劾昌宗免其官至於諫僧慧範入宮掖葉靜能官國子誠不負狄懷與當自光遠之謗也張孟將年七十以賢良徵論姚州不可成論三年喪不詔於聖人信能斷大事如姚元之之替矣豈文士雖蹶不足成天下務者哉故仲惲舉明經而以方秋而城為非所部賴之哀怨已應陽囑崇難進之風抑揚務廉杜倖進之路均之達國體者也崔玄暉居父喪有三年哀毀之度還母教有一念清白之操敦族義有三世同居之休是亦何負明經之薦哉所可惜者張柬之欲誅武氏彥範不欲廣殺而以杞肉待之卒

唐高祖之世三

唐高祖

啓崔暉之長舌罹周利用之毒手吾謂五王之功莫大於張孟將五王之罪莫大於桓士則史謂中宗賜彥範求姓與后同屬籍豈非三思長彥範之宥已而照等之際勸中宗之寵異哉究其所以至此張文貞亦經史年老而智高桓忠烈不喜親善此其所見之異也易曰遇其配主雖白無咎雖有尚言明動相資所以成功也五王相遇之時是得配主也而日中見昧折其右肱其誠無後患哉書曰桐德務滋除惡務本春秋傳曰去惡如去草艾夷蕪崇之勿使滋蔓惜五王皆不知經術而自罹橫禍也噫

殺五王

君臣之義不可以重之釐僭差也唐自武聖專國腥羶穢



然角獲載不容之罪矣而武三思又因之故煥煥推  
求太子之仇是武氏比至皆可誅也吾嘗謂賊后之宗  
唐室之仇也何名為中國親王哉張柬之乃以武延秀  
為魏王不宜嫡庶嗾其見固誤矣乃起兵定武氏之亂  
豈容再悞乃詩二張而寄諸武薛李昶幽求之言非不  
與切至到也而以初肉輕之遺章后干政三思有牆茨  
之恥而又縱之弗禁此養虎自遺患也宋義獨獲一絲  
而含冤地下豈非升蜂而得幸贅信批出而不知其為  
大鳥哉按春秋襄公十年盜殺公子驪公孫公孫卿  
聖人書之不稍大矣以為大夫國之陪貳政之本也乃  
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故譏之五王為三思  
所殺其亦公子驪之類矣何以言之夫武三思之惡如

唐書卷之十

唐書卷之十

唐書卷之十

火燎京日益猶熾明矣而乃使崔湜為耳目使之泄漏  
事情不亦悞之甚乎嗚呼若使五王分柄文武起兵矣  
滅三思亦何一不可若中宗與韋后不從則廢帝立明奉  
睿宗主社稷雖為法受惡不降於三思所魚肉哉而五  
王不能及宜矣或曰中宗廢五王是以慈報德無復人  
理矣而於五王夫何尤思曰中宗妻女之醜見奏於蕭  
欽融韋月將而不覺悟其庸愚尤甚於普惠之不辯救  
索也猶待於地絕而後見乎  
欽明八風舞  
詩序曰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舞之  
所由生也周周何大司樂以六舞教國子大舞樂師教國  
子小舞詩所謂樂舞者即文舞也所謂萬舞者即武舞

也又所謂夷舞所謂野舞皆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  
至於有兵舞也舞羽皇舞德舞其名不同而皆所以教  
國子也然則祝欽明官國子為八風舞其有見於此乎  
應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以不辨也夫唐有天下  
之初宴群臣於凌煙閣而太宗起舞文舞之義也宴近  
臣於慶善宮而呂才為九宮舞兵舞之義也宴群臣於  
未央宮而突厥頡利起舞夷武之義也中宗宴近臣而  
祝欽明作八風舞吾不知文乎武乎夷乎野乎夫聖人  
作樂以宣八風之氣布之於金石絲匏達之於羽籥千  
戚聖人雖以是教國子實所以養德性而引中和也豈  
俗推頭轉目之諸鄙哉夫祭酒皆表儀朝者之官常中  
宗復辟之時宮闈亂政奸軌登朝欽明正當宣揚教化

唐書卷之三

唐書卷之三

唐書卷之三

表正風俗而乃為八風舞陋亦甚矣史謂祝文思擢明  
經以經授中宗為世大儒乃詭聖僻說引艷妻見上帝  
此何禮也是故五經掃地虞藏用讖之腐儒無用倪若  
水勅之隱祭不孝蕭至忠彈之坐是見逐無以諫然  
則與少正卯順非而澤注周以詩書破家聲同科也乃  
獨保首領死家貧寧不幸耶  
唐自韋氏亂政躬蹈弒逆穢德彰聞不在武后之下唐  
室有賢子孫正當奮起義兵以為匡復計不亦有光先  
業耶麻宗之子隆基獨能以社稷為念而悟佩刀之贈  
乘星降之機遂一舉而滅韋氏豈非幹蠱之洪喬乎然  
遇特情其父子之間有不善處者矣唐宗隆基之父也



于時宮中無恙正人子朝夕視膳之日而乃潛謀取鼎雖逼於劉幽求之言以位讓父而非其本心也此溫公所謂唐主為子逼奪者三而隆基與焉不亦可罪之甚耶或曰舜為虞帝瞽瞍在上未聞以位讓父也而萬代賢之然則何嫌於自取天下耶噫瞽瞍起自布衣非若唐宗初為豫王且而已冒帝號者也且舜受天下於堯為天下得人計耳舜亦安得而私其父哉以是而擬隆基蓋大有間然矣

周人以詩事神然雖詩言克昌厥後噫嘻言駿發爾私  
何不爲文武諱耶至於周禮一書七月一詩去古未遠  
皆未之諱及禮有昌本之辭詩有厭發之詠至於春秋

傳公名中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註公名同而書同則是詩書不諱臨文不諱二名不偏諱此禮之大節也然則管子命名當觀昌黎不贊不舉進主之辨豈可效歟抑避諱甚難之訓哉夫年號古無有也而始於漢武帝用人主名諱可止而元元之以開元之號傾諸避之更名宋宋何諱哉愚謂姓元之本唐能臣然日食不應避名習為緣偶類則表顏父矣哉其諱諛之態也豈有蒙拙見君父之心而為是退托耶

唐之禁茶於此焉呼三設關官所以謹關之禁  
通內外者供掃除之職耳豈使別人在君側乎太  
宗皇帝嘗食寺門傳命之御膳得唐書何唐玄宗

亂祖宗舊規首以高力士為右監將軍甚至省決章奏進退將相皆與之謀而太阿之柄入其掌握矣故其後子孫則而效之肅宗之於李輔國代宗之於魚朝恩德宗之於霍仙鳴憲宗之於吐突承璀謂非玄宗有以啓之乎其甚也視天子如委裘茂宰相如奴虜國老門生之禍根深蒂固不可救藥文宗欲去之矣而有甘露之變昭宗欲除之矣而有岐陽之遷蔡則宦者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噫後之思患預防者盍以李唐之事鑒之矣

竹公告成王曰詰爾戎兵仲尼於桓公之大閼莊公之  
治兵必責於策蓋國家無事之時尤當嚴飭武事以爲

折衝禦侮之計則有備而無患矣唐玄宗講武驪山下  
其得召公仲尼之意乎愚以為玄宗非講武乃驕武淫  
刑耳按周官會萬民之卒伍者小司徒也統六師平邦  
國者大司馬也且內難方平天下萬樂固有先後之序  
而何急於講武若必以軍容不整直當下明詔飭帥臣  
使之時其簡教時其訓習則情者勸而勤驕者作而奮  
精兵銳卒如虎如貔右以壯國勢矣而何以萬衆之尊  
拘拘於講武乎且古者刑不上大夫兵部尚書上大夫  
之職也韋氏之亂郭元振有功於社稷所當議貴議功  
而乃以軍容不整欲王以罪而斬之可乎後雖以群臣  
之諫不罪元振而竟以一無辜給事中以致威福進則  
甚矣開元之首初收其明而其失有如此後霜豎水所



宋者漸矣豈待天寶之亂而後知其為平終之政哉  
上議人君之體

姚崇序進玄宗御視屋不應蓋以即史卑秩不必一  
類上也是遂稱其得人君之體自愚觀之玄宗之委  
任大臣是矣然必平日未有赤心付託之詔而崇不敢  
專擅也大臣為天子股肱有所傳實友之義也古者人  
君見大臣御坐為起衆與為式今宰相奏事而視屋不  
應可乎且不以情告姚崇而告高力士使力士加誡諫  
之詔將何從而得問乎此正失待臣之體矣要之玄宗  
是時以驕心待士夫於此萌棄禮貌棄則去之士夫守  
身之法也若使穆生當此則必辭疾力去以聳箕山之  
節庶可以逆折人主之驕心乎惜乎姚崇不足以語此

黎園子弟

按周禮均工樂員不得屬於仕伍雖才如子野妙等師  
襄皆身可經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補衡擊鼓唐太宗  
使祖孝孫教宮樂物論皆譏之玄宗不以太常典倡優  
誠是也然更置坊院盛選工女而自教之號黎園子弟  
則是以天子而典倡優矣何以示訓於後世乎孔子告  
顏曰放鄭聲子夏對文使曰鄭聲好淫淫志宋音燕女  
溺志然則妖聲豈辭正人君之所宜深遠也奈何玄宗  
自恃承平不思後患彈耳目之玩窮聲伎之巧于時姚  
崇為首相而不聞一言諫正僅有張廷珪袁楚客上疏  
言之而終不能改也卒之僂人作忠戲以謔言取宋璟  
連祿山作亂而黎園子弟皆奏舞於番夷之前至動傷

海青之感泣而死嗚呼姚崇不得耐其責矣  
友愛

兄弟人之大倫自昔帝王之友愛者若舜之於象武王  
之於康叔可謂盡其道矣後世若漢文之於弟而不免  
有斗雞之譏唐太宗之於兄而不免有喋血之慘以二  
君其明尚薄於友愛之情如此善友愛者吾何幸於玄  
宗見之乎設五王之帳而寢與之共創花萼之樓而宴  
與之同若可謂友愛之篤也然自愚觀之玄宗之友愛  
兄弟特感宋王讓已之恩而有報答之私耳豈真能友  
愛哉如其果能友愛如舜之於兄弟則於君臣父子夫  
婦之間亦必推廣仁術書所謂和其身睦其家而協其  
邑矣夫何三子無罪一日殺之而父子之恩華王后無  
寵一朝廢之而夫婦之情薄崔張九齡殺周子諒而君  
臣之義闕夫三綱者尤人之大倫也玄宗有慙德至此  
而獨於兄弟能友愛焉是豈近於人情耶

珠玉錦繡焚殿前

人君之德莫大於節儉兇之投珠抵璧萬之卑宮惡服  
真能節儉者也其次若漢文之以敦朴示天下亦庶幾  
焉降是以下皆沾節儉之名而非有節儉之實者也夫  
珠玉錦繡迷心之鵠毒玄宗欲以節儉示天下則勅有  
司勿持珠玉勿織錦繡亦足矣何必付之烈焰之中乎  
且焚之則亦已矣何必於殿前焚之果何心哉蓋帝即  
位之初如水未波如空未雲而良心善意譴然可掬也  
比其承平日久浸益驕奢天寶以後織繡之工供貴妃



院者七百人三夫人從幸華清鮮華奉自餐若雲錦何  
前日焚之而後日尚之也豈非好名之心使之乎嗚呼  
開元以節儉則治天寶以奢侈則亂然則人君亦何爲  
肆一日之樂而貽終身之憂哉易曰白黃元咎書曰慎  
乃德德惟懷永圖君天下者尚其以玄宗爲鑒而爲永  
遠之圖則進而又進而可以爲禹爲堯乎此焉出矣

伴食宰相

自史官之慢慎制決之才不及元之于時有伴食宰相  
之嘲若可謂士夫之耻也然愚以休休大臣懷慎其近  
之矣何則宰相之職非以身事君之爲忠而以人事君  
之爲忠也故鮑叔下管仲子皮事子產曹參推蕭何故  
其功於國家也懷慎自知才不及崇而屈身專權蓋

開元之風

開元之風而興起者歟考史懷慎屬疾宋瑤盧從愿  
誤之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勤將有檢  
人乘間而進矣夫臨終之際而尤眷眷國家天寶之亂  
果如其料張屋所謂直道終始名稱其情矣且身居宰  
相而妻子猶飢寒所得盡散親舊故來身之具止於一  
囊此清高之操其足以激頑厲貪至其子負刺陝內存  
匪躬以爲國寶昔人所難也元之才有餘而多難於詭  
詐之術繼子受斯失大臣體度吾謂國家寧可無姚崇  
之才智不可無懷慎之德器也孰謂伴食哉

試縣令理人策

縣令最爲親民必得端良方正之士然後可以稱循吏  
而無愧玄宗以選叙多濫試縣令理人策或授之官職

咸放之田里若可謂得勸懲之道矣然自愚觀之成周  
之用人鄉舉之里選之舉正造之司馬論之論定而後  
官之官定而後爵之故舉不失人而郡縣無非羔羊之  
吏也唐之用人則不然鄉舉里選之法壞而郡縣學國  
子學特粉飾太平之具而畧無善我模範之美則其所  
群聚者混玉石於不分矢况以身言書判爲銓選之法  
則卓越奇偉之士必有遺珠之嘆豈能網羅豪傑而野  
無遺賢哉先儒謂唐萬自舉愚謂學校選舉之法最壞  
於唐於此亦其一端云

章濟解理第一

玄宗試縣令理人策獨章濟解理可觀擇居第一或謂  
章濟宰相子綏聞規模多識典故其詞理中選宜也以

唐書卷之五

十一

今考之雖其全策不可考然要之經世安民之術如董  
之三策孔明之二表殆缺如也矣以知其然耶夫辭理  
可觀之士必洞見道學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張  
果方外之士左道惑衆此王法所當誅也且其自言堯  
時爲侍中堯之時何嘗有侍中之官哉其誣罔甚矣爲  
刺史者正當誅此老賊以講明道術使人君洞然興起  
於善而不爲左道所誣則亦吾道中人矣夫何章濟信  
其妖妄之說而薦之於上賜號先生自是圖老子像祀  
九宮神間空中語而將心神仙之術釀成天寶之亂由  
章濟啓其階也吁以若人而擢第一唐室可謂無人矣

陸象先政尚清簡



陸元方居銓曹以清慎著于時初以廉宗賜名象先蓋望其紹先構也今考象先刺諸州尚清簡官益州尚仁恕此其需識沉遠亦何愧於舉制科高第哉愚所惜者簡而不教非簡也恕而不忠非恕也昔韋陶論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援而毅簡而廉易曰巽在床下喪其資芥貞凶是故君子知柔知剛知微知彰而後可為萬夫之望也唐至肅宗之世太平公主以婦人干朝政權勢浸盛威福自出崔湜為其耳目元為檢邪之尤者也象先亦有象賢之志正宜借尚方劍擊之不可與之同朝夫何受崔湜之薦並為宰相當立寧王之議雖曰力爭不從然亦涉咻逆之黨矣其以保護功免誅死亦天幸矣哉象先之言曰天下本無重庸人擾之耳夫天下之事固不可擾也有如宋楚客責魏元忠十事乃當時急務可坐視不為之所乎且附三思者湜也殺五王者湜也若名勝母墨子回車水名盜泉志士慚飲顧此濁亂之朝有何面目與之同官哉然則象先系而不能立簡而不能廉寬而不能栗援而不能毅乃巽床下而喪資芥者亦何取其清簡仁恕哉

王毛仲牧馬

記曰國君之富數馬而對是馬政亦不可缺也世之論者莫不曰王毛仲善牧馬雲錦成羣若與秦非子相類也自愚觀之則未馬詩曰秉心塞淵騶駟三千言衛文公秉心之誠實而淵深故騶駟之衆也又曰思無疆思馬斯臧言僖公立心之遠故騶黃之善也王毛仲何人

斯而能蓄牧之盛哉考史毛仲本高麗人也以知東宮馬坊與誅蕭至忠等相將軍知監牧使其嫁女上命百官就其席產子上命力士賜之官至與姜皎連榻葛福順為婚權勢極矣乃志得而驕求兵部不得而怏怏是真強夷之種小人之態矣有何藝淵無疆之美而能致蓄牧之盛哉或曰毛仲初見擢頗持法不避權貴田官草萊不敢欺此萬歲以後一人而已嗚呼果如其言是亦小人之有才耳非能教其本時其事順其姓就其才應其求食其良者也然祿山之變馬至於不受甲則蓄牧之盛亦何為哉范祖禹論之曰唐之國馬惟一肱臣掌之不數十年而其多過於二百倍愚曰毛仲固唐之能臣而寶先王之民賊也他日以力士之譜賜死豈非負口衆致寇至者哉

宋璟何如人

古者合氣節才智為一後世分氣節才智為二其末也而禮義之戈決廉耻之防生則與狐鼠同群死則與草不俱朽者世相踵也此吾未見剛之嘆發於夫子慨鳴呼剛固不可得而見之矣得見其似者斯可矣若宋璟為人得非剛之似者乎是故責張說之反復扶正人也拒武三思之干請抑邪黨也論張易之之專擅伸國法也保章月時之直奏重諫也也義王同皎之尊養率節儉也抑邪靈臺之賞賜禁閑途也革鄭愷之弊政清銓選也日以食常脩德以廟壞當終喪所以正君心也事問高仲舒以今事問齊魯所以集眾志也以楊忠



勳之聞人則遠之以王毛仲之小人則絕之所以布公道也以河南尹肴谷不洽之誅則釋之以群臣對仗奏事之制則復之所以正國是也至於太平公主易儲之議則拒之姜皎入宮之漸則則放之蕭至忠附勢之罪則斥之范知微獻文之殺則判之裴光庭資格之陋則爭之張瓊報仇之孝則矜之廣人立碑之風則革之是其黃風血氣之所形臨之刃鋸斧鉞而不快忠肝義膽之所激質之天地鬼神而無赦夫子之所謂剛其殆庶幾乎

漢書卷三

唐書卷三

唐書卷三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三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四

屏石戴瑋著

太廟壞適與行會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旅楹有閑寢成孔安者商也籀版以載作廟翼翼者周也新廟奕奕矣斯所作者魯也故聖人敘易象以享帝立廟著渙卦作春秋以世室壞譏文公聖人之重宗廟如此玄宗之時太廟四室壞此豈一朝一夕之故耶必平日不豫爲脩葺而忽爾頽頽九廟神靈生有深宮之樂死有剝廬之驚此莫大之罪也爲姚崇者正當勸君終三年之制如宋璟之對君子猶曰慢祖之罪不可贖也奈何以太廟爲待堅舊物而壞與行會爲言卒之行幸東都而乏恐懼脩省之實其途迎其美大隋文富有天下豈取符氏舊制以立宗廟此諸無量所謂諛諛之言吾不意姚崇開元賢相而爲迎合附會之語其幾小人之態也哉因是以見唐太宗不自建太廟而因隋故室非禮大矣太宗嘗鑒最多而忽於所當先賢於王珪能幾何哉

房杜姚宋孰優

世之論唐相者莫不曰前有房杜後有姚宋嗚呼此特以其迹而言耳論人不觀其心術何以計優劣哉故孔子論觀人之法必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而後人之賢否臧度也大以房杜言之則杜任事淺而謀遠不及房以姚宋論之則璟之剛正豈惟姚崇所不及而房杜亦望下風也何以言之玄齡用封德彝斥陳師合太宗



惡德甚多者不能匡正一二反助其惡此豈以道事君之義乎姚崇以武后傳位泣而別之即蔡邕之泣董卓也且以日食賜詔而賀君德以太廟行壞而文君過與公孫弘張禹之曲學阿世何異乎且縱子第左右受賂甚失大臣之體積政一決德色遂形此皆才不餘而德不足者也若宋璟爲人劾張昌宗斥武三思救無欽融遠王毛仲拒楊思勳抑郝靈荃浩然忠誠照人顏色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史謂守法時正信其然也此誠唐臣之冠夫豈三子可同日語哉

擇十使

姚崇謂刺史縣令不可偏擇此特能折議者之口耳要之非至論也大擇一相者天子之事也擇十使者宰相之事也擇刺史縣令者十使之事也故王制曰天子使大夫監方伯之國二人然必擇舉主于承用之先貴舉主于已用之後視其所舉之當否以行賞罰黜陟之典則爲宰相者必盡心以擇十使爲十使者必盡心以擇刺史縣令必不敢植私恩而廢公道也夫何患於不得人乎晉書考西漢之制矣嚴延年舉獄吏有賊而貶秩張湯舉茂才不實而削戶何武舉方正失禮而左遷此漢之所以彬彬多循吏也姚崇若愚刺史縣令不得其人豈亦先擇十使而嚴選之法重褒嘉之典乎厥後敕以縣令爲舉用者其罰又頗令長新戒庶乎知所重矣而終不得其人者宰相非其人而十使得以濫充厥職也歟

捕蝗

祖已告于王曰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乎命正厥德謂以妖孽爲符信而欲人主之脩德也周公告多士曰惟帝降格褫于時夏弗克庸帝厭廢元命謂天降格災異以示懲罰于桀桀不知而自取滅亡也玄宗即位未幾而山東大蝗豈天欲以妖孽爲符信以災異示懲罰姚崇于此正當勸脩德用賢明政慎刑以格謹云戒可也云何督郡縣捕蝗而於脩德懷安之語絕口不道豈非蘇子由以姚崇建東事之計林南獻西還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廟下不鄙人言耶嗚呼以姚崇日食表賀太廟行壞之事觀之則其輕視天戒亦可見矣吾因謂開元之治雖出于崇而天寶之亂亦由于崇也孰謂其善應變以成務哉

宇文融活田

宇文融獻策括天下遊戶及籍外田畝十道勸農使分行郡國卒得田戶幾百萬似若得禁好善弊之道矣然籍外收稅楊瑒議之辨給多計張九齡評之受職狼籍裴光庭奏之何也易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謂无妄之疾雖勿藥可也藥之其損有甚于疾宇文融爲國深計上之常如孟子之勸行王道次之譬如鼎錯之勸重農事而乃檢括客主戶口騷擾地方雖曰歲終籍數得緡數十萬然名似而實非漢言之則失在任求詳深言之則失在貪利夫豈謀國之忠計乎且人孰不欲安居樂業而止爲遺迷之人蓋出于不得已者然夢相家山精神



孤性心懷故國魂魂飛拂使括而得之彼安能為好義之良心哉是知宇文之括農即王成之微增蘇子由所謂小人繞倖于利以圖運取之計可謂見肺肝矣

光庭聖書

何地不生才何才不資世然是非難揀不足以服其心彼此牽掣不足以宣其用可否晦昧不足以繫其留為人君者亦不量其材之大小而為任之重輕耳何必泥流品拘資格哉是故歷山方耕而使之宅百揆傅若方築而使之總百官置象之人為公侯之仇也非熊之吏為伯王之師也是故嘉言固伏野無遺賢三代有道之長不以才乎夫何後世不以才德任人而以資格用人崔亮作俑于魏光庭繼踵于唐今考光庭之法以年多為陞選非負隨者皆有升無降然則庸愚之人便矣于豪傑之士何如哉吾謂光庭此舉重小人而輕君子而或以是為聖書亦誤矣不然何宋璟辨其非孫琬謫其克天下自有大公論矣以偏見亂宏規哉

光庭何如人

裴君用簡齊人抵皆問麟之所裁定故當時有麟之口光庭才之號是固非褒貶之祖矣博士有克平之謚雖曰蕭望之亦天下公論也而帝乃賜忠憲何哉考史連城恪恭靜心交游欲說請封禪則曰封禪所以告成功宜遣大臣召諸蕃突厥赴行在說用其策而突厥果來朝帝喜功好大之心已萌于此時此所以有忠憲之謚也非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乎所可反若知筆者

上星變大臣請禳之獨光庭曰使禱可禱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庶幾乎知命者之言矣嗚呼光庭知禱之不可禱而不知惡之不可蹈故肆無忌憚而之資格請封禪也孰謂患得患失之徒非斯人其誰與歸哉

蘇頌張九齡韓休何如人

唐中葉文章稱燕許而張韓亦為特詔今張道濟善碑誌故馬載以類為一日千里李嶠以類為惡若涉泉可謂不愧賢良方正之選而蘇頌可謂有子矣說亦以賢良方正舉既讀岳州詩並懷悅時稱燕許豈偶然哉史稱張子壽之文如錦繡素練實濟時用而暮邊幅韓休之文如大羹玄酒去甘典則薄滋味似若二子之文不及前許也然自四子仁人事觀之類能助

宋璟之長九齡能攻李林甫之短王方慶謂其牧遠之

器韓休能致玄宗之褻宋璟謂其仁人之勇皆可謂真宰相也張說之文學固可有稱如四時成歲八柱擎天之文何等雄偉何嘗封禪啓人主好大喜功之心立號駟壞和宗廟共之制于是了均坦仕道賊壞家聲而元宗為書說文碑曰嗚呼利善之基殆虛矣此說之不及數子也然合而論之光齡居喪則遂起復而不辭張說居喪則雖起復而終制九齡以道倖任官進者也君子寧無貴備乎哉

武成廟十哲

所貴於勇最云以其敢行禮伐也天下有事則用之于九正八伐之震揚無事則施之于三綱五常之經緯一







知陳善閉邪之說也然東封大山此歷代之謬舉乃曰登岱告成不當遂後默然則後固不可遂也封禪其可舉乎是亦不明理矣故史謂嚴敘事晚伯疏時人病其太簡此也子玄讀尚書則不進讀左氏則遂通是學問已粗而不知吾道之根本矣夫六經有史之斷案也作史而不知經則是非褒貶之際豈能無戾于道哉且楊雄作史之徒不足法也子玄自比楊雄者四事老子書吾語之靈也乃議老子書無河上公誦存王弼註此其去取乖謬是宜宋璟不與其說也故世之論者有曰楊雄作史而言未必可法子玄作史通而史未必皆通其亦有見于此矣大抵詩書中自有樂地二子博極群書以史才自負而何乃一貶別焉卒之于官一爲恒王傳卒于官是皆功名累也有學識之粹者果如是乎哉

以六條檢察作法

漢以六條課郡國始之以用宅論制終之以通行貶賞而其本實由孝文倡之以寬厚孝宣繼之以綜覈故監司其乃心而郡縣條乃職此漢之治立相武之間也唐太宗遣大理卿以六條察郡國則因漢法而推廣之者也今考史一察官人善惡二察戶口流散三察農桑不勤四察妖猾盜賊五察德行孝弟茂才異等六察廉并縱暴冤枉弗伸此法也雖北周官小宰之六計弊群吏宰夫之八職職國計然使千子脩政明刑以爲四方之極則李嶠所謂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夫

何玄宗一念之清明不久而萬端多驕侈遽棄韓休張九齡賢相也而故羅之李林甫也仙客小人也而過用之此其黷陟倒置大失勸懲之典矣今乃令來訪使檢察非法吾意必從所好不從所令也亦安能威降驕鸛而著埋輪攬轡之風乎孔子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信矣

按釋義引顏師古之說殊欠考按唐玄宗乃唐之子孫豈宜舍祖宗六條而遠用漢人之六條哉故今附正之于右

音樂較勝負

古者採詩可以觀民風審樂可以知國政玄宗命刺史縣令以音樂較勝負自謂得考課之道也愚謂後世之

音

樂異而其理至微也苟不得一后藥之士孰能測律呂本源而爲之辨勝負哉是故有樂心者其音樂

以屬有歡心者其音樂直以屬有愛心者其音樂和以

柔此以音樂而知其心之邪正也志微焦殺之音樂作而民思憂彈諸易之音樂作而民康樂猛起廣寬之音樂作而民剛毅寬裕順成之音樂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之音樂作而民淫亂此以音樂而知政之得失也然則以音樂較勝負亦何不可之有若夫後世之樂雜以娼優子女正所謂妖淫愁怨境欲增悲者有伺道德所關而可以觀人乎且吾聞之所謂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下揚也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



後漢之考其德觀其行則自足以知人矣而以音樂較勝負不亦妄乎玄宗此舉不特玩聲伎以爲娛樂耳樂記曰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樂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玄宗烏足以語此

張九齡知祿山有反相

相人之術古無有也始於姑布子卿唐舉許負皆行其傳君子所不道也祿山討奚契丹輕進致敗以軍法論之直當誅之以徇衆而何計其他哉按春秋子玉將兵而敗楚殺之此莊王所以成伯業也張曲江穰直孫武之批其論甚正秦之何以反相而欲誅之乎此暗昧不明之事非所以持國論也故玄宗得引王夷甫事以拒之使曲江公直以失律喪師于法應誅之語執意不回

唐玄宗

十一

則玄宗亦將登殿退聽而何召後來漁陽之變哉嗚呼虎兇出柙誰之咎也執謂張子壽以智者而有千慮之一失如是乎

張說尚文

古之所謂文學者豈徒以詞章之富詩賦之工哉有道德超萬物之表有義氣塞天地之間故發之議論足以銷阻金石形之文章足以羽翼元化若臯陶之謨伊尹之訓周官之書此文之至者也張說反復小人斯文之正脉斯矣安有所謂經世之文乎是故以府兵爲濫竽以巡宇爲封禪以生日爲千秋節迹其議論風采滑稽詭秘雖曰制詔禮儀多色其手與蘇頌齊名號大手筆然爲人如此則其文亦何足觀哉吾嘗讀其所註青瑩

經多淫辭異說幾于佛老之談三子曰均曰泊皆從賊其義方之訓又安在耶且吾未聞尚文者而不能教子弟也

幾致刑誅

帝王之政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然雨露之沾濡固仁也而霜雪之摧壓何莫非仁哉是故殺不辜寧失不經此民所以不犯有司也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此武王之民所以囹圄空虛四十餘年也仁人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故教化行而風俗美矣得不致刑措之效乎若夫玄宗則不然三子無罪一日殺之其殘忍慘薄無復人理況云牽子婦以爲樂寵胡人以爲戲所以移風易俗者失其本矣而大理奏死刑五十餘人嗚呼莫親于

唐玄宗

十一

三子尚以非罪而致戮況疎而辟臣賤而百姓其不輕之如草菅哉竊嘗考之唐史殺布衣張瑄以訟寃也殺御史周子諒以直諫也殺給事中唐紹以講武也至于長孫昕以皇后妹夫而殺之不以其罪張審素以儒州都督而殺之不得其情民不見德而惟刑是聞蓋史籍有不勝載者而大理乃以刑措奏聞林甫以刑措受賞將誰欺耶愚謂此必李林甫欲揚已取名庸碌固寵故誣大理縱釋死囚以陰邀封賞歟不然則若伯魚之鬻獄魏舒之受賂折言破律而得脫死地也天下豈有淫侈刻薄如玄宗而能致刑措哉

九齡以文學爲上所重

子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歟孔子曰君



子不可奪養亦不可奪親也王制曰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雜記曰三年之喪祥而從政然則每喪起復之制甚非禮也故春秋文公四年書鄭伯伐許謂喪未踰年以吉體從金革之事故稱爵以著其惡也張子壽誠開元賢相史謂以文學爲上所重信矣然愚特惜居親之喪而起復爲平章事于時邊塵不起正治平無事之日非若表繁以國難杜還以金革也而釋服從吉愜然服軒冕之榮此豈有文學之臣所爲乎吾謂子壽欲殺安祿山而上不聽欲罷牛仙客而上又不聽欲去李林甫而又不聽此蓋因其起復之失謂其趨勢利而忘道義故輕之歟吁士君子欲展大經論于天下立身行已豈可一日不在道義中哉

唐書

李林甫

士

天下大柄不可假人

周官以八柄馭群臣文武能操其柄故天下大定諸侯來朝自天子下堂見諸侯而大柄始有所移矣其見于春秋者若季孫父殺之會季孫宿邢丘之盟與夫盟漢梁次陽州城黃圍郎聖入書之皆引人君不能執威柄而政權下移欲其制之于未亂也唐玄宗欲以政事委李林甫高力士諫曰天下大柄不可假人豈刑餘之人而天資暗合于吾儒之論哉殊不知此力士自便之計耳夫玄宗之寵任力士甚于將相大臣其黜陟予奪之柄雖玄宗上之而實力士弄之也何以言之方林甫祿山之未用事也力士多方推譽而引之爲相爲將使力士如寺人之疾惡則去之恐不遑矣而敢以公器爲市

恩植實之地耶迹其解轉休張九齡用安祿山李林甫皆力士操其柄而謂大柄不可假人不亦誣乎使力士如呂強則將自歸掃除之役而以天下之責任大臣以天下之平季臺讓矣玄宗雖庸愚亦將覺然聽信今不肯委其柄于廟堂而陽執天下之公論以阻撓人主之謀其誰信之以故林甫爲相至十九年之久而祿山寵恩大過以至反叛皆力士汲引之罪也嗚呼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力士何弗思之甚哉

不識真卿作何狀

大抵觀人家國者平居有政言直諫之臣則臨難有伏節死義之士開元之初號稱治平良由姚崇宋璟相繼爲相耳既而即位漸久怠心寢生以李林甫爲周召是崇是信至于十九年之專且久焉至如敢言直諫之士如張九齡罷斥之矣如周子諒杖殺之矣于時介然樹立以名節自砥礪如顏清臣者正林甫所忌而投之閑散乃玄宗平日不識面目之人也逮祿山之變二十四郡皆望風歸賊向之居清要受寵任者或奔散于山谷或降附于賊夷畧無一人窺左右而先應者清臣獨料下壯實倉廩役義勤王以爲合嬰賊鋒爲二十四郡之倡此玄宗所以發不識清臣作何狀之嘆也逮晚節優容爲奸臣所掩見顏賊手殺然之氣阻而不屈夫出使已歷年而德宗曾不一問其存亡焉坐視忠義祖龍其視玄宗發嘆不識何狀之語又大不侔吾是以知德宗尤闇于玄宗故皆不免播遷而王臣蹇蹇終無尤也



西平人多不幸至此耶

貴妃入宮

昔宣公以級妻之美要于河上國人作詩以刺之曰  
燕婉之求蓬蔦不鮮卒之爲狄所滅殆有由矣若夫  
宗之于貴妃非但要之于河上而實奪之于宮中其惡  
猶有甚焉按史開元十三年玄宗用冊聘爲壽王妃垂  
將十年姑舅之分已定夫何傷父子之情亂男女之別  
城有巧笑迷其心妖態艷舞敗其目甚至弟兄姊妹咸  
啓厚封賜之以名園甲第寵之以膏腴水石給之以鮮  
華錦繡天寶之政不在天子而在于楊氏厥後我獨負  
恩奄爲竊突熊象與于較下胡越爭于舟中靈駕播遷  
崎嶇幸蜀國祚危如綴旒皇都鞠爲茂草誰其爲之楊  
氏一婦人也此與衛爲狄所滅先後一轍孔子曰吾未  
見好德如好色其效驗一至于此可不懼哉李觀有言  
使管仲而不死雖內嬖六人庸何傷君子曰未有盡心  
于女色而能盡心于賢王氏亦曰但誅宰誦則官中有  
西施不足憂是亦觀之說也夫知好色而不知以禮未  
有不亡國敗家者後之人主取監于衛宣取監于玄宗  
則靈長之計也

玄宗幸蜀

按春秋書寔來蓋貶其不能自強而自取來也書北燕  
伯欽出奔齊貶其不能敵臣而自取奔也書天王出居  
于鄭貶其不能齊家而自取出也書公孫于齊貶其不  
能正身而自取孫也蓋人君爲萬民之主攬威福之柄

神之主而民之望也宜使民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  
畏之如雷霆何至棄社稷之重而客寓他所如朱之  
龍自同蚯蚓乎是必肆于民上以致天怒人怨盜賊四  
起故欺吾觀玄宗開元之初修政用賢亦一時良主也  
然不能守求貞之操而獨任李林甫偏信祿山遂使逆  
賊一呼河北諸郡若崩厥角以錦衣玉食之尊而崎嶇  
道路間關靡蜀甚至目眦弗得食其困辱之狀狼狽至  
此皆明皇自取之也蓋亦謹之于初哉

兵制

府兵之制始于西魏因于周隋而大備于唐六十而免  
而民無常兵之勞一時治武而兵無常聚之患自備兵  
食而國無養兵之費事已輒散而將無握兵之重舉天  
下不及關中而兵無外重之憂此其制誠近古而便于  
國者也然不一再傳而弊端已見凌夷至開元其制幾  
廢而張說盡瀟灑之策豈守法之不善哉始者宿衛之  
士月上而歲徧至高宗則番役更代多不以時始者番  
士宿衛謂之侍官至武后則悉假姻戚以充役使宿衛  
士安得而不逃哉始者出征多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  
命劉仁軌鎮洮河而兵始困于久戍始者戰沒行陣則  
官其子孫高宗以後官不紀錄又州縣調發多不以實

州縣之兵又安得而不逃哉夫宿衛之士逃則內輕州  
縣之兵逃則外輕此張說募瀟灑以爲長從勢不得不  
然也自是兵農既分不可復合四李林甫停魚書安祿  
山變瀟陽矣豈不深可嘆哉約張說計當如之何曰府



兵之法本善持守之者非其制也使因時救弊以復其  
 觀之舊規革舊代失時之弊嚴賞威役使之刑節邊鎮  
 久戍之勞重調發不均之禁逃亡者招徠之撫輯之務  
 使安居樂業以復觀漢官威儀則何患府兵之難復哉  
 吾見兵雖有籍而府實空是故無餉養之費無姑息之  
 恩無一旦之變將雖有名而權實去是故無震主之忌  
 無難制之勢無威之奸兵將在內而京師實重是故  
 無尾大之憂無外侮之虞無割據之漸夫何說見不到  
 此而立苟簡之制以取使目前故獨孤及陸敬輿等言  
 其弊而杜子美頌白戍邊之詩懇懇焉蓋所以追恨張  
 說者深矣其後李泌議復府兵而卒不可復杜牧作原  
 十六衛以見意而一代之制竟無有興起者豈非其機  
 一失未流不可復救歟然則張說誤國之罪不在李林  
 甫之下也

靈武即位

按春秋每君必書公即位告廟臨群臣也蓋緣始終之  
 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然宣公書  
 即位蓋誅其意以著自立之罪也莊公不書即位內無  
 所承上不請命也考書載魯禹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  
 正元日格於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失  
 於文祖神宗則告廟也本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群臣也  
 肅宗以太子討賊當是時天子西走問關於隴蜀之間  
 四郊多壘正臣子不共戴天之憤也於此則新嘗膽奮  
 戈而前直縛逆賊致之鼓下子以掃除氛妖肅清朝野  
 迎乘輿反正而復居東宮豈不為孝之大者乎夫何衆  
 君父之危遂自稱帝未嘗告廟臨群臣也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玄宗未有傳位之命則玄宗天子也肅宗人臣  
 也今玄宗方奔蜀而太子遂即位是二天子矣不謂之  
 變而何耶或曰肅宗未嘗有即位之心觀其卻父老之  
 請拒群臣之箋殆可見也特裴冕諸人急於榮貴以致  
 此舉耳愚謂使肅宗有舜禹之孝則必卓然有守而豈  
 為異說之所移哉夫其有以移之必其有以來之也醢  
 醢而蚘集理勢固然嗚呼人臣而不明春秋之義者必  
 蒙篡逆之罪其謂此矣

置觀軍容使

按左傳宣人夙沙衛殺術師郭晞曰子駘國師國之羣



也犬以官人撥兵以爲最尚以爲辱國然則人君之於閣  
官但使之供掃除之役可矣而乃使之握兵不亦士夫  
之耻耶方祿山之亂李光弼郭子儀充常山破漁陽降  
思明誠中興之賢臣也肅宗若以二子皆元勳難相統  
屬則使之分將軍兵同獎王室而何必以魚朝恩爲觀  
軍容使乎以魚朝恩爲觀軍容使則凡用兵之事一進  
一退一戰一攻皆受制於宦官之手矣安能展職足乎  
故其短子儀而奪其兵柄賢弼而敗於河陽自有干  
城之將及損不用而惜兵固統以討內難卒之河北之  
患未除而奉天之關益熾熾官官挫兵之禍固至於此嗚  
呼有天下者慎勿寵用宦官以傾國事也哉

李光弼陰詭思明

史思明乃登山之輩論罪當誅既以所部十三州來降  
則亦能慕義矣以法論之如光武待劉盆子以不死而  
使爲大唐一布衣以終其天年可也夫何李光弼既受  
思明之降而乃陰謀害之是不以信義待之也彼自謂  
負不殺之罪安得而不叛乎故其後復以兵反而賊勢  
猖熾神州沉陸生民塗炭皆光弼激成之也嗚呼後世  
待來降之人尚當知所以善處之術而勿疾之已甚也  
哉

上皇思九齡先見

自古忠臣謀國一言一著龜一語一明鑑未有久而不  
驗者也九齡欲殺安祿山其爲國家慮深且遠矣而玄  
宗視之蔑如也逮禍敗已形乘輿有播遷之辱然後面

思向日之諫無一不驗意思之是也然不能思之於進  
諫之時而乃思於垂敗之日亦晚矣且思其一而不思  
其三亦未爲深知九齡者也夫祿山之反皆林甫之譖  
而九齡之諫用林甫爭之尤切玄宗獨不思此耶嗚呼  
變置敗而後思楊震皇甫敗而後思陳寔遼左敗而後  
思魏徵祿山反而後思九齡亦晚矣

李泌諫官

天下有道王君子接茅連茹以鳴國家之盛若夫寄身  
山谷振迹遠望由則是長沮接輿之倫見也鄴侯誠有謀  
畧之臣肅宗與之結布衣交言聽計從誠千載奇會也  
盡不久留基圖以展布經綸而乃及於辭官何耶易  
曰明夷喪于左股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于時張右擅  
權於內李輔國專兵於外北左股之疾未易救藥者也  
況李泌密在帝側而計從言聽正二人所妬疾而欲伏  
戎升陵以攻之者也安得而不爲全身遠害之舉哉愚  
所惜者李泌能力辭宰相於肅宗曲留之際而不能力  
辭僚佐於代宗遠托之時夫必不爲元載所容則復歸  
衡山足矣况代宗以萬乘之尊不能庇一舊友時事可  
知而乃甘爲江西觀察判官何前之剛決而後之委靡  
也泌於是始有可議者矣

輔國劫上皇

玄宗爲天子父疑稱太上皇肅宗爲人子宜盡定省禮  
以就養左右上之爲武王之視膳次之爲漢文之宣藥  
莊帝王之孝也夫何玄宗以古稀之年而受李輔國劫



遷之辱自是驚疑生疾遂隕天年輔國刑餘之人不足以人禮責也吾竊怪肅宗乘君父出奔之日遽僣然即位是其心欲君父之早知也久矣輔國以是窺見其薄而知天子有忘親之心也故矯制劫遷而畧無忌憚職此之由也哉若使有大孝之君方輔國進言欲遷上皇西內之際則必辭然發憤聲其難聞骨肉叛逆不赦之罪肆之市朝而復黃衣廩食守門傳命之制則必無後來紛紛之變矣夫何號泣不應是其心欲輔國之遷也此不謂之叛父而何或曰肅宗非無誅輔國之心但畏其握兵而畏懦不發耳殊不知天下者太宗之天下今天下一統典刑如昔有何不可誅滅之理趙穿弑公於桃園而春秋歸罪於趙盾夫盾豈躬行弑逆哉而其心欲穿之弑也故謂之弑而無過愚謂輔國之劫遷上皇乃肅宗劫遷之耳不然既劫遷之後寵之王爵封之尚父是賞之也而使曰吾無是焉將誰救乎此吾竊取春秋之義而歸罪於肅宗也

光弼與懷恩攻洛陽

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凡勝兵先計而後戰兵形象水也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故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少則逃之其要在於法令明賞罰信金之則止鼓之則進而已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占其將而察其才又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陳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此用兵之大畧也方魚朝恩請進取東京尤獨為

大將若以思明鋒銳難當則不交君命且深溝高壘堅壁清野慎勿與戰而上疏力陳利害如趙充國之謀伐先塞以需後期如王忠嗣之謀攻石堡以畜萬全則雖或聚或竄而不失為賢將矣夫門光弼明知不可而乃出師以伐賊且先弼命作險而陳僕固懷恩不從而陳於平原是軍令不行於麾下矣又阿怪其全軍潰散而懷州沒於賊哉

回紇助國討朝義

春秋謹華夷之辨哀公五年書公會吳人于戚以為夷狄不可會也僖公二十六年書公子遂如楚乞師以為夷狄不可邀也成公元年書王師敗績於茅戎以為夷狄不可倚也聖人之外夷狄往往如此有國家者正當

嚴內外之防謹閑遠之限可也

天何有唐君臣不明春秋之義而引回紇入中國以伐大朝義夫思明既死餘孽僅存代宗若能倚郭子儀李光弼而盡以兵柄委之則能黨當道隱然有不犯之形平逆賊猶摧敗葉耳何必外求援兵哉且是時虜酋恃復兩京之功浸肆桀驁甚至殺辱王使屠掠居人是平一賊而生一賊也他日奉天之圍國祚危若累卵其誰為之招徠哉噫後之欲借兵夷狄者可以代宗之事鑒之矣知此然後知聖人作春秋汲汲於華夷之辨豈惟尊體統靜以杜禍源歟

光弼代子儀

甚矣帝王任將之專也禹之征由曰一乃心力其克有勳湯之放桀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武王之伐紂曰



獲仁人以遏亂畧蓋去暴除殘必藉賢將與之同心戮力而後功可成也肅宗之時祿山倡亂史思明以逆黨稱兵犯順幸而有郭子儀李光弼皆折衝禦侮之將也使肅宗以兵畀委之專任之篤而不置觀軍容使以制之則此二人者必合謀并力而何逆賊之不足滅乎夫何聽魚朝恩之譖召子儀還京師而以光弼代焉夫光弼之才固不在子儀下也然于時賊勢方烈以光弼一人聖之其能阻奔突之患乎且吾考之河陽之戰光弼出死力而敗其前鋒使當時復得子儀為援則如貫索之珠聯以為一如常山之蛇擊之始應而犁庭掃穴之功可坐致矣豈必借兵固絕而後僅成其功耶或者曰子儀有鄭城之敗其能禁朝恩之譖乎愚則曰用將必用有德望者為之當時練事實達軍變未有過於子儀也方築壇推轂之初人已失七箸矣使其以九節度之兵盡委子儀掌握則掃除妖氛保乂王家必矣何至官軍潰而南平夫其敗也咎在不置元帥而子儀以是蒙諸光弼以是代位焉亦可怪也哉

李泌何如人

異哉李長源之為人也方負之喻張說謂之奇童歎美之談張九齡謂之小友乘輿之陪肅宗謂之朕師何也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觀其進攻賊之謀上破相之喻諫黃巢之詩詳宦官之奏言言有功於國收肅宗為能拔榛莽立朝廷代宗收兩京平逆賊柳玭謂其功大於傅仲連范蠡得之矣然出入禁中事四

君數為權倖所疾而能以智自免其亦見幾而作者歟或曰如子之言必其社稷臣也噫不然必固能以讜言悟人主然好縱橫之言事神仙之術則非聖賢所為也夫長源善治易而游嵩華終南間欲神仙不死焉豈知易所謂鬼神之情死生之說哉史謂德宗晚好鬼神事乃復用意或有之夫神仙之術祖于老聃天寶中泌詰關獻明堂九鼎議召講老子有法則其學之顯也又矣其子繁為之曲說曰必居鬼谷而史謂好鬼道嗚呼使長源能以帝王道統潤之身心施之朝廷則洪名今豈當與伊周比隆矣何泌之學不能純也

房琯何如人

唐名儒多言房大律德器有王佐才獨賀蘭進明謂性疏濶大言乃王衍之比也自今觀之擬之王衍殆不為過何也琯以忠義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然以琯從容帷幄則可以節命卒濟難則非其所長也而肅宗不量其臣房琯不自量其身安得不敗迺公事乎方潼關未敗李郭屢破賊郡縣侯王師如雲竟破竹之勢兆矣房琯乃泥古兵法而以軍事委兩書生其敗也固宜或曰琯深念主憂義戰于色未可以王衍目之也愚謂念主憂者必先有直言敢諫之風而引君之過以當其過者史文寶中奏為給事中玄宗幸華清殿以當其過者乃不能如張柬之謀營洛陽而疏若別教為天子進諫是乃長君之憂而陷主於不義也夫豈有大臣風節哉

懷恩立三師



善為國者當為根本之計春秋宣公二年  
衛人陳人侵鄆蓋謂始而不謀約至於  
能定者矣僕固懷思以賊平恐龍天

李直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故  
家皆會之餘空使英雄懷滿襟之

誅哉夫自孫山握三道兵而天下大亂薛嵩三帥  
人也是非狼心野心不以恩義馴者而奏立三帥何

慘之不監乎陳思友復小人吾何憐也獨惜子時有  
子儀之將而不能修憂遠慮力陳利害以逆折姦謀又

何怪竊家乎啜濁之勢哉子儀於是失謀國之道矣或  
曰當時魚朝恩程元振用事臣下奏請皆遏抑不進子

儀亦莫可誰何也自君子觀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  
止夫此立三帥是賊入堂奧而病在腹裏可默而無言

耶可言不曉而猶立於朝耶方其未立以片言折之而  
有餘及其既成以百萬兵取之而不足人謂子儀文武

全材吾謂子儀非折衝千里之臣也  
光弼引兵歸徐州

按春秋僖公時書公會齊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又書齊師宋師曹師次于師

比救邢夫兵而書救末有不善之者也救而書又何哉  
非其緩師也敵失人臣之義也光弼為唐將敗祿山破

思甲擒素孽卒之克復神京幾乎海內光弼之功誠中  
興之所僅存也然愚特惜其不明春秋之義耳夫人臣

之義東西南北唯命是從故曰人臣專一版若為市則

是篡逆之萌堅冰之戒也吐蕃連兵百萬入大震關取  
河西地所過殘破直指京師丁時天子幸陝此正聞難

起舞擊楫誓清之日夫何擁兵不救屢詔不至又引兵  
歸徐州又不肯釋兵坐視胡虜橫行與次于匡次于

北者近相近也向微郭子儀鎮舉兵唐社稷移矣然  
則光弼在先王之世寧免天討之誅乎或者以為是時

程元振說諸忠賢阻遏奏疏並光弼之歸徐州蓋以此也  
殊不知人臣事君可生可殺可貧可賤而不可為亂光

弼雖憾中官然豈可移之君父坐視而不顧乎有唐  
室威令振舉問諸侯緩時之罪則何以自解乎比與韓

信不與垓下之圍陶侃不救蘇峻之亂前後一轍而跋  
扈之迹大過之也嗚呼他日誰將不復慄慄愧恨而死

將誰咎之

孟殺李輔國

按春秋昭公二十年孟殺衛侯之兄繁左氏以為齊豹  
殺之也夫齊豹為衛司寇而華為盜則有未然故先儒

胡安國直以為孟繫之縣乘名宗魯也李輔國以重  
之餘荷肅宗眷愛遂遷上皇祇張后殺皇子其滔天之

罪人人共憤若數以王法而殛其身猶其官則討賊之  
義豈不彰乎夫何使孟夜竊其首尋獲捕盜而厚葬之

果何義耶蓋代宗以張后不利於已而輔國弑之乃思  
人也故不願誅之乎夫吾有弟而輔國弑之有父而

輔國弑之吾有母而輔國弑之吾有弟而輔國弑之此  
不共戴天之憤也而猶以為恩乎故先儒直謂代宗為



盜賊之謀則是亦盜而已是也

誅色朝恩

按春秋襄公二十九年書圍絳吳子餘祭以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又昭公五年書宋華合比出奔衛罪宋公信闇官逐賢臣而君臣之義睽也蓋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唐自玄宗引楊思勗高力士而歷代以宦官為心腹代宗之時魚朝恩以宦人而專國政罪所當誅矣代宗命元載為左丞相而殺之不猶愈於吳子之被殺宋公之偏信乎然曰愚謂之代宗可謂愚之甚也夫前乎李輔國之東據既殺之矣則宜遵祖宗黃衣廟食守門傳命之制而選任賢臣以經畧中原則逆賊不足平矣天何蹈覆轍而弗監復用魚朝恩焉此其失之於前也後乎朝恩之專權又殺之矣則當重以為戒而乃酌生靈死復用元載而寵任之卒之復掌禁兵雖曰尋亦誅滅而卒為唐室因襲之弊此其失之於後也且以朝恩之惡不明正其六罪與衆棄之而乃使元載為方畧以防大敵幸而獲勝此豈討賊之義哉噫

鄒模獻三十字

孔子傳易卦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又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布衣之士與人主面不相識正宜肥遯而不出謹言而不言耳吾聞伊訓一章在三聘之後詭命三篇在置相之餘蓋肉食之憂非藿食者所宜慮也府居之謀非桑居者所宜慮也代宗之時雖曰政事多闕然鄒模

時晉州一男子耳而乃持竹筐哭市願獻三十字內持省閭狀多譏切元載蓋亦忠憤所激矣且其所謂曰團曰監等字雖曰切於時事然要之豈有伊訓說命之言哉人君一心天下之本政豈足過人豈足問于時郭子儀之德李泌之才或投之閑地或匿之藩鎮不仁之人安足以言哉而乃上三十字此易所謂浚恒而思出其位也或曰此野人獻芹空室憂魯也嗚呼布衣有憂國之心而大臣無濟國之策此愚竊有憾於當時大臣亦有憾於鄒模也

崔祐甫除官八百

史謂崔祐甫欲收時望除官八百員其得大臣以人事君之道乎愚謂祐甫所用多親故以為非親非故不知其才夫天下之廣豪傑之衆若必皆親知而用之則空谷白駒之嘆遍天下矣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用賢之道也且當時群臣寧有賢於顏真卿李泌者乎祐甫乃舍之而薦楊炎為相炎儉邪之人而引之為相則祐甫之用人可知矣且祐甫青惡常衮而每事爭之不顧義理如君父之喪短為二十七日已為薄矣崔祐甫又以為多與衮相辨則其用人之偏又可矣矣

楊綰檢約

史稱楊綰比楊震而吾以楊綰比子產按春秋平丘之會子產懼赤九張可謂檢素矣故子大叙以四十之多每令損焉楊公權檢約而大臣咸驚御省音樂可不謂



能銀子產之志者哉且緝在朝建白皆有規模如論選  
舉欲去詩賦察孝廉諸州悉去國練刺使不許擅殺皆  
通達國體不負詞藻宏麗科舉子也所可恨者天固奪  
館之速而館於大人格君心之學無聞焉元載建議拜  
為國子祭酒外雖尊以虛名而內實處以散地也而館  
儼然居之受其籠絡而不之去豈犯而不校歟抑依違  
其間以苟全祿位歟是未可知也

崔祐甫何如人

史謂崔貽孫為相以道德道主意政建中初紀綱張設  
赫然有貞觀風自今考之安祿山陷洛陽則貢廟主以  
逃其亂李正己進解錢則賜將士以杜其詐王駕鸞專  
宿衛則留筭語以待其位朱泚進猶乳則請脩職以阻

其習

常懷憂慮賢路則舉親故以廣其用貽孫相業如此

贈太傅謚文正也宜矣但謂以道德道又主則未然夫

所謂道者原於天具於心帝為帝王為王皆不外此貽

孫在朝凜然風節則有矣而正心正朝廷之論邈然無  
聞又豈知所謂道德哉噫若貽孫而知道德則非唐名

臣乃三代人物矣

祐甫薦於器業

人君代天而理物宰相代君而理物也故相得其人則  
日月星辰全其明夷狄盜賊安其化昆蟲草木遂其生  
苟以奸邪之人而處鈞軸之任則君德為之蠱惑朝綱  
為之濁亂而天下必有被害者矣庸可非其人而薦  
之耶崔祐甫亦唐名臣而薦楊炎為相吾不知何如而

薦之也今考炎之為人獨有請歸財賦於左藏又言希  
烈不可用二事而已若夫起勢作威報恩復怨此楊素  
李林甫之故智也而以為人相然則何以清朝廷何  
以服藩鎮乎且于時忠義如顏真卿有蘇武轍額之節  
才畧如李泌有魯仲連范蠡之功此誠唐臣之巨擘也  
祐甫若能為推轂之忠計蓋亦當任舊人其政而乃資  
之開散之地曾無一言發引之者豈知之而非用歟抑  
謂知之歟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  
視其祐甫之謂矣

潘青獻錢賜將士

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然則人君之  
為善為惡其幾雖微而其驗甚明百姓由之以安危四

鄰國之以向背庸可不守苞桑之戒存介石之心乎德

宗即位之初却祥瑞罷貢獻出官人初政清明如太阿

出匣光采射人李正己以跋扈方鎮而獻錢三十萬繼

蓋正以探君心之何如相業之何如而為向背之計耳  
使德宗於此直受之於藩方而輒之於內庫則方鎮必  
有輕朝廷之心矣既而崔祐甫請以所獻錢賜將士則

內可尊朝廷之體外可結士卒之心豈不足以來諸藩

之畏服乎使德宗能守是心而不變焉則若之核服不

常者相率而奉朝貢豈不為中興之賢君哉夫何數年

以後紛紛多欲之事並興於是乎借高緡征兩稅稅間

架除陌錢回稅以獻錢賜將士不啻若出二人噫此藩

鎮所以畏服於始而未免跳梁於終也



不至告竭矣豈不為經常簡易之法乎夫何楊公南遷變舊法但取大曆中一年科斂最多者以為定數立為兩稅方其立法之初雖曰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入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若可美也然行之浸久姦弊百端始也兩稅之外無復征科終則兩稅固行而租庸調如故自是而鑄錢指苗推利借商進舉獻助無不為矣其為民害不亦多乎嗚呼後之諫國者慎勿作聰明亂舊章也哉

城奉天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而豈徒守一城乎按昭公三十二年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蓋謂周衰不能守在四夷故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是等之列國

唐書卷廿五

唐書卷廿五

十五

也唐太宗混一四海傳之子孫而德宗不能居中撫外城奉天以自固亦可鄙矣或曰德宗之城奉天術士桑道茂已唱言於前而應驗於後然則治亂皆天命也豈人為哉噫治亂之數固定於天而轉移之道則在於人使德宗知有離宮之厄親賢而不委任宦官輕賊而不聚歛貨財正法而不姑息藩鎮則豈有逆賊之亂乎至是則術士之言亦虛矣昔裨諲言於子產曰鄭將復火子產曰天道遠人事近非爾所知使當時有子產進讜言而早為之所則守在四夷矣而亦何必城奉天哉

楊炎陷劉晏

劉晏固言利之臣然以養民為先以用士類為務則可謂善理財者楊炎亦何為而陷之死乎愚謂自唐玄宗

以宇文融牛仙客為宰相而入相之路往往以理財造劉晏有足食之功朝廷所倚賴也此其必為宰相之漸較然甚明炎之意正恐其奪己之位如蔡澤之於范雎也故陰擠而置之死然使不誣以大逆之罪則何以逞下石之計哉初劉晏與黎幹劉忠翼同謀而罷其四使又托以奏事不實而貶刺忠州又誣以朱泚通書及兵拒命而賜之死詩曰君子秉心維其忍之炎之立心如此他日盧杞亦誣其命王氣懷吳而死於非罪立作福作威其害于家凶于國天道有不可誣者乎或謂晏之死在炎則為報元載之讐在德宗則為憾獨孤之事正合春秋稱國以殺君臣皆有罪也噫果如其言則炎之殺身德宗之宰身非不幸也天也

唐書卷廿五

唐書卷廿五

十五

理財以養民為先

邦以民為本民以財為心故天下旱乾水溢不足憂而元元流離之可畏荀子曰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是之謂國盛史謂安理財能以養民為先是固非王鉞常堅楊慎矜之比也然豈有能富國之用而又能足民之食者乎大率天地所生財物非神運鬼輸而皆取之民也最之立平其權蓋法吾意必移東為西舉塞目隸疎前虎後邊撫膏肓而謂之養民為先吾未之信也不然何史謂殷頤疾之者乎

劉晏何如人

劉晏言利之臣固君子所不道也然張說謂之國瑞肅宗謂之鄴侯陳諫謂之密贊蕭之亞何也士安八歲能獻



領行在才與固已不凡遠為夏令輸無通期補溫令民  
皆別石及為益鐵租庸使通攤帶任才能富其國不勝  
於民儉於家而歸利於眾先儒以為司法之五事是也  
然君子所不滿者君子之治財以仁為本智為制其為  
利害寓諸法法成矣以者不敢過拙者不敢不及晏特  
陶朱猗頓之雄耳置疾足規四方物價而開閭之吏居  
數千里外不敢欺給昔人比之子庭吏不能欺子賤  
史不忍欺西門豹吏不敢欺固所難也然每朝謁馬上  
以鞭算視事自明吏暗雖休沐下廢務嗚呼惟晏精此  
耳晏今日去位誰可繼者夫天之所生地之所產浩浩  
乎無窮也欲之縣官而下不怨藏之百姓而上不之在  
立法付諸有司耳躬持籌算直大賈事而豈可久可大  
清唐老筆

唐虞老筆

上

揚父何姪人

史謂楊公南父喪廬墓號泣不廢聲有榮芝白雀之祥  
若可謂之孝子矣然忠臣出孝子之門事君不忠而能  
孝其親者未之有也夫元載怙權樹黨毀法為通衢恩  
為怨乃鄙夫之尤也而載得炎親重無比會再敗坐貶  
司馬則公南之失身非人可知矣且元載城原州之議  
驢擾百姓炎素德元載思有以報之卒使涇州之亂而  
原卒不可城又以劉晏勅載出之忠州誣殺之炎之事  
君不忠如此則雖文藻雄蔚特稱當揚不足齒矣且炎  
以家人業線把木簡乃止之曰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

之禍夫炎既知禍福無常矣何不親賢遠奸開誠布公  
而勿使昂折足其形澤哉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五終

清唐老筆

唐虞老筆

上



劉晏知取予

洪範八政食貨爲先人生之本在食貨而已矣然惟公  
 劉之厚民管仲之富國李悝之平糶耿壽昌之常平則  
 庶乎取之民不怨予之國不乏矣若夫後世之平準擅  
 鹽皆不過爲富國之計而豈有愛民之心乎天自河北  
 驛驛廟堂以饋餉爲重總司以給餉爲難州郡以轉餉  
 爲苦邊圉以請餉爲急劉晏之總利權也謂之予人不  
 之則有矣蓋其制萬物低昂以佐軍興使唐中饋而復  
 振晏之力也若夫取人不怨未之聞焉夫利萬物之所  
 生而天地之所以養人也利於己必害於人晏之言利  
 也聚財爲急而豈有寬洪博大之意以導利而布之上  
 下乎使其能導利而布之上下則黎民有富庶之效而  
 井采之憂自形矣亦何自而生疾哉

劉晏可法五事

劉晏可法五事一曰用七類二曰養百姓三曰省吏員  
 四曰永久之慮五曰決事之速此其言皆有理非獨可  
 施之轉運也惜乎一切施之理財之間而國是多缺絀  
 然不顧彼固曰吾職轉運而已矣不知陸贄川漕山槁  
 海焚何莫而非民之膏血哉天子者父母天下而置之  
 生養安全之域也人臣輔天子以養民者也今稅間茶  
 除陌錢借商繒民之病也極矣安乃坐視弗救於心乃  
 乎故史謂其矜持籌算宜大買事非可久貽後之道也

有見於此矣

宦官悉文臣

天地間至尊者道而道之謂者曰文所謂文者不徒矢  
 爲謀作而爲訓誦而爲詩而已窮則以孝弟忠信淑  
 身達則以仁義禮樂顯諸用此之謂文臣而國家所  
 倚賴者也乃若口誦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儒而  
 已矣得謂文臣哉德宗時張洄竊以文學鳴相繼以  
 取敗則是小人之行而已而宦官動輒以此誡文臣可  
 乎夫涉獵之以賊敗非文之罪也正因其爲文而不知  
 所以文耳若使文臣必將祿以天下弗顧也係馬千駟  
 邦視也而豈敗於貪哉德宗於此正宜於文臣中審擇  
 其人品高下而用舍昭然之途否此焉出奈何比司之  
 言先入胸中友以關人爲心腹以忠賢爲寇讎是因噎  
 而廢食困溺而廢汲也困辱於奉天播遷於山南宜矣

秀實以笏擊此

笏之制始於漢而承於唐唐五品以上用牙六品以下  
 用竹木要之皆書於背備遺忘而已故記曰將適公所  
 建奉笏則笏豈擊人之物耶然吾聞之濕嚙以笏擊鐵  
 鳳矣宋璟以笏擊張昌宗矣是皆忠憤所發也何獨於  
 秀實之擊笏而疑之夫此以人臣而謀稱帝逆賊也秀  
 實以笏擊之非以身死橫刀若可謂殺身成仁也自愚  
 謂之人死非難而從容就理爲難秀實初從宋之召  
 而勸之奉迎乘輿亦可謂不知人矣愚謂將士踰垣入  
 劫之時死之可也又不然勸之奉迎乘輿而此不悅於



此死之亦可也夫何一不決之於早而猶爲司喪鄉哉方朱此借號之日然後以笏擊此則亦晚矣故先儒謂李實之死草草而死是也然視李忠臣蔣鎮姚令言張光晟李楚珪爲此所用者誠不啻麟鳳之於大羊也贈爲大尉諡爲忠烈豈不足爲千古之警乎昔孫拱錦文貞之笏有曰靈壽薦角比干獻骨合以憤烈在公爲笏怒虎可唾笏不可挫太華可烈笏不可折吾於秀實亦云然

### 杞排懷光

凡姦臣進說於君始則巧佞有可信之機終則暴露有莫掩之迹杞之悞國久矣宋此唱亂劫攻天子此其反叛之心雖三尺童子知之矣而豈謂此忠謀保其不反且既殺楊炎又殺桓寔作威作福莫此爲甚李懷光請德宗諒之誠是也奈何反爲杞所排遠來赴難咫尺天子不得一而而行遽趣之討賊激成反叛哉蓋德宗於忠賢之言百不從一而小人之言聽受如響凡所以冊致播遷皆自取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聞然則德宗之寃身失國將誰告哉

### 懷光奏貶盧杞

盧杞陷顏真卿殺楊炎殺崔寧妬賢嫉能更構罔上罪固不容誅矣李懷光奏請貶之亦少快於人心者但未見上而與人教言盧杞之姦此杞之謫言也人而咫尺不得見天子也然懷光頓兵于進而抗暴罪則亦近於鬻拳之六諫其非人臣忠順之道也懷光於此當深

自愧恨自歸可敗則庶幾少贖前罪矣而乃與朱泚通謀待天使不敬移軍據咸陽于時張名振幕使也而爭之軍門石漠分養子也而秦之朝廷李景畧賓佐也而勸之單騎詣行在趙鷹昇將士也而通渾瑊高郢李鄴真倮也而通馬燧至於其子璣以父也咸陽不進而奏於上知其必負陛下是懷光叛逆之心一萌而内外之心已離矣此李晟謂懷光有五不可赦而馬燧二十七

### 罪已詔

又何以奏貶爲哉

德宗以藩鎮之叛而悔過降號下詔罪已以故聞者涕泣而請將效死叛夫請罪是誠向以百萬之師而力殲

### 唐書

卷六

德宗紀

四

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浹也然惜其特赦令之歷文耳夫大人不倡浮言言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德宗之詔則不然賢才國家之所恃以安也姦佞國家之所由以敗也下詔未幾而斥蕭復罷姜公輔用裴延齡且問架之類雖除而進宮市之政百出然則向之詔今不過出於文人之手筆而豈王言如絲斷自由衷如盤唐所謂數人腹腎腸靡不稱百姓者哉嗚呼武詔爾心以善萬邦曾有言不誦行如德宗者而能逃播遷之辱哉

### 以輕已罷蕭復

賈山有言人主之威重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故人主不取人之輕已而患人之畏已畏則逆耳之言不敢入而人主之勢孤矣盧杞奏事順旨此豈尊其君



哉朱此之叛懷光之逆皆和召之也故蕭復初劾犯不忠此非輕其君也蓋欲屏斥小人以肅清朝野而王君身無過之域豈非尊君之大者哉考史後初卻王緒之求豈何其剝削張鑑之蹈禍何其明薦蕭皇之為相何其公德宗以輕已罷馬不亦怪乎噫復在朝廷重如九鼎復去國家輕於鴻毛然則蕭筆跋扈生民塗炭德宗自取之耳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復初或未之思乎

### 李晟謀與復

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方朱泚懷光搆兵結援聲勢猖熾自謂燎鴻毛於紅炬中矣西平王獨能以孤軍震二強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而能肅清宮禁祗謁寢

李晟

李晟

五

爾何哉蓋一念忠誠仰日月視其斬劉德信誅王廙効尹元貞誅田希鑒表李觀皆為國不顧家為君不顧身故為之將士若駱元光戴休顏董蒼澤感激自奮投石超距之勇收斬將塞旗之旁矣尚何逆賊之不足乎

### 獻瓜得官

傳說告高宗曰惟衣裳在詩謂名器不可僭人也凡人君所以尊無二上以威福之柄自己出而可以榮貴人也故夫官爵者人主所以厲世磨鈍而尊於天下也故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賢而已德宗幸梁州在道有獻瓜果者固好義之人矣然吾聞之婦人之贊瓜桃李梅而已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締為國君削瓜者華之中以

俗使獻瓜者豈知此禮也哉世使承之以雕盤饌之繡綺耳逾蜜房冷重冰圭猶下迎黃鵠白饌小青大班狸首虎踞之類而已豈官爵之士貴哉德宗受其瓜而賞之錢帛足矣而何為以試官授之雖曰試官無名無補於事然而突結鋒挑患難竭筋力展勤效者皆以此酬之若以獻瓜果者亦以此授之則將士必謂以吾之命同於瓜果矣此陸宣公有視人如草木之諫也嗚呼宣公有經濟大才而不能盡其用反為說詭寵相則待大臣不如獻瓜果者矣國家安得不亡乎

### 陸贄內相

德宗居艱難之中每事必咨陸贄贄若可謂付托得人者然在易島之六五曰鼎黃耳金鉉利貞謂當用賢勿貳

陸贄

陸贄

六

而始終一心也夫何奉天之圍方解而內相之寄以廬其或貌雖從之而心實拂之未幾裴玄齡拜相而贊皇州之貶矣今考敬輿所論裴皆烈烈忠義之論宜可追典談訓誥之風若使德宗舉而措之豈但可免胤身之禍而三代之治亦庶幾其可與哉云何迷耳之言不利於聽在翰糾十從六七自為相十從三四天下安得不亂乎

### 姜公輔直諫

事君以防微杜漸為良計唐安造塔其費雖微然一棟一瓦皆取之民也姜公輔諫之深得宰相之體矣然愚以為公輔之所以諫其君者未盡也夫佛乃異端之教公輔於此直當力排其說而引之當道則論道經邦



之青裴矣蓋開佛之教當急於選塔之費可緩正道既崇則邪說自息矣夫何徒知財用之不可費而不知佛教之所當排故德宗因以貴者憾之而左庶子之命下矣或曰公輔正直人也豈不知佛教之所當排乎以愚考之公輔諸陵懇求官後求為道士以元老之尊而入黃冠之流則造塔之諫其果闇於弗知矣嗚呼秦疏百篇炳若丹青者尚弗克用况公輔以異端之學而欲致主王道其可得哉昔人以公輔為戊大夫不知道蓋有見於此

### 天生李晟為社稷

李晟能平朱泚之亂非以軍力之強實由忠義之感動人也然晟果非古社稷臣歟曰晟孤忠特立不慕英衛而贊慕魏徵真軍國之保障公侯之干城矣致堂謂追跡汾陽不唯可將亦可相是也所可惜者自成都還以營妓一人自隨以聲色之感而召張延賞之厚豈社稷臣所為乎夫德宗以晟為社稷則宜以股肱心腹之任委之矣奈何憚張延賞之諸奉其兵柄置之閑處七年而死卒使吐蕃劫盟為國大耻然則渭橋之立石凌煙之圖像靈座之賜蓋亦虛文矣哉

### 陸贄諫川兵

人臣叛逆天下之大惡所聚亦天下之大刑所歸是其心每畏朝廷之討而扇惑四鄰以為犄角之勢故討其一則三五來援擊其中則首尾相應此為叛臣之故智也陸贄以河中既平且勿乘勝討李希烈蓋亦防其扇

當撥援而召建中之變也此老成謀國之慮不亦深切著明哉德宗果用其言而希烈自致內亂惜不能盡用其策而其效止此也

### 脫巾求擇

唐太宗上府兵之法當之於農其有變則兵甲芻糧皆自豫備而不必征之於官此最近古之法也夫何張說林甫變法之後兵與農分而其國計空虛軍餉艱難蓋緣安史之亂第五琦以財用輸之內帑括之大盈而謀國非人盡委於宦官之手故斯人有坐糜粟之患而雖江海不足實滯厄矣矣萬靈雲屯張師待哺與師百萬日費千金有兵而懼於用是奴其兵也有財而輕於用是罄其財也有食而耗於用是蝗其食也嗚呼年中之穀斛不登荒人敢於為逆和山之糧運不繼英雄所以無功此脫巾求擇之呼見於興元之時又何怪軍士有脫巾之呼也或曰朱泚之亂大盈之積盡皆為此所耗此軍食有呈呈不給之患乎愚謂府兵之法復雖倉庫不給而民食自充亦何匱乏之足憂耶要之口分世業之制壞而為兼併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則府兵之所以難復也噫是故求助焉足之下式不若得紆國之文子使當時有能知所從來之弊而為之方圖急若以涇溯救焚為規換則庶無上惑下陵之漸乎

### 吐蕃劫盟

夷狄之人以變詐不復為常蓋狡兇藏姦必有二窟犬羊輩而猶懷二心其背盟失約固不足責所可憾者以



廷臣懷怨怨議國計安得不敗乎唐德宗之時國政多  
缺吐蕃求盟此豈義而來哉蓋所畏者李晟渾瑊馬  
燧欲因盟而傾之然後縱兵犯長安如臨無人之境矣  
此吐蕃求和之意也于時馬燧爲之請於朝則亦驅而  
納之陷陣之中而莫之知避也獨惟李晟切諫以爲我  
狄無信不如擊之之語深中事情如謀國者此唱彼和  
有交權之義如張仲之於戶吉甫如陳平之於周勃如  
魏相之於趙充國則一舉而吐蕃可滅矣夫何張延賞  
以小人之心而與晟相爲矛盾卒之渾瑊會於清水易  
服未幾而鼓譟大至唐諸將或殺或擒四面楚歌嗚呼  
此仲尼作春秋九書盟者惡之也其以此夫

李晟何如人

唐書李晟傳

五

李良器自少從王忠嗣於河西號萬人敵從李抱王於  
靈州以千軍勝賊一代之良將也觀邢州之役立談釋  
二帥之憾逆卒之亂號泣赴奉天之危可不爲忠義乎  
料白華之進軍知平涼之必詠阻星變之議移渭橋之  
師可不爲應變乎解帶結忠孝之心請婚釋延賞之怒  
疾惡有楚琳之請德亂有希蒙之誅可不明於決斷乎  
而德宗聽之不使因護邪之口雖立渭橋之石勒凌  
煙之名亦何心哉吾謂于時名將稱馬燧渾瑊李晟三  
人而已然師入長安而人不知晟可謂仁義之將不特  
可將給可相也然猶當感之晟有兩婿不能處之以禮  
使得附張延賞以騰諂於朝其入朝稱疾懇辭方鎮是  
矣乃晝夜泣目爲之誰何哉晟當暴魏徵之爲人矣而

畏讒邪屈權勢果徵之爲人乎夫延賞小人不足貴也  
西平前既數其罪後又稱其可相是以人之相與不相  
係我之和與不和也抑亦感矣吾嘗謂聽勸和之詔不  
若李泌之遊萬華也爲子受請婚之辱不若九齡之奏  
仙客也伐大安之竹不若伐碧溪之茶也驚妖僧之獄  
不若守爲僧之疏也此又責備之意也

馬燧何如人

馬洵美自少有濟四海之志不肯老一儒此亦投筆取  
封相類也今考其行業尉趙城則發死囚以駭虜之心  
刺隴州則設糴槽以塞虜之路在汴則破賊狼軍在河  
東則俟後獵車自昇而蒼田悅平河中兵威所指勢如  
破竹燧可謂名將矣故德宗賜台衡之銘勝義堂之  
額列凌煙之旛定莊武之謚不亦宜哉然君子有憾於  
燧者燧之將畧有餘而德器不足也何也淫師之亂國  
勢岌岌此主憂臣辱臣不愛死之秋也乃與李抱真不  
協各當一面逗遛不進師遂無功是知有私忿而不知  
有公務也忠臣可知如是乎至於尚結贊之懷謀雖柳渾  
書生亦知其謀也而燧堅言可和卒使堂堂天朝爲大  
羊所侮由賴公許和釋兄子以報之言觀之謂燧不知  
其詐而許之則非也燧附張延賞心知非是而雷同和  
之也然則以伐暴拯民之師爲適安致結恩之地豈所以  
聖於名將哉

渾瑊何如人

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以騎射聞觀其殺李立節於



河北敗李國臣於秦原走朱泚於奉天破韓吳於武功  
誠可謂勇將也然與結誓盟不能料成敗但以如詔為  
奉向微元尤韓請環有備城亦不免刃矣然則城  
有猛志而無英才者乎或問城與運孰賢曰燧沉雄才  
力先計後戰固必決死名蓋一時固非城所能及也  
然何城有言守城馬公能舊曰悅今觀其制敵果大過  
人者吾不逮遠矣夫韓退托哉其自知之明亦良  
心所不泯也然則韓宗昭軒授城用拜韓信故事是以  
城為韓信也城果有信之類歟曰城有勇而無謀夫豈  
與韓陰同曰語乎或以城方之金日彈固以日彈夷種  
城相若也愚謂奉天之危城以忠義激將士能變危為  
安者城有力焉馬何羅之變日彈先時諒之迹相類矣

唐書卷八

崔元

士

易得哉

### 陽城論延齡

天下有大是非人心有公議論然投忌器之鼠者常滿  
鴻而驅當道之豺者每寂寂陽元宗為諫官廷論延齡  
作相欲取白麻壞之可不謂有直臣之風乎然愚特惜  
其忠養不伐敗成介何耳蓋自延齡為集賢殿學士已  
非一日迹其以聚斂為長策以欺君為常事城為諫官  
已六年則豈不知延齡底蘊而乃坐視其滔天之罪而  
需亡年之久然後上疏劾奏哉夫何也作不鳴鴈今也  
作獨擊鴈向也作瘖瘖今也作秋大鴈何先後之不  
倫至此耶在易論小人剥床膚不若剥床足之時其患

洩類豕牙不若犢童牛之策其勢易故胡寅以城未知  
陰陽消息之義也蓋絲綸之言非可壞之物天子之庭  
非慟哭之地故如城所為山人處士疎質直野之態耳  
使上言城相廷齡逐城而行之亦何以禁之哉

### 進奉

晉書黃琬琰琅玕固所寶也而然松怪石亦俾之籍  
玄纁纁組固所重也而把枯礪砥亦俾之效蓋任主作  
貢各以所有而可繼也周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亦有定  
額初非貢賦之外復有貢也自入春秋事一變矣責供  
貢於楚而楚以虛文應責器於晉而晉以故典辭責  
金車於魯而魯以私求議嗚呼豈意先王之貢法至唐  
德宗而大壞之甚耶考史德宗以奉天君之還宮刻意

唐書卷八

崔元

士

取款吾意善放曰惟政苛猛虎民窮吏悍毒甚賦蛇百  
官欲賴寵而入曲徑而進安得不為進奉之名哉是故  
諸方藩鎮有口進有月進有以刺史進有以幕僚進彼  
豈羨芹而思至尊載續而思公子哉不過利民財割國  
賦刻吏祿市恩希寵耳詩曰俾人之心予何其臻其德  
宗好進奉之謂矣然則何以服藩鎮之心乎

### 李泌薦陽城

李泌薦陽城為諫官而城果能廷論延齡以直聲震天  
下泌可謂知人之明矣然愚特惜其薦陽城為諫官之  
深為泌之大病豈人蔽其心有本則識者欺然愚以為  
知子者莫若父泌尚不能教子泌能以薦賢故何以言  
之李繁泌之子也城欲密教延齡罪惡有忠臣孝子必



將與城附奏而肅清君側余何繁以情告延齡使彼得以詰問陳謝而城反放逐何其父賜之而其子附之耶嗚呼劉向論王氏而其子歆爲之盡孝李泌陽城而其子繁爲之陷附噫安得不以春秋之法責其父哉

陽城何如人

陽亢宗司國子葉令諸生歸省是欲以忠孝化人也然愚以爲亢字知孝矣而不知孝之道何也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城少苦無書爲更集賢院讀書讀之六年無所不通固矣然讀書而不知所謂孝也誠有第曰堦曰域相友善不肯娶曰吾與若孤俾相育既娶則聞外姓雖共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要終其身其與元德秀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者相似焉是知兄弟之情不可疏而不知祖父之嗣不可絕也夫有天地則有男女

涉是夫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有男女則有夫婦故夫婦者三綱之首詩重關雎書記贅降易首咸恒禮謹大婚有以也城爲弟德秀爲母皆不娶終身然則絕滅種類無父無君之所爲也吾不意亢宗爲人韓愈謂之善人歐陽脩叙之高行柳宗元擬之孟軻而以矯激之行賊吾道之正哉

曾不召天子

賢入朝以來奏議數百篇當時切中膏肓屢蒙手書仁義禮樂之論雖童子皆生言事皆莫之及也觀其言曰吾上不負天子下負所學也他無所恤此即諸葛武侯鞠躬盡瘁不恤利鈍之心也然君子所憾者大臣之道合則留不合則去哲爲學士時言聽計從者尚多

也既而爲相與實參掌小人秉筆一半而九牧吾道無可行之望矣且廷論延齡而德宗去佞如拔山則當爲陽矣浮舟留侯辟穀然後君臣之間超然無後患也乃隱忍不去牛忠州之貶何耶吾嘗謂哲之爲人可謂安詳穆爲悅而於天民之追求之盡乎

曾不召所學

陸宣公當國易挫亢之時而每以仁義匡其君觀其奏議所載而達國體曲盡民瘼非有經濟之學不能也其所訓下不有所學信然矣然愚特惜其斥黜之後但聞門爲古集驗方則其所學者亦狹矣夫六經乃仁義之陶鈞道德之靈籙也然易微於九師春秋散於三傳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而爲禮之衰文在於六戴小戴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四

自是諸儒盛尚伐異競開門出入奴公主相爲糾聚此君子之所深憂也費以道尊自任則豈不可獨抱遺經援尋正緒參求至理探赜微言而乃區區集古醫方亦異乎古之爲學者矣

王叔文死友

友道不閉於天下久矣重言比朋友對面疑九峯李太白之誰也鮑甘膠漆契邇來雲雨睽白居易之嘲也莫爾冬冰堅中有潛浪翻而水野之詩也然因此五友足生三聚吐古今之道悲也王叔文與劉禹錫柳宗元等定爲死友勸黃島之朋誼縱勢難之煙濤不妬不忘相爲唱和其得交友之道乎愚謂此乃朋比爲奸同惡相濟王叔文之所不容也易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叔文



奕秋小教待詔供奉雜於伎藝下祝之間此正孔子所謂鄙夫不由其道者且疑為死友吾何誅所可憾者以陸渾之師於經呂溫之優於史柳宗元之妙於文劉禹錫之工於詩彼其平日以文章自負而今也脩之家壤之天子之庭顧不能擇所從而此之匪人是亦鄙夫之流耳孔子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地視其草木若教子者使遇大舜寧免凶之誅哉

黃裳請以法制藩鎮

唐室之亂大率以藩鎮專橫朝廷不能計又投節缺若肅宗之於侯希逸代宗之於田承嗣德宗之於于頔寵之太深繼之太過使人視之若戎狄不敢犯憲宗即位之初而劉闢專據西川復求三州此其溪壑無厭之欲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效尤前入乃王法必誅不赦之賊也黃裳獨請用仁討之其得謀國之道乎愚謂黃裳之言似矣而未備其本也夫藩鎮所以敢爾抗衡固歷代姑息之弊然所以招徠而懷服之者獨無其道乎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禍而崇降者文也次于墜而屈完服者齊桓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凡此皆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不戰而屈人兵者也黃裳於此正當勸君以脩身正心親賢明政則暴慢者獻其恭儉者輸其忠彼跋扈不臣之輩方將革心易面而自化為臣子矣如是而猶有不服者方始以順討逆而以法履繩之則天下嚮應而王師所向無敵尚何天下不可得而理耶今不務此而徒以法履繩藩鎮此所以一賊用平而盜四起也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元齊王承宗皆不免連年征伐勞西顧之憂嗚呼使黃裳知此而能勸君用是豈馬則唐室其中興矣

杜黃裳有經濟大略

按之杜黃裳以道事君其誠奉主辨懷光之詐罷全義之征討賊問之兇舉無遺策遂執誦之擢豈曰不仁是可謂有經濟大略矣然當石鈐曹而昧流品職道換而通餽謝此其所短也是故全義文綰錢四萬為御史所劾幸帝議功不問耳吾不意黃裳中進士龍祥科而有環顧若此耶雖然若使遵事秉政久得君專其施為而者必不在裴中立之下

吉甫得人

惟亂在庶官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李吉甫為相以策泊有精鑒乃即其所薦少人而盡用之當時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有得人之稱此豈得以人事君之道乎以愚考之吉甫所得之人其必與時浮沉之士而直言敢諫者吉甫度關矣何以言之夫科目所以網羅豪傑策試以言取士尤欲其策謬之論聞於上也牛僧孺元稹李宗閔對策直言時事正當不次用之以光輔君德夫何惡其言直而泣訴於上卒使下貶斥之詔而其才德裕以是挾恨分立朋黨遂使縉紳相始至亂國是而弗恤嗚呼以是考之吉甫號為得人吾未之信矣詩曰報我仇仇亦不我力其吉甫用人之謂矣

庶幾二相之道德風烈

詩曰但念爾祖聖明厥德書曰視乃烈祖無時豫怠蓋



天下祖宗之天下也。祖宗以精神心術之妙運天下而  
其法既可傳於後世則守祖宗之家法所以守祖宗之  
天下也。然天下大物也可以守之而使不傾然後用之  
而後不悖故堯舜禹三聖授受守一道若祖宗之創業  
垂統有非可繼之規則當審舊以面新酌今以合古而  
貴可勝柱設謬必徇法祖之虛名哉。董子曰：繼治世者  
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非欲漢武更化善治而不拘  
拘於祖宗守法也。唐憲宗欲庶幾太宗玄宗之道，德風  
烈烈亦若詩之念祖，書之視祖也。然豈知二祖之家法  
有不足守者哉？李絳謂正身厲己導道肅德遠邪佞進  
忠直則可與祖宗合德固是也。然祖宗之所以行于孫  
之所悉知者太宗之殺兄廢父用封彝裴矩餌方士藥

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

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

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

玄宗之殺子亂婦用李林甫安祿山立老子廟安有道  
德風烈之可法乎？太宗謂高宗曰：汝父薄德不足法也。  
其自知亦明矣。使絳但能以堯舜之道責難其君而二  
祖之對則抑揚於其間使之法所長棄所短則憲宗亦  
將然。然畏佛骨不迎承瓘不用豈不為守城之令  
主乎？奈何使之法二祖而說始息終亦若二祖也。嗚呼  
憲宗之餌藥而崩毋亦學玄宗之殺兄廢父而安祿哉

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

昔周公作無逸曰：自今嗣王無遑于觀于逸于遊于田  
以萬民惟正之供。蓋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艱難失之  
於逸樂李弘憲心跡雖非純臣然其上元和國計簿以  
為二戶資一兵又有水旱所傷非時調發為薄上之羞

司問之兵則我戍未定僕六孔瘁也。問之財則甌之盛  
矣惟甌之耻也。問之令則行道遲遲載渴載飢也。蓋欲  
人君不急之詐無名之征一切禁止矣。此蔡州公無逸  
之風而興起者情乎？忠之節守之不終他日謂天下  
太平陛下宜為樂則與上國計簿之心絕相背戾。噫此  
吉甫終不在端亮之列也。忠懿之謫殆有愧乎

李吉甫何如人

人曰：吉甫與絳辨論多涉詭說。皆目之曰：小人也。愚謂  
吉甫傳則以吉甫小人之君子焉。何也？弘憲少與竇  
參善執纓其黨中之是贊乃弘憲之譽也。又刺忠州不  
貶怨而與權非有長者之風乎？吐蕃遣使請盟既辭之  
又獻地數千里請盟又謝之。此與光武閉關謝西域相  
類矣。其老成長應也。于時藩鎮橫行朝廷每事姑息弘  
憲卻李錡盜賊之請用韓弘擢角之計備衆果降不戰  
而潰劉闢之亂專任崇文不使大臣節制亦可謂閑將  
畧也。元濟擅立請自往招至於涕泣其志亦壯矣。至於  
薦嬰相推元紘滅元兇歸逆祖梁陳腰腹淮浙皆卓然  
可觀謂之小人可乎？所可憾者用刑不用德以語不以  
直之言皆非大臣風節。至於罷李藩棄李正李正稍脩任  
怨此其所蔽也。夫豈李林甫楊國忠等可同日語哉

李吉甫何如人

李吉甫何如人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三十六終



唐宗元義爲文

屏石載瑋者

予讀師子厚文如在宗廟武庫中觀古器物茫不知識如登泰山之峻峴閣閣之道羊腸九折之險一失一止而九嘆息如羣狐窮荒萬里之人聽華人之言累數十譯僅乃通之未嘗不廢書而嘆曰此真所謂抽黃對白駢四驪六錦心綉口宮沉羽振者乎是則然矣然聖賢所以爲文者氣也所以養氣者道也吾不知子厚之文於六經之道何如哉夫虞夏之書渾渾渾耳商書灝灝耳周書噩噩耳非爲文也乃所以載道也子厚之文多尊佛如記大雲寺則曰浮屠事神而語大可囚之以佐教

唐宗元

二

化記龍興寺則曰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爲其智即群迷爲正覺捨大闇爲光明至於作僧浩初序則曰浮屠之道性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又曰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之大莫極於涅槃此其文之怪誕不經幾於小人之無忌憚矣及考其爲人與劉禹錫輩爲友自號八司馬而皆附王叔文以進夫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爲盜無異也而示元撓節從之何哉程昇以聚斂至宰相裴度耻與之列而宗元與之爲友其亦不知耻矣至考劉禹錫傳叔文引禹錫與宗元中傷士類凡所進退視愛惡一星輕又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然則宗元乃叔文之黨爲大也豈意英雄豪傑之才如子厚者而失身下流至此哉故曰文士多浮華不

實蓋以此也

共談爲理之要

憲宗問爲理之要何先而裴弘中勸之以正心此天下格言也雖伊周告君不過此然臣之告君不可不盡瑣瑣其端不竟其說使憲宗進之出無路入之則無門弘中不得辭其責也夫人主惟有一心而衆欲輻輳攻之不啻馬易馳而難制矛易萌而難鏹豈可以易正耶必以敬爲主而先之格物次之誠意念念相承納之於靈明虛靜之府然後不遜不殖無畔無援猶百尋之木起自萌芽河出崑崙至於大海而功成矣故孔子告顏淵必曰克己復禮爲仁而申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鳴呼使裴瑄知此而爲之丁寧其辭則憲宗固敬庶乎可開而不至後來紛紛之變也

唐憲宗

三

裴瑄定稅法

人君以一身君天下非稅歛無以足群司之供非賦取無以足四陲之備是上取下固難廢矣唐太宗立稅法曰租庸調此其法最近古者自楊炎作兩稅而有留州送使上供之名不勝其多事矣行之廢久奸弊百端上供之數既倍於初而留州送使之法又降省估以重歛民之病至此極矣柳子曰悍吏之來吾鄉四置於東西廩突於南北雖難徇不得寧焉可謂盡其情矣裴瑄爲相奏留州送使一切用省估而江淮之民稍蘇息焉豈非經濟之才乎然愚以爲民者用天之財因地之利若生之有時入之有常則經費之取於民猶外府也唐之



說法亂於建中而極于元和。均若爲未逮之慮。宜當追復太宗舊制。而上供送使留州之法。掃然革去。然後國有常賦。而名色不得巧立。民有定業。而倉暴不得侵漁。豈不爲興舉廢墜之善者乎。惜乎以均之賢。而猶歎乎此。

### 蓄財備用兵

昔舜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遂能邇懷德。元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蓋惟文德可以服叛人。而用兵非所恃也。况又蓄財以備用兵。不亦毒天下之甚耶。按春秋書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其稱人蓋管仲得政。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者薄也。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使厚歛以聚財。而用兵則何以成。伯業耶。唐自玄宗不綱。而肅代行姑息之政。故方鎮不恭。以逆犯順。兵之未雄。財之未豐。母亦君德猶有缺。國政猶有繆。耶。大盈之積。財未殫。不豐也。而不能逃奉天之奔反。以資今言之亂。然則蓄財亦何益耶。憲宗若以爲言。用兵討淮蔡。君子猶曰。不知所以假兵。而使恃所以用兵。此非任德不任兵之事也。况又曰。蓄財備用兵。則未免剝民。以養兵。六軍之士。固獲所賜矣。四海之民。不失所天乎。記曰。財聚則民散。此之謂也。惜李絳賢臣。不能以此諫其君。而皇甫鎛輩。率以聚歛爲相。斯世斯民。何不幸重其害哉。

### 共談爲理之要

憲宗削平僭亂。所向歸服。誠有光前烈矣。然有三病。一任宦閹。一好進奉。爲臣者惟當至誠感動。盡力扶持。而

潛消二者之病。則爲理之要。得矣。史謂上與宰相相延。英殿日。膳不止。其言曰。朕入官中。所與處者。獨宦官。人耳。故樂與卿等共。緣爲理之要。大哉。帝王之言。然徐而考之。所謂談爲理之要者。雖歎詩曰。凡百君子。莫肯用訊。于時李絳裴度皆賢臣。故老所談者。惟兵務耳。曾行如矢。諫如臯陶。平陳訓如伊尹。卒之用宦官吐突承璀。而王鐸柳晟。閭濟美。裴均皆遠勅進奉。談爲理之要者。如是乎。譬之用藥。不對病。則其病根未除。而破劑之功。不著矣。愚固謂憲宗有中興之資。惜無臯陶伊尹之才。爲之輔耳。此君德所以不終。

### 李絳真宰相

荀子曰。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枳也。故王燭末和思所協。之金甌少缺。思所全之。宸衷未粹。思所格之。黔首未安。思所寧之。堂堂山立。風采震耀。真有以代拔焉者之謀。而國勢重於九鼎。時不我用。則晦智名勇功。而國勢輕。鴻毛焉。是以一身佩天下安危之謂真相也。李深之爲元和。和正色立朝。遇事敢言。觀其散李錡之財。議于

頤之。婚救鄭綱之誘。幹裴武之讒。斥吉甫之佞。阻王鐸之相。能承璀之權。誠可謂有直宰相器度。不負龍虎榜進士矣。然惜其於格心之學。未聞焉。夫憲宗任宦官好進奉。此憲宗之疾。未可以口舌諫也。李深之爲宰相。何。不推長才。與學。而爲調君德之鹽梅。至於小人之荆棘。根盤。結於朝廷。而未聞有射隼高瞻之義也。叛夫之狐尾。披險達。而水間有舞干戈格之誠也。要。



之在朝議論不過背便之言耳曾是以爲其相乎且其議于頃而不聽奏矣均而不聽諫官言驕橫而不聽此不可治然之行哉而乃罷宰相爲節度使以寵利居成功卒之年老智疎墮岩墻之禍意如是而爲之真相豈不知之矣

### 君悅臣安

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夫君臣之間有元首股肱之義分相遠而情實相通禍福安危相與共之安可不以諄諄爲先務耶唐虞三代之時賢聖之君迭作國無可議之政矣然有以丹朱比之者有以商受比之者廟堂之一吁一嘯或可或不更相告戒各盡底蘊卒能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而君以悅臣以安蓋有自矣

### 李吉甫謂人臣不當彊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異乎

夫臣而不彊諫則驕驕驕驕以逐其時之所向奴顏媚態以伺其勢之所歸捷徑詭途以遂其己之所欲萬一山東盜起誰與言之雲南師喪誰與告之日食地震之變誰與策之吾恐相忘於音暗昧而天下大勢將不知其所以然矣若何而能悅能安乎自秦以來尊君卑臣惡聞其過如始皇煬帝者不少也而卒死人手至於趙高虞世基亦不得其死然則人臣而不彊諫豈有君悅臣安之理哉

### 吉甫李絳論德刑

按吉甫爲相每事逢迎固鄙夫之態然其於陸敬輿志纖芥之忿於裴均論訪問之以此君子之高致也故宜

因事而考其所言亦有不可廢者其言曰賞罰人主之柄不可偏廢陛下思德深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心夫謂其君恩德已至固諛臣之言然賞罰不可偏廢典刑未舉中外有懈心則實天下之公論而豈可盡非之乎蓋于時如承確之驕橫裴均之進奏皆罪當黜罰而寵任不衰此吉甫所以有感而言也李絳爲王有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掩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其言固政然如絳之言則將舍刑罰於不用而專務德化然則賞罰至死者亦將如梁武宥之耶要之賞罰二柄人主不可偏廢故竊庚曰不吉不迪顛越不恭剝殄滅之無遺育君陳曰弗若於汝政弗化於汝訓辟以止辟吉甫之言蓋祖諸此絳是特與吉甫有隙故每事辨

### 帝英果明斷

駁而不顧其言之或有可取也且盡衣冠不犯者惟上古之事以成周盛治而戮飛廉誅管叔文帝寬仁而殺齊昭誅淮南未嘗不用刑罰也若以景帝而儕之三君則亦未嘗其實者景帝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間專任刑殺而無復寬仁之實此固以爲戒而不當以爲法也世多直錄之言而於吉甫之論多非之愚不得不爲之申一喙焉

### 君德莫貴於剛明莫病於柔懦

易曰進退利武人之貞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若堯之乃武乃文湯之天錫勇智文之一怒安民此其上也其次則必政令出於中朝而不使有由中之析耳目寄於言責而不撓於近倖



之私如大明歷天綿歷萬古而光景常如太阿發劍割  
裁盤錯而鋒鋦不挫如是則皇威山筆王道天臨百官  
於是戒懼而仰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矣此不足爲英  
果明斷之君乎漢宣帝若英矣而失於刻深明帝若明  
矣而失於察待堅若果斷矣而失於懷是豈可易言耶  
唐憲宗收威柄於積年渙散之餘討群賊於遵養時晦  
之後此韓昌黎所謂惟斷乃成也然此特其一端耳夫  
若憲宗之爲政用人豈能盡此道乎夫一念清明乃終  
身成就之地一意奮勵乃萬世廣大之基帝也不然進  
舉之詔下矣而遽勅進舉者欲擢宰相罷承璫之命行  
矣而都統置處者皆用閹人裴均曰居易之直不容於  
朝皇甫鏊程昇之邪及肅於位末年迎佛骨服方士藥  
醉生夢死滔滔如下流之日趨泛泛如虛舟之無止噫  
帝之爲君如此則其未滿庸闇甚矣而可謂之英果明  
斷乎

### 厚賜以安魏博

語曰周有大簋善人是富則賜以賢其賢也書曰分賢  
玉於同姓之國時庸展親是賜以親其親也詩曰君子  
來朝賜之路馬傳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賜又曰敵王  
所愾則有賜若夫叛逆之國雖曰其士卒出於脅從既  
爲之臣則即其黨衆然慕義來歸待之不死而頒行王  
政與之更始則順彼長道屈此群醜矣何必厚賜乎唐  
元和時魏博節度使專有其國罪當萬死今田興奉地  
來朝擢之官爵亦已足矣而必厚賜以慰士卒之心此

與漕漕之小仁穆之小惠何其乎夫三綱軍政之本  
按春秋莊公元年以錫命於某之載故去天而止編  
王言王無天也使凡反叛者皆厚賜之則非惟財用有  
所不繼而人之爲惡者不得效尤耶是教之便爲亂也  
厥後田興復爲下所殺而藩鎮跋扈更迭迭仆有不可  
以人理論者且終後爲節度以奉餼餉士是何前之奢  
而後之吝也其不得老死庸下豈非自取之哉

### 任裴度討賊

憲宗討淮蔡謀夫孔多而獨任裴度雖讒言盈耳而剛  
果不移誠可謂得用相之體矣奈何焦頭爛額方貴於  
見療之時而良弓走狗每棄於既用之後淮蔡甫平而  
憲宗之志怠矣夫度雖非古仕後臣然實以一身係天

下安危者出可以將而入可以相郭子儀後一人而已

裴度

八

彼皇甫鏊程昇正險邪之徒乃老馬爲駒不顧其後者  
也而與度並相可乎今以讒口交關反置忠賢於不用  
而有河東之行何向也任之專今也貶之決哉夫保衛  
放策亦能陳伊訓尚父伐商亦能進冊書况度有將相  
之全才使憲宗沒身任之則尊其身用其言則雖不足  
以成商周之治獨不可復貞觀之風乎而何乃心無定  
見終爲讒說所移詩曰將恐將懼實予于懷將安將樂  
棄予如遺其憲宗之謂矣他日小人迭進躬蹈弑逆之  
禍噫有國家者其向親賢遠奸而守克終之戒也哉

### 柳宗元善爲文

有道德之文有文章之文孔子之六經孟子之七篇道



德之文也蓋其矢口成章皆是精神心術之蘊浩夫文人才子中無所得而發之於文可議者多矣豈能純粹確實而爲有德之言哉唐之文章柳宗元亦其表表者觀其參遊若以肆其端參谷梁以厲其氣錦心繡口驪四駢六史謂爲文信矣然以叔文之邪伎而附之尚錫之浮誕而交之自取西山之困甘貽愚漢之辱其爲人如此以故其文乍而讀之奪目者尚多徐而扣之汚耳者亦有觀其南嶽碑皆寂寥之談中朝幾書多憤屈之論是文其所謂文乃六經七篇之罪人矣先儒謂宗元不識節義字然則亦何怪其爲文之弗善哉噫

裴度不與賊俱生

裴度在唐誠亦文武之全才觀其誓不與賊俱生卒能用李愬而滅蔡可不謂之賢乎然愚特惜其賊平之後

正宜深監覆轍更張一代之紀綱何乃不能革節度使之弊而使由軍士廢立如昨也未幾限八人逃死之策一施王庭湊朱克融相繼倡亂而度亦無如之何然則度後與賊俱生矣豈非忠義有餘而經濟不足乎然則爲度將如之何曰方鎮爲唐患其根萌於武德十道之亂使其勢成於至德九節度之分封其禍見於乾元平盧主帥之自立若立法以收其柄設官以分其權則節度使雖曰世襲而典刑尚在欲叛則發兵之符不專欲食則轉運之職自在蓋有不戰而服人者矣譬之有人於此疾雖在四肢而膏發於膏之下膏之上今乃徒攻其外而不治其內以故元氣一虛百邪復集一病難去

而百病又來則蓋若拔去病根以圖又遠之計乎唐諸臣皆庸常不足責吾獨惜度有全才而弗爲遠慮也此終不免與賊俱生也噫

蔡人則吾人

昔仲尼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蓋聖人所過者化故見惡人而無咎也然而終不往君子大居正而不爲僥倖苟且之謀耳唐自河北瓜分方鎮蔡布主帥抗朝廷偏裨陵主帥此世襲之弊也裴度平蔡而以其平爲牙兵不亦過乎度之言曰蔡人則吾人又何疑也然大軍臨城抗拒四年者誰歟此輩皆反叛之黨有未可以人理待者蓋蔡人也雖出於怨然從然干戈矢石之中寡人妻孤人子凶心怨氣未易以一旦除也況其習

頑悍之性而上下之分不明故以成周之盛而有商頑

民三世方移後世若漢岑彭蜀費統李元平皆坐荆軻

上

聶政之禍亦寵之太過也然則反側之徒豈可遽以爲吾人而信用之哉度於此曹直當胥訓告得保惠胥教誨舊染汚俗咸與維新然後專君親上之心翕然以生而樂爲之用矣接春秋閹獄餘蔡謂用俘獲之人以守府故又也愚恐世之待來降者率學裴度不明春秋之義則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其能免費棉岑彭李元平之禍哉然則度以蔡卒爲牙兵何以無患歟曰有度之志則可無度之志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裴度耻與小人同列

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而除惡去奸尤大臣



以道事君第一事也裴度以討賊爲己任而憲宗是崇是信擢爲平章事此豈不可施射集獲狐之義乎然在易有之帝牛而施其猶則有元吉之許包魚而過於寬則有不和之戒蓋君子之於小人制之於仕途發軔之初則易過之於權勢浸淫之日則難爭觀并自司馬而領鹽鐵自司農而判度支此其入相之勢驕驕矣度於此時盡不放之田里投之邊裔逮其以聚斂得幸而相之爲相則度於此時方受朋黨之疑雖曰耻與同列上疏以諫然亦無如之何矣大臣之道合則留不合則去既不能去而又與之同列苟若急流勇退守季女斯儼之節則書所謂自靖人自獻於先王而不顧行避也豈不爲爲烈大夫乎而何乃隱忍在朝雖曰求來自退而有遐心然辭尊居卑甘受江東節度使之命何求退之弗力歟且度歷事四朝穆宗以下皆庸暗不明投置閑散此其非有權輿之承非有褒衣之留非有自駒之繫而因循不去者未盡乎

裴度纂述憂勤機畧

古之愛其君者若伊訓說命無逸諸篇皆述祖宗致治之成法發帝王爲學之奧旨故其君驕心弗生而威以前言往行是訓是力至今稱太甲高宗成王爲令主未聞伊傳周召舉其已行之迹而纂述成帙以是誇張其君也蓋道無終窮吉人爲善惟日不足而人臣引君當道直當從容啓沃漸次開明務使夙夜憂勤而欲法乎

其上猶患有不至者裴度亦唐室端亮之臣也然纂述淮蔡用兵以來憂勤機畧上之此何爲者且元和之初雖曰平造神斷然好進奉寵臣官國政之弊甚多也豈有克勤于邦荒度土功如禹者乎豈有懷深危懼食身若不及如湯者乎豈有自朝至于日昃不暇食用咸和萬民如文王者乎而所謂憂勤者安在也且不憂勤於范政而徒憂勤於用兵則亦未矣以君伐臣以順討逆又何機畧焉善戰者服上刑又何機畧之足取乎使度於此以古之任宦官好進奉致成禍階之事纂述成帙以上之於君則雖伊傳周召之所以告君者不過如此豈至有弑逆之事詩曰終其未懷又窘陰雨裴度亦弗之思矣

憲宗能用忠謀

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夫謀夫孔多則是非相奪而莫適從譬之築室道傍三年不成矣憲宗獨何爲而能用忠謀乎以愚觀之特其計則剛用苦策之謀討淮蔡用裴度之謀此兩事耳史謂剛平僭亂能用忠謀蓋以欲除僭亂故不得已而用忠謀若夫所以經緯國政區畫事宜豈無忠謀而能用者鮮矣吾嘗謂憲宗之用忠謀有所激而然耳蓋方鎮以臣抗君以早凌尊聖之驕奴悍僕不在法律憲宗之所深耻而大憤也故不得已而用二人之謀以紆不平之情以雪莫大之羞淮蔡庸平而憲宗之志驕矣豈真有推轂折節之誠心哉惜曰有之吾知元稹論求謀



之謀李絳論裴均之謀崔群論程昇之謀白居易論承  
璿之謀韓愈論佛骨之謀非不忠也而何乃聽之說我  
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憲宗共有愧乎

崔群至言

崔敦詩謂玄宗用姚崇宋璟故先治用宇文國忠李林甫  
故後亂又謂罷張九齡用林甫乃治亂之所以分也  
范氏以爲天下至言是則然矣然謂扁鵲誼桓桓則可  
而謂之至言則未也夫取人以身而人主一退之邪正  
實人才之所由以用舍好佞之所由以進退也故書曰  
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罔克有終相亦罔終開元之初能  
清心矣故能選任忠賢如姚宋者擢之台輔以秉國均  
天寶之時聲色盡此心貨利迷此心故李林甫楊國忠

唐書

三

相繼登庸以播其惡於天下故夫唐玄宗之先理後亂  
固由於置相之賢否而實本於一心之邪正也考史崔  
敦詩未冠舉進士陸贄取之梁肅薦之連登儀曹擢王  
庭柳子厚以爲日章之聲振於京師若不負賢良方正  
之選矣苟以正心之說諷其君以爲取人之則則豈不  
爲天下至言哉吾知憲宗洞洞其敬肫肫其仁其未用  
則如明鑑在匣而光彩不露也其將用則如燧發於燧  
而明燭四隅也其既用則如浮翳已收而太虛無瑕也  
於其用裴度輩必如植嘉禾如培桐梓如護圭璧如聽  
鈞天大庭之樂其用皇甫輩必如芟惡草如剔蠹賊如  
棄瓦缶如遠桑間濮上之音亦何至身不保而先理後  
亂如玄宗也哉且敦詩相穆宗時自言臣卑制辨南陽

之賸得東海之貴然則穆宗聲色游畋無不爲者而可  
以此言狀之乎韓長孺坐罪當死母老乞予以養釋請  
免之然則凡當殺者有母在遷廢法哉然則此崔敦詩  
之言乃近正之言也而豈可謂之至言乎

唐文三變

唐之文章一變爲王揚二變爲燕許三變爲韓柳然愚  
不論其文之變而惟取其文之粹吾得三人焉曰文章  
則以韓昌黎崇正關邪之學爲冠冕曰制則以陸敬  
輿謀王斷國之才爲巨擘曰詩賦則以杜子美忠君愛  
國之辭爲翹楚此三人者以光明正大自檢持以道學  
名節自修飭則其爲文安得而不追古作乎其餘或尚  
新而雕琢或務奇而譎怪或求富而繁蕪或務麗而纖  
巧而聖賢之大訓扞格者多矣豈載道之文哉況其爲  
人或失於卑近或流於奸邪或得失之相雜或是非之  
參半則其爲文之高下亦不足較矣

唐書

四

愈譚佛老

佛老之學爲後世大蠹自東漢以降家傳而人誦之莫  
知其爲非者昌黎獨能作佛骨表及原道論而悉力排  
之史謂功齊孟子豈非天下後世之公論乎然愚竊怪  
其至海上爲太顛所惑而生來于佛老之知何前之排  
而後之縱耶愚謂昌黎英敏之資其爲文而學問之功  
足蓋其於讀書觀理或未能深探本源故其立論有  
卓然不惑擴前賢所未發者然其擇不精語不詳而所  
以病者揚者躬自蹈之以故一挫折而不免往來於佛



老之說皆見理不真中心疑而斯詞極耳少儀曰毋技來毋起世使以愈之天才學力而更加格致之功燕以不倦則豈不足以秉吾道之旌麾而繼孟氏之苗裔乎惜乎生死世變瀾倒之中而不得游孔門半席故其進銳退速如此

### 公權筆諫

臣之諫君有三曰正諫曰諷諫曰諷諫若孔明之出師表正諫也汲黯之論多慾慈諫也魏徵之對昭陵諷諫也正諫則君或以爲迂而不肯從慈諫則君或以爲謗而不樂從惟諷諫則有微有規不急不速若參冬起人疾於不知若時雨妙化工於不覺豈不爲諫之善者乎方穆宗問公權以卿書法何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

筆正此蓋假筆以勸君之正心也其得諷諫之道乎考

史公權貫通經術於左氏春秋尤達詩可方子建書可及鍾王大臣必得其書以爲碑誌外夷必購其書以署

其

貨具其書法之善信矣迹其以澹濯爲小節智之高也以銀盃爲羽化量之洪也雖不能如聖賢正心之學庶幾心正而筆正矣嗚呼使穆宗以公權而處丞疑師保之位則其輔導廢法之功豈不有賢於裴度諸人哉惜其知之而弗能用梓宮在殯無所不爲不仁之人不可與言如此夫

### 膽落溫御史

史稱李祐達勸進奉溫簡由彈之祐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不懼今膽落於溫御史矣嗚呼一皂囊之

彈孰與藩鎮跋扈之可畏一白簡之奏孰與矢石崎嶇之爲危然祐不懼於彼而懼於此豈非理有曲直氣有壯怯哉嘗考溫御史之爲人矣達本溫大雅五世孫也始隱王屋終隱東都慨然有奇世志久矣然楊叔元殺李絳達時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宜誅亂兵之魁并叔元繼之可也奈何盡殺新軍則爲濫及縱舍叔元則爲失刑豈亦恤畏北司而爲義不終者乎然則簡與之直其諸劉蕡碎首玉階之僞者也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若造者殆有愧於此矣

### 劉蕡碎首玉階

蕡楚本鎮州小吏也王承宗奇之李逢吉薦之厥後以敬宗嗜寢樂色居喪鼓吹乃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

其言

其言

其言

其言雖可聽與古之引裾折檻同一憂君愛國之心也然以蕡楚爲人之迹考之李逢吉以檢邪君相位磊落奇偉之士必出袖中彈文以除城社之害豈肯以米山爲泰山乎奈何蕡楚入八關十六子之群爲逢吉順指氣使唐之紀綱於此大壞皆蕡楚輩爲之也今而碎首玉階不過盜忠貞之心以掄姦邪之迹耳蕡楚之心以爲逢吉居中用事則言雖狂謬必無貶竄之禍此所以宣言而不憚也然何彈文甫畢而逢吉侯進止之呼已傳仗下蓋逢吉恐禍君之怒而爲保護之計乃以見吾輩皆忠貞之人也其意豈達吉教之使然歟昔杜欽谷求上疏攻上身亦仗王鳳爲之把持蕡楚之碎首玉階其諸杜欽谷求之流也詩曰民之罔極職涼善報其



李德裕丹泉

李文饒進六箴。一曰宵衣。二曰正服。三曰罷獻。四曰納  
諫。五曰辨邪。六曰防微。蓋于時敬宗游幸無度。狎昵群  
小。文饒之言誠可謂切中其病矣。厥後來以此遇弒逆  
之禍。忠臣料事抑何若此之明耶。愚謂天下之事千變  
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一心。楊子曰四  
方爲遠治之。在心是知心之爲用大矣。此心不正而或  
惰。鳥或驕。鳥或貪。鳥或偏。鳥則安得而無六者之病。  
乎此古人事君必以格心爲先。而苦口之諫逆耳之言  
非所恃也。吾謂文饒若知大人格心之學。必勸之以務

正學以開虛靈之體必啓之親正人以廣擴充之用則  
日就月將有緝熙光明之益於是乎蒞政自勤而不懈  
稀晚矣御服自正而不復幸矣諱言自親而不復侮  
衆矣見外之輕而不徵求玩好失知人之明而不後  
信任群小矣保身之豫而不復輕出遊幸矣率是道也  
雖唐虞三代之盛治亦可坐致而豈徒免弑逆之禍耶  
吾謂乎衛公之遶歲攻其外而不清其內治其末而不  
端其本蓋其在朝樹立朋黨其正心之道先淺如矣而  
何望責於其泥哉

凡所謂雅量必其有可寬而寬之也裴中立之失印也亦以雅量稱之愚獨以爲不然大印者言也所以封物

爲驗也故官爵之黜陟刑法之重輕軍機之進退糧穀之出入皆賴以爲之防蓋是結繩之法變而爲書契書契之法變而爲符印所以察姦檢滑稽有司可不實而藏之耶若其藏之不密而使吏人得以竊之則爲吏人者必將陰圖賂辦弄文法雖有鉤當之術亦何以辨斷於其中乎度之失印則於防微之智亦太疎略矣且印者制之於王府受之於朝廷君賜之物豈得忽而有疎旣失而不爲之追懼乎按春秋盜竊寶玉大弓得失之書所以罪當時執政不恭之大也昔韓信亦善用兵者而高祖得於臥內奪其符先儒以爲非有制之將馬日磾持節慰郭汜而爲人借節觀之不與論者坐之以不忠夫棄度之印卽韓信之符日磾之節而春秋之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七終



牛李之黨

漢之黨治於甘陵之議唐之黨始於牛李之爭史謂牛僧孺李宗閔之黨多小人李德裕之黨多君子愚竊以爲不然夫僧孺所對賢良策亦頗剛正所論風俗之所以變賢才之所以用法令之所以行版籍之所以禁民生之所以壽皆由於君公哉賢國之言也而德裕乃以讒切其父之故樹立朋黨相排軋夫豈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哉自是而貶牛僧孺李宗閔至殺吳湘貶韋元質排白居易逐李中敏迹其在朝建白不過挾勢逞兇報復私怨而已豈所以望於德裕哉且德裕代僧孺於淮南誦其乾沒府錢四十萬結質之非實及在珠崖竹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牛僧孺有借逆意悻然小丈夫之心老不棄也吾不意德裕以正人如松栢自許而泉石物頑一至此也或曰牛僧孺李宗閔之排德裕亦多矣而奚獨罪德裕哉愚曰杜哉朋黨二字足以誤人家國也所以爲之作俑者誰歟夫夷惡愈甚則名亂愈深兩虎共鬪勢不俱生也必矣書曰勿依勢作威倚法以削大臣當爲國家之急而豈可顧私仇哉況僧孺所言公言之何足仇也且唐之天下江山如昨人物已非盡宦官專恣藩鎮跋扈子漢立亡匹之日也今德裕處易易乘之地而爲操戈下石之謀唐室之亡已決於此矣故朱子綱目於德裕卒削其官錄于由謂

二子皆世偉人僧孺還循老而獲歸兩子爲名卿德裕死珠崖子孫無聞其深有感於德裕歟

裴度比子儀

天下之勢猶持衡焉此首重則彼尾輕挈其衡而爲之輕重豈在甲兵之強弱土地之廣狹哉夫國以得人爲疆如猛獸之衛藪薈以積賢爲宮如珠王之茂山川人才之見重於世固如此也若裴中立以身係天下安危時人比之于儀馬自今觀之中立之比子儀蓋其功相當而其進相類者多矣夫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天子幸陝唐祚幾不可支矣子儀自朔方提孤軍伐史思明而思明走攻往乾祐而乾祐敗伐安慶緒而慶緒却伐吐蕃而吐蕃遁真能除掃妖氛有再造王室之功矣元和之初諸藩跋扈若吳元濟用李愬誅師道用相者降承宗天下深根固蒂之盜皆狼狽拱納貢入朝百年之憂一旦掃除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度之功也是其勳業在廟堂威名存海宇二子蓋若符節者矣抑觀二子爲人之進事君以誠接人以信惡惡以蔽不約而同焉何也子儀之言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暇中立之言曰主憂臣辱義在將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且于時程元振魚朝恩之諸行矣而朝從命夕就道無纖芥疑希皇甫轉李逢吉之謗積矣而討賊之心愈力嘗以王至未張憤慨無地豈非事君之誠乎裴中之告不以爲疑而姦臣之計阻卑駑之見不以爲懼而奉天之圍解子儀以信待人雖蠻貊皆知之矣兩湖



諸侯忠者懷強者畏用蔡人爲牙兵而無郭循之變又非中立之以信待人而若是乎子儀斬王元振誅周智光度幼揚翰文龍元振誅承偕是皆惡惡之嚴也子儀以刑勢示賊賊聞風鶴之聲不戰而潰田承嗣狼傲不恭而獨爲子儀臣驕焉中立居綠野堂而外夷使者必問其老少用捨是二子皆以身係國家安危矣然吾謂裴度爲李師道所刺幸而不隕末年王庭湊之亂出師無功史謂裴即浮沉爲自安計雖未必盡然然與劉禹錫輩意度即飲不問人間事則亦匪人之比矣且安祿山史思明之橫吐蕃回紇之強充非淮蔡可比子儀不動聲色盡輟折之不假四年之久此裴度之不及子儀者也然要之伯仲之間耳唐三百年人才若二子安可多得哉

卷之傳家 三

劉賀賢良策

孔子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故君子以爲六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案也不學是經而能處大事決大疑有鮮矣自先聖門以文學爲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者舍劉去華賢良一策吾誰歸哉請舉其策之所及而言之以如春王正月而論王者謹其終以卽位而論王者謹其始以閑子弑餘祭論官闈將變以定公元年不言正月論天下將傾以王子札殺召伯毛伯論海內將亂以趙盾入晉論社稷將危以晉狐射孤殺陽處父論賢才之當用以梁丘論百姓之當愛以三書不雨一

書不雨論火異之當畏以臧孫告糴于齊論儲蓄之當備以齊桓葵丘之盟論宏度之當整凡上之所忌時之所禁備倖之所諱惡有司之所予奪皆毅然不顧憂慮幾萬言洋洋鼎鼎之對宜過乎首之言曰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謂社稷之危哀生靈之困而不忍姑息時忌竊一命之寵甘與龍逢四子遊地下焉壯哉斯言千百世之下猶垂粟乎有生氣也昔可謂善讀春秋者矣于時執政大臣裴中立韋處厚也若使因黃直言置之高第請開廷於大舍公卿百執事并常侍五六人者必有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日景大事定矣乃適遠小嫌失於機會豈不深可嘆哉且黃所陳但欲復門戶之掃除非有誅殺之計事在可行惜二公思之不精讀之不詳也嗚呼向使二公而知春秋之義則唐室中興在此一舉乎

牛李維州之議

維州之議先儒辨之詳矣愚敢執之於春秋按襄公二十一年書鄭城虎牢而不係於鄭責鄭之不能有也豈非以虎牢鄭地所當必據必守而不可棄者乎定公十年書齊人來歸鄆讎龜陰本魚鼈疆齊人心服而歸之故書曰歸以白齊也夫維州水唐故土自代宗時陷于吐蕃卒畢憂攻之不獲而中國衣冠淪於左社之矣此子孫之耻卿大夫之辱也今幸而德裕開布方畧悉坦謀以維州來降正若齊人之歸田義所當受夫何執政以私



憾德裕之故克歸之吐蕃絕忠叛之路快亮言之情其與鄭之城虎牢同一失也然則牛李之是非不可見乎或者有曰子以春秋書法次牛李之是非固不慘矣然常懷之許叔復邦域而書曰入魯公復汶陽而書曰取郚人於恢復之說始有所禁乎意是不考聖人立言之意也夫許之國魯之田復之誠是也然許伯因亂竊入則非恢復之正魯公不正疆理則有貪得之心此固聖人之所貶也而豈以恢復爲非乎若維州之地彼以義來而得之豈可謂之入乎王者大一統非諸侯之封域有制也豈可謂之取乎然則牛李是非之辨益彰彰矣

杜牧罪言

杜牧憤三鎮之亂而作罪言以爲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若可謂諸練事宜者史謂牧剛直有奇節敢論大事指陳利病无切至於此可驗矣然求其所謂自治之策則以復府兵爲先務意此豈論治之善者乎夫人君一身萬民之所仰賴萬幾之所自出也此謂篤近而舉遠守約而施博豈非策之上者乎是以古之帝王惟精惟一而妙執中之傳惟幾惟康以運用休之命昭德建中之克懋建中健極之相承以及伊尹一德常師之訓傳說終始典學之親尚父丹書之戒周頌敬之之詩是皆所以自治之道也自治之道盡則經緯於九重之上而運用於四海之外融液貫徹所任歸極而天下之治成矣唐太宗立府兵固爲近古然三綱不正世有夷狄之亂正子孫之殷鑒也而杜牧顧

以府兵爲自治之方何謬哉夫府兵之法固善而方鎮之勢已成安在其爲盡善也故吾以爲上策莫先於正大綱中策則在於舉萬目而府兵特一端耳豈足以盡致理之要耶吾故謂杜牧之罪言不啻劉蕡之直言

患朋黨難去

六經皆論君子小人而論君子小人之消長莫詳於易莫明於此與同人且此者群之此之時也乃曰外此於賢而匪人之比則凶矣同人者內外初同之日也乃曰類族辨物而于宗之同則否矣然則君子小人之際安可以不辨哉夫君子心事如青天曰曰如高山大川小人欲加之罪不可也而加之朋黨受名可以施一網打盡之計矣故朋黨二字豈不足空人之國哉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仲虺數夏之罪曰簡賢附勢寔繁有徒武王數商之惡曰朋家作仇脅權相滅似朋矣然勢在則門如沸湯勢去則門可羅雀正翟公所謂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孟東野所謂堅冰中翻潛浪是也君子則不然論事如仇體國如死故同道相謀同德相信故吾謂君子可謂之朋也非黨也小人可謂之黨也非朋也唐文宗時牛僧孺李德裕互分朋黨或陽攻之或陰排之固皆非盛世之事也而史謂德裕之黨多君子僧孺之黨多小人以今考之李文饒之黨無不過鄭覃陳夷行李紳李德裕數人矣而輩等所謂頗有可紀死德裕在穆宗朝章詒論事過人遠甚敬宗今浙西造祭服抗章不奉詔乞禁泗州或擅奏止亳州聖人上冊袋箴敵方



上疏稟有大臣節若夫牛思賢之黨則皆檢回無往  
機并深毒奇發巧中開子搏嘆尤致死力襄陽之朝口  
騰爲譏端溪之貶門集賀賓此亦古所未有也且自牛  
觀之功業孰與德裕之多諫諍孰與德裕之切然則德  
裕可謂之朋也非黨也僧孺可謂之黨也非朋也所可  
憾者德裕挾私憤與之對壘而相陳焉如以交通劉昫  
貶宗閔以家行不謹坐李漢此其所蔽也文宗於此若  
知李黨多君子牛黨多小人精別明而夫決勇則濟濟  
多士同心同德以獎王室又何朋黨難去之足患哉帝  
乃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故自爲詩亦曰簞路生  
春草上林花滿枝蓋以小人滋蔓而莫可誰何也不知  
河北不足虞也朋黨去則賊自平矣然則德裕果真朋  
乎曰非也德裕立真僞之間者也必若舜朝二十二  
人爲一朋然後爲虞廷之盛事必若周世三千人爲一朋  
然後爲周人之美觀然吾願天下享和平之福不願朝  
中立朋黨多名

甘露之變

聞人爲國家患莫甚於漢而亦莫橫於唐蓋自唐玄宗  
以向力士決章奏而始預國政矣以楊思勳討安南而  
始預軍政矣其後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僞朝恩  
以軍容重由是以奴隸視宰相以門生視天子玄宗以  
遷崩憲教以弑隋至太和之時而仇士良王守澄輩勢  
益驕橫王六陰之極矣此固人所洞民所敦罪不可赦  
者也然使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正以典刑而陳太宗故

事以兵柄政權悉歸之朝廷則宦官自去掃除之役而  
膏禁不日肅清矣何至有紛紛之變耶夫何唐文宗輕  
用訓詁詭詐之謀而欲剪累世膠固之黨不分賢否必  
殄滅之無貴育正猶人有沉痾之疾而又以毒藥發之  
以故一敗塗地不可收拾而公卿大夫積尸獨柳之下  
天子則陽瘡縱酒飲泣吞氣自比振獻不亦悲乎然則  
宦官果不可去歟曰自古黨多之徒其用事近而習其  
爲心專而忍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  
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前後左右日益親忠臣  
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矣人主之勢孤始欲  
與疎遠而親近此所以有甘露之變也易曰揚于王庭  
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此去小人之道  
也豈有用小人而能無後患者哉

德裕論邪正

天地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則明明則踈暢同達  
而正矣凡陰必柔柔則暗暗則闇倏狡倖而邪矣故聖  
人作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  
萬物之情百聖不能易也李德裕唐室之賢臣也其言  
曰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  
自起此言最切中君子小人之情狀不亦有合於易哉  
奈何口能言之而顧自憚之也夫牛僧孺李宗閔對策  
議切宰相亦天下公議也有何不共戴天之仇而自立  
朋黨被以妖氣毀此以擯子譏馴致朝無公政事無公  
治凡縉紳之附會者不入於牛則入於李是以松栢之



安而為難勝所附也且德裕之論朋黨亦悉矣其言曰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禹舜皋陶轉相及引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恢叔向比以事君其意固以已之植黨而為之文過也夫牛僧孺雖宗閔黨然有一時名望斥之遐裔物議以為何如哉王涯實錄之禍本仇士良誣諸中外所知德裕於二人不聞有隙但以怨李訓陷已而忿及涯錄子孫又為勅書責涯錄之罪布告中外且宗閔已逐涯錄子孫已戮尚謂其事聲其罪用快忿心松栢特立之人果若是其陰險哉夫惟天吏可以伐絕德裕自為邪而欲破邪人之非是以無伐燕也他日宣宗毛髮陳豎斥死崖州乃見廢於今孤絢得以喪還其亦自取之矣

德裕請討趙澤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人君者紀綱之宗朝廷者華表之極也惟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則可矣是故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金伐之水流而土竭之昔帝王之治天下也化之以文教申之以紀綱正之以征伐所以使不服而綏不庭也故頑者三苗慢若義和桀若崇密恭若淮夷必征之無赦所以昭王度也豈以強弱為強弛哉唐自方鎮唱亂父死子繼不俟朝命劍從謀之死因以兵權授其子賴此固王法必誅之賊也李文德請按討之其說曰不然然求其割平之術則遣使宣慰河北三鎮許之世襲而使發兵來討則是一賊而為二賊矣而可乎愚伏思之初王庭為賊

田弘正何進洩殺史憲誠皆於公執之賊也而其子元逵敬武自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廷與劉崇訓縈之罪不相上下也而顧伐彼宵此何耶德裕之謀惟恐兩鎮并力倚角以阻撓官軍故不得已而許之世襲耳而豈知君臣之義有不可毫髮假借者哉且藩鎮皆王臣魏博宣武節度使既可以世襲矣則昭義節度使獨不可以世襲乎天下者皆高祖之天下云云公未改典刑猶在而曰河朔有亂已久姑置之度外是則則吐之柔則始之也不亦大失人君之體哉自是宦官驕僥昭之世方鎮競為抗衡以強弱為勝負或害其防禦使而使之鎮雲中或殺其節度使而使之襲留後或囚其刺史遂其觀察使而勤兵遠討至付之無可奈何之地方鎮益橫盜賊

益熾謂非文饒之失策啓之

經載道史載事其論與表治亂之理詳矣而尤嚴於閭人之戒故特惟婦寺刺於詩此罪人聲於書良為閭寺象於易刑人不任君側載於記宋公殺世子座譏於春秋至於趙高石顯王甫曹節之類皆專權亂國為百代之龜鑑而儒生能誦練經史之理於吾身親見之者也故八主能讀書親近儒生則可以開明此心可以維持此心善者法之不善者駁之豈有寵任宦官之失乎仇士良執逆之賊也教其徒輩或君心勿使讀書近儒生以為則寵之術吾復何貴所可惜者當時執政大臣如李德裕牛僧孺輩皆以文學鳴世者也曾士良之不



若乎何以言之士良則餘遊賊尚知讀書近儒生有不利於其身今以儒生而自分明黨相成相賊以中小人之計此吾所謂唐室之亡不獨罪於士良而歸罪於德裕諸臣也夫與治同道固不與亂同事固不二若使諸臣感江湖之異協力王室及引善類同升諸公奏請日御經筵講求經史則君心洞達不爲近習所搖由是收其權柄歸之朝廷亦無難也雖有士良百輩亦將歛然退聽化而爲恭伯之倫矣豈肯以固寵之術教其徒哉

### 敏中排德裕

先是武宗欲用白居易爲學士德裕怨居易而爲敏中固以才器相類也由今觀之居易不特文章精切價重難林也自擢拔卒對策在天子前爭安危持論鯁鯁若阻王鐸之相肯能承璫之制將元衡死乞討賊河朔亂乞任將錢塘堤有康濟之惠上虞人歲有諷諫之忠雖中被斥晚益下哀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爲進取計放意文酒完即自高誠可謂賢矣夫敏中可同日語哉夫爲賢所以爲國也德裕怨樂天而薦用晦是誇考樹於澤洲文舉竄於薦篲也大臣以人事君可知是乎夫敏中爲德裕所薦則宜以德報德若陳平之當魏無知也何乃力排德裕罷之爲荆南節度貶之爲少保三司黜之爲潮州司馬斥之爲崖州司戶哉泰少游以爲敏中盜憎主人者也白氏素與楊虞卿姻家易又與宗閔僧孺厚勢不得不排德裕也且敏中不能盡

私恩豈能盡公義嗚呼敏中死盜爲醜公議已定吾復何責所可憾者德裕賢士而薦險夫豈能逃后羿教逢蒙之罪哉抑嘗論之周堪爲楊僕而陷堪者興也陸贄引趙瑘而害贄者瑘也德裕薦敏中而傾德裕者敏中也小人狼子野心非可馴之物昌黎所謂落陷阱不一引手而救反擠之又下石者此類是也知此然後知大臣當開誠心布公道而不可植私門桃李之計也若敏中之事可鑒矣

### 讀金鑑錄政要

太宗撰金鑑錄吳兢脩貞觀政要大率致辨於君子小人之間宣宗取兩書而伏讀之誠可謂守和宗大訓者然愚竊惜其讀二書而不讀五經也將何以擴其聰明養其德性哉夫帝王脩齊治平之道載於五經不過三綱正五典敦九疇叙而已宣宗若讀五經必知躋僖公之謬而無出穆敬文武四君廟主之議必知奉先思孝之理而無弑嫡母郭氏之憂必知王器莫如長子之象而無寵愛次子不立嗣君之失至於宰萬機臨群臣必知用晦而明而下察涇陽之政必知念始終典于學而不惑僧尼之邪必知征伐之威綱紀之度而不養藩鎮之強以召亂必知晝夜之道死生之說而不餌方士之藥以傷生故宣宗之讀金鑑政要人以爲美談而吾以爲下策也或曰金鑑所言至治未嘗不任賢室亂未嘗不任不肖政要所載若魏徵褚遂良張玄素爲周等疏繁鑒乎利國之良劑也讀之夫何不可愚曰祖宗已試



之規子孫取法之地太宗曾父殺兄淫婦中國胥為夷  
狄矣自歸於惡而垂訓以善為子孫者其肯超然獨得  
而妙革故鼎新之功哉此宣宗所以止於小太宗而已

樵夫言淫陽之政

縣令之職於民最親而其道未易盡也以易于而短於  
督賦君子謂之不智以冉求而事於聚斂君子謂之不  
仁然則人主欲知縣令之賢否惟審之於聚斂之於獨  
而一委之監司責之朝廷之公論而已書曰庶言同則  
繹又曰謀及庶人謀及公卿謀及乃心豈可徇燕言而  
不加之以繹聽庶人而不謀之於心哉唐宣宗擢范比  
遇樵夫而知李行言之政擢滑上遇父老而知李君奭  
之政卒之皆由縣令而擢刺史若可謂得用人之道也

然樵夫豈水鑑父老豈皮裏春秋哉夫天下不知幾縣

今也若使方正公明之監司考之以四善察之以六條

責之以八計而總之以銓曹糾之以臺諫其賢者吾書

名昇風臨軒而授可也吾印紙書績引對便殿可也吾  
降詔褒揚增秩賜金亦可也而何必以萬衆之尊而詢  
百姓以為黜陟之地耶且此可以偶然一行之若專恃  
之以為權衡則為縣令者欲超擢其位必陰結無藉以  
圖僥倖之資為百姓者欲排陷其令必群聚不情以肆  
妄非之計故德非喬智明而稱之曰神君才非李匡遠  
而號之曰健令愛非崔瑗而譽之曰仁父至於持心近  
厚者則以為怯慮事詳切者則以為遲好直義者則以  
為刻耻功利者則以為拙此汲黯所以受青歸田里凡

光所以自免歸教授青為一受責而改官即去也然則  
是非黜陟之權不在監司而出於楊龜之口不在朝廷而  
落於軌之計曾是可以為法乎且李行言李君奭果  
有異政也新唐書所載循吏十五人何棄而不錄得非  
二子乘人君察察為明之機而暗邀百姓或焦於山或  
聚於祠故密邇車駕希冀清問以圖僥倖乎不然天子  
出行風伯清塵兩師灑道樵夫父老方將閉門匿賢以  
避衝突儀仗之誅矣而安敢見遇於君哉

面察刺史能否

刺史古州牧之任也秦漢謂之郡守至唐改為州刺史  
矣所責乎刺史者當兩吾土橋袴斯人是政居一方之  
表為千里之師也然數千里之外若使貪饕之徒為刺

史郡邑之民群朝而聚罵雖千百為輩朝廷不知也白

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兄弟妻子聞知亦不過訴之

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此宣宗之面  
察刺史能否其亦知所重乎夫人藏其心不可測識也  
宣宗將以何者察能否哉將察之以體貌歟則面如婦  
人之張良在所抑矣將察之以口辯歟則期期口吃之  
周昌在所黜矣將察之以年齒歟則年老衰瘵之龔遂  
在所棄矣於此有道焉夫人君能脩身以為取人之則  
則有名宰相以持銓選之柄有賢監司以振激揚之風  
凡刺史貪汙者自望風解印綬而無敢竊名器以浸漁  
於百姓之上矣何必勞神苦形以面察刺史為哉後世  
監司以因循為識時以緘默為得計以容奸為寬大以



舉職爲煩許此刺史亦苟延歲月爲費慮計而生民重受其毒也唐宣宗用白敏中令狐綯爲宰相廣受賂遺報復恩怨已非餘賄所爲矣且江西遂鄭憲河南遂韓宗宣州遂鄭憲皆以觀察使監郡邑者也夫監司尚不能安其身何以按察刺史哉宣宗蓋亦思監司不安其職鈐曹不盡其道誰其啓之也不清其本而面察刺史能否亦何益於百姓哉

面察刺史能否何如

宣宗面察刺史能否固非矣然不察賢否而徒察其能否則尤非也夫精神可以照民情風聲可以駭俗聽吏之能也可抑孰知新喪斯民之和氣鶴捐國家之至仁未有不往於能吏乎夫能吏以督租辦課爲能以博姦

擊強爲能

三

擊強爲能以一切之美觀善最爲能以巧出陰奪之計無能出其右焉能而所謂賢吏者則惛惛無華水訥無爲然能吏利於上而有爾絲之功賢吏利於下而有保障之力爲國家者欲爲能吏乎欲爲賢吏乎宣宗之面察能否是惟欲利於國而不恤其民也韋決以心力衰耗辭而不悅而不知其尚清簡也此其心欲能吏不欲賢吏又可知矣國家安得而不亂乎

小太宗

史謂大中之後說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以愚簡之宣宗之政治不及太宗而宣宗之爲人有類太宗何也宣宗亦父起兵殺兄爭位負天下之大惡也郭后憲宗之正妃穆宗之嫡母宣宗何爲而弑之史謂其暴

崩而著其別葬之迹帝之篡弑彰彰矣且穆宗以下四君宣宗嘗北面臣之矣今欲遷出大廟幾有曾人逆事之失帝之大節如此信乎小太宗之爲人也若貞觀之政治雖非至理亦謂小康宣宗之時內則宦官之驕橫外則藩方之跋扈逆氣相乘禍亂交作日食見於正旦大水偏於數路其視貞觀之治豈不懸絕乎意

宣宗用法無私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法不公則人之挾所受者必勸於惡矣康誥曰惟外燕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操厥君時乃引惡乃速由率殺言外燕子正人小臣犯法皆不可縱也君陳曰有罪若於汝政弗化於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於姦究敗常亂俗三細不有言犯此

三

三

三

三者雖小罪不可宥也宣宗用法無私毋亦天資之簡合者歟觀天唐李榮以用官錢而貶之內園使李敬是以不遜宰相而配之教坊使祝漢真以其子坐贓而流之此皆割恩正法而不廢於左右朋昵之私故當時百吏奉法而成小太宗之治良以此也然嘗考之四月鎮南軍亂五月湖南軍亂六月江西軍亂七月宣州軍亂方鎮跋扈宛若敵國雖遣將討平之而亦傷威損重矣曷不明罰勅法禁於未然之謂豫哉且鄭元祿夫也以元舅而免租王紹鼎逆子也以留後而使襲雖雪王涯之冤而李德裕在崖州未召也雖正趙歸真之刑而李玄伯在感左道未斥也豈若康誥率殺之正君陳止辟之公哉



宣宗從諫如流

天下抱忠蓋之士不少也造膝而陳詭辭而對良臣之名夫孰不欲也第惟艱難多故之候决非優游諷諫之時有首下足上之夷則不可無實誼之書也有闢臣弄權之風則不可無劉蕡之策也有特禱保位之臣則不可無朱雲之言也然必人君惻怛以求之和顏以受之褒獎以來之擇善以行之使已聽之藐藐彼亦何苦而究曉哉以唐事觀之魏徵之諫忠矣而太宗反疎之張九齡之諫直矣而玄宗反斥之韓昌黎之諫正矣而憲宗反貶之夫此三君尚不能從諫如流何獨宣宗為能然哉史謂其發行以察取士得失焚香以讀大臣章疏正刑從馬植之奏罷會從趙璘之說罪使從高少逸之言相地從嶽明之論故以從諫如流目之也不知此乃繩下之直耳豈有嘉謀嘉猷而能從之哉蓋嘗論之王碑陪葬之議乃禮之大節也裴均立儲之疏乃國之急務也孔溫裕開邊之奏乃朝廷之大體也丁柔立訟寃之言乃古今之公論也今或貶之或寬之然則好勝人耻聞過屬威嚴之懷懷帝皆有之矣雖謂之從諫且可而可謂之如流哉

黃巢入長安

唐建都長安有山河之險有城池之限有關津之防有烽燧之警黃巢一販私塩之匹夫耳何為遽入長安乎蓋僖宗於姦回如田令孜則寵之諫臣如孟昭圖則殺之自是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安得不起為盜

千方王仙芝亂於濮州此群盜作俑之始也有臣曾元裕破其兵而誅之正宜乘破竹之勢選擇能將糾諸道勤王之師必分營而奮擊雖窮寇而必追然後招撫其脅從安輯其反側則即虞卿之治朝歌張綱之撫廣陵龍遂之化渤海矣何有黃巢之亂乎夫何僖宗於削政之良言高駢之奇策皆擯不用以故仙芝之餘黨如黃巢者得以群聚烏合之衆橫行天下方其陷五六州秦虜數千里曾無一人能捍禦之者獨一高駢破之於

廣南劉巨容破之於荆門然皆心懷異圖一破而退自是渡江渡淮陷東都破潼關入長安如蹈無人之境矣于時車駕蒙塵矣守宗桃播遷於興元飄泊於鳳翔將誰咎乎易曰上以厚下安宅人君臨兆民如朽索御六馬而勿自取剝床之凶如僖宗哉

鄭畋討賊

唐自黃巢作亂攻陷兩京縱兵屠掠流血成川此誠人臣卧薪嘗膽擊楫渡江之日矣都制如高駢稱風濤而勿進兵宰相如盧攜托疾病而勿視事方鎮如王敬武受僞官而弗勤王但聞天子作楚囚之泣內臣唱辛蜀之策而已不識鄭台文所作何狀能合諸道討賊哉方其刺血上表移檄召兵斬黃巢之使却尚讓之寇其忠憤激烈凜凜乎歲寒之操也愚所惜者畋之忠義有餘而才畧不足乎奚以明之李昌言作亂而以軍務委之此不知居重馭輕而倒持太阿矣古之善將者必先以恩結士卒使有挾纊投石之樂則雖水火可赴也畋不



知所以和衆豐財而士有饒色坐被襲逐何耻如之手  
雖然事功未就而忠蓋可尋也故僖宗亦曰收備者之  
勇豈不有見於此哉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八終

漢唐通鑑

品藻卷之二十八終

十五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九

屏石戴瑋者

李克用破詩果功第一

果本群盜乘時大亂遂聚惡少寇陷郡縣勢日猖獗立  
衝天之號掃洗城之酷自是乘輿出奔天下幾非唐有  
矣李克用以王鐸之召遂將兵趨河中既破黃揆復降  
尚讓遂能殲滅賊剽賊收復長安史謂克用功第一此也  
以今觀之其視劉巨容之弗肯追寇高駢之弗能勸王  
誠不啻如孤鵠腐鼠也愚所憾者克用其始坐視孺子  
入井而後發囊濡足以救之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乎方  
王仙芝亂亂亂豕負塗猶未踰濁之時也苟克用有心  
王室舉沙陀之衆以犁其庭搗其穴則樵蘇路絕飛走  
無窮群盜必望風瓦解而何乃拒  
大同之命賊害主將坐視八丰肆侮烈攻劫之焰玉石  
俱焚非克用之罪乎且朝廷既有詔赦其罪命之討果  
矣則當奔問官守星火建缺天何既冠何代又冠尉州  
果何爲哉嗚呼使克用不犯此者則果其光明後倖辜人  
臣之功第一矣

全忠克用構隙

克用有破黃巢復長安之功而全忠舉兵襲之構隙兩  
構兵連禍結其孰有罪乎曰全忠本群盜而能延入城  
中置酒其然不可謂不知拒轂也克用若待之以禮結  
之以恩則貪可使也詐可使也全忠亦將落吾顛倒中  
而鷹犬之材不爲牙爪之用乎夫何乘醉使衆以諸侵







樞師不書名氏蓋以天子蒙塵晉不能奔問官中皆視  
器具徐遣大夫往焉有非勤王尊主之義也此見機於  
春秋手楊化源本寓驛部將當信邪之亂內有田令孜  
倡狐兔之凶謀外有朱全忠肆梟鳴之大惡兇群盜縱  
橫乘輿播越此臣子誓不俱生之日而化源獨安集淮  
南曾無勤王之舉何忍哉且淮南者唐室之淮南也化  
源之安集淮南欲為唐室之維持乎欲為楊氏之封殖  
乎若有心於唐室則朱全忠之屠戮朝士戕殺天子壘  
南山之竹有不能盡其惡者而化源何不提兵為四方  
倡以除天下逆賊乎方其擊桂洪而朱全忠救之化源  
曰自天子復長安始敢間命亦似乎良心之發矣然而  
見義不為持善不力向者敗全忠於清水破竹之勢不  
遂屢舉邪

唐書之義

可失也而顧且前且却汲汲為并吞計是舍虎狼捕狸  
狐也可謂之知務乎且于時昭宗以問使告急雖李茂  
貞王建李繼徽皆憤惡之人也尚能起兵討全忠於河  
中豈謂才明勇畧如化源者而顧坐視弗救憤死牕下  
乎故當時馬戩以行密不事天子罪將及焉其言豈有  
激矣當若行密而知此義克用豈能專美於前哉

柳玭戒子

學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詩曰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故狝突教子以忠必先有損軀之  
勇常賢教子以經必先有明經之實孔明教子以靜必  
先有進脩之學太以身教者不令而自從以言教者言  
雖詳切而杜絕不相入矣唐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

悻體法為士夫所宗逮玭之世前乎黃巢之唱難後乎  
全忠之構兵此宜奮不顧身以自見其節也玭以門地  
自高煥威自許欲以光先人何不為討賊勤王之舉哉  
玭之戒子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一有疵類衆皆  
指之故學宜加勤行宜加勵玭之言誠中理矣然坐視  
君父之急而不救此豈非疵類之大者乎吾聞之程義  
太守耳而有討養之節收純一少府耳而有諫諍之心  
玭事弗克然則心義勝可以表正風俗也朱全忠起  
自群盜遽擁旌旄迫天子害朝臣獻太后勸諸王弑二  
帝此其罪不在王莽曹操之下而凶淫殘虐抑又甚焉  
玭為瀘州刺史獨不可移檄數罪令諸道義兵以誅方  
張之寇乎且玭以明經補秘書正字以書判拔萃名者

唐書之義

也苟自度不能討賊則掛冠置印以俟能者亦可矣而  
何乃隱忍在朝眷戀不去夫何學不加勤行不加勵至  
此哉于時中官譏其煩碎非師廟器曰非煩碎乃畏懦  
也豈若狝突孔明常賢以身教不以言教哉後族孫  
柳玭貴國降賊宣非脩身齊家之道或未備歟

歌後鄭五作相

用舍人上御臣之大柄進退君子立身之大經小儀曰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以唐宰相觀之皇甫鏊  
以忠突承璫鵬李逢吉以上守涇顯此不知難進之道  
矣開播受制於盧杞而不去杜祐受欺於叔文而不愧  
此不知易退之道也鄭絪武則不然方其開平章事之  
命驚怪而固辭則必不罷賂宦官希得用而進身之



惡矣何必紛紛召外兵乎且一特方鎮之事有獨李充  
出其人耳崔暹休必欲誅宦官若以討賊之任委克用  
則亦庶乎其可也夫何外而不內疎而不親至以凶淫  
殘虐之宋全忠而召之使來以誅宦官卒之不分賊否  
惡之閣下以張威福自是政柄大權悉在掌操雖天子  
出入起居皆受其號令而莫知之何矣于此之時上而  
萬乘中而百官下而兆民莫不受其魚肉者豈非崔暹  
之召致之耶故後宋三橫遭子禍而崔暹休亦不得其  
死後之欺君賊國者可不為永鑑哉

唐宗可與

權者聖人之大用若舜之南面而以天下與禹若太王  
之傳子而以國家與小子皆權而得中也自權之義不明

卷之九

唐宗可與

七

於天下而後世以父經合道為權始有以位傳之弟如  
宣公以國授之臣如燕王而驚世駭俗之事起矣唐宗  
以天下與玄宗豈知權而與之耶原其所欲以天下與  
宋王其本心也特以求王之固辭劉幽求之力請故立  
玄宗耳然愚以為玄宗奪子婦授三子金歡之行開闢  
上帝是何足為神人之主哉宋王重厚謙恭雖河間好  
禮東平為善亦不多謙也夫豈商均管叔之不才可比  
哉若使以天下與宋王必不召天寶之亂而致治或有  
可稱也以此觀之權可不權亦可也若謂之可與權  
則過譽矣或曰唐之益稷承乾之所懷復也豈可與宋  
王哉愚謂此亦臣子之分所當為也若封之山川附庸  
知周公與之出警入蹕如梁王亦足以報其功矣而矣

必責於立少哉

武宗英敏特達

溫公謂武宗英敏特達以人丁考之特其外降黜夷內平  
劉稹耳若夫陳王成美文宣之子也既立其位又纂統  
之先帝肉未寒屢誅戮近臣見於裴夷直之疏此猶得  
罪於天地得罪於祖宗矣此士良輩成甘露之禍濁亂  
朝廷豈不可收其兵柄而何乃幸目前之安僅能削其  
官爵而已老氏崇尚虛無自漢以來有飛仙變化之術  
世藥符籙之技禱祠懺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而率歸  
之妖妄也帝乃築望仙觀於禁中用道士趙歸真為先  
生劉玄靜為學士則是萬乘之尊屈身一妄人也夫太  
子天下根本不可不早定也末年身病子幼宜念始終  
之必正召見宰相出顧命焉播告天下或以子幼冲不  
足以紹大統而擇宗室之賢使為儲貳亦可也夫何不  
早為之所使宦官得以立非父亂昭穆以來出廟主之  
譏然則武宗亦庸君也安可以英敏特達稱之哉

宣宗孝宣之流亞

世之議者曰宣帝信實必罰錄數名實宣宗用法無私  
重惜官爵殆相類也以愚觀之宣帝待昌邑王終其身  
而宣宗無故絀一嫡母宣帝早定太子而宣宗溺愛次  
子托之宦官宣帝用內親而國政修任趙充國而軍務  
理宣宗相白敏中令狐綯而專恣之宦官弗能除跳梁  
之力鎮弗能禁夫豈可例論哉且所擢李行言李君奭  
不過以誰言為黜陟耳豈若龔遂黃伯諸臣之賢布列



在位乎孝宣之時單于款塞中國又安宣宗之時南詔  
於於南土蕃叛於西宣帝有黃龍甘露之瑞而宣宗正  
旦日食數路大水以是論之殆不可同日語矣

李克用遣使如契丹

按春秋僖公十八年書邢人狄人伐衛伐衛所以救齊  
也故依進而稱人李克用籍契丹之兵以伐劉仁恭其  
引狄人伐之則不可夫內憂外夷春秋之大旨也考之  
莊公十年荆敗師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以誅舉  
狄之也僖公時改而稱狄則侵強矣逮桓公沒中國無  
伯而鄭伯朝于楚故與中國會盟自此始矣聖人以此  
傷之甚慎之甚故於齊之會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

僖公十八年

春秋僖公十八年

九

列其下所以罪之者深矣克用不明春秋之義而引契  
丹入雲中結為兄弟此與楚人陳人蔡人鄭人為齊之  
會何異乎故自是而後石敬瑭稱臣契丹而割十六州  
之界一爭致書之理則掃境而來分番割掠使生民塗  
野草胡騎汚官闕此與楚之盟鹿上會于孟執宋公以  
伐宋又何異也然則克用開邊啓釁之罪可勝責乎噫  
呼克用亦沙陀種契丹正其黨類也吾可責備之全哉

寵信伶人

古者太司樂掌成均之法所以導人中和以暢天地之  
氣然必禮以為先而樂以為後也苟教之以樂而不節  
之以禮則縱敗唐懿宗禮其何以行之哉唐莊宗本英  
明之主也而乃寵信伶人如同無光之俳縣無人之謔

帝弗之思而益寵任之甚至批帝之頰以惡大方兒女  
凡鄉黨自好者亦不能容豈謂棄黃屋戴左纁為神人  
之主者而優然受之恬不知怪此豈人理哉於是而蔽  
存義諒交誼皆伶人為之此非李天下乃伶人天下也

賦於門高焚以樂器是誠以此始以此終也將誰咎哉  
愚所憾者克用於禮樂之教失先後之序也考史克用  
破孟方立澤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聲甚  
悲一坐悽愴時存易在側聞之是克用教之以滄生之  
樂而不能節之以禮也夫樂云樂云必若咸英韶濩而  
後為正音也然非徒鐘鼓琴瑟之謂也惟其和而已矣  
古者先王教子所聞必正言所見必正事教之以無聲  
之樂無體之禮是以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也克用以伶

僖公十八年

春秋僖公十八年

十

人百年歌眺其子故幼而習之長而悅之樂其所以亡  
而莫之悟皆克用啓之也是知三垂岡之宴正王室定  
伯之地百年歌之悲正伶人焚器之機有國家者其必  
慎教子之法取監於克用可也吾於沙陀夫何誅

人君之度

按春秋文公十七年書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此列  
國之卿帥師也貶而稱人以宋有弑君之亂而不能討  
耳又定公十三年書趙鞅歸于晉言歸易辭也以罪晉  
侯縱釋有罪無政刑耳然則叛亂之賊執之者無禁殺  
之者無赦此經邦之大典也刺焉安端之亂遂主執而  
誅之亦天理人情之所宜者云何貸其死而復用之則  
與諸卿之縱亂趙鞅之歸晉同一失政刑矣何足為人



君之度乎要之盛祖有兄弟之至情擇賢師傳以輔翼之使之忠順不失以安臣子之分此上計也今不能致之於始而徒縱之於終夫豈至公無私之道哉然則何法以處之曰公族有死罪磔于甸人三宥之而弗及則素服不舉哭於異姓之廟古之道也故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故舜為天子誓收殺人皋陶執之管蔡亂社稷周公誅之不少貸二聖人豈無人君之度哉而必執之必誅之理勢固有不可也遂王虎人吾何誅所可惜者中國史臣而贊以君人之度愚不得不辨

生子當知李亞子

孔子傳蠱卦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及稱武王周公之

唐書卷九

唐書卷九

十二

孝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夫人子而能善繼善述以承考心則始可謂之孝矣唐末藩鎮獨惟李克用有心王室觀其破黃巢復長安請朝廷除官拒蜀王稱帝於人臣之節亦庶幾矣莊宗克用之子若繼述以承考心則必移數全忠誠逮之罪名其為賊而伐之子以殘之緒之然後擇唐宗室一人使主神器以紹昭宣之統此上策也如其不能而退若藩服群臣上表勸進必不得已而正位號亦稍快於人心者如是豈非唐室之賢臣克用之子乎今莊宗則不然三矢獻廟前平梁祚可謂壯矣然謂張承業之正諫藐然弗從遂自稱帝王之尊南面以制諸侯可乎且滅梁之後龍宮臣任伶人貨民錢恣浮獵采民女借二狻造樓觀殺

勳臣然則李亞子正克用之子身死國亡有自來矣而全忠賴以昌承業之輩前潞州之圍遂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嗚呼李天下之逆賊也烏足以知克用之心哉

延孝勸取大梁

唐延孝本梁將而無故奔晉且請勸取大梁是欲伐其父舅之國也而何若乎或以為梁王彥弼之賊延孝棄邪歸正君子之所與也愚謂延孝已死而事梁元朱三已死於非禍與情稍快矣正不應如是論也且延孝夫豈知梁不可事而能擇所從哉彼見李亞子服真定并山東取漁陽燕薹博橫行天下所向無前必謂唐其興矣故懼而來奔此小人趨勢以避禍也又嘗考延孝為人本太原胡種有罪亡梁則其為不復小人有素矣連唐主龍任過制賜易姓名曰李紹琛則當竭忠効力以少贖前罪云何以崇韜之死遂懷異圖而蹈反畔之誅焉延孝為人大節如此則其取梁之策雖有成功殆不足器之矣

唐書卷九

唐書卷九

十三



郭崇勳首獻勞軍錢

郭崇勳乃莊宗賢將相也然史謂其頗受賂遺或問之曰吾以財之別車助國用也既而軍士用度不足崇勳首獻勞軍錢十萬緡憲為國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乎吾聞之國家之亂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崇勳之言曰受賂遺國弊之弊不可不受是何言歟大臣為朝著表儀自我作古何害而必同流合汙何耶雖曰時之別庶然既以賂遺為名則必不義之財矣若使楊伯起馮元叔處之若將免焉而安肯受之耶且崇勳之所患者軍食也而吾之所憂者民命也夫唐之境土不為慶矣而軍士何為多食邪正由莊宗創后積之內帑寫佛經施尼師而吝於軍賞耳於此時也國富而民貧上肥而下瘠甚矣崇勳居論道經邦之位既不能以道義格君發內帑以贍國用顧乃首獻緡錢不將開進奉之門乎廣賄賂之路乎漲聚斂之波乎昔卜式請輸財助邊公孫弘以為非人情不可近然則崇勳之獻緡錢吾敢以公孫弘之言斷之

殺郭崇勳

崇勳事莊宗有伐梁平蜀之大功且以事廢決押益弘多觀其諫管清者之所請能伶人之官排惠誠之邪殺羅貫之死皆經國之遠猷也然有傳教之彥珪有謀殺之從藥有舊拙之李環有主惡之繼及何耶蓋富貴者

悠之府爵位者禍之的也崇勳起自布衣居重鎮握強兵權首相富貴極矣爵位高矣端端自保猶懼弗克而乃多為不正之事姑以其大者言之若劉后之貪吝正長古之婦也崇勳請莊宗正位宮闈可乎吾謂崇勳欲賴之為砥柱何之為太山也未曾未幾何肆吞莖之口開陷阱之路豈非弄巧而成拙求福而得禍耶蘇子由謂其冒黨伐人蹈齊魯之禍信矣然則為崇勳者當如之何曰使為孔明之開誠布公抑子儀之竭忠守節則臨千仞之淵而不墜其身上百尋之崖而不跌其足何患禍之足憂乎如其不然而胡可泛也殺可辟也鴻飛冥冥之人何慕焉然則殺崇勳無貶歟曰劉后之陰險繼及之事崇勳之罪惡何可以人理責之也吾可憾者

將士立嗣源

紂殺比干而召牧野之變吳殺子胥而致姑蘇之禍宋殺檀道濟而來拓拔之亂崇勳之死未幾而或絀於門高或殺於監國或縊於李環豈非排陷忠良之報耶

將士立嗣源

古者君即位必內有所承上有所命而後君臣父子之大倫正矣若慶父之立閔公季子之立魯公齊國夏之立衛輒至人或不書即位或惡其為當所以訓後世討賊之義也李嗣源本莊宗養子內何所承上何所命而自立焉君哉考史嗣源為收時校張破敗所初立以為君此人倫之大變也正當以死自誓申明大義以感激將士則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縱彼不從而吾要不一測之禍則忠孝稟稟千古垂芳豈不可乎如其不然而



乘間歸朝束手請罪。處變而不失其道矣。吾觀嗣源  
初初入城之初雖此而問之泣而論之矣。然見利忘義  
爲善不終。且方其乘間宿將奔相州。豈不可從。安  
垂誨之諫而星行請謁。而見君父以自明乎。顧乃聽孔  
循之輪。歟。從之。遂趨汴州。移檄會兵。直抵大  
梁。其意將何爲哉。若莊宗不死。伶人之手則將爲衛  
衛太子之。以兵犯闕。歟。騎虎之勢必不下矣。記曰。是弁  
衛太子之。以兵犯闕。歟。騎虎之勢必不下矣。記曰。是弁  
其華。歟。私家是謂。君兄以君之尊。以父之親。而舉  
兵抗衛。違其後。豈非謀反。而何或者。以爲嗣源初無  
叛心。特爲李紹業所阻。爲元行欽所間。此進退兩難之  
地也。故不得已。而子弄父兵乎。忠謂莊宗雖素忌嗣源  
然觀其僻從審賜姓名。猶有憐憫傾愛之心焉。嗣源若  
束身詣朝。自陳忠赤。則莊宗亦將幡然聽信。雖有鳴黃  
之口。不能入矣。且嗣源果氣。天心盡不誅。倡亂之強兵  
及勸進之諸將。傳言大梁以明赤心乎。蓋其有利於  
已。而不知剪除。不然則劉后非有罪於宗廟也。而耗殺  
之。何耶。且劉后之貪鄙驕淫。猶或可說。諸王何罪而并  
滅之耶。夫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惡。亦惡之。至  
於大馬且然而況於主母乎。況於諸王乎。嗣源爲莊宗  
養子。則劉后其母也。諸王其兄弟也。肆然殺之。而不顧  
亦何難於叛逆哉。後之脩史者。必正明嗣源之罪。而後  
可也。

路王卽位

按春秋書晉人滅鄆。穀梁子曰。晉人滅鄆。非滅也。立異  
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後世若黃歇進李園之妹於  
楚。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皆立異姓以滅國者也。嗚  
呼。彼鄆也。楚也。秦也。皆無子而立異姓。君子尚不許。況  
後世本有子而養假子者乎。此其瀆亂天倫。自取滅亡  
之道也。吾觀李克用養嗣源爲假子。而純諸王者。嗣源  
也。徐溫養知誥爲養子。而殺知誥者。知誥也。然則異者  
不可強之同。疎者不可強之親。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  
而非有二本也。路王本唐明宗養子。向本弓矚之人。既  
而擢爲旄。擁強兵。封王爵。亦已過分矣。今宋王從學。踐  
祚於名。正於理順。且卽位未有顯過。路王亦何爲舉兵  
向闕。既廢之又弑之乎。此正亂賊之尤。而明宗以爲養  
子。正所謂養虎遺患也。說者謂路王事唐太后。祀唐宗  
廟。亦何害於假子。不亦立乎。愚謂神不歆非類。民不祀  
非族。族姓制於聖人。所以別生分類也。喪服記曰。庶子  
不祭。稱明其宗也。不爲長子。斬不繼祖稱也。於族人且  
然。况異姓之人。安可混而理之耶。且明宗以假子滅莊  
宗。諸子亦可以自照矣。而又敗於假子。豈天奪其鑒以  
昭爲莊宗之報哉。

置端明學士

學士之職。設於唐左。接寢殿右。瞻形棲晨。趨闕夕宿。  
嚴衛是誠。凌玉清迥紫霄之地也。居是職者。人物之選  
亦已粗矣。端明之榮。亦已至矣。蓋欲先後左右以道義。  
輔君。豈徒西掖判花北門視草而已耶。是故陸敬輿爲



學士稱內相之名柳公權爲學士盡筆諫之義李絳爲學士盡骨髓之誠是學士雖非古制亦國家不可缺員者也唐明宗目不知書以安重誨之奏始以馮道趙鳳爲端明殿學士有司嘉其特惜其所用者非其人也將何以輔君德哉考史明宗可以有爲之君也觀其軀孔譔而去苛法褒孫岳以化清廉令百官以行轉對命諸道以均民田廢內藏以歸有司絕音樂而裁伶優薄口體而損庖厨之味遠女色而減後宮之員懲關寺而損宦者之數念民力而免通負之錢惡妄費而罷無名之使因失刑而謹夾道之令此數者雖漢武帝唐太宗猶不能之其所爲暗合古訓如此亦可尚矣使馮道趙鳳能以格心之學朝夕啓沃而納之詩書禮樂之中則中興之治豈不可望乎夫何以反面事仇不知愧耻之馮道爲之學士僅一趙鳳數進讜論然爲安重誨所薦而數稱其忠則亦附勢之徒矣夫安重誨恃功矜寵殿福自出馮道臺管也以觸前導即斬之任園宰相也以爭論事即誣殺之重誨專恣如此而馮數推其忠則是蔡邕之嘆董卓也即此一端則鳳之所以事君又豈有責難陳善之功哉是故以戲殺從諫而無父子之恩以誣殺方溫而無君臣之義年幾七十諸言儲嗣眷戀把握不肯去手卒之從榮稱兵驚亂宮闕父子祖孫一日而絕身肉未寒家國俱破要之二子不能正君之罪也嗚呼即使陸贄李絳柳公權爲端明學士則其輔相之業豈止於此哉噫

天人交感之理

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洪範論天人之感速若影響易傳論天地之應近在樞機然惟至誠爲能格天所謂至誠者進脩之功既不廢其乾健而涵養之德又不替於離明故吾而言焉天而應焉是故帝王有勅天之命而中命用休者有面稽天上帝而式教用休者有欽崇天道而用集大命者有昭事上帝而式教用休者此可謂天人文感之理也天下豈有敗常亂俗之人爲能一言感天哉胡致堂謂明宗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至誠而太祖適生於明年遂以天人文感之理當之抑孰知上天歆明宗之背逆不得已而生明君哉何也明宗本胡種也克用以爲養子是援之泥塗之中而挈之雲霄之上大恩胡可忘也夫何乘亂軍之迫遂圖篡祚於是而殺唐主毋城唐子孫此非特人情之所不平亦天理之所不宥也滿教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五主亦理勢之常也元明宗凶威逆氣上干天地之和天待太祖長而誅之必遲遲歲月於勢爲緩於特爲晚故天奪其繩以戢而殺其子猶未已也而使養一弓子以滅其子而明宗之漸血盡矣是皇矣上帝降下有赫其所以誅之嚴矣而乃謂天之感明宗焉豈書所謂乃罪多參列在上而責命於天耶

知遠勸教增舉兵

中國所以異夷狄以有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而已若篡弑之賊天理絕矣天命雖與雖夷狄欲成有能誅之則



諒之可也明宗棺殯宋王襲位死子繼古今之常道也潞王雖明宗養子乃異姓之耳何得生寧衛之心乎夫何背外舅不兄之遇生漢無厭之求唐諸臣皆狗鼠之行或迎降或勸進乃廢王而闇奸大位則其罪已不可赦矣事復統之於生州又殺其妃并其四子此鴆毒之心蛇蝎為性人人得而誅之也按春秋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以罪其執政之臣故魯桓篡弑滕首朝之貶而稱子其所以誅亂政之法嚴且備矣劉知遠若明春秋之義直當勸石敬瑭起兵數其弑逆之罪三軍縉素為天下誅大通則召陵之師可復許平夫何敬瑭既入朝見又受河東節度之命則亦潞王之黨矣使潞王無千秋節與公主所言即謀反之疑而移鎮

桑維翰何如人

君子立身以忠孝為根本所以贊爾皇猷納天下於長治久安之域而其要在明君臣之義定華夷之辨而已夫君臣之義昭然冠履之不可逆置也華夷之分截然首足之不可倒懸也國僑窮乏者日出扶桑賦又鑄鐵硯示人曰硯弊則政而他往有司惡其姓而棄之試慨然以公輔自期若有經綸之畧者也然意其謂聖賢事而不知君臣之義華夷之分哉何以言之初

敬瑭以河東節度使唐主使移鎮天平固亦忌其陰謀而奪之權也為國僑者當知何潞王以養子寄家嫡改應順為清泰此天下必誅之賊也當馮道勸進之時蓋亦釐其罪而移檄選通執而誅之然後選宋王成器子孫嗣居大寶以後五朝可也夫何以移鎮之疑決意反側是以臣按君也夫先王八征九伐所以討不庭而懲不格也潞王有可伐之罪敬瑭俟其即位而入朝則亦亂賊之黨矣雖表其養子不應承祀安足以服天下之心哉國僑不此之思而乃請稱臣割地於其冊夫自古借兵夷狄者或扣覲之盟或金帛之賂而已未有許之土地未有稱之君父也國僑將一介之命恃片舌之張求授契冊以父事之此首鼠足居上天地為之翻覆日月為之晦冥中國之耻亦甚矣而國僑以為得計卒使唐狄腥羶傾國赴援維日出色解難與晉滅唐乃契丹之力不知致書之禮一爭打草之騎四出使吾中國遺民血肉塗地而吾君有負義侯之辱其孰為之開端哉然則維翰之罪固有不可勝誅矣昔人謂晉之亡乃景延廣之經策而豈知維翰之罪比之延廣為尤大乎坐府不動甘以一尺之面為人所縊意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矣

維翰表稱臣於契丹

按春秋僖公十六年書公子遂如楚乞師楚荆蠻之國也而乞師伐齊是以蠻夷發中國也可乎又成公三年書鄭伐許以鄭背晉事楚一歲而再伐許故稱國以伐



伏之也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義之可否以爲去就不將變於夷乎此聖人之所懼而萬意於春秋也歸王以養子紱家嫡以邊臣寡帝位爲石敬瑭計者發縞素之師聲絃述之罪則以順討逆何患弗克必曰懼衆寡之不敵則移檄諸藩并力討賊以行汴之典于馬磔充用于孫嗣居天位豈不爲天討之師乎夫何奈國僑請乞師於其母且甘以父事之故雖稱帝中華而屈身夷狄猶之以十六州矣上之三十萬帛矣一不如意謂責賜之此首足倒爲上之中國之耻莫大焉其與公子之乞師鄭人之事楚何異乎厥後與晉者其冊也而滅晉者亦其冊也然則開邊啓塞維翰其罪之魁矣他日遭亂兵之禍豈天假手哉

書生知謹守歷代成規

之以武後人謀國慎勿與戎狄共事也而說者謂其忠而見殺亦誤矣嗚呼高祖惜兵於突厥肅宗資助於回紇敬瑭乞師於其母皆不旋踵而遭禍至求其所以盡謀之臣劉文靜也僕固懷恩也皆不得其死知此然後知聖人作春秋倦倦於內復外夷之辨其極世變江河之患慮也夫

書生知謹守歷代成規

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歷代臣子立身之成規也馮道歷事四姓十二君恬不知恥則豈能以書生而謹守成規哉或曰馮道言爲晉主問軍謀而對之字成規微其守父事契丹之約以免侵伐之禍耳愚謂自漢唐以來知道之拜迎勸進至四朝者蓋絕無矣此高

古之道矣也其言軍務顧或盡如孔明李靖之策君子尚曰此老賊之謀也况其言之謬者乎向使景延廣不執其謀則將使中國之人裂冠毀冕胥而爲夷狄之俗矣士子讀書而悉見此事乎夫古者帝王於夷狄或來王或即叙或通藩以夷狄臣中國歷代之成規也宣威撫能使匈奴款塞明章猶能使西域來朝豈有臣夷狄而又以父事之者哉夫夷狄譬之禽獸也而以父事之則況所生之父爲何如人乎吾觀魏絳劉敬和親之策君子尚責之曰夷狄自爲夷狄可也而與之會盟可乎夫會盟且不可而可事之如父哉使賈生見之吾不知將何如其流涕長太息也夫自桑維翰唱此謀而馮道贊成之曰是契丹主服諸袍坐黃龍府行入闕禮而馮

書生知謹守歷代成規

道又輒迎降勸進書生謹守歷代成規可如是乎此其老奸巨猾雖閭閻士斬猶不足以謝天下矣蘇子由不察乃以馮道比晏嬰其言曰士生於五代立於暴君驕將之下日與虎兇爲伍棄之而食微蘇友直鹿自經溝瀆無足矣嗚呼果以死節爲易事然則孔父仇牧又何見責於春秋哉率天下而忘君事仇必此之言矣

安重榮耻臣契丹

石敬瑭結契丹以伐唐甘心執子弟禮不但齊景女吳之耻也安重榮爲成德節度使駐臣契丹上表數請伐之其論甚正矣夫豈桑維翰所能及乎然愚以爲敬瑭爲明宗所愛妻以承寧公主歸王結連之特重榮爲巡檢使言不可勸敬瑭起兵討賊而乃坐視敬瑭朝見受



爲命則何以見明宗於地下乎既而以移鎮之故則步  
騎亦皆陽干特維翰乞師契丹豈不可引太甚力爭而  
亦赫然不諫烏果何見哉遠夫割地稱臣之約已定始  
執契丹使者上表伐之亦晚矣既而教諸言不我從則  
解甲而歸猶爲上策顧乃與安重進結謀招集流民數  
萬南向鄭都果何爲也得非蹈敬瑄之故智乎此吾謂  
重榮有謀反之罪何以討契丹也不然挂重威帥師來  
討何不束手請朝而乃與官軍戰哉考史重榮爲敬瑄  
所招其兄弟以爲不可而重榮下之而後來且指隨子  
用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又謂人曰天子寧  
有種耶是重榮謀反之心已具其諫臣契丹非能識中  
國之體也特予而餐耳他日鐵鞭徒誑而流首送契丹  
其亦天假手誅之也

知遠保河東

按春秋傳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獲晉侯書此所以  
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予秦伯也自石敬瑭  
藉契丹以得國而其子重貴極其前約焉以故大舉入  
寇虜其君而滅其國此曲在晉王矣劉知遠但自保河  
東而弗之救其以契丹之伐晉爲足故弗之抗歟愚謂  
秦晉皆中華敵國也故曰伐日獲也固宜若契丹不禽  
獸之國今大舉滅晉奴婢我子子女魚肉我族類中國稱  
有象節者其坐視弗救乎按春秋狄侵魯追逐黎侯黎  
侯寓于衛而衛不能脩方而連帥之職戰伐凡伯于楚  
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爲狄所滅東徙渡河春

秋詳而書之所以爲後世勤王之勸也晉王爲契丹因  
唐此即狄之迫黎侯戎之伐凡伯也劉知遠擁強威之  
兵據形勝之地正宜鼓兵而北以發舒中國之情豈不  
爲召陵之師乎夫何聞契丹入示但分守河東以爲自  
全之計此其意何爲哉蓋幸中原無主則將有迎降勸  
進於我者此郭威所謂伯王之資也而乃怠亡其宗社  
不忍改其年號將誰欺乎其後父子相繼四年而滅此  
司爲人臣不忠之末監矣

契丹滅晉

石敬瑭乞師契丹割地稱臣且事之如父此中國大耻  
亘古今所未有也齊王繼之聽延廣之謀爭致書之禮  
夾陽城之戰未幾兵敗國辱身爲俘虜議者多以爲使  
不聽延廣之謀則其國未必滅也愚謂延廣之伐契丹  
正合春秋之義雖敗何辱乎第所謀者內政不脩而先  
變於夷矣其能無夷狄之禍哉何則三綱五常所以維  
持人極羽翼皇化也齊王以叔母爲妻而夫婦濟亂罪  
不在公子頑之下矣且自陽城一捷之後日益驕奢廣  
置宮室崇飾後庭厚賜伶優不恤民瘼至使今年括民  
穀明年括民財焉王耶夫之尤也及倚任之劉知遠落  
將之良也及疎棄之逮契丹入寇境內皇皇猶調鷹苑  
內排阻人言政事之失如此國欲不亡得乎吾以爲齊  
王雖不激怒於契丹亦必有敗亡之理要之晉所以滅  
在國政之乖謬而不在於伐契丹之失在倫理之廢弛  
而不在於信延廣之謀昔有被髮伊川者幸有見之



謂曰不及百年此其戕乎已而果然晉王先變於夷矣又何怪其見藏於夷哉然則契丹非能滅晉也乃晉自滅之耳

### 范質稱馮道

人臣以死節爲忠士子立身第一義也馮道事晉事漢事周事契丹有羞惡之心者可如是乎且數君或篡亂之餘或弒逆之賊道不能爲國則亦已矣奈何迎降者道也勸進者道也此禮義廉恥之風掃地無餘以王法論之殘身陷官割棺戮尸亦不足雪人心之憤蓋賣國親利之罪有不吝責者矣士君子於是人方將口誅筆伐於數百載之上有何善可稱而稱之耶夫何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材偉量維朝代貿易人無間言屹如泰山不可轉也愚謂厚德者必守禮義之節稽古者必

明忠孝之機宏材則有焉也濟寒之策偉量則有難進易退之清我思古人若王彥章之死于梁宋今詢之死於唐趙渾之死於蜀華廷美之死於漢沈斌之死於晉范質以是稱之亦庶幾矣而乃以天下之美細加之天下之逆賊其誰信之哉吾謂察人之言可以知人之心

范質爲周世臣逮太祖以養父抱身則亦上表劾進此其不忠之罪與道相類而宋太宗惜其父死也蓋質自知得罪清議故陽稱最不忠之人以自蓋其最不忠之迹而欲以欺天下後世歟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之謂矣

### 世宗宏規大度近王道

爲國必以王道爲本王道如精金美玉本之以仁義之以禮樂行之以誠實下之則入於伯矣又下是則入於夷矣司馬公稱

周世宗以信義御群臣以正義責諸臣賞王環褒仁贈存嚴結誅馮道爲道諱張美充江南愛百姓此宏親大度近王道也自君子觀之世宗要李崇順之婦爲天下母則豈有辜章懷太子之父子崇順本生之父不能平若大川法太刻罪及無辜竹奉隣孟漢卿張順陳握東嚴符令先候希進輩皆罪不至死而往往實之極刑其視漢唐之懷復大要以寬仁致治殆不及也安得以爲近王道而異之耶

### 王朴何如人

王文伯誠英雄特達之才也豈惟五代所罕見亦自古難得之臣哉何也人之所難知者曰兵法也曰天文也曰律呂也文伯上平邊策太平以脩政用賢尊財卑民爲平定之本以先吳大拜諫將謀兵爲安取之計此雖古之稱信李靖號知兵者豈能過之哉漢之曆凡五變而惟善於太初唐之曆凡八變而惟善於大衍則曆之難言也又矣文伯以歲軌離天文朔望周變爲欽大曆此雖古之太初大衍何以過之哉至於律呂之學尤有未易言者文伯依京房爲律准以九尺之弦用上聲而樂和則與信都房之制符而氣能合李嗣真之振鐸而黃鍾自應又何異哉且其出處大節亦有可觀初依楊



郊以郊之專志不決舍而歸周亦可謂擇所從矣故生則不次起擢而榮也死則王鉞扣地而哀也若文伯者非五代文臣之表表者乎使周運不衰而文伯者於將和則功勳許偉而爲周社稷臣矣

### 仁膽死節

食人之祿者死人之難此臣子萬世不可易之大防也吾觀五代之世死節之臣何其寥寥哉歐陽脩作五代史獨王彥章裴約劉仁瞻三人焉夫彥章死於梁裴約死於唐固有所稱者仁瞻之事南唐也節度清淮世宗圖之數重攻之數月不能下逮病篤副使孫羽詐爲仁瞻書以城降則其死生之節豈亦未明也殊不知莫觀於父子仁瞻之子崇諫幸父病而謀出降仁瞻誅之則

與石蜡之殺子事相類也豈有殺子以自明者而肯變其節哉抑吾聞之敬翔亦死於梁皇甫遇亦死於唐皆不以死節書而仁瞻獨能以氣節垂芳千古何也彼二子皆爲國而死之收也晏嬰所謂私昵之臣不足道也仁瞻堅守孤城則利國家無不爲矣得不謂之忠臣乎哉雖然李景少星之子篡揚行密舊疆以立僞號者也而仁瞻爲之臣各立利見大人之義哉此歐陽子深嘆之也

### 研笠督戰

將之所以立功者兵也兵之所以奮力者氣也夫將提鼓揮袍接角刃一人成權萬人成威而以氣機爲上則其氣當爲天下三軍用敵士卒用命不從令者誅

尉繚子曰民非樂死而惡生號令明法制密故能使之前太公曰將以謀大爲威以賞小爲明以罰審爲禁止而令行夫三經爲是言者何也凡戰勝在於立威立威在於戮力戮力在於正罰今民背國門之限決死生之分能使之爭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急聞鼓聲而喜如逐獸而欲分肉如登舟而欲濟岸敵在山緣而攻之敵在淵投而取之當之者破觸之者亡亦在鼓其氣正其罰而已故曰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可破境吾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是故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闔也萬人之闔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今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宋人祖伐南唐士卒不用命者陽爲督戰斫其皮發後聞劔迹謀之此可謂之明令可謂之審罰矣然則以二千之卒勝二萬之兵不以此哉雖然後之用兵者當知智信仁勇嚴缺一不可也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終



通鑑品藻序

侍御屏石戴公家食時嘗自秦漢迄於五季凡帝書王籍新載舊章搜輯剔磨議擬該綜或功而抑或罪而宥或未就而與或未著而奪皆得乎義理之安而適夫文質之中題曰通鑑品藻侍御對霍李公按部關中因諸生之請命工梓之郡齋石谷子曰經以載道史以紀事用事匪中非道論史匪經非學故刪述帝典攸敘精一之傳是非魯史以定百王之法後之學者以是爲宗乃若漢彪殫妙於雅思梁約慚志於大典晉壽昧誦於君臣宋光失宜於取舍豈不同異以乖方直或爽者哉晦菴朱氏嗣作綱目以續春秋彰善殫惡精矣美矣然簡褻重大論說難該微文隱辭或不易曉

屏石公乃闡朱子之未盡以揚尼父之不傳一代是非數言而決千載得失一目而盡諷誦簡易照聽詳明非徒摘辭綴藻亦將通文究義挹其源游泳而莫測入於道日用而不知二公宣德敷化風動神行星頌奎譔蘭芬椒蕕豈非行之有本用之有道耶斯集之布達之四方固不獨涇渭仁覆崑潼澤潤云爾

嘉靖庚戌孟夏之吉陸海王準書



漢唐通鑑品藻三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戴璟撰是書明史藝文志著錄然卽璟所著讀  
史品藻坊本改易其名也書中起周威烈王終周  
世宗與通鑑首尾相應而以漢唐名書璟未必謬  
陋至此其出自庸妄書賈明矣



# 兩漢解疑二卷

〔明〕唐順之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

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兩漢解疑

二卷》提要

兩漢解疑上

明 武進唐順之應德著

高祖

芒碭斬蛇老嫗之哭亦勝廣澤魚狐鳴之故智也解者遂謂白帝指秦言辨者又謂二世弑于趙高子嬰殺于項羽劉季無與焉何赤帝子之斬竟無取驗耶解曰愚氓難以理喻大衆難以威取即高宗之立相猶托夢齊太王之遷岐亦假契龜非事術也聊借之以愚民耳得民而後以道治之此聖王之所興隆也如必取學海類編 二 兩漢解疑上 一 史參驗於後是癡人說夢也即其事而議之白帝子何必作秦解也如項羽橫舉山東即謂之白蛇亦可項滅而漢始興是斬項羽者劉季也何謂無取驗也雖然必取而符合之是亦愚氓也甯不爲當年造謀者所嗤哉

廝養卒歸趙武臣

韓廣之爲將也智謀勇略不出張耳陳餘之右何二人奉君討之不勝而爲所獲使人詣之輒爲所殺而無如之何咄咄張陳何其懦也廝養卒一賤隸耳何掉三寸之舌而遽殺王而歸張陳甯無厚顏耶



解曰張陳之心斷養卒窺之審矣故對燕將而傾告焉王烏得不歸不然武臣歸矣何二賢未見有所提攜也當其始也戰之不力而令人獲其君其後也求之無術而令人殺其使合而觀之兩人誠欲分趙而王特勢有不能耳如曰兩人術力不足以歸王何其欲立趙歇以就功則能收散卒以敗李良而獨於武臣之懦且弱也

韓生

韓生說項羽都關中退有後言而羽烹之論者惜羽不用其言惜韓生以才而見烹

學海類編

二 兩漢解疑上

二

史參

解曰如韓生者其烹之也固宜羽以殘忍刻薄之人坑秦卒二十萬入咸陽而大掠秦人畏惡之極矣使聽韓言而遂都焉秦民其何以堪如韓生者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羽即不烹秦人將取而誅之矣不特一韓生也如元水欲歸書生叩馬而雷軍元水欲降書生開渠而縱帥欲圖一己之功名不顧天下之利害若此輩者悉可烹也始皇所坑安得盡若流乎

彭城圍

按史云漢王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至彭城

逸樂會酒項王以精兵三萬人破漢軍於睢水圍漢三市竊疑之漢王縞素與師大義也兵五十六萬大以也乘機東下大勇也且相從者良平蕭曹皆將相之才也何至任彭城之逸樂而不爲之備又不知三萬人何以圍五十六萬軍而能三市也

解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秦漢以來惟恃權謀兵力而已漢爲義帝發喪豈與尊王哉亦諸臣假大義之權謀也天下其誰不知之一入彭城酙酒嗜色真情露矣故五十萬人解體而俟之平勃輩亦相與共爲逸樂初不計項羽之來故一敗而幾不可支史氏惡之故侈陳其兵之多而樂書其敗之速云爾迨其後楚失之而漢得之何也漢猶知假仁義楚惟有殺戮也此得失之機也至律以春秋之義則可斷之曰漢劉季誦而不正楚項羽正而不誦

紀信

滎陽之急三傑束手紀信以身誑楚漢王以十騎出西門其功大矣厥後論功行賞信未蒙一爵之榮說者謂漢寡恩信哉

學海類編

二 兩漢解疑上

三

史參



解曰漢之寡恩不獨此也於彭越則醢之矣布則誅之以開國創業之韓信猶不免走拘之烹尙何知有一紀信哉雖然紀信之恩可懷紀信之術則不可訓人若舉事必取其可法使必以代死爲殊功而厚爵祿以封賞之則輕生之輩爭殺身以邀功名矣故召公殺子以存宣王終身不言其事要曰誅兒以保趙孤事成不受其賞此兒乎其大而非以要功名也彼荆軻蒯聶之徒豈不欲以一死邀功哉而卒無成功者天不欲此輩得志也故介推割股而縣山焚死南雲斷指而胆陽淪沒以

學海類編

卷八 兩漢解疑上

四

史參

趙壁奪符

項羽拔滎陽圍城舉漢王逃北此亦傾覆流離之候也何一宿修武而遂能馳壁奪張韓兩將軍符印豈張韓皆木偶而不知成舉之事耶知之而不爲戒何以爲將軍豈漢王自天而降臥內耶如必入壁壁之軍卒何無一人馳報耶或漢王不令之報與所謂軍

中但聽將軍令不問天子言者何必無是事也而史侈言之過已至定陶又書入信壁奪軍有諸否乎解曰作史者欲神人之功則必神其事以誇之欲抑人之能則必易其事而卑之使漢王當喪敗之餘而無整暇之心其何以百敗而猶王使韓信有必備之術何後爲所擒而不覺嘗漢王之能奪符見漢王之能殺信等也若韓信之既奪而又奪見韓信之所以終見殺也爲漢之功臣亦危矣哉

鄼食其

學海類編

卷八 兩漢解疑上

五

史參

鄼生下齊韓信舉兵遂致齊烹鄼而信不之恤何哉解曰信之殺鄼生實所以自殺也貪一時之功不顧違高祖之命是自取猜忌也信貪讒之口而輒殺有功之人是干天誅也迨其夷族之後人皆言漢高沒淮陰之功孰知淮陰已先沒鄼生之功也人皆言漢高以無辜而戮淮陰豈知淮陰以無辜而烹鄼生也天道好還豈偶然哉吾於是而益信報復之不爽矣當沛公過高陽時陳留令何罪而生殺之嗟嗟鄼生一自反焉當亦無憾于地下矣



項伯

異哉項伯知有人而不知有己知有私而不知有公羽雖暴族類也良雖有恩異類也羽至戲欲擊沛公伯恐累良及禍夜馳其告已足以報良恩矣乃深結劉季項莊舞劍則以身蔽之欲烹太公則以說解之伯之爲漢可謂至矣豈實羽哉意亦欲思漢以爲平分之計耳及太公之歸鴻溝爲約伯意以爲兩無負矣漢竟背約而襲之君子以爲何如

解曰項氏一門近于愚漢之君臣過于詭分美之言李

學海類編

六 史參

六

史參

既不知有父矣何有於朋友殺戮功臣季既不知有功矣何知有信義伯以身蔽項莊是重婚姻之約也其愚一勸羽不誅太公欲當爲賀其愚二歸太公而恃鴻溝之約其愚三楚之愚皆以人道待漢也漢之詭不以人道自待也羽即可滅何不爲項伯地乎使鴻門無項伯漢王與王斗俱碎矣廣武無項伯則太公爲高祖之義矣使太公終不歸則漢王爲無父之人矣苟少念恩義鴻溝之約安在不可違也吾每讀史至此未嘗不髮指乎漢高也項伯雖受漢侯封亦羽之罪人也

丁公

漢王誅丁公曰使後爲人臣無效丁公也溫公以爲漢高知大義王氏鳳洲以漢爲悖德二說孰是

解曰丁公之可殺者三放楚之賊爲不忠則可殺不識漢高之爲人信兩賢之言爲不智則可殺漢王爲帝而遂來謁是賣陣以求榮爲不義則可殺漢高之不可殺丁公亦有三彼不殺我而我殺之是悖恩也一不可殺知其賢而復殺之是忌才也二不可欲掩受胥之醜而假大義以殺之是欺天下也三不可然則必如之何爲丁公者當遠去以潔身爲漢高者當賜之金以酬其恩放之田野以示懲則兩得之矣

學海類編

七 史參

七

史參

叔孫通魯兩生

叔孫通起朝儀召魯兩生不至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史臣斷曰兩生知經而不知權叔孫通知權而不知經

解曰兩生在魯固亦素習禮樂者百年後興之說亦孔子百年勝殘必世後仁之論耳非謂治定功成之後又百年而始議禮樂也夫何爲知經而不知權叔孫通起



朝儀以止呼擊亦救時弭亂之計也何爲知權而不知經但一時君臣以詐術相向以權謀相高久矣非真能行禮樂之人故草草而止耳吾於兩生取其言於叔孫通取其行有兩生之言而禮樂重於千古有叔孫通之行而名分定於一時皆是也復何深責焉

陳平

陳平六出奇計一曰請捐金行反開此用開之一術凡行軍者嚆不知之二曰以密草具進楚使此亦襲漢王先行慢罵而後俱具如王者之餘意三曰解榮

學海類編

兩漢解疑上

八

史參

陽剛使非紀信之誑楚夜出美女無用也四曰躡足封齊王此小人害君子之常態也五曰請偽遊雲夢此事之最可恨者使信果有反意豈一無所備而肯束手受縛耶嫉賢害能莫此爲甚六曰解白登之圍此張儀愚鄭袖之故智也六者皆淺見刻薄之士所能爲者仁人君子之所不屑也何奇之有而平獨以此見稱何哉

解曰求人于三代之前則道義仁術堂堂正正奇且不用六何足誇也秦漢以來則詐謀相向事苟有濟則請

臣請妄之不恤一時秘謀醜事有難以告人者行之而有效則相謝之爲奇乎之六計大抵皆然呼歎乎陳平漢王之業不以六計成漢王之心則以六計壞也心者致治之主也心壞而治尚可觀哉末之有也是以漢興規模多所鄙蕪不足以比隆三代者皆陳平奇計爲厲階也哉

又

或曰漢高功臣非戮則貶惟平富貴獨久而自得令終國亦三傳而始絕是遵何德哉

學海類編

兩漢解疑上

九

史參

解曰盜跖日殺不辜而卒以壽終曹噉慘毒弑后而終開魏業馮道六朝尊榮秦檜三世尤顯小人之享厚福也不獨一陳平爲然

韓信

韓信夷族後人惜其功者有之卒未有確信其不反者何也然則信果反歟

解曰信之不反確有可據者也非蒯徹之謀一不反也趙壁奪符而不疑二不反也定陶奪印而又不疑三不反也遊雲夢而來調四不反也奪齊封楚坦然就國五



不反也與之論將有多多益善之言不存形跡六不反也即通稱一事論益見其誣稱素非信心腹信何公然教之以畔恐不若是愚也信善用兵即有謀舍人弟何得而知之上變告討小人報恨之常態也如果與通稱稱之勝敗何絕不與聞知而乃聞言即入賀也愈知信從中起之言誣枉甚矣此信之不反確有可據者也總之蹠足封齊屢奪符印僞遊雲夢奪齊封楚漢高之處心積慮無一不成於殺信也第無其隙耳故曹之以待呂嬃之殘毒信漠然不覺恃其恩之厚功之高而謂其學海類編二〇兩漢解疑上 十 史參

審食其

審食其淫汚呂后之事史無明言傳者紛紛以爲無耶何古今人士無有辨其非者以爲有耶何在廷諸臣無有置諸喙者千古而下令人憤悶解曰好人而過者多侈其美而增之惡人之甚者亦多侈其醜而張之呂后所爲令人切齒故以莫須有之事

喜談而樂道誰復爲之辨其真僞哉以子觀之恐不然也帷薄不修恆人猶恥之况英明如漢高而肯容此婦鵠乎呂氏方欲自強以固寵豈肯身蹈不韙自甘淫焚乎朝臣如蕭曹良平等知無不言何無一語相隱諷諭矧焚喻剛直於漢高懸秦宮美女則諫於枕一宦者則諫何獨容忍一辟陽侯而無一言數日忠帝已長以人後事爲非人所爲而肯任其母爲此非人之事耶即淮南王惟殺食其時亦止爲不救其母之死未嘗以淫亂爲辭何所指而必謂其爲蒸淫也或曰以呂后之慘而子爲之辨非黨惡與曰非也特不欲啓天下後世之漸也

學海類編二〇

兩漢解疑上

十

史參

漢文帝入粟拜爵

漢文帝詔民入粟於邊得拜爵免罪從晁錯之謀也一時食其利後人以爲爵設之

解曰經國之謀貴在有利而無害入粟拜爵之事在堯舜文武之世或謂有妨於賢路非關門顯俊之典也秦漢以來軍用不足則培克乎民加賦加稅以致流離不堪何如令民入粟納貲而酬之以爵在上非有所迫在



下非有所強國富而民不病亦策之善者也或曰彼納賈者輸之於官而求償於民其病下一也不知人有貪廉不關進身之始基何如也蘇曹非刀筆吏乎趙廣漢尹翁歸張敞王尊等何莫非胥吏乎其偉業鴻名照耀史冊何炳炳也如其不才即視奪而誅戮之即有貪婪獨不爲性命計乎故曰爵之無傷也但免罪則不可矣賄刑立而富豪敢于犯法令死罪入賄則多金者得以殺人矣長亂之道也豈可與罰得同日語哉

除肉刑

學海類編

兩漢解疑上

三

史參

漢文帝除肉刑後儒陳季雅曰古人肉刑之法所以使民易避而難犯也文帝除之易之以笞以致人輕犯法不足以勝姦矣陳潛室曰井田學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不可丁南湖曰文帝不忍于淳于意特忍于淮南薄昭者何哉然則肉刑不可除與  
解曰君行仁政迂儒起而議之得不令人思始皇乎陳氏謂肉刑易避而難犯然人之爲惡者必先計度刑之輕重而後爲之與必不然也如一計度焉則自不爲惡矣何論輕重乎曰小民無知而犯法與其重也何如輕

學海類編

兩漢解疑上

三

史參

秉政則寧成義縱之流也是之謂當付祖龍之坑  
晁錯  
錯爲景帝謀欲削六國而六國反卒以讓口見殺論者或譏其自取或惜其忠果忠欺自取欺  
解曰晁錯之計忠則忠矣要皆出于急功名之心爲之也何言之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晁錯之謀削六國結怨諸侯欲安劉氏也父曰劉氏安晁氏危矣錯不聽而父自殺此時錯功名蓋世亦可死矣乃毅然爲之令天子自將而已居守然錯之心既不知有父矣又何知



有天子不過欲借此以徵倖子功名之會一旦被誅而族誅不知何面目以見父子地下耶其死也固枉也意者殺父之賊天故假手於袁盎之口耶忠不可法而不孝之名已彰彰於萬世矣自取不自取何足論哉吾於是而謂人子苟處天倫不得已之際當如餘庶之方寸勿效溫嶠之絕裾苟不然者即功成如漢高亦不足以贖分羹之罪况區區晁錯忠孝兩無當者乎

公孫宏

宏年七十餘起一綆不四年而取相位封平津侯汲

學海類編

二〇 兩漢解疑上

面

史參

黜譏其多詐而無情實又譏三公布被飾詐以釣名宏皆順其言以解之誠姦詐人也君子所不取也

解曰宏之心誠不可測矣即事而論亦有可原者武帝剛烈犯顏直諫者有黜矣使宏從而助之則恐帝厭聽而拒諫也故少為將順以為後之納言地獨不觀其於通西南則諫於卜式則諫於郭解則諫宏豈唯唯者哉至於脫粟布被固是釣名之意然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耳以脫粟為非將以日食萬錢者為是乎以布被為非將以紫絳錦帳為是乎觀其以俸祿救人而

家無所餘不賢者能之乎觀其言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與君明臣直之言何以異也必以奸詐黜之則苛矣第不免於巧也

張湯

湯刻薄嚴酷不當有後而乃子孫蕃衍七葉不絕餘孽餘殃不幾虛語耶司馬氏以髡髻有後例之而湯之險刻未有為之別白也并髡髻而擬之則并髡髻而疑之矣究何當於報施之理耶

學海類編

二〇 兩漢解疑上

主

史參

也謂人之為善與惡天竟冒冒然聽禍福之自至者亦非也即湯而論人之酷者則必食湯死家產不逾百金其不貪可知也其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污惡言而死死非其罪可知也葬以牛車有棺無槨母之命也其賢可知也以賢母成教子內不令之貪豈令之酷也湯之心以為除惡務本有罪者用重典無罪者不敢輕犯矣豈可與鄧都弄成輩同日語也故七葉繁顯湯未嘗大傷天心也吾因是而推及髡髻焉髡髻家庭一俗老人耳未嘗為惡縣方命無功一無能之人耳其心未嘗不



欲平水土以安萬民也故舜禹生而食天子之報無忝也然而餘殃餘慶之說亦言其理而已亦諱諱言鬼神報施之事也之以之衡量古人則依父矣

### 卜式

人情莫不愛財式則輸粟助邊人情莫不貪生式則父子請死南越爲人之所難爲其亦矯矯不羣者歟班固贊之以鴻漸之翼與公孫宏倪寬同稱陳氏則否之其優劣果何如

解曰天下古今之人所最可殺者卜式是也拂人之性學海類編

二 兩漢解疑上

史參

逢君之惡以芻牧之賤忽焉躡爵侯封來尊顯之榮盜長者之稱此巧取功名欺人惑主其小者也使有利于己無害於人猶可言也式則輸粟助邊而人之不輸粟者獲罪矣式也願死南越人之死于鋒鏑者比比矣且啓武帝黷武之心杜廷臣諫言之路彼巧日紫囊龍夷然自得邪僻姦險之徒效之以傾覆善類皆式作之俑也不幾死有餘辜哉班氏比之公孫宏已不侔矣又與倪內史並論何擬人非其倫哉實直之稱尤爲醇辭陳潛室論之確矣而卒曰當封禪時而式以不習文章見

棄式何不先人而爲之乎其嚮之誠是也但此輩險巧性成卽腹羅五車亦止足爲奸詐之助而已呂不韋獨不著春秋乎或曰式謂烹桑宏羊乃兩不幾公乎子則謂式之早魃不減于宏羊爲之贅一詞曰烹卜式乃兩

### 徐仁王平

按桑宏羊子遷罪亡抵故吏吳吳少納之亦主臣之宜也遷伏法而吳會赦亦可少寬矣乎仁以赦令除吳罪亦持平之論識也覆刻以延尉少府爲繼反者反者遷也遷伏法矣歷遷者吳也杜延年奏記謂識

學海類編

二 兩漢解疑上

史參

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則吳亦屬可赦也吳可赦而平仁何罪乃殺仁而腰斬平亦已酷矣舉朝猶有累及丞相之恐處漢之朝不幾難乎君子將何以自全也解曰禍福無憑自古有然淫虐者昌謹厚多愆君子處世何能自全哀哉徐仁爲相懿親遭令奉法不保其身平也何惡腰斬以徇嗚呼吏吳亦思保孤身名俱殄累及無辜問誰爲之霍侯博陸博陸霍侯人比伊周僅以身免職此之由

### 霍光



霍光小心謹厚定大事于指顧之間一時勲業光昌  
說者以伊周方之妻爲邪謀而不知知之而不舉亦  
獨何哉

解曰夫人不幸而處家庭之變雖有智者亦無如之何  
此聖賢之不免於黜妻也顯之邪謀未露於前光何能  
逆料之事敗而知之已不可爲矣說者謂當發其事而  
正其罪然後屏躬待命或可自免此局外之談也光柄  
政日久側目者多一發其事則赤族之禍當不待顯由  
謀反時矣無可如何而安之將亦思久乘其便而圖去  
學海類編二〇 兩漢解疑上

史參

之也不意先顯而卒使光卒而顯禹安分自守謹潔持  
盈亦或可免無事越三年顯等既欲謀弑太子又欲謀  
廢天子而立禹其誅滅也顯等自取之與光何尤焉如  
貴光素無敎家之法堯舜之子不肯杜房之子殞其門  
風豈教之不裕哉何獨以之責光

魏相

弱翁定陶人相業多有可取四方災變輒奏諫伐匈奴  
奴有書去副封以防壅蔽憂水旱爲非小變亦可謂  
賢相矣論者謂其假許史以爲重詭遇不得其正也

從廣漢以雪忿違眾心以害賢良也其德度不足觀  
矣

解曰凡竊附權要者必好惡與同始爲私人相之進奏  
皆切要政治使爲倖佞所壅則無益國家事借許伯以  
通之者權也非附也至趙廣漢爲冤者所詰相未有深  
文廣漢遂殺以殺婢事相亦未有以所也宣帝惡而殺  
之與相何與焉說者謂相秉均衡而不爲之解救不知  
當時相位爲具官如相之多所敷奏許史輩已竊嫌之  
一聞廣漢之殺救過不暇尙敢出一言以救人哉以此  
學海類編二〇 兩漢解疑上

史參

責相不達時事也

五鳳元年辨鳳

五鳳之集宣帝以之紀年以爲瑞也史臣紛紛譴  
以爲鴟雀之屬亦以鳳爲瑞也敢問鳳之所以爲瑞  
者安在

解曰麟鳳不足爲祥以世不恆見當聖帝明王之時而  
偶出之故人以爲瑞耳非鳳能爲瑞也因聖出而瑞始  
名也苟非其時則其出也亦罕見之一鳥耳鳥之罕見  
者甯止一鳳哉王母之青鸞燕巢之白鳳皆可以並觀



矣出非其時不惟不爲國家之瑞亦將爲賢士之妖何  
言之一集膠東田延年以無罪見殺一集北海袁侯勝  
與黃霸並繫于獄一集子魯霍顯族而博陸鯨絕一集  
社陵而趙蓋韓揚相繼誅戮無當於治而適助其虐歟  
亦何足爲瑞哉或曰非真鳳也麒麟出而首尾異豈亦  
非真麟耶

鄭朋楊興諸葛豐

鄭朋與蓋望之始則附之終則害之楊興與賈捐之  
相爲比附交口稱譽後俱被害諸葛豐初薦周堪張

猛後上書告堪猛罪甚戡人情反復之可畏也抑諸  
君子有以自取與

解曰君子之待人也寬以恕故於人之有善則樂予之  
於人之惡則不爲逆計也如許史赫赫炙手可熱朋則  
上章言其罪過肅令之待詔亦獎善之意也朋傾邪而  
結疏之亦正也亦安知其害己哉楊興與捐之則非可  
與肅君同日語也賈稱興曰君蘭兒我則京兆尹可立  
得興稱賈曰君房言語妙天下使爲尚書則天下大治  
响响交譽如同市儈曾何君子小人之分其樂市也信

損之自取也獨怪諸葛豐以剛直著名亦爲此前後反  
覆之術此則人情之更不可測也始也薦賢以沽名終  
也黨邪而害正世皆此輩雖有君子其何以善其後乎  
不能不爲之三嘆

延年延壽重名各四人

杜延年周之子也其人賢而直田延年字子宣佐  
光祿昌邑王者也其人勇而正嚴延年酷吏也亦有  
正名分之疏李延年李夫人兄族者也韓延壽佐馮  
翊也恩信偏于二十四縣賢而且能者後以小過棄

學海類編卷之六 兩漢解疑上

史參

市焦延壽善易京房之師也甘延壽西域都護也與  
陳湯並斬鄧支首者毛延壽畫王嬙者也俱漢宣帝  
元帝時人

解曰同名延年有酷有賢同名延壽成敗各就名同實  
異惟人自勵盜襲美名於事何濟

杜欽谷永附劉向劉歆

胡致堂曰成帝在位劉向精忠懇切如水沃石杜欽  
谷永之徒阿諛權臣乃保寵祿國欲不亡得乎哉  
解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論者不可因君子而掩其



不仁也亦有小人而仁者不可因小人而沒其仁也永欽因威帝欲受匈奴之獻交章諫止欲遣使報送關賈杜欽諫止此知朝廷之體慎內外之防也杜欽救馮野王以明刑賞之大信此則其知有敬賢護正之道也薛宣賢者也谷永薦之爲御史大夫劉輔忠臣也谷永救之使得減死月晦日食谷永有民其財本舊愆新德之奏帝好鬼神谷永有仁義正道五經法言之說星李東井谷永有躬行道德承順天地之對此數事者忠臣之匡國正士之謀主要不過是不賢者能之乎樂謂之阿學海類編二

兩漢解疑上

三 史參

諛保寵不已甚乎劉向者忠言著於當時文采美於後世胡氏謂非屈原之所比抑知其獻鴻寶秘書黃金可成此長君之惡也心術光明學問正大者固如是乎其子歆因讖術而更名秀後附于莽雖有文章亦名教之罪人也非向之庭訓使然與論者何置之而不問也嗚呼古人亦有幸有不幸焉

嚴尤三策五難

王莽欲立威何奴遣十二將分道出嚴尤以三策五難上諫史謂尤獻策助桀亦逆賊之黨耳雖意在

息兵亦奚足貴

解曰正不必深責嚴尤也當莽之世頌上功德者四十萬人漢諸侯稽首奉鬯惟恐在後亦相與頌功德而鮮有怨惡者不特此也一時大儒如孔光爲王嘉所稱賞者始終成莽之事劉歆爲五經典誦書集七略而亦爲莽用楊子雲以太元自著法言中盛稱莽功德以足觀之莽之智誠足以欺一世而有餘也況嚴尤乎使三策五難之說見于漢武之時則足以息爭而民即見于哀平之際亦不失爲忠臣嘉謨何不幸而陳於王莽之學海類編二

兩漢解疑上

三 史參

朝也噫

廉丹

莽以書責廉丹丹恐其樣馮衍勸之以順人心舉大義丹不聽與赤眉戰爲赤眉所殺綱目書曰赤眉破廉丹誅之可謂惡之極矣

解曰愚哉廉丹可謂無負王莽矣以莽爲主而身死其事意蓋謂莽旣爲天子矣我殺賊而有功耶當受上賞即戰不勝而死耶亦不失爲忠臣故當戰而死不舉兵而叛可不謂愚乎此當與子路之死孔悝同觀何必因



強莽而惡之也

太皇太后王氏

史謂王莽居攝踐祚皆太皇太后主之於內及至改號卽與乃倦倦于一轡亦何爲哉

解曰太后當主少國疑之際不得已而撫此執轡一孤思一居攝之人而不可得當是時爲大司馬者董賢也爲大司徒者孔光也卽有嚴邪梅福諸賢在下其孰從而舉之孔光以下又皆舉莽盛德太后一婦人耳何能違眾以擇人任之爲大司馬蓋習見霍光之故事亦欲學海類編二 兩漢解疑上 史參

莽輔幼主以衍漢業耳及見莽請璽則對王舜而罵之曰如爾兄弟今當族滅也及莽壞孝元廟則罵之曰此人慢神能得久乎至伏臘則用漢日著裘則用漢黑貂其心未嘗一日忘漢也其崩而書太皇太后固宜議者又謂何不一死以謝漢帝是又以丈夫之所難爲而責以八十老寡婦也噫

兩漢解疑下

明 武進唐順之應德著

卓茂認馬

茂以循吏著其乘馬以出有失馬者認其馬茂心知其非乃以己馬與之史謂其雖仁恕而失之過非聖人大中之道也

解曰史論之誠當矣不獨卓茂也直不疑以己金轡同舍郎金王彥方以己牛子誤認者牛其揆一也雖失之過過於厚者也但好名之心未免以是爲市耳然其學海類編二 兩漢解疑下 史參

所以稱當世取重人區者則不在此也卓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治行表表光耀史冊者藉藉也以其大者傳其小者故認馬不辨仁恕之一節耳不然使別無可取此纖纖者胡爲哉由一茂觀之諸賢皆然尙論者其審諸

寇恂賈復

寇恂發賈復營將賈過潁川欲手劍寇寇欲其使而深避之議者擬諸廉頗胡氏謂恂可比蘭賈則不得與廉班矣



解曰負荆刎頸廉藺之事誠光耀史冊矣兩人結納卒無以禦強秦趙之終爲秦食也何當於人國哉賈復則有折衝千里之威傷創之後一奮而召陵新息皆平以百戰之勞佐光武成中興之業厥功偉哉以視廉藺之存趙也不天淵乎孔子取管仲功高九合吾於賈復亦取其功可也一劍之奮略之可也

### 鄧禹

鄧禹杖策從王片言投主遂深相得自禹悟叛後威名頓損數以饑卒微戰亦屑爲所敗而僅以身免以兵付愔是不知人也不量可否而戰是無謀也用飢卒取敗是不知命也不聽馮異之言是愎諫自用也外此亦無赫赫之功乃雲臺畫像獨以鄧禹爲首功何哉

解曰人謂鄧之遇主帷幄之謀跨羣英而獨上謂功何功人之說爲的論也不知人臣事主可必者勲業不可必者寵遇如蕭何之與高帝無事不參謀也而不免於獄韓信登壇腹心之將也而不免於殺夫以創業之主開國之臣尙不獲始終況其下焉乎禹之不替榮貴夫

### 學海類編

二〇 兩漢解疑下

史參

固光武有保全勲臣之量亦禹之命應如是也不然韓欸非直乎不得其死馬援非忠乎死不得葬夫甯非光武也乎哉

### 嚴光

子陵不屈光武千古仰其高風試問其故光武以帝胄中興天下士君子之所翹首明王而願仕於其朝者也子陵獨變姓名隱身不見抑貽其粟而不食與豈以爲名不正而非順天應人之舉與不然或窺其人不足以共功名與三者無一可識深藏遠避意欲何爲耶當其被裘澤中光武備安車聘之三反而後至是欲效伊尹之樂莘也既至矣又無經邦論道之言乃臥而不起是何其倨傲也當即以原壤之杖叩其脛可也帝至而望其相助爲理即不願仕豈當時情事無一可言耶可言而不言是負其所聘也亦非同游之誼也使可言而不能言是中無所有也是盜虛聲也無一可者及引共臥乃以足加帝腹是有心耶無心耶無心過于野俗可言也有心過于肆殊可醜也或方之夷齊夷齊有叩馬之諫仲千古君臣之

### 學海類編

二〇 兩漢解疑下

史參



義子陵復有何說乃自方之以巢許巢許高蹤可一不可二豈容後人借口耶昔太公誅華士以爲事天下而出於無用也光幸不生其世而免其誅則足矣世之刺刺稱其高者何也

解曰富貴功名趨者如鶩光獨高舉脫然弗顧趨時附勢舉世皆然光獨傲夷輕若浮煙士走王門多所諂媚有光如此可高士氣光武下士貴而益恭堂堂聖主千古高風在帝爲高在士爲傲高不可及傲不可效嗚呼子陵因帝成名他無表見嚴淵孤清

學海類編

卷八

四

史參

鄭興

興議郊祀事帝欲以讖斷之興對臣不爲讖帝怒興謝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胡氏謂興當極論其非一被詰責遽出遜言君子非之

解曰信而後諫聖人之訓也苟君志乖違而猶喋喋陳告卽至理燦陳愈觸其怒雖折檻引裾無益也稍爲遜言正明哲保身士也曰君子非之將必欲人人皆龍比乎或曰光武亦從諫有爲之主也興亦何憚而遜避不言乎不知光武於圖讖信之深矣卽密樞如鄧禹翁信

如嚴光尙不爲之語况區區如興乎其遜謝也因宜或曰興不欲以堯舜事其君乎君子曰君臣之際務其實不務其名所謂卑之無甚高論取其可行也使當時興爲之辨不過曰三王受命其符安在帝將曰赤伏符何其先吉耶君臣一堂不能爲堯舜之與夔龍止見其不合而已何如遜謝之爲愈否則鮮不爲桓譚矣

馬援

伏波將軍鋤先零守隴西出塞沒平交趾功業炳炳矣至請討五溪蠻猶據羣顧盼以示可用胡氏評之

學海類編

卷八

五

史參

曰伏波功高齒衰可告老而去矣馬革裹尸之志雖曰壯猷不幾馮婦之所爲乎

解曰胡氏之言愛援則當矣而要非所以論豪傑也豪傑秉志立心迥過恆流及時建功成身退此丈夫尋常事也援薨桂之性老而彌悍所謂志士暮年壯心未已方將置死生於度外確見馬革裹尸愈於臥病牀上死于兒女手中也區區恆流去就何足以議之哉又讀古史見載伏波戒兄子云云至言也可奉爲著龜勒之座右也不意杜遂以此獲罪松亦以此構譏禍機之萌



智者有所不及謀郭氏遂謂援先已議議乎人矣所以致梁松之怨讒也此言亦非也書中謂吾於季良愛之重之何常輕忽其人哉但恐浮薄子弟借曰賢豪而效尤之耳如孟子曰隘與不恭君子不山也夫豈議議伯夷柳下惠哉怨家借爲口實君子方恨之後人又從而吠之是非善尙論古人者不可不辨

漢高光武

東萊呂氏曰漢高識大體條目品節有疏漏處光武條目品節甚詳於大體卻遺又云光武不任三公事

學海類編 二六 兩漢解疑下

六 史參

歸臺閣此最是失政事體統也意謂光武不如高帝也

解曰儒者之論任意輕軒而已謂漢高識大體予謂分羹擁篲識事親之大體乎俎醢功臣識君臣之大體乎呂后私審食其而不顧識夫婦之大體乎要不過當苛秦之後人困飢渴易爲飲食故望勝廣而歸命又兼以楚項酷烈益熱益深高帝仗武臣之力三傑之謀一反楚項之酷而卽萬方景從又何待湯武之德哉此事半功倍之時也光武遭漢末造莽假功德暗奸天位卽復

誅滅人心猶皇皇不安也雖詎吟思漢當時諡名字者紛紛四起非甚盛德孰克超羣雄而獨上乎光武以醇謹長厚務攬英雄投戈講藝恢恢乎有帝王禮教之風視漢高之不事詩書嫚罵儒生相去徑庭矣至其保全功臣又非高帝之所能及萬一也卽有小疵何損白璧或謂光武不如高帝是亦扭於石勒比面事高竄驅光武之說也予終不敢以爲定評

班超

超一聞李邑之譏卽去其妻蓋夫婦人之大倫也婦

學海類編 二六 兩漢解疑下

七 史參

苟未于七出之條古人不輕絕也超何漫無可否而遽去之不幾急功名而輕兩髦乎及章帝知超忠令邑受節度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不幾匿情以求名乎

解曰吳起殺妻以求將急功名也超則非可同日語也萬里孤臣聞謗而無以自明人既以愛妻爲口實復安之而不去則身危矣去妻所以全身也曹孟德不殺禰正平睨情求名也超亦非其倫也君既我知而以其人來謝是人亦當知自悔復雷之以快意則褊心矣遣邑



所以明度也雖然家山萬里妻去何之以德報怨何以報德此不情之人也微奇功以開邊疆是以君子無取焉

朱暉章帝時人 廉范明帝時人

暉南陽人字季年十三禦劫寇救諸母既乃避外戚陰就之求見與張堪陳指交而死者妻子之託義貫日月可謂至行矣暉不以其傳而以善政傳廉范將軍頗后裔年十五迎父喪于蜀蜀郡守厚資送范范不受開關扶輿同溺水中得救僅免爲鄧融功曹

學海類編

二 兩漢解疑下

八

史參

融被獄范變姓爲獄卒衛侍融至死竟不言而又葬融乃去業師薛漢坐楚王謀反事誅莫敢視者范獨往斂之至觸顯宗之怒扣辯乃免亦可謂至行矣不以是稱而以五袴稱何也

解曰有至行者必有至功能治己者必能治人有功而無行無本之經綸也能治己不能治人自守之曲士也暉惟幼能禦寇斯史畏其威惟能避外戚斯能固諫均輸惟擇交以義斯民歌其惠范惟幼能事父斯長能忠君惟能爲獄卒救融斯能尊食斬虜惟能尊重業師斯

能五袴百姓之二人者家修庭獻兩無負矣是宜表而出之

班固附超昭

孟堅史書自馬遷而後莫與抗者可謂天下才矣乃失身竇黨卒死獄中君子惜之

解曰班彪苦王命論以諫隗囂囂非反覆小人與彪始從之知不可與則從而去之是能潔身成名也班超要功異域而有遺還李邑之度有封侯萬里之志時論高之昭妹一女子耳能踵成漢史爲閨中懿範猗歟休哉

學海類編

二 兩漢解疑下

九

史參

當代人文萃于一門固之才尤屬白眉乃失身匪人身名俱敗可謂上有魏子彪下有魏子超中有魏子昭耳嗚呼文人無行固不免已或謂固感憲知遇之恩故不忍無故而去抑何其於刺殺都鄉侯時獨不開一言諫止又何不於殺尙書樂恢時即舍之而去耶貪寵貽戚其見殺也孰曰不宜

鄧太后

鄧禹女名綏漢和帝后耽嗜經典檢敕郡氏賓客輔安帝好書篤學后錄因降雨又徵楊震及崩帝親政



三年無一善可紀安帝即位太后臨朝綱目書猶以議之賢如鄧氏猶不之子是以李樂世史深加痛絕甚至女媧開天繫猶以爲不宜是乎非耶

解曰母后臨朝亦論賢不賢可也天之生人原非因男女而貴賤之自聖人立教而有內外之分斯牝雞之晨爲足戒也如主少國危朝無正臣爲太后者果聰明正直習見先帝遺度卽以之攝政不猶愈於權奸輔政紊亂紀綱流毒海宇乎概以不當議之斯亦矯枉過正矣試統觀之高曹向孟視若操懿槍爲何如也至李樂以學海類編二〇兩漢解題下 十 史參女媧爲女主不知女媧氏亦帝王之號耳與西王母同是男主當國獎以女主議之是何異於以母丘儉爲老嫗也可發一笑

楊震

胡致堂曰楊震四知之對燭理未明天地非惟不可以二言蓋亦不可以知論也又曰鄧騭貴戚也震教授二十年不答州郡禮命一旦爲嚮而起是又處人之未精矣

解曰甚哉胡氏之好非議古人也如關西四知之言拒

暮夜之金也昭察今古萬代潔凜廉頑立懦莫此爲甚

胡氏乃謂天地不可以二言合天地而一之意欲何爲卽以天地論何不可以二言也天職覆也地職載也天高明也地博厚也聖賢論理未嘗不分而言之又謂天地不可以知論是謂天道無知也啓小人冥然不顧之心公行盜竊甚至射天鞭地者皆此言作之節也胡氏謂楊燭理未明不知此言之有害于理也大矣又謂其處人未精如鄧騭屢辭封爵忠勢主室可謂賢矣胡氏繫以貴戚非之不惟誣震抑且誣騭矣吾故特爲兩學海類編二〇兩漢解題下 十一 史參人雪之

黃蘆

黃叔度以十四著名四十八年卒三十餘年言論風旨無所傳聞而舉世賢豪爲之傾倒亦何德以致此歟

解曰天生異人邁取絕倫不言而化爲鳳爲麟鳳出非時是爲德衰麟出非時大聖泣哀漢末生靈奕世罕見敦敏淵默鴻飛霄漢羣才競勝推尊童子黨錮之孽實基於此



李固杜喬

李固奏記對策躬行忠謹杜喬精忠勸節不顧妻子  
一爲馬融誣奏駢首獄死諫者譏其失身梁冀或譏  
其不救質帝之酖不正弑君之罪以爲忠而不仁不  
知士君子處亂世將何以進不負國退不負所學哉  
解曰君子處危疑之際爲自全易爲兼濟難當冲質之  
時母后臨朝權威當國使李杜輩裹足不出高蹈林泉  
漢祚之絕當不至獻帝時矣如曰見險而退則又非二  
君之心也觀固之勸冀爲周旋之事喬有欲立清河之  
學海類編二八 兩漢解疑下 三 史參

荀淑陳寔

漢當質桓之際李杜諸賢駢首受戮淑在下一時稱

爲朗陵神君而子以八龍著名與陳仲弓聚一堂祖

孫父子相歡洽娛太史奏德星聚盛哉不可及已

解曰玉蘊山輝珠涵澤媚不事表暴而自著者上也逃  
名而名愈章去名而名愈隨次也未有矜謝交錯標榜  
賢聲而不爲人所彈射者荀氏子弟其數雖八沒沒者  
固不足數矣卽一二表見亦不過一隱逸之士一曹操  
之客耳曾何足譽人齒頰而乃侈然以八龍稱良足羞  
己陳寔居己清濁之閒觀其弔張讓之喪而巧媚之情  
見矣人曰賢士賴以全活者眾此亦歸美之詞耳而德  
星之奏不足爲君子光止足來小人之側目耳論者曰  
黨人之禍自此作俑不信然乎

朱穆

朱公叔穆兼資文武自樹忠清祿仕數十載布衣蔬  
食家無餘資常著崇厚論以刺薄絕交論以矯世疏  
除閹宦不達乃至憤懣發疽而卒蔡邕謂貞而孤楊  
龜山乃謂穆從梁冀徵辟烏得爲貞又謂邕之從卓  
無異梁冀故不以朱穆爲過而稱之楊氏之論何如  
解曰賢者處世當從其時擇主而事賢士之哲也然止



可行於列國各據之時至天下一君舍此則無所之矣士不欲出而圖君則已苟出而圖君必待夢卜之求後車之迎世道凌遲何所得商周之令主哉不得已因人而進第顧其後之所處何如耳如囚小人進即與小人比是黨惡也是失己也苟進焉而忠正自持鋤強抑暴此正疾風之勁草傾流之砥柱也如張稜爲梁不疑所舉乃仲國憲以報私恩楊震爲鄧騭所進乃苦清白而昌奕葉初何損於善長哉楊氏諱諱以朱穆爲過亦未達于時也

學海類編 二 兩漢解疑下

十四 史參

陳蕃徐稚李膺郭泰

或謂陳徐下榻李郭同舟可謂交游之厚矣後陳死于奄宦李死于獄中徐郭二人超然遠害選舉風塵之表安所貴于一榻一舟爲哉

解曰道一而已出處不同各行其志非遠舉之爲智罹害之爲愚也不有遠舉何以見明哲保身之高不有罹害何以見殺身成仁之大或有謂夜觀乾象之言泰何不以此告膺大木將顛之論稚何不以此諫蕃亦非也郭徐之言陳李豈未聞之即未聞之豈不知之郭徐彼

此相誠而不告陳李豈二人私厚哉抑以人有志不可強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此之謂也由一時觀之四子有生死禍福之異由今日觀之四子之表表千古不異致同歸哉

茅容

郭林宗寓宿容家口日容殺雞奉母自以草蔬飯客泰以爲賢余戲爲之

解嘲曰茅容日有雞奉母乎日有雞則多雞矣何難再以一奉客如止此雞何必對客見殺是深窺郭林宗之爲異人而故以此表異而使之稱譽也鄙哉所爲

學海類編 二 兩漢解疑下

十五 史參

楊喬辭婚

楊喬容儀偉麗桓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果有當耶否耶

解曰楊喬不妻公主懼禍耶遠勢耶至不食而死愚亦甚矣使公主必不可妻胡不直陳其事以拒如宋宏之拒湖陽公主可也使無不可妻無故而遠天子之意殊覺無謂即妻之而謙抑自守亦未必及禍不然即因之得君以匡時盡職而死不猶愈于不食乎



成瑨黨錮諸賢

瑨爲南陽太守人歌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宏農成瑨但坐嘯後張汎縱橫收捕遇赦瑨竟誅之宦官因緣詰詈瑨竟死獄中

解曰行不論善惡滿則招損極則禍生成瑨既爲南陽太守人乃歌之曰南陽太守岑公孝是侵權任事之謠也又曰宏農成瑨但坐嘯是罷備不堪之喻也胡不自覺乃爲美談及張汎遇赦則亦可以矣而瑨必欲殺之是自仲己威而違詔旨也凡此皆取禍之道也黨錮學海類編二〇 兩漢解疑下 去 史參

賈武陳蕃

陳蕃賈武共謀誅宦官反爲所害胡致堂樂議之曰

陳寶八失

解曰謀事不成責有同歸是也但卽事而論蕃曰昔蕭

望之困于石顯現今石顯數十輩乎是知機事宜密也武乃收宦官考問是機已洩矣蕃曰此曹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是知斷以濟事也武乃猶豫不決及王甫持節捕武蕃率官屬攘臂大呼黃門反逆而武尙不爲備事已敗露乃始召兵况張奐以北州人家新至京師而武不收爲己用使逆賊得以欺奐而反使之此八失皆武之事也豈可並誣陳蕃哉

曹鸞永昌太守

漢靈禁錮黨人曹鸞上書申救詞極切帝怒收鸞學海類編二〇 兩漢解疑下 去 史參

下獄掠殺之當此黑風世界人淪鬼國賢者抱頭鼠竄智者緘口全身鸞以驚遠孤臣激發憤烈衛道慕義視死如歸千古偉人也范史不爲之傳宋儒漫不

評賞何也

解曰殺身以求名不如明哲以保身黨人中沒沒者固無關世道如張儉岑啞輩才無他長附名黨中一聞捕捉望門投止禍延羣賢連引偏世迨黨禁既解有少府衛尉之榮懸車壽考之安嗚呼人皆爲我死而我獨生有義氣者安乎哉如儉輩者正復不少如賈彪閉門不



納李旺方稱卓識孔褒兄弟當以愚論嗚呼曹賢謂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云云不亦過乎卒身死掠獄誠可惜哉先儒史氏之不置喙者是非參半故褒貶兩無所據也

### 趙苞

苞爲遼西太守鮮卑入寇刳其母擊郡郡全母死苞亦嘔血自殺議者謂苞急於王事遂不能全母雖嘔血而死綱目亦略而不書所以權輕重而不訓也敢問倉卒變起事無能爲爲人臣子者全母棄郡則不學海類編 三八 兩漢解疑下 史參

忠棄母全城則不孝當此之際如之何則可

解曰先儒謂當權其輕重而行之誠至當之論也人之至大者莫如君親既委質爲臣不得已而忘親全君可也一賊之土不關君之死生苞乃殺親殺身以全之失輕重之宜矣雖然如苞者亦難矣如欲降賊以全母鮮卑非類身降而母未必全也如欲效徐庶以全母不設一謀則爲鮮卑所殺而母亦未必全也反覆以思究竟以苞爲是也全城以保萬眾之命是其仁破賊以全王臣之義是其忠嘔血而死以殉親是其孝如苞者可以

無議矣後靳允殺母以從曹操則又苞之罪人也

### 蓋勰

勰與蘇正和有怨梁鵠欲殺正和勰勸止之正和來謝勰不見怨之如初議者謂其處事之公得情之正然耶否耶

解曰此必匿情求名者怨有可解何妨一見釋之如必不可解則思報之矣報之如何不過欲殺之也人殺之而我無與焉則得其正矣復何爲止之止之則不該殺之不欲殺之必其怨之不深也怨之深而曹戎首以自學海類編 三八 兩漢解疑下 史參

伐是不智也怨之不深彼來謝而卻之是增之怨也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倒行逆施必見棄於孔子也何公正之有

### 何進

何進除閹宦反爲所害與竇武前後一轍綱目書太尉陳蕃大將軍竇武誅宦官曹節等是廢武之附庸也書大將軍何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是貴進之進卓也是非於是定矣議者謂武死而宦官昌熾進死而宦官誅滅前令人恨後頗快人意也蘇氏又謂國



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癭去而身死宦官去而漢亡  
君子將何折衷焉

解曰國之興亡大數闕焉亦如人之死生有定命焉國  
不以宦官爲存亡猶人不以癭爲死生也即以癭喻人  
之有癭至於飲食俱廢安見不足以殺人也使善醫者  
除而去之安見不足以生人也東政有董卓是癭去之  
後又復飲鴆也漢獻爲君是羸弱內潰之人與癭無異  
也使宦官去而國卽亡是去癭之爲害也況亡漢者曹  
也非卓也與除宦官乎何尤

學海類編二〇 兩漢解疑下 子 史參

劉虞韓馥

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儒袁紹等欲共立爲王虞不受  
綱目書之所以著虞知義守節之美也韓馥讓冀州  
與袁紹綱目書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誅意也

解曰天位不易苟非其人雖子之而非受虞以賢宗室  
爲眾所推使順而受之任賢奮武信賞必罰以恢復漢  
業未必非中興誼辟也乃欲奪匈奴以自絕豈非天哉  
後爲公孫瓚所殺韓馥以冀州讓袁紹人謂有讓賢之  
名而身安於泰山也後依張邈竟自殺由是觀之可受

而不可讓而讓皆禍階也君子曰不然使劉虞不  
讓而受其立安知不爲紹所制使韓馥不讓而據其位  
安知不爲紹所殺等殺耳不如讓之爲美也

王允

王允密謀誅卓潛布腹心克殄元惡可謂忠於漢室  
矣然未受一爵之封卒膏催犯之刃議者謂不幸漢  
德告終故允罹不測之禍此天之所廢非人謀之不  
臧也其惜允也至矣

解曰王允誅卓殊快人意卒未見有功于漢亦知其所  
學海類編二〇 兩漢解疑下 三 史參

以居功者有不滿人意者多也如蔡邕直諫著節曠世  
逸才當席驚嘆不過感其相遇之私耳未遽爲逆也馬  
日碑力請續史惜其才也允乃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  
作謗書何厚誣前賢也且自謂無患而佐以驕傲又不  
知赦餘黨以安反側之心善居功者固如是乎其見殺  
於李郭也有由然矣當時士孫瑞與之同謀誅卓有功  
不伐以保其身允何不以之爲法乎

臧洪

張超守雍丘曹操圍之望臧洪來救洪徒跣號泣從



紹請兵紹不從洪與紹絕紹遂殺洪嗚呼洪之死也  
無救于友無功于身亦無當于君親得無同匹夫之  
爲諒乎

解曰人之所重惟信與義信義有虧枉生人世天下義  
士終不肯本超以信洪生奚忍洪之一死誠不負超  
生死相期今古定交今之交者翻雲覆雨洪之罪人骨  
何足數無救于友無愧泉壤無功于身高名共仰君有  
義臣史而流光親有令子裴箕生香彼裴紹者鄙夫其  
行殺洪親操千古惡名

學海類編

兩漢解疑下

三

史參

兩漢解疑二卷

清江先生撰  
孫述本

明唐順之撰順之有廣右戰功錄已著錄是編摘  
兩漢人物論其行事設爲問難而以己意解之大  
抵好爲異論務與前人相左如以紀信之代死爲  
不足訓以漢高之斬丁公爲悖恩欺世之類皆乖  
平允不足爲訓也



兩晉解疑一卷

〔明〕唐順之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

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兩晉解疑

一卷》提要

兩晉解疑

明 武進唐順之應德苦

羊祜勸代吳

祜勸晉主伐吳有曰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眾長江未可窺也蘇穎濱曰使祜不爲滅吳之計則吳不滅而晉不亂也祜謂平吳之後當勞聖慮是慮在平吳而勇于滅吳何哉

解曰智者能見理而不能見事蘇之責祜于理是矣使晉世有賢君勵精圖治平吳之後君明臣良復有何慮  
學海類編 二 兩晉解疑 史參  
若晉無人而吳立令主安見長江之險不足以掠平中原也何如乘其時而滅之以大一統之業不少足以安枕乎所謂當勞聖慮正勸之以保治之道也勵治之主以外患而益惕不肖之君豈不以外患而益速其亡哉事機不可失晏安不可懷羊祜之言是也

杜預

預在當日時人謂之杜五庫史氏歷指其學能才智勇略慮但附會太子之短喪溫公謂其巧飾經傳獲罪名教豈淺淺哉



解曰識時務者不拘迂以廢事談理道者不倖功以順非預既辯於左傳左氏于廟堂葬卒未嘗不雷連致意其勸人以老者至矣預豈欲短喪哉蓋嘗晉所承漢祚人情洵擾矣蜀未平正情据不遑之時也使諒陰不言置國事丁不問哭蜀之境其孰與底定哉故不尚時之虛文以廢千秋之大業此杜預之心也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溫公故深貴之以扶名教於萬世也

劉淵

學海類編 二〇 兩晉解疑

史參

王渾薦劉淵文武長才可任東南之事孔珣楊琨謂非族類其心必異後遂起五胡之亂若是乎族類之

嚴耶

解曰所謂族類者非必以華夷爲界也小人之害君子如大鳥不與我同類也至於人久居中國有何華夷之分惟以才德爲尙耳淵以文武全才久冒劉姓生長中華其賢不賢當與中國等倫可也如金日磾爲漢賢相豈不美乎奚必以族類而出之哉族類之辨春秋之防微也如止以華夷論帝王之胄流于蠻夷者不可勝數

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何傷爲聖帝明王哉如五胡之亂亦氣運使然耳淵卽不師五胡甯不亂哉如必曰中華之人則同類也操莽輩豈皆夷乎

王愷石崇

關當瑣事也史大書而詳言之何也

解曰奢侈者亡國之本恃財者殺身之媒富者眾怨之歸也而況可關乎王愷國賊朝廷髮之其富也固宜崇一荊州刺史耳安享王者之富僭逾之罪已干明王之誅况肆行無忌猶欲碎珊瑚以壓國戚其死也不待知

學海類編 二〇 兩晉解疑

史參

者而明之矣豈必緣珠爲禍媒哉

賈充

充與成濟操刃弑君同一亂臣賊子也成濟誅而充富貴終身及其死也史書曰魯公賈充卒論曰荒帝更曰武是違何德哉

解曰吾子賈充益見福善禍淫之無憑也人有一善之長猶可以享無妄之福張湯之有後廉清爲之基也秦檜之善終息民之可頌也馮道和藹溫柔故有長樂老之榮胡廣中庸不迫乃享四世公之壽咄咄賈充弑君



之外則無民才而亦生享榮腴死有令諡下載之下徒令人不平耳

劉毅

晉尚書左僕射毅論陳望中正之設其損有八不知魏何以行之而效今何行之而弊歟

解曰毅之所論者流弊也立法之初未嘗不善一旦舉而罷除之人才弊于上開賢路山之泰無是欲清其流而反杜其源也苟持衡者公其心以行之擇其人而任之惟其才不惟其人量能授職則無一之損重其任即學海類編三 兩晉書 四 史參

重其人中外同心則無二之損不使卑逾尊踰威則無三之損輅鐸建而民隱達則無四之損是非常而毀譽不行則五損去矣採春華而無忘秋實則六損去矣因才授品別其高下則七損去矣公同選舉崇德抑功則八損去矣八損去則九品清豈可因噎而廢食哉

章忠彥請

忠料張茂先裴逸民如持左券請指銅蛇在荆棘明炳幾先何其晚節末路忠爲劉聰之臣靖遭王騶之反各死賊手何其明于料人而暗于處己乎

解曰名將成也則智生身將危也則志昏智生則全身遠害而有餘志昏則保身守己而不足得喪有定數故愚智無常期所謂才高可以造命天定亦能勝人者此也

陸機陸雲

陸抗六子機雲之名獨著卒覆抗宗者亦一子也甚哉末世之才適以賈禍耳

解曰才不足以禍人人自爲才禍耳機雲二子表表晉室當司馬家兒推兩同氣舉國若狂穎何人斯而機乃舉海類編三 兩晉書 五 史參委質耶玖何人斯而機乃與同列耶機不愼殺身以及弟雲不諫兄以竝及於戮所謂智足安時者安在也華亭之鶴止堪與上蔡之犬同傳殊可羞已

晉惠帝

惠帝在華林園聞蛙鳴問爲官爲私聞人餓死曰何不食肉糜人謂之癡騃至薄陰敗績侍中稽紹以身衛帝血濺帝衣及帝入鄴左右欲浣帝衣何又知曰稽侍中血勿浣也

解曰帝之癡騃有爲官爲私之問見舉朝人士皆圖自



私故借此以誣之何不食肉糜見肥肉充庖而欲散之也惜政出多門權不由己遂以懸驥自晦至縉紹之匪則義感于中不能自己曰樛倚中血不可浣見當年百官散去者死有餘辜矣其知重賢臣也如是苟得伊周之臣以爲之輔則晉祚安如磐石也何也懸驥者不知爲善亦不知爲惡渾渾默默寂然無爲較剛愎自用殘暴嗜殺者不猶愈乎惜晉庭無人骨肉慘毒自取滅亡與惠帝乎何尤

特略

學海類編

二

兩晉書

六

史參

嵇爲兖州刺史威名甚盛從母爲其子求爲將略不許固求乃許後犯法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兖州刺史也哭弟者舅道將也或曰犯法而殺之不以私害公也既殺而哭之不以公廢私也道將兩得之矣

解曰君子之道曰仁與智仁不輕殺智不苟與略與從母弟知之必審知不可使斷之于心與其不聽貸于後孰若不聽求于前既徇情而與之即當量才酌用可也何乃遽以爲督護乎以不才之人假以重任其犯法也

必矣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知而使之是不仁也既殺而乃飾言曰殺卿者兖州刺史也不知官卿者亦兖州刺史也曰哭弟者舅道將也不許殺弟者亦舅道將也前後矛盾君子不爲也

王衍

衍爲石勒所執坐之幕下衍自云少無宦情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竟使人排牆殺之君子以爲何如

學海類編

二

兩晉書

七

史參

解曰處士盜虛聲太公誅華士王衍是也衍揮麈高談清名蓋世無事則欲以三窟藏身被執則甘言媚虐毫無丈夫之氣鄉黨自好者不爲也上則有誤于國家下則有玷于名教排牆之死天不容也勒之言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又曰君少壯登朝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天下不以其言爲非不知衍亦何以自解嗚呼衍亦大負甯馨之鑑也夫

衛玠之孫字叔寶

玠之言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說者謂萃乎聖賢之遺旨也



解曰人情萬殊調停之則心勞日拙理求在我自得之則心逸日休謂不及可以情恕此太公之量也宏物之仁也所謂恕者存乎己者也謂非意可以理遣則遣之雖在我而爲所遣不爲所遣則存乎人也人有頗明于理者則可以理遣之更有非意之人忘加橫逆無厭索求求之而得則其求不已不至于無以應其求不止也無以應其求彼則怒而且怨竝前之德而忘之此貪婪小人之不可遣者也更有暴橫強梁無故相凌不知理爲何物我以仁彼以暴我以寬彼以猛卽三自反而無學海類編二《兩晉解疑

八 史參

祖遜劉琨

二人當聞鷄起舞之時同一志趣現恐祖生先我著鞭一時二俊表表英聲其優劣何如

解曰琨屢舉無大快人意者乃心晉帝而卒爲段匹碑所殺君子惜之士雅以英風雄略擊楫中流晉室賴之以成帝業所尤難者石勒下幽州爲逃修祖父墓置守

家二家牙門童建叛降于趙勒斬之送首于逃且曰將軍之惡猶吾惡也因與逃書求通逃終不爲之動惟不納趙之叛者以爲報而已有杜征南羊叔子之風及其卒也豫州士女若喪父母王敦乃敢肆行無所憚甚哉逃之存亡其關國家之安危也顧不大哉劉琨恐非其匹也

王導附王彬

導之在東晉也中興之名佐或方之爲夷吾帝倚之爲蕭何及見疏外乃能任眞推分澹如自處及敦之

學海類編二《兩晉解疑

九 史參

反也乃誓之殺周戴雖飾詞以自解識者已誅其心矣李鑒列其八罪朱黼擬之趙盾八罪得勿過于刻趙盾果擬之於其倫歟

解曰史氏罪盾惜不越境王敦之反導未遠屏盾不討賊時處其難導假卽鉞子敦以權跋扈歸朝中外皇皇導恃宗黨乃殺賢良頗有深恩固不可殺顯卽無恩何罪可加無罪殺人盜賊之行忍心害理獨有茂宏八罪攸當導亦何辭擬之趙盾恐非其匹又曰王氏之門獨有一彬剛方正直如蘭斯馨彬哭伯



仁不畏強禦導令拜敦夷然弗顧敦欲篡位彬諫甚苦  
導獨不言甯非敦伍九原之下曰負伯仁清天白日豈  
不負彬

庾亮附王導

亮國戚也初秉政而殺白頭老公專擅極矣後徵蘇  
峻舉朝以爲不可亮不從而逼峻反尹氏議其四失  
誠當矣後又鼠竄求活向非溫嶠諸賢滅賊定國則  
晉祚自亮而矣峻平之後亮泥首求外已足羞矣  
後復都督六州招致賓客遙執朝權卒無一善足錄

學海類編 二〇 兩晉解疑

史參

王導謂元規塵汚人斯亦不足取矣史臣謂中興之  
功王導有四焉較之庾亮君子以爲何如

解曰功名之際人之福命關焉古人處此亦有幸有不  
幸也亮以天子元舅雅尚風流樂親賢士不情寵以害  
賢良不食暴以作威福當主少國疑之際而能任眾賢  
之有爲較之國戚鄧竇上梁輩不啻霄壤矣紛紛舉動  
乖錯或亦無學之所致何足厚非哉至於王導身居宰  
衡名冠羣英其決裂乖張則深有可責者于下敦之不  
赴國難也不當爵而爵於郭默之專殺也當討而不討

依違君臣之際苟全倖德之間有過可指無善可錄庸  
庸厚福其塵亦自汚人矣何責於亮者其所行功不敵  
過史以四功歸之近於諛也所尤足幸者兩人以不純  
之品享厚祿而復榮名位天爵而終壽考當時如下臺  
桓彝忠君衛國悉死鋒鏑之下且也壹後無傳而彝之  
子溫孫元亦不可謂有後天之禍福豈盡夷哉亦有幸  
有不幸也

殷浩

浩以虛名養重謬爲當世推許及出秉朝政以北伐  
學海類編 二〇 兩晉解疑

史參

無功而廢置之乃咄咄書空以寄歎望一聞溫命喜  
不自勝卒以空函見絕羅念庵評曰浩人品三變以  
爲初似高士繼似賢臣後誠鄙夫其亦足定浩之品  
否

解曰浩非三變也一而已矣始辭徵辟以退爲進也繼  
而北伐邀功自飾也終達空函真情逼露矣始終一鄙  
夫何變之有至於罷遣生徒以廢學校使晉之學官淪  
於草莽世之文士散漫無歸真名教之罪人斯文之茅  
賊也所尤可鄙者用刺客而無功信詐僞以致敗斯則





罪浮於庾亮貽羞於 者多多矣從來處士盜虛聲  
當以浩爲第一

桓溫

溫之爲人臣也拜表輒行無人臣之禮枋頭失利歸  
罪袁真且勒改係盛之直筆尤可恨者廢帝奕爲海  
西公斯其人亦不足稱矣乃庾翼薦其有英雄之才  
何充嘉其英略過人何二公之失言歟

解曰人非聖賢瑕瑜自不相掩古今論溫者簡冊在望  
矣子則以爲溫之有可取者八志在經略中原一也平

墨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史參

李勢而舉賢旌善一也伐姚秦而居民安堵三也以王  
猛爲江東無比四也以謝安爲征西司馬五也歎神州  
之陸沈而歸罪王衍諸人六也入洛而調陵置戍七也  
深知殷浩而絕之八也有此八者是以始則來庾何之  
交稱終則致王謝之入幕若溫者亦人傑也哉

兩晉解疑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唐順之撰持論與所作兩漢解疑相類而乖舛  
尤多如賈充一條稱秦檜有息民之功故得善終  
馮道和藹溫柔故有長樂老之榮悖理殊甚順之  
學問文章具有根柢而論史之紕繆如此蓋務欲  
出奇勝人而不知適所以自敗前明學者之通病  
也